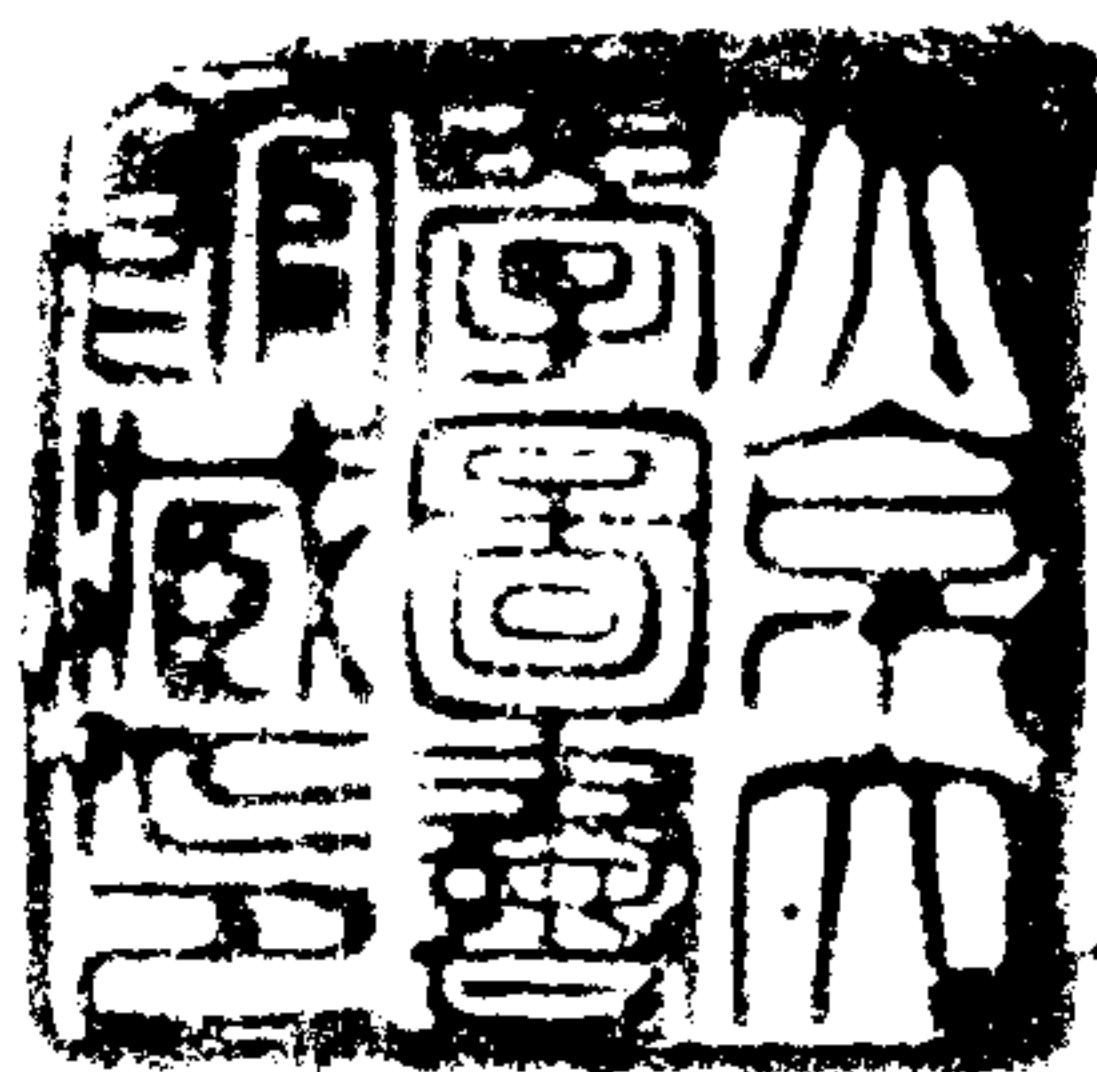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三二一〇・史部・別史類

石匱書（存二百八卷）（逆黨列傳至朝貢諸夷考）〔清〕張岱撰……………一

石匱書後集六十三卷（存卷一至卷十一，卷十三至卷二十五，卷二十八，卷二十九，卷三十二

至卷四十二，卷四十五至卷五十三，卷五十六至卷六十三）〔清〕張岱撰……………三九一

228/10

石匱書卷第一百九十六

明 叙南張 岱著

逆黨列傳總論

月今日時至春仲則鷹化為鳩時至秋仲則鳩化為鷹氣以天旋物絲時改趨盛去衰回其理也孟嘗君去相位恨容不至復拜齊相則容又填門孟嘗君欲痛絕之馮驩曰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貧賤寡交事之固然也君不見夫朝趨市者乎明日

石匱書

卷一百九十六

逆黨列傳總論

一 鳳嬉堂

側有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忘其中也君子知此則可以定黨人之案矣魏忠賢一手障天以泰山壓卵之勢逆之者輒糜人當其時一絲正道則死辱隨之智士達人如欲苟全性命雖剛介之性亦不得不出於委蛇而况彼伊阿羅躄者乎時當丙寅魏璫政盛余猶記先帝在信邸時亦稱頌上公疏凡三上倘以此疏置之逆案則先帝亦應在頌美之列而今乃洗垢索

瘕苛以論人而恕以自責則先帝亦不情甚矣故

余謂人至不幸生而為此時之念區可概責其入黨

但當於入黨之中取而分別其甚與不甚如虎彪之

以殺人媚人贊導之以並尊耦帝劉志選之欲動搖

中宮徐大化之欲興起大獄頌美者惟恐其不為天

子祠祝者妄擬其即是聖人則是同一入黨之人而

黨之中又有此數等之人則尤可痛恨者也故余於

逆案之中條分縷析在十去七亦猶之以六等定罪

石匱書

卷一百九十六

逆黨列傳總論

二 鳳嬉堂

之意昭雪之不得猶思未減未減之不得尚欲原情

盖余欲於三宥之中勉存厚道定不欲於八議之外

妄用深文也後之觀斯傳者明余此意則鐵樹刀山

應化作青蓮甘露矣

五虎

崔呈秀劉州人繇萬曆癸丑進士官至兵部尚書兼

左都御史厥罪殊爰書曰負國忘親通內竊柄兇謀

立贊黨禍首開佐逆罪魁戮屍猶幸



吳淳夫晉江人，繇萬曆庚戌進士官至工部尚書，厥罪辟，爰書曰：浼奸還秩，附逆建祠，推債帥分賄，酬恩縱相，弁喪師貽患，九遷檢惠，一辟明刑。

倪文煥江都人，繇萬曆己未進士官至太僕寺卿，燕河南道御史，厥罪辟，爰書曰：拜逆為人，嫉忠若讐，奸黨無詞，上刑非枉。

田吉河間人，繇天啓壬戌進士官至兵部尚書，厥罪辟，爰書曰：璫日內轉，躐加尚書，竊勢鬻官，擬辟九協。石匱書 卷一百一十一 逆黨列傳 三 鳳樓集

李燮龍南安人，繇萬曆庚戌進士官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厥罪辟，爰書曰：黃絲線索，起據銓衡，附奸伐異，黨同媚逆，望風承旨，幾釀清流之禍，何辭兩觀之誅。

石匱書曰：先帝昔連年赦大司馬，有市井曰：一日赦一兵部尚書，則人未必肯做，若一月赦一兵部尚書，則人還肯做。夫崔呈秀戴尚書頭，且一年有奇，其算寔勝市井，而至其拔綬之日，爰骨董不捨，愛麗妾不

捨而欲其捨此一頭，則又千算萬算所不肯即捨者也。天下人肯捨此頭，則何事不可做，而以此好頭顱，輕擲於刑餘，則又不可解者矣。

田爾耕北直人，以世蔭為錦衣衛掌堂指揮使，厥罪辟，爰書曰：侍衛近臣，朋比首逆，寬斃多命，死有餘辜。許顯純河南人，以世蔭為北鎮撫司理刑千戶，厥罪辟，爰書曰：詔獄酷刑，逆奸授意，寬斃忠諫，亘正典刑。

石匱書 卷一百一十二 逆黨列傳 四 鳳樓集 崔應元薊州人，以世蔭為北鎮撫司貼堂千戶，厥罪辟，爰書曰：北司貼刑，迎合逆璫，索賍戕命，擬辟無苛。孫雲鶴北直人，以世蔭為鎮撫司理刑千戶，厥罪辟，爰書曰：理刑阿逆，驟列官銜，寬命宜償，大辟非枉。

楊案薊州人，以世蔭為鎮撫司理刑千戶，厥罪辟，爰書曰：用刑酷烈，殺害多人，應正典刑，戍死為辜。

石匱書曰：絳侯周勃曰：吾嘗將百萬軍，安知獄吏之費，公侯將相，一入廷尉，其性命制於獄吏，況今之詔

費，公侯將相，一入廷尉，其性命制於獄吏，況今之詔

獄尤其酷烈者哉許顯純崔應元一闕門走卒耳網羅煨煉殺縉紳如兒戲此時豈尚有天日乎余嘗凝想石孝忠拉殺一吏反得上見天子與其死于繫幽園之中孰若碎首堦墀之為快也何諸君子見不及此也

動搖中宮

劉志選慈谿人絲萬曆癸未進士官至順天府丞厥罪辟爰書曰傾搖母后驅逐戚臣罵母之律尚寬通

石匱書

卷一百六 逆黨列傳

五 鳳嬉堂

內之誅難道

梁夢環順德人絲萬曆癸丑進士官至太僕寺少卿兼河南道御史厥罪辟爰書曰與劉志選併力合謀情罪惟均律法宜正

石匱書曰中宮與志選何仇必欲殺之且殺之至再至三也紀綱滅獲荷校死者二十餘人泰康之命亦懸之呼吸矣志選不過謂殺一泰康則可寔其名曰叛則中宮可殺信邸亦可殺也非體乾之一言則大

獄幾興望夷之禍且絕於胡亥矣劉志選之辣手其可輕試乎哉

傾心贊導

徐大化會稽人絲萬曆癸未進士官至工部尚書厥罪戾爰書曰陰拱元兇顯為戎首魏廣微始禍原與密謀楊漣等恫寬更多主使

曹欽程彭澤人絲萬曆己未進士官至太僕寺少卿厥罪辟爰書曰媚逆竊權張威納賄報復代泰正類

石匱書

卷一百六 逆黨列傳

六 鳳嬉堂

削奪竟至殞生佐使殺人情法允協

孫杰錢塘人絲萬曆癸丑進士官至工部尚書厥罪城旦爰書曰首劾劉一燝再劾周嘉謨給事白還尚書躡級剪忌已見楊漣疏內附璫遂與崔逆齊名

陳爾翼山陰人絲萬曆丙辰進士官至太常寺少卿兼吏部給事中厥罪城旦爰書曰頌逆有內外諸臣心厥臣之心等語薦崔呈秀為本兵請五城邇東林餘孽



李魯生、涪化人。繇萬曆癸丑進士。官至太僕寺少卿。兼兵科給事中。劾罪戾。爰書曰：倡執中宅中之說。為二魏解嘲。凡殺人媚人之亮。皆一言流毒。至攻周起元一着。猶勝頃首惡十本。

霍惟華、東光人。繇萬曆癸丑進士。官至兵部尚書。厥罪戾。爰書曰：主持三案。羅織多人。覆魏忠賢敘功疏云：茅土尚覺其輕。覆良卿加九級。至太師尚餘一級。助逆顯著。閃爍何為。

石履書

卷一百六

逆黨列傳

七 鳳禧堂

李蕃、日始人。繇萬曆癸丑進士。官至太僕寺少卿。兼廣東道御史。厥罪城旦。爰書曰：師友朋比。合謀叅劾。多其代草望門。扶拜八傳。為四姓奴。建祠諛頌。至呼為九十歲。

邱輔忠、定海人。繇萬曆乙未進士。官至工部尚書。厥罪城旦。爰書曰：府丞驟躡尚書。攻擊多其指使。藩封本有四監體悉。厥臣節制。俾臣得行其事等語。

張訥、山東保寧人。繇萬曆丙辰進士。官至浙江道御

史。厥罪戾。爰書曰：首叅趙南星。戍死。善類株連。即推兇張撲。巡撫湖。示酬報。桐封迫遣。似贊陰謀。

郭鞏、遷安人。繇萬曆癸丑進士。官至兵部左侍郎。厥罪城旦。爰書曰：為魏忠賢首叅之仇。致周宗建有逮死之慘。亞卿躡轉。通內可知。

徐兆魁、東莞人。繇萬曆丙戌進士。官至刑部尚書。厥罪城旦。爰書曰：惠世揚。碩大章。誣案皆其在刑部時所成。詛呪一招。瑤名併列。

石履書

卷一百六

逆黨列傳

八 鳳禧堂

孫之懈、淄川人。繇天啓壬戌進士。官至侍講。厥罪城旦。爰書曰：中崔鐸。噴有人言。哭要典。大貽嗤笑之。懈仕。為江西招撫。時江南尚未雜髮。之懈言滿漢異制。則心不疑。一即行天下。偪勒雞頭。山東民變。縛之。懈父子於麓。譙鬻割之。

薛貞、歸城人。繇萬曆辛丑進士。官至刑部尚書。厥罪辟。爰書曰：執法無間。媚奸有跡。劉鐸一案。已足抵償。石履書曰：彪虎諸介。與逆瑤同起。艸莽至封尚公。賜

九錫而氣亦稍緩若夫贊導諸人則後來生力兵也  
層冰為積水所成積水曾微層冰亦深蓋又變其本  
而加厲矣迨逆璫事敗而帝恨不聽徐大化陳爾翼  
之言且切齒曰予為謀我則其所言所謀必有所著  
夫余惟親見贊導諸人而反不得不思彪虎矣悲夫

頌美

周應秋金壇人絲萬曆乙未進士官至吏部尚書厥  
罪成爰書曰稱頌三十九本題請公侯伯誥改武蔭

石匱書

卷一百六

逆黨列傳

七

鳳禧堂

為大蔭借推人以處人逆孽封公本有厥臣心存浴  
日志切補天至進尚公之典永堅帶勵之盟等語  
郭允厚曹州人絲萬曆丁未進士官至戶部尚書厥  
罪城旦爰書曰題覆稱頌四十疏請逆封庄田祿米  
六本頌有達聰明居高聽卑及安即安社稷之安平  
非干一方之平等語

薛鳳翔濱州人絲萬曆丁未進士官至工部尚書厥  
罪城旦爰書曰題覆稱頌四十七本請給逆封第宅

石匱書

鐵券四疏首敘厥臣偉績本有勞著大功勳高社稷  
既錫通侯之爵允膺第宅之封等語

孫國禎慈谿人絲萬曆癸丑進士官至登萊巡撫副  
都御史厥罪城旦爰書曰撫登稱頌二疏有聖主中  
興明良會合厥臣忠誠貫天地勇略震華夷等語又  
厥臣擎天臣手翊運真才內臣一腔忠義四應才鋒  
等語

石匱書

卷一百六

逆黨列傳

十

鳳禧堂

部尚書厥罪城旦爰書曰部務請囑多徇稱頌十有  
六疏覆劉應坤本有厥臣精忠體國天志壽邊既荷  
特達之知必蒙破格之眷等語

安伸淄川人絲萬曆丁未進士官至太僕寺少卿無  
河南道御史厥罪城旦爰書曰按差已滿留金助祠  
頌本有天眷聖明衷心替以贊內外臣衙門已有公  
疏不能自陳并曝之忱等語

張我績邯鄲人絲萬曆庚辰進士官至戶部左侍郎



厥罪城旦爰書曰軍餉中旨開鎖黃緣荐起戶侍助  
士踰萬餽內有徵頌本有心膂重臣公忠謀國嫉邪  
扶正世留清明等語罪有定評餉宜嚴勅

劉徽清苑人繇萬曆丙辰進士官至太僕寺少卿厥  
罪城旦爰書曰稱頌十一本誣房可壯樊尚燥益贓  
忝熊廷弼懸贖百萬頌本有厥臣幹國精忠盡心籌  
畫三戰三捷奏此膚功等語

秦士文蒙陰人繇萬曆甲辰進士官至兵部左侍郎  
石廬書 卷一百六 送黨列傳 卅 鳳嬉堂

厥罪城旦爰書曰祠頌七疏餽器鏤名頌本有業赫  
聖明之怒昭上公之功等語嵩九思薦士文忠誠天  
授敏捷颺飛

郭尚友濰縣人繇萬曆辛丑進士官至總督漕運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厥罪城旦爰書曰畿撫報南星恨  
總漕建瞻德祠神功泰天地本有厥臣掃逆如雷如  
霆翼正為兩為露弘德無涯大功無並等語

郭士望蘄水人繇萬曆甲辰進士官至四川叅政厥

罪城旦爰書曰直陳東林陷害本有厥臣魏上公轉  
陰覆日月為光朗乾坤臣何幸遭逢明良盛世等語  
泰南居益魏大中等又自稱曾經在呈秀特薦

石廬書曰稱頌安漢公至四十八萬人其人雖多其  
詞則一所謂萬口一詞也若周應秋之三十九本詳  
鳳翔之四十七本則是一口而萬其詞矣無論其心  
計周詳學問淵博即其口給之才亦可謂大兒孔文  
舉小兒揚德祖矣王季重不解念佛成佛謂徒事聒

石廬書 卷一百六 送黨列傳 卅三 鳳嬉堂

噪余謂歡喜讚嘆則立地成佛然則稱頌亦作佛事  
也

建祠

閩鳴秦清苑人繇萬曆戊戌進士官至兵部尚書厥  
罪戍爰書曰畿輔三鎮請建七祠即云會題何不少  
避形跡人心依歸天心向順輒形章奏豈得盡委呈  
詳

劉詔杞縣人繇萬曆己未進士官至兵部左侍郎厥

罪辟爰書曰媚首先查建生祠恭道臣幾至死地跡昭附逆罪蔽冠軍

潘汝禎桐城人絲萬曆辛丑進士官至巡撫浙江都御史厥罪戾爰書曰交結織監潛通內廷首建逆祠

尤為首禍俯順輿情本有厥臣心勤國恤念切民安等語

朱重榮萊蕪人絲萬曆庚戌進士官至巡撫延綏右都御史厥罪城旦爰書曰建祠佐逆母死奪情頌本

石匱書 卷一百六 逆黨列傳 三 鳳禧堂

有厥臣赤心報君討謨定國組豆無軍旅之學墨緣治征討之功等語

曹思誠景州人絲萬曆甲辰進士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厥罪城旦爰書曰河間醜全建祠要津推折善

類辭思本有赤心報國殫力圖度費省功倍之親臣等語

毛一鷺遂安人萬曆甲辰進士官至南京兵部左侍郎厥罪城旦爰書曰蕪州同王珙建祠被建周順昌

激變

李精白穎川人絲萬曆癸丑進士官至戶部尚書厥罪城旦爰書曰東省三祠諛頌六疏元輔功高普被

本有厥臣孤貞報主殫力匡時挈魁柄以還至尊掃浮雲而開九照傳聞頌聯有至聖至神多福多壽等語

張樸保寧人絲萬曆戊戌進士官至南京戶部尚書厥罪城旦爰書曰建四祠頌十二本有皇天開億萬

石匱書 卷一百六 逆黨列傳 四 鳳禧堂

載靈長之祚上公特應五百年名世之期又天啓明良又內鎮清忠元臣指授等語

孫如冽餘姚人以世蔭為錦衣衛指揮僉事厥罪辟爰書曰京祠首建諛頌不倫朋奸騙贓辟刑允當

陸萬齡北直人國子監主厥罪辟爰書曰創祠圖學侮聖媚奸名教罪魁極刑莫貸

石匱書曰魏黨祠徧天下不特官竭帑藏民竭賦徭即朝廷所賜祠額重至昏出韵山宇海亦搜括盡矣



迺不移時而燒榭雲窠鞠為茂草請祠之疏與建祠之官彰其在不復泯則是以彼須臾爭我千古也嗚呼祠哉人哉

反覆

楊維垣天登人繇萬曆丙辰進士官至太僕寺少卿無雲南道御史厥罪戾爰書曰王紀恭容魏徐大化出疏擠排大化後周朝瑞顧大章嗾使代劾至恭崔奸疏中猶為魏逆稱頌欲更別局無示酬恩

石隱書

卷三十一

逆黨列傳

十五 鳳嬉堂

賈繼春新鄉人繇萬曆庚戌進士官至左僉都御史厥罪城旦爰書曰保護選侍藉發難端四罪一疏得罪公論出處占望反覆無恒

石隱書曰鴉化為鷹化為鳩其改換甚速然鳩形雖具鷹眼猶存識者猶苦其不善變也楊維垣賈繼春以魏黨而復攻魏黨非倪元璐之出其故而儼然為朝陽之鳴鳳矣厥後鐵案既成百劫難洗若維垣者不忠於朝廷又不忠於魏黨則又彪虎諸人所羞

與為伍者矣

另傳

馮銓涿州人繇萬曆癸丑進士官至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厥罪城旦爰書曰父難向與內通到閣日而協贊門生密友代嗾噬人要典主持尤為罪案傳聞揭救周宗建等又分遣中使時曾有阻止積愆莫贖未減可需

石隱書

卷三十一

逆黨列傳

十六 鳳嬉堂

大學士厥罪城旦爰書曰失儀忿劫因合內謀小票潛通中旨矯借害正日而禍國委柄至於不收顧東謙崑山人繇萬曆乙未進士官至少傅文淵閣大學士厥罪城旦爰書曰天啓四年十二月至六年九月主票中間止遣內鎮微有規陳乃刑賞僭濫一無匡正褒綸輕褻阿逆何辭聖明有頑鈍依附有負先帝付託之旨允足定評李三才天津衛人繇萬曆甲戌進士官至總督漕運

右副都御史已經削奪厥罪戾書曰建祠孝陵前  
主使有人代奏空罪

阮大鍼、懷寧人、繇萬曆丙辰進士、官至光祿寺卿、厥  
罪城旦、爰書曰、月揚、漣、有叩馬獻策之語、報復有揚  
左、魏大中、之叅、至合算七年一疏、尤為瑤、逆、巧、護、解  
嘲、

石匱書曰、既為黨人、而傳又列於黨人之外者、以其  
惡不止於黨人也、傳在黨外、而名又列於黨人之中

石匱書 卷三十一 逆黨列傳 十一 魏大鍼

者、以其惡不離於黨人也、魏廣微、碩、東、謙、庸、固、無  
足數、馮銓、欲、掀、翻、逆、案、而、投、誠、闖、賊、阮、大、鍼、欲、報、復  
東林、而、迎、立、弘、光、大、明、天、下、一、敗、塗、地、則、是、明、天、下  
之、亡、猶、亡、於、魏、黨、也、魏、黨、之、既、豈、不、烈、哉、

石匱書曰、使東林而盡君子也、則魏黨真不勝誅矣  
余見新朝官籍、強半皆東林表、之人、而逆黨中之  
蒙面事仇者、反屈指可盡也、日蝕中天、狐狸晝嘯、人  
之足以錮黨、而黨之不足以錮人、蓋已明矣、余敘別

魏黨一傳、凡二百五十二人、今僅存其五分之一、蓋  
謂事仇之罪、浮於逆黨、賢者既已如此、不肖者何足  
深責哉、

石匱書 卷三十一 逆黨列傳 十一 魏大鍼



石盾書卷第一百九十七

明 劉南張 著

循吏列傳總論

我明之制在外無久任之官大吏三年報績小吏六年考成資格一滿解綬遞去故凡貪官汚吏以歲月計之用以恣其貪婪填其路墊者尚且不足安望其福我蒼生羸我國計乎故居官者如負販之人日中趨市盈索即歸無任其視官衙如博舍棄地方如敝

石盾書

卷一百九十七

循吏列傳

一 胤禧棠

履也後如劉綱之任寧州三十回載黃福之任交趾十有九載周忱之任江南二十有二載皆出其數而周忱之料理如老嫗之治家堂崇教本井有條其所用餘米補織度友民不加賦而國用自饒使不又任之官能有是乎故古來循吏如子產之在鄭國身為宰相竭一生之精力為之治鄭二十六年而死其謀國久而得民深身死之後丁壯號哭老人兒啼曰子產去我死乎民將安歸其深仁厚澤民之愛戴若

此而今乃欲以流風善政責之僑居傳郵之人燕人視越漢不關心而欲其謀之盡善有是理哉

循吏列傳

方克勤寧海人元季亂卻殺隱山谷中因物被徵辭索之急起家為濟寧府知府比至官引者蒼生語訊得夫即學官缺孔子廟堂頽圯聘賢者為撤浮屠氏以葺廟社各立學：凡數百區學子繁藉者至千人始有詔民開廢田者聽聞三歲乃稅吏微迎功不

石盾書

卷一百九十七

循吏列傳

二 胤禧棠

俟期報款之後以田定科錄民益備且散克勤奉詔益勸課田以增開與民約定簡書列丁產為上中下三等：析為三有徵發視差等胥吏不得並緣為奸歲暮轉戎衣于燕時令役民冊者罪死他郡用牛車天雨雪牛僵死破產十八九民請以冊從役僚吏曰誰當死克勤曰吾死吾知便民而已載以冊行省義之不同郡城壞故事以兵完築指揮倚中貴勢當者役民萬餘民不得回哀號赴役克勤奮曰民困不救焉

用二千石為家聞之中書即日詔罷後五年秋隣境  
蝗克勤聞即捕慈蠶食指首額天迨夜聞空中覺  
聲燭之乃飛蝗蔽天過郡獨有年氏有獄訟大者皆  
尋小事諭達之不留案牘庶獄終竭日省錄無火港  
每秋成即移文與民期日輸倉粟聽民樂解不遺吏  
而稅常先登江浙二行省載運糧百萬指濟寧水陸  
千里撫如却氏不令有怨慈每徵發必以時僅下一  
信符致民得并刀耕桑不聞徵索初赴官戶僅三

石匱書 卷百九十七 三 鳳鳴

萬稅七萬石餘三年後戶增至六萬稅十四萬有奇  
二州二十縣家給人足野無流俘牛羊鷄犬散被郊  
甸郡故以葦園時限屢火災救氏為陶瓦屋百餘間  
申戒火令編民后為什伍逆相救恤遂不復火會大  
師十萬往填燕官吏索糧易甚急克勤供億靡缺一  
軍稱能承嘉侯朱亮祖將舟師北征水涸舟膠勸民  
夫五千決河否則論其軍法克勤泣禱于天及夜遂  
雨河漲數尺克勤為政府廷不陳拒械懸韋鞭擅問

石匱書

示無刑罰奏六歲績最錫燕賞遷郡上召見英  
論曰政成當顯用卿尋為屬吏程貢所構誣詔御史  
廉按御史憚失出重峻治之以用倉中炭嘗就逮民  
數千人號呼填道隨行百餘里子孝孺上書政府請  
以身贖父罪不報請從江浦會空印事起又就逮而  
沒克勤孝友略至與人交洞見肝膈自奉簡素一布  
袍數十年不易日不再肉每行縣杯湯不肯受兗州  
守因童子進二木瓜皆而卻之同列以事奪祿旦夕

石匱書 卷百九十七 四 鳳鳴

延共食會飲醉投案大詬去禮待之益恭乃酒解未  
謝克勤陽為不知者曰昔之夜吾亦大醉不識君何  
謝也晚益畏慎畫所為恒必白之天期無愧作宋濂  
常稱之為古君子石匱書曰方正學父子俱以徵辟  
起家而父為循良子為忠節亦何負於國哉而子孫  
朝輒格不行何邪乃克勤視民如子禱蝗從禱水  
水至天與人婦而卒不免於屬吏之構囊空如洗後  
救無人廉吏可為而不可為也不誠然哉



謝士元聞長樂人舉進士為戶曹郎知建昌府先是  
吏治多姑息氏好黃訟始視事訟者懷膝盈治問士  
發獲數奸訟為衆止郡有所軍與民居錯盜竊夕數  
發軍官入賂庇不捕士元探它事把持之勒捕盜  
無所伏乃大新學宮裝古書製禮器樂器課士遵行  
之士以有造郡民高年有行誼者延見淑民隱賜詩  
留妾降禮之之而城民有得石佛蒙腐鼠棲之屋脊  
即鴉去未諫之衆譴以為神爭事之碎之廷而止有

石匱書

卷百九十七

何文可傳謝士元

五 鳳鳴書

妖患女巫腹言禍福如問曰靈哥士元命召之妖曰  
吾畏謝公吾去女巫遂如常秩滿郡民詣闕請焉陛  
從三品休仍舊官以憂去補廣信永平乃以右恭政  
分司東川愛東鄉連為盜剽劫議徙縣士元曰有備  
不害無險雖遠能自保乎撤縣回舊城寃之浚其隄  
而捕殺盜數百人縣得不徙建風土剽悍每相仇殺  
吏憚憚親望即稍誰何之輒攻剽於道士元行却慮  
得其豪魁引繩根治之建始帖然吐蕃大姓小姓二

種相結款擾邊未發士元曰此其發吾不可以寬乃  
行邊得亭障嚴斥候選軍實以警之南來獻秦惟徐  
行以文告宣諭南散去最邊儲得隱粟十三萬有奇  
以紓邊厲飢民流徙為廣宅十餘區處之為粥食之  
藥病瘵死給歸者符傳食還其履日在規畫所全活  
數萬人自恭政布政使至巡撫在蜀者八年全蜀載  
之後數年嘗行道建昌建昌民空巷出迓至擁與不  
得行父老操牛酒來饗者數十里不絕石匱書曰謝

石匱書

卷百九十八

何文可傳

六 鳳鳴書

士元發奸捕伏決盜如神即鬼怪猶且畏之而况於  
人乎總之戎狄豺狼盜賊婦寺尚未聞兩伺人於幽  
暗而避人於陽明士元以光明待鬼神以儲備待盜  
賊以脩繕待匈奴明白昭著揭以示人而誣妄竊發  
有不退藏解散也哉  
判綱為州人主而孝友敦確有幹局初為縣得陝延  
安府之府谷政教兼舉頌聲大著遷陝寧州綱始為  
府谷故尚威名及遷寧以久散之地同俗為治牧民

播種之方詩書之曰均賦後置七田爾其練武不專  
繩墨廢墮俱振以內艱去代者已至民詣網奏留成  
祖別用代者令網起復乘傳復往網益慎獄輕罰民  
不忍犯州有龍尾嶽時出光怪遠近以爲妖網伺其  
光動手肘之應天而滅洩其水巨龜也一日行野中  
值橫石爲石馬驚不度蹄視之則范仲淹所撰狄仁  
傑碑文即起豎之立祠祀狄人稱異政後丁外艱考  
績者數皆以州人奏留仁宗朝特賜璽書褒異及四

石匱書

卷百九十七

指史州傳

七

鳳嬉堂

品章服嘗至京師上親勞問勞以酒饌時人采之英  
宗朝以老乞休章數上得致仕年七十矣網三十一  
而登進士三十三而爲縣三十六而爲州七十而致  
仕居寧三十四年去寧之日哭散於野寧舊有六君  
子祠祀狄仁傑以下嘗爲刺史者至是主祀網其中  
政曰七君子祠網家居十餘年：八十四卒率民道  
問踵至：其卒也多叢糧致帛者明興以來爲州之  
父得民之深無網如也網有子尚舉懷才抱德不起

孫宇弘治間爲大學士贈網如字官石匱書曰今之  
爲州縣者矜其資格莫不以矜諫自待而人亦莫不  
以矜諫待之則州縣其傳舍耳六年任滿苟不矜諫  
亦僅爲未能終日矣劉綱爲州守三十四年論其資  
格如許之久可錄銓諫以至官保而區：州守遂終  
其身與綱計甚拙然而綱之同資銓諫官保不知凡  
幾皆泯：無聞而綱以州守獨傳之循吏則彼高官  
顯爵其可與綱爭千古哉

石匱書

卷百九十七

指史州傳

八

鳳嬉堂

黃福昌邑人鄉貢士爲項城主簿改清源有惠政遷  
金吾前衛知事陞龍驤衛經歷洪武中上書論大計  
大祖奇其才起陞工部右侍郎靖難後李景隆指福  
爲齊黨黃黨福厲聲言臣罪固應死但日爲奸黨則臣  
心不服 文皇帝不問復其官尋轉左逾月陞尚書  
永樂三年都御史陳瑛劾福不恤工匠改北京刑部  
尚書四年征交趾福及大理卿陳洽轉軍餉既郡縣  
交趾福以尚書兼掌布按二司事福視民如子勞來



安輯躬勤不倦又戒即已吏專意撫字曰新造之邦  
新附之民政令條書並宜寬簡中朝士遠隔至者咸  
見溫恤同疾用貧禮賢重罪兵民感悅吏樂欣附仲  
官馬騏祐恩肆虛誣楊有吳志 文皇曰此君子不  
容於小人也 不問 欽陵即位召選曰卿老成人久  
勞於外朕亟欲見卿福在交趾凡十九年及還交人  
扶携走送流泣不忍別宣德九年騏激交趾及時洽  
以兵部尚書代福累奏乞福還撫交人會福持節出

石叢書

卷九十七

補文川傳黃福

九 鳳樓堂

封親藩即日召選勅曰卿道愛在交人思卿、強  
為朕再行昔先帝念卿萬里召選補朕、亦不欲遠  
卿爾退方新附終始勞卿安所所以工部尚書兼詹事  
出領交趾藩國事比至抑絕兵敗死福亦被賊執賊  
驚下拜曰公不北歸我曹不至此魏白金銀糧肩與  
街送出境至龍州福畫取賊道歸官還京為行在工  
部尚書四年與平江伯計潛事五年福請於濟寧以  
北街揮真定以南近河地徵軍民十萬人屯田積穀

省漕粟下行在戶兵部議郭資欲本言緣何屯田便  
事竟不行七年 宣帝宮中覽福言漕事便宜吉福  
有經畧出其章示兩楊曰福言智慮深遠可行六卿  
中推倫對曰福受知 太祖最先大用今六卿中鮮  
及福者承樂初建北京行部命之綏輯凋瘵及得交  
趾命總藩憲安新附具有成績才德兼備有大臣體  
今年七十矣諸後進少年為坐公堂理政事享安佚  
出入與馬賜從揚、福四朝舊人乃朝暮奔走道路

石叢書

卷九十七

補文川傳黃福

十 鳳樓堂

方瘁不已殆非國家所以優老敬賢之道 帝曰非  
汝不聞此言兩楊曰南京根本重地 先帝以儲宮  
監國今宜用福南京福老成忠直緩急可倚 帝曰  
然明且遂命吏部改南京戶部尚書明年兼掌兵部  
尚書裕陵即位加少保參贊機務留都有文臣恭贊  
機務自福始福每事先籌定付襄城伯襄城伯亦敬  
信福比視事皆襄城伯處分福不出一語或以為言  
福曰體當如事且汝見守倫何嘗一事錯時以福議

復設提學憲臣正統五年卒成化初贈太保諡忠宣  
福性鯁直不阿憂國之心老而彌篤初宣德時召用  
舊人命福觀戲曰臣性不好戲命固恭曰臣不能問  
何以不能曰臣幼時父師嚴只教讀書不學無益之  
事所以不能 帝愈不樂居數日勅黃福年老不煩  
以政轉任南京戶部優閑寔疎之也福始終居官不  
喜華靡俸賜分贖姻族屬壻之日室無百緡石廬書  
曰新造之邦下民新附非以寬簡之收惟心置腹則

石匱書

卷百九十七

循吏列傳黃福

十一 鳳鳴堂

反側之民鮮有不愛黃忠宣在交趾十九年而交人  
愛戴如去父母誠非一朝一夕之故矣而馬騏驎虐  
卒壞安南後其能再戡乎哉總之撤還英國政任忠  
宣皆是朝廷失着而獲至割棄交趾謂非職是故哉  
李隆直隸和州人也父濬洪武間從征以軍功授都  
指揮同知從 太宗靖難累功進封襄城伯隆十五  
嗣爵惟傑有大材 上深器之每師北伐輒命隆引  
兵危從其發策出奇雖老於行陣者多讓其能丙申

車駕尚北京以南京根本重地任隆留守甲辰以總  
兵官鎮山海九東地遠間皆馳節到未幾復還南京  
隆在南京九十有八年所賜勅前後幾二百道隆大  
得民心見疑召還之日百姓遮道皆曰公去矣吾何  
恃丙寅命率師逃還隆申飭守備內外整肅未嘗輕  
戮一人居朝或有政刑疑未決命文武大臣廷辨隆  
必侃正言不阿士大夫重之聞居手不釋卷服行  
古道祿賜之外不妄取一錢嘗刻漢疏廣及唐盧坦

石匱書

卷百九十七

循吏列傳李隆

十二 鳳鳴堂

之言以貽世訓嘗稱晉之郗叔以詩書禮樂將中軍  
晉是以大漢諸葛武侯不使有餘財以負昭烈君子  
謂為大夫晚年遂自號湛然道人石匱書曰南京根  
本重地南京安則江左具安當守之任其可輕昇乎  
哉李彙城濬泊寧靜坐鎮雅俗頗有羊叔子之風當  
其召還北闕而番都默首卧蹴板轅硯山墮淚碑有  
以異乎然羊叔子得之名卿而李彙城得之世胄誅  
韋附注乃獲術良不更加叔子一等哉



周忱吉水人在唐宋元世有顯者忱永樂二年進士成祖命選是年二十八吉士以應二十八宿忱年少自請入學時人謂之挨宿散閣改刑部主事既為越府長史宣宗初有薦為郡守者憂吉曰此不足盡周君五年以江向通賦多卒胥與民相蒙為奸利使廷薦重臣往起遷忱行在工部右侍郎總督南直隸蘇松等處松江氏并請其治鹽課從之忱至簡易治而已先是胡榮自大理卿出為總督立法嚴峻自忱以

石壘書

卷一百九十七

指吏列傳周忱

三

鳳鳴堂

簡易治民間告評率不省民或志曰公不及胡卿矣不通我民也忱曰余不審我與胡卿如何勅書也朝廷與胡卿勅曰法除民害與我勅曰安撫軍民自不同爾滿九年轉左侍郎正統中巡按浙江御史俞本優以江南之賦出於田田利在水所以永樂中特命大臣於蘇松嘉湖杭常六府治水勅農令侍郎巡撫蘇松常則周忱嘉湖杭則王燾二人各守一方難兼水利忱之治浙人咸贊歎請令兼淪所治從之又之陞

戶部尚書改工部巡撫如故忱為人謙恭不出口而心計洞敏謀慮深詳善採衆論凡有所為必咨之細民父老及守令乃決其巡撫江南自侍郎加官至尚書凡歷二十有二年中西遭喪皆奪情視事忱廣天平易治即官吏有侵盜率不問即客有介朝士來者人：並得其懽心至應接無虛日始 高皇帝怒吳後服吳平後即籍富家田記為賦額用是吳賦重天下忱至蘇閩積逋至七百九十餘萬松常亦然驚問

石壘書

卷一百九十七

指吏列傳周忱

四

鳳鳴堂

父老皆云大戶不肯加耗糧長藉遠運京師三倍賦民取羨自興斗斛無度而收聚其私家忱為曲筭以奏得減賦八十餘萬乃令大小戶耗如一烙鐵斛落諸縣立便民倉水次推糧長一人總之曰無聚糧私家聚私家者負所錄也則戶給錄帖書其歲數而示之民上同時自持帖往因設糧頭同戶一人相覺察官為收納糧長違呼而已更立撥運綱運二簿籍記之吏撥有羨名曰餘米積年倍多則所徵倍減又之下諸縣

各造倉一曰濟農舉其餘積為農人缺食及運夫遭  
風被盜者出賑貸之春時贖回種多寡為貸限秋成  
隨種還官凶則復之不運者籍記不便貸故事軍民  
運種相半而民尤苦軍運分長短中三策長運於淮  
中運於徐短運於臨清所領米一平一銳皆官為具  
淺船民運則自行執船直抵京通倉正糧一石須平  
米二石船錢一石經歲往返多失農月忱與平江伯  
陳瑄議奏罷淮徐臨清三倉支米轉運之法悉令對

石匱書

卷百九十七

補吏則傳

十五

船交兌於淮瓜等處免淮安平米石加五免瓜州之  
外平米石加五軍當運糧有未及過江者聽即免於  
吳中雖渡江苞米之費瑣細皆有區處軍民便焉忱  
曰免糧江道所免船米即至守水次天無風手更於  
瓜洲岸來渡二港次立便民倉每季秋運米貯倉  
及冬初漕軍泊船受免率無敢越次漕今以為規忱  
善繫短親長就利擇使人財無所勞費功集而事信  
轉接如流水故其法可久行忱常言民歲運兩京為

草費不貲草至多敗爛請但折納銀數既至可以居  
商收買何致草千束所費數百金自忱為之數十金  
而已忱復言北京公候秣米例皆江南諸府輸之南  
京使自來受臣所治蘇松常三府常輸百萬率六斗  
致一石而京之興三府所去幾何若今自來三府可  
省六十萬石費又北京公候受米於南京無所用之  
率出俸帖粥人米七八石一金而已若准收金花銀  
每一金常米四石詔悉從之忱又言嘉定崑山等處

石匱書

卷百九十七

補吏則傳

十六

折納官布舊例疋常種一石官收率加重三斤又多  
坐籠縷驗退者夫斤重縷籠其價反賤斤輕縷細其  
價乃高第當長廣如式而已既已如式復防盜剪宜  
令兩頭織絲為識凡忱之精計便筭皆此類也忱善  
畫既備節省倍多常賦之外了無他役餘米狼戾倉  
庾間凡上供軍需之類以及百凡脩治興作之費皆  
是取資初至有所更革吳人駭之既皆以安帖始忱  
至官時吳大饑浙江湖廣大熟忱令人為大賈多索



金入湖浙故抑直勿雜歸但對諸米賈言吳中米價  
 高甚公等可自往諸大賈統販米入吳忱遽下令發  
 庫貸民收其直之半米價頓減諸賈盡失望度歸更  
 奇聊得賤糶忱乃大召諸賈具牛酒為謝至手酌之  
 給以行資諸賈盡醉惟去既去忱遂令官糶以資濟  
 農之倉吳人為之歌曰未時周公白地一空今我周  
 公鋪地四豐忱循行村落常屏獨徒步入民家與童  
 叟對語備詢疾苦為之通融處分所昨榻箱燈帶筆  
 石 履 書 卷百九十七 十七 履 書 卷百九十七

此可給京軍一歲餉令自往取何至付煨燼而曰無  
 資而耶項之後下急進盈甲數百萬其區皆係賦忱  
 曰沃賜可矣時人蓋服其通敏正統初淮揚突失鹽  
 課物忱往視忱奏于二萬石准其回租一歲聽灶戶  
 以私鹽易之民得平米而官獲賦益其後江北大饑  
 巡撫都御史王竑借三萬石於忱：計至來年麥熟  
 曰此須十萬即以此為蓋忱所積餘米不但贖江南  
 又可煎利江北景泰二年有言忱通官吏侵鹽以萬  
 石 履 書 卷百九十七 十八 履 書 卷百九十七

簡等度有得起注之雖氣候亦有報偵一糧長有所  
 侵匿以江風為解忱曰江是日無風何得失船糧長  
 駭服又之乃知令金焦山僧日報晴惠其僧皆有資  
 資詳如此也忱嘗赴京已在道使者齋勅取牛膠萬  
 餘勸繪宮要及還吳忱曰公第往至京言膠難卒辦  
 而京庫所貯陳草可煎請出之待臣還治市半入庫  
 且可出陳易新而已已之變朝議燒通州倉遣忱在  
 京議事曰通州去京師四十餘里耳又有數百萬糧

計者為稅運以李敏代之曰毋易忱法但治其弊人  
 忱還京言臣初至官詢吳中積逋之錄知大戶不肯  
 納賦而小民獨受加耗之弊為之均勻視貼蘆葦捐  
 草之費悉令自納積米漸多蘆葦捐草並易錢入官  
 以足上供軍需百九修治吳作見為妄費亦錄 宣  
 宗皇帝許臣便宜行事臣之所費者餘米也不敢侵  
 正賦事竟不問遂許致仕忱既去科道官劾忱累容  
 蒙指作弊侵盜數多其家子弟廣田產入資受官皆

恍奸貪所致亦竟不問其明年卒戶部因言忱所積  
 餘米無可指驗請錄指為公賦錄是徵需謀出適負  
 依然吳後大饑民枕藉嘆曰無復周公生我矣景泰  
 四年卒諡曰文襄石匱書曰周文襄父任江南九二  
 十二載雖備良使然不可謂非振之力也聞之故老  
 曰趙文華之饒為也以絨扇周文襄之饒振也亦以  
 絨扇絨扇則一其用絨扇與借絨扇以同振也則有  
 異矣故始一也伯夷見之曰可以養老盜跖見之曰  
 可以沃戶樞  
 况鍾字伯律靖安人為小史給事禮部永樂中尚書  
 呂震才之奏校儀制司主事進郎中宣德五年蘇州  
 西安松江常州武昌杭州吉安建昌溫州九大郡關  
 守吏部以聞 宣宗謂從資格除補人率不稱命吏  
 部都察院舉為史庶能者惟鍾蘇州知府兵部予傳  
 以行勅曰此者守令匪人或盜肆貪刻七廢足或聞  
 竄庸懦坐視民病故不以聞民安得無怨嘆之散哉

石匱書 卷百九十七 十九 鳳鳴堂

石匱書

茲慎簡爾九人者昇九大郡一方千里安危是賴其  
 察休戚均勞逸共利除弊毋背于家母欺于奸吏  
 屬以下貪懦不足事：有擒問條其殃民狀送治京  
 師割一吏而懲之法所以安千里靖一方也尚往欵  
 哉鍾至即：民繫獄者千餘人有十餘年未決者鍾  
 佯為無警者吏持贖詣署置鍾不問當否便判可而  
 批私聽其賈孔史侮易謂太守愚判忱者誘護鍾甚  
 鍾亦歎唯：既暮月設屏几召贊請俸屬皆會曰太  
 守來春月矣聞不涉事不足長諸君有主上物不敢  
 不將度請宣聽之皆曰諾鍾率僚屬拜聽贊讀至  
 擒問送治者皆并悔改容禮筆鍾上堂坐召諸三老  
 曰太守聞吳俗狡武好煩善守不能如聞難自剖別  
 煩父老告守善者守并具家窮之御飲思與眾殺之  
 笑皆慎重守別有耳目諸三老叩頭退召吏曰皆前  
 某日某事宜行君願欲相尼某事宜止乃謂守行也  
 史守耶君得賄能何矣犯未報安在守不能久煩四

石匱書 卷百九十七 二十 鳳鳴堂



隸梓一吏擲殺之隸少擲去鍾曰狗鼠輩太守為百姓殺賊虐耶不望空擲者是爾命卒之昔也立斃六人鈎其髮曳而肆諸衢郡中大驚乃盡殺諸僚屬貪墨者五人庸懦者十餘人送京師上曰況鍾持廉故能去貪善時詔下諸郡清補軍伍御史李立株批司引有司承風凡戶絕者推求其同名姓及疎屬結產之人使傳伍不從者以暴酷法之鍾既至奏豁千餘人復奏言蘇州滙漕之國民有田能自治即兩漲

石壘

卷百九十七

循吏列傳

十一

同莫為計早則澤畔之農日知車庫不待提提而此者設治農官無所見教稼穡徒食食耳蘇州錢穀浩冗史影射通負不可端原不如改治農官為催糧官從之鍾理蘇一年公正勤能以成化御俗民甚便焉會丁憂民二千餘詣御史乞奪情御史以聞上嘉之子復任鍾上言近奉詔召民開荒官田起科視民田無種者勸諭其租額今所屬崑山諸縣民死徙從軍除籍者三萬三千四百餘戶召種官田可起科者二

千九百餘項互相補截其間秋糧可除豁者一十四萬九千五百石有奇所屬長洲諸縣舊三十六萬戶官民秋糧一百七十七萬九千石有奇民種不能當官十之一國初令有民種者出馬四百餘匹後選豪梁桐城諸驛約三歲一更今三十餘年矣出馬家如故尚莫更者工部徵蘇州三梭布八百疋浙江一大行省百布耳而蘇州后七八徵歛不均比而然詔書所謂民多愁嘆臣奉初治府不敢不盡其愚計

石壘

卷百九十七

循吏列傳

十二

乞除豁醒刷以彰陛下鳴鳩之治皆制曰可鍾意教購給綜理同案一即之中出納徭役皆有簿記而綱紀提提甚便易省見豪右強梗搏擊無不立死者遇貧弱輒振之候大吏保自逐而下寒暖之士如不及接却民卿士大夫延款露洽有干預私事者拂衣不顧蘇故同糧長收賦輸京師糧長謂道遠費多三倍徵之視其美自與鍾與都御史周忱察除之存其二以一為轉輸費餘以代克馬草布絹諸雜藝母重

賦氏其精算無所漏危藏積尚可採荒政即有廢士  
耶亮者鍾欲荐之人隱名書亮通府門鍾笑曰勇士  
負俗彼欲阻吾存通輒成亮名耳立上之每朔望詣  
學科場先師而已不令秀才搆經曰太守起刀筆吏  
也三人所明故談文學即常課士請其僚校別曰諸  
公皆送自科目鍾安能知之其精敏公驚進氏下賢  
大體教此也正統五年七載滿考氏叩關乞留八萬  
餘人陞正三品仍知蘇州府事七年卒于官氏皆卷

石匱書 卷百九十七 指史列傳張高 高鳳嬌

天刻其像祠於范文正之祠石匱書曰况鍾以吏奮  
身其本法持已有古大臣之榮則世之以科第起家  
者瞠乎其後矣觀其奏減田賦至百三十萬不旋瞬  
殺舞文之吏六人而聲色不動器量如此雖漢之樊豐  
虞歆又何加焉嗚呼自資格拘人而世無良吏又矣  
張高字仲明鄞人祖楷為南京僉都御史平節茂七  
葉宗留賊樹功開浙開高以進士知鉛山縣有樵  
夫嗜蟬死隣人疑婦毒殺之送官久繫高至堂上

獨見一練袍黑帽丹：門外入長揖曰吾某鄉土地  
公無疑也寬哉吾鄉樵婦之夫之死於蟬而望公雪  
之凡蟬置水中首出水三寸許者能殺人投火：斃  
矣高試之果然而樵婦之冤雪某氏甲嫁女於乙家  
揭與暮無人焉甲乙互訟前令不能決他日躬行邑  
有樹大蔽野命伐而斫之從者曰樹能神不可伐也  
高不聽戎服鼓而前去樹百步許有三男子服冠伏  
道左若折寬叱之不見斧之樹血聚懼焉手斧之遂

石匱書 卷百九十七 指史列傳張高 高鳳嬌

蓋樹巔有一巢墜一婦人睛絕良久高問婦狀婦言  
向彼狂風吹上高樓有三少年美食之時俯瞰城市  
居屋廡：無階得下耳日見少年飛騰空中也訪其  
家即空與嫁者高剖樹修廨地為田邑中淫祠毀  
之殆盡有羊角巫呪人立死老嫗之子死訴巫殺之  
高往捕巫曰死矣其徒曰盍避諸巫曰張公正人也  
坐待縛耳既至杖之百不傷反傷杖者高曰汝能呪  
杖者死復呪杖者活乃生汝矣不驗收之夜半飛石



烈風塵九震動。高曰：此必巫術。起衣冠，旦召之曰：汝邪我正，邪勝正耶？正首觸地，高厲聲叱之，忽墜珠一顆，書一帙如掌大，其珠光燭庭牖，高焚書碎珠，立杖殺之。高每釋奠，頌作反邑中之却孝者，山中有鄭婦子持昨婦，虎噬之，隣民代婦書牒投縣，求虎抵罪。高曰：是害我耶？而君我耶？與婦期五日來，遂齋告城隍，虎不至，變置壇壝矣。後五日，二虎來伏縣門外，高叱曰：何噬吾民子？二虎共手，仰一也，即一虎噬，即一退，其

石廬書

卷九十七

指史列傳張高

五 鳳樓堂

一虎起繞伏虎者垂尾而去，遂殺其伏者，遠近喧傳。高神人，高與民約，有孀婦願嫁與守者，具牒受判庭立二木，一木書羞，願嫁者跪之一木書節，願守者跪之。民傳曰：死妻祝此不願嫁，勞姑奪之，不從，乃給授願嫁牒使往判，出曰：張公判嫁矣，更何待期？有日祝此求裝哭奠，潛投其家，汪勇怒填土寔，汪氏又不泄，自後不雨者，春月，高齋禱不應，一日宿城隍廟，夢婦抱牒訴冤，既覺，悉紀其都里姓名，詣家鞠問，格土得

婦厥貌如生，高嘆曰：殺婦者我也，為文祭而哭之，天忽大雨，即燼焚婦，表門旌祀，而罪其舅姑，以嚴推南京監察御史，劾汪直，王越，朱永等，批露北邊不報，項與給事中周絃，點軍數場，教少不允，被調守備，大監琮奏劾，刀璫，時刻，吉為內閣，擬旨外調，吏部尚書王恕執奏，天下之治，賞罰二端而已，賞當功，罰當罪，為治良法也，然軍不到，不罪失位，反罪點操之官，罰不當矣，吉竟調為南京通政司知事，尋以薦陞四川僉

石廬書

卷九十七

指史列傳張高

六 鳳樓堂

事轉本司副使，執法如物，不能容世，棄官歸隱，絕跡公門者十有九年，暇粥飲水，兒女恒飢，其幼兒仲掌請為曰：請問大人清字如何書，為書與之，兒曰：是可買肉，契否都御史王璟賑飢，行部以百金為壽，堅却之，因請乃受，即下戶飢例，以登其意，將死，其妻侄副使余本入問疾，猶張目謂曰：當令人才，自勵者少，君能扶樹一日，是一日為國家培元氣，其死也，即守周坤率僚佐經紀之，石廬書曰：張鉛山，稜層磊落，明不

避權貴幽不避鬼神直情徑行其所畏忌蓋其時且不知有性命送問他哉山尼伎倆畢竟不能與縣官爭勝而叱詫所及電霍風馳警捕莫不在懸懸其敢畫舞哉

楊繼宗陽城人天順元年進士授刑部主事當有提牢之後洗刷桎梏時飲食柳沐善視之曰獲生全不知卿首用刑穢死會廷議推擇守郡王翽以召薦出為嘉興府知府至則與學勸士聞農賑災即中其奸

石匱書

卷百九十七

楊繼宗

七

鳳鳴堂

立見鋤治民所疾苦盡為釐革有清軍孔御史者凌抑有司趙里督所至死繼宗入告曰治貴識體公清軍也何與里督事御史臨行突入繼宗署中繼宗引御史入臥室止敵衣一簾悉發隱示御史御史嘆服去時內臣用事旁午入江南至即要索賄賂僅與菱藕腐日而已內臣好言曰幸遇太守無所用此太守有金錢好綉絹幸及我繼宗出庫金送予曰金錢在也即市好綉絹亦具有第此庫中物幸太監付一

石匱書

印券令他日可磨劫內臣大驚去繼宗入覲汪直欲一見之殊不往見碩直嘗於上曰天下官不要錢者惟楊繼宗一人繼宗知嘉興九年御史楊琅奏聞得授吳越巡浙江按察使無期題會僚佐指天誓曰衣冠受賄不還故里南有錢唐北有揚子異時藩臬費用取辦和買鎮守太監日供當萬錢繼宗悉裁奪之市舶太監積不能平因宴會令諸官各自言畏與不畏繼宗倡言曰最畏者賊織寂不畏者內官鎮守太

石匱書

卷百九十七

楊繼宗

八

鳳鳴堂

監有兄在司禮時言繼宗於司禮司禮於上前中傷之上曰得非不要錢楊繼宗乎司禮道鎮守書曰善過之上知其人矣一日方坐堂聽政母訃至立解印錫斯跪哭出止驛亭下蒼頭卷衣數掣扶律書教冊而已服除陞僉都御史巡撫順天繼宗直氣廉聲聞天下居常以已極自居乃其為人辨別黑白言論亢激其節目疏濶遠於人情時對人言罵賊官不絕口有順天治中陳翼者來見繼宗繼宗累拒



不納及得見復不為禮於是翼奏繼宗治官夫大臣  
體下刑部道官勘問有首責繼宗偏忤調除外任得  
雲南副使時峒倭倡倣官軍數萬臨之不能下繼宗  
毅然親往諭之者其折曰雲南副使楊繼宗入其穴  
眾皆羅拜曰聞公名久至此某等再生日也因詰其  
生亂之故奏聞臣處帖然聽撫繼宗平昔官次自恃  
一老蒼頭朝夕飯兩盂蔬兩豆耳及按察雲南單東  
之官并老蒼頭亦去之弘治元年擢湖廣按察使再

石匱書

卷百九十七

楊繼宗

九 鳳樓

陞僉都御史巡撫雲南竟卒於任石匱書曰人之蒞  
官真能一清則何念不可為君何事不可為民楊繼  
宗之奉公律已有外是乎乃其清畏人知而名譽自  
起 主鑒其庶民欽其德仇不能誣賊不忍害獲報  
如此則清亦何負於人哉  
威顯直隸無錫人天順初為御史論石亨不法狀請  
知東虎縣邑豪石聞其未搖手相戒曰是劾石繼兵  
者不可犯也此至變博擊為備良吏畏民安未幾丁

內艱去民同其服闋相率詣闕言願得感知縣復任  
許之願再至寧以德化措刑不擾用有爭訟者論以  
理輒叩頭不復辨陳邑久訟許不白者各目詣質平  
折以片言各心服而去時人有清如水明如鏡利如  
刀之謠邑界直保二府四境民間風自掃郊有荒落  
地聚以成市因呼為清官店後仕至左副都御史石  
匱書曰良史去官小民借寇世多有之然未有三年  
守制復得并州竹木小兒得再迎使居於都亭也願

石匱書

卷百九十七

楊繼宗

三 鳳樓

亦何德於斯民哉及後四方未歸成都成市且置為  
清官店以榮之清官之得民如此則廉吏又何不可  
為也哉  
劉麟南京廣洋衛籍江西安仁人弘治丙辰進士是  
時外戚張氏驕橫臺諫擊之遷治甚急麟與婦安陸  
昆抗疏申救 敬帝為之霽威帝遂得解除刑部主  
事進員外郎錄囚畿內所疏雪冤滯者數百餘人轉  
郎中擢守紹興在即精核廉敏甫五日郡聲大和送

瑾銜麟出守不愉謁猶擬部中時瑣細百廢為編氓  
郡人爭致贖麟曰勤苦諸君吾治不逮前劉敢蒙一  
錢惠耶既去越人肖像為小劉祠瑾誅起知西安遭  
內艱去郡服闋遷陝西恭政屬閩內亂南救深入朝  
遣貴臣督兵將厚賦軍興諸司莫敢異麟爭之曰靖  
邊本以衛民重歛民先斃矣何藉衛為使者色沮會  
有赴閩陳訴者詔與恭政共圖其便議遂獲麟爾嚴  
毅侵漁括逋負遺儲竟以不之踰年推雲南按察使

石匱書 卷一百九十七 三鳳樓堂

謝病歸嘉靖初起為大理卿推右副都御史巡撫北  
畿後引疾章三四上始得請時論方高麟才節再起  
為大理寺卿改刑部右侍郎尋陞工部尚書水衡泉  
貨之府高潔士頗避之麟咨吏部盡選才廣充曾任  
仍請築外帑副四司之時貯之時銓主第一人與臺  
臣同典出納 上嘉其意賜庫名曰節慎凡工部上  
供率閭內府所徵多清典式不受覈麟條上最甚者  
十二事得旨裁之中費用此銜麟會 上遣近瑄於

石匱書

蘇抗織造麟請罷遣忤旨勒令解職年八十八卒贈  
太子少保謚清惠石匱書曰漢有劉寵明有劉麟越  
之府署遂著有大小劉之號越人何幸乃始終受劉  
氏之惠耶乃大劉之為耶斤之一錢示潔而小劉則  
能於水衡泉貨之府綜核經營而究竟一無所染庫  
名節慎傳之永久推大劉之意而宏遠出之其規模  
則更大矣

石匱書 卷一百九十七 三鳳樓堂

陶承學字子術會稽人嘉靖丁未進士授中書舍人  
庚戌改南京御史巡鳳陽倉時成寧侯仇鸞擅寵握  
兵外狹與馬交聞言者多罪斥承學疏列力訟之  
明年鸞敗聲日起在內臺六年甚著風裁差滿報命  
屬史修舉主之禮一切屏絕不待通或志乘圖牒當  
受者皆令於岸上發露紛披方許入舟丙辰出知徽  
州府徽故善開爭訟牒滿篋或數十歲不結每日廷  
質輒慰諭之曰此處殊不易人汝更思之故能備可  
罷不汝竟也稍織細者輒曰此何足煩官府嗚呼汝



父老議之議而未當吾為汝治未晚也訟殺人者多不以寔每須檢驗必先與約曰此非汝父即汝兄也非有沉寃巨痛而戮其腐骨即與子弟殺父兄者同律令責認狀不得寔即反坐遂法一二人後以大衰而尤敏於決斷邑民棄米就獄者朝至夕去徽人號為半井太守言食米半井可了官事也始至每狀期多至數十百張二年後不過數牒而已亦有放告遂無一人應者隸卒無事多訴求復業隸吏餒貧紛

石廬書

卷百九十九

一指史州傳陶承學

三三 鳳嶺堂

告去三殿災部使採木江南者以徽多木商特重其額乃力爭之曰木商販木於外耳即未嘗產木也議數上得減十之五六凡四載郡中士紳無敢私以尺牋曰事者有新進士謁見當中門馳入左右侍者咸愕然承學肅入答生詞色無異茶畢送至堂乃揖就東階徐曰昨日汪老先生見過亦從此出汪老先生前吏部尚書錄也入計部考成卓異第二人循資轉江西副使視兵九江行箱中唯書數卷墨數挺而已

徽民相率立祠於郡郭置田供蒸嘗不絕甫任九年會景藩出封沂江而上率舟數萬人徽奉檄當發萬人助役承學力言於監司曰山水侵本非所宜又徽發於千里之外曠日坐候殆不堪命莫若責直于徽而募人於瀕江瀕江民果得豐直而徽可大省此便事也監司以為然徽民賴以全活無道死者積賊流臨吉戕副使汪一中破玉山縣江右徽擾承學治兵湖口防其突進至黃石磯與賊帥袁三遇三劇魁

石廬書

卷百九十九

一指史州傳陶承學

三四 鳳嶺堂

也諸將屢討不得麾舟師鼓而薄之賊天及所坐舟絳斬帆解督戰愈厲竟蓋賊焉後奏奏曰全文綺矣亥陞湖廣恭政踰年陞福建按察使即丁內外艱六載服闋再補廣東連遷河南左布政使凡納令與輸者出令與受者平手交衡如民間入羨出損即時面曰以官一人監視而已受成焉從應天府戶陞大理卿轉工部右侍郎代寅陞南京禮部尚書禮曹有吏沈城子眾積貲幾萬廉得其橫惡狀杖之楚時有傳

給事者楚人怙江陵龍勢傾一都承學造攝工曹傳  
 數受商人財為言事及為此絀聞說皆拒不聽積惠  
 甚而承學於江陵為同年平慶都絕始備以時望見  
 重後迪大愆幸已京察遂鳴言官寘名拾遺疏中河  
 南道邵陞抗言陶宗伯清德素聞恐違物論江陵怒  
 曰汝言以九卿誰非清官即後江陵敗撫按薦疏七  
 上不報承學生平薄於聲色貨利筮仕後所入俸祿  
 皆歸諸伯兄笑曰吾兄弟所謂異頭而同身者又何  
 石匱書 卷一百九十七 梅文列傳陶承學 三五 鳳禧堂

聞為所規嘗詰之曰人皆欲富惠貧而公獨異者何  
 也對曰吾何以異于人但生平面皮薄手腕軟門吏  
 在傍吾愧之不能貪耳聞者俾服後疾卒予祭壘賜  
 謚恭惠石匱書曰陶恭惠方在宦途而徹祠之間卜  
 如響則其靈爽不在魂魄不在土偶謂非百姓之精  
 誠為之乎則自古帝王之以神道設教亦槩可知矣  
 新安墮地窻此者鮮能不染而恭惠不取一介此徹  
 民之所以大服也然則為吏為神總不外於一清而

石匱書

謂幽明有异乎哉  
 湯紹恩疏為齊蜀之富順人嘉靖丙辰進士歷官出  
 知紹興府紹恩精地利以越府治基對秦望山其形  
 如瓊欵則不正發夫役數千人築土若石前山轟起  
 數百丈必掘平乃已又以郡中水道通海一瀉無遺  
 舊多以小閘障之不得其要害澇不能泄旱不得灌  
 郡民苦之紹恩議于山江創水門北埭以堤長百丈  
 廣十夫用以捷海潮注來口利水出入經營數年石  
 石匱書 卷一百九十七 梅文列傳湯紹恩 三六 鳳禧堂

空山鐵括治土平丘陵莠茅篁竹叢林數十卷九決  
 而營是益力開遂成洞門二十有八以應列宿立則  
 水泮於松林動全木水火土五字水溢至水字則開  
 乾至火字則閉閉得時百有餘年遂無以旱潦告  
 者凡馮海疏確之曰老為股產增田以萬計澤及百  
 世當時力役之繁終年不得休息有謠曰紹興當災  
 撞着湯某前山掘掘後海填開去任之後民感其恩  
 建祠於三江開畔凡遇開閘時外沙常於教里春鏢



其所施刑柱屢請瞬息間墮沙自去居民神之年來  
者大日或始思官至山東布政使後以治河有功齊  
民之尸祝猶越氏也人稱馬河神化身始不証耳石  
隱書曰湯太守掘秦望山造山江關其有功於越也  
大矣而當時勞民傷財幾起執殺之謗非常之原謂  
可與庸人圖始哉古語云太守掘新河思多怨亦多  
萬年千載後思在怨銷磨殆湯太守之謂矣

劉寶江西安福人宣德庚戌進士選翰林庶吉士考  
右履書 卷百九十七 指史列傳劉寶 三 鳳鳴堂

課京師不謁貴勢自陳才薄乞就教職不允除金華  
府判多善政遷順天府治中景泰中召諭宋元史于  
東閣筆削自任見所脩不當意蚘大發聲徹廷際間  
聞者駭愕相戒勿以業示寶推知南雄南雄為江廣  
孔道商稅鉅萬吏多攫取盈厭且推其餘以待過客  
寶至分毫無所取問以一二繕治郡學而大庾嶺松  
而已居七河中貴人使蒞外至南安先道時來視供  
帳寶與抗禮不做借色辭騎馳還南安明日從中貴

至入驛與諸從騎方劉羅立左右即僚度恭畢遂出  
獨留太守詰以慢已洪河之廷中轟然而南雄民自驛  
門外爭走入為太守謝過以自冀救遂以太守出中  
貴大驚寶得民心徐問知其平素故召釋前憾寶不  
復往中貴去至韶人為言南雄守馳驛奏公矣中  
貴乃亦以驛馬兼程疾馳先聞遂寶至京入見具言  
臣從官三十年不以妻子自隨餐粗衣敝欲為國家  
愛養所却不忍勞費遂致弱忤天使無所逃死 上

右履書 卷百九十七 指史列傳劉寶 三 鳳鳴堂

論治中使方欲出寶而寶便死獄中寶居官廉潔不  
取民一錢氏有饋寶者寶不受民委之去寶縱驛門  
外送其所之將去金華時體無完衣寒劇過足以託  
熱萬加手其上至不可忍則貸民花鳥以行度數里  
而露囊而識之郵以并其民居恒喜讀書尤長于春  
秋中道有得蹤童子燃火起書彭文憲稱其躬通人  
之操履立風俗之儀矩益寶錄也南雄人思祠之稱  
曰鐵板劉孫兩仕工部侍郎石隱書曰中貴設驛從

手刀劍偏骨太守而百姓雖然非獨直入翼太守而去此即古人寓兵於農之意也中貴雖千軍萬騎其敢與太守爭斷哉迨至唐受進德取詔被逮太守公然廷對天子亦為之震威強項吏於此亦大有氣色矣余不難太守而維天子能容太守君仁臣直詎可多得乎哉

龐尚鵬字少南：海人嘉靖三十一年進士授樂平知縣召入為御史命徵浙直軍餉發胡宗憲鄒應卿

石匱書 卷一百九十七 元 鳳鳴堂

冒破之奸語侵相嵩幾中奇禍事竣復命備奏執如前出按河南強宗縮餉貪墨史望風解綬丁報歸服闋入掌河南道理考察事科臣胡應嘉判太宰得罪尚鵬疏劾甚力且劾及輔臣郭朴尋按浙江浙江賦大抵皆本天順間御史朱英所疏而後法籍縣民分為十年而統於坊里之長每一坊一里長率十人令民按丁若田五年而率錢與長為史辦公私費坊主宴里主饋曰甲首錢又五年而長率民詣縣是審諸

役曰均徭歲環巡以為常蓋五年一用民也時頗稱使其後吏肆而民饑所云甲首錢有一貧丐子出白金四五兩者即當者按田按田而率有加故滿千金不數百不已於是貧者走徙往：以錢累其長富者不免詭能逃役至若均徭一不幸得館庫或捕盜請役其在榜中額役直不過七八金富民承之則誅攬百出不數百金亦不已又不幸富者要得兩重役貧者或分得十之一二則身家亦破碎生平積聚五百

石匱書 卷一百九十七 元 鳳鳴堂

千兩居奉空貧者至不有其妻子與龜雞枵腹互牽引第十市中相聚以哭於是每書榜則老書點史巧措弄以圖賄與說者各齒而民所極矣尚鵬知之久既至乃破除其法一邑中調劑官百所需費若諸額役不編不盈與民之丁土相釐合凡丁一田畝千率出千錢與秋租歲並輸于邑史明年百所費與所役亦歲出庫中錢擇其人掌之且買且額人給與帖一紙令曉然無所謂甲首錢長不得濫索無均役富者



亦不入館庫故最重且若若監捕等者不得勒富者  
券而且歲輸每丁不過二十分形細易辦受提者不  
得行齊吏無所用指弄用詔書行之名曰一條鞭浙人  
大便而江以南通行之曠徒倡亂促巡撫勤平紀驗  
其功次釋出幼少者十餘人西湖中大家種蓮藕取  
利占樞相格間至傷命悉集絕之遂朝報命浙中排  
門香燈涕泣攀挽尚鵬車中亦泣下也改提督京畿  
學政嚴條約立學規士習丕變隆慶初條陳時政數

石簾書

卷一百九十七

石簾書

四一 鳳樓堂

萬言權大理寺丞時議興復九道七監陞右僉都御  
史行部次東昌疏劾內侍恩馳驛殺人御史以仁賊  
私狼藉并劾給事中齊隆壞造刑言官憾傷其類思  
有以中之不得也尚鵬巡歷諸道足跡殆遍與總督  
尚書王崇古入河套搗鹵粟有功執政忌之竟不得  
叙次甘肅為御史部丞奉所劾下吏部尚書楊博曰  
龐君能臣特疏保留少輔高拱不悅劾博致仕尚鵬  
落職萬曆初博召用尚鵬以僉都御史起督福建軍

務至則罷商稅減寺租蠲宿逋五十餘萬踰年擢左  
副都御史協理院事張居正奪情復相論者俱得罪  
尚鵬移居正書中致居正不悅亡何生報最以簿書  
年月少誤喉給事陳三謨奏奏回籍居四年卒石簾  
書曰越郡城內其地蓋有龐公祠云余少嬉於此不  
識龐公為何許人今讀其傳而始知微龐公哉無浙  
矣浙人自甲首錢橫行而民間自妻子以至雞豚俱  
不得視為已有自一條鞭之法行而民始得以有奇

石簾書

卷一百九十七

石簾書

四二 鳳樓堂

身以有其妻子雞豚則龐公之思之在浙也不其大  
矣乎故凡東西浙之民歲時伏臘世世祀之有以也  
吳惟臨江新淦人以進士授兵部武選主事例當入  
內府查武官黃籍：浩繁人恣窟宅蓋覆其中性摘  
發如神諸閹側目會校人籍籍事露諸閹乃大恐析  
哀自是不敢有干改向車駕主驛傳舟車有重貨避  
役者教請託不得免得內除免之為之語曰通朝廷  
易撼吳即中難補興化知府念父年高不可往留妻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侍以二童自隨嘗即卧內見賓客賓客見其術齊如  
棹室無敢言私者興化素多訟怪聽決如流頃刻虬  
道數十輩死因坐歐殺論死自訴傷無驗疑之命燭  
水母納盞自臨濯視乃得傷且左失三肋指因曰歐  
者右手固左湯宜助之火也隱傷火肋非驗而何有  
自殺妻誣其仇者云耕田爭水被歐死怪訊之曰妻  
死時大霖雨爭水何為竟坐殺死誣不行即中忠少  
數十人善建訟：滋繁感乃有猛火燒氏屋為擄獲

石匱書

卷百九十七

隋史列傳卷之四

四三 鳳樓堂

者皆跡捕得之其諸法怪異敢違常倫每聽訊手執  
券口延問他疾苦殊休暇竊窺者咸咳嘆久之訟衰  
少至廷無留人乃日走學宮為諸生談經義校試其  
文李御史行即喜扶人內股人多死杖者怪豫戒律  
必毋杖內股御史怒命縛去易他謀他謀復然御史  
召怪詰之怪曰方春時和某戒隸令勿杖內股多死  
人傷感德耳御史漸避去於是興化獨無死李御史  
杖者嘗病旱為雨禱民詣祠某山神曰聖君昔許之

石匱書

期三日不雨至於七日怪怒曰使邀福而不恤災物  
之靈也焚其偶立雨捐俸為義塚收棄骸骨南北兩  
洋水浸章漁港創東山間時蓄淺塞而湖港尾斗門  
咸壞田車蕩歲連大振獲吳參謀未遷四川按察使  
倫達州共去之日民追號如失父母會與御史忤易  
月蚺解去御史遣人追謝巡撫都御史以擅離奏皆  
不顧既歸薄產裁具禮謝室無婢媵行無輿馬而却  
使問遺即縣交際皆不受怪孝友淳至母病癱不解

石匱書

卷百九十七

隋史列傳卷之四

四四 鳳樓堂

帶者數旬母卒壽九十餘怪年亦五十矣哀毀至嘔  
血少沒兄遷學敬事之終身如事父卷年號哭奔走  
為卜地志寢食至羸猶以不及視變為恨臨終遺言  
嚮宅償貸金妻子環泣虐之去曰母亂我：縱生終  
不能死若等也倏然而逝石匱書曰吳興化清如止  
水不受物撼故胡來胡現漢來漢現詎能以鼠雀相  
困哉乃其決斷全不用詭術而止用斷鈞準的既懸  
而物自不能適情吳郎中真不易撼也使於此先設



蔚難而魚鳥自亂於下矣。選問坐照哉。

孔鑄字韶文，孔子五十八代孫也。高祖克信元季徙

居蘇州，父友諒舉進士，為雙流縣令。蚤卒，鑄幼孤，好

學。景泰五年進士，選知都昌，分民戶為九等，以均

賦。沒，彭蠡江有巨木，歲久給符，藻若鱗介，每風雨波

濤相擊，木蜿蜒若怪物，舟觸輒壞。行省祀酒，尚乃故

道，會歲大旱，鑄往視之，木也，火之，身以第，尚軍南

郡主，改廣連山，連山西連昭，順強擡出沒，縣廢，俸給

石廬書 卷百九十七 衛文州傳 四五 鳳禧堂

絕鑄至，求民所在，招之，不來，詣之，皆驚走。既炊，民舍

輒留，錢償米，乃皆大悅，相率還鑄。一一賑恤之，踰年

却御，火葉，或大征，廣而賦，鑄隨征所至，招來，諸將有

殺人取賊者，力爭之，時廣東州即界廣西者，賊無所

不殘破。高州左甚，威為鑄，可知高州遂以為試，知府

高州城外四山皆堂，民外死賊而內死疫，鑄至，召父

老問計，皆曰：城中多賊，威為來投，誠者心不可保，切

宜閉門，鑄曰：高州故無賊，皆自廣西來，民千里攜

家投誠，將以求生也。往時閉不納，卒為賊所，道隘在

城中者，又或殺之，賊以是激怒，其聚外攻，內應，城陷

在此耳。乃開門納民，城內染疫者，曲加撫摩，元塚瘞

之流亡，聞風來歸，城隘不能容，則為別城居之。時賊

屯高化境，凡十餘處，皆劇賊也。而鄧公長為曉者，尤

然。鄧公長據茂名之茅洞，曉久屯化，芥瑤一日潛呼

四卒，黎明，正馬出城，徑望公長，峒去中道，賊徒遮問

鑄曰：我新太守也。至，余峒有所言耳。導我行入，箬間

石廬書 卷百九十七 衛文州傳 四六 鳳禧堂

望見峒山，四卒者皆疲卒也。亡去其二，賊徒來控，鑄

馬，鑄問：保靖樹間者何人？房才也。既至，公長不知所

以倉皇，與其室環甲出，鑄下馬立，公長廬曰：我爾

父母也。取土，米皆未竭，坐定，賊盡離，拜鑄曰：知爾曹

故，良民也。連餒耳，前官勸款，兵汝我奉朝命，作汝新

父母，汝我子民也。汝信我，送我歸，府殺昂與汝不信

投我，公長竟猶豫，其室感悟，皆泣下，恨鑄來晚，鑄

曰：餒矣，食我，公長跪上酒，麥針，鑄醉飽之，既曰：入暮

矣寢我明日曰我尚倦行更寢此又明日曰我婦矣  
從取殺昂乎賊復控鑄馬送出數十騎隨之鑄顧樹  
下祿秀才曰良士也釋之至城下城中吏登城見數  
十賊隨太守驚曰太守畏而降賊辱之矣鑄至呼  
開門語賊皆止我自入既入取殺昂繼與之賊婦告  
公長皆自焚菜冊來詣得數千人而賊獨不服招鑄  
整兵夜進遂蒙若率敢死士三百人截其後自以前  
軍應之賊遁執其妻子婦鑄存撫之甚厚曉亦以其

石匱書 卷一百九十七 補史列傳孔鑄 四七 鳳樓堂

黨五百人除事聞賜寶鏢文綺陞副使賜曹旌異  
從此也賊有文無鑄版之內也分田與耕賊更為我  
脩石林莊者與蒙浩並以謀勇為鑄部下而雄尤健  
捷雄死賊中鑄撫尸恸哭親為殯葬一軍感泣於是高  
州人立祠祀鑄：奔母喪軍民有泣送千里外者服  
除攻廣西孤陸則鑄名率遠適陞按察使賊起自荔  
蒲未寇經背未英屬鑄勸之賊顧愕曰此高州孔副  
使耶既至平之軍聞進階食二品俸尋陞布政遂陞

都御史巡撫貴州時都司清平里苗跳梁先是當事  
者率兵數萬無之素何鑄至首詢亂因使僉事周孟  
中往來撫諭苗納款刑牲誓不復反而清平苗有曰  
阿溪阿刺者剽勇而漢善為兵兩人橫行夷落中官  
司探捕苗必召溪問計溪則要我賄期勸之溪於近  
苗之弱者歲分以畜產倍課其入其遠而悍者則誣  
為賊殺之以應我溪於鎮守內臣監軍總帥歲一賂  
遂益肆時：江官與苗鑄應得狀而詢監軍總帥皆

石匱書 卷一百九十七 補史列傳孔鑄 四八 鳳樓堂

為溪解知不可與共圖乃行視清平訪擇所部得指  
揮王通浚假之叩以時事通陞：舉對顧獨不及溪  
鑄曰吾聞此中事阿溪為大君不言何也通默然再  
叩不應吾所以假若為能辦乃公事今若此庸人耳  
通曰小人言之而公事辦則一方受福言不辦公將  
損威小人亦則亦族矣鑄笑曰何至是通始陳巖木  
鑄曰溪所仗何人而能若此通曰指揮王曾總旗陳  
瑞公先叔此兩人者可舉耳翌日將校廷謁鑄曰吾



欲若等微行若等皆前吾擇之見曾指曰庶幾可將  
蛟出鑄留曾曰汝何故通賊曾大驚辨鑄曰阿溪歲  
賂上官汝何事之不服斬矣曾叩頭謝鑄曰吾欲取  
溪計安出曾曰阿溪不易得也明府更委一人願與  
同往鑄曰自奉之曾曰無如總旗陳瑞鑄曰與階來  
少項入鑄訊亦若曾瑞慶目曾曰明府已知矣第  
常相盡力尚俗善開牛瑞頁一大牛置道中使一人  
守之伏壯士叢薄間入寨見溪曰公何久不來瑞

石匣書

卷一百一十七

傳

四九

鳳樓堂

曰新都堂至故久不見公耳溪曰都堂何以曰無能  
為也溪曰聞都堂故高州孔副使也何云無能曰與  
同姓名非其人也溪曰賂之瑞曰何遽費焉姑酌之  
我因縱談聞牛事瑞曰遠見道中愕然象也未審何  
如公家牛溪曰有是哉我賞之瑞曰賣牛者似非土  
人恐不入公家溪曰往觀之顧阿判同行瑞曰幸公  
家牛往關佳惡可決也溪曰然溪卜於坐上不吉溪  
言時昔之夜夢網鳥我躬也出恐不利瑞曰夢網得

魚牛屬我矣遂牽牛聯騎出至牛所觀而樂之兩牛  
方聞忽報微至瑞曰公知乎狂指揮也溪笑曰何緣  
得此侯其至我嘲之瑞曰王行微公常往迎况故人  
也溪與判往瑞曰公請去佩刀彼之微新恐公示  
不利溪判去刀見曾曰而素謹事我今我微不身供  
張掃除敢易視者麾壯士出擒之溪判以押不虞曾  
遂縛溪判以獻然猶手格傷人鑄得溪判磔之境上  
諸蠻皆震懼鑄厚重少文歷仕邊圉三十餘年功在

石匣書

卷一百一十七

傳

五

鳳樓堂

南微譙而不伐未嘗自列其行事人所知其行事者  
具在其報贖弘治初乞致仕不允召為工部右侍郎  
道卒計聞遣官諭祭命有司治空事石曆書曰招集  
流移與單騎赴南皆古人美事然而無本領者不辦  
也何謂本領世性能殺人者能活人能勦賊者能撫  
賊孔太守之持葉翠火戟無不克是其本領也是以  
世非虞翊不能招集流移非郭子儀不能單騎赴南  
後人效贗古人而往以是失事可不慎哉

張愷鄞縣人。宣德三年以國子生為江陵令。時征交趾。大兵過江陵。日已哺。愷督取火爐及架數百。開棘門立候。一縣大驚無措。愷即命木工以方漆車鑿去半脚。鑿其中。以鐵錫寔之。立具。已又取馬槽千餘。愷取釘工并各戶婦女。以棉布縫成槽。口綴以絕。用木椿張其四角。飼馬食。適便。收卷前後。足用。遂以為法。後周文襄為馬工部主事。督運河漕。大得其力。石厝書曰。士君子當國。盤錯之事紛至沓來。無不束手。

石厝書

卷一百九十七

指史列傳孫愷

五二 鳳禧堂

侍斃而有才矣。倉卒慮之。水盡山窮。桃源忽出。豈不剴然稱快。張愷教事。吐嗟立辨。轉巨勝。艱不費。星力。師其意而大用之。謂非救時之相哉。

孫過福山人舉進士。授戶部主事。以大學士楊溥薦。知徽州府。平為治。休寧縣民聚黨。相耀御史以為賊。欲捕之。過為力。辦單騎往諭。相率未歸。過坐府中。時。聞呻吟聲。曰。有冤耶。廉訪得婺源有處女被脅。強民縊死之。立為申治。其聲頓息。兩以親喪去官。徽

人保留。優任。天順元年。滿九載。加賜三品。休過。后徽。十有八年。休寧大。美有一。雙。四。穗。者。欲有一。雙。三。穗。者。小。麥。有一。雙。而。穗。者。祠。上。之。鶴。方。伏。豎。子。取。鶴。卵。鶴。哀。鳴。於。廷。過。祝。曰。有。求。乎。令。隸。從。所。飛。止。鶴。飛。入。豎。子。家。至。其。變。下。豎。子。方。烹。卵。隸。取。卵。歸。曰。過。曰。吾。聞。禽。鳥。能。媚。熟。還。生。將。至。巢。中。還。之。鶴。抱。得。雖。日。一。引。雛。翔。舞。庭。中。其。後。去。官。舍。所。養。犬。孫。超。隨。行。過。曰。吾。居。徽。未。嘗。取。人。一。物。豈。復。以。此。相。累。也。命。吏。養。

石厝書

卷一百九十七

指史列傳孫過

五二 鳳禧堂

之。解。大。不。食。死。徽。人。言。太。守。之。恩。及。禽。獸。也。再。遷。江。南。左。布。政。使。為。給。事。中。蕭。彥。莊。所。劾。致。仕。家。后。以。壽。終。其。為。人。愷。悌。慈。祥。言。出。人。信。所。至。得。聲。而。徽。人。世。世。祠。祀。之。石。厝。書。曰。孫。過。之。為。郡。十。有。八。年。其。流。風。善。政。不。可。勝。紀。而。僅。言。其。麥。岐。鶴。卵。而。太。守。之。恩。已。及。禽。獸。及。草。木。矣。嘗。捕。神。仙。後。宅。鷄。犬。上。昇。即。此。昆。虫。以。驗。大。道。不。然。鷄。犬。偏。閭。闔。而。曾。見。其。無。故。昇。騰。者。有。其。鷄。犬。哉。



丁積事却人成化十四年進士授新會知縣初至官  
有中貴第梁長貴氏償通適當優妻訴民積繫長獄  
追焚其券年未及春干竭杜絕權豪屏迹新會俗溺  
淫靡積蓋毀邑中淫祠者禮式示之擇立鄉老使董  
民俗月朔進問於廷優禮其能者鄉老為廣為儆  
所推積以元朔進廣於廷再拜致謝民有賭盜大榜  
其門月朔令赴縣聽戒民誠改悔然後去榜良家子  
弟游惰不作業者召聚廡下訓以小學諸書邑中民

石匱書

卷一百九十七

循吏列傳

五三 鳳臺堂

戶例出錢輸官名平均錢異時令長悉以錢貯案後  
令甲首出私錢供用曰當月錢每單丁小戶歲費不  
至五六十餘積為派丁產定錢足用之外毫不妄科  
甲首納錢畢即道歸曰白沙賦樂歲詩曰長官領似  
丁明府甲長終年不到衙署為民辨冤忤當道繫獄  
民即為計賂積示之書曰君子但求無愧於心而  
已慎毋妄動始我羞辱積於春秋祠事姓字極精潔  
蕭然將事嘗值歲早築壇禱雨晨夕跪伏羸甚左右

請少止積可曰民如得雨吾羸何害至八日道空而  
下迨於霑足如是凡三積治新會六年竟以羸卒一  
縣之民弔哭相望有姬夜哭甚哀旦人問之曰開歲  
常甲首丁大人死吾何以聊生其得民如此積耻俗  
吏自居其始至新會未及視象先竭陳獻章於白沙  
師事之致獻章門人林光張翊者延之幕中有所行  
事必告之後行石匱書曰泰山之側之婦寧哭其舅  
其夫其子之死於虎而以避苛政則苛政之猛於虎

石匱書

卷一百九十七

循吏列傳

五四 鳳臺堂

也甚矣丁積死而老嫗之哭也懼當月錢懼甲首則  
錢其向也甲首其虎也為民收者毋使戴角虎四出  
嗟民則人：皆積矣積果有異術乎哉  
丁窮疏改亭浙之嘉善人隆慶辛未進士為句容令  
首建倉倉行約清田賦減繇役豁羨餘省民供本折  
谷七千七百有奇治七年以卓異入為御史歷南大  
理寺丞太常少卿鴻臚寺卿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提督豫江凡九任轉北京工部左侍郎尋晉南京工

部尚書前後在留都三十年噢咻保障無不備至光  
 祿寺故有三飯堂歲出米一千八百石以食貧民自  
 侵半滋弊成具文耳竊者光祿時務別諸弊親詣唱  
 給已為操江革債并科減月糧之弊除上江二邑廂  
 坊食役之條濬浦浦口諸河以利涉廣京口外場以通  
 漕運鎮江石橫勒船禁以救溺疏丹陽朱卷濫泥河  
 洪以溉田治丹陽句容而北孔道四百里甃石蔭榆  
 柳以便行旅其居官寔政大抵如此好行德於御後

石匱書

卷首九十七

梅里傳丁

五五 鳳嬉堂

歲莫粥糜施布絮活饑民數萬人又捐田以賑學宮  
 力行同古會歲無虛月其政：行義蓋老而彌篤云  
 萬曆丙午南京劉天叙妖言惑眾期冬至拜陵截殺  
 眾官據城備號兵部尚書孫鑄內守備大監刑陰外  
 守備未撫寧張大其事故擬以功斬復四十九人  
 擬磔者九人餘皆斬皆下法司勘問時省著司魁  
 大理事頗知其詳意欲未減內外守備及兵部尚書  
 盛氣采言謀逆大夥不可輕縱賓徐言曰賓不才事

石匱書

既在我輕重楊福獨當之不以累諸公諸公且毋動  
 辭不難屈膝以謝皆愕不能對而軍士乘機脅詐者  
 亡算詐者十餘人悉賊其詞致之恭贊乃收擬磔一人  
 新一人餘悉免成天叙服法成者立枷滿日方得於  
 遣時寧雨枷大中橋一夕死數人賓亟往視召錦衣  
 若兵馬官曰如此十日必盡死朝廷開生路而我輩  
 必殺之其以骨成乎以鬼成乎天日在上為此等事  
 者必殃及子孫亟搭席蓋坐以蒲團湯沐飲食之四

石匱書

卷首九十七

梅里傳丁

五五 鳳嬉堂

十七人皆洋免窮少從王龍谿先生印良知宗旨至  
 是偕周海門焦弱侯會講王文成祠中晝夜不倦一  
 日買小舟渡江謁孔林是時已八十八矣自稱八十  
 八老學生跋涉三千里往遊僅一月人以為奇八十  
 九十朝廷遣官存問者三崇禎六年卒年九十有一  
 贈太子太保子祭壘如例廕一子入監賓在留都百  
 姓愛戴其所鑄錢皆堅厚光潤民間名其錢曰丁掾  
 江而一時錢法為之大通築祠於大中橋萬民耆祝



之以其謫曰清惠今名丁清惠祠石厝書曰人不必  
親矣思不必躬承而今之至清惠祠者無貴賤老幼  
稱丁操江者不去口人亦何靳而不為好官哉嘗聞  
之故老云丁操江一以和煦待人凡某備廩養無不  
呼與劇談一聞民隱輒投然為之不避權貴則古之  
能以剛柔並濟者同忱以沒指不多屈矣

樊玉衡楚之黃岡人萬曆乙未進士授商城令初下  
車文崇山積衡執筆不輕下商人易之一月後察知吏

石僵場

卷百九十七

衡史列傳禁上衡

五七

風嬌堂

事肯疾出視事無巨細谷斷犁然中情商人入驚以  
為神商每徵賦遠民先集諸保伍家保伍與吏胥比  
而為奸所費半公費衡召其民與約曰今知諸保伍  
為小民苦欲盡罷之爾能不保伍而自辨乎民惟應  
曰諾已果先期辨遂盡罷諸保伍先是縣拘囚用馬  
兵：奉撤至家立破亟罷之令訟者自相拘民累一  
日糧集公廷而訟畢矣又為息訟歌悟因歌使木鐸  
徇于路監門號千里做卒歌于做小民以訟至縣者

稱引孝弟思讓和睦之說輒解散去獄囚夜半聞歌  
聲無不流涕又簡其輕者而遣之暮年而獄幾空有  
成訟者多付外議息不罰一錢有不肯息者慨然不  
悅曰有何大事而判：不休少為警曲直去汝隸燕  
趙間有豪惡民持官府長短及民間得失每上官欲  
廉事輒飛書訊問要水重賄所要不遂輒為蜚語中  
之衡素誅其果魁丘壽春等八人奸黨散落亡何聞  
礦內使所至騷騷各縣泉金錢雖趨謁蒲伏庭下惟

石僵場

卷百九十七

衡史列傳禁上衡

五八

風嬌堂

謹衡移文內使具言商邑無礦狀以止其來不得則  
鳴騶列仗肩輿上堂商民從觀者千餘人中使氣奪  
竟成賓主禮明日治酒高會中使執其手曰好手  
答曰此手時不污金錢耳中使然不慮徐曰人生幾  
何是苦乃爾答曰我不苦第百姓苦耳中使謝不敢  
已令人開礦則等之險道攀藤捫蘿挿衽而上岩堯  
採者不堪勞礦竟無有又趨而之金剛銀臺兩山乃  
為文率內臣祭山神曰敬問山靈有礦耶無礦耶近

氏為汝胤，遠氏為汝位，巨家為汝破，何不吐符陳貢，  
 以行明主憂，聖天子視民如傷，如今與內臣籍口括  
 金，以負聖天子，願神奪其魄，殞其命，辭極酸楚，商民  
 感泣，已而竟無所濟，中使快去，欲中傷謝，而謝先  
 快其所移檄內，有婦過，主上語曰：若誇訕朝廷，我  
 不奏聞，而敢媒毒我乎？故草疏上，中使懼而寢，謝亦  
 毀前疏，以安其心，直指惜其苦心，恐生他變，請調崑  
 山人，咸謂商簡崑煩，當一變商政，謝曰：惟煩也，故以  
**石匱書** 卷百九十七 惟吏列傳 **五九 鳳臺堂**

簡諸九勸農恩松，一如在商時，崑俗好訟，縣治前牙  
 僧借訟獄為市，起高樓酒館，衡為治一年，幾於無訟，  
 酒家徙去，是秋傷稼，率昏役駕小艇，助視墮落，與飢  
 民相對啜菜粥，時司農急積逋，邑長休，崑迺至二  
 十萬，衡曰：小民通賦時，我甫十餘齡耳，今其人少者  
 壯，老者老，死者死，我奈何？惜教月俸，不顧萬口詛乎，  
 止不做，民亦輸負恐後，吳諸生好與公府事，翫學為  
 設門簿籍記之，衡曰：吾方求士，願聞令過，何某為？第

置簿上曰：求澤臺生，而快私來于者，皆反矣，庚子冬  
 入覲，無一錢，通長安，貴金然銓部，以卓異首推兵部  
 武選主事，肯不下，獲之崑，時郡民以中使噪其門，郡  
 縣歎相率往謝，謝曰：彼自擾民，願即邑戢之，彼不我  
 謝，反謝之邪？吾即往，不庭謁，恐反收君事，即縣以衡  
 不可遂，皆罷謝，在崑前後六年，銓部復推吏部，禮部  
 皆不下，以父病乞歸，省上官及邑之人士，統番之度  
 不可卒解，以印綾付學博士，五鼓馳歸，侍父疾，衣不  
**石匱書** 卷百九十七 惟吏列傳 **六十 鳳臺堂**

解帶者數月，以過勞遂患腸痛，不能食，竟不起，鄉士  
 大夫私謚之曰：孝介先生，石匱書曰：其尚城有強項  
 之心，而不使強項之氣，故其治邑也，不用拯救，而用  
 銷沮，不用嚴除，而用解釋，語曰：礪利劍者必以柔砥，  
 轉強毅者必以弱福，其尚城之謂乎？而世之小有才  
 者，過事逞能，倖自收獎，令其不可及也已。  
 畢懋良南直歙縣人，萬曆乙未進士，授江西萬載令，  
 其地土昏而俗悍，令多以註誤去，竭選者避不肯就



良是待之曰是不難南下車嚮來擾民救法悉與錫  
除令民得盡力南畝凡四土荒撫悉令開墾不能耕  
者給牛種其近楚瀏陽硤确不可種令充黎源銅鼓  
兵以銷糧額又立徵收以便民：間布帛救粟悉得  
輸官給發各役工食作納糧數其納銀者念零入總  
出數必溢令從輕免即數少弗計期總數足額而已  
民爭鼓舞輸納稅額盡完民有免抑買廷下故語批  
著狀尾令散歸農大計便道歸里惟冊籍數帙衣數

右廩書

卷百九十七

循吏列傳

六一 鳳鳴堂

繁荼救荒而已先是家屬過高安寔盜數盜掠舟次  
知為萬載今家屬乃曰此廉吏也一笑而去以考最  
陞南史部丁艱歸三年補儀部尋陞浙江提學副使  
嘗神衡文閣即不到會縉雲令以徵舊糧激變坐青  
矜六人指使冤抑無告良急欲昭雪念與臺使者爭  
數不能勝遂拂衣歸亡何公論明諸青矜咸得白起  
補福建督糧道閩三衛軍士本色米額二萬八千餘  
石文放止二萬三千餘石每催徵道胥及府縣衛胥

役交相乾沒駕欠民間每年足放即止無顆粒留會  
歲餘諸積貯之法乃榜倉廩貯某縣米若干石坐放  
軍士某月糧某廩坐番備賑顆粒不能隱匿每年淨  
羨米五十餘石又偵知各軍先歲積貨民間每石不  
過六錢而各縣徵銀買米至九錢五分且水脚不與  
焉乃與各軍議照民間借庫銀先給作來年糧移文  
各縣免其買米解還庫以萬石為率淨羨銀三千五  
百兩委官買穀且以米不可久貯今解米縣分稍增

右廩書

卷百九十七

循吏列傳

六二 鳳鳴堂

始價每米一石解穀二石至者各道家庫給贖緩俱  
捐買穀經理數年積穀幾十萬石後紅夷寇海上海  
舶不通收：無所得食當事者平糶且發賑所全活  
者甚衆聞中監法久壞三帑不能行至欲行五帑當  
事者計無所出陞懋良以觀察使官屯鹽道事念鹽  
法之壞私鹽行耗靈多耳乃請于當事立鐵式每引  
五筭重一伯十劬委司李抨掣絕不得夾帶行之月  
餘私鹽盡絕官引或行增額課七十兩兵餉五千兩

幾至一倍時以入質行商人遮道語曰吾儕小民自使君清蓋法不惟保全身家抑且成純品行往時夾帶人得而持之若寇盜然令遵法守得為良賈倘洋於江湖間皆使君之賜也昔石方伯轉左時沈恭戎以計招降海寇衣進令率眾數百人於海上擒賊贖罪沈旋推山東副將當行間人以招撫未幾主將移步恐為心腹憂良語沈曰君今喬遷君計得所款者如不拜耳帖服君反遺罪於閩君行將將捕東江

石匱書

卷一百九十七

循吏列傳

六三 鳳禧堂

窺奴穴何不率此輩往令得蓋所長沈避席請曰微公言某慮不及此弟共行報從將安出良曰閩每歲買硝磺于東省請以此值授君成行君至彼以所授者倍步硝磺何如沈曰謹如命蓋率其眾以往未及半載沈果解硝磺至閩海氛寧謐魏銀臺常稱良于閩有再造功自邑令至藩司三舉卓異轉太常卿尋病乞歸里居年餘起南大京北陞戶部右侍郎總督倉場往時大倉之粟足支十年後僅數月乃與兵部

計議本色與折色相間給發每年積米八十餘萬石一時經營俱歛國承以策會逆瑞擅政遂以朴直時斥歸 烈宗登極起工部左侍郎會外夷蹂躪內地京師震驚一切戰守攻禦器具俱倚辦工部率屬成造不解衣不交睫者閱月張司空被譴欲摧良視策力辭得脫尋賜歸里卒于家石匱書曰我明錢法之壞：於上行而下不行上：不自貴而下亦賤之畢萬載之布帛菽粟皆得輸官而豈錢刀不可抵

石匱書

卷一百九十七

循吏列傳

六四 鳳禧堂

稅乎使此法行于天下而尚憂錢法之壅無有已至其清蓋法於八閩止禁上不復禁下官盜嚴罰沒則私盜自無矣帶錢法蓋法其道一也石匱書曰鄭子產孫叔敖公儀休列國相也其為政寬猛不一而太史公具入之循吏者以其志在惠民故曰眾人母也若夫鑄利書歌執殺時不曰政猛如火也而耕鑿教訓卒行其意者則惟天下能殺人者方能活人苟以徒事照燭而一如申明亭之和事老



人則天下亦何貴於有斯吏也哉

石渠書

卷一百九十七

循吏列傳

六五 鳳嬉堂

石渠書卷第一百九十七

孝子列傳總論

明 劉向張 公著

明史所載孝子強半皆封君任子深可厭鄙夫救水承歡問安侍膳皆人子常職有一於此乃遂沾：向人曰孝子孝子何孝子之多也余不錄其生孝而錄其死孝蓋謂人止一死詎肯以死假哉以此為準使人知泣竹扇枕孝道政自不盡也

石渠書

卷一百九十七

孝子列傳

一 鳳嬉堂

魏文昌華容人父獲罪繫武昌獄文昌詣闕上疏願以身代大祖許之臨刑語其弟曰護弔二親如吾存時遂伏法時年十有八歲

陳圭黃巖人洪武中圭父叔弘罪當死圭奏願代父死上大書曰不意今日乃復有孝子宜赦其罪刑部尚書開濟奏曰罪有當刑不宜屈法以開僥倖之路遂聽之圭代父死而詢其父隸兵雲南陸安吳人父德甫好客竟以客坐法時以重典刑無

貸劉急即與兄訣晝夜走至都伏闕請代許之詣市  
顏色無變時年三十一

徐允讓山陰人妻潘氏元末兵亂讓與潘氏奉父安  
避兵山中遇寇斫安頭流血讓抱安大呼曰寧殺我  
毋害我父寇捨安殺讓將奪潘：紹曰夫死從汝必  
笑若能焚我夫則無憾也寇信之縱潘聚薪焚夫火  
方熾潘以救烈燄中死寇驚嘆而去安得不死洪武  
十七年有司以開旌表其里

石匱書

卷百九十七

孝子列傳

二 鳳轉堂

陳敬奉化人年十三家貧業樵一日隨父入山虎攫  
其父去敬即據臂大呼疾追及之乃履其尾而以杖  
擊烏虎怒舍其父嗔敬啖之父尸賴以得全鄉之名  
士哀而作誄者數十人

崔鑑者燕人也年十三父恂性嗜酒押一娼與居母  
王氏嫌其非類諫止之恂不聽娼遂百計構王氏恂  
每被酒量楚交下一日恂出王氏語優娼：怒擊王  
氏敗面王氏含忍入室撫床涕泣鑑自學歸王氏泣

曰吾為娼所構被辱萬狀今且引決爾善自愛鑑聞  
之且泣且怒曰母第安志勿他也即潛入學宮挾及  
以歸踊娼所在娼適掃于廳傍口且言王氏鑑從旁  
挾刃刺其左脇深入寸許娼隨斃鑑以刃匿膈下亡  
走數里忍自念曰吾殺娼而吾父不知必謂母矣吾  
走母無以自白必被逮吾殺人而令吾母抵罪是猶  
殺母也馳歸告果置母于理矣鑑至呼曰殺人者我  
也母何罪眾不信欲舍之鑑曰若不信試視吾及取

石匱書

卷百九十七

孝子列傳

三 鳳轉堂

趙神諸暨人父秩工詩文精篆籀永樂時任高郵州  
學正入京舟次武城偶墮水紳郎擲身水中抱持之  
河流悍急俱不能出明日官為出屍尚以手持父臂  
不鮮事聞旌其門

葉文崇海寧衛所人有弟文龍醉飲殺人官司訊服  
其母鍾愛飲泣不食文崇痛弟無知犯法恐母疾成



一旦奮然辭母而訣曰我年長有子願代弟罪以奉  
母暮年遂詣官自暴毆殺之錄釋弟歸文榮竟坐法  
臨刑咲曰吾以一死而全母弟所待熱多雖歎及何  
恨

何化者靜海衛指揮向上之子以事得罪憤而投  
海死化沿海號哭求屍不見亦投海中頃刻上屍浮  
出潮中衣服脫落時天霽忽震雷大雨既過化頭頂  
父衣徐浮出家人出而葬之旌表

節廉書

卷下九

孝子列傳

四 鳳鳴

劉富金鄉人流賊入邑割父為賊所執索其妹富奔  
賊曰吾妹誠避山中釋父執我吾妹可得賊釋父執  
富將與俱至山中富伺其父得脫乃望父大呼曰吾  
以死當之勿使吾妹辱賊怒殺之父妹以全  
熊萬變崇昌縣庠生流賊圍其居舉家倉皇母尚未  
行萬變告其兄曰母被圍吾輩脫出何為相與還赴  
難擊殺二賊負母逃為賊所執被殺母伏于屍罵賊  
亦被殺

何兢蕭山人父帝舅為御史坐事謫戍慶遠後以赦  
歸會當金部魯亦以御史補蕭山帝舅嘗有小忤魯  
銜之詭言赦歸無驗械送戍所屬解者侵辱掩殺於  
昌國寺又捕及兢逃匿父友王恭政為家終夜不  
寢嚙一指以營復仇久之魯遷山西食事為乃教兢  
潛歸募死士數十人扮獵戶嘯聚錢塘沙上伺魯至  
曳之出與窘辱萬狀矐其目焚死置道旁會仇民以  
糞灌其口乃得活兢挺身投憲司憲司稍阿魯兢嚙

節廉書

卷下九

孝子列傳

五 鳳鳴

臂肉噴公坐憲司憐之累奏於朝道官即執送坐  
魯死以兢復仇用唐梁悅例編成福寧正德改元赦  
還  
劉靜萬安人為邑庠生正德間流賊破縣靜年二十  
三負母奔竄賊欲害母靜翼蔽求代賊怒橫架殺之  
猶抱母不辭既死屍七日不變旌表  
羅璋遂寧縣諸生母被賊捉手提長鎗拒殺三賊  
舍母去後賊追至璋力捍賊使母行遠賊三合竟被

執賊刺心剖肺裂碎其屍聞者哀之正德中旌表  
陸尚質山陰大干村人其父一中以教塾渡海白風  
濤急舟下瀉將入洋質從岸上踴躍身海中擬拉  
其舟觀者謂父子俱死矣俄而舟逆濤上若有神者  
父一中得生尚質竟死濤中鄉人憐之石其渡曰陸  
郎渡

伍氏憲晉江人嘉靖季倭至其村民憲扶父逃反遇  
賊長跪乞曰勿驚吾父餘任君款賊不聽及之民憲

石匱書

卷百九十八

孝子傳列傳

六 鳳鳴堂

挺身殺二賊又傷數賊後隊至落其右手卧草中一  
手荷戈口啣嚙呼父三日乃絕其後人時：見之烟  
雨中荷戈立則蚺合掌呼伍孝子而過

張均等五人俱石州人嘉靖二十二年剽賊亂石州  
均父為賊所殺抱父屍泣三日死張承相負母以逃  
為鹵所執與母俱死于博母為鹵所得博奮氣取石擊  
賊母得逸去賊剖博心支解之張永安持挺救父：  
逸安被刺死之溫繼宗獲父棺力戰中矢死冬十月

詔旌之命有司並立祠致祭

孟春錢塘鍛工也貧無本業受僱於人得其直以養  
母每出傭必數日一歸者鄰人不戒於火燎迫其居  
春聞馳歸而母老方醒卧不覺春不顧烟燭入負母  
或止之不聽遂與母俱焚死明日出二屍燬燼中春  
猶抱母不脫見之無不罔涕

馮世傑尋甸人為諸生剛方有氣節嘉靖六年銓賊  
攻城傑携母李氏弟妹匿迎恩橋下為賊多獲劫奪

石匱書

卷百九十七

孝子列傳

七 鳳鳴堂

登蓋母曰婦裸體赤身羞耻喪盡不若死遂投水死  
保謂其弟曰患難不能救母苟全性命何以自立於  
人世弟兄亦投水而死

王世氏武義人年十七父良為族侄俊毆殺世氏恐  
殘父屍不忍就埋乃伴聽其輸田議和凡所入輒封  
識閱六年生一子曰吾今可以死矣乃繫俊以所佩  
刀所殺之詣縣廷自首因出所封識田稅具道所以  
積思故令義之曰但驗若父屍有傷汝可得末減世



氏曰吾思痛六年恐殘父屍故也願以吾命抵之勿  
言驗母妻希出世民昇父極來世氏聞之大慟遂以  
頭觸地階石盡出自詣獄絕食死

黃道祿福建候官人年十三母病頻死道祿剖肝療  
母病旋愈後二年其父又構危疾道祿又剖其左  
腹肝療父病又愈鄉里稱其奇孝上大中丞撤道  
祿至院用騎果專行閭井間割羨金以贖之

陳榮建寧人母雙目失明十年百藥罔療有言古語  
石僵焉 卷一百九十七 孝子列傳 八 鳳鳴堂

可愈目疾者遂抱母日紙數十通母目一朝開豁又  
隣火及盧榮從外奔救抱母呼號頃頃風返母得無  
恙又遇水災人民漂沒榮與母兩地隨流各附一木  
潮達岸卒遇其母官舫還即守夜焚神告次年孝子  
附守舟即守舫舟待至日中一木冲岸視之則陳榮  
母子也即守驚詰何以孝運動天榮曰予何知孝惟  
不敢忘母而已

郭金科錢塘人年十四家不戒於火科夢中驚起烈

燭殺盧尋路得出於人叢中尋母不見轉身從火燭  
中撲入救母墮陷路迷與母全斃後尋其骸載煙煤  
焦爛中與母相抱骨骸湊合卒莫能開縣長並葬之  
旌曰孝童墓

石厝書曰余記孝子全錄死孝而所錄死孝又多在  
成童舞象之年蓋以年方舞象不籍學問不待觀摩  
適能以死殉父若母者於以見孝子雖亦以年方舞  
象不籍學問不待觀摩適能以死殉父若母者於此  
石厝書 卷一百九十七 孝子列傳 九 鳳鳴堂

以見孝之易也孟子曰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  
少艾仕則慕君人年漸長其孺慕亦漸為外慕所分  
倘能以孺慕一念保而勿失則絕脰剜肝與懷抱乳  
哺其愛戀之心有以異乎無以異乎故人能不失其  
赤子之心則身體髮膚豈敢毀傷謂曾子之恪手恪  
足與諸孝子之投身成仁者摠無二念可也

石匱書卷第一百九十九

明 鈕南張 傳著

獨行列傳總論

余讀賈生之言曰、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賈借父耜、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誶詬、抱哺其子、與公併路、婦姑不相說、則反唇而相稽、繇此言之、則家庭之間、一子一婦、尚不能相戢、同居、况推而之一世二世、且至九世乎、鄭義門七世同居、而視

石匱書

卷第一百九十九

獨行列傳

一

風俗

其家皆必端方嚴肅、分毫不苟、乃可以敦睦九族、衣冠恭敬、無敢起而敗群、則可以知朝廷設官分職、必選賢與能、而使之作郡縣之長、亦猶此意也、大學言齊家治國平天下、摠不外此正心誠意、吾觀鄭氏一門、聲律身度、凜如公府、豈非正心誠意之明效大驗哉、高皇帝患習俗僥偽、欲尊顯義門、以風勵天下、乃拔其子弟、年三十以上、才識可用者、悉授之官、則是天之報酬義門、亦為不薄、而今之子婦詬誶、至骨

肉不能相容者、得不見義門而慚、惡欲死邪、為作浦

江義門鄭氏傳

義門鄭氏者、魏之浦江人也。出唐宰相榮陽後。乾道間有鄭淮者、自榮陽遷居浦江。淮生照、生綺、通春秋、授梁學、撰合經論、數萬言、事父母孝、父以非罪、逮論死、綺詣吏請代、事得白、母張氏病風、舉綺保護、如嬰兒、每通廁、必抱負之、數薦辟不仕、卒賜號冲素處士。當處士世、寔始創家規、教子孫無異、覺四傳

石匱書

卷第一百九十九

獨行列傳

二

風俗

至龍游丞德珪、青田尉德璋、敦睦彌固、為仇家所傾、兄弟相爭、死六傳、至文嗣、文恭、而家益昌、蓋同居者六世、歷二百四十餘年矣。元至大中、詔旌門、至元中、復家、余忠宣公闕、書東浙第一家、以褒之。文嗣卒、德璋子太和、主家政、嚴方端、慈、家庭中凜如公府。子弟有過、雖頌曰、猶加鞭誶。過歲時、祭饗畢、太和坐堂上、群從子、皆盛衣冠、雁行立、處左序下、以次進拜、跪奉觴上壽、畢、皆肅容拱手、自右序趨出、足武相、衡無



敢參差者。冠婚喪葬不用浮屠老子。稽朱氏家禮行之。比至鉅七世矣。方諸父主家時。鉅日侍左右。助裁理。比主家。確守成法。內外政益治。鉅沒。從兄銘景。以次當主家。而銘先為墳塔於蓮塘。錢氏乃籍所得。張氏曰。廬歸于公。乃復還。已自念居於外者久。不親家事。而從子渭賢能負荷。且宗子也。遂告先祠。讓之。渭亦回辭。同虛其席。銘肆力於古學。早失父。事母至孝。母嗜鯉魚。必徧求以悅其意。會有疾。倉卒不得魚。銘力致之。是以香糝進疾速瘳。奉諸兄如父。進退坐起。禮甚恭。銘不妄言笑。臨事重然諾。不苟取。從弟却事鉅幼。沉毅。事父母盡孝。父病妻死。不敢哭。強也。笑以奉湯藥。不使聞也。父卒。哭幾絕。水漿不入口者三日。至終喪。外舅張泌愛憫之。勸其更娶。鉅謝曰。鉅見後母成骨肉者多矣。忍令兒輩陷之耶。年未四十。竟不娶。以老主家。肅然畏謹。凡食貨田賦。各有司者。出納雖絲毫。咸有文可覆。雖幼童不識。屢市嬉戲。事諸

右遷書

卷一百九十八

獨行列傳

三

鳳鳴堂

敢發州。州將家出避兵。門啓而去。李曹公文忠躬為向。鎬而遣卒守之。事稍定。遣部領率民兵二千。逆其家。還里居。後天子以神武御海內。疾兼并之俗。株連鋤去之。是時詔天下。繪疆畛為圖。壯役者以賄敗。黃廷諸大家。多坐死。鉅長子濂當坐。地涌奮曰。凡老矣。吾不可代。統吏乎。遂詣理。度死獄中。鄉人子弟私語為負義處士。其後黨禍作。犯者無實不實。少所平反。濂及弟湜各爭。使上。濂美長身玉立。屢以繇至京。

右遷書

卷一百九十八

獨行列傳

四

鳳鳴堂

婦事女工。守內教。不使與家政。閫內外甚嚴。僕使通命。不敢越堂限。家蓄兩馬。一馬出一馬為之不食。鉅尚風義。有文辭。揭文安公漢斯。黃文獻公潘皆折行。輩與之交。一時士大夫皆敬憚之。即酣飲。聞考真履。履未嘗不飲。容也。故人之失官留武林。貧不能自存。延其家十口。來浦江。衣食之者三十年。里中貧獨發疾者。多養之終身。每風興。告飢者填門。餉之不厭。元季兵起。州郡騷擾。而將吏爭戒士卒無犯。國朝兵



師。高皇帝識之曰。我知鄭義門無是也。召二人至殿前。赦之。賜湯沐飲食。又手賜梨栗。濂拜賜。以手擊至額。出殿門。終不食。懷歸。剖分之。上遣人訶知。歎曰。真家法也。故官之。濂辭老不任力。乃擢浚。福建布政使。叅政。吏部奏無員缺。特設叅議官。處之。而盡以所徵寄金。歸其家。當是時。浙東西鉅室。故家。多以罪破壞。而鄭門獨完。人以爲孝。歲之報。自是。上生辰。濂輒捧香詣闕下。并祝萬壽。上每召見。嘉勞已。

石匱書

卷百九十六

獨行列傳

五 鳳嬉堂

上惠俗習流偽。益尊顯鄭義門。以風天下。詔拔其子弟。年三十以上者。畢赴闕。召見。擇其儀端識敏可用者。授之官。濂爲春坊左庶子。沂爲禮部尚書。幹爲監察御史。宜爲燕王傅。蓋義門鄭氏。尊師重傅。吳文貞公萊。宋太史公濂。相繼爲其家塾子弟。師故賢子弟。取多。曰。濂曰。源曰。淵。皆以仁義聞。源剛介。有立志。好施與。濂溫恭。有學造。入經筵。爲檢討。官危學士。素稱南冠。而北仕者。德行當推濂爲第一。皆與宋學。

石匱書

士濂爲金石交。涓總家政。勤綜理。有吏錄戴星往來者三十家。與人語。懇款無纖偽。擢人信服。縣大夫問政。悉告以利害。方岳大臣。連辟召不就。固初定賦。郡曰。一斛增其半。力曰於當道而竭之。族有早孤者。收鞠之。有盜伐林木者。僅禦之。遭盜歿。僅妻急往救。墮塹。死。禁僮勿訟。給棺槨。瘞之而已。淵性至孝。母病。經年。淵保抱扶持。終日不離側。又額天請代。思醫惡。瘖不能坐。跪鍊藥餌。以進。膝爲之脫。母病瘳。思食。西。

石匱書

卷百九十七

獨行列傳

六 鳳嬉堂

瓜既食而卒。淵終身不忍食西瓜。居父喪。紀復蘇者數四。杖而後能起。服雖闕。過忌日。哭奠如初。喪元季。諸盜盜作。群從子弟避東陽。遇盜。貨盡沒。淵在金華。聞之。泣。蓋持所服之衣裝往。分之。以涇。寒。不恤也。從弟澧。與妻早天。遺三女。淵鞠育長。教。選名。冑。資。嫁之。家族屬。聚。即有疾。不擇。疎。戚。恒三四起視。有死喪。旬。旬。身任。斬。春。王。烈。家。燬。於。紅。巾。與。其。族。五。十。人。流。寓。浙。右。處。士。館。之。數。月。而。後。去。同。縣。詞。人。貧。不。能。養。母。

四九



淵問之慨然曰悲夫吾欲養得耶厚同之淵癯然不勝衣而矩度峻整為人倫師表元季有薦為書院山長不就因物求賢詔下郡縣賂驛致請以耳噴辭不赴卒宋太史松楸為貞孝處士而銘其墓

石厝書曰義門鄭氏以讀書孝友蒸：起家有倫有脊其於公藝之百忍本末殊矣 高皇后曰吾聞鄭氏子姓數千人能合而不能離也須善置之次日

太祖問濂治家所以長久之道濂對曰守祖遺訓只石厝書 卷二百九十八 獨行列傳 七 鳳鳴堂

是不聽婦人言耳 太祖大咲稱善主后之疑一咲冰釋天之福祐義門善巧若此哉

石厝書卷第二百九十九

明 刻南張 盛著

義人列傳總論

夫忠臣死忠孝子死孝二者天下之正道也乃於死忠死孝之外而又有所謂死義夫義者可以死可以無死者也可以無死雖不死而人不得責之以必死可以死能拼一死而世界又不可少此一死故謂之義也余一生受義之累家以此亡身以此困八口以

石厝書 卷二百九十九 義人列傳 一 鳳鳴堂

此饑寒一生以此貧賤所欠者但有一死耳然余之不死非不能死也以死而為無益之死故不死也以死為無益而不死則是不能死而竊欲自附於能死之中能不死而更欲超出於不能死之上千魔萬難備受熱嘗十五年後之程嬰更難於十五年前之公孫杵臼至正二十六年之謝枋更難於至正十九年之文天祥也山居無事間嘗取古今義烈之士而銓次之得三百八十八人為二百八十二贊自謂義之

事已極而美之途已窮矣。及見吾先帝中哀流賦  
竊掩其間義人烈士。寔多有人。皆從故紙堆中。又翻  
出案內。甲申以後。可謂愈出愈奇矣。愈博訪。搜求綴  
之元刻。自昭代以來。又得八十餘人。較之前代。可謂  
大觀。蓋欲使後人之知吾加意此博。一以見高皇  
帝之祀余闕。李鞠風教世人。其感召有目一以見  
吾輩草野布衣。舍生取義。與我仇大。轟者寔勝彼萬  
萬。而後之觀覽明史。千秋萬歲。庶不寂寞也。

石匱書

卷百九

義人列傳

二 鳳嬉堂

青絃感常德府龍陽縣典史洪武初年為龍陽縣民  
請減田賦疏再上不允自縊於登閣樓下高祖為  
之減原額二萬四千有奇萬曆十四年巡按湖廣御  
史任養心奏建青絃感祠賜名惠烈  
練效忠長洲人御史練則成僕洪武間則成効大臣  
不法事其人坐死他日上寬其獄因怒則成同官  
忌者更構之賜仰藥死家屬被逮長子擬斬效忠念  
其父子被刑門戶城絕毅然自出冒其主名代赴市

曹取決以長為次免死成遣後故婦漢立門戶生烟  
又為御史

京師校尉宛平人俠邪善飲與隣婦通婦夫蚤出經  
紀尉即入門夫出旋婦尉伏林下婦問曰何故漢  
夫曰出門天寒恐汝冷來添被耳乃覆而去尉怒即  
取佩刀殺婦去有老翁每日入門賣菜是日不聞人  
聲批搭而出夫婦見婦被殺喊鄰里詰問皆言惟見  
賣菜翁進門更無他人夫執送有司証伏成獄是日

石匱書

卷百九

義人列傳

三 鳳嬉堂

葉市尉出呼曰某妻我所殺奈何累賣菜翁償命遂  
曰監斬官欲面奏監者引見午門校尉奏曰此婦寔  
與臣通是日夫蚤出旋婦為婦覆被臣伏在牀下見  
其夫恩愛如此婦忍負之臣一時義氣感發殺之而  
出臣不敢欺願賜臣死高祖嘆曰殺一不義生一  
無辜可赦也即釋之

宋味古會稽家店垓也能詩建文帝亡味古夜漢  
從星月下登床北向拜祭已慟哭如是者月餘為



警家所告，遂逮捕其子某請代，乃得釋。  
 備福無錫人，洪武初，隸燕山衛籍，建文遜去，福執携  
 妻母逃歸。文皇召購成卒入伍，至燕山福在籍中，  
 詞曲靖衛，復挈母妻行，福仰天歎曰：吾雖一介賤卒，  
 義不為叛逆之臣，在舟中日夜哭不輟，竟不食而死。  
 妻范氏為瑩地，瑩之，范氏年二十有姿色，居貧奉姑  
 甚謹，每歿其夫，則走山谷中大號，不使姑聞，方有聞  
 其寡者，欲委禽焉，既而問其事，曰：此即孝婦也，安忍  
 殺之。一日范氏往澗邊浣衣，見水傍生草，若姑蘇蓆  
 草，因取織蓆售養姑，賴以存，姑至七十餘始歿，范  
 氏瑩墓廬於墓側，數十年，范氏七八十餘而卒，范氏  
 卒後蓆草不生，士人義之，即其廬葺為庵，某此丘尼  
 居之，名崇孝庵。  
 樊翊，崑山人，年十七為金川門守卒，靖難兵入金川  
 門，翊大哭，後還鄉，宣德中巡撫周忱兩薦翊為崑山  
 太倉學官，辭不就，曰：翊仕無害於義，恐負往日城門

一慟耳，竟隱終身，門人私指為安節先生。  
 羅義山，西清遠衛戍卒，靖難兵起，詣關上書乞息兵，  
 請和，又上燕王書，言殺下聰明英武，今之周公也，宜  
 謹守燕土，以法周公輔成王之義，嘗聞夷齊以國相  
 讓，去隱守陽，聖賢歆成天下之事，必先明順逆之理，  
 成敗之勢，禍福之機，又必待天道之宜，人心之安，然  
 後可殺，下今以藩國敵朝廷，即遂其願，尤為不可，况  
 萬難無一易哉。乞養息兵，歸國，書上下義獄，建文四  
 年六月，出義獄中，擢戶科給事中，未幾陞湖廣左叅  
 政。  
 高賢，寧山東濟陽廩生，受學於教諭王省，建文中貢  
 入國學，靖難兵攻濟南不下，以箭射書城中，使丞隆  
 賢，時在城中，作周公輔成王論，射城外，請罷兵，靖  
 難後被執，文皇曰：此作論秀才耶，好人，命官之賢，  
 軍回，辭其友人紀綱，時為錦衣衛指揮，方貴，倖勸之  
 就執，賢寧曰：君以軍旅獲身，余本書生，食廩有年，於

石廬書

卷三百九十九

義人列傳

四 鳳嶺堂

石廬書

卷三百九十九

義人列傳

五 鳳嶺堂

義不可綱言於 文皇全其志而遣之歸年九十七而卒

金鑄遼陽人為王世勳健兒世勳率眾禦敵被圍眾且盡鑄獨勇破圍出頑見世勳尚困圍中奮死殺入重圍復與俱出世勳為南所奪鑄即以己馬乘世勳身獨步戰援兵不至竟死于陣

周教河州衛軍餘也正統己巳間 上皇北狩慟哭不食七日而死其子曰絡為衛學諸生出舍外學聞

石匱書

卷百廿九

義人列傳

六 鳳樓堂

之、不易傷衣中而奔至家、賜廷棍亦死、後衛中被而鄉里憐而異之言之河州守、為臨其喪不易裂中而殮以參四十斛白金一觔助葬

楊蘭嘉祥人任沛縣新興關官留城多盜蘭自為當道請叟捕之盜遂平正德乙酉居京師聞有議松亭石北居庸三關斬伐榆木者蘭抗疏奏曰中國之患莫過遺陞而鹵馬不得馳驟南下者寔賴榆林為之一砥今此木一伐是自決藩籬而引寇入腹也臣愚

以為萬、不可 武宗奇其奏罪狀言者又丙子山東督學趙鶴性悍愎考校諸生濫黜者八九千人蘭眾糧入京伏闕為諸黜生叫冤詔命按臣張羽及新任督學江湖嚴加覆試沒費者七千餘人後以科甲起者歲比、皆稱為楊公門下士

阿寄者淳安徐氏僕也徐氏昆弟別產而居伯得一馬仲得一牛李寡婦得阿寄、年五十餘矣寡婦泣曰馬則乘牛則耕跟捨老僕迎費我藜藿阿寄嘆曰

石匱書

卷百廿九

義人列傳

七 鳳樓堂

噫主謂我力不若牛馬邪迺畫策經營示可用狀寡婦悉舂珥之屬得銀十二兩昇寄、則入山販漆期年而三其息謂寡婦曰主無憂富可立致矣歷二十一年致產數萬金為寡婦嫁三女婚兩郎齎聘皆千金又延師教兩郎既輸粟為太學生而寡婦則年然財雄一邑矣頃之阿寄病且死謂寡婦曰老奴為牛之報盡矣出枕中二楮則家計鉅細悉均分之曰以此遺兩郎君可世守也言訖而終徐氏諸孫或疑寄私



蓄者竊啓其篋無寸絲粒粟之儲焉一姬一兒僅救  
緇掩體而已

林文貴海寧人為海寧所千戶召忠騎兵正德間奉  
巡撫檄討桃源賊至開化賊突至偵卒報曰賊勢洶  
湧可趨避之忠拔刀斫其背曰朝廷養兵百餘年一  
旦忘志之耶直前搗賊忠被創墮馬眾潰亂文貴在  
後隊縱馬適至大呼曰不可負吾主獨挺長鎗刺賊  
賊擒之脅使降文貴罵曰我朝廷命兵豈從余賊

石匱書 卷一百九 義人列傳 八 鳳嶺堂

怒屠其腹至死罵不絕口

館人者兵備使任環館人也環初任蘇州府海防同  
知倭卒至中丞檄環以御兵五百截之兵皆市人  
不習戰遇賊輒鳥獸散環之從親信數人抵射賊  
中勇敢者奮持長刃踰溝刺環馬蹶館人以此馬  
乘環扶環上馬時賊刃已着馬尾矣館人乃反身搏  
賊連被斫數十餘刃不啻竟死環得以間逸去

金祥太倉人為太倉守熊摺門卒摺守太倉御倭亂

戰敗兵潰獨門卒金祥不去摺曰我死國分也余何  
為乎祥曰公死國小人死公亦分也殺摺後摺過橋  
而賊已登壁祥慮摺必不免奮死下橋有而摧之橋  
壞寇墮水死者十人摺得免後以捷聞晉摺秩仕至  
大中丞

陳忠江東人係府軍衛捕沒有胆力善入水能於江  
面掉臂游數里隨李中丞禦倭至牛王河與倭大戰  
兵我不利倭愈猖厥忠曰事急矣乃負中丞渡河中

石匱書 卷一百九 義人列傳 九 鳳嶺堂

丞感之結為義子各畫一渡河圍以紀其事未幾李  
中丞巡歷淮安宿廟灣關王廟忠宿三里外方就枕  
夢僕頭牙笏一神將為一火字仍指點去路驚醒時  
漏下二鼓忠喚兵眾起巡至關王廟見倭奴廟前放  
火兵少不能戰乃於廟傍折牆救出中丞即傳四路  
兵乘勢截殺夜獲倭奴七十二級中丞大喜累薦忠  
功官至恭將

順陽莊君顯僕也君顯父棺為倭所掘同其蒼頭順

陽往救之、有二賊伏穴傍、急起斫君頭、順陽即抱其  
主、伏於穴下、以身蔽刀、連砍數十餘刀、背裂不捨、遂  
至死、倭去君頭得活。

王環、滄州人、本回種也、壯健、力善騎射、  
大中丞曾旣聞其勇、致之幕下、俾士卒從學射、旣以  
渡河、套被逮、頻行、向其下泣曰、吾此行自必死、願  
吾妻子奈何、流落遺部、為溝中瘠、手環在傍、亦泣曰、  
公無憂也、環力能致之、歸耳、乃以小車載夫人及二

石匱書

卷百廿九

美人列傳

十 鳳鳴堂

子、從間道去、環日則具湯粥、夜則露宿邸舍外、間關  
數千里、不懈、卒歸夫人與二子於維揚、酬之金帛、不  
顧而去。

金養者、王華僕也、嘉靖中、倭寇至、華族女婦數十人  
前避、賊望見、逐之、聚大窟、養麾之曰、主第走、養捍之、  
即扼橋格賊、旬乃如林、養獨以孤挺出入死關、良久  
始仆、而主人遠矣、王氏既免、思養功、立祠祀之。

孫明丁尚書汝變僕也、尚書坐幽、闈入誅、仲子懋正

請戍邊陽、明從焉、居半載、懋正死、妻復死、遺一子方

五月、明曰、弟泣、抱兒往村、媪以乳、或市牛羊酪、哺  
之、每監司行、却至、虬豕訴冤狀、決盡繼之以血、當事  
者憐之、為脫其籍、得歸、間關數千里、晝有兒、且行且  
泣、乞、寧已不食、不令兒餒也、間月始得達家事、兒如  
事主、仍追理其遺產、為族戚乾沒者、白之官、出入具  
一尺籍、及長、悉以付之、兒名懋志、後為邑庠生、明以  
老壽終。

石匱書

卷百廿九

美人列傳

十一 鳳鳴堂

張禮、劉養正僕也、養正方與寧、庶人、密謀、禮心憂之、  
常于屏處、發諫、不聽、有方士言、長生者、館養正所、養  
正北面禮、信之、夜定、僕走其所、叩頭言、願有請、其人  
曰、若豈欲方術乎、對曰、非也、因流涕言、今吾主與寧  
藩通、異日必及禍、不小、而諸人無能為言者、今獨  
信先生、願先生為一言、毋附寧、其人乃大驚、晨起去、  
不知所之、後養正死、獄中、禮收之、莖之、為木主、懷以  
帛、尋簿錄、養正家禮、願從、吏逐之去、曰、吾主母行、我



家人安得不去。徒跣至京，覬其妻獄中。妻死，奉屍歸。合葬正墓，歲輒上塚哭而祀之。

萬木卸山，俱新建人。家遠，蓬卷蛟四出，藉氏田產。收召豪強，不附者縛之去。木與山會，即中舉義，立營却署。已定，會濠黨謝重一馳騎，暴村落間，禽而致之。約人舉米芻置於張睢陽道廟壇前，出重一併其馬，生焚之。自是濠黨不敢犯。一日，二人飲江上，遇夜，濠賊心盜凌十一等遂偪令入舟，起見夜濠烙而推之，皆石僵焉。

卷二百九十九

義人列傳

十三 鳳華堂

罵賊死。文順文學新安人，為御史胡宥僕者，以年例左遷貴州。僉事蠻遠不便携家，從而倉頭僉事以曉暮抗行瘴霧中，感脾疾，火益羸削。文順憂之曰：吾聞瘴瘵非人肉不起，乃齋沐到股肉，血雜藥進之。僉事病小損，後月餘復篤。文學不忍見僉事死，曰：死者可代，此六尺鴻毛耳，令不獲代，而主君尋斃，孤魂在萬里外，誰與從者？有先死以從而已。遂自到，僉事亦以是日

逝。文順奉其骸歸，得葬故里。

吳三五，婺之浦陽人，以屠為業，善治庖，韓叔陽為浦陽令，喜賓客，召三五為治具，當令意，三五時給事縣中，壬子十二月，叔陽上計，三五從之，至彭城，黃河水不得渡，度且失期，泗上亭長，給令曰：旦日且開水，令信之，是日嚴寒，會泗水大至，毋半渡，上流堅冰如矢石，下擊破舟，徒屬爭脫死，令棄舟走冰上，冰解，令出沒水中者三四，舍人韓祿下索令，執舍人手，俱

右廬書

卷二百九十九

義人列傳

十三 鳳華堂

不得濟，三五頓足曰：公死矣，倍公不祥，乃赴令，呵止之，毋俱死。三五擲身入，又溺，過一人臨泗上，垂綆下，三人引綆，賴不沒，舍人呼曰：我公貴人，活公酬百金。於是舟人崔桐刺船開水，先出三五，三五謝曰：臣死不恨，亟活我公，死不肯起。崔桐乃舍三五，急出令，載接船中，次出舍人，又次出三五，三五僞死矣，令哭曰：三五從予千里，將以余故，殺三五，痛哉，乃傾囊中金治喪，葬彭城西。

葛成姑蘇人萬曆間礦稅盛行內使委官坐門上抽稅見人搜捕瑣及齎菜成見之大怒計衆千餘擄委官二人跪剥置大鍋中當市煮糜爛人啖一碗設誓入內使署擊殺之內使踰牆走避乃徧抄買稅諸富家毀其業不留片瓦戒同夥中勿取富家一介有犯者輒撲殺之以示衆即人稱快成詣獄受死礦稅自此頓徹後詔下赦成勿誅

吳仕期宣城人張江陵不奔喪廷杖諫官仕期擬作

石匱書 卷百廿九 義人列傳 四 鳳臺堂

上相國書妮：千餘言內有舉朝皆綿羊皆啞子之句言未上有傳之者江陵黨操院胡損鳴太平同知龍宗武紫之詰問主使意在沈懋學也仕期曰男子生負剛腸有所觸而發何待人指揮擄掠無完膚聞於江陵得回札以蒙沙掩其面凡七日而氣絕江陵敗御史孫維城上疏擄與宗武皆遣戍姚長子山陰人疴癩饒膂力為王氏備嘉靖間倭從諸督倅至犯郡城過鍾堰長子政撲搥秩：有聲倅

聞進門捉長子長子持稿入與聞被擒以藤貫其手俾為前導倅曰若引我至舟山蓋為寧波舟山也長子誤認舟山曰州山從西去至柯山紹之渡嶺長子以化人壇四周皆水頓謂鄉人曰吾引賊入絕地若等亟往斬前橋俟賊渡斷後橋賊死此地矣及渡如其言倅知是長子計怒縶長子築土自衛越數日倅乏食飢甚我兵穴舟室柳以誘倅夜舟橫半渡倅縛鎗竿為筏擦得此舟大喜以為天賜爭下之為走計

石匱書 卷百廿九 義人列傳 五 鳳臺堂

至半港我兵擊所室柳舟沉四合燬之百三十人蓋賊馬事平鄉人憐其義肖像死所春秋祀之王朝佐臨清人為負販萬曆己亥中官馬堂權臨清稅橫甚惡黨四出種賊捕稅居人稍豐者悉破家朝佐不勝憤凌晨杖馬箠中使門請見州民隨以萬計堂不敢出令戰士乘墻發弩傷數人衆益沸朝佐擁眾破壁入縱火焚其署斃其黨三十七人驗臂皆照刺賊御史張大謨隱其情以格聞閣下朝佐獄歆



羅諸骨從者佐曰死吾分耳奈何株及平人獄具棄市臨刑崛起受刃觀者數千人無不感泣

陳國材南陵人為許以忠僕善遇之數年能自食命之歸以忠讀書不治產業謁選之官家僕私曰是腐儒要做好官無以給衆體粥不願往獨國材從之以忠病不起國材問醫曰人肉能療危疾有諸醫弗之國材曰吾主嘗啗臂活父延壽九旬固有驗也國材曰潛額天到股以進遂愈所用醫其一冒為己功曰

石廬書

卷百九

義人列傳

七 鳳樓掌

我活許光祿索謝置酒高坐其一持盃踊喙含淚坐客怪問之嗟呀曰吾不忍吞此危酒掩僕人到股之功也一生驚訝呼國材驗之到痕血漬淋漓臂間王長年閩人少年黠慧有膽畧操舟漁海上嘉靖已未倭薄會城大掠男女金帛去長年亦被掠入舟倭賊五十餘人同執者少年十餘婦女數人財物珍奇無算賊舟數百艘同日揚颿汎海去歸其國長年既被執時陽為好語媚賊酋甚親信之又業已入

舟則盡解諸執者縛不為防長年來聞謂同執者曰若等思歸乎能從吾計且與若婦皆泣曰幸甚計哉出長年曰賊舟還將抵國不吾恤今幸東北風利賊能醉賊奪其刀盡殺之因投舵跑帆歸此時不可失也皆曰善會舟夜破海中相與定計令諸婦女勸賊酒賊度近家甚喜諸婦更為媚歌勸酒賊呼此歡善飲大醉卧相枕藉婦人收其刀以出長年手巨斧指少年執刀盡砍五十餘賊斷纜發舟旁舟賊覺追之

石廬書

卷百九

義人列傳

七 鳳樓掌

我舟人持磁器雜物奮擊焚一酋長年故善舟追不及日夜乘風舉帆行抵岸長年既盡割賊級私刻其舌用鹽醃別置之挾金帛並諸男女登岸官軍見之盡奪其級與金長年禿而黃髮類夷人并縛詣鎮將所妄言捕得賊零舟首酋生口具在請得上功幕府鎮將大喜將斬長年乃急作鄉語歷述救賊奔歸狀鎮將喟嘆曰若言斬賊級豈有驗乎長年探懷中藏舌示之鎮將驗賊首皆無舌諸軍乃大駭服事上幕



府中丞某召至軍門，覆按皆寔，用長竿為桿，將謝不  
欲，則賜酒鼓吹，乘馬統示諸營三日，予金帛甚厚，罷  
遣歸，并遣諸男女，而論罪官軍，欲奪其功者。

胡纘，四川永寧人，拳擲薦，南首驕橫，纘數年前條其  
必反，辛酉九月，探知事發，先託故走出，納絡，具揭馮  
知州，知州為達直指，具載逆謀甚悉，不數日，被賊擒，  
回加嚴刑，兩脛幾夾，斬入黑獄，弟胡縉，罄產數千金，  
托奢富轉求安氏，安氏招保在外，又賄守者得脫，出

石匱書

卷一百九

義人列傳

六 鳳禧堂

叙城卷：不能動履，鄉紳羊鳳，巨助其資，命乞醫，相  
治，旋愈，即奮志擒，前糾合義旅數百人，大有斬獲，與  
劉養鯤等計，招出偽大將宋武，併張令，秦國，俸等，因  
而擒偽相何若海，部著堵，拔自任大里村一路，正有  
頭緒，不意在茅舍中，夜彈燭燻，誤觸火藥，兄弟俱死，  
為先是二逆恨其逃出，將祖瑩，搗盡，揚為灰，纘涕泣  
彌月，誓以死報，忍痛此變，荷人悼之。  
朱祖文，携孀人，幼孤，母勵，節撫之，備集荼苦，弱冠，補

博士弟子，與文太史，湛持，同史部，夔州，相友善，祖文  
談及其母苦節，報泣下，史部聞而憐之，為白當道，得  
類題旌表，牒下郡，而祖文始知，感泣，持額，願為公死，  
無何，吏部忤瑞，被逮，變起倉卒，郡人懼，不知所為，  
祖文念此行，必無生理，願相隨視後事，慮妻子勸阻，  
遂不歸，與吏部同宿公署中，夜從容謂吏部曰，公灑

然就道，良善，然事未可知，脫有緩急，誰可告者，吾當  
先往，預為公地，吏部首肯，良久曰，徐念陽，肝膽如雲，  
必能相濟，顧嚴叟，新入臺中，意氣不薄，可與計事，此  
外則定興之，鹿乾岳，吳橋之，范質公，熱腸急難，一言  
相諾，生死不渝，皆可告者，祖文遂別去，先走都下，當  
吏部未至，有以戒門，軍中吏部者，得念陽力辨，而解，  
至案，鍾簿，鳩之事，嚴叟已先為之所矣，已而縣賊，數  
千，祖文私幸，旦夕告完，或得議，獄緩死，百計，丐貸，都  
門，不足，則走定興，定興不足，則走吳橋，冒暑，單騎，間  
閭，千餘里，往來，數十日，摺撫，稍就，而吏部斃，獄矣，祖

石匱書

卷一百九

義人列傳

七 鳳禧堂



文到京領屍出獄躬視含殮朝夕感動旬日之間遂  
斃以死

顧同寅太倉州人。中武科進士。少年為博士弟子。熊  
廷弼督學太倉。大加賞識。及廷弼准法典刑。同寅作  
詩文往吊。携酒而哭。其屍傍。同鄉孫文多。偶有所挾。

發其帛。挽詩文。忠賢怒。併斬二人。有以懸之蒙街。

吳懷賢休寧人。誥勅房辦中書舍人。事魏忠賢。竊弄

威福。懷賢日擊不平。見楊太洪二十四大罪疏。擊節

石。懷賢 卷之百九十九 義人列傳 二十 鳳慈堂

痛快。輒加點評。適工部吳昌期。糾劾侈冒。忤瑞撤回。

懷賢以同鄉。服其不阿。道書稱之詞多激烈。同官傅

應星入告。忠賢搆得其平。疏及手書。令析耐縛懷賢

及其妾丘氏。送鎮撫司。非刑炮烙。斃之杖下。殺宗

踐。其子道昇。上書訟冤。詔贈工部主事。

唐阜孫休寧縣人。住嚴鎮。魏忠賢以黃山興大獄。差

工部主事呂下。問往款。回賈。各役。街。得富家。即坐價

數萬。限日徵比。徽富人半逃散。委官至嚴鎮。捕一富

戶富人在外。妻妾獨處。坐以山價三萬。妻妾驚呈。輸  
賂求免。勒至七百餘金。委官恣肆。欲奸淫其妻。阜孫  
與隣不平。糾眾力擒十餘人。聚薪于市。盡燒殺之。直  
趨下問。毀其衙署。下問踰垣而走。至京。奏聞。朝廷以  
下問生事擾民。追贓削籍。有司承旨。先斃唐阜孫于  
獄。

鳳慈堂 卷之百九十九 義人列傳 二十一 鳳慈堂

石匱書卷第二百一

明 叙南張 岱著

儒林列傳總論

自道學與門戶界限不明而天下無道學矣我明之道學以東林而盛亦以東林而衰顧端文真道學也後之附端文者則真門戶非道學也蓋道學之號至姚江而始振然姚江之弟子儘多偽學此即以假道學而開門戶之漸東林之號至端文而始成然端文

石匱書

卷二百一

儒林列傳

一 鳳嬉堂

之弟子更多為人此又以真門戶而竊道學之名於是攻真門戶者借道學為一抵常攻假道學者借東林為之掩飾玄黃水火自萬曆丙午以來龍戰六十餘年河北賊與朝廷朋黨共亂天下道學之為害可勝道哉余故於東林未起之前擇其有志聖學者如曹通池薛河東陳白沙諸公此數公者皆深於道學者也深於道學者乃不立道學之名不邀道學之譽不以道學為徇監進身之資不以道學為終南便捷

之徑澹泊明志寧靜致遠名之以門戶不得名之以

朋黨不得即名之以線索衣鉢兩皆不得故曰儒也

嗟乎世之稱聖稱賢稱君子者亦多有之但求學者

無愧於儒者之稱屈指數之不可多得矣

曹端通池人篤尚理學專靜研究座下着足處兩靴

皆穿事父母孝志愉色父好善信佛見端居常言道

時召問之端作夜行燭書呈父其言佛氏以空為性

非天命之性人受之中也老子以虛為道非率性之

石匱書

卷二百一

儒林列傳

二 鳳嬉堂

道人錄之路也辨析甚精父好之卒尚於學永樂中以鄉舉受霍州學正將十載以憂去廬墓下六年服闋改蒲州考績吏部蒲霍二州上疏爭留之 成祖以霍先克與霍霍人愛端如父母服其準履矩度而不忍堀疆倘負監臨大吏過者敬謁請益不敢以僚屬畜之又六年卒於霍霍人罷市巷哭兒童下走無不流涕者貧不能歸塋遂塋霍二子瑜琛亦廬端墓相繼死塋端之墓傍正統中僉事張敬建祠於通池



其後有黃編修者謁澠池祠詢端墓尚在霍歎曰曹先生一代名儒也今其魂容殊鄉哉捐貲屬縣令并其子改葬於澠池端所著有四書詳說太極圖通書西銘釋義經述解性理文集儒家宗統譜家規輯存疑錄諸書彭澤曰我朝一代文明之盛經濟之學莫盛於劉誠意宋大史道學之傳斷自澠池始也致書河南巡撫請上章從祀孔子廟庭石匱書曰時至永樂草昧之後繼以靖難天下荒荒未遑寧處理學一

石匱書

卷三

儒林列傳曹端

鳳鳴堂

道不知視為何物乃獨有曹月川者篤信好學朝夕鑽研至座下兩瓶皆穿乎姚廣孝曰天下讀書種子止方正學一人余亦曰天下道學種子止曹月川一人澠池一綫係理學存亡其擔荷不重大哉

吳與弼崇仁人司業溥子也與弼隨宦京師年十八九讀孟子章句未予以程子總統於終篇歎曰聖道寥寥一至於此已讀程伯淳見獵有喜心語慨然自任曰乃今知聖賢之猶人也謂不可學而至哉遂棄

去舉子業辟人處一小樓研求經史及洛閩性理諸書足不下樓者二年尋以父命還里歸娶江行遇颶風舟幾覆同舟人驚怖無人色與弼獨正襟危坐已問之曰守正以俟命而已家居粗衣敝履不知其為執樁子弟也其學窮理居敬二軌一轍默誦精思無一念之雜於得喪毀譽之際澹然無繫中歲家益貧衣食不給室廬不蔽風雨躬畊自給苟非其義則一介不取嘗曰吾平生於患難困苦中得力獨多蓋所

石匱書

卷三

儒林列傳曹端

鳳鳴堂

造者實也事親至孝事繼母如母侍異母弟友愛夫婦相禮敬如賓接朋友一以誠講論切磋每忘寢食嘆宋末箋註之繁無益有害故不輕著述省郡交以行誼薦大學士楊溥甚重之兩召不起或問之太息曰官官釋氏不除而欲天下之治難矣吾庸起何為天順間以石匱薦賜璽書加束帛遣行人禮其廬聘為時天子以歷代曠絕之儀起與弼乃應召將至京上喜甚召大學士李賢曰與弼至當官何官賢曰今

東宮講學宜老成儒者司輔導莫如宮僚（問）何職  
曰庶于諭德皆可。上曰與諭德左賢曰與弼至乞  
召至文華殿賜顧問。上曰然賢又乞與館次供張  
是日命下朝士驚異謂與弼一布衣遭寵過若此與  
弼至召對文華殿命之前乃前。上曰聞卿持立獨  
行者久矣特聘卿煩輔導東宮其毋辭與弼對曰臣  
少賤多病聖明過聽人言禮召臣臣不敢不至陛辭  
謝臣自愧庸駑實不能供職。上曰宮僚優閒不必

石匱書

卷三

儒林列傳卷三

五 房

辭賜文幣牢酒既退。上顧李賢曰人言此老迂此  
老不迂其趣令就職時南陽首以賓師禮過之公卿  
大夫徒履擁門而諂忌遂起一日於南陽坐中邂逅  
編修尹直與弼岸然坐上坐而尹直隅坐侍之艱然  
不平南陽問下學上達與弼曰今且慢言上達祇言  
下學功夫如何下手尹不省謂與弼疎淺不能條析  
大肆譏訕而中官見與弼古服古處又群起姍姍之  
與弼見道與時忤三辭不得命稱痼疾不起。上諭

石匱書

李賢曰與弼不肯就官勉留之以待秋涼送歸與弼  
辭益力賢代為請。上曰果爾亦難留乃允辭而與  
弼上十事以廣帝德皆本浴閔言頒行上復召對眷  
注有加禮賜重書遣官護送歸里命有司月給康米  
膳之終身焉尋卒學者稱為康齋先生與弼歸有弟  
嗜酒不飭祖父田數畝盡為奪去與弼以其賜金墾  
田荒山下以供養盛第復謀斥責與弼訟之守守張  
瑣驚物人也致與弼於庭與弼免冠束腰以庶人禮

石匱書

卷三

儒林列傳卷三

六 房

見張元禎聞而作書將告之素王鳴鼓其罪雖止不  
達然與弼尋悔之矣。卒時年七十九石匱書曰胡居  
仁陳獻章皆淵源與弼胡陳之學已著於世而與弼  
尚有遺論何哉論者謂其訟田於公及為石亭作譜  
跋稱門下士而已有弟不飭而與弼計及先人之祭  
束腰跪庭用部民禮以見有司猶屬職執余讀譜跋  
雖寥寥數言而稱位之際未免毒蛇較之薛文清之  
不見王振蓋天壤懸矣。

六三



薛瑄者山西河津人也生而肌如水晶洞見五內母氏欲棄之祖仲義聞其啼聲止之曰體清聲嗶必異人也卜之吉年十二能詩賦從父貞為元氏教諭永嘉徐懷玉高谷魏希文濟南王素亨海寧李大亨范汝舟皆元舊儒誦成玉田貞禮為瑄師於是豁然大悟悉去其詩賦而從講伊洛之學貞繼改鄆陵教諭故事生徒無舉者誦其教官充成鄆陵從無舉者貞乃使瑄補鄆陵學生舉河南第一成進士授監察御

石叢書

卷三

儒林列傳

七 鳳鳴堂

史三楊慕其名令人邀瑄欲一識而瑄自御史糾劾之反避不往一日三楊於眾中尋識之曰薛公見且不可得况得而屈乎稱嘆不置正統中陞山東提學僉事每臨諸生親為講解不事檟楚皆呼之曰薛夫子有生貧應黜教官為言瑄曰雖然生祭祀有掌乎教官曰掌磬瑄曰聖門著教尚矜不能磬八音之一生能鈞聲固足器也遂復之太監王振於瑄為同鄉問三楊曰三晉之中而無為卿者其無賢人乎三楊

以瑄為遂得召為大理少卿諸生泣送數百里為位而尸之瑄至京入宿朝房三楊過之不值私其僕曰若主之卿王太監力也退朝當詣謝則不謝又使語之又謝而振更先餉瑄則又卻之振夫能以美官予人者我也不與薛公美官而以餉薛公之卻也豈哉則改瑄為大理卿瑄不謝如前振一日問三楊曰胡不見薛卿三楊為語固將未也李賢瑄所厚門人使強之則又不謝曰奈何爵於朝恩於室久之振議

石叢書

卷三

儒林列傳

八 鳳鳴堂

事東閣下諸卿皆拜瑄獨立振望見頰而立者瑄也直趨前連揖之曰某有罪某有罪慨然改容居頃之振從于山通百戶安妻安死欲納之安妻責妾持服不與山教妾告妻魘魅夫死者下御史自誣服瑄三覆三反都御史王文大怒承振風旨劾瑄是古非今故異成獄有詔廷問瑄呼文曰若安能問我若為御史長當引嫌辭避文怒奏瑄不服理問坐當死下獄瑄挾周易詣繫正統八年坐秋後取斬凡兩覆奏如

律瑄于淳等三人願一人代死二人充軍贖父罪不  
允且行刑矣王振老僕伏竈下抱薪而泣振問之曰  
聞欲殺薛夫子故泣耳振心動乃免戍邊衛未幾故  
歸弟子從者甚衆振死以為起大理寺丞尋致仕戶  
部侍郎江淵言瑄心術正大操行淳潔宜復召用景  
帝召瑄還職進南京大理卿中官金英奉使道南京  
公卿俱餞於江上瑄獨不往英賢之至京言於衆曰  
南京好官惟薛卿耳尋召為大理卿後松民饑貸粟

石匱書

卷三

儒林列傳

九 蘇姑堂

富室不得火富人室竄海中王文奉命往按籍八百  
餘家皆坐謀反衆莫敢言瑄力奏得誅其渠魁文大  
恨曰猶昔瑄也 英宗復辟以都御史楊善薦為夜拜  
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 上嘗短衣小冠  
召瑄便殿瑄望見遽卻 上起易服乃入所陳皆正  
心誠意之言于謙王文得罪坐凌遲瑄曰 陛下復  
位天也今正月陽生乃天之道二臣罪 陛下用刑  
宜體天乃詔減一等居數月議將求獅子於西番瑄

諫不聽又見石亨之橫日甚嘆曰介如石不終日正  
君子見災時也引疾懇乞致仕得允舟至直沽風雨  
絕糧于淳慍見瑄杖擊之曰身困道亨介何慍既歸  
四方從學益衆瑄惓惓以復性為教嘗曰讀書窮理  
須實見得然後驗於身心體而行之不然無以異於  
買櫝而還珠也所著有讀書錄二十卷年七十六卒  
其日風雷繞室白氣貫空贈禮部尚書謚文清祀於  
瑄卿賜額曰正學嘉靖中官屢請從祀詔集議闕左

石匱書

卷五

儒林列傳

十 蘇姑堂

門皆謂瑄宜從祀制曰可石匱書曰分宜薦唐荆川  
而人以嵩黨 荆川王振薦薛文清而人不肯以振  
黨 文清此其中大有分寸人不敢與立也文清自  
柄用以至放歸振用之振殺之振復生之復逐之更  
變多端而文清直付之不聞不睹域射鬼彈曾足以  
動文清毫末哉又曰家南軒先生死時肌如水晶洞  
見五內薛文清生時六肌如水晶洞見五內一死一  
生皆現此奇異在佛家得之必以為瑠璃色相矣提



之天地之大靡所不有向以偏鵠之垣見一方為吐  
吐恠事亦鄙哉見矣

陳獻章新會人正統十二年舉人身長八尺目光如

星右頰有七黑子如北斗狀穎悟絕人讀書一覽輒

記戊辰辛未再上禮部不第聞吳康齋講伊洛之學

躡僑從之成化三年復游太學祭酒邢讓試龍山此

日不再得詩大驚曰龜山不如也一時名動京師尋

歸隱白沙十八年布政使彭韶督府朱英交薦召至

石匱書 卷三十一 儒林列傳 二 鳳鳴堂

京令就試吏部辭疾不赴越數日赴試至部復以疾

驟發辭卒不就試時年五十六懇辭乞終養特旨授

翰林院檢討獻章不辭上疏謝恩即歸至南安知府

張弼問出處曰康齋以布衣為石亭所薦以故不受

職求觀秘書冀得開悟主上惜時不悟以為實然言

之上令受職然後觀書殊戾康齋意遂決去獻章以

聽選監生薦又疏陳始終願仕故不敢偽辭自後屢

薦不起獻章事母至孝朝夕不離側出外母有所思

念輒心動趨歸母死後終身不服純米給事中賀欽  
執弟子禮肖獻章像懸於別室有大事必啟焉羅倫

改官南京修撰聞獻章議論即日解官去進士姜麟

以使事適貴州執贄往見出曰吾聞人多矣如白沙

先生者耳目口鼻人也所以視聽言動者殆非人也

至京師語人曰白沙今之孟子也嘗言學以自然為

宗以忘己為大以無欲為至其教人不立語言文字

有勸之著述則曰伏羲著述數畫耳况畫前元有易

石匱書 卷三十一 儒林列傳 二 鳳鳴堂

乎又曰六經之外散之諸子百家皆剽語也故其詩

曰莫嗟老慵無著述真儒不足鄭康成弘治十三年

年七十二學者稱為白沙先生萬曆中從祀孔子廟

庭謚文恭石匱書曰予讀國史載獻章之學無以踰

人嶺海宿學有仕於朝者皆不之許獻章授官之後

稱病不謝而去途中擁駒從別又槩揚揚得意聞者

笑耻疑而不信取獻章所著書讀之而後知獻章也

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古人舉動亡已久矣末世

耳目空自異也所謂嶺海宿學謂丘濬耶

陳真晟泉州人入成籍于漳之鎮海衛遂為漳人年十八入長泰山中從進士唐泰學舉于業業成薦於有司至省試聞試防嚴曰非所以待士士不宜以此自待遂棄歸一意聖賢之學初讀中庸覺無統緒讀大學乃知為學次第執以為據又讀大學或問得朱子主敬之說曰此大學基本也求所為敬則見程子以主一釋敬而以無適釋一遂推尋此心動靜求一

石匱書

卷三十一

儒林列傳

二 鳳好堂

以為持養工夫曰養一於靜則容念不作矣持一於動則外誘不奪矣大學誠意一章學者鐵門關主一二字玉匙鑰也又曰人於此學若真知之則行在其中矣天順三年用程順故事請闕上程朱正學纂要其書採程氏學制朱子論說補正學工夫次作圖二一著聖人心學與天同運次著學者法天之運卒言立明師補正學輔皇儲隆教本數事以終圖說之意書未上先疏乞召臣陳說不報及書上下禮部者議

石匱書

竟寢既而走臨川就正吳聘君康齋携兄子一人齋糧以行戒之曰我死即瘞之道江西張元禎止之宿叩其學大加稱許曰程朱以來先生學得其真矣雖不見聘君可也遂還自以布衣詣闕上書因以布衣自號既歿郡守彭桓立石官道傍題曰大明闕下西上書請補正學泉南布衣陳先生之墓提學副使姚鏌祀之鄉賢祠石匱書曰學使者瑣闥試士搜檢防察上躬髮際下至膝踵拘之如囚徒防之如盜賊少

石匱書

卷三十一

儒林列傳

二 鳳好堂

有氣節者未有不惻然心動空陳利夫之棄之而去也蕭然布衣直追正學三百八十年魏科甲寧足以並其榮辱胡居仁餘干人幼穎異有大志七歲從學塾言動如老成人既而學於康齋吳與弼以斯道自任卜隱於邑之梅溪謝絕人事人亦無知之者居仁之學以主忠信為本求放心為要以聖學成始成終在敬因以敬名齋處家庭如朝典對妻孥如賓客應接士友深

六七



衣中屨終日儼然至一器一物區別精審沒齒不相  
散亂家本有餘推以與人不償不較資用貧窘華食  
瓢飲處之泰然其蹈矩履繩端莊凝重而性度寬和  
議論疊四方士樂從之游至築室而居之語學則  
曰為已語治則曰王道又曰第一怕見得不真第二  
怕工夫間斷多有美質者好高入於禪騁詞入於矜  
不知操存省察為何事安能造道德之域居仁家居  
日以悅親為事父病劇效妻黔嘗羹親喪炭踴背立

石匱書

儒林列傳卷之二 鳳鳴堂

非杖不能起三年不入寢室嘗適閩浙入金陵泛彭  
蠡所至豪傑若章懋羅倫張元禎皆相與講求廉潔  
以陳獻章倡勿忘勿助之學為亂苗之莠而莊景泰  
放之士且使學者流於曠蕩之歸其款求本實以真  
體驗如此成化甲辰年卒年五十一學者稱為敬齋  
先生陸瑞家曰本朝理學之臣胡叔心完璧也席珍  
懷待聘之資避世絕憂悶之志羅欽順稱其大類尹  
和靖萬曆中從祀孔子廟庭賜諡曰文敬石匱書曰

胡敬齋力主主敬之學一求之本實而蹈履之始惟  
是躬行孝道則古來作聖之基舍孝其美事哉曾子  
著孝經而玄雲聚於北極懷橘扇枕兒童常事而極  
其靈異至烏耘象耕神恠莫測孝道之大詎可思議  
也哉

羅倫江西永豐人其先羅開禮者仕宋宋亡徙孤旅  
赴難死而文天祥為服喪倫莊重嚴毅居父母喪甚  
謹踰大祥口始沾酸醜之味成化二年憲宗制詔進

石匱書

卷之三

儒林列傳

鳳鳴堂

士倫對策萬言不屬草引論人主當接引賢士大夫  
不宜多親宦官宮妾中貴人往來視試趨納求倫曰  
正及公等既奏天子以為第一授翰林修撰居數月  
大學士李賢遭父喪 憲宗用奪情故事使內臣持  
詔留賢倫諍賢所告止者三賢不能用時賢父八十  
七歲而賢自其入仕違父者三十五年矣倫乃上疏  
曰臣聞朝廷援楊溥故事起復李賢者臣下才末學  
頃對大廷猥蒙選首嘗自感勵凡聖學君道之要朝

政綱紀之端。吏民風俗之弊。兵戈饑饉之禍。方欲提  
領。疏目為萬言書以獻。以紓天下之望。以副陛下  
之過。顧莖未久。諳練未深。又意廟堂大臣。百僚庶采。  
必有憂臣所深憂。言臣所欲言。行臣所欲行者。臣恐  
以疎遠驟進之人。踏冒越職。是以心雖懷憂。口未敢  
吐。近者李賢遭喪。朝廷下起復之命。臣竊謂李賢大  
臣起復大事。左右侍從。給舍臺官。必有正諫以扶綱  
常。以植風化。以疎天下後世之所瞻望。乃率緘默。因

石匱書 卷之直 佛林列傳 十七 鳳鳴堂

循至今。臣今復不言。是偷合苟容之徒。固非陛下  
求臣本心。亦非愚臣報陛下風願也。臣伏讀陛下  
策臣有曰。朕夙夜拳拳。欲正大綱。舉萬目使人倫明  
於上。風俗厚於下。陛下此言。真可為天地立民極  
萬世開太平者也。然欲正大綱。莫先明人倫。厚風俗。  
明人倫。厚風俗。臣謂莫先於孝。夫孝天之經也。地之  
義也。國非此不可。家非此不可。家人非此禽獸矣。  
中華非此夷狄矣。禮于有父母之喪。居三年不呼其

門。所以教孝也。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未有不孝親  
能忠君者也。昔于夏間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避。禮  
與孔子曰。魯公伯禽有為為之者也。今以三年之喪。  
從其例者。吾弗知也。陛下於李賢以金革之事起  
復之與。則所未聞也。以國家大臣起復之與。則禮所  
未見也。似與孔子之言不類也。似與陛下策臣初言  
不合也。夫為人君者。當舉先王之禮以教其臣。為人  
臣者。當據先王之禮以事其君。臣不暇遠舉。請以宋

石匱書 卷之直 佛林列傳 十六 鳳鳴堂

論仁宗嘗用故事起復富弼矣。弼之詞有曰。何必遵  
故事以遂前代之非。但當據禮經以行今日之是。仁  
宗卒從其請。孝宗嘗用故事起復劉珙矣。珙之詞曰。  
身在草土之中。國無門庭之寇。難冒金革之名。以私  
利祿之實。孝宗不抑其情。二君未嘗以故事強其臣。  
二臣者未嘗以故事徇其君。故功澤加時。名聲垂後。  
史筆書之士大夫。誦之無他。君能教臣以孝。臣有孝  
可移於君也。自是而後。無復禮義史書之王黼陳瓘



中賈似道之徒率皆援例起復數君未嘗不以故事起其臣數臣未嘗不以故事從其君然生靈以之困天下以之亂社稷以之傾貽禍當時遺臭後代無他君不教其臣以孝臣無孝可移于君也詩曰朕豎不遠在身后之世陛下以賢身任天下四方多虞起復之與則宋仁宗時契丹未嘗不驚也宋孝宗時金酋未嘗不盛強也陛下必欲賢身任天下之事不專門內之私則賢身不可起口實可言使賢於天

石叢書

卷一百一

儒林列傳

十九

鳳樓堂

下之事知必言言必盡陛下於賢之言聞必行行必力賢雖不起復猶起復也使賢於天下之事知不言言不盡陛下於賢之言聞不行行不力賢雖起復猶不起復也且陛下無謂廟堂無賢臣庶官無賢士君孟也臣水也惟孟所方圓君好諫則臣直君好諛則臣佞臣直則忤旨多忤旨多則君惡君惡則祿絕而身危臣佞則順旨多順旨多則君愛君愛則寵固而位安夫保祿而愛身固寵而安位者亦人情

也陛下誠於退朝之暇清閑之燕略崇高貴重之勢親直諒博洽之士講聖學之大要明君道之急務詢政事之得失察生民之利害訪人才之賢否考古今之治亂詠風俗之盛衰咨邊防之緩急見衆人之見知衆人之知察佞順之言容忤直之諫則衆賢群策何又在賢又何待違先王之禮經拘先朝之故事損大臣之名節虧聖明之清化然後天下可治哉朝廷舉措大臣出處天下觀之史筆書之不可不慎也

石叢書

卷一百一

儒林列傳羅倫

二十

鳳樓堂

夫賢之起復猶曰負天下之重任應先朝之故事然先朝自楊溥而後未嘗有起某人為某官也此年以來朝廷以奪情為常典縉紳以起復為美名食補衣錦之徒接踵廊廟據禮守經之士寥寥苦塊遵行故事一何多耶謂高謀遠慮足斷議耶何未見發也謂折衝禦侮足定難耶何未見能也謂直氣勁節足勵士耶何未見有也謂深仁厚澤足洽民耶何未見行也謂忠信謹論足補政耶何未見敢也意其平時阿

媚權勢及遭通喪之時則有曲為諛說以欺陛下不曰有才可留則曰有例可引一蒙命旨欣然就位未有堅請如富弼懇辭如劉珙者也且婦於舅姑喪亦三年孫於祖父母禮有服替奪情於夫初無與於其妻起復於父初無與於其子今或舍館如故妻孥不動乃號於天下曰本欲終喪朝廷不容雖三尺童子恠恐其不信也為人父者望子之報豈擬至此哉為人子者報親之心豈忍至此哉枉已未有能直人

石匱書

卷三

儒林列傳

十一 鳳鳴堂

忘親未有能忠君者也今大臣起復羣臣不以議且從而為之辭羣臣起復大臣不為非且從而成其事互預已地與不忌慙致有公無起復之例私為匿服之計例在溥恩匿服以受封例在得官匿服以聽選例在掇科匿服以應舉例在轉官匿服以候陞例在求賄匿服以之任聖人之世綱常敝壞一至於此夫親愛之心孩提有之短喪之說下愚恥言况列在冠裳聞聖人之道者乎孔子曰是可忍也又曰下必有

甚焉願陛下斷自聖衷許令李賢依富弼劉珙故事其餘起復者悉令追喪未起復者悉令終制脫有金革亦從墨衰朝廷端則天下一大臣行則群臣效綱常正則人倫明而風俗厚矣臣非不知臣言一出忤風昔犯禮之人不曰妄議則曰迂譚不曰求名則曰室變然臣區區之心惟恐朝廷舉動皆後世是以昧死為陛下諫之疏奏遂落職提舉泉州市舶司明年召還俯撰改南京尋以疾辭歸受徒講學日

石匱書

卷三

儒林列傳

十二 鳳鳴堂

以註經為業垂十年卒於退居之金牛山倫嘗欲做古置義田以贍族人或助之堂食錢謝而弗受或衣之衣行過乞人死於途輒解以覆之客晨至留其飯妻語其子曰瓶粟罄矣之傍舍于之比舉火日已近于亦曠然不以為意提舉泉州官例應得折薪錢其人欺以乏告即放遣之不復問山中結茅以居取給於隴畝往來共樵牧若無意於世者時或作為文章以發其感慨而人亦莫之知也所著有一峯集若干



卷嘉靖初御史唐龍上言倫贈左春坊左諭德謚文毅石遺書曰武盟女主見賓王檄而咎宰相之失此人曹操奸雄見陳琳檄而謂此愈我疾是雖矯情欺世之言而其一敗愛才服善之念則不可沒也李文達見羅倫疏而不欲然下拜乃黜之逐之必欲錮之終身何其褊邪唐介彈文潞公路公不罪唐介而潞公之名反以此重休休文達乃見不及此哉

章懋浙江蘭谿人成化二年禮部貢士第一入翰林

石隱書

卷三

儒林列傳

十一 鳳鳴堂

為庶吉士逾年除編修內庭張燈下詞臣賦詩懋與莊景黃仲昭上疏以為陛下張燈之舉或者兩宮在上欲極孝養然大孝在乎養志豈以張燈為樂况今兩廣四川遼東賊情難測北虜尤當深慮江西湖廣亢旱數千里民不聊生雖蒙優詔賑卹而公私匱乏計無所出可謂寒心此正宵旰焦勞不遑暇食之時兩宮母后同憂天下之日至如翰林以論思代言為職鄙俚不經之詞豈宜進於君上固不可曲引宋

祁蘇軾之教坊致語以取侮慢不敬之罪伏望將烟火之費一切停止省此冗費以活流離困苦之民賞征伐勞後之士庶幾兵戈可息百姓可安其為孝也大矣疏入忤上命林闕下調外任懋左遷臨武知縣京師人稱三君子時羅倫論內閣大臣起復非禮亦請官又稱為翰林四諫懋未行給事中毛弘論救改南京大理左評事陞福建按察司僉事通商便民救荒除盜泰寧縣盜發假托行部至縣使知縣王佐招

石隱書

卷三

儒林列傳

十四 鳳鳴堂

諭降其賜從者數千皆解同僚有言部使懋儒學不知名願自行勅之部使使其僚往則已平乃悉我招降要功懋恥與爭絕口不道考績赴部以親老乞休吏部尚書尹旻慰留之曰按君之年四十有一耳不犯罪軟不犯貪酷不犯年老以何例黜君懋曰古人正色立朝懋可考罷軟古人一介不取懋可考貪古人視民如傷懋可考酷懋年未艾鬚髮蚤班可考老疾旻撫然驚歎為奏得請懋生平學問尊稟程朱無

敢悖異於鄉郡前儒何基王相金履祥許謙深所企  
仰既歸閉門却掃足跡弗入城市力耕以自給四方  
弟子執經問業刈蔬脫粟而餉之家居二十餘年公  
卿臺諫屢薦弘治十四年陞南京祭酒丁母艱詔增  
司業員虛席以待終制赴官作率南士多有興起滿  
三載引年乞休三疏得請五年陞南太常卿尋陞南  
禮部侍郎皆不赴世宗即位懋年八十六特陞南  
京禮部尚書致仕踰二年賜璽書存問使者及門懋

石匱書

卷三

儒林列傳

廿五 鳳鳴堂

已疾亟既卒贈太子太保謚文懿金華知府王九皋  
奏懋清修苦節遺孤貧困命月給米二石懋通籍六  
十年官僅三考立朝僅四十日城府不見其跡者四  
十年粹中貞恪款動一世表律天下楊廉稱之曰在  
漢東都不為危言之叔度在宋鵝湖不立異論之伯  
恭任極仕工部尚書石匱書曰章文懿不立門戶不  
開講堂卓然聖人之道為行君子也六十年在朝在  
籍無不期於踐躬修其所以砥礪當世不更大乎

至如不撰張燈致語偶見而言之耳何足稱道哉  
賀欽世籍定海其先成廣寧後屯為遼西人少穎敏  
沉厚好學偶得近思錄朝夕誦讀成化二年舉進士  
為戶科給事中見白沙論學嘆曰至性不顯寶箴猶  
霾世即用我而我美以為用即日上疏解官去執弟  
子禮事白沙既別肖其像懸室中事之甚謹白沙謂  
欽曰君言議侃侃無露鋒銑要須和平沉深欽輒用  
自戒杜門潛心聖學非吊喪問病不出也靜居數年

石匱書

卷三

儒林列傳

廿六 鳳鳴堂

歎曰萬古聖賢惟此一理深契力行同歸無二遂推  
所得以淑諸人泰陵初薦授陝西叅議撫治商洛以  
老病母憂上疏懇辭且陳四事其一請經筵勸講訪  
求真儒以隆師友之臣其一請興禮樂罷斥教坊其  
一薦陳獻章可大用其一請嚴絕內臣毋使干政疏  
入報聞正德四年逆瑾括田東人驚疑思亂義州以  
守臣貪故遂先發聚眾縱火劫財大擾然相戒曰毋  
入東街驚賀黃門欽聞往諭之曰渠輩既知悔即不



殺人可解、鎮城當有人至、爾輩直拜跪求生、慎無殺  
人已而撫鎮人果、須臾有言軍至且勅者、衆復呼  
樂曰、賀黃門教我生路、當無謾語、又趨跪欽里門、欽  
曰、城中擾亂至此、鎮城焉得不發兵、雖至爾等第不  
殺人、必有爾、無恐、衆遂定、城中不傷一人、欽不務博  
覽、專讀五經四書、小學、靜思默識、反身實踐、冠婚喪  
祭、遵用家禮、每教人讀白鹿洞規、小學、鄉人由是興  
於行義、老更好易、究心象數、手不釋卷、卒鄉人祠之

石匱書

卷三

儒林列傳 廿七 鳳鳴堂

凌溪釣臺、稱曰醫閻先生、子士謫、鄉貢士、博學篤行、  
嘗陳十二事論王政、不報、稱疾歸、終身不仕、石匱書  
曰、賀醫閻已拜黃門、猶上疏辭官、執弟子禮、師事白  
沙、其虛心求益、真能不愧古人、乃其居里鎮、俗盜不  
敢入、盡以驚王蠟、數語解散、卒賴以安桑梓、是又  
豈徒事口耳者所能窺測其際哉、古人言有用道學、  
吾於醫閻見之矣、

莊昶直隸江浦人、成化丙戌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

院檢討、與江西羅倫、南海陳獻章相友善、上元日上  
欲設鰲山燈、昶同編修章懋、黃仲昭、上培養君德疏、  
言甚剴切、忤旨、調湖廣桂陽州判、未行、用給事中毛  
弘御史陳壯論救、改南京行人司左司副、尋遭二難、  
服闋不起、巡撫都憲王恕訪定山、欲以白金十五鎰  
理其敝廬、昶曰、受官辦以理私、廬可乎、卒不受、弘治  
甲寅被薦、召用巡撫、何鑑躬詣定山、勸駕、繼遣應天  
府官候行、先是冢宰王恕司寇張瑄輩諸薦、皆出

石匱書

卷三

儒林列傳 廿八 鳳鳴堂

部檄、非特旨、昶曰、吾以諫謫、退處幾三十年矣、今奉  
特旨、敢不行乎、遂入京、陛見、大學士徐溥語即中、即  
寶曰、定山、我朝出色人、當官翰林、乃協輿情、立游  
素惡之、乃語人曰、我不識所謂定山也、溥又語李西  
涯曰、定山、君之故人、君當注意、我已致政、不能為朝  
廷薦賢矣、西涯唯唯而已、謁吏部、三揖不跪、冢宰耿  
裕起、送之以茶、令四司送出部門、昶曰、第令不失已  
官職、外物耳、吏部題復行人司副、西涯語吏部曰、留

都根本之地。定山遂當官此。陞南京吏部驗封司郎中。到任十二日。病風遂留野寺。明年丙辰。赴本部告歸。部不為題處。越明年丁巳。遇考察。尚書倪岳以老疾退之。昶歸家以病卒。世稱定山先生。所著有定山集若干卷。石匱書曰。莊定山清操勁節。不以官職為念。是其過人之行。而細攷其居身之念。定有本領。不僅僅以氣節為高也。若但以長揖吏部。舉其高踪。則與彼柔悅盧柟作何分別哉。

石匱書

卷一百一十九

儒林列傳 十九 鳳鳴堂

陳茂烈。蒲田人。先世故浙人。為興化衛總旗。早喪父。晝從總旗之後。夜則讀書。祖母憐其孤弱。止之。乃藉鐙。然誦潛心學問。上希魯顏。祖母沒。賣屋以塋。并葬其父。負土成墳。間日行視。哭盡哀。乃返。為人介。猶自脩。不妄取人一錢。舉進士。奉使廣東。受學陳白沙之門。與李承其。張翊等相切磋。授吉安府推官。保惠教化。苦朴都。絕權監察御史。上疏論道士崔志端。不空為尚書戶部尚書。佞取寵。宜罷。尋以母老乞

養。茂烈為推官時。考績京師。至淮上。冬月。僵凍。為御史。衣布乘牝而已。家居養母。身灌園。供甘旨。暑夜不能共蚊帳。惟日究經書。欣然自得。蒲田人稱之曰。孝廉先生。蒲舉耆舊。首推茂烈。而彭韶。林俊。猶在其後。正德中。吏部奏茂烈清苦絕俗。請改晉江教諭。使資祿近地。疏辭不赴。後二年。有司復請給之。廉粟事聞。特詔與米三石。茂烈復疏辭曰。微臣有母。今年八十六。家世貧陋。衣食靡給。積有絲米。臣家寒儉。臣母

石匱書

卷一百二十

儒林列傳 二十 鳳鳴堂

以故安臣之養。而臣亦得自遣。其貧非臣有及人之廉。盡已之孝也。陛下隆事親之風。長不貧之化。下逮疏賤。荷蒙收恤。其為慶幸。寧臣一家。獨念臣母鞠。臣艱苦萬狀。未日無多。勉盡心力。尚難為報。古人行傭負米。皆以為親。幸臣貧勞。尚未至是。願自致自哺之情。不敢重煩有司。奏上不允。其後母沒。茂烈枕。苦終喪。近枕處。頭髮盡禿。卒之日。天氣黯黑。道路流。歎。而竟無子。巡按御史王應鵬言。茂烈廉約如石。守



道而所養獨純孝行如徐仲車而所處尤困身死無後乞加卹典用勵士風詔蓋坊里門祀之鄉賢月再給米其家陳白沙曰韓退之稱孟東野無田而衣食事親左右無違混混與世相濁獨其心追古人而從之時周有之矣林見素曰陳時周領悟既深藉養尤粹每一晤言踈慮消息宿疾頓瘥其物品當是黃憲管寧之右得在聖門可幾弓損石遺書曰陳肅田舉進士拜御史猶忍飢忍凍身自灌園以奉其母御史

石叢書

卷三十一

儒林列傳陳時周

三十一 鳳鳴堂

之貧非天貧之非人貧之蓋其自有以貧之也遭際聖明使其資祿近地不受詔與之月米亦不受則世間更無可受之物矣清介如此乃竟無後天道有知其更何說哉

羅欽順父用俊國子助教欽順舉弘治五年鄉試第一明年第進士第三入授翰林編修久之遷南京國子司業送父歸家因乞終養吏部不與題奏留家久之劉瑾用事嚴補職之禁除名為民瑾誅復官累遷

吏部右侍郎世宗即位轉左遷南京吏部尚書以父病乞休詔許歸省尋改禮部尚書會父沒服闋起用舊官奏辭不允俄改尚書吏部時張璉桂夢用事欽順耻與尚同懇疏乞休許之欽順之學始以禪入後悟其非慨然聖人之道而深闡釋氏之謬其學以精言性以神言心以變言情以合一言理氣以道心謂性以人心謂情以理一分殊明理氣之合一性體至精故道心以為微惟精所以審其幾情用至變故

石叢書

卷三十一

儒林列傳

三十一 鳳鳴堂

人心以為危惟一所以存其誠統體一太極故理之一惟之靜也天命之初也人皆可以為堯舜也各具一太極故曰分之殊情之動也率性之道也劉宗善惡生其間仁見為仁智見為智百姓見為日用也釋氏一家之言有見於心無見於性其所謂覺第知覺之覺不能要於天命之本來而徒以空寂靈妙為境界是以格物致知皆弁髦之無用遠之陸象山楊慈湖近之陳獻章王守仁其學皆原於此則何以使物

我俱融內外無照盡己性以盡物性以達經世宰物之用所著有困知記三篇其於性情心意之蘊學問之原斤斤芒芴之間而皆出於若思妙契之餘願其學不開門授徒有請益者則開示之是以世人競趨王氏學嘉靖二十三年行年八十巡撫都御史張岳上言欽順操斤異端有功聖門宜隆尊年之典使縉紳學士知欽順以正道正覺見優朝廷士趨民習莫不率屬上使巡撫巡按及門存問居三年卒贈太子

石匱書

卷三

儒林列傳

三鳳鳩堂

太保謚文莊欽順有弟二人欽德欽忠先後舉進士時號羅氏三鳳欽德按察使欽忠都御史欽順父壽三子前致酌父各賜之酒以欽忠能其官子二酌欽德次之予一而獨酌欽順三石匱書曰耳辨絲竹口辨澆淄此則格物之力若孔子之識萍寔識蘋羊未嘗經見則又全仗致知之力矣晦庵得力在格物象山得力在致知此皆論入門不論究竟朱陸似有殊途及至到家則共坐堂與不必論其從外入從內出

也羅文莊故是輔朱說者也然亦不得說壞象山呂柟陝西高陵人少志聖賢之學危坐莊誦祈寒酷暑不越戶樞居母喪哀毀骨立弱冠為授學楊一清所知既舉鄉貢就業太學與在銑相交善邑人高朝用為戶部郎時過檢討王九思曰吾邑有顏子子知之乎孝宗賓天諸生爰臨其禮耳柟獨大哭出涕群眾指目為迂正德三年舉會試廷對第一知者皆愕然歡喜曰此真狀元矣劉瑾以鄉人致賀柟峻却

石匱書

卷四

儒林列傳

三鳳鳩堂

之任翰林修撰二年西夏構亂柟疏請上入宮親政事庶禍本潛消宗社可保瑾惡其直欲殺之遂與何瑋引疾去瑾使校尉尾之至真定無所得返柟抵家數月瑾誅陝之縉紳株連者多人服其先見杜門力田養親父或因小失責次于梓柟跪而同受責父怒旋解科道荐乃起供舊職上勤學疏謂文王緝熙敬止咸和萬民斯享堯之樂元順帝廢學縱慾太祖一舉而取之可為深戒或讓其過直柟曰昔賈山



借秦為喻文帝尚能用之矧主上明聖遠過漢文吾獨不能為賈山乎疏上蒙嘉納以乾清宮災復應詔陳六事其遣去義子番僧取回鎮守太監尤人所不敢言以言不行復求退秋父病侍湯藥夜衣帶不解晝履無聲及卒痛發嘔血將葬時大雨如注徒跣擗踊蹈泥淖中道路環視有泣下者堊畢廬於中門外旦夕不輟客有托交游以三百金求書者柙峻拒之曰人心如青天白日奈何以禽獸相視也客慚而退

石隱書

卷三十一

儒林列傳

三五

鳳嬉堂

都御史盛應期御史朱節熊相曹珪累薦適世廟入繼大統首召柙遂幡然有用世志壬午與修武廟實錄上御經筵常進講是日值仁祖淳皇后忌辰因口奏宜著恹淡之服罷酒飯之賜朝論題之大禮議起意見與時不合復以十三事自陳上曰此大臣宰相職柙忤慢乃為已咎下獄考訊尋謫解州判官知州缺攝州事於是恤糞獨減丁後勸農桑築堤以護鹽池開渠以興水利居三年御史盧煥等累薦

稱其為王佐才陞南宗人府經歷轉南吏部考功司郎中尚寶司卿設教鷲峰精藍吳楚聞越士從者殆百餘人時張永嘉應詔道出南都有醜禮為賀者柙托以官卑俸薄拒之陞南太常少卿太廟災乞罷黜答天戒不允陞北祭酒陞南禮部右侍郎同諸公卿謁孝陵眾將着緋柙曰望墓生哀宜青衣角帶眾從之署吏部薦文武士可備將相之選者數人值天變遂乞致仕歸壬寅六月疽發背坐卧北泉精舍至七

石隱書

卷三十一

儒林列傳

三六

鳳嬉堂

月一日卒年六十四所著有四書因問易說翼書說要詩說序春秋說志禮問內外篇史約小學釋寒暑經圖解史館獻納宋四子抄釋南省奏稿涇野詩文集石隱書曰皇明狀元如羅永豐舒進賢羅吉水張山陰及呂高陵皆力行忠孝可謂不愧科名而人且稱之以道學夫道學何妨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聖門舍忠孝之外別無道學則舍之分門別戶談玄說妙皆謂之假

道學可矣。

羅汝芳江西南城人年十五閉關臨田寺几上置鏡與盂水對之令心與水鏡無二久之成疾父憂之授以傳習錄一編循其言求之病漸愈癸卯舉於鄉甲辰舉會試曰吾學未信未可以仕不就廷試歸而尋師問友周流四方者十年建從吾山房以待四方講學之士嘗苦格物義難曉乃錯綜前聞互相參訂每有所見則以請正其父不為釋然三年之後一夕

石匱書

卷三百

儒林列傳

三

鳳鳴堂

忽悟心甚痛快直趨父榻前陳之父亦躍然起舞曰得之矣因回憶往年從師論道徒成畫餅饑飽了無干涉癸丑北上赴廷試初仕為令入為部郎出知寧國府所至不事刑朴惟以化育人才為功課歲大計以守入覲華亭會同志於靈濟宮汝芳妮妮發明湍志而去返郡未幾丁父艱奔歸士民悲號不忍釋有步隨至盱江者家后四方來學者日衆癸酉起復入京見江陵問山中功課對曰讀論語大學視昔差有

味耳江陵默然補東昌守治東昌如寧國未幾還雲

南副使為開水利墾城濠省糧後政暇召同志講學信從益衆轉藩泰賈捧入京禮成遂請告出城同志留集廣慧寺論學江陵惡之喉言官疏劾致仕歸復與諸門人走安成下紱江趨西浙金陵往來閩廣益張皇此學戊子八月偶示微疾與門弟子講學不倦一日夙具冠服禮天地祖考端坐中堂弟子環侍請教曰徒言也不足道滿前洋溢俱是發育峻極左史

石匱書

卷三百

儒林列傳

三

鳳鳴堂

萬賓蘭問疾命具紙筆手書曰此道炳然宇宙不隔分毫故人已相通形神相入不待言說方今自直達也後來見之不到往往執滯言詮善求者一切放下放下時更有何物自是絕筆明日為九月朔盥櫛出端坐命諸孫次第進酒各微飲隨拱手別諸生曰行矣諸生懇留盥櫛一日許之次日命諸孫掖至正寢整衣冠端坐而逝年七十有四門人私謚曰明德石匱書曰明德先生初學嘗苦格物之義不明乃錯綜



前聞互相參訂及至得手則純是致知之學所謂一切放下放下時更有何物直至此地而格物之義方是了義然則朱陸兩家又作何區別哉

羅洪先吉水人自幼端重不為嬉弄年五歲夢至通衢市人有摩自知為夢呼曰汝往來者皆在吾夢中尚自操攘何耶拍手大笑遂覺以告母李宜人識者知非埃壘人也十一歲讀古文慨然慕羅一峰之為人年十五聞王文成講學虔臺心即嚮往遂早視舉

石隱書

卷二

儒林列傳

三九 鳳嬉堂

子業常斂目端坐同舍生謂之曰足羅道學先生耶此傳習錄出奔假手抄玩讀至忘寢食年二十二舉於鄉嘉靖八年廷試世宗親閱所對策御批云學正有見言謹而意必忠宜擢之首者賜進士及第第一人授翰林修撰明年告歸已而丁外艱哀慟深至苦塊蔬食不入室者三年一日讀楞嚴經得反聞之音遂覺此身在大虛視聽若寄世外友人覩其顏貌驚服忽自省曰得無誤入禪耶乃反求諸孔孟與同郡

鄒文莊及諸同志切劘無虛日召改左春坊贊善疏請預定東宮朝儀忤旨罷為民家居削跡城市應酬禮文辭受取與一裁以義人不敢干以私遊衡嶽僧楚石密授以外丹拒而不受里中得石洞故為虎穴荆莽翳鬱關之可容百餘人命曰石蓮自是多洞居時出聚友於雲浪閣四方縉紳士人請益者日衆贛江水漲洪先宅舍漂沒假宿田家撫院馬森以洪先家故宴而嘗卻臺省餽坊數千金貯縣帑撤縣取為

石隱書

卷二

儒林列傳

四一 鳳嬉堂

構室助竟辭之荆川唐順之以兵事起官約借出洪先曰天下事為之非甲則乙其欲為未能者得兄任之即此自效可也奚必我出時相亦貽書致意洪先答書願畢志林壑年踰五十謝容屏居室中止半榻默坐榻間不出戶者三年能前知人或訝之答曰是偶然不足道比荆川計至爰始下榻邑當造賦冊念詭濃重為民病成里中按訖收賦督冊憲使即以邑冊請洪先任之於是宿弊頓革貧者歛若更生此疾

作于世光適赴省試家人問何言荅曰兒歸但語以  
莫厭窮窮固自好諸生環侍以示意令扶起危坐正  
中斂手端然而卒年六十一洪先始歸田攻苦淡鍊  
寒暑躍馬彎弓考闈觀史其大若天文地志儀禮典  
章漕餉邊防戰陣車介之事下逮陰陽卜筮靡不精  
覈至人才吏事國是民隱彌加諏詢曰苟當其職皆  
吾事也年垂五十觀時事日非乃絕意仕進然飢渴  
由已槌市引車之哀未嘗一日忘天下士想望其出

石匱書

卷三

儒林列傳

三 鳳嬉堂

以下治平而竟不果隆慶元年詔贈光祿寺少卿謚  
文恭石匱書曰羅文恭從陽明入路原與禪相表裡  
特於心學中不廢事功畧有差別耳文恭每日驚曰  
得無誤入禪耶除却禪理別無聖道悟得聖道即是  
禪理文恭着此一驚不踐跡矣亦猶未入於室也往  
來揀：還在夢中此地急須喚醒

張元忬謚文恭其先蓋蜀之縣竹人徙家越之山陰  
父天復以進士至太僕卿文恭生而古貌魁然嶽嶽

負意氣會楊忠愍諫死遂為誅詞慷慨泣下太僕大  
奇之嘗讀書至大學格致篇曰物之表裡精粗無不  
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輒掩卷嘆曰毋乃倒  
言之乎已聞王文成良知之說遂潛心理學嘉靖戊  
午舉於鄉數上公車不第戊辰歸自京師而太僕有  
滇難蓋太僕故嘗副滇泉擊武定叛夷有功忌者中  
以蜚語卒從吏訊身板太僕萬里赴逮於滇已復馳  
如京白狀當事者比有詔免太僕官歸越復馳履及

石匱書

卷三

儒林列傳

三 鳳嬉堂

門血縷縷滅趾天下聞而哀之庚午游太學明年舉  
南宮射策賜第一甲第一人授翰林脩撰自以遭逢  
聖明釋躡取上第康康期有以自樹日素筆守官下  
蒐羅金匱憲典而研究之詞林故清署第雍容以文  
墨自高稍涉事輒引代庖為解乃獨聚徒講求世務  
人才相與藉記之戶外屨嘗滿每抵掌論天下事不  
為首鼠兩端萬曆元年嘗疏直御史某且請進講女  
傳於兩宮以修二南之化不報戊寅免太僕喪起家



奉旨教習內書堂曰若曹星近皇位不可去可使習  
為善勃貂管蘓非人乎乃取中鑒錄自為條解又作  
訓忠諸吟令歌之會皇子生奉書告楚藩因上匡廬  
浮沅湘還取道武夷所至多題咏丁亥起家用詞林  
久次起為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讀充經筵講  
官遇覃恩即疏白太僕寬狀請以恩及已者移太僕  
冠服至是復申前情忤旨格不行乃仰天泣曰吾不  
可以下見吾父矣武定之後吾父躬擐甲冑斬首虜

石匱書

卷三

儒林列傳

三 鳳鳴堂

千級口碑具在乃今幸事明主而不能為父洗沉冤  
長負君親吾死為後蓋居常深念兩世登朝父建功  
不讐志以歿願以身代父報國而卒且微國恩報父  
故終其身有緹紫之恨竟以此鬱鬱致疾革願弟  
子呼 陛下者再入曰朝廷亦多有人乃瞑平生雅  
志聖賢之學宗王文成然不空事口耳顯務以是踐  
為基嘗曰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近世  
學者徒割文成之外郭耳人謂朱陸同源而未流乃

岐之于是手摘考亭所論著與文成意符者彙集之  
題曰朱子摘編以祛世儒之惑其特操端介絕不喜  
媵媚事人然坦焉踰中庸之庭亦不欲以奇行自見  
蓋文恭之進也出江陵門下當其炎炎時早者蟻附  
高者鷲鳴而獨不隨不激有以自守嘗語同門曰某  
門人也早囊白簡之事當以待他人乃若喪請留病  
請禱某即死弗為矣里居數年私刺不父公門然事  
關公義則建議侃侃當道奉其言如著蔡初太僕作

石匱書

卷三

儒林列傳

四 鳳鳴堂

山陰縣志未成績成之已又創紹興府志會稽縣志  
義嚴袁鉞足稱一方信史他所著有雲門志畧山遊  
漫稿槎間漫筆行於世又有不二齋稿志學錄讀尚  
書考讀史膚評皇明大政記讀詩考歲於家二子長  
汝霖萬曆乙未進士仕至貴州提學副使次汝懋萬  
曆癸丑進士拜御史仕至大理寺丞石匱書曰王龍  
谿品藻諸賢而獨曰陽和子如高山大川蓋先于高  
明磊落直以天下為己任人且望其為救時宰相而

惜乎惟天不造乃不慈遺一老也生平究心理學嘗言孔子言仁孟子言義程子言禮陽明言知先子確然以一信自守而陽明之學夫則禪乘先子其一砥之矣

楊起元廣東歸善人弱冠賊躡東平焚民舍起元為亂兵所掠從容賦詩自若賊異而釋之萬曆丁卯舉廣東鄉試第一人三試南宮不售乃游金陵下帷績學遇盱江黎允儒欣然相得允儒為近谿羅先生之

石匱書

卷二

儒林列傳楊起元 四 鳳鳴堂

楊為述先生言行甚具起元大契於中駁駁嚮往丁丑舉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丙戌分校禮闈是歲冊封崇藩取道盱江執贄羅先生而受業焉往復叅證因大悟性命之宗曰乃今如客得歸矣因次先生會語為答問集又摘其論仁者為識仁編日誦誦之并示學者丁亥進修撰戊子校士八閩試策大發所學同志者爭傳誦不置己丑分校禮闈三月遷國子司業辛卯充經筵講官上崇聖志勤聖學疏壬辰復分

校禮闈先後所得多名士聞父喪奔還服闋起國子監祭酒丙寅晉南京禮部右侍郎修皇陵功成上命祭告起元至中都士大夫暨諸子於來問學起元即

中庸首章反覆開論中多興起者丁酉秋日災異復上恭初勤學疏尋遷南吏部戊戌召為吏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未行而母夫人卒於官舍起元扶櫬還己亥八月營塋事躬荷畚鍤哀毀之餘感寒疾遂卒所著有證學編楊子學解論學存奇稿楊子格言楊

石匱書

卷三

儒林列傳楊起元 四 鳳鳴堂

子政序輯白沙語錄證道書義等書行於世石匱書曰讀楊復所之書而後知復所之超悟也復所有四書評數卷不下註脚不立訓詁只以白文內數虛字開字無着落字翻出妙理如論語異與之言向朱子訓以異言復所謂言無二言即此語語之言異而與之言耳剔出一字通體靈其悟後名通是豈章句之儒所能夢見也哉

鄧以讚新建青崗里人隆慶丁卯舉於鄉辛未舉進



士第一人廷試第三人官翰林院編修不妄交游慎  
取予茹荼忍寒吟嘯自若萬曆改元江陵當國以讚  
以門人時有匡拂江陵勿喜遂請告丁丑強起至武  
林念太夫人未偕復歸時龍谿講學西湖以讚往叩  
龍谿曰何功以讚曰此體無止即以無止為功又問  
曰信得良知不曰新建從萬死一生得來豈敢置疑  
惟是以知是知非為良知竊恐學者妄認耳龍谿首  
肯之復問曰公願學何人所做何事以讚曰天也不

石匱書

卷三

儒林列傳

四 鳳嬉堂

做地也不做聖賢也不做龍谿曰秀才家何得如此  
大言而以讚實以光明絕學確為己任嗣後江陵橫  
政愈甚群望以讚出山庶幾有入己邪一就列言竟  
沮遂還里朝夕依太夫人側諸縉紳罕覩其面惟昆  
弟朋友互相切究有友人以用世進者曰學不到舍  
我其誰終非天民書屏几曰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  
怒而威用世一番須令天地變化草木蕃植始為不  
負然其功實基於潛如龍不在能見能飛而在能潛

倘乘雲霧上青天使人窺一鱗一爪何以霖雨天下  
易之容書之微詩之網皆是義也容座偶有齟齬者  
即自省曰我未誠耶澄心半刻容竟易顏常曰我嘗  
虛而人不礙我不留而人自化又曰從氣上起終是  
乖戾從性上發自爾中和其虛明若此家居臺省薦  
剡無虛日戊子特疏起纂修不赴辛卯起官允管司  
業事疏辭已拜南大司成南雍士尊尊向化晉吏部  
右侍郎方大計以讚指天自誓即故人親知不一顧

石匱書

卷三

儒林列傳

四 鳳嬉堂

計籍出人共稱服亡何署宗伯事疏請建儲至再至  
三忽有三王並封之旨以讚抗疏力爭事遂得寢尋  
以太夫人謝世過哀感疾長逝先是病宿郊寺知友  
強之歸僅存殘息道路是虞乃抵家正衣冠坐曰奇  
事奇事諸縉紳言此時政見學問舉手謝曰不敢不  
勉遂端坐而逝守臣以聞詔贈禮部尚書謚文潔生  
平寡交游獨與張文恭元忬稱莫逆朝夕砥礪以聖  
賢自期檢點精密隱德至行事事非人所幾以毋憂



歸買山下塋輜車已發矣賣主復少有言文潔曰吾  
將以安親魄令人情未調即親靈未安遂扶柩復歸  
於寢至其人悔謝然後營兆焉張文恭去世文潔自  
江右匍匐奔喪撫棺大慟為卜塋地自持春鉞不避  
泥潦襄事已頓行文恭長子汝霖買舟往送文潔屢  
歎汝霖跪請先生何以箋歎文潔泣曰人言汝不肖  
廢學業余為若父泣耳汝霖亦泣曰姪以才庸久困  
場屋耳是未敢自棄文潔曰若尚能文乎吾面試之

石匱書

卷五

儒林列傳

四九

鳳鳴堂

遂拈六十而再順題立成一藝文潔擊節稱快曰子  
文當名世何止科名陽和其不死矣明年汝霖遂舉  
應天鄉試第六人再明年成進士後以古文辭名世  
如先生言石匱書曰鄧文潔胞襟高濶口角犀利見  
地自與人不同特恐其天也不做地也不做聖賢也  
不做連自家也不做耳了手一着乃大呌曰奇事奇  
事見謂奇事還未抵家及至抵家有何奇事

陶望齡會稽人萬曆乙酉鄉試第二乙丑會試第一

石匱書

廷試第三授編修與同官焦竑袁宗道黃輝相友善  
朝夕講究與某弟與齡書謂向時迷陋視一科名以  
為究竟正如海師妄認魚背謂是洲岬吾輩須大開  
眼目提起此身在公卿大夫之上勿令謂些小得意  
事壓倒即前頭有無窮進步地矣辛卯兄與齡棄世  
父恭惠以哀慟致病亟請告歸養朝夕視膳百道承  
順病得漸損甲午請闕補原職同修國史乙未分校  
禮闈得人獨盛已復請告返越戊戌丁外艱服除奉

石匱書

卷五

儒林列傳

五

鳳鳴堂

其母北上復補原官尋轉中允知制誥癸卯典試留  
都甲辰請告歸暮年起國子監祭酒以母老上疏懇  
辭詔以新銜在籍戊申母病不起柴毀踰節感寒疾  
遂卒先生囊無一錢不能具殮門人余懋孳為山陰  
金具棺衾殮之先生學守精嚴旁通禪乘其弟爽齡  
常稱之曰先周望科名先儕輩未嘗以科名自多文  
章擅海寓未嘗以文章自命操行如玉雪絕無瑕玼  
未嘗以盛德自居恭叩精猛誦習靡間時有超詣非

八五



此所幾未嘗以善學自安所謂不自滿假惟日不足者非斯人而誰與歸所著有欵庵集若干集萬曆間賜謚文簡弟爽齡與文簡同志操舉萬曆癸卯鄉試以孝廉司李肇慶尋陞濟寧州守以羶地力辭歸里與念臺劉先生朝夕講學白馬山以恬退澹泊見稱于人晚號五退居士信通堅毅時人稱為二難石匱書曰余及見石簣先生清如楚鶴靜如止水其得力全在禪定特恐耽於孤寂墮落頑空耳禪理深沉一

石匱書

卷五

儒林列傳

五 鳳鳴堂

入難出儒者於此政須站脚得定亦如海師妄認魚背謂是洲嶼此地政大有錯在

周汝登刻人萬曆丁丑進士初授南京工部屯田主事督稅蕪關以課不及額謫兩淮運判尋轉南京兵部主事丁酉陞廣東僉事己亥陞雲南布政司左叅政以母老道遠上疏乞休得旨致仕辛丑建海門書院癸卯與陶石簣講學於會稽己酉講學於武林庚戌起湖廣叅政壬子陞南京尚寶司卿甲寅署應天

府事建陽明書院於南都丁巳陞滁州行太僕寺卿天啓辛酉陞南京光祿寺卿甲子陞通政魏璫用事即請骸骨得旨以戶部右侍郎致仕汝登自釋褐之後強半林居日以講學為事四方請政者戶復常滿女登蔬食菜羹款接不倦學者稱為海門先生講解名通娓娓不倦或問遷善改過曰改過即是遷善願予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如此而已人能無過如身不能無痛癢有過便覺便是知痛知癢

石匱書

卷五

儒林列傳

五 鳳鳴堂

一覺便改便是痛處摩癢處檢一改便了便是本無痛癢亦無摩檢彼泥現成之說者是謂全無痛癢也泥無工夫之說者是謂全不檢摩也若道常須照管者是謂預摩以待痛預檢以待癢也皆非也又有一種怕事人總痛癢便道是大病便大憂疑又有一種求效驗人道我如此調護何以尚有痛癢妄自悔恨又有一種多事人痛癢已過還記着舊痛癢處着力提防所以轉急轉遲轉求轉速學者不可不知也又

語學者曰學問考證全在日用境緣打得過辟如行路大地本無礙只要眼開眼開難以強承須驗之足下近時學者有兩種一種出門有礙不求開眼只去講求步履之緩急以為準繩詢問里道之險易以為趨避此顛倒之俗學也一種自謂眼開動輒是礙東邊撞着頭強云也是西邊失却脚還道不妨此虛頭之學也學者患此二病盧扁難醫所著有王氏宗旨四卷四書宗旨六卷海門先生稞言若干卷藏於家

**石匱書** 卷三十一 儒林列傳 五十四 鳳鳴堂

崇禎己巳年八十三歲石匱書曰越中道學家言如王龍谿周海門皆其甚有口者也懸河之辨誰柱其口而龍谿在官好干請頗多物議海門家居久余見其年譜多已甚之事亦憎茲多口若其解說名通自是登峰造極倘在聖門亦必入言語之科矣

石匱書曰昔人言晉人清談宋人道學後遂以亡其國夫清談如謝太傳道學如程明道國且依賴至如清談之變為月旦道學之變為黨錮此皆其末流不

足道也我明道學如薛河東羅永豐輩皆以經濟忠貞文章節義楷模當世鼓吹休明及後東林一出水火玄黃卒以線索門戶壞我國家然則儒林之名其可輕予哉

又曰道學家言余非不心儀之而厭其講學謂其褻身肅括則已矣而口鐸美為耶且使有口者之未始不竄身入也吳康齋陳白沙諸君子講學者也講學而有不徒講學者存此真講學者也今之講學者

**石匱書** 卷三十一 儒林列傳周汝登 五十四 鳳鳴堂

有若乞人取他人媪負之泣曰餓死我母矣不知者施甚厚此以聖人之道乞者也



石匱書第二百二卷

明 叙南張 岱著

文苑列傳總論

世間凡物如商彝周鼎其精神氣魄具千年之力者自足垂之千年法書名畫具百年之力者自足垂之百年至如範泥成佛剪綵為花雖窮工極巧旋瞬即壞以絕世聰明置之無用之地豈不重可惜哉故夫六經子史商彝周鼎也唐詩元曲法書名畫也明之

石匱書

卷二百二

文苑列傳總論

一 鳳鳴堂

八股則泥佛綵花也我明自 高皇帝開國與劉青田定為八股文字專精盡力一題入手全於心靈筋脉聲口骨節中揣摩刻畫較之各樣文體此為最難三場取士又專注頭場二百八十二年以來英雄豪傑埋沒於八股中得售者什一不得售者什九此固場屋中之通病也百年以前風氣初開尚無剝襲之弊後自演習既久房書社稿充棟汗牛好古力學之士嘔血剗心屢遭辣刷而少年穉子耽讀房書社稿

數百餘篇便能聯翩飛去李卓吾曰吾熟讀爛時文

百餘首進場時做一日騰錄生便高中矣此雖戲言

委是實錄故使後世帝王開科取士仍用時文則家

誦戶絃世世不衰帖括之力猶足以主持久遠若一

朝更變屏棄八股則時文雖如山積見之者如敝帚

敗僑不待秦火而決不復留半字矣烏能與元曲唐

詩共有千古哉是以我明人物埋沒於帖括中者甚

多我明文章埋沒於帖括中者亦甚多蓋近世學者

石匱書

卷二百二

文苑列傳總論

二 鳳鳴堂

除四書本經之外目不睹非聖之書者比比皆是間有秀及古文怡情詩賦則皆游戲神通不著要緊其所造詣則不問可知矣昔我 太祖以馬上讀書遂以文章雄視千古其授旨詞臣但取明達勿事棘艱故一時應運起者如宋景濂劉青田皆以平夷條達黼黻王家遂為國朝著作之祖方正學道法政治寄於文詞但取名通痛懲雕剗楊東里總帥揆靡創為臺閣之體不求賅洽惟務敷通相沿百餘年止有倚

經之儒而並無擅場之作實則風氣使然也 孝廟  
以後文士蔚起代不乏人古與如李奎同葩藻如何  
大復華瞻如李西崖博洽如唐荆川雄渾如李滄溟  
蒼茫如王弇州後自七才子之縱橫當世徐文長袁  
中即思以奇穎救之而失於草率劉子威湯若士思  
以警練救之而失於濃冶鍾伯敬譚友夏思以澹遠  
救之而失於淺薄各家造詣深淺不同總之祖訓明  
達是其根源間有文人才士或亦報棘其詞而浮華  
艷語稍用咬咀味同嚼蠟矣昔有先達自刻其文問  
於作者曰吾文何如古人或對曰一代之興必有一  
代之文故漢曰漢文唐曰唐文宋曰宋文公之文可  
謂明文也已矣明文二字可以槩我明一代文字然  
而追論古人孔曰辭達孟曰言近與我 太祖不棘  
不艱之訓其所風尚曾有毫忽少異也哉

楊基高啟張羽徐賁列傳

楊基字孟載著書十餘萬言名曰論鑒常於坐上賦

石匱書

卷三十二

文苑列傳總論

三 鳳嬉堂

石匱書

卷三十三

文苑列傳上

四 鳳嬉堂

鐵筆歌揚維禎驚善與高啟張羽徐賁號吳中四傑  
張士誠辟致之王師平吳籍置臨濠又遷之豫後起  
令平陽復從坐徙白鹿為從史又以罪斥再起東安  
還授員外出按山西竟以諫還後鍾官卒啓字李迪  
長七尺有文武才精通史學詩尤名家初為上所知  
擢翰林編修且大用之辭罷家居久之坐為魏觀作  
上梁文竝獲罪八剖啓屍村好著述文辭典雅紀載  
行事詳而有體工詩善畫洪武初以儒徵對不稱旨  
放還入徵起為太常丞坐不清潔當刑而免移之嶺  
南未半道復召懼自沉於江賁能詩善圖染有山澤  
間意張士誠辟為從事即謝去洪武中徵起使晉冀  
還索惟所賦詩命給事殿中進退有恒不失尺寸改  
御史按粵又改刑曹陟叅政廣西有政績進布政河  
南以征洮岷之軍興論死

石匱書曰以高揚張徐比唐之四傑故老言不惟文  
才之似而其攸終亦不相遠眉卷盈川令終如一太



史之死同乎賈王北郭雖不滿海僅全要領而非首  
丘靜居扶龍江人與照隣無異噫亦奇矣 高皇帝  
曰朕每觀天象自洪武初有黑氣凝奎壁間至二十  
七年黑氣始銷則文士當此淹蹇流落蓋其運數使  
然又誰咎哉

袁凱郭傳林鴻周玄鄭定王褒黃玄唐泰高棟  
王恭陳亮王儼孫黃聶大年列傳

袁凱字景文華亭人自號海叟幼孤力學少以白燕

石隱書 卷三十一 文苑列傳上 五 鳳鳴堂

詩得名人呼為袁白燕洪武間為御史 上慮囚畢

命凱送東宮覆審東宮遞減之凱還報 上問朕與

東宮孰是凱頓首曰 陛下法之正東宮心之慈

上不憚而罷以為持兩端心啣之凱惶懼託癩疾辭

歸 上使人詢之佯狂得免生平負椎請有才辯雅

善戲謔卒以自免于難歸田後每背戴方巾倒騎烏

犍往來峰泖間好事者圖以入畫

郭傳字文遠會稽人洪武七年 太祖御武樓賜學

士宋濂坐從容問曰天下雖定朕猶重意宿學之士  
卿知其人乎濂對曰會稽有郭傳者學有淵源其文  
雄贍新嚴而精魄焜煌論議崇峻根據六經波瀾相  
推若不知其所窮一代奇才也上領之未幾復召濂  
曰郭傳之文卿可持至濂因持其文以進 上覽已  
嘆曰誠如卿言會丞相暨御史大夫來朝命內使出  
示之且褒嘉至再即日召見謹身殿奏對稱旨詔授  
應奉翰林文字自是日侍左右倘顧問賜予使蕃每

石隱書 卷三十一 文苑列傳上 六 鳳鳴堂

命題撰著輒加賞賚已陞修起居注遷考功丞

林鴻字子羽福清人洪武中薦辟試龍池孤雁二詩

稱旨授將樂訓導官終膳部郎中與閩縣周玄鄭定

侯官黃玄王褒唐泰長樂高棟王恭陳亮永福王儼

號閩中十才子周玄字微之黃玄字玄之鴻門生也

號二玄晉陵舍人浦源有詩名特來謁鴻鴻使二玄

見之鴻讀所為詩驚嘆曰此我家詩也避所居舍之

源名日益重周玄仕祠部尚書即黃玄泉州府學訓



導鄭定字孟宣善擊劍工古篆隸書洪武中舉明經  
為延平府訓導末年為齊府紀善永樂中遷國子助教  
王褒字中美永樂中以水豐知縣朝京師與修高  
廟實錄陞翰林修撰修永樂大典為總裁官成祖  
每禎祥令節輒命從臣賦詩親第高下褒元夕應制  
稱旨改漢府紀善唐泰字亨仲洪武中進士官陝西  
按察副使高廷禮初名棟字彥恢自號漫士永樂初  
與王恭皆自布衣召授翰林待詔遷調典籍博學能

石匱書

卷三十一

文苑列傳上

七 鳳鳴堂

更工書畫事親孝謹與人交無賢愚新故益然若一  
其所選唐詩品彙唐詩正聲具有倫鑒行於世王恭  
字安仲家貧樵邵山中自號皆山樵者永樂中以修  
永樂大典強起至京師年六十餘矣同邵王侮戲謂  
曰君無以會稽章綬故來耶恭曰山中斧柯幸自無  
恙大典成試詩高第授翰林典籍不就廬陵解縉稱  
其布衣蕭然不慕榮寵強然後起若朝陽之鳳陳亮  
字景明元儒生也二祖皇帝累詔不出曰唐堯在上

下有其頌作續陳搏傳以見志其後閩中能詩有布  
衣傳汝舟高凝並正德中人

孫黃字仲衍南海人才美絕人為文操筆立就負節  
操不妄交將耕夫販夫望而目之曰孫先生元季避  
亂山澤與邑人王佐結詩社於南園開抗風軒以延  
一時名士一時士如趙介李德黃哲別駕黃楚金徵  
士蔡養晦黃希貢長史黃希文架閣蒲子文進士黃  
原善趙安中安中弟通判澄徵士訥相與豪吟劇飲

石匱書

卷三十一

文苑列傳上

八 鳳鳴堂

更唱迭和而黃與佐介德哲尤磊落狂斐稱五先生  
洪武改元征南將軍廖永忠下廣東東莞何真求黃  
作書歸附曲盡誠款永忠以是不戮一人尋徵黃典  
郡教洪武三年詔天下設科取士黃首舉於鄉至京  
授工部織染局使尋出為虹縣主簿加意勞來兵火  
之後民以還業一歲被選為翰林典籍學士宋濂樂  
詔鳳承旨詹同亟稱之日侍 上左右奏對便敏容  
觀飄逸濂輩皆自以為莫及也居三載求出為平原



薄無何以事逮繫有旨輸校操版築之後黃謳吟為  
粵聲督工者聞上召至令陳所為詩皆忠愛語命  
釋之十一年罪歸田里放迹雲林益肆力學問有輕  
死生齊物我之意久之召為蘇州府經歷又久之以  
事謫戍遼東黃曾藍玉題一畫太祖藉其家見黃  
所題命殺之黃臨刑賦詩曰鼙鼓三聲急西山日  
入斜黃泉無客舍今夜宿誰家上問監殺指揮孫  
黃死時何語指揮以此詩對上怒曰彼有此好詩

石匱書

卷三十一

文苑列傳上

九

鳳樓堂

汝乃不復奏而殺之何也竟殺指揮門人同邑黎貞  
者亦奇士時並在戍奉黃樞堊於安山之陽典衣營  
其事為文泣祭之番禹趙絢稱黃究極天人性命之  
理濂洛關閩之學為嶺表儒宗嶺表人至今有文學  
皆自黃倡之

聶大年字大年臨川人一日重瞳顏恪卓絕日記數  
千言善屬文工詩書得李北海筆法宣德末由經明  
行修薦授仁和縣學訓導改常州府學再陞仁和教

諭士以不得出大年門下為憾其時多為諸公稱賞  
而葉文盛直謂三十來作者絕唱也吏部尚書王直  
嘗以詩寄錢塘戴文進索畫且自序昔與文進交時  
嘗戲作一聯至是十年而始成之大年題其後曰公  
愛文進之畫十年而不忘也使以是心待天下賢士  
天下寧復有遺才哉語稍聞直景泰六年諸公薦大  
年與史事徵詣翰林困於譏諤卧病逆旅自度不起  
投詞於直曰鏡中白髮難饒我湖上青山欲待誰干

石匱書

卷三十一

文苑列傳上

十

鳳樓堂

里故人分索少百年公論蓋棺遲直得詩泣下曰大  
年欲吾銘其墓耳明年而大年卒

石匱書曰國初文學宋濂漢劉青田王義烏方正學  
俱以名臣顯而雕蟲其小技矣郭文遠以侍從之選  
載筆供事其一時黼黻王家自不可泯而林子羽以  
閩中十才子開我一朝風氣與孫仲海之嶺表聶大  
年之江右無以異也推輪為大輅之始而踵事增華  
豈得遂忘所自哉

李夢陽何景明康海徐禎卿邊貢顧璘鄭善夫

陳沂朱應登王九思列傳

李夢陽字獻吉陝西慶陽籍河南扶溝人父正為周諸王教授夢陽弱冠就河南試不得名走之陝則陝士且入場夢陽向主司大言曰場未得解元主司試之賦立就收之果得解首連舉進士弘治六年也授戶部主事以次擢郎中十八年應詔上書言今天下為病者二為害者三漸不可長者六書凡五千餘言

石匱書

卷三十一

文苑列傳上 十一 鳳鳴堂

其言學賈誼末言壽寧侯驕恣橫暴上不禮裁非所以厚張氏侯奏辨深詆摘疏中語謂夢陽稱皇后曰氏是時張皇后權獨盛皇后母金夫人至為皇后泣訴上前上下夢陽詔獄塞金夫人請而左右輒乘間言請杖戒使還職上不聽奪俸而已金夫人求上痛治上推案起曰張氏者舉之稱豈一門皆石也他日謂劉大晏曰左右謂我少杖夢陽而戒之實欲痛杖之耳吾慮群小乘此困夢陽當是

時也天下以此聖孝宗皇帝明興詞賦之業館閣

諸公笑之曰此大居者耳大居者佛家優婆塞也然夢陽之文詞出風入雅鳳矯龍變而其道大振與同時者何景明徐禎卿邊貢康海而夢陽更以氣節奕奕諸郎間一日道遇壽寧侯大數罵侯過惡舉鞭鞘擊落侯二齒侯恚怒罷正德初劉瑾用事戶部尚書韓文具疏伏闕疏草出夢陽手瑾銜之械繫夢陽必致之死賴康海救得釋而夢陽一時名重天下瑾誅

石匱書

卷三十二

文苑列傳上 十二 鳳鳴堂

起江西提學副使至官謁總制都御史陳金與約曰公奉勅治軍夢陽奉勅治諸生亡涉也諸生有事至官率破例左右之令謁巡按御史長揖毋得跪故事監司五日一會揖御史所夢陽輒不往御史江萬寶大不堪夢陽手銀鐺率諸生往鎖之萬寶謹避而已他日淮王之卒有與諸生爭者夢陽苦為淮王以奏下萬寶案驗夢陽因與萬寶互訐又下之陳金金以轉屬布政使鄭岳岳方欲為夢陽解而夢陽則又與



乎此時寧無人宸濠重夢陽甚而岳在官數裁抑庶人無人憾之因為夢陽執岳吏胥報岳于泓與通賄以奏聞因泓拷治之而叅政吳廷舉者請從夢陽為詩夢陽笑弗善不應也至是以職事相左亦上疏論夢陽棄官歸太守劉喬者奸有賊嘗死一諸生夢陽持之急喬偽奉章一通以白萬貢曰是李提學偽為公草奏欲劾陳都憲者以示全而怒之於是金不付岳驗還以奏朝廷特遣大理卿燕忠出治夢陽坐繫

石叢書

卷三十一

文苑列傳上

十三 鳳樓堂

廣信獄而諸生擁捄無數忠至群入請曰李提學江西百餘年來未有此人正人君子也明公當為天下扶持之忠曰彼直以文章冒特名耳安得正人君子夫且不講於老氏已召入據案團手罵且教之曰足下劾張壽寧劉太監時真男子也此時亡知不知皆識足下今胡為此欲上人者於士大夫間夫足下何不講老氏老氏也者守其黑雌以為豁谷忠還奏夢陽欺凌僚屬挾制撫按及岳喬賊私有寶皆至嚴廷

舉論事過當擅棄官罪次之詔黜岳喬為民岳于泓充戍奪廷舉俸一年而夢陽冠帶閑住夢陽既廢歸居開封從閭里俠少射獵繁吹二臺間自號空同子而海內慕重之方岳部使者過汴亦來造夢陽廬顧夢陽年位不尊往往隅坐客客率恠怒去宸濠誅御史周宣追論夢陽陰比反者差之劉養正李士實復坐建錦衣獄學士楊廷和司寇林俊護持之得免竟以作宸濠陽春書院記削籍自後文游斷絕惟大梁

石叢書

卷三十二

文苑列傳上

十四 鳳樓堂

賈容求文齋金為壽夢陽得全集賓客治供帳園林為富貴容珠驕奢年五十八卒何景明字仲默信陽人父信渭源驛丞景明八歲能文十二隨父渭源臨洮守李紀奇其才延師教之師他出景明危坐朗讀如師在守竊窺愛重之召置門下信能詩既去官紀資助車馬送餞郊亭曰君吾老友今于吾小友也景明年十五舉鄉試第三尚克并諸公貴人轉相負視爭留宿之所至遮觀十九舉進



士與李夢陽邊貢造語相合其為古文擬於秦漢居  
二年授中書舍人會劉瑾用事上書諸大臣言宜自  
振立以抑瑾權不用謝病歸踰年免官瑾敗李東陽  
薦起舍人直內閣經筵官其友李夢陽坐累江西獄  
衆多下石莫肯為直者景明獨上書爭之訟得辨乾  
清宮災上言人事不修天變屢作且詆義于不當蓄  
宦官不當寵疏留中不下人為之寒心時四方學士  
咸頌知景明車馬填門巷錢寧欲交驩景明持古畫  
石贖書 卷二頁一 文苑列傳上 十五 鳳鳴堂  
求題謝曰此名畫不可點污卒不許師御史客死京  
邸中人廖鵬贈之棺景明叱却之曰吾友生不苟受  
豈以死受之哉遂自出金賻之進吏部驗封司員外  
即仍直內閣陞陝西按察司副使政尚嚴務在崇本  
起獎士初稍不堪久而安之正德辛巳棄官歸以疾  
卒於家所著有何氏集十二論及雍大記景明初與  
北地李夢陽創復古學名成之後互相詆譏兩家堅  
壘屹不相下於時低頭下拜王漢陂倒前途之戈後

逸麗浮薛西原分北軍之祖則一時之軒輊已明身  
後之玄黃少息矣乃景明有曰詩溺於陶謝力振之  
古詩之法亡於謝文靡于隋韓力振之古文之法亡  
於韓嗚呼詩至於陶謝文至於韓亦可以已矣景明  
不難以一言抹殺者何也淵明之詩鍾嶸以為古今  
隱逸之宗梁昭明以為跌宕彰柳揚奧朗橫素波  
而傍流于青霄而直上評之曰溺於義何居運世遷  
流風雅代變西京不得不變為建安太康不得不變  
石匱書 卷二頁一 文苑列傳上 十六 鳳鳴堂  
為元嘉康樂之興會標舉寓目即書內無乏思外無  
遺物正所以暢漢魏之颺流革孫許之風尚今必欲  
希風枚馬方駕曹劉割時代為鴻溝畫晉宋為楚國  
徒抱刻舟之愚自違舍筏之論昌黎佐佑六經振起  
八代文亡於韓有何援據吾不知景明所謂文在何  
文所謂法在何法也昔賢論景明之刺韓以為大言  
無當矯誣輕毀歲彼膏肓允為萬論矣李夢陽兩書  
駁何者有互陷獨於斯言了無諍論弘正以後謔謔



之學流為種智後生面目細背不知方向皆景明謬論為之嗚夫也因為景明作傳聊為辨正如此

康海字德涵武功人弘治壬戌廷對第一人授翰林修撰夙稟靈秀不事章句拔採旨與融通大義而已嘗曰經藉古人之魄也有魂焉吾得其魂爾矣譬之酒善飲者流其醇不善飲者啜其醜其下則取糟酵焉耳劉瑾用事以海鄉人欲致之海不屈常自踈濶其後李夢陽下獄瑾必欲殺之夢陽之妻弟曰左國

石匱書

卷三十一

文苑列傳上康海

七

鳳鳴堂

王者年二十餘為書通海劉公方持衡天下必不以私怨殺人且其人生平惜才即殺人必不殺李于公見重於劉公而好李于也重劉公則當匡之為名宦官好李于當請劉公生之海謝國王即曰我固自遠於劉太監也乃何惜生李于即上馬馳至瑾門門者阻之海曰我康狀元乃公里人瑾聞即攝衣出迎坐海上坐留海飲海談笑晚瑾曰自古三秦豪傑有幾瑾愕然惟先生教之海曰昔桓溫問王猛三秦豪傑

何以不至猛虱而談世務三秦豪傑舍猛其誰溫聞若此哉瑾面發赤疑其譏已因問曰於今則幾海默然屈指曰三人爾昔王三原秉銓衡進賢退不肖今則有客勿親信在帝左右瑾意指已轉發喜色因復問曰尚有一人其先生乎無謂王猛在前而吾不識海曰公何謬稱其一入乎今李白也海早早耳瑾問則曰不敢道不敢道昔曹操憎禰衡假手黃祖此奸雄小智李白醉使高力士脫靴可謂輕傲力士力

石匱書

卷三十一

文苑列傳上

八

鳳鳴堂

士脫而不辭容物大度也瑾俛首思曰先生豈謂李夢陽耶此人罪當誅海即起辭曰海不敢道者此也瑾謝曰我知我知公但飲酒明日入奏出夢陽瑾諷海欲以為吏部侍郎海固辭自是時時有匡正而亦自是益親海丁憂還家途過盜貽書於瑾都御史果知府維皆坐降官奪俸瑾敗坐瑾黨奪官為民海抗行不隨而短於原人亦復繁喙故其所涉毀譽獲騰既廢益自放於絲竹聲伎手抱琵琶和歌也呂柟過



之曰先生何量之福乎海曰吾故放浪形骸游情酒  
伎間患越縱耳猶稱福哉柙曰先生矩於登仕越於  
廢居非福而何海笑納之海既生夢陽及罹黨禍而  
夢陽不為別白反加譏訕故海為中山狼雜劇以刺  
夢陽

徐禎卿字昌穀常熟人遷吳縣天性穎異家不畜一  
書而無所不通與吳趨唐寅相友善寅薦於沈周楊  
循吉由是知名屢臺試不捷感屈子離騷作歎集

石匱書

卷三十一

文苑列傳上徐禎卿

十九 鳳嬉堂

論者以文章江左家家玉烟月揚州樹樹花為集中  
警句雖沈宋無以加又斷作詩之妙為談藝錄弘治  
乙丑舉進士除大理寺左寺副乞從南就養當事者  
坐好異柳之會失因降國子監博士數年不調專精  
詩學顧璘稱之曰昌穀神清體弱雙瞳燭人幼精文  
墨著文誠感暮賦諸篇詞旨沉鬱遂闢晉宋之藩凌  
躡曹魏長宿驚歎為文雄其詩學上探騷雅下括  
高岑融會折衷備厥文質選讀時選其平生所為文

及所著談藝錄曰迪功集長宿見之曰官止是乎年  
三十三竟死且死其友人視之而泣昌穀笑曰常事  
耳禎卿自少與唐寅祝允明文璧齊名號吳中四才  
子徵仲稱其才特高率特少而著作特妙其持論於  
唐名家獨喜劉賓客白太傅沈酣六朝散華流豔文  
章烟月之句至今令人口吻猶香登第之後與北地  
李獻吉將悔其少作改而趨漢魏盛唐吳中名士頗  
有叩鄆學步之請然而標格清妍橋詞婉約絕不染

石匱書

卷三十二

文苑列傳上

二十 鳳嬉堂

中原儉父槎才暴元之習江左風流故自在也但其  
生平趨附全注空同欲為其日休龜蒙臨終抱迪功  
集付其子曰傳我必獻吉  
邊貢字廷實歷城人弱冠舉進士授太常博士孝宗  
一日祭貢不與 孝宗曰何不見年少官人耶權兵  
科給事中 孝宗登遐貢劾太監張璠太監劉泰高  
廷和周樂之誤又劾太監苗達與保國公朱暉都御  
史史琳用兵之失劉瑾擅權貢不能善事顯貴人伺



璉顏色以太常丞出為衛輝知府尋改荊州權山西提學副使丁內外艱六年嘉靖初即家起南太常少卿累太常卿提督四夷館時四夷文字體名地殊八館諸生學無師授貢徵求故譯攷正諸文以成一家之學通遠人之情累權南戶部尚書東南財賦以都御史總之轉相疑忌事多格闕貢曰部主會計院主覺察又何妨為人稱其通練識體尋以病乞歸貢平生僻於求書所畜不啻數萬卷一夕燬於火仰天大哭曰嗟乎甚於喪我疾遂篤卒年五十七貢美安風流饒吏事所交與皆天下豪傑能酒酒在其座客每醉則使兩伎有臂扶路唱樂觀者如堵了不為恠顧璉字華玉上元人弱冠舉進士為廣平令陞南吏部主事出知開封府鎮守中官廖堂圍奪自恣璉譏意挫折之堂罷中官王宏代堂語宏曰顧守素與我輩抗惟責守賄責守拜可以難之宏果以二事難璉璉上記巡撫鄧璋曰王宏非法索賄逆竝生之操非

石叢書

卷三十一

文苑列傳上邊

十一 鳳鳴堂

致慢初罪錮三級知全州權知台州嘉靖中歷浙江左布政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乞終養忤旨落職尋再起巡撫湖廣往時巡撫為尊重坐治而已即出巡歷必藩臬隨之璉輜軒四遍謝遣藩臬僅從簡約偏邑下鄉不知都御史來也所至勸農振業平絲復稅摘決省微軌跡夷易而憑軾誦讀撰著亦復不少陞刑部右侍郎改吏部治顯陵承天改工部右侍郎領山陵事進尚書改南京刑部尚書尋落職歸歿於

石叢書

卷三十一

文苑列傳上邊

十二 鳳鳴堂

禮責拜損士夫之體顧素官去璋留不許過冬至見宏長揖而已宏誣璉慢勅書侮鎮守賄錦衣朱寧喬詔逮紫錦衣獄鎮撫張璉責璉伏狀璉曰禮迎勅不跽且前有三司後有諸屬何獨責一守也冬至拜鎮守亦無其禮上不見答則下不致恭蓋兩失之鎮撫曰然則誤逮君邪令太監時也君何多言璉曰錦衣詔獄也安得但言時勢不論國法鎮撫以復寧復遣校尉至開封按其他事無所得惟裝池過多耳竟文



家璘居恒言士大夫當以心術為本根以倫理為植  
幹以學問為蓄蓄以事業為結寔以文章為花萼其  
詩篇清麗文詞雅質多傳於世

鄭善夫字繼之閩縣人初為戶部主事劉瑾用事告  
歸築少谷草堂金鰲峰作遲清亭曰俟天下之清也  
巖居六載交遊寡絕日晏未炊欣然自適有司勅駕  
拿起改禮部員外郎武宗南巡善夫約諸曹即伏  
闕上疏上怒杖之闕門罰跪跪時善夫別作諫草

石匱書

卷三十一

文苑列傳上

三 鳳鳩堂

置懷中囑其僚曰死為我出之微幸得不死居頃之  
嘆曰世道如此可為計哉復乞告歸徘徊越山水探  
天台雁蕩者久之入武夷山中善夫疴羸善病而好  
遊佳山水不廢嘉靖改元薦起吏部驗封郎中道病  
卒善夫交遊盡海內名人其詩規倣少陵兼日時變  
故寓出憂雖才韻弗克古色精言高映霞表有少谷  
集行世

陳沂字魯南鄆人正德十二年進士與顧璘王章稱

金陵三俊改翰林庶吉士除編修尋推侍講經筵講  
孟子徒善徒法章末云望陛下恩溥雨露量開天  
地無知者均沾化育有罪者並荷包容蓋為議禮諫  
成諸臣發上問沂名識之五年詔翰林官外任使  
習民事沂得江西布政叅議從山東叅政募耕民與  
牛具以救荒饑鉅野盜未發先事捕治之為沂莒諸  
州除免馬種薪米運布諸征按治郡縣之九等賦皆  
手自筭注凡所廢興悉切民情上書忤執政坐久不

石匱書

卷三十二

文苑列傳上

四 鳳鳩堂

召竟以山西行太僕寺卿致仕沂穎異發見軀不甚  
長神采朗秀眸子可照少好蘓氏學人謂其筆勢瀾  
溢殊類東坡亦自號曰小坡中歲再變其格詩宗盛  
唐文出入史漢歸於簡古所著有拘虛集

朱應登字升之寶應人弘治己未進士除南京戶部  
主事出知延平府以副使提學陝西調雲南尋陞布  
政司左叅政罷歸卒應登舉進士年才三十三是時  
顧璘輩稱江南三才子應登後出遂與齊名執政多



北人忌其文曰此賈平天冠者于是几號文學士率不得列清銜應登為外吏廓落易直恃才傲忽辛坎壘拔荒以老顧華玉曰升之才華彪發泉湧錦燦或當人落筆一掃十言旁官奪氣宴次賦詩在座者竟日不得交一言故一時僚友見妬飛語騰起拂袖歸田益窮詞與以彼易此又豈嫉媚者所能知乎所著有凌溪等集于白藩亦有名嘉靖中

王九思字敬夫鄆人弘治丙辰進士李東陽當國為石隱書 卷三十一 文苑列傳上 十五 屬嬉堂

清新流麗之詩和平暢達之文士林宗尚而九思亦學其體考選庶吉士契東陽意遂得選授翰林閣討一時為之語曰上有三老下有三討言其文體一律也及李夢陽起而倡古文辭九思一洗舊習從之東陽因呼九思夢陽文為子字朕蓋以其互稱子為重也劉瑾調諸翰林為諸曹即九思得吏部主事歷文選郎中拒絕請托雖瑾亦不得行瑾誅諸翰林悉復官東陽以其文異已言官至郎中者可無復九思

仍吏部居頃言官深惡王納誨并劾九思堂上堂下一快三吏部非瑾黨何從得此堂上謂尚書綵也坐出為壽州同知至則與州人士評說古文辭州人士翕然樂向太監錢寧舊鎮守雲南雲南人苦之及九思居壽之明年朝廷將復遣寧鎮守雲南人群欲阻寧結言其地大霧三朝不見天日而朝議謂如此天變大臣當人人自陳皆內不安往求司禮監言非關大臣蓋緣劉瑾餘黨去之未盡九思仍以瑾黨罷九

石隱書 卷三十一 文苑列傳上 十五 屬嬉堂

思閒美風流不羈拘禮節而談笑有韻座有士則言文章座有釋則言禪定座有道則言引導座有農有商則言耕種貨殖以至百工技藝皆隨所見與之談說無不欣快下及艷曲小令亦皆新奇工美極人情之致與康海並名善歌而彈琵琶次之所著有遊春記碧山樂府皆其小令艷曲之行世者也嘉靖初有薦九思纂修實錄者其所同罪吏部摘遊春記毀於當路云記中所借姓名李林甫者指李東陽也楊國



忠者指楊廷和也賈婆者指賈詠也坐此竟已九  
思聞之更作小詞自嘲云老而喪明四方求文口占  
授人疾書不給年八十二卒

石匱書曰國朝文運之隆極於弘治一時作者如李  
空同諸君分輓連軸並稱大家可謂盛矣然奇禍坎  
壘貧病夭折造化若故抑之以昌其詩文此古人所  
致慨於王楊盧駱也雖然宗子相曰世間無文章之  
士則鳳鳥不必鳴岐山而麒麟化為構杭則文學侍  
從之臣詎可一日少哉

石匱書

卷三

文苑列傳上

七 鳳鳴堂

羅玘在銑都穆列傳

羅玘字景鳴建昌之南城人玘讀書日數行下文奇  
崛不可一世屢試於鄉竟無有識之者以粟入甯監  
時丘文莊為祭酒南士不聽北留玘固請文莊斥之  
曰若能識幾字而崛強乃爾耶玘大聲曰惟中秘書  
不讀耳文莊心異識其名於柱已試之六館士無其  
比文莊嘆曰有士如此而不名薦書誠有司之過也

石匱書

更命作長安賦賦成以為步兩都遇知厚執贊賞之  
成化丙午試京府李文正典試得其文奇之以冠其  
經房明年成進士改庶吉士益肆力於古文辭欲自  
樹立成一家言同館類皆推避尋授編修時中官李  
廣死言官請廣納賄薄按名鞠治玘上言諸所賄廣  
有名官廉恥已掃地矣固不可不治然又不可峻治  
蓋其間有居部寺之尊有專將帥之寄一旦指其名  
而暴之恐啓外夷輕中國之心又人情窘急必於貴

石匱書

卷三

文苑列傳上

十八 鳳鳴堂

戒進侍鎖判乞哀是減一李廣又生數李廣也况科  
道容有捕風捉影之疑而 陛下當存杖屨忘器之  
意臣願 陛下由全大體免其指名降旨密諭使自  
引疾求退也或以他事黜其尤甚者庶潛消已成之  
黨永絕未起之禍安反側子之心作敢言者之氣時  
有預名卿佐以昏夜乞哀壽寧侯不期而會者十三  
人故玘言及之 上遂寢不治十八年陞侍讀武  
宗嗣位出為留都御寺歷南吏部右侍郎正德六年

一〇一



疏請發建儲貳以繫人心絕親親言臣之見左右大臣所共知也百司庶尹言官所共知也閭閻小人外至荒服夷狄所共知也或畏死而不敢言或以非其職而不得以言或早且遠而不復以言或懷祿保位而不肯以言甚或乘隙而姦以媒非常之富貴而幸人之不言為己地者焉斯亦可為寒心也哉何也

陛下受太祖太宗列聖之付託以有天下六年有奇於此矣而地久天長萬壽無疆固將自今始也然

亦必如祖宗有所付託如陛下陛下乃無負

祖宗所付託也不知陛下今所付託者何在耶前

日逆瑾之謀遂禁王借使當時顧命大臣以死助陛下諍留禁王張絲雖狡彼知有天演血屬之在肘

腋其敢萌是心乎幸天啓聖衷卒殲滅之瑾滅之後可保決無瑾乎若絲則今班行中未必無絲也絲織

膚慮淺其跡易見萬一有操莽者出於其間不知何以殲之伏望陛下蚤堅宸斷為宗社之計疏上不

以殲之伏望陛下蚤堅宸斷為宗社之計疏上不

報時李文正在首揆與諸權姦並處不能去且曰調護善類紀其書曰生違教下屢更變故雖嘗貢書然不敢頻頻者恐彼此無益也今則天下皆知忠赤竭矣大事亦無所措手矣易曰不侯終日此言非與彼朝夕獻媚以為當依依者皆為其身謀也不知乃公身集百詬百歲之後史冊書之萬世傳之此輩亦能救之乎白首老生受恩居多致有今日然病亦重死此而不言誰復言之伏望痛割舊志勇而從之不然

石匱書 卷三十一 鳳樓堂

請先削門牆之藉然後公言於眾大加誅伐以彰叛

恩之罪生亦甘心焉文正得書淚下尋以秩滿請老歸田寧濠聞其名甚重之致百金為壽祀竄避山中

去家人莫知其處居常自重其文一字不苟遇有撰作嘗棲踞於喬樹之顛霞思天想或時閉坐一室瞑

目運思容有從隙間窺者見其以福有死人氣都少卿穆之銘其父墓文成語少卿曰吾為此銘瞑去四

五度矣卒贈禮部尚書謚文肅所傳有圭峰稿

崔銑字子鍾河南安陽人弘治壬戌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正德初逆瑾弄權卿佐皆伏謁跪銑過瑾史館門獨長揖瑾怒目視銑他日諸史官旅見又多長揖瑾益怒謂吏部尚書張綏曰翰林白面後生多輕薄如崔銑尤甚瑾意不能釋銑綏曰北方賴此人倡古作挫抑之不可孝宗實錄成瑾橋旨謂史臣未練政體各陞一級改部屬州縣銑改南京吏部主事銑益喜留都多名士日相集講評經史部有

石匱書

卷三十一

文苑列傳上

三

鳳鳴堂

一二陋政沿為例銑革之王者馬於尚書尚書止之曰子謫仙也無用為此銑曰何勤非忠何忠非分瑾誅召還翰林九載陞侍讀明年請告歸嘉靖改元召修武宗實錄充日講尋陞南園子監祭酒大禮議起抗疏忤上日分必被逮僅褫其官喜曰天恩浩蕩得見老父幸矣銑歸杜門著書非用世之學不談非翼經之文不閱教人讀書曰讀經見諸行事因事驗其經旨是故卒至不駭可以即變矣通言不狎可

以出令矣小物克勤可以舉大矣僕婢服義可以使民矣日誦六經不力行得其字耳家居十六年晝太子立起補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夏貴漢嘗慕之特過銑談夜午忘歸贈之句曰一字不曾通政府十年始得見先生未幾推南禮部侍郎以疾請致仕尋卒贈禮部尚書謚文敏銑為人端嚴信爽言動有矩特稱一代鉅儒博古好學為文沉精研思奇崛簡勁讀者或不能句以是頗不見悅於俗而一時朝野諸名士咸推為大作手所著有松窓寤言讀易餘言中說攷文苑春秋諸書子鍾好劇飲嘗至五鼓踏月長安街席地坐李文正時以元相入朝偶過銑遂望之曰非子鍾耶崔便趨至與傍拱曰老師得少住乎子曰佳便脫衣行觴火城漸繁始分手別在每一舉百餘觥不醉醉輒呼劉伶小子恨不見我

石匱書

卷三十二

文苑列傳上

三

鳳鳴堂

都穆吳縣人七歲能詩及長不習章句泛濫群籍杜門為學者幾二十年文名大噪弘治己未進士授工



部主事分理器皿。厥厥事故。旁干多靡。費穆鳩匠。會計小大。贏縮惟其舊。有不便輒弛去。疋馬入解。自齋米蔬。厥人掘地得金。貯之庫。有私請者。曰若曹何敢污我。已進禮部。奉使冊封慶陽王。餽遺一無所受。便道躡終南嶺。過首陽。登華嵩。抵少林。濯溫泉。轉入王屋。砥柱龍門。伊闕。括其勝錄。之詩歌。歸即上書乞骸骨。許之。加太僕寺少卿。致仕。維時京師士大夫見其歸。無留資於囊。無田廬。園墅於鄉。蕭然戒行。視棄官

石匱書

卷三十三

文苑列傳上

三 鳳嬉堂

如唾。莫不交嘆。以為賢於二疏矣。時年甫五十四耳。歸而齋居蕭然。日事書討。或至之。食輒芟曰。天壤間當不令都生餓死。日晏如也。吳門有娶婦者。夜大風雨。滅燭。榻乞火。無應者。雜然曰。南濠都少卿家有讀書燈。在扣其門。米得火。其老而好學如此。平時六十有七。穆文祖。薛歐。詩宗陶孟。郡人稱為南濠先生。行於世者曰。南濠文拔玉壺。水聽雨紀談。歲於家者曰。南濠詩畧。文畧。賓話。史外類抄。周易攷異。金璫珠琅。

石匱書曰。羅此為文。必棲踞喬樹之顛。瞑去四五度。方能成句。王弼州謂其語只平平。亦今之表數也。崔銑下筆奇。姪讀者或不能句。都穆冥搜。選奇落紙。雲烟與此。馳騁中原。未知鹿死誰手。要皆奇情險句。吐迥人。不屑為三君子者。亦成其為三君子也已矣。

王世貞李攀龍汪道昆宗臣徐中行梁有譽吳國倫列傳

王世貞字元美。太倉州人。弱冠成進士。授刑部主事。

石匱書

卷三十三

文苑列傳上

三 鳳嬉堂

開戶讀書。與濟南李攀龍。修復西京大曆以上之詩。文名籍。起公卿間。元美恃才豪舉。睥睨一世。其當官視政府中貴人。錦衣帥。幸用事者。如芻芥。不以為意。相嵩才而欲致之。勿肯就。且時有譏詆在酒杯口。角間。兵部郎楊繼盛論劾嵩下獄。世貞納素餽。繼盛妻訟夫寃。世貞為草疏。繼盛素西市。世貞往哭。收殮之。嵩乃大恨。凡諸郎官有文譽者。出為學使。吏部上世貞名。嵩格之。得備兵青州。青多盜。世貞謂盜不在

遠在左右設計禽之青遂無盜初世貞至官山東諸公以文士少之及見精嚴練事發奸摘伏如神明大加款服穀聞京師相高父子益忌嫉之父忤總督煎遼鹵闖入秋傷過當上大怒下獄論死世貞棄官走長安與其弟儀部即世懋叩關請代筆上貴人語世貞曰此無益適趣乃公死耳世貞世懋日因服跪道旁遮諸柄人車棹額請林諸柄人側目高無所敢言忤竟坐誅世貞世懋適他出聞變奔至西市跪紙

石匱書

卷三十一

文苑列傳上

三五 鳳嬉堂

其頸血嚙地成坎號號歸極倚廬哀痛禫餘猶直履葛巾為心喪居久之穆宗踐祚赴闕訟父言殺臣父非先帝意本相高父子不然何臣父効首功八百餘級不論論灤州虜小入至死伏惟陛下哀憐詔復忤官此時世貞稍通賓客論文字游山水為園曰弇州客來訪者皆欣之弇園而弇園之名亦聞於天下南北臺省謂世貞父寬雪可官也吏部補世貞備兵大名世貞思痛不出應詔上八事寓書當路此

八事也世貞所以報主矣若官世貞世貞死不敢官當路強之出而世貞之友有尼世貞者世貞曰夫如是則仇君且也敢勝崇伯于遷浙江泰政治吳興三郡吳越新罹兵燹供億繁興民不堪命世貞請汰內府內官大小監冗食及錦衣諸衛寄籍者事雖不行竟得改折漕糧十五萬三郡之人以為此足王使君賜遷山西廉使聞母病投牒歸中道計居喪服闋以為補廣西臬一月入為太僕御擢都察院右副都御

石匱書

卷三十二

文苑列傳上

三六 鳳嬉堂

史巡撫鄭陽時相者江陵張居正世貞同年友也欲引世貞自近世貞謝唯唯會楚地震世貞引京房占有臣道太盛語又嘗遺京貴人書言江陵浸淫耳目奸非社稷福其人泄之居正積不平稍遷廷尉京兆以貌示用而竟以浮言嗾之去江陵卒起南京刑部侍郎改南兵部尋遷南大司寇乞休歸尋卒贈太子少保予祭塋當肅皇帝時海內文學知名士人人自標世貞最後起異才博學橫絕一世其所蒐獵于



史百氏皆以意銘鍊翕然為一家古今著述之富亡  
踰也其詩使事構體不嫌小出入要歸之元氣塊北  
大海滄泓中無鉅釘塞促鏤刻深險之態其地望之  
高游道之廣聲力氣象能鼓舞翕張海內之豪俊以  
死名于其一家之學直千古不廢也客既亡論酒人  
詞輩緇流羽侶日踵世貞門四方書問往往不絕其  
所饋入亦往往緣手散施吐吐盡有時削贖為人多  
者或致千金後生初學得世貞一言品題一面傾吐

石叢書

卷三十一

文苑列傳上世貞

三 鳳樓堂

則或希聲傳影轉相引重蓋嘉靖之初王新建以講  
學開門能鼓一世而從之而當世貞之身士人風尚  
大類其時客或故於廣眾坐中字世貞示親暱而點  
者或陰持幕中嘖發私語責世貞世貞思及人而人  
不知醉罵人而人反思之世貞語其子曰吾自束髮  
即負大志既舉進士有所見聞即負大憤庚戌以後  
虜入都門即負大慮己未以後家難作矣即負大痛  
隆慶戊辰以後有所迫而不能守匹夫之節即負大

慙庚辰以後入於悟門悟前之慙也即負大悔吾他  
無深嗜嗜讀書詩文及酒酒損吾德而幽懣之際亦  
復賴以活詩文稍益吾身後而實小人且吾以酒得  
生以生得譏以詩文得譽以譽得謗以譏謗得挫挫  
之與譏謗也蓋天所以憐我而我之所自解於辟也  
世懋字敬美既晚出遊於其兄諸子間其為文章稜  
稜有氣岿諸子命之曰小美仕至南太常少卿小美  
之為仕也好為條教煩而不至瑣曲暢物情而能因

石叢書

卷三十一

文苑列傳上世貞

三 鳳樓堂

事為功世貞子士騏亦舉進士仕吏部郎  
李攀龍字子鱗歷城人自其為諸生厭薄佔俸嗶嗶  
古文詞學中弟子指目為狂攀龍曰吾而不狂誰當  
狂者既舉進士授刑部主事晉員外郎中刑曹多暇  
諸郎微遂奕飲而攀龍獨與同舍郎王世貞徐中行  
梁有譽與考功郎宗臣等修詞賦之業揚扈切劘號  
為五子其後中書舍人吳國倫入社稱六子臨清布  
衣謝茂榛間與會或曰七子攀龍論紀述之文厄於



東京班氏姑其狡狡者爾其所結撰摹倣尚書莊左  
檀弓攷工司馬擬其菁華而襲其言詞湊合鈎割境  
劇鬱突條貫支理至於不可殄測莫不聲牙嘔心操  
觚之士驟然讀之莫知其所發端與其所收止而翔  
雖鏘鳴恠色淵光不可掩抑至所論詩謂兩京逮唐  
大曆代有降而體不沿格有變而才各至於法不必  
有所增損而但出其中情解語兼綴而全收之一時  
名攀龍文駭賞相半至於詩靡間言也出為順德知  
**石匱書** 卷三百二 文苑列傳上李攀龍 元 鳳鳴堂  
府謝客無所逢迎手削蹟臺使者蹟率古文辭臺使  
者謂其名高也居一年不報最久之政聲流聞三輔  
前後揭薦亡慮數十滿致摧陝西提學副使其鄉人  
為快巡撫檄攀龍作文攀龍曰文可檄耶拂衣歸於  
濟南郡東三十里許構樓居之名其樓曰白雪其地  
鮑城前望秦巖西北眺華不注諸山大河清河交絡  
其下左眺長白平陵之野海氣所際諸公屏息干旄  
納履於戶攀龍悉謝不通去亦無所報第日與友人

長史許邦才大學士狀士儋驩飲劇集而諸公謂攀  
龍簡貴攀龍傲睨自若也一日王世貞陞山東副使  
至濟上攀龍烹豚候田間出蟹胥佐醕劇談聲一甌  
漏且盡攀龍晚且謂曰吾起山東農夫獨好為文章  
恨不得一當古作者幸與足下當中原並驅一掃萬  
古奈何不更評推所至今百歲後傳耳者唯黃也王  
君足下請為世人賞之吾於騷賦未及為耳為者不  
讓足下吾擬古樂府少不合者足下時一離之離者  
**石匱書** 卷三百一 文苑列傳上李攀龍 元 鳳鳴堂  
離而合也實不能勝足下吾五言古不能多足下多  
乃不勝我歌行其有間乎吾以句若以篇諸近體靡  
不敵者謂絕句不如我妾七言律遂過足下一等足  
下無神境吾無凡境矣世貞前謝曰吾於足下即小  
進固雁行也豈敢以秦齊之賦而匹盟主吾為歌行  
若以句權字衡不如子遠矣雖然子有待吾無待也  
子雲之月也吾風行水也更子而千篇乎無極我之  
變然使加我十年吾不能長有子境矣攀龍曰善請



言文曰子匠心而材古者也工極矣予之錯於材也  
世無通於古者以故無稱予亦無稱我然而世之疑  
予也甚於我即百千萬年其疑予也又甚於我雖然  
謂予愉勝我者獨予乎我心耳攀龍大悅更起述為  
壽又一日攀龍因酒踞謂世貞曰夫天地偶而物無  
孤美者於人亦然孔氏之世乃有左丘明世貞燈日  
不荅攀龍遽曰吾失言有老聃耳隆慶初攀龍薦起  
浙江副使俄遷左叅政又遷河南按察使中州士大

石匱書

卷三十一

文苑列傳上

四一 鳳鳴堂

夫聞攀龍來鼓舞相慶而攀龍亦能推元為和方圓  
互見容稍稍進亡何以毋喪歸病心恭辛年五十七  
所著滄溟集二十卷行於世

汪道昆字伯玉歙人嘉靖乙未進士知義烏縣事有  
異政嘗宵夢練衣人想簾下旦里正白婦自經者詰  
曰夫非貌寢而衣練者耶廉之竟抵法境以為神進  
戶部主事改職方歷武選即時歷下李攀龍東吳王  
世貞為文章倡和諸名士皆守曹即相與脩西京大

曆業無不傾重道昆其文日閱博力追古作者海內  
知與不知咸稱慕之出守襄陽政多德惠人以比羊  
祐山濤會海寇踰閩浙忌者以其優文結武推閩副  
憲備兵福寧款以困之至則討軍實修戰守具悍卒  
以庚癸謀脅開府去馳入軍數責之衆悍服不敢動  
戮首事以殉令始肅士戍倭據閩橫嶼為巢沿海城  
堡相繼陷興化府城亦陷全閩大震將軍戚繼光將  
浙步兵八千赴援繼光有良將才道昆一見與深相

石匱書

卷三十一

文苑列傳上

四二 鳳鳴堂

結運籌決策先後蕩掃賊巢收復郡縣城堡斬三  
千餘級奪回男女輜重無算倭自是不復向閩幕府  
上功狀首列道昆九四受白金文綺超推按察使特  
勅盡護八閩軍旋晉右僉都開府閩距為守僅三匝  
期海寇劇賊次第芟除閩始大定尋以人言請告隆  
慶庚午起撫治鄖陽旋進副都撫楚鄖楚之治不異  
閩進兵部右侍郎閱視薊遼酌額餉裁浮費歲省二  
十萬繆萬曆癸酉轉左侍郎時江陵柄國與道昆同



年交意不相下遂請終養歸奉父母數年盡色養親  
喪哀毀踰禮撫弟道貫竭友愛考績任子推與弟弟  
病痿卧起與俱出游必昇從人服其孝友為文高擅  
一世與弇州並稱晚號函翁將著函三子取三不朽  
義上揭性命申明經濟下要百家之歸未就卒所著  
太函集副墨若干卷行世卒年六十有九嘉靖末歷  
下瑯琊棹鞅詞苑道昆慕好之亦刻鏤為古文辭而  
海內未有聞也萬曆初江陵為權相其太公七十稱

石匱書

卷三

文苑列傳上

四三 鳳塘堂

壽朝士爭為頌美之詞元美伯玉皆江陵同年進士  
咸有文稱壽而伯玉之文獨深當江陵意以此得幸  
於江陵元美乃遷就其辭著執苑危言曰文煩而有  
法者于麟文簡而有法者伯玉伯玉之名從此起矣  
厥後名位相當聲稱相軋海內之山人詞客望氣嗽  
名者不束之委水則西之硤中或以其官稱之曰西  
司馬昔之兩司馬以姓也今以官元美亦心厭之而  
無以禁也元美晚年嘗私語所親吾心知績漢之功

為華亭所感而不能白其枉心薄新安之文為江陵  
所膏而不能正其訛此生平兩違心事也

宗臣字子相號方城直隸興化人嘉靖癸丑進士授  
刑部主事太宰李默奇之調為其屬得考功恬靜無  
事日夜與其舊曹李于麟王元美徐于與相切劘為  
古文詞竟以湛思略血謝病歸病少可築室於所為  
百花洲者讀書其中不復問世事后二載李太宰復  
入政府移書敦迫不獲已為強起補考功二月而調

石匱書

卷三

文苑列傳上

四四 鳳塘堂

文選稽勲即中臣強敏於職不廢時時佐其長有所  
推進而其好為古文辭日益甚會太宰與相尚文悉  
見法而臣人嘗將故楊忠愍蓋印之費用考功令  
斥之會有赦者出為福建恭議比至旋有倭難守城  
之西陽鄉民襁負求入者幾萬人戒門者內之入甫  
畢賊至先求得善火具者百人手白金人為勞且約  
曰侯吾鼓而俱發不然毋動也賊輕城無兵凌堦現  
魚貫以進鼓之火具果百發洞中賊死者無算遂潰



去督府檄護狼兵歸乃下令曰吾日一酒食犒若若不歸伍宿吾不止寢也夫法不能貸若矣竟度嶺無敢譁者遷督學副使每校士坐堂皇上取試題為程義以夕及旦閱卷以又次日進退諸生無不人人厭服已徐出所為程義示之又無不人人心折也既精強於其職而臺使者諸司道大夫以文章造請者填妾又以其間劇意驗雅謳吟非兩夜不已遂寢瘵日以亟疾革衣冠坐廳事手書三詩於帙飄飄然有御

石匱書

卷三百二

文苑列傳上

四 鳳鳴堂

風凌霄意已擲筆而逝臣才氣橫故雄厲莫得而羈茲務出意象之表以自愉快寧敢而壁寧蹶而千里至於論說千古成敗慷慨擊節幾令懦夫可奮而為責育矣年僅三十六

徐中行字子與長興人自哲豐下美言笑樂交游為諸生宴甚然出必著鮮好衣顧應祥識之曰貴人也妻以甥女楊氏中行既舉鄉薦學古文詞前輩劉麟與為忘年交十年成進士授刑部主事會應祥為刑

部尚書奇攀龍與世貞文使之納交中行見二子而大悅聚首刻勵一意行其說攀龍峻潔寡合而中行居諸子間最名樂易山人墨客慕而願交者一無所拒益與惟決傾貲贈遺至假貸為客費出知汀州府遭喪服闋再補汝寧竟用即時賓客為奸利考察論謫家居顧其容日益進中行雖坐客受官謗亦不以其故謝避常為書與弇州曰山栖中市朝書畫商賈杯酒中地獄奸客中苦海皆是勝事雅會而因多業

石匱書

卷三百二

文苑列傳上

四 鳳鳴堂

障若官治簿書者市朝商旅之券課地獄苦海之業贖也吾所頗得邪落以無智故任之耳中行既不謝避客客有求見者悉得其所欲中行所饌客但取吐嗟辦恨壘耻耳其酒態頗唐諧調悅客欺之以言而不較迫之以煩而不焦酬之以負恩而不怒客有求其尺牘為先容雖數十函無怯倦問度不能中客欲而猶強應之曰奈何使其有慚色中行既善待客客亦畢其技力佐中行中行名亦用益盛而諸公皆



歎中行至性過人風流被物矣中行自謫起屢遷至  
江西左布政使所治皆有治行其文步趨古昔所立  
卓爾詩格高逸近體宏麗而悲壯妻楊氏妬不予也  
梁有譽字公實順德人父世驃御史有譽秀穎日誦  
數千言長益湛思百氏嘉靖庚戌以進士授刑部主  
事李攀龍輩結社為聲詩稱五子有譽業先成家嚴  
世蕃欲親有譽有譽恥為褻狎遂謝病歸里與黎民  
表約游羅浮觀滄海日出海颶大作宿田舍者三夕

石匱書

卷三

文苑列傳上

四 鳳鳴堂

意盡賦詩而歸中寒病作遂不起年三十六有譽少  
師事王才伯從游最久通籍後始復與王李結社其  
為詩詞意婉約殊有風人之致

吳國倫字明卿興國人嘉靖己酉舉湖廣鄉試第一  
明年成進士授中書舍人選補兵科給事中楊繼盛  
之戮國倫倡眾賻送嚴嵩銜之坐他事謫江西按察  
知事量移南康府推官再移歸德居二載棄去治田  
下堆高收就家起建寧府同知稍遷知邵武府擢貴

州提學副使再遷河南左叅政罷國倫識高氣峻不  
能迎合而固議坦懷未嘗有所矯飾其始起以士子  
得名京師遂徧海內官遊在所懷刺過從授所著作  
注籍賓館甚衆家居踰歲從游奄至乃拓湖滙營北  
園列亭環卉穿治構梁當園之中壘石為洞名曰甌  
甄燕賓之餘獨坐吟誦暢然得意或夜泛舟入甌川  
湖載菱載歌與月出沒賓從雖衆才品臚分不使凡  
流猥忝高會就坐禮畢飛觥錯行善謔解頰清譚驚

石匱書

卷三

文苑列傳上吳國倫

四 鳳鳴堂

聽已復自起捲裘過鼓家僮從傍橫奏朗笛風流不  
減古人與桂林張鳴鳳相善國倫嘗出所撰著屬鳴  
鳳較理且誘以恣所譏刺鳴鳳輒論六子得失其畧  
曰子相偶而不深公實廉而不壯蓋靈莽感偏則然  
于麟嶽挺雲端元美海涵天際乍望令人辟芴間與  
公遇氣勢相壓公徐逞沉思鬱致泮渙以進猶之組  
繡各出所執而神采煥發終獨遜公如五七言律高  
出其上文則元美閱博自擅以公典雅適足抗衡于



麟學語史漢間不醇之概而苦是矜乃詩頗獨有齊氣子與朗電似其為人然倡和裁堪託乘不能過也國倫蹶然起曰何期今日復睹典論有航航祠稿前後數百卷行世

石匱書曰中原七才子橫行天下海以內幾無文章為皆其氣賦足以取之也自王季元而氣賦漸凋落其聲亦漸減焉余讀四部稿及白雪樓集并州學史而史學左而在學駭而駭學子而子直書麓中一大

石匱書

卷三百一

文苑列傳上

四九 鳳鳴堂

盜俠耳其手眼不自出焉故勿貴也于麟故棘其字棘其句作澁物體亦所謂學雄而雄者也如食澁李酸楂啾啾殊不快人意當時四部稿初出臨川湯若士塗抹之曰莫學王并州以枵腹欺人其然豈其然乎

高叔嗣陳東列傳

高叔嗣字子業祥符人嘉靖二年進士授工部主事改吏部稽勲歷員外郎中告歸三年仍起前官出為

山西叅政陞湖廣按察使辛年三十有七子業臂毛逆生束髮就傳年十六著申請賦萬言十八舉於鄉居官數忤時宰引疾里居叅晉藩乞休者再竟沒於楚自訂其詩文曰蘇門某明州陳東為之序曰洪武初沿襲元體頗存纖詞則高楊為之冠成化以來海內蘇豫喜為流易則李謝為之宗弘治力振古風一變而為杜詩則李何為之倡嘉靖初元後生靈秀稍稍厭棄更為初唐之體家相凌競斌斌盛矣然而作

石匱書

卷三百一

文苑列傳上高叔嗣

五 鳳鳴堂

非神解傳同耳食得失之致亦畧可言于美有振古之才故雜陳漢晉之詞而出入正變初唐襲隋梁之後故風神初振而縵靡未刊今無其才而習其變則其聲粗厲而畔規不得其神而舉其詞則其聲闌緩而無當彼我異觀豈不更相戾也子業謝絕品流因心師古每有屬綴佇興而就寧復深閤不為淺易往往直舉胞情獨妙閑曠有蘇州之冲澹兼曲江之沉雅體王孟之清適具岑高之悲壯詞實而腴興近而

遠洋洋乎斯可謂之詩也。子業少受知于李獻吉。弱冠登朝。薛君采一見歎服。詩以清新婉約為宗。未嘗登壇樹幟。與獻吉分別淄澠。固已深懲洗拆之病。而力砥其膏肓矣。李中麓何李雖似大家。去唐却遠。蘇門雖云小就。去唐却近。王元美評其詩如高山鼓琴。沈思忽往。木葉盡脫。石氣自青。又如衛洗馬言愁。憔悴婉為令人心折。

陳東字約之。鄞縣人。嘉靖己丑進士。選翰林院庶吉

石匱書

卷三百一

文苑列傳上

五一 鳳鳴堂

士調禮部主事。改編修出為湖廣僉事。分司辰沅。遷福建提學副使。改河南。卒于官。年三十有三。未自入中秘。與唐應德王道思諸人刻勵為古學。張聰桂夢受。上殊寵。朝士咸奔走。獨不往。歲時上壽。遣吏投刺。馳馬過其門。諸老恨之。呼為輕薄。小黃毛出之外藩。投置五溪蠻夷之地。以重困之。稍遷視學。沅更繁劇。憤懣無聊。再疏求去。不得。縱酒屬疾。嘔血數升而死。應德與熊叔抑不遠千里。哭其喪于鄞。刻其遺

文而皇甫子循為序。謂早鐫四傑。晚鎔二張。通軫平原。蹄駕康樂。而唐元薦論本朝之詩。則曰明詩莫盛於弘治。藝苑則李懷麓。張滄洲為赤幟。而和者多失于流易。山林則陳白沙。莊定山為白眉。而議者或以為旁門。李何一出。變而學杜。正變雲撥。剽竊雷同。此與漸微風騷日遠。歲其偏者。唐應德也。嘉靖初更為六朝初唐。而纖豔不遑。開緩無當。作非神解。傳回耳。食議其後者。陳約之也。約之初與應德輩倡為初唐。

石匱書

卷三百二

文苑列傳上

五二 鳳鳴堂

以橋李何之弊。晚而稍厭。縛靡心折于蘇門。以元薦之論。合于約之。蘇門之序。弘嘉之間。文章升降之幾。會畧可觀矣。

石匱書曰。揚子雲無桓君山。則太玄不傳。左太冲無皇甫士安。則三都不著。蓋豐城劍非得華陰士為之拂拭。則其光恠不能即發也。吾明如王弼州之於李滄溟。袁六休之於徐青藤。非藝林之前鑒乎。吾故於陳約之之序。高子業。唐元薦之論。陳約之而知二人。



之名之所由成也近世有高才傑作人且妬之嫉之  
甚至於欲割欲殺如所云我見獨憐才者能有幾人  
哉對此三歎

三

卷

三

石匱書卷第二百七

明 叙南張岱著

文苑列傳志

桑悅盧柟常倫王廷陳列傳

桑悅字民懌蘇州人家貧亡所蓄書從肆中嚮得輒  
焚棄之敢為大言不自量時銓次古人以孟軻自况  
原遷而下弗論也而更非薄韓愈氏曰此小兒號嘔  
何傳問翰林文今為誰曰虛無人舉天下亦惟悅其

右

卷

文苑列傳上

五三 鳳鳴堂

次祝允明又次羅虬悅髻推而補博士弟子部使者  
按水利下邑悅前謁之書判江南才人桑悅博士弟  
子業不常刺又學自舉使者大駭已問知悅素迺延  
之校書而預刊落以試悅校至不屬即索筆請書亡  
誤使者大悅服折節交悅矣十九年舉鄉試再試禮  
部奇其文至閱道統論則曰夫子傳之我縮舌曰得  
非江南桑悅耶大狂士斥不取時丘濬為尚書慕悅  
召令具賓主已出已文令觀給曰某先輩撰悅心

知之曰公謂悅為逐穢也耶。奈何得若文而令悅觀。潘曰：生試更為之歸撰以奏。潘稱善。已令進他文。潘未嘗不稱善也。悅名在乙榜，請謝不為官。俟後試而時竟以悅狂，抑弗許。調邑博士。悅為博士踰歲而按察視學者別立。潘曰：吾故人桑悅，幸無以屬史視也。按察既行部，抵邑不見悅。顧問長吏，悅今安在。豈有恙乎。長吏素恨悅，皆曰：無恙，自負不肯迎耳。乃使吏往召之。悅曰：連宵且雨，淫傳舍地，守妻子亡暇。何

石匱書

卷三

文苑列傳上桑悅

五 鳳樓堂

候若按察久不待，更兩吏促之。悅益怒曰：若真無耳者，即按察力能屈博士，可屈桑先生邪。為若期三日。先生來不三日，來不矣。按察欲遂收悅，緣潘不果。三日悅請按察長揖立，不跪。按察厲聲曰：博士分不當得跪耶。悅前曰：漢汲長孺，長揖大將軍，明公貴重，豈踰大將軍而長孺固亡賢於悅。奈何以面皮相恐。寥廓天下士，我悅令去，天下自謂明公不容悅。曷解耳。因脫帽徑出。按察度亡已，乃下留之。他日當選兩

博士自隨悅在選。故事，博士侍左右，立竟日。悅請曰：按道長，不能以筋力為禮，亦不能久任立。願假借止，使得坐。即移所便坐。御史聞悅名，召問謂曰：匡說詩解人，順子有足乎。曰：悅所談玄妙，何匡敢望。即與在亦解順公，幸賜清燕。畢頃刻之長，御史壯之，令坐講。少休，悅除襪跣而爬足垢。御史不能禁，令出。尋復薦之。遷長沙，倅再調柳州。悅實吳州荒落，不欲往。人問之，輒曰：宗元小生，擅此州名久矣。吾一旦往，掩奪其

石匱書

卷三

文苑列傳上

五 鳳樓堂

上不安耳。為柳州歲餘，父喪歸，服除遂不起。居家益任誕，褐衣楚製，往來郡邑間。盧柟字次樞，大名潘人也。其先世業農，穫則什一而息之。故以貧雄於鄉。柟少負才，敏甚，讀書一再過終身不忘。父為入貲太學，上舍數應鄉試。柟才高，好古文辭，不能順而就繩墨。為博士諸生業，以故試輒不利，而聲稱奕奕。在薦紳間者，也為人訐，馳不問治生。產時時從倡家遊，大飲飲醉，輒弄酒罵其坐客，毋敢



以唇舌抗者而又豪歌詩當所得意下筆數千言且就客咸咋指適去竟用是敗濬令某者數刻深名法家言於文非能好之陽浮慕之以張史術耳謂柵邑諸生才得相從事幸甚柵亦款借令謬恭敬為相得極飲令嘗從容語柵吾且過若飲柵歸與翁媪益市牛酒夜共張至旦至邑子相戒盧生有重客門之履相踴也而會令有他事日吳不來柵愧且望之牛酒自勞醉則已卧報令至柵故徐徐出坐久之柵稱醉

石匱書

卷三

文苑列傳上 五十六 鳳鳴堂

不能具賓主令惠去曰吾乃為僉人子辱邑人素惡柵者為柵護曰是嘗見令君文而笑且唾令益怒亡何柵干椒其後夫得伏麥以為盜也榜之役夫被酒自理而聲強柵復加榜焉旬日矣後夫夜墜於墻墮事聞令令色動曰嗜業是復能倨見我耶匿後夫所由以狀當柵抵坐獄具上報可柵既已坐大辟繫獄又令仇之故毋敢為稱寃者而會柵鄉人間嘗侍飲不遜柵目攝之去已來為獄吏夜縛柵格菴之數百

解踵悉潰爛且死矣史以他事罷得不死乃感慨折節益讀其所抄書著幽鞠放招賦以自廣居頃之盜行刺迫柵父自勁死燒其廬于錢家咸負貸不償柵固已壁立矣令亦更悔念魚肉盧生何酷耶陰稍稍寬柵拳有所興詩辭呼使從獄具草草上予酒肉食飲洗沐尋令去濬事益解而故人謝榛携柵賦游京師貴人間絮泣曰天乎寃哉盧生也及柵在而諸君不以時白之乃固固從千古哀湘而吊賈乎陸光祖

石匱書

卷三

文苑列傳上 五十七 鳳鳴堂

吳人有心計俄謁選得濬令至則首為更爰書上論尾新翰作三歲盧柵既出獄家益貧乃為九驗謝陸令而謝榛方留滯鄴柵走謁之因上賦趙王趙王覽而奇其文立召見賜金百鎰於是諸王更置邸延柵柵則稱客坐右坐握麈尾辨說揮霍數十萬言風雨集而江波流也嗚毫颯颯倏忽而為辭若賦各得以意去既酒醉故態畢發罵其坐人則人人掩耳走避柵竟不自得罷還顧橐中所餘金幾何趣付酒



家婦嘯嗚咎柵不顧曰天生盧柵為女曹地耶尋復南游金陵陸光祖為祠部即留月餘走越歷吳母所過還益落魄嗜酒病三日卒王弇州曰柵未死前一歲妻死二女其一踰二十不嫁柵死時世貞方出家難浮繁長安邸中不得其狀也其文辭散失無收者故為之傳其行畧欲令後世知有盧柵耳予亦慮鮮量矣柵不遺邑令家不破亡然其文辭亦不工嗚呼世寧獨一令哉

石匱書

卷三

文苑列傳上

五

鳳鳴堂

常倫字明卿沁水人舉進士為大理寺評事多力善射雖為文法吏時隸韋附注兩健騎而馳於郊諸徹侯子弟從俠少年飲倫前突據上坐起而射咸不及問稍知為常評事敬之奉大白為壽倫引滿沾醉竟馳去弗顧又時過倡家宿至日高春徐起或恭會不及長吏訶之故然曰故賤時過從胡姬飲不欲居薄耳竟用考功法調判陳州庭嘗御史以法罷歸益縱酒自放居恒從歌伎酒間度新聲悲壯艷麗稱其為

人又好彭老御內術自謂得之神仙可立致一日省墓從外舅滕洗馬飲大醉衣紅鞵腰雙刀馳馬塵絕從者不及前渡水馬顧見水中影驚蹶墮水刀出於腹潰腸死年僅三十有四平陽守王濬為收葬之有常評事集四卷

石匱書

卷三

文苑列傳上

五

鳳鳴堂

詩已有名其意不可一世僅推何景明而好薛蕙鄭善夫故事學士二人為庶吉士師甚嚴重推欽獨心易之時登院署中楹而窺學士過故作聲驚使見大恚然度無如何佯為不知也解館授吏科給事中殺皇帝將南巡修撰舒芬庶吉士汪應軫要眾伏闕請留石葉城為館師危詞沮之廷陳賦烏母謠大書玉堂之壁葉城大斬執政聞之皆怒諷吏部出為裕州知州廷陳既不屑州而以諫出知當召益驕甚臺



省監司過州不出迎亦無所托疾人或初之怒曰齷齪諸官受廷陳逆邪當不愧死一日出候其師蔡潮以他藩道者潮好謂曰生來候我固厚而分守從後來亦一見否且生厚我以師故即分守亦君命也稚欽曰善乃前迎分守而分守既下車數州吏微過當稚欽前苦之十稚欽大罵曰蔡師誤王先生見辱挺身出悉呼其吏卒從守勿更侍亡敢留者分守窘不能具朝餉謀於蔡潮潮為謝過稍給之僅得夜引

石匱書

卷三十一

文苑列傳上

李鳳鳴

去於是監司相戒莫敢道裕州而恨稚欽益甚為文致逮下獄削秩歸家居二十餘年嗜酒縱娼樂益自放達官貴人來購文好見者稚欽多蓬首垢足囚服應之間衣紅紵窄衫跨馬或騎牛嘯歌田野間人多望而避之嘉靖改元搜訪遺佚楚撫顧璘以廷陳及隨州顏木應詔不果用賜緇帛老于家所傳有夢澤集十七卷

石匱書曰王介州作文章九命一貧困二嫌忌三玷

缺四偃蹇五流竄六刑辱七夭折八無終九無後文人之無命至此極矣亦未有如桑氏悻盧次梗諸君子之甚焉者嗚呼物之精華天地所秘惜故蒙金沙也銅玉璞也珊瑚之叢必茂重溟夜光之珍必領驥龍扶而不知已積而不知止不窮則禍天地與也文章亦然

唐順之茅坤列傳

唐順之字應德武進人其先臨淮人有復者守東平

石匱書

卷三十一

文苑列傳上唐順之

三鳳鳴

有宦蹟祖貴給事中有謹重名父瑤永州知府順之年二十餘中嘉靖八年會試第一及廷試世宗閱其卷有批首置二甲會考庶吉士不赴以卷有御批並得改既有言庶吉士被選不當者上盡罷之大學士張璠以順之卷有御批獨見留順之辭隨眾改兵部武選司主事尋病告亦丁母憂順之聰明年少則卓然為崑崙異矯絕之行博贈一無所受節口裁身積財治塋以示無求而自致其母服除改吏部稽勲



主事調考功會改部屬為翰林順之荐改編修復告  
病相璉為留其疏不下而順之不肯供職有旨令致  
仕自後無得復用世宗立太子選宮僚起廢為右  
春坊右司諫無翰林院編脩其明年與洪先時春同  
上疏請見皇太子於外廷復忤旨罷為民順之兩削  
籍歸益為驕異非人不交非道不取讀書陽羨荆溪  
山下自經史百氏以至百家技術莫不涉探尤長曆  
數之學至於剖裂補綴分聚古人文辭以成一己之

石匱書

卷三十一

文苑列傳上

六二 鳳鳴堂

刪潤其於古今學問文章政事之跡歸宗舉要燦然  
可觀其精思苦意至盥櫛都忘或閉戶兀坐匝月不  
寢布褐之衣服之經歲破闔為床褥褥不共作小舟  
自泛高可三尺餘足低頭盤膝而已自謂事空澹  
獨未能薄滋味學素食者終歲當此之時天下之人  
高順之風四方講德論文重趼盈屨求一接見卒不  
可得其涼踴搗不幾成恠人時時告人永與世絕矣  
當順之初仕時天下無事士大夫雖容詩賦奕飲之

樂而順之獨喜受武畧兵書禽遁技擊嘉靖李江南  
苦倭順之自翻所受可用也上所使視師江南皆  
趙文華順之過文華所持矛距躍文華荐順之有武  
而嚴嵩中掣之奉旨起為南京兵部主事改職方郎  
中於是順之勃有用世意會以父喪未就服闋至  
京師授協司郎中使視薊州邊務已復使視師浙直  
時年五十餘矣去其削籍之歲十有八年已病瘳矣  
面腫輒扶病行因留浙江與總督胡宗憲計議軍事

石匱書

卷三十一

文苑列傳上

三 鳳鳴堂

居一年陞太僕少卿亡何宗憲奏陞為通政司右通  
政然皆居浙江視師自如順之身自行海得其道驚  
風巨浪中意氣開暇時時習泗淵或嗽信少許慨然  
有吞倭之想倭縱橫海中其登岬結巢則崇明之三  
沙淮揚之廟灣順之身自探甲躍馬往來南北間督  
諸將盧鐘劉顯郭成等共擊之而方紛拏獨獮不可  
料理鐘顯輩皆宿將知倭未可旦夕滅且進且退斬  
送之出海則已順之憂然必剿絕之最後三沙之戰



以中暑飲海水方痢泄不及督軍二將戰不利一日  
自行營促士飽食求與倭戰倭登譙望見順之軍整  
不出鏜顯皆請退師順之曰合兵甚難忍少刻賊出  
矣鏜顯知賊無出意告順之軍飢順之前視誘兵兵  
亦怯自前下馬拔刀步過滕魚港去倭巢二箭許鏜  
顯抱持之順之曰我自往死聞耳鏜顯曰公且歸鏜  
等誓為公滅賊因扶順之上馬於是順之知天下之  
事未易為也天下之人亦謂順之譚何容易不如往

石匱書

卷三十一

文苑列傳上

高鳳嬉堂

者山中遠志矣亡何陞淮揚巡撫都御史順之在浙  
直時勞於軍事已嘔血數升至是復力疾治軍書不  
懈方大飢捐家財出賑身行通泰沿海間遂卒于舟  
次胡宗憲欲以死事聞為請卹典而高與蕃中主之  
禮部尚書吳山持不覆奏山出位乃得卹典於所司  
焦竑論曰嘉靖已丑唐公應德羅公達夫同為舉首  
一時以為連璧乃達夫一斥不復用世以難進歸之  
應德晚節為分宜所為至今以為詬病不知為達夫

易為應德難也嘗觀易之否以包承小人為大人之  
吉甚且包羞而不辭唐梁公妻師德周旋女主之朝  
豈誠戀戀于腐鼠者流哉非隱忍堅決將取日虞淵  
之功終委之溝瀆固志在天下者所不忍出也始島  
夷躡姑蘇戰嬰兒為戲公一見痛心疾首憤不與之  
俱生此其志何如而可以硜硜之節絕之哉漢人有  
言中世選士務於清懿謹慎循常習故者乃婦女之  
檢押鄉曲之常人耳嗚呼世多隱情惜已之人殆難

石匱書

卷三十二

文苑列傳上

高鳳嬉堂

與道此也

茅坤號鹿門吳興華谿人生而白晳清揚秀日美鬚  
髯嘉靖甲午舉於鄉戊戌成進士授青陽令青陽民  
桀驁健聞下車訟者累累及諸臺使所下亡慮千餘  
章坤一切報罷惟廉其豪喜訟嗾民者立斃數人民  
大悅兩月丁外報去相繼丁母憂尋補丹徒丹徒旱  
大饑隣境下過糴令嚴穀騰貴諸枕山田饑人骨相  
藉坤乃為檄力爭之請罷開糴令出庫金遠市穀平



其價民稍稍得食。又從度支請折課留粟民間。於是議賑而虞里胥為奸。單車走封內。為諸餓夫跋涉。山巖谿谷。累旬月。所全活萬餘戶。而以所蠲與折而羨之。額盡歸之枕山瘠田。為薄其稅。江淮吳越諸州郡。亘數千里。赤旱。得坤議。輒下有司。著為令。俱得亡苦。饑已。召為儀曹郎。未幾。改司勳。海內人推歎文學史。治無能出坤右。而忌者亦遂扶袂起。是時徐華亭為少宰。華亭向以詞臣視浙學。叩坤執弟禮。不恭。會廬

石匱書

卷三

文苑列傳上華坤

鳳鳴堂

居聞坤往吊。大喜。盛張具。召各坤。偶中道。病不至。益大慙。恚之。而說者遂伺其意。中坤謫判廣平。廣平古趙地。多悲歌。感慨氣。而坤以遷官事相。感憤益請。生平所未竟。書為文。益沉雄悲壯。未幾。遷南中。駕即尊。轉儀部郎。會同年萬給事。發華亭陰事。書上慮禍。以老母幼子屬坤。而說者謂坤修前卻。嗾給事華亭。益憾入骨。會粵府江部諸夷亂。據鬼子等寨。出剽掠。殺陽朔令。朝廷方大征。難其人。竟從坤往。人為坤不平。

石匱書

且難之。坤慨然曰。夫憾我者。且文弱我。而計死我哉。丈夫身許人。何避焉。竟單車往。時督府聞坤至。大喜。曰。某公來。何憂。百變夷。竟檄坤署其部。坤乃前借著。曰。大征非十萬卒。不可。必羽檄諸道。兵形情張。彼且得備。伏走險。持我計。亡如用。賜對法。若賜之。匿無形。倏出戰。若擊雉。免然。願假便宜。不煩東天斗粟。可得當報。督府大稱善。於是退而勒部下。得五千人。什伍簡練之。復時時推牛饗士。縱出獵。狡兔飛鳥。諸夷習

石匱書

卷三

文苑列傳上華坤

鳳鳴堂

狎之不為戒。則又募死士。入畫圖。其山川扼塞險隘。狀乃部署諸戍。兵分七道。出授符約。刻日次第發。或邀或過。或脅或突。或背或游。繞亂之。獨勁兵當賊衝。卒發且徧榜之。曰。朝廷十萬兵。誅鬼子若之。殺陽朔令者。他無動。諸夷首相顧。膽落。我師竟按圖進。連破十七砦。明日克鬼子。擣其穴。斬俘數百計。還所掠。掠田廬。男婦牛馬十餘萬。捷聞。天子嘉其功。加督府大司馬。晉坤爵二級。吏民並祠。兩公於陽朔。未幾。又有



備兵大名之命大名北抗虜西衛畿輔朝論藉知兵者遂屬坤坤以故所簡練粵兵法簡練之而身不難虛已延納壯士於時河北諸豪及草野亡命亡不延頸願隸茅使君麾下効死力而按粵者為華亭客乃蒐軍興時毛瑣上章竟報罷坤灑然歸里二十餘年玄亭問字者復常錯四方賢達六時時就坤論國事坤立書數千言應之不少倦會海夷內訌東南大騷動胡中丞宗憲來視師與坤意氣相類宗憲多將畧

石隱書

卷三十一

文苑列傳上第坤

六 鳳鳴堂

威熠熠撲人見者屏息獨嚴事坤多所筆畫竟以足蕩巨寇成東南功亡何宗憲獲罪下詔獄諸與游者多蓄縮去坤獨出所著徐海本末發憤上書累萬言盛頌宗憲功其過特杯酒醉飽事不足錄海內以此習知胡公後東事急朝廷思宗憲功世爵其子孫坤之力也時坤次于國縉以萬曆癸未成進士今章丘坤益怡然自適宅之東距百武為園亭栽花藝竹穿池築山借二三朋好婆婆其中賦詩圍碁遊相進兩

夜不休容倦聽其去性不喜飲數酌輒頽然晚年興更佳頗狎歌者飄裾趾屐彈琴鼓曲輒調芟忘日書法不盡按古恣筆所之適宕如其人持綵與楚乞書者立刻飛灑盡為之掀髯而起西湖六橋花事勝歲一再過三五游冶紫駟絳衣飛舞芳樹下而老人以箴冠鳩杖雜沓其間望者疑其為神仙中人也仲子國縉入西臺聞坤病瘍乞歸坤從其出且曰兒遂老死我哉乃鼓椎過白下尋壯年所涉覽牛首燕磯諸

石隱書

卷三十二

文苑列傳上第坤

九 鳳鳴堂

勝顧瞻陵寢宮闕慨焉嘯歌有疇昔之感一時公卿擗尊罍抱贖扶策相慰勞山中上下議論者無虛夕迄升徒故吏民子孫多頌白偃偻者皆驚詫相聚歡昔者仁明父茅公仙人耶何至此坤歸而九十春秋矣仲子輩為先生壽四方交游稱觴獻頌者屬至焉冬十一月對客奕棋罷忽忽不快越夕雨室微暗坤猶呼仲子語曰昔嘉某年雲南晝暝者三日遂庚之難今者晦國殆有憂乎又七日不火食而卒所著有



白華玉芝集評閱諸書極多行世者史記漢書歐蘇  
大家刻畫點染書之筋骨盡出

石匱書曰以張永嘉之氣缺不足以綱荆川而謂其  
失身分宜亦淺之乎窺荆川矣荆川鹿門其八面才  
拔冥林下而宗憲文華嚴事二先生如山斗所與商  
確者又皆軍國大事也二先生能卒瘞乎掀髯而談  
傾倒知己此亦才人之故態乎乃遂款以黨黨先生  
何其忍也宗憲欲窺二先生肅之出門大炮發足底  
而談哉自若其器量如此詎可輕議乎哉

石匱書

卷之二

文苑列傳上茅坤

十一 鳳鳴堂

王慎中趙時春列傳

王慎中號遵巖晉江人年十八舉嘉靖丙戌進士授  
戶部主事監兌通州公事畢鍵戶讀書詩文具秦漢  
風骨又倣晉人作書遂擅臨池尋改禮曹時朝議取  
部屬充館職諸部曹無如慎中才者權貴人欲其一  
見慎中固辭曰吾寧失館職不敢失身乃改吏部以  
讒者忤張羅峰謫判常州踰年陞戶部主事再陞禮

部員外郎俱留都冷曹益得肆力於學問書與龍谿

王畿討論陽明先生之遺說而精心求之於聖賢微  
言多所契合慎中夙好古漢以下著作無取焉至是  
始讀宋儒之書而喜之尤喜曾王歐三氏文即有山  
兄弟猶以為豪放不足法也乃取其舊所為文悉焚  
之製作一以曾王為準唐荆川初見不肯服久之相  
解六變而從之語人曰吾學問得之龍谿文章得之  
遵巖其推許如此丙申陞山東提學僉事慨然以古

石匱書

卷之二

文苑列傳上王慎中

十一 鳳鳴堂

風教為己任章程條約為之一新時下僚忝謁曲膝  
過恭乃痛為禁革士以士禮見教官以教官禮見踵  
舊習者一體懲戒之所試卷品藻彈射百無一失其  
高等士卒以次得雋去東人至今思之未幾晉江西  
叅議江西乃陽明先生過化地故老猶能道其遺事  
慎中訪尋故跡往求白鹿鵝湖間與雙江聶司馬東  
郭鄒司成念菴羅殿撰南野歐陽宗伯交遊講習學  
益進尋遷河南叅政抵任禁有司不許科擾章聖梓



官過河南供億浩繁下吏有棄官遁者慎中身任其  
從察吏咸仰賴之辛丑考察貴溪惡之忽從中報罷  
慎中毫不介意至淇上徜徉於百泉蘇門之間訪學  
士崔後渠談數日而歸時年甫三十三耳慎中少年  
英氣太露如太阿出匣知其難犯久之涵養深沉歲  
鋒斂錐而世竟莫能用矣其為文以構意為難每一  
篇必反覆沉思意定而詞到與餽釘鋪敘者不同家  
居閩士以所業就正戶倭常滿監司部使者行縣莫

石叢書

卷三十一

文苑列傳上

七三 鳳鳴堂

不造其廬以得見為幸後避賊至建州往來武夷蔡  
至九曲深處慎中攝生至經歲不酒肉但覺不快謝  
客閱書室先却聽吸水納吐以洗中垢曰吾以一付  
腸胃自翻出一部本草以慮疾矣竟年五十一卒  
趙時春號浚谷陝西平涼人年十四舉陝西鄉試十  
八中式禮部第一人文章華瞻為海內傳誦而時春  
喜談兵習騎射日以邊備之不修為慮語及北虜方  
持杯酒相驩笑輒裂背揀臂誓不與俱生語人曰使

吾得備偏校領精兵五千人操勁弓巨矢間以長鎗  
木斧即掩難並福不足平也人壯其志後改庶吉士  
授戶部主事調兵部武庫司主事即疏請禁諛佞正  
士風又疏錄用諫官明善惡關異端等七事下詔獄  
為民踰年又起編修兼司經局校書疏請正東宮朝  
會禮儀備文武官僚以崇國本又罪為民庚戌虜薄  
都城世廟以為召為兵部職方司主事遷山東按察  
司僉事領民兵轉副使又遷巡撫山西都御史提督

石叢書

卷三十二

文苑列傳上

七三 鳳鳴堂

雁門諸關其下車山西斥資墨省征徭抑求請絕餽  
遺曰吾不敢竊府庫以自潤亦不敢借府庫以市恩  
宗藩貴官相戒莫犯兩司官望為天下冠其在職方  
坐議馬市非策為仇鸞所怒幾得謗死在山西檄將  
士禦虜代州身甲冑督兵繼進斬虜若干級而總兵  
李洙乘勝入虜伏中敗歿詔解官聽調卒以不起時  
春少讀書日記萬餘言凡史所載天文地理戶口錢  
穀多少之數與寇戎蠻貊之說姓隱名歷歷誦之無



與所為文若詩豪石閣肆伸紙行墨滾滾而出若不經意而於古人之法度靡所不合說者以為有司馬子長李太白之風唐荆川於文士鮮所稱許嘗有言曰宋有歐蘇明有王趙其推重若此

石匱書曰遵熾後谷詩文不少槩見大畧皆素石閣肆之才也荆川至此之歐蘇得非過譽哉然二君子者皆少年取高第英氣太露政如龍泉太阿新出於匣屢藉磨鏡始斂鋒鏑然則詩文一道非經折挫其

石匱書

卷三

文苑列傳上趙時春

高鳳鳴掌

寶色不酣河東巴蜀砥礪於儋耳銘鏹其得力豈淺鮮哉

鄭曉雷禮列傳

鄭曉字奎甫海鹽人嘉靖二年進士授兵部職方主事曉搜閱九朝故蹟凡天下扼塞士馬虛實強弱之數詳為攷覈撰次九邊圖誌三十卷內艱服除起補武選又丁外艱家食八年薦起吏部考功主事繼轉文選郎中相高子世蕃以治中求為高寶丞曉不肯

石匱書

高密疏詔貶和州判官久之乃陞太僕丞又淹滯南都御史出撫鳳陽時有徽人汪直道倭入寇江北震動曉因上言倭寇類多中國人其間有勇力智謀者可用每苦資身無策遂甘心從賊為之嚮導若不蚤

區處必為腹心憂乞命各巡撫官於軍民白衣中每歲查舉與以義勇名色月給食米一石令其無事則率人捕盜有事則領兵殺賊立有功勞量議官職奏

石匱書

卷三

文苑列傳上鄭曉

高鳳鳴掌

請陞授如此則悍士漸受條籠不惟中國之人不為賊用異日且有將材出於其間即令從賊者空出榜諭許令歸降遣還故土有禽斬賊徒者如例給賞才力可用者立功贖罪俟有勞績亦與叙遷不然數年後或有如盧循孫恩黃巢王仙芝者益至滋蔓難撲滅矣已轉吏部左侍郎出為南京家宰上曰鄭曉宜任繁劇南中令王用賓就彼養病可也乃以用賓代還為右都御史協理戎政已進刑部尚書時分至



當國有數大獄皆分司持之不得其平又刑部獄與錦衣獄相通近錦衣多羅織不麗法比曉每奏論之因言五城御史受訟非制宜自通政司告送刑部問理大理寺評允諸司毋得妄以意見出入顛倒法令致奸頑喜於詐害良善苦於分拏上允之奸黨御史鄭存仁疏曉欺罔下廷臣會議曉素嫻於職掌疏述故事辨之甚悉時會議未覆分司密奏謂曉讀奏罷免家居與子履淳書舍相對朝夕探討經史意有

石叢書

卷三十一

文苑列傳上

七 嘉慶集

所得即呼其子詔之父于自相師友所著有古言今言吾學編諸書尋卒隆慶改元履淳上疏請卹贈太子少保謚端簡

雷禮豐城人嘉靖十一年進士授興化司理以制歸復補寧國司理以異等入銓曹時有求補是官者太宰曰非雷君不可服人乃竟補禮後司考察汰權勢奸黨凡十四人陶仲文以符錄取媚歷官少保考九年滿引大臣例自陳禮奏真人仰荷聖恩效勞不云

奉職一時咸以為得體相高與仲文啣之而晏文愆亦欲黜仙居應禮禮抗曰是無公論漢必欲盡絀賢而後快吾不顧也遂出理大名通判未幾以憲副督兩浙學政尋陞南太僕少卿逆鸞請北伐需馬億而禮尚未蒞任逆呼甚急禮先期辦馳至得緩急用大司馬訝曰何迅霍若此尋轉太常寺推尹順天順天當輦下政多束縛不得便又內外廠府舖行各種媚聚毛錯禮一切絕糾以法務以利民陞工部侍郎

石叢書

卷三十二

文苑列傳上雷禮

七 嘉慶集

是時營天壽山計費且不貲禮疏議節省受事即夙夜在公上遣中貴人偵視乃嘉歎久之比三敘工與分宜父子欲以屬他親昵者不得已方以禮晉部事司營造已遂條上八事而將作大匠徐杲得為卿有心計與之易磚石為須彌座積材為柱省不可計即巨璫黃錦見之以為天生若人為國家用而璫素亨於上前輒言未備禮疏請吉立木類上聖明知璫輩欲中之一惟雷言是聽工成而推恩及歐陽司



空未緹騎乃禮止尚書添註分宜持之也三致之工  
估者至數十百萬而費止什一萬壽宮災估者復以  
三百萬報當事者難之時徐文貞為夫輔問禮幾何  
禮曰二十萬足矣即以聞上喜而分宜不懌禮念  
上諭且諄切朝夕匪懈祁寒雨雪至躡油履行泥中  
執蓋自障即元夜不休上知歎異撤御饌勞之又  
念其孤幼須以人輔而華亭于璠司繕造分宜孫紹  
庭司巡緝分宜以其孫何不能繕造而必令棄之巡

石匱書

卷三百二

文苑列傳上雷禮

七

鳳鳴堂

緝會內監復以蜚言激上怒禮力請上閱閱竟  
上喜甚稱禮為良臣有銀鏤飛魚之錫分宜益不懌  
是年歷一品三年考上援故事賜羊酒鈔錠授柱  
國加少保紫宸宮再建禮議宮禁重地不便出入請  
遼內使廉慎者專稽驗而禮得一意督促紫宸成加  
少傅謝辭上曰督掌工務節財任怨朕所鑒知無何  
世廟賓天禮臨歿甚隆慶元年禮舉前此之加派費  
稱冗者一切罷之天下以為更生而一二少年始媚

分宜及敗而排之天下不直其人乃欲甘心於禮

上曰雷尚書功在社稷奈何劾之一時咸謂聖明天  
子而禮更振厲事上幸成均禮與徐文貞東坐聽  
講甚重適吳給事時來上封事言內使不法上震  
怒禮因使言前杖石今復杖吳恐累聖德遂得免  
會中涓言內教場禮疏謂皇上尊居九重必導迎  
和氣凝神淵默不宜躁動震驚事遂寢御史李志學  
奏中官號房內使群毆御史於朝禮正色奮前曰此

石匱書

卷三百三

文苑列傳上雷禮

七

鳳鳴堂

何所御史何官爾輩攘臂辱之無君甚矣衆始解散  
尋疏謂工部與內府相關今內璫怙勢行私臣每事  
掣肘願乞罷歸奉旨准致仕禮携一僕一敝篋翩然  
歸杜門謝客著書有大政記內閣行實列卿年表諱  
墟摘稿行世時人與鄭曉同稱為之語曰雷禮博古  
鄭曉通今家居十三年辛巳疾作語徐夫人曰夢夏  
文靖公邀游南岳遂卒訃聞上報朝贈太保賜祭  
葬



石匱書曰甚矣哉人不可以不讀史也國朝留心典故止鄭端簡雷司空二人而當其數歷中外皆具大經濟大學問有本領之人自與凡庸不類也吾學編大政紀共在其敘述井井亦自與空疎鹵莽者不類勲業文章相為表裡古人豈肯妄作者哉

石匱書

卷三百一

文苑列傳上

十 鳳鳴堂

石匱書卷第二百三下

明 叙南張 岱著

文苑列傳下

穆孔暉馮琦王維禎列傳

穆孔暉字伯潛山東堂邑人弘治甲子王文成主試山東得暉卷舉第一乙丑成進士改庶吉士時燭理勢峻卿佐皆伏謁拜跪暉挺正不屈與安陽崔銑獨長揖而已瑾卿暉出為南京禮部主事瑾誅復商討

石匱書

卷三百一

文苑列傳下

一 鳳鳴堂

嘉靖元年進侍講以忤時宰改置卿陞南太常寺少卿致仕暉有俊才工古文詞行已端雅去官研摩六籍潛心古學生平無疾聲厲色變故粹至神氣坦然人常比之程伯子所著有讀易錄尚書困學諸史通編大學千慮四史弘裁諸書居官三十年茅茨不蔽風雨嘉靖辛亥卒朝議追暉講讀芳卹典獨享贈禮部左侍郎謚文熙初莊廟時給事中石星以直言觸上怒廷杖千門上親御五鳳樓察杖者命中消毋

納給事從人。暉恐星斃杖下。先以義白緹帥。而身自  
掖蔽中。消共詈之。暉且書且掖以出。星得不以暉實  
生之。天下人稱其義問。

馮琦青州臨朐人。生之夕。祖母夢一朱衣象簡者立  
寢門外。曰余韓琦也。今為余孫寤而生男。因名曰琦。  
萬曆丙子舉於鄉。明年成進士。以庶吉士改授編修。  
冊封藩藩。丁亥。陞侍講。充經筵日講官。神宗靜攝。  
講席久虛。無所建白。乃與講官余繼登以通鑑分類

石匱書

卷三百三

文苑列傳下馮琦

三 鳳鳴堂

註解引古證以傳時政。上賜留覽。戊子。主湖廣試。  
己丑。主武闈。時倭賊之亂。方作。琦於策問中。具言虜  
賊陰謀。并滅賊退虜之方。縷千言。後事平。以策中  
語覆之。皆驗。己陞禮部右侍郎。總裁國史。辛丑。主會  
試。尋陞吏部尚書。琦在部。一以獎廉抑競為念。每月  
朔。序次循資銓陞者。黏列後堂。過缺。揆補。吏胥不得  
上下其手。而請託者亦蒙足不至。壬寅。疾作。請告不  
允。遂卒於邸。其所著奏疏論策典贍考麗後學。竊其

句字。取科名如拾芥。是國朝一極名山也。凡舉業家  
無不座置一卷。

王維禎字允寧。華州人。嘉靖乙未進士。選庶吉士。歷  
翰林侍讀。乞養。母不許。遷南國子祭酒。便道省母。會  
關中地大震。遂隕。後維禎之文。豁達疎宕。若泓瀾流  
江。明霞頓天。其始入門。學司馬于長。所推尊當代。則  
其鄉先達李夢陽。躋之聖境。其始載筆。承明修賦頌  
之業。用其深沉之思。引繩墨。修詞海。內宗重居十餘

石匱書

卷三百三

文苑列傳下馮琦

三 鳳鳴堂

年。戎馬土部。一時天下北結。胡南困倭。乃出而與士  
大夫講方畧。論戰守。居恒自歎。服在史官。大之不能  
論當代之故。次之不能成一家之言。又無緣統偏帥  
之任。效一割之用。奉軀充位。老死筆研間。太倉鼯鼠  
耳。又自言其為人。淺中狹氣。慙直樸畧。人有不和能  
不善。浮慕之。遂與之疎。平生未嘗倒心。反舌。亂是非  
滑曲直。見亂是非。滑曲直者。則力爭之。以為邪口不  
息。國是不定。諸所為非。其甘意往者。即一時雷附。然



竟作攢眉狀昔人直絃曲鈞之誠自亦念之顧卒不能忍亦猶其生而修幹續頰昂首掀眉揭膺濶步造化陶冶不可移易至居常論士大夫處世當勉效功業懷仁義之實以振靡敝而抹瘡痍亦庶幾當世之路彼遠棲林莽履跡不入於市容問廬匿不與接此古人鑿垣之意道傍橋立死木耳其蔭且不足休行人矧可以上棲九日下覆八埏其論用世大臣不在夫謙約早減惟其能保釐人民盜賊止息水旱無憂

石腹書

卷三十三

文苑列傳下王維補

四 鳳鳴堂

即食一肉脫粟之飯與一介之使自隨蓋察於一物而未達大人之觀其慨然有志當世可知也與南禮部尚書孫愷善愷序其文曰王子產二筆之隕區所云嶽降不虛矣地坼山崩適與行會豈非地紀絕而人傑萎耶

石匱書曰國朝以制義取士而士之習制義者遂有其習制義之書若穆文熙之左史纂評馮琢庵之奏疏策論王允寧之槐野文集於舉業差近亦幾于

家絃而戶誦之矣終南捷徑於此不無說過而尚論者欲以三公躋之文苑是亦古人祭酒豆間之義也

謝榛王穉登王叔承沈明臣列傳

謝榛字茂秦臨清人眇一目喜通輕俠度新聲年十六作樂府商調臨德間少年皆歌之已而折節讀書刻意為歌詩遂以聲律有聞於時厲居鄆下趙康王賓禮之嘉靖間挾詩卷游長安脫黎陽盧柎於獄諸公皆多其高義爭與交惟而是時濟南李于麟吳郡

石腹書

卷三十三

文苑列傳下刻

五 鳳鳴堂

王元美結社燕市榛以布衣執牛耳諸人作五子詩咸首謝榛而于麟次之已而于麟名益盛榛與論文頗相錫責于麟遺書絕交元美諸人咸右于麟交口排榛削其名於七子五子之列榛游道日廣秦晉諸藩爭延致之河南北皆稱謝榛先生諸人雖惡之不能窮其所往也趙康王堯榛歸東海康王之曾孫穆王復禮榛為刻其全集當七結社之始尚論有唐諸家茫無適從榛曰選李杜十四家之最者熟讀之以



奪神氣歌詠之以求聲調玩味之以哀精華得此三  
要則造乎渾淪不必塑謫仙而畫少陵也諸人心師  
其言厥後雖爭擯謝榛其稱詩之指要實自謝榛發  
之榛今體工力深厚向響而字穩七子五子之流皆  
不及也新安潘之恒且史記曰趙王雅愛謝榛詩從  
王客鄭若庸得竹枝詞十章命所幸琵琶伎賈扣度  
而歌之萬曆癸酉冬榛從關中還過鄴借若庸見汪  
王宴之便歠酒行樂作王曰止命絃瑟以琵琶佐之

石匱書

卷五

文苑列傳下謝榛

六 鳳鳴堂

聲繁屏後王復曰止衆伎獨奏琵琶方一闋榛傾聽  
未敢發言王曰此先生所製竹枝詞也譜其聲不識  
其人可乎命諸伎擁賈姬出拜光華肘人藉地而竟  
竹枝十章榛起謝曰此山人鄙俚之辭安足污王宮  
王齒請更製竹枝詞以備房中之奏王曰幸甚榛老  
不勝酒醉卧山亭下王命姬以衽代薦承之以眩明  
月上新竹枝十四闋姬按而譜之不失毫髮元夕便  
歠奏技酒闌送客即盛禮而歸賈于邸舍榛載以游

燕趙間逾二年至大名客請賦壽詩百章至八十餘  
首拔筆而逝乙亥之冬月也姬率二子奉柩停大寺  
之旁每夜操琵琶一曲歌謝榛所作竹枝詞必慟絕  
而罷已乃以千金裝付二子令歸塋自破樂器歸老  
于闕閭間後三十餘年客訪舊宿寺中寺僧猶能道  
其遺事

石匱書

卷五

文苑列傳下謝榛

七 鳳鳴堂

汝南公方執政閣試觀中紫牡丹詩百韻有色借相  
君袍上紫香分太極殿中烟之句汝南賞歎擊節呼  
詞館諸公數之曰公等以詩文為職業能道得王秀  
才十四字邪引入為記室較書秘閣將令以布衣領  
史事不米而罷汝南卒無子百穀渡江往哭其墓丁  
卯復游長安華亭嘗國頤修姚張之怨客或戒百穀  
毋自白袁公門人伯穀謝曰馮驩任安彼何人哉刻  
燕市客越二集備書其事所以志也伯穀為人通明



開美妙于書及篆隸好交游善結納譚論娓娓移日  
分夜聽者晏倦吳門自文待詔後風雅之道未有  
所歸伯穀振華起秀噓枯吹生擅詞翰之席者三十  
餘年閩粵之人過吳門者雖賈胡窮子必躋門求一  
見乞其片鱗尺素然後去中少師以元相里居晚年  
頗交游推重軒車造門賓從填咽兩家巷陌殊不相  
下百穀獎引寒素敦篤故舊王弇州歿其仲子士驥  
中蜚語連染繫獄百穀傾身援救有古人風義不但  
石匱書 卷三 文苑列傳下 八 鳳鳴掌

以文彩見重也  
王叔承字承父吳江人少孤受博士業以好古謝去  
食貧囊無一錢所善商任叔為承父謀曰吾聞趙王  
賢而好客謝榛鄭君庸皆在幸舍我曹可以曳裾往  
乎乃治裝偕之鄭君庸已為之先容承父問知王  
雖好客容見必蒲伏長跽稱主臣弗屑也會任叔以  
莽之銅雀臺下東之齊魯北入燕客淮南少師所使  
草應制祝釐之作承父謝弗能日從相君直所得縱

觀西苑南內之勝作宮詞數十曲流聞禁中而以其  
間與吳興范伯楨海陵顧益卿梁溪陳父胡原荆定  
交於公車承父皆弟畜之相與悲歌訪問燕市酒人  
遺跡相君有所譏述使人物色之往且醉卧酒壚中  
欠仲弗肯應久之乃謝歸母好奉佛承父亦奉佛弗  
能戒酒詭其母曰佛所謂米汁也原荆以御史廷杖  
歸縱游吳越名山水作前後吳越游已赴益卿于閩  
作荔子編運過貞父于楚作楚游編益卿開府蕪陽

石匱書 卷三 文苑列傳下 九 鳳鳴掌  
又要之塞上作嶽遊編而歸遂不復出年六十五而  
卒承父有酒德飲可一石谷或戲謂君貌類胡僧多  
笑而好飲豈前身布袋和尚耶承父為詩豪宕滄茫  
天才爛發最為弇州兄弟所推教美敏其詩以為太  
初讓其精俞謝避其兼七言歌行頃刻數千言可喜  
可愕種變幻真能以牛溲馬勃為藥餌嗜笑怒罵  
為文章蓋其兄弟間之論若此然元美作五子詩不  
及承父僅居四十子之一而已承父序卓漱甫之詩



曰詩衰于宋元北地起而復古一代摩擬之格此其  
創矣歷下一變鍛鍊陶洗脫凡腐而尚精麗然才情  
聲律未極變化故用豪句構壯字自高或晦而難盡  
復而致厭始多宗之後且避之也弇州與歷下同名  
而異用又變而博大僻遠汪洋磅礴無所不入安  
究其底則死骨未寒非之者過於慕之者矣承父之  
持論若此何怪乎弇州實應且憎陽浮慕之而實不  
與乎雖然承父之不為弇君子者幾希矣

石匱書

卷一百一

文苑列傳下五

十一 鳳嬉堂

沈明臣字嘉則鄞縣人少為博士弟子數奇不偶胡  
少保宗憲督師平倭偕徐渭文長辟置幕下少保器  
達奸士微有酒失善媿罵嘉則獄：不少阿唯少保  
遙望見為起立常譙將士爛柯山上酒酣樂作請為  
鏡歌十章援筆立就醜酒高吟至狹巷短兵相接處  
殺人如草不聞聲少保起捋其鬚曰何物沈生雄快  
乃爾命刻石置山上少保死請室中嘉則走爨墓下  
持所為誄徧告士大夫頌其冤狀已而挾筴走湖海

石匱書

往來吳楚閩粵間年七十餘死於里中先後誦詩七  
千餘首今之行於世者為豐對樓詩選凡四千餘首  
石匱書曰萬曆間布衣豪於詩者吳門王伯穀松陵  
王承父明州沈嘉則三人為最王元美繼二李之後  
狎主詞盟引同調抑異已謝茂秦故社中老宿有違  
言于歷下則合從以擯之用以立慳示威海內詞人  
有不入其門牆奉其壇墀者其能自立者亦鮮矣伯  
穀才名故與烏衣馬奠相頡頏承父早多貴遊嘉則

石匱書

卷一百二

文苑列傳下沈明臣

十二 鳳嬉堂

晚依宗衮三人者其聲勢皆足以自豪元美與之雅  
故異同離合之間夷三君子四十于而登胡元瑞于  
末五子雖未能一切抹殺其用意軒輊猶前志也徐  
文長獨深憤之自引傲僻窮老以死終不入其牢籠  
於論謝榛詩見志焉去之八十餘年詞場之隆替盛  
衰作者之風氣上下歷：可以指數識者亦可以論  
世云  
胡纘宗于慎行李維楨列傳



胡績宗字孝思泰安人正德戊辰進士殿試三甲第一與二甲第一焦黃中並授翰林簡討黃中係焦芳子事敗編管為民績宗外補判嘉定州移守潼川入為南京戶吏二部郎中出知安慶移守蘇州在郡才敏風流前後罕儔勝咏留題徧滿湖山泉石間為忝政于山東浙江山西為布政于河南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改理河道乘輿南巡迎駕于磁復改河南汴城行臺火引咎乞歸家居數年而有詩案之獄戶

石叢書 卷一百三十三 文苑列傳下 三 屬孀堂

部主事王聯者績宗在河南時所苦貧令也為戶部主事犯法當死思告許以自脫從獄中上書指績宗聞大罵幸楚詩有穆天相竹之語為怨望呪咀世宗大怒捕下獄嚴分空陶恭誠力救乃得解杖三十遺歸績宗在獄中取錦衣獄中柱械之數作制獄八景詩眾爭咎績宗掣其筆績宗笑曰坐詩當死不作詩得免死耶出獄時謝榛貽之詩云白首全生逢聖主青山何幸見騷人績宗將八十病杖創甚呻吟間

猶口占韻以謝人謂績宗意氣殆不減蘇長公也于慎行字無垢東阿人隆慶戊辰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授編修萬曆初江陵起復具疏請止桂林阻之不得上江陵卒有詔籍其家詔書立司冠楫極言江陵母老請于覆巢即空推明主惟蓋之恩全大臣替復之誣舉朝義之歷官坊局拜禮部尚書力請建儲不報自劾乞罷久而上復思之丁未六月詔以原官入直東閣亦拜命以未疾卧邸中不旬日而卒年六十

石叢書 卷一百三十三 文苑列傳下于慎行 三 屬孀堂

有三贈太子太保謚文定公在史館窮年斲以讀書為事每進講唐史至成敗得失之際反覆論說上為悚聽講罷分題賦咏不長于書詩成倩人書之上問之具以實對上大嘉讀書貫穿經史通曉掌故以求為有用之學凡所援摭駁正具有源委皆可施行謝部事居穀城山中十有七年網羅搜括蘊籍益富南大用而遽卒天下惜公於詩文春容宏麗一時推大手筆其論古樂府曰唐人不知古樂府是知

一第。2。2。 冊續修四庫全書第 0 頁反頁



古樂府也。辭聲相雜，既無從辨，音節未會，又難于歌。故不為爾，然不效其體，而時假其名，以達所欲出。斯慕古而託焉者乎？近出一二名家，至乃逐句形模，以追遺響，則唐人所吐弄矣。余聞為郊祀鏡歌，可數十首，已而視之，頗涉兒戲，亦復不自了然，遂焚棄之。取其音節稍近者，做其一二，謂之本調。至近體歌行，如唐人所假者，不曰樂府，則詩之而已矣。夫唐人能為而不為，今人能為而遂為之，余奈何不能為而為也。

石匱書

卷三百三

文苑列傳下

十四 鳳鳴堂

其論五言古詩曰：魏晉之於五言，豈非神化學之則迂矣。何者？意象空洞，樸而不敢凋，軌塗整嚴，制而不放，騁少則難變，多則易窮。古所謂鸚鵡語，不過數聲爾。原本性靈極，命物態，洪纖明滅，畢究精蘊，唐果無五言古詩哉。余既知其解矣，而不能舍魏晉者，取其可以藏拙，且適所便，非能遂似之也。海內賞真之士，有以吾言為是者，吾詩雖不觀可矣。公生當慶曆之世，又為歷下之鄉人，其所論著，皆歲歷下之膏肓，對

病而發樂。夫惟大雅卓爾，不準其是之謂乎。近代館閣，莫盛于戊辰。公與雲杜、李本寧、才名相並，以詩言之，則大必曠乎其後矣。

李維楨，字本寧，京山人。隆慶戊辰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除編修，進修撰，出為陝西泰議，洋沅外僚。幾三十年，稍遷南太常，拜南京禮部侍郎。陞尚書，致仕。卒年八十。本寧在史館，博聞強記，與新安許文穆、濟石同館，為之語曰：記不得問老許，做不得問小李。自詞

石匱書

卷三百三

文苑列傳下

十五 鳳鳴堂

林左遷海內，謁文者如市。洪裁豔詞，援筆揮灑，又能龍歌曲，隨以屬厭求者之意。其詩文聲價騰涌，而品格漸下，為人樂易濶達，交游猥雜，有背負者窮而來，歸過之反益厚。其左遷在江陵時，江陵敗人謂當抗疏自列，本寧慨然曰：江陵過我，辱左遷，非江陵意，奈何利其死以贄於時世乎。其為長者如此。所著太泌山人稿，數百卷行世。石匱書曰：館閣之選，無過隆慶戊辰，而後以古文名



世者泰安胡孝思東阿于無垢京山李本寧皆以博學宏詞為藝林翹楚而泰安以詩業被斥人且擬其為今之蘇軾東阿京山並為容臺碩德而東阿之經濟馮裁盡見之讀史私評一書然天奪之年不究其用天下惜之京山高文典冊走世如鷲年登大臺而止為文學侍從之臣而功業不著則是天下文章盛名終無造物所忌觀之三老不洵然哉

李贄焦竑列傳

石叢書

卷一百三

文苑列傳下李維禎

未鳳樓堂

李贄號卓吾溫陵人少舉孝廉以道遠不再上公車為教官徘徊即署後出為姚安太守抵任後法令清簡不言而治每至伽藍判了公事或坐堂皇上真名僧其間簿書有隙即與參論虛玄人皆怪之贄不以為意久之厭圭組遂入雞足山閱龍藏不出御史劉維奇其節疏令致仕歸初與黃安耿定力善罷郡遂不歸曰吾老矣得一二勝友終日晤言以遣餘日是樂矣何必故鄉也遂携妻女客黃安中年得數男皆

不育體素癯澹於聲色又癖潔惡近婦人故雖無子不置妾婢後妻女欲歸趨歸之自稱流寓客子定力死贄遂至麻城龍潭湖上與僧無念周友山丘坦之揚定見聚閉門下捷日以讀書為事性愛掃地數人縛帚不給衿裙浣洗極其潔白拭面濯手有同水滌不喜俗客客不獲辭而至但一交手即令之遠坐嫌其臭穢其惟狎者鎮日言笑意所不屬寂無一言滑稽排調衝口而發既能解頤亦可刺骨所讀書抄寫

石叢書

卷一百三

文苑列傳下李維禎

未鳳樓堂

為善本東國之秘語西方之靈文離騷班馬之篇陶謝柳杜之詩下至至稗官小說之奇宋元名人之曲雪藤丹筆逐字擊校肌理分時出新意其為文不阡不陌打其胸中之獨見精光凜凜不可迫視而好惡頗與人殊詩不多作大有神境亦喜作書每研墨伸紙則解衣叫跳作兔起鶴落之狀其得意者亦自可愛瘦勁險絕鐵腕萬鈞骨稜一帛上一日惡頭癢倦於梳櫛遂去其髮獨存鬚鬚贄氣既激昂行復說

異片異端者日益側目其與耿定力往復辨論每一  
札果累萬言發道學之隱情風雨江波讀之者高其  
識欽其才畏其筆始有以幻語聞當事當事者逐之  
於時左轄劉東星迎之武昌舍蓋公之堂自後屢歸  
屢出梅國禎迎之雲中焦竑迎之林陵無何復歸麻  
城時又有以幻語聞當事當事者又誤信而逐之火  
其蘭若而馬御史經綸遂躬迎之於北通州禮科張  
問達疏奏邪士李贄立言乖僻舉止恠異所著書惑

石叢書

卷三十三

文苑列傳下李贄

十八

屬嬉堂

世誣民寄居麻城謂大道不分男女作觀音問一書  
士人妻女若狂瀆亂失常莫此為甚疏上縱騎建之  
下詔獄馬御史與俱罪止發回原籍火其所著書會  
旨不下贄曰我年八十何所求安能常抑抑求生乎  
候馬御史及侍者他出遂以雜髮刀自剄死馬御史  
哭之慟乃為之大治家墓建佛刹以祀之贄素不愛  
著書初與耿子庸輩辨論之語多為掌紀者所錄遂  
哀之為焚書後以時義詮聖賢深旨為說書最後理

其先所詮次之火焦弱侯刻之南京者是為藏書曉  
年讀易著書曰九正易因泰釋道二乘者曰叢書出  
之游戲者曰批點水滸傳其餘如續藏書西遊記三  
國志諸書俱屬坊間賸本非先生手筆

焦竑字弱侯號澹園南直隸手衛人萬曆己丑廷對  
第一官翰林修撰與袁庶宗道陶司成望齡黃宮詹  
輝日夕遊處益得以切磋倡明此學而他學士大夫  
以學未質正者亡不傾心與究竟之人人意滿而去

石叢書

卷三十三

文苑列傳下焦竑

十九

屬嬉堂

時光宗以元子出閣講學選擇講官講讀故事旅  
進退依經解義而已弱侯講畢拱揖而進曰臣等數  
陳或有未備願殿下垂賜明問東宮稱善自是每請  
必從容扣擊應答如響是時睿齡才十三聰明日啓  
弱侯之功為多太倉謂元子冲齡典學當引誘以圖  
史故事弱侯遂采輯成書繪圖演義名曰養正圖解  
同官相與側目喧傳已私進禁中乃具疏上之上  
詳加省覽溫語批荅忌者益衆丁酉北試上置原



推兩宮坊別用弱侯原推者媿恨構新建合謀傾弱  
侯言官遂用科場事挾誦詆毀弱侯陳辨甚力新建  
從中主之以文體調外任竑拂衣歸歸而與舊游同  
志者相見輒喜曰吾今日得與諸君一意了此大事  
因緣矣自是優游林下者垂二十餘年留都故多講  
社自竑歸主盟其壇坫益盛每會輒望佛臨之群疑  
衆難得其一語輒為解紛天臺明德陽明三祠之會  
竑所答問尤多諸弟子藉而錄之邦布海內年至大

石匱書

卷一百一

文苑列傳下集

十一 鳳樓堂

董華華好學銳志不衰所著有友談正續筆乘答問  
錄正續澹園集陰符解老莊翼理學名臣傳獻徵錄  
玉堂佳話國史經籍志忠孝錄京學志焦氏類林金  
陵舊事行世光宗登極詔推東宮講讀舊恩升敘錄  
用而竑已先一年逝世天啓二年特議贈卹蔭予一  
人

石匱書曰李溫陵發言似箭下筆如刀人畏之甚不  
勝其服之甚亦惟其服之甚故不得不畏之甚也異

端一疏燬死詔獄溫陵不死於人死於口不死於法  
死於筆溫陵自死已耳人豈能以之哉焦漪園夢趙  
溫陵口不逮筆亦不逮人恨之亦不逮然所以終不  
逮溫陵者亦自其才力使然而謂溫陵可易學也哉  
歸有光劉鳳湯顯祖徐渭袁宏道列傳

歸有光字熙甫崑山人九歲能屬文弱冠盡通六經  
三史六大家之書浸漬演迤蔚為大儒嘉靖庚子舉  
南京第二人為茶陵張文隱公所知其後八上春官

石匱書

卷一百一

文苑列傳下集

十一 鳳樓堂

不第讀書談道居嘉定之安亭江上四方來學者常  
數十百人海內稱震川先生不以名氏乙丑舉進士  
除長興縣用古教仕法治其民每聽訟引兒童婦女  
案前判判英語事解立縱去不具獄有所擊斷寢息  
直行其意大吏多惡之有蜚語聞量移通判順德隆  
慶庚午入賀新鄭內江雅知熙甫引為南京太僕寺  
卿留掌制牧修世廟實錄熙甫宿學大儒久困郡邑  
得為文學官給事館閣欲以其間觀中秘未見書益



肆力於著作而遽以病卒年六十有六。熙甫為文原本六經而好太史公書。能得其風神脉理。其於六大家自謂可有隨歐曾臨川則不難抗行。其於詩似無意求工。潛自運。要非流俗可及也。當是時王弼劉鍾二李之後。主盟文壇。聲華烜赫。奔走四海。熙甫一老舉子。獨抱遺經。于荒江虛市之間。樹牙頰相楮柱。不少下。常為人文序。詆排俗學。以為苟得一二妄庸人為之。巨子弇州聞之曰。妄誠有之。庸則未敢聞命。

石匱書

卷三

文苑列傳下

鳳鳴堂

熙甫曰。唯妄故庸。未有妄而不庸者也。弇州晚歲。贊熙甫畫像曰。千載有公。繼韓歐陽。余豈異趨。久而自傷。識者謂先生之文。至是始論定。而弇州之遲暮。自悔為不可及也。熙甫歿。其子子寧輯其遺文。妄加改竄。賈人童氏夢熙甫。趣之曰。亟成之。少稽緩塗乙盡矣。刻既成。賈人為文祭熙甫。具言所夢。今載集後。季子子慕以鄉舉。追贈待詔。孫昌世俱有文名。嘉靖末。山陰諸狀元。大綬官翰林學士。置酒招鄉人。徐渭文

長入夜良久。乃至學士問曰。來何遲。文長曰。頃避而士人家。見拜問。懸歸有光。文令之歐陽子也。迴翔難誦。不能合去。是以遲耳。學士命隸卷其軸。以來張燈快讀。相對歎賞。至於達旦。四明余編修。分試禮闈。學士為其言熙甫之文。意度波瀾。所以然者。熙甫果得雋。熙甫重生。平知已。每叙張文隱事。輒為流涕。豈未有以文長此事。聞於熙甫者乎。為補書之於此。

石匱書

卷三

文苑列傳下

鳳鳴堂

讀書不輟。刻礪為古文辭。偏取汲塚篆籀之文。不拾西漢以下一字。行文林澁。幾不能句。而昂異之色。鬱鬱蒼蒼。浮起紙上。無半點餽餽氣。烟火氣。是時中原七才子橫行。而鳳嶽嶽不肯下。淘汰習氣。自成一家。自謂當代昌黎。大有起衰濟弱之意。王李惡之。力為排擠。其名故不大著。所存有劉子威集。又有太霞草等集。內鄉李太史于田評云。劉子威。挺奇索隱。抗心無前。凡所注筆。動依古。其時當世流輩。蔑如矣。故



其詞賦奇字瑰語多不可句。將毋謂智者過耶。嘗觀自古文士，雖分飾揚鑣，而究其指歸，無逾兩途。做在語也。過則體裁古而意不融，奄取宋人也。近則意流放而體不蒼老。舉斯二者，未有能兼焉者也。即子或之所自負，固大人與稽矣。然能兼擅於此哉。其昵好季朗，借說于鱗，咸可以論于咸矣。

湯顯祖字義仍，號若士，臨川人。生而有文在手，成童有樂無之日。年二十一舉於鄉，嘗下第。與宣城沈君

石齋書 卷三十一 文苑列傳下 四 鳳鳴堂

典薄游蕪陰，容於郡丞龍宗武。江陵有叔，亦以舉子客宗武，交相得也。萬曆丁丑，江陵方專國，從容問其叔曰：公車中頗知有雄駿君子，能賈其人者乎？曰：無逾於湯沈兩生者矣。江陵將以昂甲畀其子，羅海內名士以張之命。諸曹因其叔延致兩生，義仍獨謝弗往。而君典遂與江陵子懋修偕及第矣。又六年癸未，與吳門蒲州二相君子同舉進士。二相君使其子召致門下，亦謝弗往。除南太常博士，朝右慕其才，將徵

為吏部郎上書辭免，稍遷南祠部郎。抗疏論勅政府信私人，塞言路，請廣東徐聞典史量移知遂昌縣。用古循吏治邑，縱囚放牒，不廢嘯歌。時填壯丹亭劇，甫脫稿，又作南柯郡，二夢坐堂上，鞠獄囚，得佳句，輒以脈管敲案上，按拍吟之，輒大喜。終日不用刑，偶意緒顛倒，思路枯澁，輒呼與人，畀向城外橋上山水佳處徜徉久之，俟煩襟滌除，雋思勃發，然後歸縣。習以為常，以是政事多置不理，而縱情筆墨，深以為快。戊

石齋書 卷三十一 文苑列傳下湯顯祖 五 鳳鳴堂

戊午計授勅歸浙，撫軍以復任招不赴。浙直指以京學薦不出，已無意仕路，而忌者不察，復於辛丑大計褫奪其官。李本寧力爭之曰：遂昌原無小事，意當事者曰：此君高尚，吾正欲成其志，遠耳。家居於所居之側，小結菟裘，與其西尊人居，柔氣愉色，逆所欲惡，而先意為性，喜獎掖後進，又喜任達，急人之難，甚於己。食貧二十年，而阮嘯自如。萊舞無闕，後以太夫人喪，孺慕過哀，柴毀骨立，伏苫不起，踰百日死。易黃之夕，



尚為孺子。及遺命用麻衣。冠草屨。以殮。年六十有八。義仍之意。激昂。夙昔。道緊。扼腕。希風。視天下事。數者。可了。其所。扶分。李于田。道甫。梅克生。之流。皆都。通顯。有建。監而。義仍。一發。不中。窮老。踴躍。所居。玉茗堂。文。史。狼藉。賓朋。雜坐。雞埒。水園。接跡。戶庭。蕭閒。詠歌。俛。仰。自得。道甫。開府。淮上。念其。窮遺。書相。送義。仍。謝曰。身與。公等。比。有事。主老。而為。容所。不能。也。為。即時。擊。排。執政。禍且。不測。貽。書。友人。曰。乘興。偶發。一疏。不知。

石匱書

卷三

文苑列傳下

廿七 鳳鳴堂

當事何以處我。晚年。師盱江。而友。紫柏。儵然。有度。世。之志。胸中。磊塊。陶寫。未盡。則發。而為。詞曲。四夢。之書。雖後。留連。風懷。感激。物態。要於。洗滌。情塵。銷歸。空有。則義。仍之所。存畧。可見。矣。嘗謂。我朝。文字。以宋。學士。為宗。李獻。吉至。王弇州。氣力。強弱。巨細。不同。等。質文。耳。萬曆。間。弇州。麟州。同仕。南都。為麟州。太常。官。屬。麟州。倡為。公宴。詩。不應。人。簡。括。獻吉。于麟。元。美。文賦。標。其中。用事。出處。及。增減。漢。史。唐。詩。字。面。流傳。白。下。使。

元美知之。元美曰。湯生塗抹。吾文。異日。亦有。塗抹。湯。生者。自王。李之。興。百有。餘歲。義仍。當。霽。寒。充塞。之時。穿穴。其間。力為。解駁。婦太。僕之後。一人。而已。義仍。少。熟。文選。中。攻聲。律。四十。以後。詩變。而之。香山。眉山。文。變而。之。南豐。臨川。嘗自。叙其。詩三。變。而力。窮。人嘗。以。其。文寄。所知。謂。不。斬。其知。吾之所。已。就。而。斬。其知。吾。之。所未。就。也。於。詩曰。變。而力。窮。於。文曰。知。吾。所。未。就。義。仍。之。道。懷。嗜。學。不。自。以。為。能。事。如此。而。世。但。賞。其。

石匱書

卷三

文苑列傳下

廿七 鳳鳴堂

詞曲而已。不能。知其所。已。就。而又。安能。知其所。未。就。可不。為。三。歎。哉。義。仍有。才子。曰。士。遂。五。歲。能。背。誦。二。京。三。都。年。二十。三。客。死。白。下。次。大。耆。才。而。佻。然。有。父。風。次。開。遠。以。鄉。舉。官。監。軍。兵。使。討。流。賊。死。行。間。幼。子。李。雲。亦。有。雋。才。徐。渭。字。文。長。山。陰。人。幼。孤。性。絕。警。敏。九。歲。能。屬。文。年。十。餘。做。楊。雄。解。嘲。作。釋。疑。二十。為。邑。諸。生。試。屢。雋。胡。少。保。宗。憲。總。督。浙。江。或。薦。渭。善。古。文。辭。者。招。致。幕。府。



堯書記時方獲白鹿海上表以獻表成召渭視之渭  
覽罷矐視不答少保曰生有不足也試為之退其業  
進公故秦武不甚能別識乃寫為兩函成使者以視  
所善諸學士董份等謂孰優者即上之至都諸學士  
見之果賞渭作表進上大嘉悅其文旬日間遍誦  
人口少保以是始重渭龍禮獨甚時都御史武進唐  
順之以古文負重名少保嘗袖出渭所代謄之曰公  
謂予文若何荆川驚曰此文殆吾後又出他人文荆

石匱書

卷三百三

文苑列傳下

六

鳳鳴堂

川曰向回謂非公作然其人誰邪願一見之少保乃  
呼渭偕飲荆川深獎歎與結驩而去歸安茅鹿門坤  
時游於軍府素重荆川嘗大酒會文士畢集少保又  
隱渭文語曰能識是為誰筆乎鹿門讀未半遽曰此  
非吾荆川必不能少保笑謂渭茅公雅意師荆川今  
北面於子矣鹿門慙慙面赤勉卒讀諺曰惜後不逮  
耳其為名輩所賞服如此渭性通脫多與群少年昵  
飲市肆幕中有急需召渭不得夜深開戟門以待偵

者得狀報曰徐秀才方大醉味蕪不可致也少保聞  
反稱甚善時督府勢嚴重文武將吏庭見懼誅責無  
敢仰者而渭戴敝烏巾衣白布衫衣直闖門入示無  
忌諱少保嘗優容之而渭亦矯節自好無所顧請然  
性豪恣間或藉氣勢以酬所不快人亦畏而怨焉及  
宗憲被逮渭慮禍及遂發狂引巨錐刺耳刺深數寸  
流血幾殆又以椎擊腎囊碎之不死渭為人猜而妬  
妻死後有所娶輒以媼棄至是又擊殺其後妻遂坐

石匱書

卷三百三

文苑列傳下

九

鳳鳴堂

法繫獄中憤懣欲自決為文自銘其墓曰山陰徐渭  
者少慕古文詞及長益力既而有慕於道往從前長  
沙守季先生究王氏宗旨謂道類禪又去扣於禪久  
之人稍許之然文與道終兩無得也賤而情且直故  
憚貴交似傲與眾處不覺袒裸似玩人或病之然傲  
與玩亦終兩不得其情也舉於鄉者八而不一售僦  
數椽儲航粟者十年一旦容於幕府典文章數赴而  
數辭援筆出門人爭愚而危之而已浚以為安其後



公愈折節等布衣交留者兩期贈金以數百計人爭  
禁而安之而已深以為危至是忽自覓死人曰渭文  
士且操潔可無死不知古文士以入幕操潔而死者  
衆矣乃渭則自死孰與人死之渭為人度於義無所  
關時輒疎縱不為儒縛一涉義所不韙斷頭不可奪  
故其死也親莫制友莫解焉平生有過不肯掩有不  
知恥以為知斯言蓋不妄者其自名如此然卒以援  
者力獲免既出獄縱遊金陵北谷於上谷居京師者

石匱書

卷二百三

文苑列傳下

三十一 鳳鳴堂

數年獄事之解張宮諭陽和力為多渭心德之館其  
舍旁甚雅好然性縱誕而所與處者頗引禮法久之  
心不樂時大言曰吾殺人當死頸一茹办耳今乃碎  
磔吾肉遂病發棄歸既歸病時作時止日閉門與狎  
者數人飲噉而深惡諸富貴人自郡守丞以下求與  
見者皆不得也嘗有請者向便排戶半入渭遮手拒  
扉口應曰某不在人多以是怪恨之晚絕穀食者十  
餘歲人問何居曰吾嗽之久偶厭不食耳無他也尤

不事生業容幕時有餽之泚絨十許匹者遂大製衣  
被下及所製私褻之服靡不備者一日都盡及老貧  
甚鬻手自給然人操金請詩文書繪者值其稍裕即  
百方不得遇窘時乃肯為之所受物人人題識必償  
已乃以給費不即餒餓不妄用也有書數千卷後斥  
賣殆盡博覽破弊不能再易至籍業沒年七十三卒  
渭為諸生時提學副使薛方山應旂閱所試論異之  
置第一判牘尾曰向向鬼語李長吉之流也值比歲

石匱書

卷二百三

文苑列傳下

三十二 鳳鳴堂

少保思為渭地諸廉官入謁屬之曰徐渭異才也諸  
君校士而得渭者吾為報之時少保權震天下所出  
口無不欲爭得以媚者而偶一今晚謁其人貢士也  
心輕之妄不與語及試渭讀適屬令事將竣諸人乃  
大索獲之則彈摘遍紙矣人以是歎渭無命而服方  
山知人焉渭於行草書尤精奇偉傑嘗言吾書第一  
詩二文三畫四識者許之其論書主於運筆大槩略  
諸米氏云所著文長集闕篇櫻桃館集各若干卷今



合刻之註在于內篇。泰同契黃帝素問郭璞并書各若干卷。四書解首楞嚴經解各數篇。皆有新意。陶望齡曰。越之文士著名者。前惟陸務觀最善。後則文長。自古業盛行。操翰者。蓋言唐宋。知務觀者鮮矣。况文長乎。文長負才性。不能謹飾節目。然跡其初終。蓋有處士之氣。其詩與文亦然。雖未免瑕類。咸以成其為文長者而已。中被詬辱。老而病廢。名不出於鄉黨。然其才力所詣。實諸古人。傳於來禩。有必不可廢者。秋

石隱書

卷三百三

文苑列傳下徐渭

廿二

鳳鳴堂

潦縮源泉。見彼颺喧。汎濫者須臾。耳安能與文長爭。修短哉。文長沒數載。有楚人袁宏道。中即者。未會稽於望齡齋中。見所刻初集。稱為奇絕。謂有明一人聞者。駭之。若中即者。其亦謂之桓譚乎。

袁宏道字中即。號石公。湖廣公安人。萬曆壬辰進士。初試吳令。以放誕罷官。縱游西湖。天目。五泄。天台。廬山。諸山。丁酉。補國學。庚子。陞禮部主事。以使事出外。復縱游匡廬。武夷。嵩。蘇。門。百泉。華山。五臺。諸名勝。

所至有詩文紀述。摹寫之妙。如嵌空玲瓏。八面俱見。至會稽。訪陶司成。於其齋頭。見徐文長。閱篇。篝燈夜讀。一字一叫絕。遂稱為當代文人第一。虞淳熙曰。東坡為天西奎宿。自天墜地。分身者四。一為元美。身得其斗背。一為若士。身得其紫眉。一為文長。身得其韻之風流。命之磨蝎。袁中即晚降。得其滑稽之口而已。借光壁府。散緯布寶。四子之文章。元美得端。承用膠之法。若士得供。石作字之法。文長得模。書雙。雕並搏。

石隱書

卷三百三

文苑列傳下徐渭

廿三

鳳鳴堂

之法。而中即得醞釀。真乙酒之法。識者以為知言。辛丑。養病歸。丁未。補驗封司主事。戊申。調文選。己酉。升考功司員外。庚戌。陞驗封司。即中是年病卒。所傳有蒲碧堂全集。及廣莊航火觴政著譚。狂言諸集。蓋萬曆中。年王李之學盛行。黃茅白草。彌望皆是。文長義仍。斬然有異。沉痾滋蔓。未克艾維。中即以通明之資。學禪於李龍湖。讀書論詩。橫說豎說。心眼明而膽力放。於是乃昌言擊排。大放厥辭。以為唐自有詩。不必



選體也初盛中晚皆有詩不必初盛也歐蘇陳黃各有詩不必唐也唐人之詩無論工不工第取讀之其色鮮妍如且晚脫筆研者今人之詩雖工拾人釘釘總離筆研已成陳言死句矣唐人千歲而新今人脫手而舊豈非流自性靈與出自剽擬者所從來異乎空同未免為工部奴僕空同以下皆重也論吳中之詩謂先輩之詩人自為家不害其為可傳而詆訶慶曆以後公襲王李一家之詩中即之論出王李之

石匱書

卷三百三

文苑列傳下卷

廿四 鳳鳴堂

雲霧一掃天下之文人才士始知疏淪心靈搜剔慧性以蕩滌摹擬塗澤之病其功偉矣機鋒側出矯枉過正於是狂瞽交扇鄙俚公行雅致滅裂風華掃地竟陵代起以凄清幽獨矯之而海內之風氣復大變譬之有病于此邪氣結蟠不得不用大承湯下之然輸瀉太利元氣受傷則別症生焉北地濟南結蟠之邪氣也公安瀉下之劫藥也竟陵傳染之別症也餘分閩氣其與幾何慶曆以下詩道三變而歸于凌夷

熸熄豈細故哉小修敘中即詩云錦帆解脫意在破人執縛間有率易遊戲之語或快爽之極浮而不沉情景太真近而不遠要亦自出靈竅吐于慧舌寫于鉛穎足以蕩滌塵塗消除熱惱學者不察效顰學語其寃為俚俗為纖巧為莽蕩島鳥三寫弊有必至非中即之本旨也余錄中即詩參以小修之論取其寫性靈而不悖於風雅者學者無或操戈公安而復噓王李之燼斯道其有瘳乎

石匱書

卷三百三

文苑列傳下

廿五 鳳鳴堂

石匱書曰歸熙甫劉子威湯養義仍徐文長袁中即皆生當王李之世故詩文崛起於一掃近代蕪穢之習韓昌黎推孟子之功故謂其不在禹下也熙甫親見王弼州主盟文壇聲華烜赫奔走四海熙甫一老舉于獨抱遺經于荒江虛市之間樹牙頰相楮柱不少下其骨力何似而劉子威但為佞屈孽牙不足以屈服王李文長義仍各以激昂強項犄角其間未能取勝而中即以通脫之姿尖穎之句使天下文人始知



疏淪心靈搜剔慧性以蕩滌摹擬塗澤之病其功則更在歸劉湯徐之上矣故文長之賞識熙甫與中即之賞識文長針芥相扶水乳忽合理則應然何足為恠哉

屠隆虞淳熙黃汝亨列傳

屠隆字長卿鄞縣人萬曆丁丑進士除賴上知縣調青浦性禮部主客司主事歷儀制郎中長卿令青浦延接吳越間名士沈嘉則馮開之之流泛舟置酒青

石隱書

卷三百一

文苑列傳下屠隆

廿六 鳳鳴堂

簾白舫縱浪泖浦間以仙令自許在即署益放詩酒西寧采小侯少年好聲詩相得驩甚兩家肆筵曲宴男女雜坐絕纓滅燭之語喧傳都下中白簡罷官壯年不自聊縱游關塞思得一當歸而談空覈玄自說出世晚年一無所適為大言以自慰而已吳人孫崇祖扶乩仙稱慧虛子長卿篤信之病革猶扶床凝望幾慧虛馳輪迎我悵快而卒長卿既不仕遨遊吳越間尋山訪道嘯傲賦詩晚年出盱江登武夷窮八閩

之勝阮堅之司李晉安以癸卯中秋大會詞人於烏石山之隣霄臺名士宴集者七十餘人而長卿為祭酒梨園數部觀者如堵酒闌樂罷長卿幅巾白袖奮袖作漁陽榜槳鼓聲一作廣場無人山雲怒飛海水起立林茂之少年下坐長卿起執其手曰子當為槳鼓歌以贈屠生快哉此夕千古矣歸而游吳涉江留連虞山狼五間判平始還未幾而卒長卿答友人書自叙其所作以為姿敏而意疏姿敏故多疾給意疏

石隱書

卷三百一

文苑列傳下屠隆

廿七 鳳鳴堂

故少精堅束髮操觚睨一世長篇短什信心矢口常戲命兩人對案分拈二題各賦百韻吐嗟之間二章並就又與人對奕口誦詩文我誦彼書書不逮誦非不欲求工厭物而姿性使然雖復苦心腐毫閣筆不下亦只如是今所傳由拳白榆米真南游諸集皆未曾起草之筆也長卿雖為史家有餘資好交游蓄聲伎不耐岑寂不能不出游人間自謂米真十之三乞食十之七蓋定錄也衰晚之年精華盡盡率意應



酬取悅耳目淵明乞食之詩固曰叩門拙言詞今乃以文詞為乞食之具志安得不自降而文安得不自卑長卿晚作冗長不足觀其病蓋坐此也

虞淳熙字長孺號德園錢塘人萬曆癸未進士授兵部職方司主事時朝鮮用兵軍書狎至淳熙為大司馬石星條八議預刻火落赤畔日及闕白死期無纖髮與石星不能用曾侍即議減軍儲衆大譁飛石集侍即首侍即奔省中匿相與通近朝門而詳石星大

石匱書

卷三十三

文苑列傳下

鳳鳴堂

聲言仍額給不減詳甚莫之聞淳熙急取虎牌大書不減軍糧四字以麾遂散去嘗護作昭陵會昌平地鹵千騎直通紅門駐馬吹唇若沸相顧問珠襦玉匣守將愕眙固措淳熙率縱騎結方陣半隱林中鳴鉦駭之鹵遂遁去尋遷主客司員外即踰月改司勳又踰月引疾歸明年當京察冢宰孫鑰與考功趙南星以盡逐政府私人賈怨言官阿政府意欲中冢宰無卻而淳熙所補司勳呂胤昌缺係孫鑰姊子有流言

石匱書

遂借呂括拾淳熙謗淳熙行賂以觀尚書考功之俯仰尚書果大詫疏言淳熙恬澹寡營老性素重其品且貧安所得金言者妄淳熙不當罷旨下留用言官亦內自悔而一給事獨爭之力詆銓却專權擅留不敬上以為然請冢宰冢宰吃不為動執奏如初上大怒奪尚書俸降考功三級免淳熙官而僉都御史王汝訓右通政魏允貞大理寺卿曾乾亨及諸曹即陳泰來顧允成輩十餘人各抗疏曰留淳熙非私

石匱書

卷三十三

文苑列傳下

鳳鳴堂

與歸咎政府上益怒諸曹即請有差淳熙與南星俱削籍尚書孫鑰十疏乞休萬曆癸巳淳熙歸錢唐偕弟僧儒隱南山回峰下已遷李爰之飛仙里採葺行樂嘯詠惟適棲菽課玄六時不輟足跡不窺官府雖臺府大吏及四方之客游武陵者懷刺造廬欲一識其面亦戒門以絕匿跡林下輒以文章自娛如是者三十年天啓元年六月坐而沒後頭顱如藝文無辟戾或謂尸解以去所著詩文六十卷陰符演一



卷標丘子二卷孝經通言一卷孝經集靈一卷大學  
繁露一卷行于世

黃汝亨字貞父號寓庸浙之仁和人少負文譽遠近  
弟子負笈從者戶屨常滿萬曆辛卯舉於鄉戊戌成  
進士令進賢五年政成以卓異內召授禮部主政中  
忌者口左遷淮甌運判載赴南工曹從膳部即擁單  
比談經暇則駕筍輿挾韻友登高覽古窮奇別幽其  
所題咏幾徧山谷集名流於瓦官寺讀火刻限卷秩

石匱書

卷三

文苑列傳下黃汝亨

四 鳳嬉堂

半月一會各出所評臨以長識見鍾伯敬序其白門  
草曰武林黃貞父先生淵通淨遠世之所謂有道人  
也其意思所在常落天然山水文章之外而其胸中  
一往悠然穆然莫測其際者亦不離山水文章而得  
之以若而人不使之作熱官據近地獨得偃於金陵  
曹署仕隱吏仙天人之間若有所私於貞父者為已  
督學豫章嫉時文節詭力挽其衰有迴瀾砥柱之功  
且執法峻厲竿郵屏絕人皆服其虛公語其西江校

士錄中既遷湖西兵備因齋捧過家擇南屏之麓營  
寓林老馬汝亨高顛隆準河日海口畫然一咲髯髯  
戟張八面應酬五官並用真能日覽辭訟手答牋書  
耳行聽受口並傳宣雖梁柳惲宋劉穆之無能出其  
右也汝亨生平遊止皆有詩文足跡殆半天下後退  
居過林雲岫堂高卧十餘年而名益日重四方徵文  
者日益多自潘王戚晚上衮列御臺察郡邑吏以至  
黃冠緇袖子孫稱觴銘墓書實藝林用以通八方而

石匱書

卷三

文苑列傳下黃汝亨

四 鳳嬉堂

走重譯造請者幾穿限闕而公應手徧給樂此不疲  
天啓丁卯浙撫潘汝禎為魏閣造生祠於鄂王墳之  
前汝亨偶過進觀慨歎不置為守祠闈人所辱憤恨  
而遊學使樊良遇祀於左廡生平茹淡服素田廬無  
中人之產而座客常滿敬核聲歌必極豐腆慕輯有  
史海淘珍古奏議廡吏傳正始編行世晚年稿多散  
軼合舊刻及白門艸山遊草梓之得詩六卷文三十  
二卷曰寓林集四方及門之士五六百人多天下名

士

石匱書曰。屠赤水虞德園黃需庸。以詩文名世。然其用以名世。原不止於詩文也。三君子實具經濟大才。治繁典劇。真能以五官並用。八面分酬。其在仕途。皆滄滯下僚。棄置不用。故借筆墨陶情。山水適意。探之中懷。皆非其好也。後居林下。岑寂無聊。卒以禪乘。昆盧為英雄。退步濟世。幹材棄之溝壑。豈不重可惜哉。

董其昌黃輝陳繼儒王思任列傳

石匱書

卷一百三

文苑列傳下董其昌

董其昌字玄宰。號思白。華亭人。少有才名。王維山衡主盟。魏壇欲索括玄宰玄宰方諸生。嶽嶽不肯下。曰神仙自能拔宅。何事傍人門戶。耶。間獨好參曹洞禪。批閱水明宗鏡錄一百卷。大有奇悟。萬曆己丑。讀中秘。日與陶望齡素宗道輩。遊戲禪悅。不合時宜。時貴側目。出補湖廣提學副使。按臨郡縣。試卷都不糊名。公案前特置一几。有高才者不妨自薦。置卷其上。妄授者黜之。名士無有遺者。大計以瑰異罪職歸高卧。

石匱書

林下者十八年。而名日益重。其昌既擅詩文。旁精書畫。四方徵文者。日益多。自上哀列御。藩王戚畹。臺察郡邑吏。以至浮屠羽客。得其片紙。以為珍異。而村市街衢。潤澤於其昌之手者。朝懷賸蹟。暮獵金錢。依傍生活者。不可勝計。蓋文人墨客。何代無人。弟身當斯世。而日見斷楮殘煤。至聲價百倍者。即東坡逸少。未能或過也。天啓間。復起為南宮院學士。尋拜南京禮部尚書。魏璫用事。其昌引年請告。特賜馳驛歸。士大夫

石匱書

卷一百三

文苑列傳下董其昌

夫高之年踰七十。猶手不釋卷。燈下能作蛇頭細楷。晚年刻其著作曰容臺集。陳眉公叙曰。他人皆五金八石。而公之手。別具一刃圭。他人皆八陣六花。而公之筆。別帶一匕首。凡詩文。家客氣。市氣。縱橫氣。草野氣。錦衣玉食氣。皆鋤治。料檄不令微細。流注于胸次。而發現于毫端。故其高文典冊。雋韻名章。溫厚中有精靈。蕭灑中有肅括。漸老漸熟。漸離漸離。漸近。出于平淡自然。而浮華刊落矣。姿態橫生矣。堂大



人相獨露矣。豈惟臺閣體具存。即漢唐宋以來相傳。正始之血脈。尚留十一於千百者。非公祇枉之力哉。士林以為寶錄。其昌畫不易得。有請乞者。多倩他人。應之或點染已就。僮僕以價筆相易。亦欣然為題。署不以為異。家多姬侍。各具絹素。索畫稍有倦色。謠詠隨之。購其真跡者。得之閨房。為多精賞鑒。通禪理。蕭閒吐納。終日無一俗語。米元章趙子昂一流人也。卒年八十有二。加太子太保。謚文敏。

石匱書

卷三百三

文苑列傳下 四四 鳳鳴堂

黃輝字平倩。一字昭素。南充人。萬曆己丑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授編修。官止詹事府少詹事。異時館課文字。皆沿襲格套。熟爛如舉子程文。人目為翰林體。及王季之學盛行。則詞林又改步而從之。天下皆謂翰林無文章。平倩入館。乃刻意為古文。傑然自異。館閣課試之文。頗取裁於韓歐。後進稍知嚮往古學之復。漸有端倪矣。己丑同館者。詩文推陶周望。書畫推董玄宰。而平倩之詩與書。與之齊名。其後與袁伯修中。

即兄弟。研窮性命之宗。所至游覽山水。尋訪禪衲。雖居華要有道人雲水之致。以品望當大拜。忌者使言官。抨之謂詞臣結社談禪。與方袍負頂為侶。不當復點廊廟。遂不復起。而卒。袁小修曰。戊戌之冬。伯修中即皆宦吳門。予入太學。平倩從蜀來。聚首最密。中即作詩力破時人蹊徑。多破膽險句。伯修詩穩而清。平倩詩奇而藻。兩人皆為中。即所轉稍。失其故步。壬寅冬。平倩請告歸蜀。會筮伯修于送之西陵。自取榜。

石匱書

卷三百三

文苑列傳下 四五 鳳鳴堂

紙書隆中詩。予賞其王略無偏正。天威有縱擒之語。又極愛翫其字法。至今藏貯縑囊中。也。平倩未嘗自定其集。今所傳者。皆其身後門生故舊。擬拾成之。故其詩文佳者。多不存。自言少時讀書。至夜半。即恍然身坐巖石上。前臨大江。往往如此。一日晝卧。忽覩漆屏內。身影偉然大。僧呼其婦共觀。良久始滅。其友楚僧愚庵。自蜀北上。建慈慧寺成。陶祭酒望齡撰碑。輝手書勒石。一日輝在寺中。誦金剛經。次一蜘蛛緣案。



上正中位向佛而伏驅之盤跚復來就前位次輝曰  
是聽經來者為誦經終卷為說情想因緣竟蜘蛛窠  
然不動舉之而輕視之遺蛻耳輝以沙門法龕之塔  
之碑之蜘蛛碑亦輝手書此皆平倩生西方公案特  
為誌之

陳繼儒字仲醇號眉公華亭人少年補博士弟子試  
輒高等食廩舍者十餘年與緱山王衡為總角交萬  
曆戊子王衡中順天鄉試第一疑有關節被糾泰王

石匱書

卷三百

文苑列傳下陳繼儒

吳鳳鳴堂

文肅公請旨覆試繼儒聞而歎曰緱山才華如許而  
猶絀世議舉業場中公道安在耶遂以母老有病請  
告衣巾隱居奉母定省之暇肆志讀書百家子史之  
外自天官地理星卜技藝稗官小說之類不窮究書  
隙中偶有所得輒此筆書之久則盈篋名曰正秘笈  
廣秘笈凡若干卷世稱博洽母死後築室余山讀書  
名日益重四方徵文者戶屢常滿冠蓋之士杯酒論  
文殆無虛日風雨無事輒上樓去梯有書郵至以竹

篋藍傳上手腕為脫多作狀墓文及稱觴壽叙幾徧  
天下於是眉公之名傾動寰宇遠而夷甫士司成馬  
其詞章近而酒樓茶館悉懸其書畫甚至窮鄉小邑  
鬻糶救市益鼓自林儿椅杭以至一巾一履胥被以  
眉公之名無得免焉晚年有志用世喜談兵輯籌邊  
錄當事者款以車安蒲輪如种放故事強眉公出山  
以忌者言不果年八十餘卒於余山之精舍知交刻  
其詩文曰晚香堂集

石匱書

卷三百

文苑列傳下

吳鳳鳴堂

王思任字季重山陰人少受業於名宿漏恒獄坦之  
之門恒獄館於嘉禾黃葵陽洪憲家教其子承吳楚  
季重同學季重敏慧能為舉子業小題制義一紙出  
輒為葵陽所賞稱之曰是子後日必以文章名世年  
二十成進士後所刻及幼草小題不朽諸作皆其就  
黃氏塾中所作也釋褐後知興平當塗青浦三縣素  
州司李所至皆被錮降稍遷刑工二部出為九江僉  
事罷歸季重有雋才居官通脫自放不事名檢性好



謔浪居恒與狎容縱酒滑稽噉菘過達官大吏疎放  
絕倒不能自禁晚號謔菴好以詼諧謔笑發之文章  
好作小品如游喚梅庵諸刻膾炙人口做大明律製  
奕律靈巧精確自應傳世時人目之謂板鼻郭舍人  
一流人也清兵渡江屏跡秦望山中猶負一棋局以  
往自誓不朝見不雜髮不入城完節而終享年七十  
有四所著有清輝閣文飯等集行世

石墮書曰中原七才子盛行文尚臺閣董玄宰陳仲  
石墮書  
卷三十三  
文苑列傳下五思任  
四八 鳳嬉堂

醇以清筆樂詞鼓吹其間遂流為松江一派蓋詩文  
既妙翰墨輔之尤為出色政如王右軍十七等帖其  
中尺牘都只平平而一出於王氏墨妙其丰神更增  
百倍也黃慎軒筆力與陳董伯仲而詩文蒼雋似又  
過之王季重書法亦自道勁故其詩文亦藉字以傳  
壽之棗梨其光華則又差減

文翔鳳字天瑞三水人萬曆庚戌進士除萊陽知縣

調伊縣遷南京吏部主事以副使提學山西入為光  
祿少卿不赴卒於家天瑞父在茲舉萬曆甲戌進士  
以程文奇異為禮官所糾遂不復仕作梅花詩至萬  
五千言蓋在茲摘詞以與古為宗天瑞續承家學彌  
益演迤庚戌硃卷房考雷簡討思需鈞稽跋落以青  
筆乙其處始就句讀其論學以事天為極則力排西  
來之教著太微以翼易謂太玄潛虛尚未窺其奧也  
登第後以辭賦為專門絕學單思腐毫必欲追配古

石墮書  
卷三十三  
文苑列傳下  
四九 鳳嬉堂

人嘗稱曰屈宋枚馬生知之聖也神至於不可知楊  
學知之聖也大而化矣班張左大賢也充實有光輝  
而未果化潘陸以後充實而美矣光輝乎何居余欲  
建子雲以為師友太冲與之為朋而未之逮也作金  
陵六賦以當京都蓋其大志如此其為詩離奇莽兀  
不經編削馳騁其才力可與唐之劉叉馬異角奇闕  
險晚作嘉蓮詩七言令體至四百餘首亦古未有也  
天瑞白哲長身秀眉飄髯風神標格如世所圖畫文

昌者其為人忠孝誠敬通明豈弟迥然非世之君子也天瑞文賦牢籠負函波濤雲詭其學問淵博千古真如貫珠其筆力雄健一言可以扛鼎世之人或驚怖如河漢或引繩為批格要不能不謂之異人不能不謂之才子也文中子曰楊子雲古之振奇人也余於天瑞亦云

王象春字季木新城人萬曆庚戌進士第二人與葛上韓求仲各相亞也季木每歎說奈何復有人壓我

石匱書

卷三百三

文苑列傳下王象春

五十一 鳳鳴堂

其語頗為時所傳而求仲科場議大起遂以季木為杆已黨人用壬子北試移師攻季木牽連謫外稍遷南吏部考功即季木雅負性氣劉勝疾惡扼腕抵掌抗論士大夫邪正黨同伐異雖在郎署咸指目之以為能人渠魁也卒用是敗歸田久之遂不起季木於詩文傲睨流輩無所推遜獨心析於文天瑞兩人學問皆以近代為宗天瑞贈詩曰元美吾兼愛空同爾獨師其大畧也後季木刻閩山亭集尤以詩自負然

才氣奔軼時有齋氣抑揚墜抗未中聲律作者評二人詩謂天瑞如魔波旬其諸天相能與帝釋較鬪遇佛出世不免愁宮殿震壞季木則如西域波羅門教邪師外道自有門庭終難皈依正道時人以為確論馬之駿字仲良新野人與其兄之騏同舉萬曆庚戌進士之騏以榜眼入翰林官終禮部侍郎仲良授戶部主事權許墅闕用內計左遷量移順天通判復戶部主事天啓乙丑卒於官年三十有八仲良兄弟並

石匱書

卷三百三

文苑列傳下馬之駿

五十一 鳳鳴堂

有時名而仲良尤為秀發與鍾伯敬同稱詩仲良持論欲極其才情之所之恣其意匠之所經營情景筆墨之所稱恁遠救舖陳叫蕙之病近離凄清寒苦之習不屑寄伯敬離下伯敬以其非同調也亦推而遠之少年盛氣腸肥腦滿多詩酒酣暢之致鮮師友砥礪之功其最契合者吳門王笛新安汪逸相與馳騁角遂往而不返以故時調狎出學古不純風格時患于蕪累波瀾未見其老成天不做年未見其止良可



惜也有妙遠堂全集行世

石匱書曰孔重辭達孟善言近則詩文之妙不在前  
奇闕險也明矣文燈巖之行文棘澁幾不能句王季  
木之才氣奔軼不蹈平絕馬仲良之騁才匠意極其  
所之是皆跋扈縱橫不為賢者之過乎若以古法相  
絕大家相砥曾有一字之合轍循矩否乎故論語有  
云過猶不及

鍾惺譚元春列傳

石匱書

卷三十三

文苑列傳下

五二屬婚堂

鍾惺字伯敬號退谷景陵人萬曆庚戌進士授行人  
八年改授工部主事上疏請改南遂改南京儀部轉  
祠祭即陞福建提學僉事惺羸疾力不能勝布褐性  
深靖如一泓定水披其帷如含冰霜不與世俗人交  
接或時對面同坐起若無覩者仕宦邀飲無酬酢主  
賓如不相屬人以是多忌之而專積思於書史齋頭  
亦致法書名畫瓶几布設不數日繡閣功深塵堆研  
表卷帙正倒黍差常從塵研中磨墨一方頭眼入於

紙筆作書生家紙格細字居官垂老無一日閒常恨  
世人聞見汨沒守文難破故潛思選覽深入越出綴  
古今之命脈開人我之眼界故其所著書出賢者通  
志而鈍夫長根雖甚譽怨者欲拔之於廁而不能禁  
其不行萬曆甲寅乙卯間取古人詩與其友譚元春  
商定各以意棄取鋤秀除礫芟蕪錄我雖古人不之  
顧世所傳詩歸是也然幾以此得禍小儒輩雖黃彈  
謫刻為書破之惺笑曰是何見之晚也吾輩除此書

石匱書

卷三十三

文苑列傳下鍾惺

五三屬婚堂

外自有可傳後者正不須護之使人不妬我輩護此  
書而必欲其興與世之妬此書而必欲其廢廣濶深  
淺相去幾何學者深高其言惺既得請南缺就秦淮  
一水閣閉門讀史其見題曰史懷孤衷靜影常借  
歌管往來陶寫文心每游人午夜棹四曲倦酒盡兩  
岫寂不聞聲而有一燈熒守筆墨不收者窺牖視  
之則嗒然鍾子也東南人士以為真好學者鍾伯敬  
一人耳所至名山川必遊遊必足目淵渺極升降紫



繚之美使巴蜀歷三峡入東魯觀日出較閩士涉武夷東南之久客如家吳越之一遊忘還山川豫待人士觀迎其詩文未嘗不勇進而勤徙也年四十八九始念人生不常佛種漸失悲淚自矢以為讀書不讀內典如乞食終非自贗男子住世數十年不明生死大事貿而一去一妄庸人耳乃研精楞嚴眠食蒲溷皆執卷熟思著如說十卷病卧猶沾念之曰使吾數年視息人間猶得細窺妙莊嚴路也怪簡易如

石匱書

卷百三

文苑列傳下

五五 鳳鳴堂

楊子雲劉子政一流人敝車羸服挾雙僮出不治威儀嘗游虎丘遭兩公子見侮於途醉扶歌傾作捉搦楚踊勢同行客怒欲毆之怪急止之曰此惡少也吾趨避之耳明日傳刺有兩書生求見肅衣冠書幣恭謹以文來贄稱弟子者怪出舟相見則向公子也為細閱其文不復言兩人慚無措怪極嚴冷然待友接士一以誠厚薦為人惟恐其知曾荅當路書至半停笔思曰彼方有何士為一言之久之思得一人喜而書

泪：然若有所請屬者遇有其實雖其在千里之外心憶口追嘗如隔隣介有佳文妙談日自尋味以潤澤其胸臆不問所逢貴賤皆執其裾而詳告之故往：才人成就卒以成名者甚眾但以愛人慧巧不肖者因而呈身濫入交游詢懟齟齬以此受累者亦復不少怪既視學福建考較興化延平福州三府者一年下父憂去職大計中人言服闋居家三年而怪亦卒所著有隱秀軒全集評閱諸書俱行于世

石匱書

卷百四

文苑列傳下

五五 鳳鳴堂

譚元春字友夏湖廣景陵人少與鍾退谷同學同里筆墨倡和互相鼓吹學者遂有鍾譚之稱天啓丁卯舉湖廣鄉試第一人主試者為南昌李明睿奇其文嘗曰楚中過鄉試人：皆前茅友夏碩累試累屈乃數十年未售之士余以財覆元之亦可謝天下士矣戊辰辛未再上公車淪落不偶癸未計偕辛於途次元春喜推引後輩操觚家得其片言重於連壁嘉魚金正希未過輒有聲譽序友夏揚之也終以詩歸為



世人騎角然在後人自有定論所著嶽歸堂等集數十卷行世

石匱書曰嘗見吳楚江淮間一冠耳忽高忽低一襲耳忽小忽大人心之厭常喜新所繇來矣今之操觚家喜鍾譚則罵王李喜王李則罵鍾譚六何異於一冠一襲高低大小忽變易於其間哉總之王李自成其為王李鍾譚自成其為鍾譚今之作者亦自成其為今之作者何必罵亦何必不罵蚊蚋蝻蝻竟成何

石匱書

卷三百

文苑列傳下詳之卷

五十五 鳳鳴堂

益哉

楊慎梅鼎祚曹學佺陳仁錫張溥列傳

楊慎太師廷和子十二歲隨太師守制蜀中大父授以易西向而洽擬作古戰場文有青樓斷紅粉之魂白日昭翠苔之骨數語大父極稱賞復命擬過秦論益大奇之曰吾家貴誼也辛酉太師服闋慎亦入京師乙丑侍太師禮闈時在銑試卷在分考劉武臣薦下疑其刻深未錄慎見之愛其奇高以呈太師遂推

詩魁崔知而以小座主稱焉丁卯歸應四川鄉試推易魁辛未禮部會試第二殿試及第第一讀卷官李東陽劉忠揚一清相與稱曰海涵地負大放厥辭共慶朝廷得人授翰林修撰時年二十四癸酉丁繼母憂明年監鄢諸寇作慎居邑城中日夕戒嚴有賊數百詐稱官軍以給門者慎率守雜堞者詰之散去乙亥服闋北上入翰林為經筵展書官及校文獻通考時武皇帝遊幸宣大榆林諸邊返而復往慎疏切

石匱書

卷三百

文苑列傳下詳之卷

五十六 鳳鳴堂

諫不報仍以養疾乞歸庚辰九月慎北上仍舊官辛巳四月世宗皇帝即位八月開經筵慎首作講官進尚書金作贖刑之章言聖人贖之法用于小過者冀民自新之意若大姦元惡無可贖之理時大閣張銳于經等皆犯先朝事罪當死以進金銀得免故及之壬午二月命慎代祀江瀆及蜀藩諸陵寢著江祀記癸未纂修武宗實錄慎練習朝典事必直書總裁蔣冕費宏盡以稿草付之刊定甲申七月兩上議

大禮疏嗣復跪門發諫中元日下獄十七日廷杖二  
十七日復杖之慎斃而復甦謫戍雲南永昌衛時同  
事死者配者黜者左遷者二百八人慎至雲南病馳  
萬里羸憊特甚柩旅中方就斃藥而巡撫黃衷促  
且甚慎力疾冒險抵永昌幾不起巡按郭楠清戎江  
良材極為存護卜館雲峰后之且上疏乞宥禮諸  
臣郭楠亦被逮下獄斥為民丙戌九月聞太師寢疾  
疋馬問道十九日至家太師公悅而疾愈丁亥七月

石叢書

卷三十三

文苑列傳下

五九 鳳鳴堂

携家就戍所十一月尋向府土舍安銓變起十二月  
武定土舍鳳朝變亦起攻掠城堡為患慎嘆曰此吾  
效國之日也乃戎服率旅倥及步騎百餘往援木密  
所守禦入城與副使張峨謀固守明日賊來攻城寧  
州土舍陸紹先率兵戰城下慎促城中兵鼓噪出以  
助外兵賊敗去慎復歸會城戍于春慎一足病有半  
人朝鑿齒一足爰虞變之句己丑八月聞太師訃奔  
告巡撫歐陽子重疏上得歸襄事十一月還滇壬辰

正月布政高韶聘修雲南通志時鄉大夫有欲冒嗣  
穎川侯傳友德以親世爵者慎不可乃乘張孚敬復  
相流言款中之慎遂去庚子八月巡撫劉大猷聘慎  
及王元正楊名纂修蜀志壬寅七月還戍所丁未居  
高曉水莊名十二景日與交遊倡和佳勝會意處使  
操觚留題有池賞詩社集壬子九月復至瀘己未春  
還戍所六月遘疾卒年七十二丁卯 穆皇帝即位  
奉遺詔追贈光祿寺少卿慎孝友性植穎敏過人家

石叢書

卷三十四

文苑列傳下

五九 鳳鳴堂

學相承益以該博凡天文經緯宇宙名物經史百家  
下至稗官小說醫卜技能鳥獸草木蟲魚鱗介之屬  
其攷核訂証靡不極精正德間 武宗閱文獻通考  
天文星名有注張內閣取秘書通考又作汪張中使  
下問欽天監及翰館中皆莫知為何星也慎曰注張  
柳星也歷引周禮史記漢書以復又湖廣土官水盡  
源通塔平長官司進貢同官疑為三地名于長官司  
上添一三字慎曰此六字地名也取大明官制証之



嘉靖初給事中張紳上言時政論學術不正一條有  
喬宇鬼瑣之語 上問之內閣慎適在館中即取首  
子非十二子篇以復敬所蔣公喜曰用修之博何減  
古之蘇頌乎平生著述甚富詩文集之外凡百種皆  
盛行於世慎在滇 世廟意不能忘每問楊慎云何  
閣臣以老病對稍解慎聞之益自放嘗醉胡粉傅面  
作雙丫髻插花諸伎擁之游行城市諸夷首以白淞  
綾作襪遺諸伎服之酒間乞書醉墨淋漓裝演成卷

石匱書

卷三百三

文苑列傳下楊慎

卒 鳳鳴堂

膏語人曰老顛欲裂風景聊以耗壯心遺餘年耳慎  
重髻賦黃葉詩為茶陵所知登第又出其門下詩文  
衣鉢實有淵源時北地多言復古力排茶陵海內為  
之風靡慎乃沈酣六朝攬采晚唐創為淵博靡麗之  
詞其意欲壓倒李何為茶陵別張壁壘不與角勝口  
舌間也援据博則舛錯良多慕倣慣則瑕疵互見竄  
改古人假託往藉英雄欺人亦時有之要其鈞索淵  
深藻彩繁會自足以牢籠當世鼓吹前哲膚淺末學

趨風仰止固未敢抵隙蹈瑕橫加訾警也王元美曰  
用修工於證經而疎於解經詳于稗史而忽于正史  
詳於詩事而不得詩旨求之宇宙之外而失之耳目  
之前斯言也庶哉楊氏之諍友也

梅鼎祚字禹金宣城人雲南叅政守德之子禹金舞  
象時陳鳴楚王仲房皆其父客故禹金少即稱詩長  
而與沈君典齊名君典取上第禹金遂棄舉子業肆  
力詩文撰述甚富萬曆末年六十七賦詩說偈而逝

石匱書

卷三百三

文苑列傳下楊慎

六 鳳鳴堂

有鹿裘集六十五卷禹金於學博而不精其為詩宗  
法李何雖游獵漢魏三唐終不出近代風調七言令  
體步趨李于鱗又其發也秋減葉聲中五字擅場雖  
千章萬句亦何以加禹金好聚書嘗與焦弱侯馮開  
之暨虞山趙玄度訂約搜訪期三年一會於金陵各  
出其所得異書逸典互相讐寫事雖未就其志尚可  
以千古矣

曹學佺字能始福建侯官人萬曆乙未進士授戶部



主事尋陞南京大理寺左寺正丙午陞南京戶部郎中陞四川右叅議晉按察使天啓壬戌降叅議甲寅復以副使理桂平道事丙寅魏瑞輯三朝要典以學佺有所著書與要典矛盾命焚其書仍削籍為民崇禎二年起廣西副使歷陞禮部右侍郎庚午九月以病請告予致仕學佺具勝情愛名山水卜築匡山之下將携家往居不果家有石倉園水木佳勝賓友飲集聲伎稊進享詩酒談讌之樂近世所罕有也所錄

石匱書

卷三

文苑列傳下曹學佺

三 鳳嬉堂

書板汗牛充棟如天下一統誌天下名勝志石倉十二代詩選之類動輒數千餘卷盛行於世嘗謂二氏有藏吾儒無藏故修儒藏與之昂立採擷四庫之書十有餘年而未能卒業也隆武偏安推禮部尚書凡儀制祭告文章多出其手駕幸延平擬親征學佺留守八月延平陷大罵播遷福京聞變守兵解去學佺逃鼓山度為僧時貢生齊巽欲呼義復起揭竿雙珠門大書倡義二字以學佺位望尊入山迎之學佺曰此

吾志也即不成死之矣因散其家數千金募士欽城積粟得金二千餘金器甲稍備無何清兵從水口且至鄉兵初起不回又諸迎降者使人暗危辭解散十去六十學佺見勢促曰吾固知不成辭巽復歸鼓山即日促家人治觀親視觀成乃赴佛堂投縋家人不忍見為下數四時諸僧咸畏匿去無有與言佛事者學佺含縋稽首曰余之不得死以未奉佛故余披緇而儒元乎因懺佛前誠必西向就縋甫及縋已逝

石匱書

卷三

文苑列傳下

三 鳳嬉堂

予並嘉丁卯鄉薦出曹履泰門下天死有孫卒來珠來而巽猶倡義未散或勸巽且逃巽不肯吾尚為所欲為清兵竟入福州被執以其不屈見害巽妻某常身佩利刃防不虞至是亦被執方牽詣訊處手疾起自到為左右所持創半復甦清嘉其貞烈戒勿犯陳仁錫字明卿蘇州長洲人父允堅以進士為崇德知縣舉卓異第一卒于任仁錫年十九中萬曆丁酉鄉舉時文習衰靡仁錫慨然以倡明古學為己任究



切經術所為文不屑西京以下而公車屢上不第發憤嘆曰吾得為白沙先生足矣天啓壬戌成進士廷試第一甲第三人授翰林院編修丁內艱丙寅服闋補原職充日講官在講筵多所規正每以進忠直遠奸佞為言時逆奄魏忠賢用事方莢夷善類聞仁錫言惡之會忠賢冒軍功累爵上公給鉄券仁錫當視卓辭不可或怵以禍不為動於是不旬日而遂有孫文才之獄辭連及仁錫與文修撰震孟坐以更翻朝

石匱書

卷之三

文苑列傳下陳仁錫

高 鳳鳩堂

局修撰先已降調里居以池州輔臣救得免逮而仁錫遂削籍歸即日就道奄發十數騎偵之無所得至濟上有吏受奄旨遣邏卒窘仁錫蒼頭及舟子加董楚舟中人皆跳去仁錫坐舟中忽風作檣撓幾壞諸卒亦散去而仁錫得免時群小猶日嗾奄不致吳門三詞林局不定謂仁錫及文修撰震孟姚太史希孟也仁錫歸後爰懼有後命會烈皇登極逆奄誅戊辰起原官稍遷中允典武闈多得才武之士奉命

宣詔三韓凡亭障微塞險阨之處皆詳志之作菁邊圖說一書庚午遷國子司業充經筵講官仁錫事兩朝再為講官數陳皆切時務裨益弘多遷諭德掌司經局事辛未分較禮闈得士為盛往以清操忠節顯時諸君子雖嚮用而餘孽猶存有錦衣張某以蜚語中之禍且不測亡何錦衣自敗獲免奉命冊封周藩士中復命假歸甲戌起南祭酒未任而卒年五十有六仁錫篤於人倫居父母及大母喪皆哀毀如禮

石匱書

卷之三

文苑列傳下

高 鳳鳩堂

宜歸捐俸置義田以贍族嘗受易於毘陵錢啓新先生其說也為木主事之朝夕必拜其於書史則飲食寤寐于斯至老不倦所編纂如皇明世法錄經濟八編續大學衍義賦後全書潛確類書皆有裨廟謨便於後學經學有四書語錄義經易簡錄淵天紹易等書所批閱評選者如資治通鑑嘗進御覽餘如三史綱目五經周禮性理古文奇賞等書動數十百卷丙子以講筵舊勞賜祭葬而贈廕則薨權相癸未冬

長子濟生伏闕上疏部覆得旨贈公詹事廕一子入  
監讀書賜謚文莊。

張溥字天如號西銘南直太倉人兒時奇慧好學如  
成人不窺戶外年十五喪父奉母居西郭日夜讀經  
史諸書聲聞藉甚同邑吳駿公從公受易相期以天  
下事且不欲以科名讓入崇禎辛未駿公居第一溥  
居第六授庶常溥好別白邪正在中秘以臧否人物  
觸當事且求去當事思有以中之乃指婁東社黨招

石匱書

卷三百三

文苑列傳下

六 鳳鳴堂

里中豪猾條事入疏下提學御史暨巡撫都御史勘  
議會溥以暴病卒上亦鑒書生結社不過倡率文教  
無他罪置勿問後臺省文章言溥砥行力學表章六  
經有功當世請徵遺籍以脩史館旋奉溫旨雖未經  
褒卹屹然為世大儒其門人私謚之曰仁學先生所  
著有史論一編二編春秋三書遺集七錄齋合集所  
閱書極多而紀事本末一書評隲允當小論發前人  
所未發士林稱其媲美龍門。

石匱書曰楊升菴梅禹金曹能始藏書甚富為藝林  
淵藪其自所為文填塞堆砌塊而不靈與經筵書厨  
亦復無異書故多亦何貴乎多也陳明卿張天如所  
閱諸書亦卓犖有致而無夢園七錄齋諸集食生不  
化亦未見其長炮夫烹割調劑五味賓主樂之雖終  
日勞與炮夫竟何補哉。

石匱書曰潛溪青田以文章兼功業後自北地繼起  
弇州歷下橫槨中原而荆川鹿門起與犄角遂謂國

石匱書

卷三百三

文苑列傳下

五 鳳鳴堂

朝自科甲以外更無文章矣夫唐以詩取士而李白  
杜甫俱不得與宴曲江窮達有命雖不得與爭然使  
唐詩無李杜尚得為唐詩乎余故叙次文人半收寒  
士亦見文章一道斷非資格科名所能限量者也



石匱書卷二百四

明 叙南張 著

隱佚列傳總論

國朝隱佚諸傳多入顧瑛倪瓚夫顧瑛豪士為北地素封倪瓚富比王侯雲林秘閣華美珍重外國使臣不敢仰視瞻拜而去以此二人而為隱佚則石崇比肩王愷接踵矣故知隱佚者固非富貴惡俗人所能承受亦非富貴風雅人所能竊取也余徧搜山林草

石匱書

卷二百四

隱佚列傳總論

一 鳳樓堂

布之士得若干人又皆詩文書畫皆足以自見於世蓋世不見用故隱而為佚人是皆不當遺佚之人因其隱而佚之非佚而後隱者也故曰隱佚

陶宗儀字九成黃巖人元時舉進士一不中即棄去學古無所不窺遇人無險夷倭直一接以誠平居寡言及至於古今人物上下數千年竟口不傳明初徵聘不出藝圃一區果蔬菹醢度給賓祭餘悉種菊栽接溉壅身自為之間遇勝日引觴獨酌歌所為詩撫

掌大墟人皆莫測也晚益閉門著書世所傳者有說那百卷耕錄三十卷書史會要九卷四書備遺二卷

徐枋字方舟嚴州桐廬人也幼為游俠好馳馬試劍善毬鞠之戲視拘儒法度士如無物已而幡然悔從師受章句為進士業成入悔曰人生貴適意即如竇書蟬出入故紙中胡為哉於是習為古詩歌以自暢取睦詩人唐皇甫湜方干徐凝李頻施肩吾宋高

石匱書

卷二百四

隱佚列傳總論

二 鳳樓堂

師魯滕元秀詩輯之號睦州詩派以為矜式久之出游江漢淮湘間結交半天下江湘行省叅政蘇天爵憇薦之使出仕枋笑曰吾詩人耳其可以章綬縻耶竟避去築室江臯浩吟於雲烟出沒間天大雪獨泛舟釣江天中終日不反自號曰滄江散人元季兵亂益韜不出高皇帝定金陵劉基應聘起舟沂桐江而西枋戴黃冠服白鹿皮裘立江濱笑之曰御何行寧不媿桐江水耶基延入舟同聘者皆故與枋善競

謹譟各取其剋服之欲載之上點舫覺之而遁基  
却舫以隱故自高數款挽致之舫愈自匿人莫知其  
踪跡而終舫平居喜怒不形無急步無疾呼靜對山  
水吟咏終日性尚風義宛陵羅氏率五百指來避亂  
舫衣食之樂病瘞死居久之勿懈事平具巨舟載還  
其家所著書有瑤林滄江二集

王冕字元章諸暨人少時父命牧牛隴上竊入學舍  
聽諸生誦書輒忘其牛父怒鞭之復如初母曰兒癡

石匱書

卷三

隱佚列傳五

三 鳳鳴堂

如此何不聽所為冕因去依僧寺以名夜潛執冊坐  
佛膝上映長明燈朗讀至旦安陽韓性錄為弟子遂  
成通儒性辛門人事冕如事性時冕父已卒即迎母  
入越城就養久之母思還里冕置白牛車駕母被古  
冠服從之小兒遮道訕笑作小樓居止必其意中人  
乃許登元末屢應進士舉不中棄之去買舟下東吳  
渡大江入淮楚歷覽名山川或遇奇才俠客談古豪  
傑事即呼酒慷慨天大雲赤足上潛嶽峯四顧大呼

曰天地間合成白玉使人便欲仙去及入城戴大帽  
如徒穿曳地袍翩翩而行兩袂軒翥人皆莫斥為狂奴  
北游元都元秘書卿薦為以館職冕曰公愚人哉不滿  
十年北中狐兔游喚歸携妻孥隱九里山種梅千樹  
題其居曰梅花屋做周禮著書一卷秘而誦之撫卷  
曰即未死持此遇明主伊呂不難也 高帝既取婺  
遣胡大海攻越屯兵九里居人奔竄冕獨不動兵執  
之曰我能為若帥出奇計乃與俱見告大海以攻城

石匱書

卷四

隱佚列傳五

四 鳳鳴堂

之策 高帝聞其人召與語良久悅真幕府授諮議  
參軍一夕卒  
吳徹崇仁人家貧落魄好奇節陳友諒得之以為賓  
師鄱湖之戰遣徹間行覘我有縛以獻者 高帝素  
聞徹名釋其縛使題天閑百馬圖徹應聲上詩曰問  
渠何日渡江來百騎如雲畫鼓催九十九中皆汗血  
當頭一箇是龍媒 高帝奇之度其不為我用乃刺  
說諸秀才四字於面遣之還友諒果惡之曰安有面



如此可為賓師徹遂亡去及諒死陳理奔還武昌高帝忿其城久不得下將屠之忽潭門外有自稱詭譎秀才來見高帝召入與語良久命題西山夜雨詩復進詩曰莫厭西山夜雨多也應添起洞庭波東風肯與周即便直上金陵奏凱歌高帝會其意即下令還建康而武昌得徹乃更生高帝即位物色之不得永樂間忽歸面色瑩然後出游縉紳或以范增目之而多其豫識聖祖是則增所不及也

石匱書 卷三十四 隱佚列傳 五 鳳鳴堂

孫一元字太白云關中人或曰其母倡也幸秦王而生秦王不敢于之或云安化王府中諸王孫東跋入太白山嚼草木居息大崖下時有所得赤脚散髮走山最高峰持古松根扣奇石為歌曰食蘭桂兮薜荔衣卧虎豹兮從蜺蛄芙蓉雲兮胡不歸又歌曰悲萬後兮焉終乘元氣兮游無窮聊歸來兮山中自號太白山人繼入終南汎觀恒岱躡衡廬迢嵩山渡汴謁闕里止鄒魯之郊久之踰江淮下吳越玄中白裕

混游貴賤常以錢齒鶴瓢自隨憤激悲訝使仰千載思古豪傑不得一當素自誦云平生陳正字死不受人憐初譚導引人疑其仙晚居湖州乃復婚娶與尚書劉麟舉人施侃山人吳琬陸崑結社號茗溪五隱無何病作竟死年三十七山人在吳時費文憲罷相歸訪之值其晝寢山人故卧不起久之費坐語益恭山人乃出又了不謝送之及門第矯首東望曰海上碧雲起遂接赤城大奇大奇文憲出謂馭者曰吾一

石匱書 卷三十四 隱佚列傳 六 鳳鳴堂

生未嘗見此人陳海雍清江人號龍潭老人潛心古學與吳康齋相友善蘿落蓬門無人知識白沙陳獻章嘗以周易疑義質康齋康齋曰過清江可叩龍潭老人白沙如其言往謁適老人雨中蓑笠犁田乃延至家與之對榻信宿辨析疑義白沙嘆服而去龍潭語兒輩曰吳康齋非愛我者李英號岫嶽武林人住靈隱韜光山下岫嶽山房山



房數極盡架迴谿絕壑之上谿聲淙淙出閣下古木  
蒼翳大有幽致山人居此了然一身好詩與天池徐  
渭友善客至則呼僮駕小舟盪漿於六橋西冷間散  
髮箕踞澹然嘯歌自礪石為精礦死則瘞於山房之  
側所著有岵嶽山人集四卷

宋登春字應元趙郡新河人性嗜酒家貧不能長得  
酒則時發憤讀古人書見前世結縷射書擊筑棄印  
諸賢豪意難奇節未嘗不慷慨悲誦泣數行下也始

石匱書

卷三十四

隱佚列傳

七

鳳樓堂

慕俠能挽韉馳騎間出其餘習為小詩輒自喜不以  
示人又稍通繪事師江夏吳偉鄰之父有頽而懸  
者戲為之貌絕肖父因初習此可生業何乃日沉酣  
里中也傲然不應以是里中目為狂生亡所知者年  
三十一歲間妻子女五人相繼死仰天嘆曰吐嗟天  
乎將驅我於埃壘之外乎遂屏家於其兄而自囊書  
遠游至博陵有故所善客餼之盤舍二年默不  
自得竟謝去之京師日跨一羣驢行長安道中挾

石匱書

刺無遇又去之勃游入兗州登嶧山觀秦皇帝遺碑  
還居長白山一蕭寺出囊中故所貯漢魏盛唐名家  
詩閉關揣摩如是者三年遂大效厥詞而於五言尤  
工又去而浮淮海渡揚子江登北固山以望金陵鍾  
山紫氣過雲陽甫伏延幸于祠下涉吳會訪錢唐天  
竺靈隱諸峯已復走徐青歸新河數日又去出居庸  
循大行而西窮關陝澤潞諸邊塞其在井陘常居龍  
高寺瓶粟罄矣寺僧厭苦之曰僧毋窘我繪小圖

石匱書

卷三十五

隱佚列傳

鳳樓堂

持至市中當得粟已而果鬻粟五升伺粟不盡不更  
繪而市人爭欲得其繪則日擔粟詣寺門相賂乃避  
至城外一山樓依坦陡絕樵蘇所不至山鬼畫出  
侮人春坐卧其中第緒華嚴經數卷足不履戶外者  
累月山中人疑為遁客將逐之而春遂遊太原太原  
之逆旅人以生衣垢敝不為禮舍旁賈欲覓詩為其  
長者壽春與之覓書又與之賈大喜更製鮮好衣  
春受之而授其逆旅人仍自衣垢敝者由棧道復



入西川游峨眉山。邈已下荆鄂。將建於潯陽。遂於黃  
迂雲夢而北。曉大梁。偶憩釣州酒肆。而釣州有竟中  
丞者。得其所題酒肆紀句。強致之家。留數月。復自宛  
涉襄。過南山。新跨驢。蹶於唐氏之淖。傾其書。曝之衢。  
唐氏吳春所為。要與之飲食。遂主唐氏一歲而行。唐  
氏為刻其詩。傳荆鄂間。更贈以二童子。命其名曰丹  
砂白石。扶二童子。轉江陵。登王餐樓。讀其賦。感昔賢  
流寓地。有終焉之志。前帝至江陵。居城西開元觀。故

石隱書

卷四

隱佚列傳宋登春

九

鳳鳴堂

遼王奇其詩。召見。便致語不合。一夕遁去。數年復  
來。春老矣。乃依其兄子宋鯨。畔天鵝池之石田。歲獲  
菽十斛。以其半易米。雜菽炊。日度一餐。稍羨則盡。以  
給酒費。晝夜哦詩不絕口。是時徐人吳學謨為荊州  
守。聞春高自往。物色之。春始匿不見。至再始見。明日  
戴紫箬冠。衣皂緇衣。報謁。踞太守上座。太守侍人竊  
竊私語曰。谷頗妄。亡知太守奈何。輕威也。久之往來  
解中。而太守察吏逢太守。意皆浮慕。春為謬恭。延致

之春。揣其意無定。終不肯往。太守為春校室城中。從  
天池徙之。居約以他日見訪。是日太守偶先有所往。  
經其門而遲。及之。春恚曰。是給我也。比臨其室。春已  
鍵扉。卧不內。太守太守令人穴其垣。入見春。方科跣  
席一葉。僵僵壁下。太守笑曰。若欲為龐萌邪。瑯琊人  
將捕汝矣。春起謝曰。室無几榻。難淹尊官耳。因索酒  
飲之。薄暮而去。後數年。太守坐廢。家居。春在江陵。念  
太守憔悴。欲從之游。而貧不能束裝。乃說為羽人裝。

石隱書

卷五

隱佚列傳宋登春

十

鳳鳴堂

手持一鉢。裹飯。敗衲。行乞于途。自江陵。疾足數千里。  
走海上海上人。以為太守客。遠來。爭勞苦之。持河豚  
酒。享春。一嚼而盡。明日見持河豚人。不為謝。亦不  
知為誰。而海上主帥郭某者。亦以太守故。遣人遺之  
金。為春壽。春揮之曰。將軍以貧士為金。游邪。東海君  
笑我矣。時太守欲買田家。春於海上。而無其性。龍骸  
不能諧。時俗人不復強也。居三月。別歸江陵。春歸太  
守。囑之曰。江陵難將作矣。蓋定計審處之。春領之。而



去後二年。遼王果坐不法廢。睿遼王者亡一人得脫。而春以獨介故。嘗及於難。後游石首。為少年所窘辱。發憤去。因童髮為顛陀。不知所之。

吳孺子字少思。蘭谿人。家故饒。貧中歲妻子死。盡棄其產。購古法書名畫。遊江湖間。僻好山水。過一水一石。有奇致。坐對累日不肯去。性最巧。所規制必精絕。投袂珍怪。陵斷豁絕。整以必致。為快遊。馮蕩絕。擲取啖蘆葍。四十日不返。踰天台石梁。採萬歲藤。屢犯虎。

石匱書 卷一百四 隱佚列傳 吳孺子 十一 鳳樓堂

豹製為曲杓。可憑而寐。以數縑市一大瓢。摩挲鑿錫。暗室發光。過荆溪。盜發其篋。怒而碎之。抱而泣者累日。王元美作破瓢道人歌。所至僦居僧寺。自炊一銅竈。飯不足則哺糜。日買兩錢菜。又異韮葉為羹。羹語人曰。免我低眉。向人覺飽。逾梁內耳。游虞山。善趙汝師。孫齊之。齊之有違言。襆被不別而去。終身呼其名。而不字也。晚為梁谿孫少宰所重。遂死其家。少君家蘭谿城東。有敗田頃許。盡易磽瘦。鑿溝引山泉。繞入

石匱書

玉雲厨銅池。以此破其家。所居焚香掃地。名僧韻士。樂為談對。客去閉門。藉虎皮危坐。移日人問之。曰。我尋味好。客話言。折除對俗夫時耳。好潔不畏寒。遇泉水清冷。雖盛冬。便解衣赴濯。樹蘭百本。花時閉室。以護香氣。有索者。窗中捉鼻作兒女聲。拒之。長于鑿古。尤識舊圖器。款識。胡孝甫藏唐人畫金藤圖。後有李陽冰篆書。數十百字。何長卿不能辨。少君一見。知之。過俗人輒云。我不識一字。口占詩。使人代寫。善畫。

石匱書 卷一百四 隱佚列傳 吳孺子 十一 鳳樓堂

雞鷲水鳥。美葉蘆藻。歲不過一二紙。求之輒不可得。篋中藏一劔。自言得煉劍秘法。戒人勿令觸近。干犯光怪。酒半撫鉢。如意欲盡。碎天下負心人首。或聞人詢。詳若為不聞而去之。自言少時多猛氣。辛暴相加。不勝忍。輒以指錐握中。不覺忽然仆地。用是二十年。抹椒其不平。其強力。忍詢。皆此類也。為兒時。父不用經史課習。獨授杜詩一編。長好孟襄陽。常蘇州讀離騷。老莊爾雅茶經諸書。畧涉大旨。自言曾得落葉識。



心酸一語三年不得上句。客秦州寒甚得寒風如絮。敗足成之。生平所得贈遺卷軸甚富。獨喜京口陳從訓解意少人會。好懷多自憐。二語以為真賞。其歿也。錫山鄒彥吉誌其墓。滿紙塵俗。余嘗戲論此亦少君好潔少可之報也。

王寵字履吉。長洲人。為人高朗明潔。砥節履方。風儀正立。舉止軒揚。雖聲名振疊。而蘊藉自將。少受學於蔡羽。居洞庭三年。既讀書石湖之上。二十年非歲時。

右履書

卷三十四

隱佚列傳王寵

十三 鳳禧堂

侍省不數。入城過佳山水。輒听然忘去。或時偃息長林。豐草間。含毫賦詩倚席。而歌遊然有千載之意。長於書法。國朝善書者推允明。而寵次之。初與其兄履約。並有時名。履約舉進士官至都御史。而寵每試輒斥。年四十終。然世之知履約者。不如其知寵也。羽字允達。為文與雅宏。肆詩濺滌。曼靡一歸雅馴。晚更沉著。而時出奇麗。見者謂李長吉。不過也。羽大悔恨。吾辛苦作詩。求出魏晉之上。乃今為李賀耶。吾愧死矣。

朱逸秦州人。樵夫也。樵柴易麥糲。擇精者供母。糲其糲。糲以樵。一日過道。學王東崖。聞行吟曰。離山十里。薪在家裏。離山一里。薪在山裏。東崖謂其徒曰。小子聽之人病不求耳。逸因附牆竊聽。講論訖。樵去以為常。東崖弟子宗姓者。顧謂之曰。諗于雅志甚苦。願奉數十金。為子生理。免樵作勞。且得日夕相從。商切幸甚。樵曰。子非愛我者。力却之。

右履書

卷三十四

隱佚列傳

十四 鳳禧堂

韓樂吾陶人也。從學於朱逸。死從東崖。仲子璧。三紀尚鰥。壁屬門徒。贖錢為婚。既娶。出婦篋中裙布。分給所親。與約曰。吾不梁鴻。非若夫而不孟光。非我婦所至。誨誘人善良。以千數。每秋穫。畢群弟子。班荆跣坐。論學數日。興盡則挈舟別聚。徧講如前。舟中與弟子賡唱互詠。自得也。嘗與諸公講學。有談及別務者。輒大噪曰。光陰有幾。作此泛語。或稱引經書相難。則又大恚曰。當下不理會。却此訟陳言。

陳鶴號海樵山陰人鶴生而穎悟絕群年十餘已知好古買奇書名帖窮晝夜誦覽十七以例襲祖世官百戶山人固不喜握鞭鞭弓矢以自匿其芒角負生平一旦鬱得奇疾更百療莫驗山人則自學為醫久之洞其旨則自為診藥凡七年而病愈而棄其故所授官着山人服豐頤美鬚髯眉目如畫見者疑為神仙中人善談論詠諧其言一氣萬類儒行玄釋凌跨恢弘既足以撼當世學士而其所作古詩文若

石匱書

卷一百

隱伏列傳

十五

鳳鳴堂

騷賦詞曲草書圖畫能盡效諸名家間出已意工贖絕倫其所自娛戲雖瑣至吳歛越曲綠章祥梵巫史祝呪摧歌菱唱伐木輓石雖辭雜逐休儒伶侶萬舞偶劇杖壺蹴鞠博戲酒政陶籌裨官小說與一切四方之語言樂師矇眊口誦而手奏者一遇與至輒自為之靡不窮態極調于是四方之人日造其庭盡一時賢豪貴介若諸家異流無不向慕願得山人片墨或望見顏色一談一飲以為幸雖遠在滇蜀亦時有

至者即不至幸以書托交每旬月積紙盈匣山人又喜拔窮士或徃四方又必借山人片墨以動豪貴人每值山人飲旅者行者舉爵持俎載筆素以進山人則振髯握管須臾為一擲累幅或數十丈各愜其所乞而止而往復箋札援昨去留日營心記口對手書又雜以論說娛戲如前所云者一時襟陳燦然畢舉於是軒蓋益集省諸司巨公郡縣長吏或叩命之使有未見鄉縉紳而先造山人者山人未起或時就

石匱書

卷一百

隱伏列傳

十六

鳳鳴堂

榻見之諸公既異山人姿高其履而山人指顧自如雄談濶視雜以嘲詆無不氣折心醉內交而去蓋家居如是者幾三十年以為常嘉靖乙丑以故故人往金陵四年谷死郡中有其別業者二一在瑯琊山曰息柯亭一在羅坑坂曰曲池陳松字晚翠六合人少為諸生有穎思已忽遇異人挈之山中若數十日始還即棄去舉子業不治狂自放家亦益落有一婢名曰墨奴有一羊酷愛之



伴墨奴手縻相隨指搖側弁而哦於市中或聚觀非  
 謂之不顧也松故能詩至是吟逾豪凡歲時景物欣  
 戚吉凶觸緒引情率以詩發之詩莽出口脗傳以  
 俚語取誹謔然大致感慨高逸之旨能書字畫飛動  
 色遠近琳宮玄閣亭榭障壁往々多其題識為時墨  
 奴為舉一子漸苦貧至不能為主乃之鄧鬻其子於  
 賈人所既成質矣松隱之甚為長歎書州宇之壁刺  
 史王出讀而悲之呼松前為償值于賈人而自取其  
 石隱書 卷三十四 隱佚列傳 十一 鳳鳴堂

子以歸松復北游梁魏如京師將至順德止郵舍題  
 詩牆間有山色三分猶白晝鐘聲十里已黃昏之句  
 亭長碎碎客曰太守來松踉蹌走已太守至讀牆門  
 詩而詰亭長故曰奈何逐詩人榜之亟物色松去  
 已遠太守惘恍久之太守濟南李于鱗也松又常游  
 商洛山行夜宿古神祠中四壁蕭寂惟銀杏一樹婆  
 娑覆檐為詩告神曰窮人披筆叩窮神爾我不親誰  
 是親除却清風與明月眼前都是有與人夜分神出

終  
 答松詩曰獨坐空山久園中果皆落何以共長宵安  
 得村中酪松寤而異之自是游皆落無所遇以困  
 宋克字伊溫長洲人少任俠喜擊劍走馬尤善彈指  
 飛鳥下之家素厚歲克用周養賓客與少年飲博遊  
 戲盡喪其貲逮壯見天下禁亂乃謝去酒徒將北走  
 中原從募傑計事會道梗遂歷游江南名勝而歸家  
 居以氣節自勵衣冠爭慕赴之有軍將麤橫甚數毆  
 辱士類召克飲或勸勿往曰醜人也克即往坐上坐  
 為語古賢將事軍將舉尊下拜立起為壽克伉直多  
 辯好歲切家雖貧其舊時喜事故在致客尊賢周旋  
 不倦時急人困有棲君卿原巨先之風久之稍厭  
 去杜門學書作草法一時學者爭效之洪武初為  
 鳳翔同知平時有宋廣字昌裔者仕沔陽同知亦善  
 草書人稱二宋  
 葉子奇字世傑龍泉人生元季世博達古今說德隱

石隱書 卷三十四 隱佚列傳 十一 鳳鳴堂



時洪武初有司春祭城隍。群吏先竊飲猪腦酒。縣學生發其不敢于奇與群吏株連。就逮獄。計以死。研墨著草木出獄。成之。其曰草木者。以草計時。以木計歲。以况其生而傷其言之立也。其盡稽上下之儀。星躔之軌。陰陽五行生克之運。海嶽浸漬。夷戎希見之物。神鬼屈伸之理。草木之變。魚龍之尤。律曆推步。易衍之大宗。釋老孔孟之書。而歸於六籍之緒。野紀時事。夫得荒兵苗異。夫弗避而義甚。則平生所著。又有範

石匱書

卷百二

德侯列傳

十九 廖煥堂

通玄理。大玄本旨。齊東野語諸書。

虞原璠字叔固。瑞安人。博涉經史。永樂中以楷書薦。與修大典。竣事將授官。以母老辭歸。温州守何文淵時。乘小舟詣之。璠出迎。文淵曰。此地不容易到。璠答曰。此谷亦不容易來也。每相與辨難經史。商榷時務。各極歡去。一夕忽至。坐談久之。不覺夜半。村落無所覓酒。文淵笑曰。醴可代也。璠遂出新醴。侑以蔬蕪。對酌劇論。時人謂之醋交。同邑有李德基亦以善書

應薦。母老辭歸。文淵亦敬禮之。粟飯魚羹。亦未嘗不飽。特語人曰。吾守温州。得瑞安。隱君子焉。

伍雲新會人。少軒整。無與讓。所欲語輒語。既與陳獻章游。痛羊素習。約已以進。曰。不自樹。不如死也。山南有大江。自以意為釣。艇置琴一張。諸供具其中。過良夜。皓魄當空。水天一色。乘艇獨釣。或設茗招獻章共啜。悠然坐艇尾。賦詩獻章。和舷和歌。不知天壤之大也。後即所居北巖為嶽亭。杜門息交。閱寂幽坐。別於

石匱書

卷百四

德侯列傳

二十一 廖煥堂

為沙築草屋三間。曰尋樂。往來居之。雲為人篤孝。嚴先人重祀事。凡有事先人之祀。一門長幼無敢不虔恭。

張詩北平人。自號崑崙山人。初學舉于業於呂柟。結學詩文於何景明。順天府當試士。士當自負。凡入試。詩輒使其家僮代之。試官不許。遂拂衣出。乃一意為詩。與翰林江暉。馬西玄。林林。易。廖。洞。野。呂。柟。諸君子。交游倡和。重於都下。柟為解州判。後官南都。詩兩謁



之道途所經得覽山川名勝古人之跡入汴見李夢陽夜宴瓶芝忽自墮以為梓行膠馬與夢陽各作芝梓行因送王廷陳歸夢澤窮夢郎之觀至汝南視何景明疾相守七月景明年還北平所居一畝之宅擇隙地種竹每遇風雨飄蕭披襟流盼相對欣然命酌就醉興到跨一蹇驢信其所之雖中途遇風雨受飢寒必窮極佳山水而後反在武林與孫一元論詩一元自誇其青崖貼白日下照芝草班之句不減曹氏

石叢書 卷一百四 隱佚列傳 廿一 鳳鳴堂

父子詩掉頭大笑一元為之氣奪詩笑謂陸客自今日崑崙山壓倒太白矣抗守李士行稱其不狂不屈不情不驕春風不足融其情醇醪不足味其况所著罵鬼詰髮茂琳七子等文雄奇變恠覽者不敢以令人待之李中麓嘗戲之曰君書揭之壁間不獨驚人亦可以驅鬼也

孫正字仲可華容人踰冠舉於鄉凡五上公車而五躓因不復應制自以家洞庭更號洞庭漁人呼之

漁人則應他呼之則不應漁人父繼芳為提學副使薄有世業漁人盡斥為園圃臺榭購異書名畫古器寔其中而奇卉植木環之素嗜酒乃益釀酒客來過從者毋問貴賤輒留飲輒醉則不問客所法過佳辰夕日如之無事間芻其斯億及門人黎學元劉世章輩遊石門玄頂諸湖山勝地遇羽人緇流能飲者即傾觴釀共之漁人既自命漁又不為衣冠時時與樵青釣童狎亡異也興至泚筆而書所為詩奇

石叢書 卷一百四 隱佚列傳 廿二 鳳鳴堂

逸飛動龍乳壽盤也又自歎之感激用壯節奏頌挫雲停石裂始恠以為貴人或謫仙人矣漁人所著詩文為集前後凡六十九卷

高敬字宗呂侯官人善屬詞不樂進士業每謂文至牽飾比偶猶留鬚眉以傳脂粉無足學也遂洗意對祿結霞上之居自號石門子又號霞居子善畫善八分草書家貧嗜酒日酣飲醉則狂呼放歌醉甚即散髮赤脚跣然舉舞又自號鬚仙絲是孤潔一世知名



海內里有宋子者與漱善瘡一歲勿愈一日漱造問  
之衆強疾移榻就堂相見因飲之酒。酣宋出素請  
畫漱染筆寫菊數本倒垂懸崖香姿隱。有飄拂流  
動之狀宋冷然踈爽因再請復寫奇石亭立雙竹凌  
空蕭。數葉風韻若有聞焉宋躍起視之毛髮俱竦  
是日瘡遂差時人為之語曰少陵有佳句不若琴仙  
筆。

傳汝舟一名舟字木虛自號丁戊山人一號磊老閩

石匱書

卷三

佚列傳

筆

鳳鳴堂

縣人方穎碧目小指有四印文年十四則誦黃帝姚  
以之書二十卻秀才學通天官堪輿涅槃老聃屬監  
雅秦漢等語而肆命之其古色蒼黝環竒處至不可  
解與高漱並游鄭繼之之門閩人語曰高重腹傳脫  
粟言斷。中歌曲繼之且死遺言曰詩文妻子付高  
傳二弟經理其氣誼如此中歲好神仙方外學增損  
其姓名曰傳汝舟輕別妻孥不問生產漱說其事而  
不能從之汝舟乃與吳航人劉企治竹筴食擔葫瓢

經武夷臨歸宗巖築土竈炊食留十日遇異人衣冠  
如聖儒不知其何許人也兩人視其膚革有雲氣  
數三典如數一二諸衍欽術施咸中文章教之曰仙  
術無旁但緣倫常兩人拜受其人忽疎身不見王道  
思序其集曰汝舟才智文采足以得意於仕進獨舍  
去而不好其舍之盡至於鄉井屋廬不復可居而妻  
子不足畜也舉一世之榮利無足好而區。吟咏之  
工不能忘亦其才志所歛不能終歲而見之於此也

石匱書

卷三

佚列傳

苗

鳳鳴堂

黃省曾字勉之吳縣人六齡好緗素古文解通爾雅  
弱冠與其兄魯曾散金購書覃精藝苑少舉鄉薦嘉  
靖十七年當試春官遠由汝成過吳門與談西湖之  
勝便輟裝不果北上來游西湖盤桓累月勉之自號  
五嶽山人其稱於人亦曰山人汝成常戲之曰子誠  
山人也癖耽山水不顧功名可謂山興瘦骨輕軀乘  
危涉險不煩節竹上下如飛可謂山足日擊清輝便  
覺醉飽飯饑一溢飲可曠旬可謂山腹談說形勝窮



狀奧妙。含腴咀雋。歌詠隨之。若易牙調味。口欲流涎。可謂山古。解意蒼頭。追隨不倦。搜奇剔隱。以報主人。可謂山僕。備此五者。而謂之山人。不亦宜乎。坐客為之大發。勉之與孫仲可。一時齊名。有子曰。姬水。年十四。補邑諸生。久之棄去。出入緇流。滅景收聲。所居環以奇卉異石。焚香獨坐。稍羸。輒召故人。焚枯酌醴。陳昂。福建蒲田人。所居所至。人皆不知其何許人。自隱於詩。性命以之。獨與馬公子用昭善。昂詩所謂天

石匱書

卷三百四

隱佚列傳

十一

鳳鳴堂

亡我友者。即其人也。其後蒲田中倭城且破。昂領妻于奔。稼章織草屨。為日不給。繼之以下。泛彭蠡。憩匡廬山。視陶令之跡。皆有詩。已入楚。由江陵入蜀。附僧舟。傭糞。以往至亦。輒傭於僧。遂歷過三峽。劍門之勝。登峨眉。烏所傭。僧輒死。及自蜀。寓江陵。松滋。公安。巴陵。諸處。至金陵。姚太守稍客之。給居食。久之。姚太守亦死。無所依。仍賣卜。秦淮。或自榜片紙於扉。為人傭作詩文。其卷中。人有小。慶吊。持百錢。斗米。與之。輒

隨所求。以應。無則。又賣卜。或雜以織屨。而林古度。與其兄懋者。亦閩人。一日。過其門。見所榜片紙於扉者。色有異。突入其室。問知為蒲田人。頗述其平生。一扉之內。席床。岳竈。敗紙。退筆。錯處其中。檢其詩。誦之。是時古度。雖年少。頗曉其大意。稱之。每稱其一詩。輒反面向壁。流涕。嗚咽。至於失聲。其後。每過門。輒袖餅餌。食之。輒喜。復出其詩。泣如前。居數年。竟窮以死。其子倉皇出。覓棺衣。昇之中野。古度兄弟。急走索其集。無

石匱書

卷三百四

隱佚列傳

十二

鳳鳴堂

所得。昂手書五言合體一秩。其自序云。昂壯夫時。尤嗜五言。第家貧。無多古書。得王右丞。即誦讀。右丞得杜工部。即誦讀。工部。問取其所中規中矩者。時或一周旋之。又時或一折旋之。含筆腐毫。研精殫思。今觀其五言律七百首。則荆之所學所得。實錄實際。盡此數言矣。其云末一卷。為排律。亦不存。蓋謝朓申云。昂有集十六卷。在江浦族人家。未刻。今刻其存者。以次購之。鍾惺曰。明自有詩。而二三君子者。自有其明

詩何隘也。畫地為限，不得入。自縉紳士夫詩的，有本末者，非其所交游品目，不使得見於世者多矣。况老賤侮辱之尤，如陳昂者乎。近有徐渭、宋登春皆以窮而顯晦於詩，皆避昂然未有如昂之窮者也。予嘗默思昂織屨賣卜，備嬰傭書，胸中皆作何想，其視世人紛藉過乎其前者，眼中皆以為何物，求其意象所在而不得，吾友張慎言曰：自今入市門，見賣菜傭，皆互物色之，恐有如陳昂其人者，甚矣有激乎。

石匱書

卷三百四

隱佚列傳

廿七

鳳鳴堂

其言之也。

石匱書曰：余傳隱佚而諸君子俱以翰墨詩文取重當世，烏在其為隱佚也。蓋諸君子其經濟大才淪落不偶，聊復為之，偶以藝見，夫藝誠無所重，諸君子也。諸君子能獨廢藝哉。柄造物者不以日星之貴而薄風雲，亦不以百穀之用而絕百卉，蓋亦無所重也。已。

石匱書卷第二百五

神

明 叙南張 岱著

妙藝列傳總論

孔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聖人立言以游藝，列於據德、依仁之後，每為學者所疑。余觀妙藝諸君子而知聖人立言之旨矣。世人一技一藝皆有登峰造極之理，至人必以全力注之，及其通神入化，必待天工，又不全藉人力，蓋使人着力不得，着力

石匱書

卷第二百五

妙藝列傳總論

一 鳳鳴堂

不得服之習之，使自得之，故曰游也。若夫妙藝諸君子皆以書畫得名，極其造詣，斷非淺衷。薄質之人所能幾及，於是知藝與道合，人與天通。諸君子雖藝乎而實進於藝矣。作妙藝列傳。

倪瓚字元鎮，自號雲林，漢倪寬之後也。世居無錫縣橋梅里之祇陀，所居有清秘閣、雲林堂，其清秘閣尤勝。前植碧梧，四周列以奇石，蓄法書名畫，其中容非佳流，不得入。性有潔癖，園中竹樹花卉，晨起必課美。



盥拂葱蒨刺眼。每雨止風收。杖屨逍遙。咏歌自娛。賓朋時至。笑語留連。竟日終夜。好客之名。聞於天下。璣為詩蕭散冲淡。時見氣節。作畫簡雅閒淡。遂入逸品。嘗有夷人入貢。道經無錫。聞璣名。欲見之。以沉香百觔為贄。璣令人給云。適往惠山飲泉。翌日又至。以出探梅花。夷人徘徊其家。璣密令開雲林堂。使登馬堂。東設古玉器。西設古鼎彝尊罍。夷方驚顧。問其家人曰。聞有清秘閣。可得到否。家人曰。此閣非人所易入。

石匱書

卷一百五

妙藝列傳

二 鳳嬉堂

且吾主出。不可得見也。其人望閣再拜而去。

王紱號友石。又號九龍山人。高介絕俗。沐黯公行金帛求畫。謝絕之後。忽作一幅。遺其所學同官。轉致之。曰。姑以是塞黔公意。毋言我為公也。月夜聞隣笛。乘興畫竹。訪遺之。其人乃大賈。喜甚。與錢綺各二更。求配幅。紱却其幣。手裂畫壞之。紱有詩集。行世。王世貞稱紱畫竹為國朝第一。

戴進字文進。錢塘人。精繪事。宣廟時徵進入京。象

工妒之一日。仁智殿呈畫。進特以得意之筆。上進首幅。為秋江獨釣圖。一紅袍人垂釣水次。宣宗方閱。待詔謝廷循從旁奏曰。此畫佳甚。恨野鄙耳。宣廟叩之對曰。紅品官服色也。用以釣魚。失大體矣。宣宗領之。遂揮去。餘幅不復閱。放歸以窮死。後人始重之。

石匱書

卷一百五

妙藝列傳

三 鳳嬉堂

長花卉。

夏景字仲昭。崑山人。以進士自中書舍人。景進太常寺卿。直內閣。詩文書法皆臻妙境。畫竹石師王紱。至遠。夷亦購之。景兄昂字孟陽。亦善書畫。師高房山。洪武末為永寧丞。謫戍雲南。永樂中仲昭薦入中書。科習字。上臨閱稱善。仲昭頓首謝。因言臣兄昂亦能書。召試稱旨。命與景同為中書舍人。時稱大小中書。又景同時有孫太守從吉。從吉善畫梅花。遠夷購

從吉梅花亦如購竹於果也。後來得果法者有未端。吳偉字次翁，江夏人，少孤貧，善趙子甲。一日與趙甲出，遇一道士，目異之，與之期東門大石上，兩反皆後。三期乃得，道士刺石出泉，飲之曰：「二君去此，技當名天下，遂別不復見。」偉後學畫，專十二科，山水、人物、蒼勁入神品，名籍甚公卿間。憲宗召授錦衣衛鎮撫，待詔仁智殿，偉好劇飲，命妓值其飲，或絃，向不飯，人欲得偉畫者，則載酒挈妓往。一日被詔，正醉，中官扶

石匱書

卷三百五

妙藝列傳

四

鳳鳴堂

掖入，踰跟行殿中。上命作松泉圖，偉跪翻墨汁，信手塗成。上歎曰：「真傑筆也。」偉慙，直有氣，非人雖薦請不應，即素昵一言不合，輒投研，起其出入掖庭，奴視中貴人求畫又多不得，於是中貴人數短之，居無何，故歸南都。孝宗復召見，便殿命稱旨授錦衣衛百戶，賜印章曰「畫狀元」。偉思還楚，蒙恩賜祭掃武昌，數月還。次米石，有旨趣回京，賜第西街，逾二年稱疾歸。居金陵秦淮上。武宗復使召之，未就道。

中酒死。而趙甲者，塑神鬼像，甚靈異，著名楚中。蓋當刺泉時，偉先掬為多，趙飲少矣。

史癡翁者，名忠，字廷直，金陵人也。少不慧，年十七方能言，忽通詩詞，畫山水樹石，縱筆揮寫，不拘家數，性豪俠，不羈，負氣高抗，不謁權貴人，有不合輒引去，自號癡翁。樓近冶城，署曰「卧癡」，引客談笑，呼盧其中，酒沾唇輒醉。則搦管為新聲樂府，必數十曲方止。有愛妾玉仙，解音律，癡求兩京絕手琵琶張六，授以南

石匱書

卷三百五

妙藝列傳

五

鳳鳴堂

北曲，自度新詞，使按拍歌之，常自出游，不問所往。卞州湯指揮慕癡，名過訪徑，携手登舟，往游下邳，家人不之知也。女并當嫁，婿家貧不能具禮，詭詞携之視，燈與其婦送之，婿家大嗔而去。常訪沈石田於吳川，沈他出，堂中有素絹，潑墨成山水，不通名姓，而出石田曰：「必金陵史癡也。」要之歸，留三月而別。石田為題其像曰：「眼角低垂，鼻孔仰露，傍若無人，高視濶步，玩世滑稽，風顛日癡，灑筆淋漓，水走山飛，癡見而喜曰：」



石翁為我寫照也年八十餘精強如少年自知死期預命發引命親朋歌虞殯相携出聚寶門謂之生殯至期無疾而逝

周臣別號東村吳人所得宋郭李馬夏法尤深其用筆視唐寅較熟特所謂行家意勝耳唐母有應酬多從臣磅礴始落筆若臣者可謂外授文進者也

徐霖字子仁其先姑蘇人徙金陵七歲能詩九歲能大書善畫松竹花草蕉石長而跣跑自放棄去舉子

石隱書

卷三十五

妙藝列傳

六 鳳鳴堂

業精研六書嘗得篆法於異人李長沙見之曰此周伯溫之流吾不及也築快園於城東極游視聲伎之樂善製小令填南北詞皆入律棋酒之暇命伶僮侍女被其新聲都人競傳而歌之武帝南巡伶人臧賢進其詞翰召見行宮試除夕詩百韻及應制詞曲皆立就雅俗雜陳語多諷諫上屢稱善常午夜乘月幸其家夫婦倉皇出拜上命置酒家無供具以蔬笋鮭菜進御上大喜為之引滿酣暢而去已而

數幸其家御晚靜閣垂釣得一金魚官官爭買之

上大笑失足落池中衣衣沾濕快園中有宸幸堂浴

龍池紀其遇也賜飛魚服扈從還京每夜宿御榻前

與上同卧起呼為髯仙將授官禁近固辭會上

賓天而罷歸里二十餘年乃卒年七十有七子仁少

從沈啓南游江夏吳偉寫沈徐二高士行樂圖楊君

謙祝希哲為贊文徵仲寄詩曰樂府新傳桃葉句彩

毫徧寫薛濤箋其為名流傾慕如此

石隱書

卷三十五

妙藝列傳

七 鳳鳴堂

仇英號十洲亦吳人其所出徵常執事丹青周臣異而教之於唐宋名人畫無所不摹寫皆有藁本其臨筆能奪真米襄陽所不足道也嘗為人作上林圖人物鳥獸山林臺觀旂幟軍容皆臆寫古賢名筆斟酌而成可稱繪事特絕  
文徵明初名壁以字行更字徵仲長洲人文天祥之後也父林為温州守文章政事有名於時徵明少從游莊景受業吳寬被選充郡學弟子員為人廉靜靖



慎都御史俞諫甚重之他日謁諫曰聞于貧甚何以為生徵明曰貧矣未甚也諫止其襪衫曰何紋損乃爾徵明曰今日天雨衣故衣耳諫嘗造其廬見其門前河涇曰此河一通于登第矣吾為子通之徵明固辭曰苟能登第何必通河通河必壞人廬舍願公已之也久之林卒官溫人合歛數百金為賻固辭不受溫吏士謂守死廉而徵明為能于因修故却金亭以配前守何公文淵而記其事徵明初游邵學時學

石匱書

卷三百五

妙藝列傳

鳳鳴堂

授翰林待詔可二年一再上疏乞歸不報相一清與手敬謀欲遷徵明官徵明竟致仕徵明雖游於翰墨乎生平所最慎者藩邸所絕不肯往還者中貴人曰此國家法也四夷貢使道吳門者望徵明里而拜以不得一見為恨既見亦不作一筆與之其他郡國守相連車騎富商賈人珍寶慎溢不能博其一赫蹠獨貧書生與其故人于若姻黨之窘急者尋常得之世更以此重徵明也蔡室於舍東曰玉磬山房樹兩桐

石匱書

卷三百五

妙藝列傳

鳳鳴堂

官以嚴厲束諸生辨色而入張燈而散諸生或飲嘍嘯歌壺奕消器徵明獨臨寫十字文日以十本為率書遂大進同郡沈周博學善畫徵明師之得其髣髴益以神米更出周上而書畫名一時徵明書倣歐陽率更無蘇黃米三家小楷尤精復精八分書李東陽自負善篆見徵明八分詫為並美畫則人稱其無有趙孟頫倪瓚黃公望之體嘉靖初巡撫尚書李克嗣以徵明與故相對忠同薦會徵明亦以貢至京師遂

於庭日徘徊嘯咏其下博習典故元末國初故家遺老流風舊事從容抵掌歷如貫珠晚年衣紅絨衣戴捲檐帽坐白紙窓下擁爐曝背劇談壺生容皆移日忘去其所善後進吏部郎王穀祥通判祝允明太學王寵秀才彭年周天球而其二子彭嘉群從伯仁亦名能精其業年九十方為人書志石未竟六仲閣筆端坐而逝沈周字啓南世居長洲縣之相城里父恒吉與其兄



貞吉竝精繪事志尚高邈家庭僕隸悉通文史周風格潔修外標朗潤內蘊精明文學左丘詩學白樂天蘓子瞻兼有陸務視之體書法黃庭堅通勁奇崛其畫不拘古法率多自運極其變化或時草點綴而意態橫生畫成必題以詩人稱二絕周事母至孝父卒便棄諸生業或勸之仕曰君不知母氏以周為命乎周屏跡城市郭外置一行窩每自相城至窩則遠近相傳沈先生來矣舟閱河干履滿戶限乞詩乞畫

石隱書

卷三百五

妙藝列傳

十 鳳鳴堂

乞書隨所欲應之即取夫牧豎無不得意去然以母故亦不久留也居吳中與吳寬都穆文林相交善而王恕彭韶先後來巡撫加禮之殊等最後有曹太守者新構察院成欲圖畫其楹廡藉畫工周名在籍中隸攝之周曰毋驚老母旦夕畫不敢後客曰太守不知公何賤公也謁貴游可勿往周曰往從義也豈為賤哉謁而得勿往乃賤耳亡何太守入覲銓曹問太守沈先生無恙乎太守漫應已見李東陽閣下曰君

挾沈先生書來耶又漫應時吳寬方為少宰太守倉皇走謁問誰為沈先生者寬具語周平生太守曰可奈何寬曰沈先生畫僕多有之公代之緘而致之弟言沈先生病不能書也太守送東陽所迂徧謁吏卒吏卒曰沈周也公故使圖院太守叱咤曰我不知沈先生則已矣汝輩不為我一言乎夫是歸也必無至解而先詣沈先生

石隱書

卷三百五

妙藝列傳

十一 鳳鳴堂

呂紀即人專攻翎毛間作山水人物厲志漢唐以來名筆兼集衆長弘治中入御用監益造精詣凡草木花鳥生意流動泉石波景點染烟潤筆有化工孝宗朝傳奉陸至錦衣衛指揮應詔承制多立意進規雖涉杜撰而所存有在孝宗嘗稱之曰工執藝事以諫呂紀有之與紀同時者有邊景昭花果翎毛有精神刻肖人以邊呂並傳景昭浙西人而廣東有林良者亦以善畫花果翎毛官錦衣指揮陳淳字道復以字行長洲人善詞翰少年作画亦學

元人為精工中歲忽對的二米高尚書寫意而已其  
於花鳥尤有深趣而淺色淡墨久之漸無矣予括於  
花卉似勝

陸治字叔平別號包山吳人也生而磊落負文采有  
姿制為故太傅王文恪鑿所識異游祝文二先生門  
其於丹青之學務出其胸中奇以與古人角一時好  
稱之幾與文翰林埒治生平個儻嗜義愛慕學士賢  
豪若渴富家兒齋重資踵門謝勿納也家支硎旁有

石匱書

卷三十三

妙藝列傳

十三 鳳鳴堂

山水之勝藝菊數百本五色相鮮佳客至輒解衣伏  
雌斗酒彌日夜不倦有腴田數頃忽盡棄之構祠以  
祀其先祖而依焉後老病卒

祝允明字希哲長洲人生而枝指自號枝山人曰枝  
指道人允明天資穎絕讀書目數行下於古載藉靡  
不賅博涵今茹古發為文章名譽鶴起或當廣座詆  
笑雜運援毫疾書思若泉湧弘治壬子舉於鄉王文  
恪為主司手其卷不置曰必祝某也既而自喜以為

石匱書

能知人連試禮部不第除興寧知縣稍遷應天府倅  
亡何自免歸辛年共十七允明性豪放好酒色六博  
善度新聲少年歌習之間傳粉墨登場梨園子弟相  
顧弗如也海內索其文及書贄幣踵門輒辭勿見伺  
其游狎使僕僮女伎掩取之皆細載以去為家未嘗  
問有無得俸錢及四方餉遺輒召所善客噉飲呼歌  
費盡乃已或分與持去不留一錢每出則追呼索逋  
者相隨於道路更用為忤芟資其歿也幾無以殮云

石匱書

卷三十三

妙藝列傳

十三 鳳鳴堂

顧璘曰希哲超穎過人讀書過目成誦鉅細精粗咸  
貯腹笥有觸即應無論猥鄙學務師古吐詞命意迥  
絕俗界效徐梁月露之體高者凌徐庾下亦不失皮  
陸玩世自放憚見禮法之儒知交貴仕罕知其蘊王  
弇州曰天下書法當以祝京兆為第一京兆少年楷  
法自元常二王永師秘監率更河南吳興行草則大  
令永師狂素顛旭北海眉山豫章襄陽靡不臨寫工  
絕晚年變化出入不可端倪風骨爛熳天真縱逸真

一八一



足上配吳興他好不論也子績舉進士官布政使刻其遺文曰祝氏慕畧他書如祝子通祝子祺罪知錄  
蚤衣浮物記語恠蘇材小纂興寧志野記之類凡數百餘卷

唐寅字伯虎一字子畏吳縣吳趨里人童髻入鄉學才氣奔放與所善張靈夢晉縱酒放懷諸生或施易之慨然曰使其閉戶經年取解首如反掌耳弘治戊午舉應天鄉試第一洗馬梁儲主試還朝携其文示

石隱書

卷三十五

妙藝列傳唐寅

十四 鳳鳴堂

程詹事敏政相與歎息曰一解首不足重唐生也遂因洗馬召致寅往還門下儲奉使南行寅乞敏政文以餞已未會試敏政為考官同舍舉子闕通考官家人事累寅下詔獄掠問無狀竟坐乞文事論發為吏寧無人招致天下名士以厚幣聘寅察其有異志佯狂使酒露其醜穢庶人不能堪乃放歸築室桃花塢與客賦飲其中年五十四而卒寅不治生產既免歸緣故去其妻每自恨故廢無所建立常感激言曰

丈夫雖不成名要當慷慨何迺效楚囚家無擔石客常滿座文章風采照耀江表圖其石曰江南第一風流才子歸心佛氏取金剛四句偈自號六如道人外雖顏放中實沉玄人莫得而知也少嘗乞夢九鯉仙夢贈墨一擔自是才思益進其學務研窮造化尋究律曆求揚馬玄虛邵氏聲音之理而贊訂之傍及風角士遊太乙出入天人之間晚將成一家言未竟而歿其於應世詩文不甚措意謂後世知不在是見我

石隱書

卷三十五

妙藝列傳唐寅

十五 鳳鳴堂

一班已矣奇趣時發或寄於畫下筆輒追唐宋名匠亦不盡其所至祝允明有言氣化英靈大畧數百年一鍾於人子畏得之一旦云亡此其痛至如何置知伯虎者其惟希哲乎伯虎詩少喜穠麗學初唐長好劉白多悽怨之詞晚益自放不計工拙與奇爛熳時復斐然所傳有唐伯虎集數百卷

文伯仁文待詔猶子少傳家學而時發以巧思橫披大幅尤擅勝場待詔次子嘉作山水清遠有雲林

筆意士林貴之

錢穀字叔寶世為吳人少孤能自勵喜讀書家貧無所得書則遍訪藏書家就而讀之且以餘能習繪事筆法高貴聲譽自起手錄古文金石書幾數千卷與校至丙夜不休所纂集有三國類鈔南北史據言長洲志及續吳都文粹教為人勁直窄隘不能容人即游于名士大夫間能貌之以氣語無私嫌容或稍不當意披衣徑出不顧竟以是貧且老

石匱書

卷三十五

妙藝列傳

十六 鳳鳴堂

邢侗字子愿臨邑人萬曆甲戌進士除南宮知縣歷御史忝議終陝西行太僕寺少卿子愿生七歲能作擘窠書十餘歲楷法王稚登二十四歲登第殿試策書法擅場主者驚異辛置榜尾罷官時年才三十餘先世席資鉅萬美田宅申泚水上子愿築米禽館在古犁立上讀書寫字掃地焚香不問家人生產四方賓客造門戶屢常滿鬻產奉客酒鎗替耳時在寶庫中晚年書名益重購請填咽碑版照四裔妹慈靜

善做兄書家僮戴祿亦通書法同里王尚書洽集于愿書刻米禽館帖濟南風流文采與江左文董先後照映李維禎序某集擬諸北齊邢子才云周之冕號少谷汝南人筆法韶秀花鳥竹石氣韻如生為國朝寫生第一手

石匱書曰書畫小技也而能於尺幅間傳其人於千百年之遠然後知書畫非小技也我明之畫小避元而元末之名手無不聚於我國初則是元末之名手

石匱書

卷三十五

妙藝列傳

十七 鳳鳴堂

元不能有而又為我太祖有之也嗚呼趙松雪宋末名流不免為蒙古學士千古遺恨然則雲林諸公元末高隱而及為開國名士詎不多幸也哉



石匱書卷第二百四十六

明 叙南張 岱著

方術列傳總論附張真人利瑪竇

爰自橋山雲氣，鼎湖墜弓之說，盛行天下，後之人主，為金丹方士，喪國亡家，殘生隕命者，不可勝計。而海上仙方，妄冀一遇，一種癡情，斷不能破。雖英明如我世宗皇帝，亦未免墮其雲霧之中。陶仲文、邵元節輩，官至極品，寵禮異常，生前受其愚弄者，及至漏卮，盡鐘鳴，奄忽病死，猶購其遺方，終於不悟。人壽幾何，河清難俟，彼不能自活，而乞其丹方，欲以活我，有是理乎？昔有鍾生者，好學神仙，吐納導引，感溺一生。每向人曰：做得半日仙人而死，亦所瞑目。做了仙人而仍復要死，則亦奚貴乎做仙人也哉。

石匱書

卷三百四

方術列傳總論

一 鳳鳩堂

周顛仙者，建昌人，年十四，得顛疾，行乞於市。比長，舉措詭譎，人莫能識。每見人，必曰：告太平，嘗至金陵。高皇帝每出，顛必前，遮拜，時有所言，必以告太平為

詞。高帝厭之，命沃以燒酒，顛暢飲不醉。時以手入胸，討物置口中，問何物，曰：虱子。日啖數合，裙腰間藏三寸許，葛蒲一莖，日細嚼飲水。日至，高帝前，纏擾不已，告帝曰：幸公死我，帝命蒸之以巨缸，覆顛者，束五尺圍，蘆薪綠缸，燉之，薪盡火消，揭缸視之，其烟凝於缸底，若網綿狀。顛微以首撼小水微出，即醒，凡三燉，其無恙，乃置之蔣山寺中，月餘，諸僧白帝言其異，嘗與沙彌爭飯，遂不食者半月。帝令僧

石匱書

卷三百四

方術列傳周顛仙

二 鳳鳩堂

餓之，因閉顛者空室中，水米不入口，二十有三日，坐卧如常。帝親往開視之，諸軍士取酒肴以供飽啖，復哇之於地。帝召與食，即食，勿復哇。酒過且酣，先候於道傍，駕至，以手畫地為圈，指謂帝曰：爾打破箇桶，另做一桶，既而王師征偽漢，帝問顛此行何如，顛應聲曰：好。帝曰：彼稱帝久，取之不甚難乎，顛仰視屋上，久之，端首正容，搖手曰：上面無他的。帝曰：爾偕往可乎，曰：可。即以所扶杖高舉，趨前作摩



擊狀以示必勝。意行至皖城。苦無風。遣問顛顛曰：只  
管行。只管有風。無風不行。便無風。乃令衆挽舟行。不  
三里。風起。既而迅風大作。倏忽達小孤山。當中流。江  
豚戲水。顛者曰：水怪見前損人多。帝怒其惑衆。令  
投之江。久之。衆與俱來。上曰：何不溺之。衆頻擲之。  
入水不濡。帝乃更與同食。罷顛整容振衣若遠  
行狀。趨近帝前。曲腰伸頸。謂帝曰：爾殺之。帝曰：  
且未殺。姑縱汝行。顛遂去。莫知所之。帝既定天下。

石匱書

卷三十一

方術列傳顛顛

二 麻擗堂

至洪武癸亥。有赤脚僧詣闕。自言於匡廬深谷。見一  
老人。使我來見。大明天子。言國祚事。頌面奏。高  
帝恐惑衆。不令見。赤脚守闕下四年。帝不豫。外奏  
前赤脚僧。為周顛仙。及天眼尊者。送藥至。帝引見。  
進所持藥。曰：溫良藥。兩片。溫良石一顆。其方以金盃  
盛水。磨藥飲之。周身肉內。搐掣。當夜病愈。藥甌內。乃  
聞菖蒲香。甌底有丹砂。沉墜鮮紅。非世有者。赤脚僧  
竟去。帝遣人往廬山。跡之杳然。忽一道士語使者。

曰：周顛在市中。與天眼尊者奕棋。急往。果見二人奕。  
使者致朝命。殊不顧。再三懇之。乃賦二詩。使持以獻。  
使者出門。迴顧寺無有也。遂以二詩復命。二詩如識。  
緯不可讀。大約言國祚也。高帝自製顛仙傳甚詳。  
刻樹天池寺中。

張中。字景華。臨川人也。號鐵冠道人。精太極數學。隱  
幕府山。與人言避兵處。從之者多獲全。壬寅。鄧愈為  
召至。高帝問曰：予定南昌。兵不血刃。市不易肆。生

石匱書

卷三十二

方術列傳

四 麻擗堂

民自此蘇息。否。對曰：天下自此大定。但此地。且少當  
流血。廬舍焚燬。必盡。惟存鉄柱宮一殿耳。後指揮康  
泰。反果如其言。帝寵異之。一日。言大臣將有變。宜  
防之。平章邵榮。伏甲北門。欲為亂。事覺。伏誅。癸未。  
高帝祭山川百神于覆舟山。問中曰：此行何如。中對  
曰：吉。天馬重。似拜似舞。祭畢。帝欲還。馬忽人立。  
作舞狀。已而俯若拜。又言省署內有震驚。城中亦擾。  
擾。但於。帝無傷耳。會忠勤樓災。藥砲藏樓中。怒激。



如雷內外震恐。高帝伐偽漢，召問中，中對曰：五十日當大勝。亥子日獲其首領。帝命中從行，毋次孤山。無風勿能進。中曰：臣習洞玄法，當為祭之。祭畢風大作，遂達彭蠡。大戰康郎山，帝遇春深入，虜舟圍之。數匝，謂必死矣。中曰：勿憂。亥時自出，果如中言。壬戌陳友諒死，癸亥降其衆五萬。自癸酉至癸亥，僅五旬耳。偽漢圍豫章。帝問何日解，中對曰：當在七月丙戌。報至，乃是月乙酉。後日官監某曆是月差一日。政

右圖書

卷一百四

方術列傳中

五 鳳鳴堂

在丙戌解去也。奇中如此一日。高帝問中汝能先知。試言我國祚。顧直述毋隱。中口誦數十句。中有戊寅閏五龍歸海。壬午青蛇火裏逃。至辛除驗矣。餘不敢傳。後結廬鍾山下。京國公藍玉携酒訪焉。中野服出迎。玉不悅。因出對曰：脚穿芒鞋迎客，足下無禮。中即以所持盃應云：手執柳瓢作蓋，尊前不忠。蓋預知玉叛逆，隱語嘲之。朔日竟去。

貝國器海寧人有異術，弟子欲學之不傳也。乃侯其

遠出，開筍竊其書，見國器在筍中。吳元與鐵冠道人游白下，同宿。高帝微行，假榻焉。無枕，斗國器夜起視天曰：帝星臨斗。帝昂首聽之。鐵冠曰：尚離尺餘。帝太驚，明日召二人至，問以國號年號，所對皆帝心所定者，益異之。因忽不見。

張三丰者，遼東人也。一名張邈，道身長七尺，丰姿魁偉，龜形鶴背，大耳圓目，鬚鬚如戟，頂中作一髻，手持方尺，寒暑惟一衲一蓑。笠靜則瞑目，旬日一啖，升斗

右圖書

卷一百四

方術列傳中

六 鳳鳴堂

輒盡。或三五日一食，或辟穀數月自若也。登山其行如飛，或隆冬卧雪中，熱氣蒸出，駟如雷。洪武初至大和山，修煉結庵，玉虛宮。菴前古木五株，師栖其下。久則猛獸不距，鷲鳥不搏。人益異之。道士丘玄清過之，請為弟子。一日拂袖而去，不知所之。文皇帝登山，與山下人宗憲者尤密。其童子常從之游。童子曰：張嘗出游，必于偕往，但令于閉目。余一日開目竊視



乃空中也。三丰聞之不樂，遂遣童子辭去。父老登山為別。三丰揖衆使坐，旋下山取火去。四十里頃刻至。又市豆腐一筐。三丰曰：此筐唐邑西關王媪家物也。父老為我運之。問王媪，三丰市豆腐，政是日午時也。唐邑去太平山，往迤百四十里。父老異之，回覓三丰，不知所在。今石塌藥碾猶存。

曹義山者，瑞州上高縣人也。世居縣十五里胡盧石畔。開卜肆於縣南三橋埠，有替而丐者，日過肆。義山

石匱書

卷三十四

方術列傳

七 屬墟堂

必禮而與之語，或啖之菓餌。久之丐者告山曰：明日有三人共一日者，有異術，君宜叩之。明日果有渺一日曳杖導二替者過肆，山跡之拜於縣北之鶴鷗洲。一替者曰：當以小撓為誓，遂以其書授山。携山至沙中偶坐，畫沙指訣，盡其秘妙。其書名銀河棹，山後占卜如神。紅巾亂，山下之詔邑人預避紅巾賊，到肆掠無所得。詢知山預卜，恨欲殺之。去匿山中，得免。遂不復行其術，藏其書於胡盧山洞中。臨終謂其子曰：某

石匱書

月日有劉姓過吾家取書，異之，戒不可泄。屆日青田劉基亦高安，經山家，其弟如山言授之。基得書大喜，益自負，無志仕宦，遂棄官歸，隱青田山。高祖使聘至始出。

胡日新，金華人，精星學。高帝克金華，召見，推帝造曰：將軍當極富極貴，又推諸將校或公或侯。帝惡其獨不言官職，胡請屏左右曰：極富者富有四海，極貴者貴為天子。帝大喜。洪武四年，召至京，欲官

石匱書

卷三十四

方術列傳

八 屬墟堂

之不受，予之金不受，問欲何為，對曰：弟欲得一符以游行天下。高帝遂書其扇曰：江南一古叟，胸中羅星斗，許朕作君王，果應仙人口，賜官官不要，賜金金不受。持此一握扇，橫向天下走，識以御璽，遂去通游。十二年始回，對妻子曰：我命當刑，必至京復命就死。妻勸阻之曰：數定矣，不可運也。入見後，帝溫諭遣回。適藍玉北征歸，今日新推之日，新曰：公當封國公。但七月中，某與公同被難，玉果得封涼國公，遂驕同。

一八七



列尋被發其不軌臨刑嘆曰早聽日新言不受封或可免帝召日新問曾許王封公否對曰有之曾言其禍在七月中帝曰爾命盡幾時對曰臣命盡今日酉時遂被戮

未復字見心豐城人當元亂而隱祝髮入縣之葺菴堂後避地會稽山中主慈谿定水院以不能見母作空院之東澗取陳尊宿之故事名為蒲庵以示思親之意後主郵之天寧寺及杭之靈隱寺太祖聞而

石叢書

卷三百四

方術列傳卷九

鳳鳴堂

徵之大會鍾山并座說法辭意到至聞者驚省來復禪源妙悟教部精探任道德為住持做文詞為游戲其文濃麗演迤森嚴整暇詩清朗橫逸有塵外思一日召見賜膳上詩稱謝有金盤蘇合來殊域自慚無德誦陶唐之句太祖大怒曰詩用殊字謂我及未邪朕德不陶唐也無而誦之慚自心邪未復王筋双垂圓寂并輝之下

徐天明不知何許人上書言國家災祥修短之數

高帝惡其妖言惑眾問曰爾自知死所乎對曰臣當死於緋衣小兒之手帝敕令一老千戶衣青者押出斬之斬後方知千戶姓名乃裴嬰蓋所謂緋衣小兒也

冷謙字肱敬湖湘人國初為協律郎郊廟樂章多其所撰嘗有故人貧不能自存求救于謙曰汝命薄吾指汝一所有贏金二錠可以資助但勿多取多取吾與汝皆不利也乃於壁間畫一門一鶴守之令其

石叢書

卷三百四

方術列傳卷十

鳳鳴堂

人敲門忽自啓入其室金玉堆垛其人恣取以出而遺其路引他日內庫失金守藏吏獲路引以聞上有其姓名籍貫執訊之詞連及謙因并逮謙將至城門謙謂逮者曰吾死矣安得一甌水以解吾渴守門者以瓶汲水與之謙飲過以一足插入瓶中徐又進其一足舉身漸隱入逮者驚惶曰若然吾輩死矣謙於瓶中應聲曰無害但以瓶至御前吾自有說逮者昇至御前具告以故高祖呼冷謙曰瓶中應曰臣



有。高祖曰：汝出見朕，譙應曰：臣有罪，不敢出。高祖怒，擊碎之，隨手拾瓶屑，片皆應，終不知所在。後高祖按籍，錄庫中金，果贏二錠，益異之。

金箔張者，山西平陽人，多幻術。高祖聞之，召至建康，問汝有何術，對曰：臣無他術，僅能植頃刻蓮花。及瓶中出雲為戲耳，命為之。張於袖中，取出鐵瓶注水，書五符入其中，用火四灸，瓶中氣出如縷，漸滲成五色祥雲，淋漓布殿上。又以蓮子撒金水河，頃刻蓮開，花萬柄，鮮妍可愛，剪紙為船，置水面，張乃跳船上，唱採蓮歌，東風汎汎為樂。高祖喜大笑，忽失所在，蓮花與舟俱不見，帝亦不之追也。

石匱書

卷三百四

方術列傳

十一 鳳鳴堂

于梓人者，湖廣武崗人，其父夢梓，撞神，遂能雕塑神像，極於工巧。梓人生七八歲，眉目如畫，資性聰警，其州將愛之，因其父藝，以梓人名之。及長，有雋才，且多異術。舉洪武乙丑進士，歷知登州府，有訴其家人傷於虎者，梓人命卒持牒入山捕虎，卒泣不肯行。梓人

若之，更命他兩卒曰：弟焚此牒，山中虎自來，兩卒不得已，入山焚其牒，火方息，而虎隨至，珥耳帖尾，隨行入城，觀者如堵。虎至庭下，伏不動。梓人厲聲叱責，杖之百，而舍之。虎復循故道去，尋為部民告訐，以為妖術惑眾，詔逮梓人，下刑部治之。數月，瘐死獄中。棄其屍，家人發喪成服，一夜聞扣門聲，問為誰，荅曰：我梓人也。家人驚以為鬼。梓人曰：吾以問運去，云死者詐也。家人驗其衣縫，及日下影，乃信以為人。梓人不

石匱書

卷三百四

方術列傳

十二 鳳鳴堂

自晦匿，日與故舊游宴，或泛舟不用篙櫓，舟逆水自上，以為樂。里人劉氏其仇也，詣闕告之，朝命法官來州推案，未至一日，忽失梓人所在，但存鐵繩一條而已。劉無以自明，竟坐欺罔，得重譴，而梓人自是不復見矣。梓人自號七十一峰道人，詞翰道逸，可觀。有吳氏藏其游泰山歌一紙，人嘗見之。

袁珙字廷玉，鄞人，高祖鑄宋末進士，元兵壓境，鑄不屈，死烈火中。其家十七人，聞變俱赴水，有沈朱二僕。



保其遺孤。珙少游海上。遇異僧。別古產於洛伽山。奇之。曰：公眼光如電。當以術顯。吾將授公。因布黑赤豆。暗處。令仰視。日至眩。縣五色絲縷。使隔窓映月。辨別。皆得之。乃授之相術。其法占者。至候三鼓。或五鼓。燃炬對坐。燭視其形狀氣色。更參以所生年月。百無一失。珙在元時。已擅名天下矣。珙為人占。必先察其心志。聽其言語。觀其形氣。然後斷以吉凶。珙於九流百家。莫不涉究。好為歌詩。酒酣擊缶。仰天豪吟。所居邸。

石匱書

卷三十四

方術列傳

十一 鳳鳴堂

城西屋前後樹柳。自號柳莊。洪武初見姚廣孝。嵩山寺曰：公非直名。緇劉秉忠之儔也。後廣孝應選入燕。容言珙燕王。隸珙尺籍中。託取之。與其子忠徹俱至。王選衛士九人。與操弓矢。襍入酒肆。拉之飲。珙前引王裙。長跪呼殿下。九人者。晒曰：妾也。珙言益切。王起入宮。召珙曰：問者何以知吾王也。對曰：殿下操弓矢。肆中。臣望見殿下。手皺而瘦。龍掌也。因凝諦良久。稽首曰：殿下年四十。鬚當過臍。必為蒼生真主。坐致。

太平二十餘年。王悅。留珙。遇列較散卒。往。許以公侯大臣。王恐其語流聞。遣還鄉。即位。召入見。官太常丞。授忠徹鴻臚寺序班。賜賚甚厚。既營北京。父子扈從。出入禁庭。立儲之議。帝意有所屬者。累年。使珙相仁宗。曰：人主也。相。宣宗曰：天子萬年。於是竟之。而忠徹初在燕府。燕王安北平。諸將使忠徹執壺觀之。宴畢。言燕王曰：不忠。面方五大。身短氣昏。張為面方五小。行步如蛇。謝貴擁腫早肥。而氣短。狀獻頰骨。棟。

石匱書

卷三十四

方術列傳

十一 鳳鳴堂

鬚色如飛火。景清身短聲雄。皆當刑。其後永樂中。人言楚王子重瞳者。密遣視之。還奏無他異。從征北虜。所言皆驗。仁宗為太子時。忠徹言太子前不避。及即位。欲誅之。得夏原吉諫止之。宣德中。言上前七日之內。宗室有謀上者。果報漢王反。其他游諸公卿間。往。有紀其事者。珙有孝行。性抗直。能輔人以義。忠徹外雖如父。內險賊。太宗使相群臣。與有隙者。乃言其短。正統中。坐矜傲下獄。忠徹仕終尚寶。御年八。



十餘卒。

皇甫仲和，睢州人，精天文推步之學。成祖北征，與表忠徹竝從師。忠徹以相仲和以占。上至漠北，不見虜。召仲和占之曰：今日未申，當從東南來。王師始却，終必勝。召忠徹對如之。上並械二人以待驗。至日中，虜不至。對如初。頃之，虜大至。上登高督戰，東南却。總兵廣率精兵砍馬足稍退，已疾風揚沙，虜竟引去。上欲夜旋，仲和忠徹曰：明日必款，整而待之。明

石匱書

卷三百四 方術列傳 十五 鳳鳴堂

日虜前來詣，曰：不知乘輿至是。上喜，授仲和欽天監正。英宗北伐，仲和老矣，學士曹鶴問之曰：駕可止乎？胡王兩尚書率百官諫矣。仲和曰：紫微垣諸星動，諫無益。曰：可奈何？仲和曰：盍先治內。曰：郎王監矣。仲和曰：不如立儲君。土木既敗，虜集城下，城中皆哭。仲和登高望曰：雲向南，大將氣至，寇退矣。明日楊洪石亨入援，虜遂退。仲和退朝，有衛士從之相辭，因請之曰：家中方喧，請迎衛士。返，妻與妾聞，或問仲和公

曷知之，曰：彼時闕鵠在屋上也。

全寅，山西安邑人，少慧，學易卜筮。以京房斷占輒奇。中正統中，隨父清之大同。英宗北狩，令大同守關。裴當問寅：筮得乾之後，寅附奏曰：大吉。夫四初應也。初潛四躍，明年歲在午，其于庚午，躍候也。庚更新也。龍歲一躍，秋潛秋躍，決歲也。明年秋駕當復矣。絲勿用，應或之，或之者，疑之也。還而復幽也。然象龍也。數九也。四近五，躍近飛龍在丑。曰：赤奮若，復在

石匱書

卷三百四 方術列傳 全寅 十六 鳳鳴堂

干：色赤也。午奮于丑，若順也。天順之也。其于丁象大明也。位于南，火方也。寅其生也。午其王也。壬其合也。其復辟也。其當九年之後，歲丁丑，月寅，日午，合於壬，是其候乎。英宗心誌之，寅至京也。先犯京城，石亨召寅，筮曰：虜無能為，彼驕我驍，戰必勝。虜果敗。庚午也。先欲奉。上皇南還，朝議不決。寅勸石亨協謀於于少保，迎駕。至，以上皇居南城，已而錦衣使盧忠上變告密。景帝怒，殺中官阮浪，猶窮治不已。



忠冀得大富貴。並寅所寅伴若不知者。驚曰。是何占也。而凶若是。不滅族且殺身。禍已種矣。奈何。忠大懼。即訊時。乃佯狂為風狀。言供養真武。得通報如此。事乃解。丁丑正月壬午。駕出南城。復大位。盧忠伏誅。欲官寅。力辭乃止。英宗乾金鑄陰陽神靈四字為莖。錢十有八貯之。牙盒。賜之。會父清以指揮出蒞徐州。詔留寅京師。授錦衣百戶。寅又辭。不允。時石亨大貴。幸寅每莖戒以持滿。亨不悟。及禍。公卿大夫喜接寅。

石叢書

卷三十四

方術列傳全寅

十一 鳳鳴堂

寅語不及私。大抵抑邪與正。極人顛危。年九十卒。金姬姓李氏。名金兒。章丘人。明敏妙麗。誦經史。仙佛百家書。父李素得張明遠之傳。精於鑿卜。悉以其術授之。遂極玄妙。言禍福皆響應。張士誠之亂。舉家被俘。金兒未及笄。侍偽太妃曹氏帳中。以卜藝見。知士誠據高郵。為元丞相脫。所圍城重破。金兒卜之。為當固守。敵且退。更二夕。當冬忽聞殿雷。夜起賀曰。陽氣發城中。明日可以戰矣。登樓仰觀。良久曰。龍文虎

氣見我營上。急擊勿失。俄報脫。削官爵。鐵甲軍皆散去。遂開門縱擊。大破之。術既屢驗。號稱姑。其父母皆受重賞。乙未。士誠將遣兵渡江。窺姑。蘇問之。姑以為江南不可居。且有天患。以隱語託為詩諷。不悟。遂取常熟。破姑蘇。改為隆平府。三月。士誠移兵赴之。召問金兒。引古今興衰善敗大計。以對曰。入吳之後。方將為國家深思耳。姑見士誠驕橫。每為高論動之。久不敢犯。及是。冊為金姬。曰。事成進為妃。次皇后下。

石叢書

卷三十四

方術列傳全寅

十二 鳳鳴堂

姑知不免。往辭於曹妃。出而拜。祝天。須臾閉目。奄然。父母驚赴。抱起之。已絕矣。士誠壘之福山江口。悉以珠玉殉。未幾。大明兵至。士誠屢敗。思金兒言。加封僊妃祠。而卜之。其夜。士誠妻劉氏夢姬泣曰。國家舉事大錯。難為計矣。他日。又夢姬撫士誠。二子曰。有不測。當陰祐之。姑蘇被圍。將破。劉氏以二子付姬母。及二乳母。匿民舍。兵事稍定。母出城。潛行如壘所。則先為亂兵所發。屍已蛻去。惟衣衾存焉。掘其旁。珠玉尚



在。盡取還章立。二子長冒李姓。洪武末。其季卿為赴都下。母誠之曰。京師某所。有盲母八十餘。可密訪之。猶在寄聲。我猶無恙。速報我。如其言得之。盲母聞聲。捫其面。披二掌曰。何物小子。聲之似我弟也。國亡幸留此孽。敢不畏死來此耶。即擁出。拒其戶。蓋母即士誠姊。得赦不死。當時預聞。托孤者也。明日李遂稱疾歸。其子孫至今通章立籍。而常熟西北二十五里有金鷄墩。蓋訛以姓為鷄。遂妄言下有金寶。其氣化為

石匱書

卷二百四

方術列傳金姬

十九 鳳嬉堂

鷄時夜鳴其上云。

邵道人蜀人。年七十餘。始至慶陽周家。築土被衲。晝夜露坐。郡中諸少年爭事道人。為弟子。道人不開言。率順指色授人。亦輒心解。為奔走。輒當道人意。道人喜。往視人病。令病人張目。又令張口。噓氣。即知病人可活。日諸弟子。諸弟子置飯病人前。道人出袖中鐵尺橫飯上。誦大悲咒。已起尺。摩病者曰。瘥矣。如不可活。即趨出。病家問死期。出指示。日數輒驗。道人不

取謝錢。每歲正月始活一人。取尺布束衲。完勿復取。病家有便飯。道人列枕案上。不問多少。盡飯若加飯。更列碗不食。飯草惡。道人顧喜。更謝。造美食。不食。飯雜葷物。弟棟出葷物。終不欲。更造鄉野人聞之。爭入城。願觀道人。飯諸弟子。道人又喜。飯水。令鄉野人。梳水案上。無問多少。飲輒盡。冬月水冰。聞道人。問澆。聲。頃之。肩膊面紅。汗下如雨。慶陽李氏患。瘰癧。久不愈。問道。人答曰。此祟也。汝往聘某氏。謂其女

石匱書

卷二百四

方術列傳金姬

二十 鳳嬉堂

醜。將更聘。女慚死。此其祟。汝李大驚。伏地頓首。請奈何。道人曰。今遇我三日。解矣。瘡米瘥。一日沐浴。別諸弟子。言欲去。設几三層。坐其上。諸弟子夜登几旁。守之。夜半霹靂。隱隱。起屋脊。俄有戈甲士。馬戰鬪聲。諸弟子震懾。伏地。天明起視。道人死矣。

戚瀾字文湍。浙之餘姚人。中景泰辛未科進士。除授翰林院編修。丁艱歸。家居三年。服闋。上京。東渡錢唐。風濤大作。有絳紗數百對。昭江水通明。丈夫九人。帕



手袴鞞帶劍乘白馬飛馳水面如平地舟人大恐淵曰母懼吾知之矣推牕省之九人皆下馬跪淵問曰若輩非桑石將軍九弟兄耶曰然曰去吾諭矣應聲皆散燈炬列江面如落星淵命舟人逆棹曰有事吾當還遂歸抵家謂家人曰某日某時吾將逝矣及期沐浴朝服坐嚮九人率甲士來迎行踐屋瓦皆碎戈矛旌幟晃耀填擁項淵卒在旁者彷彿車騎騰蹕前後若有所呵衛者隱入空而滅後丘文莊濟

石匱書

卷一百四

方術列傳

十一 鳳鳩堂

夫人自南海浮江而上過鄱陽湖夜夢達官呵擁入舟曰吾乃翰林編修戚淵也昔與丘先生同官義不容絕特走報三日後有風濤之險隻帆片櫓不存可亟遷於岸夫人驚覺如其言移止寺中無幾江中果有風濤衆舟盡溺至京夫人白其事於文莊文莊以聞於朝遣官諭祭濟為文祭之有詩曰幽顯殊途隔死生九原猶有故人情曼卿真作芙蓉主太白常留翰院名念我冥冥未入夢哀君惻每吞聲朝回坐

對黃封酒悵嘆難壇負舊盟立祠鄱陽晏著靈異石匱書曰先輩言神仙鬼恠之事余多不信及讀顏魯公麻姑壇記而心竊疑之夫魯公鐵石人也如烏爪麟脯之事其肯作荒唐之言以誑後世哉又自念神鬼之事亦莫須有而至如戚文瀾之為神於鄱陽則又鑿有據夢寐影嚮且呼之或出矣雖然余生不辰適當亂世凡所謂不平不明之事儲胸中幾滿使無鬼神則亦已矣如信有之則報應因果頗多舛錯

石匱書

卷一百四

方術列傳

十二 鳳鳩堂

安得起鬼神而問之也哉尹山人北地產也元世祖時為天慶觀道士懷一牒綴之羊皮久而尚存成化間游南都髮累歲忘櫛而自不團結南都人呼為尹蓬頭山人得邸寓輒閉閤卧多者踰月少亦五六月而後起居常不食人饋之食亦不辭有戲之者以匙四十餘碗噉之立盡有遺一擔瓜者亦啖之立盡南戶部員外李遣僕至北京上病疏一日辰刻山人見其僕於北闕端門前曰命



已下。主人幸得告矣。是日午餐。山人報事曰。今登端  
門前見使者。已得告。急束裝歸矣。後僕還。數問果合。  
人聞而大異之。某御史當仲秋耗磨日。命其隸召山  
人。隸曰。昨夜尹蓬頭在大中橋看月。兩鼻孔垂涕三  
寸許。殆死矣。御史曰。此內柱也。非涕。山人不死。曷往  
召之。隸未行而山人扣門曰。聞召故至此。御史驚異。  
南都一貴人之母。敬事山人。數修供進衣饌甚虔。一  
愛孫病瘵將死。求山人救之。山人曰。此非藥物所能

石匱書

卷三十四

方術列傳

廿二 鳳嬉堂

為我以太夫人遇我厚。不得已。費我十年功。為爾一  
救。令置兩榻相附。昏夜與少年足抵足。用布纏數重。  
山人鼓氣轉運。喉間嘔。有聲。氣達湧泉。貫少年足。  
氣熱如火。少年遍體流汗如雨注。臭穢畢泄。詰朝解  
其縛。而少年蘇。有生色。別用刀圭。數服而愈。洛陽  
有野毛頭張姓者。售偽誑世。諸縉紳奔走之。山人知  
其偽。敝衣跣而往謁。張見而叱逐之。山人曰。毋叱我。  
余再者。忝同契。與悟真篇。然後來叱我。張曰。余曉

得忝同契。是何物。悟真篇。是好吃的。山人張目朗音。  
抽廣成壺。立廷歷度紀。樞輿。稍論序。柱下五千文。暨  
內典。華嚴楞伽。如。易。艮。卦。爻。象。三。教。渾。合。之。旨。縱。橫。  
千百言。洞筋徹髓。衆驚悚聽。始知山人之邃於玄學。  
如此也。一日終南黃山人過訪。值山人熟睡。謂弟子  
曰。謹貽尔師青衣鞋。我不得待別矣。山人起見衣鞋。  
曰。黃山人不我遲。吾追之可及也。無何劉瑾謀逆。惡  
山人私有詆斥。羅而戍之。關右。山人至戍所。偶過鐵

石匱書

卷三十四

方術列傳

廿三 鳳嬉堂

鶴觀騎一鶴。凌空去。  
海上老人王士能。濟寧人。故無名。其曰士能。憲宗  
所賜也。初居海。後徙濟寧。生元至正中。至。憲宗時。  
百二十餘歲矣。訪道雪山。見石林上一老人。披羶衣。  
坐卧。乾麪一囊在側。時取啖之。或掬飲澗水一二升。  
其顏如嬰兒。士能拜伏依。數日食盡。老人啖之。囊  
麪。大苦澁。乃採果蔬自給。如此者三年。老人曰。予  
可語道矣。因授之術。士能還居其州一僻處。賴顏銀



顛日光澄徹。左右手握固。日啖棗三枚。水一勺而已。濟寧指揮王宣。故海州人。訪得其世。曰五祖嘗言。先世有叔祖。好道出家。不知所終。翁殆是乎。詢之。盡合。指揮朱顛。因疏於朝。憲宗勅守臣載至京師。予之寶鑑。而賜以名。

赤度子不知何許人。嘉靖間至薊州。曉長生術。自不記其年。彷彿道幼時事。大都皆宋末語也。言幼時携其妹。嬉于里門。誤傷妹額。懼母責。遂脫去。遍游江湖。

石叢書

卷二百

方術列傳 赤度子

鳳鳴堂

間逢異人。授以秘訣。自是遂絕食。或赤身卧深雪中。去身周數尺。無片雪沾被者。亦或言時事。頗中。但嗜喜無思慮。以故人亦喜親近之。世廟聞其名。召之。不至。州吏縛置篋中。肩送靈濟宮。老人身不挂一絲。第跨前後。遮片羶。時卷足端跪。以踵抵谷道而坐。兩手握固。或時屈指。若數一二。常自語。似有所對者。既至靈濟宮。中貴膜拜。日百千人。老人目不一視。或掀髯大吼。眾莫能測。世廟賜錦祥衣。使被老人身。老

人起自顧。微芟。尋裂去之。中貴有所施錢。置老人前。不即麾去。旋收而散之。丐者。世廟時崇信玄教。陶真人等最寵幸。常來問老人秘術。且要之見。上老人晚視不答。強之再三。老人遽立。掉足欲行。頌陶曰。吾見上。不難。弟難若耳。陶曰。何難我。老人曰。汝道云何。而以罔。上上倘見問。不數語。若無死所矣。陶真人等大驚。相顧失色。乃為言於上。而歸之。其所居地近邊。常卷踵而坐於門。有異僧過。以杖叩之曰。

石叢書

卷二百

方術列傳 赤度子

鳳鳴堂

咄。余何尚在此。老人默然。自後不復握固。卷踵矣。一日下階。忽退走。瞪目視天。拱手而立。弟子問何所見。老人曰。天兵過。八月間。臊子來矣。我不欲住。可誤浴浴。浴而逝。時庚戌年也。老人死數月。而北虜入犯。猝至其地。弟子奉師屍。塔藏於居左。虜至。繞而呼之。相與入樊堡中。虜竟不能破。蓋老人陰翼之也。黃廷。新潮人。寓興寧縣東郊。家故貧。隱屠肆。口不言技術。或時露一二。成化中。長樂尉江璟。署縣。流賊攻



城久廷新以道法解圍。繇是知名。練廷爵者喜談兵。一日祭旗不開。走問廷新。曰：「千有衣麻婦過子門。予大減三。乃祭旗。」開矣。祭畢必風雨。果然。隸人陳秀錦事廷新。盡傳其秘。推官王燝署縣。一日捕治秀錦。下之獄。秀錦不踰垣而風逸。燝知其得廷新術。併捕廷新。取二竹葉一挿鬢。一以授其子。父子坐肆中。捕人過其傍。無見也。既數日。曰：「吾向以日不利。故不就捕。今日可矣。」入跽露。基下懷龍眼三。燝亦不之見。

石匱書

卷一百一十四

方術列傳

鳳鳴堂

之上。一日呼其兒曰：「吾婿丘氏死矣。急往訊之。」兒云：「昨見之南郊。何以死？」廷新曰：「南郊正丘死所也。果然。」廷新剛直落魄。不以法輕授人。或呼為黃先生。則不應。曰：「吾屠子也。以能自藏用。故不及於禍。」張落魄嘉靖中來玉山縣。寄居王谷山。觀中自稱張落魄。飲酒數斗不醉。出入莫測。一日持磁碟入市。沿門擊之。以指畫壁。若有所識。後數日果大水。浸壁。到所畫處。人始悟。玉人土音呼點為碟。打碟者。打點以避水也。去之日。口吐三束。以啖道人。王道陵道陵穢之。私以啖道童。瞬頃不見。道陵駭其為僊。令道童追之。甫一日。即至杭州。遇諸途。問曰：「余何能至此？」道童背出其束。化為雙蝶而去。岳壽山。句容人。丰骨奇異。落魄嗜酒。醉後顛舞。若不解人世者。嘗為里中攢造黃冊。及期莫措一字。里正督之甚急。一夜完。隱跡而去。但留數字。筆管中。為家信。人始知其成仙也。後鄉人每遇諸途。

石匱書

卷一百一十五

方術列傳

鳳鳴堂



賀長不知何許人正德間鬻錫雲夢川年百歲餘矣錫鬻未售輒已醉明日復然或問之曰鬻錫何資未售何酒笑不答居三十年許一日謂隣人曰吾將死矣旦啓戶視之但見空冢

萬玉山名福敦羅田人棄書出家名道璣邑令吳人召與語大奇之命蓄髮訪道四方且歸吳與為方外交玉山身短精悍善踵息陶煉不嗽蒜麪鹽酪深味丹經旁通風角堪輿奇門符水而尤聖於壁繪竹蘭

石叢書

卷三十四

方術列傳

先

鳳嬉堂

清逸有韻其他諧琴擊劍蹴鞠躑躅雜伎種入能品語人禍福多奇中間其故曰太清無纖雲誠則明矣方外從游者輒寄辱之以嘗其心始授之不責一錢久之以霍山青龍河有佳氣往訪之一日謂其主人曰靈鶴夜且至倘予假寐幸亟呼出戶也是夜風聲如驟尾覽盡鳴主人舉炬視之則群鶴集竹梢仆壁墻屋呼玉山不應入戶視之正襟入滅矣年九十

二陶仲文嘗學於玉山玉山謂之曰不第養生可致

富貴其後仲文貴世宗問何師以玉山對贈玉山清微神霄演法真人

趙應童自洪武初人已見其乞食應城中披百結衣繫瓢杖頭縣葫蘆出膏藥為人治病莫知其年也邑中叟有九十餘者言幼時見童如是至今無異但髮黑白不常時白時黑即剪留寸許不旬日即長尺餘天雨雪坐其中丈餘無雪溽暑中向日則不汗童日居應城不遠出應城人遠出者輒見之襄鄧荆岳間

石叢書

卷三十四

方術列傳

三

鳳嬉堂

歸語人曰吾見童其所其所以與之語顧童定不出於是應城人異之漫呼為趙神仙嘉靖中徧辭市人曰吾行矣居二日龍虎山張真人以舟迎之既至求長生術童無一言居數日真人怒鞭之童遽死出瘞棺輕視之惟一竹杖而已

羅天祐漢州人游長寧寺若顛若狂先知得失嘗隱語書鄉榜封以寄人撤棘後一名不錯後入成都坐化

一頁二〇 丹黃多日事全書第 4 頁之內

卦和尚永平人居東陽山庵娶八妻皆死壽百六十歲百歲以後能先知凡來訪者其人方出門即呼妻曰急作飯若干人來矣少頃云再添米更有幾人來無不驗一日語莊客曰某日有盜來劫至期可同伏庵後伺之聞磬聲各敲銅錢器使皆散如是者數次一日知盜來自避庵後坐最高處盜盈擔歸去庵百步許眩惑眩方但旋庵外日出若被拘繫齊至卦前卦張目視之群盜如夢得醒皆叩頭流血卦慰以善

石匱書

卷三百四

方術列傳

三鳳鳴堂

言盜盡還竊物於故處

有僂姑名正覺其先蜀人世居石門縣之國山生而有紅光紫芝之瑞長好端默諸女見之皆肅起敬一日登山遇一姥授草一莖食之而甘遂絕火食求山中一穴居之修道且十年家人窺之則見群蛇守穴口樵蘇至輒有虎咆哮其前四方之人始知姑為真仙扶謁膺至姑應答如響無不奇驗楚華陽王致齋奉書凡三迎之姑曰宗王不得出疆而有事朝制

也王意甚厚吾當往既至王問道姑曰忠君孝親道之本也修身齊家道之常也清心寡慾道之基也王曰敬受教遂辭去世宗聞姑名命禮部尚書顧可學致之固辭復使御史王大任促之辭益力大任身至澧州為姑勸駕姑不得已往見大任曰聖天子訪求至人及清微女道惟姑其人望鶴馭遂北姑曰山野女人乃溷聖聽謂其至人某何以當清微女道今無紫虛元君抑公代天宣化不求賢士乃索女流史

石匱書

卷三百四

方術列傳

三鳳鳴堂

而有書後世何視大任發然而返而明年世宗崩姑於三教九流之言莫不涉貫人謂其再來不昧靜中生明稱之曰瑞仙卓晚春蒲田人生嘉靖間自號無仙子亦曰上陽子人呼為小僂幼孤行乞八歲善算籌指掌上雖十萬不爽言休咎事皆奇中初不識字十四能詩十六善草書當道召之輒與抗禮有所得以施人時有善衣脫卸下人持去不問也或邀請之少拂其意華筵不



赴矣少時遂跣冬月履霜著黑麻布裙背加青紗帕  
子而已或贈之緼持之不服霜夜必露宿石上或日  
走浴溪溪飲水十數甌曰漂我金丹也有問陽何不  
用七而用九陰何不用八而用六者曰合九與六十  
之有五也問天有時壞否曰有生則有壞子時一陽  
生自子至寅而全自寅至午而盛自午至酉而微自  
酉至亥而陽氣復生此天壞歟又曰無極者如年之  
十月也太極者如年之十一月或問日鳥月兔曰此

石隱書

卷三

方術列傳卓晚春

三四 鳳嬉堂

邠酉之說也問海水曰此天地之精也而淡者餘氣  
耳有問其邵中事者謂當大厄甲寅歲託言北征過  
江橋語人曰橋石折莆陽變矣丙辰橋石折壬戌賊  
陷莆城後脫化杭州淨慈寺中

俞震齋沙人秘傳符錄精五雷祈禱術同時有黃天  
玄者住持宜福觀亦能此術洪武二十年閩中大旱  
藩司召二人祈雨既至分東西立壇分書朱墨二符  
私約曰吾二人雨當如其符色乃以書符硃墨二研

分杖水缸中須臾雨至一壇水黑一壇水赤時並異  
之俞晚居其里之三官堂一日有老媪來見曰某山  
母龍也行雨失律天公怒劫在日午望法官相拯俞  
曰能幼形小之乎媪作蛭蛭俞取杖盂中覆以令牌  
端坐俟之須臾暴雨擊至數過干乃息俞曰去  
矣龍出仍化為媪拜謝曰他日法官祈雨媪當効力  
於是每三年輒來一朝歲六月初旬有暴風疾雨縣  
南而北人曰龍姑朝俞云

石隱書

卷四

方術列傳俞震齋

三五 鳳嬉堂

麻衣仙姑汾州人任氏永樂初不願婚嫁披麻衣隱  
於石室山家人求之弗得後有人見之遂逃入石室  
中有聲殿如雷其壁復合歲旱禱雨輒應或以淨  
瓶乞水得水即雨俗謂仙姑雨

劉佛子臨高蚕村人幼學善壯不置室每春播種日  
即絕粒茹菜葉候成熟乃粒年四十餘買耶村廣福  
當後修煉悟道嘗著屐攀柳樹至其巔倒首先下以  
劍指樹其實自墜洪武中積薪坐焚里人歲其餘燼

災禱輒應。

簡雲顛不知何許人寓廣州狀若風狂善號召風雷驅役百鬼與人游蒲澗病日色太炎曰卿無恙吾能令雷師張傘即瞑目為呼使狀須臾陰雲如係凝坐上四外日光如故鄉人請禱雨則為壇箕踞其上書符篆焚之有頃陰雲蔽日雷電而雨人或謂曰何以贈我則曰贈君以雷公因以指畫掌使紫握曰望某方放之如其言雷轟然有女病魅視之曰老龜作

石匱書

卷三百四

方術列傳

素鳳嬉堂

崇昨一番蠻侮我當令此奴捉之即呼叱四指須臾一番人擁陰蹙踰垣入手一巨龜大三尺鏗然墮地昏仆久之始能視其語侏儻不可曉簡大茂斥之去而龜死魁絕

張皮雀一名道脩吳人體貌瓌異舉動無常師顛道士傳其術宣德中常州大旱巨室重邀設壇請祈願易之勿以為意霆折大樹焚其廩燼焉晝晦燈龍見雨大注人咸收粟崑山復旱崑令來請則大加敬奉

石匱書

期以三日雨果然人有疾者為噓氣治之即厲瘧覺有以火逐之者應時愈逢過叢祠眾皆鼓舞祠神敬甚皮雀嘻笑向之裸溺而去神下降言彼長道成不敢較也嘗墜而披紵絮服裝奇詭而丰姿映徹數人其所捕鬼物携之行聲如兒所戲皮雀故以名無疾而逝後復有見者云其解化顛道士者胡道安吳江人受青城太乙真文及斬勘術召呼風雷俄頃間時時佯狂惟所之故名顛道士

石匱書

卷三百五

方術列傳

素鳳嬉堂

醉叟者不知何地人亦不言其姓氏以其常醉呼曰醉叟歲一游荆澧間冠七葉冠衣繡衣高顛濶輔修髯便腹望之如悍將軍年可五十餘一弟子手提一黃竹籃盡日沉酣白晝如寐百步之外槽風逆鼻偏巷陌索酒頃刻飲十餘家醉罷如初不穀食唯啖蜈蚣蜘蛛癩蝦蟆及一切蟲蟻之類市兒驚駭爭握諸毒以供每出游隨而視者百餘人。有侮之者漫作數語多中其陰事其人駭而反走籃中嘗畜乾蜈蚣

一一〇一



數十條問之則曰天寒酒可得此物不可得也有好事者召而飲之覓毒虫十餘種進醉叟大喜皆生噉之諸小蟲浸漬杯中如雞在醢與酒俱盡蜈蚣長五六寸者夾以栢葉去其鉗生置口中赤爪獐：屈伸唇鬚間見者肌粟醉叟得意大嚼如食熊白豚乳也問諸味孰佳叟曰蝎味最佳惜南中不可得蜈蚣次之蜘蛛小者勝獨蟻不可多食多食則悶問食之有何益曰無益直戲耳與人言信口浪談事多恠誕每數

石匱書

卷三百四

方術列傳

三六

鳳鳴堂

十語必有一二語入微詰之不答再詰之即佯以他辭對叟踪跡恠異居止無所晚宿古廟或闌闌簷下口中常提萬法歸一：歸何處此行住坐卧及對談之時皆呼此二語有訊其故者叟終不答萬曆末年間常見之沙市後不知所往

道士不知何許人正德七年李文正東陽嘗圖一日朝退政沉思休致被帶來及解有道士服紫玉環來見指東陽所服帶并自指曰爭如我環其能棄却入

山東陽曰久服無味入山須之歲月耳道士笑出庭中微吟踏劍飛去

彭小仙不知何許人正德間固安縣南十八里之彭村忽一童子詣村長者言童子李請彭姓為長者牧自是牧三十年尚童不更長也每日中忽驅牛歸霍霍收場曝俄則雨：中忽拔欄放牛出俄則晴故村之人漸問童子以旱溢歲所宜畜植已漸涉休咎徵號之曰彭小仙有以妖聞于都捕者至童子謂其家

石匱書

卷三百四

方術列傳

三九

鳳鳴堂

無恐自為其給捕者衆視者莫測所從致則就繫別其村人曰百年後兵來白旗下者生矣去中道拾莖草周于項身首異焉捕者以狀報人迺收瘞村北頭曰彭小仙墓歲清明十月朔祭掃節人輒聞鼓樂聲出是墓下十年後村有人見小仙金陵道叩所繇生笑不言歸相與驗其歲一履耳仍封而像祀之兩晴禱焉崇禎己巳奴掠犯固安憶小仙言者望白旗下竄旗書白旗都三周滿機云周前入叛而將奴也其

所掠偶無賊殺比去則縱還之

石匱書曰秦皇漢武望神仙而不得見高皇帝見此輩驚奇查出只如庸衆人畜之而恬然不以為怪此真神聖卓識堪為萬世法乎而余獨恨顛仙諸人亦如李廣之生不逢時惜不逮秦皇漢武得一見之也然則神仙鬼怪亦尚有遇有不過哉

附張真人列傳

貴溪龍虎山道士張氏漢留侯後也自留侯九傳為

石匱書

卷二十四

附張真人列傳

四十一 鳳鳴堂

道陵建武中自江州令棄官入山修道成出三五斬邪雌雄劍二陽武都功印一授其子衡使世相傳乃乘雲上昇壽百二十又三唐天寶中冊贈漢天師宋元皆尊其道官其孫子入明而有正者天師四十二代孫也歲辛丑高帝取江西正帝遣使上牋陳天命之符乙巳朝京師上召見之腫樞電轉法貌昂然上曰真天師苗裔也既即位正帝入見高帝曰天豈有師也授正一嗣教護國闡祖通誠宗

道宏德大真人領道教事給銀印視正二品設贊教

掌書等官為玄幕之佐於是天師稱真人矣陛辭還山。上從容謂曰卿家世與孔子並傳卿空體之清淨無為輔予至治賜白金十五鎰二年三月上將通誠天帝特召入朝。上致齋三日御衮冕服親署御名於章勅太常設樂手授正帝章禮成錫金幣宴文棲群弟子饗別館賞春有差明年封贈其父母是秋上復召見問鬼神情狀更給掌天下道教事之誥以

石匱書

卷二十四

附張真人列傳

四十一 鳳鳴堂

龍之四年復召至京師弟子鄧仲修為輔行賜食禁中九年上將以明年秋有事海岳諸神遣使召忽先期至命簡清修弟子明年與偕來既至賜燕及金法衣玉圭佩法器之屬十年率弟子入覲宴于門樓上舉爵命醕遂勅代祠嵩山既事辛子宇初嗣宇初嘗侍正帝於天心水月樓觀雲霧西北起中有金扉洞開五色晃耀護衛天神金鎧仗森列之祥洪武十二年入朝。上諦視之笑曰絕類乃翁明年授正一嗣



教道合無為闡祖光範大真人十五年召赴闕命建  
 玉錄大醮於紫金山十八年命禱雨神樂觀隨應永  
 樂元年金陪祀天壇五年命編修道教書明年命就  
 朝天宮建薦玉錄大齋有慶雲覆壇鸞鶴交舞之瑞  
 賜勅嘉獎七年命傳延禧法錄建延禧大齋五壇咸  
 有瑞應厚賜還山其冬手勅俾尋訪仙人張三年明  
 年復以命之一日以印劍授其弟宇清書頌而逝永  
 樂九年授宇清正一嗣教清虛冲素光祖演道大真  
 人十二年命使詣山就太上清宮建金錄大齋七日  
 井龍見瑞十七年命治浙江潮患書錢符戒弟子往  
 投水退遣使獎賚十九年召命修玉錄大齋休徵  
 尤多宣德中加封正一嗣教清虛冲素光祖演道崇  
 謙守靜洞玄大真人卒而正常嫡孫懋丞嗣嘗經山  
 澤或謂垂木前障請從間道懋丞曰行不由徑頃之  
 至烈風拔樹矣游華蓋山祥光夜現天燈星布洪武  
 中隨父入朝授正一嗣教崇修至道葆素演法真人

石匱書

卷三十四

附張真人列傳

四三 鳳鳴堂

石匱書

卷三十四

附張真人列傳

四三 鳳鳴堂

正統初勅建天師府於朝天宮內東北隅懋丞通儒  
 經敏慧能文善書嫡孫元吉自正統至成化累加正  
 一嗣教體玄崇默悟法通真闡道弘化輔德祐聖妙  
 應大真人元吉傲雷磔妖有法力然為人淫暴貪恣  
 屢殺人以四十餘莫敢問也久而惡行滋甚成化  
 五年其族人留煥奏聞命官勘是械送京師刑部尚  
 書陸瑜當元吉凌遲處死其妻子當流其黨當斬絞  
 因言元吉先世無功於國無補於民宜絕其後封藉  
 族屬徭役之無令印行符錄誣惑斯世并毀其府第  
 革所設管勾都目諸人上如擬論死禁絕印行符錄  
 犯者用重典然符錄卒不廢元吉亦獄嗣者玄慶博  
 學能文長詩畫成化中授正一嗣教保和養素繼祖  
 守道大真人弘治三年夏雷擊謹身殿柱建新謝醮  
 於欽安殿有天花爰霽之祥九年朝廷遣中官齋勅  
 俾建保民大醮於太上清宮群鶴舞空卿雲凝蓋嗣  
 者彥順弘治中誥授正一嗣教致虛冲靜承先弘化



真人正德元年入賀上召問卿祖非神仙乎仙還可見亦可學否對曰如臣學為神仙者余顧何足道臣聞堯舜至今存然則可學亦可見願陛下慕之做之五年車駕南狩或言牛首山後湖各有妖召赴行在除之果見二妖磔死上悅勅扈駕還京嘉靖改元入賀上賜問以清心寡慾對二年加封正一嗣教懷玄抱素守默葆光履和致虛冲靜承先弘化大真人復賜加封勅書十六年禱雪內庭有應賜金冠

石匱書

卷三百四

附張真人列傳

四 鳳嬉堂

玉帶蟒衣銀幣明年命建金錄大醮於內皇壇白鶴繞壇卿雲捧日賞賚有加既還山上遣行人持詔召之稱卿不名宅燬為作治給事中黃臣諫曰昔者樂已邪憲喫酒止火彥頤宅燬陛下又安用治之上不從彥頤卒詔如列侯例錫卹典于永緒世宗所命名也嘉靖二十八年誥授正一嗣教守玄養素遵範崇道大真人嘉靖末年以荒淫死無子隆慶初言官言張氏惡得此孔聖張氏之裔惡得與衍聖並封

永緒荒天八非真矣死而無嗣支屬必有請封者乞革去正一秉教等號不許世襲如從寬典止請以提點住持奉祀巡撫江西都御史任士愚亦以為言詔革真人名號以裔嗣祥襲提點

石匱書曰王弼州曰李膺蜀記云張陵避病瘧於丘社中得呪鬼術書為是遂解使鬼法入鵠鳴山自稱天師漢熹平末為蟒蛇所喻于衡奔走尋骸無所得乃假託權方以表靈化生縻鶴跡置石崖頂到光初

石匱書

卷三百四

附張真人列傳

四五 鳳嬉堂

二年遣信告曰正月七日天師昇玄都衡為係師衡于魯為嗣師以法惑亂天下然則今之所傳張道陵蛇腹之餘食耳乃歷唐宋世掌道教繡玉縵傳遂與宣聖之裔相終始不亦重可笑哉

利瑪竇列傳

利瑪竇者大西洋國人去中國八萬里行三年以萬曆八年始至自彼國而抵海乃登大舶可容千五百人者千人搖櫓茫無津涯惟風所之數萬里而達海



南諸國自海南諸國又數萬里而達粵西自言其國廣大不異中國有七十餘國正北亦有虜防之亦如中國之防虜有堅城火器弓矢內地雖城不必堅此七十餘國各有主而不自尊惟教化主其令能廢置諸國主而俛聽為教化主者起於齊民初有聖人仁德者誤是教嚴事天主天主者天神也天主有母無父至今家皆像天主母天主及聖人而祝之教之所尊者三一天二父母三君而實來中國始知有

石叻書

卷三十四

利瑪竇列傳

四 鳳鳴堂

佛教言佛尊已不尊天不足事也其聖人亦著書此吾之六經凡為諸生者須市數十金之書乃給而試一書生須數月之力其俗凡讀書學道者不娶中制科為榮耳中制科亦不必就官從此而往為者應者舊約有二三千人而推其中之善德最高者為教化主共輔之故教化主甚尊威福予奪生殺脫於口行於七十餘國中以至長治而不亂焉俗三十始娶無二妻雖國主亦爾無子則傳任家有三子者二子不

娶猶子即其子也女多亦不嫁亦以銀錢為用玉石非罕不為珍金錫以為器國無盜百年有一盜以為恠而墮之厝以節氣為斷不數月無占卜識術好樓居以避濕樓可走馬旋而上國主出則入族而觀慰勞之不辟人國主亦藉教化主以彈壓其國教化主雖官不婚無內累則私營寡而徵求少又夫持以多賢起於齊民終於齊民不公平何之故長為人所宗此合孔墨老釋桓文為一人而勢足行其德者也且

石叻書

卷三十四

利瑪竇列傳

四 鳳鳴堂

婚配少生齒不繁於是少私寡欲而贍裕雖國主亦束於制無二色復何淫辟昏蕩之有哉俗自有音樂所為琴縱三尺橫五尺歲積中絃七十二以金銀或鍊鐵為絃各有柱端通於外鼓其端而自應實以此獻天子又有自鳴鐘秘不知其術而大鐘鳴時小鐘鳴刻以定時候嘗言彼國人他無所長獨長於天文有器器類吾渾天儀又有四刻漏以沙為之他尚多其數早起拜天頌已今日不生邪心不道邪言不為

邪行晚復拜天陳已今日幸無邪心無邪言無邪行  
久則登晚願已生如干善心道如干善言為如干善  
行如此不廢著書皆家人語竇始至肇慶贛州復至  
南昌學漢音讀孔氏書故能通吾言始未偕十餘人  
死亡大半自二十五離家猶童子體嘗為山海輿地  
全圖荒大比鄒衍言大地浮於天中天之極西即通  
地底而東極北即通地底而南人四面居其中多不  
可信竇游南都從禮科給引以其天主像三及自鳴  
石匱書 卷三十四 利瑪竇列傳 四八 鳳鳴堂

鐘諸物來獻道經臨清為稅關馬堂搜而獻之膾月  
入京師館餼於禮部禮部請冠帶之聽其自便不報  
竇亦自言幼慕道踰艾不娶無子非有他親惟聞聖  
化遠來得安插居已矣館餼非所敢望亦不報費用  
六不之每市藥入一日輒與人言有丹術云萬曆  
三十七年死葬於京師其徒龐我迪仍居京師王封  
肅等散居南京淮安武林各以其教聳動士民從者  
甚眾南京禮部侍郎沈淮再疏論驅諸廣東後復散

石匱書

居各地聚徒如故所著有西士超言數十餘卷  
石匱書曰天主一教盛行天下其所立說愈誕愈淺  
山海經輿地圖荒唐之言多不可聞及所出銅絲琴  
自鳴鐘之屬則亦了不異人意矣若夫西士超言一  
書數詞陳理無異儒者倘能通其艱澁之意而以常  
字譯太玄則又平無奇矣故有褒之為天學有訾  
之為異端褒之訾之其失均也

石匱書

卷三十四

利瑪竇列傳

四八 鳳鳴堂



石匱書卷第二百五

明 叙南張 岱著

名醫列傳總論

語云詩有別腸酒有別腸余言醫亦有別腸余嘗見世之名醫其智慧識見多與人殊故其刀圭所及必洞胞穿扎發必有應否則庸：曠：其殺人也必矣昔王字恭精於舉業未嘗過問岐黃其房師某把療疾不起呼字恭謂曰我之病世無起我者熟思之必

石匱書

卷第二百五

名醫列傳總論

一 鳳媯堂

字恭學醫方能起我字恭承命即究心醫道一年醫學大進其師方卧床第數劑即起遂為一代醫宗蓋其房師真見其智慧識見高遠出人非是人决不能入我膏肓驅除我二豎也太史公記扁鵲之遇長桑君以扁鵲為非常人也乃悉取其禁方諸書盡與扁鵲復出其懷中藥予扁鵲飲以上池之水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藏癥結使扁鵲為非其人則長桑君之禁方神藥亦豈肯盡予之哉故知

世之學醫者非具異稟遇異人讀異書人命至重慎毋輕言鑿學也

倪維德字仲賢吳人研窮內經推究原本讀金季劉完素張從正李杲三家書知其與內經相發明自信不諉出而用藥往：如神維德所治疾既察天時地利又集人事雖異證奇病一經診視辨如白黑內心仁厚但求謁者亡論貧富有一寡人抱疾求治不但疏方且與陶器其於他方釋以註解不加穿鑿獨嘆

石匱書

卷第二百五

名醫列傳

二 鳳媯堂

治眼一書不脩不精著一書曰原機啟微原機本之陰符經曰心生於物而死於物機在目也維德之言曰醫儒者一事也不知何代而兩途之父母至親也有疾反委之他人一誤謬則終身不復平日以仁推人者獨不能推之父母也是曰缺仁朋友義合者也赴其難雖水火兵革顧周其急金玉粟帛弗吝也疾則曰素不審甲審遂用甲乙審更用乙此徒能周赴於瘡痍而不能攜援於死生也是曰缺義一身也

飲食滋味致美也衣服玩好致佳也嗣上績下不敢致輕也疾至不識任之婦人女子任之宗戚朋友任之狂巫瞽卜至危猶不能辨藥悞也是曰缺智儒不兼醫五常缺三故曰醫儒者一事也又傷寒內傷煩女小兒皆醫一門也不知何代而分科之今世指某者曰專某科指某者曰兼某科復指某者曰非某科則夫老人婦女小兒秦越人何得無能而屢遷也

戴原禮浦江人儒也學於丹溪朱震亨震亨醫道本

### 石匱書

卷五百五

名醫列傳

三 鳳樓堂

內經原禮其高弟洪武中官太醫院時以藥餌事太祖有效每風雨太祖輒免原禮朝燕王病瘕上使韓公懋治之輒愈輒發曰臣技殫矣請召原禮原禮視其劑皆是也問燕王何嗜曰嗜生芹原禮曰臣知矣調劑進其夜燕王暴下皆細蝗也晉王病使視之而亦輒愈顧語王殿下病在膏肓即復作不可治久之晉王薨太祖治諸醫原禮曰臣對殿下已有言若其復發不可治也諸醫得釋後太祖病大

漸當其少間輦出左順門召諸醫治無狀者盡付獄獨不問原禮曰汝仁義人也永樂中為太醫院使所著證治要訣丹溪心法附餘

盛寅字啓東吳人戴原禮避名吳中為木客吳人王賓求授其術原禮曰吾固不求貨財也君獨不能師我乎賓曰吾已老不任弟子行一日侯原禮出竊原禮書遂得其傳將以書授寅與韓叔暘故從賓學古文詞既得原禮書醫遂顯永樂中為縣醫官尋

### 石匱書

卷五百五

名醫列傳

四 鳳樓堂

與吳江人梅某並坐事逮入南京既至駕幸北京矣坐發雲南吏梅某曰雲南天未吾死矣乃自首盜人家廟髻器中途追還免死發棧木天壽山有監工某侯奇其貌令主書算而先是有內使督花鳥江南者主寅家病脹寅愈之過諸塗驚曰盛先生無恙乎所事太監患脹正莫治與我借視之藥數投太監愈成祖射西苑太監往視成祖望見驚曰謂汝死矣安得活對曰得盛寅以生吳醫也明日成祖召寅



寅方與梅某散步長安門外遂以平巾入見授御醫  
上養黑白二猿其一猿病使治之寅視脉不可為  
上怒與猿銀鐺之無何猿死 上益重寅術一日雪  
霽與叔賜等召見便殿偶及白溝河之戰 上論所  
以戰勝狀寅曰是天命耳 上默然起視雪寅入曰  
宜瑞不宜多叔賜曰君上前妄言併吾死矣須臾  
上乃賜之御膳他日與叔賜奕御醫院 上猝至命  
終矣而觀之寅連勝三命賦詩立就賜象牙棋盤並

石叢書

卷二百五

名醫列傳

五 鳳鶴堂

詞一闕 仁宗在東宮張皇后為太子妃地道不通  
者十月眾醫謂胎也 上使寅入診出言病狀妃遙  
聞之曰醫之言我也一如見有此人今早視我及  
疏方皆破血劑東宮視之怒曰大誤大誤不壞胎耶  
數日脹益急復召診之疏方如前東宮命鎖寅禁中  
待妃痊否妃服寅藥血大下疾遂平當寅鎖禁時家  
人惶怖或曰死或曰且籍沒既三日紅伏前呼賞賜  
甚厚寅與袁忠徹故為東宮所不喜至是度解釋一

日 上示之意則未解大恐以謀忠徹忠徹謂無傷  
也如相者東宮不得長 仁宗即位寅求為南太醫  
院以自遠 宣宗即位召入甚信用之賜為醫狀元  
今兩京大醫竝祀寅：有弟宏亦精藥論傳于至孫  
皆能為方

蔣用文向容人醇謹通世務以精醫官太醫院使每  
侍 仁宗隨事獻規 仁宗問保和之要對曰在養  
正氣問醫效何緩對曰善治生者先固本急恐傷本

石叢書

卷二百五

名醫列傳

六 鳳鶴堂

以是緩效時：請清心寡欲以強聖治蓋以醫諫  
仁宗賜之第固辭傲居蕭寂晏如也一日病 上遣  
問之曰卿即死孰代者用文曰沈以潛以潛吳人  
周漢卿松陽人以醫名括蒼蔣仲良在日為馬所蹄  
睛突出如懸桃群工曰絲絡既損法當背漢卿笑不  
答封以神膏越三日目如初華州陳明遠替十年矣  
漢卿視之曰尚可鍼為之翻睛刮翳欬然辨五色武  
城某子病胃痛不可言奮擲乞死弗得漢卿納藥其

鼻中俄吐赤蟲寸餘口眼咸具痛旋止東白馬氏  
婦有妊歷十四月不產疔瘡且黑漢卿診之曰中妖  
下之藥有物如金魚永康應童嬰腹疾恒痼僕行漢  
卿解蒙視之氣衝起腹間者二其大如臂刺其一魄  
然鳴又刺其一亦如之稍按摩之氣盡解平趨無留  
行長山徐姬連驚疾初發手足顛掉羸裸奔走或歌  
或牽曳如舞木偶漢卿刺其十指端出血已而安虎  
林黃士女生瘰癧環頸及腋凡十九竅：破白滯出

石匱書

卷五

名醫列傳

鳳鳴堂

右手拘攣不可動體如火熱家人趨治木矣漢卿為  
剔竅女長二寸其餘以火次第烙數日結痂盡脫於  
越楊翁項有疣如爪大醉仆偕下疣潰血源：流凡  
疣破血不可止必死漢卿藥糝其潰穴血止烏傷陳  
氏于腹有虫捫之如罌或以為奔豚或以為癥瘕漢  
卿診脈曰腸癰也用燔針如莢者刺入三寸餘膿隨  
針射出其逆有聲愈諸醫黃生背曲須杖行醫以風  
治之漢卿曰血溢也為刺而足崑崙穴項之杖杖去

其醫如此

汪機祁門人父謂精醫合東垣丹溪兩法以行其術  
機為邑庠生棄去自言士欲澤人不宰相則醫耳乃  
肆力醫書所著有重集脈訣刊誤內經補註本草會  
編嘗曰藥無定性在人善用以血藥引之則從血以  
氣藥引之則從氣佐之以寒則寒佐之以熱則熱矣  
治一人體瘦左腹痞滿穀氣偏右行飲食減大便滯  
用補脾瀉肝和血潤燥寬腸解鬱之劑而安一人痼

石匱書

卷五

名醫列傳

鳳鳴堂

發晨見黃狗走前則昏替仆地良久乃甦諸醫無效  
機曰早晨陽分狗陽物黃土色胃屬陽土虛為木火  
所乘矣諸脈皆屬目故目擊異物用實胃瀉肝之藥  
而火息一婦狂發無時機曰二陽之病發心脾二陽  
胃與大腸也恐飢過勞胃傷火動延及心神脾意擾  
亂用獨參湯加竹瀝飲之愈此其術也其餘國初則  
有吳人葛乾孫為內傷醫宣德中吳人錢錕為顯顯  
醫嘉靖中吳人薛已為外科醫皆有名



蕭氏失其名錢塘人好施予常有一僧來謁蕭待之良厚久之不衰僧一日贈以畫牡丹一蕭取藏之初不珍重一日細視之花瓣中有字隱：可見皆古醫方也大異之令其婿郭某按方試之皆有奇效後又聚藥煉為丹俄見爐上有花絢爛丹成如黍珠用以活人雖瀕死皆甦自是蕭郭之醫動一時

葛林字茂林錢塘人善小兒醫成化中充太醫院官武廟在祿皇太后每召供御一夕癩作夜召林一

石叢書

卷三百五

名醫列傳

九 鳳鳴堂

已而安明日賜白金綵幣使與上公之宴汪比部有子患痘年二十五矣汪故知醫謂無害也林視之怫然迨五日而足七日而靨又怫然至十四日而痂落汪曰林誤矣林曰在彌月乎彌月亡害也汪置酒高會若謂林者林視其足底有泡結癩膚內曰吁百日哉百日果暴卒汪大驚問故林曰夫痘構形之餘穢也纖芒未盡亦無生理是疾初發自腎而我知其不能暢是以必死既而流于足底為以故發之緩而必

至是日也少師楊公子當暑而驚眩氣絕且移木矣林趨入曰無傷也亟出之楊曰兒已紫奈何劑也林曰無劑所恃者天上雲耳雲生而淒：歛而陰氣舒而陽鬱消吾以清利物煮水而蒸于下其可瘳乎如法而愈及暮兒復戲于庭矣累官太醫院判壽八十人所著有杏塢秘訣

陶華字尚文餘杭人治病有奇效一人患病因食羊肉溢水結臆不可下又不能吐門人請方華曰可服

石叢書

卷三百五

名醫列傳

十 鳳鳴堂

砒一錢門人駭不用曰殺人者砒也百試不效服砒立吐門人請所以華曰羊血大能解砒毒羊血得砒而吐而砒得羊肉不能殺人是以可愈鄉人抱奇疾他醫不能治尚文輒治之而於傷寒尤精論者謂仲景以後一人然其為人非重賄不治非富家巨室不可致也繼尚文者岳文遠甚得尚文術求治者無貴賤無風雨寒暑皆樂然嚮應不問報否人乃以文遠過於尚文藍之青水之冰

吳傑字士奇武進人其祖父為世醫至傑更博通青  
烏書風角雲氣占經李虛中子平之術金丹內外秘  
訣然竟以醫至大官傑醫分三類上部診脉主方心  
臟為先中部望而知之先視氣色下部藥始上清以  
及咽喉不純主古方書雖有奇疾治無不效弘治間  
以明醫徵至京師下禮部尚書都試無踰傑故事高  
等入御藥房中等入院最下遣還郡時當遣者若干  
人傑請尚書曰國家三四十一年一徵醫耳幸被徵守

石匱書

卷百五

名醫列傳

十一 鳳鳩堂

闕十餘年又遣還傑誠不忍若干人資斧罄絕願不  
入御藥房但與若干人同留入院尚書義而許之正  
德中掌院事李宗周竟薦傑與八人者入御藥房有  
與宗周同官爭權者因左右譏上謂宗周所薦多  
私與賄皆俗醫也上曰吾試之方病喉痺召傑一  
藥而愈上嘆曰有醫若此謂俗醫也因厚賜傑詰  
責左右謂宗周忠自是得幸上每病屬傑治輒  
立效上一日射獵還感血疾傑愈上進一官賜彪

虎衣一上幸虎園虎騰而驚傑愈上進一官賜  
銀五十兩表裏一上試馬御馬監卒腹痛傑愈  
上賜繡春刀一銀三十兩自是上所遊幸傑恒從  
上常枕傑肩而卧有所摩撫上不以屬便嬖一愈  
上病則上進傑一官為院判當進官者數矣回讓  
三年而還院使上欲以禁衛銜傑賜蟒衣傑謝曰  
臣幸以藥囊侍陛下敢乎哉上南巡傑以醫諫  
繼之泣上怒叱曰汝謂以藥囊侍我者耶自是不

石匱書

卷百五

名醫列傳

十二 鳳鳩堂

得從行上還道病次臨清州夢見傑疾召之馳入  
見上泣曰不憶我耶傑亦泣遂從還通州時江彬  
力請上復幸宣府意上病或有不諱恐誅易為  
變傑診已密言諸大奄曰察上脉幸可及還內耳  
至宣府脫不諱吾與若輩死有墓地乎奄然之乘間  
曲說上意動而彬數從傑覘問上病狀即詭言  
曰萬壽無疆霍然起矣駕還京上崩彬坐誅傑有  
子希孟仕給事中



道人無名氏亦不知自何來戴華陽巾披鶴氅自言能剗割滿洗若華粲然人不之信過嵎縣長樂鄉有錢遵道者病噎不治自念剗割亦死不剗割亦死等死請道人試之道人用麻沸散抹其胸割之長七八寸許出痰涎數碗遵道暈死無所知頃之甦以膏傳割處四五日差噎亦愈復能飲食道人不受謝去

李玉字成章六安衛千戶善騎射尤精於醫針灸應手愈舒有病頭痛不可忍者雖震雷亦不聞王珍視

石隱書

卷三五

名醫列傳

十一 鳳鳴堂

曰此蟲啖腦也合殺蟲諸劑為末吹鼻中二三日蟲悉從眼耳口鼻中出愈合肥有跛人持杖至者玉針之立去其拐浙有病痿不能步玉察諸醫之劑與治法同疑之乃曰藥有新陳功效亦異况疾在表而深非小藥劑所能去乃焚藥二桶置缸中俟稍溫令病者單衣坐其中續續之半晌忽大汗立愈一少婦有娠而吐血數升幾死玉診其脉曰此子癩也依方製之加竹瀝愈其餘起死回生不能盡述兩都

號曰神針李

王肯堂號宇泰又號念西居士南直金壇人萬曆己丑進士仕至編修精於醫道有醫學準繩諸書與丹溪心法並垂為世

無間子姓趙名獻可別號養葵著書曰醫貫其言曰余所重先天之火者非第火也人之所以立命也仙煉之為丹釋傳之為燈儒明之為德皆是物也一以貫之也其以命門為真君乃一身之太極即在兩腎

石隱書

卷三五

名醫列傳

十四 鳳鳴堂

各一寸五分之間當一身之中易所謂一陽陷于二陰之中也故指命門君主之火乃水中之火相依不離火之有餘緣真水之不足也毫不敢去水只補水以配火壯水之主以鎮陽光火之不足因見水之有餘也亦不必瀉水就于水中補火益火之原以消陰翳其用藥以六味八味丸為主多著奇効會稽張景岳名介賓本其說而推行之註經行亦名醫也石隱書曰太史公叙扁鵲倉公列傳其人為千古奇

八病亦千古奇病術亦千古奇術遂使其文六成千古奇文我明醫學都只平：使傳述之人何所措筆近稍得其乃圭起死幽秘可傳者又皆為草澤中人然則天下名醫其埋沒於草澤中者亦已多矣

石匱書

卷五

名醫列傳

十五 鳳嬉堂

石匱書卷第二百六

明 叙南張 岱著

列女列傳總論

石匱書曰列女者女之流也有以賢孝見有以節義見有以俠烈見亦有以才慧見品類不一故曰列也世多認列為烈其間不無遺議范曄之入蔡琰不啻為千古口實乎蓋其請給筆札手錄遺書事自可傳曄總贖：豈以從國之婦乃辱我彤管也哉

石匱書

卷二百六

列女列傳總論

一 鳳嬉堂

范氏清江人宋范曄孫女洪武初召為女史授孺人高后問之曰何代女后最賢家法最正對曰其惟趙宋乎高后使錄其事以進誦而聽之凡降內制多范纂定後賜老歸家

徐妙錦者中山王達之女中山諸女長為仁孝皇后次為代王妃季為安王妃至尊重矣妙錦在姊妹中顧獨不願嫁蓋有感代王妃建文中被逮故也仁孝皇后崩此時妙錦年二十八 成祖聞其賢欲聘而



立之妙錦不應內使女官絡繹至第宣諭 上意女  
 官直抵其榻下妙錦擁被呻吟徐指其面示之曰吾  
 面有花而天而帝則不如是女官俯首歸視曰尊貌  
 明瑩如玉何所有花妙錦謬指曰班：矣女官出遂  
 削髮為尼 文廟亦竟不立后也洪熙初畜髮如舊  
 仁宗張皇后自其為東宮妃時則已聞妙錦事歎服  
 之宣德初皇后為皇太后語驛而致之禮視如公主  
 之禮及廷見叙戚里親誼甚歡妙錦自稱徐達第三

石叢書 卷三頁六 列女列傳 二 鳳鳴堂

女肅拜柔嘉進退恭重諸宮人私相語曰是薄皇后  
 而不為者也皇太后禮而厚賜之護還之昌都舊第  
 焚脩終其身  
 宋氏金華人宋濂族女也嫁於衢州人為閩州守失  
 其姓名府推官被罪誣連及守：坐累死家人皆遣  
 戍金蓋衛宋氏奉姑以行至常德題詩郵壁間使者  
 以聞 太祖憐而釋之賜以閩守之祿養其姑  
 唐方妻丁錦奴新昌人洪武中方為山東僉事坐法

死妻子當沃為官奴押卒欲挑錦奴從錦奴借梳掠  
 鬢錦奴擲梳地下與卒：掠畢持還錦奴罵不受竊  
 謂家人曰此輩無禮必途辱我不若預為計行至陰  
 澤崖峭水深四無援路從有輿雖下投水中衣厚  
 未沉以手斂裙隨流而逝押卒數輩驚掠至則死矣  
 今稱其處曰夫人潭  
 李宗順妻夏氏新建人陳友諒陷南昌部卒扼而欲  
 汙之夏氏給卒近井傍抱女嬰兒投井死宗順入國

石叢書 卷三頁六 列女列傳 三 鳳鳴堂

朝被徵拜官歷禮部尚書感妻之節終身不娶與宗  
 順妻同時死者又有同郡陳淑真淑真七歲能誦詩  
 鼓琴友諒寇南昌淑真取琴彈之曲終泣然流涕曰  
 吾絕絃於此乎父母恠問之曰城陷必辱女將先之  
 明日友諒至赴東湖死  
 林淑圓蒲田人父時永樂進士坐事發營建北京淑  
 圓方七歲擊登聞鼓訴冤 仁廟監國矜其幼賜之  
 鉶遂宥時罪後年十二割臂肉抹母

石孝女新昌人父潛洪武末生事籍歿繫京獄妻吳氏走依母家以居一日潛亡歸還匿吳兄弟懼連坐遂殺潛杖大害中泯其屍時孝女襁褓耳既長問母曰何無父母告之故女大悲憤永樂初年及并勇氏以配吳氏之族子女白母曰殺我父者吳也忍事其家廟耶母曰我不幸寡事不繇我可奈何及星期已屆治裝于歸吳禮賓未畢女雄經室中衆驚愕詰其母曰仰天爰曰吾女之死為父報仇也號慟數日

石匱書

卷三百六

列女列傳

四 鳳媪堂

亦死有司聞之為治殺潛之罪

韓氏女保定人國初明玉珍據蜀女年十七獨身耳懼為亂兵所掠衣男子衣混行間既被擄為兵卒從玉珍入雲南從軍七年人莫知也道過其叔父乃贖之以歸一時同伍者皆驚異歸而嫁于成都之尹氏成都人稱為韓貞女而成化中南京淮清橋一女于名善聰者其事亦類貞女善聰黃姓早失母其父携之往來廬鳳間以鬻販線香為業衣之小兒衣以便

行賈數年父死無歸而里人有李英者亦業善聰父所業善聰乃往依之說姓名曰張勝與李英鬻販同卧起也居恒稱病不脫裙襦澆溺必暮夜踰年與偕歸突然薨矣善聰有姊故適人則往見姊於丈家姊曰我故無弟善聰曰我是善聰也泣語姊故姊曰汝雖百口難以自明辱及父矣善聰曰如不明則妹甘死姊召穩母視之果分明也它日英來望見善聰為婦人裝大驚愕歸如有夫姊謂妹年均即以妻之

石匱書

卷三百六

列女列傳

五 鳳媪堂

善聰曰果尔又不分明隣里強之不得事聞之厥驚異遂初為夫婦二女人以比木蘭云

諸城山陰人父士吉以訟觸太守怒答之二子應璧應奎其膂力道遇太守騎持鉄鋤犯太守車以報父怒被縛上巡按巡按以聞詔以太守激變逮太守并逮士吉應奎應璧暨娥至京父子皆坐辟父老且病娥方八歲哀號不止父友朱克和者為娥作書走卧釘板釘刺骨累上憐之減死止戍其一兄赦一



兄送父及娥還浙娥創重道卒未克和又心憐應璧  
胃應璧名之戎所而并脫應璧歸里時人義之應璧  
歸數傳後生禮部侍郎諸文懿大綬以昂元起家萬  
曆三年直指上其事配享曹娥祠

龍安府庠生趙康妻袁氏永樂中康至興文閣棧道  
墜江死袁氏聞訃哀號奔至溺所自投家人兩月不  
得其屍潦盡灘清二屍相並於岨側詔書旌門

唐貴梅池州貴池人年適夫貧且弱有老姑者

石匱書 卷六 鳳鳴堂

悍而淫少與徽州富商有私弘治中富商至池見婦  
悅之密以金帛賂姑利其有誨婦淫者以百數弗  
聽迫之亦弗聽加以葦楚又勿聽斷以炮烙體無完  
膚終不聽姑乃以婦不孝訟于官通判慈谿毛玉受  
賂倍加刑焉婦幾死然終不聽也商猶慕其色令姑  
保出之親黨咸初婦曰何不吐寔婦曰若然全吾名  
而污吾姑乎乃夕易袿襦維絰于後園古梅樹下姑  
不知也乃旦手持桑杖將入室捉之且罵且行曰惡

奴蚤從我言得金帛享快樂今定何如也入室無見  
尋至樹下乃知其死因大恸及親黨味曰生既以不  
孝訟死乃稱嫗心何以恸為姑曰婦在吾猶有望婦  
死商人必倒贖吾是以哭非哭惡奴也尸懸于樹三  
日顏如生樵夫收兒見者咸墮淚陰雨晦暝每見形  
梅樹之下

寒香晚翠者海鹽張公寧之二妾也寧字靜之號方  
洲正統進士漳州知府寒香姓高氏晚翠姓李氏年

石匱書 卷三百六 列女列傳 七 鳳鳴堂

可十六七皆端潔慧悟公老益愛重之及病將革無  
子諸姬侍悉命出之二氏獨不忍去因泣請曰妾二  
人有死無二幸及公未瞑願賜一棺同處且封鑰之  
第留一寶以進湯粥誓以死殉公也遂引刀各截其  
髮以見志公從之乃寂居小閣絕不與外間通聲問  
月餘公平乃設席閣中旦夕哭臨服三年喪不窺戶  
者五十餘年嗣子曰嘉秀舉嘉靖己丑進士錦旋二  
氏曰妾等犬馬齒已踰七矣幸不辱先公於地他日

相從可無汗顏矣又况有佳後邪于是即日令啓鑰  
而出之則嗒然毀老媪矣親戚莫不憐且敬之遂為  
之奏聞旌曰毀節

指揮林興妻蘇氏香山人正統己巳寇黃蕭養驟攻  
廣城興治兵外禦之維堞虛無人蘇氏率軍人嬖授  
兵登陴皆盔若甲如男子賊退城完粵人謂之女子  
軍

義倡邵金寶者口西俠戴綸所與游綸為京營參將

石匱書

卷三

列女列傳

八

鳳嫗堂

坐仇鸞事下獄念家數千里外獨身下獄無可寄妻  
使人持橐中金三千屬邵曰吾生死不可知願獄中  
無以為衣食惟子之所費吾死其贏者盡于金也邵  
策日費以其餘結權門貴公子驩而買少妓博市井  
富兒金展轉布置公子得綸不費竟因以出綸繫  
獄十餘年復官建昌游擊而邵提選綸更羨四千有  
奇綸益德邵與之俱官綸妻聞之自家中來為高坐  
坐邵委身下拜命侍女強持之勿令荅居旬日語綸

曰夫子陷於難妾不能出力為夫子出力乃在故游  
娼妾不能為夫子妻妾歸矣邵與夫子居惟夫子念  
之垂淚而別

京師娼高三者昌平侯楊俊與之狎昌平去脩邊教  
載媪閉門謝客天順中昌平與范都督廣為石身所  
構陷以大罵蒙塵謂昌平坐視不救赴市二人英氣  
不挫楊尤提動但云陷罵者誰令何在吾提軍救駕  
殺之固至親戚故吏無一往者俄有一婦人縞衣而

石匱書

卷四

列女列傳

九

鳳嫗堂

來乃娼也楊頌謂曰若米何為娼曰米事公死因大  
呼曰天乎忠良死矣觀者駭然楊止之曰已矣無益  
於我更累若耳娼曰我已辨矣公往妾隨至楊既  
喪死娼慟哭叱其頸血以鍼線紐接於頌頌楊家  
人曰去壘之即自取練經於屍旁  
林大輅妻黃氏蒲田人大輅舉正德進士為工部員  
外郎武宗南巡同邑黃鞏與諸臣疏諫武宗下  
鞏等疏首六人詔獄餘同罰跪大輅偕同官蔣山卿



何遵疏救曰罪不及臣實恥之疏入亦廷杖百下詔獄尋外請之當大輅下詔獄時黃氏日夜焚香籲天祈夫免死有緝事緹騎居大輅邸舍旁輒言大輅妻為咀呪武宗大怒復逮大輅并黃氏入獄當廷鞠銅拶鐵華條極毒楚至斷指不承鞠者微諷之黃氏笑曰妾夫被繫妾居邸舍日夜焚香祝天冀皇與勿出宗社大安則誠有之寧敢有它意且妾夫小臣能直妾敢媿為其婦入獄則與大輅訣妾今有身分

石叢書

卷三六

列女列傳

十一 鳳鳴堂

不任刑且死矣國恩未報老親弱子君自珍重居五月得釋夫婦出獄都人聚觀稱黃氏鐵夫人也大輅嘉靖中歷官都御史

陳小奴為黃三苟婦居臨海之康功里三苟出傭作日暮未歸小奴抱女迎候於門忽聞三苟為虎所扼遂棄女於地手執門闕迫至山足奮身號叫拽持夫足於虎口中提闕擊虎驚擲三苟去而三苟死矣小奴年近二十有色嚴正自持村中稱為女御史有

土豪欲娶之諷之不從乃率眾擒迫以歸小奴度勢孤難免曰請少待歸奠亡夫燒除靈座即復來土豪從之莫畢慟哭求死諸男覺其有異環守之乃陽笑而詭遣之鄰家出舍側二里許至姜澤上屬強緹女碎面毀乳投潭而沒知縣孫振望哀之為收復其塋買田與其兒而復其身小奴事在正統時而土豪囑滅不舉成化中乃得旌

石叢書

卷三六

列女列傳

十一 鳳鳴堂

白瑾妻山陰葛氏女瑾素弱葛善為調節使讀書成化中以進士為分宜令葛與俱往其明年瑾病踰時而卒所貯折銀尚數千金兩鄰境有因飢作亂者聚徒百人將劫取縣固無城郭寇卒至諸簿丞挈家走匿葛獨分命家人力拒其兩門乃遷瑾於他室埋其銀汚池中葛着瑾之服升堂以俟賊至則陽為好語相勞苦盡出其所私藏釵珥衣服諸物以與賊謝而去不知陰已表識竟物色捕得之烈女熊氏麻城八十歲許字邑人劉康疾篤女割

左股遺康幼弟誤棄之復剗創處寸許遺康食之竟卒訃聞女伏地哭曰吾事定矣是日即不飲食求死母勸曰汝與劉未姻雖嫁不為失節也女曰我已割肉餉劉朕肉無幾可復與他人餉乎義不獨生母強其食再三乃給母曰弟伴我送劉殯即無死母携之往見其姑即大慟至墓所觸柩仆灰壙中吞灰塊噦噎求盡親黨力與之至家夜几西縊守者解之至曉告姑曰欲我無死須為我立嗣姑喜許諾請尊長立

石匱書

卷三頁

列女列傳

十二 鳳嬉堂

八  
恭付女：佯笑拜謝徐為姑曰我困甚求靜卧暫息姑從之女入閉門遂撲撞大震舉身擲地者再急破門視之見倚壁卓立如生撫之則氣絕矣死年甫十八  
歌者婦張氏善歌而姣南中大帥恃勢恣橫召歌者婦供應每入輒與其夫偕至更唱迭和曲有餘態帥欲私之婦拒而不進帥密遣人害其夫而置婦于別室多其綺麗以悅其意逾年往詣之婦欣然接待情

石匱書

甚婉孌及就榻婦忽出白刃于袖中拉帥刺之帥絕袂而走婦逐之適有奴居前聞其扉獲免旋遣執之婦已自斷其頸矣

貞婦吳氏行三故三娘名聞之晉江人為女時以穠艷稱見者噴：皆有娶妻當得廉華之美其所謂表兄則因伊父母無子而撫母舅之子為子者也蓋稍長故三娘以兄呼之及三娘既笄母亡矣父以適同里人同里人不記姓名蓋無賴子也甫半月無賴子

石匱書

卷三頁

列名列傳

十三 鳳嬉堂

忽語三娘云吾將去汝父家三娘唯：踰數日去者杳然其舅姑疑焉問之三娘則曰彼過吾父耳及往問其父則曰吾未見婿忽一日得無賴子所遺一履于荒立問舅姑慟曰人殺吾子矣既而疑曰殺吾子必婦也婦雖不殺吾子吾子繇婦而死蓋疑三娘為處于時與表兄私通故害無賴子者表兄耳于是執獲與人鳴之官時左方伯實公者亟召三娘詰之則佳麗人也方伯心念有婦如是不半月而棄之此非

二二二



人情三娘之夫定死矣時三娘日受榜笞終無撓辭而父與表兄不勝其痛楚則自誣服于是索尸不得則一榜不已而再：榜不已而三不數月父與表兄皆病瘵死三娘仰天大慟曰吾安歸乎惟有一死耳然亦不遠死其繁獄也薪水不給則為縫紉以糊口有哀之者曰若何不死三娘曰死易耳與其啣冤而白之上帝不如忍恥而雪之人間吾心明則身死耳越三載無賴子忽自外歸里人驚詢所之曰道過一

石腹書

卷三六

列女列傳

五 鳳嬌堂

變童心好為故隨之粵東耳至問留鞋何意則曰吾以絕家人望時三娘聞之愴然撫心曰有是乎出獄後姑停步空舍中召無賴子詰之曰吾與若大義絕矣一言而死耳若死吾父兄若玷吾名僅以一龍陽耳且半月衾枕三載罔罔若之捐予若予也負心哉無賴子報不能對惟牽衣謝過于是三娘絕裾而去曰訣矣訣矣手持一牒鳴：訴堂下堂上人忿無賴子重捷之魁諭三娘使歸：之夕即自經死無賴子

復踉蹌遁去不知所之

烈婦汪氏歛之潛口里八年十七適夫程耀如夫婦相敬如賓姑方氏病烈婦侍湯餌衣不解帶者旬月姑病瘵乃已歲丁巳挈家之閩邸一日欲就試新安別去烈婦深知夫患瘵疾日如素為祝夫至家瘵益甚弗克竣試事就警京口汪氏聞信朝夕顛天願以身代無何返聞來閩汪氏一聞慟絕姑方氏力救稍甦絕食凡七日方氏魁諭再四重違姑念勉強進一

石腹書

卷三六

列女列傳

五 鳳嬌堂

匕而不食如故方氏監視其坐卧又數日俟姑起梳沐遂取帶繫頸死

周孝婦張氏真州農家子周祥妻也姑湯氏年老寢席數載婦憂之坐起輒嘆俄見道人立于門因問吾家有老病者久不愈有方耶道人應聲曰須人心肝立愈矣婦怒曰人肝那可得曰肝有諸身剗之而得也婦矍然曰誰能剗者曰非其子若女即其子婦他人安能婦入取餘糧出于道人已不見出戶東西望

無有也心念是神人命我祥有從弟文顯者向為其  
母病割左肢愈是年春其父病割右肢尋亦愈孝婦  
乃從容向其家問所割狀文顯曰割即割矣何問焉  
婦歸而歸思又問問人肝所在處持一井粟向挑氏  
置利办六寸餘會未得問時農時方隙乃時促其夫  
祥往耕曰事寧先入祥戴星往及旦遂割左腹創三  
四寸許血外溢內蔽于黃脂不見紫色如肝者探手  
得之出數寸割之擁以敝衣束帶起而熟存諸姑

石匱書

卷三百六

列女列傳

十六 鳳鳴堂

素愛少子且小姑年已十四五婦囑叔若小姑無涸  
姑食仗得盡此羨姑食之甘嬾歸室而卧祥歸嘗其  
不時炊也曰予腹痛小姑視之見血流薦席始傳播  
于市姑起而遂愈市人皆曰吾故聞有香味之異是  
萬曆二十二年甲午八月二十一日也真州令博陵  
王某亟異之為請于上官月賜孝嬾粟  
程氏徽州歙縣人歸同邑胡尚綱崇禎辛未四月綱  
染疫不瘳婦私割股二片啖之不咽而嘔竟不救時

年二十餘耳婦少生數歲即絕食誓從地下以有娠  
翁姑強食之無何果生男撫之越歲正月六日以痘  
殤婦復理前誓致謝翁姑竟絕食百日曲喻不聽徐  
簡奩中珍珥無幾盡今變易為就木費無損翁姑自  
擇十九之吉如期而逝先是夫嘔二肉以壘函之置  
床頭至是取附諸體曰示吾全婦直指題請建坊旌  
之

石匱書

卷三百六

列女列傳

十七 鳳鳴堂

海康吳金童妻莊氏成化初隨夫避賊於新會傭作  
劉銘家銘見莊氏容好欲犯之屢誘不從乃謀鄉人  
梁狗從其夫入海捕魚因推殺之海中越三日莊氏  
見夫不還走覓海濱有一屍流岸側手足被縛莊氏  
物色其衣褲金也即歸擄其女赴海抱金屍而死時  
年三十二翌日三屍隨流遠銘之門去而復返鄉人  
感傷共殯祭之然未知殺金者銘也而梁狗私泄於  
人有司遂捕銘并狗真之罪奏聞旌表  
歸烈婦陳氏崑山歸善世之妻也年十九米歸二年



而善世死方善世疾革語婦曰尔母寡居無子我即  
死畢喪尔自歸與母居養尔母婦泣曰妾無歸理君  
即死妾將隨君善世死婦服板斂欲自我母抱持奪  
斂婦謂母曰兒必死業已許夫矣自教至死者四無  
子宜以年少死舅姑老異日無倚宜死舅姑自有  
子奉養無須我至死起母市棺曰我婦人死即殯不  
可露屍竟自經死

崑山生員趙一鳳妻陳氏鳳卒遺二孤子陳氏斷髮

石匱書 卷三十一 列女列傳 十八 鳳嫗堂

自誓居二歲二孤繼亡歎曰不死為孤亡吾死待  
塋畢耳偶出外議諷之登車即用石灰自矐數日居  
一年塋夫畢舉首觸石復蘇即自置棺沐浴更衣卧  
棺中不語三日死

山西二烈者山西連年大旱百姓死亡平涼固原城  
外掘萬人坑三五十處皆滿有一富家女父母餓  
死頭插草標上街自鬻遇一男子出戲言調之慚甚  
遂撞石死又有少婦見丈夫餓垂死將渾身衣服賣

盡只留遮身小衣剪髮沿街叫賣無有應者其夫死  
官差人拉入萬人坑中少婦大呼一聲投入坑時當  
六月滿坑臭爛韓王念其節義將粧花紗衣一套救  
之婦言我夫已死我何忍在世飽食晝夜哭三日而  
死

二成卒婦洪武末有成卒某臨刑與婦訣戒之曰吾  
死汝年少當再嫁然慎勿嫁軍人若官人必農夫樵  
子庶相保也語時適當深塹婦謂夫曰君尚未知吾

石匱書 卷三十一 列女列傳 十九 鳳嫗堂

志乎妾請先遂投塹而死其一夫臨刑婦脫簪珥求  
酒肉啖之曰當從子俱死矐視河橋上見夫死即自  
沉

雄山四貞者趙公賢女名陶兒正德六年霸州賊流  
劫邵縣夏五月賊騎千餘突至上党居民竄匿山谷  
擄掠婦女數百人趙美而艷為擄置馬上輒自躍撲  
地呼曰我良家子死不受辱賊憐其美扶上馬以刀  
脅之復自擲踞地罵賊求死乃彎弓矢貫其眼復下

馬斷其右臂以死焦相妻程氏為賊所牽力卧地不起曳之半里許膚肉綻裂血流數道瞑目罵不止殺之表佩幼女雁菊年十六見程氏死亦力拒不肯行賊好言誘之更大罵亦被殺王川妻平氏被馭眾中見路傍井爰謂群嬖曰吾志遂矣抱幼女投井死賊退有司以聞詔旌為四貞

正德年間狂賊劉六劉七嘯聚十餘萬眾殺掠齊魯一日次東平州有一嫂二姑避賊出奔遇其步將度

石匱書

卷三百六

列女列傳

二十 鳳鳴堂

勢不可脫即跪侯道左賊悅其色逼至莽地欲次第汚之賊大眾已起營獨所遇賊未捨去嫂不得已聽所為次及大姑：侯賊上體即兩手交按賊頭小姑以死蹈其身賊疲不能起嫂即其刀斬之往報之官準格給賞時皆壯之

薛花娘者濮州妓也賊朱鬣者掠之因與裸飲賊既酣擁花娘卧花娘乘其睡抽佩刀刺殺之乃遁出報官因遂盡攻悉擒其眾

石匱書

山陽縣民張倉女四桂幼喪父貧居紡織為業里中惡少王宰素窺矚之女自持端謹他日母出宰踰垣倡之桂堅執據其牀欄：毀身終不移罵不絕聲宰用錘斷女頭去官為治其罪

烈婦劉氏歸于王生生甫十六烈婦少於生三歲生補邑弟子有聲發憤下帷不勝翫得疾寢甚烈婦處一室不敢以色見乃又不敢弗見晨昏進湯藥恻瘁發親生卒不起家眾環哭顧獨不見烈婦乃倚室戶

石匱書

卷三百六

列女列傳

二十一 鳳鳴堂

縊矣排闥而入救不死頃之則又縊復救不死顧謂其伯母姑曰吾死決矣慎毋令外人手吾尸也其至明日復縊偶係脫墮地蘓烈婦哭曰奈何求我而不使我與夫偕乎天哉家眾乃益晝夜嚴視烈婦烈婦陽若為不死者而密製飲服責飭又剪一皮金為一香字以示侍女曰此所以志也吾骨亦若是耳又二十餘日而晨奠王生慟哭有異風起霧輻者再烈婦歸牀其侍女曰為我而風乎母忤我風立觸汝矣及

二二五



夕顧侍女具食于厨復局戶自縊乃絕其母兄解之則異風復歛起者再踰三日而斂色如生

鄭烈婦石氏金華人歸為浦江義門鄭洪妻性敏慧順婉和敬克稱其家法奉尊能敬事夫盡禮處眾以和上下咸悅安之洪事宋太史濂受學通尚書事曾

國公文忠為參軍陳善劾忠甚見禮重洪武中以內藏庫提點坐同官辭逮死于獄石氏號哭不欲生吏

議當配石氏仰天慟曰生為義門婦死其鬼耳夫既

石匱書

卷三頁六

列女列傳

三 鳳鳴堂

亡寧能汚其身以忝旌門乎遂絕粒不食鄰媪強以糜粥竟不食八日不死引絕自絕 高祖嘉嘆之曰真義門婦也錄事付史館表其閭

俞烈女者永嘉人父早亡母窘衣食欲改適烈女泣

曰不孝父喪又夫母將何依不如死也赴水死不克

而母歸郡人劉斌烈女依焉快不自得念及父則

淚下如雨居無何母卒斌前妻于遣婢潛說欲汚之

詈而唾其面婢曰彼云不從將殺汝女復詈曰死則

死矣吾肯就其辱耶一日斌它適前妻子操刃即之

女厲聲曰狂悖無禮吾死不受辱前妻子遂刺殺之

斌歸捕前妻子置空室中絕食死而郡中大旱守何

文淵禱雨不應曰吾郡中豈有冤乎耆老以烈女事

告文淵大驚為文往祭天立雨

六烈女者皆祥符郭門西人陳氏者陳傑女也年十

八聘楊瑄無何瑄卒女痛哭將死之父母不許欲往

哭又不許女則竊剪髮屬媒氏曰必往真死者懷中

石匱書

卷三頁

列女列傳

三 鳳鳴堂

于是瑄母以異時定婚帖裝髮真瑄懷中壘焉而女

乃遂卸容飾素苧縞衣而居後父母謀改聘女聞縊

死後五十二年瑄有侄曰永康者改壘瑄而求陳氏

肯合為壘三年而岐穀了瓜產之墓張氏者李傑妻

也年十八歸傑踰年而夫病且死握其手訣曰我死

汝必更然善侍後人矣妻泣天之日君死妻以不顧

更也傑死張謂棺匠曰棺大之夫性喜寬大其父母

不許張哭曰不大不棺也棺成自經死高氏者長永

昌妻也嫁三月而永昌病死高氏欲從之然家人防之嚴則日于几筵前焚香竊祝曰永昌俟我母知之泣謂之曰汝今年十九耳奈何輕死高氏曰嗟母謂百年永耶然均死耳竟縊死劉氏魏相妻也相死祖姑王峴婦有決志引婦登樓同卧起婦哭之連旦不輟聲母結其祖姑曰我渴甚姑信之下樓取水婦以手中二幅接縊于梁上年二十一王氏者孫林妻也林病貧無以療王氏賣衣辦湯藥夜籲天祈身代之

石匱書

卷三十一

列女列傳

廿四 鳳鳴堂

林死則匍匐哭不絕聲水漿不入口者二日乃潛詣後園桑樹自經死張氏孝子田銳妻也銳嘗割股療母病母死廬墓三年于是稱田孝子孝子有甥宿男舖而夜殺其鄰舖客盜其財于是逮孝子獄無何孝子死出其屍塋為之前張氏哭欲死或勸之則曰夫為孝子我獨不能為節婦耶竟死儒生劉德舉倡鄉人白其事于官為六女立廟

李華江西人娶婦胡氏華隨父經商姑易氏淫縱日

與諸惡少通胡氏貞白自誓又不顯言姑惡特時切諫姑及諸惡少百計凌虐荼毒八年始終一節後諸惡少與其姑竟謀殺之嘉靖十九年撫按上其事為立祠名哀烈

烈女周輝者居庸人年而慧七歲知女訓許歸里人張稚待年而稚死輝方十有七歲不敢踰閭奔許春聲哭自廢其飲食旬有二日自經死先稚家買棺得巨木折而二之至是遂以欵輝死家所藝花卉一夕

石匱書

卷三十一

列女列傳

廿五 鳳鳴堂

盡死

實烈婦瑞州通判姜崇妻也正德中華林賊起攻瑞州妻倉卒付實印亟集兵府無城而賊入以刀傷姜妻實哀救免之因執實：先歲印池水中既被縛行有同被繫者父于也實謂賊曰盛家子既在可令其父歸報令來贖我也賊如言實密謂盛曰我所以未死者以印在東池中莫告也今言之吾死矣道井傍給賊渴欲得飲因赴井死事聞旌貞烈立祠祀之



邵縉紳妻陳氏縉妻黃氏上杭人宣德中福建亂  
二氏奉姑匿金山岩穴間賊執欲犯之二婦始過河  
入他舍可聽也賊許之二婦附姑耳語曰必效死不  
受辱洒淚抱兒行至梅谿渡自沉死後三日屍浮出  
水上兒尚在抱中人感悲詔旌門

廣西右衛鎮撫張福妹故興化人福赴京襲職道卒  
遺妻劉氏于稚年方六歲親戚憐劉氏少寡詎使嫁  
妹曰嫂嫁則孤必不能存孤不存祀絕矣乃斷髮不

石叢書 卷三頁六 列女列傳 共 鳳鳴堂

嫁與其嫂撫孤姪以存張祀後以壽終鄉鄰號其塚  
曰義姑塚

廣宗縣民陶恒妻楊氏正德間流賊剽掠楊氏被獲  
悅其色欲污之楊氏叱罵不屈賊怒縛之樹間刀脅  
之罵益厲賊剖楊氏腹剗其胎斷其手足碎其骨肉  
至死罵不絕口嘉靖中旌表

盱眙縣民何雄有二女長十七次十三嘉靖十年縣  
饑欲以二女為人婢妻不果又欲賣人為娼二女不

從以死自誓雄強之夜潛出以帛相繫俱投水中既  
三日復屍挽手並浮水面逆流而上衣履如故  
張桂秀浮梁人父母槌綿而生以桂秀許聘凌氏子  
凌日貧落父母欲解盟以于美少年惧女素剛不可  
動乃俱佯出屬少年偏近之女覺給曰俟沐浴以後  
浴竟執父所業綿槌奮擊少年少年昏仆女自縊死  
既塋墓上草棘不生

石叢書 卷三頁六 列女列傳 共 鳳鳴堂

瑣潭曾景昭正德間江西盜起所過焚聚落剽奪為  
淫汙烈婦聞憤曰狗鼠乃尔豈謂人盡懼死耶忽  
一日黎明盜至絳衣繞屋烈婦曰鼠輩襲我矣火屋  
一面使無合圍乃匿女僻處牽其子以姑出走盜得  
之索賄罄與首飾請姑脫請子脫乃獨絕烈婦  
脛驅之行烈婦且行且顧姑爰至牛尾洲度姑若于  
已遠則伏地罵求死遂遇害而後人來至死所往  
見黑氣如車輪

臨高民許布曾妻嘉靖被賊擄掠誓曰婦人血無污  
地魂可貫空賊逼辱之抱柱而罵遂被殺

林淑溫瓊山人許沈氏子未行而沈卒淑溫聞訃即  
日去盥柳朝夕哀慟會海寇掠其家欲擄之女號哭  
奮身拔海賊抹起之欲殺其父母以備其從女曰辱  
吾身及吾父母何願以生碎首嚙舌而死賊憫焉乃  
釋其父母

蔣氏全州人父希敏十歲母亡十七希敏率二弟幼

石叢書

卷三六

列女列傳

廿八 鳳嫗堂

且疾蔣誓不嫁母家為之媒蔣氏曰已從夫而致弟  
夫所非仁也况能保吾蔣千百年之祀則一身於我  
為日幾何遂力持父遺業謹視弟長各為娶婦家  
財日饒二弟終身事之以母鄉人稱之曰仁姑

歐陽妙聰彭澤縣民永暄之女永暄妻生妙聰及子  
四人而永暄卒久之二男子繼喪妻痛不自勝歎  
曰四子去二其二子存亡寧復可知我其終老無所  
依怙妙聰涕泣跪母膝下掠髮自誓願不嫁養母家

石叢書

至貧事母至孝母哭傷目替妙聰朝夕奉事焚香額  
天日以復明母年八十且死以手援妙聰曰汝女男  
想惟我所知負汝青春我之過也我死汝宜適人勿  
執前誓妙聰謝之母卒三載服除鄰母來勸妙聰適  
人妙聰曰有前誓吾幼弟已孫何患無依遂絕鄰母  
鄉人稱之曰孝女正德十一年旌表

張貞女嘉定人嫁江客之子客老且嗜酒終日噴  
客嫗多與諸惡少私貞女見之驚反走嫗惡之日事

石叢書

卷三六

列女列傳

廿九 鳳嫗堂

鞭扑惡少中有胡巖者欲從嫗適貞女誘之者萬方  
不應一日直偏入其寢貞女大呼殺人殺人持杵擊  
巖哭泣達旦嫗恐事泄繫諸床守之貞女哭自如又  
明日招諸惡少酣飲夜二鼓共縛貞女椎斧交下貞  
女曰刀我刃我一人前刺其頭一人刺其背採其陰  
貞女死共舉尸欲滅之尸重不可舉乃縱火其室反  
風滅之事露官逮小女奴及諸惡少鞠之得其狀杖  
嫗死暴嫗尸於郊垆令母收其家夜收之雷電暴至

二二九



群鬼啾：遂之始令鞠獄時出貞女屍經署三月顏色不改創孔中猶有鮮血立祠祀之祠傍人聞鼓樂聲自天下者數日

歛中七烈者孫氏松明山人汪永錫妻也家故貧賣餅為業數年永錫瘵久孫候視甚恩已病革蒲伏據床語孫曰吾病久賴予以延于今願天授于嘉榻答于勞吾不能報子矣孫哭曰君即有不諱竊自計大事畢而從君令君言有疑妾心矣九原誰能察耶請

石隱書 卷三頁 列女列傳 三 鳳鳴堂

發決以明信永錫執其手慰撫之永錫兄永祥無賴人也宣言曰彼何能死即病者死必嫁之孫遂先永錫十日歿鄭璫長齡橋人娶汪氏女居數月而璫容死女聞慟而絕三誓必死念姑病則飲泣事姑：辛家人護守不得死少間自經死汪氏適夫謝湯湯病狂每狂發囚首跣足過人輒哆口笑或梓而罵之女安湯舉一子其後湯病狂愈甚又幽之別室中女大慶日夜伺湯時衣食惟謹會倭寇入湯狂走出候人

以為倭也掠殺之居無何子又死湯父察婦必死也則遣季女與婦同卧起護視之婦乃佯謂曰夫死于外水大至及河梁婦鑰戶出門給季女觀水出門校季女鑰投水中死陳淋人為贈光祿卿汪一中妻一中任江西按察副使淑人從會閩廣盜入吉安一中死焉淋人輒赴井死保母從之井奉淑人出泣諫曰主不幸死即君遠在太學諸孤幼方在襁褓其誰歸

石隱書 卷三頁 列女列傳 三 鳳鳴堂

主喪淑人乃強起治喪日進米不盡一合而向奉喪歸至之日遂不食于婦奉饘粥進曰祖母春秋高母何忍見倍母縱棄于若婦謂諸孤何淑人徐應曰孺子長矣上事祖母下拊庶弟能任之即母不幸以病疾終惡能留乎且而父死國而母死家臣道妻道等耳卒不食死詔贈淑人從祀忠愍祠鮑氏者沙溪汪應宿妻也應宿貧販買家若不給鮑事舅姑無所失即凍餓身安之已應宿病鮑延醫藥無遺力應宿度

一第... 6 反更...

不起以其私告母擇可者煎之鮑聞之自傷乃起為  
應宿治喪其既其謂應宿曰君嚮與君母言妾聞之  
矣今喪其既其請先君其侍君地下君母嚴他日懼  
不得死所乃先飲藥危坐死方氏者北山方渭女也  
生二歲渭從母黨許聘稠整注鳳後十五年鳳死女  
輒斷髮絕粒必從鳳父母諭百端不聽鳳家遣女媼  
勞之女語媼曰母多言我生死固注氏婦也若婦告  
我姑旦日亟臨視我猶可須火母死從姑歸不來

石匱書

卷三百六

列女列傳

三 鳳媼堂

吾不夕矣旦日姑至諭女如女父母言女拜且泣曰  
大義勝恩姑母父母以也願姑逆婦使得臨夫墓執  
夫長即奉姑以終天年死不後矣姑父母察其不可  
奪也遣車迎之比至寨帷視車中女自經死矣遂合  
塋李氏潛口汪應玄繼室也歸三載而應玄病惟李  
為遺愛李曰君故有息子足以奉烝嘗妻君在與在  
君亡與亡者也應玄伏泣曰吾不恨矣于是歸辭其  
父母歸則脫簪珥授二子婦剖財產召二子畢分之

應玄死歛畢李哭之盡哀退閉戶自經衆覺之啓戶  
入救以甦父至注曰汪即家故饒若依子婦白首稱  
未亡人可矣何死為李佯應曰諾日暮違守衛人出  
就食頃縊卧內死汪道昆曰吾觀七烈而知女德  
之足也亦風教誥俗使然耶柳天性也北山尚矣賈  
大夫惡猶然不禮於其妻汪獨死湯何論宋人之女  
乎長齡之死乃在并年奇節也孫鮑以貧賤著信陳  
李以富貴隕身於乎烈矣

石匱書

卷三百七

列女列傳

三 鳳媼堂

王烈婦宜陽縣人婦貧窘出外貿易為狂且執其手  
因自斷其臂死之萬曆六年旌表立祠  
巴縣侯節婦夫成松滿還溺死侯方裁製或告之裁  
製自若再告者至遂以剪刀刺心而死  
劉烈女者錢唐人也居江之游年十九字諸生吳嘉  
諫未歸其父元輔舊嘗將五百人禦倭海上中罷家  
貧所居淺隘與少年張阿官鄰阿官故逋蕩窺女貌  
都狂發夜躍上樓穴窺入逼女大呼賊踉蹌脫走



元輔驚起擒阿官繫而髡焉未及旦阿官兄子養忠知之遽糾黨斬門謀奪阿官且鳴金號于眾曰元輔實以女儀而又穿之女聞之拊膺長號曰天乎辱人至此當是時女父母專外禦不能中顧及事解散登樓見女杖縲奔救已氣絕乃以聞于郡有訟景曰丁玉蘭者為阿官謀賄元輔金當獄元輔顧訴女承行若為奸露然者時郡守河南劉夢謙者有廉明聲顧念即如父言因無死法然心同疑之乃故斬其獄而

石匱書

卷三百六

列女列傳

三四 鳳鳴堂

陰使人四出物色數日盡得女潔烈及元輔受金狀復請之臺使者檄同從事北海劉開文雜治之一訊吐實于是阿官等悉論如法闔郡譟呼有為之誥曰兩劉哲一劉烈江河海流合江河海者指女及兩劉所居地而言先是女死之三日嘉諫往弔時六月溽暑女面色如生嘉諫又以法驗女眉寔處于乃拊屍大慟女眼中忽迸血激注嘉諫面縷如含噴然嘉諫手拭之乃已而丁玉蘭者一日白晝忽見女立其

廷自搏叩頭立死倪元璐曰女不幸著烈猶臣不幸著忠也石擊則火出性激則氣騰性氣相搏則生靈怪天地之性循常喜安而常其變生氣作則雖為雷電播為風濤其固然耳今夫昇夔伊周非必奇鬼而長弘著其碧血伍胥馳其素車皇英姜妣不謚霸妃而曹女沒而載屍李娥烹而湯鐵此非為聖鬼悶然傑鬼狡獪繇夫循常者神靜嬰變而氣翔也故曰多所見少所怪使儒者閉戶枯坐讀古人書見長伍李

石匱書

卷三百六

列女列傳

三五 鳳鳴堂

曹之事必將心疑以為荒誕今觀于錢唐劉女者則豈不然乎石匱書曰後漢書龐涓母傳寥寥數語不甚昭著及見皇甫士安一傳形至刻畫幾欲呵活娥親文人之筆可多得乎哉我明列女軼唐躡宋其間俠烈之事愈出愈奇特無龍門椽筆一寫鴻門耳鮑照才短詎能與范曄分過哉

明 劔南張 岱著

貨殖列傳總論

太史公傳貨殖謂本富為上得非勦力治田畝躬行  
孝弟篤於仁義者耶 高帝初定天下徵江南諸郡  
民稱大家者悉赴闕既至造於廷親訓諭之凡天地  
陰陽性命仁義古今治亂紀綱法度賦役供給風俗  
政治得失之故諄諄累數千言恐其遺忘刻書摹本

石匱書

卷百十三

貨殖列傳總論

一 鳳樓堂

分賜之又召天下富人以實京師立稅戶人材之科  
付之事位以寓既富方穀之意維時吳人沈秀富為  
江南最 帝惡其力侷人主取其聚寶益瘞之城門  
之下以絕怪詭謫之邊郡風警天下無得如古人閭  
巷布衣豪俠義行擬諸侯王者矣若武進人倪瓚崑  
山人顧仲英皆以猗頓之資游意東晉之習竝坐見  
法此則惡輕浮逃虛之士不足與共興教化者也余  
覽傳記得富者數人倣太史公作貨殖傳而為之而

指歸則異焉

瞿嗣興常熟人父達仕元為小官嗣興少好射獵驅  
逐飲酒既父失官而貧嗣興折弓矢躬力穡與其妻  
蘇氏孝事二親無所不至久之貧益甚嗣興曰貧亦  
當之奈養父母何携家入蘇州詣富家貸錢為小賈  
轉息為主乃稍裕久之居積為中賈又久之則大富  
於是致養於父母又行廣施所賑給單寡不使知也  
而陰行之或時有市易陽為忘誤而增其教市人物

石匱書

卷百十三

貨殖列傳

二 鳳樓堂

任其口所出不與爭錙銖歲儉來休者數十人痛大  
作蠲室舍居撫之人言瞿存子而而行其德于莊有  
學行洪武中為福建恭政殛除奸吏 太祖旌之詔  
書  
李森安溪縣富人也席先世高貴田數萬畝粟數萬  
鍾計山百區出木數千萬章僅千指及森之身益盡  
力居積乃計歲入捐粟千斛別善之凡親戚朋友若  
里中矜人娶者嫁者病者葬者火若盜者咸取給焉



它有緩急隨事賑贖各極意去為其本郡本色作治  
堂治學舍無有簡便不壯大觀它諸為播為道為寺  
為觀於閩中郡縣在，而是天順中以出粟賑饑被  
旌念鄉郡承平久即葺葺不逞曷應卒即復戒家僮  
飭兵伏習拳勇鄉落盜先後發悉擒斬之鄧茂七賊  
反其黨掠泉州森率敢死士掩擊之生俘百餘  
人招撫及奪回被虜止葺寧陽侯陳懋等上森功授  
漳州巡簡

石叻

卷三

貨殖列傳

三 鳳樓堂

湯陰鄭氏小元村人也不折爨七世矣多田饒財男  
子力耕治賈女習蠶織閩外不聞也諸農賈所入皆  
困之有婚嫁族長主其費寸布斗粟無私者成化間  
歲凶其家鄭五老者出粟千斛助賑五老行賈於臨  
清每歸倒橐囊錢帛委地公之一家其妻子不脫也  
丁廣居鄧州城南率其子弟事農數年資用饒足廣  
兄貧廣春秋供送米麥時具酒肴詣家盡歡四時製  
衣必先上之兄壽既高潛命其子之湖南市美木藏

之兄死悉力襄事戚同父母兄有數子析居已而窘  
乏過半廣一：分之粟帛足一歲月不能者復與牛  
具種子為來歲計又不能又復調之于性自慚忍之  
不告廣察知又復調之而且怒之曰何不我告所居  
鄉有婚不娶喪不能葬者令其酒食代為請助置藉  
席前書所助物得與廣請者以為榮有媿而求與者  
友人黃六造廣：大喜曰故人何疎也開樽飲罷六  
窘食不敢言廣知之令人載糧一車貽其家有孔景

石叻

卷三

貨殖列傳

四 鳳樓堂

者居城市貧無所營廣與謀曰吾宅良方吉宅也君  
有意為隣乎景喜過望廣即命于壻築塙造屋既就  
請景居之又慮其不能力田每歲除木在田者若干  
畝與之代為入田居十數年景卒喪葬之費一力承  
之過其妻子過於景時凡僧道來乞者必厚與之鄉  
之耆老見其慈仁愍愍皆來取法不善者悉感化或  
遠徙廣疾篤鄉人驚相告報至者數百人哀請於神  
明日遂愈壽七十餘而終

姚讓其先浙人洪武初以穀寔從京師占籍上元縣  
至讓而益務生節用富益不貲性樂施予凡貧不能  
葬親死無棺殮及轉徙流離者踵門告讓無不賙濟  
橋道陂渠井閘之屬悉為人經理作治成化初出財  
作新園子之敝壞者其自奉蔬布家人服食資費悉  
有常經時有僧道乞食過門則絕之曰自不治生誰  
能養汝一錢

史際深陽人主而偉貌口可容拳其先魏國公之壻

石匱書

卷三十三

貨殖列傳

五

鳳樓堂

魏國公與之貲財甚厚而史氏以大富際舉進士為  
吏部郎游權貴人之門以家財結納之坐是失官既  
罷居家嘉靖中東南存饑捐穀數千石助賑而飢者  
不給也邑多滄以淮水沙漲在邑北十餘里潦溢旱  
縮不漚不陂棄為曠土有年歲矣際度東南阿可漚  
可防者測水而疆之請於官募民興工以為田携老  
弱就役環隄羨焉人日給米二升錢三十文薪一束  
時米價湧甚民以半易錢救雜食計一夫赴後可無

食其老病不能後者二人於是後人之棲于堤者爨  
烟飯餼列舍相接蔚然如慶村落間始因滄之底深  
之為中池以蓄水出池之土環之為堤如同字有口  
然已因堤之外可田者取阜土環之為外堤如同字  
之外圍外堤之堤深之為北池而實其東南以通中  
池之水春北池之土更築小堤以捍滄之暴水堤之  
內三面為池出土高築之而作書院其中如同字之  
中有畫馬秋成興工至首夏麥熟而散所全活四千

石匱書

卷三十三

貨殖列傳

六

鳳樓堂

人墾田四千餘畝為圩者三潦有防不壞旱得引以  
灌近滄之田人數千畝計歲入可數千石堤之隙地  
蔬豆可茹榆柳可薪池中魚蟹蠃贏可食因名之曰  
救荒滄際既失官家富冠東南士窮困者咸仰之民  
無末作者悉假以金不受其子錢有折閱者更以金  
繼之後率起為富人思報際亡所；受報不知饒於  
子錢幾倍嘉靖季江南倭起復輸米五千石助軍詔  
陞尚寶司卿復募兵二十萬衣裝資糧不仰於縣官



為縣官擒倭，平論功官子為錦衣世世

馬一龍，溧陽人，父性魯，歷官有惠政，為雲南守，坐事

下獄，使一龍之京，辨奏一龍，因入貲為國子生，守闕

上書工部尚書劉麟，見而奇之，其秋遂發解京師，是

為嘉靖七年，居二十餘年，成進士，年四十餘，矣，選翰

林為庶吉士，乞歸養母，無以養也，吏部即史際者一

龍，外家貸以百金，邑有荒區，久無耕人，一龍用金買

牛十頭，備耕作，一歲盡墾，大熟，乃作農書曰：農為治

石隱書 卷三十一 貨殖列傳 八 屬雜錄

本食乃民天，井所生人食其力，不失時則食不

困，知時不先終歲僕，故知時為上，知土次之，知其

所宜用，其不可棄，知其所宜避，其不可為力，勝天矣

知不踰力，雖勞無功，故畜陽不極，發生乃微，穀陰在

土，其氣固畜，諸陽皆生者，陽自下起，發其內之一本

以出於外，諸陰皆死者，陰自下起，飲其外之散殊，以

入於內，陽上而不抑，遂以精汰陰下而不濟，六難形

堅是故，舍生者陽以陰化，達生者陰以陽變，察陰陽

之故，泰變化之機，其知生物之功乎，聖人推日星定

四時分節候，而示民以則，衆知膏瘠，不如原隰，衆知

蕪平，不如淺深，常治者氣必衰，再易者功必倍，忠因

無備，命在有溢，將衰而沃之，助其力也，欲倍而壯焉

收其全矣，沃莫妙於滋源，壯須求其固本，亢而過洩

者水奪飲而固結者火攻，鎡基寸隙不立，一毛鬱蒸

所至，並種五賊，知天之時，識地之宜，昧其苞命，六無

以善其後，故祖氣不足，母胎有虧，其踵不踵，胎氣不

石隱書 卷三十一 貨殖列傳 八 屬雜錄

完其胎，不胎雖成，必敗，蓋親下之本，既久去地而傷

母之體，豈能全天哉，夫善本者，斯圖末慮終者，貴謀

始，推陳而致新氣，以交併積，盛脫胎而洗髓，精以利

換化生，達順則豐，覆逆乃穉，成列紀律，不違密遞，為

傳尺寸如范，至夫害生於蕪，莠而法謹于芟，耘故上

農者治未萌，其次治已萌矣，夫雜之法，數與草齊，南

梗北黍，天所生地所宜，人所賴以養者，種之良也，物

之良者必貴，非賤等良，畏惡朋故，農家者流，思其

力不足以盡圖之倫假諸物其始也直木而未其次也橫木而枘又其次偏木而齒曲木末而鋸鑿木首而鋤繼之以擬終之以塗無不加以鐵焉木直錢堅無道類夫華而欲寔風而不作及時持獲燥則多損浸則成腐當知可貴之物不產非時不安非類衛生固難成功不易農也而力乃能至足以遂民天一龍之言曰養生送死無憾先王之道理財恒足聖經不廢也君子不厭貧亦不棄生今野有餘蕪人不自力

石匱書

卷三十三

貨殖列傳

九 鳳樓堂

家無儲石飲食若流焉立至也既終養十餘年起復為南園子司業免官歸卧疾玉華山時：策杖循畝與野老田畯論農事而一龍家以大富歲冬日郡舉行鄉飲禮一龍集其田間年八十上下者為耆會二十有四人則請講說五十年前所記一事二十四人者曰呂誥曰陳錫曰廷祿曰呂訥曰方曰京曰火儒曰陳大德曰馬漢曰呂璧曰陳邦瑞曰王廷佐曰仁曰陳時傑曰廷黼曰大誥曰暹曰馬潮曰萬民化

曰陳桂曰史鞏曰說曰陳蕙曰呂庭各為一龍言而一龍記之說記吾先大父致政家居賓客往來粗蔬四五品如一曰大烹矣木席團坐酌共一陶呼曰陶同知子弟身供洒掃捧壺把盞侍左右不去今士大夫家賓餐踰百物金玉美器舞姬駸兒喧雜絃管矣其子弟亦貴驕視父兄蔑如也錫記當時年長者直呼幼人名其後漸起表字：而有號猶然士也今村夫屠販下逮臧獲無不美號稱長貴人復摘號一字

石匱書

卷三十三

貨殖列傳

十 鳳樓堂

加翁其上也廷祿記當時無統倚之士布衣衫褲赤足芒鞋非別久相見者拱手不拜今惟蒙大袖不絲帛不衣不全線不巾不雲頭不履雖家庭骨肉揖數十幾拜數十叩矣訥記當時人皆食力市廛之民布在田野婦織男耕兒女輩亦携竹筐拾路遺挑野菜而今人皆食人田野之民聚在市廛奔競無賴張拳鼓舌詭過博貨請胼胝為愚矣方記當時親隣和睦一家有容各携肴酒不待招而至所言田場稼穡商



權早晚兒女婚嫁雞豚尊頤而已今此族忌嫉富貴  
貧賤上下欺虐聚為貨媒散為禍仇黨同腹心殊方  
陌路動向官府乾沒矣京記當時師事繆先生者其  
尊人乃侍御史以論權貴蔣琮獲罪卒後田廬蕭然  
無中人以下之產今寧有也儒記吾先大父嘗貨與  
石姓者金四十既償暴死子復來償大父與之飲食  
而反之子曰父死恐負不敢復貸夫大父曰尊公已  
償先大父難也石氏之子亦難大德記當時婚娶但

石叢書

卷三

貨殖列傳

十一 鳳鳴堂

論門閭媒妁定言而不求備今女家許聘輒索財禮  
男家既醮乃論資裝稍不如意非過期不歸則婦歸  
見斥矣漢記當時先伯為蒙師日立二禮生卯而入  
塾序行列唱揖而六如之課做誦習畢則分生徒為  
主賓迎送寒暄問答謝勞歌詩而退求脩聽其自行  
貧者勿納生徒嚴憚不敢非僻或有弗率撲而逐之  
今日師求富東弟子樂諛矣壁記當時子弟不輕易  
習舉子業即習未成亦不敢冒儒生巾服而今僕子

暨兒孺遺干進恃此持門戶為權貨梯階衣食終充  
不入生員之籍便趨吏胥之徒而務本食力之民寡  
矣邦瑞記當時村鄉各有社壇社學有故則會集壇  
下其子弟之無力者社師教之歲時伏臘以類相從  
交通情悃商榷事宜謂之茶會今壇無址學無師猥  
鄙者不見齒矣廷佐記當時小民麥稻登場先春輸  
官有司擇老成殷實之人掌其入數民無逋負官有  
羨餘其後收掌非人漸肆漁獵輸納者亦違慢以致

石叢書

卷三

貨殖列傳

十二 鳳鳴堂

影射那移變通覆護奸利眾而十室九空謀生難而  
一人三夫夫仁記當時因宗有為御史者過家與親  
友門不下眾人交讓御史請謝如恐不及早幼過尊  
長道傍拱讓先屨今冠人財主駕車乘馬揚過閭  
里易牧小奚見仕宦輒指呼姓名無忌憚貴賤皆越  
矣時傑記先公嘗為邑令貴游通刺不過二指濶  
大書某拜鄉中往來更不投刺不過則以土塊題門  
而去書札稱謂但其公足下今同室兄弟率用六葉

全帖村巷青衣充斥未函：東縉紳大夫紅箋錦標  
芒字百拜矣廷黼記當時隆冬盛寒家作土坑燒楮  
杜煨芋葛煮黃養父母兄弟妻子團坐從幼者供其  
衣飲遞進長上今富貴家扶二三駱客或與兒女子  
紅爐煖閣不省父母之養矣大誥記吾先大夫嘗以  
因粟應貸粟及因餘糠糶糶之先伯仍以策木平其  
斛大夫奪平木手槌之曰出必多與入不多取今富  
者設機巧取重利貧人既貸亦不思償矣潮記吾先

石匱書

卷三

貧殖列傳

十一 鳳鳴堂

君魁榜後侍宴長伯父偶失容儀伯父怒呵斥之不  
敢聲而今或弟孺兄弱及見唾詘矣道記當時民不  
知訟或訟而枉即見輸服同室有鬪其不直者衆爭  
屈焉而今競工刀筆稱雄侶傳說詞飾情矣氏化記  
令先父為吾門甥時西家兄弟相視若同胞今本支  
骨肉且自誇張日擊其貧賤憂患睥睨去之矣桂記  
當時人家房舍富者不過工字八間或窖園四圍十  
室而已今重堂窈窕迴廊層臺園亭池館金翠碧相

不可名狀矣華記當時令先公與其兄俱為諸生博  
學能文家貧兄弟遞相為僕見戚里如不知文墨者  
試留都往還數百里途行旅宿今生儒輩橫臂駟途  
眇目布老車馬族從赫奕臨之矣覬記當時近村數  
姓惟事耕讀多識為儒多力為農今頓棄二業他圖  
捷徑游手好閑妄生譏議矣蕙記當時領白者負戴  
于路少壯遇之則分有而行老人見攜兒在路抱送  
彼家而今子弟孺有力則備其父兄途得攜兒竊而

石匱書

卷三

貧殖列傳

十四 鳳鳴堂

去之而將驚諸它鄉矣庭記當時良賤殊族更不做  
借雖大富貴時無下氣而加禮者而今舊族貧棄新  
門豪拔彼必安然矣一龍曰鄙哉龍也龍生也近不  
識五十年前事諸公所述龍三犯焉居廣大而服華  
美乘徒行而安車馬志古之人而不免俗之趨鄙哉  
龍也一龍狂宕有氣尚儻文惟意所至作州書散亂  
錯落位置龐混自比張旭同時者有臨清人方煥亦  
用其法一龍所居門閭洞殿園池匝匝而終不免豪



誕之習乃其所著農書司馬遷所謂本富者也

石叢書

卷三十三

貨殖列傳

五鳳樓堂

石叢書第二百廿四卷

明 劔南張岱著

宦者列傳總論

高皇帝懲自古宦官專政之弊閣寺令守門圍給灑掃而已不得與朝政終高皇帝世有雲奇效忠欲救卒然之厄吐辭未終斃於蹕前可以見當時宦者不得開其喙矣成祖既取大位恐中外人心不盡附已遣使鎮守遂為故事然不敢有所干觸至於

石叢書

卷三十四

宦者列傳論

一鳳樓堂

仁宣之世英宗冲幼王振切權張太后時裁抑之然當其時群臣有過動以上旨論之死刑朝為列卿夕有小犯徽纒纒：囚首跣履若牽引奴隸然百官緘結不敢出一辭有一劉球上章及之七首薨刑夜碎其膚矣縉紳罹禍至於此極土木之變身家不免未足償也憲宗之朝則有汪直武宗之世則有劉瑾肆行暴作禍毒亦甚其他大要傳奉官爵噉噬賦稅其於蠹耗官民靡費已甚令臣子不得執法

則已亦不敢有所壞亂然阿丑為戲孝陵出守張永  
一言付獄法市若噉蟻虱然可以見 祖宗之法行  
而列聖之斷武也 世宗即位廓然一新盡罷鎮守  
初年張手敬用事官者見而畏之不敢闌出一言而  
中官之勢大詘其後雖久居西內顧閱章奏無虛日  
異日書旨奏牘中官竊跂而睇 世宗立手御研擲  
中其頭賜死於外此時麥福黃錦最稱 上意皆以  
恭謹不懈得終而 穆宗之朝滕祥亦稱焉厥後

石匱書

卷四

官者列傳後論

二 鳳樓堂

神宗冲幼江陵當國結納馮保以傾新鄭中官蠢  
漸有尾大之勢而 神宗靜攝三十餘年太阿之柄  
不至旁落頗得駕馭之術及至 熹廟柔閣魏璫弄  
權變起同文釁成銅蠹長弘之血埋土猶碧自古貂  
瑞之橫至此已極矣甲申之變曹化淳猶開門逆賊  
婦寺之禍遂與國終始為人主者不可不知戒哉

雲奇沐敬吳亮金英列傳

雲奇南粵人洪武時為守門內火丞相胡惟庸謀逆

誑言所居井湧醴泉邀 上臨視乘輿已出過西華  
門奇知其謀疾走衝蹕勒馬銜言狀氣方勃崢古駭  
不能出聲 上怒其不敵左右驟而裸裎奇；重斃  
右臂且折第指惟庸第不勝指猶指弗為痛縮 上  
悟登城覘之則見衷甲之士伏於帷間 上亟反發  
兵圍之賊皆就縛 上急召奇；死矣深悼追封左  
少監賜塋鍾山置酒掃戶六家春秋祀之

石匱書

卷五

官者列傳上

三 鳳樓堂

馬困頓而 上意未已敬陳請再四 上嘗曰反變  
敢尔敬仰視曰固不知孰是敢反者 上益怒命曳  
出斬之顏色不動奇曰我家養宦官皆如此人豈不  
有益遂赦

吳亮不知何許人僑為建文侍御正統間有老僧自  
稱建文皇帝欲歸骨故鄉事聞科道官請下獄 帝  
不忍令亮往視老僧見亮即呼曰吳亮未亮答不是  
老僧曰我昔御便殿食于鵝棗堦向在地汝時手執



壺狗餽之何謂不是亮伏地哭不能仰視復命畢自經死

金英正統中太監明達知大體 英宗北伐輔 邸

王居守已 上北狩 邸王監國諸臣請族誅王振

群譁甚英亟請傳旨籍殛王振等家時侍講徐堃以

古象倡言當南遷英面叱之令人扶出宣言曰死則

君臣同死耳敢以遷都惑眾者 上命誅之因榜諭

眾而固守之議乃決及 景帝易儲一日語英曰明

石 卷四十四 官者列傳上 四 屬 屬 屬

日東宮生日盍張宴英叩頭曰東宮生日乃十一月

初一 帝為默然蓋 帝所言者懷愍而英故以

憲廟對蓋諷諫也奉使過南京公卿餞之江上惟大

理寺卿薛瑄不往英至京揚言曰南京好官惟薛卿

一人耳 上皇在南宮英多方保護讒言至英在

景帝前竭力調停事寢不發

石匱書曰雲奇非近侍亦非貴寵乃能捨身救主頻

死不縮沫敬諷主回鑾出言愷直非特二瑞之賢蓋

見我 高帝駕馭之善也吳亮不倍僞主卒以死殉 金英誕日之對無異昭陵一時貂當諸臣直亮忠盡 堪為世法朝士對之而不媿者幾人哉

懷恩陳準阿丑單吉列傳

懷恩蘇州人宣德中直臣戴綸從父兄子也賜姓懷 秉性忠直成化中 上從商文教言欲復 景皇帝

位辨諸內臣間之恩獨言當復傳首行汪直置西廠

為悖商文教力爭傳旨詰責商文教教直罪恩召入

石 卷四十四 官者列傳上 五 屬 屬 屬

竟以聞直得罷厥刑部員外林俊劾梁芳下 詔獄

事且不測懷恩叩首諍曰不可自古未聞殺諫官而

國不亡者 祖宗朝大開言路故成盛治今欲殺諫官

將失天下心奈何奴不敢奉詔 上大怒曰汝與林

俊合謀誣我不然彼安知宮中事舉所御研石擲之

恩以首承研不中復怒仆其桌恩脫帽解帶于御前

號哭不起奴不能復事主上矣 上命扶出之至

東華門使謂鎮撫司曰若等附梁芳合謀傾林俊

死若等不得獨生乃徑歸於家稱疾不起 上聞  
恩病乃念之命監調治使者旁午於道俊獄得解時  
星變黜傳奉官御馬太監王敏請於 上凡馬坊傳  
奉不復動敕袖疏來謁恩怒曰星變示儆專為我輩  
壞朝廷法今甫欲正法汝又來壞之他日天雷將擊  
汝首矣指其坐曰吾不能居此汝未居之汝兄弟一  
家徧居權要又欲舉我位乎敏素驕貴又老輩也聞  
其言不敢吐氣歸家中氣而死章瑾以貢寶石進鎮

石匱書

卷百四

官者列傳上

六 鳳鳴堂

撫司命恩傳旨恩曰鎮撫掌天下刑獄乃武臣美選  
奈何以寶石得之不肯傳 上曰汝違我命恩曰非  
敢違命恐違法也不得已乃命覃昌傳之恩曰倘外  
廷有諫吾言尚可行也時余子俊為兵部尚書恩諷  
之曰第執奏吾從中贊之余謝不敢恩嘆曰吾固知  
外廷之無人也初內帑積金十窖以備邊需梁芳輩  
興用事奇技淫巧禱祠宮觀寶石之事與密金多罄  
上一日指示芳等曰帑藏之空皆爾二人為之復曰

石匱書

我不與汝計後之人必有與汝計者蓋指東宮也芳  
等退而惧寢食俱廢時 上鍾愛興王或為芳計曰  
不如謀于昭德勅 上易太子立興王如此可長保  
富貴芳以為然言於昭德勅 上易儲時懷恩在司  
禮監曰此事只在懷恩 上問召恩微露其意思免  
冠叩頭曰奴死不敢從寧 陛下殺恩無使天下之  
人殺恩也伏地哭不起 上不憚而罷恩退閉門不  
出詔往鳳陽守陵恩既去次及覃昌曰以懷太監

石匱書

卷百四

官者列傳上

七 鳳鳴堂

之力量尚不能支我何能為憂不知所出或曰不如  
謀之閣下使分其責昌以為然於是各賜金一篋乃  
詣閣下言之萬安默然不對次劉吉亦默然 上又  
質責昌無以容屢欲自經死會泰山震內臺奏曰  
泰山東岱應在東宮得喜乃解 上曰彼亦應天象  
乎曰 陛下即上帝東宮得上帝之子也何謂無應  
上首肯始詔為東宮選妃不易太子矣太子即位召  
恩至京仍掌司禮恩素疾學士萬安佞諛而謂尚書

二四三



王恕劉正無倚信恕每疏至思輒嘆曰天下忠義斯人而已每於上前力請去萬安而用王恕及恕召為冢宰已上命思袖科道論安諸疏詣閣示安跪泣求哀思乃摘其牙牌曰請出矣安乃惶遽歸老又向內閣言新天子即位當登用眾正奈何令何喬新出南京遂得召為刑部尚書已王恕為學士劉吉所傾嫉臺諫論恕賴思從中保護不能加害弘治初年言路大開進言者指內臣為刀鋸之餘單昌大怒

石叢書

卷三

官者列傳上

八 鳳樓堂

恩曰吾儕本刑餘之人何怒為尋以病卒上震悼不置特隆賻卹建祠祭壘賜額曰顯忠

陳準廣東順德人為入清儉平恕先是東廠尚銘怙寵弄權縱官校騷擾縉紳盡為羅織一事輒連引數十人蹟貨無厭一日事覺奪職因以準代之準下令曰凡事係大逆不道者告我非此則有司之事我無與焉錄是中外安之久之有欲入人罪并藉其家者令準按之準不忍遂巡累日整衣冠閉門自經

阿丑不知所出事憲廟為侍中善詆諧每于上前打院本頗有東方曼倩之風時汪直專恣勢傾中外人屏息不敢言丑思有以折之一日於醉人罵酒者一人曰某官未罵如故復曰罵來又罵如故復曰汪太監來矣罵者驚怖帖傍一人曰天子駕至不懼而懼汪太監何耶對曰今但知有汪太監不知天子也自是直寵少衰時兩都御史王越陳鉞者交媚直結為死黨丑於上前作直狀貌持雙

石叢書

卷五

官者列傳上

九 鳳樓堂

斧趁蹌而行旁一人問故直吞曰吾將兵惟仗此兩鉞耳問鉞何名曰王越陳鉞也上頷而笑時有歎成掌圍營私役兵二千營造居室丑為垓下之戲口稱六千兵散楚歌聲或人爭曰當為八千丑曰爾不知耶此二千人為某侯家造房未回也憲廟奏遣尚銘偵之侯家即撤工矣一日于上前作六部差遣狀命精擇其人既得其人問姓名曰姓公名論主者曰公論如今却用不着次一人問其姓名曰姓公

名道主者曰公道如今寸步也難行最後一人問其姓名曰姓胡名塗主者忻然曰胡塗如今儘去得

上為點頭梁方責官驚辭動以傳奉為名一日丑誤主客二人相見狀主曰客從何來曰從船上來曰船行穩否曰止苦木虱擾人不得安眠耳曰何不將被褥日中曝晒之可除也曰不然都鑽入船縫中去矣其人沉吟曰除足斫却梁方自無船縫矣又誤為病者問壁曰我胸前腫起無頭無腦痛不可言何以療

石匱書

卷百四

官者列傳上

十 鳳鳴堂

之醫曰我有方不費一錢病者問何藥曰此為無名腫毒但得五更不語唾塗其上則自消矣病者曰此却難得壁曰汝弗知邪今五府六部黃門烏臺職當言路者都是不語之人何謂難得哉 上輒然大笑 覃吉廣西人成化間為東宮典璽局即溫雅誠篤識大體通書史議論方正輔道東宮動作舉止悉規以正學庸論語皆其口授暇則開說諸司要務及民情土俗農桑軍旅以至官監專權竊政之繇盡悉其態

曰吾老矣何心富貴但得天下有賢主足矣東宮出講必使左右往迎講官講畢即語講官曰先生喫茶局丞張端以為過禮吉曰尊師重傳當如此也 上賜東宮皇莊吉曉以不當受曰天下山河皆主所有何以莊為徒勞民傷財為左右之利而已竟辭之一日東宮嘗隨他官念高王經吉適至東宮駭曰老伴讀來矣即取存經自攜吉跪曰主得無念經乎曰否方讀孝經其見畏如此

石匱書

卷百四

官者列傳上

十一 鳳鳴堂

石匱書曰寺人如懷恩華未嘗讀書知義理乃其羽翼太子力救諫官正色危言屹然不動儘有讀書知義理之人所不能效其萬分一者乃覃吉之身無保傳口授詩書且使太子之畏老伴如嚴師焉陳準安靜慈祥猶是內官之分而阿丑之滑稽諧謔熱喝冷嘲卒怡人主雖古之諷諫曼倩優侮何足多讓哉

張永列傳

張永新城人其初與劉瑾並在八黨中後乃漸自振



拔安化王反永奉命與楊一清同討未至安化王已就擒一清即歎息謂永曰藩室之亂易除也國家肉變行且不測公奈之何永曰何謂也一清曰公豈能一日忘情哉頃無為公畫者耳因促席書理字永曰彼日夜在上左右上非彼不歡枝附已成耳目廣矣且奈之何一清曰公亦天子信臣上付討賊不他人必公意可知也公班師入見當詭言請問語寧其事上必就公問公於此上安化王偽檄二

石叢書

卷四

宣者列傳上

十三鳳鳴堂

所云禍皆緣彼且迷彼亂政兇狡謀不軌海內愁怨天變將興上英武必悟且大怒則彼誅而公用公矯枉反正呂強張永業暨公千載三人耳永曰即不濟奈何一清曰他人未可知也公言必濟願言時須有端緒委曲上萬一不信公頻首請死即得上信公頻首請母後永勅作曰老奴何惜餘年報主乎還見上一如清言瑾果誅寧度人反江西王守仁生俘之美江彬張忠等請上止其俘親征之

上命永自浙江入選止守仁將復縱寧王於江與上遇而上親擒馬彬忠素跋守仁於上謂守仁故與王有私知事不成而復以為功永至浙江宣書曰上令伏鉞撫臣不得抗禮園中門者累日守仁一日直入館中坐永卧榻上永驚異之已聆守仁言議忠慨且稍待其陰事永益靡然傾尚持氣岸曰公何為國苦辛如是盍早投我懷中守仁曰豈有投人王節使耶公投我懷中則可與共成國事耳永曰我

石叢書

卷四

宣者列傳上

十三鳳鳴堂

固非負國者公不見安化事乎守仁曰公不負國何為令主上南征永曰南征亦何害守仁曰寧藩圖蒙江右久墟項又繼以軍興郊郭數千里間無不析骸而炊易子而食餘孽窳伏江湖尚覲時候談王師果南非特此輩得以乘間即百姓不支且揭竿起矣永大悟則曰公所檻與俱來者不可不歸我守仁曰我安用此則以俘歸永而身自還江西以支忠等永至南京見上具言守仁忠且功時彬等方日夜短

守仁於上會 上與彬奕戲永從旁問語曰是得王  
 守仁不然 上安得此樂 上遣校之江西永佯驚  
 校為往 上曰逮守仁永曰何故 上曰聞守仁與  
 宸濠有私故逮之永曰逮謀反者固當第守仁不反  
 耳且守仁為人強而辯彼當論劾劉瑾時橫遭酷訊  
 無所改辭今逮至當置對左右日侍 上有能折其  
 口者否則請已彬等復言 上試召之召不來守仁  
 真反矣永急出健足先告守仁召者至守仁不退食  
 石匱書 卷五十五 官者列傳上 古風樓堂  
 與偕行至南京彬等沮守仁不使見 上然 上疑  
 則已解  
 石匱書曰張永之除逆瑾也是焦頭爛額之事也其  
 功甚大人皆能知之張永之調劑平濠也是曲突徙  
 薪之事也其功甚大人不能知之雖然張永劉瑾同  
 為寺人同為青宮舊侍八虎中之一人後來賢奸之  
 相去不翅天壤何耶總之宇宙間儕類甚多無地無  
 賢者如以為閹人而遂棄之是先待之以僉士宵小

石匱書

矣彼六何所慕而復為君子哉  
 何文鼎阮浪田義王安列傳  
 何文鼎餘杭人性儉好讀書冬夏服止數襲弘治平  
 酉間戚臣壽寧侯張鶴齡兄弟扶寵出入宮禁無時  
 文鼎心甚忿以為壞祖宗法度一日 上與鶴齡飲  
 起如廁除御冠于執事者鶴齡戲之又乘酒與宮人  
 狎文鼎遂執金瓜立宮門俟其出欲撲殺之言泄為  
 小豎馳報張皇后命太監李廣傳諭得脫明日仍命  
 石匱書 卷五十五 官者列傳上 古風樓堂  
 廣執問杖之甚慘抵死罵不絕口張氏自此稍戢時  
 翰林某有詩曰外戚擅權天下有內臣強諫古今無  
 道合比于雖異世心于巷伯却同符之句又以皇親  
 入禁院觀燈諸事極言下錦衣衛獄謀治究所主使  
 文鼎曰有兩人却掌不得問官曰試言之文鼎大聲  
 曰孔子孟子文鼎死猶能於禁中搜銅缸作聲若稱  
 寃者 上特命勒碑遣官祭之  
 阮浪交趾人御用監少監侍 上皇南宮浪門下內



官王堯者往廬溝橋抽分浪以南宮所賜鍍金梁扣  
 繡茄袋鍍金結束刀一把與堯：歸飲錦衣衛指揮  
 慮忠家梳衣蹴踘忠因見刀佩非常遂命妻進酒醉  
 之忠解其刀佩入皇城白裏行太監高平以為南宮  
 欲謀殺皇儲令浪遺堯以刀佩求外應事聞堯與浪  
 義子趙縉皆凌遲處死浪入詔獄拷掠百端欲其傷  
 引內外勛舊浪雖慘毒終自承之浪卒庾死 兵廟  
 復辟平忠亦凌遲處死賜浪本監太監命儒臣撰文

石叢書

卷一百一十五

官者列傳上

去歲事案

立碑官縉子銳為錦衣衛鎮撫

田義北直人 神宗朝為太監萬曆壬寅 上偶失

豫召輔臣沈一貫入諭以輔佐東宮為好皇帝有事

選諫正併及罷礦稅起廢釋禁諸事一貫呼萬歲出

翌日 上安悔之亟令停止一貫奏曰停稅起廢諸

事 聖諭已出矣 上命追還田義奏曰諭已頒行

不可反汗 上大怒欲手刃加義 廷頸受之不為

動一貫恐亟繳前諭義深唾之曰宰相不成就 上

美畏縮乃介邪

王安北直人 光宗為太子侍衛三十年以忠謹見

知 光宗踐阼銳意圖治未及一月百廢具舉安襄

羽居多 上復大漸與大臣同受顧命 上崩李選

侍扶保護恩侍 嗣君不以禮閣部大臣亟請 嗣

王正尊位以慰人心選侍令內侍守閉宮門科臣楊

漣左光斗等排闥入安引諸臣朝見 嗣王拜呼萬

歲請旨命選侍移宮內侍李進忠劉遊等乘間盜帶

石叢書

卷一百一十六

官者列傳上

去歲事案

事露進忠以重賄賂安：執奏之發其賊並 皇祖

奇璧金錢以萬計悉置諸法已請老就聞魏忠賢素

狡險鷙悍安道之不得用安退而忠賢進用進忠輩

盤據為奸忠賢矯旨發安充南海子淨軍未幾容道

所私趣令自殺安厲聲曰安若得罪朝廷奉有明命

曷敢湏臾緩死以干至尊怒耶不為動忠賢乃命內

侍丁紹李進忠手捧黃封至貶所各挾椎刃擊安立

斃仍暴屍不許收殮忠賢伏誅太監施大用為安鳴

寬 上深憫之命復官諭祭贈祠曰昭忠

石匱書曰何文昂之力抗外戚阮浪之死護南城浴日補天其功在社稷固大而田義之請徹礦稅噴相公之不逮行思詔王安之不屈孤最佐言官以取日虞淵是皆鬚眉丈夫所不能廷諍之事而貂璫婦寺能犯顏為之則立朝諸臣且對之羞溢而詎可漫為輔副哉

官者列傳下

石匱書

卷四

官者列傳下

太廟建堂

王振

王振宣府人初侍英宗東宮及即位掌司禮教以武導 上上使振閱武將甚較騎射殿前之所舉首輒起遷於是漸與政賴張太后裁抑之太后一日御便殿召張輔三楊入見數振罪女官刃加振頰以上救故免稍欽鞫他日福建僉事廖謨杖死驛丞楊溥鄉故僉事楊士奇鄉故也溥欵坐僉事抵命士奇欲薄擬因公殺入爭論不決請裁太后振言二人皆

扶鄉故之私抵命太重因公太輕對品降調是為得

之太后是振言振自是漸撫內閣過失而權復歸振矣太后崩振益恣請修太興隆寺壯麗甲京城費以鉅萬天子至親為臨幸時麓川酋思任發反振貪功令王驥發江南諸道十五萬往征其後日振發之侍講劉球上封事及麓川事振摘他條下之獄支解之自是中朝士倪首杜口望風拜跽稱為父翁雖賢者慮禍亦不免為半吳兵部尚書徐僖工部侍郎王佑

石匱書

卷五

官者列傳下

太廟建堂

供媚事振而佑尤不肖佑美而無鬚振忽然形問佑曰老爺所無佑安放有都御史陳鑑王文能也也見振竝俛首長跽連唯急諾有如小吏而士大夫之間氣節蕩然矣宮門外故有鐵牌錫內臣不得預政其上洪武時所置一夕失之大理寺少卿薛瑄振振姪子山獄幾刑西市祭酒李時勉坐伐國學堂前樹和恒國子門霸州知州張需旌異賜宴坐杖牧馬者收需將殺之李御史見不跽六下錦衣撞楚幾斃於是



振勢轉橫雖天下亦以先生呼之三殿成宴百官  
上使覘振方大怒曰周公輔成王我胡為不可與  
百官宴上聞感然乃命開東華中門聽振從中出  
入振及門百官皆候拜矣十四年北虜也先遣部落  
千人貢馬說曰三千振怒其詐滅所貢馬值也先怒  
大舉入寇遼東城堡多陷羽檄日數十至振謀扶  
上親討之發兵五十萬以往百官伏闕廷諍不得  
上行諸臣危從違據失措過懷來抵宣府人情洶

石叢書

卷五

官者列傳下

李鳳樓堂

敗書教至諸臣連疏止上行振怒凡言止者皆令  
赴行間充掠陣未至大同已乏食僵尸枕藉而酋益  
日南下至大同振從上北向逆之益急迫脇歟重  
成國公朱勇膝行聽命戶部尚書王佐竟日跪伏軍  
中欽天監正彭德清以天象力爭變罵不聽會雷而  
大作營中人畜驚擾振方疑恠遠前軍沒虜敗書復  
至鎮大同中官郭敬密言於振謂乘輿決不可復進  
振始有南意詔班師明日至土木日晡去懷來城二

十里欲入保懷未以振輜重千餘輛在後留駕侍之  
遂駐土木南騎乘之我兵大亂奪路走蹈藉死者蔽  
野乘輿遂北護衛將軍樊忠者安州人從上旁以  
所持金鉞撞死振忠護駕突圍復董死肉數十人死  
之報至百官請族誅振所親馬順及長隨等官俱  
為百官朝門毆死邨王命籍振家并其黨送于山巒  
於市族屬無少長皆斬振宅當京城內外凡數處重  
堂邃閣擬於宸居器服綺麗上方不逮玉盤百面珊

石叢書

卷五

官者列傳下

李鳳樓堂

瑚高六七尺者二十餘株金銀六十餘庫幣帛珠寶  
無算天順改元上高思振諱言其為忠所殺詔復  
振官刻香木為振形招魂以弄塑像智化寺祀之賜  
額曰旌忠

石叢書曰王振恃恩跋扈支解諫官囊頭祭酒英  
宗知之而不問者猶謂其大奸大詐足以蒙蔽主  
知耳及至土木蒙塵一生萬死尋得返國猶思振  
忠立廟贈卹恩賚有加小人之盛惑君心至死不悟

可不畏哉可不畏哉

曹吉祥附曹欽

曹吉祥樂州人出王振門下正統四年征麓川久福  
建諸寇皆使吉祥監軍號曰都督吉祥多選達官騎  
射以從以能有成功土木之變邸王族振家殺其所  
親信而吉祥以監軍在閩獲免仲冬班師又以軍功  
冒賞吉祥為人煦：小惠諸達官有功者吉祥皆為  
之請恩澤諸達官恃強跋扈景帝憚之景泰八年奪

石叢書

卷四

官者列傳下

世屬雜錄

門事起吉祥與石亨等迎復 上皇皆用諸達官力  
以成事：成之後吉祥晉司禮監姪曹欽封昭武伯  
諸姪鐸鉉鏞等皆累官都督自是吉祥與亨出入禁  
闈監據為奸及亨敗凡絲亨以冒功者 上皆令自  
首革念吉祥尚在諸達官所絲吉祥冒功者獨以悻  
見庇錦衣指揮逮果者始六絲吉祥進既為 上  
覺察石亨彪復覺察吉祥欽吉祥念與亨一體同功  
亨敗已且不得獨完因日要搗諸達官金帛倚為腹

心諸達官六虞吉祥旦夕不測而已隨其後相與為

死黨吉祥之客有馮益者欽一日就而問曰自古有

官官子弟為天子者邪益曰君家魏武蓋中官節之

後欽大喜出其妻行酒馮先生欽居常悒：有異志

未有發也錦衣百戶曹福來者欽家奴常之外貿易

欽慮其生事使福來妻告福來病狂外走逮果奏捕

之欽遣其家奴亮追獲福來董楚之幾死科道官聞

而劾欽 上是之出劾文示欽曰速改不悛者臯無

石叢書

卷四

官者列傳下

世屬雜錄

赦而下諭公侯駙馬伯都督等官曰武昭伯欽家人  
百戶福來在逃所司已奏捕欽不給文引令家人亮  
追獲董楚於私家夫擅治職官不奏送法司與私令  
家人出不給文引二者皆罪爾等有似此者乎朕念  
欽救貸之爾等各宜守法循理毋有頡縱干犯憲常  
欽哉聽朕命天順五年秋七月也先是 上之誅石  
彪也六下諭群臣而後逮繫至是欽懼不免又逮果  
伺欽甚急會是秋函入西北邊 上使懷寧伯孫鐘



統京軍往征兵部尚書馬昂監之 上命掌欽天監  
 事太常寺少卿湯序選日御朝而命將序奏庚子昧  
 典 上視朝授命於是欽與其諸昆季若其黨達官  
 都督伯顏也先等數十人相謂曰縣官持我急不發  
 者我輩復為石彪矣先一日分勒死士番漢軍五百  
 餘人約以是日昧爽朝門初開則擁殺鐘昂等奪門  
 入此時吉祥素所部禁兵且可為內應遂以其夕飲  
 諸達官酒厚贈之酒半可二鼓矣鐘與恭順侯瑾廣  
 石 謹 書 官者列傳下 苗鳳燁堂

義伯琮方待朝：房而都指揮馬亮與阿的納帖木  
 兒孛羅完者禿脫：呂教八從欽席上亡去見瑾球  
 告變瑾球趨告鐘：相與去匿他所手作奏投門鉗  
 急聞 上：止開門繩入吉祥鎖繫之欽見亮席上  
 亡去殊恐遂號召其死士先馳至遠果門果正出門  
 且騎斬之碎其屍都御史寇深者故善欽後乃與諸  
 言官共劾之欽亦以為恨與鐸馳入西朝房索深：  
 方頰首著靴鐸刀砍深肩破其身為兩長安街中甲

卒馳百官造朝但以為征西軍既知各悖散而庶吉  
 士楊安者被傷死學士李賢待朝東朝房欽復去索  
 之戶外之呼洵賢驚慌出則甲而刃者數人一人砍  
 賢肩傷耳刃踰紫賢背少選欽提遠果頭來叱刃者  
 執賢手曰我一門盡忠迎駕何所得罪遠果必欲諧  
 滅之邪果頭在也今日直為此入賢曰此人魚肉人  
 多矣誰不欲寢處之公除此人甚善即可誠告之主  
 上欽曰公可為我作奏賢索吏部尚書王翱處借紙  
 石 謹 書 官者列傳下 苗鳳燁堂

筆為欽書奏：成與翱投入長安左門鉗門久不開  
 欽火之守衛軍折御河之岍磚以壘門欽往來嘯呼  
 擬賢刃者數吏部郎中萬祺曰不念李公為尊公作  
 碑大耶曰稍言今日無負國家以死上謝則可以免  
 欽乃與鐸他出索馬昂是時廣寧侯劉安亦被傷斫  
 而天已向曙懷寧伯謂其子軌若弘曰號於道有獄  
 賊及獲者得孥賞征西軍母行也皆稍集至二千人  
 甲兵其懷寧伯曰不見長安門火邪曹欽及矣其黨

不多當奪殺之皆曰諾工部尚書趙榮被甲躍馬奮呼市中曰好男兒皆來從我曹家亂臣賊子共誅之從者六數十百人懷寧伯之東長安門逐賊欽退屯東華門鏖接戰懷寧伯軍銳甚賊眾披靡自辰至午擊斬之欽中流矢創甚振策馳恭順侯將五六騎出覘猝與遇力戰死焉欽還駐東大市街相拒至酉鉉以百餘騎往來馳突者三官軍環結而自潰藉懷寧伯執斬潰者以狗發神臂弓射之遂追斬鉉懷寧子

石匱書 官者列傳下 共鳳鳴堂

軌遇欽於道奮砍中共膊軌亦死蓋懼率數騎還攻朝陽門不克悉走安定東直齊化諸門：盡閉而甚夜竄歸懷寧伯督軍與戰頃之會昌侯孫繼宗亦集欽猶戰數合懷寧伯下令能殺賊獲其財者即予之皆奮呼入欽拔并死鐸亦見殺遂夷其家掠其財物親黨謀者一空是夕 上御千門下吉祥都察院獄明日磔於市并追磔欽鐸鏞等以狗藉其家伯顏也先湯序馮益等皆伏誅餘黨竝落官職流嶺南追封

石匱書

理梁國公贈深太子少保并子謚軌百戶世襲加繼宗太保安太子少傅賢翽昂並以本官兼太子少保榮兼大理卿鐘進為侯陞弘千戶琮加歲祿進馬亮阿的納等為都督僉事竝加官賞有差而楊安亦贈為編修下詔暴欽罪大赦天下欽之敗也其黨皆誅獨其妻父賀老免先是賀見欽貴盛絕不與往來欽欲為求一官賀老力辭故以免

石匱書曰曹吉祥收募番將震主怙恩 景帝以一 官者列傳下 共鳳鳴堂

念懾懦釀成大禍使其於閔師凱旋之日安插番兵置之徵外吉祥雖黜其能跋扈也哉迨後驕縱日甚一變於奪門再變於犯關雖賴社稷之靈旋即撲滅然而軼材之獸近在肘腋倘一不勝害其可勝道哉 汪直 汪直者大藤峽獠種也獠賊平直以幼畏入禁中為昭德宮內使陞御馬監太監為入便譎足任而 憲宗寵之成化十二年黑青見內宮有物焉或如狸或



如大能侵蠶人其未如風不可捉捕 上恠之未幾  
易州民有侯得推者出家為僧游方至河南少林寺  
遇術士江朝宗推其祿命當大貴殊自喜復過道士  
田道真傳與妖書有云陝西長安縣曲江村有男子  
居母孕十四月而生 時紅光滿室白蛇盤繞其人  
姓李名子龍得權聞而心異之變易姓名曰李龍蓄  
髮往來真定間童緣得入內府內使鮑石鄭忠等北  
面受學稱為上師而得權安然受之錦衣官較聞而

石叢書

卷一百一

官者列傳下

史鳳鳴堂

發其事執下獄與其黨皆伏誅 上自是銳意詞察  
外事以使直 布衣小帽來驢騾往來都下莫重也  
久之大小政事方言俚語悉採上聞 上悅之為別  
創西廠使錦衣官校百餘人從之聲勢赫然起矣百  
戶韋瑛者故無賴子投內官為家人家其姓從征冒  
功得陞百戶止欲從直刺事無繇而福建都指揮楊  
華者少師崇曾孫也坐致死人朝命提勘亡入京師  
營解匿其妙夫中書董璵家璵為求瑛許之以資賄

瑛日潛報直 喜甚發校尉掩捕華鞠之搜得其擬  
賄日數內閣商略及法司 禮黃賜陳祖生皆有名  
且奏下追所擬賄皆不服使較人琶之琶凡三琶者  
錦衣酷刑也以加人 骨節輒離寸許華璵琶不勝  
苦即妄言寄畢叔武選主事仕偉所直不用罵帖令  
數較梓仕偉至拷掠之即捉掠其妻孥翰林侍講陳  
音與偉比舍秉壻馬所捉掠人其人曰余何人不畏  
西廠邪音曰我翰林侍講也其人即以其妻孥去頤

石叢書

卷一百一

官者列傳下

史鳳鳴堂

仕偉寔不受寄金被琶之楚哀號徹晝夜華仕偉皆  
以數日死直復使瑛入闕借華產運其家口赴京又  
搜得其歲賄巡撫御史及當道藉噤斷之曰直且言  
上於是右通政方賓北部武清樂章御史黃本太醫  
蔣宗武諸人直輒使瑛先後執繫獄鞠無寔者不以  
聞奏而縉紳士大夫重足側目祇求免禍已矣至其  
煩密苛細民間鬪罵縱犬爭鷄者竝痛捶責有犯封  
閉其家或夜搜之所掠奪妻孥皆去衣受杖遣人四

出偵王府鎮守總兵諸處亦輒私有擒械而人情大駭江西男子福者為崇府內史或言其貌似直福即妄為直扶無賴子為校尉自言奉命調察歷江以南莫不震動居一年內閣商輅劉珣等言近日京師伺察太繁刑網太密人心洶洶各懷疑懼非承平之世宜有皆緣陛下委聽汪直而汪直寄心群小往者曹欽之變皆緣遠累生事臣謂不去汪直天下安危未可知也因疏直十罪上怒曰用一內臣奈何輒

石匱書

卷四

官者列傳下

廿 鳳樓堂

係安危於天下使中使懷恩至閣詰問輅珣奮爭之上乃革去西廠而兵部尚書項忠者倡率諸部大臣共劾直上遂使懷恩數直罪責之退還本監謫戍瑛於宣府直既退乘間泣於上前曰奴得罪皆黃賜陳祖生為之非外廷意而南御史戴縉柔奸人也會以考績入京乃上言頌美汪直稱其緝奸捕貪足以服人警衆上領戴縉言遂出賜祖生司香南京用直判事如故直恨忠札已下忠於獄坐賊罪斥之

而商輅劉珣相繼去位朝中諸大臣日以媚直為事矣吏部尚書尹旻偕諸卿貳款詣直屬王越為介因問越見直當跪否越曰烏得跪人亦卿哉越先入旻陰伺之見直跪即叩頭出旻等繼入旻先跪諸貳隨之直大悅既出越尤旻曰非吾倡之也吾見人跪特效之耳遼東都御史陳鉞者在鎮不職女直建州夷入貢誣以為盜邊執之諸夷忿將為亂上遣兵部馬文升往撫而直亦自請視文升故輕鉞不自

石匱書

卷四

官者列傳下

廿 鳳樓堂

安會直至戎服遠迎除道飭厨傳叩伏趨走甚恭直見之大悅而文升接直平視交揖而已鉞即使其子父直且言建州夷所入盜邊者緣文升禁阻鐵器出關彼無以為鋤鋌不能安生相率反耳直還言文升於上上下下文升獄戍之自鉞與直深相得也乃說直曰公今威名赫奕必有斬虜功乃可自給於上而外著勲伐於天下直心然之即上言鹵伏當加將合三衛入寇請出師討之下兵部議尚書余子俊以



為不可直不聽入告 上遣撫寧侯朱永充總兵即  
 中王宗彝督餉而直監其軍直出廣寧建州夷六十  
 人入貢遂掩殺之出不意入建州建州夷悉逃匿直  
 殺擄老弱焚其廬幕掘枯骸為功是年遼餉之積倉  
 儲滿盈為直一空而直得論功加祿米三千石而永  
 進爵保國公鉞加秩右都御史尋改戶部尚書宗彝  
 陞太僕寺少卿尋進會都御史巡撫遼東未幾而以  
 復讐為辭大肆殺掠巡撫御史強珍劾直罪直怒  
 取中旨械珍下詔獄即戍之遼東時直勢傾中外阿  
 附者遞蒙顯擢忤之者即遭禍譴天下重足一時士  
 縉無不奴顏婢膝趨走其門矣直更欲用兵安南為  
 職方陸谷劉大夏所沮而余子俊亦力持之十六年  
 三月直被命監營十二圍營其冬巡撫大同邊與都  
 御史王越出師至威寧海甸近邊駐牧者夜襲其  
 營斬獲其老幼婦女而是時張順為巡撫都御史傾  
 府庫以媚之盡報為功次復加直祿米順陞工部侍

石匱書

卷五

官者列傳下

世廟紀

即越得封為威寧伯諸家子姪奴僕隨征者皆躡陛  
 錦衣衛官直既啓邊警自輒殺犯邊得中國人輒毒  
 害之皆以報仇為辭 上因疑之大同巡撫郭鐘奏  
 直結怨東夷挑釁北酋軍民屠害邊境騷然上降勅  
 切責調直南京御馬監先是直出所至都御史鎧甲  
 戎裝望塵伏道時人為之語曰都憲叩頭如搗蒜侍  
 即扯腿似燒葱其熏灼如此至是道出曲陽有司皆  
 避匿不見因止驛館孤燭夜焚而已十九年八月御  
 史徐鏞等復極論直奸惡乞明正典刑籍沒家產以  
 為奸臣結黨欺國之戒命會官廷議俱請逮治 上  
 曰直等結黨亂政開啓邊警當置顯戮姑從輕典乃  
 降直為奉御除王越名安置安陸州戴縉吳綬並革  
 職為民張順致仕而文升忠珍各復職致仕陳鉞以  
 前致仕置不問二十年籍其黨司禮太監尚銘發南  
 京淨軍種菜孝陵藉銘家得貲數萬輦送內府不絕  
 者累日

石匱書

卷五

官者列傳下

世廟紀

石匱書曰汪直之橫猶可言也其待大臣不以禮胃  
邊功以獵封賞猶足寺人故習與劉瑾魏忠賢未得  
萬分一乃諸君子合力攻之必撤西廠斯已出押之  
虎兇政思搏噬遂遭毆逐豈不稱快絲今觀之不特  
中古之君臣其轉圜猶易即中古之權奸其礪齒張  
牙尚在人意想之內何至咆哮橫噬也哉

梁方李廣

梁方不詳其出當 憲宗朝專用淫巧以蓋 上志

石匱書

卷五

官者列傳下

苗鳳鳩堂

購奇玩進方術指為搜錄異書賣官鬻爵不問何人  
輒加顯要有一日得太常卿者名曰傅奉官多至十  
餘人傅繼曉者始以貪淫欺妄盡惑楚府事覺走匿  
京師賣錄於方引曉入禁中鼓其術禁中稱為法  
王發內帑數十萬建大鎮國永昌寺西華門外使曉  
居之於是陝西巡撫鄭時刑部員外郎林俊相繼上  
疏論曉與方時方政固寵時與俊俱被謫後方敗法  
司斥逐尋死貶所弘治元年李政者伏誅繼曉發原

藉為民

李廣不詳所自出弘治初年以燒煉術見幸大開賄  
賂俾奉官至數千餘人八年十二月靖鹵衛天鼓鳴  
河南江西大雷電 上求直言戶部主事胡燦上言  
災變異常錄佞官李廣引用劉良輔左道盡惑聖心  
所致不報十年禮科給事葉紳等奏八事一禁傳奉  
謂太監李廣以千戶王英選用乳保為之傳陞指揮  
以周王李恕僕隸廝役為之傳陞官職名器之濫莫

石匱書

卷五

官者列傳下

苗鳳鳩堂

甚於此乞行裁革一黜異端謂太監李廣熒惑 聖  
心召集道流以黃白修煉之術丹藥符錄之伎雜進  
並興傷風壞化乞加斥罷一去大姦謂廣有大罪八  
一誑 陛下以燒煉之名而進不經之藥二為太子  
立寄子壇之名而有煖炕之說三撥置皇親希要恩  
寵四盜引王泉經統私弟五首開律門大肆姦貪六  
太常卿崔志端真人王應祚自稱廣為教主七人而  
廣為傳陞官職求賜玉帶要結邪人玷辱名器七畿



旬百姓疲憊已極乃假碗戶為名侵奪土地幾釀大變八東南民力困竭亦甚凡有輸納巧取其利以致遠方之民傾蕩家產他如近而駙馬貴戚事之如父外而總兵鎮守呼之為公乞置大典以為後戒十一年清寧宮災有謂亭之建年月不利犯太歲致故有此災皇太后怒云今日李廣明日李廣興工動土致此災禍累朝所積一旦灰燼廣懼飲鴆死 上疑其有奇方秘術遣中使至其家搜秘書得簿籍一櫃皆

石匱書

卷之四

官者列傳下

共鳳樓堂

中外官餽遺廣者或黃米千石或白米千石 上不信曰此妄也吾嘗至廣第那容得多米左右言黃米者黃金也白米者白金也姦人慣作隱語耳於是吏部員外張綵請按簿查究以儆官邪不聽都察院請藉其所有盡沒於官亦不聽司禮監太監蔡昭為廣請祠額堊祭詔報可以閣臣劉健言命祭文仍舊撰進祠額已之

石匱書曰梁方李廣其熾炭於成弘間為二廟盛德

之累者不淺及至事敗術窮而人主猶向其家索遺書秘術且為其立祠額撰祭文春、不已則其盡感之在 聖心真如膠漆之莫解矣鼯鼠食耳至死不覺密通婦寺可不知哉

劉瑾

劉瑾陝西興平人故姓淡景泰間自宮為劉太監名下因其姓 純帝時領教坊見幸 敬帝初擢茂陵司香其後得侍東宮以俳弄為太子所悅太子即位

石匱書

卷之五

官者列傳下

世鳳樓堂

瑾掌鐘鼓司鐘鼓司內侍之微者也瑾朝夕與其黨八人者為狗馬鷹犬歌舞角抵以娛 帝、狎為八人者馬永成高鳳羅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張永其一瑾八人中瑾尤狎給頗通古今常慕王振之為人也劉健謝遷李東陽聞 上與八人為亡度之戲連疏請誅皆留中言官攻益急戶部尚書韓文等繼之帝不忍至驚泣不食使王岳范亨徐智等持議日三反岳劉厲嫉邪方掌東廠健等因密語必不可得諸

臣且伏闕爭公等從中應之皆曰諾其明日 帝召諸臣左順門使榮傳旨曰卿等勸朕早朝則朕聽勸朕罷宴樂則朕聽惟去八人者朕不聽也吾少狎焉長習焉諸臣相顧未發榮轉詰文曰此舉出公云云何韓文進曰今海內民窮盜起水旱頻仍天變日增陛下始踐祚遠故舊弛萬幾游宴亡度而狎宵人文等備員卿執敢不盡言榮曰 上豈不知今欲寬之耳 上固有處吏部侍郎王鏊曰脫不履奈何曰是

石匱書

卷五

官者列傳下

世鳳鳴堂

立命瑾掌司禮命永成聚掌東廠大用掌西廠瑾夜傳命榜苦岳亨智逆之南而外廷未知也晨伏闕則旨下健等知事不可為即疏辭官 帝亦立聽之瑾追殺岳亨於途擊折徐智臂捕治諸言官論棟健遷而請誅斥之者褫韓文官援焦芳為大學士使掌吏部事瑾內揣合 帝意外日以深文誅求諸臣使自抹不贍而莫敢進言 帝喜謂瑾可任悉委之瑾謀構戲玩娛 帝候 帝候則多上章奏請省決 帝

石匱書

卷五

官者列傳下

世鳳鳴堂



足立矣。舊制司禮監掌章奏，凡所擬旨必從閣臣自  
理。專權悉自擬於私署，百官咨稟填門，一日都察院  
出曰：牒內書有劉瑾傳奉四字，瑾大怒。院長率其屬  
跪謝，過瑾面教之。諸道伏階下，不敢仰視，官無問大  
小，陛辭已必辭瑾還朝。已亦必復之。瑾鎮守各省  
諸閹，輟者悉令填補，閹掌錢穀刑名，其體統一視巡  
撫。諸閹遂悉簡市井惡少年為爪牙，伺察羅網，破大  
家如碎卵。事一入鎮守，即監臨大吏，不敢問。每上

石叢書

卷五

官者列傳下

四 鳳鳴堂

視朝畢，群臣向北斜一揖為瑾在上左也。人謂上  
曰：坐的。皇帝謂瑾曰：站的。皇帝諸遠外衙封事，授  
通政司者曰白本，以紅紙具揭，授瑾曰紅本。瑾既恣  
肆無忌，怨瑾者無所發。一日蚤朝，有一紙飄升堦間，  
上命拾以進，則告瑾匿名帖也。瑾大怒，俟上退朝，  
矯旨跪百官奉天門下，與諸監立門東，監之有頃，命  
大臣出，小臣留翰林院官東向跪，曰：內監雅待衆翰  
林，敢爾。六使出御火，霽果等東向跪，曰：御火革習知

法度。六寧敢爾，是或新進士。瑾曰：何預新進士者爾？  
等敗壞朝廷事，不一大小官皆起立如朝班。省視遺  
書處，是何官立也。內監黃佛曰：四品以上朝序班，餘  
襟立耳。遺書人寧復立如故。瑾曰：則皆跪之。其邸中  
搜必得草，佛曰：為此者不以語妻孥，寧存草乃止。是  
日天暑甚，僂暑中數人悉找出，俾忿曰：帖子所言皆  
為國為民好男子，死即死耳，何不自出身徒嫁它人？  
禍為瑾，弩目曰：是何好男子好男子，不露章乃匿名

石叢書

卷五

官者列傳下

四 鳳鳴堂

民間匿名固死也。劾御前，即拉諸內監曰：我等皆入  
待李公自監之。李公者李榮也。瑾入禁，曰：入矣。公等  
俛而舒，內監擲水瓜為榮曰：公等拾啖之。有頃，瑾還  
來，榮曰：來矣。來矣。皆還跪。瑾目之怒，復入。至暮，盡送  
下詔獄。長安鬻飯者爭飯百官市中，蓋暴而死者刑  
部主事錢順天。推官臣進士仲喝而病者，亡。葬明日，  
李東陽疏，林瑾微聞出內人乃罷。帝手匿名書曰：  
汝謂賢吾故不用，汝謂不賢今用之，遂退李榮、黃佛。

仕理首學司禮監印瑾權益重遂益用其親故曹元  
劉宇張綵楊玉毛倫等布列要地變易吏兵二部選  
法任情陞罷陞而謝薄者立見罷如賄又輒陞將官  
失律有反加封伯封都督者時徑自傳奉時綴批別  
本惟意而已又以事藉沒故大臣家收通其妻孥日  
夜簡括天下庫藏添設巡捕巡鹽等官四出搜索增  
益諸邊屯田賦稅以充私索瑾請地數百頃費數十  
萬作玄明宮朝陽門外以祝 上釐復請貓竹廠地

石匱書 卷五十四 官者列傳下 三鳳嬉堂

五十餘頃毀民居千九百餘家掘二千五百餘塚築  
室僦民聽其宿娼賣酒曰供贍玄明宮香火瑾東西  
二廠外復立內廠自領之矯旨逐京師游食人於城  
外使寡婦盡嫁喪未葬者悉焚棄之京師闕然游食  
人千餘持白挺甘心瑾，懼乃復之瑾故急賄諸司  
朝覲官索不足率貸京師富家滿瑾欲及還治則移  
官庫償之曰京債瑾聞復分遣科道官驗天下庫藏  
以自文於是有人其斂賄庫而上下交征曰吾採

石匱書

吾死致仕右都督神英賄瑾因自叙邊鎮舊功請封  
拜瑾與之吏兵二部稍執奏瑾輒詰責百餘言下廷  
臣再議廷臣皆曰英當封遂封為涇陽伯瑾前後五  
歲株連之令蔓於士庶鉗徒之後上於衣冠若工科  
給事中許天錫素寒凜有氣節在 孝宗朝與言官  
何天衢倪天明者數言事京師稱三天正德二年六  
月朔天錫手具登聞鼓狀力陳時弊懷中不敢奏自  
經屋梁死給事中郝夔覆視榆林功次瑾私人冒功

石匱書 卷五十四 官者列傳下 三鳳嬉堂

多夔難所紀叙亦自經死給事中許鑰使還當賂瑾  
無所借貸自刈桃源舟次終五年間惟大理寺評寺  
羅倫抗疏得脫中外之人莫不壯而懼之矣會真錯  
及寧夏以誅瑾為名 上遣涇陽伯神英內監張永  
都御史楊一清往討之永素與瑾傾之無會及寧夏  
變繇瑾所激乃與一清謀共誅瑾是年八月十五永  
還自寧夏 上迎之東華門獻俘賜宴比夜瑾先退  
夜半永出疏懷中密白其反狀請先發擒之 上允



馬永復勸 上自往觀變 上至豹房瑾被執見  
 上曰奴反耶瑾猶以為戲 上蹴之遂繫縛萊殿  
 封其內外舍明日降為奉御聞住之鳳陽命廷臣議  
 其罪瑾常招四方術士余曰明余倫余子仁等出入  
 其家妄稱其姪劉二漢者當大貴以是有反心中外  
 天災地變悉令禁勿奏太監孫和等常私造衣甲弓  
 弩道瑾皆受藏之竊有不軌圖是月瑾兄錦衣  
 指揮景祥死將以八月十六甲午日葬時瑾嚴夜  
 石 卷五十五 官者列傳下 田鳳燔室

禁呈出後衢道四寂有竊聽者中夜聞兵甲聲錚然  
 里巷私語藉謂八月甲午傾朝送葬瑾且因為亂  
 永之獻俘也瑾使以乙未入永知即以甲午入以故  
 得先發明日晏朝後外人微聞僅得罪猶莫敢顯言  
 者反首碎中發逆卒飛騎交馳於道黃紙黑索驚駭  
 見聞衣冠失度府寺閭巷喧囂如沸決日乃定初  
 上尚未有意誅瑾聞鳳陽之命猶不失富太監也  
 及藉其家得金二十四萬定又五萬七千八百兩元

寶五百萬定銀八百萬定又一百五十八萬三千六  
 百兩寶石二斗金甲二金鈎三千玉帶四千百六十  
 二束獅蠻帶二束金銀湯盪五百蟒衣四百七十襲  
 玉琴一玉珪印一又得為璽一衮袍四八爪金龍盃  
 甲三千金牌三穿空牌五百牙牌五百冬月團扇飾  
 貂皮豹中置刀二衣甲千餘弓弩五百 上大怒曰  
 瑾果反乃以付獄并其黨吏部尚書張綵掌錦衣衛  
 者指揮使揚玉掌鎮撫指揮石文義皆送都察院獄  
 石 卷五十五 官者列傳 田鳳燔室

於是六科十三道乃共劾瑾 上令法司錦衣衛執  
 瑾于門會多官訊之刑部尚書劉璟猶噤不敢出  
 聲瑾大言曰滿朝公卿皆出我門誰敢問我者皆稍  
 却辟駙馬都尉蔡震曰我國戚也不出汝門得問  
 汝瑾曰汝不嘗為我蘇嶺上直軍乎震曰此樊凱非  
 我也使人批瑾頰曰公卿皆朝廷所用云何誅汝抑  
 汝何藏甲也曰以衛 上震曰何藏之私室語塞既  
 上獄 上命母覆奏凌遲之三日梟其首榜獄詞處

決圖於天下都八鼓舞稱慶兒童婦女亦以瓦石奮擊爭買其肉啖之仇家有以一錢易一鬻生嗽之者瑾親屬傑等十五人并二漢張大冕楊玉石文義等皆論斬它諸謫戍有差

石匱書曰天下之巨奸大惡力能誅則誅之不移時力不能誅則寬其路以伺之偏牆打狗奈何不防其反噬也韓忠定劉文靖志忠而術則疎矣京房上封事引秦趙高用事有正先者以刺高而死高威自此

石匱書 卷五十四 官者列傳下 聖鳳鳩堂

成故秦之亂正先趣之也後米君子攻小人輕發不勝殺身以殉國者比矣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馮保

馮保北直隸人隆慶時為司禮監太監與輔臣高拱張居正同事穆宗晏駕神宗在東宮拱乃條列即位教事上之頗周悉然大指使政歸內閣而不旁落尋要其門下給事御史為諸疏以劾馮保時居正當遣視陵地不出拱使所學居正曰當與公共立此不

石匱書

世功居正陽羨曰小事耳何足言不世功而密遣人報保得為備乃言於皇太后及貴妃取中旨以逐

拱：狼背歸數年後有王大臣者闖入乾清宮門為門者所獲而馮保得之置刃於袖挾使稱拱與陳洪謀以千金劍而使行刺時保兼領東廠與金吾朱希存同獄獄且成矣居正以非事體尋寢之居正既當國一恃馮保以為內援大小諸事請無不得馮保有所私門下人徐爵居正為擢用之至錦衣同知置南

石匱書 卷五十四 官者列傳下 聖鳳鳩堂

鎮撫又使其蒼頭游七與結為兄弟居正有所謀使游七入以告徐爵：以達馮保：有所謀亦如之表裡為奸倚為唇齒保為穆廟舊人神宗之初即位也保朝夕視起居擁護提抱差有力為弟小有扞格保即以聞之慈聖皇太后蓋慈聖誨上嚴切責之甚苦且曰內廷可耳即使張先生聞之奈何於是上甚嚴重居正而馮保意自得所以事上不能一切順上漸長而厭之保內恃太后外扶居正侍上左右御

二六三



勢殊苛峻小與上狎輒幸下加苦責諸有財力可資  
稽監局多持不與而與所私門下闒張大受輩使為  
上耳目頗倚保勢貌上左右如孫海客用則乾清宮  
之用事者孫德秀溫恭司禮之叅佐周海則兵仗之  
領局者也皆貴幸善為媚而不甘保之見凌上頗好  
馳騎悅強擊斂豪飲至醉海等以言激之上怒甚晚  
視其側有二監皆保養于手斂殺之即騎而馳之保  
所呼而復欲殺之保已知其事懼擁大石支門會上

石叢書

卷三十四

官者列傳下

不鳳鳩堂

醉已甚扶婦熟寐至曉保亟趨謁慈聖為膚受語慈  
聖怒止賊召上跪而詰責之語不可聞上哭謝罪則  
孫海客用誘我耳慈聖乃使保捕海用杖而逐之南  
京為小火者糞孝陵種菜而清收乾清宮所蓄兵杖  
鎗之庫且使上手書詔自責諭內閣居正請於上謂  
海用處之輕削為淨軍而又疏條海用與德秀恭及  
周海罪惡請併逐之其司禮監中貴及內侍皆勅令  
自陳上裁去留日勅上戒游宴以重起居專精神以廣

徹嗣節賞賚以省浮費却珍玩以端好尚親萬幾以  
明庶政勤講學以資治理上迫於太后不得已皆報  
可於是左右親信之為狎而他夫馮保意所餘無幾  
矣父居正死後存潘晟自代保力請之不得黨羽日  
孤而上故所幸中貴張誠者見惡馮保上不得已斥  
之外而使密詞保所為遂及居正至是誠復入悉以  
兩家結恣橫狀聞上且謂其珍玩寶藏踰於天府上  
心動而馮保又以上郊天選婚事得罪左右浸言保

石叢書

卷三十四

官者列傳下

不鳳鳩堂

過惡上大怒就禁中執馮保下水巷於是御史江東  
之遂極論保罪狀尋逮徐爵下緹騎獄謫保為奉御  
居南京其下大闒張大受等悉奪職從從而盡籍其  
家保金銀百餘萬西珠寶瑰異以萬計他宅舍田產  
器用稱是大受等所藉而不貲一時內藏為之充牣  
石匱書曰自朱婦寺多以柔媚見能而馮保獨以剛  
戾自用讜伏宮禁行且上逼天子婦寺之局又一變  
矣蓋馮保抗於上而媚於慈聖居正傲於上而卑於

馮保象之見憐於鼯鼠帝之受創於茲白蓋其間各有所制也唐太宗曰人言魏徵強朕止見其無媚要自逃明眼人不得耳

魏忠賢

魏忠賢初名進忠河間肅寧人少點慧好酒善啖喜馳馬能右手執弓左手發弦射多奇中目不識丁然有膽力能決斷頗猜狠自用喜事尚波嘗與年少賭博不酬走匿市肆中諸惡少追窘之甚甚目而自宮

石匱書

卷第四

宦者列傳下

平鳳嬉堂

萬曆十七年隸司禮監掌東廠太監孫暹時 熹宗為皇太孫忠賢謹事之導之嬉游甚得太孫歡遂與太孫乳媪容氏者故定興民侯二妻也年十八進宮又二年而嫠生子國興泰昌元年八月冊太孫為皇太子忠賢得充東宮典膳是月 光宗升遐東宮暫居慈慶給事中楊漣疏奏及忠賢王安庇之得免上初即位御史方震孺上疏請逐容氏 上令容氏出宮忠賢發安鞠問安用刑詰責令其自新忠賢雖

得釋恨之容氏黃綠復入宮與忠賢謀必殺安客氏言於 上貶安為南海淨軍勅令自盡王安死而客魏益無忌憚場蔽 上前忠賢問文義乃取舊司禮李永貞入儻贊畫李定李明道崔文昇各司監局探

上意為奸忠賢自掌東廠客氏如 皇祖戴聖夫人例封奉聖夫人加其子侯國興錦衣衛指揮使三年八月詔開內操鉦鼓之聲喧闐宮禁皇子誕生大砲震北御史劉之鳳上言帝符重兵何可倒戈授巷伯

石匱書

卷第五

宦者列傳下

五鳳嬉堂

之手假令劉瑾擁甲士三千能束手就擒乎御史李應昇王尊素文章論之尊素疏有阿保重于趙嬈禁旅近于唐末等語忠賢尤惡之皆矯旨切責忠賢自殺王安後益驕橫設內標萬人東甲出入內監王進嘗試銃 上前銃傷進手 上幾危一日內操忠賢與 上並轡而出忽策馬直過御前 上大怒射殺其馬忠賢始伏地請罪 光宗選侍趙氏與客魏不協矯旨賜死選侍盡出 光宗所賜珍玩列於庭



拜校繅而絕裕妃張氏方姪膺冊封禮容氏譖於  
上絕飲食閉禱道中偶大而面齒拘簷溜數口而絕  
成妃李氏誕二公主而殤先是馮貴人嘗勸 上罷  
內操容魏惡之矯旨貴人誹謗賜死成妃送容為  
上言之乃革封絕飲食成妃故鑿裕妃飢死容儲食  
物壁間數日不死容魏怒少解斥為宮人遷於乾西  
所皇后張氏素精明容魏憚其生子方姪腰痛容布  
心腹人進藥墮之又於 上郊天之日掩殺胡貴人

石匱書

卷一百四

官者列傳下

三鳳鳩堂

以暴疾聞四年欲羅織羣臣乃以錦衣指揮田爾耕  
署衛事以許顯純掌北鎮撫理刑左都御史楊漣疏  
參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疏入忠賢亦喘懼禍欲結  
輔臣韓爌為之地爌嚴拒之不得已泣訴御前容氏  
又委曲為之解紛遂令魏廣徵條旨廣徵素固結忠  
賢附為同姓漣疏中復有門生宰相語廣徵恨之是  
時忠賢亦有疏辭厥疏先下溫綸褒諭次日乃下漣  
疏嚴旨切責之廷臣公憤愈甚漣上疏者百有餘

人皆不聽工部郎中萬燦為陵工鼓鑄疏請廢銅傷  
及魏璫矯旨杖燦於午門外羣闖至燦寓捽之而出  
辱毆於道燦幾危及至闕受杖忠賢命立斃之御史  
林汝蕭誤杖火者亦奉旨廷杖汝蕭懼內監私毆出  
亡忠賢疑首輔兼向高回鄉匿之內侍百餘人直入  
其寓辱及婦女嫚罵坐索向高奏之不門至七月汝  
蕭自詣遵化軍門獄解京受杖創極幾斃忠賢矯旨  
杖中書汪文言於午門革為民大學士兼向高請告

石匱書

卷一百四

官者列傳下

三鳳鳩堂

回稽吏部尚書趙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龍吏部左侍  
郎陳于庭右都御史楊漣左僉都御史左光斗史科  
給事中魏大中吏部員外夏嘉遇禮部侍郎何如寵  
右諭德繆昌期太僕寺少卿劉宗周給事中許譽卿  
沈惟炳御史袁化中周宗建李應昇黃尊素張慎言  
等相繼降罷俱去一時部署皆空起聽勘貪官崔呈  
秀復為御史時忠賢竊柄動曰中旨給事中李魯生  
上言執中者帝宅中者王旨不自中出而誰出忠賢

喜降旨褒答之五年二月大理寺丞徐大化劾楊漣  
左光斗黨同伐異招權納賄命逮汪文言至鞠之工  
部主事曹欽程劾趙南星高攀龍周宗建張慎言李  
應昇黃尊素鄒維漣魏大中誣以受熊廷弼賄賂以  
汪文言為証三月 上視太學魏忠賢王體乾自改  
儀注賜坐而大臣不得賜茶五月 上祭方澤還宮  
即幸西苑時日已脯忠賢與客氏乘大舟飲酒歡甚  
上獨與宦監二人駕小舟 上自刺舟一瑞佐之相  
石匱書 卷百十四 官者列傳下 吾鳳鳩堂

假借封疆則難與追贓遂坐以受熊廷弼賄賂各二  
萬許顯純酷刑董楚五日一比設為鐵笄帶紅繡鞋  
纏身龍炮烙等刑楊漣魏大中左光斗顧大章周朝  
瑞相繼瘐死屍出皆糜爛煤火體無完膚家人不能  
識別時有中書吳懷賢者聞邸報見楊漣二十四大  
罪疏擊節稱快彥註曰當如任守忠即時安置工部  
吳昌期以劾忠賢還籍懷賢服其不阿遺書稱之言  
事極必反，正不遠辭多激烈同官傳應呈入告忠  
石匱書 卷百十四 官者列傳下 吾鳳鳩堂

碩茨樂忽風起舟覆 上及二瑞俱墮水中二瑞死  
焉 上赦免忠賢及客氏相顧錯愕而已詔肅寧縣  
建坊賜勅旌獎魏忠賢并廢其弟姪一人都督僉事  
北鎮撫許顯純勘問汪文言獄詞連趙南星楊漣左  
光斗魏大中繆昌期袁化中周朝瑞顧大章夏之令  
王之采等命撫按提解來京七月下楊漣周朝瑞左  
光斗顧大章袁化中於北鎮撫初獄上坐漣以移宮  
一案許顯純相與謀曰不引入移宮則罪名不大不

賢逮之下獄即時拷死籍其家有僧人本福持揚州  
知府劉鐸詩是有陰霾國事非句謂譏訕忠賢逮劉  
鐸斬於市嗣後京師儿呈相壁卜百工技藝負販僧  
尼乞丐范頭剔脚無非東廠詞事之人京城內外藉  
口不言道路以日命修三朝要典以紅丸提擊移宮  
三案編輯成書造東林點將錄配合水滸如鄒元標  
孫慎行馮選吾等一百單八人相繼削奪六年以緝  
獲功封魏良卿為肅寧伯又以三韓功晉侯賜養贍



田七百頃造第如李成梁例給庫銀一萬九千兩蘇  
杭織造太監李實疏劾應天巡撫周起元松江知府  
張宗衡詔逮之時李實特印空疏持上忠賢遂并劾  
周宗建及繆昌期周順昌高攀龍李應昇黃尊素抗  
亂織造矯旨逮繫於是縱騎四出挾威橫行至蘇州  
逮周宗建行未三日而逮周順昌者又至吳民冤憤  
撲殺縱騎疏聞忠賢恐吳民剽勇悍激變東南僅  
將顏佩章等五人梟示餘置不問周順昌周宗建繆

石匱書

卷三十四

官者列傳下

吳鳳鳴堂

昌期李應昇黃尊素等俱下鎮撫獄許顯純拷比倍  
酷之時死之而周宗建以叅忠賢有日不識丁語繆  
昌期為楊漣草二十四大罪疏以鉅去才以釜剗甲  
以釘貫耳以刀割口用刑慘酷軍牢見者無不墮淚  
五月王恭儼災尚書薛貞頌忠賢以撲滅雷火功降  
勅獎諭逮歛民吳養春程夢庚至京坐養春贓六十  
萬夢庚贓十三萬六千誣其私占黃山估價三十餘  
萬委官變賣以助大工九月三殿成晉忠賢為上公

加恩三等原封肅寧侯晉寧國公賜錢券世襲又賜  
忠賢贓田二千頃寧國公祿米照魏國公例歲支五  
千石以示酬春至意十月順天府丞劉志選上言張  
國紀怙惡不悛上下旨切責國紀者張皇后父也  
后賢明客氏忌之忠賢嗾志選及御史梁夢環誣后  
非國紀女志選疏有升山之穴藍田之種等語尤悖  
逆不道上一日幸后宫見几上一卷問后何書后  
曰趙高傳也上默然忠賢益怒次日伏壯士數人

石匱書

卷三十四

官者列傳下

毛鳳鳴堂

於便殿頂格上御殿憂有聲搜得之皆懷利刃  
上大驚送廠衛忠賢乃誣國紀謀刺皇上擁戴信  
王欲興大獄謀於王體乾體乾曰吾觀主上凡事  
憤獨於夫妻兄弟間意侶不薄脫有變吾輩之族  
赤矣忠賢懼乃亟殺之以滅其口七年浙江巡撫潘  
汝楨上疏劾立上公生祠於西湖賜祠額曰永思匠  
石萬餘人耶許斧石之聲如轟雷礮裂湖水震撼一  
川功成像以沉香為身象牙為首五官手足宛轉一

如生人腹中腸肺皆以金玉珠寶為之蟒服奇麗  
上穴空其一以替四時香花迎像入祠出營兵五千  
八旌矛曜日絢美異常士大夫舉監生員皆公服俯  
伏在地不敢仰視口稱九十歲撫按司道府縣等官  
俱在祠前鴈行跪迎候像過方起像前儀仗之盛固  
簿所無各官及商人等踈日設供備極山海之富演  
劇其前奏樂上膳有窺視者罪以驚駕忠賢差詞事  
人至浙觀者入報大喜獎勵汝楨自此而後淫祠遂

石匱書

卷三十四

官者列傳下

瓦鳳嬉堂

徧天下矣有貢生許光譽者刻萬民蒿祝圖進忠賢  
凡撫按以至縉紳生儒俯伏背上俱刻詩一首如乞  
兒背黃榜狀詩詞佞諛語絕可醜後復有監生陸萬  
齡者請建魏公祠於國學之左謂孔子作春秋而上  
公作要典孔子誅少正卯而上公誅東林 上許之  
忠賢欲任天下兵柄以提督內操太監劉應坤陶文  
紀用鎮山海關又命司禮太監涂文甫總督大倉節  
慎二庫又命司禮太監崔文昇李明道總督漕運

石匱書

疏通河道以寧錦三捷封魏鵬翼安平伯魏良棟東  
安侯時鵬翼僅二歲良棟僅三歲子姪履錦衣衛指  
揮者十有三人而魏氏宗黨親戚至週歲兒無不衣  
蟒橫玉矣八月以崔呈秀為兵部尚書仍兼左都御  
史奪情視事 上不豫忠賢籍海內清流大震孟等  
六十餘人欲下詔賜死事未發而 熹宗宴駕賴信  
邸未就藩封英明果斷入嗣大統而忠賢事出倉卒  
逆謀不成十一月安置忠賢於鳳陽司香祖陵藉其

石匱書

卷三十四

官者列傳下

瓦鳳嬉堂

家諭一日 上諭兵部曰逆忠魏忠賢擅竊國柄誣  
陷忠良罪當處死姑送輕降葬鳳陽不思自懲素蓄  
亡命之徒環擁隨護勢若叛然令錦衣衛擒赴治其  
罪是日忠賢宿阜城尤氏邸舍其黨密報 上旨忠  
賢自知不免夜回李朝欽自經忠賢初直東宮有道  
人宿朝天宮日歌市中曰委鬼當朝立茄花滿地紅  
蓋指容魏也至是始驗次日拿問奉聖夫人客氏藉  
其家命太監王文政嚴譏之得宮人任身者八人蓋

二六九



忠賢於先帝升遐之日奏宮城尚有遺腹請信王  
緩期登極以待聖嗣誕生令客氏出入庭掖多携其  
家侍媵真如呂不韋李園故事也 上大怒立送後  
宮及張皇后嚴刑拷死十二月命忠賢戮屍阜城忠  
賢死已踰月磔其屍猶有鮮血迸出逆孽侯國興魏  
良卿伏誅義子五虎五彪下法司議罪在呈秀先已  
自經仍戮屍泉示李變龍吳淳夫倪文煥田吉田爾  
耕許顯純在應元孫雲鶴等棄市崇禎元年三月詔

石叢書

卷三十四

官者列傳下

卒鳳鳴堂

以欽定逆案刊布天下有司以七等定罪魏忠賢客  
氏罪磔曰首逆在呈秀等六人罪辟曰同謀結交近  
侍劉志選等十九人辟結交近侍次等魏廣微等十  
一人成逆孽軍犯魏志德等三十五人誣附擁戴軍  
犯李實等十五人結交近侍末等配贖願乘謙等百  
二十八人照不謹例冠帶閑住黃立極等四十四人  
忠賢擅政七年稱功頌德士風掃地昔之上書頌王  
莽者四十八萬人忠賢何多讓焉但王莽時猶多齊

民今忠賢皆出科第是又勝安漢公遠矣法司勘問  
魏良卿責良卿供狀良卿曰良卿一平白小民在前  
日忽然說該封伯封侯封國公都是列位老先生說  
的良卿寔不知在今日又忽然說該打該殺該凌遲  
又都是列位老先生說的良卿寔又不知只索恁憑  
列位老先生罷了要良卿招甚麼干也聞者皆啞然  
失笑

石叢書

卷三十四

官者列傳下

卒鳳鳴堂

也先早其體鷹之攫維也先欽其足此時稍不隄防  
待羽翼一成不可復制矣楊漣奏魏忠賢之疏出葉  
向高猶曰黜忠賢 上左右為討此小心謹慎之人  
則是忠賢之奸不特能上蔽 人君且能下蔽宰相  
矣厥後牙爪半露搏噬多人向高再出且不能自救  
誰能救世乎哉

明 叙南張 岱著

倭幸列傳總論

從來人主之耳目嗜慾朕肱心膂必有所寄不寄之  
宰輔則寄之侍從寄之婦寺寄之常侍寄之戚昵此  
六人主倚畀之常而特其奸佞所挾之術千奇百怪  
其所以中昏庸柔暗之主者尚淺其所以中英明剛  
愷之主者尤深是以我明倭幸多在 成祖英宗武

石匱書

卷五

九倭幸列傳總論

一 倭幸

宗世宗之朝如紀綱汪直劉瑾錢寧江彬陶仲文邵  
元節之輩狐假虎威熱可炙手 列宗雖明察如神  
為其煬蔽竟若罔聞至如 熹宗昏髦客魏提挈弄  
如傀儡則又卑不足數矣故如毒蟲擊獸何地無  
之特人不遭逢則亦與泥沙等棄耳何朝無倭何人  
無倭特倭人之有幸有不幸是在人主之自設防維  
也易經乾坤下六卦皆有坎屯蒙未出乎險訟師方  
履乎險戒之公矣若夫需比乃六險焉蓋斧斤鴆毒

在於枕席觴杯之間而棚：笑語未必非闕于下石  
者也千古之巨憝大惡皆千古之明君察相以為不  
足重輕而奴隸畜之者也嘖哉一竊用以魚肉天下  
傾覆國家止在其吐嗟顧躬間而有餘夫可不慎哉  
可不慎哉

紀綱臨邑人為諸生燕王初起兵度臨邑綱叩馬首  
王與語悅之綱善騎射頗習法家言便辟應對刻精  
詭秘能逆鈞人意嚮輒先發之王日益幸以為千戶

石匱書

卷五

倭幸列傳

二 倭幸

既即位擢為都指揮僉事治錦衣親兵典詔獄天子  
既繇藩國起內不無自疑綱布其私詎日夜操切陰  
計聞 上以為忠啓欵無間即洪成諸公見綱  
自匿引而綱遂窮意為非行指揮敬江千戶謙春等  
故無賴曲奉綱相緣借奸利多端 上久亦頗踈之  
中貴仇綱者白發其端 上令給事御史廷劾下御  
史院按驗俱有狀即日捕誅磔於市夷三族而令御  
史院狀綱罪其畧曰謹按故都指揮綱僕薄且僧陰



欽陽卻據秘蠶尾抱歲心前後使腹心幹偽為詔  
下諸司監場勒益四百餘萬還復稱詔奪官舶二十  
艘牛車四百輛載入私第弗予傲人牛立槁即獄喝  
持大賈數十百家：索賂不等為黃金三百五十兩  
白金二千兩鈔四十五萬貫帛千五百疋挾詐取交  
趾使黃金八十兩金盆一其寶二十枚奪民人貴等  
第舍莊宅十七所匿縣官予民地八所從藉故晉王  
乾沒黃金五百兩金盆一寶釧二白金鞍轡二從藉

石匱書

卷五

依幸列傳

三鳳鳴堂

故吳王浚琴瑟御龍服王冠還輅衣故王冠服坐高  
坐置酒命優童直保道真吉祥等伎樂奉觴上壽  
呼萬歲徐勞卿等無恙敬舉卿之觴諸所用金裝八  
寶環八寶帽飾玉盞玉水池硯珊瑚犀毗玉束帶紅  
輔林玉石馬几咸飾交龍日月星斗度如乘輿副又  
上所怒內侍右班當下綱論棄市者輒將至家具洗  
沐好食之陽為言見 上赦若誘金帛且盡更數日  
將至市殺之先日以行刑報嘗喜道姑陳姿首欲買

置膝為都督祿所先綱過祿大內持鐙；祿首腦裂  
祿懾不敢語志都指揮啞夫帖木不避道誣持其  
冒賫事撞死之綱家蓄養亡命耗山劉等多造鐵甲  
弓弩萬計腐取良家子十八以下數百人充左右從  
詔選婕妤才人既試可令出待歲綱輒簿錄尤者內  
之別以次塞莫敢問吳人故大豪沈秀 高皇帝籍  
沒其家所漏資尚富秀子文度頗為人把持因綱舍  
人蒲伏見進黃金百兩白金十兩龍文被一沐龍角

石匱書

卷五

依幸列傳

四鳳鳴堂

一株奇寶十具異繪綺四十疋願得從贄御列為外  
府外廐歲致絮六百石鈔二十萬貫醞百石布帛以  
時進食餌羞果以月進綱許之切語文度吾後庭未  
充為我徵吳中好者不為數文度因是挾綱什五而  
分民間室亡誰何者綱自唯重且迫當端干上射柳  
私其司射鎮撫瑛曰我故射不中于折柳鼓譟以觀  
兵部尚書御史既射綱謬不中瑛折柳鼓譟竟射  
無敢亂者綱咤曰無能難我矣綱為天子腹心臣負

委任妄意不軌摧綱髮不足數綱罪：萬死指揮敬  
江千戶譙春鎮撫瑛等比周為誣罔六當死并諸應  
從坐人以輕重受條詔曰可頒示天下

門達豐潤人弱冠襲父職為錦衣百戶機警深沉正  
統十四年用指揮呂貴存以鎮撫理刑有浙人謝通  
者為達僚佐而達善之通頗讀書知事凡事務寬厚  
達與同心一時大獄如阮浪徐有貞輩多所左右中  
外罪繁者率幸下禁獄久之陞都指揮僉事掌衛事

石匱書

卷五

依幸列傳

五鳳樓堂

旗較遠果教捕告謗訕達嫉而逐之時論翕然以達  
為賢然果已為 英宗所知尋得復用果為人陰賊  
懼害亡所避事為 上緝察中外據拾群臣細故濫  
及無辜 上用果言誅一知州械死三御史論指揮  
李斌謀反死二十餘人而弋陽王母子賜自盡天下  
駭然不安果退食杜門謝客非素暱者不敢干以私  
上益德之其官與達並果念故為達所逐棄時欲  
害達：悔：幸自保而已果既為 上伺察石亨曹

吉祥西家罪石彪坐誅而曹吉祥從于昭武伯欽敬  
果以叛果死達治鎮撫如故始達用平反得中外稱  
及其繼果乃欲學果所為以自媚于上曹欽誅後  
上居常不自安內借達為強而呂貴言於達曰遠果  
激叛曹欽以有東門之變武臣不易察也公欲以督  
責之術求親于 上則文臣易裁耳達以為然分遣  
官較行緝中外蒐求幽隱吹毛批根及于僚庶 上  
以為能至與學士李賢並委矣 上朝左顧則命賢

石匱書

卷五

依幸列傳

六鳳樓堂

右顧則命達：所繫罪囚獄隘不能容至別置獄舍  
囚不承輒稱奉旨殘酷特甚又多縱子弟為奸利念  
一時能言已於 上者惟李賢與袁彬以計害傷之  
達鍛鍊殘酷既甚中外重足他日風什錦衣之門扉  
中外喧傳曰錦衣門倒矣居有間 憲宗即位以典  
璽局：丞王綸事坐達與交通調之邊衛達既得罪  
訴寃者紛然刑科都給事中金紳率六科疏論達罪  
浮于謫譴 上命都察院會九卿科道官廷鞠之左



都御史李賢等上言達恃恩藐法玩弄威權文綱苛細大獄屢興內直重簾別舍置繫假託上旨恣行忍貪官較驛騷子弟交通為奸利科道官所劾言一  
是 上命達坐斬追其家私以萬計其黨指揮張山罪六如之餘黨都指揮循等俱謫戍降調有差後當審錄詔謫戍南丹而達死

錢寧者本鎮安人太監錢能鎮守雲南寧幼驚為家奴能死事劉瑾專順因得見 武宗能左右手拓弓

石隱書 卷五 佞幸列傳 八 鳳雛堂

武宗悅之賜國姓為義子冒功陞錦衣正千戶瑾收以計免累陞後府左都督常掌錦衣事既與詔獄權益重伶人減賢回一人于永者善陰道秘戲若諸番僧善為幻呪者皆引入見請建新寺豹房日侍左右上醉枕寧卧百官候朝至哺莫得上起居但伺寧內侍 上外招權納賄即諸大臣造謁恐後諸司事必關白之小絕意輒中害然亦有因以致樞要者內臣武將率持重資投寧求為鎮守總兵若扣以危

急事六往得解都察院經使錢友至拜寧為父寧使及密察朝官有欲彈劾者先斥逐之張銳者東廠大閣寧威勢與埒中外稱曰廠衛有衛卒喧道遇大理寺評事沈光大司務林華不避華執杖之衛卒語不避光大復杖而囚之因以奏有旨執光大華下錦衣獄拷訊令法司黜光大為民華降一級調外錦衣衛千戶注與寧有連有替者善歌出入注家替者之兄與人鬪不勝注執鬪者榜掠之鬪者死鬪者家訟

石隱書 卷五 佞幸列傳 八 鳳雛堂

刑部攝注就理寧庇之不發尚書張子麟郎中林文績不敢問也員外郎劉秉鑑署郎事即據眾證成獄注求寧曰我親戚人誰不知乃待我言初刑部獄卒例有供食錢後移贏糧為公費沿習已久寧陰諷東廠發其事遂收繫前後提牢者刑部主事鄭懋德林桂且言諸堂官皆利其贏請窮治三法司皆詣東廠求解乃知意出寧于麟及兩侍即造寧謝寧佯不知乃移兵馬司覆勘盡反異之注始詣刑部麟及兩



侍即與注揖拜若賓客謝大理即執允寧乃寢日報  
 事不治調懋德為州同知而兵部尚書王瓊者故着  
 單刺帽帖裏衣入豹房侍 武宗飲酒與寧輩相懼  
 也左都御史彭澤言及寧輒忿瓊挑寧怒竟傳旨罷  
 為民然寧雖熏灼傷忤乎布政使方良永發其家人  
 賣鈔竟不報害胡世寧繫獄優恤之諸公中六德有  
 寧者寧既得寵甚于永安六歲為都督寧與銳念富  
 貴已極 上無子欲結一強藩為地寧無人衣濠私  
 結寧銳兩人寧銳為衣濠復護衛也田且日泄 上  
 動靜于濠：謀出旨召世子司香太廟為它日地寧  
 不敢言 上念無以答其求意以玉帶絲幣附其典  
 寶馳歸詐稱 上賜令府中官屬服緋稱賀凡濠府  
 中人入京師者皆主滅賢家有所賄請絲賢達寧其  
 進金銀玩好又絲寧達 上於是諸大臣多受衣濠  
 賄而吏部尚書陸完為多會銳與寧有隙欲有以傾  
 寧御史熊蘭南昌人也衣濠時：唐蘭家蘭欲上變

石匱書 卷五十五 安幸列傳 九 應寧堂

不敢蘭邑子謝儀者出入銳所銳愛之蘭因勸儀告  
 銳儀修述衣濠謀不軌狀於銳以危言動之銳悟許  
 潛發寧衣濠交通狀儀與蘭乃疏衣濠不法事及奸  
 黨姓名授御史蕭淮銳先入言而寧未知也方約求  
 見 上盛稱衣濠賢淮誣奏銳託故不行寧自言  
 上：不應毀蕭淮 上又不行寧心疑既 上使太  
 監往寧府宣諭如淮言寧懼乃白 上繫衣濠所造  
 虛孔章二人錦衣衛獄私馳報于衣濠歸罪滅賢：  
 謫戍邊行未百里使校偽為盜夜殺賢而孔章亦斃  
 獄中衣濠反 上南征留寧居守寧恐離左右見告  
 發私求危從駕既出始傳旨令從而江彬與寧素爭  
 寵至臨清進問止之使董皇店後遂道白其通衣濠  
 狀 上曰點奴我意之即令羈管寧臨清遣人密收  
 其妻子家屬駕還寧與陸完裸反接俘前行藉寧家  
 得玉帶二千五百束金十萬餘兩銀三千箱胡椒數  
 千石他珍寶財貨不可勝計 世宗即位磔寧市揭

石匱書 卷五十五 安幸列傳 九 應寧堂



寧罪狀繪處決圖榜示天下于永安及其養子傑等十一人皆斬之

江彬者宣府人初為蔚州衛指揮使正德中流賊猖獗近畿召邊帥入討之彬以太同遊擊將軍隨總兵張俊至過冀殺一家二十餘人為功賊平得大賞時武宗好兵事左右言京營軍多脆弱而邊將精悍驍健請令京邊二軍踐更出入武宗喜令內閣草制臺諫交章武宗不聽坐宮門待制東陽具疏極言

石叢書

卷三

佞幸列傳

十鳳樓堂

不可詰且竟內降于是錢寧言彬于上召見彬為人黠悍狠忍談兵上前高自稱謂上悅之以為左都督賜之國姓留侍豹房同卧起時與奕不遜千戶周麒名叱之彬竟陷麒榜掠至死于是左右皆畏彬時以武事故上請調遼陽宣府大同延綏四路軍入操西內教場上戎服臨觀之砲銃之聲不絕中禁或時為角觝戲手搏虎圈人號邊軍為四家其軍悉縱橫恣睢市井間都人苦焉彬言

上請創西官廳上以彬為提督彬乘上喜益言萬全都指揮李琮陝西都指揮神周勇略得召入豹房亦賜國姓為義兒時太監張永張忠盧明秦用蕭敬等使人滅賢雖與彬表裡擅權然寵出彬下彬于上前談笑恣情時從遊獵近郊竝上騎鎧冑幾不可辨因數言宣府樂請上幸其處上欣然馳出右庸閣侍從鹵簿一不及從彬為上營鎮國府第于宣府輦豹房珍玩女御其中彬時夜入人家

石叢書

卷五

佞幸列傳

十鳳樓堂

益索婦女以進衛士燬民廬為薪而上樂之志歸稱曰家裏而國寇陽和轉掠應州上與諸將擊之尋引去論功封彬平鹵伯三千竝官錦衣指揮而琮周皆為都督上所駐蹕稱軍門中外事無大小白彬乃奏或壅格之至二三歲上稱威武大將軍至欲以彬為副上還京數念宣府不置彬復導上往因出大同至偏頭關至榆林至山西索金壁裘馬數十萬令邊官各獻虎犬馬逼金錢又萬計縛牛

官吏縱囚奪民婦女居一歲聽選典膳李恭其疏請  
回鑿指切彬罪擬朝賀上之彬聞速恭拷斃于詔獄  
居一歲復導上南巡群臣皆言彬上示以群臣  
奏命杖之彬令痛杖盡楚絕蓋死者十餘人宸濠反  
彬與張忠贊南征既擒上入南京受俘彬從上  
戎服出城前隊俘凱歌入既上復欲幸蕪浙湖湘  
南京諸司伏闕諫彬又欲言上重譴之其黨初乃  
止上亦罷彬蕪其權威冒竊名器導上數歲間

石匱書

卷五十五

依事列傳

主鳳鳴堂

乘危犯險車轍半天下言者皆欲食彬之內彬隨駕  
所至與周琮兩人聲勢相倚彬索賄累數千萬周琮  
六什二三千戶洪以彬指出採湖廣方物其物名皆  
奇怪不可致巡撫官乃進白金萬五千有奇代之有  
曹成王宣者稱彬旗較至杭州開鎮守府設香案稱  
上旨召致仕尚書洪鍾令傾資謝恩羈鍾別所趣其  
家營辦其橫如此武宗寢疾彬猶改圍營為武威  
圍練自提督軍馬中外慮彬旦夕反宮車晏駕楊廷

石匱書

和請散道邊兵邊兵雖分而彬與諸子所從家兵尚  
衆彬亦自疑稱病不出分布腹心衷甲裹粮備動息  
京城市間人馬夜介然有聲揚廷和與司禮魏彬温  
祥謀乘間入白太后會其日坤寧宮眷安吻太后遣  
彬入祭彬吉服入其家衆皆不得隨祭畢太監張永  
知外謀留彬飯頃之太后下旨收彬及周琮收者未  
至彬微覺向北安門疾奔門者曰有旨留總督彬叱  
曰皇帝安在安得旨批門者門者擁之收者追執之

石匱書

卷五十五

依事列傳

主鳳鳴堂

觀者歡聲如沸時大旱遂雨城中謠曰筆江彬朝安  
穩聲近吻也頃之李琮自家縛至罵彬曰早聽我  
言寧復至死方彬執時百官正哭臨思善門吏部尚  
書王瓊忽失班蓋出謀魏兵以圖免彬被執其所遣  
千戶旗較未至京師者皆潛遁是日天下諸司封事  
上朝廷者以百餘為彬所格藏私第者搜得三十餘  
世宗即位法司鞠彬及形已其命磔于市周琮與其  
三千皆論斬籍其家黃金七十櫃：十五百兩白金

二七七



二千二百櫃；二十金銀珠玉首飾五百一十箱餘物不可勝計石匱書曰依幸之於人也甚矣哉 文皇帝至暴抗也猶安紀綱而況其下者乎蓋綱與連革色不如鳩說聲不如延年其躐崇固寵何以得此於君上哉徐武功築何不効往叩高僧；曰聖人無欲夫珠制龍鐵制珠皆從欲起群小皆導主於欲者也幾何而不為其所制哉

李汝省江西南昌人初為吏待選京師成化丁酉日

石匱書

卷五十五

依幸列傳

本屬雜錄

太監錢義柯興以祈禱術見 憲宗試之驗傳授太常寺丞言官爭之改上林苑監丞未幾傳陞通政司右通政賜金冠法劍各一圖書二文曰忠貞和直曰妙悟道玄有所奏請用以封進汝省又日採取符錄諸書以獻寵信日隆侍從八年官至禮部左侍郎掌通政司事恃恩驕恣有忤已者必害之工部主事張吉兵部員外彭綱劾之皆被謫汝省益自肆遂諧吏部尚書尹旻及其子編修龍及所與往來諸公卿並

以次謫降士大夫皆畏之有陰附以媒進者皆密封推薦縉紳之進退多出其口朝廷之上有議及之者禍輒至 孝宗嗣位科道首以為害下汝省於獄進所賜冠劍賜章造成陝西邊衛遇赦當還印綬太監蔣琮言汝省罪大不當赦復械繫至京下錦衣獄汝省不勝楚掠遂死獄中

印元節與安八少穎慧讀書過目輒了悟大義仙源范文恭見而訝之授以龍圖龜範玄始太虛之秘學

石匱書

卷五十五

依幸列傳

本屬雜錄

三年而貫徹玄微嘆曰道在是矣四方受業者多就之寧藩欲致門下元節逆知其將來避不就遂放浪江湖間嘉靖三年上徵至京召入便殿一見異之首諮以治道乃舉唐虞三代為治之畧以對而輔以玄教主靜之說 上嘉納之乙酉圻內雨雪愆期 上命禱之輒應封為清微妙濟守靜修真凝玄衍範志默秉誠致一真人兼管朝天顯靈、濟三官總領道教掌行醮事給王金銀象印各一丁亥請得馳驛還

山明年加三宮住持庚寅正月 上有事南郊命元  
節分獻風雲雷雨壇預宴奉天殿班二品勅贈元節  
父為太常丞母為安人如父臣例并封其師又恭為  
真人壬辰勅建真人府於都城西落成 上命夏言  
作記刻之庭歲給祿一百石撥緹騎四十八充掃除  
後賜八里庄田三十頃蠲其租徭教中使即賞溪山  
中鼎建琳宇賜額曰德源宮既成甲午又疏乞暫還  
山展視居山中且必朝服北向再拜中夜焚香祈天  
**石匱書** **卷五** 依年列傳 **去鳳鳴堂**  
禱聖壽日以為常無何 上遣錦衣千戶孫經往同  
撫巡臬官趙起之舟至潞河 上命中侍迎入賜以  
大紅彩蟒衣賜闡教輔國王印時 上以祈嗣設醮  
精誠孚格時有祥雲繚繞見於壇所 上大悅越三  
年元子誕生皇嗣查見每教報元節被彩替花龍養  
駢矣尋陞禮部尚書賜一品服色俸級白金文綺寶  
冠法服貂裘蟒扇御饌珍品不已勝紀授其徒邵啓  
南等若干人祿秩有差已矣 上躬視顯陵元節留

石匱書

京邸日惟焚香誦經祈保萬福一日晨起猶登壇作  
法事已而召諸徒語之曰我忽不豫心怔然殆將  
逝矣安得走詣行在面萬歲主一訣耶言未既而卒  
享年八十有一 上駐蹕裕州聞之悼慟至為出涕  
即日親灑宸翰勅行在禮部贈謚諭祭十壇命中官  
錦衣護其喪 遂勅有司營奠恤典准伯爵例  
陶仲文黃岡人故姓潘其父潘允興者為陶氏假子  
生仲文目冒其姓仲文少為蘄水黃梅二縣掾喜治  
**石匱書** **卷五** 依年列傳 **去鳳鳴堂**  
神仙方術嘗受符水訣於羅田萬玉山而邵真人元  
節微時亦往來仲文家嘉靖初仲文選授遼東庫官  
秩滿累次吏部陞山東某縣主簿而邵真人已幸世  
宗比老欲請骸骨未有間會宮中黑青見邵治之亡  
驗遂存仲文代已試之宮中稍以符水喫斂絕其妖  
莊敬太子患痘遣仲文禱而瘥 上寵異之已亥護  
聖駕南巡至衛輝府白晝有旋風繞駕不散 上問  
仲文何兆對曰主火 上遣仲文禱之仲文曰火終



不免弟謹護聖駕耳是夜行宮果災宮中死者亡莫  
上僅以身免即日出行在吏部授仲文神霄保國宣  
教高士 上體素羸步履少躑一日問仲文卿何術  
祈禱取驗仲文因勸 上保固元神主於清靜寧一  
則法無不驗自是 上退居迎和宮輟事祕禱以祈  
天永命歲餘進神霄保國弘烈宣教振法通真秉一  
真人領道錄事食正二品俸尋加少保禮部尚書又  
加少傅餘官如故食正一品俸俄進少師少傅兼少

石隱書

卷五

依幸列傳

六鳳樓堂

保禮部尚書神霄保國弘烈宣教振法通真忠孝秉  
一真人知道錄事若故前此大臣無兼總三孤如仲  
文者尋又改神霄紫府關乾保國弘烈等號知道錄  
事少師少傅兼少保禮部尚書若故勳階特進光祿  
大夫柱國又兼支大學士俸尋進支伯俸二十九年  
春不雨 上問仲文何以久不雨仲文曰疑有冤獄  
時河間人王聯以忤逆抵極刑目誣奏原問官故巡  
撫副都御史胡績宗等以詩誹謗詔逮治之考訊久

亡狀 上釋之是夜漏下四鼓大雨明日召吏部尚  
書夏邦謨至迎和門授教曰禮部尚書兼真人陶仲  
文禱而濟旱力贊平獄特封為恭誠伯賜誥歲祿一  
千二百石八月內降勅歲加祿米一百石仲文疏辭  
上曰祝釐保國禱祈而賜累效職若鞠獄非卿職  
也果專恭太上盡誠玄脩雖教爵亦未克酬今以平  
獄謝伯非宜且准辭是歲北固犯闕詔舉羣臣可任  
邊事者仲文以問存所善府丞朱隆禧 上曰師言

石隱書

卷五

依幸列傳

六鳳樓堂

隆禧可用但 祖宗法不可廢以朕計之靜為上蓋  
隆禧故考察間住官也 上即寵用仲文不欲令預  
國政乃仲文實無他方術在 上左右宸久亦小心  
憚 上威嚴不測不敢他有所奸後仲文請老歸特  
命馳驛還鄉居亡何卒年八十賻卹甚厚隆慶初詔  
追奪仲文爵典藉其家石隱書曰李孜省邵元節陶  
仲文俱以方術顯而叩其中也寔無有則不得以方  
術名之矣不得以方術名之而身受寵榮古今罕儼

得非以佞幸之故乎孔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祝鮀之佞在宋朝猶不可無而況不為宋朝者乎太史公傳韓嫣李延年不曰色幸而曰佞幸蓋有以矣

石匱書 卷一百一十 佞幸列傳

石匱書卷第一百一十

明 劔南張岱著

群雄列傳總論

帝王草昧初起必有群雄列國為之驅除荆棘剪開  
艸萊珍滅數家遂成一統但其批卻導款自有幾宜  
稍或舛錯則敗乃公事矣然其幾至止在瞬息蘇子  
曰凡人畫竹必先有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  
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

石匱書

卷一百一十

群雄列傳總論

一 膠嫗堂

鶴落少縱則逝矣帝王之平定天下一如畫竹如無  
成見則所向有申安能成事哉 高皇帝曰朕與張  
陳二寇相角人以士誠近在肘腋先事撲滅是六一  
計不知陳割而蹂其志驕張狡而懦其器小志驕則  
好生事器小則無遠圖故鄱陽之役與戰宜邀吾固  
知士誠必不能越姑蘇一步以為之援也向令先攻  
士誠則友諒空國而來何以應之姑蘇又猝不可拔  
大事去矣朕何知、先後着耳只此先後一着近在



目前當局者多迷而不悟耳群雄因莽先着一夫遂為明眼舉手得之左右縱橫遂成全勝豈不稱快歟秦合縱之計解而秦得以并吞六國六國之自失其着耳豈得盡為秦罪哉

韓林兒者樂城人也其祖以白蓮教惑眾請徙廣平元末其父韓山童與其黨劉福通等倡言天下當大亂彌勒下生明王出世江淮之人騷然皆動黃河南從元用賈魯鑿水禹故道山童陰作石人一眼當道

石人

群雄列傳

卷三

鳳鳴堂

埋之錫其背曰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河丁掘得相驚吃於是福通等告眾曰山童宋徽宗八世孫當帝天下我劉光世後合輔之聚眾三千人於白鹿莊殺黑牛白馬誓告天地約起兵用紅巾為志元得山童捕殺之林兒逃武安山中福通據朱皋攻破羅山舞陽葉縣陷汝寧光息眾至十餘萬自礪山夾河求得林兒復立之號小明王都亳圍壽宋改元龍鳳母楊氏稱皇太后杜遵道為丞相福通為平章

然林兒徒擁虛名事皆決於福通遵道頗與爭權通伏甲兵擣殺之自為丞相已復稱太保遣人檄滁陽王為帥張天祐及高帝副之帝見檄不受曰大丈夫不副人諸將曰明公方欲渡江舉吳楚燕越今滁和間已屬我不受宋命生一敵也受之緩急猶可倚夫公方舉大事奈何與小豎子見氣邪帝曰若是則用其年紀已元將八都魯大破福通兵於太康通挾林兒走安豐復遣李武在德陽商州入潼關

石人

群雄列傳

卷三

鳳鳴堂

元據王與樞密定住引兵復之亡何復為武等所陷遂攻七盤藍田拔武關直趣長安分遣毛貴等陷膠州東出峒同華三輔大震行臺御史王思誠移書察罕求援時察罕新復陝州兵銳甚率輕騎五千與李思齊倍道轉戰而前斬獲無算武等大敗走而毛貴自膠陷萊陽趙益都取陽直持濟南於是濟南圍急樞院董博宵提兵大破貴於城下幕府忌其功命轉守長蘆濟南復陷博宵方駐南皮貴突至殺之不見

血惟白氣衝天貴遂自河南出直沽畧薊州柳林而北福通六自將破汴梁自安豐迎林兒居之遣關先主破頭潘等分兵出沁絳焚上黨攻遼冀雲中鴈門代郡烽燧數千里而遙入上都留七日火其宮闕轉掠塞外至高鹿迺還白不信大刀教李喜等復陷秦隴鞏昌進圖鳳翔為察罕所誘破奔漢中時所遣田豐據東昌王士誠攻懷慶晉寧兵互有勝負而山東諸郡冀寧大同以西無一完城察罕勒兵塞井陘太行

石匱書

卷三十六 羣雄列傳

四鳳鳴堂

行扼其歸路豐與誠迺降察罕以豐為先鋒攻棘州分奇兵畧泰安狗章立構瀕海郡邑而自將大軍攻濟南復之時山東獨益都未下察罕治攻具諸道具進豐等謀叛請罕輕騎行營刺殺之入益都其子擴廓攻城益急豐等求抹福通往援敗還擴廓穴地道入遂拔之執豐士誠剖其心以祭因復善州關先主毛貴等皆敗而李武崔德降于李思齊福通乃大窘適張士誠又遣呂珍攻安豐棘甚因遣使問道詣

建康乞師高帝自將抹之劉基曰奈何不急漢高帝不聽未至呂珍已破安豐殺福通三月高帝至擊呂珍大破之乃與小明王還建康先是龍灣之捷諸將欲奉小明王為帝劉基怒不許陳天命所在然高帝用其年紀如初十二月林兒殂乃以明年為吳元年

石匱書

卷三十一 羣雄列傳

五鳳鳴堂

大唱其術壽輝至寺浴盪塘有毫光普勝驚怖之共推為主舉蹄紅巾陷黃州據蘄水為都國號天完偕立改元治平以普勝為太師陷武昌遂南攻九江時荆湖守臣聞風棄城遁獨李黼拒守檄邨落聚木石險處扼其歸路與黃梅薄出戰大破之殺獲二萬餘迺謀曰賊不利於陸必以舟薄我今冒鐵錐於棧散布岬下水中勝數千艘順流鼓噪而至為錐所中不得動以火箭射之焚溺無算碩東西援絕勝益兵薄



城黼登陴發弩勝已入矣巷戰死之南康遂陷而輝  
所遣項普畧復破饒州及新都信州由昱嶺關攻武  
林為董博宵夫擊夫利軍中有能為十二里霧者六  
死之輝大窘適倪文俊已定漢陽遂建偽都迎壽輝  
居之復陷沔陽澧岳衡峽諸州已復陷川蜀諸郡令  
明玉珍守烏威順王令其子與湖南帥進禦至漢川  
水淺為俊火筏所焚遂遇害俊威名日盛謀篡壽輝  
不果奔黃州為其部將陳友諒所襲殺

石叢書

卷五十六

陳友諒傳

六 鳳鳴堂

陳友諒沔陽漁人也嘗為縣獄吏不樂會徐壽輝兵  
起往從之輝使隸倪文俊麾下俊以其刀筆心易之  
令領簿書棟稍次遷偏裨至元帥及俊專恣友諒志  
不能平於是東擊殺俊遂併其軍自稱平章引軍繇  
上流擣小孤山與伯顏戰四日夜追薄城下左丞余  
闕以孤軍血戰死之安慶遂陷復破隆興路及瑞州  
攻邵武吉安撫州畧建昌汀贛以西具有之復遣兵  
破衢州及襄陽路其黨王奉國徇信州殺守臣伯顏

不花軍聲大振初壽輝聞友諒破隆興欲徙都之友  
諒忌其來將不利已不從心常鞅至是壽輝引兵  
發漢陽南下江州友諒陽出迎而伏兵城西俟其入  
門閉伏發盡殺其部曲親信惟存壽輝以江州為都  
居之遂自稱漢王開府置官屬壽輝既失勢拱手擁  
虛位而友諒益驕鷙急欲代之尋率舟師入寇太平  
挾輝以行佯使人詣輝前白事令壯士持鐵搨自後  
擊之碎其首立斃遂以米石五通廟為行殿稱皇帝

石叢書

卷五十六

陳友諒傳

七 鳳鳴堂

國號漢改元大義值大雨群臣霑濕立江岸藉舟如  
而拜遂以鄒普勝為太師張必先為丞相張定邊為  
太尉必先定邊皆驍將漢人稱必先曰潑張友諒為  
人貪忍有權術思致死一決則與張士誠約從而攻  
我建康士誠齷齪自固不敢應友諒則獨來時我太  
平新為友諒所併聞漢未皆曰高皇帝從劉基  
言與決戰而遣胡大海搗其信州制漢後指揮康茂  
才者素善友諒高帝使為偽書請降告之內應分

兵三道入茂才如指使其門者致友諒書友諒見門者故人也問起居曰康公安在曰屯江東之地曰堅乎曰木也友諒悅與之壺餐遣之而示之間曰我來呼老康門者歸帝使李善長石江東地易其木宵而其使趙德勝跨新河城為使常遇春馮勝華高將帳前五翼草伏石灰山陽徐達軍南門楊璟軍大勝港張德勝未虎軍水軍龍江帝總大軍盧龍山黃旌偃左赤幟偃右曰搖赤幟則敵攻動黃旌而伏

石叢書

卷三十六

犀雄列傳

八鳳嬉堂

起友諒至果三其兵自入大勝港楊璟禦之港狹不得朋舟退出大江衝江東箱其地石也且新河已設版矣呼老康無應者友諒知為所賣趣之龍江萬人先之登岸植柵帝探甲建羽葆親視士著甚士汗如雨帝偃蓋與同汗士欲戰帝相風曰天且雨諸軍食少選西北風狂雨甚帝搖赤幟諸軍奪岍拔柵友諒麾而戰而收帝動黃旌鼓之石灰之伏出達德勝虎皆集德勝從中大呼大破之友諒遁而

與其眾爭舟困於汐僅免蓋斬及溺以二萬計俞通海追而火其舟慈湖又大破之張德勝追之米石戰酣廖永忠大呼殺入華雲龍躍馬擣其中堅王銘挺而進漢兵攢槊刺銘傷額三周於陣又大破之德勝死周顛與漢戰觀渡橋亦破之諸軍乘勝追擊守太平者遂破之漢降將志雄曰漢併兵東無守安慶者可取也帝使余元帥等取之以趙仲中守為志雄趙普勝部將也怨友諒誘殺普勝故龍江之戰不聞

石叢書

卷三十六

犀雄列傳

九鳳嬉堂

而降而大海信州之師亦捷於靈溪帝使大海子德濟守之於是漢門戶墮矣友諒尋遣張定邊來攻安慶仲中走帝曰仲中渡江舊人予不忍辟賜之絃曰絃懸也而納官其弟辛丑三月漢遣將李明道寇信州與德潤戰死於草坪漢阻玉山繆美馳而爭玉山德濟兵少僅嬰城守久之胡大海李文忠援至德濟開門延戰大破之王玉手縛明道及其宣尉王漢二帝復其官使為鄉導以取龍興亡何張定



邊復來取安慶安慶陷八月帝親往征不下劉基  
曰江州漢巢穴也徑趨之帝曰善引兵而西距五  
里許友諒不能軍夜奔武昌追襲其玉研華蓋日月  
旂帝使達屯漢陽扼之康茂才等乘勝破楚諸  
縣於是漢失江州其將吳宏以饒降王溥以建昌降  
其明年胡廷瑞與其平章祝宗康泰以龍興降帝  
得龍興改曰洪都以葉琛為知府使鄧愈與兄子大  
都督文正守之於是甲漢失龍興其將歐普勝以表

石隱書

卷三十六

群臣列傳

十屬鳩堂

降曾萬中以吉安降彭時中以龍泉降而安慶漢不  
能有矣友諒既失龍興感不得意思一相當則大  
作舟艦載其眷屬百官以六十萬師空圍自武昌來  
其舟皆丹漆上下三級走馬為棚板房為蔽艦頭裹  
鐵一舟數十癸卯四月傳雲梯蒙竹有於洪都城下  
晝夜攻撫州門墮者三十餘丈鄧愈與文正殊死鬪  
且戰且築李繼先牛海龍趙國旺許圭朱潛皆死趙  
德勝巡城東門中漢伏弩死洪都旦暮下文正遣捨

命王詣漢約降日以遠而使張子明夜行見帝及  
日至漢使來受降望見城上志皆新遂縛捨命王殺  
城下會子明歸漢軍獲之湖口友諒啗之曰若為漢  
呼降者貴若子明諾至城下漢嬰子明背曰呼子明  
大呼曰賊使我呼諸公降我佯許之幾得見諸公諸  
公弟堅守大軍且夕至矣友諒怒以戟刺子明子明  
死七月漢圍洪都八旬餘矣帝親督舟師二十餘  
萬應之乙酉次湖口丙戌友諒解圍出鄱陽湖逆戰

石隱書

卷三十六

群臣列傳

十屬鳩堂

丁亥遇康郎山高帝乘白海分師十一戍于徐達  
當先擊其前鋒獲一巨艦漢兵死者千五百餘人常  
遇春等連艦大戰俞通海飛炬火其舟二十火反延  
達舟達撲火更戰張定邊直前犯白海白海膠於沙  
漢兵匝馬程國勝斃叱之與陳兆先大奮擊韓成曰  
事急矣冠公冠服公衣為公也而投於湖吳舟之人  
釋戈大哭漢人皆喜會遇春通海疾擢來水濤浮遇  
春射中定邊走之國勝逃後力攻與兆先皆死之通

海廖永忠飛翼追定遠定遠舟被矢百餘亡卒甚眾  
已丑友諒自乘赤龍船悉其巨艘連錫促戰曰赤厭  
白漢旌旗樓櫓萃如也盡如也吳舟小仰攻多卻  
帝手旗麾之不前斫右隊長十不能止下普即余袒  
陳弼徐公輔皆死之普即身被十餘創首脫猶手兵  
若戰郭于興曰舟寔不敵火攻可日晡東北風甚怒  
常遇春葉蒂七艘火之燭漲天赭湖水友仁友貴及  
平章陳普魯等皆在焚中庚寅友諒復力戰自辰至  
石匱書 卷三十一 羣雄列傳 十三 鳳鳴堂  
已所殺傷我適當礮砲若雷劉基急呼 帝更舟礮  
碎所坐白海 帝夜盡白其舟以誤漢人詰朝大戰  
漢舟大上下不相聞卒死欲盡舵者尚呼櫓廖永忠  
俞通海汪興祖趙庸乘飛翼六入鏖戰漢艘較之若  
沒六翼方深入仰而殺漢兵戰既酣督波出諸將望  
之氣勇百倍呼聲動天地湖水盡立大敗漢八日暮  
吳先航罌子口革湖而軍友諒退保鞋山不得夜吳  
泊左蠡漢泊瀘城相持者三日 帝貽漢書挑戰漢

不敢出劉基請移師湖口以金木相犯日剋之必勝  
帝從之駐南湖水陸營置火舟火筏中流扼漢旬有  
五日漢食盡掠餉都昌都督文正焚其舟大窘八月  
士成友諒欲突出湖口饒下流遁歸武昌常遇春與  
諸將還以火舟火筏進擊之聯比隨流自辰及酉力  
戰不休至涇江口我師復出擊之友諒迫啓艦視中  
流矢貫睛及顛死擒其太子善兒偽平章陳榮等以  
樓船降定遠夜乘小舟載友諒屍及子理奔武昌友  
石匱書 卷三十一 羣雄列傳 十三 鳳鳴堂  
諒自稱帝追死四年耳其初起也父普才告之曰汝  
一捕魚兒耳而欲圖大事友諒曰相塚者言我家當  
富貴今其時及貴迎父，曰兒不守故業吾懼及也  
理至武昌發喪襲位改元德壽 帝振旅以赤舟載  
俘白舟乘士食之盡舟之白地絲勝於鄱陽始也過  
湖浮屍盡，帝歎曰噫士為我死復之以樓纜三  
投之湖魂之憑者能為厲神其纜曰樓三舍人舟行  
禱焉十一月命帝遇春征武昌不下其明年諸將奉



帝為吳王後征之是時漢丞相張必先守岳州張定邊絕城往告必先引兵去城二十里軍洪山帝命過春率兵五千擊之必先大敗擒之帝使縛示漢曰潑張我得矣漢氣大索居數日帝使漢故降將寇復仁往招諭復仁曰主上不忍廢漢而使臣招必陳氏之孤得保首領而臣不食言臣雖死不憾帝曰吾力非不能得漢頓兵而待念百姓耳復仁歸漢城下理驚召入相持哭告之故乃銜壁而袒出降

石叢書

卷三十六

犀雄列傳

十四屬孀堂

俯伏戰慄帝挈其手曰無畏命官官入理宮告友諒父母府庫儲蓄悉聽取其官屬以次出城妻子資裝得自拉召父老慰諭之飢困賑之米諸將得漢錢金林帝立毀之以示無所玩奸民大悅乃封理歸德侯普才承恩侯友富歸仁侯友直懷恩伯理居京師薨出怨言上以普才適滁而授理於高麗明玉珍一名吳隨州八世為農身長八尺日有重瞳子剛直素信其鄉里人元順帝十一年汝穎兵起隨

人相結屯青山推為屯長已歸徐壽輝漢陽授元帥鎮沔與元丞相哈林禿戰矢中右目入號是眼子十四年沔飢玉珍以兵千人葉斗船五十浙變為沔買糧至巫峽人多就之者青中盜李喜聚眾苦蜀元將楊漢以兵五千禦之屯平西其右丞相完者都鎮重慶置酒飲漢欲殺之漢覺脫身走漢兵怒皆拏舟去出巫峽犀訟之玉珍且曰重慶一城兩丞相左哈林禿右完者都兩不相下郡無厚兵可攻也玉珍猶豫

石叢書

卷三十六

犀雄列傳

十五屬孀堂

未決其萬戶戴壽曰公鎮沔救困民也買糧巫峽間亦救困民也平西眾也其主帥發憤訟公此亦困而可救公何不中分舟載糧還沔以其半因平西兵攻重慶事濟為之不濟則歸無損也玉珍用其策藜破重慶生致哈林禿完者都夜遁果州父老迎入城止殺禁掠皆大喜壽輝以為隴西右丞久之完者都與叅政趙資平章朗羊反復自果州至屯嘉定之大佛寺玉珍使部將萬勝禦之勝使陳夜眼夜綠嘉定城

以入完者都朗平及遁獨資守大佛未下勝獲資妻  
執示之江岸資用強弩射殺之曰汝不見平章婦平  
章婦者朗平及妻也城陷赴水死已欲射殺其子衆  
擁之不得相持半載餘玉珍以兵繼之大佛陷資復  
與之者都朗平及會龍州圖興復為重慶所執見  
玉珍不屈死蜀人謂之三忠玉珍憐而禮葬之初玉  
珍攻完者都時道出瀘幕宿瀘河下部將劉澤民曰  
此間有隱進士劉禎公盍見焉玉珍往見喜曰吾孔

石匱書

卷二十六

犀犀列傳

六鳳樓堂

明也即舟中拜為理問官先一夕禎夢冕旒者造廬  
則玉珍云久之陳及諒殺壽輝自立玉珍怒曰友諒  
與我比肩事漢陽今如此使其將守夔不與通祀壽  
輝廟之衆推玉珍為隴蜀王玉珍不從禎屏人說曰  
西蜀形勝之地東有瞿塘北有劔門沃野千里自青  
中苦蜀明公撫養而安全之民心之歸天命可知且  
明公既絕友諒必不能立之若不稱大號以繫人心  
足平士皆四方之人或思其鄉土而去孰守取哉弗

聽明日又言玉珍乃以元至正二十二年春三月戊  
辰即位於重慶國號大夏紀元天統立妻彭氏為后  
子昇皇太子倣周制設六卿內置國子監教公卿子  
外制提舉司教生徒府置刺史州曰守縣曰令去釋  
老二教賦稅什取一農無征置雅樂之郊社皆禎為  
也乃命萬勝鄒興攻雲南興元巴州皆有之元陝西  
行省恭政車力帖木兒擊敗玉珍兵金山擒玉珍  
弟明二玉珍愛萬勝勇妻之以二妻呼曰明三已更

石匱書

卷二十六

犀犀列傳

七鳳樓堂

立中書省樞密院戴壽為左丞相明三為右丞相向  
大亨張文炳為都察二院分境內為八使其臣鎮守  
屯積以贍士二十五年高帝稱吳王二年矣使約  
玉珍為與國王玉珍使其參政儼答聘玉珍再使明三  
取雲南夫利諸將往暴掠不能制居吳五年卒年  
三十六子昇襲位方十歲改元開熙尊彭氏為皇太  
后是為元二十六年久之明三與張文炳有郤文炳  
使玉珍義子明昭矯后旨縊殺之國人不服平章吳



友仁與兵討昭昇命戴壽禦之友仁曰昭不誅國必不安君朝誅昭友仁當夕解乃誅昭明三畏氏驍將也兵無不一當百明三死憂以不競其年昇遣使來貢吳王使御史哲報聘吳王有天下改元洪武二年使求大木昇亦答貢其冬遣楊璟招諭之其臣各唯黃璟還為書曉之曰古者同力度德同德度義無可度焉則為順圖故能而全身家流譽亡窮足下幼襲先業不咨至計徒取裁左右為瞿塘劍閣一夫負戈

石隆書

卷三十六

犀雄列傳

十九鳳鳴堂

萬辛誰何此皆不達時變相謬誤何則蜀之最霸莫如劉備諸葛孔明佐之兵食不足取之南蠻然重能自保足下疆場南不過播州北不越興元以陡絕一隅之地延須臾之命可謂智乎皇帝威武神聖有順必賞無負不夷特念足下先人故不忍加師又意足下冲幼未嘗恐惑於左右者之說故使璟面諭禍福深仁至恩可不知乎夫漢友諒吳士誠皆以英雄之姿割吳劃楚造舟塞江河積糧比山嶽自謂強將

勁兵然鄱陽一戰友諒授首平江再困張氏而縛友諒于理寘歸江夏窮迫出降然皇帝卒矜而赦之封以侯爵今足下母論二君且亦自抵何如理耳至幡然獨斷自求多福不然王師一至所為足下謀者各自為計足下奉老母安歸乎足下即冲幼不嘗當六痛心老母逆順之圖度之而已昇不能從三年大將軍達還自西安遣裨將金興旺張龍絲鳳翔轉攻興元克之其秋吳友仁復來寇興旺中流矢猶戰達援

石隆書

卷三十六

犀雄列傳

十九鳳鳴堂

以定西屯益門使傳友德趨龍江夜襲木槽關下斗山令其軍登山襲炬友仁夜驚遁去四年春正月高帝以中山侯和為征西將軍江夏侯德興為左副將軍德慶侯永忠為右副將軍暨營陽侯璟都督僉事昇率舟師繇瞿塘趨重慶賴川侯友德為征虜前將軍濟寧侯時為左副將軍暨都督僉事文輝率步騎繇秦隴趨成都命衛國公愈往襄陽餉之密諭友德曰吳人聞吾西伐必悉銳守險東扼瞿塘北阻金牛

若出不意直擣階文門戶既隳腹心潰矣閏三月湯和廖永忠往取歸州江漲次夔之大溪環引兵出漢口將進瞿塘莫仁壽守瞿塘以鐵錮關關戴壽鄒興飛天張益兵鑿兩崖引纜為飛橋砲石竿鏡匝兩岸環戰弗利引還和永忠欲稍待秋水落乃進友德則直馳入陝揚言曰出金牛引精騎五千趨陳倉綠山晝夜行入階克之擊敗其守將丁世真擒其將雙刀王十八人而湯和攻歸亦克之友德進至文蜀人

石匱書

卷三十六

犀雄列傳

李鳳娘堂

斬白龍江橋華而濟至五里關丁世真復來拒戰汪興祖死之友德奮戰破文遂克隆狗下江油彰明二縣趨綿遣藍玉夜襲綿壘自後乘之時向大亨守綿走保漢友德造舟以渡漢江植木筏數十大墨曰某日克階某日克文浮瞿塘之湍放之湯和向大亨悉兵漢城下友德遣驍將擊敗之戴亨與吳友仁自瞿塘來援復敗之遂拔漢壽大亨走成都陳德追擊又敗之友仁走古城友德又敗之高帝手詔責和曰皇

帝問征西將軍傅將軍冒險深入克階文諸州於平川乘勝之機正在今日將軍當水陸夾攻使夏人首尾受敵乃頓師漢口俟水落將軍欲辨象馬乎皇帝問將軍前與將軍言不記憶何怯也會漢之茂浮湍下永忠乃自益山伐木開道絲紙溪坊趨夔與鄒興戰大敗之進兵瞿塘鐵錮飛橋巨關口不能舟永忠選壯士數百衣莎衣襟弁自草舁小舟持餼糧水筒踰山度關出其上流度已至出精兵黑葉渡皆以

石匱書

卷三十六

犀雄列傳

李鳳娘堂

鐵裹頭置火鎗火砲黎明與蜀人戰上流之舟鼓而下流之舟火而上夾攻大破之鄒興中砲死焚其飛橋若治也擒其將八十餘人斬首以千計飛天張鐵頭張皆遁去遂入夔永忠乃與和分率水陸軍會重慶而丁世真復來陷文州將朱顯忠悉兵拒戰死之千戶王均諒被執不屈蜀人磔之文東門六月丙申永忠抵重慶次銅鑼峽夏人大懼或勸昇奔成都彭氏注曰今大軍勢如破竹守必不支若使天統



之君薦其血腥以比於蒲弁開明妾母子母久苦蜀人也昇乃詣軍納款永忠曰征西將軍未至癸卯將軍至受之送昇并降表於京師七月友德圍成都戴壽向大亨驅象戰前鋒弩射之象反蹂壽兵友德亦中流矢已聞昇降乃降戴壽向大亨鄒興莫仁壽劉仁丁世真皆王珍謀勇臣而夜眼陳飛天張鐵頭張雙刀王盡驍將也壽大亨仁壽既降至夔峽皆鑿舟自沉死世真復集其餘黨寇秦州守將潘基固守五

石陵碑

卷三十一 犀犀列傳

廿二鳳鳴堂

旬餘擊走之世真敗夜宿梓潼廟為其辛所殺辛赴京師自言帝曰殺上非義不予賞友仁據保寧不下最後江旻侯乃下之明昇至京師高帝詔議受降禮省部上言宋乾德三年蜀王孟昶降請考故事雜定其儀具有叩頭伏地侍罪禮帝曰昶奢淫自恣昇幼孽自臣下可免其叩頭伏地八月乙丑率官屬見封歸義侯賜冠帶衣服第宅於京師昇之降也獻良馬十有一匹白身長十一尺首高九尺足七尺項有肉

隱起厚五寸廣三寸貫膺終腹八立而嘶不可駕帝撰祝策詔有司祀馬祖馴乘之夕月清涼山名曰飛越峯圖形為帝終召彭氏入宮授昇與陳理於高麗也昇德性雅純通論語孝經張士誠小字九四秦州白駒場亭氏為藍田諸富家數為富家所凌弓兵立義時嘗辱之元順帝十三年與其弟士義士德士信結壯士李伯昇潘元明呂珍等十八人殺義及素所見凌富家火其舍跳入傍

石陵碑

卷三十一 犀犀列傳

廿二鳳鳴堂

場招諸少年謀起事至丁溪大姓劉子仁集眾拒之矢中士義死士誠益決戰于仁潰遂有眾萬餘乘勝攻陷秦元守臣李齊招撫之士誠拘焉亡何首黨自相殺士誠縱齊歸伴降又亡何復陷興化殺其泰政璉元使左丞傑哲篤守高郵出齊守甓社湖士誠謀入傑哲篤出支齊還定不及遂據之僭號大周自稱誠王改元天祐元使照磨昭招以萬戶告身不納拘之舟中也使將而拒元軍昭大罵士誠怒罵之元復

使：米士誠曰必李齊；往下齊獄元人來攻士誠  
召齊出叱之跪齊反叱曰賊余膝鐵也士誠倒曳  
之曰子膝齋耳遂副齊然元猶冀士誠有降意使待  
制烏馬兒孫撫復往士誠復拘焉其明年陷揚州進  
陷盱眙元乃使其丞相脫；大擊之連戰旬有五日  
皆士誠敗會脫；被讒免官士誠乘隙奮擊元；兵  
大敗十五年留兵高郵縣通州渡江陷元常熟十六  
年攻元平江路破之路人楊椿力戰死因大劫掠轉

石匱書

卷五十六

犀雄列傳

古鳳鳩堂

掠湖松常諸州時孫撫從拘謀圖士誠事泄見殺平  
江者今蘇州也乃易郡隆平宮諸古刹署居省院部  
司於寺觀豪門以士德為平章陰陽人李行素為丞  
相蔣輝為內丞相潘原明為左丞相鎮吳興使李伯  
昇節制軍事而署周仁為隆平太守周仁者鍛工是  
歲也劉福通立韓林兒為宋帝紀龍鳳二年歲為丙  
申高祖既渡江稱吳公矣公有新附青軍使詹李二  
將；之士誠誘焉公使楊憲通書士誠拘之遂以舟

石匱書

師攻我鎮江公使徐達圍常報之我軍與常界士  
誠則來寇柵而營耿君用以鎧騰柵周人刀斫之猶  
戰乃死軍興入於周其秋達與將王玉及士德戰甘  
露擊走之王玉虎追士德及坎墜馬虜焉革雲龍復  
與士信戰舊館周將之善禦者前雲龍斬將梁將墜  
又虜之士誠之母謂士誠曰吾聞吳公神武英謀其  
將皆為死爾殆非敵莫如降也且士德在彼士誠因  
請輸歲粟二十萬石黃金五百斤白金三百斤以求

石匱書

卷五十六

犀雄列傳

古鳳鳩堂

士德公責士誠歸我楊憲粟加三為五士誠不能從  
乃益兵圍達牛塘常遇春廖永安胡大海與達內外  
夾擊大破之擒其將德進困常城士誠遣呂珍入城  
守是年士誠引兵攻元杭州為元苗將楊完者所破  
龍鳳三年春公命耿炳文劉成自廣德取長興周將  
打虎以三千人逆戰追之城西門擒其將福獲艘三  
百降人二百公以長興為長安州守以炳文成而呂  
珍亦食盡棄常去公得常州守以湯和士誠復遣潘



原明與他將再興寇長安州炳文擊之上新橋擒斬三百餘級原明遁費聚追之瑣橋又擒斬六如之公命張鑑攻秦興擒其將文德下之六月公命常遇春吳良攻江陰士誠據秦望之山王忽雷先登奪之江陰拔公守以良與其弟禎俞通海與趙敵以舟師入太湖馬跡山降其將貴及津東經洞庭戡于施口呂珍兵暴至衆欲逃通海曰不可我寡以甲蒙士督戰於舟前曰俞將軍周人疑之引去是時元苗將楊完

石叢書

卷五十六

犀犀列傳

其屬燿堂

者亦累敗士誠也士誠畏矣躡其後詐降元輸漕粟江浙行省左丞相達識帖木適表於元為太尉四年公命廖永安俞通海秦世傑攻江陰水將定與其別將瑞合世傑醉而入其軍死之永忠通海奮擊大敗之其夏士誠遣兵寇常湯和與吳復力戰却之獲卒三百又寇常熟廖永安大破之福山港其秋又敗之狼山是時達識帖睦爾以揚完者恃功而驕與士誠陰圖之完者死其苗部將英李祐之劉震等與桐

虛部三萬餘人來歸使李文忠往撫焉元失完者而士誠有其杭州矣其冬復來寇常湯和擊敗之俘甲士千人舟十艘馬千匹公則使徐達邵榮廖永安攻互興士誠餉宜興又不下公令西截大湖口斷其餉乃下城之守以楊國興士誠復來寇國興力疾戰破擊其舟沉其人亡數士誠僅與數騎遁則復來徐達率邵榮廖永安覆之獲其衆三千永安出擊士誠於太湖遇呂珍獲焉公以衆三千易永安士誠不可曰

石叢書

卷五十六

犀犀列傳

其屬燿堂

必易士德士德在我箇中除與元合公殺之五年士誠使其將蘓同僉寇江陰蒙衝蔽江牙於君山陣于江塢吳良曰毋動彼衆我寡上計使其弟禎整而當北門鋒交使王子明馳出南門擊之擒其將士二百餘職溺亡數是時公既有嚴婺取諸全士誠則復來侵嚴李文忠使別將從小北門過鮑婆嶺碧溪塢迎戰大破之復破之大浪灘復破之分水縣嶺士誠屢不利則復侵常湯和復擊敗之吳良間道擒其援兵

錫山常州江陰者可以出京口控大江周吳所必爭地故日相運糧而吳每敗周；用不得過江以北者吳良也公自將取紹興守以馮國用國用卒紹興復為周則遣李伯昇寇婺源守將孫茂先擊敗之其妻呂珍堰水圍諸全胡大海奪堰反灌珍；窮感折矢誓永解去許之其冬士誠以分水之敗復遣其將陸晏二元帥花將軍據縣之新城三溪寨而遏我師元帥何世明擊之斬陸元帥花將軍以下千餘人自是

石匱書

卷二十六

犀犀列傳

六屬孀室

士誠不敢窺嚴婺是歲元大饑徵士誠漕粟賜之御酒龍衣使方國珍具漕艇士誠欲背之恭軍俞思齊曰向時作賊猶可今稱臣尚可乎士誠怒抵几仆地是時也方國珍慮士誠掣其艇士誠亦慮國珍賺其粟然卒輸元六年漢友諒與士誠約從寇我建康士誠不敢從而使其將李濟據濠州公曰濠吾土也吾有國無家即欲取之劉基勸公先伐漢於是士誠關土加廣南自紹興北踰江淮至于濟寧矣七年公征

漢江州士誠遣李伯昇以十萬兵寇長安州陳德華高貴聚皆來援伯昇夜至劫其營諸軍潰劉成死之獨耿炳文嬰城守伯昇為城車擊石填塹造火紅焚水關攻益急公聞遣常遇春自江州來拯伯昇遁炳文從城中出合擊之俘斬五千八年春李文忠所受降苗部蔣英李祐之劉震等叛于處金華刺殺胡大海耿再成遂據處士誠聞亂使士信率兵十餘萬圍諸全守將謝再興晝夜守鏖戰二旬有九日設伏敗

石匱書

卷二十六

犀犀列傳

六屬孀室

之士信憤益攻城，中兵少再興走嚴告急文忠文忠曰嚴兵亦僅蔽境衢信兵則方西攻漢夫兵貴虛聲使榜境上曰按無伐徐右丞兵五萬出徽州邵平章兵五萬出右江不日至矣周人疑呂珍方謀退舍五里而胡德濟以信州之兵來與再興分門軍夜半奪食鼓出城衆亂德濟追擊大破之九年士誠遣呂珍率二十萬衆破劉福通安豐殺之四月謝再興與周私為市公怒奪其軍再興懼叛降周而為周寇東



陽李文忠率精兵自嚴晝夜馳破之義烏乃與胡深復諸金並五指巖下城之公守以德濟士誠名雖臣元也然城池錢穀甲兵皆其自據及有抗元復授士信行省平章達識帖睦爾虛名而已至是令其屬頌功德求王達識帖睦爾畏之為再三請皆不報其內火陳基謂當需時士誠不聽竟自立易周為吳使人數達識帖睦爾過失曰丞相非士信不可逼取其印幽之嘉興而脅御史大夫普化帖木兒使請為真王

**石匱書** 卷三十一 犀犀列傳 **卅鳳媿堂**

欲奪其印普化帖木兒怒封印庫中曰頭可斷印不可妄得也自鳩死達識帖睦爾曰大夫死亦死於是士信自為丞相當是之時浙西數郡繁盛士誠兄弟驕佚無斷政在文吏然士誠尚持重寡言為好士葉景賢之樓開弘文之館士無賢不省與馬居室多厭其心亦往：趨烏至士信用事疎簡舊將所用為府中參軍者黃敬夫蔡彥文葉德新三人皆書生耳繇是上下垂疑莫肯用命吳中謠曰黃葉葉作蓋頰一

夜西風來乾盤士信自出將多標蒲蹴踘擁婦女酣飲其命將：或卧不起邀官爵美田宅既至軍亦日載妓飲博即失地喪師士誠置不問或復用之十月士信寇長安州耿炳文費聚擊之獲其將與祖士信怒益圍城湯和自常來與炳文合擊大敗之是年諸將奉吳公為吳王夫明年春士誠復來寇長安州炳文連破之城下二月士誠憤諸全之敗遣李伯昇扶我叛將謝再興以二十萬師踰浦江圍新城旌旗相

**石匱書** 卷三十二 犀犀列傳 **卅鳳媿堂**

緞州縣官屬皆預置以來精兵數萬分屯城北道我援道繆美應之北門覆其先鋒斗巖下偽吳人攻西門美趨之再戰再捷德濟曰彼賊眾毋輕乞師李文忠文忠遣指揮張斌元帥張俊出浦江為援士誠又自以兵從桐廬遡釣臺烏石將犯嚴文忠扼以舟師未至千戶佑見執諸將恐文忠分署守禦自如率指揮朱亮祖而下行次浦江令銜枚走新城明日偽吳人空壁來文忠與其數十騎馳之身格殺數十八王

英從之貫陣而入德濟聞之鼓譟而出偽吳人自相  
蹈躪血數於溪彬亮祖擊其餘衆俘獲將士六百餘  
人馬三千六百餘匹輜重鎧甲舉之數日乃盡伯昇  
與其五太子俱遁於是吳王欲先取其淮東諸郡縣  
然後專事隆平以其秋命中書左相國徐達平章常  
遇春胡廷瑞同知樞密院馮國勝左丞華高等率馬  
步舟師並水陸進十月達擊敗士誠兵軍海安壩進  
圍新城敗其援兵常遇春復擊敗其李院判擒其將

石叢書

卷一百六

犀犀列傳

世鳳樓堂

士五百餘人士誠恐失恭以舟師四百出大江薄海  
安次范蔡港而不即沂上流王恐其殺我使廖永忠  
禦范蔡港大軍仍軍泰；下徐達引兵趨高郵王又  
恐其深入使還軍泰以圖淮濠而命馮勝節制高郵  
軍於是士誠未寇宜興使達歸援破之士誠將復以  
八萬兵攻安吉守將費子賢以所部三千拒殺其梟  
將二人皆驚潰去是歲除日士誠以舟師數百駐君  
山復出兵自馬馱沙渚流窺江陰其明年正月朔王

親往救既遁使康茂才出大江追之別伏一軍江陰

山茂才力戰浮子門大敗其五百舟棄而登岸者伏  
大起擊之虜若溺無算徐達自宜興還軍高郵拔之  
與茂才進破其水寨於馬螺港淮將梅思祖以淮降  
王按淮圖見鉢于角隘令達絕鉢于角而軍遂取興  
化淮地悉平而江淮行省平章韓政亦敗李濟于濠  
州降之於是王教士誠八罪諭告天下大舉入隆平  
以徐達為大將軍常遇春為副將軍使先趨湖州而

石叢書

卷一百六

犀犀列傳

世鳳樓堂

使李天忠趨抗華雲龍向嘉興以分其兵應遇春軍  
湖港口擒其將義父旺趨毗山擒其將清及海進之  
三里橋士誠將三其軍達率兵攻之有言曰不利遇  
春曰何待日敗其一軍其西軍皆遁遂圍湖王國寶  
破其同僉得全等城南門士誠遣呂珍與平章朱暹  
及其五太子出兵六萬號三十萬屯城東舊館出我  
師背達與遇春等陣東阡出偽吳之背夷溝埋港絕  
其糧道士誠身來戰皂林之野達等敗之虜其戴元



帥及甲士三千餘人是為秋八月九月士誠遣同會  
徐志堅出輕舟覘東阡會大風雨天晦遇春令勇士  
以划船數百突擊擒之得衆十餘士誠復遣其石丞  
義峴舊館將還遇春扼義歸路士誠援以赤龍舟親  
兵得脫則與其壻潘元紹屯赤龍船兵於平望潛出  
小舟烏鎮遇春繇別港追襲之火其平望之赤龍舡  
而舊館援絕是役也王銘挺戈先登於是遇春復攻  
義烏鎮皆敗走追破其六寨於昇山降其二帥傾時

石叢書

卷二十六

犀雄列傳

廿五層樓堂

引數舟從徐達繞昇山偽吳之兵怠相視而笑時引  
壯士數人躍之偽吳人大敗士誠急使太子來援  
薛顛前奮擊其舟焚之郭子明果創戰又大敗吳五  
太子者故姓梁士誠養子也短而悍平地決起丈餘  
又善沒也珍材畧敢戰常靡華裳兵宵濟以襲我師  
每戰則輒為歌令其帳下及城中人歌以譟於是  
以舊館降矣乃徇珍湖城下城中大震時李伯昇以司  
徒為守將欲自殺左右抱持之遂降伯昇者十八人

中士誠與龍容共降也隆平之人謂之負友今蘇人  
呼負友者曰李司徒也而文忠趙杭攻下其桐廬富  
陽餘杭將原明詣款而雲龍攻嘉興亦克之十一  
月徐達擊走其將義於鮎魚口康茂才持戟督軍敗  
之尸山橋焚其官潰戰舡千餘遂至隆平城下諸將  
分門軍達軍對門遇春軍虎立郭子興軍對門華雲  
龍軍對門湯和軍對門王弼軍對門張溫軍對門康  
茂才軍對門耿炳文軍城東北仇成軍城西南何文

石叢書

卷二十六

犀雄列傳

廿五層樓堂

輝軍城西北刀劍林立飛鳥為之不下士誠閉珠堅  
也達繞而鎖城也田瞻士士誠則嬰城守達為飛塔  
臨車以俯崇墉士誠則蒙市達實大礮風之中人  
靡不死者士誠則亦大作礮禦軍蓋我將茅成死焉  
吳元年圍七月矣尚不下其六月圍益急士誠欲突  
圍決戰城左之陣嚴遣其將潛出西門轉至閭門將  
奔遇春營遇春與戰未決士誠遣將兵千餘助戰  
而自出山塘道狹麾其軍少却遇春撫王弼背曰足

下猛取彼弼曰諾決而鼓二刀過春靡之以其軍吳人擠于沙盆之潭可量也士誠故有勇勝軍號十條龍常銀鎧錦衣出入陣中是日皆溺死士誠馬驚亦溺肩輿馳入邪忽無所出李伯昇使客往說曰臣欲為公言興亡之計士誠曰何如客曰公知天數乎昔項羽喑鳴叱咤百戰百勝天下卒屬漢者何也天也公初入高郵十八人耳而元兵圍公百萬然公卒提孤軍突出東據三吳今既有地千里甲士數百萬

石叢書

卷三十一

犀犀列傳

共屬鳩堂

不然自苦耳公不見陳友諒乎跨有荆楚兵甲百萬建康之兵戰于姑熟鏖於鄱陽友諒舉火欲燒其缸天反風焚之兵敗身喪何者天也人亦無如天何今攻公益急公恃湖州援則湖州失恃嘉興援則嘉興失恃杭州援則杭州失區守此誓以死拒何見晚也且夫公地譬之博者得而失之何損于初公何不以此時馳一介使自述所以歸義拯民之意幅巾待命當亦不失萬戶侯士誠仰首良久曰足下且休吾

石叢書

卷三十一

犀犀列傳

共屬鳩堂



城拒戰知不敵降日晡城破士城更收餘兵二三萬身戰萬壽寺東街復敗從數騎倉皇歸曰恨不從先母言顧其妻曰我死汝奈何妻曰不獨生與其乳媪金出亡其二幼兒驅妾媵上樓焚之而自經死士誠獨坐室中左右皆散方欲自經達使伯昇往諭伯昇驚前抱持之曰九四英雄患無身耳昇士誠舊有上途易以故圖至達舟中凡獲其官屬二十餘萬始士誠累表莫天祐於元授同僉樞密院事以守無錫

石叢書

卷二十六

羣雄列傳

十八鳳鳴堂

至是尚未降州人張翼率父老入語張氏縛夫公守為誰天祐擲帽於地曰誰不如降也遂亦降達以士誠及其偽將相併元宗室九人送建康士誠舟中閉目倘餓比至王問之士誠曰天日照公不照我遂自經死王命劉三泰軍藁於旗竿之首府陰平曰蘇州太祖既有天下怒蘇久不下故困以重賦久之微行過一嫗坐嫗榻移時汎問曰嫗何自曰自蘇來僦廬曰張士誠何如嫗曰張王乎輕財好施是德蘇太祖

乃喜蘇人易息耳久之賦悉減方真故國珍也名珍以字行 太祖既定天下未歸避御諱改曰真字谷貞云國珍者台黃巖楊嶼人長身黑而體白如瓠元末童謡云楊嶼青出海精楊嶼海中童山也珍生而山榮珍兄璋弟珙珙四人又有從子明善皆膂力善馳跳驟馬故海上盜徒與蔡亂頭為怨家官弗問其曲直亂頭入海行劫元懸格捕之珍率千人捕應格賞不及曰獨蔡能變邪黃巖

石叢書

卷二十六

羣雄列傳

廿九鳳鳴堂

人尊上主珍父元柔良為田戶事主甚恭田主教侵蝕之珍謂父曰田主亦人奈何命何乃恭父曰我與所衣食也父沒田主未索租其欲侵蝕如故珍具美醞盛菘醉死之醞而隱於荒久之泄州太守使捕之珍方食左舉几自遮右持門闕格殺捕者遂亡命海上為元海運苦順帝八年也元使江浙叅政朵兒只班往捕珍執之迫為請招撫許之授珍海運假千戶竟聚兵不解轉攻溫焚畧海上州縣元將宇羅帖木

兒擊之珍夜率勁卒火之大閭之泮執字羅帖木兒  
及其鄰萬戶復迫請招撫元授珍千戶為真官其兄  
弟子姪借所部精兵三千餉之借其力以防海運珍  
登岍羅拜還止故里十二年汝穎兵起元募浙船北  
守大江珍曰是且及我復聚眾入海元特泰不華與  
戰澄江潰而薄其舟舟刃其數人遂為珍所殺是時  
南北諸部聚陳所在響應元復使：即拜珍徽州路  
治中珉廣德路治中瑛信州路治中珍使盜待使者  
石匱書 卷三十六 犀犀列傳 中鳳嬉堂

我角者西有張士誠南有陳友定若陽順之以觀其  
變其六可也乃使：奉書獻黃金五十斤白金百斤  
金織文綺百端願合力攻士誠許之使其子亞關入  
質公曰凡質疑也不疑胡質厚賜遣之珍復納三郡  
籍願輸金助軍守土如錢鏐故事：定即以獻許之  
其時閩尚未附遂以珍為福建等處行中書省平章  
其三弟皆有官珍使珉領樞密著事自稱疾受印而  
已又歲為元轉致士誠所輸粟元累加太尉江浙行  
石匱書 卷三十六 犀犀列傳 中鳳嬉堂

於隘殺之元復招拜為海漕萬戶珉衢州路總管始  
受命張士誠據姑蘓常湖等郡元欲借其力以禦之  
授珍江浙行省平章累進左丞相璋等各起拜有差  
珍為元十敗士誠崑山士誠大畏稱臣歲輸歲粟元  
多珍功命以節鉞鎮浙東開治慶元兼領溫台金三  
郡珍以璋珉居台明善居溫留瑛自副十九年吳公  
征下婺衢處諸郡使典戴劉辰往說珍與其下謀曰  
元運重盡郡雄皆作今江左兵精甚所至無堅城與

年 高帝為吳王李久忠下抗珍又北通擴廓帖木  
兒南交陳友定觀望持兩端吳王怒使徵糧二十三



萬曰克抗有日夫公何負成約如故張士誠與公接  
壤取公振落耳所不敢者以誰在邪吾旦暮下姑蘇  
奄至公境倍城一戰亦丈夫矣不然去之入海亦一  
策也然自古未有入海上者公審思之珍懼與其弟  
侄將佐謀即中張本仁曰江左方圖張氏勝負未可  
知計不能越境而致於人劉帝曰江右多步騎平地  
用耳奈吾海舟何丘楠曰二者皆非王所自福也惟  
智可以決事惟信可以守國惟直可以用兵昔者江

石叢書

卷五十六

犀雄列傳

三鳳鳴堂

淮之間豪傑並起人：莫不欲帝然分鼎足者漢與  
二吳耳漢人敢戰不怯尚死九江張吳區：如實中  
鼠耳敗可知也江左之吳法嚴而軍威諸將所遇秋  
毫無犯所得府庫還封識之以奉其主予伐之心此  
必有天下止業已并漢有張氏之二公經營浙東十  
餘年矣不能跬步越三郡不以此時早決不可謂智  
自居錢鏐柳又背焉不可謂信我之不信彼徵師焉  
不可謂直莫若與也珍不能用其九月吳王命叅政

朱亮祖率浙東水陸二軍往擊之其時張士誠亡矣  
亮祖遣裨將嚴德至新昌攻其關嶺平之進擊國瑛  
台州德戰死亮祖急攻其城瑛夜走黃巖入之遂徇  
下僊居諸縣轉追至黃巖瑛燒解宇民舍入海其將  
合兒魯出降十月復命御史大夫湯和為征南將軍  
僉大都督府事吳禎為副將軍擊圍珍慶元而亮祖  
復自黃巖至溫陣城南七里明善出戰潰還奔入城  
亮祖與裨將張浚湯克明徐秀紫虎克之明善已先

石叢書

卷五十六

犀雄列傳

三鳳鳴堂

挈妻子入樂清遂分兵徇瑞安十一月亮祖襲敗  
明善於樂清之盤嶼追至楚門而征南將軍和副將  
軍禎亦自紹興渡曹娥江降餘姚上虞二縣進擊慶  
元至城下珍載寶貨子女入海上追擊之大敗還師  
徇下溫台諸縣而王復命中書平章廖永忠為征南  
副將軍從海道會和珍諸將校皆叛散乃使弟玳遣  
其子明完明則藉所部吏士船馬資糧以降明完亞  
關也而珍亦與明善出降亮祖於黃巖其臣詹鼎為

草降表詞辭而恭吳王讀表曰孰謂方氏無人耶趣  
國珍入既見讓曰公胡反覆陰陽若我戎師邪顧實  
公左右舞小智教公：不能自裁身乃悉召其臣赦  
楠以為韶州同知又知草表出鼎手命官之其餘  
盡從濠州上卒厚遇珍賜第京師宴會功臣次未幾  
授廣西行省左丞奉朝請而已一日侍宴坐不能興  
昇歸上官其二子曰令珍見也珍卒年五十六其始  
起至降九十八年本無學術所用書佐泰謀繇胥吏  
**石匱書** 卷三十一 犀犀列傳 四鳳鳩堂  
進皆苟利無遠畧其兄弟子惟明善頗順理他皆圖  
贊自營一時政令租稅任意為輕重民有死罪不刑  
納之曲濫而投之滿云  
石匱書曰藝之猶夏也混一區寓幾至百年神人之  
憤極矣群雄能逐元鹿顧往：以貪殘失之明王出  
世一語夫寧知妖孽之為禎祥也哉漢最強殪六最  
先吳次之蜀又次之總之為 聖王驅除難耳方氏  
狡如脫兎先發後亡以正終焉幸矣

石匱書卷第二百一十  
明 叙南張岱著  
勝國遺臣列傳總論  
粵稽宋末文謝未死而宋社先亡則文謝殉節之事  
尚在至正初年倘宋史不收後事則文謝亦為宋室  
遺臣矣廓擴之輩心為僞主轉展不肯忘元是亦元  
人之文謝恨元史不久盡收則後且日就湮沒矣余  
故特為立傳附之卷末曰勝國遺臣總見我明珍重  
**石匱書** 卷三十一 勝國遺臣總論 一鳳鳩堂  
節義不避讎仇仍不失我 高皇帝英福壽祀余闕  
之素心使世人觀感其用以風厲名教則一也  
王保：者頴之沈丘人也少育於舅氏察罕帖木兒  
遂子為善騎射沉勇好義俠察罕以為似已甚愛之  
為名擴廓帖木兒汝穎兵亂察罕與李思齊部者諸  
豪傑前擊賊大破之事聞授察罕汝寧達魯花赤而  
思齊知汝寧府察罕者元別部思齊羅山縣民也以  
結客驟起於是所在義士具以兵未會眾數萬人軍



大振轉戰復陝州會李武等掠長安察罕與思齊倍道往援累敗之詔加罕陝西左丞齊四川左丞分兵守鳳翔遣間諜誘賊而罕自將鐵騎晝夜馳二百里掩擊之賊大潰與齊合兵復鞏昌晉寧涇川平涼諸郡邑加罕平章事屯絳陽杜太行井陘逼韓林兒于汴梁走之遣擴廓餽糧二十萬石於京尋發鐵騎數十萬出邯鄲平東昌冠州而擴廓會閔保等圍永平下棣州東昌遂攻益都城且下而罕為降將田豐王石叵書

卷三十一

勝國遺臣列傳

二鳳樓堂

士誠所誘殺迺以擴廓平章事代將兵而贈察罕穎川王謚忠襄初晉冀地皆察罕所定而字羅駐大同以并據之治兵相攻尋有旨以冀寧界字羅察罕怒不奉詔朝廷頗疑之會擴廓至京陰與太子定約疑迺釋迺至是字羅遣行員入陝劫御史大夫印擴廓令猶高合思齊兵攻之迺降字羅復自將掠冀寧擴廓逆擊大破之字羅益跋扈與太子交惡舉兵犯闕太子戰失利遁太原會字羅為其下所殺詔封擴廓

河南王自關陝晉冀山東及迺南諸郡皆受節制得便宜行事思齊故與察罕同起義兵於擴廓丈人行也恥下之與張良弼請自為一軍蒙隙遂成又太子之入欲目擴廓兵威扶上自立而擴廓揣知其意殺吏卒於二十里外散就州邑獨身與太子入朝謀遂疾以足太子陰恨之久累促出師江淮擴廓但遣其弟脫因及猶高往而與張良弼構兵良弼等高會合元敵推思齊為盟主以拒擴廓詔和鮮之擴廓怒殺

卷三十一

勝國遺臣列傳

三鳳樓堂

使臣於是猶高閔保等詞知太子意各以部曲叛應制討擴廓詔奪擴廓兵權以河南王奉朝請食邑汝州擴廓竟不奉詔擁兵退屯澤州猶高等前攻真定不克會徐大將軍逼河南思齊良弼各散走猶高關保攻晉寧擴廓覆其軍擒二將以聞詔誅之復以擴廓太傅右丞相徵其兵勤王徐大將軍逼大都元主走應昌擴廓自太原悉師來掠為大將軍等所夜襲走出塞盡喪其精兵尋收餘卒掠定西率銳騎掩左丞

胡德濟營衆擾亂達自抹之乃定次日力戰至捕擴  
廓共大潰日走和林見元少主任以國柄久之大將  
軍復出塞擴廓悉騎卒死鬪竟扼大將軍失利歸居  
數年鬱鬱不得志病卒 高皇帝下建康時屢遣使  
者致書輒留不答後招之六不復顧 高皇帝心悼  
之且憐其才一日宴謂羣臣曰諸君度於今為丈夫  
子者誰或曰帝將軍所將不過萬人而前無留陣幾  
足半 帝迺拊髀曰遇春耶是不然吾得而臣之吾

石匱書

卷三十七

勝國遺臣列傳

四鳳樓堂

竟無以臣王保也其人迺丈夫子也竟冊其妙為  
秦王妃初思齊與擴廓會師攻竹貞降之以功加平  
章事邵園公已與擴廓隙合良弼等連兵拒之又聞  
王師取河南移軍葫蘆灘遣張德等守潼關為馮宗  
異所破宗聞走鳳翔 帝令人以書諭之曰前信至  
今未還將所使許足下意而留之邪抑元使適至足  
下不能隨而殺之與此六時勢之常大丈夫處落  
落豈以小嫌介意哉昔足下在秦中兵衆地險擴廓

石匱書

思道等皆非勦敵尚不能圖王自霸今中原全為我  
有與足下犄角者披靡竄伏盡矣足下以孤軍墨守  
竟欲何為計不過深入沙漠以圖後舉耳願虜非我  
族類緩急寧可恃而中原相從之衆胡地悲涼思歸  
巨測一旦變生肘腋妻孥豈足下有耶且足下汝南  
之英遠託異域獨不念先人之立墓乎幡然來歸有  
寶融之故典在否則非朕所知矣思齊得書有降意  
惑于趙琦與麾下語遂率所部奔臨洮時衆尚十餘

石匱書

卷三十七

勝國遺臣列傳

五鳳樓堂

萬大將軍達決策攻之乃降 高皇帝以齊舉義有  
籌畧且不倨強北走嘉慰之授江西右丞奉朝請時  
擴廓尚為邊患命齊偕大軍出西安以擣之定西興  
元諸捷共有戰功還賜文綺及帛晉平章事九年辛  
帝親為文以祭命其子世昌為指揮于世襲  
石匱書曰察罕帖木兒而在明之憂哉雖然天之所  
廢誰能興之田豐所行刺也李羅再犯關而元之腹  
心腐矣奇后太子丹疑擴廓而元之肢痺矣故夫田

三〇五



豐亨羅者元之賊而我明之功臣也奇后太子者元之威而我明之間臣也

蔡子英者永寧人也元末舉進士擴廓以平章開府河南辟授叅軍累薦遷行省叅知猶留幕下定西之敗與擴廓相失單騎入終南山大將軍使識者繪圖徵捕得之傳詣建康將渡江一夕亡去變姓名賃春關中者七年關中人復跡以獻過洛陽見信國湯和長揖不拜跽和怒火其鬚至京師太祖寘之外舍

石匱書

卷五十七

勝國遺臣列傳

六鳳樓堂

衣服飲食之疾使人視之而將予之官固辭不受乃上書曰 陛下乘時提三尺劍削平群雄混一四海臣釜魚漏網假息南山見俘檻送復爾逋逃七載游寇重勞吏卒自外大化又忤貴臣 陛下不即以膏斧使得攝衣冠待罪外舍賜之酒饌授以名爵覆載之仁極矣臣非不欲竭犬馬以報顧自惟韋布寄身行伍過辱北師之知仕底七命躍馬食肉者十有五

年媿無尺寸之功以償國士一進板蕩便復夫節何

面目見天下士乎所以寧死不敢有他志也蓋臣事君猶女適人一與之醮終身不改不正之女中士羞以為家不正之人中主羞以為臣司馬光所以唾馮道也方今天下之廣濟：桓：既不以臣一人而加少又豈以臣一人而加多授臣以官何益於國舍臣不用何損於事陛下創業垂統正褒忠勵節昭示未茲奈何以亡命倖虜玷維新之朝則賢士大夫之列哉臣所穴者一死固不敢以市名必令全身苟祿則

石匱書

卷五十七

勝國遺臣列傳

七鳳樓堂

大非臣之志矣 陛下幸憐而投之瘴海以終薤露隨魅足禦臣若如齊奏入 帝命館於儀曹忽一夜大哭不止人問之曰思故主耳語聞 太祖嘆曰吾何苦一蔡子英令歟 泉下哉縱出塞追元主於和林

石匱書曰語云君行命臣行志豈不以天子之威極於修身止矣勝國諸大夫委狗銖鉞然未有併其身全之者夫節士所守不見奪人聖主所風不奪人守

則高皇帝之謂哉

陳友定福清人也少孤病頭瘡走之汀清流備於富  
室羅氏友定雅病頭頰魁岸有志畧入山與群兒樵  
常談隊伍為戲羅奇之將以為婿羅氏媪不悅曰頭  
病即足女耶因夫鵝而奔於隣舍王氏之門其家夢  
虎踞門得友定大喜召飲食乞於羅媪竟婿之俾習  
商販善敗大困充明溪驛卒至正壬辰歲盜起海上  
勢且偪汀友定應募上謁汀州判蔡公安抵掌談兵

石叢書

卷二十七

勝國遺臣列傳

八 應瑞堂

事公安奇之授黃土砦巡檢從討延邵諸山賊平之  
稍遷清流簿尋為令偽漢將鄧克明寇汀友定以總  
管逆擊大破之克明獨身跳去推行省叅政也克明  
復來寇又敗之遷左丞開府於汀尋鎮劍州晉平章  
事友定遂有據閩之志威迫行省平章燕只不花所  
收復郡縣倉庫盡取之臣妾其官僚不送者竄戮焉  
右丞羅良守漳移書責之大畧謂足下向為叅政國  
大臣汀州之復固本職燕只平章足下僚長也足下

迫之郡邑之長出自朝命足下竄之百司朝廷之後

足下臣妾之足下所收復郡邑得其倉庫入為家資  
口言為國心寔身耳跬步之間真偽甚明不審足下  
將為郭子儀抑為曹孟德友定大怒大發兵攻良  
麾下違節制戰敗與弟萬戶于安賓皆自剄壯士從  
死者百餘良長汀人也以尉擊賊累功封晉國公至  
是敗友定勢益張得勝兵數萬人怙險自雄陰與方  
國珍犄角抗我師遂藉元聲援歲時遣舶繇海道從

石叢書

卷二十七

勝國遺臣列傳

八 應瑞堂

登萊達大都元主優詔答之既破王師于錦江殺胡  
將軍益桀驁無降意湯將軍致書開諭友定大會諸  
將殺使者取血和酒甕中盟諸將飲之慷慨示以死  
報元亡何大兵至夾水而陳友定迎戰不利歸謂諸  
將明人遠聞其銳毋戰也徒多殺將吏吾壙山塹壑  
蓄犀器飽士而久之皆曰善因乘城勒吏士日夜擊  
刁斗不得休卒被甲持矛依堦堦間如木偶具怨甚  
而友定督促之守陴者踰垣下友定急然尚倥強



令其副出降觀望持兩端湯將軍急擊破之友定出  
省堂召英輔及叅政文殊海牙與訣曰公等自為計  
吾自死元爾按劔仰藥英輔與達魯花赤白哈麻亦  
其服北向自經文殊海牙降明兵昇友定屍出值大  
雷而復蘇其子海自將樂來就死并執送建康 高  
帝面詰之曰元已亡若為誰中殺我胡將軍又不向  
使者將為尉佗耶今何憊也友定悲曰已矣女多談  
安得加死我乎遂與其子併棄市

石匱書

卷五十七

勝國遺臣列傳

九屬鳩堂

石匱書曰陳友定村農耳揭竿而起馳騁中原去元  
而復為元者十有餘載閩粵中立兵革之間越山海  
而委輸彼其反掌瞠視為陳張所為豈不易哉乃  
死守孤城一破身殉其所喻於大節明矣厥後覆巢  
遺卵赴死如婦有其父斯有其子哉

伯顏子中其先西域人祖父仕江西日家焉子中通  
春秋五領元鄉薦五舉不第辟西湖書院長遷建州  
教授子中慷慨談兵饒技畧會贛州盜起江西行省

以便空授贛州路經歷尋為分省都司贛為偽漢所  
破子中倉卒募吏民與漢兵圍城下不勝間道入福  
建陳友定辟為行省員外郎出奇計以兵復建昌浮  
海獻捷元順帝授福建行省郎中再晉吏部侍郎持  
節發廣西何真兵林開至則廖將軍永忠已破降何  
真子中跳墮馬折一足不死與至軍門廖將軍與語  
義而舍之乃變姓名隱進賢縣北山下先是 高帝  
數徵求子中不得而錄取其孥於京師子中曰吾已

石匱書

卷五十七

勝國遺臣列傳

十屬鳩堂

無身匿游州郡買鳩自隨曰有索我者以此應之會  
事稍解遁還而上令郡國臚舉故元耆碩不應者  
坐大辟江西布政使密言子中於上上束幣徵之使  
者至子中曰死後矣其牲酒祭其祖父師友為歌七  
章飲鴆而亡

石匱書曰嗟夫介哉伯顏子中也其間闕險阻躡而  
愈振何與廬陵信公異焉天下盡屬明分已定久于  
中六幾無日哉慶死矣 詔至乃引從容仰鴆竟示

不臣忠之時也而諸薦紳先生薄元貞謂亡所當狗  
於乎爾不得君臣哉

簡祖英東莞人事元為江西都省員從何真起兵障  
鄉里廖永忠既下廣東徵祖英赴關上宴勞之賚以  
纒帛授建平知縣祖英上表曰臣九歲失怙鞠養藉  
恃長冀川世以報吳天向食元祿為何真忝政適值  
三山強寇剽掠廣城一門妻子五人殞命臣母被賊  
囚拘臣媿趙苞不能即死茲遇聖明率士普天維昔

石匱書

卷三十七

勝國遺臣列傳

李鳳鳴堂

狗鼠血鉄膏鑽臣母得以生還臣即不孝無所逃死  
藉聖朝之賜得以母子俱還抵烏再效臣雖九死其  
何能報陛下錄臣寄以民社此臣效命之秋也而臣  
俛顧慙息不敢受命者實以常事元朝瑕累已深臣  
今年四十有九而臣母八十有一矣陛下誠孝治天  
下仁懷遠人憐西日之短期予北堂之私歡臣子拭  
目清平謳歌日月上俯從之其時何真部又有南海  
人高彬者為萬戶至是行賈走江湖朝命徵為武

職固辭不就久之把筆學詩隱居學易

石匱書曰人臣委贄事君猶之女已嫁夫斷難再醮  
即有所懊恨不得於心亦棄之無可奈何也已矣世  
有夫節之婦多方掩飾以前夫為諱適足以彰其醜  
穢君子無取焉簡祖英之死認元臣力辭明職其所  
自處明白昭著與危素詹同相去遠矣人各有志固  
不可強哉

石匱書

卷三十七

勝國遺臣列傳

李鳳鳴堂

月墮於懷既寤生維禎少穎悟好學日記書數千言  
父宏為築萬卷樓鐵崖山中使維禎讀書其上懼性  
弗頡易忘去梯轆轤傳食五年貫穿絳史百氏雖老  
而弗及因號鐵崖登元泰定丁卯進士授承事即天  
台縣尹未幾改紹興錢清場司令坐損益久不調遂  
放浪錢唐與道士張雨游西湖南山窮日夜為樂至  
正初詔徵天下儒臣修遼金宋三史維禎不得與史  
成正統訖無定論乃著正統辯凡二千六百餘言其



言以元朝當續宋統於世祖混一之日不當急於繼  
遼繼金正大剗切觀者趨之欲獻不果去游吳興遂  
至姑蘇而華亭大姓呂翁延於家誨子弟八年始除  
杭州四務提舉同年楊子宣為江浙省叅知政事惜  
其才欲薦於朝疏未上卒十六年汝穎兵起南北騷  
然維禎既受代即辟地富春山後依元帥劉九：於  
建德九：敗復挈家錢唐艱難困苦嘯歌自若十八  
年張士誠知其名未聘不赴久之徙松江受業者益

石匱書

卷百十七

勝國遺臣列傳

十三鳳鳩堂

衆雖武夫悍卒識與不識皆知得其文為重大明革  
命召諸儒致禮樂洪武三年五月維禎被命至京師  
年已七十有九授之官不受作老容婦誥以見志誥  
曰老容婦老容婦行年七十人一九少年嫁夫甚不  
明夫死猶存舊其帶南山阿妹北山姨勸我再嫁我  
力辭涉江米蓮上山米藤米蓮米藤可以療饑夜未  
道過娼門首娼門蕭然驚老醜老醜自有能養身萬  
兩黃金在織手上天織得雲錦章繡成額補舜衣裳

舜衣裳為妾佩古意揚清光辨妾不是邯鄲娼或言  
其簡傲勸 帝殺之高祖曰老蠻子欲朕殺之以成  
名耳因放歸松江夏六月卒太守林孟善為買地葬  
之維禎初隱居三吳築一樓曰小蓬堂老年住堂上  
不復下且榜於門曰客至不下樓恕老懶見客不答  
禮恕老病客問事不對恕老默發言無所避恕老迂  
飲酒不輟樂恕老狂是年歸雲間疾且革移柱頰樓  
中呼左右曰吾欲觀化一巡如何乃自起捉筆撰歸

石匱書

卷百十八

勝國遺臣列傳

十四鳳鳩堂

全堂記頃刻而就擲筆曰九華伯潘君招我：當往  
車馬俟吾且久遂泊然而逝似聞數十人從函道登  
樓其步履之聲相接所著春秋大意左氏君子議史  
錢麗則遺音及志序碑銘贊頌古樂府近體五七言  
詩鏡歌鼓吹曲凡若干卷行於世  
石匱書曰學者慕鐵崖才名往：借鐵崖以重我明  
而甚非鐵崖意也鐵崖遭際元末身為卑官而不忘  
所事國初被詔一出再拜不受職乃作老容婦誥以

見志其於青田金華諸君子所志抑又遠矣余故知  
鐵崖者而可以其于一朝遂入周籍哉

石匱書

卷三十一

勝國遺臣列傳

古鳳嬉堂

石匱書卷第一

明 古叙張 岱著

盜賊列傳總論

嘗見國史所記鄧茂七葉宗留等皆謂崔符之盜何  
足挂齒及至崇禎末年闖賊橫逆余見之寒心始不  
敢輕視盜賊矣蓋自來盜賊竊發皆足以顛覆社稷  
特有重臣大帥為之毆逐要遮應時撲滅耳時至

石匱書

卷三十一

盜賊列傳總論

古鳳嬉堂

予奪不一數年之後楊鶴熊文燦之撫不成撫陳奇  
瑜楊嗣昌之勦不成勦虎大威祖大樂之戰不成戰  
楊一鵬汪喬年之守不成守曹文詔祖寬之勝不成  
勝傅宗龍孫傳庭之敗不成敗左良玉賀人龍之子  
不成子洪承疇盧象昇之奪不成奪潢池大盜蘊崇  
育年樊崇弄兵于營而逢安徐宜引眾相附韓拔陵  
聚黨于沃野而二虜繼涼叛者屢發後且苞葉不剪  
流為腫腫疥癬不治結為大疽以至匠石斲斧而鑄



湖而鵠望色而却走嗟乎豈不晚哉乃郡盜之最可恨去窮則乞降勝即狂逞此則投誠彼則負固以故羅汝才之入巴蜀也八部投戈李自成之困嶠函也九軍歸命及乎孫傳庭盤屋之戰擒闖王以獻俘劉良佐左良玉義門之戰破賊兵二十餘萬與何異李國之入荆州度而之臨艾縣而乃催陷雖多廓清難奏者則以分閫之事權不一前門拒虎而後門進狼行間之款附非真材聲已成而鷹眼不化也究至公

石叢書

卷三十一 盜賊列傳總論

王鳳樓堂

私塗炭宗社淪胥雖自成之罪上通于天而寔絲謀國者不滅而致受此酷禍也余固知盜賊之發星之火皆可燎尔獨特控禦有人旋起旋滅即致盪平以今視昔其難易順逆相懸若此嗚呼誰任其責天乎人邪

福建寇鄧茂七

鄧茂七江西建昌人初名鄧雲少任俠不事家事後人亡命入閩至寧化縣依豪民陳正景易名茂七

聚眾為墟集會常數百人有司立茂七為會長遠近商販至皆依之漸恣橫順指殺人尋為警家所訐縣官捕之拒捕與正景率黨劫上抗從者日眾回攻汀州為官兵所敗禽正景茂七據杉關劫商旅借號閩王遂攻光澤縣大掠順流下攻邵武至順昌據之將劫沙縣及延平延平上其事都御史丁宜至延平遣同知鄧洪等帥兵二千往禦之宜乃使招諭令解散得免死茂七笑曰吾豈畏死求免者吾取延平據

石叢書

卷三十二 盜賊列傳

王鳳樓堂

建寧塞二閩傳檄而下八閩吾有也殺使者據貢川及玉堂館締置里畜甲役遂據沙縣勢益猖獗御史張海始至延平遣都指揮張某劉某率兵四千往勦至雙溪口道隘遇賊伏死之御史上其事 上乃召都御史張楷面諭討閩賊都督劉得新陳崇副之往師至南畿劉得新兵由江西道建昌會邵武楷率兵由浙入閩時處州賊葉宗留梗道張楷師不得前合浙江兵勦處賊宗留敗餘賊悉奔茂七茂七益張

順流下至延平丁宣嬰城守遣使趨措；至廣信命指揮戴禮陳榮出師敗禮榮皆死之事聞遣尚書金濂寧陽侯陳懋保之伯梁瑄平江伯陳豫等率京營及江西浙江等處大軍討之以中官王瑾曹吉祥為監軍未至劉得新先敗之於建陽殺賊千百五人賊奔據險自衛措乃使賊徒黃琴羅汝先作間諜說賊出復攻延平大兵埋伏城北多置火器賊擁衆溪南岸渡浮橋伏起火器齊發殺賊數百人衆大潰官兵

石匱書

卷五十一

盜賊列傳

四鳳鳴堂

乘勝追殺擒數十人茂七中矢死乃斬其首賊遂大奔得賊船百餘艘乃函茂七首并生擒賊賊露布以聞時正統十四年二月也賊餘黨後立茂七兄子伯孫為王聚後洋撥九龍山平江伯陳豫等分道捕之先是賊將有張留孫者極驍健茂七起事多仗之茂七死仍遺伯孫十戶龔遂榮乃偽為貽留孫書許其自新令立功贖罪若素有約者佯使謀誤致之伯孫伯孫果疑留孫殺之由是賊黨人自疑棄伯孫未

降大軍遂執伯孫械送京師斬之諸山岩賊擁衆保險者諸將先後禽斬畧盡

石匱書曰從來盜賊之禍與敵國外患相為表裡國初兵力強盛邊疆無事潢池赤子亦無有弄兵者及至正統武備漸弛茂七等嘯聚山林遂有土木之交巨德以後大盜竊發隨起隨滅口外亦然宗禎末季流賊糜爛不復可收竟遭顛覆然則邊疆之患無不從盜賊釀之矣譬人之受病者區：疥癬卒至隕身

石匱書

卷五十二

盜賊列傳

五鳳鳴堂

謀國者可不加之意哉

慶州寇葉宗留

葉宗留慶之慶元人慶州多銀礦民亡賴並緣為姦利宗留聚衆盜掘少陽坑計所獲徵甚衆去之雲和掘諸坑復無所得還慶元居數日往政和掘少亭坑亦不給用謂其徒曰取於地孰若取於人遂剽掠政和縣還慶元號曰得千餘人由浦城劫建陽所過焚掠民從之者益衆遂掠建寧官民皆逃竄分衆截路



於車盤嶺鉛山惴恐行旅斷絕時都御史張楷以征  
鄧茂七道廣信以宗留梗道逗留遂全江浙兵會勦  
宗留宗留衣緋卒衆前中流天死官兵不知為宗留  
也賊退奔入山復擁葉希八等為渠魁劫車盤嶺悉  
衆駐十三都楷後遣都督陳榮指揮戴禮合兵勦之  
戰敗榮禮皆死楷以鄧寇勢迫往往福建宗留盡掠  
取器仗回劫浦城焚其縣治民居過龍泉從者數萬  
人據雲和山中繼掠府城會張楷平閩寇還師救慶

石叢書

卷二十八 盜賊列傳

六 鳳鳴堂

楷分兵水陸兼進至蘭溪御史黃英林廷舉來會請  
速進兵至金華府令軍中製竹芭三百五十面芭如  
牌式糊以紙畫獸面可禦賊鎗乃兼程至慶太守陸  
鍾來迎駐師銅山寺賊遣人求撫寔覘之也遂給榜  
示與之時官兵軍于地賊據山得勢官兵分三陣賊  
攻中堅楷令回達馬軍射之死者三百餘人左右合  
擊死者又二百人賊鎗多為竹芭所制蓋鎗入竹隙  
急不得出多被禽獲賊敗潰是日斬首六百餘級生

擒百餘人露布以聞十戶沈俊謂其部下多麗水鮑  
村人父子兄弟陷賊中者衆有何受等二人自言於  
陣前見其親屬願受招撫俊以共二人往可得要領  
楷從之今齋榜入山反覆曉譬詢六過狗楷至以老  
母百口與誓賊乃先令其黨陶得二出見楷：厚遇  
之令歸山中聞賊首葉希八楊仁陶東倫并其黨十  
餘人來見楷納其降給帖令復業始知前黃柏舖緋  
衣中流天死者即宗留也明日何志三等又招得賊

石叢書

卷二十八 盜賊列傳

七 鳳鳴堂

首余海四陳川十余計等三百餘家出降六許令復  
業六月兩得璽書諭楷勦撫楷報先後聽招撫者九  
千餘家男婦二萬餘口疏既上賊首陶得二等回山  
復疑懼擁衆如故後得璽書諭楷等將已降賊加意  
撫綏廣布恩信戒官吏勿相擾激不聽撫者調兵勦  
滅楷復遣郡邑丞倅賁入山再招之陶得二始聽招  
盡焚其砦出降餘黨悉解散後業楷還京會英宗北  
狩舊經事大臣多陷沒主者議楷無功追論都督陳

崇等死下措獄論罪議上以寇平功贖罪得放歸  
石匱書曰葉宗留起處州鄧茂七起沙縣所隔止一  
山而兩相應聲勢甚壯張措次第平之易如拉朽  
亦可謂能矣乃議者謂其招詞過狃未免辱國此則  
妬婦之口不欲成人之美者也使措純事撲滅用兵  
過暴則賊有負隅不出延之數月遂有土木之變患  
在輦轂不做南顧則尉佗之憂將復見於今日矣張  
措之功烏可泯哉

石匱書

卷三十八

盜賊列傳

八鳳鳴堂

蜀盜藍廷瑞鄔本恕廖惠

藍廷瑞鄔本恕廖惠皆四川保寧人廷瑞行山中得  
古章印止何又得一劔自謂有天瑞時保寧劉烈反  
僭稱王廷瑞等遂以所得印劔煽惑愚民正德四年  
冬聚眾反劉烈掠陝西官兵討敗之烈不知所終而  
廷瑞等漸猖獗遂僭稱順天刮地掃地等王官兵討  
之不克眾至數萬人侵湖廣鄖陽等處五年正月命  
尚書洪鍾總制軍務督四川陝西湖廣兵討之藍廷

石匱書

瑞等攻破通江縣四川巡撫都御史林俊督漢土官  
兵擊敗之又敗之於門枕城峽又會湖廣兵敗之於  
鎮坪茅坦擒廖惠斬之藍廷瑞合鄔本恕兵奔陝西  
越漢中至大巴山俊遣兵追及大破之棄輜重走會  
洪鍾以總制至四川與林俊議多不合軍機進止每  
牽制不速進討廷瑞等招集散亡勢復大振攻燒營  
山縣治殺僉事王源洪鍾乃會林俊檄叅政曹祥叅  
議錢朝鳳副使公勉仁僉事李恕等督四川兵會陝

石匱書

卷三十八

盜賊列傳

九鳳鳴堂

西巡撫都御史藍章檄副使來球副總兵關綱等督  
陝西兵檄湖廣叅議方璘都指揮李玉樊煒督漢土  
兵又檄河南都指揮徐節鮑威帥所部兵分路進勦  
鍾與俊親監督之以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湖廣兵先  
追及於陝西石泉縣熨斗壩賊見官兵追急不暇  
掠求招撫時官兵追者未盡至乃計款之令至四川  
東鄉縣金寶寺聽撫賊令其黨十數人隨各將校詣  
軍門陳告五月初八日鍾等各給榜示并檄召廷瑞

三二五



等約日令出降仍檄諸路兵進無防守諸關隘賊雖許聽撫意在緩師欲延至秋熟得畧食寔無降意連所約期十餘日至六月十四日始至信地依山駐營廷瑞奔怒俱不出使人來言欲得營山縣治或臨江市駐其衆方出見且要取旗牌官為質鍾等具許之鄔本怒未見回營蓋廷瑞始復未見且降且肆殺掠仍于松樹垣劫擄民家計欲脫走官兵分七哨周匝防守邏邏甚密不得間乃止賊衆見勢窘漸潰散公

石匱書

卷百十八

盜賊列傳

十鳳鳴堂

十五日廷瑞以所擄女子詐為已女嫁領兵士舍彭世麟為妾以結驩世麟白軍門受之遂檄諸賊首至營宴會鍾令廷瑞所親信鮮于金說廷瑞及奔怒於十六日帥諸賊首二十八人同至彭世麟營赴宴伏兵盡擒之賊衆聞變遂大潰四出奔軼山谷鍾等遣諸路兵分道追勦之擒斬溺死并俘獲婦女老弱騾馬兵仗不計其數未盡者許自投首撫之惟從賊首廖麻子未獲捷聞資費有差

石匱書曰奸人嘯聚不過旦夕人耳祀天括地等王稱之唯恐不蚤蓋一日稱王其驢枝已窮艱枝已盡矣大兵一至應時削平與坎此又何殊哉後乃闕賊猖獗偏殺先帝此真亘古未有之事當事諸臣寸斬難贖為臣子者把恨終天不知何時得一洒此恥也

回原賊滿四

滿四者回原土達把丹孫也 高祖平陝西殘元部

石匱書

卷百十八

盜賊列傳

十鳳鳴堂

落把丹率衆歸附 高祖授于涼衛千戶其屬散處開城等縣號土達簡其壯者充于涼衛卒使自耕食仍胡俗射獵寡種後家多殷富畜羊馬以千百計然與北酋同族肉出入輒為向導居民苦之滿四黠猾異常酋人以背力雜諸族成化丁亥有通渭縣民避徭役遁匿滿四所縣官上其事撫臣陳介發金事蘇燮連問之會泰將劉清初至指揮馮傑欽諸土達賄利為餽滿四藉為口定東機欲反姪滿壽初襲把丹

職以功稍遷平涼衛指揮有司移檄捕滿四甚急衛  
主者日璠索之璠率家丁二十餘人往捕滿四滿四  
乃預結其黨侯璠至堡佯許歸罪有司始遣其眾散  
各家具食具殺之遂劫璠號集諸土達以戊子夏叛  
入石城山中石城去平涼百里東西皆石山峭壁數  
十仞無徑路非引繩不可上西山頂稍平可容數千  
人前有小山高六數仞山鏤皆墻：高可二三丈各  
留小門僅容單騎城中無水有數石池由棧道入蓋

石匱書 卷五十八 盜賊列傳 李鳳燭堂

昔人造以避亂不知所自始也城外亂山巉巖人至  
者恐怖不敢入滿四等往獵射故熟知其險可據至  
是率眾千餘人叛入居之恭將劉清聞之自靖虜未  
與戰不利報至陝西陳介與太監黃泌總兵任壽謀  
遣都指揮祁瑞甲澄率諸衛兵往捕之戰石城下兵  
敗甲澄死之祁瑞遁歸兵大潰遠近震駭賊勢大振  
民失職者多往從之爭聞兵部請勅陳介任壽會寧  
夏總兵官吳琮延綏都御史王銳恭將胡愷督諸鎮

石匱書

兵往討寧夏兵先至陳介任壽吳琮不候延綏兵自  
固原急趨蔡祥僅夜二鼓至此曉即出兵架梁行去  
石城十里許賊率眾出迎降有卒馮信頗知兵言於  
介等曰賊雖誠偽叵測然我軍夜至未休暇即行且  
乏水飲不可戰姑聽彼請緩師徐謀攻討吳琮嘆惜  
叱之曰賊計款我兵至此豈可退遂麾兵進賊遁去  
至石城驅牛羊前而賊兵結後時尚乏器械執木挺  
關官兵官共大敗任壽吳琮退保東山陳介欲自殺

石匱書 卷五十八 盜賊列傳 李鳳燭堂

左右枚免遺軍資器仗甚眾兵有被圍在山者悉殲  
焉賊乃益猖獗凡土達族悉驅入石城時截靜寧州  
餉道意欲直趨陝西八月朝廷遣陳介任壽吳琮劉  
清馮傑等械至京遣都御史項忠總督軍務涼州副  
總兵劉玉充總兵官吳正劉清為左右恭將太監劉  
祥為監軍率京營兵五千發甘涼延綏寧夏陝西官  
軍五萬人往討之復擢大理卿馬文升為都御史巡  
撫陝西協勦賊項忠馬文升先後至固原謀進兵方



畧衆懲前失利多謂石城之險不可攻忠乃令善畫者圖其山谷形分六路進兵項忠劉玉劉祥馬文升御史任佐姜孟倫布政使余于俊泰政龐勝屯中路延綏鎮守太監秦綱都御史王銳泰將胡愷副使鄭安屯酸棗溝伏羌伯毛忠都督白玉御史鄧本端屯木頭溝泰將吳正泰議嚴憲屯打刺赤寧具副總兵林勝泰謀崔忠屯紅城子陝西都指揮張英鞏昌府同知羅豫屯羊房僅期三日諸路少出兵嘗賊且探

**石叢書** 卷一百一 盜賊列傳 十五鳳鳴堂

地勢後乃大舉比至城外賊來迎敵延綏兵恃勇進首失利陣亡二十餘人賊死傷亦多衆益懼越數日復會兵往賊迎敵佯敗去斂衆入城毛忠麾其兵進諸路兵攻城賊盡力拒之毛忠攻東山路險隘忠戰死賊中鎗砲死者六衆斬首數百級馬文升領兵五百欲持草束燒柵見官兵却不果進劉玉被圍城下衆潰玉中流矢項忠斬退縮千戶一人以殉衆懼不敢退玉得免項忠以兵敗憂失色馬文升曰勝敗兵

家之常况賊亦多勢已不振此時黃河未凍賊不能從無深憂可徐圖之乃以捷報言毛忠登山偶中流矢仍語使者言賊旦夕可平以安中外時朝廷聞毛忠死又是月彗出西方衆多言西師不利兵部尚書撫寧侯朱永定襄伯郭登等議恐賊北連酋奏遣朱永率京兵四萬往益師下閣議大學士彭時商輅以項忠力能辦賊阻京師勿出事得中止忠等日督兵攻圍賊堅壁不出戰文升與忠謀曰石城中無水

**石叢書** 卷一百一 盜賊列傳 十五鳳鳴堂

易粟六漸之若斯其易汲則釜魚當自斃矣忠然之令官兵掩捕易汲者多被禽乃知石城已艱于水忠等日引兵至城下搗戰至暮引回而指揮孫璽領兵數百駐東山上覘賊出入賊喘恐復請降乃要忠等山下與語項忠劉玉皆單騎往賊數百人環甲胄馳進門外示武人要馬文升文升帥數十騎往叱賊使斂衆入溝四等訴被劉泰將馮指揮激變故乞宥死請降忠等言劉泰將馮指揮已逮京下獄夫亦速降

朝廷必有爾死又問滿璋曰亦被劫入城非反者璋乞命忠等遂納其降撫璋歸營明日復設木柵請戰不言降文升曰師老夫恐生他變即黃河凍肉入套我師豈能久駐倘賊來問突出與酋合患不可言者須急攻城破之衆不敢決文升欲縛木為廂車渡濠攻城恐多傷人不果然賊見此攻其益懼漸有私出降者忠等皆給票縱之歸賊聞出降者益衆有楊希力者最驍悍滿四所倚任至是六降至營心甚恐忠

石匱書 卷二十八 盜賊列傳 去鳳鳴堂

寺諭慰之劉玉刮刀與誓曰爾能生擒滿四或殺之來獻朝廷有賞格賞銀五百兩金百兩遂示之銀虎力許誘滿四出戰禽之乃與約戰地於東山口且令計移其精兵上山為信厚撫慰遣之明日忠寺至東山口令人登高覘之見一人乘白馬出城即滿四也既而果有精兵駐山上忠等始信虎力約進兵鏖戰虎力內應之賊大敗生擒滿四文升欲乘勝搗其巢忠持重不可遂以滿四歸營乃奏捷止兵且馳報郡

邑以安人心明日賊驍將馬驥南斗率衆出戰官兵輒擒之賊益窮蹙又二日城中復立舊達官火敵為主忠等乃遣偵夜探城下賊北行即捕南行勿追其黨益解散賊度不能支一夜潰出散去忠等乃發諸營兵分捕之擒斬數千級惟滿四姪滿能最驍捷逃去竄入青山洞乃用火薰之出六就擒并獲其家屬百餘口諸營搜山又獲賊五百餘人幼男婦女悉分給軍士惟有楊希力家遂令萬人盡夷石城之險毀

石匱書 卷三十一 盜賊列傳 去鳳鳴堂

其牆收諸軍士骸骨築京觀立石紀平賊歲月於山計生擒千人惟滿四馬驥南斗火敵并各罪大者二百人械送京師餘八百人皆即營中斬之忠等班師石匱書曰鴈化為鴛猶憎其眼戎狄豺狼其可懷乎高皇帝之牧養降夷已逆知其必有此日其奈債帥貪官又不恤下逮之使亂又誰尤也正德之季邊將邊兵且近在輦轂其不為五胡之續也幸夫江統郭欽之說豈其臣皆漫無所聞哉



河北賊劉六劉七齊彥名楊虎劉惠邢老虎趙燧

劉六劉七霸州文安縣人齊彥名楊虎邢老虎皆其黨也俱任俠善騎射初挾弓矢道中劫行旅號河北響馬賊時中貴谷大用馬永成張忠皆文安人方倖用事劉六等以鄉曲故往來諸中貴所從其家人入禁內縱觀常侍上蹴踘遂有輕朝廷心亡何行劫事頗洩露部御史寧果捕之有司以寧果檄捕齊彥

石匱書

卷百十八

盜賊列傳

十九 鳳鳴堂

名繁安肅獄劉七等帥眾劫獄挾彥名去遂反諸窮民響應之旬日有眾數千人屢敗官兵橫不可制流劫山東還入畿內京師戒嚴以右副都御史馬中錫督戎務惠安伯張偉總兵討之賊還攻文安有趙燧者文安罷棄諸生也勇力任俠自負以其家屬被賊辱燧不勝忿手刺殺二賊為劉七所獲遂從賊以通文義故遂得列為渠魁時承平久戎政廢地京營兵出討賊皆市井惰游素未當天石中錫書生欲效龔

遂化渤海事招撫之張偉六統縶于不知兵中錫乃榜示各屬賊不殺掠有司勿擅捕仍給飲食降賊待以不死劉六等遂不殺掠至德州劉六來中錫推誠撫之劉六欲降劉七不可曰今政在內臣馬公豈能踐其言潛使人入京探朝廷無招撫意又輦金帛饋諸中貴求救不得遂不聽撫仍大肆劫掠至故城賊戒勿焚掠馬都御史家由是中外騰謗謂中錫欲庇其家故縱賊遂逮繫中錫及偉下獄論死中錫竟斃

石匱書

卷百十八

盜賊列傳

十九 鳳鳴堂

獄中偉貸死奪爵時賊已數萬人眾議勿備京師須先得河北河南後至遂分其眾為二劉六劉七齊彥名為一黨推劉六為主楊虎劉惠趙燧為一黨推楊虎為主劉六攻破青縣往山東復令劉七還兵攻破東強縣知縣段亨死之又攻景州獻縣阜城畧青縣靜海滄州焚劫漕運楊虎等攻破興濟縣六攻滄州劫糧運至南皮執東光知縣顧其畧南掠東強等縣九月至景州總兵官馮安徽擊之殺賊千餘楊虎奔



小灘都指揮田某擊之官兵敗死者七千餘人虎等  
取道往山東副總兵李瑾擊之敗績虎等遂掠濟南  
東昌兗州登州萊州等府東平高塘濟寧沂豐等州  
青州樂陵任平等縣朝廷見馬中錫等無功諸中貴  
謂此事非書主所能辦乃命太監谷大用總督兵部  
侍郎陸完提督駐臨清右中控制檄宣府游擊許泰  
邵永大同副總兵張復游擊江彬帥邊兵入討之時  
劉六楊虎二寇皆往來山東聲勢相倚重或合兵攻

石匱書

卷之八

盜賊列傳

辛鳳熾掌

叔州縣已復分為二楊席掠得崔氏為妻去驍健時  
領賊眾四出焚掠後虎死有楊寡婦軍是已陸完等  
至臨清適濟參名分兵南畧至裴子岩會許泰兵至  
微擊之殺賊八九百人追至大名府又斬獲千餘人  
楊虎等破靈山衛日照等縣攻徐州城未破十一月  
至宿遷高郵衛兵禦之敗績死者三百餘人楊席乘  
小舟渡河官兵感之舟覆虎溺死眾推劉惠為主趙  
燧副之遂執高郵衛指揮陳朋至靈壁知縣陳伯安

帥兵禦之兵敗亦被執伯安不屈劉惠欲加害趙燧  
勸釋之遂破虹縣永城夏邑虞城等縣執虞城知縣  
尋六釋之破歸德州至亳州指揮石某帥眾及僧兵  
三百禦之敗績僧兵死者七十餘人至鹿邑縣蔡縣  
致仕知府某及邑庠諸生饋金幣馬足求免攻城劉  
惠許之時劉六劉七往來山東北直隸為河北害劉  
惠趙燧掠河南劉六等為官兵所敗勢稍微眾五六  
萬人劉惠趙燧至河南益猖獗有陳翰者用事稱主

石匱書

卷之八

盜賊列傳

廿鳳熾掌

事偽署官職劉惠稱奉天征討大元帥趙燧稱副元  
帥翰為元帥府長史諸賊首分二十八營以應列宿  
通計諸營賊眾至一十二萬有奇提河南賊為獨盛  
僉事孫某賈黃榜招之賊共乞恩疏達朝廷以誅奸  
臣為言遂攻陷裕州同知郁米死之并殺御史任某  
都指揮唐某又破上蔡知縣霍思死之事并前死難  
各官具有郵典乃命副都御史彭澤總制延綏寧夏  
兵專討河南賊陸完等專經畧河北七年正月劉惠



趙燧聞南陽有備去攻唐縣圍困二十八日不克引  
 去惠復分掠襄陽樊城等處隨州新野等縣二月劉  
 六劉七齊彥名等在山東滕縣為總兵劉暉所破殺  
 千餘人敗奔登州海套官兵圍之劉六等潰圍奔古  
 縣官兵又追敗之賊眾大潰止餘數百人仍奔北直  
 隸秀河寶坻諸處劉惠趙燧陷泌陽前大學士焦芳  
 走免賊盡發其先世墳壠取芳衣冠被庭樹斫之  
 曰吾恨不手誅此賊以謝天下先是攻鈞州不克欲

石叢書 卷三十八 盜賊列傳 甘鳳燧

屠城以尚書馬文升家故去之至固始穎州等處會  
 彭澤督延綏寧夏兵至要陸擊賊屢敗之斬獲及渡  
 河溺死者五千餘人賊黨沿途逃散者甚眾遂大敗  
 被逆急奔光山六安諸處又攻破舒城縣復還商城  
 僉事郭詒督兵追至羅田油河擒獲三百餘人圍困  
 焚死二百餘人又天雨水驟溢溺死者一千餘人  
 時賊徒陳翰見勢敗赴總兵仇鉞投降王本等三百  
 餘人奔湖廣界遇泰議白金李源擒斬百餘人餘皆

逃散入諸山谷又賊三百餘人由信陽劫掠往桐柏  
 知縣李聚敗之奔泌陽知縣劉機敗之奔固始光州  
 商城光山俱被官兵擒斬畧盡餘眾散入湖廣河南  
 界山中劉惠趙燧帥餘賊萬人至應山縣僉事郭詒  
 等追急於二即反擊敗之斬首千餘級墜崖溺水死  
 者甚眾潰散劉惠不知所終趙燧與邢老虎等至  
 應山東化山下燧削髮鬚假僧人真安度牒為僧邢  
 老律及餘賊四散奔軼趙燧游食至江夏為軍人趙

石叢書 卷三十九 盜賊列傳 甘鳳燧

成所獲時正德七年夏四月也劉六劉七先自登州  
 古縣鎮之敗復奔北直隸香河寶坻玉田等處招集  
 餘黨補眾至武清縣泰將王果擊之兵敗果陣亡伏  
 羌伯毛銳帥京營兵與戰於真定銳大敗僅以身免  
 時劉六等賊眾不過千人其擄掠脅從者眾仍號數  
 萬官兵與戰則驅所脅良民當之揚一清欲重賞格  
 許斬賊三級陞一官故官兵率多殺良民以冒功大  
 同符擊江彬殺冀州民一家二十三口民訴之陸完

恐挫軍心不為理故屢報捷斬首至萬餘級降勅獎諭至數百道犒賞軍士費太倉金至二百餘萬而賊猶不滅以中官谷大用等主之故也閏五月劉六等棄河北去由南直隸走黃州至團風鎮為湖廣土兵所扼劉六并其子劉仲淮赴水死劉七與齊彥名等奪舟入江奔南通州復至蕪湖下鎮江南京都御史陳某帥操江兵與戰敗績官兵溺水死者甚眾然賊眾亦潰散劉七等欲自通泰趨淮安復還山東為揚

石匱書

卷三十一

盜賊列傳

古鳳樓堂

州兵所扼復自通州泝流至九江七月復下南京賊敗亡多人往來江上官兵莫能禦七月劉七與齊彥名帥餘賊復舟駐狼山大風作舟壞劉七等上山被官兵圍勦劉七中流矢復登舟覆溺水死齊彥名為亂兵所殺賊眾皆盡趙燧械繫赴京師中道詔磔誅之九月論平賊功封賞有差中貴勲戚子弟以奏名送軍得冒功授錦衣官秩者十餘人內帑積儲為之一空或傳數年後有人見劉七於山西塞下寔未

死狼山

石匱書曰向謂區德間豹房之禍以邊帥諸人近在君側稍有跋扈則禍起輦轂孰知大盜劉六等且日侍上於蹴鞠場中軼材擊獸近在肘腋言之亦可為寒心矣人主不知檢而性命存亡直寄之貂璫指顧間社稷宗廟之身不自知重哉

又曰趙風于自比黃巢而才畧遠不能及但其好惡甚明至泌陽而欲殺焦芳至鈞州而不攻端肅旌善

石匱書

卷三十一

盜賊列傳

古鳳樓堂

創或則盜也而不得竟指之為盜也殺掠之中乃寓哀錢人心大服然則盜亦有道也哉

呼拜呼承恩

呼拜胡人也嘉靖中抵朔方驍勇屢立功屢授爵級萬曆初年請得專制鈐束報可於是拜始擅一軍一切標兵皆隸其麾下十七年告休子承恩襲益懍悍沿邊皆懼服之黨馨為巡撫都御史拜雖請老居恒多蓄蒼頭軍稱報國承恩自調赴青海還心輕邊卒



孱弱益翹喜自負而巡撫馨每加裁抑且欲覈青海  
虛糧以此怨次骨值鎮成請冬衣布花及月糧未給  
拜承恩遂乘間激眾作亂推軍鋒劉東賜為會長劫  
殺党馨并副使石繼芳遂縱焚公署收印符釋囚畧  
城中聽祥主謀劫總兵張繼忠以扣餉激變報復構  
鹵入關為亂全快震動命尚書魏學曾督師討之拜  
益括城中子女玉帛燔鹵至奉河南西地圖鹵聲言  
與呼王子為一家拜承恩並辮髮胡服糾鹵呼雲引

石匱書

卷五十八

盜賊列傳

共鳳樓堂

着力兇攻平鹵堡又分兵犯花馬池諸處大司馬上  
疏請懸令能擒呼拜父子世伯爵賞萬金擒呼雲士  
文秀劉東賜許朝世指揮使賞五千金而以總督李  
如松御史梅國禎統遼東宣大山西兵討逆會甘肅  
都御史葉夢熊浙江都御史常居敬齊赴寧夏分董  
一奎牛秉忠李煦劉承嗣麻貴五軍並偪城下呼拜  
自北門出戰麻貴先登却賊逐拜退入城嬰城死守  
多以矢石徂擊更說招安望鹵救總督與巡撫等決

榮水攻大治隄十七日隄成長十七百丈決水抵  
城下賊晝夜望鹵救着力兇果以八百騎入鎮北堡  
又擁眾萬餘入李劉堡分部渡河李如松與裨將李  
寧麻貴李如樟夾攻李寧手燿二鹵遂却追奔走  
賀蘭山鹵盡出塞乃以鹵級示賊為短氣已而浙  
兵苗兵莊浪兵皆至刻日攻城水浸北關城崩承恩  
許朝趨北關壘戰李如松潛以銳卒襲南關雲梯攀  
援而上大兵悉入承恩見南關下趨謁總督貸死為

石匱書

卷五十八

盜賊列傳

共鳳樓堂

楊文所執如松急提兵圍拜家拜方與牛秉忠飯聞  
承恩擒倉皇就縊闔宅自焚主得拜子承寵姪承  
等獻俘京師上御門受賀詔承恩極刑承寵等駢  
斬長安市頒示天下及四夷君長  
石匱書曰呼拜父子屢立邊功為中朝捍禦使不跋  
扈其父子以富貴終矣乃狼子野心決樊而出數月  
強梁三族盡粉彼亦何利而為之也哉厥後寤感無  
援貸死不得倉皇就縊不亦悔之晚乎疾犬逐狐噬



濟無及恨其無及則終無及矣

關白

關白平秀吉日本倭也起人奴墓立以梟傑雄六十  
六州善用兵萬曆二十年西夏方用兵而關白以朝  
鮮無備遣巨首行長清正等擁舟師數百艘分陷豐  
德諸郡朝鮮望風潰王李公倉卒棄王京令次于瑛  
攝國事奔平壤已復走義州請援廷議以朝鮮屬國  
為我藩籬先發遊擊史儒防義州遣遼陽副總兵祖

石匱書

卷三十一 盜賊列傳

六鳳鳩堂

承訓統兵三千渡鴨綠江援之會天雨我師不諳地  
利馬奔逸入淖為倭所殲史儒死之承訓僅以身免  
舉朝震動兵部尚書石星度越江事倭且罷奔命募  
能入倭關說者有客沈惟敬者請往宣諭遂抵平壤  
惟敬歸報秀吉願入朝與朝鮮並為外藩星以聞加  
惟敬游擊往諭倭撤兵歸島以侍郎宋應昌為經畧  
即官劉黃裳袁黃為贊畫大將軍李如松為東征提  
督如松甫平寧夏星夜至軍而應昌已遣惟敬入平

壤歸如松大會文武將吏叱惟敬儉邪當斬恭軍李

應試請問曰藉惟敬給倭封而陰襲之奇計也松以  
為然羈縻惟敬遂誓師渡江倭遣通事張大善等聲  
迎惟敬探虛實如松激游擊李寧生縛之倭走起格  
鬪斬獲亡美如松東勝抵平壤倭素易虜兵今祖承  
訓等詭麗裝潛伏黎明鼓行抵城下承訓等乃卸裝  
露明盔甲倭大驚分兵拒堵李將軍手殪數百人從  
小西門先登李如栢等從大西門入火藥並發毒炮

石匱書

卷三十一 盜賊列傳

六鳳鳩堂

蔽空如松奮呼督戰倭遂宵遁殲首宗逸平秀忠千  
鎮信餘死毒火及從東城跳溺亡美遂得開城四道  
並復土歸平壤惟咸鏡道為倭首清正拒守聞開城  
破則並奔王京王京為朝鮮都會據有天險而我師  
既連勝有輕敵心如松引裒騎二十前往哨探至碧  
蹄館倖遇倭圍數重將士殊死戰得脫而我師挫銳  
退駐開城氣大阻喪沈惟敬知衆心恐惶乃言倭款  
誠寔封貢之議自必復起經畧既得請於朝赦不寤



追且得倭報惟敬書乃遣諭倭獻王京返王子始得  
縱歸倭果棄王京遁還釜山 上諭朝鮮王還都王  
京整師自守我各鎮兵久疲海外以次撤歸止留劉  
綖胡維忠合剿遼兵萬五千人防戍沈惟敬同倭首  
小西飛渡江請款尚書石星主之詔小西飛入朝決  
計諸臣面議要以三事一勒倭盡歸巢一既封不與  
貢一誓毋再犯朝鮮並無異意以聞乃定封號禮部  
以日本自有主更封關白不便或另擬二字或即以

石叢書

卷百十八

盜賊列傳

沈惟敬

所居島封之 上准封日本王號給金印行長以下  
授都督僉事命臨淮勳衛李宗城充正使副以都指  
揮楊方亨同沈惟敬往宗城貪淫好酒到慶羈留至  
對馬島太守義智歸美女數人更番納行惟中宗城  
安之無意渡海左右誑以倭奴偶語意欲謀刺宗城  
懼棄重書奔慶州副使楊方亨聞於朝乃改方亨為  
正使惟敬副之立限渡海平秀吉齋沐三日郊迎受  
封朝鮮國王遣使致賀秀吉怒其以卑官微物未賀

明屬欺凌奏聞 天子處分然後撤兵事遂中變朝  
議洵揚方亨歸直陳封事始末并上石星私書數  
函因忝惟敬奪國及呈彌達罪狀命逮石星惟敬以  
邢玠為總制麻貴為備倭大將軍楊鎬為經畧楊汝  
南丁應泰為贊畫望鴨綠東發邢玠疏請募兵川浙  
并調薊遼宣大山陝兵及福建吳淞水兵倭出釜山  
逼梁山熊川沈惟敬率兵二百出入釜山與倭合後  
漸移南原去釜山七百里邢玠以計縻之授意楊元

石叢書

卷百十八

盜賊列傳

沈惟敬

襲執惟敬而倭之嚮導始絕經畧渡野綠江抵王京  
共議進勅所調宣大建浙諸路兵並集 上復賜邢  
玠尚方奴以重事權經畧與麻貴會慶州探倭屯蔚  
山游擊擺睿以輕騎誘倭入伏敗之倭盡奔島山島  
山倭倭山更高新築石城堅甚我兵仰攻多損折諸  
將曰倭艱水道餉難繼第固守之清正可不戰縛也  
楊鎬以為然分兵圍十日倭噓紙療饑瞰我師稍懈  
佯約降緩攻而撤行長未援行長亦慮我襲釜山止



選銳倭三千處張幟蔽江上鎬聞報即倉皇撤兵倭襲兩協棄輜重走邢玠乃移谷兵回王京圖重舉而贊畫丁應泰劾鎬喪師黨欺上罷鎬并罷薦鎬閣臣張位邢玠以前後缺水兵無功乃益募兵江南講海運為持久計止幾陳璘以廣兵劉綎以川兵鄧子龍以浙直兵先後至詔以天津巡撫萬世德代鎬經略或語邢玠曰朝鮮地理隔越山川險阻兵聚一處難以成功不若因地分任自為戰守玠然其計分三

石匱書

卷三十八

盜賊列傳

卅二鳳樓堂

協為水陸四路中路李如梅東路麻貴西路劉綎水路陳璘各守信地相機進勦而李如松以援遼陣亡詔如梅馳還督戰中路決將以董一元代之邢玠誓衆分道進兵劉綎偪行長營陳璘舟師協堵麻貴抵蔚山董一元進取普州各有斬獲倭退保泗州老營董一元進兵以步兵游擊茅國器彭信古葉邦崇三營前攻城騎兵游擊郝三聘馬呈文等後應自辰至未彭信古用大槓擊寨門碎城堞數處步兵齊至斫

柵湧入忽營中火起烟焰蔽天倭乘勢衝殺固城援倭至我師騎兵先潰遂奔還普州詔斬馬呈文郝三聘以殉彭信古等充為軍官立功贖罪亡何福建巡撫金學曾報平秀吉病死各倭皆有歸志宜急擊勿失次日清正發舟先遁麻貴遂入島山百浦劉綎因倭詐降夜半出不意遂奪曳橋獲級百有六十石曼子引舟師救行長遇陳璘半渡截戰行長乘小艇倭泊露梁尚數百艇氣甚陳璘統蒼曉船追擊焚死

石匱書

卷三十八

盜賊列傳

卅二鳳樓堂

石曼子得級二百二十有四倭遁歸錦山者悉殲之捷聞上發同金十萬兩犒賞經畧檻送倭首平秀政平正成獻符並梟磔傳首九邊勅給事楊應文勸東征功次首陳璘次劉綎又次麻貴而董一元始破三寨終掃諸巢功亦難泯經畧邢玠等陞賞有差而陣逃楊元通倭沈惟敬先後棄市

石匱書曰朝鮮為我明屬國而平秀吉一旦剪我藩籬使坐視不救亦不成其為天朝矣越江奔命跋步



為艱然而興滅絕師名則甚正也後東江有事禍  
及朝鮮而毛文龍按兵不救朝鮮之連絡一失東事  
愈不可為矣總一朝鮮而一救一不救且關吾中國  
之衰盛則東征之舉所係亦大矣

楊應龍

楊應龍四川播州苗也父烈世為宣慰使播州古夜  
郎地其域延廣千里介川湖貴竹間西北塹山為關  
東南臨江為池蒙茸塊削四險之國領二安撫六長

石叢書

卷一百一十八

盜賊列傳

世中屬燭堂

官司統七姓為田張袁盧譚羅吳世為目把大事諮  
決焉張亦龍虎山舍餘與楊世姻姪嘉靖間楊相寵  
其庶子煦欲奪嫡，妻張氏與子烈擁兵逐相走水  
西容死烈子應龍生而雄猜尤喜兵嗜殺以兵積勞  
從征加職級應龍習知蜀兵弱每征討止調土司而  
蜀將多從借級漸驕蹇輕漢法所居僭飾龍鳳擅用  
關侍嬖小妻田雌鳳疑嫡妻張氏奸淫出之已飲田  
氏兄所乘醉封尸取張氏併其母首屠其家應龍在

州專酷殺樹威有小姓嗾即戕害人，惴恐初感七  
姓虐所屬黃平等五司久而覺其欺稍奪之權七姓  
遂反噬應龍疑眾不附益結閩外生苗為翼肆行劫  
掠所部何思宋世臣等及張氏叔張時照上飛文告  
應龍反貴州巡撫葉夢熊疏請大征朝議謂播僻處  
西南隅屬夷以十百數皆其彈壓兵剋勇數赴川貴  
軍門調有微勞剪除未為長策以故蜀撫按並主撫  
而黔主勅詔行兩省會勘應龍願赴蜀不赴黔逮詣

石叢書

卷一百一十八

盜賊列傳

世中屬燭堂

重慶對簿繫論法當斬請以二萬金贖御史張鶴鳴  
方駁問會倭大入朝鮮羽檄天下兵應龍因懇辨願  
自將五千兵報効詔可釋回播啟行尋報罷四川巡  
撫王繼光至嚴提勘結遂抗不復出蜀撫一意主勅  
與總兵劉承嗣議以三軍並進應龍佯令黨穆昭等  
約降因統苗兵據關衝殺川兵損折過半會蜀撫論  
罷即撤兵委棄輜重畧盡詔遣兵部侍郎邢玠總督  
川貴玠以檄曉喻應龍大畧稱引時劉王果事宣國

威稜龍來當待以不死否者國家懸萬金購亦頭若  
早計吾不而欺也重慶太守王士錡屬綦江令前往  
宣諭應龍乃令其弟北龍等至安穩治郵傳儲侍郊  
迎叩頭致饋資餼率如禮曰應龍之縛渠魁待罪松  
坎所不放至安穩以安穩故多仇民也使君幸枉車  
駕臨貺松坎敬布腹心綦江令其言太守太守曰松  
坎亦業奏劫地也即單騎往撫應龍面縛請死罪膝  
行前席叩頭流血請得執罪人齎贖錢獻庭中太守

石匱書 卷五十八 盜賊列傳 廿五 鳳鳴堂

為請總督委兩贊畫及道府詣安穩應龍因服郊迎  
蒲伏縛獻黃元阿黑阿苗等十二人案驗抵應龍斬  
以夷法得論贖輸四萬金助採木仍革職于朝棟以  
土舍受事次子可棟羈府追贖黃元等斬重慶市總  
督以聞 上可其奏加邢玠右都御史歸朝太守王  
士錡陞川東兵備使彈治之應龍再及寬政乃益怙  
終不悛每念五司七姓奴輩害我必盡殺乃已而又  
以次子可棟更死重慶則益痛心切齒分遣夷目置

閩據險偕立巡警江內七牌江外四牌劫掠屯堡辱  
賞諸苗用以摧鋒名曰硬手萬曆二十四年六月應  
龍復叛連破餘慶草塘二司及興隆偏鎮都司各衛  
遣北龍引兵圍黃平戮及重安司長官張熹家入掠  
合江索其仇袁子升繼城下鬻割之亡何應龍復統  
苗兵大掠貴州洪頭高坪新村諸屯又浸湖廣四十  
八屯執原奏仇民宋世臣父鑿及羅承恩并家屬子  
女慘戮以殉今諸苗對父奸女面夫淫妻或裸體坐

石匱書 卷五十八 盜賊列傳 廿六 鳳鳴堂

木叢射芙蓉或燒蛇從陰入腹人蛇俱斃又掘墳燒  
屍灰飛蔽天貴州巡撫江東之令都司楊柱帥兵三  
千襲應龍應龍迎敵於飛練堡國柱死師盡殲事聞  
黔撫坐浪戰罷以郭子章代而蜀撫譚希思改總督  
特起前都御史李化龍總督川湖貴三省兵事決意  
進勦命東征將帥劉綎麻貴陳璘董一元回兵南勦  
總督馳至蜀即請設標兵檄總兵萬鰲自松潘移重  
慶并調集鎮雄永寧各漢土兵設防應龍乘我師未



集大勒兵犯綦江游擊房嘉寵禦之誤契火磚反傷  
 城上兵士賊乘勢登城嘉寵率師巷戰應龍因縱囚  
 焚掠出綦江庫犒師依倉就食盡取貨財子女老弱  
 者殺之投屍蔽江；水為赤 上聞綦江破褫兩省  
 撫臣各為民緹騎連兵備使王貽德賜劄懸賞嚴旨  
 進勦郭子章大集文武於重慶誓師各道並發兵分  
 八路川兵從綦江南川合江永寧入黔兵從烏江沙  
 溪白泥龍泉入應龍遣子朝棟將兵迎劉綬師敗僅  
 石贖書 卷三二八 盜賊列傳 世屬繼堂

遂登圍破大城應龍會皇同愛妾二人闔室縊且自  
 焚吳廣斬關入急出屍烟焰中生獲其妻田氏于朝  
 棟弟北龍及賊黨百餘人檻車傳致京師詔剉應龍  
 屍磔田氏朝棟北龍於市傳首九邊分應龍地為二  
 郡屬蜀者曰遵義屬黔者曰平越楊氏守播八百餘  
 年至應龍凡二十九世而絕  
 石贖書曰將飛者翼伏將奮者足踞楊應龍亮悍異  
 常而善能卑體俛耳向人乞憐故人多墮其彀中待  
 石贖書 卷三二八 盜賊列傳 世屬繼堂

以身免酉陽石柱二司尅桑木關壩陽永順二司尅  
 烏江關綬戰九盤山破婁山關應龍率各苗決死戰  
 綬壓海龍圍而壘安疆臣亦奪落濠關賊勢急父子  
 上圍死守賊將楊珠為砲所擊死吳廣燒二關奪三  
 山絕賊樵汲八路兵大集圍下綦長圍困之綬身先  
 士卒遂破土月二城應龍宮是夜散數十金募死士  
 拒戰諸苗皆駭散無應者起提刀自巡其壘見四圍  
 火光燭天傍徨自嘆泣謂妻子曰事不能為矣我師

羽翼漸豐而牙爪畢露未有不愛其反噬者矣譬猶  
 治病者血則歸經痰則歸膈至如癰疽化毒不決之  
 使出則所腫潰必多明於此理則苗人不足平矣  
 奢寅奢崇明安邦彥  
 簡酋者奢氏其種獯羅也祖阿奇洪武間率眾歸附  
 命為宣慰司世守其土教傳至奢從固無于奢崇明  
 以疏族得立宗明性陰鷲佯為恭順凡有徵調惟所  
 驅使舊例土司不入會城獨崇明召之入一見藩府

雄麗家遣工繪圖恭將周敦吉叱之曰犬羊敢乃爾  
崇明避謝然其逆性寔天成子寅更克獐勇力絕人  
凡遇五方不逞之徒攷：延納解衣推食都不少吝  
遂為逋逃教宣淫屠殺不可枚舉聞奴酋大舉入寇  
其為逆益決上疏願提兵三萬赴援上可其奏遂遣  
將樊龍將兵之渝城大中丞徐可求點兵發餉樊龍  
上臺送冊倍於調額中丞曰我調兵七十踰額則何  
以措餉龍曰召集奈何中丞曰姑人給教金帛金已  
石叢書 卷百二十八 盜賊列傳 芑鳳鳴堂

自任眾大喜燮元下令募白徒得死士七千餘人治  
守具賊分四道並下甚眾甚盛聚搶若叢林燮元城  
上發一砲斃高招數人乃暫退是夜火光燭天至次  
日牛皮竹芭多如繁星漸移漸近或挖城脚或樹竹  
梯或打弩放銃或舉火燒門三晝夜不絕燮元先差  
人決都江堰水適至濠滿賊方搭木橋遂得少息乃  
創造七稍砲各門競用之訪健卒五十八夜分絕城  
下推各路援兵且聞城中奸細甚多查核得二百餘  
石叢書 卷百二十八 盜賊列傳 芑鳳鳴堂



牛旁牛多斷繫而走實怒甚自麾眾扯拽砲石如雨擊死無算身幾不免乃退去一日賊將羅乾象遣人請降諭謀夜半縋而入燮元撫慰之頗出死力嗣後賊營舉動纖悉畢知被圍兩月援兵四集賊志亦懈羅乾象來報謂賊意專在早船破之必走燮元造水牌三百餘面順流放下令各有司沉舟斷橋募集鄉兵以待賊逸俄而西門果架起早船合抱之柱四寸之板制堅而甚巧暗用牛二百隻拖拽初猶甚遠後

石匱書

卷一百六

盜賊列傳

三鳳樓堂

距城止二十餘丈諸將用大銃并七稍砲十三架更番攻打凡八日夜早船崩裂會援兵畢集兩戰兩大勝之追奔三十里二賊俱受擒傷及聞女將秦良玉兵至賊益膽落放火夜遁賊兵四散各鄉搶掠奪賊縛綁而至者不計其數凡係猓獍夷種併永寧人斬三百八人餘悉縱之成都圖解二賊投水西安氏安氏與蘭世仇殺宣慰安位幼弱安邦彥支庶也擅其政聞蘭已得蜀安氏亦欲乘間據而二賊遠至解仇

盟誼相綴連入漸招合諸夷勢復逞燮元大出師復江安建武長寧擒偽相何若海所遣別將及酉陽石柱之兵復重慶殺樊龍又復瀘州以守將夫人導義復陷昔兵進討相持不下朝議加燮元兵部侍郎總督三省燮元喜曰遵義之不得即下以三省多抵牾耳今統於一吾事濟矣遂列營納谿陽為進取而陰令大兵會長寧我兵壁青山峒乘霧奪險而入石柱兵亦來會遂入永寧破蘭州燒其九鳳樓蕩夷其巢

石匱書

卷一百六

盜賊列傳

三鳳樓堂

三賊走我兵以其間盡平諸夷落降者撫定之時出兵窮追而賊轉展入深菁不可卒得燮元月間重購降夷阿友阿引等佯得罪叛去大賞捕之甚急投奔寅：因莽不疑悉置部下因得通外間約死士斬其腹心將賊左右漸稀遂疑其下拷掠阿友倫五毒以刃穿其右足一晝夜阿友終不服釋之寅益不自得輒痛飲阿引等乘醉刺殺寅稱官軍至餘賊盡奔焚其屍以首來獻倖京師詔加燮元少保仍總督貴湖

雲川廣五省軍務巡撫貴州駐六廣安邦彥奢崇明

莫德等大舉犯永寧抵赤水謀知之授計守將許成

名佯敗誘入推其低永即令林兆鼎從三公入王國

楨從六廣入劉養鯤從遵義入邦彥關有王師惠甚

恃其勇欲旦夕先破永赤之兵還拒諸將急索戰成

名與永將侯良柱鄧地等約夾攻賊地等兵始交成

名與乾象統出其背奮擊之賊大潰士馬相擠壓死

者亡莫崇明邦彥莫德等悉受創漢兵斬其首以獻

石匱書 卷三十八 盜賊列傳 望鳳鳩堂

移檄安位諭以內附要以四事一貶爵二削水外六

日之地歸朝廷三獻故殺王巡撫者克首四開通畢

節等驛路位皆唯：遂率夷日納款

石匱書曰奢商狡如脫兔又有安氏為三窟非智謀

名將不易辦此而朱少師長厚忠誠不事機詐坐鎮

一方賊徒授首天下邪之不能勝正則已然矣諸葛

武侯七禽孟獲而南人不敢復反者非服其機詐蓋

服其忠誠也

石匱書卷第二十一十九

明 叙南張 岱著

四夷列傳總論

高皇帝既平定天下詔諭諸夷諸夷君長或使或身

悉隨使者來朝貢則高麗日本大小琉球安南真臘

暹羅占城蘇門答刺西洋爪哇彭亨百花三佛齊淳

泥凡十五國臣服最先而北恭順高帝作祖訓列

諸不征且示毋動遠畧之意既則撫綏懷柔令其三

石匱書 卷三十九 四夷列傳總論 一鳳鳩堂

年一朝國王嗣立世見而已高帝之言曰地廣非

久安之計民勞乃易變之源斯謨訂矣已而日本通

胡惟庸不軌乃命絕之惟念北酋為元餘孽時：繫

心遣將剷絕窮追乃已至其巖邊尤屢晚歲成祖

有天下遠慕唐宗賓服四夷之盛近續高帝係心

胡元之切北征犁庭於斯為烈西戎之夷吏部員外

郎陳誠銜命往使歷國十七首尾往返者數於足降

胡達軍盡居內地酋長部領悉著官封至夫才具可



用誠心足託者往，爵之公侯，布在左右，雖至掖庭  
內官，亦有外夷之女，所以示招徠之大明鞭撻之威  
也。海中諸國，則命黃頭三萬望日占風，指鉞墜緯，無  
一不至。與是功者，即非斬首選法，不得減革。蓋太監  
鄭和與王景和侯顯輩，領之有歲，當是時，四夷君長  
執贖獻琛，頂踵相望，賜宴之日，有忙舞天日，稽首闕  
廷，款未嘗有譯報之館，充奴旁皇，突然壯觀已。然而  
往來使送，接伴賞賚，費亦不貲。仁宣之間，氏羌之享

石匱書

卷三十九

四夷列傳總論

二 鳳鳩堂

如常，昆夷之喙猶故。正統以後，東南海上夷，以濤波  
難航，貢使漸稀，而西北胡戎，貪利賞賜，增人增賞，莫  
可阻遏。我患漸薄，彼信斯誅，陵夷至於北南也。先之  
禍，其時雖貪欲之心，勢健難馴，六絲我無以應其求，  
且內貳不狹，徒取空言威而怒之，自是以往，惟有朝  
鮮恭順，靡懈餘音，聽其不時自至，而我所捍禦，專北  
南矣。在南曰倭，雖其狡點善戰，未有時也。至觀交南  
終系哈密，頌圖地廣難安，民勞易變，神聖之云，宜其

然歟。

北國

北國，古獫狁種也。是獫狁，周獫狁，秦漢匈奴，唐突厥，  
宋契丹，其地東至元良，西至元刺，其先入主中國，而  
為元都北平。高帝以元年北伐，元主攜其后妃太  
子，遁出塞，居開平，心未忘故都，使其將擴廓帖木兒  
自太原來侵，未至，徐達與常遇春襲破之。其明年，遇  
春走其大同將竹貞，曹良臣拒却其攻通州者，丞相

石匱書

卷三十九

四夷列傳

三 鳳鳩堂

也。連乃無復故都意，而納哈出據金山，李思齊張思  
道據秦隴，尚皆名元臣。上以書諭元主，及納哈出  
盡地自守，無縱部下盜邊，皆不報達。師遂西，李思齊  
來降，張思道走寧夏，為擴廓帖木兒所執。於是上  
命遇春與李文忠分兵取開平，克之，俘其宗王平章  
數人。元主益北徙，居應昌，而擴廓帖木兒居定西，數  
擾邊。上患之，命達為征國大將軍，搆定西，李文忠  
為左副將軍，馮勝為右副將軍，搆應昌。文忠至，元主

已卒于愛猷識里達臘立與擴廓帖木兒徙居和林  
遂獲愛猷識里達臘子買的里八剌及其妃嬪若重  
器財寶降其衆五萬上封買的里八剌為崇禮侯  
而酋人謚元主曰惠宗上謚元主曰順帝下詔漢  
北狄軼諸酋先後歸附獨擴廓帖木兒負隅如故  
上屢招之皆不報五年命達文忠勝三路進討敗之  
於六集乃路又敗之於瓜沙追至勝海酋遁去師還  
明年破擴廓兵於懷柔人明年都督藍玉取興和李  
文忠攻克其高州大石崖斬宗王朵失里擒承旨  
百家奴進至糧帽山破斬魯土及司徒谷海俊等其  
秋遣崇禮侯北歸明年擴廓帖木兒卒無何愛猷識  
里達臘亦殂是為洪武十一年上遣祭之以不失  
待亡國禮酋人謚愛猷識里達臘曰昭宗立其次子  
益王脫古思帖木兒其丞相驢兒蠻子哈刺章及國  
公脫火赤平章乃兒不花樞密知院愛足等時寇  
塞下十三年命西平侯沐英往討擒脫火赤全部以

石匱書

卷二十九

四夷列傳

四鳳樓堂

歸明年大將軍達與副將軍友德征乃兒不花至北  
河襲灰山大克獲而納哈出猶據金山寇遼東聚衆  
至二十萬輜重饒酋主二十年命宋國公馮勝將兵  
二十萬擊之獲納哈出盡諭降其衆俘元官屬遺臣  
千有餘人上曰吾老矣今不滅酋後未弭也其秋  
即軍中拜玉為征酋大將軍北伐玉與延安侯等窮  
入沙漠其冬獲元將九百餘人上銳意滅酋明年  
復遣中國公鄧鎮等從玉師倍無進覆其巢穴蓋從  
者七侯玉深入至捕魚海穴地曠薄之破殺其太尉  
蠻子脫思古帖木兒與其太子天保奴知院捏怯來  
數十騎遁獲其次子地保奴及妃主部首三千男女  
七萬餘人馬駝牛羊十萬餘盡焚其鎧仗逸於是漢  
北一空邊庭無警上大悅而賦平胡之詩脫古思  
妃既至坐道與玉私慙懼自殺而地保奴出怨言  
上授之琉球脫古思帖木兒既遁欲往和林依丞相  
咬住行至土刺河為其臣也連迭兒所襲衆復散獨

石匱書

卷二十九

四夷列傳

五鳳樓堂



與控怯未等十六騎借適吹住來迎欲共依闕帖  
木兒雲不得發也速迭兒襲執縶殺之并殺天保奴  
控怯未等遣使來降告之全寧應昌諸處未幾為失  
烈門所襲殺部落遂潰而吹住與乃兒不花阿魯帖  
木兒時寇邊上命穎國公友德等以燕兵從燕王  
定遠侯劬等以晉兵從晉王往征燕王出古北口謂  
諸將曰鹵地曠絕無間謀難功也發騎調知乃兒不  
花處冒雪抵其迤都營使與雅故者指揮童往說乃

石匱書

卷百十九

四夷列傳

六 鳳鳩堂

兒不花迫借之來燕王慰接遣歸度將至營復召之  
如此者三國不能測悉收其部落馬駝牛羊投奏  
上喜曰清沙漠者燕王也明年夏燕王督穎國公出  
塞捕番將阿夫里等而和林之西有哈梅里昔元篤  
元納夫里居之往來患苦西域貢使燕王復命都督  
劉真宋晟等攻破其城走之鹵益衰終高皇帝世  
脅息不敢大為寇而上封壯王鎮邊為邊藩國  
自脫古思帖木兒後大臣紛紜蓋五傳至坤迭木兒

咸未幾被弑不復知帝號矣永樂初思力赤立非元  
裔也眾不附復弑之阿魯台統有部落乃迎元後本  
雅夫里為主稱可汗當洪武時強臣猛哥帖木兒據  
瓦剌猛哥死首分為三曰馬哈木曰太平曰把禿字  
羅不肯與可汗朝會上表貢貂裘駿馬珍異仍請封  
詔封馬哈木為順寧王太平賢義王把禿孛羅安樂  
王永樂七年遣給事中郭驥使本雅夫里見殺上  
大怒勅淇國公丘福等討之而本雅夫里已為瓦剌

石匱書

卷百十九

四夷列傳

七 鳳鳩堂

所襲破與阿魯台從臚胸河矣丘福恃眾不為備全  
軍十萬騎皆沒明年上自以五十萬眾出塞逐本雅  
夫里收之遠走而阿魯台以其眾竄山谷請降貢馬  
詔撫納君臣始各部而居又明年馬哈木等乘本雅  
夫里弱滅之阿魯台上疏請為故主復讐上不許  
然嘉其義封之為和寧王兀剌貢使遂不至十二年  
上以大衆討之馬哈木等三首掃境來戰不利遂遁  
阿魯台使其大首以下來朝會賜米五十石乾肉酒

糗糒幣有差十三年兀剌復請降貢馬謝罪十五年馬哈木死封其子脫歡為順寧王阿魯台志遂叛入寇興和二十年上討之次殺胡原阿魯台逃降其異部大酋也先土干等數千人還二十二年上復親討阿魯台出塞數千里不見國還崩於榆木川而順寧王脫歡稍併有太子孛羅之衆至宣德九年遂急擊殺阿魯台悉收其部落欲自立為可汗衆不可乃行求元後脫不花為主以阿魯台衆歸之居

石匱書

卷三十一元

四夷列傳

八 鳳鳩堂

沙漠北哈刺噴等部俱屬焉正統八年脫歡死于也先益強盛自稱為太師屢犯邊十四年大入破大同之師告急相踵上遣駙馬都督井源等四將各萬騎禦之俱敗沒中人王振挾上親征出居庸至大同成國公朱勇等五萬騎為前軍復大敗勇死也先遂乘勝前逼上於土木全師俱覆上蒙塵也先詭稱送上還潰紫荆而入躡畿輔直前犯京師尚書于謙武靖伯石亨禦之也先走大掠而出餘衆之

在京南者熾於楊洪軍而會中國已立郅王也先失所挾平章伯顏帖木兒從史之復奉土歸是時也先威出不花王上取羈縻而已景泰中上教使賂遺也先入通不花王以間之天順四年也先遂以兵滅脫不花弒之致書上自稱大元田盛大可汗答詔稱為兀剌王成化中也先死諸子分部北邊其在西者為套酋犯陝西諸鎮在北者犯宣大山西離合不常世次莫可得而攷矣至弘治中酋首火篩

石匱書

卷三十一元

四夷列傳

九 鳳鳩堂

大舉寇大同我師敗績詔于江伯陳銳為大將侍郎許進佐之出塞坐逗留徵免國勢益盛踏水過黃河住牧改命大將保國公朱永中貴人苗達右都御史火琳合京邊兵十萬布鞏州禦之復不利火篩死邊患少息而小王子者即也先之後稱可汗者也或云元裔也滅也先遂至諸部常怒其相亦不剌欲殺之亦不剌懼擁萬衆掠涼州入西海攻破西寧安之王族奪其誥印諸番散亡據其地而居之未幾復稱藩



於小王子終正德嘉靖間犯邊殺掠吏民不已小王  
子分地絕遠介西北間善水州其人甚富而饒有牛  
皮帳九蓄珍寶直百萬嘉靖之十三年大同叛殺其  
帥陰構小王子入援踐我師大同下而小王子得少  
利輒去不顧其二從父曰吉囊曰俺荅吉囊分地河  
套當關中次饒俺荅分開原上都最貧以故最喜為  
寇抄而小王子眾以饒故射獵自娛而已雖控弦數  
十萬人飲兵稀發吉囊有子十八：萬騎俺荅六十

石叵書

卷三十九

四夷列傳

十 屬孃堂

餘萬騎而前後掠中國人埒之小王子雖號稱為君  
長不相攝別種曰黃毛者兇悍不能別死生眾少於  
三部鹵或時深入黃毛輒從後掠徵取子女玉帛鹵  
苦之後合兵逐北急擊大破臣黃毛以是無內顧得  
併力我已辛丑吉囊及俺荅連歲入山西抵太原圍  
之十六日而解剽殺吏民男婦畜產以百萬計吉囊  
所鹵折代侶伎縱淫樂不休卒病隨竭死諸子不相  
屬分居西邊而俺荅日益彊盛有子曰黃台吉臂偏

短善用兵其眾畏之用命過於父丙午自宣府入陞  
慶總督翁萬達發大同周尚文兵拒却之會萬達慶  
歸尚文卒都督張達代而侍郎郭宗臯為總督庚戌  
吳鹵數萬騎入大同境潰墻入悉精兵溝壑中而以  
老弱百騎為餌總兵達副總兵林椿逐之既入伏發  
悉殲焉事聞逮宗臯等治罰有差鹵既得二將首遽  
引去意叵測而邊臣所遣謀者云方脯羊馬肉鍛鐵  
鑊傳箭諸部大舉矣議發邊兵萬三千騎及京兵三

石叵書

卷三十九

四夷列傳

十 屬孃堂

萬四千騎分屯諸要害邊兵取羽檄符會又遠以不  
時至而京兵市人酒削屠沽兒耳不復能見敵以為  
常八月鹵至古北口以數千騎嘗我前兵出火砲夫  
石從上下却之鹵乃悉眾入綴我師而別以精騎繇  
間道踰嶺出師後京兵大驚潰爭棄甲及馬竄山谷  
林莽中鹵遂大殺掠懷遠順義吏士亡莫俄而犯京  
城游騎掠通州三河上大驚大司馬丁汝夔束手  
無措唯有杜門死守而已旬日間咸寧侯仇鸞以大

同兵至都御史楊守謙以保定兵至又五日而遼東  
宣府山西勤王兵悉至詔拜鸞為大將軍護諸將兵  
凡十餘萬騎鹵前後剽掠男女羸畜金帛財物捆載  
巨萬徐從東行循諸陵而北時諸道兵相視錯愕  
莫敢前發一矢僅尾之出而已收斬遺俘老者降  
或逃者僅八十餘以捷聞咸寧侯既為政始議開馬  
市以中鹵欲而寬其深入之謀則命侍郎史道往蒞  
之俺答與其子貪中國賂因互市不絕然中國歲費

石匱書

卷五十九

四夷列傳

土風婚堂

以數十萬計所獲馬皆驚下而賊亦小為寇如恒  
時久之咸寧侯兀事露鹵復闖連歲入遼東再殺總  
兵岳懋啟尚質犯諸邊又圍大同右衛困之幾下是  
時俺答有四萬騎精者萬餘子黃台吉有萬餘騎精  
者七八千俺答老矣娶二妾棄其妻黃台吉怨之妻  
各一子子萬騎自備以故中自疑不敢深入其精兵  
戴鐵浮圖馬具鎧長刀大鏃望之若冰雪然不輕與  
我戰宣大之間錯而阱牧如碁布焉降人丘富趙全

石匱書

教鹵火食構宮室壅水田曰板升板升華言屋也全  
教鹵益習攻取掎襲之事俺答喜加全與富俱為首  
長遂入寇無虛歲俺答有孫把漢那吉者鐵背台吉  
子生三歲而孤俺答使其妻養之長為娶仄慎部女  
曰大成比妓把漢那吉又自聘兔捨金的未娶而俺  
答有外孫女業許配襖兒都司美而艷俺答則自取  
之號曰三娘子襖兒都司怒且治兵相攻俺答慚于  
之免捨金的把漢那吉志會俺答西掠土番把漢那

石匱書

卷五十九

四夷列傳

土風婚堂

吉携其妻及乳母之夫阿力哥等扣敗胡堡求入總  
督王崇古謂奇貨可居以其孫羈縻俺答議款貢遂  
封俺答為順義王給金印俺答寵三娘子名哈屯另  
築城居朝廷賜名歸化三娘子自練精兵萬餘騎夷  
情向背半係娘子俺答死當屬黃台吉黃台吉老病  
娘子意嫌之將別屬督臣鄭洛計曰若娘子別屬封  
此老酋何為乃命人說娘子曰汝歸王天朝以夫人  
封汝不歸王一胡婦耳於是娘子逼利害乃歸之及

三三九



黃台吉死子扯力克當嗣洛又諭力克曰娘子三世歸順汝能聚則封不亟聚恐封別有屬也扯力克遂逐諸妾合婚三娘子萬曆十三年封扯力克為順義王哈屯比妓為忠順夫人四十年三娘子死撫臣言其納貢四十餘年最稱恭順特賜褒卹崇禎間忠順夫人子復請封奪王爵如將軍號自款貢後北鹵稽首稱外臣者凡五十餘年通市不絕

石匱書曰諸葛武侯六出祁山曰我兵不出賊兵必入此千古脩邊至計也 二祖歲：伐胡鹵自救不暇而土木之後兵不出塞鹵得以乘間竊發矣乃議者輒以開釁為辭迨至嘉靖庚戌關入內地卒不聞一矢相加遺而後此七八十年鹵飽颺去軍輒尾之鹵書其道傍曰官軍免送真可哀也哉

朝鮮

朝鮮箕子封國漢初為燕人衛滿所據傳至右渠武帝攻殺之置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漢末公孫氏

晉高氏並據其地高本扶餘別種改國號曰高麗居平壤已為唐所破亡何王建代高氏并有新羅百濟地益廣東使松岳以平壤為西京元至元中西京內屬名東寧路畫慈嶺為界洪武二年王顯表賀遣符璽即僣斯齋金印詰文封顯為高麗國王使使入謝賜經史及幣帛甚厚五年顯請從耽羅國所留蒙古人及征蘭秀山逋寇詔耽羅附庸也蒙古六人耳余何棄焉逋寇以朕命之傳檄可致勿用兵項之

石匱書 卷三二九 四夷列傳 十五 鳳鳴堂

貢馬五十疋道亡其二使者以聞及馬至無恙詰之則使者所償也 上責其不誠却之七年諭中書省臣曰古諸侯事天子比年小聘三年大聘五年一朝九州外夷戎世見而已高麗去中國近知經史禮樂非他邦比至今三年一聘不則比年聘兼高麗貢獻數使滿海幾不返甚夫朕意丞相其明以諭王八年顯弒死子禰嗣貢不如期却之羈其使周誼仍勅遼東守臣絕勿通十七年表請故王謚及嗣封不許十

八年許之明年貢馬千匹布萬疋謝請易冠服不許  
指揮高家奴自其國市馬歸言禍辭馬直上令給  
之二十一年國相李仁八廢禍立王昌歲中西請入  
朝皆不許李成桂復廢昌立瑤嘗遣子與來朝與  
未歸而成桂廢瑤自立王氏自五代至今傳數百年  
絕其國評議司表言禍昌不當立瑤暴虐失人心國  
虛王舍成桂莫適與也惟朝廷命之上曰彼弗耳  
吾何誅成桂更名且從居漢城已請更國號詔仍稱

石匱書

卷五十九

四夷列傳

十六 鳳鳴堂

朝鮮二十八年入貢表語謾速撰表者鄭總羈留之  
且老請子芳遠嗣永樂元年賜冕服經籍六年世子  
從來貢八年獻馬萬匹助征國十三年更立子禔為  
世子是年芳遠老請以禔嗣宣德元年遣使賜禔五  
經四書及性理大全綱目通鑑因謂是書有國家所  
當知朕嘉惠遠人故賜之四年禔進海東青制詔珍  
禽異獸非朕所貴其勿進方物效誠而已母金玉器  
禔再進再諭之已請子弟入學不許仍賜諸書俾學

於國中景泰元年賜禔世子珣冕服禔卒珣嗣三年  
卒于弘熈嗣禔而孫遜其叔琛天順三年邊臣疏琛  
私與建州夷首董山通已又殺毛隣首即卜兒哈累  
詔戒諭之成化三年進海東青白鵠却之時方征建  
州琛遣中樞府知事康純等率兵助王師捕斬李滿  
住及其部落遣使來獻俘璽書褒嘉之明年琛卒于  
暘嗣六年暘卒從子斐嗣復出兵助擊建州投聞遣  
中使賫王金幣并及其將士弘治八年斐卒于暘嗣

石匱書

卷五十九

四夷列傳

十七 鳳鳴堂

惟病遜其弟懌嘉靖二十三年懌卒于崙嗣未踰年  
卒于崙嗣時日本入寇舟漂至朝鮮及姦民往來海  
上私與倭市崙輒捕以獻上六年賜子荅其意隆  
慶元年崙卒于崙嗣崙立沉湎於酒不理國事萬曆  
二十年中國用兵西夏倭首關白平秀吉聞朝鮮無  
備遣巨首行長清正等擁舟師數百艘分陷豐德諸  
郡朝鮮望風潰王倉卒棄王京令次子瑋攝國事奔  
平壤已復奔義州請援甚急後以劉綎平壤大捷朝



鮮抵定必復歸王京尋組次于琿五四十七年奴首  
犯邊琿出萬騎脅從劉縱遇覆盡瑩御史陳王庭請  
獎卹朝鮮諭以一旅屯沿江塞奴攻寬奠鎮江路并  
勅北閔連屯開原侯奴犯開鐵即襲老寨無為所結  
從之五月朝鮮咨報奴首移書聲赫借號後金國汗  
建元天命指中國為南朝黃衣稱朕意甚恣天啓二  
年朝鮮遣陪臣吳元謙等四十一名暨大宗教等七  
寺喇麻僧班就頌行三十六名入貢制勅朝鮮王恪

石匱書

卷三十九

四夷列傳

十八鳳鳴堂

守臣禮助餉恤民忠義可嘉着賜文綺一襲銀一百  
兩仍賜勅諭以旌忠節差米陪臣吳元謙等俱厚賚  
之三年李琿為其逆姪李綜所篡登萊巡撫袁可立  
請兵討之議未定綜與毛文龍結為心腹文龍為進  
其王太妃疏及朝鮮合屬文武陪臣疏恭李琿罪惡  
自絕于天昭敬王孫李綜聰明仁孝宜為副君且願  
與毛文龍唇齒相依牽制奴首懇請乞封從之七年  
奴首東犯先破朝鮮請援甚急詔毛文龍發水師援

款兵不果發文龍死音問遂絕其地東西相距二千  
里南北四千里分八道統府州郡縣其設官畧倣中  
國以旧制俸刑法不苛俗柔謹崇釋尚鬼惡殺茅居  
芋衣知文字喜讀書上下威儀燦然可觀山川九都  
神崇北岳海鴨綠江為大產金銀鐵水晶鹽紬苧布  
白礮紙狼尾墨米下馬長尾雞貂狗海豹皮八種魚  
昆布杭黍麻榛松人參茯苓

石匱書曰高麗桀驁於隋唐至我明而何其馴伏也

石匱書

卷三十九

四夷列傳

十九鳳鳴堂

雖其國鼎革變置反覆不常而臣服天朝至死不易  
夷狄之有君不誠然乎乃自開國至今歲時朝貢慶  
慰吊卹詔使不絕於道六幾一乎華夷一家矣故槩  
論我明與國三百年不夫人臣禮者朝鮮其巨擘哉

日本

日本古倭奴國在東海中綰波而宅自玄菟樂浪底  
於徐聞東莞所通中國處無慮萬餘里其地東高西  
下勢若蜻蜓古亦曰蜻蜓國也國君居山城以王為

姓世，不易所統五州七道三島為郡五百七十有三，然皆依水附嶼，大者不過中國一村，落而已。戶可七萬餘，課丁八十八萬三千有奇。自元帥討日本者，沒於水不得志，日本亦絕不復來貢。高帝初遣使臣趙秩諭降之，僧祖朝來貢方物，十三年丞相胡惟庸謀叛，令伏兵貢艘中，計以表裏挾上，即不遂，掠庫物乘風而遁。會事露，悉誅其卒，而發僧使於陝西四川各寺中著訓示後世，絕不與通。於是遣信國公湯

石匱書

卷三十九

四夷列傳

平鳳鳴堂

和等沿海規畫自南直隸山東浙江福建廣東西咸置行都司以備倭為名，犬牙盤錯矣。永樂初太監鄭和等齎賞諭諸海國，日本首先歸附，詔厚賞之，封其鎮山賜勘合百道，與之期：十年一貢，無何三千人犯遼東，為都督劉江所破，殺無噍類，自是欽恐不敢大為寇而小抄盜亦不絕。或其主不知也，其貢則恒先期而至，要以利中國，給賣與互市為利耳。嘉靖初，其主幼冲，不能制群臣，右京兆大夫高貢使來素

石匱書

卿貢左京兆大夫內藝興，遣宗設貢成強請勘合，後先至寧波，爭長，相下宗設，表盛於宋素卿，遂攻敗之。追素卿抵紹興城下，大殺掠，都指揮劉錦與戰死，遂蹂躪寧紹間。宗設奪舟遁，事聞上切責鎮巡官督兵追捕，遂下宋素卿於獄。九年國王源義附疏琉球使言為素卿乞宥罪，并請復修貢獻，給事中憂言言夷人仇殺之禍皆起市舶，請罷之。而日本貢使遂絕。十八年復以修貢請許之，期以十年，人無過百船。

石匱書

卷三十九

四夷列傳

平鳳鳴堂

無過三。然諸夷嗜中國貨物至者，率遷延不去，貢若人款又恒不如約。是時市舶既罷，貨主商家商率為奸利，虛值轉鬻，負其責不啻千萬。索急則投貴官家，夷人候久不得頗構難，有所殺傷貴官家輒出危言，撼當事者，兵之使去而先陰泄之，以為德。如是者久，夷人大恨，言扶國主賢而米不得直，曷歸報，因監據島中並海不逞之民，若生計困迫者，糾引而歸之時，時寇沿海諸郡縣矣。朝廷慮之，乃特設閩浙巡撫，開



軍門聽以軍法從事而所用撫臣朱紘素潔廉然銳  
果壯往則日夜練兵甲嚴糾察數尋舶盜淵藪破誅  
之而人嚴根株通海者令迫急諸豪右咸喘重足  
立其仕宦貴臣相訥不休竟以擅殺逮紘及置二  
司用事者於理紘自殺乃罷巡撫不復設而舶主  
土豪益自喜為奸益甚官司視以目莫之禁矣壬子  
賊犯台州破黃巖象山諸邑議復設提督乃以都御  
史王忬為之時沿海衛所軍久廢弛不習戰軍府草

石匱書

卷三十九

四夷列傳

王鳳熹堂

創財用殫屈忬召募驍勇委良將申約束屢謀其巢  
穴覆之斬獲以千計賊移舟而南犯吳松郡二郡固  
都會素沃饒而其民愈怯弱賊至則咸懷散不支相  
載而去所被攻剽郡邑爭以檄書上聞巡撫操江  
憲臣相繼罷而忬以大同急改節鉞去此時倭益猖  
獗倭勇而韌不甚別生死每戰輒赤體提三尺刀舞  
而前無能捍者其魁則皆閩浙人善設伏能以寡敵  
衆反主客勞逸而用之此所以恒勝也大群數千八

小群數百人比，謂起而舶主惟王直為最雄徐海  
次之又有毛海峰彭老先生不下十餘帥分頭四出  
至則焚官庾民舍縛嬰兒竿上沃以沸湯卜孕婦男  
女剖視賭勝為恠毒不忍言所過之處村落為墟  
天子憂東南甚乃用南京兵部尚書張經以右副都  
御史總督南直隸浙江山東兩廣福建等處遣御史  
主事各一人調山東民兵及青州等處水陸槍手六  
千人使恭將李逢時許國督赴揚州聽征經故總督

石匱書

卷三十九

四夷列傳

王鳳熹堂

兩廣有威名諸蠻信服之奏調田東蘭諸州狼土兵  
及永順保靖二土司兵備前行許之經素貴侈靡行  
事有承平風而諸特用大將何卿沈希儀等名位極  
老而驕新進之士又慄猶果往速退田州瓦氏及山  
東槍手連戰敗去經望大損而侍郎趙文華出視師  
文華繇上疏行有所負挾順指凌經而經以大臣自  
重出其上文華恚則連疏劾經謂其才足辦也持家  
闕避賊讐故嗾縱賊爾上怒甚趣使捕徵經

則已聚兵大破倭於嘉興斬首二十級溺水死者稱  
是兵科言宜留經以平倭自績不聽併巡撫李天寵  
皆論死文華既以探其功則奏超御史胡宗憲代天  
寵以兵部侍郎總督無何徐海入寇圍巡撫阮鶚躡  
浙地告急疏上趙文華復請出督師乃與宗憲誘徐  
海降而合兵掩捕平海死又明年獲汪直汪直故徽  
人也以事走海上後為船主頗尚信有盜道雖夷主  
亦愛服之而其姓名常借他船以是凡有入掠者皆

石匱書

卷三十九

四夷列傳

古風鳴堂

云直主之踪跡詭秘未可知也宗憲以桑梓厚賂金  
帛誘之若降吾以若為都督置司海上通互市而直  
遂自奮言必能肅清海波贖死罪宗憲與之誓甚苦  
直信之從入杭州宗憲具狀聞上然亦不敢悉其  
故廷議以直元兇不可赦棄市其眾無歸者復犯淮  
揚不利連犯吳越巢閩中首尾七八歲間所破城十  
餘掠子女財物數百千萬官軍吏民戰及俘斃者不  
下數十萬雖時有勝負雅不相當而轉漕軍食橫賞

石匱書

賜乾沒入橐中者以鉅萬計天下騷動東南膏髓竭  
矣萬曆二十年倭首關白襲破朝鮮朝鮮王奔平壤  
遣使請援上命遼陽副總兵祖承訓統兵三千渡  
鴨綠江援之敗績遂命兵部尚書石星往朝鮮經畧  
星一意主款聽幕客沈惟敬言往釜山議款貢欺妄  
事敗惟敬伏誅總兵麻貴陳璘劉綎等水陸夾擊得  
級二千二百有奇倭逃錦山盡殲之以平秀政平正  
成獻俘京師梟示九邊倭氣始熄崇禎間貢使屢至

石匱書

卷三十九

四夷列傳

古風鳴堂

並倭郵之胡松著海圖說曰始倭之通中國也定自  
遼東今乃從南道浮海率自溫州寧波以入風東北  
汎自彼來此約可四五百日程蓋其去遼甚遠而去閩  
浙甚邇若盡其國界則東西也長行可四五月南北  
也短行三月而皆極於海其西北至高麗也必由對  
馬島開洋順風僅一日二日南至琉球也必由薩摩  
州開洋順風七日其貢使之來必由博多開洋歷五  
島而入中國以造舟水手俱其博多故也貢舶回則

三四五



徑收長門抽分司官在焉故也若其入寇則隨風所  
 之東北風猛則由薩摩或五島至大小琉球而仍視  
 風之變遷北多則犯廣東東多則犯福建若正東風  
 猛則必由五島歷天官堂渡水而六視風為變遷東  
 北多則至烏沙門分踪或過韭山海關門而犯温州  
 或由舟山之南而犯定海犯象山奉化犯昌國犯台  
 州正東風多則至李西壘壁下陳錢分踪或由洋山  
 之南而犯臨觀犯錢塘或由洋山之北而犯青村南  
 石匱書 卷三十九 四夷列傳 若鳳樓堂

漚犯太倉或過南沙而入大江若在大洋而風欵東  
 南也則犯淮揚登萊若在五島開洋而南風方猛則  
 趨遼陽趨天津大抵倭舶之來恒在清明之後前乎  
 此風候不常難準定清明後方多東北風且積久不  
 變過五月風自南來不利於行矣重陽後風亦有東  
 北者過十月風自西北來亦非所利故防海者以三  
 四五月為大汛九十月為小汛其停撓之處焚劫之  
 權雖曰在倭而其帆檣所向一視乎風寔有天意有

備者率勝前此入寇者多薩摩肥後長門三州之人  
 其次則大隅三前其後博多日向攝摩津州紀伊種  
 島而豐前豐後和泉之人亦間有之蓋日商於薩摩  
 而附行者蓋日本之民有貧有富有淑有愚富而淑  
 者或附貢舶或因商舶而來其在寇舶率皆貧而惡  
 其山城君號今久不行於諸島而山口豐後出雲又  
 各專一軍相吞噬今惟豐後強頗併肥前等六島而  
 有之山口出雲俱以貧滅亡倭蓋無常尊定主夫  
 石匱書 卷三十九 四夷列傳 若鳳樓堂

石匱書曰倭無志於中國而數亂中國者非中國人  
 激之使亂則中國人導之使亂也倭土產少而利中  
 國所有不得中國絲綿則體皆皸痲我高祖銳意  
 防倭獨開市舶有以哉厥後中涓亂市舶而市舶遂  
 廢市舶廢而倭亂遂不能止豈太祖貽謀哉天啓  
 間鄭芝龍大開洋市而海不揚波者三十年於茲謀  
 國者其留心市舶而倭不足平矣

安南

安南古交趾地秦為象郡漢初南越趙陀據之武帝  
平南越置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光武時女子徵側徵  
貳反馬援討平之立銅柱界建安中改為交州置牧  
唐置都護府改為安南五代時土豪曲承美據之已  
為漢南所併宋初丁璉有其地封交趾郡王自是棄  
為夷璉傳弟璿黎桓篡之桓傳子龍捷李公蘊篡之  
公蘊八傳嗣絕為其婿陳日照所有元攻下之封其  
子光昂為交趾郡王終元世貢不絕亦時侵掠邊

石匱書

卷三十九

四夷列傳

大鳳鳩堂

郡不敢大為寇國朝洪武二年國王陳日燧遣使周  
時敏等來朝貢上命侍讀學士張以寧典薄牛諒  
齋詔封日燧為安南國王給鍍金銀印未至日燧卒  
姪日燧嗣請詔印以寧拒之曰吾受命封先王何以  
得擅予若日燧請于朝乃遣編修王濂主事林唐臣  
日燧嗣王而褒以寧得使臣體日燧拜詔甚恭未幾  
為陳叔明所篡林明老弟端代視事端攻占城敗死  
弟煒代先是上嘗戒安南占城毋相攻至是以叔

石匱書

明兄弟怙強速禍復遣使諭之叔明表謝連歲貢  
上厭其數命三年一貢毋侈方物進犀象以勞吾民  
二十一年黎季犛弑煒立叔明子日焜命絕其貢林  
明八年死上以叔明身自為墓勅禮臣毋弔而遣  
行人陳誠呂讓諭還所侵思明五縣不聽日焜旋亦  
為犛所弑季犛大誅殺陳氏更姓名曰胡一元子蒼  
曰胡奎借號紀元國曰大虞永樂元年表言陳氏世  
絕奎為陳甥求署國事從之已真封為王會陳氏故

石匱書

卷三十九

四夷列傳

大鳳鳩堂

臣裴伯耆走闕下乞師而老撾亦傳送故王孫陳天  
平來朝安南使者見天平多泣下詔詰季犛季犛詭  
請迎天平歸還以國天平行命都督黃中呂毅率兵  
五千送之季犛遣使迎其牛酒犒師偵騎往壺觴道  
相屬不為虞行至芹站伏發殺天平及大理卿薛嵩  
中等引還上大怒以成國公未能為征夷將軍率  
新城侯張輔西平侯沐晟等二十五將軍出廣西雲  
南兩道討季犛而以尚書劉儁督師尚書黃福大理

三四七



寺卿陳洽督餉親幸龍江禡祭戒諸將毋縱吏士暴掠毋輕進貪功罪人得則歸國陳氏擇立其子孫能行至龍州卒輔進破隘留難陵等關傳檄數羣賊二十罪師次新福縣歲六自雲南至白鶴江遣入與輔會 上命輔盡護諸將兵代能時賊恃宣洮富良諸江為固緣江樹柵立橋別築土城倘禦甚嚴欲老我師輔歲合攻之下令軍中丈夫報國立功在此時夫先登者賞不次士皆奮啣枚擊攻其薄城裨將蔡福

石匱書

卷三十九

四夷列傳

三 鳳樓堂

先登衆繼之舉火城上銅角齊鳴賊披靡退驅象巷戰遊擊將軍朱廣以畫獅蒙馬首神機銃翼而前象奔賊大潰斬獲及蹈藉死者無算進克東西都賊焚城遁連戰萬劫江木九江閩海口皆大破之諸郡邑相繼降附輔備宣 上意令安業隨窮追李羣父子於奇羅海口悉擒之安南平得戶三百一十二萬象馬牛羊舟糧器械無算捷聞詔求陳氏後無存者父老合辭請郡縣視內地乃置交趾都指揮布政按察

三司府十七州四十七縣一百五十七衛十一所三市舶司一以尚書福總布按二司事勅輔求交趾有能學藝者舉以聞六年輔振旅還交人簡定及命歲討之偽復督師歲敗績偽及都督呂毅叅政劉昱皆沒賊黨陳李擴鄧宗異等益猖獗仍命輔往輔率諸將敗賊賊于關入敗之太平海口迨至清化殲其黨李擴自言我陳王後也請立不許請降許之以為交趾右布政使輔歸復及竟復遣輔轉戰連年賊乃獲

石匱書

卷三十九

四夷列傳

十二 鳳樓堂

自輔之下交南凡三擒偽王威震西南諸夷遂留鎮其地而尚書福有威惠交人懷之拜伏莫敢動十五年召輔還以豐城侯李彬代之福六歸尚書陳洽代時中官馬騏墨而殘交人惡之三年之間叛者四五起彬先後討敗之而黎利最劇連結老撾出沒縱橫彬不能制詔以為清化知府利許諾然竟不赴而攻劫日益先後破茶籠州諒山府茶籠守琴彭諒山守易先皆堅守力盡俱死洽力言利詐宜亟誅而中



官山壽持撫議甚堅擁兵自衛諸將陳智方政復不相能彼此牽掣師遂敗事聞 章皇帝下璽書切責而以成山侯王通總兵討賊通戰寧橋中伏大敗尚書洽死之已敗賊交趾城下殺萬餘人諸將請乘勝蹙賊通不從賊知通怯益聚眾肆掠攻昌江城守將李任頤福日夜拒戰焚其攻具賊益起土山以飛槍射城中任福率敢死士夜開門殺守土山者襲破其營賊為地道入鑿橫溝應之從溝中發石擊殺賊甚

石匱書

卷三十九

四夷列傳

世屬鳩堂

多賊恐大軍至悉力攻相拒凡閱月城中將士三千餘人至是亡其半力竭不能支城遂陷任福皆自刎死中官馮智北向再拜誓不從賊與指揮劉順知府劉子輔俱自經死軍民感其義同死者甚眾 上遣安遠侯柳升黔國公晟分道往援以尚書李慶督師升剽而輕既連勝易賊慶言宜少戒升不聽竟中伏死慶及副總兵梁銘相繼病歿參將崔聚率兵進至昌江賊大驅象而前軍亂聚被擒戍兵竟不出通惧

大賂遺利與盟而旋師按察使楊時習爭之強不聽群臣劾通并馬騏下詔獄利表言前國王遺嗣嵩今在老撾請副封 上集大臣議絀張輔蹇義而用楊士奇楊榮萊命禮部侍郎李琦工部侍郎羅汝敬齋詔召安南文武吏士皆來歸并覈陳氏後當立者以聞利遺頭目黎公僕等送還官吏百五十七人戊午萬五千一百七十八馬二千百匹其陷沒不得歸者無算止言嵩死陳氏種絕 上心知其妄然業置之

石匱書

卷三十九

四夷列傳

世屬鳩堂

乃詔利權署安南國事八年利死于麟代之正統初以麟事朝廷恭詔封為安南國王諭令還所侵欽州地及通民二百餘戶麟卒于濬立遣兵攻占城執其王摩訶責該以歸詔歸其王不聽濬為庶兄琮所弑弟灑嗣輒侵我土司地攻殺老撾宣慰使乃板雅蘭掌父子為八百敗歸累詔戒諭之灑驕橫自如屢攻占城併其國我無以禁而中官錢能鎮雲南復私與灑通閉結諸夷姦宄釋驗幾危雲南巡撫王恕發其



奸亂乃拜弘治十年瀨死于暉立使者入貢乞改所賜常服從王制不許十七年暉卒弟誼嗣阮种弑之立瀨庶子暉：孱甚政在群下盜起國亂正德十一年陳嵩弑暉自立莫登庸逐嵩立暉兄子諱專其國嵩奔據諒山死諱迫於登庸奔清化庶弟慮立慮復死登庸遂竊安南王其子方瀛諱竟死清化故臣共立諱子寧居木州漆馬江倚老搢為援嘉靖十六年寧遣鄭惟傑來乞師 上以登庸弑逆又久不廷當

石叢書

卷三十九

四夷列傳

世屬婚堂

誅議討之以咸寧侯仇鸞為帥尚書毛伯溫督師伯溫至廣區畫諸便宜為進兵計廣守臣多難之且謂莫之篡黎猶黎之篡陳先後事同不足誅登庸亦遣人自歸廷議未決伯溫駐師境上檄諭交人懸重賞購登庸父子懼請束身待罪歸欽州四峒故地世奉職貢乃於鎮南關築壇具儀登庸率其屬繫頸徒跪北面匍匐上表降伯溫承制受之詎赦登庸歸廢勿王以為安南都統使世其職仍覈黎寧果黎後則

界以所據地否則已制下登庸已死授其孫福海二十六年福海死于宏漢幼阮如桂等擁立之族人莫正中欲為亂不克來奔三十年命宏漢嗣四十三年貢使黎光貢至京光貢以國難羈留南寧者十五年是乃達其後貢遂絕萬曆間莫茂洽為都統使茂洽死國大亂數年鄭惟傑于鄭檢立黎暉後黎惟邦為主維邦死檢于松溪立惟邦子維潭嗣盡逐莫氏遺孽莫敬用竄居高平府敬璋敬恭竄居東海府保樂

石叢書

卷三十九

四夷列傳

世屬婚堂

州復內相警未幾敬璋為黎兵所殺維潭遣使浮海詣督臣歸罪請款開輸貢移文擅用前國王印守臣詰之維潭飾詞對然請款愈堅日與約必以高平居莫氏如黎氏漆馬江故事維潭心難之業為期啓闕有日矣遂遁去頃之復款其言其恢復之義歸附之誠第謂高平乃其故土且莫氏篡臣不宜以漆馬江為比守臣曰莫氏在先世雖為篡逆今日乃國家之外臣也爾安得滅之以彼奔敗之餘使得假息一隅

毋遽珍絕是我國家所以鎮撫四夷共其患難之意也且彼此分定我主土司亦毋敢黨亂以遺爾憂於爾豈不利焉而愛此尺寸之地為維潭乃聽二十四年夏四月築壇具儀受其降其如登庸故事暨陳大科疏聞目盛言莫之慕黎其事逆先朝猶赦其愆况黎之復讐其名正今日宜許其順以夷治夷祖宗成法事下兵部議如大科言詔以維潭為都統使予莫敬用以高平令維潭毋得侵害安南復定其

石匱書

卷三十九

四夷列傳

共鳳鳩堂

地東至海西至老撾南接占城北連思明衡二千八百里縱一千里夷獠雜居獷悍喜鬪其君長尤狡獪有二名以偽名事中國自黎氏以來雖奉貢稱藩然自帝其國中如趙陀故事死則加偽謚黎暕之弒或云鄭惟鏞為之陳嵩討惟鏞而借焉者也諛者惟鏞而立也鄭宗強亡黎鄭也登庸乘亂而竊其柄也寧者非真諛子也傳聞厄不得而詰矣其俗惟交愛八個儻驢演人淳秀有華風文學則驢演為盛其

石匱書

山川佛跡均漏傘圓富良江宜光江為大其產金珠珊瑚玳瑁丹砂諸香蘇合油胡椒羚羊角犀角兕白鹿狸、狒、白雉翡翠蚺蛇蟻子鹽醢波羅密菴羅果烏木蘇木

石匱書曰文皇帝欲讐伏四夷立功海外故五出沙漠三下安南計其名也不計其費也循至于孫朝而名止空名費則寔費宣皇帝毅然去之深得要害蓋因政跳梁喘戶未塞而遠問北隣昔吳王北破齊

石匱書

卷三十九

四夷列傳

共鳳鳩堂

盟晉而越入吳王且未慮吳也而欲伐宋其臣諫曰王得宋小不能居而失吳王乃歸此征安南之說也伐宋非夫菜也吳固而後宋可伐也

琉球

琉球在海東南自福建梅花所順風七日可至漢魏至唐宋不通中國元招諭不從洪武初首先歸附率子弟來朝太祖嘉之賜符印章服及闕之善操舟者三十六姓許其遺子及陪臣之子來入國學分其

三五二



國為三曰中山王山南王山北王景泰間中山遂兼  
并二國我使者去必孟夏來以季秋乘風便也無他  
奇貨厥貢方物率市諸他國二年一貢每胎止許百  
人多不過百五十人其人深目長鼻頗類胡人男子  
多髭鬚婦人以墨點手為龍蛇文皆紵絕纏髮從頂  
後盤繞至額男以鳥羽為冠裝以珠玉赤毛婦以羅  
文白布為帽織闐縷皮并雜毛為衣以螺為飾而下  
垂小貝其聲如珮婦人產乳必食子衣食用手得異

石匱書

卷三十九

四夷列傳

艾鳳鳩堂

味先進尊長子為親喪數月不向食人死以中元前  
後日浴屍溪水去腐肉取骨布纏草裹埋土中其貴  
戚匣骨於山穴竅木為小窟歲時祭掃祭視尤好割  
掠故商賈不通人喜鐵器及匙筋不駕舟楫維編竹  
為筏急則群舁之泗水而遯事山海之神以酒殺鬪  
戰殺人即以所殺人祭其神無文字不知節朔視月  
盈虧以知時視草榮枯以計歲亦無君臣上下之節  
伏拜之禮父子同床而寢既服屬奉正朔被服冠裳

陳奏表章著作篇什頗有華風王日三視朝臣下膜  
拜尊且親者入殿坐飲酒歲元旦聖節冬至君臣冠  
服拜龍亭祝慶之宮室樸素無金碧之飾富貴者瓦  
屋不過三楹餘皆茅土王所居壁下多聚髑髏以為  
佳所居地曰波羅檀洞墜柵三重環以流水棘棘為  
藩殿宇多雕漆禽獸賦法界如井田王臣民各分土  
為食祿無征歛有事一取諸民事竟即已用刑甚嚴  
盜竊即刑割人無貴賤皆號健耐勞苦饑寒不知墜

石匱書

卷三十九

四夷列傳

艾鳳鳩堂

藥六鮮疾疫兵甲堅利射可至二百步進止有金鼓  
隣國畏之石常闢狼輒手少人度不能脫即剖腹自  
斃琉球旁有毗舍耶者島中小夷鳥語鬼形裸袒惟  
疇殆非人類不通中國其譯語呼天為向尼地為只  
日為非祿月為都及土產闐縷樹硫黃胡椒熊羆豺  
狼

石匱書曰琉球歷漢魏唐宋不通中國而一至我明  
首先歸附其亦禹貢之旅獫狁乎 高皇帝獨賜章

服許其遣子入學及操舟八戶其寵遇豈他國所敢望哉迨後二百八十二年恪共臣職海以外不聞有琉球名者白雉黃耆重譯歲至中國聖人其貽謀不遠大哉

### 哈密

哈密故唐伊州地東接甘肅西距土魯番為西域諸國之咽喉元族屬威武王安克帖木兒居之永樂四年遣使入貢詔封為忠順王賜金印即其地置哈密

### 石陘書

卷三十九

四夷列傳

罕屬婚堂

曲先罕東罕東左凡四衛其西域天方等三十八國貢使至者咸至哈密譯文其間乃發而土魯番者強番也控弦可五萬騎忠順王三傳而至脫：卒于子羅帖木兒立為其下者林所弑王母等温答力守國成化中土魯番酋阿力調其眾掠赤斤蒙古不從志即以兵劫王母及金印歸王母之外孫罕慎遊肅州久之甘肅守臣奏約罕慎復王哈密而阿力死于阿黑麻代之罕慎貧而殘失眾心弘治初阿黑麻扶

詐殺罕慎據其城上言罕慎非王裔不稱請自王哈密下兵部尚書馬文升議不許仍賜璽書切責阿黑麻悔懼上金印及還所據城詔褒予金幣有差乃行求忠順王之近族故安定王裔孫陝巴為王使哈密頭目阿木即輔之阿木即勾引哈刺灰夷掠土魯番阿黑麻怒復以兵入劫陝巴及金印而支解阿木即以殉弘治六年事聞命侍郎張海都督緹謙經畧之戍土魯番使四十餘人於西廣阿黑麻遂自稱可汗

### 石陘書

卷三十九

四夷列傳

罕屬婚堂

畧罕東諸衛聲欲取甘州而海等以奉使不稱下獄八年阿黑麻留其將牙蘭守哈密精兵不過四百騎甘肅撫臣許進帥臣劉寧諜知之乃以三千騎襲破哈密牙蘭走獲陝巴妻女并牛羊三千宥其脅從者八百人還陞賞各有差九年阿黑麻復據哈密乃奏送回陝巴及金印城池易故四十餘使詔起前威寧伯王越帥諸路議還其使陝巴至則復故封遣兵護之國所以勞賜阿黑麻良厚十七年哈密諸部以陝



巴嗜酒倍尅欲迎阿黑麻次于真帖木兒來為王快  
巴懼跳之沙州而會阿黑麻死諸兄弟爭立真帖木  
兒弗果來都督寫亦虎仙等誅謀叛者迎陝巴復之  
是年卒其子并牙即立時真帖木兒以亂故依中國  
留甘州而其兄滿速兒稍定國亂遂自立上書求真  
帖木兒不許正德六年始議遣還湯沐衣幣護之出  
境而滿速兒已復襲下哈密遂拜牙即走詔左都御  
史彭澤帥師往經畧之澤宿將也度未易兵定乃以

石匱書

卷三十九

四夷列傳

三鳳鳩堂

繒綺二千白金器皿入土魯番庭說令和好滿速兒  
喜因請還金印及城池而澤不俟報輒上書言事定  
乞歸召還掌院事滿速兒諜知兵罷即不肯遽還金  
印城池所要求無已而使出入肅州不絕且頗與肅  
降夷款兵備副使陳九疇疑之悉捕下獄而阻勞賜  
金幣不出闕於是滿速兒以萬騎寇肅州游擊為寧  
出戰不利亡八百騎九疇嬰城自守復疑其使內應  
悉誅殺之而使媯尾刺達兵掠土魯番部落速壇

兒狼狽走軍從後徼之頗有斬獲而兵部尚書王瓊  
與澤有却發其辱國欺罔及陳九疇輕率專擅激變  
喪師上聞大學士楊廷和等雅與彭澤善不獲已奪  
官又捕九疇下之獄亡何武宗崩給事御史劾王  
瓊扶私忌功廷和為內主乃逮瓊成之起彭澤為兵  
部尚書出九疇於獄以都御史撫甘肅尋速壇兒以  
二萬騎入甘肅焚舍廬剽人畜九疇拒之出境斬獲  
亦相當又遇海四酋亦不刺敗之酋首百餘即上言

石匱書

卷三十九

四夷列傳

三鳳鳩堂

速壇兒中流矢死夫捷聞會廷和坐議禮罷彭澤亦  
罷新貴人璉專用事廷和警也知王瓊怨之故力薦  
為西帥瓊復上言辨澤九疇事且言速壇兒寔不死  
按驗當九疇誣罔論成而瓊出揚兵境上喻速壇兒  
利害遷哈密罕東諸部落散之近地速壇兒誓不敢  
為寇諸國稍通貢然哈密竟不復城而金印失矣尚  
書胡世寧智畧士也與璉善然頗不甚直瓊而極  
言九疇材武數推轂不果用

石匱書曰國家立哈密欲以為外臣藩四陲耳卒之  
兵連禍結幾與明相終始其害何如也即嚴兵不能  
滅土魯番哈密閉關絕貢真之度外可也兵不足威  
賞不足結衆之何竭中國之財力而填之竟取奪也  
雖然其內事猶有可論者夫彭澤躁而輕然其不用  
兵旨可憐也陳九疇果而拙然其材不可失也功罪  
亦相當楊廷和似有扶然其所超進皆才也王瓊憤  
而修怨然其經畧之策似長也璵等似公然其所快

石匱書

卷三十九

四夷列傳

昌鳳鳩堂

在私也合而論之可思已

兀良哈即朵顏三衛

兀良哈古東胡地高辛氏之裔昔高辛時游海濱過  
棘城闕遇顛頊之墟樂之封其子猷越居焉邑於紫  
蒙之野號曰東胡漢平鮮唐吐谷渾宋契丹皆其地  
也在烏龍江南漁陽塞北元時為大寧路北境高  
帝既有天下東夷遼王惠寧王朵顏元帥府各遣使  
來朝於是即古會州地置大寧都司封于權為寧王

石匱書

填之後置大寧朵顏福餘三衛指揮使司與遼東宣  
府東西為外藩燕王靖難將引南兵下惠寧王躡其  
後自永平攻大寧入之謀拉寧王為助賜予兀良哈  
說之兀良哈皆喜燕王行寧王餞之郊兀良哈從一  
呼皆戰遂擁寧王西入關於是取其三千人為奇兵  
天下既定燕王德兀良哈盡割大寧地與之從寧王  
南昌徙行都司於保定等處尋增置卜喇哈衛大小  
頭目二百七十枝歲再貢給牛具酒食布帛良厚自

石匱書

卷三十九

四夷列傳

望鳳鳩堂

是其部樂益蕃我第守內邊與宣遼聲援隔絕久之  
陰附阿魯台二十年上親征阿魯台還師擊之大  
敗其衆於屈烈河斬首數百擒首長數十人盡收其  
羊牛馬駝十餘萬宣德三年上出巡邊駐蹕遵化適  
其衆萬餘入寇上以鐵騎三千分兩翼擊之手射  
其前鋒三人斬其首渠正統中倭寇遼東延安境  
上怒其反覆不常命成國公朱勇興安伯徐亨等分  
勦之勇等擒捕其擾邊賊徒獲其人畜而左恭將都

三五五



督同知楊洪亦俘斬兀良哈安出等部下於克列蘇等處兀良哈亦尋悔罪自獻所獲犯邊諸夷朝貢不絕蓋三衛中惟朵顏據地最險兵騎最強十四年也先寇東部大寧福餘不能自立從也先為向导隨之來貢見我所以待之也先比其待三衛加優數倍憤然謂我畏強而慢弱自是天順成化間與朵顏輒通北鹵毛里孩的加思蘭等入寇已輒謝罪國家輒撫納之而彼亦小為寇抄不絕弘治中守臣楊友張石璽書 卷三十九 四表列傳 四六 鳳樓堂

瓊燒荒出塞掩殺其衆自是舉益起陽順陰逆正德中朵顏酋長花當之子寇馬蘭谷恭將陳乾禦之花當子射殺乾尚書王瓊請責問花當執其子償罪花當懼然貪中國賞賜寧棄其子不敢絕漢好嘉靖中與北鹵為婚媾時導鹵寇邊詰之輒支吾對我中國不能為我主與婚媾求好而已朵顏酋長近有長昂董狐狸炒蠻夷婦大小嬖只猛可順等號為六克長昂死其子賴峇尤克橫恃險而強有自来矣

石璽書以葉夢熊曰成祖北伐至鳴鸞成語金幼孜曰滅此殘鹵唯守開平興和大寧遼東寧夏甘肅則邊境永無事矣是棄大軍非成祖意後世謂欲借虜夷藩籬中國誤矣至宣德五年并開平而失之喪地三百里由是左右臂俱折而松關潢水險固在鹵夫不得祖宗之意而揣摩其影響以幸苟安此二百餘年之大誤也

赤斤蒙古

石璽書 卷三十九 四表列傳 四六 鳳樓堂

赤斤蒙古周而戎戰國月氏秦漢屬匈奴武帝取為酒泉燉煌二郡晉屬晉昌郡唐屬瓜州後沒於吐蕃入西夏元仍屬瓜州永樂二年故韃靼丞相苦木子塔力尼率五百人來歸設赤斤蒙古千戶所以塔力尼為千戶賜誥印券陞為衛以塔力尼為指揮僉事十一年擒叛寇老的罕來獻上悅厚賜之晉指揮同知塔力尼卒于且加失旺嗣晉都指揮同知正統元年自言與韃靼戰有功晉都指揮使五年晉都督

會事且加夫旺子阿速嗣是時兀刺也先強盛嘗  
求婚阿速未之許也先使人要阿速往受聘阿速懼  
請內遷避兀刺報詔曰婚也先可也往受聘不宐往  
而見詐悔何及矣赤斤爾世地奈何棄之爾弟保險  
綏衆善自脩朕且命邊將緩急爾矣遂勿徙始苦木  
娶西番女生塔力尼人娶于達、生鎖合者及革古  
者乃命分所部為三帳自領中帳使塔力尼領左隸  
以西番人鎖合者領右隸以達、人至且加夫旺父  
石匱書 卷三十九 四夷列傳 兜馬鳩堂

子相繼長赤斤部落強欲并右帳相仇殺不休鎖合  
者窘勢所部來歸未幾死于切塔兒嗣景泰阿速以  
擒叛寇功晉都督同知復晉左都督成化二年阿速  
卒子兀撤塔兒嗣其明年兀撤塔兒卒子賞播塔兒  
嗣是後土魯番陷哈密侵掠赤斤至正德間奪其印  
種人散亂多走塞下衛遂虛

安定 阿端

安定 鞬鞞別部東為罕東北抵古沙州其地廣袤千

里無城郭俗以馬乳釀酒種帳為廬產馬駝玉石洪  
武七年撤里畏兀兒安定王卜煙帖木兒遣使貢鏤  
甲刀劍等物賜織金文綺分其首長為阿端阿真若  
先帖里四部給印章明年獻故元所授金銀字牌請  
立安定阿端二衛許之遂以夷酋沙刺等為指揮等  
官安定王立未幾為沙刺所殺部落潰散至永樂十  
一年其孫亦攀丹未朝賜印誥復故封二十二年中  
使喬未喜等往西域至罕力江為賊所殺洪熙元年  
石匱書 卷三十九 四夷列傳 兜馬鳩堂

都指揮李英率兵至罕東問故罕東指揮綽里加言  
賊中國使者安定曲先二酋也英進兵擊安定斬四  
百八十級擄安定王桑兒加夫夫及男女十餘人獲  
駝馬牛羊十四萬有奇曲先遠遁安定王詣闕頓首  
謝罪遣歸宣德二年以安定僧賞觸領占為戒淨慈  
應國師給誥命銀印是後安定王與國師屢入貢而  
國師之外復有禪師正統時國師則桑出鄰真禪師  
則攝刺歲卜正統十一年亦攀丹卒子領占幹些兒



嗣成化中為土魯番殘破苗裔散失弘治初安定王領真幹即兒子十奔請嗣王許之正德七年為北酋六卜剌所破餘衆內徙嘉靖間復令其部首嗣為指揮然安定後無傳而阿端久沒莫知處

曲先

曲先在安定西古西戎部落元置曲先答林元帥府洪武四年設曲先衛以土酋散西思為指揮同知其後為朵兒只巴所攻并曲先入安定居阿真地永樂

石叵書

卷三十九

四夷列傳

平屬鳩堂

四年指揮哈三散即思三郎等表言西番侵暴乞仍立衛從治藥王准報可以三郎領衛事給印章并從安定治所於昔兒丁永樂末散即思及安定首叔殺中使洪熙改元命李英討破安定追踰崑崙西數百里至雅令闊地曲先遠遁英還師都督火昭言叛首未獲至窮追詔已之宣德二年散即思復掠使者及西域貢使命火昭率安定罕東兵討之散即思懼而逃遣弟十戶堅都等進馬贖罪上以遠夷不足較

宥之還其係令居故部指揮那罕表言二女四弟及部落五百餘人皆為安定所據及餘衆潰居西番江不敢歸詔安定王亦攀丹索部下遣還仍諭居西番江者使復業其後屢入貢然亦苦土魯番內徙夫故地

罕東 罕東左

罕東罕東左二衛皆在沙州古西戎部落洪武二十年土酋哈塔等侵塞涼國公藍王討之深入至阿

石叵書

卷三十九

四夷列傳

平屬鳩堂

真川不見函還三十年酋長鎖南吉刺思遣使入貢立罕東衛以鎖南吉刺思為指揮僉事永樂二年與其兄答力襲等十六人貢馬進指揮使答力襲為指揮同知日頭奴為指揮僉事皆賜冠帶鈔幣自是貢不絕曲先之役罕東頭目班麻思吉率所部從擒斬首酋獲駝馬牛羊以獻宣德七年功授指揮使成化中為土魯番所困夷首奄章逃居沙州朝廷許其耕牧輸貢部落日蕃至奄章之孫只克以罕東衛既

廢請立罕東左衛治其地從之以只克嗣其祖官領  
衛事已晉都督僉事弘治八年土魯番掠沙州迫諸  
夷自附只克請救用兵部尚書馬文升議發罕東兵  
襲之我師出罕東失期不能有大功自是土魯番入  
寇每假道罕東令給食而亦不刺安定數掠其資罕  
東愈微至弘治時往欵肅州塞求卹矣只克卒孫  
白羔黑刺嗣為都督嘉靖初與別酋沙木哥土巴先  
叛土魯番皆來歸邊臣請分其衆半居肅州白城半  
居威遠仍擇其壯勇練習之番休迭上皆聽白羔黑  
刺約束節吞沒蕃而我邊以餉夷糜倉粟坐困

石匱書

卷三十九

四夷列傳

五 鳳鳴堂

沙州

沙州與赤斤接壤洪武二十四年王子阿魯哥失里  
遣使朝貢永樂三年置衛以其首因即來置任二人  
為指揮使給冠帶印誥因即來領衛事遞進都指揮  
都督宣德七年來告飢且言諸夷侵掠請從右察罕  
舊城不許正統四年所部指揮阿出不花等通人哈

密及罕東首班麻思結等竄居其地因即來以聞

上命哈密罕東還其逋并歸侵地仍諭因即來善撫

部落毋盜隣啓釁其後屢偵兀刺哈密事情遣使來

告上嘉勞之賜綺幣七年令邊將率戍助修苦峪

舊城竣入謝賜綺幣龍衣歸言兀刺也先欲為弟

娶其女詔聽自便九年因即來卒因即未受職四十

餘年朝貢頗恭官為祭賻以喃哥嗣為都督僉事弟

克羅俄領占為都指揮使佐南奇領衛事明年沙州

石匱書

卷三十九

四夷列傳

五 鳳鳴堂

衛都指揮兀魯思不花貽書邊將言指揮乃兒不花

等欲誘兀刺掠沙州守臣以聞上曰是書無喃哥

名何也命總兵任禮查覈任禮疏言喃哥弟鎖南奔

受兀刺偽封今喃哥復言其就婚罕東虞有他變勅

禮稽察之十三年禮擒鎖南奔以獻兵部請正法

上以其父兄恭順釋勿誅是時喃哥以困兀利率部

屬二百餘戶一千二百三十餘人來歸命居山東平

山東昌二衛自都督而下給糧及耕地有差沙州遂



廢未幾喃哥卒克羅俄領占嗣後賜名羅秉忠

土魯番

土魯番古交河縣之安樂城漢為車師唐為伊西唐時入職貢方用開元曆有毛詩論語孝經歷代子火其人類高麗貴人食馬以下食羊或鳧為樂多琵琶莖篥好騎射火州東七十里為柳城古柳縣也永樂七年陳誠至其國遣使朝貢宣德五年火州王哈散土魯番萬戶賽因帖木兒柳陳城萬戶瓦赤刺俱貢

石匱書

卷三二九

四夷列傳

五鳳鳩堂

馬及玉璞其後朝貢者弟稱土魯番成化中其首破哈密酋王母弘治中殺罕慎酋陝巴自後叛服不常正德嘉靖中皆來貢

石匱書曰朵顏諸衛其俗喜偷割時入漠北盜馬三四八驅千百匹酋以衆來攻不敵則降而事之為鄉導至婚子女詛誓相媾而貪中國賜予歲來朝撫之厚則更以酋情告我得預為備故迫則驅入酋信則墮其計善處之則因而為間藩籬失而耳目猶在也

西番

西番故吐番地本羗屬凡百餘種散處河湟江岷間至唐時并吐谷渾始盛唐末復衰宋入貢不絕元世祖始郡縣其地以番僧八思巴為大寶法王帝師領之嗣世弟子號司空司徒國公佩金玉印明興洪武二年遣使持詔諭之隨寇臨洮守將帝正禦之時河水未合師不得濟正祝天賊若平者則合河水頃之有水如巨屋自上流而下風隨之冰合即渡河擣其

石匱書

卷三二九

四夷列傳

五鳳鳩堂

營賊大驚請降自是諸部相繼來歸六年令諸首舉故官授職以攝帝師喃加巴藏卜為熾盛佛寶國師給玉印置烏思藏朵甘二指揮使司又宣慰司招討司元帥府萬戶府官過國公南哥思丹亦監藏等為指揮宣慰招討元帥萬戶等官領之明年陞烏思藏朵甘為都指揮使司置西安行都指揮使于河州以帝正為使統二番司復封番僧為大寶法王大乘法王闡教王護教王闡化王贊善王凡七王各給印

詰伴導其衆約比歲或間歲一貢使者時往撫諭八年川藏族殺我使輩哥鎖南等于是命衛國公鄧愈為征西將軍沐英副之討川藏師分三道進覆其巢窮追至崑崙山俘男女一萬口馬五千疋牛羊十三萬而還十二年洮州十八族番酋三副使汪舒朵兒瘦素子阿卜商等叛據納隣七站復命英討之英兵至洮州賊皆遁去斬叛逆土官阿昌夫納等築城於東隴山南川留兵戍之疏聞上曰洮州為西番門

石叢書

卷三十九

四夷列傳

五六 鳳鳴堂

戶城之足扼其喉矣命置洮州衛兵進擊三副使瘦素子悉破擒之斬獲人畜甚衆十五年勅松州衛指揮耿忠令番人計戶出馬充賦名為差發二十年禁番使關出麻鐵二十五年建昌衛指揮使月魯帖木兒驛忽樂等叛都指揮使瞿祿討之月魯帖木兒遣人請降諸將疑其詐請擊之能不聽賊遂遁去上命涼國公藍玉討之月魯帖木兒與瞿祿戰敗玉誘執之送京師伏誅玉因言四川地曠山險控扼西

番連歲蠻夷梗化蓋緣軍衛少而備禦寡也宜增置屯衛杜遏奸萌從之玉又請籍民充兵并討長河西朵甘百夷上曰民勞甚復籍之其何以堪長河西諸夷姑待後舉玉遂班師明年至金牌信符遣使頒給諸番諭之曰往者朝廷有需于爾以茶貨償之未嘗暴有徵也近聞邊將多假朝命漁獵爾等朕甚惡之今後遇有差發必合符乃應不者械至京師罪之隨立茶馬司於洮河二州聽番人以馬易茶民毋得

石叢書

卷三十九

四夷列傳

五六 鳳鳴堂

私市違者死遣曹國公李景隆至番市馬以茶五千餘斤得馬一萬三千五百餘匹分給衛士復令禮部檄長河西打魚壚番酋責以納馬修貢諸番咸稽首奉約茶法大行永樂元年遣使賜番酋及諸國師白金鈔幣定番族來朝賞格四年迎番僧哈立麻至京封為大寶法王厚賜遣歸明年遣指揮劉昭往西番設驛通使仍撫諭軍民昭還遇番賊劫掠率衆攻敗之洪熙時曲先安定二衛首邀殺中使李英討破之



以番兵從征功國師死卜格刺思巴等皆晉秩給誥命銀印宣德元年遣太監侯顯等使諸番更三歲方歸正統四年生番隨渠等八百二十九寨一首曲吉巴等各遣僧入貢初諸番有欲貢者為生番所阻松潘守將趙得遣人諭之故相率貢指揮趙諒與番僧商已有隙因與得誘執之掠其財其弟小商巴率眾入犯遣都御史王翱都督李安討之翱察其枉出商巴于獄具以聞復命商巴為國師十四年停西番金

石叢書

卷三十九

四夷列傳

五 鳳鳴堂

牌歲遣行人四人視茶政景泰間西番黑樓等三十一歲男婦一百餘人朝貢諸番柔服獨董卜韓胡都指揮使克羅俄監築稍築點悖慢屢詔讓之未幾死天順五年番寇涼州圍都督毛忠總兵宣城伯衛穎戰却之八年西寧番族把沙作亂穎與巡撫都御史吳琛率眾討破之初番僧入貢不過三四十人景泰漸增至天順遂至二三千人前後給絳賞賜不貲所至騷動成化元年禮臣以為言詔諭闡化王令遵貢

期三歲一至母多人母雜用國師禪師等印未幾番僧劄已堅泰等以秘密法進天子愛幸之法王封號至累數十字道從用執金吾伏賜于駢蕃其徒錦衣王食至數千人矣九年岷州番入寇千戶包景禦之被害十七年給烏思藏諸番王及長河西魚通寧遠等宣慰司勅書勸令貢時四川陝西驗入十九年以都御史阮勤言歲運四川茶十萬斤至陝給賜番僧二十四年罷行人巡茶以御史一人代之自景

石叢書

卷三十九

四夷列傳

五 鳳鳴堂

泰後茶政稍弛番馬多不至非復國初時矣弘治末命都御史楊一清理其事一清請復金牌信符舊制從之正德番僧復肆法王綽吉我些兒者烏思藏使也以術得幸出入禁中請授其徒二人為國師還居烏思藏如大乘法王例入貢一日言其國有異僧遣中使劉允入番取佛禮部尚書毛紀諫不納是時西海通商亦不利恭掠西番無寧歲徵兵逐勒酋遊走松潘旋歸故巢費以萬計竟無成功嘉靖元年西番

反鎮守都督鄭卿討之不能克自是歲入境殺擄人畜卿與諸將各擁兵不戰總督尚書王憲以聞詔讓卿八年洮民番賊數入鞏崑隴右騷動勅總督尚書王瓊徵集大眾經畧其事瓊開諭諸番示以福禍多聽撫惟若龍板爾及刺唧等族不服乃分兵攻之破若龍板爾二族蕩其巢剌唧等族震懼稽首聽命凡斬首三百六十餘級降七十族諸番復定十二年烏都鴉鴿番為亂四川巡撫楊守禮討平之隆慶末酋

石匱書

卷三十九

四夷列傳

六鳳鳩堂

俺答以迎佛為名復駐牧西海糞食日甚番人大困其地自烏思藏朵甘二都指揮使司外為指揮使司一曰隴答宣慰使司三曰朵甘曰董卜韓胡曰長河西魚通寧遠詔討使六曰朵甘思曰朵甘隴答曰朵甘廿廿曰朵甘倉濟曰朵甘川曰磨兒勘萬戶府四曰沙兒可曰乃竹曰羅思端曰別思麻十戶所十七曰朵甘思曰刺宗曰字里加曰長河西曰多八參孫曰加八曰兆日曰納竹曰倫答曰果由曰沙里可哈思

的曰字里加思東曰撒里土兒干曰參卜即曰刺錯亦曰泄里瀾曰洲側魯孫皆洪武間所置其後亦時有增設及族種甚繁不勝紀焉番有生熟其受差發者為熟番不者為生番俗質直朴魯上下一心君臣為友吏治無文音樂尚琴瑟食酪衣氊居毛帳務耕牧好狼鬪貴壯賤弱懷思重利尊釋信詛其山川崑崙山可跋海黃河折支湟水為大物產犂牛羶羊艸上飛骨為犀金剛鑽馬價珠銅佛天鼠皮璠璣沙囊

石匱書

卷三十九

四夷列傳

六鳳鳩堂

榭黑騾為奇貢道由四川陝西屢違約多人且不知期至隆慶三年俱限三年一貢定名數每處赴京毋過十八餘留邊候命賞賜有全有減著為令石匱書曰倭之市舶番之茶馬一以馭夷一以富國此貨殖平準之所以表裡軍政也自後世奉行非人敗乃公事遂併市舶茶馬而廢之是猶因食得噎乃復因噎而廢食也夫利關國脉肥瘠因之食其可終廢乎哉



石匱書卷第二百二十四

明 劔南張 岱著

朝貢諸夷攷

占城

占城古曰占不勞國在廣東北古越棠界本秦象郡林邑縣地漢分為二縣屬日南郡漢末有區連者殺縣令稱林邑王唐時諸葛地取之後為都護張升所擊破徙居占號占城宋時龍破真臘久為真臘所

石匱書

卷三百二十四

朝貢諸夷攷

一 鳳鳩堂

滅名國曰占臘 太祖即位方遣使詔諭其國主阿答阿者已遣虎都蠻來朝貢虎象稱賀仗歸賜璽書明曆金綺四年阿答阿者遣答班爪卜農奉金葉表朝貢言安南數侵境乞賜兵器樂人伴安南知我乃聲教所被輸貢之地不敢輒欺負 上憐之命中書省移咨安南令其罷兵十六年遣于米賀聖節賜勅台文冊二十四年仗至言其臣門閣勝弒主自立上惡絕之永樂四年征李粹尚書陳洽馳奏占城國

王陰助李粹請發兵討之 上以交趾初平不欲窮兵遂寢其事永樂後朝貢不絕其國在大海南距真臘西距交趾東北際海自閩長樂五虎門西南行順風可十日至東北百里海口立石塔為標舟至是繫烏俗獷悍果於戰鬪尚釋教王冠三山金花玲瓏冠衣白跣足乘象或黃犢車臣芙蓉冠男蓬頭女後椎結所居茅茨不得踰三尺王居鑄金首長之居梵碑灰雕鏤獸畜重累羊皮以代紙削細竹為筆蘸灰

石匱書

卷三百二十四

朝貢諸夷攷

二 鳳鳩堂

書之字形如蚯蚓王歲皆飲人胆酒又以浴有吉慶將領獻人胆以賀王位三十年即入山茹素受戒令子姪攝國居一歲額天自天曰我不道當充虎狼食或病死其年得無恙復入為王馬哈刺札云有號屍致魚者婦人也目無瞳夜飛頭入人家食小兒穢氣侵兒腹兒即死頭逐合體如故夫其體不得合即死夫不聞者罪之產金銀錫鐵獅象犀牛瑇瑁諸香朝霞大火珠菩薩石薔薇水猛火油檳榔諸文異木

胡椒白藤吉貝絲紋白氎布孔雀山雉伽南香惟此  
地有之價亦高觀音竹如藤長丈八尺許色黑如鐵  
寸二三節犀角象牙最多犀如水牛大者八百斤體  
黑無毛蹄有三趾獨角在鼻端長者可尺五寸馬小  
於驢波羅密形如東瓜

三佛齊

三佛齊即舊港又名淳淋在東南海中本南蠻別種  
初隸爪哇有地十五州東距爪哇西距滿刺加南距

石叻書

卷三十四

朝貢諸夷攷

三鳳嬉堂

大山西北濱海番舶輻輳多廣東漳泉人士沃宜稼  
穡人好賭博習水戰服藥刀不能傷遇敵敢死隣國  
畏之水多土少將領得居陸民率架筏水中架梁柱  
語口如瓜哇市用錢布字用梵書其屬有單馬令凌  
牙斯蓬豐登牙儂細蘭諸國洪武初王恒麻沙那阿  
稱臣入貢四年遣玉的力馬罕亦里麻思奉金字表  
朝貢賜大統曆文幣六年使來貢八年使從我招諭  
拂菻十年恒麻沙那阿卒賜王子麻那者巫思三佛

齊國王印：駝鈕銀質鍍金是時廣東有陳祖義者  
脫罪避居其國久之得為將領暴橫掠過客永樂中  
太監鄭和統海舶下西洋至三佛齊有施進者祖義  
鄉人也訢于和擒殺祖義承制官進仍留舊港為  
將領進汶女嗣官產鶴頂火雞神鹿金銀水晶珠瑤

瑪珊瑚犀角象牙龍腦諸香貓睛石薔薇水阿魏沒  
藥血結鶴頂鳥大於鴨腦骨厚寸餘外黃內赤鮮麗  
可愛火雞大於鶴頸足六似鶴軟紅冠銳背毛如青

石叻書

卷三十四

朝貢諸夷攷

四鳳嬉堂

羊色瓜甚利傷人腹致死食炭神鹿大如巨豕高可  
三尺短毛承喙蹄三趾

真臘

真臘本扶南屬國一名占臘在東海中隋始通中國  
唐神龍中并扶南而國分為二其南近海多陂澤為  
水真臘北多山阜為陸真臘後復合為一宋宣和初  
封為真臘國王慶元中破占城立其國人為占城王  
占城遂為屬國又有參半真里登流眉蒲甘等國皆



屬真臘聚落頗衆地亦廣洪武六年國王忽兒那遣  
奈亦告即表獻方物賜大統曆文綺二十年正黎列  
保昆耶甘苦者遣使貢象及方物景泰二年貢賜王  
及妃文綺朝貢至今不絕其族尚華侈東向為上右  
手為潔縣鎮風習大類占城王三日一視朝婚娶燃  
燈不息視力耕種產銅金諸香象翠羽嘉樹異魚

暹羅

暹羅本道與羅斛二國在南海中道土瘠不立耕稼

石叻書

卷二百二十

朝貢諸夷攷

五 鳳鳴堂

羅斛土牛衍種多獲暹仰給焉元至正間暹降羅斛  
洪武四年暹羅斛國王參烈昭昆牙遣奈思俚儕刺  
識悉替奉金葉表朝貢賜大統曆十年遣子昭祿群  
膺奉金葉表貢象及方物遣使賜詔及暹羅國王之  
印十六年給勘合文冊令如期朝貢永樂元年稱暹  
羅國十五年瑣里八昭祿群膺叻囉諦刺為王遣奈  
必上表貢方物乞量衡式賜古今列女傳金綺量衡  
令三年一朝貢宣德中稍減賜物著令其國方千餘

里群山環繞峭拔崎嶇地下濕土踈惡風候嵐熱不  
齊自占城西南舟行七晝夜至其國王宮壯麗民樓  
居其樓密聯檳榔片藤繫之甚固藉以藤蓆竹草寢  
處於中王白布纏首腰束嵌絲帨加錦綺跨象或乘  
肩輿尚釋教國人效之好為僧尼婦人多智夫聽于  
妻與國中人私不為怪男陽嵌珠玉富貴者範金  
盛珠行有聲婚則群僧迎壻至女家僧取女紅貼男  
額稱利市喪禮貴者灌水銀壆民間鳥壆言語大類

石叻書

卷二百二

朝貢諸夷攷

六 鳳鳴堂

廣東俗流浮習水戰好鬪喜寇掠市用海貲煮海為  
鹽釀林為酒產寶石奇香異木翠羽獅白象白鼠蘓  
木賤如新色絕勝六足龜珊瑚

蘇門答刺

蘇門答刺國漢之條支唐之波斯大食皆其地也其  
西有蘇都國摩尼佛生焉號其智大明使自唐時入  
中國相傳老子西入流沙五百餘歲當漢獻帝建安  
之戊子海形榛蕪國王拔帝之后食而甘之遂有孕

臂胸而出是為摩尼佛祿暈者禁苑石榴也其說與攀李樹出脇相應其教曰明衣尚白朝拜日夕拜月了見法性究竟廣明蓋合釋老而一之行於拂菻大羅諸國晉武帝太始丙戌滅度于波斯太祖有天下以其教門上逆國號禁除之永樂三年酋長罕奴里阿必丁遣使朝貢詰封為國王與鄰國花面王戰死其子鎖丹罕阿必鎮幼其妻號于國曰誰復此讐我以為夫國中有漁父者遂為王妻殺花面王妻曰

石匱書

卷三十一

朝貢諸夷攷

七鳳樓堂

夫我遂尊漁父為王號為老王老王遣使來貢久之鎮丹罕阿必鎮長陰與部曲謀殺漁父而漁父之子蘇幹判者復謀殺鎮丹罕阿必鎮為父執讐鄭和入海賜諸番蘇幹判怨朝賜僅及鎮丹罕阿必鎮領眾邀擊和軍和與戰敗之蘇幹判走避至喃淳國并獲其妻子俘行在伏誅宣德中一再貢厚賜之九年王弟哈利之漢來貢麒麟象禮部尚書洪請表賀不許曰朕貴異物耶遠人來不逆其意耳亡何卒京師上

石匱書

曰遠人傾嚮死可憫也贈之鴻臚寺少卿賜誥治喪塋給守塚戶十年請封其子為王其來貢至於正統天順間其數傳於今再易姓萬曆中為國王者其國中其大酋奴也奴為其大酋牧象肥大酋喜使掌魚入其稅奴得大魚輒上酋不以充稅酋益喜甚親之大酋為其國王掌兵皆在大酋手大酋入見王甚恭大酋出奴曰主何恭大酋曰王也奴曰主不欲耳欲之王矣因言我國王坐殿中甚滿第左右數人

石匱書

卷三十一

朝貢諸夷攷

八鳳樓堂

耳主入見請王屏左右密言事王必從奴直上刺殺王主可王矣大酋從之其計果行遂刺殺王大呼殿上曰吾主王矣孰敢不從其殿下卒不知所為大酋所掌兵又在門外因誅其偶語者數人其餘悉授官大酋益德奴與之以所掌兵他日奴又以其兵刺殺大酋而自為王其國風俗醇良言語和媚民居技藝與中土同賄貨充極其地遼遠至者倍利其西海中

三六七



鄰有故臨國有默伽國有那孤國故臨國人黑如漆好為寇盜那孤國即花面王所居國也或曰是國也即須文達那國須文達那宋名也洪武十六年其國王表貢請改曰蘇門答剌然其貢物與須文達那異

瓜哇

瓜哇唐訶陵國也一曰閣婆一曰蒲家龍其國東古女人西三佛齊南古大食北真臘其屬夷有蘓吉丹打板網底勿教種而三齊佛六羈事之高帝即位遣

石匱書

卷三十二

朝貢諸夷攷

一 鳳鳴堂

行人賜之璽書頒明曆遣送其故時使元之未歸者四年國王昔里八達刺八刺蒲遣使表貢方物納元宣勅受明封昔里八達刺八刺蒲死子八達那巴那務立九年三佛齊國王于父死不敢自王求封天子高帝嘉其恭使往道瓜哇境上瓜哇謂三佛齊故我羈事而明封與塔要殺使十三年獻黑奴三百上切責所以要殺明使者絕其後獻而詔諭之曰吾欲拘爾使念父母妻子之戀夷良一也是時其國已分

為東西二王東王東海西王西海矣成祖即位西王都馬板遣使入賀賜其王襲衣文綺二年東王字今達哈遣貢求王印予之復賜東西二王雜繒幔帔器四羊酒及王妃繒綺諸物三年西王復使貢其旁近牒里日夏羅治金猫里三小國亦附之未四年二王皆貢五年西王擊東王滅之明使者在東王城者百七十八竝在擊殺中西王懼罪請以黃金三千餘斤贖罪併請立東王子從之既所贖三不足一上

石匱書

卷三十二

朝貢諸夷攷

一 鳳鳴堂

曰要使遠人知罪則已赦不問八年十一年西王歲貢十三年更都馬板曰楊維西沙使者常不絕宣德後乃稍踈正統中令其三歲為期其後亦間貢耳而東王竟久不至蓋先是為西王所破詭言欲立其子竟不果而遂滅一瓜哇人黝面髭跣腥食啖蛇蟻虫豸至與犬同卧啾俗好鬪于生一歲佩之七首以金銀象牙為靶名曰不刺頭忿則挾相刺殺人者能逃匿出三日即不復抵罪婚則男過女家者五日乃迎

婦歸婦披髮裸跣縈繒被金寶前後擁衛如軍容病則禱不服藥塗用水火犬三惟死者所命之貴人死婢妾隨至野委貴人屍於衆犬自焚以殉之其王蓬首冠金葉胸縈縵腰束錦四丈之宮碑墉以居藤簾而跣趺乘象或牛罪無輕重皆用刑殺市用中國古錢衡量倍中國鄭和至其國時遺石控可百斤其重二千餘人不能舉也一日舉之他所國中大瘟疫國王乃移還和所置處故志其國四鄉富饒澹溢閩粵

石匱書

卷三十一

朝貢諸夷攷

十一 鳳鳩堂

西番人至久賈長子孫地廣人稠為東洋諸番冠而余嘗至粵下博聞諸賈胡謂爪哇窮儉配酒嗜財好毒劫豈陰窳良悍夷亦時也其屬國曰加番吧丁機宜蘇吉丹主蘇吉丹國者曰吉力石吉力石王百歲餘能知吉凶

古俚

古俚大國西洋諸番之會去中國十萬里西瀕海南距柯枝自柯枝海行可三日至永樂元年王馬那必

加刺滿遣馬成朝貢馬五年遣太監鄭和賜王誥幣陞其將領有差王好浮屠敬象牛老不傳子傳外孫否則傳弟無外孫弟傳善行人族類分五種如柯枝王南昆人不食牛將領曰：人不食猪犬家晨起用牛糞塗地煨牛糞為囊佩之每旦水調抹額及股國事皆決于二將領土王麥多馬俗尚信義行者讓路道不拾遺海濱為市通諸番用金銀錢以葫蘆為樂器紅銅絲為絃歌聲相協鏗鏘可聽刑無鞭笞斬

石匱書

卷三十一

朝貢諸夷攷

十一 鳳鳩堂

手足重罰全誅戮沒產夷其族有西洋布曰揸黎本出鄰國坎夷巴匹濶四尺五寸色絲間花悅濶五尺產孔雀白鳩馬無餘鳥諸香膏貢金絲寶帶金絲細如髮結花綴八寶珍珠鴉鵲石

淳泥

淳泥國西南海中國也州十四未羈事闍婆其地炎熱多風雨板城銅甲王縮髮裸跣徒行花帛繚腰所居若樓覆以貝多葉其民剪髮覆額女人短衣蔽胸



背花帛繚腰散髮跣其俗漁黃海為鹽滙椰為酒無  
稻麥或腥食魚蝦或食木實漿曰沙糊燕樂鳴鼓擊  
鉸刻貝葉行書事佛謹明興其國王馬合沙謨也國  
侯於蘇祿閣婆為發兵擊劫之洪武三年福建行省  
都事沈秩與監察御史張敬之奉詔其國王不為禮  
秩傳譯曰皇帝撫有四海極日窮月無不臣順淳泥  
彈丸墜何敢抗中國大天子王懼然起謝撤座設几  
拜受詔請後之三年造舟入貢秩曰皇帝即位三年

石匱書

卷百二十

朝貢諸夷攷

李鳳嬉堂

夫四夷朝貢使者頂踵相狎即行尚晚何年之三也  
王曰非有他地瘠民貧而又被兵空國無以獻明日  
與國相王宗恕圖行有日閣婆使人言曰我實為  
王却蘇祿兵王歸中國無我矣蘇祿再來則請抹於  
中國王懼明日秩見辭以疾秩知之乃對宗恕大言  
曰王甘臣閣婆即謂閣婆非中國臣耶宗恕入白王  
王乃大會官屬遣其臣六思麻亦等四人貢與秩俱  
既至高帝寵賚甚厚成祖初麻那惹加那乃為王遣

使封之六年率其妃及弟妹男女陪臣俱來成祖命  
中官興勞之閩中所過縣邑設食宴既至親享之奉  
天門賜儀仗銀器王以下使如中國服其年王卒會  
同館上輟朝三日賻贈有加工部具棺擲明器堊德  
安門外樹碑神道求西南夷籍中國者為守塚有司  
春秋少牢祠謚曰恭順命其子遐旺襲遣中官謙行  
人航護之還國賜金銀有差初麻那惹加那乃請表  
其國之後山為鎮國遐旺將行復以請上封其山為

石匱書

卷百二十

朝貢諸夷攷

李鳳嬉堂

長寧鎮國山親賜之碑文曰上天啓佑我國家萬世  
無疆之基肆命朕太祖高皇帝全撫所覆休養生息  
以教以治薄極照臨臣服充湊朕副守鴻圖和協所  
統亦克承意乃者淳泥國王麻那惹加那乃慕尚聲  
教益謹益虔率其眷屬陪臣浮海來朝稽顙陳辭遠  
方臣妾玉冒洪恩既庶且安夫天仰則覩之矣地立  
則依之矣天子補天柱地遠在中華弗依弗覩臣誠  
弗通是以不憚遠險輒敢造庭崩角闕下朕曰唯天

唯皇考昇于天下視民同仁于夙夜恐弗堪弗若汝  
言王拜手稽首自天子建元之載臣國和時豐山川  
之藏珍寶流溢草木之無葩焉者以實以華異禽和  
鳴走獸踰舞國中之叟曰中國聖人德化所暨斯多  
嘉應是以矜奮而來覲也朕繙稽載藉邊遠之方被  
聞四訖忽險鑿空歸身中夏蓋亦有人至于掖扶妻  
子率該兄弟總同臣僚款心玉帛順首階陛自古惟  
王西南君長無如王賢茲特封王國之山長寧鎮國  
石匱書 卷三百一 朝貢諸夷攷 十五鳳鳴堂  
賜文刻碑以著王休系之詩曰炎海之墟滓泥所處  
趨景赴聲有順無忤悽：賢王唯化之慕重譯更胥  
聿來奔走同其婦子兄弟陪臣跋伏悅喜具言以陳  
內鑿鮮德弗稱所云浪泊風檣實勞懇勤稽古遠夷  
順來怒趨以躬或難矧或家室鬱岷高山作鎮王國  
傳金勒銀懸昭順德王德克昭王國攸寧於萬斯年  
仰我大明遐旺還國遣其叔父慶的哩哈盈等百八  
十八貢方物入謝其後洪熙中復來貢表用刻金番

石匱書

字彷彿回鶻書其辭固不足觀也萬曆間國王病卒  
無子族衆爭立相誅殺俱盡乃立其女主為王其屬  
國曰吉蘭丹

滿刺加

滿刺加古哥羅富沙也在占城極南永樂三年王西  
刺八兒速刺遣使奉金葉表朝貢言願內附為屬郡  
效職貢七年太監鄭和充冊封使賜印誥錦綺封為  
滿刺加國王九年嗣王拜里迷蘇刺率其妃于陪臣

石匱書

卷三百一

朝貢諸夷攷

十六鳳鳴堂

五百四十八來朝 上御奉天殿宴王賜玉帶羽儀  
鞍馬金銀錢鈔錦綺王妃冠服子姓僉從賞各有差  
十年遣使送還國十二年王母來朝貢厚賜之二十  
二年宣德元年王復來朝貢賜六厚正統十年後數  
遣使來朝貢天順三年王無答佛哪沙卒于蘇丹茫  
速沙請封遣使冊立為王成化末卒于烏哈木沙嗣  
遣給事中林榮行人黃乾亨奉使冊封還滿死以此  
遂罷遣其國舊名五嶼東南距海西北皆山地瘠鹵



故未稱國隸暹羅歲輸金五十兩既奉我正朔始不  
隸暹羅王白帛纏首衣青花袍躡皮屐乘轎俗淳朴  
尚回：教民舍如暹羅婚喪大類爪哇聯榻坐劍  
木為舟泛海而漁旁海人畏龜龍龜龍高四尺四足  
身負鱗甲露長牙遇人即噉，即死山有黑虎視虎  
差小或變人形白晝群入市覺者擒殺之近滿刺加  
有點尖佛即机貓睛鷹嘴奉髮赤鬚而貌皆白屬干  
系臘國屢侮滿刺加嘉靖中汪鉉征之其銃轟裂兵

石叻

卷三十三

朝貢諸夷攷

七鳳樓堂

不可近後鉉擒佛即機傳其銃法請頒賜各邊大類  
其用

榜葛刺

西天有五印度國榜葛刺者東印度也永樂六年王  
獨牙思丁遣使朝貢九年復至命行人宴勞之太倉  
十二年王塞弗丁遣人奉金葉表獻麒麟其國最大  
自蘇門答刺海行過翠藍島至刺地港更小舟行五  
百里至鎖納兒港登陸行三十五里至其地廣八稠

財物豐衍中於諸鄰國，有城郭王及諸官皆回，  
人男祝髮白布纏頭圓領長衣束絛悅躡皮屐市用  
銀錢海貳五領山最高大氣候常熱如夏賦十二刑  
苔杖徒流官有印章行移軍有糧陰陽暨卜百工技  
藝大類中國有衣黑白花衫縈悅佩珊瑚琥珀纓絡  
繫臂硝子錫釧歌舞侑酒者曰根肖速魯奈，蓋優  
人也能作百戲以鐵索繫虎行市中入人家解索坐  
虎于庭裸而搏虎，怒交撲仆虎數回乃已或手投

石叻

卷三十三

朝貢諸夷攷

六鳳樓堂

入虎喉虎亦不傷戲已仍繫之家人爭以肉啖虎勞  
戲者錢曆有十二月無閏風俗朴厚好耕殖一年二  
熟產鑽鐵翠羽珊瑚蛇馬桑漆樹絲綿尤多鎔剪最  
巧利布數種有濶四五尺者為黑幕勒濶四尺背白  
皆毳絨厚可五分即兜羅錦也白樹皮布膩滑光潤  
如鹿皮柳葉為酒檳榔當茶

錫蘭山

錫蘭山國古狼才須六曰裸形國不衣也亦不穀食

與柯枝對峙以別羅里為界占城極西可望見焉其國有翠藍山獨高山外番語謂高山為錫蘭也山頂產鴉鵲寶石每雨甚衝流下可拾取海畔石有巨人武長三丈許云是釋迦足跡下有卧佛寺舍利在其寢傍永樂初國王亞烈苦奈兒者鎖里人教邀叔往來使者諸番苦之七年鄭和偕行人諸番至其國王侮之欲加害和覺而去及歸復過王誘和至國中令其子納言索金銀寶物不與潛發番兵五萬餘出

石匱書

卷百二十

朝貢諸夷攷

十九屬孺堂

叔之和覺擁眾回舟而亞烈苦奈兒已先伐木拒險絕和歸路和語其下曰賊眾大出國中必虛出不意攻之可得志潛傳語舟人盡力死拒自率兵二千以夜半間道疾走急攻王城破之生擒亞烈苦奈兒并家屬頭目番卒復圍城交戰數台大敗之遂以歸九年至闕下群臣請誅之上曰朕憫其愚釋而與衣食命禮部詢所伴國人擇其支屬賢者立之國人皆舉耶巴乃那十年遣使賫詔印往封并送亞烈苦奈兒

歸時國人已立不刺葛麻巴思刺查為王詔使遜位十四年偕占城爪哇諸使貢方物復命鄭和等賚賜之并及諸國王自後宣德正統天順間俱入貢其國地廣人稠貨物之聚亞於爪哇尚佛重象牛調牛糞塗地而禮佛煨之以塗體

蘇祿

蘇祿國在東南海中人鮮粒食魚蝦螺蛤短髮纏阜綬煮海為鹽釀蔗為酒織竹為布氣候常熱永樂

石匱書

卷百二十

朝貢諸夷攷

二十屬孺堂

十五年其國東王巴都葛以答刺西王巴都葛以蘇哩峒王以都葛巴刺卜各率其妻子頭目來朝貢珍珠玳瑁諸物賜王冠服王金帶蟒龍金銀錢鈔錦幣器皿王妃王子女姻戚頭目賜物各有差二王者東王為尊西峒二王副之東王歸次德州卒命有司營葬為文樹碑墓道留其妃妾及僕從十八守墓令畢三年還國遣使封其長子都麻舍為蘇祿國東王十九年遣使來貢獻巨珠一顆重七兩五錢蓋其國有



珠池故獻

柯枝

柯枝一名阿枝東連大山西南北皆海自葛蘭山海西北行一晝夜可至永樂二年王可亦里遣完者答兒朝貢請封其國大山詔封為鎮國山賜碑文是時太監鄭和使至其國：王瑣里人也首纏黃白布上不衣下紫絲帔束絲壓腰綴柳木葉皆全國人五種曰南昆與王同類祝髮線懸脰為貴族次曰：人次

**石匱書** 卷三十一 朝貢諸夷攷 廿二風土堂

富有財者曰哲地次牙僧曰革全又次卑賤者曰木瓜木瓜濱海而居業漁樵屋簷不得過三尺上衣不過膝途過南昆哲地即伏候過乃起王尚浮屠敬象牛建寺範金為佛母且鳴鍾鼓汲泉灌佛頂數回已乃禮之有曰濁肌者蓋優婆夷也娶妻不剃胎髮縷垂後牛糞灰塗體行吹大螺妻隨之乞錢氣候常熱多雨市用金銀錢銀錢十五當金錢一產珠象牙蘇木

祖法兒

祖法兒亦名左法兒漢之大夏隋唐之吐火羅咸即其地也東南皆海西北重山自古徂西北海行十晝夜可至無城郭俗尚回：教體幹修頌語言朴寔王白布纏頭衣青花絲帔或金錦袍靴屨乘輪跨馬前後列象駝馬吹華蕙氣候常如秋市用金銅錢：人形水樂中王亞里遣人來朝貢宣德中復至產西馬駝鶴頂駝雞福鹿片腦沉香乳香諸奇藥以易中國行係磁器駝雞如鶴長三四尺脚二指毛如駝行亦如之駝單峰或雙峰皆可來

**溜山**

溜山四面濱海如洲在西海中有石門如城闕土瘠無城郭依山聚居八村稍大皆以溜石可通舟楫餘小溜無慮三十失船入溜溺夫土人曰此弱水三十也人巢居穴處不識菽粟啖魚蝦無衣草木葉蔽前後溜山傍有牒幹國皆回：人俗淳厚業漁好種柳

**石匱書** 卷三十一 朝貢諸夷攷 廿二風土堂

樹氣候常熱如夏市用銀錢產龍涎香海貳柳皮結  
繩可貫板成舟塗瀝青堅如鐵釘鮫魚一名溜魚織  
絲悅甚精緻亦有織金悅永樂中國王六速福遣使  
來朝貢

南泥里

南泥里隸淳泥自蘇門答刺舟行三晝夜可至東距  
黎伐西北距海南連大山：南際海僅千餘家皆回  
回人俗朴寔王居類樓高廣嚴整幽潔市用銅錢少

石叻書

卷百二十

朝貢諸夷攷

堂屬總堂

穀食：魚蝦西北大海即西洋中有帽山平頂土人  
稱為那沒黎番拍皆以此山為指南山下淺水有珊  
瑚樹大者高二三尺分枝婆娑可愛依山居人二三  
十家皆稱王問其為誰輒曰阿孤植華言王也或曰  
南泥里即南巫里

黎伐

黎伐小國南連大山北際海西距南泥里東南連那  
孤兒居氏一二十家推一人為首領隸蘇門答刺言

語服用與蘇門答刺同山多野犀

撒馬兒罕

撒馬兒罕漢屬賓也在哈烈東北三千里東去嘉峪  
關九千九百里東西相距千里地平山川鐵門峽阿  
木河最大風景偉麗土田膏腴宜五穀頗類中原獨  
勝諸國城依平原濠深險北有子城王居高廣在城  
北隅王白帽城中遠巷縱橫肆市稠密西南番賈多  
聚於此市易用銀錢禁酒俗尚回：教有拜天屋青

石叻書

卷百二十

朝貢諸夷攷

堂屬總堂

石叻鑄極精巧以羊皮裹終文：字泥金書人物秀  
美多藝能尤善作室園東有養夷沙鹿海牙賽監達  
失于西有渴石迭里迷諸城皆隸焉洪武二十年國  
主帖木兒遣回：滿刺哈非思貢駝馬詔厚賜之二  
十二年貢馬二十四年貢海青賜勅賚予之二十七  
年帖木兒遣使迭力必失表貢馬二百疋表曰恭惟  
大明大皇帝受天明命統四海仁德弘布恩養庶  
類萬國欣仰咸知上天欲平治天下特命皇帝出膺



運數為億兆之主光明廣大昭然天鏡無有遠近咸  
昭臨之臣帖木兒僻在萬里之外恭聞聖德寬大超  
越萬古自古所無之福皇帝皆有之所未服之國皆  
服之遠方絕域昏暗之地皆清明之老者無不安樂  
少者無不長遂善者無不蒙恩惡者無不知懼今又  
施恩遠方凡商賈之入中國者使觀覽都邑城池富  
貴雄壯如出昏暗之中忽睹白日何幸如之入承教  
書恩撫勞問使站相通道路無壅遠國之人咸得其

石匱書

卷三十三

朝貢諸夷攷

上鳳鳴堂

濟欽仰聖心如照世之杯使臣心中豁然光明臣國  
中部落聞茲德音惟知歡舞感戴臣無以報恩德惟  
仰天祝頌聖壽福祿如天地遠大永無極 上嘉  
其有文二十八年遣兵科給事中傅安郭驥等使西  
域留撒馬兒罕永樂五年頭日哈里令虎夕達送安  
等還且貢方物孛賜之正統十二年又貢馬玉石成  
化十九年阿黑麻貢二獅子夷使請大臣出迎禮部  
尚書周洪謨以為不可遣中官迎之獅日食生羊二

醋酣蜜酪各二瓶官養獅人光祿日給酒飯弘治三  
年錄南海貢獅子禮官倪岳言南海非西域貢道請  
却之自後貢道皆從嘉峪關入嘉靖中其國稱王者  
五十三人皆遣人朝貢產金銀玉銅鐵珊瑚琥珀琉  
璃屬苾思檀水晶鹽花藥布名馬獨峰駝大尾羊狡  
猊

天方

天方國在西海之盡古筠冲默伽國氏無貧苦繁富

石匱書

卷三十四

朝貢諸夷攷

上鳳鳴堂

和淳無雨雪霜雹濃露夜霖遂滋生物產珍美色  
而是疑古所謂極樂國者即是地也國有禮拜寺  
分四方九十間層次如塔皆白玉為柱黃甘玉為  
地中有黑石方丈餘曰漢初天降也月初生其首長  
率眾拜天以號呼讚揚為禮日中以熱市用日夕宣  
德七年國王臣深遣使沙璪以獅子麒麟貢正德中  
復貢嘉靖中定五年一貢

迭里迷

迭里迷在撒馬兒罕西南去哈刺二十餘里新舊二城相去十餘里王居新城東距阿木河廣非舟不可渡城內外居民僅數百家華畜蕃息多魚河東地隸撒馬兒罕河西有蘆林多獅子

渴石

渴石在撒馬兒罕西南二百六十里城據大村周十餘里四面多水田東南近山中有園林故首帖木兒駙馬居也規模極宏壯當四隅白石柱如玉墻壁窓

石壁

卷三十三

朝貢諸夷攷

六鳳樓堂

牆盡飾金碧綴琉璃西行十數里皆小山多芑思檀菓樹又西去三百里大山屹立中有石峽兩壁懸崖宛如斧劈行二三里出峽口有門曰鐵門關通西南大路

養夷

養夷在賽藍撒馬兒罕亦力把力蒙古諸部落間數相侵擾以故人無寧居惟戊午數百人處孤城中城四面皆亂山東北有大溪西流長數百里溪旁類垣

破廬蕭然草莽

達失干

達失干在賽藍西去撒馬兒罕七百里城據平原甚狹小四面平岡多林木溪流蜿蜒土宜五穀入稠密質朴饒衣食

卜花兒

卜花兒在撒馬兒罕西七百里城居平川周十餘里民物富庶市里繁華戶口萬計地平衍宜五穀桑麻

石匱書

卷三十三

朝貢諸夷攷

六鳳樓堂

天氣溫和冬不附火蔬菜不絕產絲綿布帛六畜大類中國

黑婁

黑婁在嘉峪關西近土魯番世結好黑婁黑婁夷入貢從土魯番入其地山水草木禽獸皆黑男女亦然宣德七年始遣使朝貢

鹽澤

鹽澤在崖兒城西南去土魯番三千餘里在平川中



廣不二里居氏百家黑的兒火者稱王居監澤既死土首強者統之產石監堅白如石可琢為器以盛肉食不監而鹹

哈烈

哈烈一名里魯在撒馬兒罕西南去嘉峪關萬一千一百里四面多山王居在城東北隅室壘石平方若高臺無棟梁陶瓦中敞虛室數拾地鋪毡羅窓戶墻扉刻繪花紋全碧無君臣上下男女相聚皆席地跣

石匿書

卷三十三

朝貢諸夷攷

芝屬婚堂

坐國主衣窄袖衣及貫頭衫戴小單刺帽以白布纏頭辮髮髻後國人尊稱之曰鎖魯禮華言王也國人之服與王同制上下相呼皆稱名相見稍屈身初相識則在一足三跪以為大禮男女皆然飲食無匕筋釀酒多用葡萄大宴會則設几案尊者飲下人皆跪酒行則陳幣帛次珍寶又次金銀錢布坐間餘者撒坐外左右執事統拾之皆大諠笑名曰喜錢國無法律傷人及死罰錢而已婚姻以姊妹為妻妾男子

髻首纏白布婦女如之居止相混喪則易首布以青赤凡喪百日不棺囊瘞之不祝鬼神不祀祖宗祭祖宗於墓國中有通回、經者眾尊禮之城置大士屋設銅器如古鼎周圍數丈刻文器上游學子弟聚而習之若中國太學人善走日可二三百里土產有白鹽銅鐵琉璃金銀珊瑚琥珀珠翠之屬多桑宜蚕為紉綺細密過中國市中交易銀錢大小為三等國人成造而輸稅於國王國王記印為不者不得行

石匿書

卷三十三

朝貢諸夷攷

卅屬婚堂

市有征什取二有權衡無斗斛洪武二十五年遣使詔諭首長永樂七年頭目麼賚等朝貢正統二年指揮哈只等貢馬

默德那

默德那即回、祖國也初國王謨罕慕德生而聖靈臣服西域諸國諸國尊為別諳拔爾華言天使也國中有佛經三十歲儿三千六百餘卷書兼慕草西洋諸國並傳用之隋開皇中國人撒哈八撒阿的幹葛

思始傳其教入中國其地接天方有城池宮室田園  
市肆大類江淮間寒暑應候民物繁庶種五穀亦有  
陰陽星曆鑿樂音樂諸技藝人俗重教非同類教不  
食不食不向織人雕鏤器皿最精巧宣德中國王遣  
人隨天方朝貢而令中華回三種所在有之

俺都淮

俺都淮隸哈烈西南去哈烈千三百里東北去撒馬  
兒罕亦如之城在大村中村廣百里城居十一平曠

石叢

卷三十一

朝貢諸夷攷

廿二風俗

無險峻地沃人繁庶稱樂土

八刺黑

八刺黑一名八黑在俺都淮東北城居平川周十餘  
里南近山無險阨地平廣食物豐饒西南諸番賈聚  
焉永樂中哈烈沙哈魯各遣其子守之

于闐

于闐大國在葱嶺北二百里即瞿薩曰那國也地最  
大東西五千里南北千里漢唐皆入貢中國石晉時

王李聖人自稱唐宗遣人入貢封為大寶于闐國王

宋末南遷朝貢不絕永樂六年頭目打魯哇亦不刺

金遣滿刺哈撒木丁等貢玉璞十二年吏部員外郎

陳誠至其國主微弱隣國交侵人民僅萬計皆避

居山谷間境內惟火州魯陳哈失哈力阿力稍有城

邑餘皆荒垣敗屋生里極蕭索永樂以後西戎奉職

貢不敢輒相攻始得休息行賈諸番遂富饒桑麻木

悉宛如中土人機巧喜浮屠法好歌舞工紡織相見

石叢

卷三十一

朝貢諸夷攷

廿二風俗

輒說得問遺書戴于首乃發之稍知尊卑禮節狀貌

亦似華人其山葱嶺為大嶺下有白玉河綠玉河黑

玉河產玉胡錦雙峰駝諸香珠珊瑚翡翠琥珀花藥

布名馬噏牝麟金星石水銀獅子阿魏

火州

火州在嘉峪關外行可一月至本漢車師前後王地  
漢元帝時置戊巳校尉屯田於前王庭以其地勢高  
敞名高昌壘唐太宗平高昌置西州及都督府後陷



于吐蕃其地有回鶻雜居故又名回鶻宋時屢遣使貢元號畏兀兒隸馬哈木入國朝號火州城北近山

地多熱山青紅若火故名火州永樂七年土首遣人

朝貢十二年吏部員外郎陳誠至其國誠言其國風

物蕭條市里民居僧堂過半六皆零落東有荒城故

址云高昌國治漢西域長火戊巳校尉並居焉宣德

五年火州王哈散土魯番萬戶賽日帖木兒柳陳城

萬戶兀赤判俱遣人貢馬及玉璞至今入貢不絕俗

石

卷三十三

朝貢諸夷攷

廿三鳳鳴堂

類匈奴烏孫事天神信佛法貴食馬好騎射時節發水為戲其山川靈山蒲類海交河為大產馬駝鹽白氍布鎖鐵陰牙角阿魏

別夫八里

別夫八里沙漠地也馬哈麻王子居之無城郭宮室

隨水草畜牧而已其王戴小單刺帽替鷓鴣翎衣充

袖衫削髮貫耳婦女裹白纏頂衣窄袖衣以白酪為

食乳潼代飲間種椶麥織毛布為衣有松檜榆柳細

茶梧桐六畜之屬羊馬最寒山谷中伏暑尚霜雪水樂三年遣使入貢

魯陳

魯陳一名柳城古柳中縣地去哈密千里中經大川

砂磧無水草馬牛過此輒死大風倏起人馬相失道

傍多骸骨有鬼魅行人失侶白日迷亡夷人謂之旱

海出川西行至流沙河：上有小岡云風捲浮沙所

積道北火焰山：色如火城方二三里四面多田園

石

卷三十三

朝貢諸夷攷

廿四鳳鳴堂

流水環繞樹木陰翳土宜稌麥麻豆有小蒲萄甘甜無核名銷子蒲萄氣候和暖風俗醇朴人二種回：男子削髮戴小單刺婦女白布裹頭畏兀兒男子椎髻婦人蒙阜巾垂髻於額大抵皆胡服

沙鹿海牙

沙鹿海牙在撒馬兒罕東五百里城據小岡西北臨

河：名火帖水勢衝急有浮梁渡舟其南近山三面

皆平川人繁庶依崖谷而居園林廣茂西有大沙洲

可二百餘里無水即有水人不可飲；牛馬亦輒死  
有臭草根株獨立高尺許枝葉如蓋春生秋死臭氣  
逼人取生汁熬膏為阿魏亦有細草可熬膏味如蜜

賽藍

賽藍在達夫干東去撒馬兒罕千三十里城周三里  
四面平原草木長茂流水環繞五穀蕃殖秋夏間草  
生黑蜘蛛甚小毒甚噁人遍身痛號呼聲動地土人  
穰詛者口誦呪以薄荷枝拂中毒處又以鮮羊肝遍

石匱書

卷二百二十

朝貢諸夷攷

廿五鳳鳩堂

擦其體經一晝夜痛方息愈後皮膚如蛻脫牛馬被  
傷輒死行人宿必近水避之

哈失哈力

哈失哈力宣德間遣十四人來朝貢或曰即阿力馬  
力

亦力把力

亦力把力在沙漠間或曰烏耆或曰龜茲元時別失  
八里馬哈木封於此洪武二十四年國王黑的兒火

者遣人貢馬永樂四年王沙迷查十遣人貢玉璞十  
二年陳吏部誠使其國十六年復貢正統二年王也  
先不花遣人貢玉璞駝馬景泰天順間貢使不絕其  
國無城郭宮室逐水草住牧設帳房擅鬪寒暑坐卧  
于地其王戴小單刺替鷄翎衣禿袖衫削髮貫耳飲  
食肉酪或食捺麥為毛布多雪霜平曠之地是秋峇  
煖深山大谷六月飛雪俗獷戾服用污穢上下無紀  
律其山白山葱嶺為大有熱海然氣常寒產銅鐵鉛

石匱書

卷二百三

朝貢諸夷攷

廿六鳳鳩堂

雌黃胡粉馬駝犂牛孔雀氍毹阿魏白氎布

阿井

阿井近古俚瀕海可舟行國中富饒有馬步勝兵七  
八十鄰國畏之永樂九年詔中使鄭和賜命立市

白葛達

白葛達海中小國土瘠俗尚佛教宣德七年國王遣  
和者里一思等來朝貢

阿哇



阿哇國永樂三年其國王昌吉刺遣人朝貢

瑣里

瑣里西海中小國物產甚微有撒哈刺諸異布洪武五年國王卜納的遣撒馬牙茶嘉兒幹的亦刺丹八兒奉金字表朝貢圖上其土地山川賜大統曆金幣永樂元年復遣人朝貢

西洋瑣里

西洋瑣里近瑣里視瑣里差大物產大類瑣里洪武

石叻

卷三十一

朝貢諸夷攷

廿八屬焉

三年使來以金葉表文貢方物 上喜王敬中國涉海道甚遠賜甚厚永樂元年復遣人朝貢 上曰海外遠夷附載番貨勿征二十一年西洋十六國遣使十二百人貢方物至京師西洋瑣里貢獨豐美

彭亨

彭亨國在暹羅之西石崖周匝遠望則平田沃壤豐米穀氣候溫洪武十一年國王麻哈刺惹答饒遣使奉表貢番奴方物永樂十二年再至故志上下親狎

無寇盜男女推尊佛其故俗也萬曆中而其國中

有柔佛之事柔佛彭亨鄰國也其國有副王為人強

悍剛狠副王于娶彭亨王女將婚副王送于之彭亨

彭亨王享副王為置宴戚屬而有婆羅王子者彭亨

王妹之婿也贊于彭亨酒半婆羅王子舉觴為壽其

手指有巨珠甚美副王心欲之且許之重賞王子固

靳不與副王恚甚歸而起兵攻彭亨彭亨柔佛兩國

相婚媾柔佛人猝至莫為防不戰自廢王與婆羅王

石叻

卷三十一

朝貢諸夷攷

廿八屬焉

子奔金山彭亨王妃淳泥王之妹也率眾來援副王大焚掠其城郭宮室以歸是時也彭亨國中鬼哭三日淳泥王迎其妹還淳泥彭亨王隨之命其長子擁國王歸彭亨其次子六駭悍遂毒父誅兄自立今尚為王也

百花

百花古注華國在海中依山為國中有奇花嘉樹故名國東南約二千五百里民富饒尚釋教洪武十

一年國王刺丁刺者望沙遣八智亞壇奉金葉表朝  
賀產紅猴龜筒玳瑁孔雀倒掛鳥胡椒

婆羅

婆羅國東洋西洋交界之處國有二王永樂四年二  
王遣使勿黎哥來朝貢真珠玳瑁馬瑙車渠賜王及  
妃文綺其國負山面海而謹佛教今王為閩人隨鄭  
和至留其國者其府旁有中國碑王有金印一上篆  
文作獸形云是永樂中所賜夷人嫁娶請印：背上  
石匱書 卷三十三 朝貢諸夷攷 北風鳩堂

小葛蘭

小葛蘭海上小國也與柯枝接壤永樂中太監鄭和  
至其國王鎖里人遣人入貢俗尚浮屠重象牛飯和  
酥酪市用金錢婚喪中服大類錫蘭山自錫蘭山別  
那里西北海行六晝夜可至

拂菻

拂菻國唐書稱漢大秦國也去嘉國閱萬餘里洪武

四年遣其國故代程古倫賣詔諭之尋遣人來朝其  
俗土產無尾貴臣如王服不尚戰鬥產金銀珠西錦  
千年來馬獨峰駝巴攬甸葛縣大金秤以金九十二  
定日時每時至輒一丸墜用金銀錢勒王名於錢陰  
古里班卒

古里班卒在海中永樂三年國王遣人馬的來朝貢  
其俗土瘠穀少登氣候不齊夏多雨，即寒俗質朴

石匱書

卷三十三

朝貢諸夷攷

北風鳩堂

男女披短髮假錦纏頭紅油布繫身物產甚薄

呂宋

呂宋海外小國也其國王以永樂三年遣其臣隔察  
老朝貢而近為佛即攬所有名呂宋寔佛即攬也初  
呂宋王兄弟二人武而有信佛即攬互市其國利其  
為西洋諸番通貨之會奉黃金為呂宋王壽從王乞  
地：如牛皮許大許之佛即攬歸而截牛皮縫長之  
方四圍呂宋王有難意業許之不得辭歸其地佛即



機築城屋列兵器久之殺王兄弟遂呂宋民入山中  
 凡中國以貨來者皆主之其地名澗內者漳州人多  
 居之佛即機虐使之漳人忿怒有潘利五者夜入首  
 卧內刺殺首持首大呼佛即機人大驚起不知所  
 為悉被刃或落水死利五與其黨大載佛即機貨物  
 以歸首既死其子代遣僧人入閩訴之巡撫巡撫為  
 下利五等於理是萬曆三十一年事也次年 天子  
 採金方內有妄男子張疑上書言呂宋有機易山其  
 石壁書 卷三百二 朝貢諸夷攷 三 鳳鳴堂

上自主金豆可採也命閩撫使海澄丞王時和與疑  
 往佛即機款丞酒問丞金豆生何樹丞無以對數日  
 疑為大言大地皆金何必問樹夷首大咲幾殺丞  
 丞歸病悸死疑無以報天子遂誅疑傳首海外夷人  
 故虐侮中國人至是益疑四遣人買中國人藏鐵雖  
 機上刀竈上釜悉倍其直中國人鐵皆空遂大殺中  
 國人死者二萬餘首猶慮中國與兵問罪入廣香山  
 灣偵謀中國乃寂然閩廣當事者草聞上而不敢

盡言上下皆呂宋無開事端已而中國人又商販其  
 地矣其屬夷有大港有南旺有玳瑁港有呂蓬有磨  
 老共有以寧有屋當有朔霧而皆佛即機主之佛即  
 機破呂宋朔霧有力為佛即機德之既奄有諸土率  
 鹵使其民獨與朔霧為婚媾其人敬天稱天曰寥氏  
 合猫里

合猫里地小土瘠國中多山，外大海，饒魚蟲人  
 亦知耕稼永樂三年國王遣回，道奴馬高未朝貢  
 石壁書 卷三百二十 朝貢諸夷攷 三 鳳鳴堂

產蘇烏木胡椒

碟里 碟里國在東南海中大洲上洲有諸港通海人淳少  
 訟尚佛物產甚薄永樂三年國王遣使馬黑木來朝  
 貢

打回 打回海外小國數為鄰國所苦已乃治兵器與鄰國  
 戰，勝稍得自立永樂三年遣麻勿來朝貢

日羅夏治

日羅夏治海中小國無他奇產，蘇木胡椒頗知種藝無盜賊崇佛教永樂三年國王遣文那打時鎮未朝貢

忽魯母思

忽魯母思在東南海中或曰在西徼外國小土瘠物產薄永樂三年國王遣已即丁朝貢

忽魯謨斯

石匱書 卷三十三 朝貢諸夷攷 三鳳姑堂

忽魯謨斯在西南海中東連大山國中土阜宜耕種人質直狀貌偉碩喜作佛事常歌舞惡殺永樂十八年國王遣馬刺足來朝貢進獅子天馬大豹紫象駝雞福鹿靈羊長角馬哈獸五色鸚鵡等物駝雞高七尺福鹿似駝而花文可愛靈羊尾大者重三十斤而則以車載其尾長角馬哈獸角長過身 上喜命侍臣為賦其國石城石屋民富饒產大馬其首長練兵畜馬田瘠宜麥無草木牛羊駝馬盡食魚腊文武暨

卜枝藝之人勝他國，中有大山四面異色紅如銀珠白如石灰黃如薑黃一面產鹽如紅礬鑿為盤匱乘食味鹹如石鹽

甘巴里

甘巴里在南海中大島上人多織錦粒食亦鮮食永樂十二年國王堯哇刺查遣得名公葛來朝

麻林

麻林未詳所在永樂十三年遣使獻麒麟天馬神鹿

石匱書 卷三十三 朝貢諸夷攷 三鳳姑堂

群臣稱異 上喜厚賜之

古麻刺

古麻刺在東南海中中國有百餘州佛宇四十餘永樂十八年王哇刺義亦敦奔率其妻子陪臣來朝至福州幸賜謚康靖勅堊閩縣有司歲時祭

沿納樸兒

沿納樸兒國在印度之中古佛國也永樂十八年國王亦不剌金數侵榜葛刺國遣使勅諭之遂遣使入



貢

加黑勒

加黑勒西戎小種居人不及千家貧窶乏食常備鄰國永樂中王者麻里奈那遣使別里朮不來貢方物宣德正統間貢使不絕

敏真誠

敏真誠國亦大多高山水流深縛木為渡日中為市諸賈皆集見中國磁漆器爭欲得之產異香駝馬水

石陘

卷三十三

朝貢諸夷攷

吳鳳鳴堂

樂中國王遣四十八來朝貢

八答黑商

八答黑商永樂間遣四十八來朝貢方物織皮絨麝香木其國山川明秀人俗朴定奉佛有浮屠數區壯麗如王宮西洋西域皆商販於此大抵皆羽毛織文玉石香木駝羊也布帛銀錢皆可交易

覽邦

覽邦漢疎勒國也洪武九年國王昔里馬哈刺的刺

札遣使朝貢永樂宣德中嘗附隣國貢方物其國去

西域遠甚好佛無賈販地多沙磧種麻及麥而已山坡地無峰巒水亦淺濁所產僅駝馬牛羊市亦用錢

火刺札

火刺札國微人弱物產涼薄四圍皆山，鮮草木水流曲折亦無魚鰕城僅里許皆土屋板屋王居亦陋俗尚佛重僧喜中國磁器針線永樂十四年嘗遣人朝貢

石陘

卷三十三

朝貢諸夷攷

吳鳳鳴堂

討未思

討未思在海中周徑不百里城近山，下有水赤色望之如火然俗尚佛婦人主家事市中多駝羊馬牛亦有布縷毛褐交易用錢土宜麥稌無稻穀宣德六年嘗遣人入貢

吃力麻兒

吃力麻兒永樂中遣使十一人來朝貢方物惟獸皮鳥羽罽褐之類其俗不事耕農喜射獵山旱水淺西

南傍海東北林莽深密多猛獸毒蟲得中國雄黃麝香磁器甚喜有達巷無市肆交易無期用錢鐵

失刺思

失刺思永樂間遣人來朝貢時遣內外官以綺幣磁器市馬於迤西撒馬兒罕失刺思諸國獻陵即位詔諸使至十日內就所在還京無得托故稽留宣德中遣使八人來朝貢

納夫者罕

石匱書

卷三百二十

朝貢諸夷攷

四鳳鳩堂

納夫者罕東去失刺思數日程皆舟行海中其國山林川澤有林木魚蟲城東平泉饒水草可牧馬，有數種最小者高不過三尺俗故事僧，所至必飲食之頗尚氣健闘，不勝者衆共嗤之永樂中遣使十人來朝貢

亦思把罕

亦思把罕於西南海中為大國廣袤近十里四面皆海西北多山東南皆平沙國有城堅壯王居亦侈麗

物產豐厚風俗質朴尚佛思刑喜施惡奪亦有中國人寓寄者時，出賈撒馬兒罕市多馬駝少布帛有珠珀而無稻黍日食惟麥稌麥粒麤甘美甚永樂中遣使四十四人來朝貢

淡巴

淡巴古狼才國在西南海中洪武十年國王佛喝思囉遣使貢賜之金幣其國風景秀贍土地廣衍泉甘而水清草木暢茂畜產甚夥城以石築屋以瓦覆王

石匱書

卷三百二十

朝貢諸夷攷

四鳳鳩堂

東與官跨馬頗有威儀國人勤生種藝織綾抱布男女咸務常業市有交易野無寇盜稱海中樂土

甘把里

甘把里永樂間遣六人來朝貢自言其國小介其西南海中與諸鄰國不通交易物產人薄山無長林田無宿麥以故國用常乏人民艱窘然奉佛好善不求積聚無乞丐者

白松虎兒



白松虎兒舊名速麻里兒國中無大山：半小者亦鮮林木無猛獸毒虫之害先時嘗有白虎出松林中遇獸不食遇人不傷旬月後竟不見國人稱為神虎父老又曰此西方白虎降精以是更其國為白虎松兒永樂中遣使十六人來貢

答兒密

答兒密永樂間遣使十八人來朝貢方物賜大統曆大綺藥茶國在海中不百里人不滿千家有墻壘而

石陘書

卷三十二

朝貢諸夷攷

兒鳳嬉堂

無城郭屋以板覆田以牛耕王居官舍不甚差別產馬駝牛羊毛褐布縷交易無用銀錢刑專用董扑服屬撒馬兒罕

阿速

阿速在西海中為大國多撒馬兒罕天方諸國人有城倚山面川：南流入海：有魚鹽之市野有耕牧之利敬佛畏鬼好布施惡爭鬪物產饒裕涼暄適節人無飢寒夜無寇盜永樂中遣百十二人來朝貢

沙哈魯

沙哈魯永樂間遣七十七人來朝貢國在阿速西南海島中人民淳直恥鬪好佛交易海中諸國西域賈胡來市海中奇物不惜高價亦有價廉而得奇貨去者沙哈魯人不識也王及首長居城中有瓦屋庶人旅處城外田野中村落相聚山川環抱畜產並利

黑葛達

黑葛達國小民貧平川廣野草木暢茂禽獸鮮少尚佛畏刑市肆多牛羊交易用鐵錢宣德中遣使十八人來朝貢方物又有白葛達國宣德中亦至

石陘書

卷三十二

朝貢諸夷攷

兒鳳嬉堂

不刺哇

不刺哇國永樂中遣使朝貢地斥鹵有鹽池投樹枝於池頃刻益凝其上其人拳髮圍布捕魚為業

沙里灣泥

沙里灣泥國永樂中遣使朝貢

花白園

花面園即那孤兒王也其地與蘇門答刺隣境傍南  
亞里洋遠迤山地國小僅比大村社千餘家男子皆  
以墨刺面為花獸之狀猻頭露体单布圍腰婦女圍  
色布披手中椎髻腦後地多出牛羊雞鴨羅布強不  
奪筋上下自耕而食地產香味青蓮花近布那姑兒  
一山產硫黃貨用段帛磁器之類其首感慕思賜常  
貢方物

阿魯

石匱書

卷三十三

朝貢諸夷攷

五服雜掌

阿魯國一名啞魯與九州山相望自滿刺加順風三  
晝夜可至其風俗氣候與蘇門答刺大同小異田瘠  
少收盛種芭蕉椰子為食男女裸體圍稍布常駕獨  
木舟入海捕魚入山採米腦香物為生各持藥鋏弩  
防身地產鶴頂片米糖腦水藥五年其王速魯唐忽  
先遣使附古里諸國朝貢

大葛蘭

大葛蘭國與都蘭相相近其民不事耕作賴鳥參之

米為食商船過此有高頭埠沉水羅肢石之險男女  
纏頭穿單布長衫圍色布手中地產胡椒子溜魚鱗  
柳水藥中遣使朝貢

竹步

竹步國與木骨都東地相連村居寥落壘石為城砌  
石為屋風俗亦淳男女拳髮男子圍布婦女出則以  
布兜頭不露身面山地黃赤數年不雨草木不生紋  
車深井網魚為業地產獅子金錢豹駝蹄雞有高六

石匱書

卷三十三

朝貢諸夷攷

五服雜掌

七尺者其足如駝蹄龍涎香乳香金珀水藥十八年  
朝貢

木骨都東

木骨都東國其地瀕海堆石為城磔石為屋男子拳  
髮四垂腰圍稍布女人髮盤於腦黃漆光頂兩耳挂  
絡索數枚頂帶銀圈縵絡垂胞出則单布兜遮青紗  
蔽面足履皮鞋山連地曠土石黃赤田瘠少收數年  
無雨穿井甚深絞車以羊皮袋水風俗蠢頑操兵習



射居民以捕魚晒乾為食及餵養駝馬牛羊地產金錢豹龍涎香永樂十八年進貢

刺撒

刺撒國傍海而居連山曠地草木不生牛羊駝馬皆以海魚晒乾啖之氣候常熱田瘠少收惟有麥菽壘石為室高三四層其上厨廁卧室皆具其下奴僕居之地產龍涎香乳香十里駱駝民俗淳厚喪葬有禮永樂十八年遣使捧金葉表文奉貢方物

石匱書

卷三十一

朝貢諸夷攷

五三屬女室

石匱書曰自古王會之盛無過西周奉玉帛而至者千百八國此特以其泗上諸侯言之也若乃邠莒小國攷其方輿止不及我明一邑而今之三年輯瑞萬國衣冠已數倍過之矣至如白雉旅熬重譯四至絕域遐荒皆充庭寔上下百王誰媿其美則昔之奢著稽首遂爾稱雄者亦何其自見渺小哉

石匱書後集目錄

第一卷

烈皇帝本紀

第二卷

烈皇后本紀

第三卷

獻愍太子本紀

第四卷

石匱書

卷

目錄一

烈二王世家

永悼王 定哀王

第五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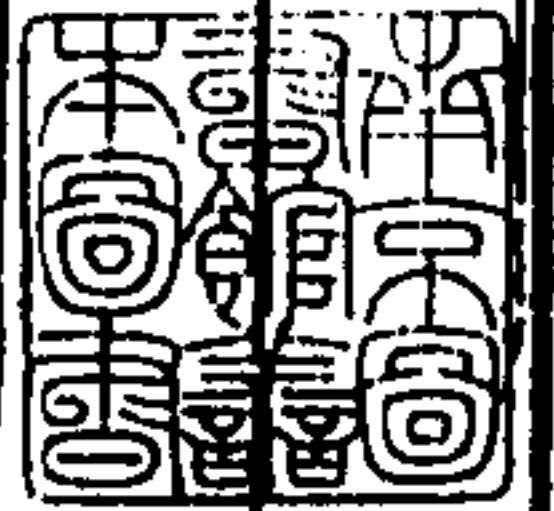
明末五王世家

福王 唐王 附弟唐王 桂王 魯王

楚將軍華璉

第六卷

戚畹



張國紀 周全 田弘遇

第七卷

朱燮元列傳

第八卷

孫承宗賀逢聖呂維祺姜曰廣列傳附鹿善繼

第九卷

文震孟姚希孟列傳

第十卷

石匱書

卷

目錄二

毛文龍列傳

第十一卷

袁崇煥列傳

第十二卷

周延儒楊嗣昌溫體仁列傳闕

第十三卷

蔣德璟黃景昉吳姓列傳

第十四卷



流寇死事列傳

傅宗龍 孫傳庭 馮師孔 楊文岳 宋一鶴

徐標 劉熙祚 金毓峒 閔永傑 蔡道憲

徐學顏 李貞 黎弘業 鍾鼎鉉 吳從義

王行儉 張紹登 楊暄 蕭漢 費曾謀

劉振之 阮之鈿 王漢 趙士寬 黃宗昌

林甘瑞 許文岐 黃綱 王世琮 顏日愉

闕

石匱書 卷 目錄三

第十五卷

虛象昇列傳

第十六卷

流寇死戰列傳 有總論

周遇吉 尤世威 朱三樂 李守鏢 馬岱

崔文榮 劉忠嗣 賀讚 丁啓宗 劉國能

王國昌

第十七卷

未之馮衛景瑗蔡懋德列傳

第十八卷

曹文詔賀人龍列傳

第十九卷

陸夢龍列傳

第二十卷

甲申殉難列傳 有總論

范景文 劉順理 成德 汪偉 李邦華

石匱書 卷 目錄四

馬世奇 孟兆祥 孟章明 金鉉 王章

凌汝渠 施邦曜 吳麟徵 陳良謨 許直

王家彥 吳甘耒 周鳳翔 陳純德 申佳胤

趙謨

第二十一卷

甲申勦威殉難列傳

劉文炳 鞏永固 張慶臻 衛時春

第二十二卷

倪元璐列傳

第二十三卷

鄉紳死義列傳有總論

胡守恒 馬如蛟 張羅俊 張羅彥 劉會昌

尹洗 韓東明 高涇 徐復儀 焦源溥

焦源清 王徵 沈迅 楊卓然 宋玫

李夢辰 戚勳 王與龍 陳士章 畢拱辰

南企仲闕 南居業闕 葛凝秀 楊進 韓子宣

石匱書

卷

目錄五

王征俊 樊邦正 相希尹 張夢鯉 陳萬策

李若葵

第二十四卷

史可法列傳

第二十五卷

左良玉列傳

第二十六卷

錢謙益王鐸列傳闕

第二十七卷

洪承疇馮銓列傳闕

第二十八卷

死義諸臣列傳

劉斯球 華允誠 楊廷樞 劉曙 績孔教

沈履祥 李唐僖 鄭露 蔡孺法 徐懌闕

第二十九卷

左懋第列傳

石匱書

卷

目錄六

第三十卷

鄭之龍列傳闕

第三十一卷

吳三桂列傳闕

第三十二卷

乙酉殉難列傳有總論

徐石麒 劉成治 黃瑞伯 高倬 梁于洙

徐沂 顧成正 顧咸建 唐自彩 陸培



王道焜 盧象觀 葛麟 睦明永 郭符甲

溫璜 汪志授 汪碩畫 杜士全 馬嘉

王域 趙珽 龔廷祥 陳 煥 吳佳胤

劉萬春 吳列闕 附張捷 楊維垣

第三十三卷

凌綱列傳

第三十四卷

江南死義列傳

石匱書 卷 目錄七

沈猶龍 陳子龍 夏允彝 侯峒曾 黃淳耀

黃濬 闕 李待問 徐爾毅 缺 錢旃 章簡

錢棟 闕 方維新 華夏 董志寧 缺 屠獻策

第三十五卷

夏之旭 滿之章 何光顯列傳

第三十六卷

劉宗周 祁彪佳列傳

第三十七卷

黃道周 金聲列傳

第三十八卷

黃得功列傳 附高傑 劉澤清 劉良佐

第三十九卷

丙戌殉難列傳 有總論

袁繼成 吳易 鄭為虹 黃大鵬 王士弘

胡 偉 周定竹 吳開禮 余應桂 吳 炳

石匱書 卷 目錄八

俞元良 霍子衡

第四十卷

張國維列傳

第四十一卷

朱大典列傳

第四十二卷

王之仁 張鵬翼列傳

第四十三卷

張春列傳 闕

第四十四卷

熊汝霖孫嘉績錢肅樂鄭遵謙列傳 闕

陳萬良徐龍達潘國緒王祁王翊羅騰蛟王

興列傳 闕

第四十五卷

余煌陳函輝陳潛夫列傳

第四十六卷

石匱書 卷九 目錄九

江右死義列傳

萬元吉 楊廷麟 郭維經 曾亨應 胡夢泰

陳泰米 詹兆恒 揭重熙 傅鼎銓 徐敬時

第四十七卷

堵胤錫何騰蛟列傳

第四十八卷

馬士英阮大鍼列傳 附方國安

第四十九卷

兩廣死義列傳

陳子壯劉中藻張家玉黎遂球姚奇胤

陳邦彥蘇觀生彭期生王景亮

第五十卷

辛卯殉難列傳

張肯堂朱永祐吳鍾鏗李向中劉世勛

沈廷揚沈宸荃蘇兆中張自揚馬泰

李開國林瑛林偉遠顧心復 闕十八

石匱書 卷十 目錄十

第五十一卷

黃斌卿張名振王朝先阮俊列傳

第五十二卷

瞿式耜列傳

第五十三卷

陶仰用朱爰如蔣武烈廖應登列傳

第五十四卷

張煌言列傳 闕



第五十五卷

甘輝列傳闕

第五十六卷

孝子列傳

董福兒 李壯丁兒

第五十七卷

義人列傳

姚時中 湯文瓊 賈萊備 江米巷画士

石叢書 卷

目錄十一

通州童生 武懷家奴 孔四郎 愧二先生

金陵乞丐 許琰 曹文耀 張應選 潘集

王毓著 周卜年 黃毓祺 吳應箕 高公

江天一 見金聲傳 高朗 俞元禧 倪舜千 許德

溥 鍾皂隸 沈張二烈士 呂宣忠 謝龍震

詹書田 朱偉 王文宇 寇夢虬 陸士鉉

劉景瑗 吳一魁 麻三衡 陳元綸 李開山

博和尚 御厨畫網巾先生 石士鳳 鄒維

則葉尚高 蔡子標 高孟超 楊守程

趙大中 朱奇生 王士琦 傅中煌 卞子

厚 文秉 倪百明 都司吏 周梨園

方國煥 劉復興 馮協賜 乞丐 賈超

夫婦 吳可箕 項志寧 董元哲 方

炯 楊雲門

第五十八卷

文苑列傳

石叢書 卷

目錄十二

曹學佺 顧起元 陳仁錫 張溥 張米

第五十九卷

列女列傳

魏宮人 宮女費氏 吳奎妻 張氏 吳信妻

王氏 女子張氏 李氏 姑媳 羅田女子 王

氏 尹熙華妻 中州二烈 葉汝植妻 王氏

陳潛夫妻 孟氏 妾孟氏 見陳潛夫傳 章烈婦

金氏 婺源俞烈婦 青錢 潘鵬妻 楊氏

謝薦妻張氏 易為升妻汪氏 宗正妻

斯曰福妻黃氏 張緹妻吳光宸妻謝氏

丹陽朱氏 蔣氏 新會莫氏婦 李氏婦

永嘉王氏女 塘橋女子 麥名世女 瓊秀

瑤芳 劉生妻 利應昌妻

第六十卷

妙藝列傳

閔九思 李流芳 張爾葆 陳洪綬 姚允在

石匱書 卷

目錄十三

第六十一卷

宦者列傳

王之俊 王承恩 王德化 高時明 李鳳翔

史賓 褚憲章 方正化 崔承奉 小璫

宦者下

曹化淳 杜勳 杜之秩

第六十二卷

中原群盜列傳 有總論

第六十三卷

陝西逆賊李自成 四川逆賊張獻忠

別傳

吳聖兆 李成棟 金麟桓

順黨

石匱書 卷

目錄十四



石匱書卷第一

烈帝本紀

烈皇帝 光宗第五子也母曰劉才人天啓二年封信王四年冊立嘉定周奎女為信王妃出居王府邸七年八月二十二日 熹宗大漸召信王入見諭以吾弟當為堯舜之君信王惶恐不敢當但云 陛下為此言臣應萬死再囑以善事中宮及委用魏忠賢等語王出 上崩魏

石匱書

卷

烈帝本紀

一

忠賢自出迎王入徧召百官中外及恐有他變百官避疑厥明始至殿門官者持門不得入告以正服縞既服縞又言未成服宜如常群臣奔走出入者三氣喘且不續哀訴官者乃得入既哭臨司禮監太監王體乾及忠賢在喪次獨體乾語禮部備喪禮忠賢獨呼兵部尚書崔呈秀入屏人語移時面奏信王曰大行皇帝其貴妃有遺腹未誕請寬登極之期信王霽顏許之

暫受監國以俟聖嗣誕生諸大臣爭之力乃即以二十四日踐天子位受百官朝母賀朝時忽天鳴詔以明年為崇禎元年大赦天下加 光廟 熹廟徽號命禮部議生母貞靖賢妃劉氏尊謚及遷祔陵廟重典以聖母弟和陽衛正千戶劉效祖封新樂伯九月二十七日立信王妃周氏為皇后諭停刑東廠太監魏忠賢乞辭位不許奉聖夫人客氏出外宅園子司業朱之俊

石匱書

卷

烈帝本紀

二

劾監生陸萬齡曹代請祠魏忠賢國學正罪命下獄忠賢乞止建祠 上優答之給太師寧國公魏良卿少師安平伯魏鵬翼鐵券十月 上以吏科都給事中陳爾翼欲嚴緝求林餘孽諭曰群臣流品 先帝澄汰已久朕初御極嘉與士大夫臻平康之理毋事揣摩形影以滋爭競御史楊維垣劾兵部尚書崔呈秀呈秀奏辨求守制不允冬至郊天仍着魏良卿行禮工部主

事陸澄源兵部主事錢元懋疏劾魏忠賢貢生  
錢嘉禎劾忠賢十大罪疏上忠賢爰訴於上  
上命內侍讀嘉禎疏使聽之忠賢震恐喪魄遂  
請忠賢鳳陽司香祖陵藉容魏二氏家忠賢出  
京上諭兵部曰逆惡魏忠賢擅竊國柄誣陷  
忠良罪當死姑從輕降發鳳陽不思自懲素蓄  
亡命之徒環擁隨護勢若叛然令錦衣衛擒赴  
治其罪時魏忠賢方宿阜城邸舍其黨密報

石匱書

卷

烈帝本紀

三

上旨知不免夜同李朝欽自經崔呈秀亦自經  
薊州所司以聞上命九卿科道會議上有所  
旨逆惡魏忠賢掃除所從憑藉寵靈睥睨宮闈  
荼毒良善非開國而妄分茅土逼至尊而自命  
尚公盜帑弄兵陰謀不軌逆婦容氏傳逆聲息  
把持內外崔呈秀委身奸閹無君無親朋攘威  
福之權大開縉紳之禍無將之誅自有常刑既  
會議明確着行原撫按魏忠賢于河間府戮屍

凌遲崔呈秀于薊州梟示仍將爰書刊布中外  
以為奸惡亂政之戒逆孽魏良卿侯國興着會  
官處決五虎自呈秀外李夔龍吳淳夫倪文煥  
田吉發附近衛所充軍五彪田爾耕許顯純着  
監候處決崔應元楊寰孫雲鶴發邊衛充軍以  
為附權蠹正之戒逆婦容氏送中宮張皇后勸  
問以極刑處死命逮死各臣賍銀盡免之釋其  
家屬後魏在黨次第伏誅或遣時魏瑞甚熾

石匱書

卷

烈帝本紀

四

上不動聲色剪滅元亮旁無一人之助神明獨  
斷宗社再安天下翕然稱之十一月南京守備  
太監楊朝浙直織造太監李實承天太監李希  
哲提督太和山太監馮玉天壽山孟進漕運太  
監李明道崔文昇並免上御日講畢召閣臣  
入便殿出薊遼督師王之臣疏示之曰王之臣  
自云贅員又云虛拘非內臣牽制之乎其盡徹  
各邊內臣乃頒諭曰先朝於宣大薊遼東江諸



地分遣內臣協鎮一柄兩標甚無謂矧官官觀  
兵古未有戎其概罷之一切相度梳宜俱聽經  
督節制無復委任不專以藉其口故卜輔臣以  
錢龍錫楊景辰來宗道李標周道登劉鴻訓入  
閣辦事罷蘇抗織造諭曰封疆多事征輸重繁  
朕不忍以衣被組繡之工重困一方民其俟  
東西底定之日方行織造十二月復故建文臣  
練子寧官 上御便殿閱章奏聞香烟心動疑

石隱書 卷 烈帝本紀 五

之出步階城間乃定詢內官此何自至曰宮中  
舊方 上亟令毀之勿復進太息曰皇考皇兄  
皆為此誤也御史楊維垣奏太監李永貞劉若  
愚佐逆御史卓邁奏李永貞舞文造孽惡過忠  
賢遂下永貞獄戍頭陵監生王之昂劾大理寺  
副許志吉借黃山一案毒害民命下志吉於理  
監生胡煥猷論大學士黃立極施鳳來張瑞圖  
李國樞當魏忠賢專權揣摩意旨專事逢迎浙

直建祠各撰碑頌並亟罷併糾督撫按之請祠  
者法司引卧碑生員禁言事律論杖除名立極  
等各疏辯 上慰答之

崇禎元年戊辰正月命司禮監斥責魏忠賢田  
宅因以賜第請 上曰俟東西底定留賜第以  
待功臣榜曰策勲府命內臣俱入直非受命不  
許出禁門翰林院編修倪元璐上辯東林疏御  
史楊維垣疏駁之元璐復反覆辯論 上是之

石隱書 卷 烈帝本紀 六

時元璐屢言事大學士來宗道嘗曰渠何事多  
言吾詞林故事惟燒香吃茶耳時謂宗道清容  
宰相二月禮部請試天下舉子命輔臣施鳳來  
張瑞圖為總裁事竣賜宴殿前以二輔臣所餽  
魏忠賢金爵飲之二臣歸寓即以病請許之諭  
戒廷臣不得結交近侍三月以侍讀學士溫體  
仁直經筵以周延儒為禮部侍郎夏四月御史  
袁弘勳劾大學士劉鴻訓御史高捷史莖繼之



鴻訓罷歸五月 上召廷臣于平臺諭輔臣曰  
票擬之事宜悉心商確諭吏部曰起廢太多會  
推宜慎責戶部措辦邊餉無術侍郎王家禎引  
罪論邊事兵部尚書王在晉語未詳命中官給  
筆札錄進諭刑部曰天時亢旱用法宜平允六  
月 上召廷臣於平臺以揅漢故發帑十萬給  
邊吏刑科給事中薛國觀疏營伍之弊令自宣  
讀至關門虛冒 上善之復示諸臣召提督京

石匱書

卷

烈帝本紀

七

營保定侯梁世勳戒以訓練士卒命翰林官凡  
值召對入侍記註次日復召廷臣于平臺以御  
史吳玉錢糧積弊疏宣示閣臣問何不指名玉  
對曰此夙弊非一人事無可指名出黃承吳清  
餉足餉疏問戶部侍郎王家禎何濫增至此曰  
皇祖入數多出數少故太倉粟紅朽內帑又無  
算後邊臣隨請隨給出入不相準又讀至鹽法  
閣臣請復祖制開七種引 上然之出宣府巡

撫李養冲疏云旗尉往來如織不賂之恐毀言  
之日至賂之愁物力之難勝 上不憚兵部尚  
書王在晉曰大同焚掠宜以按臣勘不煩旗尉  
上曰疆場事仗一喇嘛僧講款諸文武何為自  
不輕中國耶諸臣退時大同以揅漢講款不設  
備故 上責之戶科給事中韓一良上言 皇  
上召對平臺有文臣不愛錢之語然今之世何  
處非用錢之地何官非愛錢之人向以錢進安

石匱書

卷

烈帝本紀

八

得不以錢償也絲縣官居言路以官言之則縣  
官行賄之首而給事為納賄之魁今言蠹民者  
俱咎守令之不廉然守令亦安得廉薪俸幾何  
上司訾取不曰無礙官銀則曰未完紙贖銜途  
過客動有書儀考滿朝覲不下三四千金夫此  
金非從天降非從地出而欲守令之廉得乎科  
道號為開市臣兩月來辭金五百臣寡交猶然  
餘可推矣乞大為懲創逮其已甚者使諸臣視



錢為污懼錢為禍庶幾不愛錢之風可睹也

上召廷臣于平臺命一良誦前奏 上嘉之起

權右僉都御史 上諭閣臣內操軍士俱魏忠

賢招來留居禁中不測可虞一朝解散又恐激

變不如善遣之因傳旨內操軍士勞苦特甚着

給假一月歸鄉省親仍給月糧從優犒賞衆軍

歡悅秋七月起在藉兵部右侍郎袁崇煥到京

晉尚書為薊遼總督召對平臺 上曰遼左跳

石叢書

卷

烈帝本紀

九

梁十載封疆淪陷遼民塗炭卿萬里赴召有何

方畧崇煥對曰臣受皇上特達之知起臣於萬

里之外倘 皇上假臣便宜五年而東事可平

全遼可復以報 皇上曰五年滅爾便是方

畧朕不吝封侯之賞卿其努力崇煥又奏以主

持責閣臣以用人責吏兵二部以錢糧責戶部

以器械責工部 上俱嚴諭閣部諸臣皆凜

應命八月薊遼總督袁崇煥至鎮 上諭廷臣

曰朕欲與大小臣工日籌庶務而諸司各有職

掌恐不暇給惟是輔臣左右弼予自今非盛暑

祁寒朕當時御文華殿閱章奏凡御殿翰林科

道各二人備宣讀中書舍人二人侍班九月十

四日 上召督師王象乾至平臺檻內去御案

咫尺曰卿三朝元老忠猷素著見卿矍鑠知督

師袁崇煥薦舉不差有何方畧象乾對曰三邊

之患近因順義王與卜哈二首不和兵連禍結

石叢書

卷

烈帝本紀

十

兩歲於茲今日要着在連絡哈慎及朵顏裔三

十六家安插薊鎮沿邊住牧為我藩籬東擁關

門以斷右臂二首既撫則永無邊患 上曰觀

二首意似不肯受撫者象乾對曰從容籠絡撫

亦可成 上曰禦爾當思威並濟不可專恃羈

縻象乾又奏曰臣統禦挿首二十一年矣萬曆

三十六年虎首聚兵十萬欲犯薊州 皇祖起

臣總督薊遼臣至密雲通官往諭十萬之師還

解天啓元年女直攻陷遼陽 熹宗召臣還部  
後出鎮山海者三年畧無風草之驚皆調和之  
力也 上喜傾聽久之乃諭象乾曰卿年雖踰  
八十精力尚強朕心嘉悅卿撫棹首於西表崇  
煥禦敵於東恢復功成皆賴卿等之力也十月  
召廷臣于平臺以錦州軍議表崇煥請餉疏示  
閣臣閣臣求允發 上責戶部尚書畢自嚴禮  
禮部侍郎周延儒曰關門昔防寇今且防兵前

石匱書

卷

烈帝本紀

十一

寧遠詳錦州尤而效之未知其極 上問延儒  
若何對曰臣非阻發帑雖予之當益求經久之  
策 上稱善又責科道官言事失實即召對商  
確徒具文耳諸臣俱媿謝十一月召寧陽侯陳  
光裕襄城伯李守鐫清平伯吳遵周誠意伯劉  
孔昭于文華殿問京師整理若何各有所對  
上以守鐫總督京營會推閣員吏部侍郎成基  
命禮部侍郎錢謙益等禮部尚書溫體仁評謙

益天啓辛酉主試浙江賄中錢千秋不宜枚卜  
上召廷臣及體仁謙益于文華殿質辨良久  
上曰體仁所奏神奸結黨誰也曰謙益黨與甚  
衆臣不敢盡言即枚卜之典俱謙益主持吏科  
給事中章允儒曰體仁資深望輕如糾謙益何  
不先於枚卜時體仁曰前猶冷局今卜相事大  
不得不為 皇上慎用人耳允儒曰朋黨之說  
小人以陷君子先朝可鑒 上叱之下錦衣衛

石匱書

卷

烈帝本紀

十二

獄削籍禮部以錢千秋試卷呈上責謙益引罪  
而出旋回籍除名為民遂停枚卜十二月大學  
士韓爌入朝 上下焚燬非刑詔曰非法非刑  
慘毒異常允非盛世所宜有着遵 高皇帝勅  
旨槩從焚燬

二年己巳正月二十日上幸太學行釋奠禮命  
祭酒坐講尚書堯典召大學士韓爌李標錢龍  
錫吏部尚書王永光刑部尚書喬允升左都御



史曹于汴定逆案諭以首開詣附傾陷擁戴頌  
美建祠并雖未頌祠而陰行贊導者據法依  
律無枉無殉 上又曰忠賢一人在內為非  
外廷逢迎何遽至此且內臣同惡亦當入之  
閣臣以外廷不知內事對 上曰豈皆不知  
特畏任怨耳次日召閣臣指黃祇所封章疏  
彙之曰此皆媚璫實跡也宜一一按入之二月  
召廷臣于平臺問張瑞圖來宗道何以不在逆

石璫書

卷

烈帝本紀

十三

案對曰二臣無實事 上曰瑞圖善書為璫所  
愛宗道祭崔呈秀母稱在天之靈其罪著矣問  
賈繼春何以不處閣臣言繼春欲善待選侍不  
失厚道後雖反覆其持論間有可取 上曰唯  
及覆故為小人不可失入三月廷臣上欽定逆  
案詔刊布中外以七等定罪魏忠賢客氏磔死  
外曰首逆同謀崔呈秀等六人交結近侍劉志  
選等十九人交結近侍次等魏廣微等十一人

逆孽軍犯魏志德等三十五人詣附擁戴內監  
李實等十五人結交內侍末等俱配贖顧秉謙  
等百二十八人祠頌照不謹例冠帶關住黃立  
極等四十四人夏四月秦晉飢盜起朝臣捐俸  
助餉 上曰諸臣與利除害國家受益多矣何  
必言助五月薊遼總督袁崇煥上疏請巡視九  
邊 上允之是月晦巡至鎮江雙島與毛文龍  
盤桓數日於六月六日設帳房於山上攜軍較

石璫書

卷

烈帝本紀

十四

射遂縛文龍戮以十二大罪出尚方劍斬之疏  
聞京師震駭六月御史曹谷奏雪太監王安之  
冤 上憫之着還原官家產仍給與子姪詔各  
處媚璫生祠盡行拆毀給還萬燝誣坐贓銀三  
百兩諭曰萬燝冤死堪憐解到誣坐贓銀給還  
家屬以旌忠直七月以司禮監太監曹化淳提  
督東廠十一月北兵入遵義直抵京師兵部尚  
書王洽以兵薄都城依律處斬總督袁崇煥與



總兵祖大壽尾其後至城下但對壘相持不與  
戰上疏請入城養病上不許召崇煥陞見勞  
以來帽即命歸營是日鏖戰城北滿桂兵大敗  
滿桂縋城入見遂言崇煥差喇嘛僧往清議和  
殺毛文龍以為信今勾引入犯以城下之盟了  
五年滅寇之局上差中使二人召崇煥面議  
軍務崇煥欲勿行而難於辭乃言軍中見疑請  
以二中使為質上即令二人留質崇煥陞見

石匱書

卷

烈帝本紀

十五

上命滿桂與之面質滿桂盡發其奸狀崇煥免  
剋請死上命錦衣衛堂上官拿送鎮撫司立  
命滿桂往統其軍祖大壽引大隊奪關而出奔  
寧遠北兵攻城急詔天下勤王十二月山西巡  
撫都御史耿如杞同鎮將張鴻功領兵入衛至  
涿鹿兵譁大掠如杞被逮下獄兵叛散與河南  
賊高如岳李自成合推高如岳為首始稱闖王  
賊勢遂盛上召對閣部大臣商確大將翰林

院庶吉士劉之綸金聲特薦布衣中甫上即  
召劉之綸金聲并召中甫見於平臺之綸面陳  
城內保甲城外列營設奇應援相機調度大當  
聖意甫亦自言深諳兵機更精車戰上三覆  
駁問甫應對如流上大悅從之授甫副總兵  
理軍事聲授山東道監察御史叅贊軍務之綸  
授協理兵部右侍郎提督京營重城守禦事宜  
北兵圍城四十餘日始西向分投由良涿抵灣

石匱書

卷

烈帝本紀

十六

由灣抵通一路搶掠放火燒紅至香河扎營中  
甫統兵追躡遇敵萬餘束手無措敵至北之甫  
與各兵皆自卸盔甲跪而受戮金聲以陣後脫  
跳之綸內不自安疏請兵以防通薊至遵義力  
戰死以司禮監太監沈良佐內官監太監呂直  
提督九門及皇城門司禮太監李鳳翔提督京  
營進禮部侍郎周延儒為禮部尚書入閣辦事  
三年庚午正月北兵飽颺出關屍橫遍野前尚



寶司卿原抱奇劾大學士韓爌致寇爌致仕歸  
陝西盜王子順等各路蠶起先是萬曆時朝廷  
念西軍勞苦預給三月糧崇禎二年大旱秦粟  
騰貴軍餉告匱總督楊鶴巡撫梅之煥分道勸  
王其潰卒畏誅亡命倡飢民為亂時東事益急  
廷議清核兵餉乘障兵以減餉而詳又以給事  
中劉懋裁定郵傳女濫用縣官錢謂蘇民力也  
而河北游民向藉食驛督歲不登無所得食潰

石匱書

卷

烈帝本紀

七

兵煽之為盜而全陝無寧土矣二月復故大學  
士張居正廕賜故都督戚繼光表忠祠四月硃  
表崇煥於中京師百姓爭啖其肉頃刻立盡六  
月進禮部尚書溫體仁東閣大學士流賊王嘉  
亂等掠延安慶陽城堡多陷總督楊鶴主撫不  
以聞與陝撫劉廣生持牌招撫賊魁黃虎小紅  
狼一丈青龍江水掠地虎郝小泉等俱給牒免  
死安置延綏河西但不焚殺其淫掠如故有司

莫敢告而寇患成于以矣七月左諭德文震孟  
上言呂純如羅織諸賢今藉輿援思起用并及  
吏部尚書王永光不問十月耿如杞以兵無紀  
律獄具棄市府尹劉宗周與輔臣溫體仁不合  
三疏乞歸許之十一月川貴總督朱燮元永寧  
奏捷以奢崇明安邦彥歹費首級獻俘京師下  
輔臣錢龍錫於獄

四年辛未正月刑科給事中吳執御上言加派

石匱書

卷

烈帝本紀

六

捐助搜括三者不可行 上曰加派原不累貧  
捐助聽之好義惟搜括滋奸若得良有司奉行  
亦豈至病民乎不聽 上召廷臣及各省監司  
于平臺問浙江按察副使周汝弼浙閩相連海  
寇備禦之策對曰去秋寇犯海上五日即去問  
江西布政使何應瑞亦省宗祿何以不報應瑞  
曰江西山多田少瘠而且貧撫按查核有司尚  
未報耳問湖廣右布政使杜詩亦楚去秋民變

樹幟何也詩曰樹幟之後地方仍安問福建布政使吳暘陸之祺海寇備若何暘曰海寇與陸寇不同故權撫之但官軍狃撫為安賊又因撫益恣故數年未息耳上問寔計安在祺曰海上官兵肯出死力有司練鄉兵築城要地多設火器以戰為守此上策也問河南布政使楊公翰賈鴻洙以收稅耗重宜斥有司鴻洙曰近奉

石叢書

卷

烈帝本紀

十九

曰介省所負宣大兵餉數十萬何也應元曰近已解納問其數曰七千兩上少之曰宣大重鎮急需其毋玩問山西按察使杜喬林流氛若何對曰寇在平陽或河曲須大創之但兵寡餉乏耳上曰前言寇平何尚阻也曰山陝界河倏去倏來故河曲被困問河曲之陷曰賊未嘗攻失於內應問導賊何人乎喬林曰大抵出於飢民間陝西叅政劉嘉遇對曰寇見官兵即散

退復嘯聚上曰寇亦我赤子也可撫之曰今方用撫上曰前王子順既降何又殺之曰彼撫仍掠宜其侈也近寇何如對曰一在延安一在雲岩宜川問廣東布政使陸問禮按察使孫朝肅時問禮已除南贛巡撫上曰南贛盜若何對曰南贛在萬山中接壤四省當行保甲練兵伍庶足弭賊上曰此須寔效空言何為問海寇若何曰廣東海寇俱至自福建舟大

石叢書

卷

烈帝本紀

二十

而多火器兵紅難進但守海門勿令登陸則不為害問廣西布政鄭茂華李守俊靖江王府爭繼何也對曰憲定王二子履祥履祐履祥早歿王請立履祐為世子而履祥有未奏選之妾生子今已長矣足以爭問四川布政使華敦復鄉紳扶御史何也以逋賦對上曰守臣何不彈壓對曰遠方有司多科貢故不能耳時雲南布政姜九德被劾問貴州布政朱芹以安位事對



曰督撫臣責安位以四事一擒故殺王巡撫者一獻蘭部通人一貶爵不得稱宣慰一削地故議未決對畢召各官諭之正已率屬愛養百姓用命有顯權不則罰隨之各退謝召左都御史閔洪學左副僉都御史張捷高弘圖諭洪學曰巡按賢則守臣皆賢若巡按不肖其誤非小屢飭回道嚴核何近日不稱職之多也又曰卿與吏部定心任事天下不難為乃退翰林院編修

石叢書 卷 烈帝本紀 三十一

黃道周疏救錢龍錫謫外夏四月 上念早釋前工部尚書張鳳翔左副都御史易應昌御史李長春給事中杜齊芳都督李如楨于獄釋故大學士錢龍錫獄戍定海衛八月兵執御諭周廷儒攬權壅蔽疏凡三上俱留中秋九月命太監張彞總理戶工二部錢糧唐文征提督京營戎政王坤往宣府劉文忠往大同劉允中往山西各監視兵餉十月命太監王應朝往

關寧張國元往薊鎮東協王之心中協鄧希韶西協十一月以太監李奇茂監視陝西茶馬英直監視登島兵餉初 上既罷諸內臣事委督撫然 上英察輒以法隨其後外臣多不稱任使者崇禎二年京師戒嚴乃復以內臣行營自是叩憲四出而群相壅蔽國事日非矣工部郎中孫肇興監督監甲廠以帑訛疏劾張彞憲上怒落職十二月考選科道後更核在任征輸

石叢書 卷 烈帝本紀 三十二

戶部尚書畢自嚴下獄熊開元鄭友玄俱謫吏科都給事中顏繼祖上疏救 上切責之禮部侍郎羅喻義直日講以尚書商王布昭 一武章送閣溫體仁裁其半以所引京營大閱語也喻義堅執不可遂放歸五年壬申正月刑科給事中吳執御奏薦黃克績劉宗周等御史吳彥芳奏薦李瑾李邦華等上以其朋比惡之下彥芳執御于理坐上書不

以實律杖為城旦三月工部右侍郎高弘圖上  
言臣部有公署中則尚書旁列侍郎禮也內臣  
張彞憲奉總理兩部之命倣臨其上臣今日為  
侍郎或尚書非或內臣國家大體臣固不容不  
慎持且總理公署奉命別建則在臣部者宜選  
之臣部 上以軍興餉事重應到部驗核不聽  
弘圖引疾求去疏七上竟削藉六月兵部員外  
華允誠上言三大可惜四大可憂刺溫體仁閱

石匱書

卷

烈帝本紀

二十三

洪學 上切責之允誠回奏又極言其失謂私  
沈演唐世濟等 上怒奪允誠俸七月以司禮  
監太監曹化淳提督京營戎政以司禮監右少  
監劉芳馨提督九門令百官進馬三品以上各  
貢一疋餘合進俱納於御馬監寔費金買之本  
監也否則雖駿驥亦却之川貴總督朱燮元平  
水西安位以善後便宜九事奏聞 上可其奏  
加燮元少師賚金幣廕一子錦衣衛指揮僉事

世襲

六年癸酉正月大學士周延儒以宣府閱視太  
監王坤疏劾乞罷不允左副都御史王志道上  
言王坤不宜侵輔臣 上召廷臣于平臺謂志  
道曰造用內臣原非得已朕言甚明何議論之  
多也昨王坤之疏朕已責其誣妄乃廷臣舉劾  
莫不牽引內臣豈處分各官皆為內臣邪對曰  
王坤直劾輔臣臣為紀綱法度惜非為諸臣地

石匱書

卷

烈帝本紀

二十四

也 上曰廷臣不言國家大計以內臣在鎮不  
利奸弊乃借王坤疏要挾朝廷誠巧佞也因詰  
志道者再周延儒曰志道非專論內臣寔責臣  
等溺職 上色稍霽曰職掌不修沽名立論何  
堪憲紀立命志道退二月諭吏部薦舉潛修之  
士科道不必高出考選館員須應先歷知推永  
著為令三月刑科都給事陳贊化劾大學士周  
延儒招權納賄游容李元功借業威人延儒嘗



語去輔李標云 上先允放余封還原疏 上即改留頗有回天之力今 上義皇上人也此何語豈徒小人之輕泄乎且引刑科給事中李世祺為証世祺亦奏延儒實有此言不問戶科給事中朱文煥亦劾延儒重荷國恩毫無補救亦不問五月命司禮監太監張其鑑等赴各倉同提督諸臣盤驗收放太監張應朝調南京與胡承詔協同守備諭兵部流寇蔓延各路兵將

石匱書

卷

烈帝本紀

二十五

功罪應有監紀特命太監陳大金閻思印謝文舉孫茂霖為內中軍會各撫道分入書文詔左良玉諸營尋復以閻思印同總兵張應昌合勦六月命太監高起潛監視寧錦張國元監視山西石塘等路綜核兵餉大學士周延儒罷始延儒與溫體仁深相結納力延之以進至是體仁將奪其位太監王坤疏攻延儒體仁無一語相助凡與延儒為難者必陰助之而助延儒者皆

訕延儒放歸十月論曰 上素服御建極殿召閣臣商確溫體仁一無所平及陝西華亭知縣徐兆麒赴任七日城陷竟棄市 上心惻體仁不為救人皆寃之

七年甲戌正月總理太監張彝憲請入覲官授冊以隆體統許之山西提學僉事袁繼成力爭上不聽二月監視登島太監魏相以給事中莊釐獻上太平十二策內撤監視因求罷不允貶

石匱書

卷

烈帝本紀

二十六

釐獻於外三月召大學士何如寵入朝在道屢引疾不許刑科給事中黃紹杰上言從來君子小人不能並立如寵徘徊瞻顧則次輔溫體仁當知所自處 上責其率妄調外考選推官魯元寵等知縣胡世安等八人改授庶吉士一體教習秦晉楚豫流賊蔓延廷議以為各鎮撫事權不一互相觀望宜以重臣開督府統攝諸道兵討賊制曰可詔進延綏巡撫陳奇瑜兵部右



侍郎總督陝西山西河南湖廣四川軍務賊  
所向隨方勦撫山西自去秋至今不兩大饑人  
相食四月發帑金五萬命御史梁炳賑飢五月  
陝西按察副使賀自鏡奏監紀太監孫茂霖玩  
寇宣府太監王坤奏監軍紀功罪耳追逐有將  
吏在果如自鏡言則地方官罪不在茂霖下矣  
上不問六月罷各道監視太監諭曰朕御極之  
初撤還內鎮舉天下事悉以委之大小臣工此

石匱書

卷

烈帝本紀

二十七

者多營私固恤民艱廉謹者又迂疎無通論已  
已之冬京都被兵宗社震恐比士大夫負國家  
也朕不得已用成祖監理之例分遣各鎮監視  
添設兩部總理雖一時權宜亦欲諸臣自引罪  
今經制應立兵餉稍清諸臣應亦知省其將總  
理監視等官盡行撤回以信朕之初心張彞憲  
俟漕竣即回監供職惟關寧密邇外境高起潛  
無監兩鎮暨內臣提督如故七月流賊至鳳翔

西關口孫奉督撫檄安插城內守臣知其詐給  
以門不敢啟須縋上城先登三十六人盡殺之  
總督陳奇瑜借辭地方官紳撓債撫局以激  
上怒命緹騎逮寶雞知縣李嘉彥及鳳翔紳紳  
孫鵬等五十餘人下刑部獄八月召廷臣於平  
臺問誰堪冢宰總憲者吏部左侍郎張捷曰臣  
之所舉與衆不同 上許之勛戚在殿西室文  
臣在殿東室捷言皇四顧大學士王應熊目屬

石匱書

卷

烈帝本紀

二十八

之諸臣覺其異及問所薦則前兵部呂純如也  
時諸臣或舉鄭三俊或舉唐世濟捷曰總憲世  
濟可冢宰非純如不可俄入奏力言純如之長  
諸臣以純如列逆案不可刑科給事中姜應甲  
言之尤力捷失色 上問溫體仁對曰謝陞可  
上足之應熊故善周延儒而純如又與延儒相  
比故體仁陰持之給事中范淑泰吳甘來交章  
劾王應熊張捷同謀黨附計翻逆案次日召南



京吏部尚書謝陞為吏部尚書以唐世濟為左都御史總督陳奇瑜報降賊一萬三千有奇斬渠十人餘俱延安民竝令還鄉按是賊為洪承疇所逐竄漢中川兵既已西諸險賊飢無所得食故乞降於奇瑜奇瑜專事招撫受其降檄諸軍按甲無動遣官監護降者諸盜本無降意徒以飢疲困於地險不得逞姑從款以紓我師奇瑜檄所過郡邑為具糗糧傳送之既度棧道已

石叢書

卷

烈帝本紀

二十九

出險數萬衆漸不受絕束仍事殺掠所至罷市賊遂盡殺監護官五十員攻陷麟游永壽勢不可復遏矣九月詔免浙江崇禎三年以前緘造十月 上數御經筵遇雪不輟諭講官尚書韓日績姜逢元等毋忘諱少詹事文震孟講春秋上論仲子歸賄此見當時朝政有闕所以當講自今進講當以此類推總理戶工二部司禮太監張彞憲改司禮提督禮部右侍郎陳子壯嘗

謂大學士溫體仁體仁盛稱 主上神聖臣下不宜異同子壯曰 世宗皇帝最英明然大禮大獄臣工猶執持不已 皇上威嚴有類 世宗公之恩遇孰與張桂但以將順而廢匡救恐非善則歸君之意體仁意沮削總督陳奇瑜藉聽勅十二月進洪承疇兵部尚書總督河南山西陝西湖廣保定真定等處軍務其總督三邊如故總督兩廣熊文燦戴罪自劾先是文燦令

石叢書

卷

烈帝本紀

三十一

守道洪雲蒸巡道康承祖恭將夏之本張一傑往謝道山招降劉香老既而被執文燦奏道將信賊自陷 上曰賊渠受撫自當聽其輸誠豈有登舟往撫之理弛備長寇尚稱未知督臣節制何事故令戴罪

八年乙亥正月賊陷潁州知州尹夢鰲通判趙士寬俱闔室死之賊陷鳳陽鳳陽無城郭賊大至官軍無一人迎敵者遂潰賊焚皇陵樓殿為



燼燔松三十萬株殺守陵太監六十餘人縱高  
牆罪宗百餘人留守朱國巷戰斬賊二十七人  
力竭死賊渠掃地王太平王入府治知府顏容  
暄囚服匿獄中賊縱囚獲之賊渠張蓋鼓吹坐  
堂杖容暄于堂下殺之推官萬文英等六人武  
官四十一人俱被殺士民殺死數萬剖孕婦注  
嬰兒于梨燔公私邸舍二萬二千六百五十餘  
間光燭百里賊渠列幟自稱古元真龍皇帝恣  
石匱書 卷 烈帝本紀 三十一

特傳免素服避殿親祭告太廟命百官修省俱  
素服從事逮巡撫鳳陽都御史楊一鵬并振饒  
下獄一鵬論死棄西市振饒遣戍命侍郎朱大  
典總督漕運巡撫鳳陽同洪承疇協勅候補給  
事中劉舍輝乞蠲陝西八年以上逋租不許兵  
部職方主事賀王盛再劾溫體仁庸奸誤國請  
外御史吳履中劾溫體仁王應熊并及監視內  
臣 上切責之 上以祖訓凡郡王子孫有文  
石匱書 卷 烈帝本紀 三十二

掠三日太監盧九德總兵楊御蕃以川兵三千  
救鳳陽南京兵亦至賊奔以蓮萼卜于神祠不  
利列神像而去趨廬州陷巢縣已攻舒城知縣  
章可試塞三門開西門誘賊入陷于坑奔潰死  
千人因掠霍山合肥諸縣攻六合聚禱子百十  
環木焚之聽其哀號以為笑樂又裸婦人數千  
罾于城下少有媿阻即磔之二月巡按鳳陽御  
史吳振纓始以皇陵之變聞是日 上御經筵

武才能堪任用者宗人府具以名聞朝廷考  
驗授以職其遷除如常例禮部右侍郎陳子壯  
上言宗秩改授適開僥倖之門隳藩規涸銓政  
上以其沮詔間親下于理明年四月始得釋已  
而蒞官多不法公私苦之四月于故遼東總兵  
寧遠伯李成梁祭塋福建游擊鄭芝龍合粵兵  
擊劉香老於田尾遠洋香老脅兵偕道洪雲蒸  
出船止兵雲蒸大呼曰我夫死報國亟擊勿失



遂遇害香老勢感自焚溺死康承祖夏之本張  
一傑脫歸五月諭戶部暫開援納以濟軍需六  
月刑部主事胡江給事中何楷宋學顯御史張  
績曾各劾溫體仁不聽總兵曹文詔至娑羅寨  
寇大至力竭自刎文詔敢關前後殺賊萬計為  
賊所畏官軍聞之奪氣七月進少詹事文震孟  
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震孟講春秋稱旨  
既而以疾告不許溫體仁語之曰行相君矣何

石匱書

卷

烈帝本紀

三十三

避也至是出特簡入政府召廷臣于中左門試  
時政邊才論又出各疏命翰林官擬上八月命  
湖廣巡撫盧象昇總理直隸河南山東四川等  
處軍務統關遼兵賜尚方劍便正行事洪承疇  
勦寇西北象昇勦寇東南 上諭致治安民全  
在守令命兩京文職三品以下五品以上各舉  
堪任知府一人在內翰林科道在外撫按司道  
知府各舉州縣官一人過期不舉者議處失舉

連坐九月赦卜命吏部舉在籍才堪輔弼者以  
林鈺孫慎行劉宗周名上命即欽取來京十月  
上罪已避殿徹樂下詔曰朕以涼德纘承大統  
不期倚任非人邊乃三入寇則七年師徒暴露  
黎庶顛連國帑匱乏而征調未已閭閻凋敝而  
加派難停中夜思維不勝媿憤今年正月流氛  
震驚皇陵祖祠民仇責寔在朕今調勁兵留新  
餉立救元、務在此舉惟是行間文武吏士勞

石匱書

卷

烈帝本紀

三十四

苦飢寒深切朕念、其風餐露宿朕不忍安卧  
深宮念其飲水食麤朕不忍獨享甘旨念其披  
堅冒險朕不忍獨衣文繡茲擇十月三日避居  
武英殿減膳徹樂非典禮事惟以青衣從事與  
我行間文武吏士甘苦共之以寇平之日為止  
文武官其各省懲淬厲用回天心以救民命十  
一月大學士何吾驥文震孟罷初吾驥震孟在  
直以工科給事中許譽卿素著直聲欲補南京

太常卿溫體仁難之吏部尚書謝陞遂疏糾舉卿震孟票奪俸體仁不肯震孟作色擲筆體仁夕揭上而吾騶震孟朝罷矣震孟有時望入相僅三月而齟齬同官不竟其用逮庶吉士鄭鄤十二月城鳳陽初潁州賊將趨鳳陽巡撫一鵬請移鎮大學士王應熊擬旨止之賊陷鳳陽焚皇陵幽宮不保諸臣忌諱不敢聞尋以獲穴為解至是城始成吏部尚書謝陞奏起廢張士範

石匱書

卷

烈帝本紀

二五

等一百六人不果用

九年丙子正月林鈺劉宗周應召來京上召對平臺上問方今流寇猖獗糧餉不敷又值人才匱乏不稱任使奈何宗周對曰皇上求治太急用法太嚴布令大煩進退天下士太輕所以有人無人之用有將不能治兵有兵不能殺賊至於餉匱絲於兵增若有將不能治兵有兵不能殺賊何取多兵今不當議增兵當議練

兵若流寇本朝廷赤子撫之有道還為吾民今日急務尤以收人心為本上又問外裔如何處置宗周對曰禦外裔亦以內治為本帝舜之時苗頑逆命干羽舞兩階而有苗格上顧首輔溫體仁曰先年敵薄都城此時可說干羽兩階否上不憚而起傳旨以林鈺入閣辦事以劉宗周為工部右侍郎淮安武舉陳啓新上言欲停科目舉孝廉罷推知行取專拜大將舉行

石匱書

卷

烈帝本紀

二六

登壇推轂之禮使其節制有司上異其言特授吏科給事中啓新本庸人時政府規知上意必有闕門特達之典故與曹化淳寔左右之立致省垣將借以搏擊善類迨啓新既得進惟從事散車羸馬以逢迎上意而政府有求皆不應故政府深恨之總理虛象昇師次滁州與賊戰敗之賊西渡河祭酒倪元璐以黃安縣學生鄒華妄行薦舉列及已名驚異糾劾上是



之四月武生李璉奏致治在足國請搜括巨室  
助餉大學士錢士升極言其不可溫體仁從中  
搆之 上切責士升以容勿大臣欲要名譽士  
升遂乞罷許之初士升以助體仁幾見擯公論  
至是復為體仁所搆去御史詹爾選疏救錢士  
升 上召廷臣及爾選于武英殿怒詰爾選聲  
色俱厲爾選從容不為詰問如何為苟且對曰  
即捐助一事亦苟且也及覆教百言且曰臣死

石叢書

卷

烈帝本紀

三十七

不足惜 皇上幸聽臣事尚可為即不聽臣亦  
可留為他日之思 上怒頌繫直廬下都察院  
論罪關寧太監高起潛請各指俸市馬劉 周  
疏止之上不聽宗周尋罷歸令有司務脩練儲  
備毋科擾命鄉會試二三場無武經書筆放榜  
後騎射刑部尚書馮英以貌玩下法司擬罪五  
月逮滋陽知縣成德下錦衣獄德性剛激入前  
大學士文震孟之門至是連章攻溫體仁九十

上盡發其奸狀母張氏伺體仁與出輒道詬之  
德成延綏六月命司禮監太監曹化淳同法司  
錄囚七月居庸告急遣內中軍李國輔守紫荆  
關許進忠守倒馬關張元亨守龍門關崔良用  
守固關勇衛營太監孫維武劉元斌防馬水沿  
河兵部尚書張鳳翼督援兵出師以監視關寧  
太監高起潛為總監南援霸州遼東前鋒總兵  
祖大壽為提督同山海總兵張時傑屬起潛以

石叢書

卷

烈帝本紀

三十八

前司禮太監張雲漢韓贊周為副提督巡城閱  
軍司禮太監魏國徵守天壽山尋以國徵總督  
宣府昌平京營御馬太監鄧良輔為分守太監  
鄧希詔監視中西二協太監杜勳分守以張元  
佐為兵部右侍郎鎮守昌平平時內臣提督天壽  
山者皆即日往 上語閣臣曰內臣即日就道  
而侍郎三日未出何恠朕之用內臣邪以司禮  
太監盧維寧總督天津通州臨清德州內中軍

太監孫茂霖分守都城戒嚴召廷臣于平臺問  
方畧時斗米三百錢 上憂之戶部尚書侯恂  
言禁市沽左都御史唐世濟言破格用人刑部  
侍郎朱大啓請列營城外為守禦吏科都給事  
中顏繼祖言收養京民細弱 上諭莫若蠲助  
為便八月以太監張彝憲言命科道各官分地  
督運河南道御史金光宸叅督師張鳳翼及鎮  
守通州兵部右侍郎仇維楨首叙內臣功為借

石匱書

卷

烈帝本紀

三十九

援又請罷內臣督兵 上怒甚召廷臣及金光  
宸於平臺 上叱之曰仇維楨方至通州爾即  
借題沽名著錦衣衛補冠服下詔獄適大風雷  
電光統御座 上察天變遽命釋之候旨議請  
誠意伯劉孔昭奏國子監祭酒倪元珪雙妻並  
封罪官回籍陝西巡撫都御史孫傳庭擊賊于  
盤屋大破之擒賊首闖王高迎祥及劉哲等獻  
俘闕下磔于市命總理虛象昇總督各鎮兵進

援京師九月北騎從建昌冷口還守將崔秉德  
請率兵過歸路總監高起潛不敢進揚言當半  
渡擊之偵北騎出口起潛始進石門山報斬三  
級禁文武輿蓋器飾之僭起守制楊嗣昌為兵  
部尚書命採平陽鳳翔諸礦以儲國用十一月  
下左都御史唐世濟于獄世濟以邊才薦故兵  
部尚書霍惟華 上謂惟華逆黨世濟蒙蔽下  
刑部獄敘京師城守功太監張國元曹化淳廢

石匱書

卷

烈帝本紀

四

錦衣衛指揮僉事各世襲初化淳為京營提督  
收用降丁及守昌平俱散去至有叩京師城下  
者皆稱京營兵莫能辨十二月薊山東五年前  
逋租命吏部指奏數年銓攻大弊吏部覆奏  
上責之曰以爾部職專用人推舉不效乃反稱  
綱目太密使中外束手且平時陞轉必優京卿  
甲科乃云京卿未必勝外官甲榜未嘗勝乙榜  
如此游移豈大臣實心體國之道尚書謝陞罷



十年丁丑正月工部尚書劉遵憲因培築京城  
上加派輸納事例分守津通臨德太監楊顯名  
恭前巡鹽御史張養高欽舜各侵稅額詔逮之  
時養先卒下撫按藉其家二月逮巡按山西御  
史張孫振初提學金事未繼成守官奉公自書  
卷外無長物孫振貪穢不職誣奏之貢士衛周  
祚等訟其寃命并孫振逮訊左良玉火破賊于  
舒城六安應天巡撫張國維檄良玉入山搜捕

石匱書

卷

烈帝本紀

十一

良玉新立功驕蹇不奉調國維三檄之始自舒  
城進發賊已飽掠出境矣山西總兵王忠以兵  
援河南稱病數月不進一軍噪而西歸給事中  
凌義渠劾之詔逮王忠入都革良玉職殺賊自  
贖命陝西巡撫孫傳庭兼總理河南三月陸文  
聲陳風俗之弊皆原于士子太倉庶吉士張溥  
前臨川知縣張米倡復社以亂天下命南直提  
學御史倪元珙劾奏元珙極言文聲之妄上

責其蒙飾降光祿寺錄事溥米為古學以相砥  
礪天下嚮風然不為政府所悅時蘇州府推官  
周之夔亦許奏溥米等樹黨挾持四月命南京  
守備太監孫象賢張雲漢同兵部尚書范景文  
清覈兵馬器械總監太監高起潛行部永平道  
劉景耀閱內道楊于國俱取行屬禮上疏求免  
上謂總監原以總督體統行事罷于國降景耀  
二級時監視之設止多一扣餉之人監視滿則

石匱書

卷

烈帝本紀

十二

督撫鎮道皆恃以銜功掩過故邊吏皆樂有監  
視而上方倚任中官不察也諭百官求直言  
刑科給事中李如燦上言時事歸及輔臣上  
怒下汝燦于獄左諭德黃道周上言陛下詔  
求直言清刑獄然方求言而建言者輒斥方清  
獄而下獄者徒聞非所以開言路信詔旨上  
切責之新安所千戶楊光先劾吏科給事中陳  
啓新及元輔溫體仁昇棺自隨上怒廷杖貳

遼西六月大學士溫體仁引疾免初體仁以摘發錢謙益受主知遂入相時 上英明憤廷臣苞苴亡狀體仁以殘刻輔之園扉之內繫、趾相屬初藉周延儒入旋以權相軋周去而溫獨存自佐政以來邊徼潢池之警浸無經畫惟斤斤自守不殖貨賄故 上始終敬信之七月以史可法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安廬池秦等處軍務時以寇患故創設八月 上登正陽門閱城

石匱書。 卷一 烈帝本紀 四三

史張任學政都督金事總兵官鎮守河南任學覲得巡撫且欲薦故丹徒知縣張故因極詆諸總兵不足恃或稱文吏有奇才可禦寇 上竟以總兵授之意大沮悔尋被逮 上御經筵畢召詹事府翰林院諸臣顧錫疇等二十餘人問保舉考選孰為得人少詹事黃道周對曰林人如樹木須養之數十年近來人才遠不及古况摧殘之後必深加培養庶于黃景昉請宥鄭三

石匱書。 卷二 烈帝本紀 四四

以薛國觀為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十一月以司禮太監曹化淳杜勳等提督京營孫茂霖守薊鎮中西三協鄭良輔總理京城巡捕十一年戊寅正月裁南京冗官八十九員任丘清苑涿水遷安大城定興通州各有司不法上內訪逮入責撫按不先劾為溺職近畿如此遠地可知命部院中鈐二月城蓋溝名拱極城太監督役掠塗人受工民力為億巡按江南御

後 上曰三俊蒙狗雖清何濟又命諸臣各陳所見 上曰言須可行如故講官姚希孟欲折漕一年誤矣編修楊廷麟曰自溫體仁薦唐世濟王應熊薦王繼華今二臣皆敗而薦者無恙是連坐之法先不行于大臣而欲收保舉之效得乎 上默然命諸臣出宴午門之廡道周等退各補奏會南京應天府丞徐石麒亦上言鄭三俊清節得釋三俊為司寇敝衣一篋爨烟不



給以擬獄輕得罪 上亦素知之故得改選三  
月 上御左順門召考選諸臣五人為班進  
問兵食計知縣曾就義曰百姓之困皆由吏之  
不廉使守令俱廉即稍從加派以濟軍需未為  
不可 上核第一未幾即有勅餉練餉之加四  
月已百廿刻焚感去月僅七八寸至曉逆行尾  
八度掩于月五月丁卯夜焚感退至尾初度漸  
入心宿兵部尚書楊嗣昌借月食火星以為可

石隱書 卷 烈帝本紀 四十五

化災為祥冀以動 上意工科都給事中何楷  
駁正之六月兵部尚書楊嗣昌改禮部尚書兼  
東閣大學士仍著兵部事時嗣昌母服終五月  
工科給事中何楷劾嗣昌忘親 上切責之先  
是吏部會推閣員 上不允命并在籍守制  
者蓋嗣昌為陳新甲地也已而特召新甲為兵  
部右侍郎總督宣大侍講學士黃道周上言朝  
廷即之人豈無一定策效謀者而必破非常之

格以奉不祥之人 上不憚召廷臣於平臺問  
道周曰朕聞無所為而為之謂天理有所為而  
為之謂人欲爾前疏適當枚卜不用之時果無  
所為乎道周對曰天人止是義利臣心為國家  
不為功名自信其無所為 上曰前月推陳新  
甲何不言對曰時御史林蘭友給事中何楷皆  
有疏二人臣同鄉恐涉嫌疑耳 上曰今遂無  
嫌乎曰天下綱常邊疆大計失今不言後將無

石隱書 卷 烈帝本紀 四十六

及臣所惜者綱常名教非私也 上曰清雖美  
德不可傲物遂非唯伯葵為聖之清若小廉曲  
謹足廉非清也道周曰伯葵忠孝故孔子許其  
仁 上怒其強說道周又極詆楊嗣昌嗣昌出  
奏曰臣不生于空桑豈遂不知父母臣嘗再辭  
而明旨迫切道周學行人宗臣寔企仰今謂不  
如鄭鄭臣始太息絕望鄭杖母行同梟獍道周  
又不如鄭何言綱常也道周曰臣言文章不如

續修四庫全書 第 28 版反內

鄭鄭 上責其朋比道周曰衆惡必察何敢為此 上曰少正卯亦稱聞人惟行僻而堅言偽而辨不免孔子之誅道周曰少正卯欺世盜名臣無其心臣今日不盡言則臣負陛下陛下今日殺臣則陛下負臣 上曰爾讀書有年抵成佞耳叱去道周叩頭起復奏曰忠佞二字臣不敢不辨夫臣在君父之前獨立敢言為佞豈在君父之前謬論面諛者為忠乎忠佞不分則邪

石匱書

卷

烈帝本紀

四二

正混淆何以致治 上怒甚嗣昌乞優容之 上曰朕亦優容多矣諸臣退 上召回諭曰今內寇外裔天灾地震皆朕不才不能感發諸臣公忠為國之心不智不能辨別是非邪正不文不能宣布德化不武不能削平禍亂此皆朕之寡昧即朕之德尤正賴卿等匡救不逮乃有一等機械在心專於黨同伐異假公濟私朝廷純用一大臣百般詆毀律以祖宗之法當何如處

者未這裔寇却還易治衣冠之盜却是難除以後再敢如此立置重典朕勸諸臣各修職業共享太平之福諸臣叩頭出明日降道周為江西布政司都事翰林院修撰劉同升編修趙士春都給事何楷試御史林蘭友各疏救道周劾嗣昌俱謫調有差八月南京戶科給事中張焜芳論前巡鹽兩淮御史史堃侵帑三十餘萬命逮堃下刑部獄堃奏辨又發焜芳朋黨狀焜芳奪

石匱書

卷

烈帝本紀

四三

官十月以御馬太監邊永清分守薊鎮西協北騎進喜峰口直至徐州破濟南府德藩被害京師戒嚴召孫傳庭于陝西召洪承疇于三邊于是承疇傳庭率諸將合兵五萬先後出潼關入援以宣大總督盧象昇加兵部尚書賜尚方劍總督天下援兵至賈莊遇敵陷陣死之十一月括發銅鑄錢十二月改洪承疇薊遼總督孫傳庭保定總督傳庭以失聰辭不許尋逮傳庭繫



獄

十二年己卯二月貴州道御史王聚奎劾刑科右給事中陳啟新絀默溺職誦聚奎并罷右僉都御史李先春奪吏部左侍郎董羽宸俸二月以司禮太監崔琳清理兩浙鹽課賦稅三月召參議鄭二陽于平臺問練兵措餉之計對曰大抵額兵之設原有額餉但求實練則兵不虛冒餉自足用是覈兵即足餉也若兵不實練雖措

石叢書

卷

烈帝本紀

四九

餉何益 上問措餉曰諸臣條奏盡之矣在得其人得人則利歸公家否則在私室 上曰各處災傷奈何曰裁不急之官亦可省費又曰臣見州縣殘破急宜下寬大之詔收拾人心 上稱善擢二陽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四月免高淳去年旱蝗田租諭釋輕繫時 上頗于內庭建設齋醮禮科給事中姜珠上言宗社之安危必非佛氏之禍福 上不聽京城浚濠廣五大深

三大給事中晏尚綱切諫不聽五月出帑金三十萬濟餉仍命後債之山西按察副使魏士章請遣京官搜括天下錢糧充餉從之六月禮部尚書林欲楫請覈僧道贍地毀淫祠括絕田助餉七月戒午門端門諸內臣延接朝士八月故庶吉士鄭鄴劾于市鄴初選庶吉士有直諫聲文震孟黃道周皆與之遊當時欲借鄴以傾震孟道周諷駁逾重而鄴居鄉多不法遂罹慘禍

石叢書

卷

烈帝本紀

五十

降賊張獻忠復叛於穀城羅汝才九營並起應之左良玉大敗失其符印事聞革總理熊文燦任仍視事降良玉職載罪殺賊初文燦與楊嗣昌深相結納嗣昌冀文燦成功以結 上知文燦既債嗣昌內不自安請督師南討 上以隆禮勞遣之九月免河南州縣田租有差時中外交訐 上念窮民罹災已卯庚辰之間蠲貸屢下而有司執法侵蝕如故以內官監太監杜秩

亨提督九門十月彗星見諭停刑楊嗣昌至襄陽入熊文燦軍中詔逮文燦入京論死棄西市嗣昌表左良玉為平賊將軍良玉所部多降將嗣昌謂可倚以誹賊為請于上故有是命十一月流賊老回、羊裡眼左金玉南營四股合二萬人分屯英霍潛太諸山寨突犯安慶桐城諸路遼將黃得功川將杜先春屢戰却賊：每避兩軍賊多購新黃人為間或携藥囊著蔡為鑿

石叢書

卷

烈帝本紀

五二

卜或談青鳥姑布星家言或緇流黃冠或為乞丐戲術分布江皖諸境現虛實時：突出焚掠相持逾年毒流四境十二月北兵薄山海關總督洪承疇出戰報軍覆身沒 上為報朝慟哭贈少保子謚廕一子世襲錦衣衛指揮使加祭九壇造祠關門春秋致祭  
十三年庚辰正月建湖廣巡撫方孔炤命宋一鶴代之閏正月師楊嗣昌奏碎永州推官萬

元吉為軍前監紀從之紀錄卓異諸臣蘇州知府陳洪謚多逋賦不預尋削籍松江知府方岳貢亦以逋賦奪官命巡城御史煮粥賑飢發帑金八千賑真定諭戶部以保定永清等郡縣易糧給畿南飢民抵秋以償發帑金六千賑山東二月風霾亢旱下詔求直言平賊將軍左良玉大破張獻忠于太平縣之瑪瑙山獻忠精銳俱盡止驍騎千餘自隨遁走興歸山中尋自益井

石叢書

卷

烈帝本紀

五二

興房界上左良玉屯興安平利諸山連營百里諸軍憚山險圍而不攻獻忠得以休息養瘡收散亡兵復振遂與羅汝才過天星等七股入蜀三月分賑畿南二萬金是日雨免兩河積逋其災甚者緩征之免八年九年十之三宿州沐陽通州等縣災免逋賦有差策貢士于建極殿賜魏藻德第一先足 上召貢士四十八人于文華殿 上問邊隅多警何以報仇雪恥藻德



對曰使大小諸臣皆知所恥則功業自建媿  
數百言藻德通州人更自言戊寅守城功 上  
心識之得拔第一詔撤各鎮內監還京督師楊  
嗣昌次荊門立大勦營上將營四月罷鄭撫王  
鰲永以袁繼成代之命考選大典須科貢兼取  
以收人才之用已而以吏部考選不列舉貢遂  
命貢士并歲貢士二百六十三人俱補部寺司  
屬推官知縣不為例江西巡撫都御史解學龍

石叢書

卷

烈帝本紀

五十三

薦舉布政司都事黃道周 上以道周黨邪亂  
政學龍徇私濫舉俱逮下理廷杖論成戶部主  
事葉廷秀請寬之併杖削籍監生涂仲吉發憤  
上書 上怒下獄杖戍五月 上以兩京及山  
東西河南陝西各處告飢命地方有司設法賑  
濟招徠流徙撫按躬行州縣定殿最以聞召九  
卿科道于平臺問守邊救荒安民三事通政使  
徐石麒以守邊在農戰互用救荒在勸民輸粟

安民在省官用賢對 上是之六月大學士薛  
國觀罷初國觀以溫體仁援得入閣同官六人  
皆罷獨國觀秉政至首輔 上頗向用之至是  
因擬諭失旨議處致仕刑科給事中袁愷劾國  
觀納賄有據并及吏部尚書傅永淳侍郎蔡奕  
琛等遂下鎮撫司訊初 上召國觀語及朝士  
婪賄對曰使廠衛得人朝士何敢賈貨東廠太  
監王化氏在側汗出浹背于是專偵其陰事以

石叢書

卷

烈帝本紀

五十四

及于敗下左副都御史葉有聲于獄以通賄國  
觀也時株連頗衆七月發帑金三萬賑順天保  
定張獻忠既西羅汝才屢為官軍所敗勢孤率  
黨走合於獻忠共謀渡川西諸將賀人龍李國  
奇張應元汪雲鳳張秦凱等會師擊之應元雲  
鳳營於夔之土地嶺待人龍兵三檄不至初督  
師嗣昌以左良玉跋扈難制而人龍屢破賊有  
功請以人龍代良玉佩將印既而以良玉瑪瑙

山捷度未可動復奏留良玉佩印如故別加人  
龍總鎮銜項後命人龍初聞大將之拜踴躍動  
三軍既報寢乃執良玉知其故意深恨之故  
當獻忠之遁歸千餘殘寇可盡乃良玉以奪印  
懷慚人龍復以歸印執望遂遂循不復深入致  
獻忠復熾皆嗣昌失兩帥之心玩寇故也八月  
發倉粟賑河東飢民帑金三萬賑真定山東河  
南飢民九月諭災荒停刑又恐人心肆玩其事

石匱書

卷

烈帝本紀

五十五

關封疆及錢糧勦寇者限刑部五月具獄御史  
魏景琦論曰西市御史高欽舜工部郎中胡璉  
等十五人已論辟忽內臣本清叩命馳免因釋  
十一人明日景琦回奏被責下錦衣獄蓋上  
以囚或有聲寃者停刑請旨景琦倉卒不辨也  
十月出帑金萬兩市舊綿衣二萬給京師貧民  
十一月流賊張獻忠羅汝才破劔州渡綿河而  
西督師監軍萬元吉以總兵猛如虎為正總統

張應元為副總統屯兵安岳城下以道賊歸路  
十二月賊走攻瀘州城陷瀘州三隅皆陡絕臨  
江止立石站一路可北走賊既走絕地元吉謀  
以大兵自南搗其老營伏兵旁塞險要感賊北  
竄永州逆而擊之兵至賊營先移渡南溪官軍  
隔水追之不及

十四年辛巳正月故大學士薛國觀奏辨袁愷  
誣奏出于禮部主事吳昌時主使上不聽流

石匱書

卷

烈帝本紀

五十六

賊李自成破河南府焚福王宮殿福王及世子  
俱縊城走次日自成跡福王所在執之并執前  
兵部尚書呂維祺維祺遇王於西關謂王曰名  
義甚重毋自辱王見自成色怖泥首乞命自成  
責數其失遂遇害賊置酒大會以王為俎襍鹿  
肉食之號福祿酒維祺罵賊不屈死世子逸走  
遇亂兵劫之裸而奔於懷慶是時群盜輻輳自  
成自稱闖王雄諸賊變聞上震怒逮總兵王



紹禹磔之籍其家二月張獻忠羅汝才走宣城  
偵襄陽無備簡二十騎持符偽為官兵夜至城  
下守者駭符信啓關賊既入揮刀大呼殺門者  
城中先伏賊百餘俱起應之城中大亂門洞開  
賊大隊馳至知府王承曾突圍走兵備副使張  
克儉推官鄒曰廣死之賊焚襄王府執襄王獻  
忠據坐王宮坐王堂下勸之以卮酒曰吾欲斷  
揚嗣昌頭而嗣昌遠在蜀今當借王頭使嗣昌

石匱書

卷

烈帝本紀

二十七

以陷藩伏法王其努力盡此一杯酒因縛王殺  
之投屍火中福清王常澄逃免潛遣人索王屍  
已燼任拾顛首數寸以歸賊殺宮眷并貴陽王  
常法盡掠宮女發銀十五萬以賑飢民襄陽守  
兵數十軍資器械山積盡為賊有平賊將軍左  
良玉耶撫表繼成發兵馳援賊渡江而走三月  
督師大學士楊嗣昌自縊于軍嗣昌以連失二  
郡喪兩親藩度不免遂自盡監軍萬元吉自署

行營命猛如虎駐蘄黃防獻忠東進上以襄  
陽失陷左良玉違制避賊削職戴罪勅寇逮耶  
撫表繼成入京進陝西總督丁啟睿兵部尚書  
代楊嗣昌督師討賊啟睿督秦師至潼關四月  
召前大學士周延儒張至發賀逢聖入朝至發  
辭不出逢聖不久以病歸初延儒既罷丹陽監  
生賀順虞城侯氏共飲金屑太監曹化淳等營  
復相至是得召用主事吳昌時之力居多延儒

石匱書

卷

烈帝本紀

二十八

德之左良玉自襄陽進擊李自成至南陽自成  
北出屯於盧氏貢士牛金星向有罪當戍邊降  
于賊自成以其女為妻金星薦卜者宋獻策善  
河洛數獻策長不滿三尺見自成獻圖識云十  
八孩兒當主神器自成大喜拜軍師五月赦兵  
部尚書傅宗龍出之獄以右侍郎都御史督陝  
西兵討賊六月故刑部右侍郎蔡奕琛獄中上  
言去夏六月同邑諸生倪襄為庶吉士張溥門

人歸語知縣丁煌諺津大乃可立致人禍福因  
言及臣旦夕必逮未幾而王陞彥果劾臣矣一  
里居庶常結黨招權陰握點步之柄從所未聞  
上令丁煌指証下倪襄于獄八月左良玉大破  
張獻忠于信陽斬其首將沙賊奪其馬萬餘降  
衆數萬獻忠負重創易服夜遁良玉軍聲大振  
故大學士薛國觀有罪賜死國觀性褊刻自念  
憲驟登政府溫體仁實薦之上帝憂用覆國

石匱書

卷

烈帝本紀

五十九

觀對以外則鄉紳臣等任之內則戚畹非出自  
獨斷不可因以李武清為言遂容借四十萬  
金李氏盡鬻其所有迨比未已戚畹人自危  
因皇子病倡為九蓮菩薩之言云 上薄待外  
戚行天折止盡 上大懼國觀又忤太監王化  
民遂敗辛酉 上幸太學以重修告成也正一  
真人張應京請危從臨雍先期司禮監太監王  
德化奉命平羣臣習儀于太學時比之唐魚朝

恩謀經元李邦寧輝奠事九月陝督傅宗龍率  
兵四萬次新蔡與闖賊遇裨將賀人龍虎大威  
皆戰敗走陳州宗龍穿斬葉壕以拒賊亦穿壕  
二重以困之宗龍兵食盡徒步率散卒走至項  
城賊追之被執至城下勒宗龍呼門宗龍罵曰  
我大臣也殺則殺耳豈能為賊詐城以緩死賊  
虜其腦死城下事聞詔復兵部尚書太子太保  
十月特設裕國足民奇謀異勇科諮訪徵辟稱

石匱書

卷

烈帝本紀

六十

朕破格旁求之意太監劉元斌盧九德率京營  
兵與總兵周遇吉黃得功合追賊於鳳陽及之  
元斌留四十日不進城門盡閉縱諸軍大掠殺  
樵汲者以冒功已而欲攻城索賂乃免十一月  
禁朝臣私探內閣通內侍于是待漏俱露立毋  
敢入直舍陝西巡撫都御史汪喬年率馬步三  
萬總兵鄭家棟牛成虎賀人龍將之趨河南先  
是喬年于陝西發李自成祖塚得小蛇即斬蛇



以狗警師無程進兵以輕騎萬餘抵邠縣時襄城新破喬年遂款不敢進襄城貢士張永祺率邑人出迎官軍屯於城下自成聞之解郟城之圍來迎戰喬年安營未定有二將先逃官軍火潰賊乘之一軍盡覆喬年以百人入城居守五日襄城復陷喬年自刎未殊被執見殺自成深恨諸生遂剽則百九十人又購永祺匿免屠其族人九家自成乘勝破南陽總兵猛如虎死之

石叢書

卷

烈帝本紀

六一

唐王遇害楊文岳屯杞縣丁啓睿屯汝寧太監劉元斌率京軍救河南聞南陽陷乃擁婦女北去俄上命御史清軍元斌倉皇悉沈之于河十二月戊黃道周解學龍諭停內操隨罷提督京營內臣李自成連陷滑州許州長葛鄆陵鄆陵知縣劉振之自到死之自成汝才合兵陷禹州徽王遇害復圖開封巡撫高名銜總兵陳永福等竭力守禦周王貯庫金于城頭禽一賊者

予百金斬一首者五十金戰死者卹其家五十金傷者以輕重為差殺賊甚衆永福射中自成左目自成屯朱仙鎮鄆州知州劉世振死之十五年壬午正月朔上朝畢召大學士周延儒賀逢聖謝陞入殿曰古聖帝明王皆崇師道卿等朕之師也宗社奠安惟諸先生是賴命東向立上降座西向揖之各媿謝上從御史楊仁急言論東廠所緝止謀逆亂倫其作奸犯

石叢書

卷

烈帝本紀

六二

科自有司存并成錦衣較尉奉使需擾李自成攻開封益急起孫傳庭兵部侍郎總督陝西兵勦寇二月癸卯金二萬賑山東免省直十二年以前稅糧有司混徵者罪百姓歡呼稱慶三月李自成合群盜八十萬圍陳州兵備副使閔永傑率士民死守賊周圍四十里更番進攻永傑力竭城陷戰死城上鄉紳崔泌之舉人王受爵等成手刃數賊被執罵賊死賊怒屠陳州上

命成國公朱純臣同浙江提學副使王應華修  
孝陵及泗州鳳陽祖陵三百年枯木大至數十  
圍者發掘始盡四月禮科給事中倪仁禎上言  
臣等初拜官例候閣臣謝陛言及兵餉事忽曰  
皇上自用聰明察、為務天下俱壞陛下極人  
臣敢歸罪天子如此 上怒命削陞藉周延儒  
奏詞臣一員佐兵部從之著為令免四川貢扇  
三年宥馬士英起兵部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

石叢書

卷

烈帝本紀

三

提督鳳陽士英初撫宣大以總監王坤論罪故  
太常少卿阮大鍼為營救得起用快督孫傳庭  
檄召諸將于西安固原總兵鄭家棟臨洮總兵  
牛成虎援勦總兵賀人龍各以兵未會傳庭大  
集諸將縛人龍坐之旗下而數之曰爾奉命入  
川討寇開縣諜歸猛帥以孤軍失利獻賊出柳  
職爾之繇爾為大帥過寇先潰致秦督秦撫委  
命賊手一死不足塞責也遂命斬之諸將莫不

動色因以人龍兵分隸諸將刻期進討人龍米  
脂人初以諸生效用佐督撫討賊屢殺賊有功  
總全陝兵殺將劇賊多歸之人龍推誠以待往  
往得其死力襄城之役朝廷疑人龍與賊通密  
勅傳庭殺之賊聞人龍死酌酒相慶曰賀風子  
死閩中落吾手矣張獻忠陷舒城時舒城無令  
恭將孔廷訓以兵千人同編修胡守恒率民共  
守七閱月廷訓降于賊勾賊攻城守恒偕舒人

石叢書

卷

烈帝本紀

李

死守賊以洞車穴城穿者數處守恒督軍民補  
塞之賊射書脅降守恒燔其書于城上越三日  
城陷賊執守恒刃其腹被數十創以死獻忠七  
舒城改曰得勝州六月免開封河南歸德汝州  
去年田租諭各省直停刑三年進蔣德璟黃景  
昉吳桂東閣大學士且責吏部會推大典自當  
矢公矢慎今稱誦狗情如房可壯張三謨宋致  
並與推舉此豈大臣之道次日召廷臣于中左



門賜饌 上青袍皇太子定王永王緋衣侍  
 上詰吏部尚書李日宣曰朕屢諭諸臣有寧背  
 君父不背私交寧懷職業不破情面兩語昨故  
 卜猶濫舉如此况其他乎日宣奏辨 上又責  
 吏科都給事中章正宸河南道御史張煊閣臣  
 力為救解不聽明日下日宣等六人于理日宣  
 等戍邊可壯等削藉命侯恂以兵部侍郎總督  
 援勅官兵討賊與孫傳庭協力援開封七月以

**石匱書** 卷 烈帝本紀 六十五

司禮太監齊本正提督東廠王承恩提督勇衛  
 營賊圍開封久守臣告急詔援勅總兵許定國  
 以山西兵渡河援之定國兵潰于鞏懷時督師  
 丁啟睿保督楊文岳合左良玉虎大威楊德政  
 方國安諸軍次于開封朱仙鎮啟睿督諸軍進  
 戰良玉曰賊鋒方銳未可擊也啟睿曰汴圍甚  
 急豈能持久必擊之諸軍不聽左良玉以其兵  
 南走襄陽諸軍相次而走督師營亂啟睿文岳

俱奔汝寧賊渡河逐之追奔四百里喪馬騾七  
 千兵數萬俱降賊啟睿救書印劄俱失事聞詔  
 逮啟睿下獄文岳革職聽勘八月刑部尚書鄭  
 三俊改吏部尚書范景文改刑部尚書進劉宗  
 周左都御史刑科右給事中陳啟新匿喪被劾  
 下撫按訊之尋適召還黃道周仍任少詹事時  
 周延儒承 上眷最深凡 上怒莫能回延儒  
 能片言解紛先是道周在獄人謂必不可救延  
 儒以微詞解之得減放至是 上偶言及岳飛  
 事歎曰安得將如岳飛者而用之延儒曰岳飛  
 自是名將然其破金人事史或多溢辭即如黃  
 道周之為人傳之火冊不免曰其不用也天下  
 惜之 上默然甫還宮即傳旨復官九月開封  
 困久城守不支巡撫高名衝推官黃澍以開封  
 北枕黃河恃引河水環濠用以自固更見賊壘  
 畢下忍決促灌之是日賊營高處河水決隄勢

**石匱書** 卷 烈帝本紀 六十六

如山岳自北門入穿東南門出水驟高三丈士民溺死數十萬巡撫高名衛陳永福咸乘小舟至城頭周王府第已沒從後山逸出西城樓率宮眷及諸王露棲城上兩中七日督師侯恂以舟迎王總兵卜從善以舟師至城上推官黃澍從王乘城夜渡達隈口諸軍列營朱家寨賊乘高據後以矢石擊汴人之北渡者城中遺民尚餘數萬賊浮舟入城盡擄以去河北諸軍以大

石匱書

卷

烈帝本紀

六十七

礮擊沉其前鋒奪回子女五千人舊河故道清淺不盈尺歸德隔斷在河北邳毫以下皆被其穴開封一城屋廬宮殿盡屬波臣斷垣矗水上數堞隱見而已黃澍以守禦功詔授御火孫傳庭率兵至南陽李自成逆之傳庭設三伏以待賊潰東走諸將追之斬首千餘級賊盡棄甲仗軍資于地官軍爭取之無復步伍賊反兵乘之官軍大收喪材官將校七十有八人賊倍獲其

所棄輜乘傳庭以兵敗上書自劾詔傳庭圖功自贖是月誅兵部尚書陳新甲初周延儒為營解甚力因奏國法大司馬兵不臨城不斬上曰倭辱親藩七不甚于薄城乎不聽十月誅司禮太監劉元斌賜京師貧民米布十一月周延儒薦大學士王應熊自代已而延儒敗上知其非入朝陛見請老許之發帑金十萬資餉閏十一月詔曰此者災害頻仍干戈擾攘宵旰靡

石匱書

卷

烈帝本紀

六十八

寧皆朕不德所致也自今日始朕敬于宮中默告上帝戴罪視事以贖罪戾下禮科給事中姜埰于理先是上戒諭言官人時有匿名書二十四氣之說隱詆朝士埰言誹語騰謗必大奸臣慈惡言官而思中之謂不重其罪不能激皇上之怒指言官之口後將爭效寒蟬墜閉天聽誰向皇上言之哉上怒立置之獄上召廷臣于中左門問禦敵及用督撫之宜左都



御史劉宗周曰使貪使詐此最誤事為督撫者  
須先極庶 上曰亦須論才宗周退御史楊若  
橋舉西洋人湯若望演習火器劉宗周進曰唐  
宋以前用兵未聞火器自有火器輒依為勁誤  
專在此 上色不憚曰火器終為中國長技命  
宗周退群臣以次對 上色解宗周又進請釋  
姜埰熊開元云廠衛不可輕信是朝廷有私刑  
也 上遽怒仰視屋梁曰東廠錦衣衛俱為朝

石匱書 卷 烈帝本紀 李元

廷何公何私宗周抗論不屈左副都御史金光  
宸言宗周無他意 上益怒責宗周免冠謝徐  
起退先是行人右司副熊開元求獨對召入德  
政殿開元所奏大抵摘周延儒之失 上怒下  
鎮撫司詰主使延儒引退手救慰留初開元出  
朝禮部儀制司主事吳昌時力沮之雖補贖未  
敢盡在獄列款具奏鎮撫司格不以聞尋廷杖  
姜埰熊開元仍下鎮撫司劉宗周削籍金光宸

降調吏部尚書鄭三俊刑部尚書徐石麒各疏  
救不聽貢士祝淵奏寬劉宗周下淵于刑部獄  
吏科都給事中吳麟徵等疏救埰開元不聽徐  
石麒罷以埰開元竟其獄不廷訊也開元至十  
七年始釋獄埰成邊李自成圍汝寧城陷執總  
督楊文岳分巡僉事王世琮于城頭文岳世琮  
厲聲罵賊 怒縛文岳世琮等以大砲擊之洞  
胸糜骨以死世琮初授河南推官屢却賊射矢

石匱書 卷 烈帝本紀 李元

貫耳不動疏王鐵耳賊屠士民數萬燔燒邸舍  
無遺掠崇王由楨及世子諸王妃嬪以行十二  
月賊逆荊州偏沅巡撫陳睿謨棄荊州奉惠王  
走湘潭先是北騎進口破荊州至山東連破濟  
南兗州諸府德王魯王俱遇害總督趙光祚與  
敵戰于羅山大敗折兵二萬周延儒抑不以聞  
敵勢猖獗延儒自請行邊視師 上餞之午門  
是時京師戒嚴數百里無行踪起祁彪佳為河

南道御火單騎至京陛見 上慰勞之彪佳疏  
救劉宗周 上怒甚責彪佳回奏彪佳復奏釋  
聖怒以開言路 上意解不之罪起倪元璐為  
兵部右侍郎兼程至京即日召對元璐面奏守  
邊事宜 上褒美之 上以首輔陳演薦陞元  
璐為戶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南人無為戶部  
者 上破格用之再辭不允

十六年癸未正月李自成圍承天知府開門迎

石匱書

卷

烈帝本紀

七十一

賊巡撫宋一鶴時守城下城巷戰手刃賊數人  
死鍾祥知縣蕭漢自經死改承天府曰揚武州  
發頭陵大聲起山谷若雷震賊懼而止自成攻  
邳縣知縣李貞嬰城死守及破縱兵大殺李貞  
大聲叱賊曰驅百姓死守知縣也安殺何為罵  
賊不已自成怒碎磔之詔停會試期以本年十  
月舉行二月督師閣部周延儒至關門敵飽颺  
去陸續出口畏頓不能堵截受經畧范志完賄

尾其後故空砲數聲北兵於沿途驛步城墻大  
書官兵免送天下嘆之三月免直隸山東殘破  
州縣去年田租改禮部儀制司主事吳昌時為  
吏部文選司主事署郎中事昌時好結納通司  
禮太監王化民等欲轉銓司吏部尚書鄭三俊  
嘗以問鄉人徐石麒荅曰君子也三俊遂薦于  
上蓋石麒畏昌時機深故舉之而三俊不知也

四月京師解嚴始舉計典至以八日大察廿九

石匱書

卷

烈帝本紀

七十二

日桂榜例轉給事中范士髦等四人御史陳書  
等六人故事例轉一科二道吳昌時特廣其數  
意皆望省為驅除地也河南道御史祁彪佳劾  
吳昌時荼制弄權山東道御史徐殿臣賀登選  
各疏奏之五月吏部尚書鄭三俊以為吳昌時  
引致罷大學士周延儒放歸給事中郝綱復劾  
吏部郎中吳昌時禮部郎中周仲璉竊權附勢  
納賄行私內閣票擬機密每事先知總之延儒



天下之罪人而昌時仲璉又延儒之罪人御史  
蔣拱宸何綸交劾之進修撰魏藻德為禮部右  
侍郎兼東閣大學士閱京營刀甲車矛於觀德  
殿命勲武臣子弟騎射以內官監太監王之俊  
提督京城巡捕練兵 上召保定巡撫徐標入  
對標曰臣自江淮來數千里見城陷處固蕩然  
一空即有完城僅餘四壁蓬蒿滿路雞犬無聲  
曾未過一耕者土地人民如今有幾 皇上亦

石匱書

卷

烈帝本紀

七十三

何以致治乎 上歎歐泣下標又言屯田及車  
戰諸策 上善之是月給事中吳甘來上言諸  
撫臣借名護藩定棄城走乞教諭各藩并覈王  
永祚等棄城之罪 上不問六月進孫傳庭兵  
部尚書總制應鳳江皖豫楚川黔勦寇軍務仍  
總制三邊鑄督師七省之印詔除河南五年被  
陷地方稅糧其省直錢破州縣自十六年為始  
一切三餉雜賦俱蠲免召山東武德道兵備僉

事雷演祚入朝先是總督范志完在山東縱兵  
淫掠演祚面奏之 上命逮訊七月召演祚及  
志完面質于中左門問志完兵淫掠又金銀鞍  
數千兩馬百匹行賄京師狀演祚歷有指因  
召問演祚云余所言稱功誦德徧于班聯者誰  
也曰周延儒招權納賄如起廢清獄蠲租自以  
為功考選科道盡收門下凡求總兵巡撫必先  
通賄幕客董廷獻然後得之 上怒即命逮廷

石匱書

卷

烈帝本紀

七十四

獻又問志完鞍馬何所餽志完謝無有且曰是  
日臣在大王庄副總兵賈芳名等禦敵乘大風  
却之 上斥其妄問御史吳履中爾在天津察  
志完云何履中對如演祚言尋誅志完以史可  
法為南京兵部尚書出千金資太監院療疫時  
京師自春徂秋大疫死亡畧盡又出金二萬下  
巡城御史收殮 上自訊吳昌時于中左門極  
刑按夾至折脛乃止遣緹騎徵周延儒至京聽

勘八月以司禮太監王承恩督察京營戎政韓  
贊周守備南京九月擢山東漕儲副使方岳貢  
為左副都御史尋進東閣大學士督師孫傳庭  
軍乏餉兵謀于汝州賊率精騎大至傳庭問計  
於諸將高傑請戰白廣恩曰我師困宜駐師分  
據要害步為營以薄賊易耳傳庭恐賊遁曰  
將軍何怯獨不如高將軍邪廣恩不憚引所部  
八千人去賊前鋒名三堵牆一紅一白一黑各

石叢書

卷

烈帝本紀

七十五

七千二百人來薄官軍接戰陷賊伏中賊乘之  
官軍大敗陷泥淖死者數千人高傑立嶺上望  
曰不可支矣麾眾退諸軍盡西走賊驅大隊疾  
追一日馳四百里至孟津官軍死四萬餘人  
盡喪其軍資數萬傳庭與傑收散亡數千騎走  
河北初賊驅難民誘官兵斬獲皆良民也傳庭  
不知其詐奏賊聞臣名皆驚潰臣誓肅清楚豫  
不以一賊遺君父識者憂之至是果敗傳庭回

軍潼關眾尚四萬自成襲之傳庭没于陣中滑  
南知縣楊恒被執不屈死陷商州商維道黃世  
清不屈以陷臨潼陝西巡撫馮師孔陷陣死陷  
西安按察使黃綱自盡死長安知縣吳崇義指  
揮崔爾達俱投井死秦府長史章世炯自經死  
鄉紳右都御史三原焦源溍罵賊磔死副使祝  
萬齡自經死禮部主事南石業罵賊死宣撫焦  
源清奉攻日時震俱不授偽職死御史王道純

石叢書

卷

烈帝本紀

七十六

大罵賊不屈死解元席增先舉人朱誼泉俱投  
井死山東僉事王徵七日不食死都司吏立從  
周罵賊死十月 上自用銅錫木器屏金銀命  
文武諸臣各崇省約士庶不得衣錦繡珠玉會  
試天下舉子以陳名夏為會試第一人十一月  
殿試賜楊廷鑑狀元及第以羅山事逮兵部尚  
書張國維至京下獄論死李自成發金數萬招  
榆林諸將以大隊繼之兵備副使都任及故總



兵王世顯侯世祿侯拱極尤世威惠顯等欽各  
堡精銳入鎮城大集將士問之曰若等守乎降  
乎各言效死無二遂推世威為長嬰城死守賊  
圍數重逾旬不克賊以衝車穴之城崩數十丈  
賊擁入副使都任闔室自經死總兵尤世威縱  
火焚其家百口揮刀突戰死諸將各率所部巷  
戰殺賊千計賊大至殺傷殆盡無一降者闔城  
婦女俱自盡諸將死事者數百人賊屠榆林遂

石叢書

卷

烈帝本紀

七

檄寧夏寧夏總兵官撫民迎降三邊俱沒賊無  
後顧長驅而來矣鳳陽陵有聲如雷者數月又  
陵上松柏生虫大二寸許食其葉立盡遠望一  
片枯黃之色十二月前大學士周延儒賜死吏  
部文選司郎中吳昌時伏誅延儒當中外交誑  
竟無能為上畫一策其罷內監撤廠衛內臣恨  
之乘間媒孽上俱不信迨延儒視師諸璫盡  
發其蒙蔽狀上始信之吳昌時事發聖怒益

不可回逮至薊郊外僧寺賜絕勒令自盡三日  
後始許收殮李自成陷甘肅州先是鳳翔蘭州開  
門迎賊渡河莊浪涼州二衛俱降遂圍甘州  
乘夜雪登城巡撫甘肅都御史林日瑞總兵郭  
天吉同知蓋基等並死之殺居民四萬七千餘  
人大內有密室劉誠意當秘記鑰匙甚固誠非  
大變不啓是年秋女直兵圍城上啓視室中  
惟一匱發之得畫三軸一畫文武百官數百手

石叢書

卷

烈帝本紀

七

執朝服披髮亂走上問內臣答曰或恐官多  
法亂一畫兵將倒戈棄甲窮民襁負子女逃竄  
狀上又問內官答曰想是軍民背叛上色  
變展第三圖一帝者像酷肖聖容洗足被髮懸  
梁作自經狀上不憚亟命燬之  
十七年甲申正月朔大風霾占曰風從乾起主  
暴兵城破鳳陽地震李自成稱王於西安僭國  
號曰順改元永昌賊掠河東河津稷山滎河絳

州一路俱陷自成偽謀兵部約戰言三月十日  
至兵部執謀者則京師人自涿州還值逆旅客  
予千金代授以為詐斬之 上憂冠臨朝而歎  
白卿等能無分憂哉大學士李建泰進曰主憂  
如此臣敢不竭力臣晉人頗知寇中事臣願以  
家財佐軍可資數月糧顧提兵西行又曰進士  
石蔭願單騎走陝北連甘肅寧夏之兵外連羌  
部召募忠勇勸輸義餉勦寇立功否亦內守西

石匱書

卷

烈帝本紀

五

河扼吭延安使賊不得東渡 上悅曰卿若行  
朕當做古推轂 上欲用石蔭建泰曰俟臣西  
行酌而用之癸丑夜星八月十日為國破君亡  
大學士李建泰出師 上臨軒授建泰節劍  
上親賜卮酒曰先生之去如朕親行建泰頓首  
起行 上日送之良久返駕是日大風揚沙建  
泰御肩輿不數武杆折識者憂之授進士凌駟  
職方司主事隨輔臣監軍救李政修罪亦軍前

效用進士程源私謂監軍凌綱曰此行無程抵  
太原收拾三晉猶可濟也若三晉失守無能為  
矣建泰道聞山西烽火急因避行 至廣宗紳  
衿城守不納攻三日破之殺鄉紳王佐哲知縣  
張弘基二月朔 上視朝忽得偽封啓之其詞  
甚悖末云限三月望日至順天會同館暫繳一  
時相顧失色朝罷遂不復言李自成陷蒲州及  
汾州懷慶不保福世子出奔至衛輝依潞王自

石匱書

卷

烈帝本紀

六

成至太原太原無重兵為守山東巡撫蔡懋德  
遣牙將牛勇朱孔訓出戰孔訓牛勇陷陣死一  
軍皆歿蔡懋德知事必不支策馬赴敵死藩臬  
府縣各官四十六員成死之賊至忻州官民迎  
降遂攻代州總兵周遇吉出奇奮擊連戰十餘  
日殺賊萬餘賊合諸路賊進攻遇吉兵少食盡  
退守武寧關賊陷懷抵固關不趨真定保定上  
至是始聞山西全陷命琮訪諸王遣內官監制



各鎮兵部言各處物力不繼而事權紛拏反使督撫藉口上不聽真定兵叛降賊知府丘茂華聞倣先遣家人出城總督徐標執茂華下獄標中軍伺標登城盡守禦剗標城外殺之出茂華茂華遂檄屬縣叛降賊詔徵天下兵勦王命府部大臣各條戰守事宜上候於文華殿都察院左都御史李邦華少詹事項煜庶子李明睿各言南遷及東宮監撫南京上驟覽之怒

石叢書

卷

烈帝本紀

三

甚曰諸臣平日所言若何今國家至此無一忠臣義士為朝廷分憂而謀乃若此夫國君死社稷乃古今之正朕志已定毋復多言大學士陳演乞休許之始上憂秦寇演謂無足慮至是不旬安來去寇薄寧武關俾檄五日不下且屠總兵周遇吉悉力拒守戰三日力盡死之遂屠寧武賊犯大同兵民皆欲降命城守不應總兵朱三樂自刎巡撫衛景瑗督理糧儲戶部郎中

徐有聲朱家仕俱死之文學李若葵闔家九人自縊先題曰一門完節李自成入大同六日殺代府宗室殆盡留偽將張天琳守之天琳殺戮云暴閱兩月陽和軍民約鎮城軍民內應殺天琳召兵部尚書張國維庶吉士史可程進士朱長治陳川諸生張鐸于中左門鐸言三策首請太子監國南京擇耆臣輔之以張國維為參兵督餉兵部尚書至浙江練兵催餉赴援京師宣

石叢書

卷

烈帝本紀

三

府告急召文武大臣科道于中樞殿問今日方畧奏對三十餘人有言守門之員當考選科道餘守練兵加餉習聞常語也命襄城伯李國禎提督城守西直門各門勲臣一卿亞二初議僉氏兵魏藻德曰民畏賊如一人走大事去矣上然之大學士范景文左都御史李邦華少詹項煜請先奉太子撫軍江南兵科給事中光時亨大聲曰奉太子往南諸臣意欲何為將欲為



唐肅宗靈武故事乎景文等遂不敢言 上復問戰守之策衆臣默然 上嘆曰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盡亡國之臣爾遂拂袖起欽天監奏帝呈下移詔封總兵吳三桂平西伯左良玉寧南伯唐通定西伯黃得功靖南伯給敕印前兵麟徵有棄寧遠之議今事勢危急始從之徵吳三桂王永吉率兵入衛又召唐通通以八千人入衛即同太監杜之秩守居庸賊犯保定大學士

石匱書

卷

烈帝本紀

八十三

上召對惟問兵餉以舉朝無人常泣下廷臣長策惟閉門止出入餘無一籌十四日壬寅日色西向無光是夜風色陰慘沙塵刮天南京孝陵夜爇 上下罪已詔詔曰朕嗣守鴻緒十有七年深念上帝陟降之威祖宗付託之重宵旦兢惕罔敢怠荒乃者災害頻仍流氣日熾忘累世之恭養肆廿載之凶殘救之益驕撫而輒叛甚至有受其煽惑頓忘敵愾者朕為民父母不得

石匱書

卷

烈帝本紀

八十四

李建泰已病中軍郭中傑縋城降賊兵潰賊入保定建泰降與李自成通譜自認為姪御史金毓峒守西門賊執之毓峒奮拳毆賊帥仆之躍入井中死妻王氏自經子嬰婦陳氏皆投井死初七日李自成宿陽和遂長驅向宣府巡撫朱之馮懸賞勞軍守城無一應者三命之咸叩頭曰願中丞聽軍民納款之馮乃奪士卒刀自刎鄉紳張羅彥自殺八日大風霾晝晦十二日



怨者又朕之過也至于任大臣而不法用小臣而不庶言官首鼠而議不清武將驕懦而功不奏皆由朕撫馭失道誠感未孚中夜以思編磻無地朕自今痛加創艾深省夙愆要在惜人才以培元氣守舊制以息煩囂行不忍之政以收人心蠲額外之科以養民力至於罪廢諸臣有公忠正直廉潔幹材尚堪用者不拘文武吏兵二部確核推用草澤豪傑之士有振復一郡一

石叢書

卷

烈帝本紀

六五

邑者分官世襲功等開疆即陷沒脅從之流能舍逆反正率眾來歸許赦罪立功能擒斬闖獻仍予通侯之賞於戲忠君愛國人有同心雪恥除凶誰無公憤尚懷祖宗之厚澤助成底定之大功思克厥愆歷告朕意起復太監曹化淳守城又命收葬魏忠賢骸骨十五日大風日色益晦正陽門外闕神廟旗杆磅開賊自柳溝抵居庸關柳溝天塹百人可守竟不設備總兵唐通

太監杜之秩迎降撫臣何謙偽死私遁總兵馬岱自殺時京師以西諸郡縣望風瓦解將吏或降或遁偽權將軍移檄至京師云十八日至幽州會同館暫繳京師大震十六日賊陷昌平州諸軍皆降總兵李守錄罵賊不屈手格殺數人拔刀自刎賊焚十二陵享殿賊騎過昌平太監高起潛棄關走西山賊分兵掠通州糧儲上方御殿召考選諸臣問裕餉安人滋陽知縣黃

石叢書

卷

烈帝本紀

六六

國琦對中旨授給事中餘以次對未及半秘封入上覽之色變即起入諸臣立候移刻始知為昌平失守也賊自破中原旋收秦晉久窺畿輔空虛造其黨輦金錢擅罰飾為大賈列肆于市更造奸黨挾貨充衙門掾火索剽陰事纖悉必知都中日遣撥馬探之賊黨即指示告賊掠之入營厚賄結之撥馬多降賊無一騎還者有數百騎至齊化門迨平則門而西迺卒詰之

曰陽和兵之勤王者寔皆賊候騎也十七午時  
有五六十騎彎弓貫矢大呼開門守卒發炮擊  
退之須臾賊大至環攻平則彰義二門城外三  
營皆潰降火車巨礮蒺藜鹿角皆為賊有賊反  
礮攻城轟散震地諸臣方侍班襄城伯李國禎  
匹馬馳闕下汗浹露衣內侍呵止之國禎曰此  
何時也君臣求相見不可得上召入因命內  
臣俱守城諱曰諸文武何為且言官止內探我

石匱書

卷

烈帝本紀

八十七

甲械俱無奈何或曰我輩月食五十萬效死固  
當乃請如己已歲所派數俱乘城凡數千人  
上括中外庫金二十萬犒軍是日細民有痛哭  
輸金者或三百或四百各授錦衣衛千戶十八  
日黃沙障天忽而淒風苦雨良久水雹雷電交  
至賊攻城礮聲不絕流矢雨集仰語守兵曰亟  
開門否則屠矣守者懼空礮向外賊驅居民負  
木石填濠急攻我發萬人敵大砲、反後坐炸

裂守者驚散盡傳城陷閣城號發奔竄賊駕飛  
梯攻西直平則德化三門勢甚危急太常少卿  
吳麟徵單騎馳入欲見上至午門遇大學士  
魏藻德止之曰兵部調度兵餉已足公何事張  
皇祁藻德止出閣上方休公安從入麟徵流  
涕回請得以非時見藻德挽之出是日封劉澤  
清東平伯時左諭德楊士聰衛胤文入直語閣  
臣左良玉吳三桂俱封而遣劉澤清且臨清地

石匱書

卷

烈帝本紀

八十八

近可虞也閣揭上得封李自成對彰義門設座  
晉王代王左右席地坐太監杜勳侍其下呼城  
上人莫射我杜勳也可繼一人下以語守者曰  
留一人下為質請公上勳曰我杜勳無所畏何  
質為提督太監王承恩繼之上同入見大內盛  
稱賊勢重皇上可自為計守陵太監申芝秀  
自昌平降賊亦繼上入見備述賊犯上不道語  
請遜位上怒叱之諸內臣請留勳曰有秦



晉二王為質不反則二王不免矣乃縱之出仍  
縱下勲語守璫王則堯褚憲章輩曰吾黨富貴  
自在也初聞勲殉難贈司禮監太監詹錦衣衛  
指揮僉事立祠至是方知勲固從賊為逆也勲  
出攻益急 上下詔親征召駙馬都尉鞏永固  
謀以家丁護太子南行對曰臣等安敢私蓄家  
丁乃罷申刻彰義門啓蓋太監曹化淳獻城開  
門也是夕 上不能寢內城陷一閤奔告 上

石匱書

卷

烈帝本紀

八十九

曰大營兵安在李國禎何往答曰大營兵散矣  
皇上宜急走其人即出呼之不應 上即同內  
官監太監王之俊幸南宮登萬歲山望烽火燭  
天徘徊踰時回乾清宮硃書諭內閣命成國公  
朱純臣提督內外諸軍事夾輔東宮內臣持至  
閣因命進酒連進數觥嘆曰苦我民爾以太子  
永王定王系送外戚周田二氏語皇后曰大事  
去矣各泣下宮人環泣 上麾去令各為計皇

后拊太子二王慟甚遣之出后自經 上召公  
主至年十五嘆曰爾何生我家左袖掩面右揮  
刀斷左臂未殊死手慄而止命表貴妃自經繫  
絕久之蘇 上拔劍刃其肩又刃所御妃嬪數  
人召王之俊對飲少頃易靴出中南門手持三  
眼鎗襟內監數十人皆騎而持斧出東華門內  
監守城疑有內變矢石相向時成國公朱純臣  
守齊化門因至其第關人辭焉 上太息而去

石匱書

卷

烈帝本紀

九十

走安定門 上堅不可啓天且曙矣 上御前殿  
鳴鐘集百官無一至者仍回南宮登萬歲山之  
壽皇亭自經太監王之俊跪 帝膝前引帶托  
肱同死 上披髮御藍衣洗左足右朱履衣前  
書曰朕自登極十七年上邀天罪致鹵薄城三  
次逆賊直逼京師是皆諸臣誤朕也朕無顏見  
祖宗于地下將髮覆面任賊分裂朕屍可將文  
武盡皆殺死勿壞陵寢毋傷我百姓一人又書

一行百官俱赴東宮行在猶謂閣臣已得殊諭也十九日昧爽天忽雨俄微雪須臾城陷賊先入東直門殺守門御史王章守卒蟻墜兵部侍郎張伯鯨走匿民舍賊騎塞巷大呼民間速獻騾馬賊經象房群象哀鳴淚下如雨兵部侍郎王家彥自經于民舍賊千騎入正陽門拔矢令人持歸閉門得免死於是俱門書順氏上之出至南宮也使人詣懿安皇后所勸后自裁倉

石匱書

卷

烈帝本紀

一

卒不得達宮人號泣出走宮中大亂懿安皇后青衣蒙頭徒步走入成國公第午刻李自成糧莖縹衣乘烏駝馬牛金星宋企郊等五騎從之從西長安門入彎弓仰天大笑手發一矢中坊之南偏至承天門顧盼自得復彎弓指門榜語諸賊曰我一矢中其中字必一統射之不中中天字下自成愕然半金星趨而進曰中其下當中分天下自成喜投弓而笑自成入宮問帝所

在大索宮中不得半金星進曰此必匿民間非重賞嚴誅不可得乃下令獻帝者賞萬金封伯爵匿者夷族自成登皇極殿據黼座半金星檄召百官期二十一日俱集于朝禁民間諱自成等字自成同劉宗敏等數十騎入大內太監杜之秩曹化淳等前導自成責其背主當斬秩等叩頭曰識天命故至此自成叱去之內臣獻太子自成留之西宮封為宋王太子不為屈二十

石匱書

卷

烈帝本紀

九十二

三日改殯先帝后同時殉節死者則有大學士范景文中允劉理順新樂侯劉文炳惠安伯張慶臻宣城伯衛時春駙馬都尉鞏永固戶部尚書倪元璐左都御史李邦華左副都御史施邦曜刑部侍郎孟兆祥子進士孟章明右諭德馬世奇簡討汪偉右庶子周鳳翔大理少卿凌義渠太常少卿吳麟徵太僕寺丞申佳胤戶科給事中吳甘來御史王章陳良謨陳純德吏部



員外許直兵部員外金鉉李賊昇 先帝后梓宮於東華門外兵部郎中成德以雞酒哭奠梓宮前歸即自殺襄城伯李國禎泥首去憤奔赴號哭賊執國禎見自成以頸觸血流被面自成以好語誘國禎使降國禎曰有三事從我即降一 祖宗陵寢不可發一莖 先帝以天子禮一太子二王不可害自成悉諾之三日後賊以天子禮差 先帝國禎斬哀送至陵揜壙後遂

石匱書

卷

烈帝本紀

九十三

自縊死之弘光元年福王殘祚南都上尊謚曰烈皇帝廟號曰思宗

石匱書曰古來亡國之君不一有以酒亡者以色亡者以暴虐亡者以奢侈亡者以窮兵黷武亡者嗟我 先帝焦心求治旰食宵衣恭儉辛勤萬幾無曠即古之中興令主無以過之乃竟以崔苻劇賊遂至殞身凡我士民思及甲申三月之事未有不痛心嘔血思與我 先帝同日

死之為愈也蓋我 先帝惟務節省布衣蔬食下同監門遂以宮中內帑視為千年必不可拔之基 祖宗所貽不可分毫取用致使九邊軍士數年無餉體無完衣其何以羈縻天下哉臣嘗謂中興之主與初業無異指金百萬全不介懷如我 光宗皇帝一月之內發帑金三百餘萬 神宗皇帝四十八年之鬱積政欲得一豁達大度之主以疏壅滯以救敗亡可惜吾

石匱書

卷

烈帝本紀

九十四

光宗皇帝之受祚不長也陶朱公之救中男不遺長子而遺少子亦政是此意也 先帝起信邸知民間疾苦不肯輕用一錢故省織造省謙會省驛遞使天下無所不節省而又日貸之勲臣日貸之戚畹日貸之內璫天下視之真謂幣歲如洗矣而逆闖破城內帑所出不知幾千百萬而 先帝何苦日事積日事節省日事加派日事借貸京師一失無不盡出以資盜糧豈

不重可惜哉故為天下求一撥亂反正之主必如秦皇漢武之倜儻輕財方克有濟使斤之自守如漢之文帝唐之德宗又何足以拯溺救焚再造斯世也哉嗟乎痛定思痛不得不重為吾先帝一下輪臺之悔也

又曰先帝焦於求治刻於理財渴於用人驟於行法以致十七年之天下三翻四覆夕改朝更耳目之前覺有一番變革向後思之訖無一用

石匱書

卷

烈帝本紀

九十五

不亦枉却此十七年之精勵哉即如用人一節黑白屢變捷如奕棋求之老成而不得則用新進求之科目而不得則用薦舉求之詞林而不得則用外任求之朝宇而不得則用山林求之薦紳而不得則用婦寺求之民俊而不得則用宗室求之資格而不得則用持用求之文科而不得則用武舉愈出愈奇愈趨愈下薦舉盛典也倪文正賢者也其所舉用者當不啻如何鄭

重乃登之薦剡者則一頑鈍不靈之內弟其他不肖之人更可知已以先帝一片苦心僅足為在廷諸臣行私示恩之地真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者矣及至流賊臨城先帝日召對諸臣林立言某事當做則群應之以某事當做言某事不當做則群應之以某事不當做毫無籌畫但有伊阿先帝見之每日必哭泣而起掩袂進宮有君如此乃忍負之在廷諸臣亦可

石匱書

卷

烈帝本紀

九十六

謂忍心害理之極矣揆厥所繇祇因先帝用人太驟殺人太驟一言令則欲加諸膝一言不合則欲墮諸淵以故侍從之臣止有唯唯否否如鸚鵡學語隨聲附和已耳則是先帝立賢無方天下之人無所不用及至危急存亡之秋並無一人為之分憂宣力從來孤立無助之主又莫我先帝若矣諸臣誤朕一語傷心之言後人聞之真如望帝化鶴鮮血在口千秋萬世



決不能乾也嗚呼痛哉嗚呼痛哉

石匱書

卷

烈帝本紀

九十七

石匱書卷第二

烈后本紀

烈皇后周氏順天籍而直人天啟四年冊為信  
王妃七年信王嗣統后正位宮中后與烈皇  
帝同起藩邸一反熹宗所為宮中常服布衣  
茹蔬食與先帝同尚節儉一切女紅紡織皆  
身自為之崇禎甲申闖賊薄都城帝率親軍  
四百餘騎抵前門疑內變欲反砲拒擊乃

石匱書

卷

烈后本紀

一

從白家縶縶遠出城上見守備單弱亟請成國  
公米純臣等問計而闖人堅拒帝浩嘆而去  
語周后曰大事去矣泣數行下宮人環泣帝  
揮去令各自為計皇后頓首曰妾事陛下十有  
八年卒不聽一語至有今日皇后撫太子二王  
慟哭遣之出分送外戚周田二家后自經帝  
召公主至年十五嘆曰余何生我家左袖掩面  
右揮刀斷其左臂未殊死手慄而止命袁貴妃

自經繫絕父之蘇 帝拔劍刃其肩又刃所御  
妃嬪數人急走後宰門望賊勢甚盛 帝仍回  
南宮登萬歲山乘龍遽去後賊從襄城伯李國  
楨言以天子禮葬 烈帝烈后於天壽山田妃  
之陵

石匱書曰古云人至於死而萬用蓋矣聖人以  
之昭節揭軌垂萬世焉夫婦之間一情欲感耳  
聖人以之立綱陳紀配天地為信斯言也則可

石匱書

卷

烈后本紀

二

以語吾 烈帝烈后矣 烈帝不幸以身殉社  
稷而烈后慷慨以身殉 烈帝自秦漢以來亡  
國之君所未嘗經見者也厥後叔寶麗華不出  
景陽之井北城妻子可入昭烈之廟龍髯鶴血  
猶繫人思則是古今得天下之正無過吾 高  
皇帝而失天下之正亦無過吾 烈皇帝於爍  
皇明千秋萬禩為不可幾及也已

石匱書卷第三

太子本紀

獻愍太子慈娘年十六甲申三月十九日逆賊  
李自成襲破京師 烈帝后身殉社稷太子被  
獲擁見李賊李賊命之跪太子罵曰我為若輩  
屈耶不跪賊曰汝父焉往答曰死於壽寧宮矣  
賊又問女家何以失天下答曰以誤用奸臣周  
延儒等賊曰汝也明白太子引頸前曰何不速

石匱書

卷

太子本紀

三

殺我賊曰汝無罪吾不妄殺太子曰如是當聽  
吾一言一不可驚我 祖宗陵寢二速以禮葬  
殯我 父王母后三不可殺戮我百姓太子又  
曰一班文武官吏皆不忠不義之徒明日來朝  
正盡殺之賊皆唯 留置營中四月初三日  
先帝梓宮發引猶命太子出送十三日賊與吳  
三桂戰敗奔歸太子得脫被獲打馬草者兩月  
不知其為太子也走脫養於民家後聞三宮主



受割不死命周奎收養又命擇婿配之太子至  
周奎家訪問其妹兄妹見即抱頭哭街市闐然  
周奎不敢隱縛太子出獻攝政王命都督謝弘  
儀收管百姓聞 先帝太子尚在餽送牲牢禮  
幣者甚衆攝政王恐生他變命舊講官謝陞識  
認陞承旨力言不是復令宮主認之宮主見太  
子淚下周奎掌其頰宮主驚走亦言不是遂發  
刑部擬罪主事錢鳳覽力爭太子是真被收即

石匱書 卷 太子本紀 二

訊法吏曰易言則生不易則死鳳覽曰太子是  
真斷不可易竟坐誅死太子亦即遇害後數日  
謝陞于白日見鳳覽仆地咋舌而死  
石匱書曰祖宗朝以太子監國而都不特以潛  
邸親政謂可諳鍊民瘼是以南北遠靡巡方畧  
地萬一屬車有失則六朝遺業猶可憑河而守  
也 毅宗蚤聽李邦華計使太子撫軍江南則  
暹池奮翼事猶可為亦何至狼狽若此耶况吾

太子見賊不屈自堪與北地爭烈而猥使一載  
于嬰啣壁道左乃可謂昭烈之後其皆劉禪哉

石匱書 卷 太子本紀 三

Blank text area in the second block.

石匱書卷第四

烈二王世家

永王慈炤 烈帝次子定王慈 烈帝三子崇  
禎十年封未之國中 甲申國變闖賊入城獲二王  
於宮中猶未變服賊令行君臣禮二王植立不  
肯僅相對一揖賊發偽將劉國能撫養四月二  
十三日賊與吳三桂戰敗踉蹌西走或見挾太  
子暨二王俱去又聞匿跡民間未有的耗弘光

石匱書

卷

烈二王世家

一

謚永王曰永悼王定王曰定哀王先是甲申冬  
有男子祝髮為僧法號大悲自稱先帝子定王  
詣南都水西門小民王二家跌坐命王二疾報  
兵馬司蕭駕乘迎事聞詔都督蔡忠往勸男子  
見忠辭益倨傲曰凡百官承宜以禮見忠為屈  
膝曲致詔意男子坐馬入有旨戎政趙之龍錦  
衣衛掌堂官馮可宗與蔡忠會訊中軍都督府  
男子傲曰皇帝難做非我所欲今欲中興而庸

庸弗任舉弘光忌諱數節昌言之且曰此何時

乃欲以荒淫坐致太平乎我聞潞王賢明人心  
依向諸大臣宜獎成讓德不然恐不能長據此  
座復牽引錢謙益王鐸二大臣責以此事訊者  
以其所供上聞弘光復命九卿科道官會訊都  
城隍廟事不果真或曰此有感時政激失心而  
出此者尋正法于市丁亥復有所謂定王者走  
折於潛癸未進士俞文淵家文淵歲之沒慶而

石匱書

卷

烈二王世家

二

號召山澤諸殘校起曰此真先帝遺肉前此百  
萬欲為之死不可得今乃當面失之因詭為龍  
鳳之姿反誇神應諸狀遠近頗欲就義而為其  
仇人告變地方官四出搜捕所為定王者是日  
姚志卓營中獲免文淵兄弟子侄共九人一日  
遇害辛卯十一月又有奸人出首定王于南直  
某寺中為僧供是甲戌進士路邁所匿定王出  
見清官南向席地坐云吾 高皇帝獲元太孫



買的里八剌俱待以不死今事已大定我心灰  
死但願出世為僧清主豈有反不見容之理語  
音慷慨地方官逆送至京併逮路邊抄洗其家  
傳聞于十二月廿四日定王遇害又言定王至  
山東路上有壯士十八騎破檻車扶定王上馬  
奔逸而去不知所之

石匱書曰國變後四海人民之望太子二王不  
翅鴟旦之求明矣乃王子明之任南都使人款

石匱書

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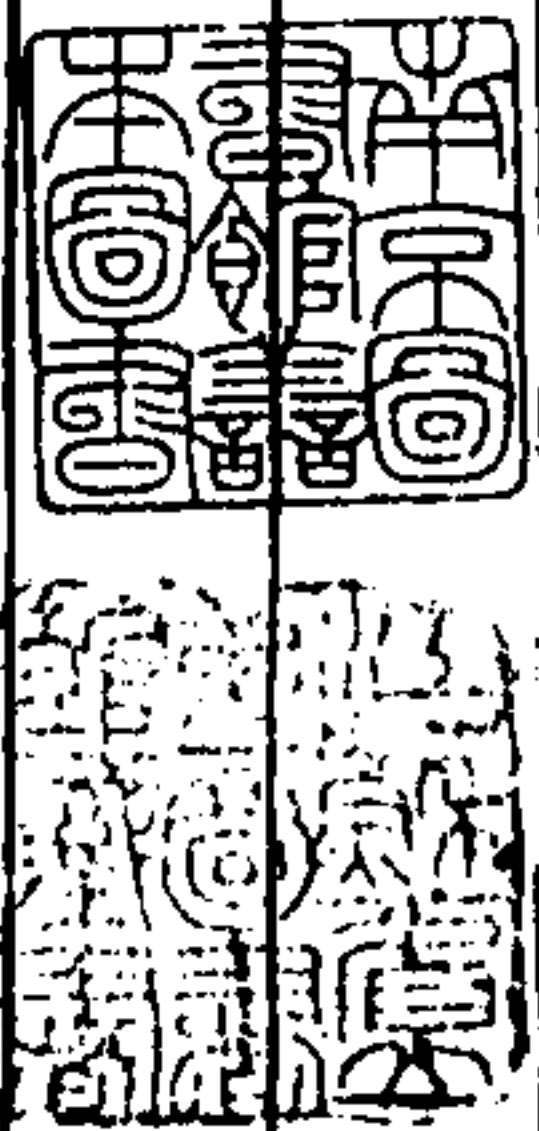
烈二王世家

三

認不能欲哭不敢是何生之不振邪因想當年  
蜀僧歸骨建文諸舊臣日請下獄而吳亮痛哭  
平以身殉向終不敢明言其一種鯁噎不平之  
氣與今日吳即否和

石匱書卷第五

明末五王世家有總論



我明自靖難之後待宗室其制愈嚴愈刻在諸  
王之中樂善好書者固百不得一而即有好飲  
醇酒近婦人便稱賢王遂加獎勵矣當其一出  
藩封兩長史一承奉如古之三監王不得縱意  
自為而一藩宗祿出於本郡太守故見太守如  
見嚴師畏友得其和顏悅色便屬異數而本郡

石匱書

卷

明末五王世家總論

一

鄉紳亦畏之如虎受其欺凌不敢與校所屬宗  
人不許其擅離境外有住居鄉村者雖百里之  
外十日必三次到府畫卯一期不到即拘墩鎖  
下審理所定罪議罰故宗室之人大畧皆幸災  
樂禍國家稍有變故無不懷時日盡喪予及  
汝偕亡之願矣甲申北變之後諸王遷播但得  
居民擁戴有一成一旅便意得志滿不知其身  
為旦夕之人亦只圖身享旦夕之樂東奔西走

暮楚朝秦見一二文官便奉為周召見一二武弁便倚作郭李唐王麓知文墨魯王薄曉琴書楚王但知痛哭永曆惟事奔逃黃道周瞿式耜輩欲效文文山之連立二王誰知趙氏一塊肉入手即臭腐糜爛如此庸碌欲與圖成真萬一不可得之數也余故以我朝得天下之正無過太祖失天下之正無過思宗崇禎甲申三月便是明亡而幸吾先帝不繫于嬰之組不入

石匱書

卷

明末五王世家總論

二

景陽之井身死社稷决烈光明四海之內無不痛心疾首思與先帝同日死者作史於此獲麟絕筆豈不圓成我大明之天下以正始以正終轟烈可與日月爭光而後乃綴附弘光癡如劉禪淫過隋暘更有馬士英為之顛覆典刑阮大鍼為之掀翻鐵索一年之內貪財好殺帶酒宣淫諸凡亡國之事真能集其大成故主之思塗抹殆盡余故以五王之事蹟仍散見於

各藩之世家而若夫成敗之始末遷播之方隅羈縻之歲月擁戴之臣工則未之詳也為作明末五王世家

福王世家 馬士英阮大鍼立於南京年號弘光福世子由松福王常洵長子也獻賊避闖賊入蜀蹂躪河南城破福王殉難世子逃出附潞王舟至淮安寓清江浦編戶杜家世子為人佻儇輕狂無藩王態度淮安人不知禮貌甲申北變

石匱書

卷

福王世家

三

南都諸大老議立新主阮大鍼深恨東林欲報復之與馬士英謀曰東林黨人恨入骨髓不殺盡東林不成世界幸喜有一與東林為世仇者近在淮安若立為天子則東林人必殺盡乃已士英曰誰與東林為世仇者大鍼曰向幸福王未出藩封為東林人所排擠催逼妖書棍擊種種誣陷貴妃福王深受屠毒今世子在淮若迎正大位必報復舊仇則東林可殺也士英曰國



變之後桂惠瑞三王未有消耗而福世子又非人望所歸如何得立大鉞曰南都兵柄在君掌握第以軍中欲立福王以此為辭人皆藉口矣士英曰非君智囊孰能辨此于是集朝中文武公侯鉅卿大老備函簿迎福世子於淮甸及至南京即欲正位京畿道御史祁彪佳言今當草昧名位未定暫受監國以是正理于是暫稱監國不踰旬日即朝賀稱尊改元弘光以馬士英

石叢書

卷

福王世家

四

為東閣大學士兼理戎政尚書事兵部尚書史可法等性遷有差起王鐸姜曰廣與錢謙益等入內閣辦事祁彪佳以巡撫出守蘇松常鎮北宗破各鎮統兵官黃得功劉良佐高傑劉澤清皆擁兵南下高傑先至欲寄家眷於揚州百姓閉門抗拒殺傷多人朝命史可法以閣部至揚分汛立營安插四鎮事平之後即以可法坐鎮淮揚以為北門鎖鑰馬士英在朝即刻為阮大

鉞有旨賜冠帶召對平臺諸朝臣交章劾之留中不省大鉞以沿江要害備陳入告遂以操江部院委任大鉞大鉞進疏請以六等定罪察核北京投降闖賊諸臣遂逮周銓周鍾項煜光時亨等置之重辟決不待時朝臣朕乘為時無幾高傑以偽皇后童氏送至南京弘光不認下獄論死又無幾有偽太子王子明事命內外諸臣及曾任東宮講官者嚴加識認諸臣以其應對

石叢書

卷

福王世家

五

舛錯皆作為假冒獨問官刑部主事錢鳳覽上疏力爭謂看驗皆實上怒下獄法吏諷之曰苟易汝言則生矣鳳覽抵死爭之堅不可易竟坐誅死而王子明坐死待決清南伯黃得功飛疏奏曰太子真固不可殺假亦不可殺若真則諸奸趣承阿附皆無實言若假則留置獄中事久論定侯東宮確有下落殺之未遲如若糊模妄殺本鎮提兵到關必盡誅殺吾半信半疑之太



子者慎之毋忽王子明得留繫獄中不敢即殺  
馬士英以夙憾遣緹騎逮湖廣巡按御史黃澍  
澍以寧南伯左良玉兵勢殺緹騎即發檄詆士  
英之奸邪提兵向闕以除君側之惡士英大懼  
悉發南都精銳屯蕪湖復命靖南伯黃得功  
移鎮蕪湖截關死守以禦左兵以時清兵南下  
淮揚告急馬士英但以堵截蕪湖為第一急務  
史可法羽檄星馳置之不理揚州一失門戶盡

石匱書

卷

福王世家

六

毀南京一路如入無人馬士英携家口輜重歛  
兒舞女潛遁江南弘光力追士英不及悞走蕪  
湖遂投靖南營內是時弘光既遁南都百姓擁  
太子王之明出獄昇居大內途遇王鐸群起毆  
之曰是主殺先帝皇太子者奮拳毒毆偏體  
受傷鬚髮盡落忻城伯趙之龍拘繫去收之獄  
中乃得免死清王子到教匪營天壇百官朝見  
之明舍壁出降坐之席次九王子責弘光無道

貪位滅親欲安殺太子自罹天誅無所逃死花  
馬劉率先降清詭言逃至蕪湖與得功合兵以  
圖恢復得功信之方命連絡浮橋與之叙話而  
得功裨將田雄潛發一矢中得功咽喉得功拔  
矢歎曰吾部下小子如此不可為矣遂拔刀自  
刎田雄縛弘光同花馬劉獻俘南京時政炎暑  
弘光向忻城伯索一蚊帳不可得解至燕京看  
守太醫院逢節日賜宴一席弘光暢飲極樂隨

石匱書

卷

福王世家

七

賜了弦勒令自盡  
石匱書曰我朝天下不亡於正德應亡於天啓  
若我 先帝勤儉精明銳意圖治宵衣旰食惕  
厲焦勞其奈有君無臣社鼠城狐共亡其國定  
是中興之令主反為亡國之孱王天道至此顛  
倒極矣但其正命殉亡身死社稷千秋抱痛萬  
姓悲思漢唐宋末代之君所不能效其萬一者  
也余故於甲申三月遂痛明亡乃以弘光永曆



僅列世家不入本紀此則痛思先帝真同鵠泣世有罪我竊附麟書

唐王世家黃道周鄭鴻逵立於福建年號隆武

唐王聿鍵為唐定王第七世孫襲封也先是崇禎間賊四訐王憂之丁丑上書請特奉勅收諸峇義勇以靖亂廷議以為非所當言從謀叛例發南京高牆王在禁蓋讀書博極今古走筆數千言如是八年所著書盈丈性剴摯推誠人樂

石匱書

卷

唐王世家

八

為用甲申國變出高牆乙酉南都復陷王抱憤南走過戶部郎中蘇觀生于嘉禾觀生說以大計宜稱尊號以收人心圖恢復會鄭鴻逵師潰鎮江以所部潛歸閩便護王行于是尚書黃道周等率諸臣勸進以閏六月之一日行監國禮遂於次月即皇帝位改元隆武駐蹕福州稱行在改福州府為天興府首下登極分封親征三詔皆出自御筆遠近捧讀無不流涕願為效死

羣臣進爵有差以原任大學士何吾騶為首輔拜觀生為大學士開儲賢館而以封疆勦恢復委三鄭皆封侯復設蘭臺館特開鄉試又覆試得一百數十人御定葉瓚為元封介弟聿鎮為唐王先是魯王以海避難台州亦於七月受起義諸臣之請監紹興當清戰力而靖江王傲擅弄兵繫巡撫瞿式耜以總兵楊國威為先鋒上命兩廣總制丁魁楚討平之更立靖江王亨默

石匱書

卷

唐王世家

九

而封魁楚平粵伯尋殺知縣朱健之棄城者令兵科給事中劉中藻奉尺一詔書下魯魯文武咸以勢當敵不宜內自閔且魯未有大號而唐以叔父尊於父未有子可以監國為後合力以禦清兵開詔便而閣部熊汝霖及國舅張國俊中書謝龍震數人又以唐魯皆我高皇帝初分封支等閩僻安瀟大未嘗以一矢相助乘厄而欲下之不可以為名且唐何忍撤蔽自露



于清吾寧獨瘁以聽天之所與不開詔便適唐  
鎮鄭芝龍密表于魯願釋唐而私馳驅魯識者  
曰彼私於魯何必不私於清二唐者不可信而  
監國誤聽之擊案曰有知言開詔者與衆棄之  
遂令道臣王紹美沈綵往與叔父平而江上文  
武則大率密表潛稱臣於八閩矣而成三月閩  
令御史陸清源賚餉三萬兩犒江上諸師猝為  
馬士英中軍張體元所劫殺清源復遺諸科部

石匱書

卷

唐王世家

一

表監水營師聽之不以聞監國而監國亦故不  
知也諸文武頗以一家事恐外唐勢必前後躡  
而唐乃盡取魯溫台之粟以官郡邑江上師不  
下二十萬遂巡飢五月不戰潰先是閩京尚講  
門戶閣臣黃道周素與鄭芝龍不協每事牴牾  
於是諸臣文章論芝龍逗遛以附道周而道周  
論事固執不能善用鄭氏閣臣觀生力勸上出  
師贛州以信天下科臣金堡至請上訪漢高皇

帝故事自稱使者單騎走贛揚萬軍并勅諸路  
並進不省乃芝龍果與清約俟擄魯錢江當盡  
撤嶺上以待固不欲帝出且挾以自重閣部道  
周同定自侯鄭鴻遠師出婺源鴻遠不進道周  
以二十餘騎前導被執至南京死之而兵科給  
事中張家玉同永勝伯鄭彩師出杉關向江右  
甫解撫州之圍輒入閩自保上不得已移澤延  
平以示車駕且旦發閣臣觀生領諸下兵先出

石匱書

卷

唐王世家

十一

南安以聲慰贛州時總兵黃志忠獨治戰艦三  
百餘號令游擊羅明為先鋒順流下清牽纜繼  
焚之明大敗贛竟無援清既走魯且跨仙霞嶺  
如無人下浦城八月清兵將至延平上乃微服  
走汀州為清鎮李成棟所逐遂遇害上無子弟  
唐王聿鎮走廣州廣州立之國號紹武甫四十  
餘日城破見害上才長於文辭恭已儉約如常  
布內無妃媵止皇后曹氏相隨每有大事輒商



之不設監寺嘗呼內庭便衣冠與羣臣語爾汝如家人特好古今典略開蘭臺館命禮部尚書曹學佺主之修先帝實錄所賜姓朱成功鄭芝龍子也芝龍降清成功獨不從斷洛陽橋稱兵以拒父兵出沒海上

石匱書曰唐王任意竟行未免受鹵莽決裂之報當其請纓禦賊則徑自出境流離入閩則徑自稱尊敵未臨城則徑自逃竄登極三詔徒自

石匱書

卷

唐王世家

誇張毫無實際則所籌皆紙上空言所行則蒙皮翁質欲以羈縻天下恢復皇圖蓋斷不能者也是以在閩之日亦受制強藩幾同漢獻稱制之後欲併吞魯地妄效祖龍中途受縛國破家亡則何所拯救哉唐王多讀書史倘見北地王傳自應媿死矣

附唐王聿鎮傳顧元鏡王應華立於廣東年號

紹武

唐王聿鎮隆武第四弟也隆武改元封聿鎮為唐王主唐祀丙戌閩敗王浮海至東粵十月桂王已監國瑞州大學士蘇觀生素不能于平粵伯丁魁楚遂擬尊王以抗桂於是倡言唐介弟宜立與布政使顧元鏡及鄉官侍郎王應華吏部郎中關捷先等以十一月之朔請王監國使主事陳邦彥奉箋觀肇慶未返五之日輒稱尊號改元紹武羣臣朝賀以軍國專任觀生及邦

石匱書

卷

附唐王聿鎮傳

十三

彥奉諭示觀生觀生不省于是起拜主事簡知遇為兵部戎政尚書王應華為右僉都御史督所撫石徐鄭諸姓水師與肇慶之師戰三水肇慶敗績殺其巡撫林佳昂及監軍長四數總兵龍倫王冲厚無所裁觀生潔清寡遠略元鏡捷先時以推立功拜東閣大學士兼兵部侍郎章恩無數濫及不率而號令不出四門諸豪健閉圍傲未服清撫皆供養甲及鎮將李成棟自閩



下潮惠率開門降隨用兩府符印偽郵廣州報  
清騎不至以解其疑觀生頌信之十二月望王  
方視學閱射羣臣朝服候行禮未畢俄報清兵  
至觀生曰潮方奉命頗安以妄言為賊間惑眾  
斬之三報斬三人則清李成棟以十七騎斬東  
門入或告觀生北花山義谷就撫未觀生喜須  
史清兵滿塞道王急變服從後庭踰垣出走匿  
大學士王應華家嗣恐逃至復間走洛里為

石匱書

卷

附唐王聿鎮傳

十四

邏者所得時宿衛可萬人變起倉卒不及呼而  
市民猶執梨椎清騎二人雜髮令下不如令數  
百人皆見殺嬖女以貞自裁不可數于是大學  
士元鏡獨先繳印露頂諭居民稱逆藩授首百  
姓安枕云是日殉難為大學士蘇觀生太僕  
卿霍子衡一家九人國子監司業梁朝鍾行人  
司行人梁萬壽各有傳十八日凡諸王之附居  
廣州者皆見害於演武場而唐王獨拘繫東察

院清使人饋酒食王曰吾若飲汝一勺水何以  
見先帝地下竟不食因逼令自盡

石匱書曰死一君復立一君踐祚繼統視為兒  
戲亦如文天祥所謂立君以存宗社存一日則  
盡臣子一日之責最爾須史所不計也蓋王既  
殂衛王繼立蘇觀生得其死所以了生平則亦  
已矣若以成敗利鈍責備觀生是猶責文天祥  
以燕館徒生責張世傑以崖山空死也設身處

石匱書

卷

附唐王聿鎮傳

十五

地亦復奈何

桂王世家丁魁楚翟式柘立於肇慶年號永曆  
永明王由榔桂王第四子也神宗五子恭昌  
嗣立福王常洵封河南桂惠瑞三王同日出封  
桂國于楚之衡州癸未賊張獻忠懼闖自成之  
逼南走遂陷武昌故輔賀逢聖死之賊自長沙  
岳州取路入蜀時桂惠二王并避難梧州桂王  
薨于梧王長子早夭三子安仁王由棖亦夭四



子由柳初封永明王永明有弟二人未封嘗陷賊營獻忠通之朝且擬易已姓官之一曰張龍一曰張虎二人不肯拜大罵見害丙戌九月閏敗尋贛州亦不守兩廣總制丁魁楚及廣東巡撫王化澄陞任廣州知府嚴起恒都指揮使馬吉祥等檄廣西巡撫瞿式耜率諸臣箋請永明詣肇慶于十月之十日午刻先行監國禮聞廣州蘇觀生等奉唐王稱尊即於十一月之十有

石叢書

卷

桂王世家

二六

八日即皇帝位受羣臣朝賀以明年丁亥為永曆元年尊嫡母張生母王并皇太后冊封王妃為皇后諸臣進爵有差上謙仁渾大丰姿冲遠時使給事中彭耀通情于廣州唐殺燿而遣兵部侍郎湯來賀致書肇慶且曰諫為上和次之戰最下矣上不報而因唐使陳邦彥袖勅觀生監軍道林佳鼎總兵龍倫輕與廣州戰全軍沒會廣州為清兵所襲十二月之十八日上釋肇

慶走粵西清鎮李成棟追至峽江適巡撫瞿式耜方練兵峽江壁壘望駕得保桂林已而峽江戰敗清兵益進元年丁亥二月之望上復釋桂林奔全州而式耜與叅將焦璉留守桂林時平樂陽朔等處皆望風降清收我叛卒合攻桂林眾寡不敵城且破璉獨巷戰勝清清兵退去城全詔加式耜吏兵二部尚書封臨桂伯封璉為新興侯時總兵劉承胤者號鉄棍駐武岡州

石叢書

卷

桂王世家

二七

迎譯上至武岡倉皇有周老者以布衣為日進膳上頗甘之承胤挾勢驕蹇政事傍落將帥何騰蛟露章劾之請移譯不果久之承胤將劫駕降清皇太后藏密詔于越餼中馳賜騰蛟騰蛟救至上出走承胤輒叛歸清以清躡駕武岡陷兵部侍郎傅作霖吏部郎中侯偉死之都御史朱壽圖吏部郎中李若星為亂兵所殺幸斗門陳將軍與清接戰上得離武岡樂為所及從靖



州慈南寧依征蠻將軍陳邦傳封邦傳慶國公  
邦傳復驕蹇抗制二年戊子皇子生清金聲桓  
及正于南昌未幾李成棟亦反正于廣州詔封  
聲桓豫國公成棟惠國公已清陳友龍反正于  
靖州郝可久反正于潮州成棟恭表迎駕八月  
上詣端州成棟提兵踰嶺攻贛州不利退走信  
豐渡河沈水卒中權杜永和總其軍追者至與  
仗大敗時死於亂軍者為兵部侍郎張調鼎監

石匱書

卷

桂王世家

六

軍道姚生文等四人詔封成棟養子元胤為南  
陽伯危駕而使杜永和督守廣州三年己丑清  
使平南王尚可法定南王耿仲明合攻東粵冬  
十二月清兵至南韶總兵羅成耀弃城走清順  
流而下諸城不固朝議出師三水撓兵以便駕  
行四年庚寅正月十有七日帝釋肇慶西奔而  
以李元胤留守二月上至梧州永和守廣州力  
清不得入時 伯張月總陸師搃兵吳文敏

統水師連與清戰皆勝迄十閱月為仲冬之二  
日力竭城陷永和與大將李明忠張月吳文敏  
等航海保瓊州搃兵楊有光汝水卒獨總兵范  
承恩被執降清未幾肇慶亦陷李元胤見執于  
欽州死之久之杜永和亦以瓊州降乃是月之  
五日廣西名陷先是清定南王孔有德兵出廣  
西王令大鎮馬蛟別路入先破平樂搃兵朱晏  
如扼戰不克殺妻子自刎而有德自提大兵抵

石匱書

卷

桂王世家

七

桂林留守羅式邦初與開國公趙應選衛國公  
胡一清等同填桂林適二鎮并移屯柳州式邦  
單不可守翰林院侍讀兼兵部侍郎張同敞知  
桂林必敗泗水入城與式邦共難及城破咸賦  
詩從容就死靖江王與世子亦被執見害上釋  
梧州歷潯州慶國公陳邦傳半道間起欲劫上  
為功於清上猝以宮眷先去邦傳竄皇嫂安仁  
王妃劫百官眷屬及寶囊盡而上踉蹌頗又為



交趾境上人所攔邦傳疾通清兵逼駕交趾釋  
駕而與清仗上得從容保南寧邦傳遂叛殺新  
興侯焦璉降清時秦王可望使人護帝于南寧  
先是獻忠之器蜀也盜尊號設官屬頗自制丁  
亥清發奮王以兵攻之獻忠中箭死其部養子  
十人皆冒張姓四人孫可望等功多輒偽自稱  
王以拒清發奮王終不能有其地可望為平東  
王王某為撫南王劉文秀為定北王李定國為

石匱書

卷

桂王世家

三

安西王時劉文秀守蜀城戰勝吳三桂于敘州  
而可望與安西窺雲南撫南早卒裨將馮雙鯉  
統其軍獻忠既下雲南以沐天波為中軍定國  
頗為所制時聞桂藩正位肇慶移蹕桂林己丑  
可望以兵出富州令其侍郎楊畏知尚書龔彝  
致書桂林不稱臣不奉年號署平東王字號書  
中以合師勅寇為名意在請封陳邦傳方駐南  
寧怯可望請封秦王閣臣嚴起恒等十三人力

爭謂可望從賊大亂所由始且未建尺寸功倨  
強如故不可許邦傳竟擅作偽勅封可望為秦  
王意以恃可望即得罪無慮勅中有云朕將率  
天下臣民尊禮如古仲父秦王總統天下兵馬  
錢糧節制諸文武以監國親王體統行事仍偽  
鑄秦王印以給之可望亦知出邦傳不真故令  
禮部騰黃始用永曆年號自稱監國秦王臣表  
謝仍布告雲貴楚粵諸勳鎮朝廷不敢問至兵

石匱書

卷

桂王世家

三

駐貴州遣總兵郝九儀等即南寧護駕實欲借  
以警衆自大此時朝廷尚有朋黨都御史袁彭  
年吏科給事中丁時魁工科給事中全堡兵科  
給事中蒙正發禮部侍郎劉湘容好彈射不顧  
情面舉朝憚之日以為五虎後上奪于群議以  
彭年掌案久反正有功免議而四臣皆下獄堡  
與時魁皆戍而餘俱徒可望所遣九儀驕恣居  
數月忽稱秦王令旨清君側十三人及內官意



實啣沮封故事也上不得已曰朕寔未知之九  
儀乃擅使人伺閣臣起恒方刺舟拜容擊之落  
水死禮部尚書郭之奇逃兵部侍郎楊昂和吏  
科都給事中劉堯珍及科臣吳霖張載述皆見  
殺內監張福祿全為國皆凌遲而兵科金堡以  
先得罪遣免帝內悼者數日冬十月清有德以  
兵破柳州趙應元胡一清棄城走合保南寧清  
乘勝攻南寧急上釋去清逆之距三十里而近

石匱書

卷

桂王世家

二十二

忽烈風起摧林木房屋人不能正立逆者疑不  
進上得所為土司安龍所者以其名善改為安  
龍府居焉安龍無險上居此再鳳凰見土兵畏  
不敢犯于是可望至土司將入朝擁二百甲士  
從中懷測上傳諭曰可望來意朕已悉知今日  
晴矣須明日明日可望入局促中亂不知所云  
成禮而出嘆曰吾見此公未免氣盡嘗請國寶  
至其府上曰姑與令中書捧至可望猝索觀中

書曰必齋戒設壇而後觀寶可望色變曰如是  
乎中書懼退而自縊死明日可望遽觀寶忽雷  
震殿角如欲臨其首者可望驚使人護還之時  
安西李定國方征緬及小西天資其糧仗未及  
危駕六年壬辰可望出師勅李定國率鄂國公  
馬進忠等戰清黃沙大勝之殺清將李養性等  
壁大榕江與清有德復戰徹閏時清將李蝦頭  
發矢會定國裨將砲發而斃有德勢大促遂保

石匱書

卷

桂王世家

二十三

桂林七月之二日定國圍桂林有德親登城觀  
營見近城嶺高兩旂矗知定國據險危舉止失  
措定國用象陣以象攻城門、開有德遽殺其  
妻舉火焚亦自剄定國俘其母子以歸獲叛將  
陳邦傳父利其皮為寢具於是平樂南樂等處  
傳檄定有德梟將線國安全節等皆警退去而  
清守梧將士亦登舟東去八月定國進攻焚馮  
雙鯉頗前軍已至湘潭十一月清發謹親王以



兵援楚過洞庭雙鯉畏避入可望軍而定國戰  
衡州敗績走竹山謹親王追之定國軍逆射洞  
王喉而死清師敗軍中得遺匾始知之清法王  
死一軍無生者多羅貝勒定遠大將軍鼓其餘  
衆力禦定國定國釋衡州退武岡保永州時桂  
林聞定國退去藩臣蔣先達鎮將徐天祐臬臣  
徐定國咸棄城走久之清不至定國復入守之  
清緣國安城空復陷可望以定國失事具罪之

石叢書

卷

桂王世家

十四

定國不敢歸七年甲午定國銳師間道疾馳東  
粵直抵肇慶龍清遠清堅壁以老之定國完師  
退而可望方撤安龍烟火數百里上幾定國至  
乃免定國復拔平樂退南隘復攻桂林中軍文  
武材藥火于地方欲崩城而誤藥發自焚國安  
乘勢進擊定國復保南隘八年乙未可望使人  
召定國定國疑必不應可望遣馮雙鯉以兵三  
千名曰助戰寔陰圖之也定國知其意走潯州

將渡湖馮師進及定國曰汝等棧以效死我明  
果不失初意從我入粵東功不朽必欲相逼定  
國先自沉以明無他衆感泣遂以三千人為先  
鋒疾下清高雷廉三府分兵三道一令天威營  
攻肇慶清守堅不破一令義胡營攻高明擒郭  
虎而親率兵攻新會困數月城垂陷者數城中  
人相食幾盡適清兵援者至且即休而王力靖  
即出定國後定國師老氣情且內顧恐可望

石叢書

卷

桂王世家

十五

有變中疑一戰敗歸清兵追至南寧定國一夜  
開門走即安龍與百官奉上殫間道直走雲南  
即可望居故黔南府為宮殿戒備已寧可望知  
之以兵反戰定國不勝可望兵益散走武岡進  
封定國為晉王屯貴州設安宮以托清兵十年  
丁酉清突入貴州定國不戰棄去盡以其民入  
雲南而令大將漳平伯周全湯固南寧墜戶墉  
十一年戊戌可望憤失權陰竊定南孔之子庭



訓降清降表猶尊明主但欲控大國以報仇清  
受其降故不令督師復出而他遣明將軍營雲  
南遂陰通于可望所最親為內間開門納清兵  
定國不及戰以土脫走清于己亥三月之二日  
入城屠六日乃已

石匱書曰甲申北變之後遂有唐魯楚起於閩  
浙而此時遂有諺曰唐楚魯<sub>指</sub>醋酒甜酸苦魯  
不移時而三藩皆滅而自兩粵流移相持日久

石匱書

卷

桂王世家

三六

無過永曆而總記永曆所盤礴之處席不暇煖  
又即遷移守不多時又即旋失困苦流離亦已  
極矣然聞其多畜常侍流配諫官犯顏直諫毫  
無二心如金堡者亦遭斥逐他可知矣迨後走  
徧天涯仍為俘馘欲如海外魯王考旋正命不  
可得已為之三歎

魯王世家 張國維未大典立於浙東年號魯監國

魯王以海魯王乾山弟也乾山殉難魯王襲封

甲申北變魯王遷播至越疏請安置台州乙酉  
清兵至武林魯王於是年六月至紹興監國書  
江死守一年江上兵散遂棄紹興走依張名振  
于石浦已而閩事大壞唐王走汀州不返鄭彩  
以舟師自保海上名振乃以監國詣彩且曰隆  
武一家好為之彩乃扶監國復起恢復建寧興化  
二府及福州諸下縣因省圍垂破而清以其督  
陳錦援之復破建寧而福園亦解是時沈宸荃

石匱書

卷

魯王世家

三七

劉沂春吳鍾繼朱永佑李向中同張名振阮俊  
危監國抗至舟山舟山為黃斌卿汎地請曰主  
誠即次則可恐久居接壤寧波與清兵近恐不  
安衆疑斌卿為唐不與魯勢必不利監國於是  
平西將軍王朝先與蕩胡侯阮俊且將松起攻  
斌卿奪其地安監國監國為勅勸諭之令毋內  
自殘語極溫斌卿感泣方拜勅倒地而朝先已  
使人伺間舉刀陷斌卿背離其體矣監國心傷



之不言遂以叅將府作行宮進張肯堂同沈宸  
荃皆大學士初熊汝霖以閣部危駕為鄭彩所  
劫隨拜錢肅樂為大學士肅樂病卒瑯琪山繼  
以馬思理亦病卒而拜宸荃沂春二人時沂春  
子苦請沂春去監國故沂春而肯堂者以唐都  
察院左都兼吏兵二部尚書加少保奉命督試  
卿西征之師唐敗留舟山監國心憐斌卿乃特  
相肯堂與宸荃同事以朱永佑為吏部尚書吳

石隱書 卷一 魯王世家 二十

鍾鑾為禮刑二部尚書兵部尚書李向中戶部  
尚書孫嘉績平西伯王朝先統陸師蕩胡侯阮  
俊統水師定西侯張名振總統水陸兩師是後  
邊海郡縣咸弄兵送應舟山暗出粟接濟蘇松  
寧紹等處郭外一二里清不及問至居民歲兩  
輸不怨辛卯清乃大舉治艦分三路入海一從  
吳淞一從台温一正出定海關監國以八月之  
朔親出視師而又祭海巖以待戰十七日清兵

出定海阮俊令水師江天保以四水船迎擊敗  
清沉其十三舟擄十餘人斷其右臂而歸之曰  
俾知我王師之不殺也俊易清以為不復出定  
海而分其勁師應南北二路誠半月可復還協  
城守俊自當定海之衝閱五日清兵復出定海  
天大霧迷咫尺不能辨不意其猝接阮俊傍哨  
舟兵少不能戰急呼奮所坐最大居壓之而風  
止船不可動俊負奇力兼有四長一觀桅之毫

石隱書 卷一 魯王世家 二十九

髮雅所向無不的一乘風犁船其法最捷一連  
砲四五一發水中一手擲火桶之發無不立  
焚時清兵盡裹俊船不敢上俊乃手舉火桶倉  
猝觸清桅激及入俊舟俊急躍水以解清兵爭  
鉤起之蓋犯火以水淬之無生者俊被縛瞪目  
無一言三日卒為此月廿有一日也於是清兵  
直薄城下城中守禦力斃傷清卒千人相持十  
日為九月之朔清布雲梯襍進城上以烏鎗的



取之無不立倒投火焚雲梯清兵退次日乃去  
城六五里埋大砲十二門環發初以裸婦厭之  
不甚中久之西門崩城丈餘急築板塞復陷  
數丈城中火藥不繼遂陷時水師之禦吳松得  
勝歸方擬協力而勢不及矣定西侯張名振扶  
監國南泛宮嬪不及從初張后既失所張國柱  
以獻於清隨有張妃陳妃侍監國生世子二長  
三歲弘次二歲弘棟二妃與宮眷十餘人抱

石匱書

卷

魯王世家

三十

二孤投井一內官失其名觀宮人入井盡而自  
扼其傍大學士張肯堂守北門同一妾投縲雪  
交亭先一日門人蘇兆人依肯堂園亭自縊死  
肯堂降四揖因自題絕命詞二首有傳後人青  
史筆衣冠二字莫輕刪之句遂舉火焚其家人  
二十餘口名振家東門有母七十餘歲及至親  
戚屬共五十餘人皆自焚其幕下士顧心復南  
直人以諸生自縊學宮大學士沈宸荃先與同

官李長祥不合掛冠走舟山鄉僻不見害礼刑  
二部吳鍾巒服酒不死乃冠帶拜文廟投縲死  
吏部尚書朱永佑被執清勅之降永佑曰肯降  
不俟今日語不擇音脇間先洞一掣然後斫其  
首去家人不逃伺間收其屍莖舟山兵部侍郎  
李向中亦被執清帥曰李兵部高誼歸我可得  
復理舟師向中不肯毒罵見害家口俱繫至杭  
其門人某為捐重資贖回通政司叅議鄭遵儉

石匱書

卷

魯王世家

三十一

遵謙從兄也被執不屈死兵部職方司郎中李  
開國紹興人亦以諸生起時以公務出外念母  
追入城與母俱自縊禮部主事董玄亦以越諸  
生起先一日自縊家人救甦次日城陷潛走學  
宮與鍾巒同義又刑部主事林瑛福建人兵科  
給事中董志寧寧波人皆以諸生起同縊學宮  
又溫人林偉遠以儒士起義其鄉事敗脫走舟  
山失記其官名縊學宮劉世勛丁丑武進士為



掛印安洋將軍城守時身被數箭城陷自到子  
諸生炳歷官兵部主事不屈見殺家人俱自焚  
死張自揚定西名振之兄為屯田總鎮不屈見  
殺又總鎮馬泰台州人任城守督戰力城陷圍  
門焚死百姓皆忠義無一室不自焚或持梨于  
道清曰棄梨活汝必迎刃衝數武自盡死餘不  
及盡記獨戶部尚書孫嘉績先以病死其子延  
齡降清皆歸里

石匱書

卷

魯王世家

三十一

石匱書曰從來求賢若渴納諫如流是帝王美  
德若我魯王則反受此二者之病魯王見一人  
則倚為心膂聞一言則信若著龜寔意虛心人  
人嚮用乃其轉盼則又不然見後人則前人棄  
若弁毛聞後言則前言視為冰炭及至後來有  
多人而卒不得一人之用聞多言而卒不得一  
言之用附疏滿廷終成孤寡乘桴一去散若浮  
萍無柁之舟隨風飄盪無所終薄矣魯王之智

不若一舟師可與共圖大事哉

附楚將軍華堞傳

楚王護國將軍華堞字用章讀書審大義性慈  
愷以至誠與人凡偽進肝膈亦涕泣從之宗禎  
中流賊張獻忠破陷楚地狼藉郡縣官兵不振  
華堞叩闕上疏自請聯絡山峯義勇身先擊賊  
詔授宣諭將軍北都陷與楚通城王盛激東避  
吳之洞庭乙酉南都失守蘇松次第開門降華

石匱書

卷

附楚將軍華堞傳

三十二

堞間道走杭謁潞藩說以城守之計曰我太祖  
高皇帝廓清之功度越前代德澤深美二百八  
十未厭也大王呂大國之遺作屏皇家休戚共  
之而國祚憫記至于此撫膺北睇何以為生今  
以大王之賢遠近所共聞天下絕智殊力方將  
憑附以勤其効死之義周之子孫能無矐然嘉  
湖為武林門戶水陸呼吸可通金陵而背負錢  
江以為險阻宋人半壁之嘗有年而况閩粵滇

一頁二二〇 丹黃書目卷之三第 〇 反E 5



蜀延袤萬里猶吾故物大王誠檄下三吳與父老並奮選將舉許勿謂中興絕業非大王指頌事也念先帝勞苦國事卒以身殉海內必有懷思而起者而吾支姓萬億既屬公事敢不同心吾見大王朝秉鉞而夕馬蚤從耳夫今不為時事一去萬世不姓朱矣他日求尺寸地為死所豈可得哉王不省頌以不擾民全城為義華堞又曰理有大小務有緩急今日之事不宜以殺

石匱書

卷

附楚將軍華堞傳

三十四

人為諱以取譽為能當顧其大者急者矣屠妻子任盜賊猶當為之持理而泣頌人之義也非所望於大王時陳洪範久為清間艤舟北關外以待清兵力說王無戰封府庫藉戶口北出郊迎便王因曰公休矣余匪其才此百姓之心已不可任吾誰與為之華堞作色曰忠義雖性成在乎鼓舞之而已朱家子孫謝勿力彼何望而不跋向他氏果提三尺劍誓與國俱亡存即存

弱可遣此誰非衣食吾祖者哉王曰兵弱矣糗饋且何從吾為此不失為知幾華堞嗚咽曰勤大義者成敗非可逆料今提兵方國安所部數萬屯御教場而鄭鴻達潰卒尚可呼集發布政司存金亦巨鹽運司所貯即不足貸商錢欵急公猶可支數月之用此五營舊額出東義皆健又召募良人當一日至線索在手控縱間耳毋以兵食阻大計語久王意惓終不悟華堞出嘆

石匱書

卷

附楚將軍華堞傳

三十五

曰王不觀古事有諸王以其國奉人而得長世者哉有可為之執顧自棄以國仇何足與論事拂袖起裂冠帶擲地下易縗麻誓曰不復中原以此見先帝旁觀者皆為涕泣王果降清至北都見害閭六月各郡鄉鄰不約一日稱兵與清逆大江以南不下數千部有王教主起海寧鎮數百人最先指武林七東門三十里外華堞潛出迎之下拜公等為江南反戈第一二祖列宗



之靈式憑之矣及教主夜襲城孤無援次日輒壞華堞聞之撫手曰嗟乎吾必以其衆也而寡失之時通城王盛激兵起湖州華堞往共事恢復郡縣旋復失之華堞戰不利單身走江東聞徽州初陷金聲溫瑛死之清守不固華堞至徽鼓創殘戰恢復諸縣鄭遵謙欲稱制王之不果久之諸縣旋復陷魯王監國紹興華堞入謁詔以原銜出督浙直陸師華堞招賢碩募勇士以

石匱書

卷

附楚將軍華堞傳

三十一

忠節感人故慕從者衆久之為監國諸臣所忌十月錢馮諸部咸議合從各割兵就其節制進浙西出敵背項奉華堞為盟主已移屯瓜瀝御史陳潛夫疏上止之華堞復還蕭山尋封新安王華堞不拜唐藩稱帝閩中馳勅封華堞為楚王亦不拜曰臣無功無以王為明年六月清兵渡錢塘華堞亡走長興山中欲復有所為不果清兵跡之憤自到北芥山石磴之上至今猶有

血跡存者蓋練麻如故

石匱書曰楚王見人簷布麻衣惟有慟哭蓋欲效申包胥之以淚存國此其意也柰孤掌獨拍不能成聲及見勁敵束手無措怒墮撓轍逐鵲爭巢亦何益哉但其聳湧潞王語碩畫此時一失後不及為存其議論亦見平林白水尚有人事之無成蓋天教也

石匱書

卷

附楚將軍華堞傳

三十一

石匱書卷第六

戚畹世家

張國紀河南祥符人天啟后父也天啟元年選中貴人以國紀為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尋封太康伯魏瑞用事欲動搖中宮授意許顯純以犯人徐自強口詞株連國紀上曰皇親張國紀濫用匪人本當送國子監演禮三年姑着自行改省六年十月劉志選劾國紀上曰張國

石匱書

卷

戚畹世家

一

紀惡跡多端朕前姑令自新如何全不省改還着洗心滌慮日就令圖慰朕敢睦戚臣至意勿得執迷不悛自取罪責爾偪日甚以魏瑞敗獲免毅宗踐祚復加恩禮甲申三月上特遣司禮徐高加國紀太康侯宣詔求助國紀辭以貧薄不能輸助闖賊破城國紀被縛父子俱受極刑死其家產不蓋  
周全順天籍南直人信王登極封嘉定伯子

孫十餘人俱襲錦衣一門燻灼崇禎甲申三月上特遣司禮徐高加全嘉定侯隨宣旨求蠲金助餉徐高泣諭再三見其堅辭艱然而去云老皇親如此鄙吝朝廷萬難措手大事必不可為矣即廣積多資後來何益全乃自具一疏勉蠲萬二千金闖賊破城入思宗死社稷全尚守府第宴然不動有兵數人到府全厚犒之即去已而有賊百餘人踞其室全夫人卜氏自縊諸

石匱書

卷

戚畹世家

二

子皆縛去辱奎特甚家業一空後有權將軍者至諸賊避去權將軍見奎頗憐之乃以小屋數間撲與奎住子鑑其死鉉一夫未死侄銘削髮遁被獲亦受其甥嗣于奎名鐸一夫獻銀六百兩俱不死幼子鏗鍾孫澄清澤俱存  
田弘遇廣陵人毅宗田貴妃兄也封都督妃有寵弘遇竊弄威權京城側目南海進香携帶千人東南騷動聞有殊色不論娼妓必百計致



之遺禮下聘必以璘玉珠冠餽以婢侍入門三四日即貶入勝婢鞭笞交下進香復命歌兒舞女數百餘人禮幣方物載滿數百餘艘路中凡遇貨船客載鹵掠一空地方有司不敢詰問崇禎十五年田妃死寵遇稍衰又以弱妹送入宮闈以脩行辛甲申國變不知所終

石遺書曰國朝遇外戚恩禮有數雖極寵眷而終不使任事莊民政多所保全 高后創大業

石遺書 卷 戚畹世家 三

以兵亂外家無封者永樂后本中山王女以元勳世其家而彭城惠安人各以軍功封爵餘官止却督繼世而已不亦隆殺有禮哉迨後二張驕橫身就三木而末葉李武清周嘉定田都督之富貴豪華為歡無幾旋至滅亡然而戚畹椒房亦當知所自處矣

石遺書卷第七

朱燮元列傳

朱燮元浙江山陰人萬曆壬辰進士授大理寺評事五載遷寺正出為蘇州知府蘓財賦甲天下凡屬邑賦應輸府藏者邑先為贏羨資吏乾沒燮元立條程使邑自封識不閉決吏手即屬邑亦無名徵民羨餘矣是時稅使橫征課及蔬蠶葛成等萬餘人擒委官當市糜煮之人敢一

石遺書 卷 朱燮元列傳 一

碗擁至中貴署將縛出屠戮之諸大吏驚惶不知所出時燮元已陞川南道蘇人咸曰非朱太守不能戢此亂諸大吏飛檄委之燮元出署中臧獲暨牙役數百人襍入人叢中授以意太守卑騎至好言慰諭諸臧獲及牙役齊聲言太守言是吾輩當跪聽之數百人先屈膝衆皆舉頭搶地矣不數言而立解散去四載遷廣東提學副使鐵面石執粵中津要不敢為士子延譽御

史某以巡按至自貴倨於公所錄外彊以二十人擻藩司令與省試燮元大怒曰我奉命專治士君何為者敢撓我法謂我難一官耶盡除其名復榜為首者數人以市御史恨刺骨伎害無所得人多直公而薄御史者御史以事罷去而燮元在粵滿六載念其父母年高棄官歸里家食者十年力行孝養時官至三品而封公有所指使雖至鄙褻不敢少避客至與封公劇飲常

石叢書

卷

朱燮元列傳

二

身自行酒封公命携黍肉以餉其長年必親至田疇雖盛暑不敢張蓋遂遭母喪服闋起觀察隴右行部過首山見一老者心異之載與俱歸燮元遂師焉數月盡得其風角占候遁甲諸書并古兵法臨別拊其背曰幸自愛異日西南有事公貴極人臣矣人二年遷四川右布政時朝廷以三殿工採木於蜀命右使董之蓋蜀山險遂大木所都平時斬伐置大壑中候暴漲得出

必五六載方達涪州然非黃緣又不得中選多繫無辜掠立迫恐燮元知其事趨駕至涪第其上下而簡料之凡五日贏一千七百餘章累得盡釋乃以不及選者給高權值以佐水衡民無擾焉蜀田沿永樂故冊多為豪強所隱燮元過料蜀田正其經界每畝均徵三厘歲省賦七萬五千其奇明年轉左燮元既感首山老人之言夜觀參井之墟有大兵氣急議數軍寔募材勇

石叢書

卷

朱燮元列傳

三

人多策其迂及秋而蘭酋反蘭酋者奢氏其種裸攤也洪武中歸附命為宣撫司世守其土數傳至奢從周無子奢崇明以疏族得立崇明性陰鷲佯為恭順凡有徵調固不應命人漸狎之子奢寅有逆志負雞慄招納亡命聞匈奴大舉入寇遂上疏請提兵三萬赴援遣其將樊龍督兵至渝城倍增其額巡撫徐可求點兵發餉弗繼鼓噪掄殺巡撫以下屬官無一免者遂隔



重慶報至成都舉國惶駭燮元以輯瑞就道蜀王自出國門同百姓遮留之燮元慷慨以討賊自任眾大喜於是遣使發石拉羅網龍安松潘威茂建昌諸土漢兵疾入守復會計糧餉飭器甲灰砲木石諸具又束薪積水置城上事甫集賊果長驅瀘叙諸郡邑瓦解柙木龍泉諸隘口俱失燮元乃急歛四門屯兵登陴而守賊薄城下牛馬旌旗蔽山野燮元令士司坤汝常乘賊

石叢書

卷

宋燮元列傳

四

指揮常恭等火砲助之賊稍卻是日斬賊先鋒一人陣斬亡算次日賊數千人障葦裹竹牌進矢石不得近燮元命架七星砲火箭火磚衝擊之殺數百人賊復卻至暮鉤梯數千攀城欲上級危急燮元徧誡士卒但放砲礮石亡譁遂明賊屍陵城下是時冬濠水涸賊帥降民持篋甕束楚載濠土壘如山上架蓬葦形類行屋以避銳石賊伏弩仰射城中垂簾自蔽矢石到簾即

墮燮元私念竹木青潤甕雖載土遇火立焦灼乃夜緝士持芻塗膏殺守者縱火大舉山墮賊氣大阻燮元又遣人決都江堰水至濠滿賊乃治橋得少息因賊獲城中奸細與賊通者二百人懸其首於陴上示之賊益駭愕乃於城四面立望樓高與城等樓近則勢在賊眾益急燮元曰賊設瞭望必四出鹵掠其中虛也遂命死士五百人突出奔賊營賊果無備斬其三將

石叢書

卷

宋燮元列傳

五

燒望樓而返賊圍城八十餘日終不能下比歲且盡矣城中人伏臘不祭王正不賀賊城外日發諸人塚墓城上望見皆泣燮元按劍誓眾曰吾與諸君業死守至今日前勞何惜願益固志亡懈會有俘民自賊中來者亦言賊旦夕欲東湏早船一決勝負耳城中聞言不知早船為何物正月上元忽林中大噪而至視之有物如舟高城丈許長五百尺樓數重葦葦左右板屋如



平地一人披髮伏劍上載兩旗曰開基定鼎曰  
安順勅逆中數百人各扶機弩毒矢牛穀百頭  
運石穀行旁設兩雲棲翼如雀翅俯視城中城  
中若幼嬾女皆哭燮元曰此呂公車也破之非  
礮石不可礮石者巨木為杆柱置軸柱間挽索  
運杆千鈞之石飛擊如彈凡賊舟遂不得近然  
仰高臨下甚困燮元復引敢死士以大砲擊牛  
中其當軛者牛駭返走乘勢縱兵擊之大勝當

石匱書

卷

朱燮元列傳

六

是時諸道援兵相繼至或轉戰得至城下或敗  
潰以去然賊兵亦日益增四面立屯無退意城  
中漸蹙裨將劉養親來告曰寇深矣難以力爭  
有諸生范祖文鄉蔚然者被賜賊營遣孔之譚  
來約賊將羅乾象欲自投効用可急使也燮元  
遣之譚復往夜半乾象縋而入燮元卧戎接呼  
與飯乾象衷甲佩刀氣矯舉不下及見燮元長  
九尺腰十圍飲可數斗饌兼數十人與乾象飲笑若

惟與談浙中西湖山水景物不及兵事既醉就  
榻呼乾象同卧乾象跌坐榻側燮元軒駒達旦  
未常反側味爽醒解乾象長跼榻前曰公天人  
也乾象死心服矣願為公效死但縱乾象歸內  
應公擒賊必矣燮元以手摩暎昂首應曰余要  
去、縋而出後賊營舉動纖悉無不透知者蓋  
得乾象為之間諜也踰數日又使牙將周斯盛  
詐降賊許以內應賊以名馬美人餽之乃令斯

石匱書

卷

朱燮元列傳

七

盛潛出盟而質其來設伏俟之崇明果自至甫  
懸一人上松潘守兵不知大噪崇明驚走伏起  
獲其從者數人崇明僅以身免乃謀遠遁燮元  
偵知造水牌數百面投錦江順流下令有司沉  
舟斬茂斷橋梁嚴兵以待賊夜半果逸乾象等皆  
內變賊營四面火起崇明父子驚竄乾象等皆  
來歸餘賊奔潰成都圍凡百有二日向解即報  
通擢都御史撫蜀得專征伐賊遁綠江郡縣得



水牌者皆預設備四出截殺賊死者以萬計被縛遊俘者不絕於道賊渡瀘我兵以乏餉不及追而時水西宣慰安位安邦彥亦起兵犯黔奢首歸與之締盟交騎為逆又漸招合諸裔保勢復逞爨元以三月大出師復江安五月復建武長寧重慶欽樊龍六月復瀘州七月遵義復陷爨元督諸將更分兵進討賊亦殊死戰不能勝至明年三月晉爨元兵部左侍郎總督三省爨

石隱書

卷

朱爨元列傳

八

元曰我之久不得志於賊者賊以合我以分也於是列營納谿陽為進取而陰令大兵會長寧四月我兵壁青山峒乘霧奪險而入與石柱兵會永寧五月破蘭州燒其九鳳樓掃其巢二賊復狼狽走我兵以其間盡平諸裔落降者撫定之時出兵窮追而賊轉展入溪箐不可即得然永蘭已定開疆千有餘里諸將吏請郡縣之以為封賞地爨元曰不然永蘭溪山密箐孤鼠自

嗥不可幅也若以外四里沃壤歸永寧衛隸叙州內四里溪險境瘠分給降將使各守其土為計甚便若為要功地多置州縣以固朝廷則吾豈敢是時黔撫王三善方覆師於大方奢寅乘勢復擾蘭州爨元乃重賄降裔阿友阿引等授以方畧佯使得罪叛去懸賞購之急投寅、齒莽不疑悉置部下回以間約死士斬其腹心將賊見羽翼唯落疑有桑雍遂拷掠阿友身脩五

石隱書

卷

朱爨元列傳

九

毒以利刃穿其右足一晝夜阿友至死不承乃釋之寅益不自得長夜痛飲阿引等乘其醉刺殺之以首來獻時天啟七年二月也先是朝廷以黔事急加兵部尚書賜尚方劍填貴州至是寅誅移鎮渝川遂以父喪歸明年戊辰 毅宗踐祚錄平蘭功蔭一子世錦衣指揮使九月詔起爨元仍總督貴湖雲川廣五省軍務巡撫貴州十二月抵黔經畧黔事於次年六月檄滇兵

一書... 卷... 三

下烏撒蜀兵出永安扼各裔要害而親移師駐  
六廣逼大方八月奢崇明號大梁王安邦彥號  
四裔大長老歹費小阿烏謎阿詐怯等各號元  
帥大舉趨永安先犯赤水謀知之授憲守將許  
成名佯敗奔永誘賊深入權其抵永令林兆昂  
從三岔入王國禎從六廣入劉養親從遵義入  
邦彥等分頭四應刀既不支羅乾象以奇兵統  
出其背賊大潰奢崇明安邦彥歹費等悉受創

石匱書

卷

朱熹元列傳

十

漢兵斬其首以獻當是時各裔無不誓伏而安  
位之勢日孤地日蹙熹元不欲窮兵乃移檄安  
氏赦前罪許其內附位監子不能自決其羣目  
復集潰兵勉脅諸小種號二十萬以抗王師乃  
大會諸將徧誡之曰水西地深昧多山險叢菁  
蔓蠻烟棘雨莫辨昏旦林多蝮蛇猛獸深入難  
出以此多敗必扼住要害四面迭攻漸次蕩除  
使賊之根賊必斃諸將受命於是焚蒙翳剔岩

穴截溪流發勁卒馳騁百餘里或斬樵牧或焚  
積聚暮還喘也使不可測凡百餘日所得首齒  
萬餘級生口數萬每得嚮導輒犒粟就食而  
賊飢甚斗米六千錢劉養親遣其客入大方燒  
其宮室懸榜而出安位大怒乞降弗許要以四  
事一貶爵二削水外六目之地歸朝廷三獻改  
殺王巡撫者克首四開通畢節等驛路而位皆  
唯遂率裔目納款會黔人歲食楚餉百萬不

石匱書

卷

朱熹元列傳

十一

樂罷兵殺其使奪其所獻馬熹元立斬數人乃  
定而水西亦厭兵再遣使乞降熹元為奏請詔  
許之乃條陳便宜凡事不設郡縣置軍衛不易  
其俗裔漢相安便一地蓋墾闢聚落日繁經略  
既正裔不得以民不畊地漸侵軼便二黔地儉  
瘠仰食於外今自食其土省轉輸之勞便三國  
用方遺出太府金幣以勞諸將不足以爵酬之  
爵轉輕不若以地於國無損便四既許世其土



各自立家計經久遠永為折衝便五大小相維  
輕重相制無事易以安有事易以使便六春夏  
治農秋冬治兵耀旗河上揚威武使賊日倍我  
便七從兵民之便願耕者給之且耕且戍衛所  
自實無勾軍之累便八軍耕抵餉民耕輸糧以  
也課耕不拘其籍以耕聚人不世其位使各樂  
其業便九上從其奏七年論教邦彥功加少師  
蔭一子世錦衣指揮僉事八年一品再考滿加

石叢書

卷

朱燮元列傳

十一

左柱國九年出師誅擺金兩江巴香狼壩火烘  
五洞叛苗悉平之水西益孤又通上下六衛并  
清平偏鎮四衛道路凡一千六百餘里設亭障  
置游徼商賈露處道不拾遺滇中沐氏土舍普  
名聲亂朝廷命討之名聲伏誅十年安位死無  
嗣族屬爭立朝議又欲用兵卻縣其地燮元上  
書力爭之遂傳檄裔目布上威德諭以出降諸  
裔感燮元誠信爭納土獻重器燮元分裂疆土

衆建諸裔使其勢小力分則易制各欲保土地  
傳子孫則不敢為逆上奏曰臣按西南之境皆  
荒服也楊氏反播奢氏反蘭安氏反水西而滇  
之定番彈凡小州為長官司者十有七二三百  
年未聞有反者非他酋好逆而定番忠順也蓋  
地大者跋扈之資而勢弱者保世之策也今臣  
分水西之壤授諸酋長及有功漢人咸俾世守  
凡裔俗虐政苛歛一切除之使參用漢法可為

石叢書

卷

朱燮元列傳

十三

長久計制曰可西南遂底定為十一年燮元薨  
於黔年七十有二凡黔蜀之民訖於裔裔咸為  
罷市行服立祠計開 天子震悼賜祭几壇遣  
官視奠燮元性極儉樸衣必布素重澣不易生  
平無姬媵聲伎并無記室校書章奏書檄皆手  
自書之署中唯一二老僕几上惟破書數秩及  
筆研隄廩而已開門日進薪水之外未嘗携一  
鱸一緡入署在黔蜀二十年公費贖銀數十萬

一第... 貴多四庫全書第 31 反反外

畫籍之於朝並不染指內江有牟廉氏者隱士也兵未起時嘗語人曰蜀且有變平之者朱公也及亂屢召之不至凡有軍事密以咨之無不奇中變元在黔猶時致書為之畫策黔事平忽不知其所往後人有見之秦蜀間者此亦首山老人之流豈所謂幽贊者邪

石叢書曰蘭苜竊蒞使其得破成都據蜀為密穴順流而下豈止黔楚中禍哉朱少師既以輯

石叢書

卷

朱燮元列傳

十四

瑞就道有叱馭去爾乃拉車受事死守睢陽不獨完城復得殲渠是猶判謂以身為肉入虎口而反食之者也功之在蜀伏波武侯以後得公而三之矣乃天啟之季政在婦寺少師寧夫侯封而決不歸功惟懼其孤忠大節不更壓倒時輩也哉

石叢書卷第八

孫承宗賀逢聖呂維祺姜曰廣列傳

孫承宗北直高陽人萬曆甲辰進士廷試第二人承宗鐵面劍眉鬚髯戟張聲如鼓鐘殷動墻壁方嚴果毅疑如斷山開誠坦中談笑風發望而知其為偉人傑士年三十餘為舉子伏劍游塞下歷亭障窮阨塞訪問老將退卒通知邊事要害凡史官在禁近者皆媛：妹：俯躬低聲

石叢書

卷

孫承宗列傳

一

涵養相度謂之女兒官承宗獨不然講筵獻替務為激切愷直以聳動人主講罷有軍國大事大瑞傳語問難閣臣相顧失色承宗拂衣奮袖矯尾厲角指畫其是非可否中人各有所扶持無以奪也天啟二年入閣辦事時廣寧失陷熹宗手握輔衣袂而泣於是遣大司馬王在晉行邊在晉議於八里舖築塙百里以限華彝而寧前道馬出疏請移山海關於永平棄山海以



外悉以予致廷臣恐懼無策御史方震孺獨疏請閣臣攝樞部事特簡承宗攝之承宗曰守軍遠者所以守關門也退處於關則永平震撼永平震撼則京師動搖八里舖去關門未及一舍是以山海為孤注也萬一不可廷論壯之承宗請行邊 天子御門餞送詔書鄭重以漢諸葛亮唐裴度為比出鎮之初關門三十里外圻堠不設經營四年關地四百里徙幕踰七百里樓

石匱書

卷

孫承宗列傳

二

船鐵騎東巡至醫無閭將興師大舉禡牙有日矣逆奄魏忠賢竊柄忌承宗擁重兵於外其兵將每事掣肘自辛酉至甲子諸將較哨邊所斬零級至一千八百五十有奇承宗進諸將厲之曰凡我所恢復計是鵬勦幾何第籍之彙報而不叙故事邊吏零支級滿二百五十者准一大捷則恩蔭被矣承宗之不伐若此三年間塞外謀報老慙斃者凡三諸將較又促承宗代叙

承宗曰不見狄青不報僕智高乎及承宗被讒去未及一年魏瑞始以老慙斃封伯爵則承宗之老成持重有大臣風度不可及也承宗受三方布置之命甲子冬單騎至通州具疏請面對軍中密事時魏廣微翻局甚急聞之大駭初危言動瑞孫閣部提三萬人馬欲掃除君側其意常在上公逆瑞騰落半夜開宮門召趨大司馬以校尉八人脅職方即云過已時不還閣則

石匱書

卷

孫承宗列傳

三

督師兵曹俱斬廣微又大言曰若世宗有此悍臣砍首何待吾衙門中與少司馬互作奸耳承宗歎曰老臣思面對剖別貞斜或不至流毒海內視師一出君門遠於萬里柰何崔呈秀劾之李蕃又劾之比承宗於李懷光王敦稱兵向關叛逆顯然 熹宗在宮中獨注念孫先生不置口故雖陷以糜餉欲毀其家而 熹宗眷顧不衷僅勒休致承宗歸里閤諸賢之駢戮作三十

五忠傳以寄感慨崇禎己巳冬十月東兵薄薊門畿輔戒嚴仍命承宗領兵馬帥十八路援兵進保通州承宗聞命即行抵危關收悍將復遵永四城調度諸將追逐迅掃盧帳遠遁關門雄壯屹然萬里長城乃妬功疾能之輩百計阻撓遂復撤回卒使東兵大入逼掠畿南戊寅冬高陽失守入城南老營中用葦席藉他望闕叩頭叱持縲者趣縊我乃絕子孫十九人皆力戰從

石匱書

卷

孫承宗列傳

四

死事聞先帝震悼薛國觀猶斬其卹典弗肯予父之用弘光詔書追贈太傅定謚曰文正先後出鎮事跡詳在定興鹿善繼兩督師記畧承宗正長北方游學都下鍾崆峒戴斗之氣負燕趙悲歌之節作為文章伸紙屬筆蛟龍屈蟠江河競注奏疏書檄搖筆數千言灑灑演延幕下書記多鴻生魁士莫得而窺其涯涘也文集百卷兵火之後茗上茅元儀往吊得之頽垣敗屋中

南司馬范景文刻之金陵割剝甫竟以乙酉之兵燬焉承宗贊畫鹿善繼保定定興人萬曆癸丑進士授戶部主事善繼以便宜扣留金花以充遼餉神宗怒勅令補選善繼力持不可得旨降調泰昌初復其官改兵部職方司主事天啟二年孫閣部督師關外善繼請從閣部當關四年常倚之為左右手歷武選郎中告歸崇禎間起尚寶司卿陞太常寺少卿尋復告歸丙子熈

石匱書

卷

孫承宗列傳

五

北兵攻定興善繼郊居以其邑在涿州保定之間背障神京慮孤城不支則敵勢益張遂入城督兵助守已而城陷善繼死之蓋先於閣部二年軍間贈大理寺卿卹典特優甲申追謚忠節賀逢聖婦對揚湖廣江夏人萬曆癸卯舉人屢上春官不第遷應城儒學教諭丙辰成進士廷試第二人授編脩陞國子監司業洗馬天啟甲子逆奄魏忠賢用事湖廣建生祠屬逢聖作上



梁文則正色拒曰方為天子講官不敢交結近侍忠賢啣之丁卯削籍歸里家居屏跡不見當道不以私干人亦不敢干以私與鄉人處好以德化人間嘗遇盜以好語勸諭其人卒改節有五彥方之風逢聖素與熊廷弼不協及東事敗朝議尤歸罪經畧同鄉薦紳為訟寃逢聖援筆起草不以夙嫌廢公議崇禎初年補南京國子監祭酒陞少詹甲戌以侍讀學士教習庶吉

石匱書 卷六 賀逢聖列傳

士逢聖為人剛方正言動皆可師法是科狀元劉理順同在館教習與逢聖意氣相投同輩稱為一聖一賢尋陞禮部侍郎晉尚書丙子兼東閣大學士戊寅致政歸明年天子遣官存問庚辰再召入與首輔不合壬午請告歸癸未闈獻二賊交窺江漢武昌議募兵守城而庫藏空誦楚王有積金百萬三司長請金數十萬以餉軍士不應逢聖倡議捐資募兵僉謂宜募士著

遠承天德安潰兵俱下楚王蓋募之為軍鋒以長史徐學顏領之號楚府兵張猷忠綠江而上悉師破漢陽臨江欲渡總兵武大震議撤江上兵嬰城守叅將崔文榮曰守城不如守江守江不如守漢磨盤煤炭諸洲深不及馬腹縱之飛渡而嬰城坐困非策也議者不從賊果從煤炭洲而渡直逼城下文榮禦之少有斬獲賊攻武勝以文榮率諸軍拒之多殺傷越數日楚府新

石匱書 卷七 賀逢聖列傳

募兵為賊內應開門逆賊文榮躍馬持矛大呼殺賊三人賊攢矛刺之洞膺死逢聖與文榮同守武勝門城陷逢聖馳歸衣冠北向再拜以巨舟載其家屬墩子湖至中流鑿舟全家溺死者十二人逢聖屍沉百七十日不壞十一月壬子始浮出水面鄉人禮葬之事聞上震悼下禮部議卹以國變不果弘光贈官保謚文忠呂維祺江南新安人萬曆癸丑進士官南京兵

部尚書居官必盡其職而尤好講學所在以教人為務上疏言三不負謂上不負天子甲不負知己下不負所學也崇禎辛巳流寇攻雒陽分守北城出家財餉軍勢危甚諭子弟門人以與城存亡義衆勸沮之曰我國大臣受恩深厚詎可不死且生平所學謂何吾志已決無多言亡何衆潰城破左右勸更衣縋城避民舍勿聽唯呼天大慟誓死不移賊至挾之去過福王呼曰

石匱書

卷

呂維祺列傳

八

綱常名義顯大王無為賊屈也及賊營屬殷曰我官為大司馬恨家居不能以兵殺賊至此惟一死耳我死不愧天地不辱君父復何憾哉賊脅之跪不屈北向拜曰聖恩未報臣力已竭矣從西向拜已延頸就刃賊皆嘖稱為忠臣姜曰廣字居之號燕及南昌新建人萬曆己未進士改庶吉士鄒忠介以薦李三才為廷論所指曰廣出揭直之甲子授編修奉使朝鮮不携

中國一物往不取朝鮮一錢歸奉旨閱視島帥毛文龍選乙丑分考禮閣推奄魏忠賢用事令其甥傅應星納交于曰廣峻拒之復令其孫魏撫民晉謁亦不見坐門戶落職為民丁卯冬起原官次年陞中允己巳東兵大入上特簡馬世龍為武經畧世龍擁兵不戰曰廣力言于朝罷之庚午補講官於書義中諫上勿任性勿用左右小人其秋主應天鄉試得士最盛歷南祭酒

石匱書

卷

姜曰廣列傳

九

少詹事掌翰林院印教習館員南京吏部右侍郎改北丁丑以事降職壬午補南尚寶卿陞詹事先是曰廣在講筵見時事日非進諫甚切上嘗謂閣臣曰姜曰廣言詞激切大見不平朕知其人每優容之甲申三月先帝升遐曰廣與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立君未定諸帥受太監盧九德指奉福世子至江上於是南京文武大臣並集內官宅韓贊周出簿令各署名曰廣言



不可如此草。貽羞史冊。須來日為文祭告。奉先殿乃舉行。明日至奉先殿。諸勳臣語侵史。可法曰。廣厲聲呵之。於是內外皆側目之矣。弘光立。以曰廣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曰廣辭。改禮部左侍郎。入直劉孔昭廷。訐吏部尚書張慎言。上疏求罷。不許。馬士英薦阮大鍼。得召見。曰。廣爭之。不得。再求罷。不許。乃上疏言。前見文武交競。既慙。無術調和。近覩逆案重翻。又愧不

石匱書

卷

姜曰廣列傳

十一

能寢弭。遂使先帝十七年之定。力頓付逝波。皇上數日前之明詔。竟同反汗。梓宮未冷。增龍馭之淒涼。制墨未乾。駭四方之觀聽。恐天下忠臣義士聞之。必將杜口。累足且群起責臣。謂遭際聖明。備員政地。不能持危扶顛。臣將何辭。然後始求罷斥。則亦晚矣。臣為此言。諸臣必謂臣始應門戶。摧折人才。臣有此心。天地鬼神殛之。臣所惜者。朝廷之典章。所畏者。千秋之清議而已。

伏望皇上慎重名器。謹守紀綱。并斥臣歸田。容臣得以顏面上先臣冢墓。臣死不朽。又言祖宗會推之典行之萬世者也。昨者翻案之舉。出自內傳。夫糾封墨勅種。覆鞬史冊。昭然。臣觀先帝之善政。雖多。而以堅持逆案為第一。先帝之害政。亦間有。而以頻出中旨為亂階。用閣臣內傳矣。用部臣勳臣內傳矣。用大將用言官亦內傳矣。論其尤者。所得閣臣則淫貪巧滑。姦險刻

石匱書

卷

姜曰廣列傳

十一

毒之某也。所得部臣則陰邪貪狡之某也。所得勳臣則釋狂之某也。所得大將則純袴走離之某也。所得言官則貪刻無賴之某也。凡此皆力排眾議。簡自中旨者也。乃其效亦可睹矣。且皇上亦知內傳之故乎。總因鄙夫勢中仕進。一見擯於公論。遂乞哀於內廷。官禁之中。豈詳外事。但見甘言悲詞之請。不能無動于心。而外廷主持清議之人。亦有貪婪敗類之事。

授之口實反唇相譏而內廷遂以為攻之者盡皆如此也則遂許之矣間以其事情密聞於上及得上之意旨又轉而授之於是創一新方但求面試至於平臺一對演習舊聞言中蹶膏唇放溜語：投機立談取官下殿得旨尤可恨者在陰持會推之柄陽避中旨之名國維掃地決庶恥之大防利口覆邦長便佞之惡習而天下事從此不可為矣臣昔痛心此事亦於講義

石匱書 卷 姜曰廣列傳 十三

教陳未及暢言猶存隱恨先帝一悞皇上豈堪再悞哉臣願皇上深宮之暇取大學衍義資治通鑑於君子小人之際反覆觀之必能發聖性之天明破邪謀於先覺國恥可得而雪中興可得而期也三疏求罷上溫旨慰留而四鎮合疏詆之宗室鎮國中尉朱統鑣奏曰廣定策時有異心求去益力以皇太后至京加太子太保尋致仕明年南京陷潛里中二年會大帥舉事曰

廣贊成之甚力洪都之圍曰廣先自投繯死之石匱曰思宗末季大老滿天下而致仕在籍能捐軀報國殉流賊之難者四君子之外少有焉則是位高齒茂至首揆八座而不肯死則天下無可死之人矣余見吾鄉兩大老曠拜貝勒伏地不起恭敬萬狀自謂可保百年矣乃不出兩月而餘齡頓盡偷生片瞬做此醜態死若有知其懊恨亦何極哉

石匱書 卷 姜曰廣列傳 十三



右遺書卷第九

文震孟姚希孟列傳

文震孟直隸長洲人字文起號湛持宋文丞相裔也曾祖徵明祖彭震孟生而嶷岐面長盈尺劬眉插鬢二十一舉於鄉初名從鼎有兄從龍者好任俠以盜敗震孟為之計援救幾累草籍更今名為賢書三十年蕭然四壁閉戶讀書少工臨池求書者接踵至天啟壬戌始舉禮部為

右遺書

卷

文震孟列傳

一

廷對第一人授脩撰本年十月見婦寺用事主柄下移遂伏闕上疏曰為國步綦艱聖衷宜啟敬陳勤政講學之實以裨治本杜亂原事職聞古語有謂厝火積薪以為安者可為痛哭乃今日之勢豈惟厝火幾於燎原矣邊塞克氛正熾朝廷隱禍方深徐淮一震則江北江南將為蹂躪之地黔滇不守則東楚西楚且虞恒擾之憂感地喪師無歲不有敗軍殺將所在相聞此誠

大小臣工嘗膽卧薪之日而因循格套粉飾虛文即皇上具為堯為舜之資亦毫無啓心沃心之助將使祖宗金甌無缺之宇宙日銷月削勢將瓦解東走西潰又同河決此皆諸臣誤國以至於此今日非皇上獨奮精明大破常格以鼓舞豪傑之心發舒忠義之氣天下事固未不知所終也蓋常人之情激於震蕩則富貴之士皆可引於功名安於頽靡即道德之士未免

右遺書

卷

文震孟列傳

二

流於朽腐皇上昧爽視朝寒暑靡輟於政非不勤矣而勤政之寔未見也鴻臚引奏跪拜起立第如傀儡之登場了無生意則皇上之聰明何繇開暢職意祖宗之制唱六科則六科必當以次白事唱西臺則西臺必當以次白事奉旨某部知道則某部之正卿亞卿又必當以次白事職糾彈者糾彈職條奏者條奏剖折机宜獻替可否皇上憑而聽焉與輔弼大臣面

商而裁決焉雷厲風行斷不踰頃不惟聖智日以明習練達即在廷諸臣亦且可以徵其氣節可以試其倉卒當事者日精思於職守之內而無有軼志爭外者亦興起於景色之新而各有奮心若僅：揭帖之紙長跪一諾北面一揖周旋進反祇畢朝儀安取此駕行身繡橫玉腰金者為也經筵日講臨御有期於學非不講矣而講學之寔未見也史臣進講鋪叙文辭第如蒙

石匱書

卷

文宗五列傳

三

師之誦說無少開悟則皇上之睿智何自周通職聞 祖宗之朝君臣相對如家人父子軍國重事間闕隱微無不諮詢無不洞達故雖深居九重而情形畢照若僅尊嚴若神上下拱手精神不振提醒不靈恭默之容或久而生倦疲倚之衆亦怠而欲休也 皇上之神情既與群臣不相決洽則退入內廷而耳目所觸蕪德性所薰蒸自不越於中涓常侍之口頽夫大君臨

照之體段帝王宏遠之規模又豈若輩之所能解乎於是無名濫予而藩封之踰額屢煩中旨之傳宣且以一藩越禮吁咈盈庭以致諸藩之停封思骨父壘國典冢範盡蔑之為弁髦共何禮也有罪不誅而失機之成案更來眾喙之紛紜恣羅織者既引絕而批根護善類者復因枝而惜葉國憲刑章悉付之於葛藤此何法也危如山海而閣臣一出共偷安於無事全虛廟算

石匱書

卷

文宗五列傳

四

何以張捷伐之威慘如黔圉而撫臣坐視竟嚴謹之莫施每事優柔何以成臂指之勢乃近日中朝舉動則更有可異者空人國以私黨幾以濁流之投壘道學以逐名賢有甚偽學之禁唐宋末季可為永鑒去者為榮則仕者不貴職史官也本無言責但念世受國恩更蒙寵拔目擊時事陷危人心玩愒每當食長嘆中宵涕零政不避譴訶臚陳時弊倘蒙睿覽稍見施行職



雖坐妄言生事之罪所甘心矣十八日疏入遣有皇女之慶未入御覽而羣小側目切齒二十五日宮中喜宴為偶人之戲宴畢魏忠賢進曰前新狀元文書中所稱傀儡即此偶人也以此萬歲殆不可赦上曰何故此我忠賢對曰渠見萬歲身材短小奴輩朝夕扶持上金臺遂以相比不殺之無以示天下二十八日講筵畢忠賢傳上語新進士文震孟出位妄言藐視朕

石匱書

卷

文震孟列傳

五

躬與杖八十輔臣韓爌應曰皇上首取文震孟冠多士海內方慶得人豈宜遽加挫折忠賢云既是皇上首取士便當盡忠何得放肆如此爌云新進書生不諳事體直以此為盡忠耳忠賢云此至尊於傀儡可謂忠乎爌云疏中語意自明何敢指擬皇上忠賢發色愈厲爌云此大事諸講官俱來一言講官即以備進云文震孟家世忠孝即宋文丞相之裔寧敢指擬

皇上忠賢曰誰為文丞相非今三忠祠神耶衆曰然講官盛以弘慷慨云邇來新政惟首取得士差快人意今必欲廢之即朝廷亦非吉祥善事我輩尚當面奏力請忠賢云若更面奏便着錦衣衛拿了此上復出衆遂不敢言而退疏到閣止衆擬罰俸一年中旨改批切責遂罷職回籍忠賢蓄恨必欲殺之丙寅三月逮周順昌有擊殺緹騎事詰問更端寃主使閣票所擬巨

石匱書

卷

文震孟列傳

六

魁蓋明指震孟也徵幸獲免至冬復有顧同寅事馬牛不及煨煉成獄刑及震孟名已傳旨逮問又徵幸中止僅予削奪羣小猶指震孟名語忠賢曰此人非可留者忠賢乃大書其名揭於座屏丁卯六月忠賢欲興大獄籍海內名流五十餘人勒令自盡首震孟名事尚未發會有傳震孟已削髮披緇不知所往忠賢回使兩騎至蘇偵踪跡而朝事已變震孟始得安明年戊辰

崇禎改元以左諭德兼侍講充經筵講官震孟在講筵反覆敷陳皆闕切時事舊例以春秋多忌諱置不講上特命進講震孟以專家與其選每進講嘗當上意及官吏局嘗較對光宗寔錄疏言冊立挺擊紅丸三案皆祖和說請改定有旨中鈔前案震孟為上所眷注已久遂以少詹起拜禮部侍郎兼東閣大學士蓋特簡也宣麻之日朝野稱慶咸以司馬君實相期數

石匱書

卷

文震孟列傳

七

十年來閣臣多有內應外援震孟自以受知主上一切不顧而首輔溫體仁素不能容人時方撤鎮守中官罷內標外廷多歸功震孟于是有新參居功之譖聞於上前已而首輔栗擬同官皆不以為然震孟語稍寓譏諷遂以深文中之與次輔何吾驎同日罷去震孟在政府僅兩月未竟其用天下惜之歸半年而卒科道官為請卹請謚數年猶相格不下弘光朝始謚文肅震

孟姊子詹事姚希孟與震孟同學同官酷似其舅震孟嘗曰吾甥舅如檜栢旋葉無殊共飽霜雪耳

姚希孟字孟長號現聞長洲人主末週歲贈公穎菴逝世母文太君方二十有二坐茶蓼中乳血襍哺時以征徭之累從父借離鼓弛擔祖母施太孺人尚在抱希孟躋公堂對簿是日正希孟週歲路堂上弄飴笑視太孺人太孺人啼哭

石匱書

卷

姚希孟列傳

八

告文太君文太君乃益哭然心喜是兒有福是堂上人既三歲嬰疾幾廢矣諸大母環衛之忽聞庭中聲鉤然如大鳥翼擊而去質明遂瘥自是岌岌善占對外大父文衛輝公甚器之嘗曰外孫與吾兒異日當比珪卽序遂與舅父文震孟同學震孟萬曆甲午登賢書困於南宮十九載而壬子希孟舉於鄉又七載己未希孟成進士又三載壬戌而舅震孟始為廷對第一人與



希孟同官翰林是時給諫楊連御史左光斗與希孟同道相勗每言世界即有缺陷只此方寸却缺陷不得耳庚申後有停封紅丸移宮諸弊事楊左先後發疏皆從希孟質疑義希孟亦匡直不辭繇庶常授簡討為史官修兩朝寔錄是時名賢盡起田間葉文忠當國鄒忠介趙忠毅王莊毅馮恭定高忠憲皆在九列而震孟以昂甲碩望與希孟翱翔其間及同邑周忠介嘉善

石匱書

卷

姚希孟列傳

九

魏忠節日夕講析善首之堂商推古今媿不倦也何震孟以建言歸王莊毅馮恭定先後去國希孟亦請假予告里居二年楊忠烈上疏討逆萬工却敵死而逆璫手滑希孟與震孟日夕惋嘆周中丞起元引賈彪事勸希孟北上希孟曰吾不為范滂足矣至河而反是何人乎入問文太君太君欣然曰爾行觀爾志行沈篤既必不及奉太夫人抵畿而楊左併褫忠毅忠憲同

石匱書

卷

姚希孟列傳

一

日解職舉朝廷、方頌玉璽河清致符命之奉乙丑二月勉就房考所獲多天下名士先是黨既發諸君子就檻中繫、無一免者希孟出對友朋凝涕在睫入侍太君怡、湯藥如平時太君亦微聞外間有異疾日就遂不起希孟絕水漿三日扶櫬出國門徒步跣血日腫舟行至淮上得削奪之命星馳歸即金涇所之旁誅茆廬墓不入城市於是緹騎回出銀鐺相望希孟念哀夏甫在土穴中穴垣視毋翳我獨無亦大慟祈死丙寅三月緹騎至吳門逮周忠介齊民數萬為呼冤碎旂尉殺之當事者愠欲遷禍於震孟及希孟而朝議憚吳民恐東南遂巨測僅戮五人餘寘不問希孟始放跡湖山高嘯縹緲幽探林屋自號閔生道人自謂得生之餘也丁卯秋 熹宗不豫逆璫謀徧藉海內清流五十餘人勒令自盡首震孟次即希孟事未發而

新主登極海內慶更生矣明年戊辰崇禎改元以太子贊善徵陟三階以右庶子充經筵日講希孟在講筵本正叔淳夫之意浚誠悟主又善為言詞嫻威儀洽契併致每出班鞞必為改容是時諸奸人又謀翻案急閣中諸老以次罪去羣小議先去希孟次及震孟庚午味典北闈而冒籍之象發矣攘柄者猶謂冒籍不足以阱希孟遂移冒籍而誅文義下二武生獄久之獄上

石匱書

卷

姚希孟列傳

十一

希孟以官詹坐錫秩忌者猶慮希孟以文行被主知迺陰摘諱章語深中之遂廢置不復起用丙子五月示徵疾端坐而逝震孟實紀其事越十二日震孟亦逝人益奇之弘光朝追謚文毅希孟局量恢廓才識通敏見萬曆以來數十年和正消長之勢欲以寬大持之嘗以裴中立韓稚圭自許其於世務凡人才兵農河渠漕屯之事無不講究嘗語當道諸君子宜先實事後虛

聲故人皆以救時宰相目之而不究其用為世所惜

石匱書曰逆璫之欲甘心於兩太史也蓋無頃刻忘即後且將以盧杞大獄一網打盡而緹騎之先至吳門非嚮馬之鳴天乎乃萬姓怒呼幾沿吳地於是緹騎雖猛如虓虎不敢輕離巢穴矣故五人者於周吏部則為焦頭爛額於兩太史則為曲突徙薪也人畏虎亦畏人石匱算

石匱書

卷

姚希孟列傳

十二

斜出其亦柰之何哉



石遺書卷第十

毛文龍列傳

毛文龍浙之錢唐人士無賴有口才習為姑布術立莊嶽相人取其且抗人呼之曰默自抗至京鹿、無所遇走邊塞濬倒行伍者二十餘年天啟改元與丹陽諸葛雲程遇暢談邊事遂知其能剡薦於遼東巡撫王化貞委任稱使授標下游擊五月十一日差往河東探戡難民至三

石遺書

卷

毛文龍列傳

一

岔河駕船至猪島鹿島禽島安撫數處有遼左廩生王一寧者來會自言遼城陷後往朝鮮借兵報仇朝鮮禮遇甚厚文龍即與定盟走通朝鮮進次彌串堡議讓鎮江遂約鎮江中軍陳良策內應鷄鳴薄城下破城安撫不拾民間一芥民大感悅數百里內望風來歸者不絕後見兵力單弱朝鮮請兵不應人皆解體朝議授王紹勳鎮江副總兵毛文龍叅將住鎮江聯合南衛

東江觀望進取女直乘其無備以續騎四萬襲

之鎮江復陷文龍奔朝鮮壬戌三月兵部議毛文龍寄身海島如有應援可出其不意潛師搗虛有此可用之衆不圖接濟得毋仄忠臣義士之心乎當速發衣糧使其兵食不乏宜授文龍以總兵職銜與王紹勳等同心協力共圖征勦制曰可八月文龍任事遣部將陳忠等斬獲櫻桃渴湯站等處賊級有差隨上制敵滅敵一疏

石遺書

卷

毛文龍列傳

二

欲羈縻西鹵聯絡朝鮮于三方布置以廣寧之守為正登津之戰為奇且從各島入金復海蓋彼此擊應使有率然之勢 上允行之癸亥十月文龍報涼馬大捷報牛毛再捷甲子四月又報賊將金重德等又報敗女直兵於高嶺沙松牌禽頭目太柰等獻俘奏捷加左都督仍賞大紅蟒衣一襲戶科給事中楊文岳奏海外俘獻中途更換巡撫李嵩叅文龍駐須彌島去女直

二十餘里女直犯軍遠三月文龍茫然不知何謂牽制上皆不問以文龍提兵海外聯絡往來作後勁於閩門也 熹廟崩 思宗踐祚諸文臣視東江之師為贅旒餉道屢絕文龍亦退保皮島日以參貂交結當道海島無事惟招致商賈以接濟糧儲請械請餉呼應不靈督師袁崇煥蒞事遠當女直主病死崇煥差番僧喇嘛鎬南本座往吊謀以歲幣議和女直許之乃曰

石匱書

卷

毛文龍列傳

三

無以為信其函毛文龍首末與幕下士謀乃上疏巡視海外諸島查核兵餉初疏謂臣出海外不敢輕齎勅印乞供奉軍遠公署後疏謂臣幕士周錫圭謂臣海外行事豈可不奉勅印并乞齎奉尚方以行 上許之乃至雙島文龍往寧遠晉謁崇煥遲之兩日見江上戰船將士皆傲視不顧諭以督師親至地方余輩可不晉謁對曰未奉將令不敢晉謁崇煥愕塞不發一言但

日與幕客數人沿江閒步拾沙際又石攫奪為戲或呼酒席地小飲成狂兵船偵探見者皆曰督臺輕狂若是皆不以為意踰兩日報毛帥歸島次日進見偃慢無禮崇煥亦第忍之乃索其兵將名冊以給犒賞文龍不肯進冊漫應曰本鎮所帶親丁現在雙島者三千五百餘人耳明日領犒崇煥乃約次日犒軍登岸較射乃傳令中軍帶親丁四面擺圍崇煥坐帳房犒賞軍士

石匱書

卷

毛文龍列傳

四

文龍來謝坐語良久崇煥曰明日不能踵別國冢海外重寄合受煥一拜、已相約減徒上山親丁仍於山上擺圍文龍從官百二十人俱統圍內兵丁十名截營外崇煥乃命送官過見慰勞之曰各將官海外勞苦糧多不敷使汝等空乏情寔可憫汝等亦受我一拜、已衆皆感泣遂問將官姓名有言毛可公毛可侯毛可將毛可相百二十人俱姓毛崇煥曰汝等豈可都姓



毛文龍應曰皆是小孫崇煥作色向文龍曰此便欺我此輩皆異姓之人今皆姓毛吾聞天子方可賜姓汝今擅改人姓欺君罔上罪莫大焉顧各官曰汝等還該復還本姓為朝廷出力自立功名何得為毛氏子孫為此欺罔之事因大聲向文龍曰我到此數日披肝瀝胆望余聽我訓誡豈意汝狼子野心總是一片虛詞目中已無天子國法豈容寬假語畢西向叩頭請皇命

石叢書

卷

毛文龍列傳

五

禡文龍冠帶數之曰女有應斬十二大罪兵馬錢糧不經查核夜即自據橫行一方專制孰其當斬一說說欺君殺降誅順全無征戰却占首功欺誑孰甚當斬二副懷撒潑無人臣禮牧馬登萊問鼎白下大臣不道當斬三每歲侵餉銀數十萬每月給米三斗五升冠減軍糧當斬四私開馬市潛通島裔當斬五命姓賜氏不出朝廷走使與撞濫給劄付犯上無等當斬六劫掠

商人奪船殺命積歲所為劫賊無算身為盜賊當斬七部將之女收為姬妾民間之嬖沒入為奴好色誨淫當斬八逃難遼民不容渡海日給碗飯令往掘參畏不肯往餓死島中草菅民命當斬九拜魏忠賢為父迎冕旒像於島中至今陳汝明一夥盤踞京師交結近侍當斬十女直攻破鐵山慘殺遼人無數逃竄皮島掩敗為功當斬十一開鎮八年不復寸土觀望養寇當斬

石叢書

卷

毛文龍列傳

六

十二又曰我今日案罪殺文龍若不能恢復遼東以還朝廷願試尚方以償爾命又諭各官曰毛文龍十二罪汝等說當與不當若殺之不當汝等上來先殺了我延頸就戮衆官皆相視失色叩頭乞哀文龍神色頓喪不復能言但云文龍自知死罪只求恩赦崇煥曰若不正法遼東江一塊土終非 皇上所有西向叩頭請尚方劍斬文龍首於帳前隨喚東江各官進見諭曰

我今日只斬文龍一人以安海外兵民這是殺人安人爾等各官照舊供職各復原姓為國家報效罪不相及也慎勿疑惑又將東江兵四萬八千分為四協仍頒賞有差次日復登山試演委中軍收回所賜文龍尚方劔符驗乃抵寧遠待罪疏入舉朝驚駭後女直大舉入犯直薄都城崇煥尾其後入援過敵不戰山海總兵滿桂戰敗遂入城請陞見言崇煥許 皇上五年滅

石匱書

卷

毛文龍列傳

七

寇難踐其語故勾引入犯遂以歲幣啖敵欲為城下之盟故先殺文龍以為信物 上大怒下獄處死故時人謂其殺毛文龍比之秦檜之殺岳飛

石匱書曰有客從皮島來余問毛將軍在島何事客曰日急京中即報耳余曰即報奚急也客曰聞邸報方知邊事是一語可以定東江之案矣文龍僻處海島去女直遠甚擒襲戰功以聞

當守恐羽書不合故急邸報耳掩飾支吾久當自敗崇煥之殺文龍特為文龍覆其拙耳夜臺有知方德袁無已乃謂檜之殺飛是耶否耶

石匱書

卷

毛文龍列傳

八



石叢書卷第十一

袁崇煥列傳

袁崇煥廣東騰縣籍東莞人萬曆己未進士為  
邵武縣令天啟壬戌陞兵部職方司主事時廣  
寧失陷王化貞與熊廷弼逃歸畫山海關為守  
京師各官言及遼事皆縮朒不敢任崇煥獨攘  
臂請行與閻鳴泰同出監軍山海巡撫劉榮議  
于山海關外掘壕塹築倭城關左山石海山麓

石叢書

卷

袁崇煥列傳

一

砲礮不受鋤市崇煥初言守關當於關外守之  
築城與掘壕俱不便請罷關部孫承宗自請至  
關相度形勢是崇煥言掘壕議遂寢朝議遂以  
孫承宗為經略於關外恢復八城崇煥移鎮寧  
遠內寅北騎四十萬備寧遠城：中戌守數千  
人兵勢單弱城外有紅炮數門無敢發者崇煥  
軍急勒唐通判親自發炮凡放紅大炮者必於  
數百步外掘一土塹火着線即翻身下塹可以

免死唐通判不曉其法竟被震死炮過處打死  
北騎無算并及黃龍幕傷一裨王北騎謂出兵  
不利以皮草裹屍踴奔去捷聞 上大喜拜  
崇煥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尋晉兵  
部右侍郎遼東人謠曰苦了唐通判好了袁崇  
煥丁卯養病歸崇禎踐祚起兵部尚書加太子  
太保令地方官敦趨就道遂於元年七月十四  
日至邸 上御平臺持宣崇煥并輔臣尚書九

石叢書

卷

袁崇煥列傳

二

卿等召對 上語崇煥曰女直距梁十載封疆  
淪陷遼民塗炭卿萬里赴召有何方畧具實奏  
聞崇煥對曰臣受 皇上特達之知注臣於萬  
里之外倘 皇上假臣便宜五年而東患可平  
全遼可復以報 皇上、曰五年滅寇便是方  
略朕不吝封侯之賞卿其努力以解天下倒懸  
輔臣韓爌劉鴻訓李標錢龍錫等奏曰崇煥肝  
胆識力種、不凡真奇男子也崇煥奏曰臣在

外調度所有奏聞一遇閣臣處分閣臣不可不  
着力主持 上顧諭閣臣閣臣奏曰敢不承命  
崇煥又奏曰邊事四十年蓄聚此局原不易結  
但 皇上宵旰於上政臣子枕戈待旦之秋臣  
盡心竭力約略五年但五年之中須事、覈實  
第一錢糧第二器械戶工二部俱要悉心措置  
以應臣手 上顧諭兩部尚書王家楨張維樞  
奏曰敢不承命崇煥又奏曰臣奉命在外止以

石匱書

卷

袁崇煥列傳

三

滅寇為事五年之中事變不一還要更兵二部  
俱應臣手所當用之人選與臣用所不當用之  
人即與能斥 上顧諭兩部尚書王永光王在  
晉奏曰敢不承命崇煥又奏曰聖明在上各部  
公忠亮無不應臣手但臣之力制東事而有餘  
調衆口而不足一出君門便成萬里忌功始能  
豈遂無人即凜然於 皇上之法度不致以摧  
掣臣之肘亦能以意亂臣之心 上曰朕自王

持不必以浮言介意崇煥又奏曰有 皇上主  
持臣不孤立諸臣米能實心任事悉如臣請臣  
若不能成功以復故土何顏復見 皇上但臣  
學力疎淺望 皇上指示教訓 上起立曰卿  
條對并、不必謙讓閣臣奏曰此臣作法自別  
向為縣令不取一錢天生此臣以為社稷用佐  
皇上甲與乞 皇上假以便宜撤回王之臣滿  
桂尚方劍單賜崇煥以一事權 上然其言傳

石匱書

卷

袁崇煥列傳

四

諭兵部 上復呼崇煥近前溫語諭之曰願卿  
早平外寇以舒四方蒼生之困崇煥舉手加額  
曰 皇上念及四海蒼生此一語皇天后土實  
氏臨之臣所學何事所做何官而不仰體 皇  
上蚤結此局臣之作用倣漢之趙克國則無異  
勿煩 皇上焦勞惟 皇上寬心 上曰卿所  
奏更見忠愛卿宜嚴明節令撫卹士卒與文武  
同心何難滅寇崇煥奏曰謹遵明旨銘之肺腑



前去告諭官軍以宣 皇上威德威寇必矣遂  
叩頭出是年八月至鎮上疏請巡視九邊明年  
五月晦巡至鎮江雙島與毛文龍盤桓數日於  
六月六日設帳房於山上犒軍較射遂縛文龍  
數以十二罪出尚方劍斬之疏聞京師震駭崇  
煥隨奏臣守軍遠寇被臣創決不敢侵犯臣界  
只有遵化一路守戍單弱宜於彼處設一團練  
總兵遂以王威為請兵部以王威新奉部劾不

石叢書

卷

表崇煥列傳

五

骨即予留難移時北騎果於遵化入口崇煥與  
祖大壽率蒙古壯丁萬餘騎進援薊鎮北騎至  
薊鎮與崇煥兵遇不戰離城數里札營次蚤直  
趨京師崇煥尾其後亦至京師城下即上疏請  
入城養病俟病稍痊出戰 上不許召崇煥陞  
見勞以裘帽即命歸營是日北騎繞城北山海  
摠兵滿桂方到兵未成列北騎襲之大敗全軍  
覆沒滿桂佯殺入陣救出滿桂滿桂創重伏馬

上馳出陣至城下請入陞見遂言崇煥於女直  
主殂差喇嘛僧往彼議和殺毛文龍以為信物  
今勾引入犯以城下之盟了五年滅寇之局  
上猶未信有二內官被擄因營中逃歸言親見  
崇煥差官往來語言甚密者又言城上瞭望有  
見敵兵與我兵嬉笑偶語往來游戲者又言滿  
桂戰不利差人往崇煥營連其放炮及放炮皆  
無錢糧者 上大怒即遣中使二人召崇煥面

石叢書

卷

表崇煥列傳

六

議軍事崇煥欲無往而難於辭乃以軍中見疑  
請以二中使為質 上即以二中使留質軍中  
崇煥陞見 上命滿桂與之面質滿桂見崇煥  
御前賜坐拉之下跪盡發其通敵奸狀并言其  
接濟寇糧鑿有據崇煥見滿桂色變遂不能  
辨免冠請死 上命錦衣衛堂上官拿送鎮撫  
司即命滿桂往統其軍祖大壽聞崇煥下獄即  
引大隊人馬奪關而出徑奔寧遠北騎以崇煥

死飽掠去滿挂以創重斃明年四月鎮撫司獻其獄具上曰袁崇煥斬帥以踐約市米以資盜糧今勾引入犯對墨不戰又堅請入城養病意欲何為本當族誅姑開一面之網袁崇煥即着會官凌遲處死妻子流三千里口外為民遂於鎮撫司綁發西市寸、縵割之割肉一塊京師百姓送僧子手爭取生噉之僧子亂摸百姓以錢爭買其肉頃刻立盡開膛出其腸胃百姓群

石匱書

卷

袁崇煥列傳

七

起槍之得其一節者和燒酒生噉血流齒頰間猶唾地罵不已拾得其骨者以刀斧碎磔之骨肉俱盡止剩一骨傳視九邊

石匱書曰袁崇煥短小精悍形如小猴而性極躁暴據臂談天下事多大言不慚而終日夢：墮幕士雲霧中而不知其着魅着魘也五年滅寇不能滅而自滅之矣嗚呼秦檜力主和議緩宋亡且二百餘載崇煥以蹉躓庸才焉可上

比秦檜亦猶之毛文龍以么魔小卒焉可上比鄂王論者乃取以比擬不特聞罪鄂王亦且唐突秦檜矣

崇煥被反問而死至今究已大白此傳所記皆據碑文傳聞非信史也了東衛讀此

石匱書

卷

袁崇煥列傳

八



石匱書卷第十二

周延儒楊嗣昌溫體仁列傳闕

石匱書 卷

石匱書卷第十三

蔣德璟黃景昉吳姓列傳

蔣德璟字八公福建晉江人天啓壬戌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歷陞詹事府正詹事修大明會典充副總裁教習庶吉士崇禎庚辰陞禮部右侍郎知起居註四月十三日 上傳召對平臺德璟在列 上以北騎在義州已經半月垂問籌畫復將御營滅寇雪恥四字傳示群臣德璟

石匱書 卷

蔣德璟列傳

一

出班奏曰我 皇上滅寇雪恥四字就是中興大有為根本臣每見 皇上傳諭戶兵各部及申飭各邊督撫等官睿慮精詳無不周密只是各邊未有力行就如練兵一事中飭再三其實兵何曾練只是將花名文冊點操一番花刀花鎗全無定著臣每讀會典見 太祖高皇帝教練軍士律以弓弩刀鎗分別試驗立行賞罰此是練軍之法凡衛所總小旗補後以併鎗勝負為陞

降凡襲替官舍比試必須騎射閑習方准頂襲  
此是練將之法當時百戰百勝只是兵練得精  
高皇帝身在兵間十有七年及登大寶三十餘  
年這四十七年間所為聖子神孫帝王萬世之  
計那一件不是周到難道二三百年来並無一  
兵到 皇上總要設兵難道不無一餉到 皇上總  
要加餉 上起聽日聞所未聞環對軍即是兵總  
計內外衛所三百餘萬軍兵儘足用且養軍之

石匱書

卷

蔣德璟列傳

二

屯田益糧甚多二三十年並不會加派餉儘足用  
如今只將祖制振舉件：寔做自可減敵 上曰  
再奏從容奏来環奏今全盛天下何憂小醜  
肅皇帝時北有俺答南有倭奴蹂躪浙直福廣  
諸省亦極猖獗只川俞大猷戚繼光諸好將官  
無不掃靖以 皇上神武同符 世宗滅此亦何  
難臣嘗慕有俞大猷劍經戚繼光練兵書的是  
今日練兵要着 上曰練兵書朕亦看過環對是

書雖經御覽只各將官不曾實行中間練刀練  
鎗練火器諸技各有教師訓課如父兄子弟一  
般所以可用上曰練兵書還說練胆環對練胆  
是第一義兵若無胆如何站住然必技藝精熟  
繼光云藝高則胆壯也 上曰今敵在義州作  
何籌畫環對義州距錦州九十里錦州距寧遠  
六十里寧遠入山海關至京近千里北騎在瀋  
陽相距甚遠決不從關內外来只恐占住義州

石匱書

卷

蔣德璟列傳

三

徑至大寧僅二百六十里便可犯薊犯宣却是  
可慮 上曰里數亦不須算只說目前要着環對  
總不外練兵二字練兵雖平日工夫對臨時亦  
只此一件即今錦州八城要戰要守總須兵站  
得住與敵上陣總要兵精兵如不精別無奇策  
傳聞兵十萬虛冒每有一半盡餉不貲此是最  
病痛處 皇上每患餉銀之少在臣却患餉銀  
之多祖制各邊養軍只屯益民運三項原無京



運銀兩自正統間始有京運數萬兩至萬曆末  
止三百餘萬分運各邊自戊午後漸加派  
至九百餘萬名曰遼餉又有勅餉并舊餉約計  
二千餘萬以萬曆末加至五六倍民窮財盡而  
兵及少於往時且兵食米麵馬食草豆今本色  
津運甚多却多置之泛爛而動輒索銀解去十  
萬正不知作何銷耗到得臨敵又只是借名鼓  
謀挾賞竄逃逗遛劫掠無所不至就如賈庄之

石匱書

卷

蔣德璟列傳

四

戰總督戰死兩總兵徑行逃歸依舊充為事官  
立功戴罪如此行兵誰肯用命 上曰兩總兵何  
名璟對臣偶記不真 上曰汝記得的璟對似是  
楊國柱虎大威兩個奴才今天下之大豪傑之  
多何患無將國初中山王徐達開平王常遇春  
諸名將都是 高皇帝駕馭得好禁中頗收何  
患無人且古來大將如宋岳少保韓蕲王皆出  
自行伍其所以破敵之法皆用步兵蓋金以擴

騎難當惟步兵用藤牌及火器可以制之上曰  
馬亦少不得璟對馬政自當修舉國初設兩京  
太僕寺及各邊行太僕寺苑馬寺好馬良多今  
以萬乘之尊日市馬安望富強至衛所官軍尤  
為急著 文皇帝設軍衛七十二計軍可四十  
萬畿內八府軍二十八萬又有中都太寧山東  
河南班軍十六萬春秋入京操演得居重御輕  
之勢今班軍只是做工虛冒包攬不可勝詰且

石匱書

卷

蔣德璟列傳

五

自來累朝征討皆用衛所官軍有父母妻子  
與烏合不同自嘉靖末募兵至今遂置軍不用  
以致加派日增兵民俱困臣家福建海邊幼時  
見海賊登岸無不驚怕後各家練幾個勇軍橫  
槩海上賊便不敢登岸以此知軍之可用上曰  
這奏亦有可採璟又奏如今京營十餘萬亦是  
衛所軍卒既可行于京師則各省自然行得總  
只在賞罰嚴明皇上昨表章關外守將金國鳳

大家無不感奮唐太宗有雪恥酬百王除克報  
千古之句彼英主尚能擒頡利諸酋况皇上神  
武百倍太宗何患小醜惟願憲章二祖修復初  
制自然指日中興奏畢俯伏起歸西班是年聖  
駕幸學郊天耕藉享太廟皆璟引導祈雪山川  
壇委璟行禮記註詳悉備載慈書壬午五月枚  
卜閣臣 上以吏部廷推多拘資格憑藉與援不  
列外官多徇情面是以衣裘獨新以召對稱旨

石匱書

卷

蔣德璟列傳

六

持簡詞臣蔣德璟黃景昉外任吳姓同陞禮部  
尚書東閣大學士德璟革受事一年半載賜坐  
三次賜宴二次賜騎馬游西苑一次召對六十  
餘次每呼先生而不名其間申救李日宣張瑄  
章正宸房可壯宋致張三謨黃道周劉宗周金  
光宸等拯救正類力可回天璟當召對每以加  
派太多民不堪命及各邊虛冒情弊激切敷陳  
隨將九邊十六鎮山川險要屯益民運新舊兵

餉塞外部落暮為御覽備邊冊十二套次  
第進呈復請停鈔法罷米北直山東河南  
浙江桑穰二百萬勸蠲免召買米豆一百萬  
戶乞裁減績餉七百三十萬兩諸多懇直  
遂於甲申正月間擬票科臣光時亨疏有  
向前聚斂小人倡為練餉及搜括諸議以  
致民窮禍結誤國良深等語 上震怒面  
加譴責璟叩頭待罪同官陳演等申救乃

石匱書

卷

蔣德璟列傳

七

蒙恩宥隨即出直具疏以足疾求斥後連  
控二疏 上准回籍調理仍賜銀幣乘傳  
以行離京數日舟在津滄都城忽陷遂  
易小舟潛居村落與地方官急議恢復  
及聞吳三桂殺賊遠遁遂循歸里弘光  
監國遣行人張廷榜趨召以疾力辭後  
上恢復機宜八款以效忠悃家居考終  
生平博覽群書所學甚富著作甚多尤



精於詩學為作原詩一篇考核精詳具見胸中博洽使職居侍從如虞世南為唐之行秘書則晉江二相亦為吾明之行秘書矣

黃景昉字太穉號東厓福建晉江人天啓乙丑進士選庶吉士楚御史吳裕中選拔景昉躬撫之榻前比沒楚人無敢臨其喪者景昉獨解素賻之人服其體時瑞猷方張即請假歸以避其鋒戊辰 思宗登極始入都授編修歷官展書

石齋書

卷

黃景昉列傳

五

知起居注編纂誥勅諸所撰誥勅尤為時所傳誦庚午典試三楚辛未丁租憂甲戌還朝陞左中允光日講官丙子轉左諭德復典畿關其在經筵奏對剴直語侵政府首揆奮怒戊寅轉石庶子召對平臺因奏考選未盡公道如推官成勇朱天麟廉能最著不獲預清華選遂俱得旨改館員科道者十數人大司寇鄭公三俊以誥誤繫獄景昉面救又復疏陳極言其清正得釋

繫首揆益加嫉忌景昉即以封差行抵饒州盡却淮府餽贈信宿即行省貧蕭無筭庚辰差竣報命轉少詹事全詹翰官入對時太監高起潛擁重兵關外驟撤回未至中外慮有化變無敢言及者又黃道周謫江右幕員撫疏薦反之至蒙逮繫舉朝震恐景昉面對時即昌言御前以絲徹回監視并連撫即有警報疑此中或有隱情復以用舍喜怒之間須再加斟酌為言實為

石齋書

卷

黃景昉列傳

九

黃道周稍寓規諷兩班聽者皆為咋舌辛巳以詹事署掌府篆復以原官改掌翰林院印黃道周獄久未解為陰請之政府司寇甚力始得從編戊去壬午會推閣員召對中極殿稱旨遂欽點陞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直辦事在閣受事半載賜生三次賜宴二次賜騎馬遊西苑一次召對六十餘次每呼先生而下名皆異數也癸未見時事日非遂懷去志緣 先帝性明



察而於大機宜顧屢多違拂喜怒旋更所施行  
往：惟意以此終不能有所濟惟有意水引退  
而已其疏不去得旨馳驛歸北變之後家居二  
十年以壬寅歲視履考終所著湘隱堂集二十  
四卷甌安館詩三十卷續詠十二卷左史唯疑  
十六卷國史唯疑十二卷行世

吳姓號庶友揚州興化人萬曆癸丑進士知邵  
武縣事調繁晉江壬戌考選授山西道御史彈

石匱書

卷

吳姓列傳

中

劾不避權貴 思宗二年欽差逆案召廷臣于  
文華殿先是御史毛九華劾禮部尚書溫體仁  
有媚璫詩刊本 上問體仁體仁謂出自錢謙  
益誣論又出御史任贊化參體仁既其語藜  
上不懌謫贊化于外吳姓出班言 上因溫體  
仁前削章允儒降房可壯懼式報今又斥任贊  
化班行無色乞召還言官下聽體仁大拜後心  
惡姓：亦緘默以避其鋒體仁去位姓始入職

浮沉十四五年至壬午始與蔣德璟黃景昉三  
人同大拜陞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入直辦事  
未轉侍郎遽加尚書出自特眷時因召對三人  
力言黃道周清修博學并永成窮苦狀 上意  
動遂有賜環命初會推時忽有昔人封還詔書  
遺意癸未叙輔佐勳晉太子少保戶部尚書兼  
文淵閣太學士給三代誥命蔭一子入監讀書  
後見時事日非在揆靡止十有五月遂執意乞

石匱書

卷

吳姓列傳

下

歸於深得請未幾即憊國喪三人皆不與難時  
人服其見幾  
石匱書曰 思宗故卜宰相廷臣會推皆以情  
面資格血氣玄黃上乃自出虛公夢求良弼特  
相三君子于崇禎末樞蓋三君子者處則為慧  
業文人出則為救時宰相乃逆遭陽九數月揆  
靡不究其用殊為可惜但三君子皆學富五車  
文起八代談言微中可以解紛用以拯救正人



批曰寬獄則三君子之相業不在揚士奇李東陽之下矣

石匱書

卷

吳姓列傳

七

石匱書卷第十四

流寇死事諸臣列傳

傳宗龍貴州人萬曆庚戌進士縣已縣令拜侍御史巡浙直鹽政以才能著崇禎初陞都御史巡撫順天次年總督劉遼以誑誤削籍十年奢寅亂四川王三善陷大方死諸臣無敢任其事者推轂宗龍往撫西蜀所陳兵事數十餘疏悉中機宜朝野倚重未幾陞兵部尚書一年解職

石匱書

卷

流寇死事諸臣列傳

一

下獄論死十四年流寇破河南歸德諸郡縣京師震動詔赦宗龍出之獄以兵部右侍郎兼副都御史督陝西兵討賊宗龍拜命師未入境賊先軍於東以待陝西總兵賀人龍江南總兵虎大威與戰殺傷相當賊乃抹馬蓐食更番迭出以罷我師日中盛暑士卒飢甚休卧樹下為賊所乘師大敗退次汝州壁壘未備賊又乘之又大敗死者相藉二帥不能支何宗龍曰賊銳不

可當姑避之以圖再舉宗龍曰吾受命討賊義不旋踵二將軍能為我決戰則幸甚否則有捐軀報國已矣又將為往二帥曰兵家有趨吉避凶法明公欲委肉虎口無為也二帥引騎兵奔陳州宗龍歛步兵穿塹築壕以拒賊亦築壕二重以困之宗龍兵食盡乃殺馬騾以饗士馬騾又盡殺賊取其屍分噉之營中大器弓矢俱盡宗龍簡疲卒尚有六十夜漏二下潛勒軍突

石叢書

卷

流寇死事諸臣列傳

二

賊管濟圍出諸軍星散宗龍徒步率散卒且戰且走將至項城賊追之被執至城下賊呼於門曰我秦督官軍也速開門納秦督宗龍大呼曰我秦督也不幸墮賊手左右皆賊耳女為所紿賊唾宗龍宗龍罵曰我大臣也殺則殺耳豈能為賊詐城以緩死賊抽刀擊宗龍中腦而仆稍甦猶厲殺罵賊割其耳鼻死城下事聞後宗龍兵部尚書贈太子太保一時死難諸臣則有

南贛兵備副使王孫蘭四川巡撫龍文光廬州知府鄭履祥保康知縣石惟壇

孫傳庭太原人萬曆己未進士以高丘令考策授吏部驗封司主事崇禎丙子陝西巡撫甘學澗削籍聽勘以孫傳庭代之丁丑陞兵部右侍郎總督河南戊寅十一月北騎進口京師戒嚴召洪承疇於三邊召孫傳庭於陝西合兵五萬出潼關入援改承疇為副遂總督傳庭為保定

石叢書

卷

流寇死事諸臣列傳

三

總督傳庭以失聰辭上不許尋逮傳庭下獄十六年流賊圍開封急汪喬年師敗死之京師大震孫傳庭於獄中上書請討賊贖死詔赦傳庭以兵部左侍郎總督陝西提兵勦寇時朝廷疑陝西總兵賀人龍與賊通密勅孫傳庭設計斬之遂用人龍部將高傑陳勇高汝利等振旅出關李自成方破開封長驅至鄭州一日拔之遂繇虎牢關入洛聞王師已出潼關悉起師逆



之過於汝州傳庭設三覆以待牛成虎將前軍左勦將左鄭嘉棟將右高傑將中軍成席佯北以誘賊奔逐入伏中成虎還兵而闕高傑董學禮突起翼之左勦鄭嘉棟左右橫擊斬首千餘級賊潰東走追之賊盡棄甲杖軍資於地官軍爭取之無復步伍賊覘官軍驚反兵乘之左軍先潰諸軍繼之喪材官將校七十有八人賊所喪資杖反倍獲之傳庭以兵敗上書自劾詔

石匱書

卷

沈冠死事諸臣列傳

四

傳庭圖功自贖李自成羅汝才合兵破汝寧連陷荊襄鄆郢席捲河南有衆百萬僭立名號兵勢日盛傳庭按兵不出有詔趨之限其作速勦寇癸未六月進傳庭兵部尚書總制應鳳江皖豫楚川黔勦寇軍務仍總制三邊鑄督師七月之卯七月庚子傳庭發兵潼關分道進討以總兵牛成虎副將盧光祖為前鋒會河南總兵卜從善陳永福合兵洛陽之下池塞撤石良玉以

兵自九江赴汝寧夾擊八月丁丑牛成虎率諸將前驅遇賊於洛陽擊破之再敗之河岸追奔至汝州偽都督四天王李養純率所部來降知賊并兵守寶豐傳庭進軍寶豐合圍賊堅守不下自成以輕兵來援戰於城東白廣恩高傑盧光祖分兵逆戰却之癸卯復以精騎數千直攻官軍諸將復擊走之傳庭曰寶豐不即下而賊救大至則背腹受敵矣親督諸軍悉力拔之斬

石匱書

卷

沈冠死事諸臣列傳

五

偽州牧陳可新等數千級遂以大兵搗唐縣時賊家口盡在唐縣賊發精騎來援官軍已入城盡殺賊家口賊滿營痛斃壬寅傳庭自朱仙鎮而南大雨六日糧車日行三十里又道淖未至士馬俱飢或勸傳庭旋師就運道傳庭曰軍已行即還亦飢莫濟乎要當破一縣就食耳甲辰傳庭復却縣俱窮民集騾羊二百餘頃刻立盡食不繼傳庭軍飢甚壬子兵謀於汝州降賊



李際遇陰通賊癸丑賊率精騎大至傳庭問計於諸將高傑請戰白廣思曰我師困宜駐分據要害步為營以薄賊易耳傳庭恐賊遁曰將軍何怯獨不如高將軍耶廣思不懌引所部八千人去賊前鋒名三堵塙一紅一白一黑各七千二百人來薄官軍接戰陷賊伏中賊乘之官軍大敗陷淖泥死者數千人高傑立嶺上望曰不可支矣麾眾退諸軍遂西走賊驅大隊疾追

石匱書

卷

流寇元事諸臣列傳

六

一日馳走四百里至於孟津官軍死四萬餘人盡喪其軍資器仗傳庭與傑收散亡數千騎渡垣曲走河北初賊驅難民誘官兵斬獲皆良民也傳庭不知其詐奏賊中有逃歸者言賊聞臣名皆驚潰臣誓肅清楚豫不以一賊遺君父上信之曰呂對革臣出傳庭疏示眾兵部侍郎張鳳翔獨言賊素狡多詐示弱不可信且傳庭所統皆良將勁兵不如為陛下留其家當上

目憚之羣臣窺上意爭請命傳庭進勦未幾果覆師乃削傳庭職充為事官扼守潼關衆尚四萬十月賊一隻帑陷關鄉趨至潼關獲督師大勳賊以肅給守關者乘間突入潼關陷傳庭奔華陰李自成間道緣崖出潼關後其攻官軍大潰賊既入關西行一隻帑從陷華陰傳庭及白廣思退屯渭南賊合眾數十萬陷渭南傳庭沒於陣中失所在

石匱書

卷

流寇元事諸臣列傳

七

楊文岳四川人萬曆己未進士官至河南總督闖賊圍汝寧監軍孔貞會以川兵屯城東文岳以保定兵屯城西賊兵進攻相拒一晝夜川兵潰保定兵不支次早四白環攻戴板扉以障天石雲梯如塙而立鼓百道並登執文岳及分巡僉事王世琮於城頭文岳世琮厲聲罵賊怒縛文岳世琮以大砲擊之洞胸糜骨以死世琮初授河南推官屢却賊射矢貫耳不動斃王鐵



耳賊屠士民數萬燔燒邸舍無遺同皆死難者則有歸德府推官王世琰

宋一鶴 人為湖廣巡撫都御史一鶴貪懦

巧諂以楊嗣昌父名鶴投揭自署其名曰一鳥

流賊圍承天知府開門迎賊一鶴守下城巷戰

死之鍾祥知縣蕭漢有賢聲賊戒其部曰殺賢

令者死無赦乃幽之寺中戒諸僧曰令若死屠

余寺僧謹視之漢曰吾盡吾道不礙汝法遂自

石隱書

卷

流寇死事諸臣列傳

經死之湖廣陷一皆死難者則有襄陽兵備副

使張克儉黃州副使樊維城襄陽府推官鄺曰

廣隨州知州徐世淳城破賊入城世淳埋印署

後勒馬巷戰矢貫於頤刀屬於頰眼鼻橫斷墮

馬右手握印箱左手掣佩刀賊斃刀交下陷胸

穴股以死

馮師孔河南原武人萬曆丙辰進士崇禎癸未

以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十月賊陷臨潼關中人

心所在瓦解師孔聞報急入西安保守賊至城下師孔督兵出戰不利人勸之曰盍去諸師孔曰地方官死地方禮也登陴抗守被執不屈死

之西安陷一皆司道死難者布政使趙建極萬

曆己未進士永寧人按察使黃綱天啟壬戌進

士光州人督糧道蘭副中崇禎辛未進士陵縣

人冀寧道毛文炳崇禎戊辰進士鄭州人冀北

道朱家仕崇禎戊辰進士臨洮人巡寧道畢拱

石隱書

卷

流寇死事諸臣列傳

辰萬曆丙辰進士掖縣人寧武道王胤懋崇禎

辛未進士霸州人商維道黃世清慶陽兵備道

段復興慶陽知府董琬甘肅兵備道林日瑞萬

曆丙辰進士銅山人總兵郭天吉同知藍臺太

原知府孫康周安丘人太原同知李之清廬陵

人中路同知吳銘通判朱如賢四川人蒲城宗

室知縣朱一統平定州人安邑舉人知縣房之

屏大興人中知縣華堞渭南進士知縣楊暄高



平人

徐標山東濟寧人天啟乙丑進士以僉都御史  
巡撫保定流寇猖獗上召保定巡撫徐標入  
對標奏曰臣自江淮來數千里見城陷處固蕩  
然一空即有完城僅餘四壁蓬蒿滿路鷄犬無  
聲曾未過一耕者土地人民如今有幾皇上  
亦何以致治乎上欷歔泣下標又上言屯田  
及車戰諸策上善之遂令之任甲申正月賊

石匱書

卷

流寇元事諸臣列傳

十

至真定知府丘茂華先遣家人出城標執茂華  
下獄標麾下中軍伺標登城晝守禦劫標城外  
殺之出茂華茂華檄屬縣叛以待賊標居常以  
忠孝自礪彙古今忠孝廉節刻成一書進呈賜  
留覽有勅獎諭

劉熙祚字仲緝常州武進人天啟四年舉人謁  
選除興寧知縣興寧俗刁悍民有茹斷腸草恐  
嚇人得所欲乃服解藥否者死而為所誣者家

立破熙祚嚴為之禁犯者死勿問而又令民得  
輸草以代贖緩冀絕其種或曰草可盡乎熙祚  
曰不然但使吾在事而草不為毒繼吾者同心  
行之勿懈此風可絕夫興學較詰姦盜境內又  
安擢湖廣道監察御史巡按湖南至永州會部  
院莊祖誨催餉四集賊乘之部院先行委熙祚  
啟後賊望見偏裨跪白馬前知為重臣突執熙  
祚擁之去熙祚大罵不屈賊縛至宗師館備加

石匱書

卷

流寇元事諸臣列傳

十一

魏毒以繩曳足倒拖地上破腹剝臟而死有絕  
命詩授小史陳緯置髻中佚出緯走柳遇部將  
出詩錫之弘光朝贈左都御史謚忠毅  
金毓峒字鶴冲保定完縣人萬曆庚辰進士司  
徒銓仲子舉萬曆乙卯科鄉試與從子肖孫讀  
書即山相對慨然歎有澄清之志已而中崇禎  
甲戌進士官中書舍人辛巳秋以陳漕務稱旨  
授湖廣道監察御史尋上寬征徭誅酷帥解黨



銅慎銓法諸疏四上而四報可其辭黨錮一疏尤諍于羣小羅織清流之日而為海內所傳誦出按秦川閩逆方窺函谷不敢入及峒復命賊果踰閩舉朝以不久任為恨甲申春召對便殿旋草詔命監宣大軍宣雲告臨隨奉命督禁旅往扼畿南要害峒冒矢石馳至保即散家貲千金犒士卒為固守計而是時峒之從子振孫以劔術登武科相見泣下為誓死士卒皆流涕振

石匱書

卷

流寇死事諸臣列傳

十二

孫者肖孫弟也賊圍急振孫登陴挾天堽渠帥數人兄弟私誓曰一旦有變必從季父遊地下峒聞之謂肖孫曰此易存孤難我以弱子為托肖孫拜受命峒妻王氏盡出簪珥冠帔以犒士士益奮賊相顧謂曰此固叢時按秦御史也欲引去而三月十九日之信至峒痛哭誓與城俱死懸銀牌以賞擊賊者得級無數二十四日辰刻城南樓火起賊乘燭登城遂陷振孫躍馬赴

賊曰城頭殺爾帥者我也格鬪斃數人而死賊支解之峒裂眦罵提劍斬一綠衣賊負印北叩首曰臣力竭矣投三皇廟古井死王孺人縊死侄孫婦嬰妻陳氏及侍兒桂春皆投井死賊大索兩孤肖孫備受炮烙慘刑體剝剝無完膚終以得免三日後肖孫收峒骸骨如生人義峒之死而益稱肖孫之不負所托

石匱書

卷

流寇死事諸臣列傳

十二

任紹興府司李陞南京兵部武選司主事尋以僉事為河南監軍賊自陝流毒楚豫積二十年初掠亭聚既窺城堡士癸之交母至一城不即挺殺為限射城不如期者必屠勿救百姓久不見敵聞偽為仁義之聲爭先縛守令開門迎時永傑呂睢陳道兵臨副使駐陳州陳州距睢陽百八十里李賊陷睢陽呂令至陳、既寡守具而故民不足守永傑本擬保境待援而士民

合詣永傑請必毋守開門迎降便永傑持義不  
可衆曰即不能有就自破鑰矣永傑知不能守  
單騎巡城歸曰百姓即愚無知願諸生豈無通  
大義率先拜牛酒哉諸生搖手去及城陷永傑  
入其署引縲為大呼者三自縊死贈太僕寺卿  
賜祭葬

蔡道憲福建晉江人崇禎丁丑進士授湖廣長  
沙府推官癸未八月流賊寇長沙長沙人民先

石匱書

卷

流寇元事諸臣列傳

十三

走李乾德奉吉王惠王走衡州總兵尹先民何  
一德降賊巡撫王聚奎單騎走江夏賊至城下  
呼蔡推官曰吾軍中皆知爾名可速降毋自苦  
也道憲挽強弩射之獻賊怒攻三日夜而城陷  
執道憲百計誘降不屈磔之徒卒林國俊等九  
人並侍道憲不去賊勸道憲降國俊曰如吾主  
可降亦去矣不至今日賊曰爾主不降爾亦不  
得活國俊曰若我輩願生亦去矣不至今日賊

併殺之內四卒奮然曰願少延旦夕莖主骸而  
後受刃賊義而許之於是四卒解衣裝主骸葬  
之南郭葬畢四卒自經百姓裝殮骸葬之為立  
廟于長沙題曰忠烈

徐學類浙江永嘉人以恩貢選楚府長史危言  
正色王敬憚之豪宗有不率者理格勢禁之不  
少阻攝江夏家以寇氛震隣築炮臺以資守禦  
滿三載考王與撫按交薦之晉兵備副使癸未

石匱書

卷

流寇元事諸臣列傳

十四

六月流寇陷武昌學類與賊鬪賊斷學類右臂  
學類右手持刀開愈力大殺罵賊執支解之闕  
門殉難者二十餘人事聞贈按察使予祭一壇  
有司治築建祠於鄉錄一子入監讀書  
李貞 人以進士為湖廣知縣癸未二  
月闕賊攻知縣貞率士民堅守一晝夜殺傷賊  
甚衆賊百道環攻一鼓而拔縱兵大殺李貞大  
殺此賊曰驅百姓死守者知縣也妄殺何為見



自成唾罵不已自成怒禡其衣倒懸於樹貞大呼曰 高皇帝有靈我必訴之上帝以殺賊斷其舌碎割之母喬氏及妻俱死

黎弘業廣東順德人天啟辛酉舉人年甫十九應省試直指監粵東闈事夢順德報冊第一人官至太僕覺異之是日放榜弘業首唱注視之不言其故而弘業出李司李應昇之門直指乃語所夢弘業應曰業通籍止此乎則屢頒春官

石叢書

卷

流寇元帝諸臣列傳

十五

崇禎甲戌授和州知州在官廉幹與鄉御史馬如蛟交厚時流寇自廬州三掠其鄙弘業具方畧上之道臣請固圍不省乃與如蛟鼓義壘城浚濠躬環甲冑登埤嚴晝夜如是數月不懈冬賊以十萬突城弘業同如蛟喋血誓衆分門死守賊以堅且釋去會大雪連日迷瞞耳目賊運盧積城南高塚丈餘縱然守者驚而賊從北門懸城入如蛟死之弘業猶巷戰連敗賊遂縱掠

不其求弘業弘業急返州堂題詩壁間引佩刀自到手震不當喉噴血仆地有吏目甲隨數壯士至扶起大呼等死不如觸賊刃死弘業負創上馬吏目前挺冲亂刃不勝割吏目走獨返州堂絕吭死之印猶在臂賊入見其絕命辭為官不負民為臣不負君忠孝誠已盡生死安足論賊諭衆曰此忠臣也勿犯其妻子署中聞弘業死母李氏妻楊氏三女一妾皆自盡鳳陽巡撫

石叢書

卷

流寇元帝諸臣列傳

十六

朱大典以開贈太僕寺卿廕一子入監讀書諭祭荃祔名宦廟食  
鍾鼎鉉廣東新會人崇禎甲戌進士將之任所知以亂止之曰吾不赴任赴難也弘光乙酉五月來守嘉興時清兵南下金陵不守直抵嘉興百姓爭開門納降鼎鉉不能強閤六月鄉紳屠象美起義鼎鉉仍署府事鼓舞協贊頗勞及象美為亂兵所殺復與將軍陳梧登埤守禦七月



清兵未攻陸中軍領卒五百人水兵二百人至  
斗門望而反走殿者被傷百餘人于是監軍推  
官朱爾吉領鄉兵數千人戰清門之姚車敗績  
死梧乃領三關兵出禦北門之外楊家村稍勝  
奪清馬再戰復敗時各屬以兵至者為孝廉錢  
旃為御史陸清源為實卿朱大定為推官倪長  
玕廿三日吏部尚書徐石麒縋城而入主其事  
清兵益逼復出戰北門外麻雀墩大敗于是闔

石匱書

卷

流寇死事諸臣列傳

十七

門而守清以礮攻城聲震各屬援兵以義未咸  
怯去梧亦偽托請兵走平湖廿七日城西被擊  
裂清以桅作梯蟻上而東門閉百姓走甬鉉方  
協守西門歸自縊鼓樓之下死時從死為門役  
及皂隸二人白麒殉難諸生王觀張翊常三益  
都司孫光暘俱死之

吳從義號歲青山陰人以北藉試大興少好氣  
節為諸生時疏恭親忠賢以是知名貢入太學

崇禎庚辰年四十成進士授長安令秦地兵荒

游至千緡不得升粟從義下車請臺使設法賑  
貸秦民賴以生者數十萬流賊李自成蹂躪豫  
楚督師孫傳庭喪師睢陽潼關不守長安勢若  
累卵從義躬練鄉兵嬰城固守時適繼娶胡夫  
人送至署家人以合巹請從義曰此何時耶而  
暇為此其違之新夫人到署二十餘日不一顧  
及城陷從義神色不改胥役促携檄出走從義

石匱書

卷

流寇死事諸臣列傳

十八

曰城亡與亡吾將安違留一門子語曰汝素忠  
謹吾當投井以報天子汝報吾家新夫人尚未  
成禮可婦母家言畢投井死流賊入城知令死  
叱兵丁毋犯其署且給廩餼家口得以全活事  
聞贈山西按察司僉事廕一子入監讀書  
王行儉南直宜興人崇禎丁丑進士授戶部主  
事歷升四川重慶知府癸未獻賊至城陷脅降  
之不屈罵不絕口支解之



張紹登江西南城人年十八登萬曆丁酉賢書  
屢上春官不第就應城令甫暮年丙子冬獻賊  
躡楚大攻應城紹登募鄉兵禦之踰三日有緡  
紳子為內應開門繼賊入紹登守北門縛致縣  
署令下跪不屈遂加極刑誅金貝紹登偽曰是  
何難釋我入內衙即與汝賊縱之衆擁入至隙  
處紹登佯指示粹以所佩印擊賊傷數人衆怒  
拉出堂亂刀斫殺之賊曰我躡州縣夥矣未有

石匱書

卷

流寇元事諸臣列傳

十九

若此令者事聞贈尚寶卿廕一子入監讀書

楊暄山西高平人崇禎庚辰進士授陝西渭南  
知縣陞兵部主事未離任寇至城陷不屈死之  
弘中贈按察司僉事

蕭漢江西南豐人崇禎庚辰進士授鍾祥知縣  
為人清介不入一贊絕請謁居官年餘猶負債  
不得塞癸未鍾祥陷賊搗開其清名欲降之漢  
不屈曰天生漢必不為賊引佩刀欲自裁賊奪

之不得死禁一寺環以衛卒令曰漢死斬卒且  
誠漢曰從我食汝閱三日不得死偶得僧壞剪  
衝喉死衣襟有血書曰一死報君邑人建祠祀  
之

費曾謀江西鉛山人文憲宏孫也守遺訓潔身  
礪行貧窶益堅由恩貢於崇禎辛巳授通許縣  
知縣到任甫五日賊攻城悉心守禦身被數創  
力竭城陷投井死之按臣蘓京疏請建祠

石匱書

卷

廿

劉振之慈谿人以崇禎庚午舉人為河南鄆陵  
縣令城破振之衣冠北向再拜自經死有誓死  
詩曰遭際萬分艱成就一個是但拋七尺軀天  
下無難事

阮之鈿南直懷寧人以崇禎恩貢舉賢良方正  
科授湖廣穀城知縣時總督熊文燦議撫賊張  
獻忠等之鈿力諫賊狼子不可從文燦不聽泰  
之已而果反以之鈿劾議懷恨殺之臨難有題

壁不負賢良方正等語家人無處覓屍觀題壁  
處知其死所負以婦莖事聞贈太僕寺卿廕一  
子入監讀書

王漢萊州掖人崇禎十年進士除高平縣令調  
河內邑大饑漢貸萬金易粟于淮徐浮河而至  
且捐俸減糶煮粥以賑在任加意修城垣募壯  
士巨寇劉二將以正月三日攻濟源濟源告急  
漢佯不應於除夜出賊不意赴之以元旦登天

石匱書

卷

流寇元事諸臣列傳

廿一

壇山擒劉二乘大雪至山西破妖僧智善夜半  
渡河破賊楊六即會李白成攻汴甚急外救弗  
前漢乃率親兵至金龍口柳林諸處以大礮火  
炬為疑兵遣死士入城中聲言宣大及左鎮兵  
來援各數十萬至矣自成驚走當是時漢威名  
名震河北上聞皆奉旨優叙十五年三月以減  
俸行取入都與蘇京王燮同召對于德政殿稱  
旨命三臣皆以試御史監軍漢監左鎮督湖川

鄭兵與督臣侯恂援汴時兵部奏援勦兵十萬  
以十之四屬二臣以其六屬漢所監凡五萬  
九千然已潰散兵部以空名使之漢乃請自立  
標營兵千人騎二百報可乃簡保營兵百餘人  
募卽卹鉅鹿壯士三百人又取故河南所鍊義  
兵及脩武濟源素從征勦者五百人及親故子  
弟合之共千人八月朔夜半襲賊于范家灘斬  
一紅甲賊目檄諸將合勦漢自走襄陽督左良

石匱書

卷

流寇元事諸臣列傳

廿二

王兵救汴至潼關而巡方之命下會汴城陷沒  
漢乃督諸將自柳園夜半渡河伏兵西岸檄卜  
從善等夾擊之斬九十餘級遂入汴大張旗鼓  
為疑兵追賊至朱仙鎮連戰皆克擢都察院右  
僉都御史巡撫河南漢乃廣問謀收士豪議屯  
田布置井、而劉超難作超永城人以武舉至  
大將與其鄉御火魏景琦舉人喬明楷總練生  
員王奇珍有宿讎一旦擅殺三家百餘口遂據



永城漢疏請討之奉密旨以策授漢遂提兵以十六年正月十九日直抵永城環而攻之以二十日四鼓奪其北門超在東門倚樓為寨自保漢見兵大捷乃單騎入北門大呼勿殺百姓天忽雨兵少却擁突門下漢為賊刃所及叅將陳治邦游擊連光耀及家人劉璽張金皆戰死游擊馬魁復力戰入城負漢屍以出面如生以漢屍至夏邑棺殮河北士民皆哭失聲上聞嗟悼

石隱齋

卷

流寇死事諸臣列傳

廿三

贈兵部尚書廕一子錦衣衛百戶世襲後擒劉超至京師磔之傳首九邊

趙士寬以官生為鳳陽府通判駐潁川行法不撓崇禎七年正月賊犯潁寬遷往壽州一日夜馳三百里歸潁城守甫入而圍合守具咄嗟立辦已而州之大家先逃城內大擾賊乘以入寬赴黑龍潭水死妻崔氏與二女同縊州後從死者十數人贈光祿寺丞錢祚徵以舉人歷官至

汝州知州汝為賊出入孔道又有土賊聚至萬人依山為巢祚徵至則簡鄉勇衛兵得千餘人佯為守城計忽夜半開川出從間道踰山谷步行抵其巢賊方縱酒不為備急擊大破之祚徵策賊衆難盡誅乃釋其俘招之仍令民千家立一寨有警相救賊屢失利其魁魯加勤等遂詣州降汝人休十四年正月賊犯汝州祚徵中流矢力疾乘城督戰二月四日大風霾城上以礮擊

石隱齋

卷

流寇死事諸臣列傳

廿四

賊風逆火反樓堞盡焚賊乘之入祚徵被執大罵不屈為賊擊刺無完膚死唐啟泰以舉人官至宜陽知縣十四年賊陷宜陽啟泰不屈遇害三人皆掖人皆官中州因並傳之

黃宗昌萊州即墨人天啟壬戌進士除雄縣知縣下平即收豪族之奸橫者寘之法又有中涓之黨乘中涓死盡攘其所竊官帑回而殺人賄結權貴無敢問者宗昌捕之論如律百方請囑不

聽調清苑崇禎改元奏最入為山西道御史首  
劾權奄以殿工矯旨進銜者六十一人再劾周  
延儒貪穢奉旨詰問奪俸巡按湖廣時岷王為  
較尉彭侍聖及善化王長子企鍾等所弑其事  
隱莫白詔法司及撫按鞠問三四年不得要領  
乃命中官駙馬各一人前往會訊而撫臣以東  
警入援宗昌獨決其獄復奉旨責問前諸臣失  
出之罪宗昌疏糾一守道一知府一同知受賄

石匱書

卷

流寇死事諸臣列傳

廿五

庇逆而上以宗昌不糾在先降四級調用其時  
延儒已大拜矣宗昌既歸而復以清苑逋賦連  
及候訊會詔蠲得釋十五年冬即墨被圍宗昌  
率士民登陴固守仲子基中流矢死明年延儒  
賜死掌憲李公邦華薦宗昌未及用而京師陷  
宗昌將南赴以土賊圍城不得出家居二年握  
髮以終

林日瑞銅山人萬曆丙辰進士授廬州推官陞

戶部主事歷官陝西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甲  
申春聞國變以三千人勤王家丁張飛虎為將  
離任所三日遇李賊飛帟被殺日瑞退肅州兵  
散走文廟欲自裁而賊追及臂胸而死數日後  
西陵鎮哀其忠憤起攻賊殲其衆千人弘光中  
贈兵部尚書謚忠簡廕一子入監讀書

石匱書曰余自遭亂後見一死真匪易事乃以  
成敗論人猶譽其死為無益者則春秋責備之

石匱書

卷

流寇死事諸臣列傳

廿六

遇也向使李陵衛律能效死疆場自當黃金寫  
像世祀之而後乃封王胡地辨髮毳裘迴視  
彼截絡驅載裹屍馬革者其人品不大天壤哉



石匱書卷第十五

盧象昇列傳

盧象昇南直宜興人天啟壬戌進士授戶部主事司餉臨清有黃衫龐眉趨馬前曰公有劍骨出三十當奇貴然劍室露銜其能從吾養骨乎象昇謝遣之履道上雪絕跡再召之已去遷大名守開滑壞接晉豫盜窟匿影分部幾千人猝然焚劫散則仍歸各郡官兵不能詰象昇曰此

石匱書

卷

盧象昇列傳

一

秦徵也須斬其萌芽身率材官騎士射陰識其可用者四百人伺元夕盜渠置酒馬會急趨擊之斷頭梁上自是畿南偃息抱鼓不驚爰以邊才擢大名兵備道時為崇禎六年庚午清兵入都城之二年秦寇蹂躪楚豫之六年士馬萬糧徵發旁午民生嗷守令坐誅象昇益以兵計自勵賊入祁依山為營象昇直壓其壘門扼岨不敢出刈我穀象昇率三騎登摩天嶺覘賊黑

蝎子數十騎驟至蝎子善射發三天一天貂領

毛墮一天中平煙一天從象昇眉間過鏃眉有

血痕賊望似之眼駭曰盧公神人也不敢逼象

昇射殺二人而還賊宵遁甲戌鄭燬六邑奉命

撫鄭治在萬山中素稱閭鎮荒落不得比大

邑村堡北連宛雒西接漢南西南通巴蜀為盜

賊盤據要地象昇募土兵立山寨併村落設險

清野蹊隧埋火器觸機輒發即人有起邑而象

石匱書

卷

盧象昇列傳

二

昇又晉楚撫矣烏林閩石泉爾康家坪獅子山等捷斬首五千級然失業之民所在裹入賊勢愈熾諸將叅游而下猶任力戰至總戎輒擁聲伎輦金輿援驕蹇不奉法殺畧良人以冒功賞川兵竟叛殺鄧玘中土蕭條矣賊忽闌入漢中燒絕棧道大軍獨向楚蜀一面進討勢易撲滅賊飢求撫督臣陳奇瑜漫許之修棧以渡賊出愈不可制乙亥九月晉象昇兵部右侍郎總理

直隸河南山東四川等處軍務統閑遼兵賜尚  
方劍便宜行事當是時尾賊追勦則道斃者中  
策應則隅潰賊至始調兵、至始請餉往、後  
機省直戰守之兵合計十萬月糜餉二十六萬  
分之止得兵萬六七千衆寡飢飽勞逸分合之  
數皆賊操其勝象昇刑牲祭告與大帥左良玉  
祖寬楊世恩等酒為誓音儀慷慨衆皆踴躍  
騎德黃踏羅信剽承襄劇南陽剽汝雅首功數

石匱書

卷

三

千級賊氣稍阻南軍圍滁象昇星馳解之料賊  
必奔豫設兩伏再克初賊與官軍遇輒自殺婦  
女老弱以餌我得級足享賞不窮追此戰賊號  
哭稱盧捨命云丙子東騎入古北口破昌鎮象  
昇督楚師入援者毒業瘡騎四十日值東騎飽  
颺去未及戰也廷議復以象昇督宣大自遼瀋  
失事寧錦稱雄鎮榆關道險故敵不敢犯宣大  
獨當其衝象昇至鍊精銳立軍令狀豫備戰援

督府自認戰兵七千宣鎮五千大同萬晉兵時  
調靈陝未能成軍興屯鼓鑄設法精密秋獲餘  
糧四百石象昇解任後道臣賀鼎即以屯鑄被  
譏逮繫為三鎮置餉六十七萬鵠人泣露泥馬  
嘶風僵仆屬望象昇草疏為卜哈二酋求開馬  
市上為報可稍獲馬利以資贖乏象昇初欲守  
開平故壘扼遼瀋之吭不果因條議各鎮兵馬  
畫疆策應北騎由保蔚州犯金馬則雲扼於前

石匱書

卷

四

宣襲其後北騎由應朔渾源犯紫白則晉扼於  
前雲襲其後北騎由忻代大原犯龍回則晉兵  
會寧武鎮兵由間道扼于前而雲仍襲其後至  
龍回紫白金馬等口亦如居庸形勢扼險於內  
以俟外援北騎大勢盡趨乎晉則督標鎮旅并  
力合擊務使北騎進不能深入內地退不能回  
犯宣疆邊外岔道迤西有大口趨石匣峪合河  
口近地有支徑通蘆溝橋各增兵畫守人有回



志為時樞臣楊嗣昌新從墨線起與象昇意不  
協先是高平李侯弘文監軍入楚激昂有意氣  
象昇撤募滇兵三千甫就道而象昇又調遷任  
繼事者非其經手不為措餉兵遂譁弘文論繁  
象昇發憤上言行間用人要在英畧彼鷄飛驚  
步顧惜升斗於緩急何當弘文解縣綬佩府佐  
空街與土司將龍在田散私財募精甲八千推  
牛裝劍不受幣妻子以啖士一旦置之理使海

石叢書

卷

虛象昇列傳

五

內懷奇負義者動色相戒首鼠百端賊何由平  
邪顧錫臣官教級以贖弘文而嗣昌勿善也寧  
督方一藻林揚持款議嗣昌陰主之象昇執言  
講市不講賞許挿不許奴時北騎住營馬肺山  
遣哨求成正與宣東西二協相對象昇親屯右  
衛分師青邊軍房等堡將捕生勢北騎見有備  
引去會詞臣黃道周力陳不可款者五嗣昌議  
寢不行五月象昇聞計奔喪得代去九月北騎

由堵嶺入薊督吳阿衡椒香戚龍修兼何孟廚  
設銀鑄百灶客至百餉吐嗟立辦以豪勇間倉  
猝出師藏焉國人洵：仍命象昇督諸援師晉  
大司馬陞見陳三可憂山陵國脉也通德二倉  
國儲也腹地空虛國斷臟也臣枕戈待戰惟中  
掘勿掣臣肘耳麻衣戰衿嗣昌益啣之閔寧帥  
意不欲戰監臣高起潛朋擬扼象昇宣雲一旅  
不盈萬兵力遂與北騎挾二馬或至三馬日行

石叢書

卷

虛象昇列傳

六

百里不稅由易州走平山為一道由新城入河  
間為一道其自涿鹿走定興者號最眾趙即多  
土垣傍為冰堅甲櫓為菱十邑凡誦數朝以之  
則夕以墮耳象昇戰慶都斬敵百餘顧默念敵  
深入鋒銳我兵自戰其地各內復易濱瀕厚集  
其陣伺敵饑飽疾力戰可以得志奉 旨切責  
象昇遂分兵援平山率眾至保定決戰定撫張  
其平閑閑不設為糧後女牆絕餉千金時商賈

道新村民歎駭持金無可糴買進軍藁城象昇  
語監軍詞臣揚廷麟曰三日不食何以遇戎君  
往恒商戰守許至鉅鹿閔寧諸軍距舍五十里  
象昇入荒祠據土凡作書檄之使來合戰不報  
夜移舍上清源以遁象昇就諸軍屯費在陣師  
驚水或請沮水為柵象昇曰吾故欲致之彎弓  
馳馬直入敵營口裨將止之象昇揮劍擊其手  
自辰至申敵獲百計小將揚進朝扶名酋一人

石匱書

卷

虛象昇列傳

七

以來是夕象昇方拜疏馳聞明日比騎數萬藁  
至象昇力戰死之年三十几是役也敵衆我寡  
若閔寧師從外來擊當決勝鎮帥虎大威揚國  
柱懦猶戰不力祖寬稱健聞有罪繫獄象昇疏  
出之配以標卒象昇死而諸將皆潰圍以出無  
殉者督府之極語餉主客也語將昆弟也以空  
名彈壓其間政令不行國家宜彷彿鎮之意使  
振萎得自收放將吏得自更置庶緩急足恃然

難言之矣敗聞要人欲誣象昇不死獲屍群譚  
嗣昌遣帳下督三人往驗信駁杖裂膚斷筋其  
二人摸稜有俞姓者原紫敗詔人呼之俞貂鼠  
仰首言曰盧公寔死行間氣英：不腐必為神  
我沒其節則受鬼誅寧人誅卒杖斃按臣仍駁  
驗順德守于穎曰日者守臣在定州城門外洗  
泥土抱其屍左頤後胸刀痕深寸許身中四箭  
凝血猶漬麻衣上設祭哭軍民兩泣容誰欺乎

石匱書

卷

虛象昇列傳

八

事乃雪象昇不死比騎必不敢深入齊即深入  
必不敢與守閔將吏市出其賞重伺敵饑飽疾  
力戰是其志也象昇三賜尚方未曾戮一裨將  
上命公卿各荐士一人象昇止荐教職冷曹世  
以此識之然慶詠彈謗其所遇時則然象昇有  
十驥詠名千里雪五明驥玉頂赤桃花驄豹花  
驄紫腦銀青燕色駒楮白菊花青理楚時親率  
驍騎五百逐賊入南漳猝遇大賊戰敗追至沙



河澗五六夫策變奮稍一躍而過即五明驥也  
 昔周孝侯處投隙與主卒死于氏史氏言之有  
 餘恫焉盧司馬戰功半天下晉趙楚豫戶為尸  
 祝為庸臣齟齬以死憑吊先賢寧直古今人無  
 不相及而已乎事聞贈太子太保賜諡忠烈  
 石匱書曰本朝無總理官有之自盧忠烈始蓋  
 當時以流寇猖獗乃以洪承疇制西北盧象昇  
 制東南頗得要領倘能重以事權使二人  
 得究其用則中原千里亦何遂至陸沉耶無奈  
 邊事張皇臨期更換方用禦寇而又命巡邊手  
 忙足亂未免失之倉卒矣用違其才而使兩事  
 皆紊樞部之罪其可贖哉

石匱書

卷

盧象昇列傳

九

石匱書卷第十六

流寇死戰諸臣列傳 有總論

岳武穆曰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怕死則天下太平矣我思宗烈皇帝反其語曰文官愛錢不怕死武官怕死又愛錢蓋先帝真見其一朝人  
 物凡為貪官污吏者刑法惕其前死亡徧其後  
 毫不畏懼而利之所在性命以之此時雖有湯  
 鑊在前彼亦且冰願之矣則是文官愛錢不怕

石匱書

卷

流寇死戰諸臣列傳

一

死之說也 先帝深知時病切中膏肓如扁鵲  
 診脉料其必死則亦無物可以救藥之矣至如  
 武官好錢則吏進于是文官攫錢如穿窬之盜  
 尚畏人知武官攫錢如獨馬之賊明使人見文  
 官愛錢尚畏官評武官愛錢直無王法過賊不  
 戰誰敢以畏縮罪之見物即取誰敢以貪橫繩  
 之怕死之言猶是盛世黜陟之爰書不怕死之  
 言反取為脫巾鼓譟之口實在 先帝時遂有

唐通白廣思左良玉輩乳虎餓鷹弱肉強食百姓遂有賊過如梳兵過如篦之語故寧可見賊不顧見兵也 弘光登極四鎮橫行草菅多命史閣部職司彈壓見其暴虐亦敢怒而不敢言魯藩監國紹興方國安立四十八營兵號四十八萬蹂躪江東幾成泥醬打報送劄慘不可言江上諸營即賢如王武寧張閣部亦不能盡除此習而鄭遵謙以螳螂怒臂亦思當轍虎踞小

石匱書

卷

流寇元載諸臣列傳

三

疊拘囚餉戶城市村落搜括無遺遂使江東父老有時日害喪之悲武官愛錢之禍一至於此而崇禎時見賊則鳥獸散弘光時聞北兵渡河四鎮具前途倒戈而錢唐衣帶水有教騎浴馬江干所謂四十八營及武寧閣部義興諸藩鎮梯山航海一聞而散靡有孑遺夫人誰不怕死亦未見怕死者斯之甚也故凡見有賊至則嬰城以守城破則巷戰以歿如周遇吉朱三樂之

華生為虎將死為國殤非古今為將之道哉視彼秋蚊噬血噬骨可憎舉手一捏非糜則散猶悻悻號于世曰吾將軍也清夜思之不直啞然一咲哉

周遇吉字萃字遼東人錦州衛指揮使任山西代州三關總鎮闖賊至寧武闖遣降將通融約降以三日為限一日守令迎二日鄉紳迎三日百姓迎男婦悉出城羅拜不如命者屠之融說

石匱書

卷

流寇元載諸臣列傳

三

司道獻冊納款不奪其官諸人噤嚙不出一語遇吉唾其面曰咄汝以我為降將軍耶先斬爾頭以為降賊者榜樣遂砍融頭開門出戰以大砲擊賊殺傷數千人會火藥盡或言賊勢重且與款遇吉曰戰三日殺賊且萬若輩何怯耶能勝之一單盡為忠義萬一不支縛我以獻若輩可無恙也於是開門奮擊殺賊又數千人賊懼欲退或為賊謀曰我衆彼寡但使主客分明以



千擊一獲不勝美請去帽為識見戴帽者擊之不數日可盡賊引兵迭戰脫帽以自別我兵大敗遇吉闔室自焚揮短刀力鬪體被流矢如蝟毛力盡見執不絕口磔罵於市遂屠武寧城自成既殺過吉歎曰使守將盡周將軍比吾亦安能至此弘光贈少保諡忠武立廟祀之

尤世威榆林人崇禎初年為總兵官闖賊攻榆林發數萬金招榆林諸宿將兵備副使都任集

石叢書

卷

流寇死戰諸臣列傳

四

諸宿將王世顯侯世祿侯拱極尤世威尤忠顯及將士等問之曰若等守乎降乎各言效死無二遂立世威為長主號令繕甲兵賊遣偽官說三日不聽賊四面環攻城上強弩疊射更發大砲擊之賊屍山積李自成大怒益發賊合圍之諸將力戰殺賊一死者萬人賊攻益力以衝中環城穴之城崩數十丈賊擁入城遂陷副使都任闔室自經死世威縱火焚其家百口揮刀突

入陣力戰死之諸將各率所部巷戰殺賊十計賊大至殺傷殆盡無一降者闔城婦女俱自盡諸將死事者數百人榆林為天下勁兵處頻年餉絕軍士飢困而殫義殉城志不少挫闔城男子頑女無一人屈節辱身者自成遂屠榆林鬻寸不留

朱三樂西北人為總兵官鎮守宣府闖賊至揚言降者不殺百姓萬餘人向棘門來告請獻

石叢書

卷

流寇死戰諸臣列傳

五

投降以收一城生命三樂堅執不肯據城死守一日巡城指紅商大砲曰汝曹能發一砲我死亦甘心眾不應三樂自起舉火兵民自後擊之三樂憤甚拔佩刀自刎李守鏖龍驤衛指揮使為居庸昌平總兵官闖賊破居庸關守鏖提戈出曰吾不殺盡死賊誓不生還衝入其陣抵死格鬪殺傷數百人為亂賊所殺

馬武山西人為總兵官守居庸關流寇至柳溝  
柳溝天塹百人可守竟不設備總兵唐通太監  
杜之秩迎降撫臣何謙偽死私遁岱勒馬馳至  
其家先殺妻子後殺妻媵策馬至山海關與賊  
死戰力竭死之

崔文榮山西人為武昌恭將獻賊將犯武昌議  
撤江上兵嬰城守文榮曰守城不如守江守江  
不如守漢磨盤煤炭諸洲淺不過馬腹縱之飛

石匱書

卷

流寇元戰諸臣列傳六

渡而嬰城坐困非策也議者不從賊果送煤炭  
洲而渡直逼城下文榮禦之小有斬獲賊攻武  
勝門文榮率諸軍拒之多殺傷次日楚府新募  
兵為賊內應開門迎賊文榮躍馬持矛大呼手  
及三賊：圍住攬矛刺之洞腹死  
劉忠嗣後衛人指揮同知英勇有志略聞寇氛  
即留心城守及賊至城下力不能支忠嗣先令  
妻女自縊仍登陴抗賊及破明叛將謝嘉福執

之索印於其它忠嗣怒叱奪其刀手刃兩賊被  
眾縛去遂肢解之

賀讚保定衛人京營副總兵生平以義俠聞父  
總兵希臣征西被圍讚率壯士五十騎出入圍  
中敵莫敢櫻涖京營常以忠義勵士卒寇入居  
庸六大營皆安列城外望風投順讚獨率所部  
迎擊於高梁橋賊僞勇亂射讚與馬俱死河之  
上流

石匱書

卷

流寇元戰諸臣列傳七

丁啟宗紫荆恭將賊撤到之日到處開門迎降  
行牌紫荆取印啟宗憤然批其牌曰我只有平  
寇印一顆再無別印遂迎戰於檜鴉驛力盡被  
縛至死不屈衣盡裂盡其體曰我丁啟宗也  
劉國能初名闖塌天與李自成同為賊事母至  
孝母以其為賊不樂國能請自拔歸明乃詣豫  
撫常道立投誠道立招撫之後左良玉殺賊招  
降射塌天李萬慶等賊四十餘人屢有戰功揚



嗣昌命國能守葉縣賊破葉國能自刎死其妻先死其子方八歲聞賊入城抱置膝上欲收養之不從自解所佩小刀亦刎死

王國昌陝西涇陽諸生少談兵每下榻讀書輒以器盛而末掬身傍以兩手壑插之令肌理堅健習擊為文得意時或起舞或一弄梨憤則狂叫躍起七八尺同學者言與為隣時流寇若徊徊初起道梗嘗護巡撫李喬子歸應天遇賊輒

石匱書

卷

流寇元戰諸臣列傳八

敗之稱相公兵云蓋國昌行兵盛氣行陣每不業甲而弟祚昌沉細嘗佐國昌出止其輕戰故所向無失久之賊大隊踵至國昌輕裝疾起提五百步兵出諸壁不敢進國昌獨馳深入祚昌促及遙呼莫進：必遇伏國昌不聽追二十餘里果遇伏祚昌奮殺賊百餘人阻澤被圍賊益至兄弟突圍出祚昌殿當追而國昌身不被甲竟受一天洞脇不起道路嗟嘆曰此儒生死王

事者也

石匱書曰余讀離騷山鬼國殤與雲中君河伯洛神同列九歌彼誠見豪人烈士戰死沙場無定河邊之骨真與草木同香而古戰場之血化為馬磷其光燄尚在也自闡獻跪梁莪冠大纛開門迎賊者不知凡幾而世有閨室自焚挺戈戰死如周遇吉尤世咸諸君子者又皆一二不讀書不識字之人為之則天下人亦何貴乎讀

石匱書

卷

流寇事戰諸臣列傳九

書識字也哉

石匱書卷第十七

朱之馮衛景瑗蔡懋德列傳

朱之馮順天大興籍南直徐州人天啓乙丑進士初授戶部主事陞員外降江西布政司理問歷陞刑部郎中出僉事江西轉山東副使尋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贊理軍務甲申三月初一日昌平兵變都城戒嚴之馮遺書兵部金鉉天以死殉且以弟與子見託李賊至榆

石匱書

卷

朱之馮列傳

一

林屠戮最慘巡撫馮思孔被殺山西巡撫蔡懋德殉城初二日至宣府宣府叛將白廣思貽姜瓖書約降監視太監杜勳緋袍八駟知迎三十里軍民聚謀藉之馮懸賞勞軍守城無一應者三命之咸叩頭曰願中丞聽民納款之馮單騎巡城見大砲曰汝曾試發之可殺賊數百雖殺我無恨笑衆又不應之馮不得已自起燃火兵民從後掣其手之馮乃奪士卒刀自刎而

門開賊入矣蓋李賊有令以兵迎者必屠故所至無敢舉一虛礮云之馮被擒罵賊見磔時居庸巡撫何謙城陷亦自殺弘光中贈之馮右都御史謚忠壯

衛景瑗陝西韓城人天啓乙丑進士除河南府推官執法不阿考授山西道御史劾閣臣周延儒銓臣曾楚卿救工曹清科元朝論稱之巡按真定丁父艱服闋補河南道御史巡太倉嚴革

石匱書

卷

衛景瑗列傳

二

陋規時樞臣楊嗣昌議加勦餉景瑗上疏言不可弗聽給事中傅朝佑李汝琛疏劾首輔溫體仁上怒下二人詔獄景瑗為訟寃會召對極言二臣從國家起見願皇上赦出以作敢言之氣忤旨左遷行人司正歷尚寶丞大理丞少卿壬午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裁缺丁鑄火器戢豪宗敬績甚著甲申二月賊李自成陷太原督臣王繼謨望風遁賊至寧武鎮臣周遇



吉告急瑗趣大同鎮姜瓖提兵往救瓖持兩端不行寧武隔遇吉死之三月一日賊至大同瓖以城降執景瑗去見自成不屈據地坐大呼皇上而哭自成曰忠臣也勿殺景瑗起以頭觸石血淋漓賊拘之營中六日景瑗自經於海會寺冠服南面哭稽首而絕廷安推官顧咸正為之誌曰綱目書劉公幹自經于金軍以為金不能以威屈幹而幹自經云爾衛公有老母又當賊

石陵書

卷

衛景瑗列傳

三

方陽慕公不殺若可以無死而公持義堅決後容自裁可不謂之得正矣乎若夫封疆之故蓋難言之其時遣兵缺餉已八月而鎮臣內畔雖有善者無如之何矣南京贈兵部尚書謚忠毅蔡懋德蘇州崑山人萬曆己未進士任杭州推官秩滿內召授儀曹即出為江西督學已備兵嘉湖策海寇劉香據溫失利必折入海豫遣偏裨邀擊香果以三巨艦指鹽塔山見兵盛而退

巨寇屠阿丑流毒四省以計擒之其分守湖南值湖賊竊發用計先後擒賊渠齊天王等四省會勦懋德督率狼兵洗高紫兩源之寇凡九奏捷音三年拮据八城晏然 烈皇帝知其才召對稱旨擢僉都御史巡撫山西時叛寇警報叠至悉力防禦壬午冬方扼守河上忽北師入口即整旅勤王旋奉命扼防龍回至癸未夏方撤防回省及秋而闖賊臨河矣拜疏南馳駐防蒲

石陵書

卷

蔡懋德列傳

四

澤會督師孫傳庭以數十萬眾敗于潼關三秦尾解長河二千五百里之防山西獨當之懋德南北策慮大慶夙陵兩挫賊鋒大將高傑領兵入晉所在劫掠懋德論以大義約士卒以軍法幸免譁叛至冬保德州告急馳歸省城守河道將聞警奔潰平陽遂陷本欲自將往援為宗紳士民所尼留守太原忽奉旨革任聽勘或勸懋德因此解任或移鎮候代懋德不可遂誓眾死守

賊馬步號五十萬懋德登陴禦賊殺傷甚衆裨  
將朱孔訓牛勇戰死已而城東南角樓砲裂焚  
毀風霾陡作對面莫辨懋德知事不可為草遣  
流藏衣幅間守門將張雄為賊內應賊遂入城  
遂出遺疏授贊畫知縣賈士璋引佩刀欲自刎  
為衆所奪中軍應時盛扶掖上馬欲衛之出城  
懋德躍下馬曰吾封疆之臣應死封疆汝輩自  
去遂至書院三立祠惟時盛相隨懋德南向自

石匱書

卷

慕懋德列傳

五

縊軀輕氣未絕解鍬甲覆其身候氣絕亦自殺  
文武將吏與同死者方伯朱忠等四十六人太  
原破後四十日而京師陷懋德平生學道以品  
望重于時然在封疆屢立戰功晉陽之不守豈  
天不祚明非人力之所能為也世之論者謂學  
道儒生必不閑軍旅豈通論哉先是有隨州知  
州王燾亦崑山人萬曆戊午舉人賊首八大王  
合衆數萬圍隨州燾親冒矢石頗有斬獲後賊

衆益增闔廂守將王必用先挾家丁遁城遂陷  
燾自縊死事在崇禎戊寅二月時朝廷咎其以  
一死塞責故無卹典弘光時謚懋德忠襄隨州  
亦得謚忠愍賜祠額曰復忠祀于鄉

石匱書曰闖賊自盟津渡河長驅直入真有前  
途倒戈之勢使無二三忠烈點綴其間亦不成  
其為世界矣自京師一破而天津以南絕不聞  
封疆之臣有死封疆者則是三中丞之河獄日

石匱書

卷

慕懋德列傳

六

星聚於半壁 烈帝有靈亦稍為吐氣矣



石匱書卷第十八

曹文詔賀人龍列傳

曹文詔陝西人崇禎初為山西副總兵四年正月叛賊王嘉胤渡河掠菜園溝文詔擊却之三  
月敗賊於栗園四月敗賊於河曲斬賊一千五百餘級獲兵械馬騾數千六月又敗賊於陽城  
獲王嘉胤斬之其黨復推王自用為首號曰紫  
金梁其黨自相名目有老回、八金剛闖王闖

石匱書

卷

曹文詔列傳

一

將八大王掃地王闖塌天破甲錐和紅狼亂世  
王溫天王顯道神鄉里人活地草等分為三十  
六營七月總督楊鶴以玩寇下獄曹文詔等諸  
將擊賊連敗之奔東北是役也合督府四鎮之  
兵窮追半月先後數十戰賊敗潛遁山谷延安  
慶陽十里內暫安焉十月賊黨黑煞神過天星  
蝎子塊紫金梁等數十部據中都洪承疇發官  
軍攻圍兩月不下文詔與延綏巡撫張福臻至

遂克之五年賊寇寧塞洪總督逆鄜州間道疾  
至慶陽文詔以臨洮兵至賀帟臣兵亦至會於  
西澳夾擊之大小十餘戰追奔數十里斬首千  
餘級以西澳之捷為流寇用兵以來戰功第一  
賊既敗承疇與文詔先後盪平而鐵角城乃邊  
盜藪却臨庵可天飛為官軍所敗獨行狼跳入  
其伍耕牧鐵角城為持以計聞他盜盡平甚懼  
承疇命文詔擊破之斬可天飛其二賊亦生得

石匱書

卷

曹文詔列傳

二

就誅而西人自此得稍息矣六年五月進曹文  
詔正總兵加都督同知是月連敗賊於忻代間  
斬首千五百級二月又敗賊於榆社時文詔屢捷  
張應昌逗留不進紫金梁老回、等從榆社北  
奔四月文詔又敗山西賊於陽城斬千餘級五  
月夜襲賊於偏店賊走墮山谷者無算繇邯  
鄲南走八年二月洪承疇次汝寧慮鳳陽賊再  
入江北令文詔邀之應隨聞賊不敢渡四月承

疇率諸將自汝入秦檄文詔以師會承疇次靈寶文詔自南陽至以商雒為賊藪令文詔出關鄉直搗商雒自馳興安防其奔軼五月文詔夜至五峪賊伏險以誘文詔擊敗之賊逃終南山文詔追之至婆羅寨寇大至力竭自刎文詔敢關前後殺賊萬計為賊所畏官軍聞之奪氣文詔在鎮原殺賊與平涼兵偕徐如翰同事曾道其勇敢善戰世所罕有一日賊據平涼山谷數

石匱書

卷

曹文詔列傳

三

萬餘人莫敢近文詔提兵從城外過如翰於城譙設酒款文詔曰賊徧山谷意在平涼將軍可坐視不救乎文詔掀髯暢飲盡酒一斗許酌一卮於席末曰我殺賊婦飲此酒當未寒乃上馬呼麾下士直衝而上但聞婦女兒穉蹄泣數震山谷血光射天烈日慘澹賊皆奔潰追逐三十里而返到城譙下馬浴血而立乃解甲取水盥滌坐席復飲卮中酒果未寒也如翰言其雄

快雖古之名將未必遂能過之

賀人龍米脂人崇禎二年延安盜起人龍以諸生效用佐督撫討賊題授守備四年延綏巡撫洪承疇命人龍勞降者酒降者入謝伏兵斬三百二十人七年陝賊陷隴州人龍赴援大敗之賊先鋒高傑降於人龍人龍委以腹心所向必克八年陞副總兵十三年獻賊入蜀川撫即搜春檄人龍至夔州人龍所統陝兵驍勇善戰而

石匱書

卷

賀人龍列傳

四

多擁降丁思得總兵名號以統轄之提春為請於督師大學士楊嗣昌嗣昌許之為請於朝議奪左良玉平賊將軍印以予人龍而良玉適有瑪瑙山之捷為難遽動遂寢其事人龍鞅望益跋扈不用命多縱軍士淫掠州縣苦之賊自夔州山後抄掠檄人龍以奇兵攻尖山寨斬首七百餘生擒自來帟等七十人奪甲仗馬驟止算賊犯夔州人龍赴援賊聞四走人龍追至七



嘗坎破其殿後兵直搗中堅斬首千二百俘六  
百人次日又襲之於山谷賊驚潰斬首五百餘  
級生擒賊渠掠山帟等十六人賊之精銳俱盡  
人龍身經百戰士馬精強叛將刺賊多婦之人  
龍推誠以待盡得其死力雖詔逮叛人亦匿之  
勿與陝督傅宗龍汝寧之敗以人龍不救徑走  
陳州益疑人龍陰與賊通乃密勅總督孫傳庭  
圖人龍傳庭至陝檄召諸將於西安議軍事人

石匱書

卷

賀人龍列傳

五

龍以兵未會傳庭大集諸將縛人龍坐之旗下  
而數之曰爾奉命入川討賊開縣謀歸猛帥以  
孤軍失利獻賊出柙職爾之絲爾為大帥過寇  
先潰致秦督秦撫委命賊手一死不足塞責也  
因命斬之諸將莫不動色人龍死軍中大譁傳  
庭委曲諭旨以人龍部將高傑陳勇為總兵領  
中軍高汝利為副總兵簡三邊勁騎二萬餘分  
為二十隊悉授人龍大校李本溪等為參將以

領之衆心乃安遂振旅出關賊聞人龍死酌酒  
相慶曰賀風子死關中落吾手矣

石匱書曰自流寇跳梁以來一時稱善戰者有  
三將軍為左將軍良玉曾將軍文詔賀將軍人  
龍其勇氣則同而三人皆有大疵良玉以跋扈  
而失之縱文詔以整保而失之輕人龍以馳盪  
而失之躁故以是成功亦以是受禍古之大將  
難得全才吾於三將軍益信之矣

石匱書

卷

賀人龍列傳

六

石匱書卷第十九

陸夢龍列傳

陸夢龍字君啓號景卿浙江會稽人母馮氏夢  
筭燈化為龍因以命名萬曆庚戌進士授刑部  
主事淮撫李三才以盜用皇木及戌七商夢龍  
改商戌其奴三才強辨出兩阮折之為天下  
傳誦擬學事起少司寇張問達造司問處法夢  
龍曰斬張差巽寺人法止矣少司寇克以此結

石匱書

卷

陸夢龍列傳

一

案川貴總督以夢龍才請監黔師轉徧沅道抵  
貴陽督撫委點軍點兵積弊投報嚴則彼此雁  
以應十不二三稍急即謀夢龍張榜三日不至  
則痛次其長一日至者七軍號三千夢龍令各  
為聚魚貫集貢院往見督府還公案坐大門先  
率一隊禁闕入者按名對冊驗疤瘡手指羅紋  
時呼隊伍自相辨識點入貢院各兵侍已嚴者  
出則更皆應之貢院閉不得出第七隊高拱北

兵號四百五十五十四人再覈之寔止五人遂

斬拱北徧各營清月可萬人後委轉餉夢龍至  
清平晝夜立甚雨中轉輸得三萬石清其盜匪  
及乾沒者千五百金還伍督府稱其能賊犯普  
定巡方撤監軍議事夢龍止勢者紀管夫十人  
往巡方見即命渡河視賊以總戎黃越兵三千  
與俱曉發霧不作不辨人馬詢者云滿路俱賊  
夢龍登蔭義寨小山四視顧將佐曰日旋高霧

石匱書

卷

陸夢龍列傳

二

旋薄使賊見我虛實則我危矣命士下擊賊黃  
越兵無應者夢龍入言不下山擊賊：馳而上  
立盡矢乃麾部將王偉主簿吳家相率部正國  
等八人再呼黃越帳下見郭千勛林汝弘二人  
共擊賊：望山上十騎馳下即飲入塔且將奔  
而後騎無至者夢龍與僕二人胥一人入喊馳  
而下命將士助喊不能出聲象相望見呼曰  
賊如綿羊易殺耳願數騎不足願益濟師夢龍



復登山下馬砍士使前連砍四五人始拔寨起賊乃不潰以首功獻者無算嗣是威名日著丙寅三山苗叛思州告急夢龍即率中軍吳家相及部下壯士二十九人連騎抵思州見太守胡抃問曰聞君設獅子哨於苗中果否太守曰有之曰此去哨幾里曰四十里哨去賊巢幾里曰二十里監軍曰毋駐策馬即往四鼓至哨長向騰龍迎至語曰吾將搃巢騰龍大驚曰二百

石匱書

卷

陸夢龍列傳

三

年來兩集黔楚兵且數萬俱持久糧盡罷去令寥：數人何言搃巢監軍曰吾意決若但司導騰龍且泣且止曰其不敢搃監軍曰吾豈望若擔耶叱將士及哨兵上咸失色監軍手令旗技家相曰將士有不進者自後砍之乃請飯而行監軍曰破賊會食請將士錯愕曰將主孟浪中軍亦孟浪吾屬無噍類矣監軍攀鞍上馬即行過賈角山：下臨險峻石則叢筍亞生左途

徑尺而破浮屠劫灰馬陷繼以步援而上人皆牛喘荆棘叢蔓衣靴綻裂渡兩谿溺一人更進又有歙亘之臨崖難下吳家相請監軍止此而家相率兵入監軍曰汝入豈復有從汝者乎跣足涉谿遂上嶺家相見賊甚衆勢不敵乃趨入巢奪其鼓亂搥曰陸監軍大兵至矣賊驚不及持刀弩亂奔家相舉火盡燒其巢而出報功督府以二十九人名上奉旨紀錄丁卯入粵關諸

石匱書

卷

陸夢龍列傳

四

司糾監軍建魏瑞祠夢龍曰鏡吾名不與巡方強之遂于十五日明遠接飲罷佯中風行庚午丁內艱服闋起充東道署東平篆以奇兵襲破東平巨盜手刃渠魁陳善等數人賊奔曹濮充西恚平東平城北夢龍議築父老曰當先築堤夢龍曰堤亦築城亦築父老竊笑之曰何從得費夢龍率後百人身先版築無不伐河柳無石取和尚林之壘為鍵堤完城築東人稱神亡何

調陝西固原道與督師洪承疇為同舍郎頗倚  
重流賊自豫入秦甲戌五月犯固原六月犯秦  
州七月入靜寧州夢龍督師堵截具秦城遁去  
至八月犯綏德非夢龍所轄地聞報大怒曰毛  
賊敢跳梁若此引兵疾馳得偵報賊營老虎潭  
僅千人夢龍檄別將賀奇勛石崇德為犄角而  
身率三百人疾窺老虎潭而賊已三四萬矣夢  
龍欲趨高稍自固待所檄兵而賊伏發矢裂交

石叢書 卷

陸夢龍列傳

五

下有卒大呼且走夢龍立斬之倉卒命發炮  
炸自擊賊亦乘勢塌集圍數匝賀石兩將破圍  
入皆戰死夢龍大呼馳驟賊圍手刃數賊遂遇  
害此崇禎七年八月朔也越三日得遺屍于戰  
場面中刀一髮際中刀四頸中矢一右臂中矢  
二鐵俱入骨兩流血淨面貌如生嚙齒穿眼猶  
有怒色洪督師以夢龍越境輕敵不肯叙題相  
持久之疏入御批陸夢龍越境殺賊忠烈可嘉

依部覆贈太僕寺卿子廉給祭葬

石叢書曰陸太僕居平頗自負好談兵未免傷  
於果敢蓋其性則有然也曾見其於萬曆戊午  
後允死難者俱作一小傳中有駁語曰某言拒  
敵死驗其傷皆有背則是逃也非拒也及觀太  
僕受創皆在頭面則是於生死之際尚不肯少  
食其言太僕之果敢其英靈亦可畏也夫

石叢書

卷

陸夢龍列傳

六



石匱書卷第二十

甲申死難列傳 有總論



夫生死之於人亦大矣而老子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則是於死之外更有甚於死者故同一死也而人復於死之中生分別焉列等第為曰若人也於死而無媿色若人也於死而有媿色猶之烈婦人以身殉節擗然曰余拚一死淫婦人以身殉淫亦擗然曰余拚一死則無

石匱書

卷

甲申死難列傳

一

異其所以處死者則有異也吾思宗烈皇帝以死殉社稷者也千古帝王之死至烈皇帝而真無媿色烈皇帝之臣之死以死殉烈皇帝者也千古臣子之死至烈皇帝臣子之死亦應無媿色而今試論之其真無媿色者能有幾人烈皇帝之世有君無臣凡所以求賢者不一途用人者不一格然終烈皇帝之世訖無一人為起而應之為爵祿者死護爵祿為

石匱書

卷

甲申死難列傳

二

利名者死護利名為門戶者死護門戶後之殉難諸君子雖不為爵祿利名門戶而死然其所以不得不死者亦仍為爵祿利名門戶也推此一念雖名為君父死而此中真有不可以對君父者矣救人者死於火捨火者亦死於火二者同死於火不可謂捨火之死與救火之死同其一死也吾觀死事諸君子之材略皆有八智慧大經濟大學問使其當閭賊未入都之前同心戮力如拯溺救焚則吾高皇帝二百八十二年金甌無缺之天下豈遂敗壞至此而無奈何官者一當職守便如燕人之視越徧地烽火皆謂不干已事及至火燎其室玉石俱焚撲燈之蛾與處堂之燕皆成灰燼則烈皇帝殉難諸臣以區區一死遂可以塞責乎哉昔宋司馬之印之死春秋以不死其官故書其官而不書其名以將相大臣事權在握安危倚之乃臨事一

無所恃而徒以鼠首為殉者君子弗取也語曰  
起死者與生者言而使生者不媿其語則死亦  
可以無恨夫諸君子皆見烈皇帝而不能不  
媿其言者也皆死而不可以見烈皇帝者也  
范景文號質公河間吳橋人萬曆癸丑進士除  
東昌府推官以清望擢吏部郎天啓間北人附  
逆登專政即家起景文掌文選事景文嘆曰彼  
欲礪劍血人而以我為鏃鉞手未決月即移疾

石匱書

卷

甲中殉難列傳

三

求去天下高之奄黨敗起太常少卿以僉都御  
史巡撫河南蒞事踰月即提兵入衛四方勤王  
之兵先抵城下者以中州為首陞兵部侍郎鎮  
昌平進南京叅贊尚書時賊在英廬留都爰  
景文定營制治樓船鍊火器屹然保障賊卒不  
敢渡江會武陵奪情國論騰沸景文自南率九  
卿論劾先帝震怒除名為民已而復思之時  
起為工部尚書癸未奉命祀十二陵甲申拜東

閣大學士時賊勢孔亟景文蒿目時艱中夜輒  
浮零歎曰身為大臣不能伏劔為天子擊賊雖  
死猶負國十八日召對時已不食三日矣飲泣  
入告聲不能續十九日城陷詣朝房拒門自經  
閣吏抱持解之入僧舍草遺疏賦絕命詩時傳  
車駕出城故詩中有翠華迷草露淮水漲烟澌  
之句遂拜闕號哭赴演象所投井死景文不聞  
馬湖之信顧傳蜀道之行斯時倘以扈駕為名

石匱書

卷

甲中殉難列傳

四

尚可以無憾而景文決然一死不復狐疑蓋縣  
其素志已定也彼隱忍偷生者無論亦有不欲  
死而一時稍遷延後遂不及死卒不免奪身敗  
行然後知決然一死者之無憾矣夫成仁取義  
固非懷濡忍之志萌計較之私者所能竊附而  
為之也弘光詔贈太傅謚文貞  
劉理順號湛河南開封杞縣人萬曆丙午舉於  
鄉累試春官不第至崇禎甲戌十上公車行年



五十三歲始成進士應殿試外傳策問題諸進士皆宿構入對理順獨無所聞詳覽制詔內有一事條對甚悉其一事 上所增入者也 上見大喜擢第一授脩撰理順為人端方正言動皆可為法館師賀逢聖深器重之同館諸門人尊為一賢一聖甲中官至左中允兼翰林院侍讀三月十九日聞召肅衣冠入平旦門未啓大理卿凌義渠侍郎吳履中至傳報闖賊入城

石匱書

卷

甲申死難列傳

五

相顧愕然俄傳上崩理順撫膺慟曰理順荷上特簡生不能出一奇珍亂致逆寇披猖國家淪喪臣之罪也請先死還寓入書於壁曰成仁取義孔孟所傳文信踐之吾何不然乃殤其妻妾及其子孝廉某併婢僕等共十二人闔門縊死賊至其宅曰此吾鄉祀縣劉狀元居鄉極好吾輩奉李將軍令未護衛劉公何遽死也數百人皆下拜涕泣而去京師人傳臣死君妻死天子

死父僕死主一家殉難者以劉狀元為最贈詹事府正詹事謚文正

成德號玄升順天懷柔籍山西霍州人崇禎辛未進士授岷陽知縣德為姚文毅所取士又善文肅烏程素不快德充州守嘗以派餉屬邑有所私德與之力爭守亦恨德會巡方御史守之同鄉又烏程私人遂劾德得旨逮問復抗疏力諫烏程廷杖者三下獄坐贓謫戍而德之家

石匱書

卷

甲申殉難列傳

六

寓居順義時戎馬內侵破其城家人皆避入地窖父文桂曰豈有男女并入一窟中乎終不以顛沛違禮賊至遇害及賊去窖中知父死於是德之妹及妾蕭氏童氏皆縊死後十日德出獄至家一慟甫畢旋赴戍所而妻劉氏終以追賊逼死於家在戎籍七年赦還補如臯知縣尋陞兵部武庫司主事轉車駕司員外郎見年來封疆多變人皆隱忍苟活憤發於中有養節義明

廉耻一疏謂宋臣張拭言仗節死義之士當于  
犯顏敢諫中求之在朝廷之上有以養之而已  
又曰今者廉耻道喪由於賞罰不明死賊者褒  
揚不亟則媚賊者服狗彘之衣冠而恬不愧也  
言甚激切上爲之動容閣賊犯闕德志在必死  
貽書宮諭馬世奇曰老母舍妹俱在此爭欲先  
引次第止之以慷慨從容二義爲告弟志在爲  
其難惟變起倉卒無以自明故復以此相商也

石匱書

卷

甲中死難列傳

七

及聞 先帝晏駕往東華門茶棚下號慟觸階  
幾死歸寓自盡毋張氏及一妹一妾皆縊死夫  
臣子之於君父非可以報施言也然而知此義  
者鮮矣若德之正氣直節而受杖荷戈家喪亡  
而身垂死久乃得補郎署國家之于德亦已微  
矣卒乃臨難捐軀盡室隕命嗚呼難哉豈非天  
性忠義九死不移者歟南京贈入理寺鄉諡文  
毅毋張氏贈淑人

汪偉號長源徽州休寧人其先徙應天爲江寧  
人崇禎戊辰進士授慈谿知縣爲政無赫々名  
亦不善事上官而一時循良無出其右時 烈  
皇帝念國家多難當預備教歷中外安攘文武  
之才爲異日揆席地乃詔擇推知治行卓絕者  
入翰林偉以異等授翰林院簡討尋充東宮講  
官記注起居偉素慷慨敢任事又以破格拔擢  
益感激思報稱每得四方警報輒撫膺流涕壬

石匱書

卷

甲中殉難列傳

八

午東兵直入長驅淮上而逆關勢益熾則上江  
防疏首言布置之法宜於沿江要害如武昌九  
江太平采石以至江北浦口或駐節建牙或聲  
援策應絡繹聯合期於無隙可乘而操臣與南  
樞臣軍中事宜緩急相應又宜借鹽課截漕艘  
改折江廣浙直各處物料本色以濟軍需皆一  
時石畫疏上天子爲動容癸未同考禮闈甲中  
春逆賊犯闕謂其繼婁耿氏曰吾死決矣出問



乘輿所在繞宮門者三則宮人皆逃去矣還寓  
耿氏先自縊死偉從容作書與其長子觀生具  
袍笏北向拜闕南向拜母乃自縊書曰嗚呼我  
生不辰丁此國難講讀之官既無事權可為一  
得之長亦不見用惟有一死以自靖而已繼室  
耿氏少年節烈矢志不移乃于城陷之日恬然  
從我而死使萬世之後知我朝復有趙昉終也  
吾見讀聖賢書須以忠孝自勉勿辱先人老母

石隱書

卷

甲申死難列傳

九

不能終養幼子晉生年甫四歲不能撫之成人  
皆吾見事也拒不得還以吾夫婦衣冠招魂葬  
之華山張家崗俾魂魄常得依吾父母也凡我  
親友俱為致聲天下事有可為不可失忠孝念  
頭也時觀生已中壬午舉人晉生耿氏出耿氏  
死年二十三以晉生託其弟耿元吉隆之長班  
家後得歸弘光朝贈詹事府詹事謚文烈耿氏  
贈恭人益烈皇帝朝特簡推知入翰林死節者

惟偉一人而孟進士章明顧錢塘咸建劉南昌  
曙三人又皆以偉門人死節

李邦華字懋明吉安吉水人萬曆甲辰進士令  
涇縣有能擢監察御史巡按浙江聲望尤著時  
門戶之隙已萌群小爭攻東林諸正人邦華為  
鄒南皋門人又同里人多忌之丁巳例遷山東  
參議病免久之天啓中起廢籍為光祿少卿未  
任陞都察院僉都御史巡撫天津尋入為兵部

石隱書

卷

甲申死難列傳

十

侍郎協理京營戎政時逆瑞用事崔呈秀等欲  
舉諸名賢一網盡之作天鑿同志點將等錄天  
鑿錄邦華名居前樞輔孫承宗擁重兵在關外  
請入朝面奏邊事或言承宗且興晉陽之甲邦  
華為內主瑞懼甚矯旨勒孫還鎮倪文煥遂疏  
論邦華削籍謫戍嶺南崇禎改元起原官尋陞  
本部尚書己巳之警日夕練京營兵焦勞隘至  
然竟以是免己卯起南兵部尚書慶去壬午起

原官掌都察院事癸未東兵入且飲馬長淮  
大帥左良玉擁重兵有跋扈之形東南震動邦  
華多方設處以數十萬餉資之遂得帖然是歲  
獻賊破武昌駭亡及江右邦華於是有保東南  
裕安據疏謂長江衣帶非僅守九江守安慶  
可恃無恐也為今日計宜增兵以扼險江撫駐  
九江賴撫駐吉安以壯虎豹常關之勢往來策  
應責在監司上嘉納之會掌院劉宗周以教科

石匱書

卷

甲申死難列傳

十一

臣熊開元忤旨罷職朝論謂總憲百司之長非  
端方元老不堪任特簡邦華代之凡大事大獄  
悉諮之不時入奏禁廷天語商確多秘莫聞既  
賊氛益熾關陝山西相繼淪陷甲申春遂稱兵  
犯關邦華知勢危急與勳臣李國禎各有揭請  
太子南遷固根本以科臣光時亨參駁不果行  
及城陷帝崩邦華聞拜文丞相祠復返寓閉  
門書版曰堂：丈夫聖賢為徒忠孝大節矢死

靡他遂自縊死南京贈兵部尚書諡忠文

馬世奇字君常普州無錫人崇禎辛未進士選  
庶吉士授編修累遷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  
侍講學士掌司經局印善奉使山東湖廣江西  
諸藩餽遺一無所受典江西試分較禮闈所拔  
多知名士甲申逆闖橫行中原召對世奇奏言  
向因揚嗣昌宋一鶴左良玉等兵所在劫掠百  
姓怨恨賊反借勦兵安民為辭愚氓被惑遂望

石匱書

卷

甲申死難列傳

十二

風叛降今當以收拾人心為本勅督撫鎮將約  
束部位為急不然勢將不可救又言泗陵顯陵  
被寇諸藩慘禍不一凡為臣子皆有不共戴天  
之義而猶泄：蹻：依違兩可寧使敗壞封疆  
不肯破除門戶國家之事豈容再誤乎賊犯關  
知勢不可為與駕部郎成德相約以死及城不  
守世奇曰此我奉命時也家人泣曰如不夫人  
何世奇曰不死亦辱不夫人同朝或過郎中語



世奇聞上南幸死不如扈從世奇曰吾意以矣且主上安得南必死杜稷謂二妾朱氏李氏曰吾死分也汝等奈何二妾皆自縊死乃望闕拜慟以司經局印授其僕曰皇上果得出持此赴行在又遙拜太夫人遂端坐自經而死世奇至都嘗夢中吟文信國詩從今別却江南日化作啼鵲帶血歸世奇殉國之志素定故兆先見於夢云南京贈禮部左侍郎謚文忠朱氏李氏皆

石匱書

卷

甲申死難列傳

十三

特贈孺人

孟兆祥山西澤州人家河間之交河天啓壬戌進士授大理寺評事陞吏部稽勲司主事歷驗封考功文選主事驗封考功外郎晉郎中給假回籍起考功郎兆祥峻節自樹中官某者有闕說拒不從遂以事降行人司副尋陞光祿寺丞少卿左通政太僕寺卿癸未陞通政使是年八月子章明登進士第甲申陞刑部右侍郎賊

至守正陽門城陷不屈死子章明往哭收蓋父屍亟歸別其夫人曰吾不忍入人獨死吾往從夫人夫人曰爾死吾亦死章明以頭踰地曰謝止留一小婢在側夫人自縊章明扶掖之夫人咽噎章明不顧取筆寫二詩復入書壁上曰有悔吾夫婦屍吾必為厲鬼殺之天人氣絕昇一扉置夫人加以緋服又昇一扉置夫人左亦服

石匱書

卷

甲申死難列傳

十四

緋自縊小婢曰吾死亦置扉上弘光時兆祥

贈刑部尚書謚忠貞章明贈侍御史謚節愍

金鉉號在六北京留守衛籍常州武進人年十

八舉天啓丁卯順天鄉試第一崇禎戊辰進士

授揚州府學教授日進諸生講濂洛之學燕居

言行俱有規格人比之胡安定陞國子博士庚

午遷工部主事時上方銳意綜核內臣張英憲

奉敕總理戶工兩部錢糧特建公署鉉慮開交

結之漸決廉耻之防疏請罷之不報未幾奏憲  
撤兩部司屬謁見如部堂體鉉又疏奏憲妄自  
尊大以 皇上迪簡之臣子而屈抑刑餘之下  
臣委質 聖朝不敢匆匆中貴之庭致干交結  
之條有旨切責差抽分抗州兩關推征有法遠  
人德之尋移疾歸鉉自此絕意仕進杜門却掃  
深究性理之學益自刻勵與劇中允理順陳儀  
部能正友善儀部稱其學行古人所難甲申三

石匱書

卷

甲申死難列傳

十五

月賊攻城急鉉跪母章太夫人前曰見世受國  
恩職任車駕城破義在必死得一避地可以歲  
毋幸速去太夫人曰余受國恩我獨不受國恩  
耶事急廡下井是吾死所鉉慟哭即辭太夫人  
往驗火藥局十九日歸至御河橋聞賊入城鉉  
望寓再拜即投入御河從人拯救鉉啣其臂得  
脫急赴深處時河水淺俛首入泥渟死之家人  
報至章太夫人遂投井死鉉妾王氏隨太夫人

死其弟茂才錄哭曰我母死我必從死然母未  
歸土不敢死也遂棺殮其母既葬三日復投井  
死之弘光贈鉉太僕寺少卿謚忠節

王章號芳洲常州武進人崇禎戊辰進士授諸  
暨知縣有神君之頌會節令缺郵境多盜賊臺  
使者以章才調往諸暨民奔走號呼唯恐失之  
郵人來迎者諸暨人爭逐之久之乃得赴新任  
諸暨人肖像祠之及治郵：人德章亦如諸暨

石匱書

卷

甲申死難列傳

十六

稍遷工部主事考選授陝西道御史巡按甘肅  
甘肅邊徼重地章繇嘉峪抵天山單騎躬行撫  
賞番人畏威懷德巡未竣而封事數十上多關  
軍國大計至劾內臣殺良肖功糾并撫剝民侵  
餉罪藩差擾驛陷良皆侃：無所避庚辰受歸  
服闋補河南道甲申賊勢張甚章陳保江南策  
都御史李邦華謂章具文武才題授巡視京營  
及真定等郡破京師震驚調營兵五萬軍城外



襄城伯率之而章督在城兵為守禦計三月賊

薄城各官分門坐守章巡察防禦晝夜不息賊

攻廣寧門俗稱彰義門章急督戰城破遂入守阜成

門俗稱平則門親冒矢石連發二砲傷賊甚多城陷

與同事科臣光時亨並走城上遇賊奄至連呼

下馬下馬時亨即下馬章張目叱之賊衆中股

墜馬被執有降賊為偽官者謂章曰若降即入

用乃仰天大慟罵曰汝無父無君何面目見我

石匱書 卷 甲申死難列傳 十七

更說我降左右持刀傷其膝欲令章屈章坐地

大罵遂遇害弘光朝贈大理寺卿謚忠烈廕一

子錦衣世官而光時亨卒以降賊棄市章次子

之拭字騰御入閩為兵部職方司主事請終喪

許之因寓義烏浙東陷被擒不屈以死章父子

死皆烈在人見聞蓋常州言父子死節者稱

王氏鎮江言父子死節者稱陸氏

凌義渠浙江烏程人天啓乙丑進士官大理寺

卿賊偏盡焚其平生所著述及所評騭諸書服

緋正笏望闕拜後南向拜訖遺書上其父有盡

忠即所以盡孝能死庶不辱父等語寓中絕城

都為僕人箴過乃取短練數尺命二僕勒之僕

泣不忍容趙生曰公志決矣何不蚤完其節為

縶之憲撈義渠奮身絕吭而死贈刑部尚書謚

忠清

施邦曜號四明紹興餘姚人萬曆己未進士除

石匱書 卷 甲申死難死傳 十八

武學教授陞國子監博士工部營繕司主事甲

子典雲南試陞員外郎官通惠河道陞屯田司

郎中丁卯出為漳州知府陞本省布政司叅政

四川按察司使次寅推南光祿寺少卿轉北光

祿寺卿通政使免官癸未起都察院左副都御

史邦曜見人心瓦解賊所至非降則逃所以

然者繇官吏後削早失民心以致臨事潰散此

有司罪也察史之責在巡按御史于是有寶圖

察吏安民既大畧言巡按推重憲綱所載明言奸貪蠹政害民者遂即掣問又六品以下官有犯取問明白從公決斷以實奏聞今巡按考察官吏但呼名過堂未見掣問一人卽有一二參劾需之後命近卽有不時參劾之旨不過取一二卑寒者塞責今民命倒懸在於呼吸安得爲此文具考察官吏必須當面發落某官稱職留任某官不稱職斥逐某官奸貪蠹政害民掣問巡歷府縣立時分

石匱書

卷

甲中元雜列傳

七

別庶幾人情震竦民生漸蘇然其要又在反求請身必賊罰不取土儀不問謝薦不收先自治而後可以治人否則受賊之律身先犯之惡能以法繩人又曰得一良吏勝得一良將去一貪吏卽是去一民賊奏上天子嘉之勅巡按御史依奏着實舉行甲申春遂賊犯京事急邦難卽以死自誓及賊入于空中從容自縊書曰慙無半策匡時難唯有孤身報國恩時先帝升遐

九列中最先自盡者倪文正與公皆越人後又得一周文節二十有一人之中而紹興乃居其

三

吳麟徵既嘉齊嘉興海鹽人天啓壬戌進士授建昌府推官丁艱起補興化以治行高等徵拜吏科給事中同官章正宸莊憲獻以建言下獄麟徵上疏力救庚辰入計與掌河南道祁彪佳矢志澄清略不假借時論快之故事掌吏垣者

石匱書

卷

甲中元雜列傳

十

計事竣卽擢奉常麟徵以矢執政意久不調至甲申三月始陞太常寺少卿時寇警且迫麟徵以十二日受事十五日奉命守西直門十七日寇至城下西直當賊衝攻甚急厲氣登陴指麾守禦矢集如蝟敵落案前麟徵神色不變是夜天微雨親督士卒以土石塞城門寇奇馳騁城頭欲擅啓門中樞密遣卒出城峻拒不許十八日以重賞購健兒縋城殺賊百餘人已而賊大



至十九日賊從德勝門入麟徵拒戶自經為家  
人所解扶掖歸賊已據其邸因入道左三元祠  
時傳天子一蒙塵有勸公扈從南下者不應同  
官來招之降賊怒揮之戶外遂自經家人又救  
醒泣而請曰明日待祝孝廉至可一訣張目許  
之祝孝廉者名淵同鄉人以保奏劉宗周被逮  
留京師淵晨至麟徵與訣曰我登第時夢有隱  
士劉宗周題文信公零丁洋詩二語于壁曰山

石隱書

卷

甲申北難列傳

廿

河破碎風飄絮身世浮沉雨打萍今山河破碎  
不死何為對泣下因作書訣家人曰祖宗二百  
七十年宗社一旦而失身居諫垣無所匡救法  
應梳服殮時用角巾青衫覆以單衾藉以布席  
足矣蒸：泉路咽：寸心所以瞑予目者又不  
在乎此也罪臣吳麟徵絕筆書畢投縲死之淵  
為視舍殮乃去  
陳良謨浙江鄞縣人崇禎辛未進士授雲南入

理府推官舉卓異入為四川道監察御史甲申  
三月聞變作縲梁上欲自盡書其几曰為子為  
臣不能兩盡慷慨從容同歸一死有妾時氏懷  
娠三月而良謨年踰五十無子台妾謂曰吾無  
子汝幸有娠倘生男以延陳氏血食時氏曰主  
人死妾將誰依與其為賊辱不如無子也妾請  
先死以絕君念遂投入其縲良謨另作一縲與  
之同盡良謨父沒官雲南貧不能歸擿壬戌詢

石隱書

卷

甲申北難列傳

廿

選求入理府推官始得歸人稱其孝弘光時贈  
太僕寺少卿謚恭愍時氏贈孺人  
許直號若魯南直如舉人崇禎甲戌進士吏部  
文選司員外郎城陷長班促報名直曰俟吾死  
汝往報名時傳 先帝從齊化門出客羊君輔  
勸曰天子南遷公等宜扈蹕偕行共圖光復奈  
何以有用之軀輕一鴻毛擲耶直唯：既而出  
門一望曰當此回面干戈駕將為往此聞煤山

信號慟欲絕羊君輔從傍慰解諸僕環跪而哭  
動以親老子勿直曰有兄在我無憂也是夜寢  
早君輔於別室呼僕授家書報其封公遂更服  
官帶拜君父畢作詩六章有微軀自恨無兵柄  
殺賊徒數報主心丹心未雪生前恨青史空留  
身後名之句命僕取繩繫之僕股栗不能舉手  
直斥之出遂自經比死一手持練尾一手上握  
神氣如生弘光時贈太僕寺卿謚忠節

石匱書

卷

甲申死難列傳

廿

王家彥號尊五興化莆田人天啓壬戌進士授  
開化知縣調蘭谿以卓異擢刑科給事中丙子  
憂去服闋補吏科在諫垣十年彈擊無所避搢  
竇歛手時閩賊劉香老等劫掠同安鎮幾擾省  
會家彥於是有關省海防疏言舊制有衛所軍  
無別兵亦無別將而統於各衛之指揮每寨設  
號船聯絡呼應復又添設遊擊等官雖支洋窮  
濶戈船相望今防禦之策莫若復舊額而練民

兵識者以為至論又見群盜蜂起皆因民困而  
吏不恤上疏力言之以為今日之吏催科急者  
考卓異督責嚴者稱循良不肖者以東濕濟其  
饕餮賢者又為文法所縛不得展布由是民窮  
無聊起為盜賊一天倡亂千百成群宜少寬文  
網令有司加意撫綏以遏亂源其他所陳皆關  
切利弊裨補軍國為救時之要策庚辰陞大理  
寺丞歷少卿太僕寺卿戶部侍郎癸未轉兵部

石匱書

卷

甲申死難列傳

廿

右侍郎協理京營戎政時戎事廢弛國勢日蹙  
家彥力補救不遺餘策甲申賊犯關家彥守安  
定門備禦甚力因中官有與賊通者為內應城  
遂破賊得家彥欲降之家彥不屈賊忿甚提刀  
段斬之或云城陷有諷其亡者家彥正色叱曰  
國破身死吾何足惜但主上存亡不可知恨不  
追隨乘輿觸死犂前耳言畢自刎死南京贈太  
子少保謚忠端



吳甘來號菴菴江西新昌人崇禎戊辰進士授  
中書舍人壬申擢刑科給事中歷兵科互至戶  
科都給事中甘來在諫垣十餘年知無不言彈  
劾不避權貴甲申三月十七日賊薄城急兄禮  
部負外吳泰來至寓執甘來手泣曰時勢至此  
奈何甘來曰有死無二義也十九日城陷傳聞  
聖駕南出甘來曰上明且決必不輕出乃疾  
趨皇城不得入返寓家人進飲食却之有勸甘

石隱書

卷

甲申死難列傳

廿五

來潛遁者甘來曰今不能調兵殺賊願欲苟全  
求活耶遂作書以後事囑其兄弟子侄簡几上  
有疏草在曰留此恐彰君過取火焚之侄家儀  
奔至相與慟哭曰我不死無以見志汝父死無  
以終養百者兄弟同難必存其一使 皇上在  
則土木表彬靖難程濟皆可為也否則求真入  
於白水起斟尋於有仍庶幾庭闈無子而有子  
廟堂無臣而有臣矣遂冠帶北向拜者五南向

拜者四賦絕命詩一首引佩帶自縊南京贈太  
常寺御謚忠節

周鳳翔浙江山陰人崇禎戊辰進士改庶吉士  
庶官左春坊左諭德靜默寧澹與范質公徐九  
一相反善甲申三月都城陷鳳翔謂吳給事甘  
來曰臣子義在必死然必得一視入行梓宮縞  
素慟哭乃無憾甘來然之二十一日赴東華門  
茶棚下舉哀欲絕即投金水橋下水淺不死復

石隱書

卷

甲申死難列傳

廿六

簡簡至寓作書辭父母曰國君死社稷臣子無  
不死君父之理父母生我育我教我以有今日  
男幸不虧辱此身貽兩入人羞吾事畢矣罔極  
之恩無以為報矢之來生北向拜君復南向拜  
父母自縊死之間詩有碧血九原依聖主白頭  
二老哭忠魂之贈禮部石侍郎謚文節  
陳純德號澹玄永州零陵人崇禎庚辰進士是  
年二甲進士俱蒙召對稱旨即除翰林科道等

職純德以奏對詳明授福建道御史癸未督順  
天學校方抵任以遵化警不能前回京賊入京  
純德自縊死之其同以進士召對者特旨除翰  
林五人科道各五人共十五人而死者惟純德  
一人南京贈純德太僕寺少卿謚恭愍

中佳亂廣平永年人崇禎辛未進士除儀封知  
縣儀封小邑民謹朴易治佳亂減省條教一意  
休息之大河界邑中多剽盜乃修保甲之令又

石匱書

卷

甲申死難列傳

廿七

廣置耳目設購募盜皆奔它邑縣有入豪張甲  
為姦猾把持一切訟獄事前後數令莫敢問佳  
亂至立案之罪至死境內震懾然兩河決佳亂  
親負薪實土塞之滿三載舉治劇從犯：壞八  
而俗侈好浮偽慢上多豪貴人居間請託佳亂  
清嚴自持士大夫家居僮隸數千指縱橫自如  
囊橐奸宄或入民舍取器物傷纖弱嚴收首惡  
數人立誅之而其時盜入起有掃地王者率賊

萬人環攻把佳亂登陴固守手劍斬賊一人乃  
退更謀之父老某甌城以治行尤異擢吏部文  
選司主事以清鑒稱于時會東兵入佳亂條上  
便宜數端 上優旨答之轉考功員外郎嘗入  
計為協理貶無所回避擢貴多不樂之會佳  
亂之師文：肅與韓拔有隙中以微法并父佳  
亂降南京國子監博士遷大理寺副甲申春陞  
太僕寺丞以收事出巡近畿聞賊薄居庸分兵

石匱書

卷

甲申死難列傳

廿八

自營山入畿南郡縣望風奔潰佳亂將入都或  
勸之以京師且危幸在外可無與佳亂慨然流  
涕曰我國知京師當不支其如 皇上何遂疾  
馳入都時三月十二日也徧謁大臣盡戰守之  
策皆不省佳亂知必死十八日聚賓客為次子  
行冠禮曰此宋尹衡州所謂冠帶見先人于地  
下也十九日城破至王恭廠井中自投下死之  
命其僕歸報不安人曰不敢辱身以辱吾親南



京贈本寺少卿謚節愍

趙謨號鎮所雲南昆明人天啓甲子舉人除貴州龍泉知縣壬午以禦土賊功行取癸未授四川道御史巡視中城捕賊謀以聞殺之城陷賊獲謨械之謨瞋目罵賊刀杖齊下磔其屍于白帽衛衛以遠方乙科無為之請卹者附記之以表節烈

石匱書曰甲申死難而不獨以死難著者則別

石匱書 卷

甲申死難列傳

九

之於馱傳而死難之外更無別事可記者則不得不盡之於死難矣蓋以其死難故亦足以傳也若更以死難諸君子而復議其一籌莫展不能免 先帝於輪臺之難謂區區一死不足以塞責則何以處天下死者與不死而降者哉

石匱書卷第二十一

勲戚殉難列傳

新樂侯劉文炳海州人以皇親得封闖賊破外城 先帝召文炳全駙馬鞏永固各率家丁二十餘人欲於崇文門突圍而出見賊數十萬城以外無隙地返駕回宮文炳嘆曰身為戚臣義不受辱不可不與國同難其妹適李皇親家年未三十而蚤寡文炳名之曰余家非避難地宜

石匱書 卷

勲戚殉難列傳

十

蚤來歸可以同命妹乃歸十九日城陷呼妻妾子女及其妹悉避樓上撤其梯縱火焚之大小男女共十六口皆啼號呼文炳文炳曰汝等先去我即來矣遂就縊共燔火中祖母瀛國夫人人即 帝外祖母也年九十餘投井死弟都督劉文耀亦投井死弘光元年追謚文炳忠壯謚文耀忠果

駙馬都尉鞏永固順天大興人崇禎癸未公主

先卒桓尚在堂外城破 先帝召永同率家丁  
突圍出不得永同歸殺其愛馬焚其弓刀鎧甲  
到公主桓前入書壁上世受國恩身不可辱八  
字以黃絲絕縛其子女五人於柱命外舉火遂  
自到後之弘光元年追謚貞愍

惠安伯孫履孫河南永城人以皇親得封京城  
破盡散家財于隣里親戚置酒一家聚飲積薪  
四圍全家燔死弘光元年追謚忠武

石匱書

卷

勳戚為難列傳

二

宣城伯衛晉春定遠人在朝候 駕聞闕賊破  
城入急歸呼其妻妾子女婢僕輩十八人共投  
之於大井中屍骸填塞井口為滿

石匱書曰開闕賊入城公侯將相及戚畹勳衛  
無不投誠歸順而後以勅餉追賊極刑拷掠如  
掣：喀血至血盡而命亦與之俱盡與四君子  
所死則一而所以死則相去天壤矣蓋四君  
子者義不反顧蚤自見機得攀附龍髯而名且

與河嶽日星相為終始視諸人之死於極措拊  
揚與死於斧鑿刀鋸真蠅蚋蚊虻等耳祇爭一  
劑而坐失千百夜臺有靈請人其亦知自痛也  
哉

石匱書

卷

勳戚為難列傳

三



石匱書卷第二十二

倪元璐列傳

倪元璐字玉汝號鴻寶浙江上虞人天啓壬戌進士館選庶吉士元璐初第時權瑞竊柄群奸肆行元璐獨屹然孤立丁卯典試江石命題深刺時事幾陷不測 先帝龍飛陞翰林院侍講有請毀三朝要典及辨東林三疏天下傳誦紙貴洛陽辛未分校南宮揚廷麟為本房首拔士

石匱書

卷

倪元璐列傳

一

入有聲譽晉侍讀充經筵日講官元璐陳制憲制虛十六策 上為拈之屏間出入顧視每歎曰奇才奇才乙亥晉國子監祭酒定齒肖禮命請子侯入學所教士有法嘗言吾痛居父之道不剛而華裔之防漸隳於是進諸士發明春秋方不厲鐸鍾而收者啖人以並封秦制劫去遂家居者六年朝夕承太夫人歡壬午八月北騎取八城將攻關河決開封賊出河北取原懷彰

衛當事者謂元璐向負才名請試盤錯乃詔起兵部右侍郎元璐以太夫人年踰八十辭不就有詔敦趣遠北騎不入破河間臨清循充濟諸城無不下者元璐長跼告太夫人曰自瓊州公以來再世祿食今 天子有急奈何太夫人裂所衣襦示之曰為爾旃也豈曰無衣元璐乃毀家召募得數十人及乎瓚率諸家丁徙可數百趣淮上問淮撫覓益徒助之無有應者歎曰吾

石匱書

卷

倪元璐列傳

二

即不破賊朝夕必達不以邊事獨遺居父乃身率十騎持滿矢趨樹陰出濟北十餘日至京師上聞之甚喜曰固知是吾倪講官也即日召見元璐為條奏制敵禦寇彼已情形曰臣沿途遇將輒稱北騎難殺而難民皆云北騎可圖蓋兵將見形難民見情也北騎綿亘數十里衝突颯忽所向無前者形也女直人無多遼人過半歸營踈略夜即酣淫熟寐又中怯畏死失利則闔

營物哭遠人每凌西裔心志不咸此其情也難  
民入敵中故得知之天攻形用乃攻情用謀今  
行間諸臣無為掩伏偵聞之事者故聖時有  
而不獲無開防守有餘而剿擊不足非不用力  
勢使然也今北騎三股分東西二路東路皆東  
人西路皆西人及遠人從定州移方順橋稍西  
度其必俟兩帳相望西路送保定突衝良涿轉  
掠過東合營出口臣愚謂宜乘其未合盡集各

石匱書

卷

倪元璐列傳

三

路入兵并攻東路勿擊首尾互搗中堅輜重難  
民所在猝擊衝之必亂東路既潰西路不敢復  
東不得下趨固龍二關至於險隘合山西宣大  
保定三路重兵遮追大擊庶或大創去不復表  
今賊分兵亦與分思賊合兵不得復合彼并刀  
奮死孰復有誰何之者乎又言禦寇機宜以九  
江為中權武昌為前茅淮揚為後勁先在邊之  
使不得下然後厚集兵餉力滿氣充非旦夕可

計功也 上溫諭葉美之時輔臣周延儒自請  
督師而陳演謀揀首揆以賄敵搦之且慮 上  
屬意元璐乃告 上曰天下不治繇兵農不合  
今廷臣可任者惟倪元璐馮元颺耳使元璐為  
大司農元颺為大司馬彼此參合不日可治  
上心然之即日命元璐為戶部尚書馮元颺為  
兵部尚書元璐以浙人例不為戶部同辭 上  
召至中左門諭以祖宗成憲固不敢變今用人

石匱書

卷

倪元璐列傳

四

為急毋固遜元璐乃勉受命因曰必使臣者臣  
有三做一寔做與兵部合算先準餉以摧兵回  
準兵以摧餉彼此相摧則數清而用足一大做  
求民間不利大害一舉與除多以數小生節  
報數一正做以仁義為根本禮樂為權衡苟政  
有厲民者臣必為民請命乃退與馮元颺商互  
稽之籍先定簿正次定簿差請以餉部兼職方  
得以察核諸將士時郡邑殘破蠲免多外解不



時至元璐曉夜持籌滿三十下遠床少不休日酌道里以給兵食馳書告督撫使自生節以佐司農之不逮日數百函纖悉備至故終元璐在部士無諱者乃當寧營之苦不雷強而礦砂積幣之說日聒于御元璐數爭之未得也拓臣又以是因之元璐歎曰若使傳說化為膠鬲商吾化為孔桑則吾寧就東海老身西人湯若望挾伎巧亦以開採進元璐而折之而不入瑞陰為內

石匱書 卷 倪元璐列傳 五

主乃上疏曰古稱鑄山埒於煮海原其利害寔相逕庭其說有六海挹注而已山須發鑿勞費一也民多山居百年墳墓千家閭井或望其氣鏤鋤及之二也形勢所在動傷地脉三也自萬曆中年礦使為禍海內皖痛今復駢駢羣心焉搖四也臣觀萬曆會計錄據其所得子母出入常不償失常時進奉總屬民脂非繇地寶五也有礦卒必有礦賊此輩一聚不可復散即與寇

通六也時遣中使逆浙直收買桑穰元璐告輔臣蔣德璟曰此事台不能獨力願公分任之乃先疏曰凡民間自取桑穰皆曰剪落餘條於桑無害今欽限迫急朝使威嚴所司望風勢必就桑取皮先獲毀葉此何等時復堪駭動上猶豫德璟疏亦入乃輒不行而噂嚶者日益進謂詞臣不任錢穀勸上撤入司農選講幄上曰倪尚書好官肯任事但時勢甚艱未能速劾

石匱書 卷 倪元璐列傳 六

即撤誰代之者諸臣結舌上一日品諸臣至計臣笑曰計臣却好有心思做文字且公忠體國無如計臣者而諸臣排之不已以楮幣鑄砂為太祖神宗時盛事鼓舞不修行之在人捨此則計臣坐窮矣上沉思久之乃詔計臣元璐着以原官始舊專任講職元璐笑曰是吾志也甲申二月上御絳筵元璐曰陳生財大道上趨諷已輒詰曰今邊餉匱絀生衆為疾作何

理會元璐徐曰 皇上聖明不妨絲權互用臣  
儒生止知因民之情嚴富於國耳 上不憚元  
璐不引謝翌日 上謂輔臣曰從來絲越有問  
難而無詰責昨日偶爾是朕之過也元璐在絲  
遊久 上方留意答沃每當元璐直講必前席  
傾聽常於講中直箴延儒體仁之失 上怒以  
手麾書仰面倚几坐元璐益抒詞朗切 上乃  
稍前就案辛霽容受為三月賊犯闕急勸 上

石匱書

卷

倪元璐列傳

七

出東宮循康王故事不聽又請以六十金募一  
士得五百敢死可破圍台勸王師亦以為無及  
是日聞賊踰城乃束帶向闕北謝天子南謝太  
夫人四拜畢索酒入齋與關神對酌三觥出就  
廳事南面受綬題案云南都尚可為死吾分也  
慎勿棺衾以志吾痛遂縊死頃之賊至問公安  
在則陳屍於堂矣各稱忠臣歎息而去弘光元  
年旌公忠第一贈光祿大夫太保吏部尚書謚

文正予祭六壇有司造英建祠京師曰旌忠黃  
道周曰嗚呼以天子十七載之知不能使一詞  
臣進於咫尺以五日三台之功不能從講慳致  
其功卒抱日星與虞淵同隕嗚呼豈非天乎史  
稱陸宣公為相其所聽信迺不如其為學士時  
崔與之避位智于文天祥葉夢鼎之棄官賢於  
謝枋得是皆不然天下之治亂主臣之離合皆  
有物焉司之至於安身立命或席蓐以為昨封

石匱書

卷

倪元璐列傳

八

或晨夕以為終百七尺之根麗於兩極何可奪  
也公當日相亦功不相亦功願不以相功者使  
天下悽愴思所以板蕩之故且使 先帝在天  
顧念曰吾庸講官也是多謗者吾迺今知人  
石匱書曰倪太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  
如彼其久也迺當死賊猖狂之際卒不能出一  
策焉下 先帝於輪臺之難此臣之所以痛心  
疾首重情也 先帝併惜吾太史也蓋君死社



援而臣死君千古得死之正無過此兩人應無  
遺議但論死於不能死之人則死死為泰山論  
死於能死之人則死又為鴻毛嗚呼若吾太  
史者豈可以一死却其責哉

石匱書

卷

倪元璐列傳

九

石匱書卷第二十三

鄉紳死義列傳總論

聞之君臣大節惟在致身忠孝大綱難於死義  
以故須清碎體弘演納肝腸陰被矢侍中濺血  
如此忠烈其未尚矣間嘗論之弘演以使旋復  
命侍中以護駕蒙塵主辱臣死固其分也若夫  
罷職歸田優游林下苟能以義衛志以智衛身  
托方外之棄跡上可以見故主下不辱先人未

石匱書

卷

鄉紳死義列傳

一

為不可乃氣激傾軀志堅化碧不惜一死追附  
攀髯表景倩之父子並殲石頭江萬里之夫妻  
同沉止水甚者一門伏劍闔室自焚雖祖宗秦  
養之深恩亦思宗感格之明効也與彼反躬事  
仇回面改嚮速若反掌者不幾天壤相去哉嗚  
呼石窮西河盡有吾君之痛風車雲馬猶聞殺  
賊之聲予蓋輯鄉紳死義之傳而益歎吾思  
廟君臣成仁取義之正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鄉紳死義列傳

胡守恒號吉雲舒城人崇禎戊辰進士考選庶  
吉士授編脩守制家居壬午三月張獻忠合回  
草諸賊攻舒城時舒城無縣令參將孔廷訓以  
兵千人同編脩胡守恒率士民共守七閱月廷  
訓降賊攻城守恒誓以死守賊怒以洞車穴城  
穿者數處守恒督軍民補塞之賊射書脇降守  
恒喘其書於城上越三日城陷賊執守恒夕其

石匱書

卷

鄉紳死義列傳

二

腹被數十創以死舒人見者無不流涕  
馬如蛟字騰仲號均齊和州人天啓壬戌進士  
除山陰知縣正靡俗革吏弊所食米悉自和華  
致戊辰考最入為福建道御史己巳巡按四川  
辛未巡漕以武關事累落職歸佐其父為德於  
鄉賑貧乏歲施措至數百人貸其錢者多不責  
償前後焚券至數百乙亥春賊魁全椒陳家市  
如蛟率士民請于知州黎弘業抽丁守城如蛟

自招兵二百餘人操練聽用運各鄉穀入城并

清陽石衛倉糧足支數年購工鑄大小銃砲百  
餘子弩器械具備十二月二十六日賊犯和州  
如蛟嬰城固守二十八日賊用梯攻城上發砲  
擊殺百餘人賊復頂方桌掘城：上擲薪燒之  
已而風雷漸急城上人不能支多散走如蛟出  
家中大銀募人出城殺賊：已蟻附而登如蛟奔  
回家置其居室舉火焚之如蛟妻妾兄進尹如

石匱書

卷

鄉紳死義列傳

三

紀生員如虹及奴婢死者十有四人如蛟自持  
戈走匿江上蘆園中為賊所殺棄屍江面狀貌  
如生事聞贈太僕寺卿一子入監  
張羅彥北直清苑人羅俊羅善羅輔等兄弟六  
人羅彥崇禎戊辰進士授行人歷吏部文選司  
郎中陞光祿少卿癸未兄羅俊成進士而最幼  
弟羅輔是年亦登武進士羅彥曰余先人呂戩  
力邀大爵乃復蒙恩如許願何以答陰遇明年



甲申遂賊李自成呂其衆陷山西遂由居庸入  
犯關令別將劉宗亮等寇畿南數郡敗燕京之  
援期日會時真定營卒恨巡撫徐標不從賊誘  
殺之呂應賊反為賊守保定勢益孤間有稱賊  
仁義子代之師者羅俊兄弟大言誓衆誰非  
明太祖衣食至今日何忠緩急去之且保定為  
神京前蔽必鞏此門戶以逆呼吸顧城守甚難  
久無保督新守未至鎮帥且盡呂兵去人心戒

石陵書

卷

鄉紳死義列傳

四

亂羅俊羅彥以忠義相激發顧其子羅輔負殊  
力善射挽強弓驟發百矢弗難而頗多命中衆  
恃為先登于是約同知邵宗玄合官紳士民送  
拜關盟於北城之上計鄉丁及門夫可二千人  
而賊可數萬既破河間偽牌數至羅彥等不為  
動已而新守何復及太監方正化次第至協守  
力則閣部李建泰衆散但呂親兵百人護其餉  
入城也建泰軍中有孔甲者為賊說降羅俊輒

斬之以約三月賊圍城急羅彥懸重賞破賊  
建泰恐傷賊止勿發而宗玄憤爭之不得至欲  
墮城以死羅彥馳解之建泰報而下時賊聞光  
祿欲死城令卒環仰面而罵一舟射書勸降羅  
彥城上碎其書擲還之乙未都城陷羅彥一號  
欲絕羅俊曰此城又當北門矣寧幸苦無失呂  
待天下勤王誓死不去壬子攻西北益急則傾  
資賞士至出其珮帶偷置耳服之屈且盡中一

石陵書

卷

鄉紳死義列傳

五

賊者立與數金為賊所中者立與數金賊砲矢  
齊發雲梯繼進鷹鉞數千且火城而入城上砲  
火矢石逆下賊死拉去堆燒者無算賊宗亮不  
得志自殺其偽將數人今日午不克撤圍去而  
建泰慮城破不免與其中軍郭中然謀懸士陰  
約賊領後小白旗為號賊乃送是入于是西南  
城陷羅輔粹欲保其伯兄潰圍出圖再舉羅彥  
不送則身返巷戰遇賊手起應弦而倒縱馬赴

賊：無不辟易者所擊殺數十人須臾賊圍之  
數重身洞矢數百十遂死羅俊方守東門賊莫  
至東門則袒擊賊：仆地羅俊怒扼賊吭噉其  
面不得噉其耳吐耳大呼曰吾皇明進士張羅  
俊語未畢中矢倒而羅彦急抵舍題其壁明光  
祿寺少卿張羅彦義不受辱縊死并時妻米  
氏奮利刃自刎不得絕乃同妾錢氏及生女赴  
井死羅善觀其妻高氏携女三人投井死而身

石匱書

卷

鄉紳死義列傳

六

赴仲兄羅彥欲與同難羅彥曰吾受朝廷爵祿  
義不得不死弟諸生可不死羅善不肯視井欲  
下顧井中有婦人遂釋井拜其兄歸投其室井  
而死羅俊子諸生仲羅彥子諸生晉皆投井以  
從李氏者年七十有四為羅俊伯母厲聲罵賊  
擊破李腦高氏者弟羅士妻妾居王氏者弟  
羅哲妻同梁爭縊死白氏者羅輔妻與王氏從  
母歿俱入危城是日王氏死白給其女看井中

何物女方視井遽推之下身送之而幼子女二  
坐失毋亦隨死張晉妻師氏偕張農妻徐氏張  
異妻劉氏劉毋胡氏同井爭投死而張氏止羅  
詰變容易服逆水門出亡存血祀一家同死者  
三十三人賊中見羅彥題壁語無不歎息至有  
泣下者屍久墮地無人一視獨故大三不夫送  
守護尸旁不令鷲鳥得下：則號恐去之賊一  
至此則噬其拊指去賊蓋驚異乃令蓆葉埋之

石匱書

卷

鄉紳死義列傳

七

劉會昌保定清苑人幼負奇氣長古文辭十歲  
居父喪哀如成人禮崇禎三年舉於鄉能任大  
事有氣敢往甲申闕賊北犯偽檄數至時秦晉  
及畿南諸郡望風盡失昌素負膽畧倉卒倡義  
同鄉紳光祿卿張羅彥暨兄進士羅俊誓死守  
禦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北京陷賊急攻城  
至二十四日賊撤水洞墮雲梯峰進砲矢風發  
會昌率城兵屹然岳立指檄如平時適西南城



樓為賊火箭所焚西北角樓下穿數穴併力進攻城破賊拔會昌於西關右廟擁鋒刃問京城久破數省盡降爾何敢拒會昌裂眦罵曰我本布衣無官責但恨天下無人致爾小醜淪陷宗社欲鬻食李自成肉以報 先帝耳鬢髮橫豎賊愈憤夾打三次然驚其勇壯百計誘降終不屈遂斬首懸西關街市：人士大呼曰此吾郡劉凝禧先生：不肯棄城死不肯降賊者也共

石叢書

卷

鄉紳死義列傳八

八

經營旬旬請建祠祀之

尹洗安肅人天啓壬戌進士工科給事中居保定三世同請紳登陴抗賊城破被執賊向洗索金銀洗曰我貧給車即得金銀惟速殺我賊曰抗我師者余輩也立殺之於西門

韓東明安肅人邠州知州徙居郡城開賊入送容着冠服望闕拜半辭袒廟投井死子仲淹負俠氣城將破猶登陴立砲臺引弓射殪數賊墜

城死之

高涇清苑人崇禎壬午舉人車毋孝城破負母跳過賊求釋其母：得釋賊執涇索賄涇給之曰到家即有過水遺賊不隄防推賊仆地躍入水死後屍浮出水上兩目怒腫兩拳擊向有擊賊之狀

石叢書

卷

鄉紳死義列傳九

九

詩章句九歲屬文年十一通子史百家言崇禎十五年舉于鄉十六年成進士明年盜入京師烈皇帝崩復儀居家躡踴曰嗚呼臣不獲從皇帝地下顧乃覩而苟活忘大仇不討賊耶即日赴南京授刑部員外時定逆臣罪復儀多所按治每以死諍會大比命復儀試滇南就道與父母訣行數十日未至滇南京陷復儀聞嚙指誓屏左右泣曰國家竟至此耶今闕越數千里



正朔不移滇南遠屬荒微恐人心易動吾姑鎮撫之以待其定于是益整威儀飭驛從講賓興禮夜乃密謁黔公流涕為言使陳兵衛土裔不得逞滇南以安而閩越亦得乘間改元朝論重之加翰林編修復儀叩頭流血辭畧曰侍從文墨所以潤色太平也今戎馬日逼臣不得馳驅疆場為陛下負弩矢狼賜臣清燕死無以塞責不報未幾閩越陷復儀裂冕服棄車徒幅巾草

石匱書

卷

鄉紳死義列傳

十

履走千里歸家拜父母床下辭妻妾即夕去家宿三十里外草堂獨居不飲酒不食肉讀易誦離騷妻妾死下問所居喜林莽或登崩崖從上墮或入大窖夜寢其中虎豹觸之不為怪一日大風雨晝晦傳聞兵回合復儀曰吾命盡矣扼喉死弟焚下及旦而父始至持其首為泣復儀目尚張父曰兒得死所矣作詩予之乃瞑焦源溥號涵一陝西三原人萬曆癸丑進士歷

沙河濟二縣知縣以卓異入為四川道御史時熹廟御極羣臣聚訟三案溥疏謂 光宗為神宗之元子為元子者為忠則為福藩者非忠專端孝靖為 神宗之后為二后者為忠則為鄭貴妃者非忠孝元孝和為 光宗之后為二后者為忠則為李選侍者非忠又言鄭養性必不可不辱職崔文昇必不可不磔市移宮始末必不可得而抹殺盜犯巨測必不可得而寬容

石匱書

卷

鄉紳死義列傳

十一

危言正論舉朝側目巡按真保以忤要人意例轉河南副使備廬鳳移疏歸案積劾起補山西歷叅政按察使陞都察院石食都御史巡撫大同既蒞任銳意興除簡軍實修馬政築城壘謹斥塚未一年以人言罷歸癸未冬賊入西安召諸邑薦紳授偽職乃以總督官銜延溥脅之去見李自成溥罵曰爾為賊吾恨不手刃爾乃欲誘吾朝廷大臣有死無二幸遠見殺賊閉之室



中三日罵益厲溥美鬚髯皆上指目皆盡裂賊稍近即舉手擊之將殺之後罵不絕聲賊拔其舌支解死時十二月十九日也溥從兄源清萬曆丁未進士歷官都察院石倉都御史巡撫宣府罷官里居年七十始舉一子賊入境不屈自經二臣皆以清品聞而溥尤尚氣節為臺中好直言辨論朋黨間事尤切至其與溥同時死者有前南京吏部尚書南企仲渭南人萬曆庚辰

**石匱書** 卷 鄉紳死義列傳 十一

進士年時九十陷賊大罵不屈不食兩日死其子禮部祠祭司主事南居業萬曆甲辰進士不屈被殺以未得其詳故附書之

王徵號葵心西安涇陽人天啓壬戌進士除廣平推官時白蓮獄興連及者數千人徵悉為辨其枉釋之修清河水閘溉田至千頃丁憂去服闋補揚州三王之國所過多誅求不得則執人而榜之徵自王請戢衛士王折節聽徵黃山之

獄多連引富商巨室徵持之不肯下請去官以謝奄黨卒賴以全者數十百人忠賢建祠徵與淮揚道叅政三原朱復不往拜人稱為閩西二勁丹丁憂去而登將劉興治據岳為亂巡撫孫元化疏起徵山東按察司僉事監遼海軍務徵至區畫海事擒叛者而孔李二將自吳橋謀走登州其家屬開城應之徵與巡撫航海詣關自歸得遣戍會赦歸自徵為舉人垂三十年布衣

**石匱書** 卷 鄉紳死義列傳 十一

蔬食不入公府及宦後里居著書講學一室蕭然又好接引後生人方之黃叔度而秦中賊大起徵素通西學善制器因為其縣設守禦方略及推演武侯木牛流馬等事李自成入西安下縣使致徵引佩刀坐所事天主堂中待命徵子永春乃以病上遂執永春以行徵不復食絕粒七日而卒自書本朝官以表其墓年七十四徵之學以畏天愛人為主事毋至孝毋病徒跣

百里以檣藥王居喪哀毀幾於滅性所著有奇  
器圖說等書子永春以百姓為之代請于賊得  
不殺

沈迅號羽君山東蓬萊藉萊陽人崇禎辛未進  
士出李明睿之門歷兵科給事中甲中國變歸  
里名寓樂築土城自蔽鄉之人多集之迅有  
弟十二夙子負背刀精騎射逆梨如飛普禦盜  
無不手取丁亥或傳河間逃兵盡走沈寓樂會

石匱書

卷

鄉紳死義列傳

古

奉清旨從富室搜馬迅有馬八上其六巡撫使  
人復責之必十二迅曰所留二耳必欲如額無  
以應豈以兵來使者以不為迅所禮惡迅于撫  
軍曰迅且反遂以聞奉密旨百騎至上城戒族  
皆散去迅登壘而守有某道請隔陣而語勸迅  
姑就縛迅與其弟分乘二馬嚴拒必不下遂施  
砲傷清兵數人屬其弟十二夙子携孤潛活他  
所夙子坐孤其嶮奪路奮鞭縱馬出清人相顧

錯愕迅亦曰若從清活非吾意吾教汝頃之母  
命服自縊樓上迅乃盡驅其家大小詣口登樓  
觀死毋散三千金于庭曰今事者儘持去武過  
吾子為周旋也迅縱火焚樓而身冠服亦自投  
火死夙子潛膠州武聞見宮孤存

楊卓然字又先湖廣辰州人崇禎辛未進士楊  
捷杭州司理計處補太湖知縣太湖逼流賊卓  
然性慷慨習勞苦日事戎馬竟深入賊穴與賊

石匱書

卷

鄉紳死義列傳

十五

講賊感其誠多有來歸者朝廷以卓然知兵使  
監軍楊武陵亦復大款賊款卒不成棄去弘光  
中推徽寧道乙酉起義兵當清為鎮將張天祿  
所執已報捷江南洪督師軍門矣張之中軍高  
謙者見卓然抱持為雪浮告天祿此吾舊蒙恩  
必生之天祿不可則以合營保卓然曰即我日  
過請原請碎謙首以謝今日之事唯將軍仁慈  
顧告捷已越日度不能得天祿亦無如何乃去



使歸狼倉稱死罪云捷書半道被叔請更此天  
祿曰卓然不死天也遂改報脫卓然而譙厚為  
行李縱之卓然遂遊吳會間數年有揚寬者自  
稱從永曆所未懷敕印陰結義士遍招搖亦及  
卓然加平兵銜聯絡吳越兵馬錢糧等事：敗  
速至江南馬督訊之卓然冠麻屨見不屈馬曰  
汝何服曰服先帝馬曰汝欲為十年喪也卓  
然人言曰大明一日不中興卓然一日不釋服

石叢書

卷

鄉紳死義列傳

十六

且曰此心何日無之矣去年救不真謝不受今  
安敢辭以其室所有僅得永曆錢四十八文破  
席一床而已癸巳之十二月與萬曰吉等七十  
二人同日遇害曰吉自有傳鄒廷玠字介子武  
進諸生為浙學憲嘉生次子莊保生字爾定常  
一宿宗室某為行李去清迹得之不辯亦與七  
十二人之難玠妻吳氏聞變死  
宗政字文玉山東萊陽人天啓乙丑進士歷柘

城犯二縣知縣考選吏科給事中普疏論用人  
謂皇上求治之心愈急則浮薄喜事之人愈易  
飾說而釣奇皇上破格之意愈殷則巧言孔壬  
之徒愈易乘機而圖捷又疏論禦寇胡勦寇一  
事地方與行間分任之地方官主守行間主戰  
行間不能戰而徒責有司以守即張巡許遠無  
救睢陽之亡況今之庸碌乎自今止宜責有司  
以守實以愛養為主如招流移活饑民者是責

石叢書

卷

鄉紳死義列傳

十七

將帥以戰實以戡定為主如滅某股救某城者  
是時論服其充當丙子主試湖廣歷刑科都給  
事中太常寺卿大理寺卿工部侍郎壬午校卜  
會推政與房可壯張三謨與焉以召對不稱旨  
又為蜚語所中上疑此私植竟下三人獄革職  
歸家北兵入萊政與勳部經畫守禦及力不支  
城陷縛政與勳部相對拷掠體無完膚政終不  
屈遂見殺勳部名應亨字長元政之從叔天啟

乙丑進士除清豐知縣入為禮部主客司主事  
歷吏部驗封考功稽勲文選四司陞稽勲郎中  
解任歸與攻同死二人歷官並有聲績當天啓  
中山東言文章者推萊陽宋氏然嗜奇好古其  
文亦略如諸子書始宋攻之縣祀縣得考選也  
與開封府推官張瑤爭互訐其時要路多為攻  
地而瑤坐謫官去張瑤遂萊人天啓壬戌進士  
登兵之叛帥其鄉人固守城陷被執入馮以死

石匱書

卷

鄉紳元美列傳

十六

其妻及四子皆投井死之張瑤以河州判官死  
節事聞贈光祿寺少卿

李夢辰字元居河南陳州人崇禎戊辰進士以  
通政司免家居甲申寇急與道臣關永傑計城  
守民心不同賊尚結寨五里之外百姓各相呼  
百十人竟自開門謁賊官府不得止至欲縛官  
府佐牛酒永傑既自殺州守以下競逃去家人  
掖夢辰出夢辰不肯曰吾受朝廷大恩義不辱

必死同州孝廉劉澤醇未約共殉城二人方就  
自殺而猝為賊所獲賊勸官之二人拒不從賊  
蓋義二人設監者夜監地競走利去夢辰起自  
縊：不得法久之氣不盡湊乃令其奴共率  
之奴以主盡節既不能勸而又心傷主嗚咽率  
不刀自是甦再三夢辰乃自激擲得絕澤醇經  
稍遲見李未即死諸狀一念不忍竟不能死解  
縲與其奴遁山中月餘以病死夢辰從弟某國

石匱書

卷

鄉紳元美列傳

十七

夢也亦任子時與衆偕遁繼聞其兄殉節狀感  
痛廢人事飲食無味忽：不知東西會偽睢州  
守公事至陳：諸生盛中服爭出恭郊謁請伏  
道左陪迨入城夢辰弟孫見之凄恻曰吾兄死  
地下寧無知遂自沉河死諸生中聞之或慚惡  
至有暗揮涕者偽守去乃無一人樞水送矣  
戚勲號羽明而在江陰人見事明決而才甚米  
癸未呂國學殊等授文華殿中書時其弟蕭落



禮部第且婦語勳曰吾揣摹合當升舉得之勳  
携蕭避人曰觀此氣象恐旦夕即安得再舉者  
明年二月與同事數十人棄官歸閱月國變勳  
至臨清始聞 先帝殉社稷同事者曰初以言  
不經今不幸果然共歎歎欲絕山東豪杰起拒  
賊邀勳共事勳疾辭弘光中奉命督閩餉則款  
茅藩金陵情勢更不似故長安其能久乎已而  
南都失守清兵南下三吳百萬起義江陰素習

石匱書

卷

鄉紳死義列傳

廿

拳勇居平喜試人此時憤一呼起勳與史閣  
應元共圖畫常呂燈數百上書起義字樣縛單  
人持之夜立城西南數里外清兵鼓欲戰謀知  
為偽前隊爭取燈喜遂走其軍其後隊見所書  
起義字誤以為江陰兵爭自殘大擾不可解應  
元乃與勳等乘之入獲捷三吳數百十戰無以  
謀勝者獨推江陰故城陷而復：而陷者數回  
最後刀竭聞見殺勳令其子亦聞亡去手書其

堂皇明文華殿中書舍人閩門殉難賊勳之宅  
又樓壁數行二語云非敢殉難為死忠之臣聊  
求完髮為大明之鬼乃以書次茅藩曰民無主  
兵無援不破何待城破吾日尺練了吾妻女吾  
亦有所自了署其小像數語付僧繼新善藏之  
有曰余始自命羽明卒死以羽明其兆也夫抑  
其志也夫亦書別其昆弟親朋付僕潛出則預  
開列其妾女繼其所其妾有子另繼其所于是

石匱書

卷

鄉紳死義列傳

廿

潔治正樓列石蹟名編諸玩好之物甚設曰吾  
以殉吾身盜積薪樓之下以待已城破勳冠帶  
南面高座呼妾女一：樓之中悅視其就繼然  
後北向再拜自起舉火：既燬乃亦就繼妾女  
而外奴僕從死者凡二十人  
王與亂字百斯新城人布政公第二子也崇禎  
元年進士選庶吉士授湖廣道監察御史巡按  
河南鹽課陝西茶馬督學應天未出部以疏劾

債帥忻政府請歸：侍布政公家若色養率諸  
弟子華治圃課耕蕭然物外十七年三月聞  
先帝之變浮泣不食辭父布政公沐浴入室高  
戶與孺人于氏子士和同自縊死士和字允協  
諸生允將死自作墓誌叙其家世官職不具錄  
允協作歌一篇其詞痛切聞者悲之以其死于  
家中南方無知之者贈卹之典闕焉

陳士章保定清苑人進士出身歷徽州人守歸

石匱書

卷

鄉紳死義列傳

廿

卧甲中李賊入城陷與其妻張氏子宗瞻子婦  
楊孫倍孫婦常及孫女至親七人皆投井死時  
同里有八寧都司朱謝事家居卧戈暗室賊入  
猝起撞之連擊數賊：起衆排入縛至西城寸  
磔之猶罵不絕口郭貢士者公服北面再拜亦  
闔扉持裂而待一賊入衆及賊仆則郭弱震不  
能再舉賊魁起奪衆反洞郭：死郭妻某氏倉  
猝延頌請勿止曰天義死我何歸賊感亦泣曰

若天婦以義我賊也我恨矣遂扶郭死正寢再  
拜亦拜氏為毋與其子約兄弟曰吾將入聘毋  
并美死者以謝五月聞賊為清兵所敗散去賊  
乃懷金渡走保定遺母曰決其子臨別為一洒  
涕

畢拱辰萊州衛人萬曆丙辰進士歷知益城朝  
邑二縣論上林監丞歷戶部河南司禮部祠祭  
司主事員外再論浙江按察司知事遷吉安府

石匱書

卷

鄉紳死義列傳

廿

推官南戶部廣西司主事福建司郎中河南按  
察司僉事整飭淮徐兵備時漕運總督史以徐  
州荒殘常南北衝而拱辰體弱不任刺請更用  
報可改拱辰山西分巡冀寧以十五年秋至官  
撫循彫氓頗有惠誦十七年二月賊犯太原拱  
辰授甲登陴拒戰三月會風霾大作賊從城東  
北梯而入執至偽將軍劉所脅之降拱辰山立  
不動遂遣官與巡撫蔡懋德布政趙三尸同棄



晉王府西墀下越八日賊去材官段可達以墻  
土獲之拱辰無子無人為請卹者拱辰生平最  
好書官南曹時相遇輒屏騎從同至書齋簡閱  
書史或從街口地上攤殘籍中偶得數葉則大  
喜署中無事終日讀書常以書相餉者必以其  
人所未見者報之家中積書幾萬卷性清執不  
善事上官以故通籍二十年尚浮沉郎官素通  
曉曆法所著有義俠紀事蟬雪詭言韻略滙通

石匱書 卷 鄉紳死義列傳 廿

及詩草若干卷

葛凝秀平定州人崇禎甲戌進士戶部郎中家  
居開城陷京城自縊死之

楊進 人官至巡撫都御史罵賊死

韓子宣蒲州人原任知府自縊死之

王征俊陽城人原任道臣被賊禁獄中闔城士  
民以其居鄉多德泣求保出至家自縊死之

樊邦正蒲州人原任德安知府守德安賊不能

下及歸里賊至蒲被縛賊曰爾德安太守也知  
其能欲降之不屈被戮

相希尹蒲州人原任總兵馮賊不屈被殺

張夢鯉蒲州人原任副總兵賊喝之跪不屈賊

割去兩膝旋復殺之

陳萬策李開晉江陵人領鄉薦闖賊破荊州偽

奉政府侍郎喻上獄列薦荊州紳士下檄徵之

萬策開先俱在薦中偽檄下萬策自縊開先觸

石匱書 卷 鄉紳死義列傳 廿

墻死之

李若葵大同人為諸生闖賊犯大同兵民皆降

開門迎賊若葵闖家九人自縊先題曰一門完

節

石匱書曰闖賊陷京師百官報名投順者四千

餘人而捐軀殉節效子車之義者不及三十餘

輩博帶表冠盡化為雉翎綠帽輩下如此連問

幾外當官如此連問在籍手乃星文有政遇晦

則明家食之臣反能夠死田畝則琬琰之能不  
亟收也哉

石匱書

卷

鄉紳死義列傳

一

石匱書卷第二十四

史可法列傳

史可法字道隣北錦衣籍河南祥符人崇禎戊  
辰進士授西安府推官陞戶部主事以籌餉著  
聲陞池泰道堵截流賊有功後巡撫都御史張  
國維奏添廬慶巡撫即以可法為之往來控扼  
流賊不敢長驅丁艱歸上辛巳起伏皆淮撫朱  
大典以貪敗漕運糧船沿途土賊煽劫擁不得

石匱書

卷

史可法列傳

一

行 思宗知其能密勅可法巡撫淮揚可法入  
境地方官無知者徒步升座一郡驚惶治事旬  
餘始見邸報蓋朝廷欲其別獎羞奸故出人  
意若此可法一反八典所為自奉清苦淮民慶  
更生可法發奸摘伏人莫敢欺貌寢陋微服私  
行物色不及其催趙運艘或漁艇或客航偶爾  
過前忽張黃蓋呼史都爺至矣分官督運者非  
至丙夜不敢寢故運事蚤濟可法凡奏牘文移



盡出已手夜燒兩燭達曉午夜稍倦以筆管拄  
背心一賜即起侍從之人呵欠斬鈎可法教之  
曰汝第打疊精神熬至四五十夜即長醒不睡  
矣故可法巡行州縣未嘗帶幕客芻糶具也癸  
未陞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同詹事姜曰廣  
疏請太子監國南都以回國不鞏祖陵留中不  
報甲申三月南北耗絕可法首激義師勤王及  
聞的報乃與日廣等謂物望且及潞蕭遠鳳督

石叢書

卷

史可法列傳

二

馬士英以福藩親貴定策勳進武英殿大學士  
兼兵部尚書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可法迺作出  
師檄布告天下為 先帝報仇興師北伐昔北  
來潰將高杰劉良佐帶兵南下蹂躪淮安可法  
議以山東總兵劉澤清鳳廬總鎮黃得功分為  
四鎮以守汛地弘光可其奏時高杰送家口寄  
揚州百姓閉門拒之日尋干戈可法親至杰營  
曉諭百方勸杰屯兵泗州弘光即以可法坐鎮

揚州群屬四鎮民賴以安十一月燕京改元移  
史閣部書曰攝政王致書於史老先生論向在  
瀋京即知燕山物望咸推司馬及入關破賊與  
都人士相接見識介弟於清班曾托其手勤干  
安拳致秉緒未審何肯得達比聞道路紛  
謂金陵有自立主者夫君父之仇不共戴天春  
秋之義有賊不討則故君不得安葬新君不得  
即位所以防亂臣賊子法至嚴也關賊李自成

石叢書

卷

史可法列傳

三

稱兵犯關手毒君親中國臣民不聞加遺一矢  
平西親王吳三桂介在東陞獨放包胥之尺朝  
廷感其忠義念累世之夙好棄近日之小嫌爰  
整貔貅驅除梟獍入京之日首崇懷宗帝后臨  
號卜墓山陵悉如典禮親郡王將軍以下一仍  
故封不加改削勳戚文武諸臣咸在朝列是典  
有加耕市不變秋毫無擾正擬天高氣爽遣將  
西征傳檄江南連兵河朔陳師鞠旅戮力同心

以報余君國之仇彰我朝廷之德豈意兩州諸  
君子苟且旦夕多審事機聊慕虛名頓忘寔禍  
予甚惑之夫國家之撫定燕都乃得於闖賊而  
非取之於明朝也賊毀明朝之廟主辱及先人  
國家不憚征繕之勞悉索敵其代為雪恥仁人  
君子當何如感恩報德迺棄冠藉誅王師暫息  
即欲推據江南坐享漁人之利揆諸情理豈可  
謂平將以江淮為天塹足憑遂不能飛渡耶况

石匱書

卷

史可法列傳

四

闖賊但為明朝罪人未嘗得罪於國家也徒以  
薄海同仇特中不義今若擁號稱尊便是天有  
二日復為勁敵予將簡西征之銳兵轉旆東征  
釋彼重誅命為前導天以中華全刀受制潢池  
而欲以江左一隅兼支大國勝負之數無待著  
龜矣予聞君子愛人以德小人則以姑息諸君  
子果識時知命切念故主厚愛賢者宜勸令削  
號歸藩未緩福祿朝廷當待以虞賓統承禮物

帶礪山河位在諸侯王上不負朝廷伸義討賊  
興滅繼絕之初心至兩州諸君子翩然來儀則  
余公侯列爵分土有西平之典例在惟執事  
寔圖之晚近士大夫好高樹名義而不顧國家  
之急每有大義輒相與集會昔宋人議論未定  
兵已渡河可為數鑿先生領袖名流首持至計  
必能貫徹始終寧忍隨俗流沈取舍從違宜蚤  
審定兵行在即可東可西南國安危在此一舉

石匱書

卷

史可法列傳

五

願諸君子同以討賊為心無貪一身瞬息之榮  
致令故國受無窮之禍為亂臣所笑予嘗有厚  
望焉記有云惟善人能受盡言故布腹心埽聞  
名教江天在望瞻駭為步書不盡意可法作書  
復之書曰兩中自接好音謹隨遣使訊吳大將  
軍未敢遽通左右非委陰誼於草莽也誠以大  
夫無私交春秋之義今倥偬之際忽奉琬琰之  
章真不啻從天而降也循讀再三殺至意若



以逆成尚稽天誅頌貴國之憂其且感止愧詎  
左右不察謂兩中臣民偷安江左頓忘君父之  
仇故為左右一詳陳之我 大行皇帝設天法  
祖勤政憂民真堯舜之主也以庸臣誤國致有  
三月十九之事某待罪南樞救授無及師次淮  
上凶信突來地折天崩山枯海泣嗟乎人孰無  
君雖肆其於市朝以為泄者戒亦奚足謝  
先帝於地下哉爾昔兩中臣民哀慟如喪考妣

石匱書

卷

史可法列傳

六

無時不拊膺切齒欲悉東南之甲立剪凶仇而  
二三老臣謂國破君亡宗社為重相與迎立  
今上以繫中外之心 今上非他 神宗之孫  
光宗猶子而 大行皇帝之兄也名正言順天  
與人歸五月朔日駕臨南都萬姓夾道歡呼聲  
聞數里羣臣勸進 今上悲不自勝讓丹諫三  
僅允監國迨臣民伏闕屢請始於十五日正位  
南都送前鳳集河清瑞應非一而告廟之日紫

雲如蓋祝文升霄萬目共瞻欣傳盛事入江湧  
出拊梓數十萬助脩宮殿是豈非天意哉越數  
日遂命某視師江北列日西征忽傳大將軍吳  
三桂借貴國破走遂成整旅入都為我 先皇  
帝發喪成禮掃清宮闕撫輯羣黎且免薙髮之  
令示不忘本朝此等舉動振百鍊今凡為大明  
臣子無不長跽北面頂禮加額豈但如明諭所  
云感恩圖報已乎今於八月薄置筐篚遣使犒

石匱書

卷

史可法列傳

七

師請命鴻裁連兵西討是以王師既發復次江  
淮迺辱明諭引春秋大義來相詰責善哉推言  
之然此義為列國君薨世子應立有賊未討不  
忍死其君者之一說耳若天下共立身殉社  
稷肯宮王子玉石俱焚若拘率不即位之文生  
朕大一統之義中原鼎沸倉卒出師將何以維  
繫人心號召忠義紫陽綱目踵事春秋其間特  
書如莽移漢祚光武中興丕廢山陽昭烈踐祚

懷愍下國晉元嗣基徽欽蒙塵宋高繼統是皆  
國仇未剪之日即正位號綱目未嘗斥為自立  
卒以正統與之至如玄宗幸蜀太子即位靈武  
議者嘗之未嘗不許以行權幸其光復舊物也  
本朝傳世十六正統相承自治冠帶之俗繼絕  
存亡仁恩遐被貴國昔在先朝夙膺封號載在  
盟府左石豈不聞乎今痛心今朝之難驅除亂  
逆可謂大義復著於春秋矣昔契丹和宋止歲

石匱書

卷

史可法列傳

八

輸以金繒回紇助唐原不利其土地况貴國篤  
念世好兵以義動萬代瞻仰在此一舉迺苦手  
足膺難視同秦越規此幅員為德不卒是以義  
始而以利終貽賊竊笑也貴國豈其然歟往  
先帝軫念潢池不忍盡戮勦撫互川貽誤至今  
今上天縱聰明刻以復仇為念廟堂之上和  
乘體國介冑之士擊楫枕戈忠義民兵雲集嚮  
應均以為天之滅國當不越於斯時矣語曰樹

德務滋去惡務盡今逆成未服大誅席捲而秦  
方圖報復此不獨本朝不共戴天之仇亦貴國  
除惡未盡之憂也伏乞聖同仇之誼全始終之  
德合師進討問罪秦中共集逆成之頭以雪敷  
天之憤則貴國義聞昭耀千秋本朝圖報惟力  
是視送此兩國世通盟好傳之無窮不亦千載  
一時哉若夫牛耳之盟則本朝使臣久已在道  
不日抵燕奉盤盂送事矣其北望宗廟無涕可

石匱書

卷

史可法列傳

九

揮身蹈大戮罪應萬死所以下即送 先帝者  
實為社稷之故傳曰竭股肱之力繼之以忠貞  
其慶今日鞠躬致命克盡臣節所以報也左石  
其明鑒之忠義之氣滿紙見者稱服弘光即位  
之後馬士英阮大鍼共亂國政時事日非可法  
上疏言三月以來陵廟荒蕪山河鼎沸臣備員  
督師而河上之防百未料逆復仇之師不及於  
關陝討賊之約不達於北廷一似君父之仇置



之膜外者夫我即早宮菲食嘗胆卧薪聚才智  
之精神而抱戈待旦合方升之物力而破釜沉  
舟尚恐無救於事以臣觀廟堂之作用百執事  
之精神殊未盡然憶北變初傳人心震駭臣等  
恭迎聖駕臨蒞南都億萬之歡聲動地陛下初  
見臣等言及 先帝則淚下沾襟次謁孝陵贊  
及 高皇帝高皇后則淚痕滿袖皇天后土寔  
式鑒臨曾幾何時可忘前事 先帝以聖明罹

石叢書

卷

史可法列傳

十

慘禍此千古未有之變也 先帝崩於賊恭皇  
帝亦崩於賊此千古未有之化也 先帝待臣  
以禮馭將以恩一旦大故在北諸臣死節者多  
在南諸臣計賊者寡：此千古以來未有之  
恥也庶民之家父兄被殺尚思穴胸斷脰得而  
甘心朝廷顧可漠置今宜速行討賊之詔嚴責  
臣與四鎮悉簡精銳直抵秦關懸上賞以待有  
功假便宜而責成效絲綸之布痛切淋漓庶海

內忠臣義士聞而感奮也國家遭此八變陛下  
嗣承大統原與前代不同諸臣但有罪之當誅  
寔無功之足錄今思外加息紛々未已武臣腰  
玉直等尋常名器濫觴於斯為極以后似宜慎  
重需待真正戰功庶行間猛將勁兵有所激勵  
也至兵行討賊最苦無粮似宜將內庫本折櫃  
行催解濟軍需其餘不急工役可已繁費一  
切報罷朝夕宴衍左右獻設一切謝絕即事關

石叢書

卷

史可法列傳

十一

典禮為不容廢亦宜槩從儉約乞陛下念：思  
祖宗之鴻業列：憤 先帝之深仇振舉朝之  
精神萃四海之物力以併於選將練兵一事庶  
乎人心猶可救天意猶可回耳跪入不省乙酉  
四月十一日北兵沒泗州奄至維揚可法據城  
死守時左良玉兵東下以清君側為名馬士英  
調黃得功劉良佐黃蜚兵堵截東南之精銳已  
盡於此揚州告急朝議撤銅陵荻港之兵併力

以救揚州馬士英厲聲曰公等猶從門戶起見尚以左逆為可恕耶遂下掌科胡迨於獄無敢言救揚州者矣十五日北兵薄城下遣使招降可法痛罵投其使於溝十五日昧爽清砲中西北城樓崩守城兵潰下爭破門走可法刀當西門聞城破拔刀自刎為陶旗鼓所持道遇主事施鳳儀並趨鈔關以筏渡河北兵尚未入城也中刻北兵屠舊城可法尚以二百餘騎逸寶

石匱書

卷

史可法列傳

十一

城寺離城數里清兵迹之急決戰不勝一時盡敗沒可法所常坐白驃悲鳴野走邵泊上得之遂有言督師中炮死者又有言督師遇鈔關同獄提劉走安慶者未有確信其弟可程招規差於揚州之梅花嶺左側

石匱書曰火道隣有救時之才而無救時之量鎖鑰江淮咽喉南北是豈一手一足之烈哉上至軍國大事下至錢穀簿書皆隻手獨辦此楊

顯之所以進諫於諸葛也若能誠布公廣集厚乃善調四鎮不令生姪以自撤其藩籬亦何至以維揚為孤注遂一敗不可收拾哉

石匱書

卷

史可法列傳

十一



石匱書卷第二十五

左良玉列傳

寧南侯者姓左氏名良玉字曰龍山遼東人也  
少起軍校以斬級功官遼東都司苦貧常挾弓  
矢射生一日道傍馳索馳馬劫取之乃錦州軍  
裝也坐法當斬遠有丘磊者與同犯顏獨任之  
良玉得免死既失官久之無聊乃走昌平軍門  
求軍中丞侯恂中丞常使使之命以行酒冬至

石匱書

卷

左良玉列傳

一

譙上陵朝官良玉夜大醉失四金危旦日謁中  
丞請罪中丞曰若七尺軀豈任典客哉吾向誤  
若非若罪也會大凌河圍急詔下昌平軍赴救  
榆林人尤世威者為總兵官入見中丞曰大凌  
河當天下勁兵處圍下易解世威當行今既以  
護陵不可公且遣將誰當往者中軍將王國靖書  
生也左右將軍更不可任中丞曰然則誰可世威  
曰獨左良玉可耳顧良玉方為走卒奈何帥諸將

中丞曰良玉誠任此吾獨不能重良玉乎即夜  
遣世威前諭意漏下四鼓中丞竟自詣良玉即  
舍請焉良玉初聞世威往以為捕之繞床語曰  
得非丘磊事露耶走匿昧下世威排闥呼曰左  
將軍富貴至矣速命酒飲我引出而諭以故良  
玉失色戰慄移時乃定跪世威前世威且跪且  
掖起之而中丞至乃面與期詰旦會棘門大集  
諸將以金三千兩送良玉行賜之卮酒三令箭

石匱書

卷

左良玉列傳

二

一曰三卮酒者以三軍屬將軍也令箭如吾自  
行諸將士勉聽左將軍命不軍今已為副將  
軍位諸將上吾拜官跪夜即發矣良玉既出而  
以首叩棘門墀下曰此行倘不建功當自刎其  
頭已而米連戰松山杏山下錄捷功第一遂為  
總兵官良玉自起謫校至總兵首尾僅歲餘年  
三十二是時秦寇入豫良玉當往勦見中丞中  
丞曰將軍建大功殊不負我欲有言以贈將軍

將軍吳字良玉曰無也中丞咲曰豈有大將軍  
終身稱名者哉良玉拜以為請中丞曰即崑山  
可矣自此乃號為崑山將軍良玉長身額面驍  
勇善為左石射每戰身先士卒既至豫則向所  
苦賊帥一斗殺蝎子塊滿天星等皆平最後戰  
懷慶與督府意不合乃歎曰吾即盡賊安所見  
功乎遂陰縱之而寇患始大熊文煇者繼為督  
府常受賊金而脫其圍良玉九戰之後揚嗣昌

石匱書

卷

五良玉列傳

三

以閣部出視師倚良玉不啻左右手九調而九  
不至嗣昌怏怏：死丁啓曆代督師則往來依  
違於其間為良玉調遣文書未始自出一令時  
人謂之左府幕客然良玉立功最亟威名重一  
時強兵勁馬皆在部下流賊呼之呼為左爺：  
壬午大出兵與李自成戰朱仙鎮三日夜而敗  
良玉還軍襄陽初良玉三過高丘必令其下曰  
吾思府家在此敢有擾及草不者斬入城謁侯

中丞拜伏如家人禮不敢居於客位朝廷知之  
乃以侯甸代丁啓曆督師良玉大喜踴躍遣其  
將金聲垣率兵五千迎督師督師既受命而朝  
廷中變乃命督師拒河援汴無赴良玉軍良玉  
欲率其軍三十萬覲督師于河北督師知糧無  
所出乃諭之曰將軍兵以三十萬稱盜然止四  
萬在顧受糧實又未給度支今速來就我固善  
第散其衆則不可若悉以來而自謀食忍又後

石匱書

卷

五良玉列傳

四

輔將安不之卒不得與良玉軍會未幾有媒孽  
之者督師遂得罪以呂大器代之良玉愠曰朝  
廷若早用侯公良玉敢不盡死今又罪侯公而  
以呂代是疑我而欲圖之也自此意益離遂往  
米江楚為自豎計畫取諸盜艇之在江者而掠  
其財賊帥惠登相等皆附之軍益強又常稱軍  
飢欲近南京就食移兵九江兵部尚書熊明遇  
大恐請於侯督師以書諭之而止朝廷不得已



更欲為調和計封良王為寧南侯而以其子夢  
庚為總兵官良王卒不為用燕京陷江南立弘  
光馬士英阮大鍼亂政湖廣巡按御史黃澍上  
疏叅之士英差緹騎至楚執澍良王殺之提兵  
向關清除君側之惡傳檄討馬士英曰蓋聞大  
義之重炳於星日無禮之遂嚴若鷹鷂天地有  
至公臣民不可罔也奸臣馬士英者提本赤身  
種遺藍面昔冒九死之辜業已薙髮為僧重荷

石匱書

卷

左良玉列傳

五

三宥之恩終思反面作賊會當國家多難後言  
定策首功以今上曆數之歸為私家貽贈之物  
竊弄威福燭蔽聰明時兵力以脅人致天子閉  
目搖手矯偽旨以警俗俾軍民重足寒心幻蜮  
蔽天奸螟障日賣官必先姻婭試看七十老囚  
三木敗類居然節鉞軍中漁色周諷居親託言  
六宮粉黛八百嬌娥盡是朝歌濮上江而無夜  
安之挑斗北有朝簪之星群小充斥於朝端賢

良伏竄於巖谷同己者性侷豺虎行列豬猥如  
阮大鍼張孫振末弘敷數十巨慙皆引之為羽  
翼以張殺人媚人之赤幟異己者德並蘇黃才  
婉房杜如劉宗周姜曰廣高弘圖數十元老聚  
誣之為朋黨以快如蛇如虺之毒心而乃鯁水  
興波冰山發燄放崔魏之瘕狗遂余負隅收關  
獻之沐猴教以弁不用腹心出鎮太尉朱泚幾  
殆有甚焉募死士入宮字文化及之所為人

石匱書

卷

左良玉列傳

六

而可知之矣道路有口空憐職方如狗都督滿  
街之謠鬼神難欺最痛立君由我朝廷惟命之  
句嗚呼江漢長流瀟湘罄竹教此之罪寧有既  
與近日皇嗣幽囚列祖怨恫海內懷忠之士亦  
念韓厥存孤救國向化之民豈無少康一旅本  
藩 先帝舊臣招討重任頻年痛心疾首願為  
愚邊雞犬以無從此日履地戴天誓與君側豺  
狼而併命在昔陶八州靖石頭之難入義於今

炳然迄今韓蘄王除苗傅之奸臣職如斯方盡  
是用勵兵秣馬問罪興師當鄭畋討賊之年憶  
裴度閉邪之語謂朝廷奸黨盡去則河北諸賊  
自平今藩一腔熱血鬱為輪菌離奇勢必百萬  
雄兵化作蛟螭妖孽崑岡失火玉石俱焚楚國  
亡猿山林延禍疾雷不及掩耳劃電詎可逃形  
殺即獻俘禽難肆赦嗚呼朝無正士誰斥李林  
甫之奸邪國有同心素抱鄭虎臣之激烈我

石匱書

卷

左良玉列傳

七

祖宗朝三百年養士之報豈其決裂于貪王夫  
明國十五省赴義之心正宜暴白于斧鉞燃董  
卓之腹胥溢三旬籍元載之厨撤盈八百神人  
盡快中外甘心謹檄報至南都士英胆落移黃  
得功屯重兵於姑孰待之時良玉抱病已久此  
來為黃澍所主非其本心舟行誰以就醫至江  
州總督袁繼威逆謂之曰太子非真未可造次  
良玉急傳令箭諭各營軍士毋動江州一草一

木三鼓後軍士竟破江州劫掠甚慘次日良玉  
并帳將治亂兵之罪怒罵裂帛嘔血數升是夜  
即卒夢庚提兵東下遇英王師至遂以其軍降  
清

石匱書曰左寧南真擊開爽人也而為黃澍所  
弄黃澍挾左帥而叅士英挾左帥而殺緹騎挾  
左帥而傳檄南都挾左帥而稱兵向闕倘使寧  
南不一至蕪關則黃澍何以寔其言曰討賊此

石匱書

卷

左良玉列傳

八

皆澍之所以顛之倒之而使寧南受此惡名也  
余友泰與柳生為寧南客說寧南事慷慨淋漓  
繼以涕泣余胡信如余言則寧南之下及也明  
甚則雲夢之游可以不縛而吾且追恨韓淮陰  
之客無吾柳生也



石匱書卷第二十六

錢謙益列傳 王鐸列傳 闕

石匱書卷第二十七

洪承疇馮銓列傳 闕

石匱書 卷

石匱書卷第二十八

劉華揚劉績沈李廓蔡列傳

劉斯珠號大容江西南昌人萬曆丙辰進士由吏科都給事陞大理寺右寺丞崇禎中推石倉都御史命未下國變賊誅全創甚清師入間歸田居及金聲桓反正清呂固山譚大率京兵恢復斯珠隱紫溪絕跡城市己丑春正旦斯珠以主歲預挂一單堂柱黎明各冠帶儼未意私臘

石匱書 卷

死義諸臣列傳

其祖仇者高承寵偵得之以脅斯珠責貨不滿偽告察于清以密騎猝就其家廟擒之則義冠大袍髮完加網如明制時督撫朱延慶欲姑生之譚太不可必以為違清并其子明經北京武學教授元鑑于二月十三日父子對戮於市幼子元鑑避他處不及難又上元吳漢章亦宦裔常一見金聲桓江石中興撤持歸吟哦不去口以殊華顏色之復加評贊有奴步此紙聞

當事當事疑其與聲桓合刑之通市頭既落身  
移時不倒行刑之人亦驚遁去

革允誠號鳳超普州無錫人天啓壬戌進士癸  
亥選工部都水司主事會魏登用事諸名賢皆  
放逐允誠假歸崇禎己巳起補營繕司主事尋  
陞員外郎其冬東兵入塞都城戒嚴諸曹郎守  
城門多以守禦不備扶闕下有死者而允誠守  
德勝門獨完調兵部職方員外乞休不允允誠

石匱書

卷

死義諸臣列傳

二

見當時銓閣比周舉錯狗私上疏言三大可惜  
四大可憂可憂一條言國家罷設丞相用人之  
職吏部掌之閣臣不得侵焉今次輔冢臣以同  
邑為朋比惟異己之驅除閣臣兼探吏部之推  
吏部惟阿閣臣之意線索呼吸機關首尾庇同  
鄉則送黨可公然保舉排正類則講官可借題  
逼逐又言喪師誤國之王化貞宜正罪潔已愛  
民之余大成有可矜疏入奉旨切責回話又再

疏直糾次輔溫體仁冢臣閱洪學罪狀言允切  
直體仁洪學疏辯幸上明察頗得其情允誠僅  
得罰俸未幾以終養歸上尋釋余大成於獄寔  
王化貞於法遂唐世濟而罷閱洪學皆用允誠  
之言里居十餘年而有京師之變南渡後起補  
吏部驗封司員外郎署選司事允誠見時事日  
非曰內無李趙外無韓岳欲為建矣紹興亦何  
可得遂謝歸南京陷允誠惟飾巾待盡杜門者

石匱書

卷

死義諸臣列傳

三

三年戊子以不剃髮為人所告執去見救從孫  
尚濂字靜觀年十九平日舉動皆效允誠同日  
遇害允誠登第出質文忠之門而師事高忠憲  
嘗師弟子靜坐終日如泥塑人忠憲臨難特書  
一帖授允誠曰心如太虛本無生死是時允誠  
遂豁然於生死之際矣臨刑神色不變義僕朱  
孝薛成送死

揚廷樞蘓州吳縣人舉崇禎庚午南京解元以



文名世學者稱為維斗先生乙酉金陵失守廷  
樞携其妻費氏并其女匿洞庭山中三年不至  
城市一日為縣官所跡報聞土國寶差兵擒獲  
諸校縛置舟中索筆墨不得咬斷一指以白衫  
寫遺囑曰蘇州有明朝遺士楊廷樞者幼讀聖  
之書長懷忠孝之志作士林鄉黨之規模庶幾  
東京郭有道負綱常名教之重任願為宋室文  
山為孝庶者一十五載生世間者五十三年

石匱書

卷

死義諸臣列傳

四

嗟時命之不猶未登朝而食祿值中原之多故  
遂蒙難以捐生其年則丁亥之歲其日則孟夏  
之中方隱山阿忽罹羅網時遭其變命付於天  
雖云突如其來亦已知之久矣有妻費氏歸余  
一十餘載有女觀慧年已二十餘齡罵賊全貞  
不媿丈夫氣聚舍生就死絕勝男子鬚眉一家  
視死如歸舉室成仁何恨但懷忠莫展報國無  
能未竟生平欲完之事尚辜累朝所受之恩視

烟：而升天願為厲鬼氣英：以墮地將待來  
生舟中誓此不能盡言留此血衣付兒求訣如  
痛父母即思忠孝罵卑付諸校曰小兒來贖必  
有以相酬幸藏之毋失諸校擁見國寶國寶下  
塔相勞曰楊先生負天下重名奈何不自愛尚  
斯此數莖髮以自取慘辱耶廷樞曰廷樞世受  
國恩不能即死以報 先帝報願寔甚今既見  
收有死無二惟願殺以遂生平國寶曰楊先

石匱書

卷

死義諸臣列傳

五

生天下名士養其身以有用何得輕死即不屑  
用世少莖髮優游林下何如廷樞曰此與鼠  
尾何異廷樞唯一死不敢奉命國寶曰今亦  
有難髮為僧者先生何不出此廷樞曰全髮偷  
生已非本願况難髮逃死愈趨愈下矣廷樞無  
顏再活人世願即賜死國寶乃曰楊先生忠義  
如此不得不為先生成此大節廷樞點首謝曰  
敬受賜遂慷慨就戮臨刑但呼 太祖高皇帝



不屈膝頭將落猶呼大明二字而死後交游醜  
五十金贖出血衣流傳解內其鄉人葉衣云維  
斗妻女尚在無死節事

劉曙號稚圭南直長洲人崇禎癸未進士生時  
徐夢漢壽亭侯持送雷雨中勿敏慧年十三知  
名庚午試南關已擬第一知貢舉爭不可竟落  
壬午舉于鄉明年捷南宮蓋自曙為名士者三  
十年因棘關者九而始一過甲申曙家居聞變

石匱書

卷

死義諸臣列傳

六

與徐太史沂顧同年咸正草檄討其鄉之從賊  
某者義聲著三吳乙酉就選南都得南昌知縣  
不果行六月自瀾歸吳外艱護髮蟲口絕跡城  
市當事心啣之而往從賊蒙討者蓋恨不欲與  
曙俱生倡言諸當事曙等必欲為忠臣可畏丁  
亥六月撫軍使人即曙伺虛寔曙呼偵者入露  
髮示之曰吾頭可付一莖髮不與也負髮者在  
若可令其自来偵者如曙言告撫軍十三日乘

吳鴻欽浩軍猝拘曙蟲口并繫二子蕃蕪于廊  
城曙訣母曰兒今日以忠報吾君以得為忠臣  
報吾母願蕃蕪吾以身詔矣占絕命一詞灑泣  
去比見撫軍南向立左右聲曰屈膝曙怒叱之  
屈誰膝我世受國恩起義復仇其分惜父死未  
葬生母在堂今死不足塞責語不擇音卒箠楚  
下頭創血滿地曙不為屈縛謝金陵人見有木  
冠長丈餘者隨其後異之謂生時夢中之人翼

石匱書

卷

死義諸臣列傳

七

之也清臬坐鞠曙為明兩榜曙以義督之引謁  
內院為極陳 先皇帝恩眷種：語未卒輒引  
獄候報時二子亦被繫曙慮同死書以決之有  
云我為忠臣汝為孝子當作吉祥善事觀非以  
為苦獄中做文信國亦自為年譜而後父劉晉  
允百艱難為奔走幾不免久之海與子書曰吾  
得死所矣 先帝身後社稷吾死不愧為 先  
帝臣先座師汪先生文烈從容殉節同門孟章



明從之顧咸建繼之吾死不悅為汪天子門人  
孟頫而君子同年及吾先世仲理公政以解首  
出方正學之門後靖難兵起不食七日嘔血死  
吾死不悅為先靖節商吾祖母胡與從祖母兄  
弟也偕苦寡選思得旌彼節吾死不悅為兩節  
毋孫吾得死所矣死若不識觀吾左牌創痕初  
汝祖疾為吾割寸肉以療此不化耳告刑者善  
語諸公吾劉某今日死歡喜連呼二祖列宗而

石匱書

卷

死義諸臣列傳

八

盡二子得免死為丁亥九月之十有九日

續孔教處州衛世襲指揮甲中國變即捐貲集  
義旅守衛本州丙戌北兵入括蒼刀不敵乃散  
家資與麾下士入山避之有言孔教姓名於當  
道者孔教命僕自言於太守曰續孔教固不難  
頭難則寧死太守遣人捕之索其資孔教手數  
金子之曰家資向已散盡今所存者資身物也  
除予就死前支給外悉以予若入見太守不少

屈太守亦心敬之勸令去髮孔教不可乃解至  
省冠服雍容談笑自若人間之曰何惜髮乃爾  
曰余欲往見 先皇帝故余比至省撫按亦勸  
之曰去髮即可得生孔教堅不肯曰江山已失  
何惜一頭遂笑而受戮

沈履祥字其旋淞江慈谿人崇禎丁丑進士授  
侯官知縣憂去補甌寧乙酉魯王監國以御史  
奉差台州運米因居台明年六月紹興失守監

石匱書

卷

死義諸臣列傳

九

國復至台入海履祥不及扈駕清兵至台人  
皆奉令薙髮履祥獨否遂與總戎李唐禧同被  
執欲降之履祥不屈口占一律有山河破碎遺  
全恨家室飄零任去塵之句收獄尋赴刑索明  
冠帶西向拜者再南向拜者再然後出談笑不  
改色唐禧松江金山衛指揮欽命總理恢勦浙  
直總兵亦以護髮死之  
鄭露字湛若廣東南海人少有才名為諸生繼

放下不羈喜談諧工書常以五家書法應督學歲  
試之劣棄去游吳越燕趙睥睨一時為詩綿麗  
清和婉而多風鶴然傳位之中緩態清言有晉  
代風流故一時少年爭慕效之未曆初以為接  
中書舍人不屑也清初下廣獲髮還鄉里庚寅  
冬清復入廣露幅巾縞衣抱其所愛綠綺古琴  
步過兵中途梳其衣巾蓋乃赤身仍抱琴立其  
雨中不去兵以必視之露曰此何物乃以相戲

石匱書

卷

死義諸臣列傳

十

兵以為瘋釋之薙髮令下曰豈有此理走入官  
衙懸樹死時年四十有七也

蔡孺法浙德清諸生也乙酉至九月諸義敗無  
不奉薙髮有不奉令鄉之人羣妬發之故非深  
山密林無漏者又強無賴每指為奇貨索金錢  
孺法獨抗不如制群以其素剛幹畏之舉兵二  
百餘舟走應陳萬良德清城下戰不利徐懋功  
死之萬良脫孺法亦亡去清當事迹縛其父與

弟索孺法孺法出髮猶在頂爭曰獨孺法受江  
東命事不遂當死父弟常苦許我因活父弟而  
孺法死

石匱書曰余嘗讀文文山集有薙髮詩云回看  
髻少原非我只要心存尚是人則文山亦曾薙  
髮諸君子之死護髮頭至以身殉非謂此髮不  
難為勝過文山弟恐文山之髮一落文山之  
心與髮俱落故不若留髮殺身反得保全此魯男

石匱書

卷

死義諸臣列傳

十一

子之所以善學抑下惠也嗚呼難哉



石匱書卷第二十九

左懋第列傳

左懋第號蘿石登州萊陽人崇禎辛未進士授  
韓城知縣其時流寇躡山西突河津與韓城隔  
一水懋第嚴為之備賊渡河入秦三斗之中簿  
韓城者三入其境者五前後皆以見兵設法擊  
走之於是閩中言保障者推韓城第一丙子考  
選戶科給事中上疏論事有直殺尋以史料給

石匱書

卷

左懋第列傳

一

事中奉勅察核南京蕪湖池州安慶九江兵餉  
未復命而烈皇帝升遐弘光立陞太常寺少卿  
尋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安徽寧池太  
廣德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儲懋第以母喪乞  
守制而朝議遣大臣使北營先帝山陵并議割  
地歲幣懋第自請北行因得壘母陞兵部右侍  
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經理河北聯各關東  
軍務資國書金幣以行而副之者太子太傅左

都督陳洪範太僕寺少卿兼兵部職方司郎中

馬紹愉兵部司務陳用極等從行九月至德州

清撫方大猷傳攝政王令明朝來使止許百人

赴京朝見十月至張家灣趣懋第入京館鴻臚

寺洪範趣見攝政王懋第曰勅命先謁陵後通

好未拜先帝梓宮不敢見往返再三不得請乃

陳太牢於寺堂祭之率將士哭三日陳洪範私

自請降并進錢謙益王鐸降表洪範欲以國書

石匱書

卷

左懋第列傳

七

昇禮部懋第言必以龍亭出迎不然勅書不可  
與攝政王命於二十七日放歸十一月四日至  
滄州復遣兵追執懋第等北去改禁太醫院十  
二月獨放陳洪範歸南懋第羈縻半載乙酉五  
月南都復陷懋第大慟攝政王道其弟懋恭頻  
來勸降必叱退之六月十五江南平下薙髮令  
中軍艾大選私自斃首懋第立杖殺之遂捕下  
刑部獄懋第即絕食七日不食攝政王復召見

懋第麻衣孝巾草履向上長揖南面坐地下攝  
政王數以偽立福王勾引士寇不投國書擅殺  
中軍當廷抗禮五大罪懋第抗詞惟請一死命  
薙髮以刀脇之堅不肯攝政王恚怒遂於閏六  
月十九日殺之作絕命詩有峽坼巢... 歸路迥  
片雲南下意如何寸丹冷魄消難盡蕩作寒烟  
總不磨之句兵部司務陳用極游擊王一晟都  
司張良佐王廷佐守備劉統等五人請從死懋

石匱書

卷

左懋第列傳

三

第曰止殺我耳余輩何與可速去五人曰願隨  
部主即死無恨同日斬於西市臨刑猶遣飛騎  
傳諭儉子但於懋第口中得一降字即免死懋  
第不出一聲遂被戮行刑時風沙四起捲市棚  
于雲際屋瓦飛墮如雨一時罷市有諸生曹姓  
者人皆目為狂士不與語聞懋第死撫屍哭之  
婦鬻其妻簪珥得百金營殮徒步扶柩送至萊  
陽觀到即去不告姓名

石匱書曰古來出使匈奴謂不替臣節者無過  
蘇子卿而當其處於大害蠶室收斂備受侮辱  
至為於軒王網紡繳擊弓弩受其馬畜服匿穹  
廬可謂貶損極矣而左侍郎岫強負固侃不  
撓寧受斧鑕不受頓指其生死大節直與顏常  
山文信公顏頡千古嗟乎子卿又出其下矣

石匱書

卷

左懋第列傳

四



石匱書卷第三十

鄭之龍列傳附

石匱書卷第三十一

吳三桂列傳附

石匱書 卷

石匱書卷第三十二

乙酉殉難列傳總論

烈矣哉門戶之禍人國家也我明之門戶日夕日甚萬曆之昔有門戶科道天啓之昔有門戶宦官崇禎之昔有門戶宰相弘光之昔有門戶天子夫天子未嘗有以門戶稱者稱之自弘光始蓋弘光為福王世子挺擊妖書二紫東林諸君子之攻擊福王者不遺餘力為歷於光宗訖

石匱書

卷

乙酉殉難列傳

一

未有以報復後福王死於流賊世子播遷寄跡淮甸北變之後阮大鍼與馬士英謀以軍中欲立福王一語遂以之定策天子蓋謂福王與東林世仇立福王而大鍼與士英播煽其間則東林自無噍類矣故福王立後遂定順黨與昔之定逆黨者巧相礮擊周鍾光時亨死於西市項煜時敏死於逃亡周銓周鏞死於詔獄使國祚稍長其大獄且未有抵止阮大鍼之巧思辣手

其可輕犯也哉嗣後黃澍主謀左良玉提兵順  
流而下清除君側之惡馬士英悉以重兵良將  
阻截上江北兵乘虛而渡君去臣逃南都遂陷  
弘光半年天下祇為阮大鍼報復金壇周氏而  
國亦隨盡食砒藥虎但欲死而不知己之食  
砒先自潰裂吾未見其計之得也馬士英之在  
南都賄賂公行日以骨董古畫為半閒堂軍國  
大事彌天太保徧地司空嚮爵賣官成何世界

石匱書

卷

乙酉殉難列傳

二

當其醉聖酒魔幾同紂飲之失日而通國之人  
盡飲狂泉無一得免而猶有捐軀殉主如劉成  
治黃端伯輩者當皆濁昏醉之世而尚有揚波  
吸鷗之人教自性生道繇人立不幾為晦夜之  
明星狂流之砥柱哉申生被驪姬之讒而恭為  
其子文王受羑里之囚而恭為其臣是猶嫁亮  
酒撒潑之夫以沉酒昏潰而管逐其妻妾乃妻  
妾不以為恨而當其喪亡之日猶欲為其守節

殉亡則與彼情深伉儷而願為之比翼連理者  
不更難之難哉

徐石麒號虞求嘉興嘉善人天啓壬戌進士除  
工部營繕司主事管節慎庫為權奄所惡以新  
城侯王昇墳價事矯旨奪職崇禎改元疏辨補  
原官歷南京禮部祠祭司吏部考功文選二司  
主事陞考功司郎中歷南京尚寶司卿應天府  
丞左右通政刑部右侍郎署部事陞尚書時

石匱書

卷

乙酉殉難列傳

三

上以威刑馭下法官引律大抵深文附會比石  
麒為侍郎奉旨清獄因惟明律意及近日斬獄  
之不合于律者十餘條先以白之同官遂以次  
審理十三司囚犯多所寬減而前兵部尚書陳  
新甲以失事下獄石麒具獄上因發新甲議款  
事言人臣無境外之交未有身在朝廷不告君  
父而專擅便宜者今聖意未俞替師先遣謾書  
朝入名城夕隳昔石星未嘗私用惟敬袁崇煥



不敢私遣喇嘛抵以彌縫閃爍立置重典况辱國啟侮甚於二臣者乎當失陷城寨律斬上曰陳新甲失事重大法無可寬但引律尚屬未確可另行覆擬即奏石麒奏新甲陷邊城四陷腹城七十二陷親藩七此從來失事未有之奇禍亦從來刑書所不忍載之條例者也當臨敵缺乏不依期進兵策應因而失誤軍機者斬奏上新甲棄市是時中朝多為新甲地者閣臣延

石璽書

卷

乙酉殉難列傳

四

儒救解甚力 上不許石麒初疏旦上夕下詔且再疏復上即得旨肆之西市云新甲之黨皆大恨而石麒復獻光祿寺少卿監軍張若麒臨敵先逃失陷邊城當斬總兵許定國失誤軍機槍殺人民當斬兵部尚書督師丁啟睿兵敗竄逃棄去勅印當斬時石麒已位尚書矣一時大法赫然無敢倖免者會禮科給事中姜琛行人司司副熊開元以言事忤旨 上震怒下二臣

錦衣衛獄而左都御史劉宗周爭之甚力并奪職石麒疏救不允及二臣發西曹復疏薄其罪又不具招 上怒責令對狀罷官南京立起石麒右都御史未至轉吏部尚書上定官制慎破格行久任禁營求嚴起廢明保舉交堂簾七事上優旨答之其時小人雜進官方濁亂石麒以年例出戶科給事中陸朗御史黃耳昂為藩臬有旨特留用朗耳昂遂疏訐石麒為吳昌時報

石璽書

卷

乙酉殉難列傳

五

復又言殺新甲以敗款局石麒乃歷陳自有東事以來主款之誤且言 先帝之誅新甲也曰陷我七親藩夫七藩之中 恭皇帝居一焉皇上忘之乎因引疾乞休命馳驛去明年南京失國石麒起兵嘉興城破自經死贈某官謚忠襄有子二人爾毅柱臣爾毅以松江事見殺而柱臣輯所遺文行世皆能不負父志者城破時有僕祖敏李謹皆從主自經

劉成治江西人崇禎甲戌進士為南京戶部主  
事清兵至鎮江弘光逃遁忻城伯趙之龍上表  
迎降先到戶部查錢糧封府庫以待成治握拳  
起築之欲與俱死之龍驚遁成治至署自經於  
堂上數日後猶面色如生

黃端伯字元公號海岸江西新城人崇禎戊辰  
進士弘光時為禮部儀制主事乙酉五月南都  
陷端伯以死自誓王子偏勅三四端伯僵卧不

石匱書

卷

乙酉殉難列傳

六

起王子發馬騎擒之端伯衣冠進見南向植立  
左右曰何不朝王端伯曰先帝已晏駕皇上又  
不在我朝誰左右曰我家大王端伯曰你家大  
王與我何涉王子命通事致意曰黃先生歎介  
孤直予所素鑒當奏請重用端伯搖頭不應王  
子又曰介執意不從豈不怕死端伯引頸曰不  
怕不怕王子大怒引出斬之魯監國贈太常寺  
卿謚忠節

高倬四川忠州人天啓乙丑進士官至工部尚  
書聞豫王至天壇文武朝見遂自經死

梁于漢字欽光山西籍南直江都人崇禎癸未  
進士授萬安知縣乙酉清兵陷江西湖西道彭  
期生以義師至萬安于漢大言曰公何事張惶  
彼敵垣者于漢稔知之苟馳尺書倒戈蒲伏至  
矣期生殊不然之嗣謁督師揚廷麟廷麟難其  
才氣表署于漢監軍道仍管萬安事時總兵白

石匱書

卷

乙酉殉難列傳

七

之商呂兵三千屯萬安擾民，怨之之商入城  
強索餉于漢諷居民閉城諜告之兵乃大譁將  
攻城廷麟飛檄出之商之商乃剗巡撫曠昭東  
下降敵垣導清兵屠萬安于漢見執不屈繫南  
昌獄清督金穀垣使人諭之降不答廷鞠于漢  
偽曰願復至萬安呂故部三千人降敵垣許之  
則密致故交戴國士欲潛通督撫萬元，呂六  
劫去行復仇國士發其事即日戮于市絕命詩



云但知生富貴誰識死功名到頭成個是方見  
古人情又書獄壁云平生學佛得力到此撒手  
懸崖委張氏訣其屍清人迫之不辱亦自刎無  
子呂佐枋為子枋偶入清試忽狂語作父命云  
勿完篇完則立殺汝病數日卒于溪妻某氏一  
哭其柩而亡國士尋得罪清成之滿洲

徐汧號勿蘇蘇州長洲人崇禎戊辰進士改庶  
吉士授簡討累遷右春坊右庶子辛巳以居喪

石叢書

卷

乙酉殉難列傳

八

歸南京監國起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  
學士汧知事不可為不之官乙酉閏月清兵至  
下令薙髮汧誓不屈辱曰以此不屈膝不被髮  
之身見先帝于地下遂自沉于水而死自己已  
之難汧從命寄書故人曰明天子在上知萬  
萬無虞然事勢危急即有不可知惟以一死報  
君父甲申之變時方里居號慟欲絕是年烈皇  
聖誕感激賦詩四章言血淚自題畫像曰汧

乎而忘甲申三月十九日事耶而受先皇厚恩  
待以師臣之禮而子枋柯以稗子一登賢書一  
食康餼尺寸皆先皇賜也而不能斷脰納肝以  
殉國難復不能請纓枕戈以雪國耻而息偃在  
牀何為者耶義當寢苦罪當席藁存此寢苦席  
藁之心以教誨爾子庶幾其勉于大義毋若厥  
父之偷情負恩也蓋汧忠義出可天性報國捐  
軀是其素志也

石叢書

卷

乙酉殉難列傳

九

顧成正字端木蘇州崑山人贈太保文康之曾  
孫崇禎六年舉人十三年以副榜除延安府推  
官延安為流賊所自起連年大旱民皆闔戶死  
且去為盜咸正至招流民間荒地以田之無主  
者立為官莊出私錢募人種之其年兩大熟明  
年益墾田至二萬畝而又日夜興樹畜之利又  
教民引水鑿池穿井作恒升車及捕蝗諸法又  
謀引延水城南河延利渠及各邑之水略倣古

為溝洫以灌田且限步騎一切清隱占剔奸逋之法無不備又奉檄督兵追賊朱明才等三百餘人至直羅盡賊之又招降徇賊張成儒丁世蕃等二百餘人慶陽土賊潘自安等千餘人于是延中稍寧田亦多墾會總制孫傳庭徵兵將出關咸正上書以為今日出關安危繫全秦全秦安危繫天下軍志曰兵無邊鋒曰北萬一蹉跌將不止三秦之憂不聽傳庭敗沒賊入關陷

石匱書 卷十 乙酉殉難列傳

西安咸正率延營兵三百人登陴並弃甲去賊遂執咸正降之不屈乃拘之營中薊國兵入關秦中人多慮之韓城人推咸正為主斬偽令王業昌已而知為東兵遂入山中不肯起明年南歸以全髮走二千餘里抵吳日夜籌所以報國會雲間事起錄其黨姓名首及咸正乃與同事四十餘人並死而其子天遠貢生天遊諸生以藏陳子龍故亦死咸正弟咸建亦以不降見殺

季弟咸受天啟四年舉人城破亦死一門父子兄弟五人同死國事吳中人士莫不悲之

顧咸建字漢石蘇州崑山人文康公四世孫也年十六試南闈幾得優失困頓諸生三十年未嘗挫志崇禎癸未成進士令錢塘甲申聞變號慟幾不欲生乙酉以馬士英當國為疏糾之人以非所當言止之咸建曰今日得所言而死亦有益也若畏死不言後雖欲言而死得乎無

石匱書 卷十一 乙酉殉難列傳

何清兵至武林咸建與潞王密議國是有所建議巡撫張東貞從中抨之咸建憤曰事不可為矣亟令妻子歸吳門張東貞降勒咸建納錢塘縣印咸建痛哭不與尋復念曰我不納印累錢塘一縣百姓矣強起應之歸縣即欲掛冠去或告貝勒曰錢塘令潞王所與深謀者也其人才望素著且大得民心宜亟用之否則亟殺之於是以騎卒趣咸建咸建知不免曰往而死職也



迺具衣冠往見勒起握成建手頷譯者啖以美  
官成建敬色甚厲頌蚤賜一死見勒不忍殺命  
出就獄趨而出衣冠坐獄中不少變書於案云  
國不可負親不可辱吾文康公孫汪夫子門人  
若苟偷眎息所失多矣如所學所志何詰朝復  
趣成建入譯者曰公送則為抗嚴道不從則死  
成建曰死則死耳吾豈為一抗嚴道生哉復啖  
以巡撫成建踊而呼曰可速殺我遂徑出不顧

石匱書 卷

乙酉列傳

十三

士民環擁呼號人殺若沸或謂見勒曰人才可  
惜事變亦可慮迺與同繫者四人就刑朝天門  
時六月二十日也是日者甚擁至鎮海樓百姓  
男女遮道慟哭路不得前僧子皆哭不忍加刑  
成建顧僧子曰我暴烈日下渴甚蚤一刻受一  
刺之賜僧子揮淚斫之以成建及四人頭梟示  
鎮海樓上百姓祭奠者日數千人燒指帶者如  
山積十日夜面猶如生餘首繩納攢集而成建

面無一蠅觀者駭異百姓哀號請命見勒曰好  
官也命收葬之

唐自彩四川達州人以明經為臨安縣令乙酉  
見勒至武林自彩懸冠綬去之臨安山中後自  
彩受魯監國勅陰部分為應縣官覺之申文部  
院逮至不屈斬之鎮海樓下至死罵不絕口徑  
階豫同被逮亦不屈與叔同死其故人陳某購  
其屍葬之西湖南山

石匱書 卷

乙酉列傳

十三

陸培號鯤庭浙之仁和人也父運昌崇禎甲戌  
進士授吉水縣有文名為東林所推重培博學  
好奇字為文多難識以美言致譽己卯鄉闈大  
座師危培不如式本房豫章文德翼奇其才至  
作狀以身保之庚辰遂成進士然卒以奇字得  
達不更為也弘光中授行人司行人乙酉五月  
南都陷六月清兵至武林培以家人避黃山時  
錢塘知縣顧成建以不屈見殺清為令益嚴勒

朝所為諸紳士五日不赴者兵至其門及培且  
曰即不出吾發培先塚培笑曰吾陸鯤庭豈有  
朝清之理遂拜辭毋去潛自縊死遺囑陳尸通  
衢以絕清之跡培者魯監國贈太常少卿與謚  
蔭培絕命詞有雍國尚慚收采石荆胥無計乞  
秦兵及千官推髻金魚麗萬壽青衣玉壘空之  
句

王道焜字昭平浙江錢塘人性敏達目數行下

石匱書

卷

乙酉殉難列傳

十四

試每冠軍為王慕參蔡虛齋所賞識精書法詩  
自為家經史而外亦嫻歌事天啓辛酉闈畢聊  
用解朝天明報至姓麟經尚着髭鬚登場徘徊  
不肯去眾奪之輒以戲袍履赴宴謁主司一時  
傳以為風騷嘗過鄱陽風濤大作夢龍神乞句  
為二聯投水贈之浪遽息久不第就選南平縣  
廉不諧俗治有殺陞二南雄府却充澤妖亂父  
老賴之改邵武以大夫銜與考選蓋異數也弘

光中起吏部清史司主事乙酉六月清兵至浙  
所用士多明孝廉朱國隆為平湖知縣吳佩為  
嘉善知縣彭萬里為山陰知縣張克揚為海寧  
知縣朱永祚為烏程知縣沈希畢為新城知縣  
唐士晟為武康知縣陳之杰為海鹽知縣陶梁  
棟為臨安知縣共十七人而諸生顧鳴彪為杭  
州府知府皆不次時道焜既避武康清令責朝  
急迺復入城闔故廬謝使曰道焜老病且死必

石匱書

卷

乙酉殉難列傳

十五

欲見道焜輿視來也繼責其子均出見均為士  
牛賢書道焜曰須使者明日來果明日登其堂  
呼均則道焜已自殺尸橫地眾愕去以狀還報  
因不深求均甲午清督學張崇祀道焜鄉賢而  
故十七人皆為其治弄兵者所殺  
盧象觀宜興人總督象昇弟也崇禎壬午以南  
京解元癸未成進士清兵渡江象觀破家糾眾  
起義太湖清兵往來道湖口者悉出奇要截之



道路為艱清兵深患之後兵敗鏖戰死於陣  
葛麟丹陽人崇禎壬午鄉薦南都繼陷麟集精  
銳起義丹陽意欲振旅薄京以圖恢復清兵并  
力攻之麟死於陣麟雖文士貌如武人有膂力  
能開數石弓齎志而歿人多憐之

睦明永高年鎮江丹陽人曾大父燦官給事父  
石官太史皆有能名明永性慷慨好義為古文  
詩歌才氣奔放楷書顏魯公法崇禎十五年舉

石匱書

卷

乙酉殉難列傳

十六

于鄉年六十矣上春官不第謁選華亭教諭楷  
模多士為一時所稱踰斗聞北都陷遺子本書  
曰生無以報 先帝吾所以不死者喪君有君  
故也乙酉八月三日城破公書明倫堂曰明命  
其永萬祝何年生忝祖父死依聖賢遂自經不  
死出投泮水被執以不屈而死子本為諸生亦  
善詩工楷法自父死號慕哀吟誓不復出甲午  
春坐同邑賀太僕王盛事株連被繫一夕死論

者以為不愧其父

溫璜原名以介字介石淞烏程人崇禎癸未進  
士出吳忠節甘肅之門為徽州司理甲申國變  
哭臨如禮并設師位于亭左三日哀服抱其師  
主婦私署號哭于路士民見者皆為之涕下乙  
酉清兵渡江南郡縣望風解綬璜亦潛遁以  
家口匿山中閏六月金報約共事部即兵猝復  
府城守之數月以被聞事敗城復陷璜疾走故

石匱書

卷

乙酉殉難列傳

十七

匿山中呼夫人立令之先縊死有二女已笄璜  
手办之僅一幼子為徽民抱去清兵追至被執  
給之曰我有金寶在司李署押我往取至署璜  
取進賢冠着頭上大罵曰我廉吏安得金寶我  
恐妻女受辱往御連之死耳我刑官應死刑署  
故給爾送我至此遂奪刀自刎未殊張天祿昇  
至營中百方救護夜半復甦方知身在營中復  
觸石而絕

郭符甲閩人天啓甲子鄉薦出初忠敏門下為  
孝廉二十年歲資脩脯僅足養母無童僕唯一  
老嫗應門士林目為海忠介一流人稱為介庵  
先生乙酉起義於閩中兵敗死之時方酷暑七  
日後百屍俱敗獨一屍砍頰下未殊而顏色不  
改視之則符甲也為收葬之

汪志援婺源人崇禎壬午鄉薦乙酉起義樂平  
與同事諸人分道進兵志援兵先遇敵陷圍中

石匱書

卷

乙酉殉難列傳

文

志援大呼曰願諸君努力廝殺勿以我死而隳  
心清兵合圍射之背矢如蝟毛罵不絕口而死  
汪碩畫休寧人崇禎朝為邊塞叅將有詩才傳  
其詩有曩齋不改殷腸胃馮鄧猶安漢鬼神之  
句黃道周與交常稱之乙酉南都陷道周率閩  
師出信州碩畫往逆星源失碩畫捍信城一年  
金穀桓發省騎萬餘圍之三月援絕被執殺桓  
與碩畫夙盟百計誘降閉目不與通一語殺桓

知不可奪乃設牲醴生祭之殺於廣潤門外  
馬嘉初門人崇禎壬午鄉薦乙酉清兵入徽州  
行難髮令嘉獨不屈具衣冠南向再拜自縊死  
之

王域號兩瞻松江華亭人天啓元年舉人在家  
以孝友聞除宿州學正流賊犯州域身親戎事  
峙糧繕器率士民固守城賴以全歷國子學錄  
監丞工部虞衡司主事會有幫城之役以勞奉

石匱書

卷

乙酉殉難列傳

文

旨加俸差督餉務兼理蕪湖關其時上游盜賊  
充斥道路多梗而稅額頻增以為商病域上疏  
請復舊制以蘇商困久之竟得 命旨復擒巨  
盜數十人江路無壅督銅鉛數十萬勦復 命  
至揚州聞京師之變報解南都一無所私陞本  
司郎中其年十月陞建昌知府加銜江西按察  
司副使北兵陷撫州城誓眾固守而城中有內  
應者遂陷益王出走城被執至南昌大罵不屈



送武昌殺之時八月二十日同死者江西右布政使萬亨分巡湖廣道副使王養正推官劉允浩等與城六人並傳首江西棄其屍城下武昌人收而葬之於沌砦河題曰六君子之墓第三子鑰走福京請卹未獲關中陷不果

趙璉字玉如浙江慈谿人崇禎戊辰進士初授侯官知縣行取考入詞林忤時貴改調息儀陞工部郎中出脩兵河間士爭清兵深入璉抗守

石匱書 卷

乙酉殉難列傳

辛

七月久之兵食兩誦城陷清隊有璉同鄉勸之降璉罵不絕聲清洞其胸死城上而印尚懸臂全家十四口俱殉詔贈大理寺卿賜祭奠廕一子入監讀書子先卒呂孫昌胤代  
龔廷祥無錫人崇禎癸未進士弘光時為行人弘光棄南京道百官多以護蹕遠竄廷祥獨閉署不出及禪王至宰相以下皆報冊投誠廷祥以公服投秦淮河中死

石匱書曰自古亡國之君無過吾弘光者漢獻之孱弱劉禪之癡痞楊廣之荒淫合併而成一人王毓著曰只要敗國亡家亦不消下此全力也嗟，帝曷死而趙氏肉盡張陸諸君子亦死趙氏耳死肉乎哉

附張捷楊維垣

張捷字赤涵南直丹陽人萬曆癸丑進士初授山陰縣令有能殺擢監察御史歷官陝西按察

石匱書 卷

乙酉殉難列傳

壬

司副使致仕魏璫用事驟陞太僕寺少卿璫敗為民庚午復原官辛未歷吏部左侍郎 烈皇帝用古賢良方正之科捷忽為逆案霍維華堪用舉朝大駭 上震怒尋科臣吳甘來特疏劾之 上立戍捷而廷臣呼之曰大胆張捷此崇禎乙亥年事也甲申復起原官以國變去乙酉南都改元以大學士馮士英薦代王永光為吏部尚書捷與阮大鍼楊維垣等黨比酷與東林

為難請改謚文震孟而復溫體仁文忠之謚復請以成國公朱純臣宜昭張輔例贈舒城王純臣者闕索餉不及額刑死者也上為之允行又請表章三案及左袒鄭貴妃諸臣劉廷元等九人宜謚廕祭奠徐揚先等六人宜贈官祭奠王紹徽等四人宜各復其官未幾帝奔都城走提匿鷄鳴寺裂繡端自縊寺僧解救衛視甚謹提與僧懷壁同寢乃私語懷壁曰我欲全節須介

石匱書

卷

乙酉殉難列傳

五

成之懷壁唯之遂自經死之

楊維垣北直彭城衛籍山東文登人萬曆丙辰進士歷官冀北道副使天啟間魏璫用事維垣疏頌功德驟復雲南道御史巡按河南丁卯加太常寺少卿河東巡鹽是授太僕寺少卿璫敗又極口醜詆忠賢為倪元璐所摘發仍錮逆案罪城旦甲申北變弘光監國阮大鍼為魏黨翻案首用維垣為左都御史酷與馬士英阮大鍼

阿合攻擊東林不遺餘力請反坐王之采孫慎行楊漣等之罪復刊行三朝要典又請卹三案被罪諸臣乙酉北騎渡江弘光宵遁維垣墜樓裂其腦不得死復上樓投縲以一椅坐桌上呼其弟推倒其桌其弟蒙面急走須臾氣絕

石匱書曰王子明可殺也然不可即殺亦不必即殺張捷揚維垣日以殺王子明為事者也黃得功之疏不至子明已幾死狂狴矣迨弘光

石匱書

卷

乙酉殉難列傳

五

遁而留都百姓出子明於獄加以袍冕而居事之乃不能忘情於殺子明之張捷揚維垣而張捷揚維垣亦不得不為子明而死矣是蓋乙酉死而非死乙酉者也附之者外之也



石匱書卷第三十三

凌駟列傳

凌駟字龍翰徽州歙縣人崇禎癸未進士授兵部職方司主事為閩部李建泰軍前贊畫曲沃兵潰降賊駟獨走真定派守東門城中有內應者城遂陷駟猶持戈巷戰身被六矢砍三刀倒拈井傍賊見已死舍之去駟血流被面橫積屍中有僧觀吾者見駟氣未絕負歸調養數日稍

石匱書

卷

凌駟列傳

一

能飲食恐賊知乃以小車載往臨清醫治得全愈三月間先帝之變號慟欲絕糾合三百人起兵擒偽防禦使王皇極等三人傳檄山東其畧曰跡今逆賊所恃無過假義虛殺假義則預免民租虛殺則盛稱賊勢以致浮言胥動舉國若狂愚悞無知開門揖寇乃至闕城一啓即使毒楚交加一宦而徵數萬金一商而派數十兩非刑拷比罔念尊賢縱卒姦淫不遺寡幼將軍

出令先問女人州縣升堂但求富戶於是山東河北各土寨來歸者甚眾燕齊五十餘城仍復為明弘光登極授浙江道御史巡按山東而北兵日偏駟復上疏言臣以鉛槧書生未諳軍旅先帝過簡置之行間遭值危亡不能以死報國乃以萬死餘生糾集義師討擒偽逆誠欲自奮其桑榆之效然不藉尺兵不資斗粟徒以忠義二字激發人心方今賊勢猶張東師漸進臣已

石匱書

卷

凌駟列傳

二

上書東國大臣反覆懇切不啻秦庭之哭矣然使東師獨任其勞而我安享其逸東師克有其士而我坐受其名恐亦無以服彼之心而伸我之論為今日計或暫假臣使直權通北好合兵討賊名為西伐寔作東防俟逆賊已平國勢已立然徐圖處置之方若一與之抗不惟兵力不支萬一棄好引仇并力南向其禍必中于江淮矣若臣之自為計則不當出此臣南人也即不

肖而有功名之想尚可幾幸于南但恐臣一移足而南大河之北使非我有故忍苦支撐于此以為他日收拾河北畿南之本夫有山東然後有畿南有畿南然後有河北臨清者畿南河北之樞紐也與其以天下之餉守淮不若以兩淮之餉守東伏乞 皇上擇一不辱君命之使臣聯絡北方以弭後患宣慰山東州縣以固人心時朝廷已遣陳洪範北行而竟無一兵收山東

石匱書

卷

凌綱列傳

三

者東兵盡下山東州縣駟南走至大名東帥以兵科印劄招駟懸之陳橋驛中遂獨身至南京入對駟到陛見陳齊燕楚豫兵馬戰守事宜道理險阻甚悉復差巡按河南兼提督六鎮兵馬相機恢勦乙酉正月誓師北上時許定國刺殺高傑為東兵嚮導客有進言太夫人老者駟泣曰時勢至此君親不能兩全固極之恩圖報未世星馳至中州沈丘東兵已破偃城渡黃河

二月進歸德諸將欲退保沈丘不可決旬東兵至突圍出與戰不利乃築門固守聞城中有謀獻城者駟集文武將吏諭以大義願身先士卒與東兵決一死戰文武將吏皆悅首不應駟乃呼曰人心已潰事不可為矣拔刀自刎為左右所持頃傳東帥令必生致凌御史否則屠歸德城士民擁入呼號乞緩死須臾以救一城百姓駟曰不死不死吾世受國恩奉命鎮茲土誓以

石匱書

卷

凌綱列傳

四

死報朝廷肯以死累百姓乎遂與侄中書凌潤生騎兩馬馳入北營見東帥長揖不拜為言女直受我明累朝恩賜宜休兵息民以成南北之好遂為所羈以盛饌及棗帽革鳥進駟皆閉目不視東帥以所執江南監軍道吳汝琦提學道蔡鳳使來勸駟不聽輒斬之以脇駟曰駟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駟但願粉骨齑骸以上報 先帝何惜一死雖於駟前日殺百人駟不



取眼也是夜東兵十餘人守之幕外駟乃作書  
與東帥曰駟受國湛恩誓以死報然猶覩顏視  
息不即自殺者蓋以封疆人民起見寔有望於  
貴國也貴國為我明與國見闖賊射天赫然震  
怒力為雪恥貴國初心原未常有利天下今江  
北一帶盡屬版圖用以酬功頓亦不薄惟茲半  
壁江南仍存明祀當如晉魏六朝故事永為唇  
齒以修兩家和好則駟之願也倘不見慰則駟

石壘書

卷

凌綱列傳

五

死後哭訴上帝必作厲鬼以誅強暴素車白馬  
雲霧往來則今日楊子江之凌御史未必非昔  
日錢唐江之伍相國也承貴國隆禮人臣義無  
私交謹附繳入夜分綱於衣上題詩二絕與侄  
潤生同縊死之詩曰艱難歷盡也徒然謝世長  
歸碧落天後古文山能有幾不如仗節學平原  
又曰叔死忠佳死節緲貞魂千秋凜烈東帥  
命殯之祭院公署送銀一百兩治喪城中史民

皆大哭太夫人年七十歲子年四歲登第後未  
得一歸省事聞朝廷壯之贈兵部左侍郎潤生  
贈河南道御史建祠中州春秋祀之

石壘書曰凌駟乘萬一呼號召義旅燕齊五十  
餘城仍復為明此時人心未死望風嚮應亦何  
異田單火牛一日下齊七十餘城耶厥後弘光  
既立史可法設四鎮於淮安迄無一人為計收  
山東河北使乘東騎未下之日一旅北出與同

石壘書

卷

凌綱列傳

六

特角上扼滄德下蔽徐兗則天下事尚未可知  
也嗚呼凌駟死矣可遂謂國無人哉

石匱書卷第三十四

江南死義列傳

沈猶龍號雲升南直華亭人萬曆丙辰進士歷  
兩廣總督陞兵部右侍郎家居乙酉南都守  
清遣故鴻臚少卿王世燁以戚里招撫松江時  
知府姚序之同知趙元會通判吳源先後解綬  
去惟通判陳淳華亭知縣張大事與鄉紳杜士  
全朱國盛李凌雲吳培昌等迎降清收府縣印

石匱書 卷

江南死義列傳

一

去閏六月諸生沈雲生與進士沈泓等約吳松  
總兵吳志葵提兵復松江赦獄堯庫以官舍常  
壽寧守之而令金山衛指揮侯承祖即守金山  
于是兵科給事中陳子龍史部主事夏允彝兵  
部主事章簡中書舍人李待問殷之輅等為  
名藩移檄改元神武推猶龍為盟主子龍監其  
軍以李向中為兵巡道史啓明為華亭知縣措  
餉練兵聯絡浙西等處為救援與志葵約合兵

襲姑蘓會故帥黃蜚統水師屯泖湖軍糧大振  
猶龍有姻家董庭為故尚書其昌之孫以河南  
知府歸清落籍乃來說降猶龍以自功於清猶  
龍笑而不答庭遂變計陽為勸猶龍朱家岡與  
黃蜚密議而潛告清虐寔八月初三日清李成  
棟李廷齡等猝以兵大至執蜚及志葵等監軍  
子龍亡去將軍翁吳負猶龍逃中流天卒中書  
李待問見害東川織染局迹允彝急允彝不屈

石匱書 卷

江南死義列傳

二

投水死清攻金山衛三日不下李成棟聞入泖  
門守兵潰執承祖并其子杰父子罵不絕口與  
蜚及志葵並逮南都同日被難  
陳子龍字卧子南直青浦人少英敏束髮籍譽  
東南崇禎丁丑成進士授惠州推官艱去補紹  
興子龍博學悉典故精韜畧居常喜談兵癸未  
金華諸生許都反以朱之彪為先鋒陷東陽義  
烏數縣都能文驚殺望常執贖子龍之門子龍



曰台可遣諭歸降或曰彼負不赦不復可悟子龍曰吾喋血生之彼必信我今海內多故彼才不靜令塞一要害可也都果來歸之彪說都白陳司李即不賣若保巡方必不賣司李乎都不聽之彪脫去都乃解散其眾以三十餘人儒服渡錢唐巡方說受降皆掩殺之子龍大懼恨尋以考最擢監察御史越三月燕京變子龍曰吾欲善用都乃為廢然諾使都在其眾可呼也弘

石匱書 卷

江南死義列傳 三

光中改兵科給事中多疏論封疆事當事不能用乙酉南都復陷吳松總兵吳志葵以兵恢復松江子龍自為監軍推原任兵部侍郎沈猶龍為盟主已為董庭所責清兵待至縛志葵吏部主事夏允彞投水死子龍亡去聞魯王監國紹興距錢唐擬東渡未果先是子龍司李紹興諸生鄭遵謙有所嬖小妻金氏者妬殺其婢事發子龍執法擬棄市未決尋國變出時遵謙已擁

數萬眾稱制將軍開府小豎詔封義興伯喜怒岳動氣凌浙西而金姬為胡服玉勒珠鞵坐軍中擅生殺即遵謙惟恐後子龍乃令諸生夏之旭往釋前故遵謙曰今日為國雪恥前事何足介懷子龍終以遵謙不能令金姬無怨遂而清兵五月渡江東矣丁亥清松江鎮將吳聖兆與東海富平將軍張名振初相善子龍令夏之旭通謀議盡撤澤中諸負甲須海師至一日起

石匱書 卷

乙酉殉難列傳 四

事不集清從海卒欽吳得一冊挂子龍錢等名而子龍奴茅太者復告變誅子龍亟連徐爾毅黃濤等以為常一坐子龍又獲謝克文本稿迹乙榜侯岐曾家乃得子龍並逮南都子龍意不受辱舟至跨塘夜躍水死清以子龍首號西門一日夜不見或曰有僧某私收殮之妻張氏亦自縊妻兄賢書張寬以與謀連及被難子龍有子甫四歲石匱書曰陳子龍司李紹興其當

一第...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9 卷 三十一

事多任其慮事多疎不能殺鄭遵謙則不當窮之以法不能活許都則不當誘之以降此二人稍遲半年皆堪為子龍所用而亦何至為臨河之歎哉至若吳聖兆之變海師未至則不當先殺府佐既殺府佐則自當取道航海徒以酒席上禽人而束手就縛則亦何貴於通海也哉是皆子龍之慮事多疎一敗塗地則又將誰尤耶

石匱書 卷

江南死義列傳

五

長樂知縣舉卓異行取到京其議吏治議練兵議邊帥皆侃々碩畫時黨議紛沓允彛亦以墻宇過峻病在好同方欲開發至公急求時務而有疾之者目為异物天子大計吏最十八人而允彛首之則為書名御屏而甲申之變作不果用弘光中擢吏部考工司主事而黨禍益烈幾于不免解歸清兵渡江即縣望風解綬允彛為殉難冢宰徐石麒作傳遠與侍郎沈猶龍等起

義松江不成清帥李成棟召之因投書數百言自天勿二或曰浙東尚有可為允彛曰吾目中無將相才安待之今不即訣移日或生顧慮即允彛亦不能自必矣急走先聲赴水死之絕命詞畧曰以身事主不媿忠貞卓哉吾友虞求廣成勿齋成如子才蘊生願言從之握手九京臨難遺書陳子龍勸以棄家全身後子龍欲從清帥吳聖兆起義事覺亦投水死允彛子完淳夙

石匱書 卷

江南死義列傳

六

稱神童常作表欲達魯藩海中旋為奸者所發時吳聖兆開府松江得其表獲之尋聖兆反清與東海島中富平將軍張名振約內應事敗藉聖兆衙署得完淳初表連完淳并逮南都就訊訊者曰若年少必為人所作完淳曰為臣死忠為子死孝吾事已畢且此事豈容代作吾父殉國已二年完淳速死尚無以見父地下清置之法時同難者皆跪刑完淳挺立不屈猶索紙筆



為書與家人訣作絕命詞字蹟不亂允彝贈左庶子謚文忠

侯峒曾字豫瞻別號廣成南直嘉定人峒曾有學生弟岷曾及弟岐曾同學八九歲俱有文名江南稱三鳳岷曾大峒曾為人嚴整清介絕俗萬曆戊午舉鄉試第三天啟乙丑成進士授南都主事丁卯忤璫削籍思廟登極以清望補南史部出為江西提學副使歷嘉湖道陞順天府

石隱書 卷

江南死義列傳

七

丞辭以養親未赴甲申國變南大司馬史可法檄助義峒曾傾家行中道盜劫墮水幾死弘光再造以原官轉左通政使病辭嘆曰覆巢之後復為處堂其能久乎乙酉南都復陷與進士黃淳耀欲舉義兵遲疑未決會雍髮令下友人趙以調許子位就教峒曾峒曾愕然曰聞徐太史沂護髮自裁何不奮義即不可為乃與城存亡未晚也閏六月遣二子徧約諸義遂入城遂清

署事官為戰守計粗備嘗一誘清騎入北關倉橋擊敗之久之清攻姜塘兵敗力竭忽大雨城塌七月之三日清兵自北門登城二子夾峒曾下堞過通橋俯曰咄，美清流則二子勸與俱亡不許歸家拜宗廟已率二子赴室後棄家池立水際猶大言頭寧碎節不可移竟同二子俱死時年五十有五長子玄演次子玄潔皆諸生能文章清怒峒曾首事懸其首於梨題曰元亮

石隱書 卷

江南死義列傳

八

有太學生朱之熙陰購其首合殮池上而族人易賜潛以婦厝龍江清令求其幼子玄瀨走玄墓剝皮以僧止潛浙之靈隱已而卧病遺筆云先君指爪一絨泪羅遺帶一雙五載播遷未離頃刻茲不應隨亡僧以遺筆并指爪遺帶送還其家弟岐曾字雍瞻以文章交滿天下國變遜居龍江僻處閉門著書已而清捕吏科給事中陳子龍急不可得偶獲通海謝克文有岐曾上

魯王箋密捕岐曾并得子龍並械至跨塘橋子龍投水死岐曾遂及難母龔氏携孫女五及岐曾妾俞氏同赴水死妻李氏為李流芳女能詩畫憤惋不食卒子三玄濟玄洵先夫李玄泳字研德

黃淳耀字蘊生南直嘉定人母方娠夢神授獨節竹一枝驚寤舉淳耀性恬易與其弟金榜折節讀書工文辭崇禎癸未成進士未授選家居

石匱書

卷

江南死義列傳

九

乙酉並起義應侯峒曾協守嘉定力敵城陷淳耀以弟還拜訣其父詣城西僧舍題數語于壁畧曰進不能置力皇朝退不能潔身自引讀書寡益學道無聞取不寐此心而已嚼舌噴血于壁因投縲自盡至今僧舍血跡猶存或以其母夢孤竹此二子也蘊生初與其內人三書有云南信已不必言新縣主到決無見理居山用深衣幅巾終其身遇冠婚喪祭禮稱前進士某

即古之謝疊山輩不過如此吾等此以為則可也初蓋欲以智自全自五月十七日以至七月四日城亡與亡卒完大節不愧為海內名士也錢旃字彥林浙江嘉善人雲南巡撫士晉子也崇禎癸酉存順天賢書子默成癸未進士未就選南還弘光登極授旃兵部武選司郎中旃為世族能務名廣交亦多智畧傾動一時乙酉魯藩監國越中旃欲赴不果丁亥四月清鎮將吳

石匱書

卷

江南死義列傳

十

聖也反清、迹同謀索給事中陳子龍急或云子龍常入旃室并逮旃赴南京訊者曰吾聞旃渠魁旃不死吾輩度不免于是必殺旃九月十九日同四十三人俱就刑妻聞難置酒邀姊如話別引身赴水死子默亦自竄旃從弟棟字仲馭崇禎丁丑進士大學士士升幼子起義吳中至盛澤為鄉人所疑見殺李待問南直華亭人崇禎癸未進士甲申北變



以歸里不及難弘光登極待問至南都授中書  
舍人南都繼陷逃至松江與陳子龍夏允彝等  
受吳淞總兵吳聖屯約恢復松江事政清督徧  
跡待問待問急歸家勸母出城母不肯去待問  
百計誘之母卒出城待問曰吾母出可以死矣  
冠服坐城樓上為北兵所執縛見清帥負固不  
肯行乃殺之于東門織染局前待問書法爽媚  
假以年歲當與董宗伯齊名

石匱書·卷

江南死義列傳

十一

方維新淞江紹興稽南直淮安人幼稱神童能  
文弱冠登崇禎癸未進士未就選乙酉清兵陷  
浙維新完髮棄家走舟山依黃斌卿魯既監國  
入內地從少年角起諸暨既移屯開化等處以  
王正五妻蔡石為將每有戰功唐以維新為巡  
撫都御史嗣魯唐繼敗維新出沒林莽每半道  
邀清兵勝敗不一雄常玉諸山之間常和文信  
國止園春一調寄海寧徐有魚曰帝王治道春

秋書法奇憂嚴防我太祖驅元重開日月衣冠  
文物于漢有光三百年來士無廉恥賄賂公行  
廢紀綱寇蜂起于荊豫之地跋扈誰當神京甍  
忽嘆賊去齒來更可傷使中原赤子一朝薙髮  
天朝人類頓化犬羊悖浪揮錐中流擊楫慷慨  
悲歌拂劍霜同心者早乘時奮發雪恥恢疆尾  
署大明臣方維新具草戊子各起率廢散三月  
十五日與清兵戰不利走伏莽頑眾盡逸去久

石匱書·卷

江南死義列傳

十二

之走出嘆曰事無能為不如死因謝左右懷印  
隻身詣清營金華大言曰某大明都御史求死  
至此必與我謁爾鎮蘓一言而訣既見蘓不屈  
蘓曰此何時乃相抗哉維新曰即知不可為  
之而不成如今者可以含咲入地矣與之食不  
肯食日飲清水數四即守錢廣居士于賢書也  
維新廷抗曰足下自維係何士于廣居士無以答  
建杭方卒候門外未即訊談咲如常時清人咸

咋舌襟乞詩句維新信口而應須臾得百餘首  
語雖率直然義氣凜然聞者無不傷心且曰吾  
以徹骨香無恨矣明日此時歡喜也時有進湯  
一七者亦為二詩謝之曰毋令地下負此夙債  
及入訊語多不恭問其家曰要做忠臣豈有妻  
子發滿營縶死年二十五歲衣帶有遺詞云正  
氣千秋永不磨滿身鉄鎖笑呵不能報國空  
慚死一點丹心赴汨羅又曰生為明臣死為明

石匱書

卷

江南死義列傳

十一

鬼見危授命庶幾無愧

華夏字吉甫浙江定海人初督學江石黎元寬  
讀其文撫素曰志若思堅此不與俗靡矣因諸  
生得例貢朱廷試丁亥與御史楊文瓚同學董  
志寧屠獻策等密通舟山黃斌卿期十二月四  
日須斌卿奇兵嚙城下則城中起內應未及期  
事覺被擒斌卿乃竟數百艘突定閩果乘潮疾  
城下挑花渡領城中無起者清宿戒拒力兵不

得登陸相持者兩日時三舟膠沙餘俱漫漾定  
泮出去清速夏廷訊責其党夏曰事自夏無他  
已知秀才做事十年不成但起義美名不甘飽  
他人請但殺夏訊者義夏欲釋之復大言曰即  
清不見殺夏不欲生遂赴獄時同事董志寧方  
為邏者所捉忽喧傳外洋兵至志寧叱從者知  
之手不相護乃厄我役手顛得脫亡去而夏必  
不及也漫訊夏主使曰太祖高皇帝主使問

石匱書

卷

江南死義列傳

十四

所党曰党多給措筆畫書倪范諸公之先死事  
者已痛罵謝三賓不休同屠獻策等遇害為戊  
子五月之四日楊文瓚別有傳

石匱書曰昔曹操欲殺揚彪而孔文舉曰揚公  
四世清德奈何以袁氏罪之蓋謂其子若孫皆  
肖其祖父故當以十世宥也今觀吳淞之變以  
府佐鉗網諸公者為楊大洪之子以至戚阮階  
諸公者為董思白之孫反面事仇操戈入室何



其畧無人心也侯豫瞻曰吾家世受國恩義不可負則揚董二家豈不受國恩者耶人面獸心一至于此然則彝仲豫瞻父子死節自當以良金寫像世祀之矣

石匱書。卷

江南死義列傳

十五

石匱書卷第三十五

夏之旭滿之章何光顯列傳

夏之旭浙江嘉興人庠生乙酉六月從兵部主事吳易起太湖潛走浙東請兵監國會清人為問于國舅張國俊清督撫張存仁行奉表來魯笑之旭為吳易之言曰易惟浙東之力自足辨清果偏師綴其背項乘人心之未去捲土為仇臣向已言之熟矣比聞小人甘言惑聽臣切憂

石匱書。卷

夏之旭列傳

十一

之夫敵之為此計者其說有二一曰緩我一曰窺我無以制其命又彼無內變之激起遽云懷戴釋甲來歸此以給至愚不信且使姑存此言朝廷思慮未免縈此而失彼則呼吸勝筭其因而放廢者多矣古人徇小喜而召顯禍往如是吾無以行計為計輒且踈隙示人不如善謝之監國為己其事先是陳子龍司李紹興常以罪坐鄭道謙小妾金勿赦至是子龍將就浙

東復令之旭釋怨于遵謙曰往者子龍承之茲  
上以執法之故開罪將軍誠奪于將軍之所尊  
不能為將軍遂私情圖得當將軍行熟其所以  
今將軍以隻身奠九鼎功在萬世夫務遠者不  
恤近累器大者不存小象而又側聞將軍之誓  
師曰不及私仇今為戲下任驅馳保無暍眦未  
好于將軍平日者哉尉少卑而侯什方古人之  
所以為大度百世也遵謙曰諾僕方承教于司

石匱書

卷

夏之旭列傳

二

李前事何足云之旭還報于是子龍果擬東渡  
而越事敗矣丁亥漫遊說清嵩江總兵吳聖屯  
曰以從故矣科給事中陳子龍來敬賀將軍聖  
屯瞿然避席曰某事清無狀日憊何足賀之  
旭曰臣聞清朝廷以將軍矢石功懋將軍爵土  
世券毋數將軍獨不聞乎聖屯曰無之矣之旭  
曰嗟乎臣之夢寐圖將軍而未得其寔也夫古  
人一語告變食邑萬戶天以帶礪將軍以勝國

雄鎮一旦委命百戰負創日關疆土而未蒙遠  
陽一較之賞然則清之成將軍者大矣聖屯頓  
首曰僕未究其寔之旭曰語云功高不賞厚德  
不報誠以將軍之功宜進通侯南面十城左進  
趙女右列吳姬珍賜稠疊勞苦有加所以懋上  
勲而嘉擇主而有獻計于朝廷者曰聞東之士  
即兜鍪下賤不失為扈從夫明君誼辟無不厚  
故人而私于卿誠以其素可信即肺腑無二也

石匱書

卷

夏之旭列傳

三

今此殊林異數棄其主而半道未歸即安知不  
以前者視今一旦挾有尺寸自為風雲即不然  
趙趙擅制抗不用命奏請無厭根據難拔此時  
而果為子孫計不得不勇剖前勞付之于一擲  
故早行裁制使得僅保妻子終天年報畚而思  
長故曰成將軍者大也聖屯曰功罪豈無定案  
哉即不過望亦何至是之旭曰嘻未也高鳥良  
弓之喻聞之習矣彼韓彭之不終豈真有異志



睨漢家黃屋自大哉天下已無事此英雄未老  
誠可恨也聖屯曰彼皆不自善故不及後貴而  
能謙所以長世之旭曰臣之東家有女再嫁彼  
自言吾割股為後夫食吾織髮為後夫衣貞苦  
過他女而里閨不信何者重疑其中夜之所迴  
思也今將軍盡忠于清可以矢日而清終不釋  
然于將軍以將軍中夜之有所迴思也聖屯沉  
吟有問乃曰以先生言且若何之旭曰如臣之

石匱書

卷

長之旭列傳

四

謀不宜聞四耳聖屯頷左右且退長跽請教曰  
先生卒何以教我之旭曰志士立功賢者務名  
以揚子雲之才不免大夫之書君子傷其不  
卒果欲生榮名死廟食不如決策擇所向而無  
與俗同今東南之人心未去也操者而自制者  
林澤皆是也將軍之所部皆故諸鎮之選材逆  
步也而田橫之自完灘上者尚數十部即建旄  
廣地為清清不律而未蒙厚報皆如將軍其初

畫出不得已今欲一旦行其所得為者可一二  
數也誠飲血啣水復勝國故年月掃地而起約  
島兵會獵于金陵而林澤之操者各戰其郡  
使不獲相救然後馳檄楚豫發策閩粵使皆選  
銳應援聯諸壁于雒陽次第而進而間走平西  
俾持弩反向如是天下不足圖也而將軍為首  
功都王侯而寵百世史冊揚芳名于無窮漢之  
馬鄧唐之郭李再見此日不然者清一日以故

石匱書

卷

長之旭列傳

五

尺書召將軍即百口無以自訴于是悔不送前  
轍之言而徒負萬世不諱之號身名俱敗為天  
下笑頃者陳六科之所以倦于將軍也聖屯  
于是與子龍盟出糧艘海上陽為失風接濟島  
中與富平將軍張名振期四月十七日島兵先  
至然後內起已而失期敗事獲遺冊按索子龍  
急或告之旭嘗為子龍謀議當知其處並逮之  
旭之旭匿文廟自縊顏子位前

第 220 冊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別史類 六一二

滿之章山東掖城人父尚謙明經書法高古年  
五十有三乃舉之章則夢空大四字云天啟文  
運覺而之章乃墮地知為不凡之章幼敏捷五  
歲通貫韻學十歲送父任武城教便小戲絕倫  
常練土作砲誘諸集糴百千輒用扁砲擊散用  
側砲擊起一舉輒盡無遺已而就講趙王衛與  
王子房漢深相結酷好談兵以天下為己任甫  
就費序勇自許常云如艾南英可與一秀才做

石匱書

卷

滿之章列傳

六

餘文名冠時絕宜一概革去遂有莫咲謀生薄  
君看得意人之句辛未建兵欲入詔毛文龍裨  
將孔有德耿仲明李九成等合防登萊孔李過  
吳橋兵失紀擅殺市菜備激為亂并騷鄉紳王  
象春家反攻登州而先仲明為內應城破有德  
據之圍萊州八月乃解去之章謂萊之不破天  
也作城守秘妙以為攻不知所以攻守不知所  
以守精神門遁甲六士等數自以諸葛且當肩

隨講虛實勞逸諸兵法每發前人所未發某城  
積粟可三四年而特苦無鹽斤與白金等凡  
經時不食鹽眼直不能舉即舉見一線其病曰  
崔替之章令城中盡煉秋石病稍解而亦諳相  
法決將技安危如燭炤巡撫徐澆治方登城之  
章避道款有所言不可得退曰撫軍不長此日  
矣須臾中礮死年二十有六輒告終養絕八股  
業攻詩古文審天人理數王佐之學有四書浴

石匱書

卷

滿之章列傳

七

一書以為聖賢蒙塵笑不可不一濯大約鑿空  
稍近于理如為政十室志道罕言章即宋儒不  
能難常作鼓贊以外圓而中則虛叩則鳴而否  
則寂為人若是則已矣自傷其不見用作詩曰  
大化委權祿奸庸徧天下譬彼有酒人不飲能  
飲者有代耕法一人走而有四牛之用有自行  
車法載砲于車以火行車、前而砲作有飛石  
法砲窮而石起有火龍法有虎口蚌梅花城諸



法不勝紀萊撫曾櫻取其書讀之中有不打一則撫卷稱絕試之禦敵果驗時詔山林異材或云子且一出之章仰天不答有經濟六書太子觀政屯田及開膠河等題甲申預策國勢不可為果有三月十九之變賊牌至其反趙琳奪起碎之章曰無為旋敗耳時癸未進士王之相為賊來守萊州適賊敗百姓咸起殺之并紳紳之從賊者自名起義逆清相尋宿怨不已舊道

石叢書

卷

滿之章列傳

八

臣張國士入城邀之章聯絡各義峇且奮卒以大勢去不能就十月清守令至或言之章前事之章詣對簿曰此事誠有之雖不成不可無此清重其名釋隨奉毋隱定海山中有孤忠先報國大患每忘身之句戊子同宗室朱慈燃潛觀金陵別去復歸定海永曆遙授三省總制之章撫勅印慟曰數為之寧守正死耳便為清所覺逮之章入獄訊者憐其才欲活之而之章語多

不恭與其長子某竟死獄中且籍其家妻張氏携幼子女投河死諭家人預焚其居清人至無所得弟磐諸生出也

何光顯上元諸生也為人任俠赴義一往初靈壁侯湯以不直犯太學生甲光顯號諸士數百人劫湯：憎乞講且止甲申冬阮大鍼以黃金納交馬士英士英既擅國力援大鍼以原官起光顯憤不平作封事一通歷數其悖逆諸狀數

石叢書

卷

何光顯列傳

九

千言投通政司行上之知必不上意使大鍼聞之而亦聞士英也大鍼與士英果切骨陽為不問陰購乞奸飾為光顯不法十餘事上言告光顯下錦衣衛錦衣堂上官馮可宗亦士英私人士英使人審諷可宗必殺光顯并其子諸生某報以殊擢時光顯父子已捕逮獄吏承旨為法若之瀕死者再笑十一月就訊西華門外有顧生者與光顯非有素通經術為人忼直有智

可宗延為西席訓其子義光顯所為早起端設  
座中堂候可宗納坐可宗下拜之可宗驚伏地  
扶謝曰公何為此顧生固不起曰吾有所求可  
宗以生有私請曰緩急惟言之僕能為者不辭  
也顧生曰必允吾請吾乃起可宗曰姑言之顧  
生曰萬世之事明公在手勿忽夫光顯義士也  
生未常外交非有夙昔之雅然聞其人尚節有  
氣今既公所為已在天下矣彼以死爭之千載

石匱書

卷

何光顯列傳

十

不為滅事聞安危公必有以善光顯可宗方附  
馬氏欲得當甚難之噤不能答生又曰吾固知  
難為夫相公必殺一青衿而使對簿者受全證  
不移即曾願坐斃然不可令光顯無子即今日  
所坐不至死，不至族其子諸生其可稍借也  
可宗許諾即訊之日觀者萬人咸寬光顯光顯  
但伏地不跪曰吾何罪可宗作色曰即無罪何  
仇之多以手指諸證者曰汝自犯此吾不能汝

假光顯曰此非某仇諸輩自為金錢出力耳可  
宗以其巧辯命具五刑光顯曰無須吾仇誠有  
之吾仇三人但非此諸輩犯必死大聲呼曰第  
一人馬士英士英所愛而吾抵之罪一死則屈  
第一指第二阮大鍼眾所不敢怒而吾獨發之  
罪再死則屈第二指欲屈三指睨可宗曰可宗  
奉二公為喜怒而吾不誣服罪又死今日光顯  
分必死夫何辭時觀者為譁可宗慙令左右立

石匱書

卷

何光顯列傳

二

皆殺之則顧生勒其弟子走家人耳語者數于  
是稍輕其子罪不至死  
石匱書曰我明自武定侯郭登為將智勇兼備  
以己意設為攪地龍飛天網等火器神出鬼沒  
人不可曉今觀滿之章所制虎口蚌梅花城諸  
法與郭武定所製亦復何異然則之章真大將  
才也至如夏之旭之古辯不媿漢之蒯通而何  
光顯之伏闕上書請除奸佞能繼陳東歐陽澈



而起若顧生者則又季布之朱家也天生此數人殆非易事而今皆形糜煨煉命殞肺嘉豈非邦家珍瘁乃壞此長城也哉余讀三傳未常不為之擊腕三歎也

石匱書 卷

何光顯列傳

十二

石匱書卷第三十六

劉宗周初彪佳列傳

劉宗周號念臺浙江山陰人父坡死宗周其遺腹也家寒母章太君筑守弱息依外家以紡績供饘粥萬曆辛丑登張以誠榜進士章太君朝聞報而夕去幃陶文簡為作墓銘比之程嬰保孤事成下報宣孟甲辰服除授行人乙巳以祖焯年邁疏乞終養侍祖疾四浹旬不交睫居

石匱書 卷

劉宗周列傳

一

憂日邦君大夫不得望見顏色部使過之亦匿勿見祖壽終過哀致疾邑令趙士諤造寢所見幃帳百結敝衾敗絮心佩服焉居家弟子日益進講學不輟服除起原官奉命冊封益藩時顧憲成講學東林群起攻之宗周疏明憲成之學歸於自反而攻之者以意見分門戶以門戶分流品其論非是言者遂目為東林黨人時方推擇浙中司官咸屬意宗周或囑以無談時事可

望銓曹宗周惡之甲寅復以病告歸先後匿跡  
林下者十有餘年授徒僧舍足跡不至公庭有  
造廬者拒不見當道到門必進強再三然後出  
見進賢冠徽蹟高寸許而布袍角帶殘缺失次  
騶從見者無不匿笑以此名重海內御史韓浚  
以按浙時就見不納劾比少正卯而歸子顧劉  
廷元繼之欲置之死時趙士諤入為考工即為  
白家宰乃免 光宗踐祚起禮部儀制司主事

石匱書

卷

劉宗周列傳

二

天啓元年疏叅魏忠賢客氏朋比亂政忠賢大  
怒矯旨廷杖首輔葉向高救免止奪俸半年壬  
戌奉命齋會錄告孝陵道陞光祿寺丞復命晉  
尚寶司少卿在職二十日遷太僕寺少卿宗周  
以一歲三遷又見婦寺專權日甚再疏移疾乃  
以太僕予告甲子起左通政魏忠賢已盡逐諸  
君子宗周辭疏又為諸君子申理革職為民崇  
禎元年召為順天府尹上疏請重事權要以久

任謁文廟大會師儒示以聖賢為學之要延三  
老番夫咨地方疾苦發奸吏乾沒置之法又捕  
勲貴家人豪橫不法及舞文犯禁者按治如律  
頒布文公四禮俾鄉鄙服習遇中貴梨園什具  
責而焚之輦轂一清二月上疏陳克舜之道因  
言遼事不足圖興加賦之害上雖目為迂濶然  
亦歎其忠鯁會京師被圍米價踴貴乃請罷凡  
門稅修舖房以處貧民為粥以濟老疾嚴行保

石匱書

卷

劉宗周列傳

三

甲之法人心稍安時樞督諸臣多下獄者宗周  
獨抗言國事至此諸臣責任使誠無所逃罪而  
臣以為陛下亦宜分任其咎昔禹湯罪己其興  
也勃焉今日首當開示誠心為濟難之本日御  
便殿見群臣相對如家人父子以稟擬歸閣臣  
以庶政歸部院以獻可替否予言官不效則從  
而更置之無坐錮以深其罪乃者朝廷縛一文  
吏如孤雛鷹鼠而視武健士不啻驕子使恩威



錯置至文武皆不足信必曰吾舍一二內臣無可與共患難者于是總提協之命稍試以城守而閭以外次第委之自古未有宦官典兵不誤國者仰祈陛下翻然感悟以親內臣之心親外臣以重武臣之心重文臣則太平之業可一舉而定也又劾張鳳翼馬世龍等罪皆切直忤上意三年復請上除詔獄蠲新餉為祈天永命之本上方憂旱齋居責其不修寔政徒事空言宗

石隱書

卷

劉宗周列傳

四

周又疏糾周延儒溫體仁傾側事上之罪下詔切責將解任指羨餘置學田二百畝以給諸生凡三乞骸骨始得告出都門所携止兩簾中貴人見而駭曰真清官也居家大集同志會講首闡人，可為聖人之首以證人名堂同主會者為陶奭齡重建古小學祀尹和靖明伊洛主敬之學乙亥授卜冢宰以宗周名上召對言上求治太急用法太嚴布令太煩進退天下士太輕

上不憚除工部右侍郎明年上言陛下即位之初銳意太平至於帝王治天下之道猶未得其要領于是首屬意于恢遠而經臣遂進五年恢復之說己己之役震及宗社朝廷始有輕士大夫之心自此厥後司譏察而告訐之風熾詔獄及士紳而堂簾之等商人，救過不給而欺罔愈甚事，仰承獨斷而諂諛日長自三尺不伸于司寇而犯者日眾自詔旨禡治五刑歲自斷

石隱書

卷

劉宗周列傳

五

獄以數千計而好生之德意氓自刀筆治絲綸而王言藝自誅求及瑣屑而政體傷自恭罰在錢穀而史愈貪賦愈通自嚴刑與重欵交困天下而盜賊蠭起自總理任而臣下之功能薄自監紀遣而封疆之責任輕自督撫無權而將日懦自武弁廢法而兵日驕自朝廷刻期盡賊而行間日殺良報級以幸無罪事急矣天啟聖衷一旦撤總監之任重守令之權下弓旌之檄收

酷吏之威方冀與二三臣工洗心易慮而不意  
賢如文震孟陳子壯者又相繼報罷求治愈殷  
紛更四出市井雜流咸得操其訛說投間抵隙  
以希進用而國事愈不可問矣凡若此者不過  
始于陛下一念之矯然而浸淫遂為厲階則今  
日轉亂為治之幾斷可識矣上曰宗周素有清  
名亦多直言但大臣論事宜體國度時不當效  
小臣婦過朝廷為名高會閣臣溫體仁等以馬

石匱書

卷

劉宗周列傳

六

價空匱請捐助宗周獨稱臣不敢懷利事君并  
請禁天下之言利者得旨切責遂引疾求罷既  
就道聞北兵自昌平深入憤甚極論體仁大奸  
似忠大佞似信并及刑政舛謬數事上怒以為  
比私亂政革為民十四年起吏部左侍郎陳聖  
學三篇以切劘上躬多見採納尋遷左都御史  
請申飭憲綱復書院社學罷詔獄後之會當大  
計發中書某為人行賄事置之法一時風紀肅

然已而京師復被圍上申飭百官重責臺省以  
代人規却出缺等事禮科給事中姜埰疏爭之  
上怒行人熊開元因召對劾奸輔周延儒欺君  
誤國上愈怒與埰同日下詔獄宗周力爭於朝  
忤上意革職歸甲申聞寇偪三輔大會紳士議  
捐資勤王致書促撫軍行事比聞北變即為  
先帝發喪被髮芒屨手執鐵叉向府道慟哭期  
起義旅帥先殺賊府道不能主渡江向撫按哭

石匱書

卷

劉宗周列傳

七

撫按又不能主後聞留京立福王興師北伐乃  
止弘光監國起宗周為左都御史疏辭不允時  
新立四鎮皆擁兵自恣而樞輔馬士英持定策  
功居中擅權引進私人宗周赴召前有草莽派  
臣上慟哭時艱及追發大痛二疏大約謂非討  
賊復仇無以明陛下前日渡江之心非決策親  
征無以作天下忠臣義士之氣宜駐師鳳陽東  
扼徐淮北控豫州西顧荊襄以規進取并及慎



封爵覈舊官諸事隨疏糾馬士英恨宗周次骨  
嗾劉澤清高傑公疏劾宗周稱草莽孤臣有不  
臣之心勸上親征以動搖國祚奪諸將封爵以  
激變軍心士英與四鎮合謀必欲殺之遂力請  
致仕頻行又糾阮大鍼黨和害正為世道病其  
進退關江左與凶大鍼深恨之乙酉五月留都  
繼陷聞弘光出依靖南侯黃得功得功遇害上  
北轅群臣迎潞王監國宗周曰國事尚可為也

石匱書

卷

劉宗周列傳

八

無何清騎至浙潞王降宗周聞之慟哭曰此予  
正命之時遂不食有門人請先生行文丞相事  
宗周聽其言乃命門人訪黃宗伯道周致書章  
大理正宸熊史科汝霖圖興復乃食少粥居數  
日間黃道周已入閩熊汝霖圖舉事為人發覺  
逃入山章正宸辭以不能聞即人齎圖籍渡江  
復不食至四日壻秦祖軾以江子遠袁夏甫文  
文山謝叠山事為解謂死尚有待覽書為食少

粥六月廿二日門人王毓著自沉死上書曰門  
生毓著已得正命偽官俱已受事此一塊土非  
大明有矣願先生蚤自決毋為王炎午所吊見  
書歎曰玄趾得死所哉予大臣也當為其難者  
乃復不食作答秦祖軾書後係以詞曰信國不  
可為偷生豈能久止水與叠山只爭死先後若  
云袁夏甫時地皆非偶得正而斃矣庶幾全所  
受廿五日入鳳林道赴水長年掖之起困頓甚

石匱書

卷

劉宗周列傳

九

暫息靈峰寺子洵以清聘書至閉目不視後二  
日至揚枋依秦祖軾居壻王毓芝來侯語及毓  
著為淚下曰吾講學十五耳僅得此人又曰吾  
始不食數日時燥渴甚因少飲覺味如甘露精  
神頓生始知水亦能續命也今後勺水不入口  
矣毓芝曰先生心境何如曰他人生不可對父  
母妻子吾死可以對天地祖宗他人求生不得  
生吾求死得死他人終日憂疑驚恐而吾心中

浩然如是而已又曰吾學之要一誠盡之而主敬其功也敬則誠則天吾日來靜坐覺胸中浩然與天地同流蓋本來原無一事凡有事皆人欲也若能行所無事則人而天矣廿九日作絕命詞曰留此旬日死少存匡濟意決此一朝死了我平生事慷慨與誰容何難復何易嗣後止閉目端坐不出一言閏六月六日命家人扶掖南向坐有頃遽北向息奄，欲絕猶捉筆書

石匱書

卷

劉宗周列傳

十

一魯字至八日戌時乃絕嗟乎昔文信公餓十四日而不死又復進食乃嘆曰孤竹二士陪餓西山殆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劉中丞絕食者兩旬勺水不入口者十有三日有骨如柴騎箕始去嗚呼烈矣時與中丞同聘者有和中丞彪佳初彪佳號世培亦山陰梅野人父承燦萬曆甲辰進士官至大恭母王太君誕彪佳夢老僧跏坐澡盆彪佳生而穎異年十七中浙江戊午省

試時未冠擬束髮簪花彪佳不肯乃冠而赴宴識者歎為遠大之器天啓壬戌成進士授福建興化府推官上任至延津舟覆彪佳送牖中出坐覆船底幕客僕從飄搖險浪中彪佳從容掖之上俟後舟至皆得生赴任後寮屬胥吏皆以彪佳為貴介子且少不更事心甚易之及理積允民間利弊以及錢穀刑名無不洞悉若老吏即屬稱為神明甲子分關得五經類茂猷及郭

石匱書

卷

初彪佳列傳

十一

符甲等稱知人能得士時興化防寇集兵缺餉謹藩司聞即邑悞縮不敢出彪佳挺身往諭刻期給餉一時欽輯復令自推為首者縛送藩司治之事遂定戊辰考選福建道御史癸酉巡按三吳宜興陳氏僕激變鄉民燬廬發塚彪佳即巡其地首罪豪奴次擒亂首奏斬陳氏僕及亂首數人餘戍配如法盡追還佔奪子女田產解賜後撫良弱眾皆貼服巡按蘇州訪天罡名不



得寔大恭公長洲舊後謁署中各開一室令書  
巨懟衆口一詞者七八人彪佳至亥妙觀檄紳  
衿耆老令百姓縱觀先講聖諭次卹節孝縛諸  
天置於階下有一人肯保或言其生平一善事  
者卽釋之其尤者四人衆論皆確立斃之杖下  
由是群奸股慄境內肅然乙亥請告歸築別墅  
於寓山日依太夫人承歡膝下庚辰辛巳越中  
荐飢彪佳與劉宗周分區賑米設廠賑粥病者

石匱書

卷

初彪佳列傳

十二

藥之死者埋之深山窮谷無不親歷有道濟錄  
行世二十九年九月特命起河南道掌大計拜命卽  
行以小舟直抵淮上聞邊信緊急向北道梗四  
方輯瑞行者皆不敢渡河彪佳曰居父有難卽  
無召當赴難况受命掌計耶吾行決矣遂向淮  
撫史可法借材官六人再募武健六人彪佳亦  
戎服介馬齎乾糧且探且行時閏十一月十三  
日也宵行夜宿兩日一食十二月初四日入都

門南北路梗行旅已絕咸指彪佳謂送天降次  
日見朝左都御史劉宗周僉都御史金光宸以  
直諫被譴彪佳疏救上怒責令回奏彪佳執言  
如初上不之罪癸未三月初六日上召至平臺  
面加慰諭并訊所歷地方被兵情形彪佳一  
詳奏上為慨嘆賜茶餅而出四月北騎出遼二  
十八日方舉大計彪佳一秉虛公輿論大服終  
計事無敢以一錢一簡及其門者銓部吳昌時

石匱書

卷

初彪佳列傳

十三

為宜與私人上命科道轉京卿者必別歷藩臬  
以鍊其材昌時卽借以恐喝臺省舊例外轉二  
人昌時欲增額至八彪佳曰上意在鍊才非外  
之也余首篆請以身先之可破重內輕外積見  
然宜漸行不可驟駭觀聽昌時陽唯唯不俟掌  
篆牒移竟疏推六員彪佳曰二百八十年職掌  
自予隳之矣遇昌時於朝面折之因上疏明職  
掌并劾昌時奸邪貪穢上臨軒極刑詳鞠服罪

棄市計事告竣例陞卿寺彪佳固請循三差例  
刷卷南畿比至留都遂聞北變望闕號慟幾不  
欲生五月朔史可法馬士英迎立福王諸臣議  
援宋高故事先立為兵馬大元帥彪佳曰不若  
稱監國為正有本朝故典可據諸臣方上監國  
寶忽聞有即正大位之議彪佳力言不可議遂  
寢三吳變作廷推彪佳往安撫初八日領勅即  
行抵京口斬擒犯三人亂風稍輯時監國已正

石匱書

卷

初彪佳列傳

十四

大位陞彪佳大理寺丞即轉蘇松督撫六月  
蒞任甫八日史可法有騎兵數千住京口土人  
防之過嚴蓄怒已久適浙將恃勇相激遂憤關  
浙將戰死兵潰騎兵乘勢焚掠潤城外數十里  
如洗二鼓報至彪佳昧爽即行至潤城不入署  
單騎視焚劫地勞問居民計戶給錢償之時四  
鎮雖開藩江北寔眺江左彪佳至京口相要  
害設營堡緣江不旬日而布置周密四鎮以幣

交彪佳却之報書與陳大義感以至誠嗣是無  
一卒敢渡江者高傑駐師水步意欲虎踞三吳  
彪佳曰吾當再以誠感之因約期越江面會於  
大觀樓傑意彪佳文士不敢輕離潤城訂期已  
駭屆期颶風大作意彪佳決不能至而小舟破  
浪頃刻到岸傳呼曰初都堂至矣傑益駭服及  
見彪佳止携老胥一人廝養一人傑亦盡撤其  
部下將士彪佳與握手如平生歡為言共獎王

石匱書

卷

初彪佳列傳

十五

室大義凜然傑大悅服曰傑聞人多如公者傑  
甘為死公在吳一日傑敢不如約者有如水乃  
置酒譙中丞彪佳以國變辭為一飯而別彪佳  
此行有危而止之者有請設伏金山備不虞者  
有謀以勇士假胥隸從者彪佳咸咲謝之是日  
江風大惡多勸易期彪佳曰吾失信何以信人  
吾為三吳億萬生靈往死亦何憾歸舟風益迅  
小舟如葉彪佳毫無難色又開館禮士設筭受



言民隱既上通而士至者人，以初中丞為親  
已院署有大池久淤中丞至即命濬之人勿喻  
其意一日謂其兄駭佳曰此弟止水也蒞吳半  
載事皆就緒馬士英憾劉宗周斥其奸邪并恨  
彪佳嫉御史張孫振疏恭彪佳前阻登極為有  
心擁戴潞藩彪佳即以病告歸乙酉朝事日壞  
彪佳痛曰江南即燕都之續矣乃挈妻子入雲  
門為避亂計五月南都守六月皇太后至浙

石匱書

卷

初彪佳列傳

十六

潞王監國黃道周請設蕪松督撫少宰王志道  
以彪佳名上起少司馬理戎政事行將總督蕪  
松方奉命而北兵奄至潞王出降彪佳仍入雲  
門貝勒至武林以書幣聘彪佳遂給夫人曰此  
非辭命所能却必身至武林固辭以疾或得歸  
耳初五日携長子理孫發雲門至寓山顧理孫  
曰而翁無他失惟耽泉石多管攝亦一過也昔  
文信公臨終貽書其弟囑以文山為寺吾亦欲

捐此堂接禪侶以懺吾過晚命具酌暢飲數卮  
移時子侄童僕皆散去獨呼祝山人至瓶隱密  
室縱談古今忠臣烈士媿，數千言屬山人焚  
香煮茗遂開牖望南山咲曰山川人物皆屬幻  
影山川無改而人生倏忽又一世矣復向榻中  
端坐瞑目屏息良久忽張目曰向謂死若何如  
此是矣乃促山人就寢遂至八求樓啟大恭公  
祠以文告別復歸瓶隱作遺書曰臣子大義自

石匱書

卷

初彪佳列傳

十七

慮一死十五年前後皆不失為趙氏忠臣深心  
達識者或不在溝瀆自經若余砵，小儒惟知  
守節而已以殊筆大書几上赴水而死祝山人  
蚤起逾索之不見大呼號理孫夢中驚起挈數  
舟求之深水不得有頃東方漸白見柳陌下水  
中石梯露積角數寸急就視彪佳正襟危坐水  
緣過額冠履儼然鬚髻不亂面有笑容太夫人  
跌坐深盆之旁至是驗矣隆武帝閣中贈彪佳

少傳兵部尚書謚忠敏劉宗周贈少保工部尚書謚忠端

石匱書曰嗟乎初中丞之死而名之曰忠則可及也名之曰敏則不可及也蓋處中丞之地無一可死乃時事至此萬不可為明眼人視之除却一死別無他法中丞乃乘便即行計不旋踵允中丞之忠孝節義皆中丞之聰明知慧所倉皇而急就之者也余故曰殷有三仁吾越亦有

石匱書

卷

初彪佳列傳

十八

三仁劉念臺則仁者安仁也初世培則知者利仁也倪鴻寶則畏罪者強仁也三先生有知當不以余言為妄矣

人曰文山知命而抗命者也其意活劉念臺知命而受命者也其心死故一則餓不死而一則餓死之謝疊山却聘而求生者也其詞宛初世培却聘而不欲生者也其詞決故一則緩死而一則即死之四人之意微有不同而盡心於

所事則一也余生平慕文山疊山之為人而恨不得與之同世乃日對二君子而不知文山疊山之日在吾側也豈不陋哉

石匱書

卷

初彪佳列傳

十九



石匱書卷第三十七

黃道周金穀列傳

黃道周號石齋福建鎮海人道周生而好學攻苦年三十不能為諸生乃益自負落、無所可學使者聞其名方營構先賢某詞囑為上梁文道周縫掖進謁援筆就璀璨驚座繇是穀籍八閩有相者唐甲道服謁道周曰憂時宰相也道周悅舉萬曆戊午鄉試第七人天啓壬戌成進

石匱書

卷

黃道周列傳

十

士選授翰林院庶吉士補編修時東事方始輒若辦餉道周以為冗濫宿蠹之所致輒草上之略曰臣聞善為國者有十年之美而後議三年之功議三年之功則必餘十年之筭今為國者計誦于朝夕而議懸于歲朔興師則如涉海治賦則如煮金汨沒淪胥茫無畔岬是誠天下臣子之所共痛也臣觀天下未嘗不富兵力未嘗不充諸臣任事之意未嘗不篤然而源始不清

未流相做法一冗一冗旋生去一蠹一蠹隨伏物力已窮而探索不已故今天下以為貧國之患臣獨以為富國之患天下之患以為國不見富臣之患以為國不見貧中官不見貧而織造服用鋪壁庫收食料之屬一切不省又益之衣甲火藥犒賞燎原之數以陰長其牙爪朝官不見貧而冗吏奸胥輿阜走從宴御竿牘之數一切不省而又益之親戚姻婭瑣、賸仕以白望

石匱書

卷

黃道周列傳

十一

其穀利邊官不見其貧而游客驕丁尸班馬籍巫師鬼卒之數一切不省又益之朽垣破冒棄有用於無用以自喪其軍實故此三者則皆自見富而始也又曰團營中外十二萬眾散為工役隸于私門無所用之而常歲食糧八九十萬直隸衛所錦衣後軍屯田四萬八千七百餘頃侵冒占據無所用之而常外稅苗地內競草場三輔五十萬戶口四百萬推埋無賴者億數無

所用之而常召募五方之兵遼東兵額九萬歲  
餉六十七萬賞費外裔十餘萬地失而額存無  
所用之而常於百四十萬之外奏數十萬而無  
所復出臣觀閩門內外四五十里聚十三萬之  
兵月費一二十萬籌度咨且不出三年天下膏  
血從此竭矣又曰會昌之末襍賦極少猶九百  
二十二萬熙寧歲入五千六十餘萬其兵皆八  
十三萬然而國日以削境日以蹙故賦多則蠹

石匱書

卷

黃道周列傳

三

生兵多則盜出堆賦如堆肉上惡而下不可食  
聚兵如聚蠱不毒人則毒其身道周強忍敢言  
以聖賢自命淡泊廉靜不事鮮好初為文譎辯  
似子繼乃閩肆矯絕近代天下咸以為山斗魏  
璫時以東林見廢丁卯 思宗嗣位道周論易  
數以為今上即位之年當師之上又退而謂所  
私曰不敢明指乃比之上又耳庚午出典浙闈  
時黨與翻覆至以東林比崔魏叅罰開復道周

請罷歸遂以用人行事一疏指斥當事畧曰臣  
觀邇年諸臣無一寔為朝廷者其用人行事不  
過吹求報復而已自庚午春以來盛談討疆寔  
非為陛下之封疆不過為逆案而翻封疆設諸  
芟鋤逆案者無端而陷封疆之內至于封疆之  
要塞利害區畫布置無一言及之自辛未春而  
後盛言科場寔非為陛下之科場不過為仇隙  
而翻科場使諸素無仇隙者無端而陷科場之

石匱書

卷

黃道周列傳

四

內至于科場之源流清濁屈折易難無一言及  
之臣觀古之聖賢日夕經營不過兩事外攘商  
狄內屏小人今皆以此二憂遺陛下而齷然自  
托于催科比較之末圖事而事失則曰事不可  
為用人而人失則曰人不可用獨以隻句單詞  
竊周孔之學廢聖賢之道是臣所仰而長歎也  
又曰宋儒有言邊帥之才即不可得當于縉紳  
廉幹有識中求之臣觀萬曆中耳林下諸臣如



鄒元標趙南星高攀龍等二十餘人淪棄十九  
釀成門戶之禍今又無故取諸縉紳稍有意識  
者舉網投網即緩急何所得半士之用乎其後  
上益鑿急務毫末刑獄繁作道周一人之身是  
非者數矣壬申罷為民丙子復起原官旋告病  
因上求言省刑一疏丁丑陞詹事府少詹既而  
上之用人益褻每以召對片言決之而陳新甲  
以居艱驟列本兵廷臣莫敢力爭道周上疏劾

石匱書

卷

黃道周列傳

五

之不聽久之新甲坐東事不成伏法上復奪情  
以閣部楊嗣昌出督師中州嗣昌以口辯見幸  
道周上言朝廷即乏人豈無一定策效謀者而  
必破非常之格以奉不祥之人上不憚乃召廷  
臣于平臺問道周曰朕聞無所為而為之謂天  
理有所為而為之謂人欲爾前疏適當枚卜不  
用之時果無所為乎道周對曰天人止是義利  
臣心為國家不為功名自信其無所為上曰前

月推陳新甲何不言對曰時御史林蘭友給事  
何楷皆有疏二人臣同鄉恐涉嫌疑耳上曰今  
遂無嫌乎曰天下網常邊疆大計失今不言後  
將無及臣所惜者綱常名教非私也上曰清雖  
美德不可傲物遂非唯伯裔為聖之清若小庶  
曲謹是廉非清也道周曰伯裔忠孝故孔子許  
其仁上怒其強辯道周又極詆楊嗣昌嗣昌出  
奏曰臣不生于空桑豈遂不知父母臣常再辭

石匱書

卷

黃道周列傳

六

而明肯偏切道周素負人望臣所仰企今謂不  
如鄭鄞臣始太息絕望鄭鄞杖母行同梟獍道  
周又不如鄞何言綱常也道周曰臣言文章不  
如鄭鄞上責其朋比道周曰衆惡必察何敢為  
比上曰孔子誅少正卯當時亦稱聞人惟行僻  
而堅言偽而辯不免孔子之誅道周曰少正卯  
欺世盜名臣無其心臣今日不盡言則臣負陛  
下陛下今日殺臣則陛下負臣上曰爾一生學

問止辦得一張佞口起去罷道周叩頭起復奏  
曰忠佞二字臣不敢不辨夫臣在君父之前獨  
主敢言為佞豈在君父之前諛諂面諛者為忠  
乎忠佞不分則邪正混淆何以致治上怒甚叱  
去之明日有旨降道周江西布政司都事庚辰  
巡撫江西都御史解學龍薦舉人才疏中極稱  
道周忠孝為我明道學宗主可任輔導上大怒  
逮學龍并逮道周道周囊無一文守士及紳士

石匱書

卷

黃道周列傳

七

爭捐助餉緹騎道周曰行乞假金是欺朝廷願  
如故事瘁肌血勿恤緹騎亦感謝不取益厚遇  
道周入都案以偽學欺世應大辟刑部尚書劉  
澤深力請減戍詔於午門外各杖四十杖畢道  
周向學龍四拜曰道周不才相累舉止如常遂  
往戍所已而賊陷中州福藩殉難嗣昌知失律  
喪地不可赦乃自殺上已悟道周所言非妄會  
輔臣周延儒侍講道周偶言及岳飛事嘆曰安

得將如岳飛者而用之延儒曰岳飛自是名將  
然其破金人事史或多溢辭即如黃道周之為  
人傳之史冊不免曰其不用也天下惜之上默  
然還宮即傳旨復官道周見延儒專政遂謝病  
去廬先人墓側作方正言教學極深秘講學江  
東註洪範孝經小學諸書癸未冬山寇橫漳泉  
間殺副總兵阮居民爭就道周廬避難賊果過  
門不入甲申聞北變約鄭芝龍起義不應弘光

石匱書

卷

黃道周列傳

八

監國起吏部右侍郎南都時事日非居數月奉  
命祭禹陵欲便假歸乙酉南都陷還漳七月唐  
王入閩稱帝道周以擁戴功進東閣大學士兼  
兵部尚書上曰黃先生博學吾聞之當有撥用  
以應時艱道周密陳芝龍不可恃然閩粵之勢  
已盡屬鄭氏鄭氏素恨道周益不為用明年詔  
以閣部封文明伯同定國侯鄭鴻逵之師北進  
鄭芝龍不與一錢隆武給空劄百道為行資而



已道周檄門人各藉家丁具糗糧以送得百人  
居吉安與楊廷麟萬元吉為呼應出兵徽州鄭  
鴻逵師竟不進道周角巾披褐手執小幟麾其  
眾前止二十騎而已清將許漢昂來見蓋道周  
武關所錄士也言部下清騎數百人欲歸順願  
先生以車騎撫之道周大喜從之去數里被縛  
漢昂下馬泥首稱死罪曰洪督師計也遂與兵  
部主事趙淵仰中書舍人賴敬儒通判毛玄水

石叢書

卷

黃道周列傳

九

等同至金陵羈之尚膳監中洪督師與道周同  
鄉使人勸之降道周閉目不答使三十人守之  
一日傳道周急知不免以正命絕筆詩一卷付  
門人吳繁祉藏絕命詞于衣帶擁至院門督師  
勿與相見過西華門道周坐地不起曰此處死  
與我 高皇帝近矣遂刑其地為三月十八日  
也與四人同畢命于此洪督師命江寧典史徐  
大綬視道周屍大綬欲收殮之出金犒隸卒密

藏其櫬于古廟之夾墻又潛竊道周與四人之  
首分識并埋息心亭誠廟祝守之庚寅六月道  
周子黃子中來尋父屍偏訪金陵無踪跡有趙  
章者為道周門人夜得一夢道周與語曰幸得  
復見子輩當覓我于息心亭覺而昇之奔告子  
中遂至古廟見廟祝破夾墻出道周櫬再發五  
人首道周首不腐敗開櫬入之歸葬并囊四首  
歸各還其家閩人稱異

石叢書

卷

黃道周列傳

十

金敬字正希湖廣嘉魚籍南直休寧人父賈楚  
寄楚籍登賢書崇禎戊辰成進士改翰林院庶  
吉士始歸休寧敬負膂力悅武事學易理于陳  
雲莊更得慧定法與同官劉之綸散氣往還有  
申甫者善談論自負知兵以占候干殺、暱之  
一日宴客夜分席散甫附敬耳指天曰木星犯  
太微垣急恐有邊警半月後果報女直兵入口  
殺神其術 思宗召對諸臣商確大將敬薦申

甫上命兵部咨詢籌畧并任用練兵遂以毅為  
山東道監察御史劉之綸為兵部侍郎同恭贊  
軍務申甫兵未及練而猝當敵全軍覆沒劉之  
綸陣亡金毅脫走于是彈章群起上曰即何不  
言之授簡時乃為事後之論循以放任暫令致  
仕辛未徐光啓奉旨修曆特荐毅素諳曆法壬  
申起山東道御史與光啓同修曆法迄無成功  
甲戌陞山東僉事未任以原官養病癸未起修

石匱書

卷

金瓶列傳

十一

撰毅先馳奏鳳翔巡撫馬士英不職狀侯旨清  
江浦旋愛去甲申三月之變得不與難乙酉南  
都守不守毅集義兵與推官溫璜嬰城死守闕隘  
武遣官授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徽寧池  
太督師恢勒尋又加兵部右侍郎假以便宜行  
事先是毅與黃澍為文字知己後以澍挾左良  
玉稱兵犯闕請誅士英益附澍丙戌清兵至徽  
徽不即下澍携數十人倉皇至城下自言湖廣

逃回來與協力毅信而納之為內應城陷遂縛  
毅檻送留都見清督師洪承疇毅大聲問洪曰  
介識我否承疇曰豈不識是金正希洪亦問曰  
介識我否毅曰不識也承疇曰我便是洪亨九  
毅喝曰咄洪亨九受 先帝厚恩官至閣部辦  
鹵陣亡 先帝慟哭輟朝御製祝版賜祭几壇  
予謚蔭子此是我明忠臣介是何人敢相冒乎  
承疇聞之面頰不出一語毅被擒時有友人江

石匱書

卷

金瓶列傳

十二

天乙者請與俱毅固止之不得天乙周旋檻車  
數百里不少離語毅曰丈夫死耳何懼為毅見  
承疇天乙扶掖之語稍怯即大毅代答得稍近  
承疇座天乙出袖中研石擊之勿中承疇大怒  
命與毅同日棄市毅至大中橋坐地閉目內視  
持慧定力數人掖不起刀砍之不即入眾乃大  
駭良久毅張目指其心曰欲了吾事請從此入  
果刺其心乃斬首而天乙磔其屍初毅之至南



却也命僕治櫬僕治櫬二穀駭之友天乙曰幸  
益而三穀益駭至是僕亦自盡蓋三人遂其志  
云

石匱書曰黃石齋正人也而近於迂金正希奇  
士也而近於誕本不知兵以書生而踐戎馬之  
場可望其有成乎若夫一往孤忠行將與天子  
爭勝石齋固優為之而正希造次請纓雖若益  
浪至末後一着之死靡他差強人意噫嘻二居

石匱書

卷

金穀列傳

十三

子之病誠在迂誕然使其不迂不誕而能若是  
乎哉

石匱書卷第三十八

黃得功列傳 附劉澤清高杰劉良佐

黃得功順天人號黃闖子軍中呼為虎將崇禎  
壬午為總兵出守鳳陽逆賊張獻忠設伏擒桐  
城守將廖應登以重兵圍桐城半月得功提兵  
往救兵至即遁皖撫撫之駐師練潭與安廬道  
張公亮飲酣時得功年踰六十披甲躍馬提刀  
以示勇悍由小坡下策馬行三五里至其營帳

石匱書

卷

黃得功列傳

一

高丈餘得功縱馬飛騰如履平地觀者吐舌後  
追賊將劉遠已越澗走澗澗數丈得功鞭馬  
一躍而過撞澗邊礮石臂折用左手擒遠 光  
帝賜之璧藥錄其功封靖南伯甲申北變後帶  
兵南下弘光以史可法言收為四鎮封靖南侯  
轄滁和駐廬州廬巢無為十一州縣隸之經理  
光固一帶左良玉兵下蕪湖馬士英調得功兵  
截守上江屯兵太平府據浮橋為寨時值南京

有王子明事錦衣獄具處斬得功上疏曰 先帝身死社稷天下痛之太子二王俱在賊壘生死未知天下引領方望其來今聞王子至京無不舉手加額近傳為假冒已成大獄即欲加刑臣一聞之不勝駭異 先帝太子已立東宮曾出講學在東宮則有東宮侍從在講學則有入直講官左右多人豈無識認奸徒雖聞不畏死決不以現在之性命博未來之富貴故人多疑

石匱書

卷

黃得功列傳

二

其非假今既云講官王鐸識認過矣侍送太監辨駁過矣錦衣衛刑部官勘問過矣千假萬假所不必言但臣謂真固不可殺假則尤不可殺勘問多官既知是假遲之一年太子二王一有的信則此人萬死莫贖斬之市曹與眾共棄人快心萬一尚在狐疑不殺則是假還假殺則雖假亦真萬望 皇上留之詔獄待日久論真假自明殺之未晚如或冒昧加刑臣即訓兵趣

闕以問刑官之殺吾 先帝半信半疑之太子者諸臣其何所逃死疏上廷臣咋指相戒王子明得以疑獄不死乙酉以破左良玉兵晉封靖國公五月弘光與馬士英約進士英先走弘光誤走太平遂奔得功軍得功收之營中是時劉良佐剃髮先降為清向導走報得功謂良佐不忠奮主前來共圖恢復得功信之過浮橋與良佐相見政下馬款曲清兵卒至撤去浮橋首尾

石匱書

卷

黃得功列傳

三

不能相救得功上馬死戰其屍將田雄暗發一矢中得功喉鐵皮未斷得功大呼曰天乎天乎部下小子如此我事不可為矣遂拔刀斬其未殊田雄縛弘光檻送北京獻俘請功

石匱書曰春秋大尊王見假仗者而喜孔子所以亟取桓文也使縛芻為人名之曰太子猶不忍殺况王子明在疑信之際乎舉朝之人惟為賊是媚渠曰非真則皆曰非真渠曰可殺則皆



曰可殺迺殺則雖假亦真之語反出一武弁口舉朝之人不皆聾啞也哉

劉澤清山東曹縣人送黔撫王三善得官督府劉滄嶼授以總兵劉付遂與督府抗不受命既私出神山敗績守東平棄城走督府移檄捕之澤清急歸曹盡召曹濮之賊託以復戰為辭橫招衛人朱秉南欲先殺巡道索巡道及曹鄆諸縣數千金裔其先墓辭毋而行意示不免即作

石叢書 卷四 附劉澤清列傳

賊所過殘毒遂入監軍太監高起潛幕中頓兵其下派守登州水門倚奄勢盡假諸帥火器及土囊且復欲諸帥更日為守東充道陸夢龍不可而止澤清雖桀驁而脂胸不敢近賊一步又不諳火器孔有德後水門出入如家皆澤清之罪也後河南流寇竊發詔澤清移鎮彰德澤清逃歸上疏自請兼轄曹兗德州河間等處俞旨優畚之澤清歸曹東人震恐撫院恐有變急檄

兗東道陸夢龍往曹州料理夢龍至曹見巡道謝肇玄時曹縣城門晝閉夢龍至始開門巡道治觴款夢龍席間報澤清將至夢龍素不飲故久坐以鎮之而肇玄趨起甚惟恐夢龍不即去而俾不得往迎澤清也夜漏下澤清坐公署無氣色遣一役叩首進間云因公會不敢謁當俟會散以覘二道肇玄踟躕致不安夢龍置若罔聞飲罷澤清先令人私見夢龍中軍云欲上謁

石叢書 卷五 附劉澤清列傳

恐不畚拜夢龍知語中軍曰往來常禮也何不答之有肇玄先拜澤清澤清先謁夢龍夢龍不啟門傳云俟頃間當答拜既答則語澤清曰君欲建功名當守登何歸此為曰將歸娶夢龍諱之曰君鬚髯如戟尚無壓寨夫人邪又謂之曰君真錦衣晝旋矣須令鄉里稱為善人時澤清携賊數百環左右皆蓬然次日澤清歸曹縣肇玄盛為贖餞祖之而行壬午北兵至臨清澤清

縱掠臨清奔馳南下甲申正月左諭德楊士聰  
衛胤文入直語閣臣曰左良玉吳三桂俱封而  
遺劉澤清且臨清地近可虞也閣揭上封澤清  
為東平伯詔與吳三桂入衛京師召之不至三  
月國變澤清潰至淮安史可法請設四鎮遂晉  
澤清東平侯轄淮海駐淮北海印沛貢一十州  
縣隸之經畧山東澤清造第於淮安規模壯麗  
上擬王府兵丁恣肆百姓苦之乙酉北騎渡河

石匱書

卷

附高傑列傳

六

南都失守澤清擁兵登萊舳舻數萬蓋為颶風  
所漂沒無餘澤清投誠清朝羈留旗下曹縣起  
義多澤清宗人遂縛澤清新於西市

高傑陝西人有駢勇名稱翻山鷄與闖賊同夥  
闖賊掠得邢氏以其貌美嬖之屬傑護內營傑  
與邢氏通挈之未歸陝督洪承疇受其降撥付  
賀人龍麾下人龍撫御有恩能得其用及孫傳  
庭繼任殺人龍以傑為總兵與白廣恩為前鋒

二將各不相下遂潰潼關不守傑由山西河北  
率兵南下大肆劫掠抵揚州揚人罷市登輝死  
守傑攻之多殺掠淮撫黃家瑞守道馬鳴騶集  
眾議事江都進士鄭元勳與傑善為言當事請  
放高兵入城眾譁甚指元勳為高黨謂不殺元  
勳城不可守遂段斬之城樓傑恨攻益力史可  
法曲解之久之移鎮永州始罷兵隸傑可法標  
下為前鋒總兵官會鎮江守將于永綬與浙兵

石匱書

卷

附高傑列傳

七

關殺浙守備李大開中矢死之邊兵焚民居數  
十里邊兵有云四鎮以殺搶封伯吾輩何憚不  
為聞命赴史可法軍前核治高傑疏言目今大  
勢守江北以保江南人言之然從曹單渡則  
黃河無險自穎歸入則鳳泗可虞猶或曰有長  
江天塹在耳若何而據上游若何而防海道豈  
止瓜儀浦采為江南門戶已乎伏乞和盤打奠  
定斬連行中興大業庶有可觀史可法分派汛



地迺封傑為興平伯充總兵官轄徐泗駐泗水  
徐泗宿亳豐碭十四州縣隸之經理開歸一帶  
傑發總兵李朝雲赴泗州又發叅將蔣應雄許  
占魁郭茂崇李玉赴徐州防守甲申十月閣部  
史可法統兵抵白洋河十一月清兵入宿遷可  
法救之曰拔營去遂撤高傑抵徐州先是河南  
巡按陳潛夫探得清朝於十月發兵一往山西  
一往徐州一往河南豫王將送孟縣過河傑與

石叢書

卷

附高傑列傳

八

劉澤清書云清朝發一王子領兵號二十萬寔  
七八千齊駐濟寧近日河南撫鎮接踵告警一  
夕數至開封上下北岸俱是兵衆間渡甚急惟  
恐彼一越渡則天塹失恃長江迤北盡為戰場  
時事到此令人應接不暇惟有殫心竭力直前  
無二于萬難之中求其可濟以報國恩而已澤  
清以聞傑遣使遺清肅王書約與合兵勦闖云  
逆闖犯闕危及君父痛憤於心大仇未復山川

俱蒙羞色豈獨臣子義不共天聞東大兵能復  
我神州奠我 先帝靈我深怨救我黎民前有  
朝使謹貢金幣稍抒微忱獨念區區一介未足  
答高厚萬一茲逆闖馳梁西晉未及授首凡係  
臣子及一時豪傑忠義之士無不西望泣血欲  
食其肉而寢其皮晝夜卧薪嘗膽惟以殺闖逆  
報國仇為汲、貴國原有莫大之恩銘佩不暇  
豈敢苟萌異念自干負義之愆傑猥以菲劣奉

石叢書

卷

附高傑列傳

七

肯堵河不揣綿力急欲會合勁旅分道入秦殲  
闖賊之首哭奠 先帝則傑之血忠已盡能事  
已畢便當披髮入山不與世間事一意頂祝復  
我大仇者茲咫尺光耀可勝忻仰一腔積懷無  
由面質若傑本念千言萬語總欲會師勦闖始  
終成貴國恤憐之名且逆闖凶悖譽國所甚惡  
也本朝抵死欲報大仇亦貴國念其忠義所必  
許也本朝列聖相承原無失德正朔承統天意

有在三百年養士民淪肌浹髓忠君報國未  
盡泯滅亦祈貴國之垂鑒也肅王致書高天將  
軍果能棄暗投明擇主而事決意躬來過河而  
會將軍功名不在尋常下矣若第欲合兵勦闖  
其事勿與予言或差官北來予令人引奏先是  
清朝副將唐起龍其父唐虞時致書傑勸其早  
斷速行有大者王小者侯不失如帶如礪世  
茅土之語傑皆不聽身先士卒沿河築壘而力

石隱書

卷

附高傑列傳

十

備禦時有徐州通賊程繼孔斬木編筏引兵渡  
河偽投傑降傑誘斬之收其眾加傑太子太傅  
清兵至婁鎮別由濟寧南下又從睢陽渡河攻  
海州圍邳州史可法傑澤清等各告急不應十  
二月都督陳洪範南還稱清兵萬分緊急旦夕  
南下馬士英惡之曰有四鎮在何慮為傑至汛  
地冒雪防河都督李際遇降清河洛卑薄史可  
法議出兵北上為先帝報仇傑請先往乙酉

正月統兵而北傑兵多闖賊奮部殘殺一過血  
流數里至是號令肅然不許取民間寸芻粒粟  
於是人嘖美謂其改行為良將也傑臨發謂  
所知曰吾此行必破潼關梟李賊之首以報天  
子吾相諾宿將惟許定國可與同事吾往睢陽  
約與俱去所知曰許定國素強梁且有二心公  
勿往傑笑曰吾且折箠使之何害及至睢陽定  
國負弩矢知迎盛宮館厚儲張筵入城為好會

石隱書

卷

附高傑列傳

十一

傑欲以信義服之駐兵城外數十里輕騎赴會  
是日平旦入城既就館傑與定國約毋居睢陽  
率兵隨我西行我且誠却將敢動搖汝者斬定  
國唯，傑又曰吾旦日移營儀訂為家未備介  
先往為我理之定國復唯，傑心易之飲酒醉  
卧定國命諸將以酒食邀傑騎送者脫甲盤桓  
而猝引壯士數百就其牀縛傑，驚起所格殺  
猶十餘人遂被縛夾以飛騎夜馳河干欲引與



俱北傑大罵不聽定國怒遂殺之親丁遇害者過半餘衆潰還定國奔清加監軍衛胤文兵部侍郎總督傑軍傑妻邢氏率子高元爵請卹弘光命所部將士仍聽邢氏統轄史可法請以傑部將李本身為提督弘光以興平有子朕豈以兵馬汛地邊授他人不允黃得功復來與傑爭揚州弘光諭大臣當先國事而後私憾得功若向揚州致高營兵將棄汛東顧設鹵渡河罪將

石匱書

卷

附高傑列傳

上

誰任命可法鎮撫之得功回汛加李本身太子太保左都督提督本鎮赴歸德中推總兵揚承祖赴夏邑副將劉應虎赴虞城苗順甫赴碭山後勁總兵李翔雲赴隻清右協總兵胡茂貞左協總兵郭虎赴泗州駐防劉良佐見傑死欲併其衆疏稱潰兵不宜授本身提督澤清得功又合奏高傑無寸功加恩太重臣等不能相安而寧南候左良玉有忠亂將同壓卵之疏九江總

督袁繼咸亦有興平有可念之勞之疏贈傑太子太保許其子襲爵再蔭一子錦衣衛百戶後優議予祭葬

劉良佐陝西人驍勇善戰好騎一花馬遂號曰花馬劉北變後兵潰南下弘光以史可法言封為廣昌伯轄鳳壽駐臨淮壽穎等九州縣隸之經理陳杞一帶清至先降良佐坐帳中躬先剃髮勒其部下將士立時剃髮如山積清以良

石匱書

卷

附劉良佐列傳

十三

佐為總兵官提兵至姑熟說降黃得功得功墮計自刎良佐與田雄獲弘光獻俘京師留旗下過缺擢用

石匱書曰我明受流賊之禍烈矣吾謂受流將軍之禍更烈於流賊何者蓋四鎮之潰兵不到則淮揚之藩籬不破姑熟之堵兵不出則呂梁之北騎不來花馬之間諜不行則黃闖之咽喉不斷國家大禍無不以四鎮釀成而厥後四鎮

身死數十萬驕悍之兵俱變為韃靼今四方受  
韃兵之害者猶是四鎮之餘孽也其流毒可勝  
道哉

又曰四鎮逃兵也而靖南守鳳陽不得與逃兵  
比四鎮賊也而靖南兵為土著不得與賊比四  
鎮叛臣也而靖南死於忠烈不得與叛臣比則  
是靖南已自拔於四鎮之外而猶列之四鎮者  
志異也且以志失也志異者以四鎮之中而有

石匱書

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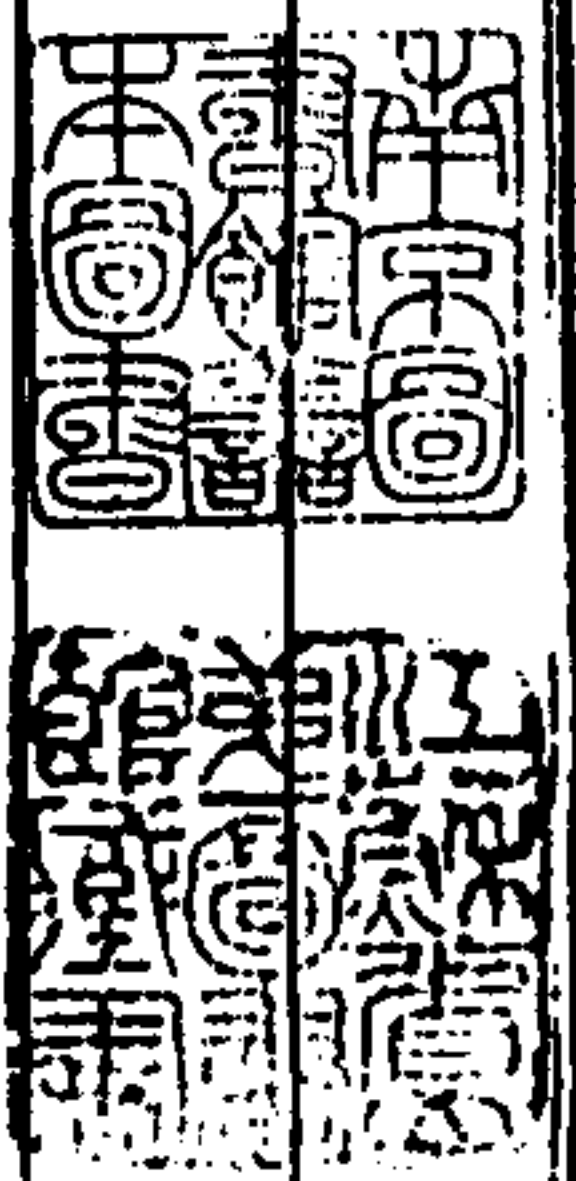
附劉良佐列傳

十四

靖南則四鎮之不為靖南者得而不見而媿死志  
失者以史閣部之設四鎮不設於山東河南乃  
設於南畿數百里之內此則閣部之第一失着  
故不可不記之也

石匱書卷第三十九

丙戌殉難列傳總論



自古中興之主難於開創開創之主利用緩中  
興之主利用急開創之主利用仁中興之主利  
用義開創之主利用冷中興之主利用熱蓋國  
步方改祖宗恩澤及故主悲思離黍闌情銅駝  
在念止爭俄頃故中興之主全在急起收之如  
療病者人雖顛決氣在咽喉一提即活若置之

石匱書

卷

丙戌殉難列傳

一

悠忽日冷日淡日遠日疎此機一失線索都散  
即有駟馬不可復追矣魯王之在魯也所供者  
數王廠之籽粒所給者數千石之俸糧見兗州  
太守如見師帥對兗州御宦如對神明一旦監  
國於浙東之八府冠蓋鱗集稱臣朝請皆先  
皇帝之宰輔公侯尚書科道昔日聞其名如日  
辰河嶽不敢攀附者一旦而為吾之奔走使令  
八府數十萬之錢糧昔日如天姥桃源夢想之



所不至者一旦而為吾之輓輸庫藏其心已足其志已滿祇願清兵一日不渡錢塘則吾可享一日之富貴稱紹興為京師稱蕭山為邊塞費長房縮地於葫蘆錢唐衣帶水以外非吾所知矣故一味孱弱一味瀟灑兵馬錢糧毫不經意止與一二文人 士飲酒賦詩彈琴寫字盡其所長不過為太平盛世一樂善好書之賢王安問中興安問光復哉故朝中諸大老與江上諸

石匱書

卷

丙戌殉難列傳

二

藩鎮皆以虛文聊應故事燕雀處堂壹不知隣火之將燎其室也長江一帶燈火蟬聯盛張散勢如虛弱之人而反見洪大之脉石火電光一見即滅更有何術可以羈留歲月哉北騎暗渡魯王明走瀛門一出遂如斷梗浮萍不相接續逐浪隨風尚復有何底止耶故殺身殉國如王武寧張永豐其精忠俠烈與張世傑之在崖山文、山之在紫市何足多讓而其次如曹學佺

袁繼威輩在籍在官成仁取義尚有多人亦足以見我 高皇帝三百年深仁厚澤之所貽烈皇帝十七年宵衣旰食之所報矣是歲魯公唐亦與之俱亡今歲丙戌殉難之人半屬隆武蓋總見吾浙閩之人原只為 高皇帝起見孝陵在適屬望中興寔未嘗分唐分魯也

袁繼威字臨侯江西宜春人天啓乙丑進士歷官山西提學僉事巡按御史張孫振誣奏繼威

石匱書

卷

丙戌殉難列傳

三

不職貢士衛周祚等訟其寃與孫振並逮訊得白父以物望所歸歷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出撫楚分信節竹西界時大帥左良玉逆令督師揚嗣昌尋致獻賊陷襄陽朝廷乃逮繼威袁宗民數千人伏闕號上感動得免夜即士午送戍所以原官召理河北屯牧遼寧南避賊襄節東驛池皖總憲李邦華約與勤王繼威便道責良玉以大義即川黔餉十四萬與之驛止于是內

閻吳姓疏請繼成權為潯督賊方圍武昌急  
繼成不待敕命詣皖要良王西援良王遂巡繼  
成將陳可立三百人先行良王乃發方國安等  
五千人為先鋒而自率大隊繼進武昌陷賊疑  
李自成欲入楚便走岳沙良王復斬春冶昌諸  
縣至是繼成乃力陳河北不屯狀上不聽甲申  
新楚督呂大器與寧南不協復請繼成督潯時  
有左良玉世鎮武昌之命繼成以為左驕宜聽

石匱書

卷

丙戌殉難列傳

四

督臣調度否不為使四月北報急掌科左懋第  
來視楚師過潯潯第欲以楚事俾繼成督鄭  
鴻達之師北勤王未發而南都正位先是史可  
法有立福藩五不可之說馬士英特是書制可  
法又欲大掖阮大鍼封高傑而姜曰廣與可法  
皆不可繼成亦爭之力時二鎮高黃互閼忻城  
伯趙之龍云此宜馬貴陽一往上曰果然士英  
不肯可法乃自請出督繼成勸上親征且密言

寧南侯良王驕蹇狀上無如何以繼成為總督  
江楚薦皖等處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繼成疏薦劉宗周黃道周吳姓揚廷麟葉  
廷秀力辭加恩乃還潯時良王接監國書不拜  
令軍容何志禮御史黃澍入賀觀朝廷澍劾馬  
士英十大罪至廷諍天下咸是澍士英酷欲甘  
心澍遂有楚宗室盛濃武弁周維幾等承士英  
指劾奏澍誣穢無數詔逮澍時輔臣姜曰廣為

石匱書

卷

丙戌殉難列傳

五

鎮臣所嗾引病去繼成爭之不得因上內治六  
事疏規切上躬復因元旦力陳三案不宜追論  
反釋定策朋黨將連之獄勸新恭蔡奕琛不宜  
修怨滋多又疏闖敗清必有爭江南請假督撫  
權以用左不聽求去不許當是時李賊為清吳  
三桂所敗走秦復逸楚良王戒賊遠有偽太子  
王子明事無不恨士英則以為真太子諸鎮解  
體三月澍乃勸良王以兵劫君側因釋楚賊計



兩便遂為撒穀士英之罪繼成與焉四月良玉以兵至九江招繼成語次太子事為大哭因偽出太子密諭劫諸將將入城焚掠繼成大驚曰是亂也良玉疾方劇哭曰余負臨侯笑嘔血死秘不發喪良玉子夢庚自為留後則清師已陷泗州矣繼成密上書請以兵固江上衛神京兵部張授黨士英中阻之得嚴旨詔遣靖南侯黃得功等禦左兵上流夢庚敗遂密通款于清

石隱書

卷

丙戌殉難列傳

六

清令冷大人者招繼成繼成欲投水不得方自縊監紀余有灑覺而活之八月至北京猶明冠服就館清令劉學士致辭再三必官之繼成執不二之義甚烈劉又曰即宜與諸鎮同朝繼成曰明服何朝劉曰即不朝奈何聞古有所為商齊者公妄為之手繼成意清以逸民待之曰古盛世亦不辱二子之志次日劉復強之繼成曰不忠之臣清何所用之劉語塞于是內院竊勒

朝繼成繼成曰某壘臣非降臣無朝見禮寤拂然越三日改別館衛之以卒晉門人在清仕籍者涕泣勸之堅不從偏清御史盧傳者疏繼成可用繼成復辭卒遇害

吳易字日生南直吳江人祖山禮部尚書易有文名以天下為己任登崇禎癸未進士方謁選兵部主事明年賊勢急有僧知一者道行堅能言禍福易就問吉凶僧曰公思功名果出自有

石隱書

卷

丙戌殉難列傳

七

便可草，若果朝廷與公則有一個字撒不得易是之頃之聞駕崩易削髮欲為弟子僧曰非我徒也叱去易悟潛歸而南都正位因著恢復中興四議具見忠悃將共疏上之間奸相馬士英方用事不果上撫卷太息曰吾不知死所矣乙酉五月南都陷清兵直抵武林時為難髮所激三吳競起易遂練舟師于太湖江東號吳兵最為矯勁出沒不常清兵饋道多被阻絕表于

監國魯王請為內應因薦諸生呂宣忠可任總  
戎授易蕪松巡撫御史繼聞越中誤送間諜  
遂密疏遣諸生夏寶謨上之幸不墮其計中因  
懸長興伯以待易丙戌正月復吳江殺知縣孔  
五月復嘉善殺守將王及越師飢潰易之舟師  
尚漂忽不解然易每潛陸地不至其軍清懸賞  
三千金賜易有小將孫玉章賣易請賞誘至孫家坟  
通清兵縛之以敗舟潛載入抗易將陳繼周天

石匱書 卷八 丙戌殉難列傳

等疾以兵追竄不得乃執玉章父子活燒之易  
謁清督張存仁不屈久之被難陳繼周天卒見  
殺  
鄭為虹字天玉初直隸歙人幼敏慧長深沉好  
古壬午舉南闈明年與伯父元勳同授春官授  
廣東昌化令會國變不果任弘光中改授浦城  
且之任父元化與之千金誠勿染浦一錢為虹  
敬諾浦無官驛適差應日煩民若之為虹力爭

得脫盡謝常例溢額曰父教之也時多盜團練  
鄉勇倣宋韓琦魏李崇意行之唐王正位于閩  
知其賢擢為監察御史浦民號于道遮留乃以  
御史駐浦巡視仙霞等關丙戌加移按上游仍  
兼舊事六月紹興失守鄭走龍盡撤閩戍單  
八月清兵入閩執欲降之責羅髮為虹曰負國  
不忠負祖不孝髮在見志旋責餉急為虹囊無  
一錢黃髮李石鐘等數千人號伏願代輸乞御

石匱書 卷九 丙戌殉難列傳

史命為虹叱曰即死無煩等意清貝勒知不可  
奪曰鄭御史真忠臣當成其志押城下則始刑  
若有金錢果園得賜若刑者喜至處縛稍寬則  
奮躍奪刀刺刑者不中復自戕其胸不死遂見  
害年二十有五是時送死者為中軍游擊張萬  
明及萬明子翹鸞而兵科給事中黃大鵬都督  
洪祖烈咸共事仙霞一日死之大鵬與為虹先  
後出文正劉湛陸之門初四鎮時欲入揚州自



保百姓惡之誤以元勳為傑謀群起殺之最慘  
子星能詩古文

黃大鵬字博子建陽人登崇禎庚辰進士授龍  
游知縣隆武正位閩中陞見稱旨擢監察御史  
督守浦城扁仙霞嶺清兵下浙鄭芝龍盡撤仙  
霞守兵清兵竟跨嶺達浦：車不能回大鵬無  
如何端坐堂上索飲極醉須臾城陷卒報清將  
皆曰黃御史尚高座飲酒清將叱呼大鵬來大

石匱書

卷

丙戌殉難列傳

十

鵬使酒嫚罵曰清人來謁我，明御史此膝留  
在未可往屈已擬必死故作狂突遂縛去罵不  
擇言竟遇害

王士弘江西臨川人崇禎庚午舉人隆武授吏  
部司務陞延平府知府丙戌八月貝勒兵進延  
平隆武先一日走汀州士弘方督造銃船給散  
守禦衣糧貝勒軍匝朝門傳箭索收府印士弘  
懷印正衣冠自經於衙署

胡偉江西進賢人崇禎丁丑進士仕閩授湖廣  
道丙戌信州陷執見金穀桓罵不絕口穀桓先  
割其耳鼻罵愈厲再斷其舌血噴穀桓面聲桓  
大怒斬之章江門

周定仍江西南昌人崇禎癸未進士仕閩授監  
察御史丙戌巡視信州王得仁取信州兵薄城  
下定仍猶坐堂上理案牘若為不知者北兵執  
之驅至得仁所不拜得仁令棍斷其鼻蓋踏地

石匱書

卷

丙戌殉難列傳

十一

謾罵復係其母夫人妻妾環向泣諭終不為動  
囚於獄尋釋之自經於西門官倉弄

吳聞禮休寧人崇禎癸未進士入閩為都御史  
閩城陷聞禮被執不屈死之

余應桂都昌人天啓乙丑進士崇禎間為湖廣  
巡按御史時巡撫盧象昇陞七省總督薦應桂  
自代遂以巡按超陞巡撫甲申回籍南都陷應  
桂起義都昌堅守四載戊子兵敗積薪自焚膚

髮皆焦不死投井又不死父子被執不屈死之  
吳炳宜興人崇禎己未進士仕粵西為永曆間  
部守衡州城陷被執不屈死之

俞元良號毅維浙江海寧人崇禎癸未進士授  
沁州知州未之任乙酉六月清兵至抗海寧令  
林盜以印付其貳去盜甚得民元良欲留盜有  
所事城守顧諸郎爭迎盜不果留元良亦旋  
隱去閏六月嘉湖民兵起清將黃千總者驍滿

石匱書 卷 丙戌殉難列傳 三

人也率精兵數千屯崇德為咽喉千總彎巨弓  
被鉄甲當五六十斤爭利必先得時海寧百姓  
奉衛指揮姜得臣等為盟主而朱大綱蔡史生  
等皆以勲衛同事聘僧穎石為先鋒穎石吳人  
避仇為緇流敢未嘗習武嘗以天旱自請登壇  
禱雨截其勢口嚼噴之雨為至於是負兩斧送  
三百餘人猝至崇德西閉清兵坐卧不為備猝  
礮擊三五騎傷明日以千總必搗海寧穎石漫

與數驍勇率百餘人伏長岬湫處千總果引三  
百餘騎趨長岸七騎最先穎石起突出馬驚千  
總驟發一矢中穎石左股穎石勇負痛徂砍千  
總不中其馬馬半截顛千總仆地時六馬皆  
反走不為救千總步不習故運刀遲穎石手起  
裂其額千總奔大刀據地拔所佩小刀未脫  
鞘穎石近更一斧持其頭時百餘人縱盡滅六  
騎其三百望風馳還遠近聞之三四百里爭較

石匱書 卷 丙戌殉難列傳 三

奔援海寧是時兵科熊汝霖起義與鄭遵謙合  
防海行收兵敦請元良為督餉元良許諾因請  
加原衛世爵千百戶各一級使分領其眾七月  
汝霖兵輕與清逆戰大敗翁家埠而縣無賴奸  
作乃陰告清道里及城守狀頌為向時姜國臣  
等師次翁家埠結陣以待既合清兵故小却國  
臣等進擊之輒走退去明日五鼓清兵大隊聞  
道掩至城下千戶蔡史生屯北門戰不利身中



數箭死而守塚鄉兵驚奔塚清兵以肩承足層級跨城上元良但主餉身不設衛城既陷猶自謹管綸曰此何之有抱公事死耳清兵蟻入劫篋元良不與遂見害并殺其兄伯昭子諸生某其初匿去嗣聞父被難號出見害於父尸之傍家人無完者十戶朱大綱投井，淺未死家人起之憤復擲下死城內外被殺十人溺死婦女百餘人被劫婦女三百餘人先是前六月雨雪

石匱書

卷

丙戌殉難列傳

十四

八

縣之雙廟巷積盈指許至是城陷而故令林空起義于其鄉事不成見殺

霍子衡字覺商廣東海南人萬曆丙午舉人霍文敏公緜之裔也久不第就教歷戶部司務升員外出為袁州知府乙酉清兵破袁州單身逸歸明年丙戌唐王正位廣州起子衡太僕少卿無何廣州陷子衡朝服北面再拜畢率家人送容辭祖廟若將遠行者夜寘酒飲家人慷慨盡

醉明日公服過隣人言別頌死舍後水甫出戶長子應蘭至隣詫子何為曰吾死吾父應蘭出其弟應荃至應荃出其弟應芷至皆曰吾死吾父隣人大驚偕其妻即視之見子衡與其家人十餘輩環坐舍後池畔則呼隣人坐語款，無異常時俄傳清人至其里隣人急去子衡先赴水妻莫氏繼之次子應荃與妻徐氏繼之季子應芷與妻區氏又繼之長子應蘭後至蓋應蘭

石匱書

卷

丙戌殉難列傳

十五

八

大書庭中世受國恩義不臣為臣死忠為子死孝闔門盡節以報君恩大明太僕寺卿霍子衡男應蘭書，畢出問大人如何見已立水即入水扶持他隣人已削髮如清制乃將來救應蘭詎曰母陷我不義復牽其長女汝不死必污賊手遂相牽沈水應蘭之妻梁氏有娠隣人救止之得不死最後莫之婢十齡亦倉皇赴池死蓋霍氏一門死者九人蘭荃皆即庠生蘭有二子

荃一子存並無子其族子師連常師事陳邦彥  
隆武中棄文業以義師勤王授游擊尋加付總  
兵廣州陷師連以兵偽降得守三水邦彥兵起  
為邦彥誘殺清校數十人逆攻廣州後守清遠  
柵戰敗以數十騎走四會為清兵追及見殺  
石匱書曰甲申變後臣子為明立福立魯立唐  
立桂不久旋亡竟有何益然宗社一日尚存則  
人心一日不死文信公曰父母有疾雖不可為  
石匱書 卷 丙戌殉難列傳 六

石匱書卷第四十  
張國維列傳  
張國維號玉筍金華東陽人天啓壬戌進士授  
番禺令以卓異考入刑科給事中陞太常寺少  
卿崇禎甲戌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  
國維甫受事流賊犯安慶恭將唐某受賊給敗  
績全軍覆沒報至國維方壯年一夜鬚髻為之  
頓白國維親督兵至安慶見司道史可法與語  
石匱書 卷 張國維列傳 一

無有不下藥之理盡吾心為不可救則天命也  
故匡山秀夫天章世傑紫市天祥皆是大家忠  
臣何得以難易遲蚤復分高下哉

奇其才具疏請安慶添設一巡撫即以可法任  
之國維知人善任使撫吳八年賊不敢犯境庚  
辰陞工部右侍郎總督河道吳人生祠之席丘  
山是時山東大飢石米八兩三吳價三兩國維  
以應天所屬河工銀盡糶米運濟寧每石加水  
脚五錢除糶米之河工外每石尚羨米四兩五  
錢遂設粥廠十餘處分布遠近命官董其事所  
全活者以百萬計賊首李青山聚眾數萬殺逐



官吏國維討平之獻俘於朝天子嘉其能廢一  
子世錦衣千戶壬午冬北兵破薊州山東兗州  
等府一時陷沒德魯二藩受禍獨慘廷臣議堪  
任本兵者僉舉國維遂奉命星馳赴京受事總  
督趙光柝出師羅山與北兵戰大敗折兵二萬  
餘周延儒當國抑不以聞是時兵科缺員國維  
題龔鼎孳等六人蔣拱宸恨不與及拱宸為御  
史謂西協地六百里國維設防止五百里疏凡

石匱書

卷

張國維列傳

二

七上百計撓之使不得任事癸未二月周延儒  
視師無功與國維俱放歸冬十一月國維以羅  
山事被逮舟過吳門士民號哭於楓橋大報門  
誰是錦衣衛官較船國維恐有變解纜逆行得  
散去至京下詔獄山東南直民為國維叩關頌  
冤詔曰張國維本當擬辟念其撫吳治河有功  
着東部議用遂以原官往浙直募兵催餉國維  
行十日而遂有三月十九之變國維星夜抵浙

料理勤王五月得精兵三千至鎮江欲渡正值  
弘光登極南都國維念新君踐祚必為 先帝  
發喪起兵北伐乃至留都欲與史可法合兵而  
出朝見弘光遂以國維為兵部尚書加太子太  
保協理戎政國維見馬士英議多不合因循半  
年遂以奠祖母告假襄事乙酉五月南都復陷  
七即瓦解開鄭遵謙起義於紹興台州諸縉紳  
奉魯王監國國維至台州朝魯王晉少傅建極

石匱書

卷

張國維列傳

三

殿大學士兼兵部尚書命其歸東陽集兵到錢  
塘守江派汛長河頭時紹興富戶以助餉受累  
國維並不打糧送札國維以東陽世產與富戶  
隣者以原券與之計其數令出壯士數人備衣  
甲器械抵償若干自某日至某日給糧抵償若  
干以上著之家養不逃之兵以應出之償收難  
得之產不動穀色而兵食具足唐王正位福建  
詔至浙東加國維東閣大學士勅輔魯王監國

廷臣多欲開詔國維曰繼大統者世治先嫡長  
世亂先有功唐殿下提兵北伐則國維當為前  
驅若止為閉戶天子反以官爵分浙東辦鹵之  
心則恢復無期中興何日是 太祖高皇帝之  
罪人也不敢奉詔手勅凡七至而國維終不發  
謂使臣曰張國維但知今日江上收文武人才  
治戰守具為急不知東閣大學為何官可即以  
此語報唐殿下國維兵雖不出打仗而沿江深

石匱書

卷

張國維列傳

四

溝高壘多置木城株楸防守甚堅丙戌五月廿  
八日北騎渡江各營拔寨走國維遂歸東陽守  
陷阮嶺六月貝勒發兵入關道東陽將抵陷阮  
嶺國維邀東陽令吳琪滋至謂曰吾乃大臣今  
日以死報國天氣正炎若形骸腐爛不可辨識  
則謂吾逃必貽禍此地故特相邀視吾死耳吳  
令涕泣國維命取白絹一幅製詩三章一曰負  
國二曰念母三曰誠子楷書畢又顧其僕曰有

佳筭否吾欲留詩贈一故人其僕曰無有國維  
遂署絹尾曰大明遺臣張國維絕筆冠帶北面  
叩頭謂其僕曰吾死於王事禮也后兵將在東  
陽者皆因我而及於難我死可昇屍詣門一謝  
之云今生無以相報也向太夫人勿言我死止  
言遁去可仍坐我於中堂俟達官見始可殮耳  
遂赴水甫入水未一刻家人急拯之而氣已絕  
享年五十有二北騎至圍國維宅國維尸坐廳

石匱書

卷

張國維列傳

五

事面色如生北兵見有叩頭者有痛哭不已者  
同夥問之則多濟寧人皆向年食其粥以活者  
國維歿後殯於郊外園亭踰半月有北兵數十  
人驅婦女宿其園夜半起如廁見堂屋燈火如  
晝有白鬚絳袍者南面坐統座兵衛皆列刀戟  
北兵大呼遂不見始知國維靈爽不散北兵起  
叩頭掘前倉皇去後相戒無復敢入者矣桂  
王承大統謚國維曰文忠國維長子世鳳挂平



胡將軍印封武康伯不受次子世鵬官尚寶司卿比兵索之匿不出下令曰再不出則殺祖母鵬始就縛世鳳為北兵所殺世鵬繫獄張存仁自閩歸道金華百姓數萬人遮馬前為世鵬號哭請命存仁曰其父之為人吾在途左即耳其名到杭即釋之

石匱書曰張國維長厚忠誠其鄉人與天下人稱之者如出一口勅歷所至其所以得此於人者良亦不易矣乃時當陽九南北樞衡而俱不究其用而監國一出尤屬強弩之末後至北騎渡江人乃咎國維之不受唐詔夫天方逆敵長驅即唐魯合支亦不能久而國維之却詔拒唐拳為魯總亦見其長厚之一端也

石匱書

卷

張國維列傳

木

石匱書卷第四十一

朱大典列傳 附吳邦瑞何武

朱大典字未孩浙江金華人萬曆丙辰進士以章丘知縣行取兵科給事中歷任至兵部右侍郎總督漕運鳳陽巡撫加勅督勦流賊大典饒有才幹而賦性奇貪多行暴虐崇禎庚辰督師廬鳳守護陵寢括取財賄四府僚屬囊橐為之一空時人擬其富且敵國御史姜埰等交章劾

石匱書

卷

朱大典列傳

一

之下法司勘問大典不敢對簿自請捐資募兵勦寇自贖詔許之得脫歸里弘光登極起原官禦左兵上流以功賞銀幣乙酉五月上棄留都奔黃得功軍大典詣軍朝請得功被刺自刎上北去大典歸里募士為城守計而方國安帶土漢殘兵蹂武林東渡擬收馬金華大典不納國安縱兵焚劫近郊四十里人烟幾絕閏六月越城起義台紹守道于穎檄國安江干共事國安

遂舍金華勿攻大典欲據有全婺嬰城保家故  
終魯王監國止遣其孫一朝未嘗發一兵至江  
上而所遣戍卒亦未嘗過嚴州一步其意固有  
在也丙戌北兵渡錢塘國安走台州貝勒遣馬  
士英招降國安令其三功自贖國安帶兵與貝  
勒協攻金華大典堅守三月國安輩九牛鑊攻  
城晝夜攻擊炮聲如雷大典知事不可為於數  
日前先遣其子孫潛遁及期開宅使其妾媵婢

石匱書

卷

朱大典列傳

二

僕各逃散止推其受妾一人及其幼女九井  
中而自走火藥局縱火焚死大典部下副總兵  
吳邦璿者山陰人大司馬統之曾孫也在大典  
幕中甲申以萬金托邦璿往京師營幹四月聞  
北變大典意邦璿必化為烏有矣乃邦璿途中  
聞變即索金而歸除盤費之外所携金分毫不  
動大典駭服謂邦璿不特有行而且有才題授  
副總兵同守金華邦璿携其室傅氏同往邦璿

善騎射城守倚之後城將陷邦璿歸視傅氏傅  
氏曰城守事急尚願我耶我惟一死以報君家  
汝可亟去邦璿乃出傅氏以所積金銀付其子  
令其藏匿民家候城破潛遁并令諸婢僕急走  
逃死皆厚賚之自服緋衣縊死廳事邦璿知妻  
死不歸亟走火藥局見總兵何武曰閣部火藥  
盈庫今日不能擊敵而留與敵用甚為非計依  
璿愚見不若燒之武曰所言極當少頃城陷大

石匱書

卷

朱大典列傳

三

典倉皇至呼曰二將軍城已陷何不急走乃高  
留耶邦璿曰邦璿世受國恩義惟一死得追隨  
明公幸矣再問何武曰武意已定願與將軍  
同日死耳大典笑曰有志三人吾心甚懼但頃  
見二將軍所高何事邦璿曰火藥如許不欲委  
以資敵意欲燒却方死耳大典出袖中火繩曰  
英雄所見畧同乃盡出火藥三百餘桶堆於一  
室大典尚有從人十餘大典曰去從人亦願同



死大典曰須出自然不可勉強再叱從人從人皆不應大典大聲曰快走吾將有事俟汝輩出百步之外然後舉火從人急走出大典乃與邦璩武環坐於椅投火絕於藥桶頃刻藥發房屋皆燼北兵適覓大典屍骸並無踪跡蓋三人并化為烟焰矣

石匱書曰昔年在淮揚親見朱大典之貪橫真如乳虎蒼鷹不敢偏視後復見其嬰城守嬰破

石匱書

卷

朱大典列傳

四

家養兵竭股肱之力繼之以死又未嘗不嘆息其為人也王季重三仕為令尹以貪三黜其所携宦橐盡分之昆季猶子時人稱季重賺銀極不好而用銀極好余於朱大典亦云

石匱書卷第四十二

王之仁張鵬翼列傳

王之仁北直隸人弘光監國之仁以倭倭將軍出鎮定澥乙酉南都陷北兵至浙督撫張秉貞發令箭促之仁歸歎之仁至省以舊總兵印上而留其倭倭者之仁雖髮降陳洪範力保以原官復任至寧波餘姚孫職方嘉績熊給事汝霖於閏六月初八日起義推轂之仁為大將軍出

石匱書

卷

王之仁列傳

一

守錢塘江魯王自台州至封之仁為武寧侯派守西興渡自乙酉七月至丙戌二月各營株守江上日以劇戲豪飲般樂怠傲之仁望之心碎乃上疏 魯監國言事起日人、有直取黃龍之志乃一敗後遽欲以錢塘為鴻溝天下事何忍言臣今日計惟有前死一尺愿以所隸沉船一戰今日欲死猶戰而死他日即死恐不能戰也三月初一日清兵驅船開堰入江張國維命

之仁統水師從江心襲戰是日東南風大起之  
仁揚帆奮擊清兵覆數舟帶甲兵死江中者亡  
算以功晉興國公五月廿七日清貝勒屯兵北  
岸以江涸可試馬用大砲擊南營碎方兵中廚  
錫灶方國安曰此天奪吾食也更念隆武曾以  
手勅相招入閩必大用即不支便道可退入滇  
黔廿七夜遂拔走至紹陳兵劫監國南行廿八  
日江上諸軍聞報俱潰鄭遵謙入海廿九日惟

石匱書

卷

王之仁列傳

二

之仁一軍尚在將由江入海國維與之仁議抽  
兵五千分守各營之仁泣曰壞天下事者非他  
人方國安也清兵數十萬屯北岸倏然而渡孤  
軍何以迎敵之仁有船可入海公無艇可自為  
計國維乃振旅追危監國之仁還寧波載其妻  
妾并兩子婦幼女諸孫盡沉於蛟門下捧所封  
勅印北面再拜投之海獨至松江峩冠登陸百  
姓駭愕聚觀之口稱大明興國公列南京請元

至南京門者以告洪承疇令以單身入之仁縉  
玉進見承疇大罵曰洪承疇若官至八座受國  
深恩假作陣亡反而事仇 先帝贈若官立廟  
祠若祭若陰若子若背義亡恩操戈入室平彝  
我陵寢焚燬我宗廟若通天之罪過李陵衛律  
遠矣承疇猶婉容下階勸慰之餽之公館餽以  
袍帽之仁閉目不視承疇猶不忍殺會丹陽起  
義有傳之仁為內應者遂棄市之仁衣冠植立

石匱書

卷

張鵬翼列傳

三

受刑從者十餘人送之仁至市灑淚而去之仁  
臨刑作詩數首寧波士子刻傳之  
張鵬翼浙江諸暨人其先山西籍也崇禎中以  
副將分鎮山海關甲申國變間道走金陵屬東  
平伯劉澤清協也淮上乙酉揚州陷澤清欲以  
其衆浮海入浙適風壞巨艦百餘且止遂降清  
而鵬翼與李士璉胡學海張國柱等諸隊共入  
海依巡撫田仰於崇明及崇明陷並走浙東田



仰以為功拜內閣鵬翼駐守寧波丙戌二月詔封永豐伯調禦衢州部衆律嚴江東獨稱有制之兵常過宿城市身露立竟夜兵不得入民居取一草有兩弟少弟繼熊尤英俊能平地奮起丈餘貌偉傑拙訥與人一揖若不能為恭軍中呼為三張飛時鵬翼與其兩弟奉命初至龍游有千人告益陽王擅制諸不法鵬翼曰請得聞監國王輒閉閣不納鵬翼欲善諭之親至城下

石叢書

卷

張鵬翼列傳

四

則矢石交加鵬翼不得已揮士進百姓開城迎益陽兵走追至西門流矢中王：卒因䟽狀有旨不問遂至衢州時淳安與開化俱陷清兵逼常山鵬翼乃令繼熊往守常山營南門外高阜偵者數輩不返繼熊曰此必敵最近為所拘夜提數百促赴之五鼓未飯空腹與千人搏戰自卯至午數十合殺清兵過當氣靡漸退城下常山百姓登陴望見繼熊面紫赤口流涎知其餓

極猶袒甲奮大刀砍縱橫如無人俄砍空力甚刀脫手墮地復出佩刀連擊殺七人日晡清兵後隊益至戰小阻乃退入常山清兵逐之至關疑有備不入繼熊憤其敗績引佩刀自刎北寺中氣絕猶彊立不仆清兵懼繼熊威靈棄淳安不守久不迹常山一步六月清兵入紹興尋攻破金華八月晦及衛鵬翼與通王盛澂及徐職方為死守計王督三門鵬翼亦督三門遣楊恭

石叢書

卷

張鵬翼列傳

五

將登臺與清將語曰我兵不可以力下也果天意屬清：全有開粵吾以城降貝勒不許鵬翼誠王曰吾五鼓出城當街王畏甲飯飽斷後幸一捷此呼吸事耳無他策而通城標將有內叛暗馳約開門入清兵者請以衛降人畏其裝級入叛將營中伺動靜則是夜子刻先鵬翼起輒縛徐職方而縱降人往邀清兵清兵乃大至鵬翼知內變疾呼起須臾門開清兵競入鵬翼預

衆散徐叱曰毋犯吾家請以冠服往誠其子識  
吾衣襲出永和樓清兵叱不許乘馬鵬翼怒斬  
其馬步整攝詣貝勒貝勒温語欲降之鵬翼罵  
觸貝勒乃令釘手足於門剗其腸凶聞其亦自  
縊而通城盛激引決徐職方亦於是日遇害  
石匱書曰王武寧首先薙髮張永豐手磔親王  
江上諸軍皆疑其跋扈而孰知其忠誠慷慨誓  
死靡他且能肉視虎狼水預湯鑊明目張膽自

石匱書

卷

張鵬翼列傳

六

請一死真可與日月爭光則彼卷、自死牖下  
者猶是婦人女子之態二將軍所掀髯而竊笑  
之者矣

石匱書卷第四十三

張春列傳四

石匱書

卷



石匱書卷第四十四

熊汝霖孫嘉績錢肅樂鄭遵謙列傳

陳萬良徐執達潘國緒羅騰蛟王祁王翊王興

列傳

石匱書 卷

石匱書卷第四十五卷

余煌陳函輝陳潛夫列傳

余煌會稽人天啓乙丑廷試第一歷官左庶子

煌事封公極孝登第後猶跪地受杖應對稍錯

則披其頰煌仰面受之無忤色乙丑釋褐魏瑞

用事勢焰薰灼凡在仕路無不妾蛇詔修擬擊

紅丸移宮三大案掌院施鳳來題史官七人煌

與其列要典成大干物議思宗丁丑煌在經筵

石匱書 卷 余煌列傳

禮科給事中韓源疏劾禮部侍郎吳士元連詞

煌有旨曰纂修諸臣各有本末煌上疏辨曰纂

修一事臣之本末鑒在聖明臣冤久白臣復何

言願臣名節所關有不能已於言者臣以新進

控辭不獲稽延數月乃始供事纂修之始不過

同吏部尚書張問達彙刻成書稍加裁節迨總

裁正副互相筆削陸續進呈先經奉旨刪潤後

又有更加詳慎之旨屢呈屢發愈改愈詳非復

臣等所得而寓目矣未幾逆黨劉志選復有要  
典功罪一疏請增入逆璫臣等死拒而史臣從  
此得罪詰臣等以隱漏逼勒原文責臣等以私  
交抗執國法同事諸臣既黜相繼臣以剪桐之  
役引退歸里始免竄逐今日要典者曰羅織曰  
獻諛當逆熘孔熾片詞未下昂鑽先懸臣等據  
事直書可謂羅織乎仕途速化人競奔營臣等  
纂修告竣半級不如乞差歸里可謂獻諛乎後

石匱書

卷

余煌列傳

二

之諸臣苛求不已蓋以當時議論與擊逆諸臣  
相左不知黃克績韓煊俱忤璫被黜其議論未  
嘗不與擊逆諸臣相左也臣纂修始末事跡甚  
明故十餘年間吹垢索瘢不遺餘力未嘗有加  
於臣使果有纖瑕可摘已在放流之列何待今  
日之韓源哉 上溫旨慰諭之戊寅六月請急  
歸省賜銀幣馳驛禮遇甚隆遂丁封公感里居  
數歲不以一饋干有司即中有大利害輒攘臂

言之不少選已卯修三江關庚辰修麻溪壩壬  
午修邵城皆科派田畝未免築怨致來與人之  
譏然識者能亮其心也甲申北變煌哀思悲功  
便欲以死殉 先帝乙酉北騎抵浙檄紹郡士  
大夫歸款會城煌獨不往會義興兵起魯王監  
國起煌戶部侍郎禮部尚書皆辭不就丙戌各  
鎮挨戶打糧民不堪命廷議煌為兵部尚書彈  
壓內外固辭不獲乃始受職疏言蕩鎮各自成

石匱書

卷

余煌列傳

三

軍不相統率司馬不得過而問焉是綴旒也如  
必相統率則法紀久已凌彘一旦繩之將為射  
的頃者田仰與鄭遵謙爭餉兩營格鬪蹀血宮  
庭臣冒鋒鏑幸而解散今若受事而構怨不已  
臣罪何辭况兵丁肆橫赤子流離戢暴禁奸非  
兵勿克自非屹然環衛不足以居重馭輕也監  
國然之繇此兵丁稍戢民用稍安晉吏部尚書  
不受時內外諸臣慶堂自娛請乞無廢復言國



勢愈危民生愈感朝政愈非且恢勦未能尺土未復請祭則當思 先帝蒸嘗未脩請葬則當思 先帝山陵未起請封則當思 先帝宗廟未享請蔭則當思 先帝子孫未保請謚則當思 先帝光烈未揚時以為名言五月江上失守各藩賊散監國犇天台二三迂儒猶欲閉城死守煌曰江上數萬兵不能當一戰乃欲以二三老弱守城是聚肉待虎也亟開之後清兵入

石叢書

卷

余煌列傳

以城門不開兵不血刃人皆歸德余司馬五月晦入山別其家屬六月朔復入城晚出宿石旗草庵次日至渡東橋赴水舟人拯之起渡宿草庵一日風興擊舟至大河頭復赴水時水洞深不及腰煌泅水入洞而出者三四舟人復欲拯之有僕曰勿爾好成就之乃止比得屍衣帶間有小木板書絕命詞曰穆駿自馳老駢勿逃止水汨羅以了吾事有媿文山不入柴市棺殮俟

地方官看驗暴城下者久之

陳函輝初名煒字木叔號寒山湖臨海人父三槐夢楊椒山過舉函輝迨長折以為字三槐以壬午乙榜授廣州同知函輝隨父任甫十齡為番禺令穆天顏所知曰寧再來人他日國家多事時思吾言幸努力解作荔枝賦及仁物論一時以為見異人及三槐量移南康郡丞方坐引茗呼函輝語之持世無如忠孝傳世惟有文章

石叢書

卷

陳函輝列傳

五

勉之釋既而遊函輝因信禪果終身不什此語毋課嚴讀書山寺三年不歸丁卯鄉薦居小寒山自號小寒山子辛未再罷歸作載愁日記壬申修台郡志甲戌改今名成進士上書請旌母節詔許之授靖江知縣海盜咎雲峰大掠設間誘其黨蛇山王獻功幕府盜息分考南闈得士夾集之亭臺并歸卧病放園著寒喜正續集若干卷著易手抄及楞嚴法華宗通二集已坐前

15000 2 21

事削籍賦放言效白詩十二章甲申國變函輝  
在籍懸 太祖高皇帝像於府堂蒞牲設誓起  
義勤王復移檄京師各鎮共舉義旗檄曰嗚呼  
故老有未經之變忝傷心普天同不共之仇  
戈矛指髮壯士白衣冠易水精通虹日相君素  
車馬錢塘怒激江濤嗚呼三月望後之報此後  
盤古而蝕日月者也昔我 太祖高皇帝手挽  
三辰之軸一掃腥羶身鍾二曜之英雙驅誠諒

石匱書

卷

陳函輝列傳

六

合文祖之柳風沐雨述諸宗而布澤推膏歷年  
二百八紀何人不沐皇恩傳世一十五朝寰海  
盡行統曆迨我 皇上崇禎御宇十有七年於  
此矣始政誅璫獨勵震霆作鼓頻年禦鹵咸持  
霄旰為衣九邊寒暑幾驚呼庶呼癸之嗟萬姓  
啼號告切已溺已飢之痛度心而轉環言路鋤  
色以側席端揆惟見發政施仁近且側身罪已  
雖舉朝肉食之多鄙而一人辰極之未遷遽至

覆瓶有何失序嗚呼即爾紛然造逆之輩曁無  
累世休養之恩蠶食諸姬覆楚已深羽十罪九  
封函谷過秦又負漢三章甚者焰逼神京九廟  
不獲安其主腥流宮寢 先帝不得正其終罪  
極海山貫知已滿慘浮天地誓豈共生嗚呼誰  
東國成詎無封事這天繆尸未陰雨者何人將  
伯助子終永懷而靡及猶然世：皆曰馳：門  
尸膏育河北賊置之不問蕩蕩破壞大將軍竟

石匱書

卷

陳函輝列傳

七

若周開開門納叛皆觀軍容使者之流賣王投  
降盡弘文館學士之輩乞歸便云有恥徒死即  
係純忠此則劫運真遭陽九百六之交而凡民  
並值枉折維裂之會矣安祿山以番將代漢將  
帳中豬早抽刀李希烈自汴州奔蔡州九內鳩  
先進毒鳳既斬於京口剖屍之慘安逃駢不逃  
於烏江板山之夕終盡無強不折有逆必誅又  
况漢德猶存周曆未過赤眉銅馬適開光武之



中興彝鼎逢蒙難免少康之並僂臣子心存報  
主春秋義大復仇業賴社稷之靈九人以推重  
耳誠憤漢賊之並六軍敢出祁山嗚呼遷跡金  
人亦下銅盤之淚隨班舞馬猶嘶玉陛之魂矧  
具鬚眉且叨簪紱身家非吾有總屬君恩寢食  
豈能安務仲國恥握拳透爪氣吞一路征犂  
齒穿齧聲斷五更哀角共洒申包胥之泣誓焚  
百里視之舟所幸澤網張翼宋之旗恊恭在位

石匱書

卷

陳函輝列傳

八

願如熊貔夾興周之鉞磨勵以須二三子何患  
無君金陵咸尊正朔千八國不期大會江左賴  
有彝吾莫非王土莫非王臣各請敵王所愾豈  
曰同袍豈曰同澤咸歌與子同仇聚神州赤縣  
之心直窮巢穴抒忠臣孝子之憤殲厥渠魁班  
馬叶乎北風旂常紀於南極以赤手而扶神鼎  
事在人為即白衣而效前籌君不我負一洗挽  
槍晦蝕日月重光再開帶礪山河朝廷不小游

內共扶正氣神明鑒此血誠謹擬政欲誓衆發  
師以弘光監國不許草澤勤王乃止南都當事  
遂以兵部職方起函輝監軍江北乙酉北騎渡  
淮弘光宵遁函輝亦乘間奔歸時魯王播遷至  
台函輝與魯王密通詩酒相得六月壬子至武  
林路王出降使幣四出惠王崇王周王皆以次  
至魯王適卧病不能起使者偏先繳印冊函輝  
為魯王謀言屢遭兵火印冊俱失所存者圖書

石匱書

卷

陳函輝列傳

九

耳即職上函輝復勸魯王羈留北使遂至旬餘  
聞餘姚會稽起義函輝期海門叅將吳凱帶兵  
斬使誓衆祭旗隨招至浙東諸縉紳上箋魯王  
啟請監國先於台州頒詔諸鎮即從魯王至越  
魯王聽信讒言以函輝計典受譴不宜近左右  
遂以函輝為詹事府少詹事奉諭聯絡溫處函  
輝知犯衆忌棄職歸山與僧湛明結茅雲峰丙  
戌四月以禮部右侍郎起函輝到越旬日而北

騎已渡江矣。函釋危駕至海門。魯王登舟。函釋辭魯王曰：老臣不能危從遠去，誓以一死報殿。下矣。遂哭入雲峰山中。自盡。年譜末云：徐陵五願唯誓出家。文山七歌尚思殺賊。釋得死所矣。遂預作埋骨記。貽其二子。有曰：空山無棺埋骨。瓦甕以寒泉。一勺奠之。不植不封。無煩改卜。嗚呼！小寒山子生於唐宣之。年死於唐宣之日。占星曰：危應候。惟木後之。君子有起而吊之。當時

石匱書 卷 十 陳函釋列傳

木叔一寒至此哉。誠所謂死無葬身之地者矣。又作絕命詞十章。詞曰：生為大明之人。死作大明之鬼。笑指白雲深處。蕭然一無所累。子房始終為韓木叔。生死為魯赤松。千古成名。黃蘗寸心。獨苦父母恩。無可報。妻兒面不能親。落日樵夫湖上。應憐故國孤臣。年五十有七。回頭萬事已畢。徒慙赤手擎天。惟見白虹貫日。去年六月廿七。今年六月初八。但嚴心內。春秋莫問人。

間花甲斬盡。一生情種。獨留性地靈光。古衲共。恭文佛蓀衣。泣拜高皇手。著遺文十卷。尚留副。在名山。正學焚書亦出。所南心史難刪。慧業降。生文人。此去不留隻字。惟將子孝臣忠。貽與世。間同志。敬發徐陵五願。世作高僧法眷。魂游寰海。名山身到。兜率內院。今日為方正學前身。是寒山子徒死。尚多抱慙。請與同人證此。又遺友人書云：釋死矣。季札之劍。孝標之書。皆諸先生

石匱書 卷 十 陳函釋列傳

心事也。或念釋平生忠悃。得存其遺孤。藏其遺骨。收其遺文。所謂埋吾三年而化。碧地下必有以報諸公矣。書畢。從僧索故曆。曰：六月之望。可了望前一日。僧有裹單去者。函釋徐笑曰：豈以我哉。是夜五鼓。窺入寺。方池淺。不得死。僧覺。競持起。索粥飲。且休頃之。闔戶引縲。盡時年五十有七。陳潛夫錢塘藉會稽人。應童子試。冒他人姓曰



朱明崇禎丙子舉浙江鄉試遂改名潛夫少年  
任誕喜畫言翹人之過鄉里多惡之故與客陸  
培初舉進士與潛夫首難為檄文逐之兩浙士  
子多右陸培攻潛夫甚力潛夫於是徙家雲間  
一時污蟻之言置之不辨或問之潛夫曰丈夫  
貴立功名流言違足卹和癸未三試南宮復不  
第選授河南開封府推官時汴為殘疆親友勸  
帶往潛夫曰吾所謂立功名此其時此其地矣

石隱書

卷

陳潛夫列傳

主

至封丘飛奏曰河南尚有可圖之勢河北寔有  
繫卵之危欲請重兵守常懷邊賊勿使下而身  
自渡汴梁聯絡號召復通邵之地疏上未及報  
會有鎮將陳永福陷賊為賊先驅出晉中其子  
德為巡撫秦所式材官聞永福信以其衆謀縛  
巡按御史蘓京去變起倉猝人不知所為潛  
夫曰此獨德畔軍未盡畔也乃募民兵千人鼓  
行而西請巡撫秦所式鎮將卜從善許定國以

兵會合力擒德而所式以解任去二鎮將皆潰  
而南潛夫力不能支遂奉周藩渡河任封丘百  
姓從者如市潛夫皆具舟楫一一濟之時崇禎  
十七年正月也渡河與巡守使者謀不應於是  
入居杞檄召州縣令長設高皇帝神位環立  
再拜哭歎血盟曰凡我諸臣同心并力固守河  
南生為明臣死為明鬼左右感歎流涕潛夫聞  
汝寧西平寨副將軍劉洪起者奇男子也擁衆

石隱書

卷

陳潛夫列傳

主

萬人數殺賊有功走往說之洪起曰公書生伏  
忠義尚不惜死况我輩武弁乎然茲事大吾與  
公觀鑿而動勿孟浪也潛夫乃告還項城時芻  
芟集流移部署稍定復走西平寨謀之而洪起  
兵亦大集以五月五日禡師祭旗謀從北方來  
具言都城陷先帝升遐西人痛憤撐涕嚼齒  
誓衆令士卒皆衣縞素洪起兵萬人號五萬方  
行出汴梁潛夫率死士三千先驅杞縣擒殺偽

官當是時兩家之師會於河隄旌旗火鼓相望  
十餘里五月二十日渡河而北邀擊賊將陳德  
於柳園大破之擒其牛馬輜重軍聲大振六月  
傳露布於江南時弘光監國留都見潛夫露布  
舉朝奇之廷論恢復功授巡按河南監軍監察  
御史潛夫見新命勒兵至南都陞見弘光請兵  
乞餉議恢復之策上疏曰臣聞中興在進取王  
業不偏安山東河南數千里之地皆祖宗版圖

石匱書

卷

陳潛夫列傳

古

尺寸不可棄其中即國豪傑結寨為固大者衆  
或數萬小亦不下千人弄兵既久士卒器械足  
用引領南望掃境以待王師 陛下誠分命藩  
鎮一軍出潁壽一軍出淮徐馬首北向則人心  
爭奮更持爵賞官誥慰勞鼓勵以立功當可  
盡賴其力於是計遠近畫城堡使之自守其地  
而督撫藩鎮以銳師屯要害策應之寬則耕屯  
為食急則被甲乘壩一方有警前後相救有功

者賞失事者誅賞罰得宜繡錯相制上之則恢  
復可期下之則江淮可保此今日之至計也江  
淮之上何俟多兵督鎮紛紜並為虛設騷民糜  
餉為患寔深且夫 陛下拱手而取千里之地  
重以十萬之兵據天下之大半而挾進戰退守  
之策亦何憚而不為此若謙讓不遑徒自退托  
舉土地甲兵之衆無故而致之他人開門揖盜  
而曰吾禦之堂堂之內臣恐江淮亦未可恃也

石匱書

卷

陳潛夫列傳

五

疏入為馬士英所持不報潛夫馳去走河上有  
所請乞皆不用冬十二月雖陽李際遇既導北  
兵孟津渡河又疏言和戎之利謂逆閹在秦藉  
北兵攻破之闖破而北兵已罷我乃乘其罷而  
并取馬計無便此潛夫勅際遇欺君叛國十可  
斬而際遇行賄馬士英謀去潛夫乃以新安御  
史凌綱代為巡方而召潛夫回京潛夫南還至  
壽州有婦童氏自言福王妃也因亂相失今聞



王在金陵為天子吾亦欲南去廣昌伯劉良佐  
具乘輿送之南潛夫至見車馬騶從甚壯傳呼  
曰皇后来諸官吏夾道趨迎潛夫遂往朝為童  
氏至南都 帝謂元妃既亡童氏妄認下獄論  
死而馬士英喉御史交章劾潛夫私謁妖后無  
人臣禮乙酉四月命緹騎逮潛夫下詔獄乃作  
豫中記畧數萬言五月南都陷潛夫得脫歸海  
昌會北兵至浙下令雞頭潛夫聞越中起義奉

石叢書

卷

陳潛夫列傳

其

魯王監國乃航海見魯王魯王下問曰先生何  
以教我潛夫對曰人心思明三吳忠義之士莫  
不翹首以望假臣士卒五千直渡海昌必斷武  
林咽喉以為恢復之今魯王稱善然無兵莫能  
應也加潛夫太僕寺少卿監軍浙西乃捐已財  
募兵三百人與熊孫諸家兵列舟江上丙戌五  
月晦北兵渡桐廬江上兵散潛夫歸山陰之小  
楮村謂其妻孟氏曰行矣我為忠臣爾為烈女

泉下差不惡也遂秉燭坐飲酒四五卮思自盡  
絕命詞曰吾父生我天挺惟異吾母蚤亡繼母  
撫視讀聖賢書秉嚴父誨惟孝惟友曰忠曰義  
丙子舉鄉願名自勵和氣滿閣清風吹袂名曰  
孝廉庶幾無愧致身之期歲惟癸未司理開封  
呈言視事是時兩河賊氣滿地衆人迴車予獨  
攬轡以身許君有死無二賊出河朔羣工奔避  
予乃渡河擊揖而濟誓清河南仰報 先帝手

石叢書

卷

陳潛夫列傳

其

披荆捺身掃懸懸知有封疆先死何畏終復舊  
宇誅逆擒偽三十州邑大明土地時惟弘光鑒  
予忠瘁命以巡方繡衣北蒞皖矣諸奸共相牽  
制中樞信譏嫉予不竭聯絡要圖置之罔遂雖  
非朱仙金牌十二三月撤歸可為雪涕哀：先  
子一時捐棄我哀方盈奸怒轉熾赫：金吾速  
予即築圍墻幽夏寇氛猝至旬旬歸來挈家奔  
避東游之濱為延年歲腥風逼人奮身起義航

海飄零請兵越地乃觀監國復承勅旨命我浙  
西加我卿貳報無錙銖兵無隻騎召募親丁三  
百而已血戰江干五十餘次報寡兵微於事何  
裨將不練兵官惟坐費日待敵來自強無計大  
權不握旁觀徒志丙戌五月胡馬驟至公侯勳  
爵拔營而潰區區孤軍其何能濟忠則在天烈  
則在地事不可為偷生乃忌拜別吾母以及諸  
弟挈吾妻妾從彭咸逝取義成仁千古如是詩

石匱書

卷

陳潛夫列傳

六

曰萬里關河胡馬奔三朝宮闕夕陽昏秋風血  
悴長弘碧明月聲哀杜宇魂白水無邊流姓氏  
黃泉那可度寒暄一忠雙烈傳千古獨有乾坤  
正氣存書已投筆起立繼母座哭之失聲潛夫  
曰母之教子惟忠孝也今日之事忠孝盡矣母  
當自慰不必悲傷於是整衣冠再拜祖廟已則  
拜母長揖別弟及孟氏親戚一一與辭訣乃呼  
其妻其妾拭髮髻正襟同其妻向姑再拜曰姑

善自保重媳行矣於是相牽袂而行至化龍橋  
潛夫長嘆曰不啻孟氏有是二女拊其背令先  
下其妻從容解擊問一匕首以授從婢曰吾當  
亂世攜此以防不測而今而後吾知免乃携妻  
手同赴水死之潛夫坐橋上度氣絕遂自沉  
石匱書曰用人之仁去其貪用人之知去其詐  
用人之勇去其怒在古人原有節取之法而三  
君子之毅然死節澡身浴德使生平之疵垢俱

石匱書

卷

九

盡忠孝之能成人之美也信若此矣迺昔之論  
人者曰蓋棺論定不其然哉不其然哉



石匱書卷第四十六

萬揚郭揚唐曾陳胡傳徐列傳

萬元吉字吉人江西南昌人天啓乙丑進士年十九司理湖州陞大理寺評事性英利踈曠不當時宜而好議論初官用是不達時二寇流毒中原元吉乃以南兵部職方從閣部揚嗣昌軍前贊畫護軍楚蜀驅馳備辛苦身止隨一僕偃側戎莽不通家書者七八年轉本司郎中出知

石匱書

卷

萬元吉列傳

一

揚州弘光中陞太僕寺少卿時高杰入淮揚大掠且請妻子安江南廷議警元元吉慨然請出諭止因受命監軍駐滁陽請追卹前陣亡將猛如虎劉士傑郭閔猛先捷等并訟蕭遼舊督趙光抃之冤以鼓敢戰之氣時揚淮六合一帶所在兵民互格遂上便宜以為鎮兵素少紀律民競自衛益復鴟張一城之隔民以兵為賊兵以民為叛內自搗貳猝有賊至何所用之請令居

民盡移城內間出城外有無貿遷各將領派兵宿駐嚴禁毀傷勿得強禦又云目前急着回應排難解紛而尾大未流亦急防微杜漸遂移書告勉靖南伯黃得功期以首倡協恭共獎王室仍清褒揚得功示勅諸鎮會廷議上諸尊謚元吉復疏建文君年號宜復景皇帝廟號宜崇靖難死事諸臣謚蔭宜補又請錄崇禎末北京各省直城陷殉節諸臣採輯成書分別二等酌與

石匱書

卷

萬元吉列傳

二

蔭謚廟祀且頒行學宮廣示激勸詔可之於是追恨往事之失欲盡力懲愆以急救封疆疏畧曰臣惟主術無過寬嚴道存兼濟官常無過任議義貴相資 先帝初臨海宇懲逆瑞用事斷削正氣因嘗委任臣工力行寬大矣諸臣但之爭意見之玄黃畧網繆之桑土鹵入却圻束手無策于是赫然振怒一時宵壬遂乘間抵隙中先帝以用嚴之說凡廷杖告密加派抽練種

新法使在朝者不暇救過在野者無復聊生然  
後號稱振作乃邊警如故寇禍彌張十餘年以  
來小人用嚴之效彰：如是先帝悔之於是更  
崇寬大悉反前規天下以為太平可致諸臣乃  
復乾賄賂肆欺蒙每趨愈下再櫻 先帝之怒  
誅殺方與宗社繼沒蓋諸臣之孽每乘於 先  
帝之寬而 先帝之嚴每激於諸臣之玩臣謂  
寬嚴之用互偏者此也國步至今艱難已極勢

石匱書

卷

萬元吉列傳

三

有極重不可挽以理事有默救不可喻以言乃  
議者求勝於理即不審勢之重輕好伸其言多  
不顧事之損益即如昨歲督師孫傳廷坐鎮閩  
中識者俱以不宜輕出：則兵露運絕立見敗  
折然已有逗撓議之者矣賊既渡河臣即與閣  
臣史可法姜曰廣等云宜亟撤閩寧吳三桂俾  
內迎擊以固三輔 先帝召對亦曾及此然  
已有感地議之者矣乃賊勢薰灼廷臣勸且南

遷并及聖儲監國留都語不擇音要亦指宜使  
然又已有邪妄議之者矣天下事無全害亦無  
全利當局者不敢違衆獨行旁持者必欲強人  
從我由事後而觀即悔恨何補臣謂任議之途  
太崎者此也夫事前之失為事後之鑒誠以寬  
為體嚴為用崇簡易推真誠為寬則濫賞縱罪  
者非寬辨邪正綜名寔為嚴則鈞鉅披根者非  
嚴寬嚴得濟任議乃合 上不復省及南都陷

石匱書

卷

萬元吉列傳

四

鎮將金声桓隨以江西降清元吉野走声桓以  
書招之元吉作書以絕使曰某賦性迂執與世  
多違屬有違白皆預計曲突而勃加阻抑誤國  
之罪千秋青史與分過也前者乘輿潛出猝不  
及知莫由隨蹕脫身歸來焚燒衣冠矢以泉石  
沒世昔太公秉鉞先釋首陽餓夫秦政刑仄不  
錄菹源雞犬台臺惠顧夙好欲強被以圭組夫  
人相知貴相知心台臺與某周旋兵火擾攘之



中尚不知其理：小節膠固難通乎從古良臣忠臣但聽人自取其一台臺自為良臣某得為忠臣其揆則一譬以一葉置洪水中幸而見容則為陶靖節惟台臺之賜不幸而見逼則為謝疊山志也伏望台臺俯垂節分嚴戢部伍撫綏宗坻凡紳士行藏聽其自便令此一古人皆謂不佞與台臺有口舌功即屬雲霄高誼昔不佞與史相公書札往復常謂事不濟則繼之以死

石匱書

卷

萬元吉列傳

五

今史不食前言幽冥之中安忍負此良友也聲桓得書亦不復強至丙戌吉郡失守復臨萬安元吉以度院督師與總憲陳賡兵曹王其宏並議列柵張家渡以拒北兵不則皂口而諸軍風鶴且潰陳賡以滇兵先入度元吉獨留皂口八日時太僕卿李陳玉兵科給事中楊文薦等先在度力請相國蕪觀生江撫劉廣胤蒞贛兵詣皂口恊戰觀生僅遣新威營二百人已北軍大

至二百人先潰元吉乃抵度時度人倉卒兵曹萬六吉欲以元吉家人潛出元吉大怒至欲殺其二妻以殉度心稍定遂撤南雄南康咸以兵來會已北軍猝至方議堅壁而蕪觀生率所部退守南康於是滇粵諸師至南康者不即下四月閣部楊廷麟乃以兵入度而南雄舊度督令副將吳之藩等部援度之師接戰清師於李家山九牛之間大有斬獲蓋諸師會度下餘壁頗

石匱書

卷

萬元吉列傳

六

銳思戰詔加元吉兵部尚書元吉持重必合南安水師始出戰時水涸舟難下八月北兵截舟師半道盡躡城外幾奪西門孫之辦為清招撫射榜城中勸降元吉火之不省視九月北軍并有南康諸軍益潰去十月城陷元吉自持槊戰於小南門不利走建春門諸軍擁出城外乘間投水死元吉守贛金聲桓圍之一年城中食盡元吉發書某、請援兵一書截一指絨牘內血

淋漓書而城將陷其子說元吉降元吉大怒手  
及其子以頸血貯盆水呼各將士歃血同心誓  
死不變城中斗米八千錢餓死者相枕藉而軍  
民之心死守愈固時人比之張睢陽

楊廷麟字伯祥號機部江西清江人已巳選貢  
出督學蔡懋德之門庚午萬南雍明年會試第  
二改庶吉士授編修博學好奇嘗慨持符壁原  
上者庸懦不力每奮槩欲起會而寇劇甚遂自

石匱書

卷

楊廷麟列傳

七

請監軍戊寅改兵部職方司主事軍前贊畫出  
走楚豫之間久之因左右掣肘不得志己卯罷  
去壬午起原官尋亦去弘光中起故翰林原官  
廷麟曰吾便盡收河南北故物還閣下不足逢  
馬士英一眚病不起乙酉南都陷故帥金犇桓  
降清遂以師破南昌撫建廣皆陷諸生就公何  
處廷麟曰義不辱區彭臣虛如晉處士潛已矣  
生曰彭澤小臣公以大臣為五柳計乎廷麟感

起振義旅來會太和與道臣彭期生合會隆武  
正號閩中進廷麟大學士兼兵部尚書督師恢  
復遂與大司馬郭維經協守吉安城堅清兵突  
不入已而糧竭不能守廷麟走撤粵中一戰復  
之遂巡者數月而外援不至鼠雀且盡丙戌三  
月吉安復陷廷麟復聯絡王閩總及張安各義  
兵自粵都來虔與虔撫萬元吉兵垣楊文薦等  
戮力城守是時李家山九井之間與北軍決戰

石匱書

卷

楊廷麟列傳

八

屢提有詔旌異攻郡名為忠誠府而文薦專守  
西門當北衝尤多奇技久之會虔下者十餘壁  
約可四萬餘人時敵艘得水漲飛帆梯十八灘  
上石齒不為阻列營城東北山麓距城二里許  
日每三四鳴角張雲梯渡水逼城亦鳴礮應  
之多所殺傷則必馘屍以去嘗潛舟尾角伺城  
城中夜縋五百人挾束薪翼以火筒火銃縱  
燔之敵灼迫去有白馬紅披為略陣指揮敵及



之猝墮馬星將軍者方浴幕中優深盆不起左右不覺也火乃知飛礮所中敵或伺靜度以雲梯登陣附堞上則蕪萬人敵擲之火發稍烈鉄菱飛出若火鴉登陣者震跌負傷走家後夜選死士千人負九龍鎗亂飛而渡猝發鎗火延帳房數驚顛陪去城頭鼓噪震天地遂登舟拔營走三十里圍城二月城堅不可猝拔因盡屠諸縣以孤度已而敵益至而守度者頑皆推宜廟弄不足無專制以

石碣

卷

楊廷麟列傳

九

故諸壁自以起義不稱使而寔無現報廷麟語元吉此不足戰也須大駕來會檄南安水師與共事八月水師半道為北兵所截兵仗火具一時燼廣營滇營稱家強廣兵跳足跳山如飛滇兵甲械利標鎗連弩洞貫穿札時壁東南城外清兵乘勝掩之盡潰去度勢阻九月清兵力攻西門已登月城廷麟等力督死士緹城格開且退去清兵還取南康度勢益孤各師迭借端稍引去城中僅郭維

經江起龍汪國太金玉振徐日新王志忠等部不能千人而別部謝之良數千人次雲都觀望粵西援兵踰嶺不即至廷麟左右支吾心力瘁盡嗣聞延平失守駕奔汀州輔臣蕪觀生託逆駕去亦邀廷麟耗麟曰吾必回西粵門戶以待廷麟此矣已而汀信阻絕人心惶惶廷麟曰靈武不終天哉十月清兵間知條單初三日午夜天火如雨墮營中清前部由小南門踰城入城中倉卒巷

石碣

卷

楊廷麟列傳

十

戰猶勝負互總兵劉天駟力殺北軍數十人黎明清師大至大司馬郭維經促水師砲連發四十八門皆烈清師盡入城縱火城中士民猶奉廷麟義格開死者無算諸池井積屍幾滿廷麟以事不可為投藕池死北軍爭得其冠服以為功二妾率婢亦投井死時同難郭維經萬元吉彭期生姚奇龍黎遂球皆別有傳經歷盧觀象參將月中桂同池水死王其宏安福人以

選貢官兵部主事守東門初被礮傷額見執罵  
不絕口死弟貢生其隆從之龔禁新建人崇禎  
癸未進士官政吏部與其隆全督水師入贛墮  
馬卧病卒擁出湧金門投水死萬發祥清江人  
癸未進士官翰林兼兵科守小南門城陷為亂  
兵所害莊以莊贛州人為監紀知縣城陷與其  
弟諸生某咸自盡被執至南昌者四人都御史  
揚文薦兵部員外於期昌提兵劉天馬副將汪

石匱書 卷 揚廷麟列傳 士

起龍文薦湖廣京山人癸未進士屢捷西門城  
陷方投水被執期昌湖廣黃岡人已卯鄉薦與  
天馬起龍三人俱就刑獨文薦得釋入山憤鬱  
死而廷麟故貢試督學蔡懋德甲申年已先死  
賊難  
郭維經號六修江西龍泉人少孤貧依僧寺讀  
書輒以道學自勉為人端嚴清潤天啓乙丑進  
士以縣令起歷任留都操江御史事際即請羅

明德祠講學四方從者谷量雲屯以定策勲陞  
應天府尹晉兵部尚書與馬士英不協遇事倚  
之士英潛上疏降級視事會北兵逼淮士英欲  
以奉兵失機坐之都人數千詣闕乞免僅革職  
回籍復遮羅不得去留城外且半月北兵渡江  
乃合閣部揚廷麟突起龍泉山中丙戌六月隆  
武義維經以原官加勅總制提所部三千人入  
慶共城守間二三捷清兵不能下及南安水師

石匱書 卷 郭維經列傳 士

巨舟八十餘號為清兵所覆滇廣兵尋潰慶人  
喪氣衆漸逸去維經奉關手勅至再將以九月  
望日行逆蹕城卑廷麟回留且止遂與兵科萬  
發祥兵部王其宏等聯屬鄉勇約各社長會於  
明倫堂維經與萬元吉共致檄定迴環巡城規  
制士民稍振十月清得聞從小南門入維經  
拒戰東門不利衆兵擁入嵯峨寺縱火焚死時  
同難多人死火者為袁從諤號昌言湖廣柳州



人已外鄉薦督楚師來贛守西門中書舍人劉孟鈞疏和倪安福人丁外鄉薦守建春門

揭重熙字萬年江西臨川人以崇禎己巳選貢例出督學蔡懋德之門丙子赴五經南闈坐違式故而北闈以兵事急更期則重瀚徒步疾走北闈必以五經是年竟得馬丁丑成進士亦以五經授福寧知州在官廉勤樸素昆弟視其任行李不辦歸治有聲本省同考憂去癸未擢南

石匱書

卷

揭重熙列傳

七

禮部主事國變歸唐藩正位闈中轉兵部職方司闈亡歸里永曆二年戊子清督師金聲桓反清南昌詔加重熙兵部侍郎集萬人應聲桓期年聲桓敗重熙猶創呼撫贛闈廣問與曹大錫勢合歷三載屢跌復興久之糧盡衆解請求之急偽為賈短褐芒履亦重藹數千里隻身謁上桂林痛哭陳情有曰臣足萬里不躓願馳內地亂清而李將軍以正兵東徂吾蠹虫或補萬

一願得尺一之詔奮諸敵 上曰善立授兵部尚書加銜太子太保以廣兵數百人從復鼓義旅奮擊江闈間清不能難者暮年已而復不振棲武彘山自保便服私出相形後鄉人洩之清縛詣建寧獄出訊重熙百不屈獄中著天文兵法等書猶作詩寄同鄉故人借書夜讀蕭然自得同獄駭之絕不及家事閱半載臨刑猶加網正贖與曹大錫同難遺筆云行年四十有七

石匱書

卷

揭重熙列傳

七

不為天官至大司馬不為卑文章政事粗有名於時不為辱所耿者數載孤臣竟無一當以報君父雖不殺賊於生前死作厲鬼報諸帝於地下也後之志大而才踈者其亦可以為鑒矣遺詩數百首不及錄有子一名時年十二清督學拱巒前令寄名於學亦并寄傳昂銓羅萬藻子於學

詹兆恒江西永豐人崇禎辛未進士授甌寧縣

令丁丑考選南京廣西道御史己卯巡視下江  
乙酉入閩為隆武部院率義兵千人守懷玉山  
北兵至衆寡不敵被執不屈死之妻某氏驅去  
幾受淫囓鞭手齒透其骨遂遭害

曾應亨號望山江西臨川人崇禎甲戌進士歷  
吏部郎中主選得罪免嘗語傳曰銓吾能刺腕  
血逆流上臂又能日中仰睇絲辨五色不眩鼎  
銓以為天賦之奇乙酉分里起義抗清不勝被

石匱書

卷

曾應亨列傳

五

執語不恭及難長子有筠乙酉選貢同日殉父  
而大應亨應之兄也積太學生為邑丞陞廣西  
靈川知縣歷任潯州太守清兵猝至潯大應方  
朔日詣文廟守弁奔清入遇大應廟門之外問  
何官大應分必死從容應曰我此城太守也正  
欲見汝主帥兵以其坦不懼疑與主帥有舊不  
敢虐遂以其家屬同赴梧州大應妻父卒惟一  
妾隨大應猝推妾墮井中俯井為一歎既抵梧

卒欲其易服見帥大應叱之方中潤袖揚步至  
帥門大笑曰此吾死所矣遂與一刀無多言或  
有勸之降者輒瞋目罵遂見害

陳泰來號剛長江西新昌人崇禎辛未進士官  
兵科給事中乙酉全聲拒復南昌筠與省隣聞  
士人多嚮應從載國士議遺楚副將以兵至新  
昌盡劫其邑之鄉紳以往泰來憤然誓師欲詣  
南昌去三十里與比兵戰於胡城泰來鏖戰陣

石匱書

卷

陳泰來列傳

六

中為亂兵所殺先是甲申闖賊敗竄期徑道新  
昌走長沙將兵禦截李自成奔八公山九日登  
高鄉民群以提擊殺自成寔泰來功也里人生  
祠泰來東郊十里有石柱一丈勒陳剛長先生  
殺逆賊李自成於此  
胡夢泰江西鉛山人崇禎丁丑進士官吏科給  
事中南都陷夢泰在籍破家起義死守鉛山北  
兵圍之數月力盡城陷夫嬭同縊死之



傳昂銓江西金谿人崇禎庚辰進士官翰林院  
簡討乙酉與楊重熙起義力盡被擒巡撫待之  
以禮勸降不屈復使作書招撫重熙昂銓笑曰  
豈有已不降而勸人降者乎因引文：山罵零  
丁洋詩拒張洪範事以答之在獄賦詩有誓心  
誓舌吊曾董山萬吉人楊機部劉孝則劉生妻  
妾雙烈歌及拒降等詩數十首作正命銘以待  
盡銘曰經嚴霜夏義大復仇民安勿獲主辱何

石匱書

卷

傳昂銓列傳

七

求生不負學死不降志取義成仁庶畢吾事臨  
刑有輿赴市衣冠如平時僧子言衣在不可行  
刑請去衣乃袒其項又云直立難以行刑命取  
小椅至坐而受刑談笑自若毫無變容清省試  
諸士聞之多有泣下不終場事而去者數十餘  
人  
徐敬時江西鉛山人崇禎庚辰進士為倪文正  
所取士乙酉北兵至江西敬時走閩中奉隆武

隆武遁敬時歸至永豐與土人楊文聚眾萬餘  
人踞守九仙山此山峭壁千仞下臨絕壑上之  
者須接長梯緣崖鑿孔架成棧道閩北兵至則  
徹去棧道猿鳥不通上有大池大旱不涸所積  
糧儲可食十年自乙酉至癸巳虎踞在山人不  
能犯江西撫按請發浙閩及豫秦三省兵圍之  
一年有餘不得下癸巳九月揚文為流砲所中  
彈入咽喉立刻死眾心不同議下山歸降敬時

石匱書

卷

徐敬時列傳

六

見事不可為乃作絕命詩四首一曰國破家亡  
難乞身半生嘗膽悞凡塵由來取義成先哲不  
使文山只一人二曰泛河木偶極詩書侍整乾  
坤福不如龔勝含悲李業泣何當綴甲立溝渠  
三曰父子相呼地下從結纓何事丘陵封須知  
表最求先盡靈虔於今慶逢四曰歸與歸與  
嘆年：於義得之不怨天爭似九仙乾淨土無  
煩半陌招魂錢自縊死之九仙山男婦數千人

早揚徐二樹投降巡撫戮楊文屍而不及故時  
時人謂之天意二子甫弱冠並釋歸業

石匱書曰大史公傳留侯謂似婦人好女人多

不信萬吉人少年登第美如冠玉其慷慨激烈

之氣雖古之俠士不是過而當其死守贛州截

指請救則是張睢陽與南霽雲且合為一人以

貌取人可謂萬吉人決能辦此哉揚郭傳曾與

吉人同事而唐胡陳以倡義存魯徐揚以頑民

守雖皆錚錚一時之選也

又曰癸巳八月余上三衛入廣信所過州縣一

城之中但茅屋數間餘皆蓬蒿荆棘見之墮淚

訊問遺老具言兵燹之後反覆再三江西士大

夫以嚮應金王株連殆盡言之可憫及至信州

見立皆死守者尚有數十餘處而鄉村百姓強

半戴髮縉紳先生間有存者皆隱匿山林不見

當道文士有知名者不出應試昂章已十載雖

邑頑民猶故主之思舍此以往天下所無也搃

之千古節義多出江西廬陵廣信垂範不遠木  
本水源感發有自不其然哉

石匱書 卷 徐敬時列傳 十九



右匱書卷第四十七

堵胤錫何騰蛟列傳

堵胤錫號牧遊南直無錫籍宜興人崇禎癸酉鄉薦丁丑成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胤錫性敢達入糾紛不奪負膽走人緩急常盡發本部積弊碍堂上官勿忌也移權北新聞時流寇充斥意勇勦捷遂呂權餘飽募士五千餘指身夙夜為練轉本司即中出知長沙府即以所募之任

右匱書

卷

堵胤錫列傳

一

陞湖廣提學副使號知人弘光中擢湖廣巡撫乙酉左師東犯檄胤錫同事意清君側胤錫曰是輔胤也獨不從而身避之湖南都陷胤錫捍楚力先自李賊為清平西所敗入秦復間走楚自成逆犯死眾尚數萬餘胤錫曰賊子錦素號一隻虎然不辨眾今踉蹌無所歸呼之必來足以應清伏時何騰蛟亦駐節湖南力持不可即欲遣無人胤錫曰吾往遂數騎當其營賊列

騎數十里須之胤錫冒鋒鏑直入盛稱閔威德李錦隨奉表入閩詔賜名赤心朝論以胤錫功陞兵部侍郎督師騰蛟稍忌然湖南即安數年賴之閩敗永曆即位肇慶以擁戴勲拜大學士兼兵部尚書督師如故己丑八月至肇慶陞見奉命復鎮湖南行次封川病卒上命程炯往卹其家人半道為賊所殺不果卹

右匱書

卷

何騰蛟列傳

二

曆乙卯鄉薦為人嚴正不可干以私歷湖廣巡撫都御史弘光中陞川湖黔鄖總督乙酉寧南侯左良玉擅稱首犯金陵號清君側叔騰蛟以行騰蛟義不從潛起夜投江自沉迺若有人掖之者漂武昌居民驚視之始知為督撫逸湖南觀變時黃澍叅其擅離職守已聞南都陷唐王正位於閩中人心頗惑布檄出師畧曰悲哉時至今日成何世界胥於禽獸矣兵家互字戰守

死走降以公戰守勿道又諱死不言走乎我瞻  
四方將安往乎降乎無論毀形昧心義所不忍  
豈不聞諸公旗下推辱萬狀乎戰守不成走降  
非策則惟有一死語云死士一萬橫行天下苦  
寒此七尺耳不能往無不濟復君父之大仇雪  
人類之大恥昭君臣之大義此七尺又何曾死  
勝蛟不敏標下死士尚三萬願為諸公先驅然  
後張將軍先出茶新志將軍出猶義

石匱書

卷

何騰蛟列傳

三

合窺章貢黃將軍出醴萍狗袁吉周將軍全  
伯出醴滋又請號召忠貞十八鎮出與歸李  
必振聯絡川蜀水師出夔峽並下荆襄既無東  
憂又張西勢併力直下勝氣在我而况劉將軍  
承以寶師馬將軍以荆師鄂王將軍以岳  
師盧將軍宜彰以武昌袁吉之師黃將軍總  
督標之師張署將向署將牛署將以澧州之師  
袁將軍以本營之師王將軍昇年鳳衛以援勤

之師水陸步騎百道並進或壓其首或絕其背  
或抵其腋或披其腋又况齊魯豫漢之雄兵柯  
陳黃麻之義旅動以百萬引領南望將一呼而  
百應諸君何成何虞不一奮戟乎今與諸君約  
從騰蛟言富貴可長妻子可保報仇為忠臣全  
髮為孝子不從騰蛟之言富貴朝露妻子俘囚  
為叛臣為賊子為禽獸惟所取况朝廷之法紀  
尚在 太祖高皇帝大行烈皇帝之靈真赫然

石匱書

卷

何騰蛟列傳

四

騰蛟秉尚方不畏強梁寧畏悍帥天下義旗回  
指於公恐不能為壽於旦夕也 檄列母惑乃復  
馳疏脩陳楚事畧曰自三月左師潰下武昌隨  
陷臣保長沙七閱月兵初至時僅有巡道標兵  
二千滿目荒墟調兵不應募兵不及一苦方調  
王馬二鎮俾之駐岳赴救武思而猝聞南都之  
變人心震沮二苦又數十萬聞賊奔逸滿山巨  
水突如其來三苦臣雖聯絡鄉團數百部方向



義就公而修首左孽合勢窺突傷弓曲木旦暮  
颺去四苦迎機布置發遣渡江糗饋無從而兵  
馬一空拮据更憊五苦長沙恃洞庭為阻今武  
昌播櫓一帆可至門無阻城無險之難江右係  
臣接壤全叛蹂躪僅存一賴發援孔亟粵西亦  
係臣切屬靖江不量妄擬監國不能為助反以  
為仇無隣之難臣標道標新營舊營精銳實可  
三萬月計餉本折六萬餘并湖南北分汛鎮防

石璽書

卷

何騰蛟列傳

五

者月計十餘萬道路阻百姓死亡幅員既廣  
物力有陷則無餉之難逆疏遍及處：動搖不  
肖先聲馳騫思義不知為何物威令不行則無  
法之難閣陞祖遠入對無時旦夕此心何從呼  
籲僅與督學臣堵胤錫長沙道臣傳上瑞監軍  
道臣章曠痛憤咨嗟誓不能為功臣當為忠臣  
以報陛下一日之遇則無告之難伏乞 皇上  
監臣存一時防守之公案救臣諸難圖萬全保

復之上計速與在廷文武會議了徹立見施行  
蓋時賊自成為清所敗走死九宮山其兄子赤  
心號一隻虎者同其勇高必振就堵胤錫招而  
諸驍騎或詣騰蛟降詔以騰蛟安輯功封為定  
興伯拜閣部督師尋進侯騰蛟再疏敦促親征  
畧曰 皇上以 高皇帝神孫應南陽聖運普  
天血氣莫不傾心讀御極之詔則曰真人出矣  
國有君民復有天矣讀親征之詔則又勃然奮

石璽書

卷

何騰蛟列傳

六

臂曰天兵至矣敵頭可繫國仇可復矣人心萃  
渙之際即天命去留之關乃者期已屆而仍稽  
兵出關而中畫使天下志義之倫始而企再而  
思三而疑茲具懼矣遐邇通情正需此日事機  
一失安能再來河南為天下之中荆襄居上游  
之要誠能力破淺謀獨抒神斷由虔贛以入楚  
豫用中原之智勇以取中原入勢既張大權在  
握天下全局指顧間耳偏之與全守之與創六

小經權各有其宜不圖其全終隔其一我之所  
往彼亦能來臣等疾首痛心誠不能以逆料也  
夫餉不思輸日糜則厲兵不設善用斯強更  
何貳何虞而局濡不決乎駕即延平師終不進  
丙戌閏敗十月桂王即位于端州明年丁亥清  
取湖廣騰蛟戰敗時上在武崗來歸勳臣劉  
承胤害騰蛟奪其推扶帝駕以自制騰蛟率  
諸臣請移蹕不聽因合疏畧曰臣等推原禍本

石匱書

卷

何騰蛟列傳

七

其端不一曰上下之情不通一曰文武之氣  
不奮一曰形勢之籌不豫一曰嫌疑之審更不  
消自陛下入武崗以來不揣何故而賢臣閉忠  
臣感詔旨失其鄭重法紀等於飄忽格非一  
事鬱非一端任事者無不曰吾為天子報効  
而奄之氣每多不振無乃譏諛之慮深於內  
而精神疲於外乎無乃忠矢入日不足鑿而功  
建於外深可危乎使武崗果有山川之險兵甲

之雄粟米之富粗號偏安然未有虞一隅而  
四海之大者况堂天子各其皆欲爭奉之以  
成其大而欲舍人心以祈天命漢唐宋以來未  
之前聞今日移蹕大計敢惟皇上自擇自行  
督師一人危駕敢有借題議迎議留議逸者惟  
衆共誣之祈永已靖桂林無恙審楚粵之要莫  
先全永俟衡長報復仍還湯沐皇上一啓行  
而嫌疑消形勢豫文武奮上下通保宗社者在

石匱書

卷

何騰蛟列傳

八

此保武崗者亦在此承胤尚別借以奪衆議騰  
蛟乃特糾之有曰承胤所爭者不過蛙蟻小聞  
臣與天地抗盛衰之運承胤所爭者不過蜂蟻  
虛名臣與世界辨人禽之關承胤故為騰蛟所  
薦封爵世蔭已極志誼反噬及武昌陷承胤降  
清遂借清兵僂騰蛟家屬騰蛟繼母孫妻徐在  
繫徐間致騰蛟書曰毋近七可妻亦命婦豈不  
能如王氏之扶喉而死寔疾望大兵來救麾下



諸大鎮豈盡如承龍負心救與不救惟信到王  
氏者先勝蛟小妻之被鹵節死者也初黎平破  
王目又仆不能死復引刀抉喉乃瞑時勝蛟答  
書夫為忠臣妻為節婦死亦何恨族屬之婦女  
既入網羅便是劫數俱應速死與王氏趙氏張  
氏同歸地下所不忍言者王陵之母千古傷心  
趙苞之報寸衷難謝耳 帝下詔褒慰以為非  
卿不能有此難非卿不能處此難勝蛟捧詔涕

石匱書

卷

何勝蛟列傳

九

泣作謝表有云臣讀易之上六利艱貞吉又曰  
有悔貞吉內難而能正其志臣知所以自處矣  
曾記唐李晟家眷百口陷於賊營軍中有言及  
家者晟泣曰天子何在敢言家乎郭子儀與僕  
固懷恩不善懷恩使人發其塚墓儀入朝 上  
問之子儀曰臣父在行間不能禁軍士暴掠今  
日之報是其應得臣才品不及二臣而捐軀為  
國之心千載而下可以相質已而徐自盡禮而

郎中嚴熈為之請卹詔許建坊追葬 上踰路  
歷桂林走南寧勝蛟收殘卒於柳州復入桂林  
戊子率大將趙應選胡一清焦璉曹志建各路  
兵馬復興安圍清全州凡八戰八捷三月破之  
又復東安乘勝圍永州清因甚城中人相食遂  
與大將馬進忠同守常德已而清來攻常德戰  
敗勝蛟棄城走從石門慈利退入土司夏與總  
制都御史堵胤錫合力恢復常德七月進忠與

石匱書

卷

何勝蛟列傳

十

清大戰于麻河殺清卒七千餘人詔封進忠鄧  
國公仍駐常德而勝蛟屯衡州久之胤錫與進  
忠隙胤錫令前所招李赤心十營之在夔州者  
并來常德士民畏赤心殊甚進忠亦慮胤錫勢  
大札已而胤錫意決赤心且至進忠乘胤錫與  
諸將盟縱兵民數萬舉火焚城委其壁而率與  
俱渡湖南而胤錫亦與赤心、葉城渡湖南若尾  
其後者勝蛟聞之大驚湖南豈能容此數十萬

衆且相抵牾者勢必內變遂有湖北千里一氣  
之䟽 上在端州詔進忠出攻長沙赤心出援  
江西金聲桓反正之師詔未至而赤心已至湘  
潭時官兵皆畏赤心各退本汛顧老營而騰蛟  
單身先至湘潭解馬李之難以 上意令各出  
師禦境上赤心受約拔營離湘潭進忠先以宣  
威伯揚某者一營來就約而全師未至忽騰蛟  
故部徐勇之降清者以清騎突湘潭騰蛟方巾

石匱書

卷

何騰蛟列傳

十一

便服坐城遣發聞報上馬出城猝遇清兵被執  
勇以其舊勸何騰蛟且降并餽酒食騰蛟不受  
反令勇降至大罵餓數日憤噴血卒蓋已丑之  
正月某日也揚宣威不得督師所在單騎入城  
者七被箭重傷卒進忠逸去而衛國胡一清開  
國趙印先棄永州退守全州永國曹志建亦退  
保鎮峽關宣國焦璉部將劉起蛟亦退保平樂  
騰蛟初聞封定興伯永曆中平侯至是贈騰蛟

中湘王謚文忠騰蛟有子文瑞係烈死王氏所  
生者也自是衡州復陷赤心竟不能進從桂林  
陽出封川至梧州胤錫接曹志建鎮峽關又與  
不合志建殺其標卒數百人胤錫與其子世明  
走封川入朝肇慶請以廣東四府處赤心屯守  
朝議赤心初奉援豫之命未報不許既留守桂  
林瞿式耜請以胤錫代騰蛟督師俾由桂林出  
楚桂林諸將恨胤錫以為騰蛟仇曰吾見必生

石匱書

卷

何騰蛟列傳

十二

啖之胤錫懼阻潯州病卒久之子文瑞授詞林  
從上病卒南寧  
石匱書曰自古中興之佐身肩恢復之任者當  
祿山之亂則汾陽王郭子儀臨淮王李光弼當  
朱泚之亂則西平王李晟然皆帝在靈武帝在  
梁州去行在甚遠然後得以止自如迄有成  
效及至後世未能恢復舊土先為冊立新君南  
渡立康王遂有秦檜留都立福王遂有馬士英



福建立唐王遂有劉承胤汴書生曰自古未有  
推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此是千古通  
病何恠乎何騰蛟之迄無成功也試觀何騰蛟  
之出師檄何異岳武穆之建炎奏疏而堵胤錫  
之單騎撫賊亦何異郭汾陽之免胄見回紇有  
臣如此而不克竟其用奸臣之為害也可勝道  
哉

石匱書

卷

何騰蛟列傳

三

石匱書卷第四十八

馬士英阮大鍼列傳 四方國安

馬士英貴陽人萬曆己未進士歷官至大同巡  
撫都御史被逮論死年友阮大鍼為其黃緣得  
免先謫戍遂結為死友崇禎壬午又以大鍼力  
得復原官督師鳳陽甲申北變福主播遷在淮  
大鍼與士英視為奇貨以向年擬擊妖書二案  
東林諸臣與福藩為難福王立可報復東林士

石匱書

卷

馬士英列傳

一

英遂以軍中願立福王為言迎至留都上箋監  
國進士英為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都察院  
右都御史士英盛設兵衛出入殿廷六部事權  
無不掌握賣官鬻爵賄賂公行弘光好酒喜內  
日導以荒淫毫不省外事而士英一手遮天靡  
所不為矣旋起大鍼為江防兵部侍郎巡視上  
江湖廣巡按御史黃澍同承大守脩太監何志  
孔入朝求召對既入澍面糾馬士英奸貪不法

淚與語下志孔復前佐澍言其無上諸事士英稱疾出直而以金幣餽福師馬閣曰成張執中等向弘光曰主上非馬士英下得立茲逐士英天下皆議主上背恩矣且馬公在閣諸事不煩主上可以優閒自在士英去誰復有念主上者弘光嘿然即賜諭留澍復連上十疏稱自古未有奸臣在朝而將帥得成功於外者必陛下內秉精明外採輿論國人皆曰可殺則殺

石匱書

卷

馬士英列傳

二

之母因一時之才情博辨誤信小人使黨羽既盛禍患驟至又云正人君子乞陛下師事數人以樹儀表使輦轂之下貪污結舌邪佞閉氣無所容其樹黨庇奸之私而後討國門以外之賊無難又云自魏璫窺竊神器以來寔釀今禍附逆之人與薦逆之人皆有然心乞陛下懸諸日月以除魍魎弘光屢趨澍赴楚迺去嗣是士英益無忌憚賄賂公行召賄降獻賊錦衣衛

都督劉僑至京仍補原官初左良玉恢復蕪湖僑送馬士英赤金三千兩女樂十二人士英咲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矣遂泣先帝復職至是召用之迺大開事例照例納官時為之語曰中書隨地有都督滿街走監紀多如羊職方賤似狗廕起千年塵拔貢一呈首掃盡江南錢填塞馬家口有奉化布衣方翼明抗疏上言政祈克終著送刑部問罪又有布衣何光顯疏請誅

石匱書

卷

馬士英列傳

三

馬士英詔戮於市籍其家乙酉四月初四日左良玉提兵向闕清除君側傳檄討之飛騎上疏云士英胆怯調黃得功劉良佐離汛遣劉孔昭阮大鍼方國安朱大典同禦之陞大典兵部尚書國安挂征南將軍印劉澤清亦託勤王率兵大掠南行揚泗徐邳勢同鼎沸史可法連疏告警弘光曰上游急則赴上游北兵急則赴北兵自是長策可法曰上游不過欲除君側之汗



原不敢與君父為難若此兵一至宗社可慮  
知輔臣何意朕蔽至此乃移旨士英懇其選將  
添兵大聲疾呼士英惟以左良玉為慮不應四月  
十九日召對馬士英力請亟禦左良玉大理寺  
卿姚思孝尚寶司卿李之椿等合詞請脩淮揚  
工科給事中吳希哲等亦言淮揚最急應合兵  
防禦弘光諭士英曰左良玉雖不該提兵以逼  
南京然着他奉上意思原不曾反叛如今還該

石叢書

卷

馬士英列傳

四

守淮揚不可撤江防兵士英厲聲指諸臣曰此  
皆左良玉死黨為游說其言不可聽臣已調得  
功良佐等渡江矣寧可君父死於北兵不可死  
於左良玉之手嗔目大呼有異議者當斬弘光  
嘿然語臣咸為咋舌希哲退曰賈似道棄淮揚  
矣北兵攻揚州急史可法血奏請救不報揚州  
破可法死之弘光聞報召群臣議遷都錢謙益  
言不可馬士英請調黔兵入衛辦走貴陽工科

吳希哲力諫乃止召黔兵一千二百入城命  
雞鳴山良玉舉兵不數日病死子夢唐東下至  
采石為黃得功方國安所敗聞封得功為靖  
國公并晉大鉞大典太子太保五月初九北兵  
渡江次日弘光宵遁馬士英奉太后召黔兵護  
衛走浙弘光駐太平府二十里外投黃得功營  
中尋被俘馘士英到杭欲挾太后垂簾聽政撫  
按不從遂奉潞王監國而北兵已薄城下潞王

石叢書

卷

馬士英列傳

五

聽浙撫張秉貞計決意歸降士英知在下免遂  
逃至東陽寄頓家口於巍山趙氏聞魯王監國  
台州復帶馬兵三百餘人也匝清溪上表請朝  
東漸布衣張岱上書魯王曰臣岱謹啟為監國  
伊始萬目具瞻懇祈立斬弒君賣國第一罪臣  
以謝天下以鼓軍心事臣聞舜受堯禪誅四凶  
而天下咸服孔子相魯誅少正卯而魯國大治  
在彼盛昔猶藉風勵况當天翻地覆之時星

宿易之際世惟悖逆反常人皆頑鈍無恥反其事仇視為故套係頸降賊奉作法門士風至此掃地盡矣倘不痛加懲創則此下痛不瘥之世界滅亡無日矣安問中興安問恢復哉吾主上應天順人起而監國太祖高皇帝之血食一日未斬歷代帝王之衣冠文物一日未絕皆係於主上之一人此時猶不上律堯舜下法湯武立奮乾剛斧除妖孽則主上且為太

石匱書

卷

馬士英列傳

六

祖高皇帝之罪人區區臣下又不足道已臣見賊臣馬士英者鬼為藍面肉是腰刀借兵權為公論妄稱定策元勳以紊序為私恩遂欲門生天子傾酒為池懸肉為林即此是致君之術彌天太保編地司空何在非貨殖之門半壁江山白獸送與北騎一鞭殘角思魁走出南京當其提兵風泗也闖賊犯都思宗殉難君父臨危按兵不救如漢高追項羽失利與韓信

越期會不至然漢高尚在國陵而先帝竟死社稷較之韓彭其坐視更惡及其迎立弘光也永定二王存亡未卜桂惠瑞三王計報未聞徒以軍中欲立福王一語遂市私恩擅行冊立如李輔國遮留太子以自取富貴然肅宗尚受父命於靈武而士英止恃兵變於陳橋較之輔國其專擅尤橫其後北騎之渡江也留都根本重地高皇帝之陵寢在焉擁兵十萬一日不守

石匱書

卷

馬士英列傳

七

徒收拾輜重鼠竄狼奔如伯誣之多携寶玩雪渡錢塘然伯誣之去尚為吳王行成而士英之走止為一家保命較之伯誣其機詐更深其後左兵之南下也良玉上疏以清除君側為名士英膽落盡以江南之雄兵猛將悉駐蕪關上流控禦史可法血書請救置若罔聞如盧杞之堅拒懷光恐其面駕然盧杞止失軍心而士英竟覆社稷較之盧杞其敗壞尤烈其後弘光之被



陷也新主嗣統踰望中興士英兵權自握政人自操從不講戰守之事止知工食黷之謀酒色逢君門戶固黨及後事敗理合從亡乃士英猶擁兵衛三千携妾媵滅獲歌兒舞女二百餘人全珠寶玩錦繡純綺數千餘楨獨不能携帶弘光一人一騎使其進退無門卒陷死地如飛廉之助紂為虐卒致死亡然飛廉廉終為紂而死於海陽士英棄弘光而逍遙外郡較之飛廉其

石叢書

卷

馬士英列傳

八

狡猾更克其後沿途之逃竄也士英調黔兵入衛意欲辦走貴陽凡所過州縣需索供應鞭撻居民有閉門不納者輒架大砲攻打城破蹂躪燔劫一空如公孫述之乘亂草竊欲據蜀自雄然述猶保郡自守而英乃縱兵鹵掠較之公孫述其叛逆尤著以士英之慘烈士英之奸詭士英之凶暴士英之叛逆萬死猶不足贖而世之切齒士英者以其賣國欺君竊比為今之秦檜

臣謂士英何如人乃敢上擬秦檜耶夫秦檜朝佐高宗主持和議不聞以高宗性命白送與金人而南宋六朝一百五十二年天下以和議緩其亡者為功不小今試責士英以澶淵一日之盟士英其能之乎如士英者徒事貪淫不思恢復有韓侂胄之嗜慾而無其志氣有意偷安不能留戀有賈似道之荒淫而無其福德自立城府斥逐言官有李林甫之蒙蔽而無其智謀等

石叢書

卷

馬士英列傳

九

而下之即欲取法於卑、三相尚且不能迺欲頡頏秦檜耶潛逃至浙更復無恥見太后則假太后以垂簾見潞王則尊潞王以監國見浙撫則借浙撫為鳩巢見方營則倚方營為兔窟東奔西走不能相容直待杭州已失猶思蒙面屈膝投誠不意外邦反存正論誦弘光奸輔欲捕殺之士英始狼背而走奄至東陽已一月餘矣今聞主上監國天台不思魑魅難見禹鼎復

顏甲而來希圖攀附夫以南都舊臣朝見監國  
新主趨跼殿陛束身請罪則亦已矣乃復帶馬  
騎數百餘人駐匝清谿渡口上表請朝候旨定  
奪儼然董卓曹操伏兵道左叔主遷都之狀蓋  
其目中尚知有人否耶臣謂子嬰繼統尚能族  
斬趙高建文遜位猶自手誅輝壽彼庸君孱主  
至國破家亡之際猶能迎光返照雪恨報仇况  
我主上睿謨監國聖政伊始寧容此敗壞决

石匱書

卷

馬士英列傳

十

裂之臣玷辱朝宇乎臣中懷義憤素尚俠烈手  
握虎臣之推腰佩施全之劍願吾主上假臣  
一旅之師先至清谿立斬奸佞生祭弘光敢借  
天下第一之罪人以點綴主上中興第一之  
美政風聲所至軍民必踴躍鼓舞勇氣百倍傳  
首北鄙有不震竦驚服退舍避之者請斬臣頭  
以殉可也疏入監國召岱至御榻前詔以先殺  
後聞岱即帶兵數百人往躡之士英宵遁江上

見其私人方國安挾制魯王斥逐張岱令士  
統兵汎地協守錢塘士英復與大鉞合營共事  
丙戌北兵渡江士英逃至台州大鉞介紹投誠  
即命士英說降方國安同破金華立功自贖士  
英與國安力破朱大典希圖叙用至福建順昌  
貝勒指士英與國安疏請隆武出關願為內應  
事在已降之後遂將叛官方逢年等七人駢斬  
延平城下獨士英才獨之

石匱書

卷

馬士英列傳

十一

阮大鉞懷寧人萬曆丙辰進士天啓間為吏科  
都給事中厠身魏璫與楊左為仇丁卯魏崔敗  
大鉞名銅逆璫城旦歸里與涿州馮銓稱莫逆  
釀多金力蓄翻案特以先帝高怒黨人堅執  
不允家居以詩酒自娛多作傳奇寓言解嘲甲  
申國變與馬士英謀立福王未幾日馬士英奏  
薦逆案阮大鉞以知兵賜冠帶陞見舉朝大駭  
閣臣高弘圖請下九卿會議士英曰會議則六



鉞必不得用弘圖曰臣非阻大鉞舊制京堂必  
會議迺於大鉞更光明士英曰臣非受其賄何  
所不光明弘圖曰何必言受賄一付廷議國人  
皆曰賢然後用之耳弘圖出即乞休士英復為  
大鉞奏辨言魏忠賢之逆非聞賊可比且攻弘  
圖曰廣諸人護持局面謂于所愛而登之天者  
即曰 先皇帝原無成心也于所忌而錮之淵  
者即曰 先皇帝定案不可翻也欺罔莫甚姜

石匱書

卷

阮大鉞列傳

七

曰廣奏言臣前見文武紛競既慚無術調和近  
見逆案掀翻無能豫寢遂使 先帝十七年之  
定力頓付逝波 陛下數日前之明詔竟同覆  
水梓宮未冷增龍馭之淒涼制墨未乾駭四方  
之觀聽惜哉維新遂有此舉臣所惜者朝廷之  
典章所畏者千秋之清議而已郭維經奏言案  
成 先帝之手今寔錄將修若將此案抹殺不  
書則赫、英靈恐有餘恫非 陛下所以待

先帝若書之而與今日起用大鉞對照則顯  
令旨未免少愆并非輔臣所以愛 陛下也惟  
願 陛下愛祖宗之法因愛 先帝并愛 先  
帝之絲綸呂大器奏言 先帝血肉未寒爰書  
凜若日星而士英悍然不顧請用大鉞不惟視  
吏部如芻狗抑且視 陛下為弁髦給事中羅  
萬象奏言輔臣薦用大鉞或以愧世之無知兵  
者然大鉞寔未知兵恐燕子箋春燈謎未見抱

石匱書

卷

阮大鉞列傳

七

上之陰符而袖中之黃石也伏望許其陛見以  
成輔臣吐握之意禁其復用以杜邪人覬覦之  
端御史屠兆恒疏言欽案諸人从圖翻局幸  
先帝神明內斷確不可移 陛下躡御龍江痛  
心 先帝異變與諸臣抱頭號哭百姓聞之莫  
不洒血捶胸愿思一報近聞燕齊之間士紳皆  
白衣冠額 先帝而呼天驅殺偽官各守險隘  
此誠 先帝德澤在人國憤非常有以激發其

忠義耳今梓宮夜雨一杯未乾太子諸王六尺  
安在國仇未報而忽召見大鉞還以官帶豈不  
上傷在天之靈下短忠義之氣懷遠侯常延齡  
大僕少卿萬元吉御史陳良弼王孫藩左光先  
兵部侍郎尹民興等皆連疏糾不聽大鉞召對  
稱旨復具陳聯絡控扼進取接應勤賊四着又  
陳長江西合三要十四隙竟用為江防兵部侍  
郎左都御史劉宗周初至首言大鉞進退關係

石匱書

卷

阮大鉞列傳

古

江左興亡士英從中主之皆不聽大鉞於次日  
即出江蒞事元年正月陞大鉞兵部尚書賜蟒  
服三月十九日設壇太平門外百官素服望祭  
先帝獨大鉞後至哭呼先帝而來曰致先  
帝殉社稷者東林諸臣也不盡殺東林諸臣不  
足以謝先帝今陳名夏徐汧等俱北走矣素  
何大鉞日與楊維垣謀必欲盡殺東林復社諸  
人大獄將起尋以上游告警姑緩或夜半書六

英堂中云闖賊無門足馬橫行天下元克有耳  
一元直搗中原求其人不得四月左良玉傳檄  
提兵向闕除君側之奸兵由九江而下將抵蕪  
閔士英大懼命大鉞同黃得功方國安等上江  
堵截大鉞日以誅殺東林為事乃上疏請殺從  
逆光時亨周鍾武懷又殺原任武德道僉事雷  
縉祚禮部主事周鍾、與鍾從兄弟也負時譽  
與大鉞有隙士英恭鍾從逆謂鍾當連坐演祚

石匱書

卷

阮大鉞列傳

五

亦與大鉞有隙大鉞奏其不忠不孝四人同斬  
左良玉死加大鉞太子太保五月弘光宵遁馬  
士英棄之走江南以書招阮大鉞清王子貝勒  
入都百官朝賀王子方坐定即問阮大鉞安在  
有應者曰在上江王子曰阮大鉞是中國才子  
當大用後大鉞跳身走會士英蓬首跣足止存  
一禪士英因與同至金華再至江許未嘗少離  
左右而大鉞已有異志到浙作間能書滿字凡



江上軍機舉動一：報聞丙戌六月北騎以水  
洞伺間東渡馬士英帶兵走台郡大鉞逍遙湘  
湖北使至加以內院職銜同貝勒勸金華大  
鉞大張告示內言本內院雖中明朝科甲寔淹  
滯下僚者三十餘載復受人羅織挿入魏璫遂  
遭禁錮抱恨終身今受大清特恩超擢今職語  
云士為知己者死本內院素稟血性明析恩仇  
行將行赤竭忠誓捐踵頂以報興朝恐念士民

石匱書

卷

阮大鉞列傳

七

識暗無知妄議本內院出處特揭通衢使衆知  
悉隨征金華城破大鉞搜朱大典外宅得美女  
四人宣淫縱慾過仙霞嶺中風墮馬已不能言  
咋舌而死

方國安字盤石浙江諸暨人少無賴逐糶捕淫  
酒使氣擄人里不齒數至私牽其族人耕牛質  
之為牛主所覺於是族人共逐之不令即祖祠  
國安野走從軍隸寧南侯左良玉下聽總督兵

部尚書盧象昇節制堵賊楚中國安短悍先登  
自卒伍起歷管軍弘光中良玉既封侯國安亦  
陞總兵故與輔臣馬士英善乙酉良玉稱兵內  
犯以清召側為名兵至潯士英懼命阮大鉞督  
兵十萬往逆上流國安潛通士英以舟師四千  
來歸時清南侯黃得功疑入左間士英出國安  
款表乃信良玉病卒于軍其子夢唐遂率其兵  
降清五月鎮江不守士英深結國安自回勸

石匱書

卷

方國安列傳

七

帝出奔黃得功軍蕪湖而身私走浙國安以其  
兵護其輜重道頗殘殺德清知縣趙士和方詣  
杭州而清兵亦至對仗萬松嶺勝負不一先是  
諸生沈秉以方兵可以戰清謁士英請屯北關  
禦清士民方恨士英入骨并畏方卒暴橫且潞  
藩慈和計宜投款于是競起殺乘國安以人心  
不可恃渡錢塘欲就食金華時鄉紳朱大典閉  
金華拒守嚴國安不得入反攻不利適紹興諸

生鄭遵謙等起兵咸持戟以應七月迎魯王監國紹興國安盡以其兵合守江干進復富陽于潛等縣屯朱橋與清督張存仁對仗並無一捷拜鎮東將軍國安有從子元科機便善戰嘗逐北存仁拔及不及忍斷其馬存仁為再易馬救脫去元科因知名自負浙東倚以辦清元科氣無清也國安挾兵勢私士英疏復入相衆議騰沸曰此錢塘尺水不比揚子馬酣斷送人死不

石匱書

卷

方國安列傳

六

與于是生員陸宇燭等至草檄斥之百姓爭隄門以拒士英重憚人意且止時富陽守縣復陷清朱橋當清礮便乃棄朱橋退屯潭頭當是時江海無不守國安專營上流亦往登岸報捷封鎮東伯尋進侯魯監國使閣部張國維監其軍欲一國安之權奔走諸義會隆武已受江上諸表賀晉國安公爵國維乃請遵漢故事築壇拜國安上將軍亦封鎮國公尋以武宗嘗自稱

鎮國公改封荆國公錄其以楚師來歸南都往績仍賜上方叙便宜行事得節制諸軍久之諸軍故不奉國安節制也國安勇而少謀其選鋒皆可組擊百萬故清無一能渡突方營而其裨偏日馳觸清每為驚去或有進潛兵浙西反攻武林之策國安連發七營而將下忍前國安亦止嘗曰吾旦渡江走馬六橋花也或蜚語與國公王之仁意清不為魯力獨安國深相信舉

石匱書

卷

方國安列傳

九

酒賀曰非王將軍固西興大賞國安馬腹鞭十二月國安約諸師大舉而先鋒威遠侯方元科適護病元科曰俟來年二月元科病起國安不聽遂以漢土營銳師輕入五雲出西湖而監軍國維以其師為後援計洩清督張存仁預隄西湖三門而伺驍騎歸截其援監軍師不經戰先潰江上前銳師進當堅無所得退無歸一日而盡元科涕曰吾見吾師之不返也深入無援古



所忌大將軍久行間而忘此乎自是江上之氣  
沮饋餉缺五月義師散錢塘沙漲清騎益伺上  
流國安所守上流迄桐廬兵分益單清有飲馬  
中流馬逸過渡方師一聞散自北其營頃刻數  
百里盡六月朔監國棄紹興遜台國安以其衆  
趣駕甫至台而監國已蹈海去國安疏請登陸  
保黃巖為後圖上不應清師疾至黃巖使馬士  
英說國安國安遂先髡髮下令軍中有不從者

石隱書

卷

方國安列傳

廿

斬至浦城與馬士英方逢年楊鼎卿方元科等  
同日被戮國安不識字凡有移會使人旁讀之  
所改竄多合文理當至危不懼談笑自若賞罰  
嚴常懸大金使人上卮酒為壽不惜也犯者副  
將以下不假進以奇計率不解其卒工對搏而  
走險擊虛諸法無所事尚氣故其部傲不下人  
石匱書曰馬士英弄巧成拙欲用大鉞而反為  
大鉞所用亡我宗社由其足食乎大鉞在 先

帝時每思辨雪逆黨蓄毒未發至北變後遂若  
出柙之虎忽哮無忌及用間既成起擢內院國  
門一示掃地盡矣嗚呼操莽溫懿猶知修飾邊  
幅大鉞一敗至此與彼偷牛劇賊抑又何異哉

石隱書

卷

方國安列傳

廿

石匱書卷第四十九

陳劉張黎姚陳蘇彭列傳

陳子壯號秋濤廣東南海人萬曆己未賜進士  
第三人授編修天啓辛酉奉命祀南海甲子出  
典試兩浙魏璫用事所在營生祠索子壯題柱  
且匾其堂正色拒之會父給事中熙昌極數忠  
賢罪觸廷怒被黜因并坐子壯試錄擬程誹謗  
不敬同日去朝田居十年烈皇帝踐阼逆黨散

石匱書

卷

陳子壯列傳

一

落熙昌都諫而子壯旋以宮諭居憂又五年晉  
少宗伯入為講官多裨益 上嘗稱先生而不  
名丙子有宗才極授之議踈戚尊卑頗未協子  
壯力爭之以為事有未必然者三有不可行者  
五語激切 上怒且廷杖幸聖母太后垂涕道  
帝廷臣亦連諫申救配贖而還構雲淙書院以  
自娛弘光改元以禮部尚書兼詹事敦促總用  
甫抵金陵而南事復壞隆武改元年詔子壯以

大學士兼大司馬督兵援贛兵及大庾嶺而延

平不保且止粵陷子壯潛跡九江明年丁亥清

撫佟瀕子壯急一見已脫去謀舉兵起義旗出

號海上治戰艦眾數千人同事者下一部而陳

邦彥一師最堅嘗與倚角窺廣州邦彥與約七

日 應並起子壯先之事洩內應敗退保高

明時邦彥亦保清遠清先破清遠疾攻高明旬

日失援子壯被執怒髮張目不一屈大言曰吾

石匱書

卷

陳子壯列傳

二

世受國恩且身為大臣無不死臨刑呼 高皇  
帝不絕口磔且盡猶聞其氣 白日忽暗無色  
人多太息時年五十有二所著有南宮集行世  
時與子壯共義烈死有麥而炫朱實蓮二人而  
炫字章聞高明人崇禎辛未進士官御史協守  
高明城破走東安被械見害寔蓮字子潔南海  
人天啓辛酉賢書歷任臺諫署守高明城破被  
執與子壯同日被刑



劉中藻號洞山閩之安福人崇禎庚辰進士授  
行人甲申之變中藻以計潛匿或誤傳以為從  
賊中藻憤此誤必欲創為過人以白其心于天  
下乙酉唐藩正位擢中藻兵科給事中而魯藩  
時監國紹興唐使中藻奉詔下魯因馳手勅諭  
江上諸公且懷印晉其勲中藻性敏辯五官可  
互用方召對向 帝前作長短言竟至日晡皇  
后親為調羹賜之中藻懷疾至魯未謁王而先

石叢書

卷

劉中藻列傳

三

遍歷諸營騰閣諭且曰閩中聖人負不世之姿  
身歷艱難練時故于書籍無所不窺自奉儉推  
誠與人勤于政不設宮婢皇后侍燭每達旦三  
詔皆從御草群臣不借一筆請竟讀此詔無不  
把淚奮袂而起極知魯功師臣暴露江上久而  
王謙而王分猶子而王冲而文或以坐享無事  
則閩之受群臣堅請乃在七月魯尚未監國也  
唐以叔父事先無兩大則魯宜有所自處矣時

魯諸臣競奔慕唐賢聲意以可任見中藻皆喜  
以故中藻身未三四日振言無數百言而江上  
數十萬之師咸南向受命因中藻馳表入閩稱  
賀其自閣部張國維而下三四臣奉魯如故中  
藻乃請謁王中書謝雲生廷詰中藻中藻沮會  
閩督鄭芝龍私表及魯稱魯功德願驅馳勿後  
此觀望故智王以為果然由是不肯開詔曰叔  
父能大餉我師亦協守江上事定而後

石叢書

卷

劉中藻列傳

四

閩因稍移餉江干被叔督餉使臣陸清原被  
殺魯不問五月魯事敗芝龍撤仙霞之守八月  
閩事亦敗中藻走海上集諸師出沒挺旗幟魯  
晉中藻大司馬總制不受丁亥鄖西王兵起復  
建寧監國以鄭彩兵困福清州九月中藻乘勢  
恢安福羅源寧德政和明年復壽寧及湖之慶  
源太順等縣已而清以勁兵破壽寧中藻奇兵  
旋復之己丑魯拜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守



福寧清盛兵攻圍四十餘日中藻每戰必克斃  
清衆萬餘城中糧竭猶搗腹以戰守陣者疲不  
起中藻以忠義撫循之猶擐甲向清以書招  
降之怒斥清使殊批原書示以必死久至食婦  
人食老幼人心不變城垂陷中藻設一座于公  
堂張黃屋于案上供隆武勅印冠帶衣緋取窩  
弓藥名草弩者見血立死自刺臂出血毒入攻  
心將倒入座中藻曰卧而死非丈夫也遂起立

石匱書

卷

劉中藻列傳

五

以兩手據案而死城破兵入見中藻殭立皆大  
驚下拜子思誠投井死

張家玉號芷園崇禎癸未進士甲申國變周鳳  
翔且殉難遺書家玉家玉爾雅温文貌若婦人  
然中懷剛毅大節不移書此與訣會為賊所執  
以其年少欲降之作陳情書以絕賊畧曰前翰  
林院庶吉士張家玉謹啓伏惟不沒人之忠者  
所以有忠臣不沒人之孝者所以有孝子如家

王者宜比例古賓臣旌別其門曰有明張先生之  
虛不然臨以刀鋸談以鼎俎余即從容而樂蹈之  
往反游說決不從賊怒繫七日夜勺飲不入口會  
清兵入間歸乙酉南都復陷與同里燕觀生扈唐  
王即位閔權家玉翰林院侍講補起居注未幾兼  
兵科給事中奉勅監永勝伯鄭彩軍便宜聯絡招  
勦等事永勝軍縮不進十一月清圍撫州急永寧  
王手檄請援家玉促彩急進營許灣敵至家玉設

石匱書

卷

張家玉列傳

六

高皇帝位於軍中監而戰設伏山凹佯走來敵  
果及伏蕪家玉揮軍反擊敵舍馬渡河多溺死撫  
圍以解明年正月永勝軍盡撤入關家玉必固新  
城與知縣李翔血戰城南傷箭墜馬裨將林雄奮  
入挾家玉歸城完上手勅許灣戰而建撫復新城  
守而杉關寧朕以子、汝、以父、我晉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巡撫廣信已請練兵潮惠詔賜營名  
曰武興單身入鎮平賊巢諭以大義歸農者數萬



就伍五千又單馳諭程鄉賊黃元吉元吉降復得兵數千而八月間事壞嗣桂藩監國端州而降武介弟唐王入廣州自稱皇帝以禮兵二部侍郎勅家玉辭不受十二月清兵入廣州雜髮令下家玉與其師林沅奮不從通書南海陳子壯約共義而順德陳邦彥亦起惠陽韓潤秀聞風以兵至同年張元琳為清游說造虛請家玉朗誦正氣歌三闕以謝之清撫修復以書至家

石叢書 卷

張家玉列傳

七

王荅書云孔門高弟 太祖孤臣如玉其人者安可以不賢之招之手遂于三月舉兵復東莞稱制以原任儒學訓道張珣為東莞知縣家玉身整舟師擬走省會而清兵疾至先攻萬家租水師來援戰圍潰東莞復陷清得張珣而殺之珣家玉諸父也清移攻家玉相持者六七日戰不利敗走虎門祖母陳母黎真彭俱烈死家玉作流言稱神助以動其鄉于是各保復並樹義

旗以應清兵復大至家玉盛旗幟偽為堅壁去還伺擊清情歸獲大勝盡奪敵舟兵勢復振出沒海口常泊鉄岡夜潛即清要害或發砲武題詩或立幟以勞清守且亂其算清人驚以為神走龍門十五嶺故有義圍萬人素聞家玉能兵家玉就之迎稽首三十里衆推為大將軍列龍虎犀象豹五營一鼓下博羅守之敵復至又更番出禦戰一而休四復偽為神至城上紅

石叢書 卷

張家玉列傳

八

光數丈云忽益奮四出逐北清計誣父之咽水灌城卒飢不可守棄城全師歸龍門于是又變五營為二十五營直窺增城增城近省援最疾家玉距城二十里而軍斷小木投孔道以殫清馬復懸巨木高崖以小兵誘戰敵馳入馬當木足折及崖懸下多覆大敗去由是乘勝薄城前營搏勝奪敵旗近中軍誤以為敵至陣亂敵以驍騎徑搗中軍家玉跳溺水卒蓋戊子十月之



十日也師林海被執亦及難家玉而能以古法  
治兵惜所用皆其鄉人不如法時 帝踉蹌去  
梧州廣兵躡之家玉與陳子壯陳邦彥互為聲  
勢 上駕西巡得以為安數公之力也久之清  
鎮李成棟反清迎駕給諫李貞以家玉事聞  
上為揮涕罷朝七日贈少保太子太師英殿大  
學士吏部尚書封增城侯謚文烈家玉無子陰  
一弟家珍錦衣衛僉事

石匱書

卷

張家玉列傳

九

黎遂球字美周天啓丁卯鄉薦 烈皇帝命廷  
臣保舉薦及遂球辭不就甲申南都再造遂球  
隻身赴國營其生產治鐵礮百餘行負資軍及  
虔州而金陵不守棄歸與當事建義勸諭積蓄  
以待真人會隆武稱帝入關附首輔何吾驊上  
中興八事大要以援虔為第一義授兵部職方  
司主事尋命練習兩廣水師以應虔之用遂球  
得監總兵黃志忠一軍虔嶺以羅明受為前鋒

戰艦三百餘號遇清兵九牛小捷清縱火焚舟  
舟盡大敗遂球與志忠鼓勇壁堅得全餘軍入  
贛共保登陲力堵日不交睫者數十日力竭病  
卧城陷從者俱去獨甥劉師雄與一小奚侍須  
臬清兵入卧室遂球負疴起拔劍睨之兵却復  
出門大呼兵怒還組及及右臂復傷腦而卒遂  
琪自外來視兄亦見害蓋丙戌之十月四日永  
曆中贈太僕寺卿特旨建五忠祠於贛州為揚

石匱書

卷

黎遂球列傳

十

廷麟萬元吉姚奇胤龔茶與太僕遂球云久之  
勳卿嚴煒疏請加卹贈兵部尚書謚忠愍廕一  
子錦衣衛指揮僉事世襲  
姚奇胤浙錢塘人父蘭亭多隱德方正課奇胤  
嚴未五十眉白毫垂數寸許奇胤生竦偉長眉  
廣額清矯如鶴立目光所及十燭不能過少讀  
忠肅于謙傳歎不去手曰不勸立前太子是其  
一失顧不得此公此家沒處設座已矣則一謁



其祠夢忠肅袍笏披帷下以身歷奇龍叱曰若知重不即不能勝此哉奇龍覺因自負益好道動止不苟每以忠孝教人；或腐笑之輒正色持不衰嘆曰二字益難之矣家最貧乃喜緩急人遇是非按劍不可奪與奇龍交者率感其誼務醇淑奇龍未數也舉唐午迄丁丑會試客有懷刺謁黃士奇誤投黃國琦所國琦出揖狀貌酷類奇龍而客過識奇龍熟大驚失節以為

石匱書

卷

姚奇龍列傳

七

士奇乃似姚久之知為國琦似姚也唐辰上禮部時國故艱難奇龍不欲見聞疾鞭驢南下中道得雋報曰此日須有用故所賦盡無為也不即赴殿試竟歸閉廬揣摩救時要策即不得或迴步庭中忽驚若此奈何從者不解則奇龍已預度甲申情事遽失聲不覺也于是更號二存以仁禮為期題其壁曰忠孝酬君父清廉與子孫時李賊騷楚復奔秦天下諱言變奇龍有友

石匱書

卷

姚奇龍列傳

五

吳求履初與同學已奇龍輒北面事之癸未行殿試往別其友解時務第一指于奇龍曰敬思之友曰無急太子南監國留都矣奇龍大悟既試得南海令不敢越言事乃草監國意問謂中丞李邦華為條安危甚悉李感歎遂引其意上之閣議以為過計不報南歸其友讓之此何時乃借人言奇龍悔復馳艸前中丞寃不果甲申奇龍快馳任抵萬安而聞三月之變恨曰悔不決前計今欲死不得矣豫章諸名宿進曰即北平失事度有以留都興者不能翼太子如公議無非乃公不以南海還之如簡書何矣弘光中奇龍治南海捐怨謗為肅寃側百姓得休息明年留都復變隆武起八閩而靖藩爭之以兵垣叔奇龍奇龍斬其使以聞詔以奇龍巡撫南粵奇龍謝曰臣分得勞劇食間誠非臣意上嘉其忠更下守廈之命奇龍即日單車行上



撫案太息曰乃果有靡室家赤心臣子遂與閣  
部楊廷麟等共守虔奇龍分得龜角尾丙戌清  
人攻虔急歷七月不下十月之三日清得間從  
小南門入火起衆駭散奇龍頌歎曰于公教我  
任重矣遂以戎服為位北拜謝先帝其僕三  
哭勸奇龍且脫觀變奇龍曰失此何所守解襪  
帶授之僕悻不受則下拜僕正色曰做忠臣好  
事若何仇而帶力淺氣不盡奇龍復颺笑曰莫  
道忍汝主助我死汝亦有義汝三牽帶声力則  
得之矣乃竟死予以式留粵初登隆武廣東榜  
闈敗走桂林為詞林請父謚得加兵部尚書謚  
忠閔桂林破以式為僧共收葬瞿張二公在全  
鎮幕中奇龍既殉賴其友在浙聞訃曰二存誠  
不負所學哉方燈下走筆記奇龍始末忽四壁  
慘慘若動久微聞有声友曰二存來顧余言  
不寔唯鑒之

石匱書

卷

姚奇龍列傳

十三

陳邦彥字會斌廣東順德人弘光改元邦彥以  
諸生走金陵上中興政要三十二策不用唐王  
入閩得其書于戶部郎中蘓觀生歎曰奇才既  
即位有旨召見未赴即家授監紀推官會邦彥  
方雋鄉試明年丙戌陞兵部職方司主事贛州  
被圍急觀生以閩部諸軍屬留南京不進邦彥  
方監粵西狼兵願前導觀生不可秋延平不守  
觀生稱密旨引兵還嶺南而贛州敗邦彥請有  
石匱書 卷 陳邦彥列傳 十四

石匱書

卷

陳邦彥列傳

十四



諭還示觀生觀生頗不安會巡撫林佳鼎以舟師輕與廣州遇三水一軍覆沒觀生驕邦彥不得命變姓名隱高明山中而清兵果自閩來下潮惠掩廣州不備執唐王觀生自縊以死肇慶勢單上奔西粵明年正月清鎮李成棟盡銳而西直抵平樂桂林震有余龍者向盜兵江上衆萬餘出沒甘廿灘自東粵陷諸負義者往往從之邦彥扁舟詣龍軍遊說願共事恢復龍許

石叢書

卷

陳邦彥列傳

五

諾二月龍計焚清船百餘於東莞遂突廣州清撫佟堅壁疾呼成棟西粵還禦龍于是成棟釋桂林之攻上踉蹌得保無恙邦彥建義旗于高明使門人馬應房以舟師困順德時僉都御史張家玉不降清擁兵難清邦彥投以書我若成不成天也敵不敵勢也但使牽清騎使數月無西上必綢繆潯梧之間是我變用走魏遺計劫一丸于西也玉溪然之三月成棟敗余龍於

黃蓮舟數百號被燼應房迎戰死之邦彥復下江門收餘燼激以大義勢復振清使人襲邦彥於龍山俘其妾何氏子和尹虞尹為質以書招邦彥邦彥判其楮尾曰妾可辱子可殺身為國家義不有妻子清殺其妾與子時閣臣陳子壯亦起義九江矣邦彥密結故廣州衛指揮之降清者揚可觀楊景暉等使為內應而又收花山盜三千人偽降清得守東門七月與陳子壯約

石叢書

卷

陳邦彥列傳

六

吾從升海攻廣州東北邀歸路公從內澗搗西南戒期是月之七日三鼓內外並起子壯急功五之日便以舟師薄城懸示城中清勾懸示者窮法得其實可觀與景暉並見害于是清偽犒東門守三千人盡殺會成棟方以舟師敗家玉于新安邦彥度其必反援廣伏火馬珠待之陰報子壯請嚴陣毋為其潰舟所突青旗而朱游者吾師也成棟果夜過火馬珠舟出芻葦成棟



驚和彥以巨舟橫擊焚百餘艦成棟走和彥乘風追之黎明逼不壯軍于壯忘初誠以為盡敵軍陣動成棟以敗軍反掩于壯軍和彥乃退疾破三水高明大敗于胥江新會月十餘伏清遠指揮白嘗燦從諸生朱惟泗游說翻城迎和彥和彥率師赴之東連家玉扼廣州咽喉絕其餉道九月清成棟以水二萬爭清遠和彥設柵橫江面清不得戰會北風便搃兵霍師運以火舟

石叢書

卷

陳和彥列傳

七

犯成棟成棟走出柵追之數里風變反燒舟退猝不得入柵大敗閉城以守成棟以火藥寔地崩城破嘗燦與惟泗見殺和彥猶率兵巷戰自辰至午頭及三及不死走朱氏園亭題絕命于壁曰無拳無勇何餉何兵聯絡山海矢佐中興天命不祐禍患是櫻千秋而下鑿此孤貞又為屈子俱沉之句三章書畢躍水遠清騎至掖出檣廣州好事爭投楮索遺書和彥識與不識

咸從容走筆付去清撫佟壯其為人使醫視創和彥知之絕食數日俛知其不可屈乃殺之臨刑歌曰天造洵多難臣也江之浙書生漫談兵時哉不我與我后兮何之我躬以獨苦屋山多忠魂後先照千古西向稽首受戮時年四十有五明年成棟以廣州降詔以和彥有全西粵功超贈兵部尚書謚忠愍子恭尹獨存廕錦衣衛指揮僉事世襲楊可觀者廣州東營指揮隆武

石叢書

卷

陳和彥列傳

八

中掇柳慶副將軍丙戌與後衛指揮僉事楊景暉降清景暉故為和彥及門和彥起二人請為內應事洩清使執景暉母實不知景暉出曰暉與可觀之無與毋清釋毋景暉怡受及清責可觀言其黨急可觀曰丈夫斫頭耳豈以緩死殺天下英雄終不吐乃遍搜縛衣縫挂字數百人皆見殺

蕪觀生字字霖廣東：堯人年三十始為諸生



受知於督學曾化龍擢補明經 烈皇帝下保  
舉之令恭議揚一鳳疏觀生以聞觀生妻貧不  
能自達京一鳳子備為養其老母具行李入授  
無極知縣無極經殘城無人觀生至視事祠廟  
日啖二麥飯及暮逃亡漸集民頗休息詔以卓  
異遷監紀同知身先士卒指畫多中機宜陞戶  
部主事調兵部甲申國變率突騎數百人渡江  
南歸清追不及弘光中加戶部郎中督餉蘓嵩

石隱書

卷

蘓觀生列傳

九

觀生廉潔不滿一金：陵不守倉猝南奔過唐  
王聿鍵于嘉禾語相得聯舟入閩觀生首定擁戴  
之策三鄭附之隆武改元以元勳進吏部侍郎  
兼東閣大學士設儲賢館使觀生主之以延攬  
中原俊傑踰時特賜尚方劍瞻奉南北山陵安  
定楚豫兵民經理浙直文武聯絡川廣兼督閩  
粵雲貴軍務吏兵二部尚書太子太保武英殿  
大學士仍勅廣東歲解額銀十萬兩聽其支用

軍前文武自道府副總而下得專生殺除授賜  
銀章曰天賜忠臣上親祖于殿門觀生以閩中  
猶群持門戶非有報仇雪恥之心力請 上幸  
贛州親率六師以張捷伐而三鄭方幸帝留以  
自重議不決觀生遂先赴南安四徵義兵至者  
五十萬餉饋不繼動多制肘每食涕泣觀生雖  
貞潔自守然柔暗為人無長計忽議當前不知  
所決或始是而中背之以故駐南安一年迄無

石隱書

卷

蘓觀生列傳

廿

成功及閩中不守倉惶入嶺至廣州聞桂王監  
國梧州平粵伯丁魁楚柘用觀生素與魁楚却  
不與議乃迎思文皇帝介弟唐王聿鎮立之改  
元紹武封觀生為建明伯蒞本兵事時桂監國  
行在端州觀生治兵內攻高峽三水之間無不  
血戰久之戰勝意驕時城外陸寇為花山砦水  
寇為石徐鄭馬四姓兵觀生雖撫之尚矯不馴  
白日殺人市中懸其腸連官之門莫敢呵問觀



生誤聽清問不少備及清兵入欲突圍走城閉  
過吏科給事中梁鑿問計鑿曰俱死耳觀生乃  
大書壁大明忠臣義國當死因闔戶自經明日  
鑿獻其屍於清觀生年五十無子

彭期生字觀民江右安福人萬曆丙辰成進士  
移教新安入補水曹尋出為南昌知府期生居  
官清約多惠政郡民愛戴之明年乙酉寧南侯  
左良玉舉兵東犯闕其部將全聲桓據九江會

石匱書

卷

彭期生列傳

廿

留都復陷聲桓歸清逆流徇南昌走巡撫曠昭  
以檄下期生期生發義憤大建旗鼓草檄討聲  
桓聲桓提勁師感吉安烽火充斥數百里內守  
令相繼解綬去吉安益孤不能守乃退保奉和  
以声息招徠義旅于是學士楊廷麟光祿蕭士  
瑋揚仁愿咸以兵來會當是時傳弘光駕幸杭  
州期生間道走表則上已從太平黃得功軍清  
人携之北去不返而潞王監國杭州僅三日亦

北去不返表不得達至七月始聞隆武建號閩  
中人心稍定廈督李永茂檄期生控輿國以固  
廈門戶時閣部蕪觀生以粵兵至御史陳賡以  
滇兵至而永茂出會萬安逆聲桓別將于泰和  
戰小却再戰吉安之螺子山陳方接滇兵至自  
福安統出敵背清師驚戰再捷殲其都督高友  
諒斬首三千餘級連奔至峽江獲貨伏無算南  
昌聞之大震且提舟東逸已而諸師不果進九

石匱書

卷

彭期生列傳

廿

月拜廷麟督師閣部而萬元吉以制院代永茂  
督廈中以期生為光祿少卿兼守嶺北道尋復  
吉安先是清師敗去吉安閉關待清援期生標  
都司熊夢虬間入城為內應夜率壯士猝大呼  
守者震清兵咸潰去居民開門納師期生乃分  
徇所轄諸縣叙功御史湯芬等交章薦期生改  
授太僕寺少卿奉檄保廈中丙戌晉正卿時雲  
都山寇閩王總以萬人作亂前道于穎不能定



期生單騎入其巢諭以大義賊感悅願從鞭弭  
三月吉安復陷清師逼度四十里而軍左右勸  
期生太僕閒秩可間請去期生拔刀自擬吾必  
與城存亡作書訣其子孫貽曰六月二十一後  
莫往莫來彼此為異國幸英主中興閩浙江廣  
兩粵雲貴川湖尚不至淪胥左衽華夏正統天  
意有歸我既以身許國義不臨難為免且向脩  
兵文山之廬陵再轉度中又為文山倡義復仇

石匱書

卷

彭期生列傳

七

故處每覽信國全集中夜悲吟擊節自壯聞車  
駕決策幸度據上游以觀建瓴濟則祀夏配天  
不失舊物骨肉再聚不濟身非吾有飽烏鳶而  
莖螻蟻幸無復作念時吉安潰兵盡燒舡南走  
守度者登陴望見益心惻守令或潛出天竺山  
中期生與同事申飭號令葺脩櫓樓士民猶率  
奮臂彭公愛我願與彭公老度三面距江惟西  
南門枕天竺路出南安孔道而章貢臺倚城起

東北俯矚龜角尾當衝而城外水道十八灘最  
險出石中流如齒舟行齒痕小觸必碎度人計  
且咽灘而禦適濠兩水漲數乘風逆流千帆突  
城下營對岸山麓去城二里許期生自請登章  
貢臺櫻數銳時閣部蘓觀生揚廷麟侍郎郭維  
經同知王明汲等及副將徐日彩劉天駟分門  
而守判院萬元吉左右策應城守堅敵日每三  
四攻必却去五月敵舟相持膠沙不得去夜刻

石匱書

卷

彭期生列傳

七

之逐北三十里乃踰月而聞事敗駕亡去汀韶  
路絕人心皇：觀生扈駕走粵勢益蹙十月三  
日招御史姚奇胤臺上酒酣太息曰吾輩保危  
城七閱月矣行在不卜何所援絕力窮義與城  
俱生吾同鄉共事千里外死亦不孤拔劍歎歎  
滴四下乃罷飲謝去方巡視守堞忽小南門火  
起知為北師所乘急揮兵馳救門開滇廣兵塞  
道南奔將吏號請期生出保南安為後圖期生

不肯曰度吾睢陽也揮衆散去復還章貢寶蓋  
樓下頽五蒼頭各持吾絕命辭或一者以歸拔  
劍自剄競抱持不得允從客曰速去毋令吾辱  
敵手即否若咸往伺敵且如何則間投繯而盡  
四日之辰刻也五蒼頭張卿者懷印走署中急  
投池死唐道病創死馬吉國正俱被執吉見殺  
而國正間道逸歸絕筆藏衣帶中道掠去時有  
舊掾吏林桂芳等為倒塌掩期生遺骸已焚之

石匱書

卷

彭期生列傳

五

而葬其骨臺上書寸木識之後更塋天竺山下  
子孫貽遠跡之負以歸兄長宜成癸未進士為  
上解令清師至棄歸快卒子五孫永孫詒孫  
茂孫億孫獻詒弘光中選貢期生更有盡命歌  
付廬陵諸生胡蓬嶼蓬嶼以示道士文錦  
王景亮吳江人崇禎癸未進士仕唐為監察御  
史出守仙霞關北兵至竭力抵禦相持久之北  
兵鳩石工數千開平險隘驅騎過關景亮歎曰

事不可為矣吾以一死報國遂衣大紅章服開  
察院司端坐堂上北兵至拉之使去不肯走北  
兵以刀脅之遂延頸受戮

石匱書曰人臣至國破家亡而舉兵起義事有  
可為則竭股肱之力事不可為則繼之以死此  
起義之定局也蓋起義之人義既不成以一死  
謝君父以一死謝鄉里為吾戰死累死之人一  
死而起義之事盡矣鄭遵謙逃死閩中終葬於

石匱書

卷

王景亮列傳

六

魚腹而事仍不了此起義之一變也方國安馬  
士英以投誠為捷徑而卒受極刑身首異處此  
又起義之一變也若陳劉諸君子事既不成以  
身殉義方不失為起義之人而方鄭輩借彼義  
名以行吾機詐此豈真起義者哉或曰既不義  
矣何謂起義君子曰如其義如其義



石匱書卷第五十

辛卯殉難列傳 有總論

舟山古甬東地也越王句踐敗吳於姑蘇不忍殺夫差欲以甬東夫婦三百安置吳王蓋以甬東為海外孤城惟魚鱉是見不送夫差以游岬老耳長頸烏喙之主使甬東稍可以牧馬休兵生聚教訓決不以甬東為會稽之續養虎以自貽患也今之據舟山者則不然黃斌卿奉唐王

石匱書

卷

辛卯殉難列傳總論

一

勅令其協濟浙江至舟山而安之遂以舟山為窟穴不以一兵出江上視舟山為田橫之島欲據此以避秦魯監國以紹興失守遵海而南至舟山而安之亦欲以舟山為無餘國欲據此以自王皆欲大用舟山而舟山卒不足以為用也蓋舟山離海不遠以舟山為站脚地則可以舟山為蔽身地則不可以舟山為狡兔之窟則可以舟山為興龍之地則不可以舟山為棲船往

來開市貿易之地則可以舟山為起家立業嬰城死守之地則不可嗟我魯王本欲以舟山終者妄言以舟山始即欲以舟山始者乃究竟以舟山終刺黃斌卿借荊州以取荊州殺少朝選拔趙幟以立漢幟以若所為求若所欲豈足以久羈天下哉缺口一行原以舟山為弱肉餵虎而大將如阮蕩胡劉總戎以鏖戰死老臣如張肯堂朱永祐李向中吳鐘繼輩以殉節死泰山

石匱書

卷

辛卯殉難列傳總論

二

一擲輕於鴻毛不亦重可惜哉夫舟山以彈丸黑子之地所集文武將相又不多人乃復爾嫉我妬自相殘殺如虺之西口自食不盡不已朋黨之害人國家至海外猶爾况當堂上天朝民安物阜之世哉及後埃下之圍北兵四面皆集倘得有黃斌卿者素得民心為文種之居守再得有少朝選者勇敢善戰為范蠡之進兵亦足以少救敗亡而魯王卒為張名振所挾東奔西

走視為奇貨之浙不能之聞不可心諍既無手  
足隨散倉皇失措迺走死於閩澗山中魯王有  
知亦當以冥帽自蔽曰吾無面目以見子胥也  
悲夫

張肯堂南直華亭人天啓乙丑進士仕閩為巡  
撫福建都御史隆武遁去肯堂淪落在閩魯王  
至舟山遣使齎勅迎請教曰子讀秦誓知秦穆  
公敗靖而作也其詞曰詢茲黃髮則罔所愆又

石匱書

卷

辛卯殉難列傳

三

曰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愛以偏伯之君尚思  
用賢以補過况予天室之胄申明大義五年荼  
苦履江涉海固知攸濟豈不以謀議之重缺於  
中收恤之寄虛於左乎先生國之元耆抱德東  
山籌時赴會策之熟矣予傷閩事之無成浙圖  
之方始寤寐飢渴持在先生今遣官敦請先生  
前來輔予夫東南始事之地也先生吳越之望  
也以帝者之師臣總持廟堂之上以天下之大

老制馭猾夏之情形庶幾萬全克底光復書曰  
若濟大川用汝作舟楫先生歎曰予一人惟皇  
祖之故惟江南百萬生靈之故早申符策親楊  
京陵先生豈無意乎惠然其未慰于廷佇肯堂  
拜教即至舟山進武英殿大學士舟山破中書  
蘇兆人先縊於雪交亭目猶未瞑肯堂拜之迺  
命其家人俱縊而自縊死之

朱永祐上海人崇禎甲戌進士官吏部文選司

石匱書

卷

辛卯殉難列傳

四

主事魯王至舟山差官齎教迎之勅曰予漂搖  
南服睦音樓船之盛揚僕無聞跳盪之功  
渾域難再惟內治弗脩俊乂弗登而能張捷伐  
之聲揚克敵之氣者未之前聞予所以永懷舊  
德不啻飢渴也朱先生抱才英敏德宏深景  
企高風屢致尺書身托空山欲無求於當世名  
在天下必需救於興時茲特陞爾為吏部侍郎  
掌部事昔劉大夏為賊方項忠指司馬坐曰此



須公夫先生昔在銓司風彰清譽今伴統鈞庶  
幾似之伯禹之總百揆惟救其谷周公之位冢  
宰爰撫妹土攸開仕路始于弼諧九德之美登  
用多士即有折衝萬里之謀知人安民莫茲率  
土先生豈無意乎詩曰中心好之曷欲食之予  
賴先生有如杖杜永祐至舟山供職辛卯城陷  
自縊死之

吳鍾巒號霞舟武進人崇禎甲戌進士授長興

石匱書

卷

辛卯殉難列傳

五

縣令以推科羈緩降官壬午補紹興府照磨閩  
亡後從魯王至舟山為禮部左侍郎掌宗伯事  
二祖列宗時享諱辰祝收告文及詔誥教書皆  
出巒手文采古麗辭命有光魯王親征督張名  
振舟師直上金山鍾巒撰檄文布告天下忠憤  
雷轟英豪電發士民見檄皆涕泣悲哀不能仰  
視在舟山無事閉戶著書作皇明記事本末數  
十卷甫脫稿一夕城破鍾巒投井死之兵火連

天書皆焚燬舟山平後有士人偶到某寺中於  
廢紙堆中有青氣丹、出紙上士人異之細檢  
其下有毛楮烟煤草葉一束乃鍾巒所作古文  
諸藁上題曰霞舟携稿士人抄出分作四卷以  
俟剞劂昔沈青霞死後路楷欲滅其文榜示邊  
塞有歲沈氏遺文片紙隻字者按捕抵罪諸生  
武崇文歲其稿將火之忽中惡仆地見青霞我  
剞劂衣手剞此之懼而埋於後圃事白後穴地

石匱書

卷

辛卯殉難列傳

六

出之遂以鳴劍集傳之世今霞舟携稿紙上有  
氣亦是忠魂所附也  
李向中號立齋湖廣鍾祥人崇禎庚辰進士授  
長興知縣調繁秀水先潛故事軍強而民弱運  
官率能欽怨持籌當事往、諭原額數倍無所  
恤向中持額堅軍開糧長則以身當之至於軍  
激憤起共搏向中傷臂幾折決不少撓陞兵部  
職方司主事弘光中晉職方員外南都陷棄去

魯王監國紹興向中不受職就唐閩以原官進  
秩稱敢言特立不畏強禦延平不守淹息海上  
脩極勞苦監國至舟山潛海謁朝拜兵部尚書  
六年以艱去位憇舟山僻澁清破舟山向中妻  
妾婢僕十餘口圍門焚死

石匱書

卷

辛卯殉難列傳

七

石匱書卷第五十一

黃斌卿張右振王朝先阮俊列傳

黃斌卿字虎痴福建莆田人明末為定海參將  
而王之仁為定海總兵意猜忌弘光中以斌卿  
為征蠻將軍出鎮廣西值左良玉提兵犯關改  
鎮九江斌卿逆戰上流令水鬼斷敵五營鐵纜  
奪輜重火器無算先詣金陵報捷斌卿與士英  
不協繼聞清兵且下順流入海從唐王至閩王

石匱書

卷

黃斌卿列傳

一

正位閩中以定策勲封肅國伯伴唐突蘇高呼  
吸登萊斌卿奉命樓舟山觀變舟山者故昌國  
邑週八百里沿鄉七十二畧必四山環向出  
定海關金塘山外圍初徙金塘且徙舟山有王  
姓里老得謁太祖一言回其意遂置所編滿  
洲崇城修隍帶山襟海收藉不下十萬戶登會  
計不下八千緡距定關凡兩潮汐有蛟門螺頭  
諸險每畧大可數百家小亦數十戶烟火互野



蒿工器師以待鱗集不絕息多漁鹽祿富饒緣  
海則有鹿頭鮫崎大射岱山衛山及桃花落迦  
諸島嶼岱山有故宋秦檜居址馬嶽即其墓相  
傳檜往，至此落迦為南海名勝梵刹如林西  
連松闕旁達日本皇明設西遊擊防倭患蓋東  
南一大襟喉也斌卿初至舟山兵仗寡弱不能  
成旅斌卿姑狹有沉謀魯監國時復與王之仁  
子鳴謙相左自併撫臣荆本徹後兵勢頗振及

石叢書

卷

黃斌卿列傳

二

越事敗之仁合營數百艘資仗火械數百萬計  
浮出歸斌卿約共事更起斌卿偽許之且曰頃  
張國柱犯魯宮眷不義請合聲其罪乃甫出洋  
忽砲反攻之仁盡有其舟之仁猝不得已自沉  
其家屬九十人輕舟從滌劫登陸殉義南都  
時平西將軍王朝先者故邳州副將依之仁逸  
海斌卿擒之談五協以是不奉魯令福事自兵  
部尚書劉中藻敗後福寧諸路以次不守富平

將軍張名振迎上輝台州之臨門于是與王朝  
先阮俊王大振等議泮舟山進斌卿侯封促至  
舟山朝先等恨斌卿傲塞且以舊怨微言斌卿  
諸不臣狀上頗領之遂與名振等欲起攻斌卿  
上驚急降勅和鮮斌卿語張肯堂某此心可對  
天地于舟中方拜勅倒地而朝先已使人伺間  
舉火而斌卿背離其體矣朝先乃反接死斌卿  
大礮之上投之海并殺其子某乃名振倩也斌

石叢書

卷

黃斌卿列傳

三

卿長女年十七早知王阮等將為不利預治布  
索二寶金其中令至重次女年十三不解曰姐  
何之乃擔金姐告以事不測求以潔中流耳次  
女不答斌卿被害二女果自沉未幾上祭蛟門  
有星如箕隕于滄地此後三日海濤怒吼異平  
時斌卿標屬多感憤降清監國以叅將府為行  
宮封名振為定西侯俊為蕩胡侯周崔芝為平  
裔侯王朝先為平西伯餘文武進秩有差然心

哀斌卿特拜張肯堂為大學士兵部尚書肯堂者故唐奉命督斌卿西征之師者也聊以寧斌卿之死云辛卯三月名振故殺朝先于舟山暴其種殺斌卿之罪函其首祭之以蓋初不預衆謀焉

張名振字侯服順天籍崇禎中為石浦叅將乙酉衛叅監國入紹興防江壁瓜瀝稱定西將軍一與清戰敗績或勸名振渡浙西衝清首尾名

石匱書

卷

張名振列傳

四

振曰必得監國命而後行名振性和易得人而內多機智其寔欲離瓜瀝還石浦非果有渡浙西意紹興失守監國走依石浦會隆武出汀州不送建國公鄭彩以舟師自保海上名振乃以監國詣彩且曰隆武一家好為之彩遂扶監國復起戊子恢復建寧興化二府及福州諸下縣因閩省會垂破而清以陳謹合張存仁二督劬兵援之復破建寧而福園亦解名振同諸臣危

監國抵舟山先是肅鹵侯黃斌卿為唐駐舟山有女二解文義嫻禮名振方七南田以女許斌卿于交最密會閩敗斌卿以舟載二女歸舟山歷南田名振妻聞黃二女賢以為其女之姑至感欲一望見二女不許曰不得父命且未字安得走人軍中張固請之不得強使人牽其舟至相見極愛重適軍中誤報舟山云二女為定西所劫斌卿怒時名振之母亦駐舟山斌卿拘母

石匱書

卷

張名振列傳

五

軍中為質既知張盛意甚悔之火大禮母而名振却斌卿入骨矣時平西伯王朝先頗為斌卿所制意不善斌卿名振與深交將共弔斌卿適監國至斌卿遂逃未納名振風阮俊與王朝先反起兵攻之監國諭解斌卿方拜詔未起輒被害軍中稍知謀自名振名振不安久之以他故殺王朝先曰吾為斌卿報仇云時監國既休舟山進名振定西侯總督朝先俊水陸二師辛



卯清大舉三路進攻舟山阮俊戰死清兵直薄  
 城下相持十日力竭城破名振扶監國泛去二  
 妃二世子宮嬪十二人咸填井死名振家東門  
 有女七十餘歲及至親戚屬共五十餘人皆自  
 焚其幕下士傾心復南直人以諸生自縊學宮  
 而名揚者定西兄也為屯田總鎮被執不屈見  
 殺父之名振以舟師直窺南都題詩金山寺時  
 清戒江守嚴且攔江索截海舟數百號名振戰  
 石隱書 卷 張名振列傳 六

不利以小舟遁  
 王朝先遼東人崇禎朝為副總兵航海至越帶  
 有西北遼人千餘皆驍勇善射從亡海上屢有  
 戰功張名振欲并其兵邀朝先過船劇飲於席  
 上刺殺之其兵大譁不肯歸伍願解散名振不  
 能留聽其去千餘人一時辮髮歸順清朝遂為  
 嚮導襲取舟山旬日之間舟山遂失  
 阮俊福建人為海上大盜己丑建寧復失而福

圖亦解諸臣奉魯監國詣舟山阮俊以蕩胡將  
 軍從共美肅南侯黃斌卿死而監國即安舟山  
 封進為蕩胡侯時平西伯王朝先統陸師而俊  
 統水師定西侯張名振總統水陸兩師辛卯清  
 大舉三路攻舟山八月一師從定海出俊令水  
 將江天保以四水船迎擊敗清沉其十三舟清  
 兵數十人斬右臂而歸之遂以清不即出定海  
 分舟師應清吳淞温台兩路而身當定海路衝  
 石隱書 卷 阮俊列傳 七

勢單閱五日清兵復出定海會大霧迷咫尺清  
 舟猝撞俊營亦驚不意而俊傍哨長與清舟等  
 不能壓遂欲激所最大水船前而風止船猝不  
 可動俊負奇力兼有四長一觀柁、毫髮勿惑  
 所向無不的一乘風犁缸其法最捷一連碗四  
 五一發各中一手擲火桶、所及無不立焚時  
 清兵盡裹俊船不敢上俊乃手舉火桶倉猝觸  
 清桅激反入俊舟、焚俊急躍水以解諸健卒

自焚死清爭鈎起俊益犯火而以水淬之無生  
者俊被縛瞪目無一言三日卒為以月之廿有  
一日也

石匱書曰黃斌卿以海外一旅視為田島不肯  
歸魯殺之不為無名王朝先為西北宿將其下  
有老本千人豎懷善戰張名振愛其兵遂殺朝  
先朝先死兵且歸清卒為嚮導以破舟山然則  
舟山之破非名振之所自取耶舟山黑子地從

石匱書

卷

阮俊列傳

八

亡者本不多然猶自相殘并其何以羈縻天下  
哉

石匱書卷第五十二

瞿式耜列傳

瞿式耜號稼軒南直常熟人萬曆丙辰進士弘  
光乙酉任廣西巡撫都御史會清兵入閩福州  
失陷式耜與廣總督丁魁楚會議監國適大學  
士呂大器自閩至兵部尚書李永茂以守制并  
至會謂監國無若永明王賢且為神宗嫡孫  
應立永明王諱由榔桂王之子初封衡州以寇

石匱書

卷

瞿式耜列傳

一

亂徙寓梧桂王堯永明猶在袁經中也於乙酉  
十月十四日監國改元永曆以肇慶府署為行  
宮置官僚丁魁楚呂大器瞿式耜俱為大學士  
而魁楚兼戎政大器兼中樞式耜兼銓政永茂  
請終制會唐舊相蘇觀生何吾驥奔回廣東與  
布政使顧元鏡於十一月擁立隆武弟唐王聿  
錫監國年號紹武以都司為行宮與永曆相角  
贛州兵敗司禮監太監王坤趨永曆走梧州式



報謂今日之立為祖宗雪仇恥正宜奮大勇以  
號遠近梧州一去外棄門戶內釁蕭牆國何以  
立爭之不得遂移梧州永曆遣兵科給事中彭  
耀往諭以倫序親疎監國先後觀生殺權於市  
日集兵相向兵部侍郎林佳昂督兵防禦受東  
將詐降沒水死秉筆太監王坤內批以粵巡使  
王化澄為粵督代佳昂為大器以病去復晉大  
司馬掌中樞式報疏言化澄誠賢有廷論斜封

石叵詩 卷 二 式報列傳

聖初何可為例請補部疏為得體蓋汲汲為閣  
慮也晉永茂大學士永茂以守制辭請專知經  
筵不入直茂疏荐十五人王坤不悅遂以他事  
斥其所薦御史劉湘容永茂怫然曰朝廷方以  
經筵責茂以十五人進非私也斥湘容者斥  
茂也即日解舟去式報疏言大臣論薦朝盛事  
司禮輒去取其間無以服御史何以安大臣王  
坤復疏荐海內碩卿數十人式報又言司禮抑

人不可荐人尤不可吏科劉為等疏論坤內臣  
不得荐人永曆怒斥逐為等御史童琳叅都御  
史周光夏越資序題差亂臺規命廷杖皆以式  
報力救得免十二月清將李成棟兵薄廣州命  
前鋒數十人以紅巾裹頭扮作廣軍直至城下  
奪門而入擒紹武并周王益王遼王等皆遇害  
蘇觀生棄市碩元鏡何吾駒投誠百姓雜髮歸  
順遂發兵往南韶而親下肇慶式報請視師督

石叵書 卷 三 式報列傳

戰士駐峽口王坤復請永曆西遊之式報爭之  
不聽遂駕小艇上西峽丁亥正月至梧州時丁  
魁楚走岑溪王化澄走潯州隨行者止式報一  
人成棟克定肇慶高雷廉三郡俱下清兵薄梧  
州永曆走桂林式報肅啟陛勅守禦誕告楚蜀  
各鎮粵西居山川上游桂誠可都疏請防守道  
里之可達桂林者時何騰蛟以閣部督師而丁  
魁楚在岑溪屯兵千餘水陸設伏大戰藤江丁

兵敗寇楚中箭死。江平樂相繼扶順王坤。又趣永曆往楚。式報上疏曰：「駕不幸楚，師得以展布，自有出楚之期。茲半年之內，三四播遷，民心兵心孤疑，局促如飛，瓦翻手散，而覆手合。又曰：在粵而粵在去，粵而粵危。我進一步則人亦進一步，我去速一日則人來亦速一日。又曰：楚不可遽往，粵不可輕棄。今日勿遽往則往也易，今日若輕棄則更入也難。又曰：海內幅員止在

石叢書

卷

瞿式耜列傳

四

一隅以全盛視西粵，則一隅似小而就粵西恢復中原則一隅甚大。若棄而不守，愚者亦知其拱手送矣。擊跪涕泣不可挽，無已請身留桂。乃命式報留守桂林，各路悉秉節制。式報仍疏請暫住全州，以扼楚粵之中。永曆走武岡，清兵薄桂林。式報與桂守將焦璉嬰城死守，用西洋大砲擊中馬騎，開門出戰，自辰抵午不及餐。式報括署中未蒸飯，分哺之士卒，騰飽奮擊，清兵敗去。

以保桂功。晉太子太師臨桂伯式報辭不拜。疏上不允。遂請還桂林。時何騰蛟駐衡州，堵胤錫駐長沙，清遣三王至粵，平定長沙而衡州相繼盡失。永曆入次柳州，又次象州。式報與騰蛟、璉總兵趙印選等分路駐全、州，戰勝諸帥連營而軍。清兵因次楚十一月，永曆自象州抵桂。式報與嚴起恒並相戍。于六月粵東李成棟反，清向

石叢書

卷

瞿式耜列傳

五

明具疏迎駕。又江右金聲桓據南昌，歲表疏于佛經，藉紙中遣使賫奏，亦至。而粵俱稱全土。式報疏請住桂，又請永曆勿遽東。永曆竟由梧入肇，先後諸疏俱不報。式報聞淚，下再疏謂：「前日粵東未復，宜住桂以觀楚。今日江廣反正，則宜住桂以圖出楚。事機所在，毫厘千里。請駕返桂，後李成棟亦具疏言：式報擁戴元臣，粵西扼禦，應亟召還。綸靡永曆遣官三四召式報曰：」



前日在南寧桂林危桂林危則天下去矣其機  
在外不在內也今江廣悉定何督師下呈沙朝  
臣且福至予不敢舍危而即安具疏乞骸不允  
已丑正月清兵破湘潭何騰蛟被執不屈死之  
二月破信豐李成棟破於陣三月破南昌王得  
仁伏誅金聲桓赴水死永曆驚懼奉命式報留  
守督師兼江楚各省兵馬四月楚制堵胤錫以  
楚敗達肇慶滇營自永全還桂與焦兵猜疑生

石匱書

卷

瞿式耜列傳

六

陳忠貞嘗自蜀轉戰由楚至梧休息甲士清朝  
遣使貽書招式耜式耜不從永州報失利興寧  
侯胡一青兵還榕江式耜復辦糧械趨出兵屯  
於全民力窮竭誅割無術槁悴萬狀永曆聞為  
廢食名廷臣議於慈寧宮發東餉萬兩助之庚  
寅正月南雄不守寶豐伯羅成耀稟韶州永曆  
震恐戒舟西上式耜留之不得而永曆遂移德  
慶抵梧州矣蓋自成棟首流文武各還事權言

官正氣宜獎鹵薄不得干機務失權者意故急  
欲移舟入梧時詞諫諸臣正綱紀慎名器多失  
人意而御史程源革以攬官不得伺權者指攻  
其所必去熒惑永曆下給事中丁時魁金堡蒙  
正發及侍郎劉湘容詔獄式耜聞報上疏申救  
謂中興之初宜保元氣勿濫刑再疏爭之曰詔  
獄追贖乃 堽廟朝魏忠賢弄權鍛鍊楊左事  
何可祖而行之頒勅布四人罪狀非永曆意勅

石匱書

卷

瞿式耜列傳

七

出忌者之手式耜封還謂法者天下之至公也  
不可以斐語飲章橫加考察開天下之疑且四  
人得罪各有本末臣在政府若不言恐失遠近  
人望其何辭於後世凡七疏始解十一月清兵  
大舉入巖閩鎮兵四潰城中大亂式耜衣冠危  
坐署中適總督張同敬自靈川回過式耜署曰  
事迫矣公將奈何式耜曰封疆之臣知有封疆  
封疆既失身將安往同敬曰公言是君恩師義

敵當共之遂焚與式紹飲家人泣請身出危城  
號召諸勳再圖恢復式紹揮去不從厥明被執  
見清定南王孔有德式紹以死自誓不復一言  
命幽式紹同敵於別所式紹賦詩日與同敵賡  
和至閏十一月十七斬之其絕命詩有云從容  
待死與城亡千古忠臣自主張三百年来思澤  
久頭顱猶帶滿天香死之日冬雷電大發遠近  
皆為稱異時給事中金堡已削髮為僧上書孔

石匱書

卷

翟式紹列傳

八

有德請葬式紹同敵而吳江有楊藝為具衣冠  
棺殮并同敵瘞於北門之園

石匱書曰翟式紹世紆金紫其平時立朝卿貳  
材耳及入粵之後輔佐永曆極溺救焚大見材  
略事雖無成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古之諸葛又  
何加焉獨恨少主輕狂聞警即走出師之表方  
上靈武之駕已馳志欲補天而天如瓊璇練石  
在手則亦美益哉

石匱書卷第五十三

陶仰用朱吳如蔣武烈廖應登列傳

陶仰用雲南人驍勇善戰當大敵堅不為動軍  
中呼為鐵蘿芭己丑正月清軍入衡州督師何  
騰蛟七十萬衆潰散時仰用官後軍都督將萬  
人為衛國公胡一青前營退保洪橋衛民間警  
傾城奔散一青聚諸帥計曰衡上潛邸湯沐已  
敵未至誓虛聲退于伍法常誅素何仰用曰速

石匱書

卷

陶仰用列傳

一

往守之猶可收後效也一青以百騎授仰用先  
馳抵衡陽僅奪食頃與左軍都督阮白皂選鋒  
倍道行夜襲衡山縣破之置守衛而還自是滇  
兵大營益集屯兩路口旌旗數十里相望仰用  
獨將八百騎扼守草橋當是時騰蛟死長沙閣  
部堵札錫督志貞營援江不果行逗留耒陽聞  
滇兵銳徒跣二百里吊橋騰蛟回馬峰仰用在  
草橋九六旬三月戊子清鄭親王大隊繼進衡



山守禦軍弱折而北距草橋十里軍為仰用伏  
四百騎于橋左右戒曰勿遽擊俟吾耐而迨出  
以應也清分数道以撓其師仰用倚橋不為動  
與數十騎夾三鏢跳蕩出入鏢清十數騎落馬  
陣動伏隨起鉦鼓動地塵沙蔽日所部誤識縞  
素為已軍清鄭親王麾蓋龍節督戰不休仰用  
躍馬入陣一鏢中鄭親王兜鍪火光迸裂人馬  
辟易仰用不知中清揮軍回清亦止不交仗一

石叢書

卷

陶仰用列傳

二

青夜發數營助戰兵非素習人各為營四月己  
丑清以勁騎綴仰用而驅他軍間道渡河遠仰  
師背師中之助戰者先棄營潰去而屯西路口  
者見潰兵誤以為草橋潰也亦拔營起後錫藏  
漁舟中渡河單騎走未陽仰用所部八百騎或  
潰或降止十三騎蹀躞萬馬中清疑伏兵不前  
仰用左右衝突不得出與十三騎各發一鏢當  
之無不墮馬者鏢盡清夫環集如兩仰用下馬

抽刀步戰斬其部長三人清軍合圍十三騎沒  
仰用伏馬腹間同馳十餘里復跳擊清軍殲數  
十人力盡死焉清軍脫其敗甲見其身中箭鏃  
拔之得升許

朱爰如廣西人崇禎初年武進士佐宣國公焦  
璉累官右軍都督守平樂庚寅十月己酉北軍  
駐全州大隊繇興安靈川至桂林以偏帥馬蛟  
麟圖章京董英統兵三萬繇灌陽恭城間道趨

石叢書

卷

朱爰如列傳

三

平樂時璉督兵府江艘艘千艘倚城而陣爰如  
以三千羸卒保城清軍游騎至江上璉舉兵不  
戰佯走聲言護駕蒼梧寔偕妻孥玉帛下流  
而竄也清兵獲輜重輕舟追之不及而返狀遲  
回五日矣爰如在城益得從容繕守具十一月  
壬子清兵薄城下城堵距江僅尋丈許清設鉤  
戟布梯仰射城中城中人發火礮頓傷清兵清  
兵不得登翌日攻如初被傷如之一降職方媚

清帥者曰城三面臨水一面負山，高峻上多  
巨材取為攻具可立下清帥初疑之通孔有德  
遣其腹心至趨戰與馬董二帥聯環城而觀  
見北門陡壁千仞松楸蔽霄一如職方言乙卯  
味爽率步兵千人擁兵具傳城而上斬守禦七  
人入城董帥夾數十騎過吳如巷戰眾皆披靡  
頭顱塞巷騎縱火焚民廬吳如從火中擊殺騎  
數百人眾騎追射至一第宅吳如扶弩矢火藥

石匱書

卷

朱吳如列傳

騰附鷓鴣吻舉火器發無不中董帥怒詈聲曰傳  
北鴈兒來三騎為火器所傷董益怒又傳戈旗  
北鴈兒來夫注如雨戈旗北鴈兒又斃三人董  
益怒急兜馬疾呼曰噶以什來噶以什來清騎  
之最精者及至又斃二人會別軍由宅後登屋  
入卧內婦內奔逸遠堂走吳如仗刀指畫眾矢  
畢集不得避乃拔刀自刎死清帥成服具衣冠  
差焉

蔣武烈夫名雲南人弘光元年御史陳董奉旨  
募滇黔兵武烈與開國公趙印選衛國公胡一  
青將銳卒五千繇楚來南都陷左庶子楊廷麟  
贛州總督李永茂起兵吉安陳董率師會焉丙  
戌正月丙寅與清軍戰螺子山下斬高元爵  
與一青之功居多丁亥上即位端水晉武烈階  
為前軍都督府都督掛珍國將軍印戊子督師  
何騰蛟決攻全州全楚喁喁地清軍以勁騎五

石匱書

卷

蔣武烈列傳

五

千死守戰于飛鸞橋我師中潰騰蛟匿湘山寺  
將獨將百騎與角道險僅容一騎清軍疑伏兵  
不戰從他道入城武烈亦將整軍還道遇一僧  
疑謀者將殺之僧曰我見督師入湘山寺故未  
言耳非謀也武烈聞之偕數騎遠寺索騰蛟見  
之曰軍盡潰乎曰未也曰何知曰距前十里塵  
張蔽天必我軍也因並馬馳眾見騰蛟與武烈  
至益喜遂下令食軍士卒卸枚一鼓抵城下圍



數匪清軍自是糗糧不給人馬俱困然時出  
繞諸軍飄忽排蕩無休日相持決旬乃于西關  
外夜掘一塹上覆以草土使羸卒坐女塹嫚罵  
別匿壯士室室武烈決計仰攻陷塹中于是解  
肘後將軍印亟脫鞵納底中復繫縲重結與同  
衆墮斬者約曰底死毋泄我將軍也衆皆諾比  
逮入城武烈貌寢又先弃甲胄衣綿縷操楚音  
以對清軍不疑令飼馬蔣潔槽櫪視水草晝夜

石叢書 卷 蔣武烈列傳 六

不少怠時外攻益急城中人皇擾武烈廉得其  
寔翌日城守者倦寢屬武烈代因乘間解靴取  
印投女塹下大呼曰我珍鹵將軍蔣某也城中  
糧止三日當急攻我死報公等言未訖左右曳  
去寸縲而死越六日城下求遺骸不可得其衣  
冠莖于鳳凰坪之南岡贈祁陽伯謚武烈  
廖應登皖將也而死義于桐不知其自始先是  
乙亥獻賊以兵犯桐倚長梯且進總兵潘可大

與民兵守力嘗絕壯士焚其梯矢石播砲交下  
賊又架屋被以濕絮作木牛行地人處其下穴  
城則以鈎鑊得其絮滾油注屋上當之糜爛因  
縱火焚木牛賊或中夜嚙呼某門已破令守者  
心亂或撤某門圍賺三可乘間入城上屹不動  
爾時賊猶未習礮或投以西瓜砲曰與爾寶賊  
笑拾之則火發傷數十人後見投輒遠走凡三  
日三夜桐不破解去丙子冬復至則闕四御矣

石叢書 卷 廖應登列傳 七

時皖初設兵、使者為史可法旋開府令故皖  
叅將廖應登以所部協守桐於是桐復完賊移  
圍皖可法守皖嚴不得入賊八大王老回回革  
裡眼一大青等數十部回復蹂躪庚辰乃盡擾  
廬皖之間監軍楊卓然以為可講奉督臣熊文  
燦命單騎入賊營要盟賊意休姑與之明年五  
月敗盟而養馬湖田坎陰棚數十里居民山水  
諸寨盡被焚劫九月復攻桐八大王駐杏花村

老回、駐魯硤分兵四畧旦暮繞城蓋皖兵之  
營桐者三矣撤楚鳳兵閱六月無至者然桐竟  
倚皖應登之力居多壬午撫軍鄭二陽去賊偽  
為赴試問入破廬州及六安諸邑勢更烈至是  
攻桐法益密獻志居邑高山督鄉民為運土石  
累壕起往、破橫基戴棺行以防火炮列左右  
門令運者魚貫入鼓吹以樂之亦或戴棺穴城  
獻忠區塔視穴城上暗砲不及獻志頭顧忍以

石匱書

卷

廖應登列傳

八

是警攻稍頓時可法自皖巡廬應登以議事從  
數十騎突圍走廬賊無敢近者既謂可法還賊  
伺于隘得應登脅應登以桐降應登許諾至城  
大呼以手在心復作拳曰汝等早出八命大兵  
至悔矣其意示無他願堅守乘賊八大王未至  
速以兵出登可復還而守者謂開門墮賊計不  
應八大王果至復令登脅城上為傳語土已平  
穴已穿早降免屠登耳語所從騎杜甲使反之

杜至城下疾呼曰土不得平穴不得穿城上謹  
備守救兵至矣賊怒殺登併殺杜而城中于穿  
處營月城已完終不得入九月賊退雁翎莊大  
書一統齊天逆聯掠江干脯酒上壽且復圍城  
城中望賊紛擾延山西走則正北塵起蔽天黃  
得功以鐵騎至賊畏不敢逆也掩殺賊千計奪  
回男女牛馬器械金帛無算桐幸免時桐令張  
田中覓登屍而葬之

石匱書

卷

廖應登列傳

九

石匱書曰古之為將者功成則黃金寫像身敗  
則馬革裹屍故凡成敗利鈍填溝喪元皆為將  
者意中之事李光弼上陣歲刀靴鶴良有以也  
四將軍皆號善戰時數不偶一敗塗地皆繇人  
謀不滅乃以委之天數如曰天亡我楚非戰之  
罪也是豈四將軍之本意哉吾為之掩卷三歎



石匱書卷第五十四

張煌言列傳闕

石匱書卷第五十五

甘輝列傳闕

石匱書 卷

石匱書卷第五十六

孝子列傳

北山樵夫董福兒父為闖賊所殺福兒呼號嗷指曰必報仇挺戈直追其殺父者去遠後隊十八騎來飲山上福兒招其黨數十人告以報仇故其黨慎勿敢前福兒曰我自殺賊弗累余弟發喊壯我氣我拚命奔賊必敗賊敗余乃前共擄殺之金錢驛馬皆余有眾許諾皆攘臂

石匱書 卷

孝子列傳

一

呼福兒持擔柴具疾奔而上賊易之飲如故眾三呼福兒已至賊前一賊起持鎗開勢甚猛福兒奮力劈頭一棒撲殺之眾見一賊死其黨遂各持棍棒上賊乃共起迎敵福兒一棒又斃一賊奪其鎗賊驚皇亂走眾圍繞殺十五人其三入上馬馳道隘馬行緩福兒追及賊叫曰我與尔無仇何苦追我福兒曰若等殺我父我且欲殺盡尔輩以報父仇賊曰殺尔父者已去尔何

185 220 中 續修四庫全書 6 2315

仇我請以財物贖福兒曰我欲命馬賊信之下  
馬福兒逼前刺殺之二賊下馬跪地求免不許  
之殺之所得資囊馬足悉分其黨已獨持十八  
人首至父墓前祭之官府知授福兒以百夫長  
不受廬墓三年竟死墓側

李壯丁兒安定縣民女直兵大至壯丁兒從父  
母奔避山谷卒與兵遇縛其母去壯丁兒取石  
擊之母得脫前行復遇五騎一騎下還縛其母

石匱書

卷

孝子列傳

二

母呼曰壯丁兒但逃命勿顧我壯丁兒不忍手  
提鐵骨朵擊仆一騎母跳得生四騎圍壯丁兒  
亂刀斫之

石匱書卷第五十七

義人列傳

姚時中宣府萬全人為諸生、平自負氣節每  
語諸弟子曰我輩讀聖賢書倘遇國難止應一  
死甲申三月逆鎮王承胤迎賊宣府破巡撫朱  
之馮死之時中具衣冠自縊於明倫堂有衣帶  
贊曰殺賊無權降賊不義自分我身止應一死  
乾坤正氣萬古如斯妻子無知付之不計

石匱書

卷

義人列傳

一

湯文瓊北直人京城陷自縊死衣帶中得一紙  
云位非文丞相之位心存文丞相之心贈中書  
舍人

賁萊備順天府人甲申北變三月廿一日昇  
烈皇帝周皇后二屍至東華門外以楊木棺之  
萊備挑萊筐過以見 帝后 柩跪地大哭曰皇  
天皇帝我崇禎帝乃至此耶擗踴大慟觸階  
死之



畫工某住北京江米巷以寫照為業甲申闖賊破京城百姓皆執香跪迎或寫順氏或寫順天王或寫永昌元年新皇帝萬歲遍貼門扇畫工見而唾罵歸與妻相對慟哭次日聞先帝之變人大慟曰死則死耳義不為逆賊百姓與其妻共縊于一室隣里排闥視之有白氣衝出人皆異之

周童生通州人讀書曾應縣試尚志節聞闖賊破京城 烈皇帝殉社稷以死悲憤捶胸數百

嘔血數升而死

武愫家奴愫登崇禎癸未進士闖賊陷京城愫寅緣求用其家奴勸主勿失身於賊愫不聽其奴痛哭主前叩頭出血愫終不聽其奴對人曰我主為名利所惑不聽吾言後必有悔且李賊貪淫無道上干天怒下失人心不久自敗矣吾不忍見吾主之及於禍也遂不食而死後武愫

凌遲處死卒如家奴所言

孔四郎紹興人因父選四川主簿未任歿於京遂失身為小唱與鳳陽勳衛常守經交厚守經家富饒闖賊追各官駐私守經夾三夾孔四郎曰有錢不救死要錢何用盡出其家財以救守經守經得免此闖賊歸以各官同諸勳皆斬賊將官撫民見四郎美留帳下一日撫民醉歸四郎乘其寢以刀刺之誤中其股賊大喊叫四郎

石叢書 卷 義人列傳 三

延持刀罵曰我與常君情渝骨肉誓同生死恨不得斫汝萬段為常君報仇事既不就吾何生為遂自刎死

愧二先生者不知何許人行乞句曲市中弘光奔公卿肉袒迎道左百姓髡首辮髮乞兒獨色然憤懣市酒數甕大召諸乞兒痛飲酒酣乃奮袖悲歌且書市垣壁間歌罷復飲酒誓手殺敵以死不與降者俱生也適北騎百餘猝至乞兒

憤怒振臂呼市中持長竿馳刺一騎中目墮馬  
取石碎其首立斃北騎羣刺之乞兒屠腸而死  
市人義之醵金禮葬焉謂足以媿為人臣懷二  
心以生者題其墓曰愧二先生

金陵乞丐不知其姓名甲申四月中聞傳北都  
變乞丐遍訪的信一日于挑葉渡過一士人牽  
衣問信曰相公識北信乎士人曰果有之皇帝  
自縊矣乞丐咨嗟不已即向市中沽燒酒一盃

石匱書

卷

義人列傳

四

其一孟價值二分乞丐罄囊止七厘曰若肯與  
滿亦好事如不然矧價值與我可也市人慨然與  
之乞丐一飲而盡遶河走市人以為醉也不之  
異乞丐放聲大哭曰崇禎皇帝真死耶連拍心  
胸數十望北叩頭赴水而死

許琰字玉重長洲人為諸生割股救親者再以  
孝名甲申五月聞先帝之變謂是闖賊流言  
有言及者輒正色斥之數日傳聞已確走見司

道及諸貴人未起義不得號慟求死自投胥江  
值潞藩舟過救之不死潞王憐其志贈以金不  
受送至蕪徒家次日至福濟觀題詩於壁曰正  
想捐軀報聖君豈期靈日墜妖氛忠魂誓向天  
門爰立乞神兵掃賊羣枚鏖門側陸道士救又  
不死扶還家人進餐琰怒甚碎飯盃以磁庶  
咽之喉腫五日不得食又作詩曰平生磨勵竟  
成空國破君亡值眼中一個書生難殺賊願為

石匱書

卷

義人列傳

五

厲鬼效微忠擲筆而玩絕吳中義之私謚曰潛  
忠先生弘光時禮部張米以聞贈翰林院五經  
博士諭祭

曹文耀順天府學生原籍蘇州人祖子登嘉靖  
壬戌進士妻張氏生四子遜肅持敏持毅女曰  
持順三月十五日聞寇急率子女哭家祠中曰  
余家世受國恩義不受辱為先人羞闔門夫死  
庶無憾耳比城陷張氏先縊耀即自縊時耀父



妾姜氏避妻李氏教妻鄧氏持順及乳母孟氏  
肅及持敏凡八人同縊惟持毅絕斷未死而賊  
至遂逃去遜先自刎仆地復甦賊繫至田虎家  
拷索其贖尋釋之

張應選順天人內閣效勞帶京衛經歷銜聞賊  
陷宣大知勢去指屋梁謂友人曰此梁是我家  
寃對及城陷妻妾子女五人即時並縊

王毓著字○會稽人也父璘博學以酒自豪

石匱書 卷 義人列傳 六

工書畫毓著生不慧口吃期與人語若不解  
讀書日以句掩卷即忘年十五忽自操觚請于  
父曰兒不能了父笑曰兒欲何為曰  
兒作文則有驚人語父喜而告人曰豈有王  
璘兒而不慧者乎毓著甫婚而父卒經年不就  
內寢母卒哀毀幾至喪明病瘵三年師劉念臺  
先生先生過之見唯壁皆著死字曰玄趾病不  
死玄趾終身不忘此字為臣則忠為子則孝聖

賢可致也病起學益進補郡增廣生通聲氣坐  
客常滿然亦落名喜品竹彈絲雜坐命觴間  
以調笑不勝一勺或強吸數大白曼聲出金石  
乙酉六月清兵至武林輒告友人北使朝入吾  
朝死夕入吾夕以時郡倅張慄等咸奉圖籍去  
坊民迎攜者比戶醞金備牛酒未及毓著毓著  
方食聞之投箸起援筆大書其門曰會稽王毓  
著不降里老愛毓著為代毓著具進而潛去其

石匱書 卷 義人列傳 七

門者則語其兄毓芝曰弟死矣兄曰好却難毓  
著曰難何難乃作憤時致命篇聞其師念臺先  
生方餓未絕以書促之曰吾輩非復大明黎赤  
矣毓著已得死所願先生早自決毋為王炎午  
所吊十三日早獨肅衣冠謁唐將軍祠以致命  
篇粘其壁再書一絕曰敷天左衽竟如何立馬  
吳山第幾坡袖裡尚存衛士石以中猶佩信公  
歆趨拜文廟欲沉泮水泮水淺乃之柳橋投河

死兩手掩心端坐水中不折角年三十有九  
同人為位於明倫堂哭之私謚正義先生魯王  
監國贈翰林院待詔

潘集字子翔會稽士子性豪邁不羈薄舉子業  
酷好酒家貧不數得時從友人索飲既醉或歌  
或泣人皆以狂少年日之乙酉六月聞北使至  
自誓必死家人說曰偌大江南無死者汝布衣  
何死集哭曰天下無死者故集死且薊州之後

石匱書

卷

義人列傳

八

吾大父父供死于是吾三走奔喪不得一骸骨  
歸今視顏為彼編氓苟偷視息死何以見先人  
于地下已聞王毓著死為文哭之出東門半里  
許袖二石死渡東橋下或曰其袖石欲效唐琦  
將以擊當事之倡降者不得聞故死數日後屍  
浮出好義者醵金葬之魯監國贈儒學教授  
周卜年字定夫山陰人家貧力學年三十不得  
一青其衿住安昌聞王玄趾死潘子翔又死曰

二子死不先卜年死不後也及傳城中髣髴邏  
騎四出仰天呼曰天乎天乎余尚何以生乎遂  
肅衣冠趣出市沽酒暢飲浩歌濶步至白洋龜  
山下手持一筒招牧牛兒與語曰吾安昌周定  
夫以事出海有臨我者以此筒付之卜年疾走  
海邊政值潮來見怒濤拍岸卜年躍入水中牧  
牛兒駭叫奔救已邈不可及已頃刻家人追至  
屍去已遠則從牧牛兒得一筒乃其與弟書也

石匱書

卷

義人列傳

九

書曰敵覆吾國義不獨生去後以姪子我母使  
我為若故之鬼我目暝矣時閏六月八日也數  
日後妻往哭其死所見有物乘潮而來倚徙山  
下不去就視之則卜年屍也鄉人驚異以為有  
神憑焉魯監國贈儒學訓導

黃毓祺字介祉江陰人子衿善屬文習禪教而  
長齋事佛閉戶讀書不妄交游其所與交者必  
忠信切惇肝胆相照其為制舉義務寫性靈養



先輩高奇絕俗名士嚮慕傾動一時乙酉國變  
毓祺走從義旅間險阻力屈被禽下獄論死  
次日臨刑毓祺於獄中作詩一首置几上跣坐  
化去枷鎖自落滿屋異香詩曰鋏樹刀山掉臂  
過長伸兩脚自為摩三千善逝原非佛百萬波  
旬豈是魔潦倒不妨天亦醉掀翻一任水生波  
夜未夢作修羅手其柰雙丸忽跳何其子大港  
試高等食餼亦舉義死之

石匱書

卷

義人列傳

十

吳應箕字次尾南直貴池人為澥內名士乙酉  
起義池州與金正希為聲援正希敗應箕勢孤  
逃至蕪湖為鄉兵所執蕪湖守將王弁與應箕  
有舊且受應箕恩欲報之應箕名雖報南京聽  
巴山發落尚羈縻蕪湖王弁令應箕走應箕曰  
吳應箕正來請死如一走亦不成其為應箕矣  
余何薄待我王弁不忍羈日與其飲酒游戲  
一日豫王旨下凡起義諸人俱著本地方取決

王弁先知之閉門慟哭應箕曰豈為我耶吾辨  
死來矣要殺就殺何哭為王弁令其仰藥死應  
箕曰使吾如此怕死便不做此事矣但王君與  
我厚須殺之有法王君與吾同游諸山得一善  
地葬我即殺我無憾王弁曰諾命僮携酒荷鍾  
行至一山上有古松奇石應箕喜甚滿舉一大  
白曰此吾死所幸斫之王弁走避命小兵行刑  
應箕曰吳次尾頭不是小兵斫的勞足下動手

石匱書

卷

義人列傳

十一

刀快手快箕即感德矣王弁不得已依其言斫  
之高公會稽瀝海所人冒武籍領鄉薦被褫辨復  
乙酉仕魯為兵部職方司主事丙戌六月江上  
軍敗岱歸遂絕粒祈死其子諸生朗坐守之凡  
八日不死檄雜頭急朗乃走父所泣曰兒不能  
待矣兒其先死向岱拜岱曰有是哉兒遂能先  
我睦目送之朗遂給長年携公服駕舟出海口

禱神迴視岸遠則肅衣冠北面再拜趨船榜欲  
跳身下長年力挽之不得脫朗乃噙長年臂劍  
極始放縱身入水長年又承水救之梓其憤  
欵沉海底長年猶持蒿救之許久朗復躍出水  
面三尺許手正其憤而沒長年掉船歸走報岱  
岱復瞠目曰有是哉兒遂能先我不復言數日  
後猶不絕家人日進水一甌後見水搖手傾其  
甌并不進水三日乃暝

石匱書 卷 義人列傳 十三

俞元嬉婺源人北兵入徽州難髮甚急元嬉乃  
大哭曰死即死耳髮不可鬻辭親友自縊死之  
妻某氏被掠北兵強污之氏堅持衣衽罵不絕  
口遂支解之

倪舜平山陰人業鑿居王家葑貧甚乙酉下令  
難頭舜平憤惋輒痛發里中笑之一日責其所  
提藥囊易大缸二以餘貲割牲置酒召里中少  
年飲酒酣指缸請曰吾明人為明鬼今若不鬼

非明鬼矣明日必死，則祈諸公以二缸覆我  
諸少年復笑之不肯從舜平跪地搏顙強之再  
三諸少年勉應曰諾舜平味爽起坎其祖墳之  
左偏置缸集眾曰候至矣一躍而入諸少年昇  
缸覆之須臾扣缸曰開，諸少年益大笑出之  
曰先生問耶舜平曰否，我坐不面奉是不正  
盡也幸諸公正而覆我坐定覆缸封其口諭時  
諸少年走缸外呼先生聲息甚微後輒呼不應

石匱書 卷 義人列傳 十三

於是諸少年相與嘆息泣下并土塋之而去  
許德溥字元博直隸如皋人屢赴童子試不偶  
甲申聞北變號哭數日寢食俱廢初喜一名士  
稿開其從賊即取其稿寸，裂之付之烈焰嗣  
後神情恍惚如癡如醉每於燕居獨處輒泣然  
泣下乙酉北兵南下廣陵被陷溥哭者又數日  
時剃頭令下德溥曰頭可斷髮不可鬻作詩數  
首書之裡衣誓以死殉其父諭之曰公不鬻髮



必死髮亦死父餒柰何德溥乃泣下剪其髮如  
頭陀然時憤惋或哭或歌每食必懷崇禎錢  
一枚置立間祭而後食一日於臂間刺生為明  
人死為明鬼八字有發其事於縣令者捕之德  
溥見縣令不屈膝令問曰余是何等人刺此字  
何為德溥曰溥讀幾行書不忍忘先朝故為此  
耳令曰余既讀書素裔狄行乎裔狄是何解德  
溥曰素裔狄行乎裔狄不曾說過裔狄便做了

石隱書

卷

義人列傳

十一

裔狄所謂素夷狄者必如秦伯之化南蠻箕子  
之化朝鮮蘇武之入匈奴十九年不變節方是  
行乎裔狄令曰余不曾受明朝爵祿何苦如此  
德溥曰伯彛叔齊也不曾受商朝爵祿令曰余  
既做伯彛叔齊何故剃頭德溥曰在昔元朝有  
謝疊山者亦曾剃頭後始殉節蓋疊山之剃頭  
為老母德溥之剃頭為老父今事已至此有死  
何辭令曰字是誰與曰自與也令曰豈有自與

之理德溥曰人與字向人自與字向自一者即  
明獄具擬斬坐其父城旦德溥曰溥死固當願  
釋老父令義而釋之德溥喜曰得脫老父死無  
恨矣遂赴市曹監斬官語以跪德溥大喝一聲  
向西北直立劍子推倒於地斬之衣帶中有詩  
曰非癡非醉亦非狂因誌君恩字兩行一死廿  
心酬故主謂忠謂教任雌黃

石隱書

卷

義人列傳

十五

起皂隸齋黃肅鹵檄往山寨連絡團練獲送鎮  
將鎮將摘之跪不跪搥其膝乃向外坐鎮將曰  
汝不過是一皂隸敢大胆如此皂隸曰論出身  
我是會稽縣皂隸汝是黃闔子小兵論官職余  
是清朝鎮將我是明朝總兵何藉於汝乃令我  
跪耶鎮將怒痛搥之皂隸曰我輕則斫重則剮  
不曾犯得打罪你打我也無謂鎮將令收之獄  
中皂隸曰獄中餓死不若明正典刑倒死得明



白抵死不肯就獄令力士并入數日解往武林見巡撫岷強如故遂於軍前鑿割之

沈烈士失名行八十九張烈士失名為鋸匠遂名張鋸匠蕭山七都內沈村人沈少年學書不成棄而經販戊子年白頭兵盜起都以樹掠為事無大志北兵數騎躡之沿山徧海輒為獸散騎不見賊捨心姓婦女金帛滿載歸白頭兵復聚如故沈見而唾之曰若輩不能殺我子起

石匱書

卷

義人列傳

十六

義何為白頭兵弩日狎一意欲毆沈大聲唱曰若以我為不能起義耶握拳築之白頭兵數人應手而斃遂以是日椎牛醢酒集里中少年數百人祭旗起義村坊富民有助之者並不向隣里打糧糗糒不足輒遣壯士乘飛舸截富陽江上解往嚴州兵餉錢糧食亦不缺起兵兩月清官遣百騎躡之沈匠苦榆青嶺絕壁懸崖步騎相持北兵拘土人為鄉導從山背攀援而上

沈持烏銃數十門藏灌木蒺藜中俟兵近銃發擊死十餘人北騎震奔亂踏荆棘下皆高方藥箭幾機亂起人馬俱斃逃歸者止三十餘騎裨將死之騎怒殺鄉導者三四人報至鎮撫大怒另選悍騎千人蔽江而來沈村人大驚皆携家整徙同事少年亦皆躡黃遠逾從沈在岩者止三十七人沈曰無恐今日與打一死仗乃以白布盤頭如傘蓋大內裹甲更披濕絮被一床手

石匱書

卷

義人列傳

十七

持篋筭一把向前迎敵張鋸匠執斧一翰刀一大斧一往後翼之三十七人各執器械向後護從及見北騎奔來三十七人一闕而散走上山巔踞坐沈低頭側有臂持篋筭向前眾騎見其一人獨上亂箭射之沈篋筭灑開如蔽箕大箭着之皆掀撥落地無一矢着身北騎呼曰箭不中用各收弓矢挺鎗縱馬搏之背頭于者一騎向前沈以篋筭迎之中其目翻身落馬又一



騎送上沈刺之如前連落三騎一騎以刀掠折其篋筭沈接過党人連打六騎落馬張鋸匠以大斧截殺之一騎見勢急跳下馬直前向沈奪住党人潛舒一手拔腰刀欲斫張鋸匠藉刀適至擢入其腹腸出而死沈拾起党人亂掠又落數騎衆呼牙步步馬轉首絕壁懸崖控縱不及連人和馬跌死窟坑者不知其數沈張二人用擗木砲石亂打北騎奔蹶而去沈張力盡

石隱書

卷

義人列傳

六

氣喘坐山坳足不能舉無一人援救少頃沈渴甚那步下山趾飲溪水頭重落水不能起竟死之張鋸匠不能動三十七人見北騎去有下山者界之歸家夜半亦死北騎曰自入關來未曾見以好蠻子若再得十數人江東非吾有矣退至新壩偵探數日聞沈張二人必不信再遲數日得確信始縱騎上山沈村一帶桷掠如洗呂宣忠浙江宗德人年二十有一為博士弟子

甲申流寇躡京師宣忠慷慨撫膺欲起兵討賊乙酉清兵南下弘光宵遁宣忠集生平所交結壯士數百誓師以雪國恥旬日間得衆數千比聞浙江起義宣忠與麾下數人航海見魯王遂奉節制亡何浙江淪陷宣忠所與三吳之士以次被擒宣忠知事不可為脫身歸里益牢騷不平時發狂大叫或長歌已而泣、罷復歌為縣令所跡捕諸度糧立不屈令呵之宣忠大聲詬

石隱書

卷

義人列傳

七

嘗令大怒叱隸役白梃交下體無完膚兩踝骨見宣忠死在地以水沃之復甦、復詬詈獄具上督府宣忠知必不免乃作絕命詞七章書於獄壁一日綁赴市曹顏色不變向監斬者曰大明士子呂宣忠來就死監斬官與酒一卮宣忠一飲而盡擲盃於地自褫其衣謂一卒曰此衣贈汝但衣帶中有一偈家人至可付之言畢受戮

謝龍震字雲生會稽人魯監國以其舌辨絲諸生特拔為中書舍人連絡各鎮尋陞兵部職方司主事唐王正位閩中遣兵科給事中劉中藻奉詔下魯諸廷臣議持首尾龍震獨廷叱中藻呼而數之曰魯與唐兄弟國唐不為助而魯獨當堅幸稍即安遽自大乃齧食首功之國反戈同室耶何不遺一矢錢唐之泝而欲以恐愒微倖尺一書事不可得祇貽天下笑且魯藉師臣

石匱書

卷

義人列傳

十

之力與強敵持數月矣前此中原數千里敵至如無人止維揚稍一軼悟而魯獨立不懼內外協心器仗林立艘艘百里旦暮謁孝陵而返故京何弱於唐願欲下之然則諸宗室之走庇此者咸可談笑而坐享無上之福也天亦不與矣於是監國竟不開詔中藻屏息去浙以東俱奉魯王正朔如故丙戌蕪城陷龍震入山與王善長立營龍震日急抽掠遂為圍練兵所誅縛送

清撫軍龍震不屈自稱部院撫軍曰若是兩榜耶龍震曰曾見兩榜而有不投誠者乎我明天下壞於兩榜魯國主特用我輩政欲壓倒兩榜我今表就死亦持此頭顱為兩榜諸人作一榜樣耳撫軍叱之跪終不屈踞坐蠻馬撫軍令於口上加一嚼子用尺木勒入兩頤數寸許血流被面跼士斬之

朱瑞字鴻儒山陰人年二十餘尚未為諸生丙

石匱書

卷

義人列傳

十一

戌五月避兵梅里尖雜髮令下瑞以赤土書其案上曰寧為戴髮鬼不作鬻頭人赴水死之王文宇山陰人家郡城西以居積致富年毫無子丙戌北兵渡江將至郡城丙從子皆出城避勸之去不聽曰若輩自去我自負有虞明日一至家視之次日從子至家寂無人聲行至屋後視其井中則妾先之次則其妻再次則文宇也越中闔家死難惟文宇一人



寇夢乳江西上饒人為諸生同郡人起義師敗入閩妻子在家乳行燭其子曰兵至爾母子可赴井死及兵至長子先投井死幼子年十一謂其母曰父命兵至赴井兄既死母何遲疑日曳其母裾同赴井死之

詹書田江西永豐人為諸生揭重熙起義師被禽囚於福建浦城書田往福建具呈自首與揭重熙一同起義願與同死問官批其牘曰准臨

石匱書

卷

義人列傳

三

刑候斬書田請就獄不許及聞重熙某日就刑書田趨至法場請死刑官笑其癡勸之去不肯遂同日斬之

陸士鉉字古雪平湖人鉉生端亮不苟言笑甲中國變鉉聞之驚悸狂走口作吐、回旋不一約數武地盤纏行幾百餘里人間之不應若失心者歸其家私設位哭臨嗟乎吾二百七十七年為此家人胡奪我去也復誦先帝臨命遺

詔則又哭、又走如是兩日夜恆血數升絕飲食者三日腸痿氣絕猶悲咽手書我皇我皇數遍長號而絕

劉景瑗永豐人為諸生北兵將至信州與其妻訣別入閩妻被擄不從死之後復破閩景瑗自縊於浦城縣之學宮柱上題詩曰妻既死節夫亦殉亡雖曰無補可見高皇柱上字跡至今不滅

石匱書

卷

義人列傳

三

吳一魁安慶人本府胥役也仗義果敢素以勇氣聞崇禎時獻賊舟師蔽江逼安慶界南京駭動一魁應募以火器載小艇迎之燒賊巨艦千餘退走荆襄一魁以功得副汪碩畫軍乙酉從碩畫會黃道周兵於信州碩畫被殺一魁在信獨力死守乙酉王得仁兵抵城下義兵解散一魁開城逆戰單騎不敵突圍出退保懷玉八月進關關乞師恢復遇貝勒兵被執與何惟一同

死之惟一上饒縣糧胥力絕倫國變後別家  
棄妻子誓死不二卒成其志

麻三衡宣城人思貢生工詩文博學多才尤長  
於弓馬乙酉夏宣城起義推三衡為帥與北兵  
戰力屈被擒豫王奇其才貌欲降之罵不絕口  
竟受極刑臨刑作詩曰吳越連沙漠天心不可  
留怒存千丈髮笑斫百年頭若水心猶烈平原  
志未酬清風吹宛句朝暮五湖秋子乾齡詣隆

石匱書

卷

義人列傳

四

武請邱得贈官

陳元綸字宣公福建福州人名士貢薦丙戌見  
勅入閩有清官與元綸夙好造廬謁見元綸束  
網頂儒巾而出清官頓駭請具清式以見元綸  
笑起云欲生換製乞少選入內清官竦之坐久  
忽哭聲出戶報元綸不脫儒巾絕吭死矣清官  
駭嘆而去

李開山南直婺源人有膂力能格鬪頭骨一枝

如鐵偏左善走常依其族人住信州族人家口  
住星源開山往探一晝夜往反四五百里人無  
知者丙戌信州破隨族人入閩亡脫走深山  
隱跡不出戊子汪碩畫開江西事起兵自崇安  
赴信州廉得開山義勇迎為軍鋒所向輒勝六  
月與敵戰於山隘敵驟合圍開山碩所部無一  
人以長矛趨地躍數丈餘踞一石上酷日炎毒  
焦渴而死屍立崖上數日不仆

石匱書

卷

義人列傳

五

博和尚本名鄭惠上饒人試諸生輒高等為人  
性潔行端跣步皆有尺度丙戌四月信州破即  
祝髮坐蕉園足不踰地八月貝勒軍道信進閩  
聞閩亡和尚乃沐浴澡體合掌佛前宣偈曰博  
和尚博和尚昔游藻池水今聞穢院香名械既  
已斷梵網可復張誓皈此淨土不穢吾皮囊宣  
畢塔然而逝

御厨福州人為隆武主膳丙戌八月從駕於汀



州散失依金華陳某義師中為火兵陳某兵敗  
為顧道所獲訊之曰爾何人大聲答曰御厨顧  
曰爾善庖何不降我御厨曰我名御厨豈若輩  
可用顧怒令左右引繩塞其口御厨發聲不得  
觸柱死之

画網中先生閩人丙戌九月清兵破福建先生  
同二僕匿邵武光澤山中不雜髮画一網中於  
額庚寅夏為光澤鎮將踪得之縛至泰寧見總

石匱書 卷 義人列傳 六

鎮王之細問其姓氏先生曰忠未報國留姓名  
則辱國智不保家留姓名則辱家危不致身留  
姓名則辱身今邵人呼我畫網中吾即以姓即  
此名矣之網又覆開諭謂肯雜髮即免死先生  
曰癡人網中且不忍去况髮乎死矣毋多言之  
網先斬其二僕二僕瞑目叱曰癡韃子吾豈怯  
死者頑死亦有禮當一辭主人耳向先生拜且  
辭曰奴先行矣為主人掃除泉下亦諭先生先

生終不屈亦命斬之先生欣然出社中詩一卷  
擲於地復出白金一小封擲向劊子曰此樵川  
范生所贈今贈汝遂挺立受必泰之義士謝韓  
者收其遺骸瘞於郭外歲時謁奠如家儀

石士鳳南直武進人生齊民微識字貧無室為  
塾師倚其僕龍門坐買錢以活乙酉六月清令  
雜髮急哭語僕吾不能生矣僕曰自看主襁褓  
至今賴得飽飯終天年此何言士鳳不答作詩

石匱書 卷 義人列傳 七

訣其兄詩不佳見志而已容自削板如木主狀  
上書義民石士鳳神王時走忠義祠列文信公  
西廡之末座則又書小牌繫腰帶家之人不知  
也傾所買錢市牲醴祭其先人一醉僕曰毋  
輕生則唯：僕亦不意其果然也五鼓潛出門  
赴祠前池中死僕醉醒黎明呼主不得疾逆祠  
見池浮小牌起之士鳳也牌書石士鳳字瑞生  
願為明鬼不願為清人僕負屍棺殮葬之

鄒維則浙永嘉諸生素謹厚斤，不為丰采戍  
子七月十三日清兵渡溫之甌江先一日其家  
出穀暴場圃隣人謂之曰兵至矣知之乎維則  
曰其知之顧不審得食必穀否隣人以為恒語  
次蚤維則招其友飲於家且醉拉同觀清兵渡  
江久亦不疑至雙門一書告其友曰為上吾父  
云維則從此入海矣友人牽之不得水中猶回  
顧舉手而去竟死孤峙山下

石匱書 卷 義人列傳 六

葉尚高浙瑞安諸生性爽達清兵既渡甌江猶  
服明儒服每伺上官半道大聲曰即觀生利履  
何如知府朱叱之以為悖制收之尚高曰君先  
大人蘭隅公世所聞亦世以衣冠乃獨厄生朱  
為面赭下尚高于獄作祭孔子文及絕命詞因  
自畫有未浴蘭湯骨已香之句  
高孟超浙秀水諸生耕田讀書以謹厚風其家  
乙酉六月清兵陷嘉興雜髮急孟超顧謂其子

昌芬曰若知所自全乎昌芬曰已知之矣遂俱  
抗首不受令奮惡言及難男女少長十一人無  
存者  
蔡子標浙德清諸生從乙酉諸部起弄兵被執  
大言不屈索肩輿衣冠入訊語極不遜甫就刑  
觀者如堵忽衆中出一人抱持子標大慟欲從  
死刑者駭奪不可解于標曰公無一面胡為出  
此速去其人曰吾與公同起患難無失今胡忍

石匱書 卷 義人列傳 七

獨生然後知子標容友子標故欲生之而假為  
不識也是日同刑六人臨刑忽益其一  
楊守程浙蕭山諸生丙戌挈妻潛避兵山中有  
清兩邏騎入山以其不雜髮道縛之守程厲聲  
曰髮種頭上寧與頭去竟被害其妻亦抱其子  
赴水死時有三義皆蕭山人失其姓名六月清  
兵渡江三人至山陰之趙氏大港岸有梓潼祠  
倩里人市牲醴哭告神已便共引酌已復相



抱而哭、復歎、已復發、軍中人以為狂、不敢詰其為何人、得其聲、則知為蕭山人也、復擊舟至中流、登橋、揮舟去、遠三人相牽、躍橋下死。趙大中南直涇縣諸生、清兵陷城、大中衣冠投泮池、淺不死、潛走察院、空署方閉戶、而家逃之、脫縲歸、遺書託友人為塋其父、竟赴門外之塘河死。

朱奇生、會稽諸生、年十九、角中大袖、氣象間都

石隱書

卷

義人列傳

辛

為平遠鎮王幕客、參謀議平遠、先渡浙西、奇生以他故不及、從丙戌六月一日、清兵入府城、奇生遁野、誓不雜髮、越三日、詒母曰、兒往拜某、客陰携公服拜祖父墳、瑩扶水死。

王士琦與弟士珍、士瑤、皆揚州諸生、同居徐寧巷、乙酉四月、清兵破城、各挈其婦、並縊于中堂、次序不亂、清為封其門、不犯。

傳中煌、諸登岸、生性亢爽、善飲酒、醉則歌、笑自

如貧、不理生計、亦工詩文、六月一日、清兵渡江、中煌賦絕命詩一章、投酒池而死。

魏里、字子厚、常從梁谿高忠憲、繫龍游為東林、諸先達所重、丙戌以完髮見收、繫獄不食、死于世、忠被敗、絮蒲伏乞詩、文揚組玉為記、其事傳之。

倪百朋、山陰布衣、性嗜酒、清兵渡江、偕其友入

山中、索飲、啜火酒數十、勦燒死、友獨潛去。

石隱書

卷

義人列傳

辛

文東南直吳縣學生、為文肅震、孟子忠介、周順昌、塚也、丙戌起義、海上久之、眾散、迹其同事友、安大已乘曰、此誰事、我須當之、遂慷慨出自供、前狀較所發情事、更悉、臨刑時、南拜三北拜三、伸頸就戮、神色不改、衣帶中有絕命詞曰、闕閣名家舊姓文、一身報國九原聞、忠魂今夜歸何處、明月灘頭卧白雲、復大聲曰、吾祔信國祠、公其許我、大已以是得脫。

陝西都司張吏陝西人李賊入顧都司無與戰者吏忠憤不欲生遂韃一箇封識再三上大書一寶字李賊群校見欲奪之吏曰無須行上大王速與通李賊威儀頃之入吏恭抱匍伏階下賊令速上曰文書諸公偕集且須縣重賞賊以為此傳國璽也曰如果真實不惜官汝須史各官無後者未視蓋吏乃從容起綸則白楮一板大書一賊字大聲高舉示衆曰吏亦有義不

石匱書

卷

義人列傳

三十三

怕死請為大王正其名李賊怒且報促令殺之吏曰吾欲死出此

周之蘭蘇州人為梨園子弟入粵東流大班庚寅清復有粵東之蘭與其妻訣必難髮我死妻曰吾聞清演劇皆不去網之蘭曰否網髮者存而髮去矣妻曰必難髮我先死投井死之蘭從之

方國煥南直歛老布衣也家稍裕有子孫皆令

就學讀春秋年七十筋骨旺如三四十歲日伺壁聽讀書聲以為樂乙酉清兵及徽難髮令下國煥聞之為移時不語既聞其口作吐怪事家人以為歎息恒狀不為意時十月之望蚤就書樓以他故令子及孫出急韃戶引錐刺左股血吃筆書七言八句詩於壁有冠裳為重一身輕之句自縊死之里人高其義私謚者貞先生劉復興者燕京土工也曾入後德政殿見先

石匱書

卷

義人列傳

三十三

帝戒膳徹樂諸事儉約宵衣旰食不遑寧處出歎曰皇帝如是吾儕小人奈何甲申三月之後闖賊入殿莽自尊大絕無威儀復興狂怒持刀直走入間踞賊座曰請殺我賊不及呼力士復興報自刎

馮協颺字曰廢廣東順德人為諸生餽于郡庠廣州破協颺求死父曰當路縉紳先生受國恩重猶難之汝書生何為協颺曰兒讀書解大義



兒死正以愧不死者先歐其妻女入井而自懸

于梁時冬旱井竭妻女得拯起而協勉竟死

國子監生吳可箕雞鳴山閔廟中經死

馮小璫百川橋下乞兒俱拔秦淮河中死小璫

以色幸卒以身殉乞兒題詩橋上有云三百年

來養士朝如何文武盡皆逃綱常留在旱田院

乞丐羞存命一條

玄妙觀前賣麵人夫婦對經死

石匱書

卷

義人列傳

三十四

常州石生父賣扇歐姓者投西廟池中死

一鄉民賣柴者入城聞安撫使到棄柴船躍入

文城壩南龍游池死

五牧有畜鴉烏薛叟以雜髮自經死

常熟諸生徐懌以雜髮自經諸生項志寧不食

死武進諸生董元哲痛哭死

徐石麒僕祖敏徐錦從死

諸暨諸生方炯蕭山諸生楊雪門自經死

石匱書卷第五十八

文苑列傳

曹學佺字能始福建侯官人萬曆乙未進士授

戶部主事尋陞南京大理寺左寺正丙午陞南

京戶部郎中陞四川右叅議尋按察使天啓壬

戌降叅議甲子復以副使理桂平道事丙寅魏

璫輯三朝要典以學佺有所著書與要典矛盾

命焚其書仍削籍為民崇禎二年起廣西副使

石匱書

卷

文苑列傳

一

歷禮部右侍郎庚午九月以病請告予致仕學

佺博學強記一時無出其右所刻書如天下一

統誌天下名山誌石倉曆代諸集之類動輒數

千餘卷所錄書板充棟汗牛時人稱為藝林淵

藪甲中國變學佺於閩中破家起義丙戌福州

兵敗學佺奔虎山自縊死之

顧起元號憐初應天江寧人生而穎慧絕倫萬

曆二十六年會試第一人進士及第授翰林院

編修直起居注編纂六曹章奏分考甲辰禮闈未幾乞歸起南京國子監司業兼掌翰林院印以母喪去任再召不赴陞南京國子監祭酒再陞至南京吏部右侍郎天啓元年改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協理詹事府事纂修兩朝實錄副總裁而起元得末疾不能赴崇禎元年卒起元學問淵博凡古今成敗人物賢否以至諸曹掌故無不容心口陳指畫歷歷如睹按

石匱書

卷

文苑列傳

二

萊而求之百不漏一也然通藉三十年立朝僅五載晚年又以病廢不完其用士論惜之居鄉絕跡公府無一字關說惟地方利病人情屈抑則不辟忌諱妮言之如兵部快船改馬船絕衛弁之科索兩縣坊廂準里甲為條編皆更定良法于軍民甚便有妄言復舊以便其私者人情洵得起元力爭之事乃寢軍民乃定既以文衡清望自持而接引後學孳孳如不及有以

詩文請益者皆細加點定不以為煩或當意則稱之不容口至饋餉一無所受或迫情誼勉受之者必報稱其施乃已以此囊橐常虛故素廟詔中嘉其清真其詩文高者直追秦漢而清芬麗藻兼六代之長近體以初盛為宗而不廢錢劉溫李是為大家不名一體所著類真軒堂集五十卷編年稿十三卷四書私箋六卷中庸外傳三卷說略六十卷顧氏小史十卷客座贅

石匱書

卷

文苑列傳

三

語十卷壺天呖語金石考各一卷弘光朝謚文莊遺命不乞誌銘子孫又貧故其遺書軼事多不傳於世陳仁錫字明卿南直長洲人年十九舉於鄉明年下第歸乃肆力古人之學聞毘陵錢蔭新倡學東南往從之游學益進天啓壬戌廷試第三人授編修辛未晉經筵日講官會逆璫魏忠賢專國以事功冒伯爵乞世券仁錫當詈草辭或



休以禍仁錫曰死何足惜吾為奸邪草世卷何  
 顏對天下後世子終不可璫以黨錮坐之遂削  
 籍璫敗召仁錫為南京國子監祭酒甫拜命以  
 疾卒所著有四書語錄淵天縱易義經易簡錄  
 賦後書通鑑論較綱目會紀經濟八編衍義會  
 刻皇明衍義皇明世語錄無夢園集等書行世  
 張溥字天如南直太倉人崇禎辛未進士選翰  
 林院庶吉士授編修溥才情藻發為江南士林  
 石隱書 卷 四 文苑列傳

領袖所閱書極多而紀事本末一書評焉允當  
 小論發前人所未發進步龍門矣所著有七錄  
 齋集  
 石隱書曰曹能始藏書甚富為藝林淵藪其自  
 所為文填塞堆砌塊而不靈與經筵書厨亦復  
 無異書故多亦何貴乎多也顏隣初陳明卿張  
 天如所閱諸書亦卓犖有致而懶真草堂無夢  
 園七錄齋諸集食生不化亦未見其長炮夫烹

割調劑五味賓主樂之雖終日勞與炮夫竟  
 何補哉

石隱書曰潛谿青田以文章無功業後自北地  
 繼起命州歷下橫據中原而荆川鹿門起與特  
 角遂謂國朝自科甲以外更無文章矣夫唐以  
 詩取士李白杜甫俱不得與宴曲江窮達有命  
 雖不得與爭然使唐詩無李杜尚得為唐詩乎  
 余故叙次文人半收寒士亦見文章一道斷非

石隱書 卷 五 文苑列傳

資格科名所能限量者也

石匱書卷第五十九

列女列傳

魏宮人年少有姿色闖賊入城諸宮人逃竄未盡皆為賊所攔入魏宮人前後奔跑大叫曰賊入大內必求淨宮奴輩定遭毒手若等有志氣者早尋道路免致受辱哭叫數番遂躍入內河死之頃刻間諸宮嬪同跳入河死者五十餘人宮女費氏年可十五六聞闖賊入宮忙迫投井

石匱書

卷

列女列傳

一

井枯水淺賊至視井中有人使人下挾之起賊見其美互相爭奪費氏厲聲曰我適長公主衆人不得無禮何不見我若主擁見李自成自成令諸宮人識認知非公主賞賊將羅：携女出女又曰婚姻大事不可造次須擇吉行之羅擇吉日乃行合卺禮是夜設席痛飲費氏暗藏利刃俟賊醉斷賊喉即自剄死自成歎其貞烈令收葬之

長班吳奎妻張氏有殊色夫外出其家為一賊所據夜乃強淫之更深聞有叫門者迺其夫也婦乃潛起開門賊政斬斫睡夫婦持刀刺殺之挾其資遁前過一井張氏謝夫曰妾已失身不能事君矣遂投井死

吳信妻王氏世居齊化門東開紬緞鋪王色麗而性剛闖賊數人入其家相信拷打勒銀千兩蕪楚之聲人不堪聽其妻閉門自縊一賊潛進

石匱書

卷

列女列傳

二

內室排闥而入解王氏使甦強拉淫之王氏死掙不得脫賊強納其舌王氏故納之咬落其舌賊負劍大怒以刀割其腹貫胸而死賊口流血數日不得飲食死之

京城外女子張氏被擄賊愛其美將淫之女子曰我渴甚幸斟水飲我信之往深潭汲水扶女子同行方以瓦甃汲水女從後奮力擠之賊墮潭女子得脫



李氏姑媳二人寡居闖賊一騎入其家索酒食  
調少婦少婦曰遠來必飢燒火煮飯先炙酒飲  
之賊飢渴罄二壺而醉且睡去姑媳二人燒滾  
水一鍋先咳漱試之不醒又以銅器擲地作響  
聲又不醒乃縛其手足以滾水澆之賊大叫頭  
面糜爛而死

羅田女子王氏適夫耿大統三日賊至夫被殺  
王氏大恫其姑老而替不能走王氏恐被污又

石叢書

卷

列女列傳

三

恐替姑見刃於賊遂扶替姑哭而出門行半里  
過一深池竟抱姑同躍池中溺死

固安尹熙華妻遇賊被擄賊欲淫之婦曰我從  
若若必携我去可惜我家池中金銀悉棄之耳  
若盡往取之婦導之至池賊見池深却步婦遽  
前抱賊借勢一跌二人直滾入池底浮沉數次  
婦抵死不放與賊同死於水

中州二烈湯祖契妻趙氏睢州人也祖契他出

闖賊潰太康比犯睢州三月二十二日城破烈  
燭四起趙氏見事急囑家人曰為我謝夫子吾  
不能終事吾姑矣提一兒授侍妾曰汝善視之  
遂約髮投縲絕又赴井家人復出之時賊已  
露刃環視叱婦人曰若要死何不就我利刃氏  
叱之曰死賊大兵至余亦旦夕人耳敢嚇我賊  
怒斷其喉髮動目瞋者移時賊恨屠其腸胃而  
去一武生董光泰妻崔氏有姿色賊欲挾之去

石叢書

卷

列女列傳

四

崔氏據地大罵死不肯從賊先斷其手足遂碎  
磔之

會稽王氏葉汝菴妻也汝菴舉庚午鄉試魯監  
國時為兵部職方司主事丙戌兵敗汝菴與鄭  
遵謙為兒女戚慮禍及潛竄至臺塢為地方人  
所感赴水死之其妻曰夫死妾何侍與同沉於  
水會有拯之者汝菴死而王氏猶未瞑王氏謝  
拯者曰義不獨生據岍不肯起為拯者強起之

乃復絕食七日而死

章烈婦金氏者明遺將章欽臣妻也魯王遁欽臣提兵入會稽山屢欲解散金氏曰散兵易集兵難魯王在海上萬一有事余不可以不應後墮計被擒夫婦俱獲見鎮將欽臣屈膝半辭求活金氏坐地笑曰妾肉虎口而求生全有是事乎若屈膝奚為也曳之起獄成欽臣罪副金氏年少有姿色給賞幕將金氏曰妾義不受辱願

石匱書

卷

列女列傳

五

從夫鎮將曰余夫罪死曰願同死鎮將曰余夫罪副曰願同副鎮將曰癡妮子副可兒戲邪婉諭再三余氏不之聽乃命夫婦同副以成其名金氏色喜趨赴市曹欽臣先副金氏合眼念佛不忍視及副金氏割一刀輒念佛號一句截其乳乃大吼一聲始絕行刑韃子馬某罵曰騷淫婦裝憨不肯嫁漢子應萬副遂以刀刺其乳金氏既夾住死不可開乃支解之割其乳傳示觀

者觀者皆墮淚急走次日馬韃子於白日歸見烈婦立其門猝然自倒乃叫曰副我是正法刺我醜奚為邪家人百計禳之不應自捶其胸嘔血數升而死

俞烈婦婺源人為曹自強婦北兵入婺源掠俞氏置馬上俞氏給之曰我下馬稍收夫屍有金珠埋後地取之去兵縱之下馬輒擲身大慟以首觸石血流被面抱夫屍不放北兵怒殺之而去

石匱書

卷

列女列傳

六

青鏐者李成棟降清後鎮雲間所寵妓也及度嶺挈之行亡幾收復廣東得大明印信五十餘顆成棟獨取總督印留几上青鏐以語激成棟曰公自是明朝大將合該佩此言之不已成棟怒訶曰吾豈不深念此但患太夫人夫人羈虎窟耳青鏐吐唾欲再言成棟拔劍起曰再言及者蓋此劍青鏐接劍伏地哭曰公若念太夫人



夫人在雲間白刃下定；猶我蓋縫肉而賤妾  
侍公歌舞宴行于此致公歸明無路狗清被疑  
何以生為立取劍自刎成棟抱屍大慟曰我不  
如一女子明日即衣冠用總督印具疏迎永曆  
於桂林

潘鵬為京城葉室妻楊氏妾徐氏皆臨清妓也  
李賊入城縱兵淫掠徐與楊誓必死乃取所有  
砒霜和酒俟有變飲之忽二賊刀伏擁入鵬惶

石叢書 卷 列女列傳 七

急跳脫賊見二美宛轉求歡徐取前酒置案楊  
會其意二賊喜酌酒與徐一飲而盡甫飲不  
勝倒床占賊以為中酒復引酌楊曰妾不能  
飲願將軍滿飲以大杯願有琵琶楊為歌以侑  
之二賊樂各浮滿數四頃腸裂而死鵬歸急以  
羊血灌徐活夜挈家移僻處

謝薦妻張氏揚州人二十四乃歸薦讀書不  
成為胥吏生子于朝于宸于陞張以夫一經不

繼痛勵其子三命名張意也巧慧刺綉絕倫乙  
酉四月清圍揚州城且陷太守任民育縲死張  
呼其次女希韞曰汝姊鄉居或無慮妹尚幼吾  
與汝奚歸持詣井驅希韞入乃以身從之次日  
屠城三子皆被害

易為升良鄉人妻汪氏流賊至欲犯之汪不從  
罵賊一斬其一指罵益厲賊怒竟取其首去汪  
一兒繞數月婢陳氏抱之外走道遇賊被擒兒

石叢書 卷 列女列傳 八

見賊笑賊喜命賊婦子之婢夜伺賊出哭請易  
氏止此一子乞憐而釋歸賊婦哀之乃與兒錢  
帛教婢抱兒入破屋深匿之婢祝曰兒即有命  
幸勿啼兒果勿啼賊歸索兒不得至明竟去婢  
遂以兒歸兒名天祐

宗正妻某氏有珠色閩人通詩書閩敗宗正走  
廣州廣州又敗妻謂宗正曰無留髮處矣雜髮  
令下君宜自裁妾請先之宗正猶豫汪入室自

經宗正驚脫之而清兵入繫宗正去妻追至半途不及觸石死宗正尋亦被害

諸暨之孝義鄉上林里儒士斯曰福有妻黃氏年少而美丁亥越義師敗猶零落出沒於東白山清兵往搗之道經上林里中男婦皆走匿恭莽中曰福獨後過清兵以刃加曰福頸責其言婦女匿處曰福不與言則殺曰福徧搜恭莽得黃氏幸欲污之黃計給兵曰我欲入室護

石叢書

卷

列女列傳

九

吾贊便從介去若緩之為他人所得矣兵釋黃隨之去過高崖俯瞰大壑懸十餘仞黃忽縱身跳下兵急持之不及遂棄去已反視有老嫗抱一兒急投崖下一婢隨之兵駭急去明日屍浮則聯袂如相携蓋兒為黃兒嫗則兒乳母婢則其侍婢也

張縉妻某氏南直鎮江人縉為諸生住京口清兵方渡江縉妻與妾雲綃三人同被執妻妾以

好言善卒因間脫其夫約于前途相候則身隨二卒抵暮入營中二卒犯之堅拒不受卒亦因倦睡去妻妾中夜潛起取卒刀殺二卒無覺者帶刀去歷諸營會其夫于某所及蚤清兵覺追及三人皆自刎

謝氏為諸生吳光宸妻政和人也清破城光宸見殺謝恐為所及急走水坑引刀自刎未絕隣人扶歸謝不欲生以手觸創不食三日竟死

石叢書

卷

列女列傳

十

甘陽婦朱氏失其夫姓名為清兵所擄勵節不從亂經龍潭驛題詩於壁曰胡馬長驅破蘭州妾夫被戮子為囚戾勤再拜江頭水護我微軀莫北流題畢兵不知所言因給曰吾登舟而從方中流拽此兵與共溺水兵亦死

蔣氏常熟貧家女也早失母而弟幼父替蔣苦營朝夕衣食不給卒無有字之者乙酉清兵至聞蘇州破氏即自經于室替父不知父持之不



救矣

李定國之圍新會也閏八月清兵守之食盡殺人以食有莫氏婦者兵執其姑欲殺食之婦叩頭請代兵釋姑竟食婦兵曰嫩婦殊勝老姑又有李氏婦者兵欲食其夫婦泣曰夫無子食夫絕夫祀我幸留夫氏請代以供一七兵殺之以首歸其夫使塋之圍解後有人遇兵於途遽拜之兵愕曰吾何恩於若其人曰清明人各祭墓

石叢書

卷

列女列傳

十一

吾父母及妻子皆在公腹余何之惟向公一洒淚耳

永嘉王氏女年十七嫁本縣嚴全家清兵掠之歸欲淫汚抵死不從更百計誘之終不得兵怒殺之

塘橋女子非生塘橋死塘橋之女也未詳姓氏避清亂過嘉興之梅里塘橋時有清兵守甚殘忍以女美奪之入其舟家人畏去欲強犯女不

可因投水中脅之女辭不改提水數四終不從且大罵兵怒以刀觸之死水中里人憐其貞為禮懺三日

麥名世女大姑廣東番禺人世居魁巷未嫁城陷清卒入名世家抽刀脅大姑大姑迎刃曰自分必死毒即殺之卒氣沮置之去因告母曰留我不祥徒累母遽投井母幸之不得妹二姑年十七從之名世妾楊氏以裾繫其幼女又從之

石叢書

卷

列女列傳

十二

隣妻受年之婦聞大姑之義亦恐不自全與其婢清吟皆從之井中人幾滿

瓊秀瑤若江西宗室朱石虹之二女也石虹以換授為蕪州府同知清兵至蕪城陷石虹去二女同其姪婦廖氏俱投井死永曆中奉旨即于井上表坊賜一時三烈四字時禮曹嚴熈以詩記事有壯士寒風歆易水美人尺水傲西山之句

朱氏南昌宗室女歸劉生為妾宗室女故不為人妾以貧故為劉生妾而諱之劉生故有妻吳氏相安無謫至戊子金聲垣反清為明守兵亂生以二婦入山避兵遇暴卒生走去卒逼朱罵不從投東溪卒投刃殺之而吳氏赴南坡池死傳易銓被繫待死聞而為之歌

利氏女父應昌新會諸生未嫁丙戌清兵入邑應昌出走有替姬與女俱卒犯女不故好顏頤

石匱書

卷

列女列傳

十三

卒且勞苦卒吾未有所歸願依終象但無遽苟且我有賞藏某處可取為花燭費卒狂喜隨迹之女前表見路井輒躍入卒急持之不及矣應昌歸意女必失身去欲從營中求之或曰井浮一屍起視之果女也猝不可得棺置衣笥瘞雙節蕭庄墓傍

石匱書卷第六十

妙藝列傳

關思字九思號虛白吳郡人下筆堅凝點染清曠深得荆關董巨之法大幅雪景尤見超奇蓋九思作畫皆以草隸奇字之法為之樹如屈鐵山如畫沙絕去甜俗蹊徑方見士氣不爾縱儼然及格已落畫師魔界不復可救藥矣惟虛白山人能解脫絕束真是透網金鱗

石匱書

卷

妙藝列傳

張爾葆字葆生山陰人少精畫理以舅氏朱石門多藏古畫朝夕觀摩弱冠時即馳名畫苑其寫生之妙氣韻生動偏肖黃筌而長幅大幅畫嶂層巒烟雲滅沒更在倪雲林黃大痴之上董思白曰張葆生胸中讀萬卷書脚下行萬里路襟懷超曠自然丘壑內營成立鄴鄴隨手寫出皆為山水傳神壞陳洪綬自幼及門頗得其畫法



李流芳字長蘅嘉定人領鄉薦後即厭棄舉業  
不上公車一年強半寄跡西湖凡見湖中朝暾  
夕照雲氣變幻畫收入筆端題跋數語澹遠靈  
雋字皆香凡看其畫一種學問文章之氣在  
東坡當求之筆墨之間在長蘅當求之筆墨之  
外至其學步雲林更妙在郊寒島瘦

陳洪綬字章侯諸暨人為諸生魯監國授翰林  
待詔筆下奇崛道勁直追古人木石丘壑則李

石隱書

卷

妙藝列傳

成范寬花卉翎毛則黃荃崔順仙佛鬼怪則石  
恪龍眠畫雖近人已享重價然其為人佻鬪不  
事生產死無以驗自題其像曰浪得虛名窮鬼  
見諂國亡不死不忠不孝

姚允在字簡林會稽人姚氏世工圖繪而簡叔  
筆下澹遠一洗畫工習氣其摩倣古人見其臨  
本直可亂真久住白下四方賞鑒家得其片紙  
如獲拱璧而雪景奇妙可匹關思

石隱書卷第六十一

宦者列傳

王之俊北直隸人為內官監太監崇禎十六年  
五月奉命提督京城巡捕練兵甲申三月十九  
日闖賊破京城烈皇帝潛走煤山紅閣自縊  
獨之俊扈從跪帝膝前引帶扼腕回死帝側逆  
賊義之附英陵址

王德化大同人京師稱為二王公崇禎末為司

石隱書

卷

宦者列傳

六

禮監太監甲申三月闖賊入京城文武百官囚  
服立午門外上箋勸進德化從大內哭出見百  
官憤甚大罵曰誤國賊天子何在汝輩未此何  
幹見人即奮拳毆之都人稱快

高時明北直永清人司禮太監賊信急預懸一  
棺於中堂左右前後共繞十縵與名下十人同  
誓必死賊入自投棺中十人各投縵內舉火焚  
之自題其壁云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巳時

司禮監掌印太監高時明率名下李繼善等十人合家死節其十人惜薪司總理李繼善新城人御馬監貼場賈彝倫固安人御前近侍馬文科文安人司禮監官郝純仁陝西人御馬監貼場徐養民寶坻人乾清宮近侍宋輔震任立人御馬監太監馬鯨容城人內官監管理張行素寶坻人近侍李廷弼文安人惜薪司王家棟容城人

石匱書

卷

官者列傳

三

李鳳翔北直人司禮監太監自刎城頭

史賓清苑人司禮監太監年九十餘城破被執

罵不絕口賊位夾死

褚憲章北直人司禮監太監城頭親自放炮擊

賊炮炸被火焚死名下朱紫貴傳永興徐亂彝

則焚死

方正化北直人司禮監太監高時明名下為保

定總監宿城頭者數月軍民憚之城破賊斷其

首擲城外遺骸於城上狼藉淋漓見者哀之

崔承奉失其名里為福王太監職承奉辛巳賊

兵日成陷河南執福王承奉獨隨行道語王王

以神宗爺愛于雖失國不可屈節及王至賊所

自成南面立王且欲屈膝承奉據掖之正色大

言自古無千歲下人者即否宜為神宗皇帝

留一薄面王曰奈何曰殿下至此惟有一死明

無屈膝王者王于是以正及難而承奉乃以屈

石匱書

卷

官者列傳

三

膝賊罵曰初何以教王傲而自犯之承奉曰此

為王屈膝也願收王屍厚葬之賊猶怒不許賊

黨牛金星未儀勸自成曰此義氣當成其志遂

許諾葬畢承奉入請死賊竟殺之

石匱書曰先帝股肱心腹之臣滿天下而攀

繫薪湖者止王之俊一人何其寥也迨聞有

高時明輩十餘人泣于正命不可謂婦寺無人

秦人之所以歎黃鳥矣魯監國時太監高起潛



革狼奔至越萬壑千巖無所容其七尺為人所  
凌賊至求死不得望門收止祇為全軀計而軀  
果存全乎哉

石匱書曰 高皇帝鑄一鐵牌懸之午門曰內  
臣不許干預政事其所以貽謀誠善矣奈子孫  
朝內瑯用事其禍且與國運相為終始 祖宗  
有靈有不切蓋地下哉余獨慨前代全盛之朝  
常侍黃門尚存殷鑒而及區區監國猶且受制

石匱書 卷 官者列傳

家奴而不能自拔 高皇帝之明訓可不確守  
也哉

官者列傳附後

曹化淳不知所出而在魏忠賢門下落職已久  
崇禎甲申三月賊勢甚急起化淳管理皇城化  
淳言忠賢若在時事決不敗壞至此 上聞  
之惻然傳諭收葬忠賢骸骨十八日賊攻彰義  
門化淳城上發炮不入鉛彈惟有空響而已十

九日賊乘勢用大砲急擊 上聞遣化淳督戰  
此至誘我兵曰賊已上城矣城頭守卒皆奔潰  
則化淳雷沸不能禁化淳開門迎降京城遂陷自  
或入宮內監三百人迎之德勝門令仍舊職各  
監局印官迎亦如之因集選百二十人餘皆散  
去自成與偽都督劉宗敏數十騎入大內化淳  
與杜之秩前導自成責其背主當斬化淳等叩  
首曰識天命故至此自成叱之起衆呼萬歲

石匱書 卷 官者列傳

杜勳榆林人甲申三月朔聞流賊寇陝西各省  
俱陷遣內官監制各鎮杜勳監宣府杜之秩守  
居庸初七日賊至宣府宣府叛將白廣恩與總  
兵姜瓖約降杜勳緋袍八駟郊逆三十里侍賊  
部下十五日至居庸杜之秩迎降十七日薄京  
城賊李自成對彰義門設座晉王代王左右  
席地坐杜勳走城下呼城上人莫射我杜勳也  
可絕下一人以語守者曰留一人為質請公上

勲曰我杜勲無所畏何質為提督太監王承恩

縋之上同入見大內勲感稱賊勢重皇上可自

為計守陵太監申芝秀自昌降賊亦縋上入見

備述賊犯上不道語請遜位上怒叱之諸內臣

請留勲曰有秦晉二王為質我不逆則二王

不免矣乃縋之出仍縋下勲語守璫王則克褚

憲章曰吾輩富貴自在也初聞勲殉難贈司禮

監太監慶錦衣衛指揮僉事立祠祀之至

石匱書 卷六十二 官者列傳

得其實

石匱書曰魏忠賢流毒海內天下已成危解之

勢明之所以不即亡者幸耳乃尚留遺孽如曹

化淳杜勲者降賊獻門忠賢之遺禍至此始盡

嗟乎我明天下不亡之崇禎而寔亡之天啓不

失之流賊而寔失之忠賢當時有人曰魏太監

薄天子而不為此語不信然哉

石匱書卷六十二

中原制賊傳總論

崇禎建元王嘉胤以飢民初亂率自成附之而

白水王二邊盜苗吳等往合清兵以應令此

時有汲黯發河內之粟粵實定郭曖之軍則解

甲歸農費刀買犢匪吳人仕也奈何應變幸方

蔓延莫制嘉胤擒斬之後分頭道神活地草等

為三十六營而混天星侵軼商淮過天星盤據

石匱書 卷六十二 中原制賊傳總論

汧隴獨行狼屠毒漢蝎子塊焚掠

圍蹂躪盡天比之苞蘖不剪流為腫疥癩不

治結為大疽以至函石輟斧而躊躕扁鵲望色

而却走嗟乎豈不晚哉乃群盜之最可恨者窮

則乞降勝即復逞此則杖誠彼即負固以故羅

才才之入巴蜀也八部投戈李自成之困峭函

也九軍歸命及平孫傳庭整屋之戰擒關王以

獻俘劉良佐左良玉義門之戰破賊兵二十餘



萬此何異李固之入荊州度尚之臨艾縣而乃  
 摧陷雖多廓清難奏者則以分關之事權不一  
 前門拒虎而後門進狼行間之款附非真射殺  
 已改而鷹眼不化也至於十五年之後袁時中  
 既減老回：并營而弱者半降于官軍強者悉  
 隸于闕若寔至公私塗炭宗社命胥論者咸謂  
 自成之罪上通於天而予未嘗不歎息痛恨于  
 群盜也譬猶蠹木獻忠啄之自成殊之寔群盜

石匱書

卷

中原列傳身見命

鑽穴之譬猶逐鹿獻忠特之自成攬之寔

聚路之則群盜之罪可末戒於自成也哉嗟乎  
 秦祚之亡亦受四方蠶食隋社之滅皆因劇賊  
 鳴張思宗志在毛全而禍同水解總由彼蛇蛆  
 橫溷而蜂蟻肆毒也悲夫

石匱書卷第

中原羣盜傳

崇禎元年延安饑十一月府谷民王嘉胤倡亂  
 饑民附之白水盜王二等復合徒衆劫掠蒲州  
 韓城間時承平久猝被兵人無固志巡撫陝西  
 都御史胡廷宴庸而老惡聞盜杖各縣報者曰  
 此饑氓徐自定耳于是有司不以聞盜偵知之  
 益恣劫宜君縣獄北合嘉胤五六千人聚延慶

石匱書

卷

中原群盜

之黃龍山

二年正月壬戌撫治勦陽都御史梁應澤以漢  
 南盜告急請兵撫標止步兵三百人陝西巡撫  
 胡廷宴延綏巡撫岳和毅各報洛川淳化三水  
 略陽清水成縣韓城宜君中部石泉宜川綏德  
 定耀靜寧潼關陽平關金鎖關等處流賊恣掠  
 給事中薛國觀上言賊之熾也由喬應甲撫秦  
 置盜劫不問實釀其禍今弭盜之方在整飭吏

治有先事隄防之法有臨事剪滅之法有後事懲戒之法上是之 己巳固原逃兵掠涇陽富平執游擊率兵 二月陝西備兵商洛道劉應遇率毛兵入漢中合川兵敗賊畧陽守備黃元極擊賊馬璠被殺捕于毋賊不置賊走漢陰應遇遣兵追斬五百餘誅渠魁數十人餘走蜀其後漢陰山中者並自殺漢南盜平 三月丙子流盜掠真寧 州安化三水 四月甲午固原

石叢書

卷

中原群盜

賊犯耀州督糧參政洪承疇令官兵鄉勇萬餘人圍賊于雲陽幾獲之賊乘夜雷雨潰圍走淳化入神道嶺 劉應遇以千人徧漢中賊于五丁峽寧羌知州陳元瓚失防盜遁 巡按陝西御史吳煥言秦寇慘掠古所罕有撫臣胡廷宴糾于積弛束手無措則舉而委之邊兵至延綏撫臣岳和毅諱言邊兵為盜又委之內地總之兩撫欺飾釀患致奸民悍卒相煽不已而西安

延安諸邑皆被盜矣盜發于白水之七月則邊賊少而土賊多今年報盜皆騎銳動至七八千人則兩撫之推諉隱諱實釀之也 十一月京師戒嚴山西巡撫都御史耿如杞以兵入衛諱于派大掠良鄉如杞逮論死西兵皆沿邊動卒潰而失次竄走剽掠山東 大盜混天王等掠延川米脂青澗等縣起前總兵杜文煥勦之三年正月陝西邊盜王順苗美連逃兵掠綏

石叢書

卷

中原群盜

德衆三四千南圍韓城總督楊鶴巡撫劉廣生提兵赴援斬首三千級賊遁後犯清澗官兵追逐之賊走西川官兵追擊降三百餘人餘大奔苗美叔苗登霧嘯聚于安定總兵杜文煥擊敗之先是萬曆時朝廷念西軍勞苦預給三月糧以為常崇禎二年秦大旱粟騰貴軍餉告匱延綏巡撫楊鶴甘肅巡撫梅之煥分道勸土兩年復以稽餉而諱其潰卒畏捕誅亡命山谷間倡



饑民為亂時東事益急廷議核兵餉各邊鎮咸  
 釐汰裁餉至數十萬乘障兵咸謀而下又以給  
 事中劉懋清裁定驛站即給郵束傳有額毋濫  
 用縣官錢歲省費無算謂蘇民力也而河北游  
 民向藉食驛楮用是益無賴歲不登無所得食  
 所在潰兵煽之而全陝無寧土矣 命洪承疇  
 以都御史巡撫延綏 王嘉胤陷府谷他賊入  
 山西犯襄陵吉洲太平曲沃 四月賊王子順  
 石叢書 卷 中原群盜 四  
 苗美陷蒲縣山西自河曲至蒲津千五百里俱  
 鄰陝河最狹賊自神木渡河陷蒲已分三部東  
 犯趙城洪洞汾霍而掠石樓永和吉陽賊首自  
 號橫天一字王 五月賊破金鎖關殺都司王  
 廉 六月王嘉胤陷黃甫川清水二營遂據府  
 谷洪承疇與杜文煥圍之賊夜劫營官兵擊敗  
 之 延安知府張策都司艾穆感賊于延川賊  
 求撫王子順張述聖姬三兒等俱降王嘉胤等

掠延安慶陽城堡多陷總督楊鶴主撫不以聞  
 與陝撫劉廣生遣官持牌四出招賊 魁黃虎  
 小紅狼一丈青龍江水掠地虎郝小泉等俱給  
 牒免死安置延綏河西但不焚殺其淫掠如故  
 民罹毒益甚有司莫敢告而寇患成于此矣  
 兵科給事中劉懋上言秦之流賊非流自他省  
 即延慶之兵丁土賊也邊賊倚土寇為鄉導土  
 寇倚邊賊為羽翼六七年來韓蒲被掠共數不  
 石叢書 卷 中原群盜 五  
 多至近年荒旱頻仍愚民影附流劫涇原富穰  
 之間賊勢始大當事以不練之兵剿之不克又  
 議撫之其剿也所斬獲皆饑民也而真賊飽掠  
 以去矣其撫也非不稱降聚眾無食仍出劫掠  
 名降而實非降也且今年麥苗盡枯斗粟金三  
 錢營卒乏食三十餘月即慈母不能保其子彼  
 官且來兵民何哉且邇來貪酷成風民有三金  
 不能供納賦之一金至于捕一盜而破十數人

之家完一贖而傾人百金之產奈何民不驅為盜乎若營兵曠伍半役于司道半折于武弁所餘老弱既不堪戰又不練習當責督撫清汰操練以備實用也 山西流賊破蒲州潞安官兵敗沒 七月御史黃道直言盜起于饑請發餉銀易米一從保德州河路一從洛宜陸路賑饑民庶收拾人心解散黨附不報 八月王嘉胤勾西人入犯佯乞降仍奪路走黃甫川復引西

石匱書 卷六 中原群盜

人入掠洪承疇杜文煥從孤山進擊大破之賊奔潰 十月王嘉胤陷清水營殺遊擊李顯宗復陷府谷大盜李老柴于廊雜間糾三千餘人攻合水寧夏總兵賀虎臣擊賊于盤谷斬六百餘級又敗之寧州 十一月山西總兵王國棟追賊于河曲發西洋砲炸兵自亂賊乘之大潰遂陷河曲 十二月乙巳盜神一元破寧塞據之殺參將陳三槐圍靖邊副使李右梓固守

賊勾西人四千騎益圍靖邊三日夜遂陷柳樹澗保安等城 四年正月神一元陷保安副總兵張應昌擊敗之神一元死第一魁領其衆 癸未山西賊犯平陽 庚寅王嘉胤渡河掠茶園溝副總兵曹文詒擊却之 己亥命御史具姓賣金賑陝西贖荒招撫流盜諭曰陝西屢報饑荒小民失業甚者迫而從賊自罹鋒刃誰非赤子願速若斯

石匱書 卷七 中原群盜

今特發十萬金命御史前去酌被災處次第賑給仍曉諭愚民即或脇從僅入賊黨若肯歸正即為良民嘉與維新一體收恤 上召輔臣九卿科道及各省監司于文華殿上問山西按察使杜壽林流寇之事對曰寇在平陽或在河曲近聞漸已渡河曲尚阻須大創之但兵寡餉乏耳上曰前言寇平何尚阻也對曰山陝隔河修去倏來故河曲獨被困問河曲之陷曰賊未



嘗攻大抵饑民為之內應今不早圖有誤國事  
上問陝西叅政劉嘉遇以流寇對曰流寇因兵  
餉不足故難勦耳且寇見官兵即散退後嘯聚  
上曰寇亦吾赤子也宜招撫之又問近寇所在  
對曰一在延安一在宜川上凝思久之命退

寧武總兵孫顯祖言聞喜稷山賊二十餘萬日  
勦日益官兵不過二千奔逐不支乞發京營或  
調邊騎夾勦命下所督便宜專制總督張宗衡

石匱書

卷

中原群盜

八

以兵餉並乏竟不行 二月壬子總兵賀虎臣  
杜文煥合軍圍保安神一魁勾西人千餘騎突  
圍出復糾賊數萬劫寧夏都指揮王英兵潰諸  
道將棄城南奔戊午一魁至慶陽破東關游擊  
伍維藩擊斬五百餘人 戊辰賊圍慶陽總督  
楊鶴在邠乾不即援宜君賊趙和尚等南犯涇  
陽三原韓城澄城各賊分犯不知其數 壬申  
神一魁陷合水 三月丁丑張應昌等援慶陽

賊圍解時議招一魁散其黨 癸未賊帥孫繼  
業茹成名等六十餘人來降總督楊鶴受之設  
御座于固原城樓上賊跪拜呼萬歲因宣聖諭  
令設誓各解散或歸伍或歸農自此群盜視總  
督如兒戲矣 甲午陝盜劉五可天飛據鐵角  
城混天飛獨行狼等聚蘆保嶺眾各萬餘分犯  
平涼固原耀州涇陽三原盜混天猴薄寧州分  
犯環縣 賊陷武安走平涼詐稱官兵襲陷華

石匱書

卷

中原群盜

九

亭時大盜王老虎圍莊浪曹文詔王性善西勦  
諸賊乘虛四犯 楊鶴給降人謀令各還鄉簡  
其豪千餘人以叅將吳弘器領之駐寧塞而宜  
君雒川盜又蠶起矣 副總兵曹文詔擊賊于  
栗園大敗之 四月己未神一魁降于楊鶴  
責數其罪俱伏謝一魁有戰騎五千鶴侈其事  
上言乞賜一二萬金賑濟又止巡撫練國事北  
征宜雖賊亦求撫于國事從之其脇從饑民各

給牒回籍首領置軍中 省臣劾宣大總督魏  
雲中陝西總督楊鶴恒怯玩寇上切責雲中等  
平盜自贖時言官交論鶴、疏引咎 曹文韶  
等克河曲斬賊一千五百餘級獲兵械馬騾數  
千 丁卯延綏巡撫洪承疇令守備賀人龍勞  
降者酒降者入謝伏兵斬三百二十八人 庚午  
賊陷始興 御史吳姓西行至延長寇聚城下  
諭以禍福委同知趙鶴年分賑賊各解散游賊

石匱書

卷

中原群盜

十

聞之皆回受賑撫賊七千有奇 降盜不沾泥  
擁衆勸糧賞復攻未時總兵王承恩侯拱極率  
三千人至葭州洪承疇張應昌亦至賊分兩營  
以待連戰賊始遁追至西川斬三百餘級賊溺  
死無算官兵屯西川雙湖峪其間審察六十有  
四皆險絕盡為賊殺承疇乃令在、設防堵截  
不沾泥恩率百騎逃關山嶺都司馬科等追之  
盡殲其騎不沾泥乃降手殺賊目雙翅虎縛獻

柴金龍以自贖 五月乙亥王承恩擊宣川賊  
敗之賊聞王虎金翅鵬乞降金翅鵬即王子順  
恆成功也餘賊走宜君其衆二萬 陝西都司  
曹變蛟追寧塞遺賊于唐毛山賊大潰四戰皆  
捷先後斬一千四百餘級而寧塞之逸賊稍殺  
矣 御史吳姓至榆林鎮以晉兵過糶斗米銀  
六錢草根木皮俱盡人至相食姓因奏榆林為  
西北雄鎮宿將勁兵出焉非他鎮比雜販牟利

石匱書

卷

中原群盜

十一

商民欣赴初無損于晉若以防河為名而絕秦  
人之命恐謀國不在此也 延安賊趙四兒以  
萬餘人掠韓城郃陽靈州恭將張全昌以五百  
人戰三日斬三百餘級賊走鄜州復進擊斬六  
百餘級時榆林連旱四年延安饑民甚衆西安  
大旱巡撫練國事更請發帑賑濟不報趙四兒  
尋降 初洪承疇撫盜王子順等駐榆林巡按  
御史李應期誅之上謂賊勢蹙甚招撫為非殺



之良是命吳姓敷奏 丁酉延綏榆林大雨始  
有禾 庚子盜滿天星降于楊鶴 選其驍勇  
置營中散其黨萬二千人即命其魁分勒回籍  
未數月皆畔去 壬寅賊萬人自合水保安逃  
出攻中部降丁內應城陷 六月癸卯曹文詔  
擊斬王嘉胤于陽城其黨復推王自用為首號  
曰紫金梁其黨自相名目有老回、八金剛闖  
王闖將八大王掃地王闖塌天破甲錐形紅狼

石叢書

卷

中原群盜

十一

亂世王混天王顯道神鄉里人活地草等分為  
三十六營 辛酉鄜州賊混天猴張孟金謀襲  
靖邊張應昌邀之于真水川敗之追斬四百餘  
級癸亥混天猴獨行狼等萬餘人自甘泉犯合  
水洪承疇率兵追擊敗之甘泉山中混天猴等  
乞降 七月賊首上天龍馬老虎獨行狼復掠  
鄜州列三營于太平原楊鶴王承恩擊破之上  
天龍等以二千入降給事中孟國祥曹履泰各

奏撫賊欺飾之弊 癸未建總督陝西三邊都  
御史楊鶴下刑部獄論戍之 丁亥曹文詔等  
諸將擊賊連敗之賊奔東北是役也合督撫四  
鎮之兵窮追半月先後數十戰賊敗潛遁山谷  
延安慶陽千里內暫安焉 甲午賊趙四兒六  
千餘人東渡山西總督洪承疇等兵從之賊入  
沁水縣 東北有寶莊故張忠烈公銓里居也  
先是銓父尚書五典謂海內將亂築塙為堡甚

石叢書

卷

中原群盜

十三

堅至是賊犯寶莊五典已沒銓于道濟道澤俱  
官京師惟銓妻霍氏守舍眾議棄堡去霍氏語  
其少于道澄曰避賊而出家不保出而遇賊身  
更不免等死耳死于家不猶愈死于野乎且我  
守堅賊必不得志躬率僮僕為守禦賊至環攻  
之堡中矢石粒發賊傷甚眾越四日乃退其避  
山谷者多遇賊滿殺惟張氏宗族得全冀北兵  
備王肇生表其堡曰夫人城 辛丑陝西賊陷

中部王承恩擊斬千七百級 八月癸卯總兵  
賀克臣擊斬慶陽賊劉六斬其餘黨五百餘人  
西路斬平 先是巡按陝西御史李應期言秦  
賊旋撫旋叛上命御史吳姓確查報聞姓上言  
延慶地亘數千里土瘠民窮連歲旱荒盜賊蟻  
起西路則神一元破軍塞安邊攻保安一元以  
第一魁繼之又破合水圍慶陽總督楊鶴招撫  
四千有奇餘黨郝臨卷劉六等眾不下數萬掠

石匱書

卷

中東詳盡

十四

環縣真寧間此保安合水之流孽也延安四載  
奇荒邊軍始亂出掠米脂綏德青澗脇從甚眾  
幾千無民流劫延南點燈于眾號數萬自山西  
回黃龍山西安北界數州縣被毒甚慘此延北  
邊賊流毒西安者也近官軍南剿賊望風潛逃  
相繼招安滿天星等降于榆林餘賊遂徙而北  
其降賊雖散原籍仍復劫掠于是有官賊之謠  
而人致恨于招撫之失事矣點燈于眾五六千

在青澗旋撫旋叛慶陽郝臨卷劉六等亦曾受  
撫今攻陷中部者皆其衆也又降賊獨頭虎見  
大兵之來已出韓城潼關道臣胡其俊猶追贖  
錢九十萬賊復橫索一一給之惟謹要挾重資  
之說有自來矣為今之計集兵合剿殲其渠而  
餘衆自破明賞罰而士氣自鼓秦事猶可為也  
山西賊陷隰州蒲州命許昂臣巡撫山西  
洪承疇駐慶陽報乏餉已承疇兵大敗趙四兒

石匱書

卷

中東詳盡

十五

于山西桑落鎮 九月山西賊入河北犯濟原  
神一魁復叛擾寧塞劫守將吳弘器范禮官  
兵攻圍之其黨黃友才斬一魁以獻 盜獨頭  
虎滿天星一丈青上天猴等五部恣掠宜碓副  
總兵趙大胤在韓城去賊營二十里不敢出戰  
土人強之出報斬五十級驗之則率婦女首也  
給事中魏呈潤劾大胤落職 壬辰命洪承疇  
總督陝西三邊張福臻巡撫延綏 黃友才復



叛而遁追斬千一百級 洪承疇擊賊趙四兒  
 擒之即點燈于也起青澗綏德奔突延西間往  
 來秦晉沿河郡縣多苦之至是伏誅平陽稍安  
 其黨黑煞神起又有過天星蝎子塊與紫金梁  
 等共數十部自賊據中部官軍攻圍兩月不下  
 冬十月曹文詒及張福臻兵俱至克之 陝西  
 賊陷宜川 十一月丙午陝賊譚雄陷安塞襲  
 掠一空仍乞撫聞十一月王承恩誘譚雄等五

石匱書

卷

中原群盜

十六

人斬之 癸丑陝賊不沾泥張存益等陷安定  
 甲子王承恩克安塞斬五百餘級即進勦安定  
 賊潛走綏德 降丁混天猴勾盜陷甘泉劫餉  
 銀十萬八千兩殺知縣郭永圖備兵河西張允  
 登戰死洪承疇聞之遣王承恩分勦以甘泉廊  
 延咽喉而自以四百人赴之賊勢日熾承疇日  
 不暇給矣 寧武總兵孫顯祖敗賊蝎子塊于  
 萬泉 十二月甘泉賊陷宜君又陷葭州備兵

僉事郭景嵩死之 己丑諸降盜復叛攻綏德  
 上憂延綏賊蔓以山陝督撫請餉疏切責戶  
 兵二部兵部尚書熊明遇請措二十萬金接濟  
 秦中 甲午孫顯祖于河津聞喜等處與賊六  
 戰俱捷 五年正月延綏賊偽為米商入宜君  
 遂陷之復陷保安合水流入山西者陷蒲州永  
 寧大掠四出山西巡按御史羅世錦歸咎于秦  
 謂以隣為壑給事中裴君賜晉人也上言責成

石匱書

卷

中原群盜

十七

秦之撫鎮驅之回秦而後再議剿撫蓋當事之  
 無定見如此 洪承疇請留陝西餉銀二十萬  
 資勦費并以勸農從之 先是寧塞逆賊合環  
 慶諸寇屯鎮原之蒲河欲犯平涼走鳳翔漢中  
 陝撫練國事檄固原備兵王振奇同副總兵王  
 性善等截守各隘口檄平涼兵備徐如翰副  
 總兵董志義守涇州各要害又檄總兵楊嘉謨  
 等緝斬殺賊塘馬斷其耳目賊遂不敢出又食

乏互相猜疑洪承疇從邠州間道疾至慶陽曹  
文詔以臨洮兵至賀虎臣兵亦至會于西澳各  
夾擊賊大小十餘戰追奔數十里斬首千餘級  
傷墜無算而寧塞之寇盡矣惟渾天猴等尚據  
襄樂練國事遂移鎮寧州時以西澳之捷為用  
兵來第一 戊午洪承疇等擊敗賊于魏安堡  
賊雖奔竄尚破華亭擾莊浪而官兵追捕皆破  
騰潛匿先是延西諸寇承疇偕文詔先後清蕩

石匱書

卷

中原群盜

九

而鐵角城乃邊盜藪郝臨庵可天飛為官軍所  
敗獨行狼跳入其伍耕牧鐵角城為持久計聞  
他盜盡平甚懼承疇文詔擊破之斬可天飛其  
二賊亦生得就誅自西澳捷後軍毅大振曹文  
詔忠勇善戰承疇與下同甘苦得士卒心轉戰  
四載斬級三萬西人稍休息然亦憊甚矣  
甲子陝西原任通政使馬鳴世奏曰三秦為海  
內上游延安慶陽為關中藩屏榆林又為延慶

藩籬無榆林必無延慶無延慶必無關中矣乃  
自盜發以來破城屠野四載于茲良以盜衆我  
寡盜飽我饑內鮮及時之餉外乏應手之援揆  
厥所由緣廟堂之上以延慶眎延慶未嘗以全  
秦吓延慶以秦吓秦未嘗以天下安危吓秦而  
且誤視此流盜為饑民勢焰燎原莫可撲滅若  
非亟增大兵措大餉為一勞永逸之計恐官軍  
驚于東賊馳于西師老財匱揭竿莫禦天下事

石匱書

卷

中原群盜

十九

尚思言哉乞勅所司亟措餉二十萬給民牛種  
為兵士犒賞急圖安戢庶全秦安而各鎮安矣  
張應昌等擊黃友才斬之 二月寧塞通寇  
復熾 庚寅盜夜入邠州備兵僉事郭應響死  
之 三月壬戌陝西賊陷華亭知縣徐兆麟赴  
任七日城陷遂至竟坐棄市人皆寃之 四月  
湖廣流盜自興國入江西恭和吉安等處 七  
月山西賊陷大寧 八月曹文詔擊賊甘泉敗



之洪承疇令脇從者免殺降四千餘人散者亦  
數千人餘賊散匿山谷 山西巡撫宋統嚴擊  
賊于長子賊奔沁水庚辰賊首紫金梁老回回  
八金副以三萬衆圍實莊時張道濬得罪家居  
率其族禦之賊多死聞秦師且至懼欲乞撫紫  
金梁呼于壁下道濬登壁見之紫金梁免胄前  
曰我王自用也誤從王嘉胤故至此來乞降  
耳俄老回亦至道濬諭之曰急還所俘散若

石叢書

卷

中原詳述

二十

徒衆吾為請于撫軍貸爾死賊乃還所掠拔營  
而西入陽城界道濬以賊情告于統嚴曰賊狡  
未可信因遣使往覘賊諸賊成就約惟八大王  
闖塌天五營不受命紫金梁歸款未決諸軍乘  
賊不備輕騎襲賊營賊怒南犯濟源臨溫陽  
九月山西賊破臨縣賊魁豹五等據其城又陷  
修武殺知縣劉鳳翔焚掠武涉暉縣遂圍懷慶  
上以藩封重地切責河南巡撫樊尚燝殺賊自

贖賊既盡嚮河北山西巡撫宋統嚴備兵冀北  
王肇生率軍次陵川扼賊北歸賊北走遇官軍  
賊尤關互相勝負會夜與賊爭險對營兩山頭  
賊緣窮谷而登大譟官軍亂統嚴肇生皆走與  
諸軍相失宣大總督張宗衡將兵至高平統嚴  
肇生以師畢會大破賊于桑子鎮賊復入沁水  
十月詔副總兵左良玉將兵二千五百人後  
懷慶 癸未王承恩敗安塞遺賊于西川胡堡

石叢書

卷

中原詳述

二十一

賊月喬六自斬其魁黨以降餘適延綏稍寧  
十一月罷山西巡撫宋統嚴以許昂臣代之  
十二月張宗衡許昂臣同逐賊臨縣賊轉入盤  
磨山方六百里賊闖正虎據交城文水以窺  
太原邢滿川上天龍據吳城向陽以窺汾州紫  
金梁以秦豫毛兵俱集澤潞東南遂乘虛從沁  
州而北入榆次又入壽陽距太原不五十里許  
昂臣撤師北歸時賊首亂世王與紫金梁爭一

一第220册 續修四庫全書 第9 頁

掠婦構小隙遣其弟混天王來歸廷議方督進討諸將諱言受降權辭謝之約得紫金梁頭始為請于朝混天王唯泣涕而去亂世王與破甲維合謀圖紫金梁賊分為三陷霍垣曲長子諸將壬辰陷遼州是日除夕也 是月趙和尚等賊斬其魁霍維端以降諸將分領入營還宜君

石匱書

卷

中原詳盜

二十二

六年正月丁酉賊闖入畿南西山距順德百里時大隊在山西分為二一北向西犯平縣窺固關一南向河北懷衛之間盡遺踪跡丁未左良玉敗賊干涉縣西斬其渠賊望其旗幟皆靡然賊勢尚熾謀渡河南犯 癸丑進曹文詒都督同知文詒連敗賊于沂代間斬首千五百級 二月許昂臣曹文詒屯平定張應昌屯汾州駐太原東西以禦寇 賊踞林縣山中饑民相望而起左良玉敗績于武安河南兵七千先

後失亡殆盡賊益熾左良玉勢孤乃請鄂紀兵相援備兵井陘副使寇從化撤守備李定王國璽逐賊畿輔陷賊伏中兵敗死亾畧盡賊長驅保定備兵副使盧象昇禦都之 曹文詒敗賊于榆杜時文詒屢捷張應昌追邇不進紫金梁老回回從榆杜敗北奔 三月蜀賊寇百丈關官軍敗沒 詔總兵鄭紀將川兵三千並以石砬土司馬恩儀兵馳赴河南未幾馬恩儀敗沒

石匱書

卷

中原詳盜

二十三

丙午山西兵擊賊于陽城北張道濬設伏于三經四賊至伏起擊之斬其魁生擒賊首首八星闖王賊大奔巡撫鼎臣獻俘闕下奏道濬功第一 四月丙寅山西賊陷平順 乙酉曹文詒敗賊于陽城斬千餘級 河南西路賊自輝縣入清化鎮所在守將敗沒部臣以河南不塞太行之險搆賊使入撫臣不得無罪 五月癸巳山西巡撫鼎臣以流寇恣掠請蠲積逋并豫



免赦年額賦不許 已而上以勦賊諸將一時  
 功罪勤惰應有監紀特命內監陳大金閻思印  
 謝文舉孫茂霖分監曹文詒張應昌左良玉鄧  
 玘軍紀功過催糧餉仍發內帑四萬金素紅綉  
 段回百匹紅素千匹軍前給賞 庚申曹文詒  
 夜襲賊于偏店賊亡走墜山谷者亡算盡南奔  
 諸將會兵逐之沙河奪馬騾數千賊自折那河  
 走 河北然陷涉縣 六月乙丑川兵潰于林  
 石叵書 卷 中原群盜 辛酉

縣毛共殺傷甚衆潞王告急乞濟師 丙寅河  
 北賊圍涉陰林輝涉安諸邑別賊自陽城迫  
 來合于濟源 山西賊陷和順 辛巳左良玉  
 破賊于懷慶賊盡奔太行山 上念中州寇盜  
 蔓延命總兵倪寵王樸分將京營兵監以內監  
 楊進朝盧九德賜二帥弓矢千五百戰馬三百  
 健丁三百馳赴中州來勦 七月乙未賊屯彰  
 德汾州張應昌進勦汾陽知縣費甲聽以通趙

苦供億投井死 丙申山西賊陷樂平 河北  
 賊攻彰德左良玉禦却之 辛丑山西賊陷永  
 和旋陷沁水賊自秦入晉五犯沁水至是陷之  
 八月丁亥陝西賊攻隆德殺知縣費彥芳分  
 守原恭政陸夢龍戰於綏德城下死之 九  
 月己亥張應昌敗賊于平山獲賊首張有義郎  
 一盞燈也 十月丁卯山西河北諸賊二  
 營乘水渡河而南犯閻鄉陷澠池分入河南湖  
 石叵書 卷 中原群盜 辛丑

廣漢中興平 畿內賊至寧晉掠南宮甚慘尋  
 走五臺山 周數百里賊據顯通寺其  
 皆具險阻足守官軍不敢擊 十二月己未河  
 南賊陷伊陽庚申陷盧氏徧掠汝州浙川內鄉  
 光化均州戊寅犯南陽 庚辰湖廣賊假進香  
 客陷鄖西 癸未湖廣賊陷上津丙戌陝賊陷  
 鎮安 時秦賊既盡入晉流突畿輔河南至數  
 十萬而延綏賊首鑽天哨開山斧獨據永寧關

前阻山險下臨黃河負隅數年不下延綏巡撫  
陳奇瑜謀取之乃陽傳總制檄發兵簡衆七千  
人抵延川潛師疾走入山賊不虞大兵至倉皇  
潰伏焚其巢縱擊斬首千六百級二賊死分兵  
擊賊首一座城斬之延水盜悉平奇瑜威名著  
關陝 是年陝西山西大饑

七年正月壬辰降盜王劉王之西通八月

太原挾賞巡撫戴君恩設宴誘副等斬之共斬

石匱書 卷 中原群盜 二十六

四百二十七人王之臣即約五通天柱孝義士

賊也而嵐岢大盜高加計號頭道神九

旱饑民投賊者逾衆 畿輔兵漸集賊西竄

河南賊自鄆陽渡江薄穀城掠光化新野而襄

陽賊六路俱集郡兵不能支又賊四五千入

郟界圍均州往荆門西北商陵 辛丑陝賊陷

洵陽逼興安西鄉土寇乘之漢中震動興安賊

連陷紫陽平利白河道臣王在臺固守興安洪

承疇起援城得全時練國事移兵商雒賊南破  
鳳縣入四川癸丑陷建安 乙卯楚賊陷房縣

保康 南京兵部尚書呂維祺奏言南都鳳河

承天陵寢所在宜以宿衛襄葉為咽喉淮徐則

京師咽喉也乞救淮撫楊一鵬急宜預備防賊

東犯 二月壬戌蜀賊陷興山壬申入瞿塘陷

夔州一宿去 賊既蔓延秦晉楚豫之方流

無定廷議以為各鎮撫事權不一互相觀望宜

石匱書 卷 中原群盜 二十七

以重臣開督府統攝諸道兵討賊制可會擬

洪承疇因陝西三邊所恃未可極易詔遣

巡撫陳奇瑜兵部右侍郎總督陝西山西河南

湖廣四川軍務時賊所向隨方勦撫奇瑜檄諸

將會兵于陝川 三月己丑南京右都御史唐

世濟上言流寇有四一亂民一驛卒一饑黎一

難氓宜分別勦撫上善之下總督奇瑜 乙巳

川兵敗賊于巴州 山西自去秋八月至是不



雨大饑人相食 四月丙辰遠撫治鄖陽蔣允儀以失陷鄖西諸邑也 川賊渡利州河札陽平白水等關分四路土人力拒之賊走奉節楚賊在房縣婦倍于男總兵張全昌連擊敗之甲戌發帑金五萬命御史梁炳賑饑陝西時山西永寧州民蘇倚哥殺父母及而食之 川賊二萬人屯鄖陽之黃龍灘一延一均川過河南一節陽趨淪川一趨商洛盧氏張應昌

石叢書 卷 中原群盜 二六

兵敗于均川 丁丑川賊復入陝陷兩當已邛陷鳳縣先是三邊總督洪承疇同撫吳孔一前即漢中北行至棧道青橋驛聞州賊數萬營軍差乃返至河州援之賊由陽平關過河奔鞏昌承疇追至成縣見賊勢盛須監邊兵乃檄副將賀八龍劉成功等兵三千赴藍田夾擊及兩當鳳縣連陷賊分道一向邊方一向漢中知府斷棧道守雞頭岡賊不得前間道犯城固洋縣官

兵禦卻之賊走石泉漢陰又別部賊二萬由鳳縣趨寶雞汧陽求撫承疇姑慰諭焉時撫治鄖陽盧象昇總督陳奇瑜以數省兵力萃于楚賊盡出奔漢中而川巴通江入西鄉者復三二千九名賊盡趨漢中興平而接于商雒癸未賊復謀入川阻大江入西安之終南五月陝別賊陷文縣文縣去歲大旱入秋早寒冬無雪不雨半年米銀七錢延綏西路數年不登賊分部

石叢書 卷 中原群盜 二九

一路即延 掠延慶官軍迫之賊皆傍終南山竄入商雒羣盜畢集深入大峪嶺承疇曾師追之遂東走網峪川復入大山遠竄 己亥賊復出再陷鳳縣漢南招撫之賊一出棧道西陷麟游永壽東陷同安庠子賊走鳳翔西趨汧陽隴州 乙巳洪承疇自漢中西援甘肅 巡撫陝西練國事奏今日最難有五曰缺兵大盜起延綏榆林兵不足轉調甘肅自寧夏甘肅再喪師

今防挿漢尚不足能分以勦賊乎榆林兵止五千陳奇瑜率以勦賊而防秋又當西還則兵愈少二曰缺餉西安鳳翔兵荒所留新餉即使支盡不抵三鎮之用司府無可借餉將安出三曰缺官荒盜頻仍有容罰戴罪有追賊客死有失城就逮道府且不樂就何况有司今官缺三十餘員何以治民辦賊故缺官宜速補而不可不宜少減也曰宗祿秦俗黨悍資宗尤甚垂涎眼

石匱書

卷

中原群盜

三

全漸不可兵曰驛地秦晉驛遞例不全給今募夫之苦更加十倍故人思適在四外給以安其心洪承疇進師峽山駐三原賊十餘萬承疇兵僅三千張疑設伏賊從耀州奔同州時漢中兵三千四百有奇總兵左光先等將之臨鞏兵三千五百總兵孫顯祖等將之手涼兵千人副總兵艾萬年將之止可城守總兵張全昌等兵六十專防盜所向為援剿六月丙

寅總督奇瑜節撫象昇勒竹山谿各山寇連戰斬一千七百餘級奇瑜復敗賊于硤石斬七百餘人津死五千餘人墮崖死者二千餘人七月陝西降盜臨隴州己丑洪承疇奏言入陝得緝之賊大抵可十四五萬明知官軍一二萬不能四馳持其勢衆苟伏逃進則勦賊之難賊多精騎每跨雙馬官軍馬三寸人則走乎一准賊攻堡掠野到處可資官軍待餉轉運則糧易

石匱書

卷

中原群盜

三

之難賊入山負嶠官兵相持一日即坐誤一日則時日之難且請鹽課銀三十萬加晉贖以救其敵順從之辛卯賊至鞏翔西關藉口奉督撫檄安插城內守臣知其詐給以門不敢啟須臾賊上先登三十六人盡殺之總督陳奇瑜因借為辭劾地方官紳抗債撫局以激上怒命緹騎逮寶鷄知縣李嘉彥及鳳翔鄉紳孫鵬等五十餘人下刑部獄版兵楊國棟擁三千騎



披雙鏡直抵西安城下乞撫巡按范復粹無計  
登陴固守巡撫練國事在鄠縣聞之馳還登南  
城檄賊至濠畔語一日夜未決度不受撫必西  
走鄠盤屋密檄沿途官兵飭備更設伏盤屋之  
夾水溝時禾茂泥淖騎不任馳伏發殲其半國  
事遣官招之諭殺渠自贖予上賞頃之一賊斬  
國棟以獻賊人自疑互戕於八月一日

石叢書

卷

中原野史

卷一

折而北奔澄城郟陽 賊混世王等從鳳翔東  
奔云犯西安洪承疇馳一日夜於西安城首  
兵赴西安合擊賊 賜至西安東境官軍以少  
疲未能出承疇恐賊東出潼關先令張全昌曹  
變吟間道走渭華過其前而自率兵至潼關紅  
鄉溝追賊游擊李效祖栢永鎮力戰賊卻不能  
出關因登山承疇馳赴藍田欲從山後間道勦  
之丙午賊覘知官兵意夜走商雒初老回回等

萬餘先踞南雒山中今又益盜萬餘其地山谷  
險阻承疇率諸將共兵三千人赴潼關大峪口  
截其出仍備關鄉靈寶諸處 總兵尤世威兵  
潰于雒南群賊越盧氏奔永寧先是守隘諸兵  
霧初凡三月皆致疫病不任戰左良玉兵自內  
鄉赴援盧氏 慶陽賊南下烽火徹三原涇陽  
耀州富平 八月上憂寇詔於於八月五日  
千往赴河南時豫賊衝突為許長葛間凡十三

石叢書

卷

中原野史

卷一

營大營在永寧盧氏約九月向山東誘官軍東  
出謀襲汴梁 陝賊復陷隴州州城流  
將質八龍等援隴州賊圍之羣賊到處為合簡  
精壯為前驅收婦女老弱急則用之餌官軍故  
諸臣動稱斬敵報捷賊勢不減 總督奇瑜報  
降賊一萬三千有奇斬渠十八餘俱是安民泣  
令還鄉先是賊為洪承疇所逐竄漢中川兵扼  
巴西諸險賊繼無所得食故乞降于奇瑜凡數

萬人奇瑜專事招撫受其降檄諸軍按甲無動  
遣官監護降者諸盜未大剽本無降意徒以饑  
疫困于地險不得逞姑從款以紓我師奇瑜檄  
所過郡邑為具糗糧傳送之既度棧道已出險  
數萬衆漸不受繩束仍事殺掠所至罷市賊遂  
盡殺監護官五十員攻陷麟游永壽勢不可遏  
矣 賊先鋒高傑降于賀八龍人龍年以賊  
部之 閏八月乙酉陝賊陷靈臺辛卯陷崇信

石匱書 卷 中原群盜 辛酉

白水丙辰陷涇州 河南大旱 壬寅陳奇瑜  
至鳳縣時賊益熾北接慶陽西接鞏昌西  
邠州長安西南則益屋竇鷄衆殆二十萬始悔  
其見愚分兵出禦而兵已寡矣 九月賊二十  
餘營西至函谷關東至河陽連屯百餘里別賊  
萬餘連營雒南閿鄉 癸亥陝賊陷扶風 庚  
午命吳姓巡撫山西 甲戌豫賊東至于蘄水  
大隊盡入黃州廣濟 兵部檄河南兵入同華

湖廣兵入商雒四川兵入漢中興平山西兵入  
韓城蒲州 丁丑陝賊分三部一由鳳縣攻漢  
中一出略陽由陽平關入梓潼劍州犯蜀一由  
寧羗犯廣元 辛巳洪承疇遣副總兵左光先  
等援隴州賀八龍圍始解 十月甲寅陝西巡  
按傅永淳上言漢南降盜陷城破邑所在騷然  
皆由奇瑜尚主招降謂盜已黃八龍道以  
請故郡邑不敢問開門揖盜勦撫兩妨奇瑜

石匱書 卷 中原群盜 辛酉

之流毒也山西巡撫吳姓言招安流盜最宜慎  
重彼狼子野心勢難馴服况邊人窮荒苦  
食僅曰免死遂甘心易慮乎哉 癸巳河南盜  
掃地王等趨江北自英霍分掠潛山太湖宿松  
別部陷陳州靈寶 己酉楚賊自京山間道趨  
顯陵明日適入山中時大寇仍聚秦中老回回  
屯武功 辛亥河南賊陷盧氏 上以秦寇猖  
獗壬子遠巡撫練國事命李喬巡撫陝西 官



軍三敗賊于華陽南原之間斬首千二百級  
 十一月總督奇瑜請各撫鎮分地責成從之時  
 撫局大潰賊氛日熾故有是請欲分委其過也  
 壬戌江北賊陷英山焚霍山 庚辰副總督  
 陳奇瑜職聽勅 十二月進洪承疇兵部尚書  
 總督河南山西陝西湖廣保定真定等處軍務  
 其總督三邊如故先是西寧稅務領於承疇  
 定亂賊遂分陷關隴西寧既定承疇自甘肅旋  
 石匱書 卷 中原群盜 三六  
 師東行賊聞承疇將至悉衆東奔分道盡入河  
 南集宛雒間左良玉軍通池總督陳永福分  
 紀軍南陽頗有斬獲而山西防河之戍多逃自  
 靈丘廣昌徑走五臺陝西鄜陽各處告警賊游  
 兵東下常德  
 八年正月丁巳河南賊陷滎陽屠汜水又陷固  
 始時秦賊數十萬出關分為三一自陝州上平  
 陽入晉一自武關鄠襄陽入楚一自盧氏東向

分犯河南北河南北諸盜復分為三一走伊汝  
 陷滎汜焚掠無遺東剽及鄭州後分道犯商州  
 一自葉蔡南圍汝寧一自懷慶東渡河掠歸德  
 睢汝陳許等州其襄陽賊與汝寧合十五營衆  
 數十萬並入襄陽境給事中常自裕上言中原  
 天下安危所係今群盜充斥乃僅以左良玉一  
 旅塞新通陳治邦等數營扼以陳永福一軍  
 堵南陽賊勢日衆兵力日分賊二三十萬大小  
 石匱書 卷 中原群盜 三七  
 七十二營蜂屯伊嵩宛雒之間以數千官軍東  
 西堵拒賊何所畏而不長驅哉六更選六統  
 以廉勇之將特選重臣視師庶腹心不致決裂  
 也 河南逸賊復入漢中陷寧羗轉入臨鞏  
 庚申江北賊陷霍丘 兵部議調西北邊兵及  
 南兵共七萬二千餉九十三萬六千并發內庫  
 銀二十萬奔赴督臣軍前更命尚書承疇統率  
 大兵出關節制諸路撫鎮合力剷除期以六月

掃蕩廓清立頒上賞如仍留餘孽督撫諸臣立  
寘重典其進止一聽督臣概不中制承疇率軍  
赴河南 陝西賊陷靈臺 河南賊分三道一  
趨六安一趨鳳陽一趨潁漢 壬戌陷潁州知  
州尹夢薰通判趙士寬俱闔室死之 丙寅賊  
陷鳳陽鳳陽無城郭賊大至官軍無一人迎敵  
者遂潰賊焚皇陵樓殿為墟 燬殿三十萬林誤  
守陵太監六十餘人縱高樞罪宗百餘人留守  
石匱書 卷 中原群盜 去

亦至賊奔以筵蓐卜于神祠不利刺神像而去  
賊拔營南下沿途掠無遺趨廬州 丁卯命  
洪承疇趣東馳勦寇 甲戌鳳陽賊陷巢縣已  
攻舒城知縣章可試塞三門開西門誘賊入陷  
于坑奔潰死千人因掠霍山合肥諸縣是日圍  
六合聚稗子百十環木焚之聽其哀號以為笑  
樂又裸婦人數千置于城下少 亦媿阻即 亦之  
攻三日而去 出帑金二十萬助勦餉發太僕  
石匱書 卷 中原群盜 去



千二百人往戍西安令總兵秦英明祥來朝聞  
 道向山東趨徐州捍江北逸寇 庚辰江北賊  
 滿天星張大受等攻相城不利賊渠乘輿繞城  
 呼降守將射中其腰夜走潛太諸邑諸邑多山  
 氓習獵射虎豹樂弩為弓甚設所在結寨殺賊  
 賊遂西向麻城抵漢口 二月癸未江北賊陷  
 潛山乙酉陷羅田 命總兵曹本詔剿寇陳許  
 時湖廣扼賊 仍走太湖攻陷之而河南賊起

石叢書 卷 中原群盜 四

于諸路兵其在南陽者過應隨駐棗陽在汝寧  
 者則入黃州而鳳穎賊入英霍黃一帶擾殆  
 遍其在嵩盧靈陝諸寇密邇潼關雒南者又折  
 入秦中約六七萬西安諸縣並遭蹂躪有四大  
 營北渡渭突剽邠耀間其山西寇則在平陽汾  
 州諸縣並野掠而土寇助之 癸未巡按鳳陽  
 御史吳振纓始以皇陵之變疏聞是日上當御  
 經筵特傳免素服避殿親祭告太廟命百官修

省俱素服從事速巡撫鳳陽都御史楊一鵬并  
 振纓下獄一鵬論死棄西市振纓遣戍 乙未  
 命侍郎朱大典總督漕運巡撫鳳陽同洪承疇  
 協勦承疇請四川撫鎮俱移慶門達州進援襄  
 漢湖廣撫鎮分駐承天襄陽節撫移駐鄖襄漕  
 督移駐潁毫進援汝寧歸德山東撫臣移鎮曹  
 漢進援江北江南山西撫臣移州進援靈陝  
 陝西撫臣移商州調度興安漢中河南撫臣移

石叢書 卷 中原群盜 五

汝南：陽間保定撫鎮移駐邯鄲磁州可南北  
 策應從之 三月癸丑湖廣賊寇麻城 丙辰  
 省臣乞蠲陝西八年以上逋租不許 庚申斬  
 黃大盜祀天王擁衆八百餘人村民擄之身長  
 八尺自言天亡我非我罪也倡亂十二年陷十  
 州縣其子日啖人心髮雙目俱赤 先是鳳陽  
 賊奔斬黃洪承疇次汝寧慮其再入江北令鄧  
 元扼之令曹文詒邀之應隨聞大總兵賀人龍

劉成功率率兵分駐信陽泌陽恐其入豫也 壬戌漢中賊陷寧羗 丙子總兵鄧瓚為叛卒殺于樊城瓚無紀律所將蜀兵好淫掠俄騎營畔瓚避棲墜火死舉營北竄惟步卒未動洪承疇命副總兵賈一選周繼元分領之 是月給事中常自裕言皇上赫然振怒調兵七萬其費不過五萬且分之各處未足過賊 陽焚劫四日而馬曠至歸德圍解三日而鄧瓚來頴毫安廬

石匱書

卷

中原詳盡

早二

之賊延茹而北尤世威等信尚杳然至賀人龍等各處淫掠所謂賊抗而軍懈也唯皇上嚴飭之以信軍法 四月乙酉承疇次汝州以各寇之復入秦也率諸將自汝入秦檄曹文詒以師會丙午承疇次靈寶文詒自南陽至以商雒為賊藪漢中興平其寄境也令文詒出關鄉直擣商雒自馳興安遏其奔軼 五月甲寅曹文詒夜至五峪寇伏險以誘文詒擊敗之張全昌自

成陽出興平之東老回回等拒兵營五十里

賀人龍南入子午谷奪其南徑劉成功及游擊王永祥往東南過其北走夜渡河走郿縣承疇亦渡河追之丙辰至王梁鎮寇方下南山恣掠賀人龍遠擊走之追至大泥峪寇舍騎登山丁巳官兵至郿縣之秦王嶺值寇張全昌擊敗之自是商雒之寇逃終南山中餘寇西奔興平蓋冬春之間寇奔豫奔楚奔江北其勢多而且散

石匱書

卷

中原詳盡

四十三

至是寇又悉萃于秦矣 六月壬午下河南巡撫玄默于獄丁酉免陝西巡撫高官議罪以庸懦玩寇也以甘學淵巡撫陝西 乙酉秦賊搖天動襲陷西和 丙子總兵曹文詒至安羅寨寇大至力竭自刎文詒敢關前後殺賊萬計為賊所畏官軍聞之奪氣 秦賊在晉者巡撫吳姓會兵逐之走河南惟顯道神活地草鄉里八三營留晉姓方謀合兵勦滅會西人入塞款



兵防河賊復熾 七月癸亥秦賊陷澄城八月  
 壬午陷咸陽 丁酉高維寇復入河南犯盧氏  
 癸卯命湖廣巡撫盧象昇總理直隸河南山  
 東四川等處軍務統關遼兵賜尚方劍便宜行  
 事肅制中原洪承疇勒寇西北象昇勒寇東南  
 如寇入秦象昇進兵合擊 十月壬辰老回回  
 襲陷陝州 乙巳上下詔罪已居武英殿減  
 膳徹樂除典禮外惟以青衣從事以示與行間

石匱書

卷

中原群盜

四

文武士卒甘苦相同之意 先是賊翻山鷓降  
 于承疇賊首關王退屯乾州承疇令降賊翻山  
 鷓說之不聽南走武功承疇追擊敗之關王率  
 大隊自葢屋武功分道渡河 十一月辛酉河  
 南賊焚關廂而西老回回犯南鄭 秦賊一字  
 王等部衆二十萬撞天王統十七萬自潼關出  
 化關鄉靈寶大隊東行塵埃漲天濶四十里絡  
 繹百里老弱居中精騎居外左派王與總兵祖

寬兩軍相隔東西七十里遙望以頭不敢邀擊  
 賊抄掠諸路截燒糧草諸軍乏食秦賊屯于鹿  
 州綿亘百里 己未祖寬破賊整齊王于九嵩  
 賊潰而為二東走偃華南走汝州丙辰羣賊大  
 會于龍門白沙連營六十里祖寬分兵襲擊之  
 斬首千餘級羣賊敗竄東南許光固入霍丘進  
 逼鳳陽淮督朱大典率兵馳救 十二月乙  
 酉賊聞王曾操數十萬圍光州昇大礮二十座

石匱書

卷

中原群盜

四

攻城然二礮城拉然崩頽城中頃刻火作賊衆  
 而入官吏士民屠戮無遺 漢 羣賊會于漢  
 南戊戌雅黎黎將羅于萃連擊敗之窮追賊于  
 于午谷奪其所掠子女二千口賊奔饒風關  
 庚子江北賊陷巢縣含山遂襲陷和州  
 九年正月丁未總理盧象昇師次于鳳陽諸道  
 兵畢會 壬子關王關塌天八大王搖天動七  
 賊連營數十萬攻滁州環山為營包絡原隰百

餘里行太僕寺卿李覺斯知州劉太華督率士  
民固守賊雲梯衝窬穴地填濠百道環攻城頭  
火輪巨礮相續發旬轟毀諸山出賊不意縱將  
士奪其雲梯燔之賊斃者衆歛兵稍退夜復進  
攻掘為支河洩濠以潤之賊騎黑牛渡河城上  
連礮擊之賊亦益衆 癸丑賊退掠邨落山谷  
婦女數百人裸而當湫之已盡 其頭孕者則  
剝其腹環燔堞植其跗而倒埋之露其下私血

石匱書 卷 中原群盜 果

穢淋漓以厭諸礮守城兵多掩面不忍視賊噪  
呼向城，上燃礮，皆迸裂或言不鳴城中惶  
懼覺斯立命取民間團輪亦數百枚如其效懸  
堞外嚮以厭勝之燃礮皆發賊復大創賊怒攻  
益急 甲寅盧象昇合諸道兵馳援滁州祖寬  
以關遠勁卒為前鋒象昇以火攻三營為後勁  
躬率麾下三百騎居中督戰昧爽至城下賊以  
雲梯魚麗向薄攻城已墮西北兩關羊馬墻賊

多空營出掠塵起大兵至賊不虞也祖寬躍馬  
而進賊羣起接戰諸將並至戰于城東五里橋  
官軍踴躍爭奮賊大潰象昇麾諸軍追之逐北  
五十里積屍相撐枕獲其器械甚衆斬級一千  
二百朱大典遣副將楊世恩復截之于定遠斬  
六百餘級其東奔者劉良佐扼之于廣武賊遂  
西突池河乙卯賊自池河別道而東岡守禦劉  
光輝等以五百人守東岡賊萬衆並至孤軍格

石匱書 卷 中原群盜 果

關光輝等力竭赴水死一軍皆沒賊襲其甲裳  
旂幟渡河守者不覺也既畢凌然乃奪路而走  
江浦提督總兵杜弘域自浦口馳追之不及  
丙辰滁州潰奔諸賊西向鳳陽犯園陵漕撫朱  
大典總兵楊御蕃列營陵墻守甚嚴賊不敢攻  
遂西渡河焚抄懷遠 丁巳棗陽土賊廖三袁  
世儒李玉石以牛酒迎河南大賊張樂高譙連  
夥入營 癸亥江北賊紫薇星陷懷遠甲子朱



大典兵至懷遠賊焚廬舍北渡己丑陷靈壁進  
逼泗州 副將祖大樂敗賊于永城斬賊首混  
天王奪驢馬為頭 鄭襄賊焚穀城士民空城  
走 戊辰江北賊陷蕭縣 己巳陝西賊陷麟  
遊 滁陽敗北之賊祖大樂再破之于永城精  
銳散亡大丰東奔宿州突入沛縣焚偽婦豎不  
遺盡掠丁壯入營中 壬申河南別賊陷閩鄉  
給事中常自裕上言流寇數十萬氣強無過

石匱書 卷 中原群盜 四

閩王彼多番漢降丁堅甲鐵騎洪承疇盧象昇  
即日報斬獲不過別營小隊耳 閩勢曾無損  
也今秦賊在宜君郿州不過閩將當責成秦撫  
豫賊在河南汝州者止老回回救賊當專責豫  
撫而督理兩臣宜令嵩圖閩王在承疇以王承  
恩孫顯祖等邊兵川兵二萬出閩由汝魯疾趨  
光固遏其後在象昇以祖大樂祖寬等關兵望  
兵二萬由息穎奔英六截其前淮撫朱大典提

督楊御蕃等屯于廬霍防其東穴應撫張國維  
以許自強等屯于潁太防其入安慶楚撫王夢  
尹以秦翼明等屯于麻黃防其南衝唐鄧隨襄  
之間則責鄭撫宋祖舜若獵獸合圍則賊自無  
所逃賊渠殲而餘賊自成破竹矣 閩王合掃  
地王紫金梁等二十四營攻徐州不克遂西陷  
虞城入河南一字王曹操掃地五營由歸德  
趨開封至石家樓辛未祖大樂潛師歸德截其

石匱書 卷 中原群盜 四

前分兵設伏而以輕兵誘之遇賊于雪圍既戰  
官軍佯敗賊爭先馳逐大樂鳴鼓舉麾東西兩  
翼突出攻賊，驚大亂官兵三百奮擊斬首一  
千四百餘級 鄭襄賊分為二一往均州一入  
四川 乙亥羣賊大會于蘭陽盧象昇駐師壽  
春 二月丙子賊陷潛山己卯陷太湖 鄭襄  
賊犯竹山竹山自崇禎七年為賊屠陷八年十  
月初縣黃應鵬僅棲草舍教稼王是賊復至應

鵬棄城走賊遂入據城有徵糧六百石盡為賊  
有食盡焚縣治而去為空城矣 山西畿人相  
食 甘肅總兵柳紹宗敗賊過天星于西寧州  
過天星合九條龍等八營西掠蘭河南擾會寧  
洪承疇檄左先與紹宗合兵擊之絕其西奔  
賊復自萬安走鹽池兩軍力戰破之賊窮蹙請  
降陝西巡撫甘學濶受其降安車其部數萬人  
于延安尋延河劫掠如故 三月丙午山西賊

石叢書 卷 五十一 中原群盜

陷和順 兵部奏賊在秦豫山中聞其向來糧  
餉多由浙川水運以通荆襄賈賁可艘而致之  
宜遣將往浙川斷寇報可 丁未賊九條龍張  
胖子從南漳柳池陷穀城官山逼保康二千里  
焚掠靡遺庚戌陷竹溪房山知保康城空不入  
總理盧象昇率諸將追賊至穀城丁巳賊走鄖  
州官軍三道並進大霧賊迷道不知兵至倉猝  
接戰奔山官軍逐之賊顛而墜者無算殺賊將

黑然神飛山虎追奔數十里屍填溝壑時河南  
巡撫亦討內鄉浙川餘寇祖寬李重鎮兵由荆  
門達荆州防其奔軼會秦翼明楊世臣等搜山  
祖大樂由光鄧夾擊江北賊略盡河南賊少大  
寇俱遁秦楚萬山之中象昇言秦豫楚大山綿  
亘千里賊出沒無端若奮勦窮追何地可歇凡  
崇岡峻嶺容箐深林板木懸崖日行三四十里  
馬不能進人苦于登此時折色銀無所用本色

石叢書 卷 五十二 中原群盜

糧無從運車驢無所施勢必以人負米二斗隨  
兵來往日食一升一供兵一自貽十日而二斗  
之糧盡毋論此十日內遇賊勝負而以千兵入  
須千人肩運萬兵入須萬人肩運即賊不出而  
俱歸于盡矣 唐王聿鍵奏南陽存饑有母煮  
其女者 癸亥陝西巡撫甘學濶劄籍聽勘以  
孫傳庭代之 乙丑賊聞王燭子塊自興安入  
漢中 甲戌撫治鄖陽宋祖舜劄籍以追寇失



利止其符印 四月以苗匪土撫治鄆陽 免  
上津等十五州縣田租 辛丑總理盧象昇會  
師次于洛陽 五月癸丑下詔大赦山陝賜從  
羣盜令地方多方安插以消反側違者重治之  
是月陝賊過天星復叛于延安謀渡河入山  
西李自成老回 混十萬等數部自楚豫入商  
南維南大嶺 總兵秦翼明擊賊南潼山中敗  
之 總兵俞冲霄擊賊安定恃捷輕進敗沒

石匱書

卷

中原群盜

辛丑

命職方員外郎包鳳起責詔招撫群盜 六月  
乙酉洪承疇上言秦中兵今實共騎步一萬  
二十有奇見選川兵五千有奇俱步卒專藍田  
商維等處堵勦秦豫接界之寇先是關將李自  
成衆約三四萬混天王衆約二萬過天星滿天  
星衆約二三萬歷次勦散混天王逃延綏定邊  
勢孤復合關將過天星滿天星等今奔延綏等  
處猶可督責收拾關塌天關王蝎子塊俱出鄆

襄已奔興安漢中進則入三秦還可犯楚豫亟  
宜合兵湊餉力圖協勦 七月癸丑陝西賊陷  
成縣 壬戌巡撫陝西孫傳庭擊賊于藍屋大  
破之擒賊首關王高迎祥及劉哲等獻俘闕下  
磔于市蝎子塊走河西 八月庚辰老回 焚  
陝封西關時羣盜出沒豫楚間屢劔散而復合  
九月京師戒嚴命總理盧象昇總督各鎮兵  
入援癸亥改象昇總督宣大山西軍務初象昇

石匱書

卷

辛丑

方追賊至鄆西聞警以師入衛遂有改督之命  
時關王已誅蝎子塊已為象昇追逐入秦河南  
少寧自群盜擾河南北者三年夾河千里鷄犬  
無聲關市盡空荒村深谷殘黎多夜伏豐草深  
林中採野穗以食田壠間亂水枵槎皆成拱矣  
虎狼千百成群豈非入境賊既無可掠而象昇  
合大軍于中原羅而蹙之羣盜盡入楚疆悉銳  
以相持及是象昇既以關遠之兵北去老回回

等盤踞鄆襄間休糧息馬秋高足食乃以全軍  
合曹操闖塌天諸賊共二十萬沿江長驅而下  
蕪黃六合懷望望江浦所在告警烽火及于  
儀揚矣壬戌寇至尉氏甲子至登封至汝南  
于是寇復入河南矣己巳以兵部侍郎王家  
貞巡撫河南總理直隸川湖山陝軍務十月  
甲申河南賊陷襄城漢南賊陷襄城十二月  
月以鄆襄賊逞罷撫治都御史苗昨土以陳良  
石匱書 卷 中原詳五 辛丑  
訓代之

星侵軼商洛李自成縱橫西安過天星盤踞沂  
隴獨行狼在漢南塌子塊在河西與西番合謀  
其餘楚賊盡在江北而豫賊亦自光固而南會  
之應天巡撫張國維駐師京口沿江戒嚴甲子  
別賊自穎亳趨徐州營火夜燭數十里羣賊會  
一至池河禮縣于大山寺薦拔亡者遂分屯大  
江小江皇甫常山諸山儀真六合人民俱倚擔  
而立二月左良五大破賊于舒城六安連戰  
石匱書 卷 中原詳五 辛丑  
三捷秦翼明敗闖塌天于細石嶺擒賊首一條  
蕙新來虎賊至英山分營山險公竹為筏謀渡  
江潛窺大山中張國維檄左良玉入山搜捕良玉  
新立功騎蹇不奉調發憚入山險屯于舒城逾  
月擁降丁萬人軍中婦孺數千為營環數千里  
所至焚劫壯丁衣緋橫行邗集為虛國維三檄  
之始自舒城進發賊已飽掠出境山西總兵王  
忠以兵援河南稱病數月不進一軍噪而西歸



給事中凌義渠劾之詔逮王忠入都革良玉職  
殺賊自贖 乙酉命陝西巡撫孫傳庭兼總理  
河南 閏四月壬寅以熊文燦為兵部尚書兼  
副都御史總理直隸山陝川湖軍務督勦流寇  
時文燦新平閩寇有威望故有是命 大旱  
年盜盤踞江北老回回等八營謀避暑六安乃  
散入潛山太湖諸嶺蔭林樾以息馬時出抄略  
因分屯醉石嶺諸路離安慶四十里而軍 河  
石匱書 卷 中原群盜 五十六  
南巡撫陳必謙罷以常道立代之 廷議大發  
兵計臣苦于無餉兵部尚書楊嗣昌建議因改  
糧為均輸以濟軍食因加賦二萬兩下詔有暫  
累吾民一年除此腹心大患等語 五月鄭襄  
賊犯荊州焚荆王墳園 七月以大可法為右  
僉都御史巡撫安廬池泰等處軍務時以寇患  
故創設 丁亥江北賊陷六合遂圍大長 八  
月戊申賊突入鳳陽掠械器而出渡河分往河

南河州 十月陝賊過天星同李自成入蜀混  
天王蝎子塊隨之川兵大敗混蝎賊于廣元斬  
首千級 十一月庚寅兵部尚書楊嗣昌請限  
勦寇之期令秦撫斷商南雒南鄭撫斷鄖西楚  
撫斷常德黃州安慶撫斷英六鳳撫斷潁亳應  
撫截潛山太湖江西撫截黃梅廣濟東撫截徐  
宿昔撫截陝州靈寶保定撫扼度延津一帶總  
理熊文燦提邊兵太監劉元斌提禁旅豫撫率  
石匱書 卷 中原群盜 五十七  
左良玉陳永福等兵合勦中原從之 癸巳江  
北賊陷靈璧 十二月禁軍大集于襄陽賊盡  
走鄖西 乙巳以戴東爨為都御史撫治鄖陽  
命洪承疇合孫傳庭并剿河南寇  
十一年正月總兵左良玉陳洪範大破賊于鄖  
西 二月巡按河南御史張任學改都督僉事  
總兵官鎮守河南任學欲薦故丹徒縣知縣張  
放極詆諸總兵不足恃盛稱文吏原有奇才可

以禦寇故有是命 三月戶部主事張縉序言  
臣任清澗知縣于兵情賊勢親見有素益賊之  
得勢在流而賊之失勢在止賊之長技在分而  
賊之窮技在合賊之乘時在秋夏而賊之失時  
在冬春昔大賊王嘉胤破河曲據其城曹文詔  
身奪門砍殺而嘉胤殲李老柴破中都據其城  
巡撫練國事督兵攻圍而老柴擒神一丸破寧  
塞據其城左先等與戰而一丸死譚雄破安

石匱書 卷 中原詳並 五八

塞據其城王承恩等攻圍而譚雄誅此皆守而  
不去之賊故速死也過天星老回、混十萬等  
所破城邑無算官軍未至旋即奔逸此皆流而  
不居之賊故緩死也賊入晉豫分頭成部自秦  
及汝雒以至江北無處不被賊豈賊真有數十  
百萬益分股以披其黨牽掣我兵故見多也前  
總督陳奇瑜驅天下之賊盡入漢中出棧道關  
正可一鼓而滅乃以招安致敗不可復收古人

以八日而平賊數萬者利其合也夏秋之間易  
糧盡在場圃足供士馬之資冬春非破城攻堡  
不能得食官兵促之則尤易故時有利有不利  
也今若欲破賊惟在亂其所長而使之短破其  
所得而使之失直截以攻之分番兩軍一追一  
與賊當之必破矣賊黨雖衆大都觀望其先倡  
者不過一二支故盡一股則論賞不必事平彙  
叙縱一股則論罰不許報級塞責賊不望風而

石匱書 卷 中原詳並 五九

靡未之有也上是之 四月丙申奪總督洪承  
疇尚書爵仍以侍郎總督總兵左先曹變蛟  
並奪五級限五月盡賊 六月逮湖廣巡撫余  
應桂以方孔炤代之 八月總督洪承疇報陝  
西賊勦降畧盡命出關向河南湖廣 癸卯江  
北賊陷睢寧 曹操會群盜過天星托天王十  
反王整齊王小秦王混世王整十萬輩里眼于  
陝州遂南走內鄉浙川犯襄陽 九月庚申熊



文燦次于襄陽甲子遣副將龍在田邀擊革里  
眼射塌天于雙溝大破之老回等俱東奔秦  
陽諸軍追逐殺十里斬首六千級奪其牛馬騾  
萬頭群盜披靡四逸曹操獨留內浙山中勢孤  
守險自保文燦檄良玉洪範進兵浙川招安群  
賊十月京師戒嚴召孫傳庭于陝西召洪承  
疇于三邊于是承疇傳庭率諸將合兵五萬先  
後出潼關入援曹操聞之謂為勦已也率九營

石叢書 卷 中原群五 李

從鄭陽淺渚亂流而涉寔走均州叩太和山提  
督太監李維政乞撫維政為言于文燦文燦乃  
啟止諸軍曹操九營俱就撫文燦上言請貸其  
罪令諸將宴曹操于迎恩官署授操為游擊將  
軍供億甚備曹操名羅汝才 庚戌以丁啓睿  
為都御史巡撫陝西 羅汝才既撫分屯羣賊  
于房竹保障四邑自言不願受署為官并不願  
食餉願為百姓耕田此中而已文燦一切為羈

糜撤汝才解散賜從諸衆商號壯從征立功汝  
才不聽因與鄭均諸邑居民分地錯壤而居時  
張獻忠亦就撫屯穀城汝才遂與為敵援 撫  
治鄭陽戴東更奏曰曹操過天星十數大寇近  
以理臣襄陽之捷回革東逸曹操就撫分插其  
在于鄭均諸邑不從解散之令且曰領為百姓  
耕田此目前盜鈴之說耳張獻忠入據穀城屢  
撤不前將俟民間田熟分其夏秋之糧稍不遂

石叢書 卷 中原群五 李

意干戈遂起荆襄重地今數省大寇環聚二三  
百里羽翼已成將有不可言者然各賊盡聚鄭  
均四面合圍有釜魚穿獸之勢以理臣各鎮現  
在兵馬再令督臣發秦兵由興安馳赴協同掃  
蕩渠魁授首脅從盡散此實蕩平之機也 十  
二月改洪承疇勦總督孫傳庭保定總督傅  
庭以失聰辭上不許尋逮傳庭繫獄  
十二年正月癸未巡撫河南常道立削藉以縱

寇渡河也以李仙風代之 二月左良五大破  
 河南賊飛虎劉國能于許州國能降 老回  
 既東奔請降于監軍孔貞會未決革裡眼射塌  
 天等東走合于混十萬分掠信陽光山 三月  
 羣盜集于固始東北阻河 上之兵嚴守不得  
 渡群盜乃趨六安息馬茶山以避夏 庚午逮  
 河南總兵張任學 左良五大敗河南賊于內  
 鄉上聞其步兵濞掠責之 四月戊子撫治鄭

**石匱書** 卷 中原群盜 至

陽戴東冕免以王鰲永代之 辛卯左良玉再  
 破射塌天老回回改世王于河南之鎮城射塌  
 六乞撫連營百里奪民二麥以自給良玉遣人  
 諭止之不聽 戊申良玉率副將陳永福金釵  
 桓會兵壓賊壘賊倉卒接戰諸大軍擊之斬首  
 二千七百賊退保山險良玉遣降將劉國能招  
 之 庚戌射塌天李萬慶率其衆四千解甲詣  
 內鄉城下降于良玉良玉言于文燦文燦署國

能為守備其黨散去七千餘人賊渡淮走光山  
 或走黃州境羣衆眼走商城 六月張獻忠復  
 叛于穀城羅汝才九營並起應之七月二賊合  
 于房縣左良玉追及之大敗而還良玉失其符  
 印事聞華文燦任仍視事降良玉職戴罪殺賊  
 安慶巡撫史可法以憂歸 初文燦與大學  
 士楊嗣昌深相結納嗣昌冀文燦成功以結上  
 知文燦既債嗣昌內不自安請督師南討上甚

**石匱書** 卷 中原羣盜 至

慰勞之 八月壬戌命大學士嗣昌以兵部尚  
 書督師討賊賜尚方劍并督師輔臣銀印給帑  
 金四萬賞功牌千五百蟒紵緋絹各五百 九  
 月丁卯嗣昌陛辭上宴于平臺後殿上手觴嗣  
 昌三爵賜詩勒詩于各文廟嗣昌南征會兵十  
 萬本折色銀二百餘萬兩 十月嗣昌至襄陽  
 入熊文燦軍中詔逮文燦入京論死素西市  
 丙子拜左良玉為平賊將軍良玉所部多降將



嗣昌謂可倚以辦賊為請于上故有是命 老  
回：革裡眼左金王南營四股合二萬八分屯  
英霍潛太諸山寨突犯安慶桐城諸路連將黃  
得功川將杜先春屢戰却賊，每避兩軍賊多  
購斬黃人為間或攜樂囊著蔡為醫卜或談青  
烏姑布星家言或緇流黃冠或為乞丐戲術分  
布江皖諸境覘虛實時，突出焚掠相持逾年  
毒流四境 是年兩京河南山東山西旱饑

石匱書

卷

中原群盜

李

十三年正月乙丑逮湖廣巡撫方孔照命宋一  
鶴代之 閏正月督師嗣昌奏辟永州推官萬  
元吉為軍前監紀從之 二月甲子給楊嗣昌  
萬金賜斗牛服又賜海驢馬一乘騾馬一金鞍  
二嗣昌駐襄陽調兵會勦以陝西興安一路失  
期斬其監軍殷太白 辛未羅汝才掠信陽尋  
陷光州 三月丙申嗣昌次荆門立大勦營以  
新募湖南殺手二千八隸之更以戲下騎兵為

上將營新撫降丁皆隸焉以副將猛如虎將之  
四月罷鄭撫王鰲永以表繼成代之 五月  
羅汝才過天星七股盡入蜀監軍萬元吉扼夔  
門 癸未賊陷大昌犯夔州石砬女帥秦良玉  
發兵援夔州萬元吉與合兵以舟師由巫山上  
三峽賊十三哨過夔門魚貫而進羅汝才為殿  
官軍遙望不敢擊賊循河而行欲渡川西元吉  
左良玉川撫邵捷春俱會于夔州副將賀八龍

石匱書

卷

中原群盜

李

所將陝兵驍勇善戰而多擁降丁思得總兵號  
名以統轄之捷春為請于嗣昌初嗣昌以良玉  
兵強足破賊表佩平賊將軍印良玉進止多不  
從節度嗣昌乃密疏于朝請以八龍易之後不  
果八龍始怨 羅過諸賊自夔州山後抄掠官  
軍分扼諸隘賊掠無所得副將羅于革擊過天  
星于鄭家寨敗之過天星以百騎走羣盜既困  
謀奪夫山西走四川總兵鄭嘉棟湖廣副將張

一四〇〇 丹黃參四庫全書 頁三〇

應元汪雲鳳會陝西副將賀八龍李國奇之師  
赴之賊以奇兵攻光山寨八龍等諸軍奮呼齊  
進入賊陣斷賊為二賊皆騎陷泥淖不得馳川  
兵跳澗谷類猿猱賊潰自相騰踐斬首七百餘  
生擒自來虎等七十一人奪甲仗馬騾無算賊  
退屯羊橋四出抄掠石砭兵邀之于馬家寨復  
斬首七百又追破之留馬堽斬賊首東山虎  
康子賊屯譚家坪南北兩山、頭張幕魚鱗相

石匱書

卷

中原群盜

六六

掩疊諸分道並進南山賊拔寨起先走北山賊  
馳而下逆擊官軍諸軍薄之賊不能當退守山  
巔不動官軍仍分兵疾走繞山後前後齊登賊  
披靡竄走澗谷諸將皆下馬入叟草履一量緣  
山逐賊自龍溪追奔四十里斬首千一百餘級  
賊走營仙寺嶺癸卯諸將會秦楚蜀兵擊賊于  
嶺上諸軍雲合賊營大亂斬首千級秦兵奪羅  
汝才大旗擒其老管隊副塌天賊突圍遁走七

等次入于乾溪 丙午羅過諸賊犯慶州下關  
城羅汝才老而滑多機詐過天星多擁徒衆二  
賊以智力相倚至是屢戰不利謀歸楚以瞿塘  
水漲不得渡反走下關城巡撫捷春檄總兵嘉  
棟副將應元雲鳳以楚兵自慶州出雲陽邀其  
前監軍元吉督八龍等將秦師間道疾走光山  
以截之慶府山溪險隘七賊連營數萬林樾不  
能勝營帳結暑炎歎毒八馬矢重連數十里蚊

石匱書

卷

中原群盜

六七

蚋嗜草間八馬俱病羅過分道而行汝才率小  
秦王上天王混世王一連駕五營走雲陽光山  
霸過天星關索二營走雲陽水碓口期同會于  
開軍戊申八龍等追賊至七箐坎賊簡其銳為  
殿以批官軍潛以老營先走八龍擊破殿後兵  
長驅擣其中堅賊逾山人龍亦逾山夜抵馬溺  
溪壑城壘而軍 是月江北賊陷羅田 黃梅  
貢士吳卿上言流賊肆毒姦穴出沒尤善偵走



如官軍在汝穎襄德彼奪鳳陽臨淮一日一夜兼程行數百里光州固始為吳楚往來之要地宜設一道臣于此亦扼吭之計也然賊分則寡合則衆晝則賊騎相顧夜則賊營遠哨且賊日馳二百里酌酒眈色渴睡不醒若將卒勇敢啣枚夜襲賊不能覺也今兵不殺賊反以仇民窮鄉男婦匿林逃難割首獻功以愚主將主將以愚監紀監紀不知遂奏其功此弊踵行久矣

石匱書

卷

中原群盜

六八

所當痛懲者也 六月辛亥昧爽賀八龍等諸將薄賊營賊奔已疲秦師三道俱進大噪騰而上賊驚潰秦蜀軍爭逐之斬首千二百俘六百八赦其俘一釋鎗自來虎伍林三人隸為軍鋒壬子秦軍躡賊而前度賊必設伏以邀我遣都司李仲興高光榮勳輕騎先往八龍國奇潛以大兵繼之二將已入隘賊伏起兩山間圍之數重二將戰方酣八龍國奇麾兵並進噪而揚塵

鼓動山谷國中奮呼以應之賊圍開四潰斬首五百餘級生擒賊渠揀山虎十六人羅汝才精騎二千餘二日之內俘其部曲四十八斬馘無算精銳殆盡狼藉東走與四營合保其婦孥共萬人走大軍之小領諸將扼之于慶東已邛過天星關索走開縣屯南霸知羅汝才東竄而楚蜀兵漸逼因北走丁巳鄭嘉棟率諸將連營躡賊及之于觀音山逐北二十里至于臨江斬首

石匱書

卷

中原群盜

六九

二百餘張應元窮追至黃山遇賊百餘騎擊殺二十騎餘騎皆大呼釋甲渠托天王常國安請降應元止兵裂帛作書令國安所部抓地虎馳諭過天星過天星曰必托天王身至為信乃降也抓地虎反命庫申賊首高守達率麾下二百騎來奔過天星逐之邀止百餘騎來者七十五騎皆闕西健兒常為楚師軍鋒辛酉過天星西走諸軍拔營逐之至新寧西關外賊騎三千不

戰而走高守達率其健兒當先陷陣賊陣亂馬  
竄示中泥驚蹊相騰踐官軍俄而射之追奔二  
十里血流稻畦泥徧赤酷日炎赫刀甲皆生烟  
諸軍以泥滑不得馳歛兵壁于風烈鋪諸軍共  
獲首千七百餘級擒賊首流金鍾金狗兒奪馬  
騾三百過關二賊東奔達州張應元等進逼之  
丁卯常國安前驅遇賊川楚兵並進斬首二百  
餘奪其營賊奔衣壩驛設伏溝澗中營火出林

石匱書

卷

中原群盜

七

間如星者二十里明日應元等前驅搏戰令常  
國安高守達統谷中擣其脇賊伏發戰方接國  
安突出四圍奮呼賊驚墜山湖共斬首九百獲  
甲仗弓矢無算生擒滾地狼等一十七人降其  
管隊可天虎等四十八人庚午賊自表壩東奔開  
縣至高城諸將分營出戰嘉棟將中軍副將羅  
于革將左軍降將楊旭一隻虎將右軍戰于城  
下賊敗走大昌 七月羅汝才小秦王上天王

混世王一連驚連營踞大寧監軍元吉在慶遠  
守備劉正國及羅營降丁伍林入其營招之汝  
才疑以香油坪之役殺我楊羅二將或不赦携  
正國東走數言詣喬陵乞撫于督師先是汝才  
與金翅鵬不相能金翅鵬常懼為所并至是小  
秦王金翅鵬相率降于嗣昌汝才殺伍林劉國  
正東走巫山左良玉兵分屯興房二竹間汝才  
屢敗黨羽多降勢益孤而張獻忠時在巴巫與

石匱書

卷

中原群盜

七

良玉相持謀西走汝才遂合于獻忠謀渡川西  
走 過天星素與獻忠有却前有新軍諸將招  
之過天星對常安曰作賊非本懷諸將驟攻之  
狼狽東走聞羅張既合益懷不拉立之勢決計  
歸命左良玉乘勝移師擊之過天星惠登相乞  
降嗣昌令良玉撫其眾七千人簡其精銳隸良  
玉軍中安其老弱于郾而以降將掃地王李靖  
王隸監軍元吉登相清澗人 八月癸丑元吉



遂降丁入羅汝才營嗣昌復命降將金翅鵬所部飛上天入其營招之汝才遂巡未決時張羅新合獻忠懇汝才之再降也日說汝才母為官軍所獲且曰閣部已俘過天星閣下笑元吉請檄左良玉芻惠登相至陳前招汝才汝才必聽嗣昌不從汝才降意遂絕 饑民復相煽為盜嘯聚太行山所在譟起應之 江北賊革裏眼左金玉突霍太閭上命太監劉元斌監禁軍

石叢書

卷

中原群盜

七十一

六千馳赴河南江北合皖豫兵討之禁軍擊破賊于霍山賊竄走尋陷麻城黃梅 是月發倉賑河東帑金三萬賑真定山東河南饑民 給事中戴明說上言荒極盜起蠢動疊告畿輔淮陽陝西中州所在不一皆緣撫按有司素不休養饑荒不卹招徠無策迨盜起議勦死于鋒鏑者此百姓也今乞責成撫按諸臣以卹荒弭盜為第一事上是之 九月上諭河南巡撫誅勦

以平賊為功不必屢報捷級無裨掃蕩 丁亥河南邙縣盜李際遇申請邦任辰張鼎來至五萬總兵王繼禹遣游擊高謙擊之一日三捷斬二千餘級進至尉氏 己丑嗣昌屯巫山先是關索敗伏深箐中間過天星降蓋懼嗣昌遣人招之關索見諸降將効力軍前遂來歸與其黨王光恩謁嗣昌于巫山舟次率其副楊光甫等數人頓首涕泣請死罪嗣昌撫慰之給以銀幣

石叢書

卷

中原群盜

七十二

光恩延安人光甫鄖陽人所部六千殺傷散亡已去其半存者三千乃簡其精銳赴軍前殺賊羅汝才之入川也九九股整十萬掃地王小秦王金翅鵬托天王過天星關索惟汝才合于獻忠其人相繼俱降夫嗣昌飛章以聞叙賚文武將吏有差 回左革諸賊走英霍適鳳陽 是月秦師大破賊于函谷斬首數千誅蝎子塊餘賊分竄延安慶陽 十月嗣昌在夔州令楚將

王允成楊文富自己正趨當陽東勒 回華趨  
楚撫軍宋一鶴赴新黃協勦命諸將分屯襄鄖  
承天諸扼要 降將掃地王張一川擊獻賊于  
棗潼陷陳被擒賊馬之監軍元吉命卹其妻子  
于桑陵 十一月陞陝撫丁啟睿總督陝西三  
邊山西河南軍務 河南巡撫李仙風率諸將  
高謙李建武擊河北賊于菜園斬首一千三百  
餘級 十二月楚豫皖兵大集回華懼而乞招

石匱書

卷

中原詳盜

七十四

撫丙辰監軍員外郎楊卓然入二賊營議之  
是冬聞賊困于嶠函鳩于塊既死羣賊滿天星  
張妙子邢家米及聞賊部將大天王鎮天一  
條龍小紅狼九梁星相繼請降聞賊潰圍而出  
是年兩京山東河南山西陝西浙江大旱蝗  
至冬大饑人相食草木俱盡道殣相望河南土  
寇並起自真定至河上道路梗塞開州人表時  
中聚衆數萬破開州時壽州賊有素老山一營

時中自號小末營以別之諸賊各有衆數萬惟  
時中衆衆最夥賊相繼敗死時中走河南

十四年正月甲辰山東土賊李廷實李鼎鉉陷  
高唐州時山東盜起東平東阿張秋肥城所在  
皆賊兗州二十州縣一時嘯聚響應惟濟寧滿  
陽無盜京畿道梗省直餉銀數百萬俱阻于兗  
州東平州吏胥倡亂迎賊入城據之巡撫王國  
賓發六道官兵防兗州檄總兵劉澤清擊破東

石匱書

卷

中原詳盜

七十五

平賊復其城 河南土賊艾一候二候四嘯聚  
數千人封丘知縣蘇茂相擊破之 二月丁卯  
河南土賊陷新野 張獻忠羅汝才俱自川入  
楚惟搖天動留川東萬元吉留秦蜀兵千八百  
屯白帝神女之間絕其入楚路 戊午河南土  
寇瓦罐子一平殺諸盜盡歸于李自成合攻開  
封 山東土賊留東阿汶上時東寇益熾徐德  
數千里白骨縱橫又旱荒大饑民父子相食行



八斷絕 華左諸賊因張羅遠竄豫皖之兵四  
集急而歸款楊卓然議捕之潛太間二盜實無  
降意借款以緩師而公行肆掠卓然每左右之  
以塞八責及閩獻陷襄雒章左遂承機獲賊倚  
山割攻詔朱大典進總督節制諸路籍撫兵進  
英霍以討之 己丑魯王揭金數萬募兵于山  
東以防盜 丙寅河南土賊孟三陷河陰據之  
游擊高謙攻圍七晝夜拔之斬孟三 三月章

石匱書

卷

中原群盜

七十六

山東巡撫王國寶職命楊御蕃劉澤清會兵剿  
曹濮賊 是春招安內丘山西餘寇 華左賊  
王營間獻忠東來走麻城以勾之湖廣巡撫宋  
一鶴聞之渡江進兵屯蘄州擒賊謀焚舟斷渡  
五月設徐臨通津四鎮以護漕以東寇熾故  
也 河南土寇袁時中聚衆至二十萬入江北  
窺鳳泗自宿毫入蒙城土礦羣盜蟻附之丁丑  
朱大典率諸軍擊敗之率衆保險潛棄牲畜宵

適丁酉總兵劉良佐簡驍騎自義門追擊五十  
里賊竄逸深林良佐分輕兵追捕明日及賊大  
隊賊方扼險拒守官軍以火炮奮擊之賊大奔  
自義門至界溝二百里尸撐交橫棄仗滿阡陌  
賊或自經林間或自刎餘或降或逸去二十萬  
衆鳥獸散時中以數百騎宵遁北渡河走入河  
南所獲杖甲弓矢山積 泰安土寇十餘萬掠  
寧陽曲阜兗州所至燔屋廬掠婦女賊蒙婦女

石匱書

卷

中原群盜

七十七

以甲冑執刀仗偽爲男子守營賊則四出焚掠  
聞青州兵至遂走邳州焚其南郭至沙溝屠僂  
嬰穉不遺 庚子犯徐州北關焚之抄劫至楊  
州南沙河店燬漕船十六艘後東北行入東平  
州豐縣土寇十餘萬圍縣城徐州賊合之攻城  
愈急東平賊首李青山屯于梁山 六月兩京  
山東河南浙江旱蝗多饑盜 庚戌華左諸賊  
陷宿松英山朱大典駐師壽州造長槍三千長

丈二尺身銳三千大閱諸軍數萬人刻期入山  
搜剿賊方分掠諸縣聞之盡合營屯潛山 七  
月庚辰韋左陷潛山遂圍麻城督師丁啟睿大  
破賊于麻城斬千二百級賊解圍去 九月羅  
汝才自南陽趨鄧浙以合于閩賊時獻忠大敗  
于南陽其衆散盡閩賊踞河雒有衆五十萬故  
汝才往附之 張獻忠敗犇命于回革左諸軍  
同入霍山扼險拒守 十月太監劉元斌盧九  
石匱書 卷 中原羣盜 七十一  
德率京營兵與總兵周遇吉黃得功合追賊于  
鳳陽及之元斌留四十日不進城門盡閉縱諸  
軍大掠殺樵汲者以冒功已而欲攻城索賂乃  
免 張獻忠糾合回革左諸賊自霍太北行會  
閩賊於河南 十一月襄城守將李萬慶沒于  
賊萬慶乃降將射塌天也累功至副將至是閩  
賊陷襄城殺之詔贈都督同知榮祿大夫立祠  
襄城 十二月傳制朱大典受命督賊專辦五

營縱賊流毒全無一功其革職聽勘以高平光  
提督鳳陽兼督皖楚豫會剿  
十五年正月丙子山東盜平擒李青山入京青  
山本署人乘饑嘯聚數人屢寇兗州給事范淑  
泰魯府左相俞起蛟拒之俘青山 辛巳左革  
陟潛山士午陷巢縣 二月左革陷全椒 三  
月丙子革左老回 五股合步騎數萬趨壽州  
復以兵合獻忠攻六安袁時中亦會之時中旋  
石匱書 卷 中原羣盜 七十二  
合于閩 五月丙子革賊陷無為州士民投河  
自沉者亡筭 穎州參將李栩大破左金王于  
壽州癸巳左金王合回革連營趨穎州以報壽  
州之役也李栩偵知之分布步兵伏城東南二  
十里栩以騎兵迎擊戰于城南樊家店伏兵統  
其後奮擊敗之斬首千餘 六月革左諸賊復  
入六安英霍諸山中倚林樾度夏秋興復出歲  
以為常安廬州縣殘破者半官吏咸携印篆議



舟理事城中荆榛塞路人烟久斷革里眼入舒  
城屯於板山 癸丑詔速安廬巡撫鄭二陽鳳  
陽總督高平光入京馬士英提督鳳陽軍務  
七月甲戌革賊毀廬州城 八月回革左連營  
光山羅山一軍掠信陽一軍出麻城仍與獻忠  
合軍 保鎮遊擊趙崇新與賊袁時中講撫于  
夏邑為賊所始被殺時中後佯就撫詔許其投  
誠自新時中出不備突入蕭縣執知縣以去

石叢書

卷

中原群盜

下

九月老回 分兵犯蕪湖掠桐安革左犯潁州  
旋北合于闐賊 十月戊午誅監軍太監劉元  
斌以征勤縱軍焚掠也 十一月袁時中會合  
于闐賊 閏十一月李自成令其渠賀一龍趨  
德安以窺黃麻一龍至黃阪阻水不前止收左  
良玉殘兵八百人而回先見羅汝才自成恨  
之始忌汝才 河南土寇蜂起大者李好孫學  
禮李際遇衆各數萬小者亦數千 十二月袁

時中東犯鳳皖

十六年正月左良玉率衆二十萬避賊東下沿  
江縱掠江南北流土寇降將叛兵白貴小秦王  
托塔王劉公子混江龍管泰山等所在蜂擁俱  
冒左兵攻剽南都大振南都留守諸軍盡列于  
沿江兩岸不問為兵為賊進兵擊之斬千八良  
玉列狀上兵部自白兵稍戢羣寇始盡散 二

石叢書

卷

中原群盜

全

時湖南諸蠻獠皆伺隙土寇勾引攻掠盡歸于  
闐賊 三月癸卯闐賊襲殺革里眼左金玉并  
其衆時群賊俱歸闐賊聽約束無敢異同惟革  
里眼恃其衆意不相下闐賊置酒宴左革殺之  
席上革里眼名賀一龍 闐賊屯襄陽命羅汝  
才攻鄖陽久不下多死汝才所部怨闐賊 四  
月甲子朔闐賊數十騎突入汝才營汝才卧未  
起入帳中斬其頭汝才一軍皆譁闐賊以大隊

兵勝之七日始定所部多散亡降于秦督孫傳庭汝才延安八賊中號為曹操以其多智而狡也初隸賊首高迎祥後合獻忠又合自成折節下之每破城自成取六汝才取四汝才戰士四五萬戰馬萬餘騎馬騶廝養不下四五十萬聞兵長于攻羅兵長于戰相倚為用汝才老而得嗜聲色每破城邑擇子女之美者數十人後房數百女樂教部所至華侈珍食山積酣燕歌舞

石匱書

卷

中原羣盜

八十二

聞賊每噓之曰酒色之徒也以山東人玄珪為謀主每事取決焉聞賊并殺珪五月聞賊攻袁時中設之初時中因于陳蔡間聞賊過而招之許配以女遂為聞前鋒時中畏聞之強非心服也時中叛而他徙有衆數萬擾穎毫時通款于巡按蘓京然終無降意也扶溝諸生以聞賊命招時中時中執送于京斬之後擒聞賊遊騎送于京聞賊大怒以兵二萬攻時中殺之小袁

營遂滅于是秦中蠶起之賊大半降于官軍其強者俱為聞賊所併至是而盡惟老回、遂為聞賊所部老回回名馬守應自後止聞獻兩大賊陸沉中原矣

石匱書

卷

中原羣盜

八十三



石匱書卷第六十三

盜賊列傳

陝西逆賊李自成延安米脂人也性狡黠善走能射家貧為驛卒天啓二年延安大飢不沾泥楊六郎王嘉亂等入村落掠富家粟有司捕之急遂招起拒官捕不敢還家乃相聚為盜自成往授之授以頭目七年叅政洪承疇誘降不沾泥設伏待之賊驚遁去尋為其族人所縛送

石匱書

卷

盜賊列傳

十一

軍門斬之自成走匿山濬間得免崇禎二年冬十月北兵薄都城詔天下勤王山西巡撫耿如杞八援兵詳於涿鹿叛走叢薄自成出與合旬日間衆至萬餘推高迎祥為首稱闖王時洪承疇巡撫延綏發鎮兵五千分道勦捕殺賊王左桂子苗美等賊勢稍殺四年轉寇旁郡破數縣承疇大發兵討之招降滿天星高汝利之衆千人斬首萬餘級渠率及勇悍賊悉脫走官兵追

至延水關賊渡河入山西寇汾州等處山西逃兵之嘯聚太行者又皆歸之衆至十萬餘初羣盜起渠率數十人各自為隊不相統屬至是始合分為二隊王嘉亂領西隊紫金梁領南隊分寇平陽太原潞安屢敗官兵臨隰州破十餘縣六年詔於山陝兵討之大同總兵曹文詔蕃將虎大威以輕騎掩擊賊於潞安大破之殺王嘉亂擒高迎祥獻俘京師叅將賀人龍破賊南隊

石匱書

卷

盜賊列傳

十二

紫金梁病創死衆潰散自成收集尚二萬餘遂立自成為主軍中號闖將尊之曰老府衆將追勦自成逃殘衆奔絳州八年寇河南諸州尉襄復盛詔總督侍郎陳奇瑜蕪山陝河南及湖廣土狼兵勦之賊聞南下復分為二張獻忠東走掠廬鳳安慶等處破城凡男子十五以上六十以下皆斬其左手晝夜哀號不絕自成西走掠鄖陽破竹山竹溪房縣自成尤慘忍夜宿必殺



美婦數十疊為肉圍寢處其中以為共樂官兵  
追及之自成走紫陽渡仁河遇雨水大至官兵  
蹙之溺死二莫眾復潰散分數十隊從間道走  
蘇連雲棧入鳳翔掠隴州敵復振又至十餘萬  
蜀道險大兵不能深入副將軍賀人龍張天理  
以輕騎二千追躡之賊轉聞大敗退保隴州賊  
圍困四十餘日奇瑜以玩寇遠陝西總督侍郎  
洪承疇代之檄榆林總兵左先以勁騎五千

石叢書

卷

盜賊列傳

三

赴援與人龍天理合擊自成破之會山西總  
兵曹文詔寧夏總兵祖大弼相繼至賊遂潰散  
分道遁走官兵亦分道追躡之至西和禮縣官  
兵與賊會殊死戰賊大敗總兵曹文詔受創死  
官兵堵截不容賊走殺傷數萬降者三萬餘人  
自成以十八騎突圍走棄馬伏伏草間伴為難  
民得脫遂竄入終南山初陝西一起餘盜潰散  
無所歸多竄伏山林為響馬賊至是聞自成名

多往附之眾又稍集十二年北兵入關門洪  
承疇奉詔勤王大學士楊嗣昌督師出荆襄嗣  
昌表左良玉為平賊將軍扼賊於巴西魚復諸  
山不得逸賊窘食盡自成縊死為其姪李過  
救甦因令軍中盡殲其所掠婦女以五千騎突  
圍而出十四年陷雒邑張獻忠復陷襄陽楊嗣  
昌慙懼自殺自成遂進圍大梁晝夜攻者七日  
掘窟穴置大砲其下砲發而城圯為小故進穴

石叢書

卷

盜賊列傳

四

城縱橫數丈以火藥寔之一發蔽天為大放逆  
圍十三日賊窟城數處外列精騎數千以俟城  
陷大梁并為金人都城寬或十丈狹亦三四丈  
土堅而剛賊窟城堆執土於外火發反外擊數  
千騎皆糜爛自成僅以身免走襄陽欲依獻忠  
獻忠伴款待陰圖殺之自成夜遁集殘寇流劫  
入雒陽復據山為盜是時陝西勤王兵乏食叛  
者數百人至雒陽河南撫臣招安置城中禦寇



事聞詔逮其首惡數人解京正法叛兵大懼乃  
陰謀自成襲雒陽叛兵內應雒陽遂陷福藩被  
害賊置酒大會以福王為俎襍鹿肉食之號福  
祿酒初自成之兵統數百騎及得陝西兵勢益  
熾招集羣盜四下嚮應河南杞縣舉人李燧起  
兵附之衆至十餘萬兵寇所屬州縣破盧氏  
抽舉人牛金星女為妻金星降賊薦卜者宋獻  
策能起河洛數獻策長不滿三尺見自成袖中

石叢書

卷

盜賊列傳

五

取出一數云十八孩兒當主神器自成大喜拜  
為軍師金星等教以假行仁義收拾人心所得  
州縣遂設官守之乘勝寇潼關總兵賀人龍死  
守不能入遂破南陽攻南陽為安樂府自稱奉  
天征討文武大將軍署置官屬衆數十萬號百  
萬駐匝南陽分兵攻汝寧陷之所屬州縣多望  
風納款城下賊秋毫無犯自成下令曰殺一人  
者如殺吾父淫一女者如淫吾母得定有司禮

而用之貪汚吏及豪強富室籍其家以資軍人  
心大悅風聲所至民無固志故一歲間略定河  
南、陽汝寧四十餘州縣兵不留行海內震焉  
時喪亂之餘白骨蔽野荒榛彌望自成撫流亡  
通商賈募民墾田收其籽粒以餉軍賊令嚴明  
將吏無敢侵略明季以來師無紀律所過鎮集  
縱兵搶掠號曰打糧井里為墟而有司供給軍  
需督運賦甚急敲朴煎熬民不堪命至是陷賊

石叢書

卷

盜賊列傳

六

及得安舒為之歌曰殺牛羊備酒漿開了城門  
迎闖王闖王來時不納糧絲是遠近欣附不復  
日以為賊登封土賊李際遇河南劉賊曹操羅  
汝才等復與合兵攻歸德陷之自成立授順牌  
四面從歸德起東西南北負牌至村落一村降  
者即負牌過別村牌過者不加兵牌存者即為  
洗盪牌四面奔馳日盛地千運十五年詔總督  
傅宗龍調三邊兩河兵討之賊聞王師至先軍



于來以待總兵賀人龍虎大威與戰殺傷過當  
賊乃令軍中秣馬蓐食更番迭出以罷王師日  
中或暑士卒飢渴不能戰賊偏之大敗退汝  
州賊奄至又大敗傳宗龍被禽罵賊死之十六  
年賊以大隊寇開封圍城數十匝總兵陳永福  
設備甚嚴不得即破詔總兵左良玉劉澤清救  
之澤清頓兵河北不敢進良玉戰不利退保朱  
仙鎮賊圍城數日聞總督汪喬年總兵賀人龍

石匱書

卷

盜賊列傳

七

以陝西兵援牛金星曰人龍千里奔命士馬罷  
敝吾乘其疲破之必矣已破人龍則良玉不戰  
自潰若縱之深入使兩軍得令良玉孤軍復振  
人龍休養士馬為之騎角吾事殆矣乃悉起兵  
逆之於襄城良玉夜遁人龍軍乏食野無所掠  
士卒飢罷卒與賊遇賊張左右翼奮擊大破之  
人龍率精騎遁去喬年收殘眾保襄城賊攻七  
日拔之喬年被殺復圍開封京師大震薊遼總

督尚書孫傳庭於獄中上書請討賊時死詔復  
其官總督山陝川湖河南五省軍事傳庭至西  
安以密勅殺賀人龍諸賊喜曰賀人子死關中  
落吾子矣時賊圍開封五月外援絕周藩悉出  
府庫金募死士固守分遣諸王將軍中尉及紳  
衿監之汴城室下瀕大河壯麗而回賊久攻不  
下自成督戰左目中流矢鏃不得出遂眇一目  
大怒乃築長堤屬河決水灌之會大雨兼旬河

石匱書

卷

盜賊列傳

八

水泛濫汴城百萬戶悉沒巨浸河北軍操舟救  
之周藩諸王子及守將陳永福得不死水壞長  
堤漂沒賊壘溺死者亦數萬人賊遂引而西攻  
鄭州一日拔之繇虎牢關入洛聞王師出潼關  
悉引兵逆之過於汝州高傑等奮擊大破之追  
奔四五十里師前後不相屬賊殊死戰會曹操  
兵救之官兵大敗陣死數千人傳庭收軍還西  
安休養士馬尋復出關賊聞王師復至乃於汝



州立十八峇不據要害七步卒架大炮以守之  
精騎出其間往來按伏為游兵設備燕國王師  
至不得進乃繇間道出寶遇大雨五六日軍乏  
食士馬飢罷縱火抄略反為賊所驅逐王師大  
困諸將乃請傳庭退軍洛陽就山西饒道傳庭  
從之大軍先行高傑啟後白廣息欲代道左廣  
息俱為賊所乘潛遁入關賊兵追躡王師傳庭  
繇間道抵關賊攻關急廣息力不支高傑恨廣

石隱書

卷

盜賊列傳

九

息擁兵不救五日關陷傳庭死於亂兵傑奔延  
安廣息奔固原勇奔秦州汝利奔漢中賊進兵  
圍西安攻三日拔之傳檄遠近則十郡縣相繼  
降賊自成遂以西安為都僭稱皇帝國號大順  
改元永昌百官禮樂悉遵唐制以牛金星為偽  
鳳閣侍郎同平章事偽封賊將劉宗敏等為列  
侯乃分兵三道追捕傳庭諸將李過北道追  
高傑於延安傑走蒲州田見秀出高道追高汝

利於漢中汝利降賀珍出西道追陳勇白廣息  
於秦州陳勇降白廣息亦降三道軍還乃謀犯  
京師賊分二十五營每營馬賊五千又四十八  
哨每哨步賊五千每日以一營為外衛值晝夜  
警堠賊有逃者碎磔之攻城略地不居室廬各  
寢處一布幕其製甲用絲綿絹帛等物輕軟  
而矢石不能傷馬選壯者以戰一賊二三馬冬  
則以綿褥藉其足飼粟則剖死人腹為槽飲馬

石隱書

卷

盜賊列傳

十

則牽人維耳取血襍水飲之馬過人則憑凌跳  
躍如欲啖之凡行軍則左右莫識四鼓奪食數  
十萬衆唯馬首是瞻大禱一初動如排山倒海  
當之輒麻十七年二月關將劉宗敏李過自禹  
門渡河攻太原破之殺巡撫蔡懋德攻代州總  
兵周遇吉力戰死之遂進寧武關遂破大同諸  
城居民望風迎附宣府巡撫朱之馮自刎死三  
月十三日賊躡居庸關京城門禁始嚴賊之奸



細布滿京城十六日賊至阜城關十七日抵城  
下薊遼總兵唐通入援兵皆疲弱身無完衣但  
簡有褲者即令入五賊望見呼曰汝等半年無  
糧衣不遮體來此何幹速降我舊糧皆補給各  
兵叩頭皆願從賊中時童子軍數千緣城而上  
外羅城遂破是夜先帝自率從勇出至崇  
文等門守門內臣奏言門外滿地是賊不可出  
至齊化東直二門亦然遂還宮縱放宮女黎明  
石隱書 卷 盜賊列傳 十一  
又出傳裏城伯令箭令開門守者疑為奸細藝  
炮及打從騎皆緣城竄走 上見勢不可為至  
煤山乘龍遽去十八日辰時自於小憚箭衣絲  
得勝門入騎至皇城射三矢有所卜不應鞅  
不樂進大內徧搜 帝后不得懸賞出示限三  
日以獻出 帝后如不獻出者屠京城又遣飛  
騎數千分道追 帝二十日搜至免月山始知  
下落二十一日勅百官進見賊據經仲點石二

十二日至二十七日編拿百官拘執送駐劄刑  
拷打呼號遍地二十八日遼東總兵吳三桂聞  
變而先帝復仇軍中滿素裝哀連檄遠近自  
成聞之大驚脇三桂父吳璠作書招三桂三桂  
不願薄山海關四月十一日自成率兵六萬東  
行劉宗敏李過從之十六日至小平遠戰數次  
三桂所部皆蒙古銳丁但賊多為所迫壓戰不  
甚利三桂懼求救滿洲滿洲八王子九王子來  
石隱書 卷 盜賊列傳 十二  
現三桂與二王子鑽刀盟誓計賊乃發兵進戰  
三桂先嘗賊二王子以滿兵繼之賊披靡不能  
軍詞之知為滿洲兵也遂驚潰三桂與二王子  
合兵馳逐枕屍百里自成竄還京師二十五日  
自成自稱帝即位於武英殿偽磁侯劉宗敏扶  
劍出平立不拜曰尔故我等裔也旦日殺吳璠  
并其家屬三十八口及所繫杖誠各官勳戚等  
駢斬於市次日味爽緝載大內庫各各送納



贓物騾車數千輛聯隊西走自成。保定入河東走潼關。養子一隻帝李過繇山後走延安。滿州六遂入京師。三桂瀝賊自成狼奔走盡。素其輜重婦女自蘆溝橋至回安百里。盜甲衣服盈路。賊兵散去者十餘萬。三桂屢戰自成。兩敗於真定。斬首萬餘級。招降潰賊數萬。八川中流矢墮馬掖而馳。遂拔營西走。度故關入山西。三桂追之及關而止。遂還京師。九王子攝政。三桂

石匱書 卷 盜賊列傳 十三

受命復追賊入山西。自成屢戰不利。遂棄山西之西安。逼滿洲兵西伐。復敗之於西安。自成棄陝西。潼關。軍為八營。三道復。一有以地至襄。郊滿洲兵。既定三秦。下河南。入楚。取荆襄。自成奔辰州。將合張獻忠。獻忠已入蜀。遂留屯黔陽。部賊亡去大半。然尚擁衆十餘萬。食賊將四出抄掠。黔陽數百里。雞犬皆盡。川湖總督何騰蛟進攻之。自成營於羅公山。食盡。成以數十

騎突走村落中。求食。邨民皆築堡。守合圍。伐鼓共擊之。自成麾下左右格鬪。皆陷於淖。衆擊之。人四俱斃。邨民不知為自成也。截其首。獻騰蛟。驗之。左頤傷。鐵始知為自成。李過聞自成死。勒兵至。奪其屍。滅一村而去。結草為首。以哀冕。葬之。羅公山下。賊諸將奉李過為首。以口舌編渡湖入險山中。後改名李赤心。未幾賊皆散去。

石匱書 卷 盜賊列傳 十四

才爾殊也。其所以服習其事者久也。洪承疇與流寇相為終始。熟路輕車。頗得要領。自勤王一。出楚事大壞。不可復收。蓋其所以可一者。件矣。厥後文詔死。而潼關隳。人龍殺。而山海破。是皆人事之失。豈得盡歸天意。邪。嗟乎。當時謀國之臣。每寸斬其可贖哉。又曰。徐微麟曰。李自成張獻忠覆國。殺君之賊。罪浮於劉六劉七諸人。不得同傳。謂自成獻



忠其伎倆不過與劉六劉七等而。頑諸公益  
示蒙蔽誘謀成之亦自覆其國自戕其君已耳  
與賊何與哉余之入關獻於盜賊傳者政所  
以盜賊之也盜賊而使吾先帝死之輪臺之  
悔余將誰咎哉

八口余昔游淮泗親見獻賊之破一人四方商  
賈截手而歸者呼號徹夜縣令上其事直指王  
馬梅曰罷三折肱方為良醫付之一笑夫

石匱書

卷

盜賊列傳

十五

聖君在上殘賊橫行至截一縣之手而蔽不以  
聞則天下事更孰有大於此者乎後至君死  
國亡而蒙蔽始破天乎冤哉先帝之其不  
瞑矣

四川逆賊張獻忠榆林人崇禎元年延安飢谷  
守氏王嘉胤作亂獻忠往從之獻忠陰謀多智  
以中號八大王其部寇強四年率眾二千人就  
撫於三邊總督洪承疇年叛去獻忠首高迎

祥紫金梁等寇山西轉略河南洪承疇率諸將  
之獻忠西奔商維通盤郭間與延安賊李自  
成田澄城尋出潼關寇高汝八年諸將集宛維  
獻忠未走掠廬鳳安慶已掠商州復至秦川是  
年十一月又出潼關犯關鄉靈寶東行總兵祖  
寬敗之於姑家廟獻忠合諸賊復圍廬州公道  
陷棗縣舍山遂陷和州沿江下犯江浦九年復  
圍滁州總理盧象昇大敗之遂竄河南十年大

石匱書

卷

盜賊列傳

十六

掠河南入楚寇蕪黃岡官軍敗之獻忠後入江  
北東掠至儀真揚州告急獻忠西走入楚十一  
年總兵左良玉陳洪範大敗賊於岳州獻忠請  
降初獻忠自良涿噪而為盜洪範捕獲獻忠異  
其貌而釋之以是懷舊恩乞降於洪範請率所  
部殺賊自效總理熊文燦承制撫之獻忠請置  
不口於鄭西文燦為請於朝詔貸其罪立功自  
贖獻忠乃率部曲數千居白沙界獻忠攻而



多計群盜每以為的其降也自言一則耶衣荆  
小數百里內外無一賊文燦每曲徇其請益驕  
不法屢檄從征不應獻忠又求襄陽一郡以  
屯其軍文燦議餉二萬人獻忠乞餉十萬人文  
燦遷延不能應十月獻忠聲言寄家口於穀城  
八城守之分屯羣盜於四郊十一月獻忠復  
才亦就撫文燦安其衆於房竹間與民錯壤而  
處遂與獻忠為聲援十二年獻忠復叛羅汝才

石叢書

卷

盜賊列傳

十七

九營並起應之獻忠賜御史林鳴球上書求封  
於襄陽鳴球不從殺之熊文燦檄諸將進兵穀  
城獻忠焚穀城西走與羅汝才合上以二追賊  
於房縣西大敗於羅睺山一軍盡沒良玉失其  
符印事聞文燦與良玉俱羊職殺賊自贖九月  
亭士楊嗣昌督師討賊逮文燦於死嗣昌表  
良玉為平賊將軍十三年良玉大破獻忠於  
太平縣之瑪瑙山斬首萬級獻忠銳俱去止

驍騎千餘自隨走興歸山伏深箐 望賄山民  
益為米酪山中人安之及為賊耳目獻忠得  
以不長收散亡養商富羣盜往歸之兵復振  
時羅汝才過天星七股賊盡入蜀獻忠自興房  
山走白羊山入巫山隘聞川兵躡之益深入谷  
中掩息旗鼓轉入而西不知所生新司古進功  
入山偵賊不見一人而還獻忠既西遂與羅汝  
才合屢敗官兵遂渡河入巴西陷劍州趨廣元

石叢書

卷

盜賊列傳

十八

直走平陽開從間道別出百丈山將入漢中總  
兵趙光遠守關甚嚴賊乃踰昭化走西川陷瀘  
州印監軍萬元吉提兵至立石於城成都走  
漢川德陽復至綿河十四年獻忠入巴州走達  
州渡遠河而東往新開焚燬驛道人烟斷絕者  
七百里總兵猛如虎率諸將追及閬縣獻忠連  
年不利憑高而望見後軍無繼急擊之諸軍大  
敗獻忠度巫山晝夜疾走房山中 天宣城偵

襄陽無備襲破之殺襄王遂渡江，英城遂陷  
心陽郡縣光州新野督師楊嗣昌自註死獻忠  
掠必寧攻固始陷光州復陷隨州左良玉敗獻  
忠於南陽之西山獻忠走隨州陷鄭西鄭兵與  
戰敗績獻忠以所擒鄭兵人斷一手縱歸以辱  
公平獻忠既拔鄭西馬騾器四倉以資軍卒盜  
賊附之衆至數十萬獻忠屢戰而驕左良玉悉  
精銳逆之於信陽斬其首將沙賊大破之奪其

石叢書 卷 盜賊列傳 十九

馬萬餘卒衆數萬獻忠負重創收餘衆數千反  
走鄭陽過官軍不戰而潰棄馬騾二千尚有衆  
二千趨南陽負創不能馳保其城五日行二十  
里部曲日逃十六七僅隨數百人奔河維欲附  
李自成自成有衆五十萬方自雄長欲屈獻忠  
獻忠不為下自成怒謀殺之獻忠不晝夜東馳  
與老回、諸賊合入霍山扼險拒守師丁啟  
睿以兵赴商城捷北行討李賊獻忠行逸之中

十五年獻忠復出攻舒城舒城陷，日得勝州  
獻忠遣英霍游民陽為貿易者潛入廣州城通  
督李御史以較士至邵獻忠遣賊數百負書卷  
衣青衫襟諸生應試者旅寓城中夜半獻忠捲  
甲疾馳到城下城中賊縱火應之城陷獻忠退  
屯采湖掠舍山巢縣六月復陷六安州氏盡  
斷一臂男左女右總兵黃得功劉良佐救六安  
營於夾山嶺再戰敗績得功歸定遠獻忠再陷

石叢書 卷 盜賊列傳 二十

六安淫得功良佐兵謀渡江入南京遂僭號改  
元刻偽寶選自宮男子偽署總兵以下官九月  
黃得功復以大兵逐之獻忠走港山行日良佐  
捲甲疾趨夜半緣山後謀而升賊驚起失措前  
阻大溝不能列官軍奮擊賊踰崖跳澗四潰追  
奔二十里斬首萬餘獻忠潰圍走其屍溢縣壑  
六聞百里奪馬騾數萬獻忠腹心謀士婦孺俱  
盡十月劉良佐再破獻忠於安慶，馬騾二千



救回難民萬餘獻忠引兵西走蕪。劉良佐旋  
平淮安黃得功旋師定遠獻忠東去陷桐城屠  
之復陷無為州黃梅太胡十六年獻忠以二百  
人夜襲蕪州明日令薦紳孝廉文學各冠帶自  
東門入西門出盡斬之遂屠蕪州疾馳至黃州  
采六霧攻城黎明城陷獻忠據舟。并上麻  
城諸生周文江倡亂迎降獻忠大喜授文江知  
州五月總兵方國安率兵七千扼蕪州獻忠西

石叢書

卷

盜賊列傳

十一

向武昌楚王命長史募兵禦之城陷楚王遇害  
獻忠據楚王府僭稱武昌曰京城偽設六部五  
府符西王之寶開科取士殿試取二十八為進  
士授州縣官獻忠以四賊帥守武昌自出陷咸  
寧蒲圻悉眾攻岳州岳州陷復攻長沙長沙既  
陷設立偽官大書偽榜馳驛遠近尋陷衡州全  
楚俱陷。承天時賊遣偽將王克生發鎮陵求  
寶偽陽五知州張聯奎多備鐵鋤。衆發誣歛

風雷雨大作晝晦麟奎見一金甲。手持金瓜  
百頂一擊即昏迷跌地口鼻流血一仗而死克  
生為走不知所在獻忠大懼遂不敢動遂遣前  
鋒至江西取袁州分兵徇攸縣分宜獻忠自長  
沙突至吉安吉安陷設偽官守之改吉安為親  
安府廬陵為順民縣十一月左友士公馬。士秀  
復長沙馬進忠復袁州盡誅偽官斬首三千級  
奪賊馬五百方夫數萬十七年正月獻忠自岳

石叢書

卷

盜賊列傳

十二

陽渡江設偽官於江南大隊俱往江北遂棄  
長沙造浮橋於三江口以一軍過荊州盡奪舟  
楫步騎數十萬入夔州左良玉。逃獻忠於沙陽  
六月獻忠陷涪州瀘州蜀王告急請濟帥於南  
都左良玉兵屯德安獻忠順流陷佛圖關遂圍  
重慶悉力拒守四日而陷瑞王闔宮被難遂屠  
重慶取丁壯萬餘剝耳鼻斷一手驅狗各州縣  
兵至不下以此為令但能殺王府。吏封府庫

以待則秋毫無犯由是所至官民以亂無不破  
下者八月獻忠進陷成都蜀王闔宮被難獻  
忠入索全蜀紳士至成都皆殺之既而懸榜試  
士諸生遠近爭赴獻忠以兵圍之擊殺數千人  
咸挾筆握策以死蜀中士類俱盡復大殺蜀民  
全蜀數千里蕭條絕無人跡時中示以諸將  
無暇西顧獻忠遂奄有西川李自成敗益發兵  
攻漢中陷之獻忠逡巡自守不敢出未幾獻忠  
石匱書 卷 盜賊列傳 二十三  
以病死於蜀中

石匱書曰自古逆賊之暴自赤眉黃巢以後未  
有若張獻忠之甚者也然當在良玉瑪瑙之捷  
止剩殘兵數百餘人而黃得功潛山之捷但見  
橫屍數百餘里苟能乘勝追奔則舉手可盡奈  
何入甯之虎縱之使去是則良玉得功不得辭  
其責矣乃論者以自成犯關欲薄誅獻忠不知  
獻忠殘虐亘古所無譬人之死也於繫其手而

後闖刺其心獻搃其胸而後闖托其吭厥年惟  
均詎能末滅也哉

良

盜賊列傳

二十三